移。非常法所得拘者。一以付之。朝廷但制其可否之節。取與之度。事有專責而權不分。則緩急可以取辦也。所謂綏懷之略者。招納之策既行。大者固已舉矣。更令邊吏未收復者。勿輒侵擾。以待其至。已收復者。數下詔令。蠲其疾苦。以慰其心。時遣使命導之溫言。以通其意。阜通商賈。濟其乏絕。察吏人害民者去之。轉徙復業者。量借之種糧。豫猶敢來爭。則為出師以捍禦。其領衆米歸者。隨其多寡授之鄰近逃絕戶之田。舊有官者復其官。有才能者時擢而用之。則居者不失其所安。來者不失其所歸也。論豫之事。所以處中國者。不過於是。若虜之變詐。則不可盡測。議者或謂虜黷於用武二十餘年。吳乞買與黏罕分國並處。自不相制。契丹亦有興者。其國已衰弱。乃天亡之日。必不能再舉以仇我。或曰。彼欲搏噬於我久矣。方藉累勝之資。跨有燕晉。困獸猶鬬。豈以一敗遂不復較。豫本無功於虜。非有腹心締固之交。導之使來。無成而歸。或懲其輕妄。更有廢置。或懼而改圖。別出奇詭。此皆不可知。然臣嘗論自古中國與夷狄。本不相為盛衰。匈奴雄於北方。至冒頓而愈熾。漢高帝以三十萬衆圍於平城。僅以身免。然不害其降子嬰。誅項籍以有天下。至於元成之際。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來朝。為之改元。不復更能窺邊。而漢亦自是不振。奪於權臣矣。突厥當隋末。控弦百萬。羣盜悉臣尊之。唐高祖藉始畢可汗兵以定亂。亦為之屈。然不害其父子並興。創建數世之業。至宣懿之後。素所患者。吐蕃破散離析。以數十州來降者相繼。而唐亦迫於藩鎮而亡矣。華戎異域。天固限之。兩盛不能相傾。兩衰不能相救。誠有漢高帝唐高祖父子。雖冒頓始畢何害。即紛亂如五單于。殘滅如吐蕃。何補元成宣懿之治。自靖康以來。常患以虜之盛衰。為我之彊弱。故事每拘制不得盡為。今虜在萬里之外。既不可必得其實。則亦不必

觀彼而後為之所。陛下以至誠不息之心。日新盛德。作興於上。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奔走於下。脩明庶政。共成內治。則虜雖彊尚不足畏。況於豫乎。二聖未還。陛下聖孝純至。必有孝養之至。

於虜者。然連年遣使。初不得其要領。今兵端自彼。我固有辭。非使有所貸動。安能懼而悔禍。臣久伏田野。不知時事。管穴所窺。實為迂陋。

千冒天威。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二年。布衣吳伸上書曰。臣嘗讀太史公敘布衣王蠋狀於田單贊曰。昔燕之初入齊。聞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欲以子為將。對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別三軍而屠畫邑。王蠋聞之曰。忠臣不事二君。正女不更二夫。余豈肯銜為暴戮。遂自經其頸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臣讀至此。未嘗不廢卷流涕。扼腕而太息也。何哉。齊一小國也。且有慷慨忠義之士。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得無其人乎。況天下之士。自崇觀以來。蒙被國家教養。雖山林皁壤。巖谷海隅。靡不承長育而受恩德者矣。可以大國之人。不如小國之布衣乎。臣固有意於是。今臣至貧且賤。初非以富貴為心。齊祿為念。又非欲以片言幸陛下之用。從而求覽揣臣之心。實無纖毫覬覦。況臣嘗立功於近世者屢矣。亦未嘗論功而求仕進。則今日之言。無意於齊賞。而有言者非它。臣恐萬世之下。罪我聖宋無忠臣義士。故以臣所聞所見。盡臣之忠。竭臣之愚。為陛下陳之。伏望天慈畢賜睿覽。不惟臣將為社廟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竊觀陛下有孝悌之帝之問不通。陛下有湯武之聖明。而敵國之陵不已。陛下有太王之至仁。而土地之封日削。陛下躬堯舜之節儉。而國用之富不饒。陛下震雷霆之天威。而盜賊之鋒未戢。凡此五者。非特臣得以疑之。使三

尺之童。有知有識。亦將有所惑焉。何哉。二帝之問不通者。臣竊謂非陛下忘父兄之遷也。非大臣忘君父之恩也。蓋亦人力有所不及。思慮有所未至焉。臣竊觀趙王之入藩。又不能全身於外。當時在朝。若張耳陳餘之徒。非不賢也。非不謀也。獨不如一厮養能以片言說齊。卒與其君俱載而歸。今兩國之難未解。而鼎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偽齊之盜乎。此遣使不如用厮養明矣。敵國之陵不已者。臣竊謂陛下忍小恥之太過也。示小敵之太怯也。蓋戎敵之性。譬之獰犬。若或避之。從而吠闚。臣竊觀符堅之陵晉也。興師百萬。力足以移山岳。鞭足以填江河。謝玄以計沮之。殷洪淝水。設使當時忍恥示怯。奔而避之。由江迤南當為秦之屬郡矣。故古人有言曰。可以計勝難以力屈。即此觀之。雖得關將十萬。不如一謀士明矣。七

場之太輕。侄藩屏之太易也。臣竊觀越王勾踐之脫於吳也。嘗膽以苦其心。侄賢以廣其謀。雖一飲一食。未嘗不以滅吳為念。故當時其恥雖大。其國雖削。數年之間。復其疆而雪其恥。當今陛下國政之屬如大夫種者誰歟。軍旅之託如范蠡者誰歟。然陛下移蹕而去之者屢矣。百姓從之者如歸市。雖太王之仁不過此也。昔太王之去邠而之岐山。今陛下去汴而之吳越。跡實似之。謀則異也。臣未見陛下有滅夷狄之心。復父兄之讎。此臣所以曉夜太息為之不平。國用之富不饒者。臣竊謂陛下千里寄託之非人。四方土地之多曠也。臣竊觀司馬宣王之輔魏也。先廣田畜。然後為滅賊之計。當時鄧艾著濟河之論。又陳屯田之利。其言以二萬人屯淮北。以二萬人屯淮南。合四萬之衆。且田且守。歲入米五百萬斛。十萬之衆。可給一年之食。臣竊見今日自常潤抵界至于大江。極目百里。盡成荒墟。所謂良田。不知

其幾千頃。自淮迆南。荒蕪之田又不知其幾千頃。疲卒既多。冗官不減。若於此時。且耕且戰。則軍食何患不足矣。盜賊之鋒不息者。臣竊謂陛下姑息之德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也。臣竊觀宓子賤之治單父。齊寇至。魯人不及自刈。父老請民出刈。宓子不許。且曰。今年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則其民樂有寇也。其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之盜賊未戢。亦有樂寇之類。臣竊謂盜賊不可不滅。昔光武中興。未嘗不以討賊為先。故敘之則彼畏而自息。招之則彼安而復叛。臣以謂用盜賊攻盜賊。則草寇無患乎不平矣。此五者雖君國之急務。然猶未足為陛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厄。臣曉夕為之寒心。臣竊聞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奄有九有。席卷八荒。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北極單于。南底交趾。四方四隅。罔不臣服。當其四夷未賓之初。止有中原錢俶。望風納土。由是置五王宅。以待其自至。其後李昱欲以臣屬。乞為藩屏。遣使請命。太祖皇帝曰。天無二日。殿庭之上。豈可容鼾睡者。是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也明矣。創此基業。垂之十帝。可謂盛哉。太平日久。偶因邊臣失守。致使虜人長驅而入。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使兆民有託于陛下。當時龍興南都。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孝慈。不忍父兄之遠播。而居其已破之城。今此駐蹕。久在東南之一隅。臣竊為陛下疑之。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為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然百年之計。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臣聞自淮迆北。見屬偽齊。自古夷狄不能有中原。此金人以中原攻中原者也。近世說者必曰。朝廷賴偽齊以為藩籬。以捍金賊。臣竊謂不然。夷狄之患。患在手足。中國之患。患在心腹。不識說者將謂偽齊今不為盜。能保其子不

為盜乎。復能保其孫不為盜乎。不識偽齊侯虜人既定之後。去偽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為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為而擒朴實伐君。則武王何為而并天下。若曰國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秦齊之強。猶不敢久僭帝號。今因良由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秦齊之強。猶不敢久僭帝號。今因胡人竊我名器。不歸他人。獨授劉豫。則知豫必以姦計為金人謀也。既為謀主。則無臣子之心明矣。況人臣之位。與人君之尊。不可同年而語。彼肯捨尊而就卑乎。則知劉豫無復納款之明矣。臣嘗譬之巨室之家。假人以堂室之奧。而自處門廊之隅。則居堂室者。豈無吞門廊之心乎。今劉豫所以卑辭自遜者。良由人心未歸。而羽毛未成爾。縱使劉豫止欲割據一方。豈不為姦雄開基文況自古南北雖雄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臣竊觀國之所重者三。昔我神祖留意太學。蓋欲籠絡天下之英賢。而網羅天下之姦雄也。陛下

駐蹕維揚之時。猶有隨駕學生。今悉罷去。而劉豫乃為學校以延多士。是誘陛下之英賢可知矣。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之人。其初止因虜人所害。故偷生南方。望陛下升斗之養也。前此兩年。兵食皆足。遍求竊見如劉光世軍中士卒一月之糧。或闕其半。里巷私語皆曰。健兒不如乞兒。各懷去心。悉有竄志。而劉豫大彰聲勢。廣示富饒。若刑薄斂。卹衆安民。役思鄉之人。一有所闕。豈不動心。是誘陛下之士卒可知矣。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貨。關市無征。阜通無禁。既闢商賈之路。遂雜五間之徒。古人夷關折符。使命猶且不通。況於往來弗禁者乎。臣竊見朝廷內外事無巨細。往往皆前期而知。此無他。從商賈之便者然也。從商賈之便。則是誘陛下之行旅可知矣。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矣。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鬭可得而用矣。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臣竊見中國之士

子。不由科舉進者。往往多不得齒於仕版。至如負賤之士。雖有嘉謀嘉猷。非有左右先為之容。無因至陛下之前。則好名貪祿之士。豈不有如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士卒。飽則稍安。飢則心離。懷鄉樂土人情所同。又況丘隴之所繫戀。今移北就南。歲久無歸。彼懷上之人。豈不有如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商賈。近緣軍興。征求百倍。為監官者。以奉上為心。以剝剩為志。行旅怨恨。痛入骨髓。由是百物不通。征商又倍。至如偽齊取民有制。彼貪利亡軀之徒。豈不有如齊之心乎。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見劉豫不自量力。往往自比文王。而以其禍付之於麟。陛下若稍緩其麟猖狂尤甚。狼戾居多。父子異同。悖逆若一。僭偽二年。鼎勢已立。今歲月。彼將先收民心。足食足兵。形勢漸固。則中原無復為陛下有矣。中原既喪。則偽齊反得太祖皇帝奄有中原。坐收四方之策矣。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臣聞兵法有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彼不得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臣竊謂先乎偽齊。則是乘其所之也。又況偽齊有覺無實。若即伐之。如摧枯拉朽爾。古人有言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今之偽齊。若不亟平之。不特為子孫患。臣以為陛下憂也。臣伏觀九月有星彗于東南。陛下肆赦。其文自責。可謂上畏天戒之深也。臣雖不曉天文。疑其非災。何以明之。昔楚將公子心欲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占者曰。柄所在者勝。齊恃得柄。而不為備。所以敗績。今柄在東南。所謂得勝之道也。若不因天時而制勝。臣恐復如昔之齊也。故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何哉。西北之地。土厚而水深。東南之地。山秀而水清。故土厚者其山高。水深者其

流長由古至今。卜都於西北者。或過乎十世。而僭號於東南者。未踰於百年。是亦土地之厚薄。實非帝王駐蹕之地。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以暫駐鑾輿。臣願陛下整我六師。用張天威。特回聖駕。臨幸秣陵。庶漸向於中原。無久居於海隅也。昔孟子曰。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故漢高祖用劉敬之策。而唐神堯從太宗之謀。所以享國日久也。臣竊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如高帝光武。皆親御六師。獨有唐肅藩鎮之權太重。故有朱令忠之禍。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也。臣竊憂之。臣願陛下簡練卒伍。繕治器甲。親征不庭。恭行天罰。則擒縱在我。而權勢不奪。臣竊觀陛下之兵。尚有百萬。而精銳之士。又有數萬。若傾國出師。又不知其幾萬。設或併力北伐。則父兄之仇可復。中興之業可圖。臣復願陛下天謀早決。如晉之平吳。唐之伐蔡。斷自宸衷。不容衆議。又況利於人君者。必不利於人臣。利於人臣者。必不利於人君。且人臣趨戰於敵。與坐享於家。安危不同。是豈棄安而就危乎。今遁逃不發。逗留歲月。皆人臣自便為安逸之謀。然而臣則安矣。君將危焉。此正所謂利於人臣。必不利於人君之謂也。古人有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伐齊之策。萬一少遲年歲。事必不濟。倘以言之。金人之所利者。玉帛子女。且如蜀中富庶。遐迩共知。狄人留意。必悉衆共攻東北之地。屯兵必少。加之既立偽齊。必以為恃。況彼素欺吾怯。斷不為備。此天以中原歸于陛下。灼然明矣。兵法有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全勝之道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陛下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僭割據成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雖有智臣。知不能善其後也。臣聞之。為王者可陛而為帝。為帝者不可復降而為王。萬一止有東南。不過為小國之君。其去帝業遠矣。

臣願陛下勿謂力有所未及。時有所未至。因循苟安。以東南自滿。恐成大禍。當以歸命侯長城公自安之言為戒也。臣竊觀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無敢僭帝位者。今此劉豫首為亂階。自古首亂者。雖不能成事。臣恐如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觀其姓名復符南宋。此亦可慮。陛下雖欲忍而容之。獨如宗廟社稷何。獨如天下蒼生何。況劉光世韓世忠皆擁重兵。久在江左。坐食糜費。於國有損。若即北伐。正所謂因糧於敵者也。伏望陛下痛察臣言。上以祖宗創業艱難為念。下以生靈塗炭為憂。焚舟決戰。如勾踐欲敎妻子。焚寶器之時。誓與三軍觸戰。共存共亡。則危國可以復安。亡地可以復得。臣聞之。一人有慶。兆民咸賴。國既傾危。百姓雖有穀粟。安得而食諸。萬一出師。糧食稍闕。亦可權借於民。斷在一舉。明喻利害。設使盡百姓之儲以贍軍。獨不優金人殺而奪之乎。臣聞之古人有言曰。有叛卒。無叛民。蓋民有業而卒無生故也。況卒之所仰者。官給錢粮。今既財賦不足。則兵食不繼。兵食不繼。則叛心日生。叛心日生。正如吳起所謂舟中之人。盡為敵國矣。今臣伏願陛下重以軍糧為念。昔張邦昌僭號之時。所幸士卒之心未離。而去太平之日未遠。人懷祖宗之德。故未為國患。今此離亂積歲。士卒暴露日久。咸欲息肩。亡猶水性趨西。隨所決而流也。今若乏食。其心必離。臣恐大事去矣。臣又見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人為守。或不識字。或不曉法。州郡被害。莫此為甚。而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逆謀猶存。或以州叛而順番。或恃守勢而虐民。重念祖宗廣土四百餘郡。比為虜人割據。將去太半。今自淮迤南。若守臣不得其人。則州郡逐時陷沒。不知陛下沿邊州郡復有幾矣。臣以謂武人深不可用為郡守。至如統兵亦須擇其善者。若賀若弼有謀將鬬將之辨。正此之謂也。臣嘗觀柳宗元有言曰。削尾大之勢

者莫如置郡守。救土崩之難者莫如建諸侯。今之江北。可謂土崩矣。臣竊見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各有屬郡。亦置部曲。有分權之勢。無補國之威。文臣為之。則不知兵。武臣為之。則貪汚寡謀者有焉。設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衛。統部伍以奔逃。或坐視而不救。或伺隙以自便。昔唐之劉據。皆此兆也。又況自古以來。國破者必易其君。國亡者未必易其民。在亡國之為將相者未必不為興國之將相。於人君則有利害。在人臣初無損益。正如馮道歷事四姓是也。去此就彼。鑒之前代。則有馮道。驗之今世。則有杜充。陛下於此不可不自為之計也。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不可不戒。臣為陛下計之。當今之難莫若以沿邊之郡。千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宗室之親者主之。彼有人民。復有社稷。且耕且戰。足為屏翰上合天數。下安邊庭。金枝玉葉。布在四方。奇以伐敵國之謀。可以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頴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捨此二者。復有祕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近日遣使來出我疆。已為賊矧。此乃以武臣守邊之禍。然所喪雖多。似乎天以其策付之陛下矣。臣昔見鄺食其與唐儉為死間。事與今日頗相契合。古人用間為上。萬一陛下以臣前言可采。臣願為食其。唐儉出使。偽齊說謀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偽齊鼎鑊之烹。而忠誼可以激礪亂臣賊子。臣死之日。如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間。臣亦死也。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也。陛下自經於木枝。臣亦死也。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豈好死而惡生。臣實為忠義所激。不顧微軀。此心願為聖宋之鬼。不忍為夷狄竊國之民也。臣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竊見大宋未有肯辱肯死者。臣復恐為

萬世笑。故以狂愚一得之慮。為陛下陳其梗槩。昔比干剖心。子胥鴟夷。二子皆獲美名。而以惡聲歸於其主。此又非臣之所欲也。今臣不貪爵祿。不釣名譽。不畏誅戮。其所欲者。欲陛下靜而思之。欲陛下聽而行之。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可以收人心。況太平之數在年歲間。陛下不脩太平之業。將以太平之業屬於誰乎。臣之愚忠已貫日月。臣自謂無求於陛下。而陛下必有求言於臣矣。臣竊觀世俗之所好者。莫好於富貴。今臣視之如浮雲。故終始以不貪為言。況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臣萬一得為太平之民。豈不優亂世之將相乎。臣又見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魯。仲連笑而謝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分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臣雖不材。持此心久矣。臣曩於鄉曲里巷。猶且患難相救。危厄相助。況於君父艱難之時乎。臣竊見近為陛下陳其利害者。其志將以求

爵祿也。其大將以沽名譽也。書或再三。至于數十。往往陛下見之既繁。視以為常。雖間有奇謀異策。想見待遇一槩。今臣之書。已盡愚衷。歷陳於前。無復再上。孔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正愚臣之謂也。言甚拙直。不事雕琢。止取其利害之大意。或可或否。願陛下詳加擇焉。三年。吳伸新授監廣州寘口場鹽稅。上書曰。臣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日並出則爭光。王並立則爭強。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劉項共興。爭奪相殺。卒分雌雄之勢。陳隋兩立。強弱相陵。遂興吞并之師。故忠人之國者。願殺身以成仁。不易朝而事主。若商之夷齊。齊之王蠋是也。今南北有真偽之君。淮汴如鴻溝之界。忠臣誼士。一念及此。涕淚交頤。臣雖不才。而慕夷齊之高風。懷前人之卓行。昨居畎畝。猶存憂國之心。今荷宸恩。豈忘報稱之効。臣頃自布衣。陳芻蕘之言者。良由忠誠貫日。義在捐軀。而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聽其狂瞽。采其愚

慮臣自顧無左右先為之容獨以片言上達宸聽蒙陛下知臣於草茅之賤命臣以初品之官臣之遭遇又非特賈生馬周之比也臣上有垂白之母自受命之後豈不能歸拜慈親誇耀鄉曲仰念有君如此之聖如此之賢聽諫納言雖唐虞之主不過如是矣臣當誓報聖恩國爾忘家臣生則顛捐軀如王蠋以激勵臣子臣死則顛為癘祟如張巡以殃禍敵人臣之忠義上徹白昴自謂移孝為忠正在此時故雖過門而不入也其勤勤念念唯興利除害是圖慮危求安是務於是遊江浙之塗采往來之議視敵人之虛實觀國勢之安危講將帥之賢愚論財賦之得失究士卒之能否瞻天時之變動察人事之從違訂禦侮之後先臣既有所知聞不敢自默復以管見上干天聽伏望聖慈察臣無覬覦之心憐臣有忠義之節特賜睿覽使臣區區匍臆得以陳前臣雖受僭越之誅赴之鼎鑊亦為快幸臣聞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邇者金人逞其狼心肆其蠆毒驅脅我宋賊殺無辜屠戮生靈發掘墳隴奪其子女攘取金帛雖浮圖佛宇名山神像靡不受害觀夫彼之暴兵豈不暴亡又況冤殺之氣上聞于天毒虐之暴幽及鬼神天將悔禍殄滅有期圖讖所載死亡無日觀其謀謨止於金帛子女而已今天下殘破兵火幾遍獨我西蜀富庶有年賊人窺伺蓋亦有日適因險阻未及即下故悉驅犬羊以為蟻附彼既傾衆以西則劉豫孤然而東豫之孤危得不設詭即此觀之敵人虛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中原者天下之根本也四方者中原之枝葉也秦漢之君莫不得中原而後成帝業唐室之亂至于二三如明皇德宗之時是也其亂之甚不過數月或年歲間而皇綱復振者無他良由即復中原則四方易定今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應命世千載之運承大統於已危之時振中興於顛覆之末夷夏知圖讖之有歸

待瑞表天人之有證。是宜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乃屈翠華之尊。而幸蠻海之隅。臣未之曉也。昔太王居邠。以避狄人。今陛下居吳以避金賊。太王之所避者特一狄人耳。正如兵法所謂不敵則能逃之。陛下之所避者。復生劉豫。獨不念國削則身危之謂乎。況金人得吾土地不能守。得吾人民不可用。正為貽患害於劉豫。昔元帝渡江。終晉之世。不能有中原。當時僭竊皆胡虜醜類。猶且不能制。矧今劉豫以中原之人。而據中原之位乎。臣一思及之。略無生意。萬一劉豫未滅。則國之安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苟以世胄擇人。則趙括為名將之後。必能全勝。苟以勇銳擇人。則武信君有戰勝之功。必能自保。今陛下付與權之重。寵爵位之尊。未過二三人耳。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也。其有戰勝而驕。則武信君之禍可戒也。又況國恃之為安危。民恃之為司命。豈可不擇。嘗聞古之命將也。以謀將為先。鬬將為次。智將為先。猛將為次。至於大將則兼智謀而有之。尚欲其通古今。知成敗。如孫權之命呂蒙就學是矣。又觀古之為將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唯國是憂。故戰則必勝。攻則必取。後世有異此謀。靡不覆敗。昔唐之衰也。首因黃巢之亂。當時諸道節鎮。擁一黃巢。如摧枯拉朽爾。人各坐視留賊邀功。卒使唐祚不能支持。今劉豫無黃巢之衆。而陛下富唐室之兵。其如諸將自為之計。坐視安危何。況夫庸將之見。但求利已。豈復憂君。蓋賊滅則將帥無邀君之權。士卒無頻濫之賞。其有包藏禍心者。則坐觀成敗。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藺之歡。由此觀之。將帥賢愚。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上下征利。其國必危。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何以明之。居於市。則有回易之舟。居於水。則有回易之舟。所至擅攉酤

之利則官課為之牙登州郡恣無厭之欲則民為之減耗坐糜廩禄無補事功加之主將利其家則士卒利其身使民無措手足之地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居則隱兵於農出則因糧於敵且如羊祜之鎮南夏也初無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歲之積曷嘗須求國家月費億計止自營田之利以勤羸弱之兵臣觀今之將帥征求市利無所不為止速私家之富廉卿國用之殫況國家所入止有東南數郡其得既少於昔時而其用復倍於晏衰日良由諸軍唯慕虛聲不求實効廣收羸弱之兵以益請粮之數觀其一軍之内堪出戰者復有幾矣情虛名者又復有幾矣以有限之物贍無用老弱之卒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人無勇怯唯其所用世之說者必曰吳人怯而浙隴之人勇昔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辱晉於黄池兵無敵於天下則吳人安得謂之怯符堅擁百萬之衆當淮淝之敗草行露宿聞風聲鶴唳而恐則浙隴之人安得謂之勇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古人有言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勇人使以賞則死臣觀西北之兵刑不可以威賞不可以勸何哉良由雜烏合之徒混招安之衆刑之太重則去此而就彼賞之太輕則志惰而心離又況諸軍無非潰亡之黨子女既是金帛亦豐常人之情無子女則以子女為好無金帛則以金帛為貴今二者將既自富士亦不之彼不待賞而足矣將何以勸觀今之士卒當其敵人稍息邊境暫寧則偷生戀旅以干廩食若或暫當移屯驟爾行役且興怨謗之辭欲生奔北之志況於臨敵用命豈不潰亡由此觀之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蛇虹彌天東晉所以止於吳而不能有中原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自艱難已來金人猖獗一陷維揚長驅京邑縱肆犬羊陵虐行在社稷之危甚於

綴旒賴曆數之有歸致舊物之不替虜人一去四年不敢加兵蓋亦知我宋方興而未艾也柰何犬羊無知悖逆天道假神器于劉豫分神州為偽齊雖欲使中原自相攻取而天祚我宋億兆攸歸曾無有二故日月齊明星辰順紀上則懸象無差次則雨暘協序古人有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謳歌者無不吟諷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由是天意漸回而中興有兆臣謂天時之得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百姓歸往之謂王百姓去之則為匹夫臣竊觀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將帥士卒鮮不背叛忘君親之辱偷一時之安大臣或降於虜將士或散為盜辜負國家蔑存忠誼往往十有八九獨我宋民懷祖宗之德樂陛下之仁從駕者正猶邠人之歸市太王安業者正猶百姓之謳歌大舜衣帛首飾悉圖二聖之歸凋弊瘡痍欲復戴天之報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咸有一節初無二心今天下但聞卒叛未聞民叛何以驗之臣聞京東之民見屬偽齊劉豫行十一之征可謂取民有制民以為虐痛思宋惠南望王師如旱望雲簞食壺漿家家為備積穀助粮人人有心巷聞徯后之嗟里有來蘇之望民心如此宋復何憂臣以謂人事之和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故事有緩急勢有先後昔東晉之有全吳者以其得淮南故也當符堅興傾國之衆取孤旅之晉設若恃長江之險退堡江左縱使堅衆未即南渡而對壘淮上相持歲月則晉豈復有百年之永乎賴謝安之謀謝玄之銳迎敵于壽春敗賊于淝水所謂得先發之道也今淮南虛有屯駐之名而無必戰之實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賊人得計奪我上流奄我淮甸掠我州郡對壘江旁勝負雖若未分而雌雄豈逃一決若坐以相持久於歲月使舟車不能通粮食不相及備

前而後寡備左而右寡豈國之利乎今淮南非特唇齒之地實腹心之圖臣聞賊人窺我襄漢則陵侮之萌不卜而可知也今夫知敵人之虛實則制人不可不先也知國勢之安危則圖難不可不豫也知將帥之賢愚則委任不可不擇也知財賦之得失則國用不可不圖也知天時之變動則天與不可不取也知人事之從違則民利不可不興也知陵侮之有萌則敵謀不可不伐也臣觀天下之情當其事緩之時則可因循及其急迫之際則宜力斷今天下可謂急迫矣臣聞之中原者譬如國朝之心西蜀者譬如國朝之腹中原既割據於偽齊西蜀復幾陷於胡虜如人之身心腹割裂其能活乎向也國家之難止於安危今也國家之難繫之存亡何哉東南之地不過百郡土地日削形勢日卑於天下無三分之二其地狹一也地傾而人衆山多而物稀居中原之一偏其人貧二也其土地薄而不厚其水清而不深無興王之氣非帝王之州三也有此三者雖陛下謙德自保於全吳至仁不爭其天下而百萬之師坐糜廩祿二歲之間國用不貲設有旱乾水溢之年將如之何又況土地日削則財賦日少財賦日少則何以給士卒之費乎臣竊謂中原不取則帝業不恢中興無期危亡有兆何則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且如金人其來有時其居不久來則避之去則復業此不足慮也明矣且如劉豫以臣竊國因虜僭君素無人望唯多詐謀彼以一旅之衆當孤危之時不一平之設有大於劉豫復據一方將何以處之嗚呼晉室之亂起於元海繼踵僭竊終不能平沒晉之世不復故疆今劉豫恃金人之勢露不臣之心自揣悖逆與我聖宋必不兩立勢無俱存彼若以利害痛誘金人進屯淮右雖不交兵縱未南渡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兩軍相持積之歲月必有存亡將何所逃臣以謂先擒劉豫則

金人自定。昔羊祜有言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今陛下國勢如彼之危。不毅然舉兵以決勝負。臣恐因循歲月。大禍將至。臣嘗譬之病者。沉痾積月。而藥石自疑。服之溫則疑其實服之涼則疑其虛。雖有醫工。議論不同。處之無斷。既惑藥石。遷延歲月。殊不知日月既深。病亦彌篤。逮至膏肓。盤所不及。臣以謂今之時勢。存亡顯著。事理灼然。若曰今日未可舉兵。不知何時而可也。兵法有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今天下之人。皆知以不戰為善。殊不知力能勝人。謀能制人。則不戰為善。臣竊評天下之議者。不過曰。金人之強。昔符堅非不強也。不過曰金人之衆。昔王莽非不衆也。以符堅之強。王莽之衆。光武東晉避之可也。不戰可也。唯其勢不可避。亦不可不戰。因其必危必亡之勢。而為死戰。却敵之計。是以成功。臣竊觀自喪亂之後。未嘗接戰。設或遇敵。非因

戰敗。多由潰亡。今無戰勝之功。而責人自服。不亦難乎。又況皮幣不足以塞其貪。事之以皮幣則不得免焉。金玉不足以厭其求。事之以金玉則不得免焉。犬馬則不得免焉。金玉不足以和。議則不得免焉。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其志不特以中原攻中原也。將以并吾土地也。非特欲吾土地也。將以危其社稷也。臣竊謂祖宗創業之艱難。累聖繼承之不易。天下一統垂二百年。今鼎足分列於賊臣。國勢受制於胡虜。雖有大江之南。已失祖宗之業。四首中原。神人共怒。尚宜力謀克復。以雪大恥。況彼吞并之萌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為之計也。臣聞金人以劉豫為所愛。以中原為所謀。臣願先奪其所愛。伐其所謀。彼必氣警膽喪。萬一舊惡不悛。長驅復來。俟其深入。譬師西戰。痛掃醜類。彼必蹈符堅之覆車而陛下享光武之中興矣。昔

晉室之强。取吳之弱。易於反掌。議論異同。至于數載。設非羊祜謀之於前。而張華杜預贊之於後。豈復成功。臣以此知能斷大謀者少。而樂因循者多也。臣嘗聞否終則傾。物極必反。昔光武以數千之衆。當王莽百萬之師。謝玄以七萬之卒。迎符堅九十七萬之衆。强弱固不等矣。衆寡固不敵矣。卒能敗王尋之衆。衂符堅之師者。無他。正如兵法所謂投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者也。今敵人無王莽符堅之衆。而陛下數倍光武東晉之師。加之否終喪亂。危於光武東晉之時。不一大舉。其將焉恃。又況金人不能自却。劉豫不能自滅。國論未能僉同。將帥未盡樂戰。唯陛下有宗廟社稷之重。繼統承休之託。上則有君父戴天之讎。下則有黔首塗炭之厄。利害繫乎陛下一人。臣前書論馮道杜充詳矣。伏望應天順時。恭行天罰。顛宸衷之獨斷。無築室于道謀。嗚呼。二聖蒙塵於沙漠。豈不朝思暮想。望陛下復中原而為歸期。宗廟遷移於亂臣。豈不幽愁冥忿。望陛下復中原以歸祭祀。陛下幽明有此責望。豈可安於東南。而不為克復計也。臣固知陛下天姿純孝。懷思二聖。屢軫聖憂。朔望遥瞻。愁慘天地。盖亦忍恥含羞。以圖後効。雖天聰之屢決。柰衆議之不回。致使稽遲歲月。坐待危亡。臣竊觀陛下下求言之詔。開忠讜之路。可謂有意於中興矣。言之悖謬者無罪。言之切當者有賞。可謂有意於聽納矣。今雖賞可采之言。未見行可采之事。豈左右之臣以謂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執一偏之見。而惑陛下之英斷歟。不然。何其能善善而不能用也。今臣所陳。痛切可見。萬一復有議者。以臣狂妄。沮惑聖斷。伏願膾臣之心。以謝不忠之臣。臣竊觀回祿之禍。歲歲為災。雖生靈之可傷。亦天意之有自。然天道幽遠。人所難測。而臣以臆說。敢試明之。夫火生於寅。其旺於午。宋火德也。駐蹕南方。正當旺地。故其患不在於朝廷。而其灾

常及於百姓。今上象無變而大災屢焚。豈天亦欲陛下歸中原以正其位乎。不然。何其屢禍百姓。以為警戒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念生民之無辜。知大德之獨旺。懲我六師克復神京。上則順於天道。下則安於百姓。則今日之災。安知不為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暵。反為生民之福也。臣又聞國使之来。問好雖通。以臣料之。情亦可慮。何則。金人反覆詭詐萬端。可以力勝。難以義服。今此之来。非國有變故。則重有須求。臣聞道路之言。金國近年自相吞噬。夫戎狄之性。譬猶犬也。居則搖尾相憐。食則怒牙相視。欲其必爭。可試以肉。今劉豫孤立。無所救援。必藉来使。安此人情。緩我歲月。胡不聞唐倫為使。而李靖因之。食其為使。而韓信襲之。已驗之矣。不可不戒。設或無此數謀。必將重求割土。尊責歲幣。強我所難。奪我必爭。從之則國削身危。違之則起釁生釁。其從與違。將何以處。臣以此思之。晝則忘食。夜則忘寢。庸為陛下惜也。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須求。臣顓陛下陽諾陰違。笑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臣竊觀天無變象於上。人無離心於下。時哉時哉。機不可失。陛下不於此時親御六師。躬行天討。則必有後時之悔也。臣竊見陛下設高爵以寵將。而將不加勤。竭廩禄以贍軍。而軍不加銳。彼敢戰之士。一歲騎惰。一歲懷鄉之卒。一年離心於一年。若曰繕甲治兵。養銳待時。臣未之聞也。臣觀今之兵權委寄太重。且如衆軍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觀其稱呼。自相爾汝。度其權勢。必不統一。嗚呼。食土之毛。莫非王民。今不知有陛下。但知有將帥者。無他。良由下權太重。而上威不張也。平居無事。既相爾汝。立相招誘。認為己軍。萬一當敵。誰肯相救。臣以謂陛下若不收回兵權。親御兆衆。方且姑息將帥之不暇。豈能

却强敵而取中原乎。臣觀今之士卒已無鬬心。其論敢戰。必不若淮南之民。而淮南又不若京東之民。臣聞京東之民。自為攻取。有征無戰。但當明其政澤。猶子懷父。大兵臨境。彼必倒戈自潰。戎其士卒。皆民伐罪。慎無騷擾。若使京東之民。自戰而勝。則吾之士卒。豈不懷慚自相激勵。軍威既張。士氣復振。然後薄伐醜虜。克復故疆。夫何難哉。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古人有負日之暄。欲獻於其君者。其謀雖拙。其忠可嘉。今臣以至愚之言。而類負暄之獻。區區之誠。蓋亦可見。臣非得已而不已者。況臣已蒙陛下命之以官。夫復何求。良由忠唯許國。義在救危。止知憂國。不知顧微軀之存亡也。於是譙譙不已。復有所言。蓋臣之忠義。誠為人之所不能也。今臣所陳。或有可采。願陛下試臣以難。萬一忠義之跡。言與行違。臣甘膏其斧鉞。以戒天下狂生。況臣初非自衒。亦非躁進。實以國家存亡為憂。中原喪亂為念。僞齊未滅。臣無生理。臣恐如虎齊死於國亡之後。無補敗滅。故始以天無二日為喻。而終以必擒劉豫為請。言雖率爾。其理甚明。伏望陛下聽而納焉。天下幸甚。

五年伸授虔州信豐縣主簿。上書曰。臣聞人君之御天下。有帝者之德。必為帝者之業。有霸者之略。必為霸者之事。是故霸者之事。不可以為帝者之業。帝者之業。未可以行霸者之事。此上天之所以眷顧下民之所以瞻視。亘古及今。千萬世不能易也。恭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上聖之資。當艱難顛覆之運。國祚中廢於金人。繼体幾絕於大寶。天未厭宋。挺生聖人。胡虜雖形吞滅之心。而上帝復昭繼絕之命。維揚追騎。魯措乘舟。去大駕之咫遥。何醜虜之自遁。灼見天意。遺我神宗無疆之休也。上考諸天。下視諸民。非有帝者之德。未易當此。今陛

下有帝王之德而行霸者之事臣有所不取焉何謂帝者之德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社稷者太祖太宗之社稷也以父傳子則上皇多男而天下社稷必不及於陛下以兄傳弟則淵聖多弟而天下社稷亦不及於陛下不因胡虜之亂則陛下無必傳之位不有陛下之聖則我宋無再造之功今陛下以上皇之子而傳上皇之位則異乎光武之繼漢也以淵聖之弟而傳淵聖之位則異乎元帝之繼晉也仰觀諸天而天無變象是天與之也俯察諸民而民無離心是人與之也以太祖上皇之孫子而當天民之向往不謂有帝者之德可乎何謂霸者之業太伯建國止及七王錢氏據吳不能四世為地則甲去海不遠自古非興王之地於今豈壯帝之居新建太廟營備內庭此未有去吳之心也車駕親征由蘇返杭此未有歸國之心也居吳則左右之臣皆便去吳則左右之臣不樂但知重遷不為國計殊不知居吳之久便於苟安不思進取土地促而國削百姓貧而財竭稅賦則預借一年度牒則數及萬戶始也剝百姓之膚造無用之戰舟耗國家之財賦虛役工匠殃及良民從官則人無侍講侍讀之稱在位則録録無脩政攘敵之慮隋煬帝之博學李後主之能文不謂霸者之業可乎今大敵在前賊臣僭君以言其數則我宋今歲得其數以言乎時則我宋今歲得其時陛下不於今歲以帝王之德而建帝王之業屬於誰乎臣聞兵法有言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也去歲賊臣犯我邊境忽然而來倏然而去初非大戰亦非小衄將非驟易彼非畏吾之將帥也士非他求彼非怯吾之士卒也何未交鋒一夕而遁以臣料之賊人之謀必欲困我師旅耗我糧食示我以怯誘我以利俟我弛備必為衝突觀其風謀初嘗小攻終或大舉京

城之圍。會稽之襲。皆用此計。度彼今歲。必有異圖。聞彼簽軍。將為鏖戰。萬一來寇。何以為備。臣聞之。將天下之兵者莫如將。御天下之將者莫如相。今之廟堂。但聞取吏部之闕。應知識之求。起奔競之風。使相府如市。往往士大夫相遇。則曰今日見丞相干某差遣。得之者則曰。某有夤緣之舊。或瓜葛之親。不得者則曰。某無一日之雅。無根桓之容。間有獻一二言者。不過目前小利。為藉手贄見之禮。求其良慮却顧。為陛下憂今歲之事。則無有也。縱使宰執良明。而日應干求之不暇。亦何暇為陛下思父兄之仇。為久遠之謀也。臣嘗聞蕭何為高帝進韓信。房玄齡為太宗進杜如晦。皆以將相之材。識之。必以將相之材用之。今當顛危之時。尤宜以此薦人。尤宜如此擢用。若曰取與未公。用舍涉私。汩汩於州縣拘拘於格法。亦何補今日之顛危也。昔李吉甫拜平章事。泣謂裴垍曰。流落遠地十有餘年。後進人物。罕所知識。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為我言之。垍陳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崔祐甫代常衮為相。除吏多是親故。而當時亦稱允當。二子者知識不同。而任用合公。自心無疑。故天下是之。嗟乎。不知其人。則當問之。既知其人。則當任之。豈備位之久。不聞薦一賢士。如韓信如晦以驚世俗之耳目乎。臣竊見近日。雖有擇人之名。而無得人之實。今日除某監司倅守。明日除某臺諫侍從。未聞拔一賢士。拜之大將如謝安之舉姪。呂蒙之薦友。為却敵之計。今以無益之除擢為急務。而忽敵人入寇之大患。臣竊為陛下危之。兵法有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此今日之急計也。何謂先發制人。臣聞古人之言。我利春夏。彼利秋冬。以我利之時。出不意之師。分遣將士。以寡擊衆。倍道兼程。直趨河朔。無擾良民。止擒劉豫。伐彼陰謀。成此大計。為萬世之良圖。作今日之上策。詳觀此時伐齊之謀。其利有六。

一曰震陛下雷霆之威。二曰成陛下孝悌之心。三曰恢陛下帝王之德。四曰蘇陛下祠瘵之民。五曰復陛下相宗之業。六曰省陛下財賦之用。萬一猶豫不斷。少緩天誅。赦而未伐。其害有六。一曰損陛下雷霆之威。二曰失陛下孝悌之心。三曰玷陛下帝王之德。四曰困陛下祠瘵之民。五曰棄陛下祖宗之業。六曰耗陛下財賦之用。何謂震陛下雷霆之威。自金人猖蹶。國步艱難。興兵十年。車駕屢徙。未見賊兵。望風逃遁。匪由戰敗。多以潰亡。致彼賊臣。因而僭君。使萬乘之尊。屈臨海甸。去滄溟之地。遠燕百里。其國可謂削也。為上皇之後。唯陛下一人。其身可謂危也。今以國削身危之時。為焚舟却敵之計。勝則擒之。否則挠之。茲不曰震雷霆之威乎。何謂成陛下孝悌之心。二帝北遷。九年不返。歲月易度。愁戚難堪。不有陛下。彼將灰心。既立陛下。寧不動心念。又況久遷遐方。混彼異類。中原隔闊。頓絶音塵。陛下雖追

思於深宮。而天下有所未知。陛下雖感泣於九重。而衆有所未聞。孰若以復父兄之仇為辭。迎兩宮之還為念。使天下曉然。臣子感慨知陛下為父兄而取中原。知陛下念父兄而為死戰。茲不曰成孝悌之心乎。何謂恢陛下帝王之德。孝經曰。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今安於東南。雖朝勤夕念。恩及二聖。天下必曰。安而忘危。存而忘亡。將有漢高分羹之譏。今趨兵中原。雖未滅虜。以向二帝。天下必曰。聖君思父。聖君念兄。將有四國順之之美。陛下誠能翻然大舉。決二聖。誓迎兩宮。身以孝悌率天下。而天下必以孝悌為移忠。茲不曰恢帝王之德乎。何謂蘇陛下祠瘵之民。東南生靈實吾邦本。西北赤子。雖陷僞齊。各思舊君。東南生靈雖厭科須。赤思一戰。若

或師舉萬全。衆役獲安。陛下歸中原而統一。師徒渡河朔以因糧。救西北於水火。拯東南於溝中。瘡痍少息。賦歛稍寬。茲不曰蘇凋瘵之民乎。何謂復陛下祖宗之業。中民十金。猶世相承。祖宗天下。豈容自棄。又況祖宗得之為至艱。累聖守之為不易。嗟乎宋柞中微。皇天不絕。獨留陛下以承天休。今天下非金人之天下也。中原非劉豫之中原也。實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億萬斯年。天意中缺。以警子孫。劉豫不量。擅為己有。今以陛下之睿烈。憑祖宗之英靈。親御六師。恭行天討。擒叛臣如驅羊。取故壘若拾芥。克復神京。中天下而立。茲不曰復祖宗之業乎。何謂省陛下財賦之用。祖宗建國。奄有四方。陛下遷都僻在一隅。以四方之官吏。縻一隅之俸。以四方之軍師。蠶一隅之食。國用日費於一年。財賦日少於一歲。今帑藏已空。民力已竭。取之於國。而國已乏。取之於民。而民已窮。金帛不能天降。穀粟不能地湧。若遲歲月。坐食而亡。況當財少食乏之時。必危必亡之勢。患其坐盡。與之戰敗。等歸危亡。孰若誓師血戰。併力首圖。掃清中原。分食天下。茲不曰省財賦之用乎。臣竊料世之議者。必曰取中原非難。守中原為難。此膠柱調瑟。不為國家久遠之謀也。若或得之。臣固有守之之術。但恐陛下憚於舉兵。惑於衆議。遲其歲月。不能善後爾。臣聞去冬車駕親征。巡幸平江。及其寇退。人望移蹕。不趨秣陵。復還臨安。天下失望。有識共駭。人人皆曰。趙鼎能勸陛下親征。而不能回姦臣之謀。進大駕於建康。天下往往以此罪之。何哉。進幸建康。其得有五。稽留錢塘。其失亦五。何謂五得。一曰順陰陽而得時制。二曰迎水陸而便舟車。三曰因險阻而固其國。四曰向中原而絕窺伺。五曰近重地而激諸將。何謂五失。一曰經賊臣之擅廢立。二曰曠古今而非帝都。三曰遠諸將而防衝突。四曰便安逸而忘父兄。五曰偏一隅而費挽漕。有

彼五得有此五失陛下何憚而不為遷都計也臣聞左右之臣居吳日久室廬之盛臺榭之樂飲食之便居處之安陳其異論力留聖駕殊不知為臣則安為君則危陛下豈可不自為之謀也臣嘗觀農夫之茅廬也擇其地得其時面層巒之秀背長岡之雄然後耕則遂其求食亦卒其歲既優游於田桑將永保其康止其或處山之巔臨水之滸前無所迎後無所據則亦穀不足於晝絲不足於夜農夫之居猶且相其陰陽況夫萬乘之尊富有天下宜如何哉今錢塘言陰陽則不順言風水則卑薄不須遠舉夫差錢鏐之國秖以苗傳逆亂言之亦足為陛下忌豈可恬然自安以從左右之便也矧建康古都昔有王氣埋金所鎮方冊具載臣以謂居秣陵則速興居錢塘則速禍地勢使然亦不可不軫聖慮也臣向論劉豫必叛今果叛矣嘗論親征必勝今果勝矣唯遷都一事陛下未如臣請若從臣言中原克復亦已久矣臣又見近日諸路打造戰船勞民動衆耗國損財往往取笑賊臣見嗤胡虜臣來自豫章道路聞愁歎之聲居民有逃移之患臣請為陛下略陳其要臣聞造舟之害其說有四一曰不合度而費其工二曰不適用而損其財三曰不可戰而費其人四曰致播擾而妨民時何以言之今之造舟豫章之工已取法於楊么諸郡之工復取式於豫章豫章之工猶未洞曉他郡之匠豈能巧述況夫輪軸之轉移高下之增減若使一舟先成衆所共睹隨宜增損棄短取長尚恐臨當機要不中繩墨今十舟並作衆役同興所見不同互有巧拙往往施之江湖必不合度此費工之一也其長則二十餘丈其闊則二百餘尺高及五尋厚方十寸遇風則不可戰欲速則不得前火攻則易焚砲攻則易破將欲捍江所用不少將欲破賊已出賊計今一舟之費動以數萬若十舟之費不知幾萬設使可用雖勞民役衆興

一時之利小害何嫌。若曰長則去遲高則降風。臨戰之日。或不可用。此損財之二也。輪軸之運。席卒數旅。戰鬪之士。不容一師。今十舟之行。須二萬人粗能移動。二萬之卒。席之老弱則力不及。用之強壯則妨戰士。古人造樓船。作戰舸。止以聲為實。今以實為聲。況夫出戰之士。猶慮不足。豈宜減戰士以操無用之舟。此費人之三也。材植不能天降。必取之於州縣。州縣不能自備。必取之於百姓。加之督責之官不問有無。唯求事集。求察可否。止欲塞責。至如板之大小。枋之長短。堪而相接者竭家資以貿求。貧者攜妻孥而逃竄。臣聞江西之民。因戰舟致遁者十有二三。今農民在田。布種當務。若造舟既急。督責不已。豈不搔動。此妨民之四也。以一路言之。其害如此。其他諸路往往皆然。所造之舟。不啻萬金。觀今國用不足。民力困竭。諸軍日費。動以千金。正宜斬惜財賦。薄卹民力。豈可使民因此

進移。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孔子亦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顛陛下圖之。臣又聞近日正字已上。各舉守令。此又見用事之臣。謬用其心。胡不聞孟子曰。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之言。猶且致察。況於諸大夫乎。朋黨之風。其來久矣。諸大夫所知不過識其外貌。至於心腹。不可得而知也。不過聞其所言。至於所行。不可得而知也。其或涉於私恩。溺於親舊。不無偏見。不無妄聽。知識有所不及。薦舉由是不公。又況賢否溷殽。真偽紊雜。薦引既多。銓擇不暇。彼既薦舉。未可不用。此既量才不能不繁。然後廟堂之事愈多。而任用之弊愈甚。以臣計之。莫若許千里之民舉其守。百里之民舉其令。苟便於民。民頗舉之。苟有不便於民。民自受害。是豈肯以千百里之害而為私舉乎。守令既得之至公。廟堂亦從而事簡。遂使宰臣可以留意破敵專為克復之計。今若以事之細者小者盡費經綸。雖使周

公復生。聰明有限。未必敗事。況於中下之才乎。臣之愚見。痛為執政惜其繁黷之事。枉使疲精耗神。若提其綱紀。總其凡要。分任百辟。何事不成。臣又見近年宰執之權太重。遂使人主之威不震。何以驗之。臣聞天下里巷之談。皆曰結知於人主者。不若結知於宰相。何哉。今之賢否。不究才之短長。平日交結者。雖貪婪巧佞之徒。闇茸鄙薄之輩。或居外補。或致要途。而素昧平生者。雖抱伊周之才。挾管晏之術。功德加乎百姓。聞望振於朝廷。或棄遐方。或沉下僚。皆不得而進用矣。陛下胡不試回聖慮。深思其因。自建炎已來。身居畎畝。憂及國家。自進讜言。上結主知。命之以官。其人有幾。如車千秋之驟進者有幾矣。如馬周之任用者又有幾矣。若曰言無所補。何用命之以官。若曰言有可用。尚為置而不問。為復棄天下之言為文具。官直言之人為虛聲乎。抑亦主知雖深。而掣肘有人乎。抑亦宰臣除吏如田蚡。而陛下不得自任乎。況一言之痼于聖意。必有大過人者。姑使之盡其所長。施於有為。略試其難。有功則進之。無功則黜之。亦足以見賞罰明而取與當矣。今也採忠讜之論。而命之以官。自官之外。不復任用。為無達官為之薦引。必沉百僚之底。是使孤寒無容之人。特立獨行之士。雖有忠義之心。何緣自効。雖有將相之才。何由自試。嗚呼。論始之事。不可復見。今以下僚羈言者之身。正猶以爵禄鉗天下之口。臣恐為夷狄所笑。昔晉文公遊獵。逐禽而遇農夫。老古諫之。以獵為過。文公受諫而歸。告武子曰。寡人遊獵失禽而得善言。武子曰。其人安在。文公曰。猶在澤。武子曰。取其言而棄其人者盜也。文公使人迎而禮之。古人之於聽言任用。尤不忍忽。君既知之。而助之。今君既知之而助之如武子者誰歟。況當天下離亂羌狄侵陵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憂國之勤者莫如臣而知臣之忠者莫如陛下竊意左右往往以直言而忌臣而臣往往自負忠誼而疾惡臣若不以夷狄未平劉豫未滅為心則將退處林泉老死丘壑陛下雖有安車蒲輪不可得而召矣重惟報國之志大平亂之慮深故譊譊不已今之所陳非敢自薦深以執政之權大重人主之柄不張致天下有結主知不若結知於宰相之說痛為陛下惜也臣前後三書力圖劉豫誓不與之俱生將與我國家共安共危共存共亡正猶同舟之子涉于大川風濤沉濟患難共之若陛下毅然舉兵親征不庭臣願為前驅雖使之赴水蹈火皆所樂從若曰饑死首陽經死木枝則將悔其死之晚也今臣不知忌諱不顧死亡獻忠陛下人臣之節亦已立矣激切之辭亦已至矣陛下如或不聽恐致危亡不可救藥臣願陛下追臣之官殺臣之身無使偽齊得臣微軀或被杻械未得即死豈不玷臣平生忠誼之行負臣平生忠誼之心興言及此貫日以之席藁待罪唯陛下少加察焉

六年伸再上書曰五月二十日右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臣吳伸謹齋沐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嘗讀五代史至王朴傳觀其為周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且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時未以為然及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偽一如朴策臣是以知攻取之道貴夫知難知易知堅知脆不特可用於當時固亦可用於今日何以驗之臣請借王朴之言為喻朴嘗以吳為大而脆以并為小而堅蓋李氏割據江南其北帶江其東距海其地則廣而可撓其人則輕而易搖雖號大國實脆敵也劉氏割據河東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則悍而輕死雖號小國實堅敵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攻小而堅者為難取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國初所以

先吳而後并迄用有成也難易堅脆之策曉然如是用兵之道不能知此雖使曠日持久必不成功往往敗績若王邑不聽嚴尤之謀至於自斃昆陽是矣臣雖疎逖不才非敢自比王朴然當國步艱難之時正宜輸忠効芹顧裨一二況臣昨在畎畝之中已蒙陛下知遇之深臣曉夕思慮補報之心唯有一死臣軀甚微若捐軀有益國家雖赴湯蹈火亦願自試柰何無左右之容致使臣犬馬之力無所施設而臣傾心勞思未嘗不為國家慮也今日攻取之術正有難易臣輒以管見上十天聽伏望聖慈畢賜睿覽縱使一得之慮未足裨補廟算亦可以見臣憂國之勤也臣竊見劉豫悖逆天道僭據中原神怒于幽人怨于明天下之人欲將共起而誅之惜乎取之後時滅之太晚臣以謂在紹興之初擒之極易在今日擒之稍難臣於紹興之初力乞親征誅鋤僭逆蓋恐其滋蔓難圖已而果然何以言之在紹興之初劉豫初僭羽毛未成兵猶未足食亦不繼加之金人方有事於蜀中彼且盡銳以攻四川其實無備於東北當是之時若親御六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正如迅雷不及掩耳此萬全之計擒之所以必易在今之日僭偽既久形勢已成又況王師盡屯淮右彼知其力屈勢弱必當死請于金人金人以日得萬緡之利必應力援於劉豫借使金人不渡大河按兵視兩家之弊正用刺虎之術益墮其計擒之所以必難以難擒之時而為必擒之謀臣恐非先後之術也臣竊覩關中之地劉豫認為已有彼方待敵於我西北之備想見弛慢臣欲乞擇一偏師用二萬人擣其虛以吳玠應之五路之地可傳檄而定既得五路蜀中民力亦可少蘇此所謂從易者始也又況吳玠坐守四川民力困弊昔諸葛亮且田且守尚不能取中原若田守皆不及亮又如之何萬一不為此謀臣恐年歲之間蜀中亦非陛下有也今

分遣二萬之衆與吳玠會於關中是斷劉豫之臂既得關中劉豫自
危歲月之間可不戰而擒矣若棄易從難臣謂相持師老勝敗之機
皆未可必臣竊料劉豫之謀秋高馬肥彼強亦來彼弱亦來蓋強則
以勢恐之弱則以計撓之皆不過為自固之術爾臣以謂不若號令
諸將休兵秣馬以伏待變此又萬全之計也臣竊觀今之士卒亦漸
精銳其為主將間有勇敢諸軍內外謀智之士未聞其人臣聞之易
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且有謀焉司命所
繫豈可無也用兵之在謀主有則勝無則負蓋亦可驗昔漢得三傑
而興楚失范增而亡曹公既足迎許攸而破冀州陳餘捨左車而死
泜水用與不用灼然甚明伺今日而忽諸臣在紹興甲寅固嘗論列
張浚可用陛下察其非辜未幾召還果能平湖外之寇然而張浚自
秉鈞軸出總帥權下士之譽日減一日與古之名將用心大相遼遠

臣竊意其無他欲懲前此信任小人之弊而畏慎之殊不知進見一
人閭見果寡機會果暗物理果乖人情果昧則斥之可也謝絕可也
其有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謀畫如良平議論如許李若一緊遇
之得非懲於羹者吹虀之謂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本朝縱張元而元吳叛留姚嗣宗而邊
患息故吳楚成敗繫之劇孟邊陲安危見於張姚足夫去就所繫不
輕則豪傑之士豈可忽哉臣審訂此理不特為張浚惜亦將為陛下
惜也何則今天下分裂於賊臣劉豫僭號於中原雖非正君亦似兩
國豪傑之士可南可北非猶昔日天下一家之時也將多方以羅之
重法以禁之尚恐不能盡為我用況於置而不問縱而弗禁者乎臣
昨見杜充為宰相順昌遂帥大郡襲若虛以校尉投虜立作郎曹自
可誅夷其族朝廷復下所屬撫存其家臣每念之未曉其義況夫捨

此就彼。必不我利。今反撫存其家。是縱天下之人。為杜充龔若虛之徒也。既有其人而不能用。既去其人而不能禁。可痛惜哉。臣聞之劉豫聲言曰。南朝每有一官未闕。必三五人共之。今我州郡皆以見闕任人。不年歲間。南方士大夫當盡歸我。審如此言。豈可不察。古人有言曰。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在今日不可不慮也。臣又見今之都督如張浚者不可多得。臣但惜其自任大專。待人太薄。猜忌太過。所謂幕府從事者。非親則舊。皆闒茸備員。會聚之日。不過叙寒溫問安否而已。其有條陳利害。論列可否。面折庭諍。咸無其人。若然。則張浚幕客皆是不如己者。又安能策得失之計。而協濟於料敵哉。昔韓信非無智謀也。見李生則再拜師事之。曹公非無智謀也。見許子則跣足而迎之。今張浚自視與韓曹孰賢。果自以為不及。則下士之禮豈可怠也。臣固欲面見其人。箴規其失。重以前年春間衆謗並起。獨臣雪其非辜。有此小嫌。不無疑忌。今若緘默。尚恐張浚幕客無一賢士。復蹈富平之轍。有悞國事。臣又安得不為陛下詳言之。況臣紹興甲寅。曾論張浚忠有餘而智不足。言猶在耳。今若自恃其賢。不任謀士。復恐敗績。欲望聖慈檢會前書。及以臣今日所陳。明示張浚。庶使知其小疵。若或改之。則韓曹之功不難到也。臣聞春秋責備於賢者。今日扶持正有望於張浚。臣固責之深矣。臣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或有難臣之謀。以謂臣初所上書。乞誅劉豫。其言則曰萬一少遲事必不濟。今此果然。朝廷不用臣言一至於此。尚何譊譊未已。臣則應之曰。臣之存亡。與國同其休戚。又非其他臣庶之比。奮忠竭節。尤當先於衆人。何以言之。臣前後數書。皆是乞誅劉豫。誓不與之俱生。往往劉豫視臣亦為死讎。萬一國家安。則臣亦安。國家危則臣亦危。臣非畏死。臣恐死於劉豫之手。無益國事。今臣非貪祿躁進。

沽名釣譽。良為天下之大。獨臣一人與國同其安危。至如其他臣下。事僞事真。略無甚大利害。況前有馮道歷四姓而不替之鑒。伏望陛下痛加察焉。不唯臣一身之幸。亦將為廟社久安之計也。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經國

宋高宗時張浚上言曰臣受陛下聖知最厚自謂遭逢幸會蓋非偶然凡有所見盡言無隱又況社稷至計所繫臣安敢曲為身謀默不上達仰惟俯賜矜察不勝大幸臣契勘金虜侵犯以來強暴為甚鋒不可當公卿大夫上負國家甘為叛逆其大惡不道固不待言矣次則不過畏避怯縮隨時俯仰虜之未至幸且偷安虜之憑陵委身而去陛下念其勢力不逮旋復器使此往事之明驗也其間蓋有恨虜之不道憫國之無辜誓死捐身力圖破賊而事機之來有成有敗好事觀望之人又復以輕狂而媒蘗之然則為陛下社稷至計果如之何而可乎臣嘗折中而論之大凡持盈守成遲重是貴謀功立事勇決為先今國勢衰弱寇難日至使人人懷因循苟且之心不敢任成

敗安危之責。臣恐日復一日。坐致大壞矣。臣竊謂當今喪亂之後。謀身者易。任事者難。謀身則毀譽不至。任事則怨謗立隨。仰惟陛下念社稷之重。思中興之難。反復熟計。以觀得失。至於臣之起自孤遠。驟膺委寄。不自量力。妄意事功。則又甚難矣。今臣欲決意以圖賊。則恐負敗事之憂。欲專斷以立功。則恐貽擅權之議。至於因循玩日。姑為朝夕之計。事極勢危。終歸於無可柰何。則又臣之所深疾痛恨。不肯為此以負陛下知遇也。伏惟萬機之暇。特賜省覽。庶使臣之孤忠。得被聖知。趨事赴功。雖死無悔。臣無任激切之至。

浚論當時事勢曰。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拯焚溺之急者。乏徐緩之音。臣竊惟當今事勢。譬若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預備奢幸。猶之奕棊。分據要害。審思詳慮。使在我有不可輒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且將墮膂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於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安也。倘非陛下聖德在人。獲天地之祐。承祖宗之慶。有以照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

浚論車駕進止利害曰。臣昨日幸侍天光。獲聞聖訓。退而思之。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臣區區中懷。所見未知當否。敢以剖露。惟是陛下深思而詳擇焉。臣竊惟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為則不成。自古賢聖之君。平定禍亂。未有謙退遠慮。而能躋天下於太平之域者。惟太公避狄。句踐報吳二事。士大夫多以為口實。不知與今事勢萬不同。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付在陛下。不幸而虜人陵之。叛臣據之。陛下不得已而養銳待時。以俟天定。猶之可也。至於事有可為之理。時有可興之勢。思前慮後。猶豫不決。豈不重失人心乎。臣請以

棊諭。善奕者先固基本。次定筭數。臨以大勢。使之左右枝梧之不暇。然後我勝可必。彼敗可分。今四海生民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者。虜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孰肯履危險。忘寢食。孜孜焉惟恢復是望。而愚忠不移者乎。臣意謂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陛下六師倘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天下故也。陛下若斷自宸衷。有進無退。車塵一動。上可以格天心。下可以順民望。虜叛之勢。寖以蹙縮。大功自是而立。大業自是而成。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扼淮

而戰。破敵有餘。況陛下身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效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為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此特可舒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怨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立生。所不可測。夫襄漢我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乎。虜叛事力有餘。果能陵犯。水陸偕行。自上而濟。陛下身處臨安。去建康無數舍之遠也。處之其安否乎。三者利害。有同白黑。矧惟陛下遭兩宮之大恥。負四海之重責。天意人心。兩皆屬望。有為而無成。天下猶矜憐而歸心陛下也。不為而坐待其盡。為禍可勝言耶。夫為將帥之策者。恐臣導陛下而前。督其進取。曾不知事有機會。時有利鈍。士馬不能遽益也。賊勢不能立破也。要宜剛大其志氣。恢洪其度量。以拯救天下百姓為心。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人。度事而為。審時而動。先謀

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哉。惟陛下斷以恢復為事。則任恢復之人。以退守為事。則任退守之人。使各引其類。求其黨。一意施為。為陛下畢盡死力。庶乎不至於操持兩端。擇利自謀也。臣又竊譬之父有痼病。其子欲以瞑眩之藥治之。而或者爭止焉。為或人之謀。疑其愛己。為子之謀。似乎不審。然而人各有心。姑取諛悅。捨此適彼。所不慙焉。謂子為不盡忠乎。其父豈不過謬哉。今日侍陛下以還。為臣之謀。無所任責。誠亦得計矣。為陛下國家之計。恐有所未至。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而不知其當否也。伏惟陛下裁赦。

浚論脩德以圖恢復疏曰。臣聞明主能受盡言。暗主以言為諱。臣幸遭遇陛下。不以臣為至愚不肖。數亦采聽其說。臣尚不以死力陳。而猶回顧後患。是臣負陛下矣。故願盡區區之忠。烏乎。尚忍言之哉。今吾之二帝宗族。遠處沙漠之地。憂憤無聊。可想而知。輕侮肆辱。可思而見。臣嘗屈指而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雖云歲奉之牛種。時遺之粟帛。數既不多。安能充養。彼其狼虎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此尚以陛下總師于南。不敢遽加無禮耳。嗚呼。陛下異時之事。一或差跌。禍有可勝言者乎。臣自富平既敗。分膏斧鉞。陛下矜憐其心。不以釁鼓。臣幸復見天日。陛下之惠也。今事雖有可為之機。理未有先勝之道。含糊畏默。終不以言。而僥倖於一勝。富平之事。將復見於今日矣。豈惟上辱陛下。抑亦辱臣之身。臣願披肝膽。露心腹。為陛下言之。夫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夫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虜叛歸服。不旋踵而四海定矣。故人君之道。莫先乎正心脩身。以感格天下之心。然而是豈可以偽為哉。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

父兄在念。則忠義之士。當思有以共憤雪恥矣。吾君言動舉措皆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教化必行於異日矣。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諧言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道義之說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其職矣。吾君棄珠玉。絕弄好。鞮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以爭幸。惟以爭功。則上下知勸矣。夫如是。則將帥之心日益以壯。士卒之心日益以奮。天下四海之心日益以歸。彼將曰。吾君之所為如此。所行如此。醜虜不道。尚肆吞噬。曷不共力而同濟事功哉。夷狄之人。雖號荒服。蓋亦心知善惡。非若禽獸全無知識也。聞陛下之威德。知中國之理真。則氣讋志褰。小大雖異戰。未必力衆。未必同。如此。陛下何為而不可。何事而不成乎。嗚呼。事或有一不然。疑惑之說。毫髮著見於外。天下之人。口不敢言。心則敢怒。異時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救矣。蓋隙一見於此。心已

生於彼。不易之道。為人上者。其可不畏而戒之耶。且自古為君之難。非獨今日也。或一言之失。或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虐。陳兵闕下。旁引他詞。其鑑不遠也。今祖宗傳陛下以二百年之基業。而陛下聖德日躋。學問日廣。斷然脩其在己者。遂可以致帝王之治。何憚而不勉之耶。如臣備位宰輔。受羙祿享重名。豈不欲懷茲觀望。因循度日。以全其身哉。顧以異時身無死所。且蒙誤國惡聲。則為臣莫大之醜。故寧盡言而得罪於今日也。不識陛下能恕而容之於後日乎。陛下果能容之。而欲以至誠行其事。臣將繼此而一二以獻焉。

設又奏曰。臣伏見近報罷諸路檢察財用官。并福建江西路收買翎毛。亦皆住罷。臣仰惟陛下仁民愛物。事每謹微。雖帝王之用心。不過是也。然臣區區之意。竊以為天下之勢有緩急。天下之事有輕重。急

其所緩重其所輕則顛沛於末流而害之加於百姓有不可勝言矣臣嘗謂天下大計譬如人之一身方安平無事之時恬淡虛靜調養元真足以保天和享壽考不幸而養治失素痼疾已成邪氣侵凌日甚一日苟非瞑眩之藥毒而治之臣恐元氣既失必無遽生之理今天下之勢衆所共知倘不思拯溺救焚之策以保吾民豈不終至危殆耶臣非不知夫捐器甲而不脩捨弓矢而不造羽毛不傷舟車不葺漕運不督激賞不施可以裕民力足財用崇虛譽靖國人然而叛虜之禍近在腹心一旦緩急誰任其責將棄吾赤子而避之乎亦將驅士卒而與之爭乎若欲驅士卒而與之爭即如前所陳闕一不可此數者固非天降地出出於民力而已安有事借民力而無毫髮之擾者哉夫合天下百姓之力除天下百姓之害而措之安平之域雖湯武復生無以易此也顧取之均平無或苛虐使錙銖寸粒還以為民斯善矣且商周之君當桀紂之時退而脩德以待天定方是時桀紂未嘗憑陵天下也故能脩德以懷徠天下歷時之久得行其志陛下上有父兄之讎下有生民之責虜之謀我歲必一至四海嗷嗷未見休息以事揆之如黃帝之有蚩尤漢高之有項籍光武之於赤眉王莽爭雄角力曾不少暇轉瞬之間存亡所係自非一大痛治掃除其惡推行仁德與民更始四海內外何以獲安且撿察之官謹擇其人可也以財用為不當撿察非也羽毛之實謂申請措置之不善可也併兩路而悉罷之非也不然即天下之事無一可為姑束手端拱聽之而已彼操仁義繩墨之說者正如人之有疾勢在膏肓庸醫畏縮方且或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之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為愛己也乃若良醫進剖腹洗腸之術傍觀駭愕指以為狂迨疾良已尚不免夫輕試之謗自古掠美附衆者得譽常多而骨鯁當權者

負謗常重。天下之事。難如人意。大率如此。往者澶淵之役。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平之後。姦臣謂其輕棄萬乘。假此擠陷。近事之鑒。使人傷憤。臣起廢放之中。蒙陛下一心委用。願竭死力。以報恩德。雖此兩事。臣不預行。然傳聞紛紛。思之誠為可畏。萬一異時事有大於此者。出衆人之不意。始徐起而議之。則敗事多矣。伏望陛下申明內外。更賜詳議。國是既定。事乃可為。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無責之人。言每輕發。況乎懷私意務搖動者乎。且靖康以來。借仁義愛民之言以進說者。不知其幾人矣。其後都城之禍。渡江之後。生民塗炭。莫之紀極。官私事力。十去八九。愛民之意。其實安在。當時大臣流離竄棄。雖死無益。而獻言陳說者。今尚保其妻孥。以安於田里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輒任國事。早夜以憂。必欲盡力而為之。然而事之成敗。猶恐未保。倘於此含糊首鼠。誤陛下決矣。伏望聖慈察臣之心。苟所見邪僻。不可信用。臣自此入覲天光。即乞骸骨歸養其親矣。冒犯天威。無任震恐。

浚論和戰利害疏曰。臣夙負大罪。自謂必死瘴癘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憐之。保全之。死骨復生。盡出聖神之造。自今已往。皆已死之日。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苫塊中。安敢恝然遂忘陛下恩德。且顧惜一已。而默不出一言。庶幾有補萬一哉。惟陛下察其用心。恕之而已。臣聞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明。莫不欲其主之聖。莫不欲其主之名顯日月。功蓋宇宙。彼知夫國家安榮。則其身亦與有安榮。故犯顏逆耳而不敢辭也。姦臣不然。惟利之圖。不復他恤。導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陰肆其邪志。始則曲意媚順。而蔽欺人主之聰明。終則專事擅權。而潛移生殺之大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身滅家亡。族覆世絕。見於史冊。歷歷可攷。天下後世視之。曾犬

豕之不如。彼果何所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思也。日者陛下法乾之剛。而用以沉潛。施設中幾。天下四夷孰不畏服。是臣可言之秋也。臣疎遠。不復預聞朝廷機事。而伏思念今日事勢極矣。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計。求所以為長久歟。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將。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祖宗盛時。嘗與虜通好矣。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其事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酷。亘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可安。而不知自治之失也。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一日有間。其捨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也。且虜嘗有弒立之舉。夫弒逆之人。天地所不容。人情所甚惡。誠能任賢選能。脩德立政。斷然為吾之所當為。口不絕和。而實以勢臨之。彼必有瓦解之憂。借使虜不量度。輕為舉動。第堅壁清野以遲之。明示逆順。其衆自離。虜之危亡。可立而待。何則。人心不肯趨逆而忘順也。假之五七年。而虜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用事。雖有賢智。莫知為陛下計矣。願陛下精思審謀。無忘朝夕。無使異日有噬臍之嘆。夫約和衰弱之時。謂不能久。而強虜之變。荐生於內。則是天贊陛下。違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之俯仰天地間。所以自立其身者。不過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義。不可斯須少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生。親養已無所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為者。不過盡忠於陛下。顧雖頭目手足有可捐棄而為陛下用者。所不當顧惜。而況親逢聖明。極力保全。恩德至大。使臣有懷私顧己。匿情畏罪慮禍之心。則是陛下不負臣。臣實負陛下。天地鬼神其肯容之哉。是以不顧嫌疑。不

避鼎鑊。不恤讒毀。為陛下陳之。陛下勿謂軍民之心為可忽。忠良之言為可棄。夫治天下。譬持罌水。一決而潰。有不可收拾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年六十。死亡無日。非若紛紛者互持和戰之說。惟恐其說之不勝。而身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久遠之圖。臣知為陛下國家計耳。陛下安榮。臣亦與有安榮。臣之自謀。亦豈為不審耶。幸未死得終禮制。陛下不以臣為愚而卒棄之。願陛下許臣居嚴婺間。賜之屋三十楹。田三十頃。俾得優游養痾田野間。為陛下謀畫心腹之臣。以畢盡愚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廣乾坤之度。以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恥。父兄宗族之讐。盛德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見之。臣不勝大願。

浚又上言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填溝壑。終無以仰報萬一。思得以展盡所懷。瞑目無憾。臣嘗病夫世儒。牽於和戰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為一事。或者竊儒為姦。不知經史之心。切切焉利祿是圖。而有以欺惑陛下之聽。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虜懷貳。以自封殖其家。簧鼓曲說。愚弄天下。敢畢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于秋冬。則無以敷榮之于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而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憑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況時丁艱難。而可忽略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為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也。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文王避狄矣。築室于岐。未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而卒伐之。詩曰。昆夷銳矣。維其喙矣。越勾踐事吳矣。坐薪嘗膽。竟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彼皆翕之乎始。而張之

乎終。汲汲乎德政脩立。而以生利天下為心。未嘗恃和為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嘗與項羽和。歸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魯無閒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謂可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陵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天下初定。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犂其庭。係其酋。海內始安焉。茲豈非以和為權而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於和。其言曰。頒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初若有深謀者。然考其君臣所為。名實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戾。權移於下。政亂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賦斂。黩于詠戲。以害于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略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為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須求陵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而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強其國。急急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為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為天下後世嗤笑。凡言君臣委靡不振。服役夷狄者。必曰石晉云。臣竊惟陛下聰明聖知。孝心純一。即位以來。簡用實材。虜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且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圖利。乃欲翦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務。德政俱廢。

而專於異已之去。志果安在哉。夫虜日夕所顧望者。欲我之忠良論
沒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體。其氣不復振作耳。
欲我之懷於宴安。以甘于酖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
畢為之。不幾乎與虜為地歟。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
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于君。而天人之心重
惡之如此。且彼魯不思夫虜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肯
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虜而和乎。其欲圖之於後而和乎。臣謂虜
有大難大怨不可復合。譬言夫一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酋帥攜離人
心睽異。姑為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回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
嘗一日忘也。惜夫昏庸姦賊之人。豢於富貴。閙於政事。曾無尺寸之
效。以上報於國家。毫髮之惠。以下及於百姓。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
斂珍貨。以獨厚於私室。為身謀。為子孫謀。而不知為陛下謀。不知為

國家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十餘年。以誤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
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脩。國勢不立。而專欲責成受命於
虜酋。是以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與奪。
朶王安得晏然而已乎。此甚可痛恨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
之難。何自而成。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國亦危亡而已矣。臣
額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
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固社稷。天下幸甚。臣竊料前日用事者嚴議於
陛下。不過曰以我之和。而虜之變。難荐生。是欺天之說也。虜相殘之
釁。其來有素。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向使國家德政脩乎上。威令
加乎下。虜之變難豈不有大於此。而我不世之耻。庶幾其可雪乎。又
不過曰。姑少遲之。更俟其亂。此蓋慶其身之必不可辦。任大事。相與
為叨竊苟且計而已。非國家計也。萬一虜有人焉。定其亂而強其國。

臣愚當是時陛下不得一夕安枕矣古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機事之來間不容髮此四者今日之謂也願陛下體道之權外示順聽一一從之於今及春陽用事興廊廟大臣圖回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不絶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絶含毒忍死其亡無日徒能為陛下言之而已臣又伏思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有不能及蓋惟皇帝陛下稟乾剛之資而輔以緝熙之學何為而不成何治而不至願陛下充其志氣擴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是之從以選賢才以脩德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

沒奏恢復事宜曰臣伏覩聖旨指揮令沿江諸大帥監司帥守各條陳日今進討恢復事宜合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聞奏此陛下

無覽衆智明目達聰之義也天下幸甚臣不自量嘗以河東陝西之策上洽天聽伏想已達聽覽竊惟今日之事當自陝西河東山東始以觀其變以度其勢然後因時而應似為得宜臣仰惟陛下好生之德格于天地賊虜不道自取殄滅此天心也誠可為天下大慶然臣嘗觀唐安祿山之亂慶緒史思明繼之稱兵為虐赤既數年緣九節度之師節度不一心腹不相得一敗不振使之及此誠可為龜鑑也臣自入本路界早夜詢問江淮目今民力軍勢之實百姓困於征役科斂頻繁頗不聊生軍馬疲於道路飢疾相仍殘死者衆民多流離軍有愁歎怨咨或驕而不武兵或分而不協臣願陛下厚撫軍民亟施恩惠固結其心根作其氣謹簡將帥大脩軍政乘此機會掃除大讎陛下略細務罷常程去冗食專意馬上之治除天下之大害興天下之大利如祖宗創業之初則中興之業盛大無窮功績之隆震耀前

古。固陛下之所優為。臣愚無識。嘗誤國事。每自震懼。顧何足以補萬一。區區愚忠。不忍少隱。當否未必。惟陛下覽赦采擇。不勝幸甚。

按論歸正人利害疏曰。臣竊惟自昔創業中興之君。圖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舊撫之民。為之用也。攻其施設。事非一端。或取之羣盜。或得之降虜。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虛懷大度。仰憑天道。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馴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繆。蓋亦天命之所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衆。孰不可疑。而況他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濟。若處之失當。反激其怒。他日人自為敵。未易可圖。計之出此。豈不誤哉。雖然。臣知此非陛下意也。蓋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比固陋之士。姑為保身全家之謀。唯恐大江以南萬一生事耳。至於刺客間起。固容有之。不可不防。然亦安可以此因噎廢食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聖賢豈虛語乎。臣之暴屬。固有力持此議者。臣蓋嘗深闢之。伏乞睿照。

按又論招納歸正人利害疏曰。今月初二日。司農寺丞史正志到建康。伏領御筆處分。臣不勝感懼。惟歸正一事。臣日夜思念至熟。不敢少忽也。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衆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為御營參贊軍事。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捍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絕之。事有大不可者。臣不避誅責。敢條列于後。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變為寇。為讎內則為虜用。外則為我寇。二也。今日處分既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迹既絕。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孰為而遣。三也。

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而棄絕之。不得衣食。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歲用兵。大軍奔馳。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既望諸將各使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浙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弱。多不堪用。若非取兵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臣自叨任使事。即為二說以盡其情。其一山寨之首領來歸。厚加犒勞。使持帛書。復往撫諭本處山寨。令各安居耕種。毋輒生事。以待王師。其二許令充應萬弩之選。若有官借補之人。不肯與效用為列。即以忠義從軍之名處之。各令準備差出。間探及學習弓弩以就行列。今近二百餘人。其携家而來者。老弱不任軍用。則分撥荒田。借貸錢粮。俾為屯守之計。區區不敢少容私意於其間。惟此一事。所係甚重。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仰惟陛下聖明。仁孝英武。有太祖太宗之遺風。思欲拯生民之厄。雪廟社之恥。國家所係。人心為本。陛下恢洪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祐。其理必然。天下幸甚。

浚又論泗州事宜疏曰。臣竊聞虜人有燕山自立者。偽赦傳聞。大略可見。此天付陛下以恢復之日也。目今事宜。臣愚以為宜召募有智辯使臣數輩。持主事牢執書反復詳列。俾切中其心。庶幾祖宗故地。不待血刃可復得之。仰惟陛下早夜整兵訓戎。命帥擇將。聚糧儲財。以待機會。中興之業。其必有成。臣又伏見淮東泗州。在今日最為要害之地。若得一智勇兼長之將。以步騎五千。近日未經戰戍者。使守其中。北可以通京師。東可以通山東。西可以通陳蔡。英雄豪傑。其必有環應而起者。第與之深結。勿用輕復城邑。它日大兵一出。嚮導既得。人心既歸。孰不響合。惟是擇任不可不謹。臣智識淺短。特以荷陛

下恩遇。夙夜殫竭。不敢不盡其誠。陛下不以為罪。自茲機事之來。臣當次第具所見以進。用備采擇之末。伏惟聖慈貸其狂愚。不勝幸甚。

後又論撫恤淮漢兵民。及經理陝西河東事宜。疏曰。臣竊見淮西虜人以聖駕俯臨大兵四出。引衆遁去。其勢必為北歸計。臣竊伏思之。虜人悖逆天道。率脅醜類。來涉吾境。衆叛親離。旋被殺戮。天之相佑國家。大啓昌期。可謂甚著。茲蓋皇帝陛下。執柔剛之權。惟其時中。蓋仁孝之誠。有以上格。自信此心。終獲其應。顧茲機會誠大。有為之秋也。天下幸甚。臣待罪藩方。望屬車之塵。不遠數舍。歡抃之餘。反復深念。具敢不盡。竊以天意人事推之。今日為恢復之時。蓋無疑矣。雖然。恢復所宜詳講。周慮使出萬全。臣愚以為來遠之道。先自近始。為今之計。恐宜以撫養根本為急務也。推自夏迄冬。江漢兩淮之間。災疫往來。民困饋運。若復大舉。深追誠恐所得未幾。而我之事力益覺其弊。借使河南之地即盡得之。秋風既高。鐵騎萬一復來。不得不虞。恐或一城差跌。百姓必重被其毒。孤中原歸戴之心。遲海內平寧之望。臣故願陛下孜孜於撫兵恤民之事。俾江漢兩淮得少休息。於三兩月間。圖回經略之心。則默運而亟行之。頻遣間使求歸故地。以察其情。以觀其勢。以急其志。以回其心。廣陛下好生至德。使諸國之人。皆知愛慕。而坐銷其精兵勇夫。怨我復戰之意。時發檄文。責任將帥。招撫中原。其間豪傑自樂輸情。獨陝西河東形勢所在。厥今可以進為。伏乞更勤神筭。以時授之。俾先駐險地。常為大敵復臨之計。山東海道。亦宜一大措置。付以成謀。據天下之要。阨海道之衝。左挈右引。使支梧之不暇。而後使人之辭得伸其說。總其末從吾之勢力亦足以平定中原矣。伏惟睿筭。固已洞燭區區愚見。何補萬分。仰乞特賜采擇。不勝幸甚。

浚又上經理淮甸疏曰。臣竊惟虜人退兵之後。士馬物故幾半。餉馬長江之志。固未敢萌也。而用事羣酋人各有心。日夜備具。似有欲窺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昔日。西北之士。兩存無幾。而又去歲捍禦大敵。傷折逃亡。繼以病死。十亦四五。馬固同之。以今歲事力。比量酌度。夫人知其為弱也。議者或欲弭兵息民以治。況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為可仗。然則乘機及時。內堅守備。外疑敵心。左牽右制。使之首尾奔趨。人情搖動。斯為成算。不可忽也。淮甸要處。我不先圖。異日強虜起侮。渡淮先據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惟陛下其念之。臣愚不勝悚。

浚又論蕭宇等約降及恢復事宜疏曰。臣今月初七日。得翰林學士史浩書。恭領御筆處分。臣愚荷陛下示以腹心。與謀至計。其敢不盡誠。臣契勘宿州緫管蕭宇及蕭千户。皆契丹之族屬。今其聞契丹之盛。欲歸之心。想見甚切。其言誠實。誠如聖諭。臣見已選募得力心腹人前去外。臣伏讀聖訓。將來秋深。以大兵繼之。來降則重賞。叛則破之。陛下聖慮蓋浔之矣。今當以兵臨境。約之使降。俟其從我。俾居先鋒。同共破賊。若付之以兵。責成於宇等。恐它日有難制者。聖意素定。臣謹當遵守。惟是定中原。圖恢復。非徒係之天時。亦須人事。克盡有以副之。仰惟陛下兢兢脩德。誠意格天。必欲極斯民之窮。復祖宗之業。規模甚盛。然而朝廷承前日多事之後。綱紀未立。賞罰未明。人才未集。法令未行。風俗未變。甲兵未備。財用未足。自治上策。猶不能盡厭人心。臣愚以為今日之幾既不可失。所以圖之。當務酌中。庶幾萬全。臣前日之奏。欲令吳璘固守德順。時為聲勢。掌制其西。復欲令淮東之兵。循海而出。水陸漸進。搖動其東。彼之事勢。大緊可見。然後復

以重兵進襄漢。只當以一二萬人耀兵許順。以示出奇。蓋彼處糧道難繼。不當更用重兵。恐乏食退師。更沮軍勢。異時善後之策。莫若屯駐大軍於順昌。非惟糧道便利。屏蔽江淮。而與山東陝西聲勢相通。若河南之地盡歸於我。臨河都邑秖先選募。令自為守。我之大兵雲屯順昌。招來英豪。益壯軍勢。常為備具。以待其來。縱竭國遠至。亦必有以破之矣。況其大勢既去。不能復來耶。臣所陳今日經常之規。理當如是。若夫東北之人。雲合響應。與夫夷狄相攻。其勢携貳。此又一時機會。雖事有決然者。而不敢預必。但當先為在我不可勝之計耳。臣衰遲淺學。何足以補聖聰萬一。伏惟聖慈。更賜睿斷。特降處分。

浚奏恢復事宜曰。臣老無能為。自蒙太上皇帝委用。既而陛下紹統。信任弥深。審計密圖。朝夕不替。臣於五月間必欲廣運錢糧。冒險泝淮置之于西。正以事機之來。理不可失。今日誠有可為之時。獨師旅單寡。賞予闕乏。將帥難得。不可冒昧一戰。以幸其成。所宜圖為萬全。左掌右制。徐為之應。若異時形勢自見。果有必取中原之圖。願陛下假臣以權。使得少効尺寸。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至於見可則進。知難則退。惟社稷之計是謀。惟生民之命是卹。此又臣區區素心。初不敢僥倖一時之動。貽悔後日也。伏乞聖慈。更賜睿照。

時詔問宰執方略。資政殿學士李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有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皐。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

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顧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顧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雖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顧因七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是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地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吾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至虛內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舶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舡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慶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緩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顧預講左右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顧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為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顧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為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敕榜。大畧謂因秋冬之交。闢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

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籍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冗呂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使外。餘僕從衣糧。使自僦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為山砦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未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舩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八

經國

宋高宗紹興間。虞允文上言曰。臣聞。國勢有強弱。人心有向背。而天下之理有順逆。理之順。人心之所嚮也。勢雖弱而可以強。故有以百里之地而興王。一旅之衆撥亂世而反之正者。能用吾之順以應彼之逆而已。彼以其虛。吾則應之以實。彼以其奢。吾則應之以儉。彼黷於貨利。吾則應之以無欲。彼窮其力役。吾則應之以不擾。一順一逆之間。而向背自分。四海之大。可使一心也。世之人以斧斫薪。以錐鑿石。可以必克矣。然不得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錐可折。石不可鑿。而謂虜挾強勢。用逆理。可得志於天下。振古未有也。臣觀今日之勢。天所以相陛下者甚厚。而陛下所以荅天之休者。無不用其至。臣敢以今歲所親見者粗言之。罷馳坊之冗費。減甲庫之雜務。禁諸軍之

重役。細至於美瓜之獻。卻而不納。道路驩傳。以至感泣。臣愚猶欲望陛下廣運茲德。緣其類而推之。凡冗費如駞坊者。雜務如甲庫者。諸軍之弊有大於重役者。外廷之獻又有甚於美瓜者。願陛下必罷必禁。以次而施行之。蠹國害治之事已盡矣。尚憂其未盡。宅中圖大之慮可休矣。尚勤而勿休。一號令之行。煥然有以起天下之心而作其氣。臣將見四方萬里之外。莫不丕應傒志。而勢有所激。則弱者忘其所以為弱。而強者失其所以為強。恢復之功。日月可冀。尚何逆虜窺伺之憂哉。里語曰。盜欲入人之室。主人覺之。則盜無自而入矣。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翟翟孤忠。惟陛下幸擇。

胡宏上書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

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臣之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邪。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頑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日張膽顯為負販者。有恊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計。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絶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慷詐。興利而忘義。喪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得隆祐。使我國家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痴騃。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侮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播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黎黔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推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

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柰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

知饒州李彌遜上奏曰。臣聞。光武起南陽。一年而破新室。肅宗起靈武。一年而復兩京。元帝起建康。數月而君臣之禮定。遂成東晉之基。事雖不同。皆謀深志定。力行而不疑。故功效之成如此其速也。竊惟國家之患。振古未聞。天祐宋德。陛下興起於艱難之中。以陛下英睿神武。何啻並駕漢唐之君。而祖宗流澤入人之深。比方數代。何啻相什百也。然閱時滋久。大勳未集者。良由聖志未定。廟謨未決。上下無所遵承。小大之臣。無路以自效也。爰自多事以來。朝廷雖未嘗不以攘夷狄為急。而前後議者。各私其說以相矛盾。主和者以征討為敗謀。好攻者以守備為失計。彼是而此非。朝令而夕改。紛紜穀亂。上紊

宸聽。猶豫不決。日復一日。而已迫防秋之期矣。故八九年間。排難解紛之不暇。其於恢復之圖。初未有定計也。求治效之成。難矣哉。夫千金之家。為巨室者。必先慶方隅。正基陛。然後鳩工庀材。藩垣而棟宇之。則室成矣。不然。雖有良工。無所施其巧也。況天下之大。不正其基址。定其規模。而可為乎。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伏望陛下奮剛健勇智之德。考前古已行之事。酌今日當務之宜。斷自宸衷。定其規模而力圖之。姦言浮議。排斥不用。上志既定。然後詢謀一二同心之臣。任之勿疑。責以成效。恢復境土。歲月可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為而成。亦未有為而不成者也。古人有言。患莫大於以為不足為而不為。願陛下早圖之。

彌遜又上奏曰。臣聞易曰。介如石。不終日。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天下之事。方其臨機應變。間不容髮。朝聞而

夕行猶恐失之。至於恢遠圖。振長策。貽謀百世之後。非先其根芽封植而長養之。不能成功。故不俟終日。不以為速。期月三年之間。不以為久。為國者。不可偏廢也。國家靖康之末。法度大壞。陛下繼紹丕圖。日新庶政。當如創業之初。條舉而叙行之。然夷狄盜賊。無有寧歲。盡心力而為之。僅救目前之急。其遠者大者。有所未暇。此亦臨機應變。隨時之義不得已爾。而上下習熟。便謂當然。禦敵之外。一切不議。間有陳一說。論一事。利在歲月之後者。衆皆指為迂闊。非笑而詆訿之。朝廷因以為不急之務。置而不知。妨功害治。莫此為甚也。孟子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傳曰。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豈有為國之慮。不及三年之近乎。伏望陛下詔左右輔弼之臣。禦敵之暇。取社稷經遠之計。治安亂危之所係者。條具以進。陛下少加宸慮。審其先後緩急而推行之。日滋月益。必有成效。上裨中興之治。庶幾國有定安之期。民有休息之望。

彌遜又上奏曰。臣聞圖治安者。忘艱難險阻之為勞。故終於逸樂而克成永世之基。溺宴安者。忽因循苟且之可慮。故怠於閒暇而馴致一朝之患。在昔多事之時。人君未嘗不欲求安。而每至於顛隮離析者。樂於苟且而倦於艱難故也。仰惟陛下聰明睿智。負興衰撥亂之才。踐祚以來。焦心勞思。圖回治功。是宜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然而國步未寧。民居未奠。一有小警。上下騷動。陛下不得高枕於九重之中。臣所未喻也。豈尚或怠於閒暇。而救焚援溺之策不汲汲於朝夕耶。何以言之。臣竊觀累年寇退之後。中外熙然。便謂無事。朝廷有偃武之象。將帥思歸馬之期。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而求天下之安可乎。賈誼居文帝時謂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今日方之。

豈不為寒心哉。易於萃除戎器戒不虞。於既濟思患而預防之。居安慮危。猶不可緩。而況欲轉危為安乎。臣願陛下不以艱難險阻為甚勞。而以因循苟且為甚可慮。忘目前朝夕之娛。為社稷萬世長久之計。天下幸甚。

彌遜又上奏曰。臣近准大臣宣諭聖旨令臣條具今日當行事件。臣惶恐震懼。罔知所措。自惟空疎。不識治體。何以仰副聖訓。輒罄愚衷。少布犬馬之誠。臣痛念國家多事。十有餘年。前後失圖。屢有改作。致誤陛下焦勞如此。未見成效。臣謹稽合公論。參酌事宜。今日規模當急為自治之計。先令國勢日安日強。以圖恢復。方為萬全之策。安強之術。其目有六。一曰。固藩維以禦外侮。二曰。嚴禁衛以尊朝廷。三曰。練四方之兵以壯國勢。四曰。富國用以脩軍食。五曰。收民心以固根本。六曰。擇守帥以責實效。信能行此六者。則一年而安。三年而強。然後資閩廣之利。以守淮南。積四川之財。以窺關陝。政事既修舉。則必勝。不然。按兵固守。傳檄遣間。遠者自至。惟陛下用之爾。然臣之所陳拯危救亂之策。難以循守故常。當如創業之初為之。先須陛下聖慮深思熟計。灼見利害。確然不疑。必欲力行。不為浮議所搖。方可擇人以任之。數年之間。可見成效。良以國勢空虛危弱。至此已甚。不以持久。不能有成。若但應目前以為迂闊而不為。孟子論三年之艾。政可為比。陛下既欲力行而又委任得人。則於聽言之際。尤不可不審也。蓋興大利。必有小害。圖遠業。必無近功。類非衆人所能窺測。兼立言者甚易。立事者至難。若事有小害輒罷。人有小失輒廢。一守前日之轍。臣恐徒養小惠。有害陛下安危大計。日復一日。事無立期。加以數年。天下有不可勝慮者矣。臣冒瀆聖聰。罪不容誅。伏望聖慈。察臣區區之忠。不敢愛身。上酬天地生成之賜。貸臣萬死。使得少圖報效。臣

不勝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兵部侍郎王庶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曰。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

岳飛為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曾與張浚不協。乞終母喪。詔強起慰遣之。飛因奏比者寢閤之命。咸謂聖辭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聞。執一隅之見。偏信自守者。謂之衆人。見善則改。惟義之適者。謂之智人。通流變化。不可測知者。謂之聖人。惟聖人之見。高出一世之上。故能宰制籠絡。御天下而為之主。臣謂和議高世之見。陛下得之矣。何則。虜人虐犯中國。禍毒流布。則號呼怨恨。思欲犁庭而報恥者。衆人之所同也。而有智者不以為然。顧我

之勢。既未可與為敵。料彼之情猶不敢以為信。則早離。遂意姑曰從之者。智士之所同也。而陛下不以為然。陛下之意決謂虜人之心在於休兵。河南之地必以歸我。故於衆論猶豫之時。守以剛明不回之斷。所以得陝得洛得汴。又得禁軍弓箭手以備西入之衆。以寬出蜀之兵。可謂盛舉矣。然而今也。迎請之使半留半返。凡我所以懇祈于彼者皆靳且遲。陛下於此。雖已有高世之見。然通流變化。區區臣子之心。尚有望於陛下焉。蓋虜今日之勢。非前日之勢也。我之勢。非前日之勢也。何以言之。昔為虜謀者。主為和好者也。而今為虜謀者。其和好非自己出也。然虜捨河南之地。歛跡而北。非其國中內有牽制之患。外無及人之力。當未至此。則通和之議。彼豈遽變。第其謀國之臣。必不肯一遵前議。勢須少示齟齬艱難之狀。然則我所以懇祈于彼者。能一請而遂乎。臣故曰。虜今日之勢。非前日之勢也。河南之民方其陷沒

日有懷朝廷之心。今其歸矣。日有失朝廷之憂。臣比見陝西兵民具言虜無枝能。用一人可當其四五。臣卜之曰。如是則關陝當永無亡失之患。對曰。不然。朝廷主之。則虜為可敵。朝廷棄而不顧。則又復解散而已。嗚呼。殆真情也。使果有解散之患。其何以為國哉。臣故曰。我之勢。非前日之勢也。夫彼已之勢。皆有不同。則所以通虜人。所以保新疆者。必有道焉。靜而勿躁。緩而弗迫。堅忍以濟其誠。慮遠以防其變。如有須於我者。於其所可。酌中道從之。此通虜人之道也。定帥臣以專其話。通兵勢以示其形。料理三京。使其血脉相連。分委大將。使其號令相及。此保新疆之道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人君之有天下。猶人之有四體也。人之四體惟血氣浹洽。脉絡流通。然後疾病不生。一著有痺塞。則膚理為之不榮。人君之天下。惟德意交孚。政事偏舉。然後危亂不作。一著廢隔。則綱

紀為之不貫。國家多故以來。江淮之北。陰邪之氣。結為癰疽。聚為痼癖者。不可勝數。賴陛下感動天地。强敵革心。和氣一通。而大河以南。妖沴平息。甚盛德也。臣今年四月被旨為樞密院行府參謀官。渡江踰淮。道京洛。抵關陝。嘗為陛下詳觀今日天下之勢。關陝新復而且遠。然其就緒也必易。三京去東南為近。然其就緒也尚難。關陝就緒矣。三京之力又從而相接。則關陝之安久而可保。苟三京之力衰敝不振於中。則關陝孤絕。後當有可慮者。臣請備言之。陝西諸路雖號新復。然得禁軍可四萬。皆壯勇善戰之人。是官不至於無兵也。弓箭手舊額一十四萬。今猶得六萬。是民尚可以為兵也。年穀既狼戾。官中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共可以足一歲之食。是土地不全曠也。今又益之以秦鳳熙河出蜀之兵。宣撫使節制其間。有一旦之警。利兵據險。六經略趨走而聞號令。未易窺也。臣故曰。就緒為易。惟洛陽百戰之餘。凋殘尤甚。其西則陝府為鄰。陝自李彥僊死守。虜悉力取之。民無噍類。其東則汴京應天府一帶。久為劉豫兇焰所焚。焦痛未蘇。三京戶口。令計雖僅四十萬。比平時不能十分之三。近又緣屯田司收其已租之田。追其元買農具。公私相礙。宿麥不入土。民力殊困。論其地勢。則平川通道。不見藩籬。無一兵可以受甲。無一家可以輸上。孤城乍聚之衆。不相統屬。釁隙之所易生。臣故曰。就緒為難。夫關陝先就緒。而三京不能振起。則朝廷之德意政事痞塞于數千里之間。有如盜賊蒙死徼幸。乘執事之不備。則潼關以西。不過自能保守。當無氣力相援。紀綱廢隔。豈不再貽關陝之憂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所以保養三京之道。選任名德重望之士。置之要郡。審擇材猷敏博之吏。使為監司。增廣戍兵。而謹備不虞。精究屯田。而俾民安業。使朝廷和氣自東南達乎西北。中間血氣浹洽。脉絡流通。起居食

息日就安彊則事功之興起未易量也。苟惟不然膚理不榮復有受病之處不治將深矣

剛中又論東南根本疏曰。臣聞第五琦謁見肅宗於彭戍原。奏言今之急在兵。兵强弱在賦。財賦所出。江淮為淵。臣請悉東南寶貲飛餉函谷。肅宗悅之。臣不識陛下以肅宗之悅琦為是耶非耶。陛下見肅宗之非。則臣不復論。若以為是。則臣欲有言。夫西北有亂。藉東南為根本。柰何欲先搖其本以徇西北乎。國家兩宮遠狩中原未復。生靈日望陛下出之於塗炭。謂可棄西北而不顧者。非也。而又人心久而不收則離。德澤久而不繼則竭。僭竊之勢。豈可容其蟠結漸牢。謂可棄西北而不顧者。非也。知以西北為念。力守其說而不忘經營。則濟矣。謂可困東南以徇西北者亦非也。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西北之民。以東南為裕。則如水就下。雖萬折而必至。若東南自有愁嘆之苦。彼何所慕而歸乎。大抵事不可令再失策。今陛下親撫六師。大臣統護。將展力共洗前日退避失策之悔。則天下幸甚。不然。槃水一跌。恐無有再能收拾者。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自去冬建議移蹕。論者是非相半。或謂建康阻江為固。有如胡馬徼幸萬一。則受敵在先。非百司安枕之地。故以幸浙西為是。或謂士卒之氣。恃朝廷進退為强弱。進尺則有賈勇之望。退寸則有解體之憂。故以幸浙西為非。臣皆以為不然也。古人之言曰。人君門庭遠於千里。堂下遠於萬里。必待近而後理。則其遠已如此。身臨戎馬者。便足以為治乎。又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見四海。必謂遠者難治。則易亦如此。決勝千里者。亦豈不然哉。鄰有堅敵。士未解鞍。或進或退。觀時應變。此未足以定是非。而恐是非在其後也。使朝廷謀慮足以料敵。賞罰足以使人。雖走一函之書。

可以驅三軍於水火。孰謂捨建康而不可以制勝。人亦不得而非之矣。使防閑失計。外侮可入。則一馬朝濟。暮即東南。何臨安之可保。吾亦安能獨是哉。為今之計。要當保其所謂是。無使為人所非也。乘輿還臨安矣。侍衛亦臨安矣。百司庶府皆臨安矣。朝廷以為安且治矣。而以為未然。邪。陛下與二三大臣密勿之意。以為未治未安。夙夜圖畫。如是守淮。如是守江。何地置兵。何人應敵。上下同心。不置中原於度外。如是。則豈害中興之功。陛下與二三大臣以為已治已安。兵自此可以漸息。民自此可以少休。虜人不復來。東南不復擾。我在堂奧藩籬已自可託。如是。則臣恐不能無後日之悔。二者朝廷當自知所擇矣。陛下豈不見蠻夷戎狄里老人攜子抱孫。駢肩趾足。如見父母。其鞠育保全之道。陛下宜有以勉之。董仲舒曰。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不勝區區之心。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比者虜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國家數年蟠屈待時之氣。一旦又詆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者。咸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可回。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難之。而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否相濟。社稷之福。雷同之論。古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寧使衆智畢陳。可否相反。而不欲上下諛悅。雷同而相比。寧使發揚宣布。讙愚而面折。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顧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裁應事機。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虛心容納之。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無收之美。而事亦無適而不得其當也。虜人之恨。臣子緘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力。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之。機雖不可不投。患亦不得不慮。虜乃肯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我亦何辭而峻絕之乎。絕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有揚旌

電掃問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絕使者而後可以有為乎。故專意不與虜和者。臣知其言必偏勝而難聽。雖然。犬方齧人。豈有無因而自已。虎方得肉。必不無故而捨之。驕虜狃忕。種種如意。今一旦欲還我已捐之地。歸我已棄之民。是未可信也。而又妖祥變怪詭詐反覆之士。無世無之。亦不可不察。故專意不與虜和者。其言雖偏勝過直。臣謂陛下正當虛心容納。而守以中平至當之道也。中平之道。法當何如。亦曰應之而已。好言善意。我姑領之。秣馬按兵。靜觀其變。所以守江。所以守淮者。論之宜加詳。所以取中原。所以圖恢復者。念之宜益深。使天意悔禍。吾則與億萬生靈同享其福。虜情叵測。吾則與三軍將士常自有備。矧又時移事異。勢已不同。當不至如前日斂手入其計中也。道理明甚。而人情不免於疑者。正以未知朝廷信與未信為如何爾。朝廷以虜為必信。而善鄰之望在於朝夕。則論者之言。恐或可采。不以為信。而姑曰從之。則以弱應強。在理為順。以誠待詐。於我無損。論者雖過。陛下自可優容之。古人有言。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橫槊以有天下。虜人情偽。何待馬援言之。然後在於目中。聽言定計。當亦審矣。疎遠之臣。懷區區不自已之意。上瀆天威。惟陛下幸赦其愚。

剛中又上奏曰。臣今月十九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已就和。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虜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已之言。則臣子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虜爭者。非癡則愚。又況虜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虜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

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群臣以屈已。則臣所未詳。夫屈已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土地者。有北面而臣稱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於金虜。土地為其所據。金繒子女為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而臣稱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虜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儻未以為信。試呼一二大將問之。彼不至為鄧璟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矣。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未從者半。使者貽愕相顧。觸藩而返。則結讎造怨。益不淺淺。曷若卑辭輦幣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弗辱顧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耳。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勵將士。謹脩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虜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更令各與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心諉之曰。強虜邀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虜再對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即有違拂之警。孰為吾當之。彼如忼慨垂泣。各頸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鋪叙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

為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之。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聞虜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論皆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可成。此至幸也。然衆皆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垂成之事。亦復可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虜所求出於平易。其事必成。虜所求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謀畫可以繼進。事之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幾微禍福之原。不可差以毫釐者。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虜求我以甚難。則和議之敗。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虜人也。二則激怒於國中也。有一于此。非但和議之不成。蓋亦產禍之甚速。臣請試言其略。朝廷若曰虜不可從。必峻辭而拒之。虜必曰稱臣者汝也。請和者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也。令遽云爾。是我不紿汝。而汝復無信也。其激怒將如何。和議當自是敗矣。朝廷若曰虜不可違。悉俛首聽之。國中必曰是無中夏也。是棄君尊也。是忘宗廟也。雖有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口。其激怒又如何。和議亦敗矣。為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之論。調護其間。其從之也。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辭也。不使激怒於虜人。周旋曲折。以就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矣。雖然。適中之舉。要在勿速。有如未就。益擇善議論之士。熟為使者開陳道理。使其心解意悅。共擇兩平之道守而行之。仍曉然令內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無不濟。漢韓安國有言。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側聞咸平二年。章聖皇帝謂曹彬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朕屈節為天下蒼生。然又須執綱紀。存大體。即為久遠之利。陛下欲謀事就祖。其法章聖之意而已矣。郅支求侍子。漢議遣谷吉送至庭。貢禹持不可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先儒謂節制之。不求稱其欲也。陛下欲占古語。其合春

秋之義而已矣。陛下孝友之心。感天地而動金石。微臣區區之意。惟恐朝廷行之失當。有害成議。其數以和議為言者。乃所以欲和議之成也。陛下恕其愚否。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為憂。中則民庶以為憂。今則將帥以為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有失策。方朝夕為陛下同心謀慮。共圖善後之計。初以為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為舒卷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迫。聞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洶洶如風濤爾。朝廷但知今日某人入館議事。明日某人入內奏稟。而不知士卒竊竊之言。日益憤激。此其為患。不可不慮也。蓋陛下間關之初。收拾西北流離之士。拔為將帥。分置軍旅。相倚為安危者。踰十年矣。曰虜騎入邊。詔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賊據險。詔使招捕者。諸將也。諸將頗雖未能以大功名自見。然其所以事陛下者。甚久且勤。今陛下一旦欲成和議。虜使在館。曾未與諸將道其曲折。寧不使其疑且憂歟。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輩平時不能相與展力。今乃使君父至於屈己降氣。則懷厚恩而感激者。必至於自慙。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用。而朝廷自是漸至於相忘。則防後患而危疑者。必至於自恐。使諸將慙且恐。其終不為朝廷憂者。無是理也。臣愚謂此後勢當選擇大臣。別作措畫。以繫諸將之心。目今且當分遣官吏。密宣詔旨。以慰諸將之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虜使北去之後。議之未晚。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諸將之意。則勢有不可緩者。陛下誠即日遣人分詣諸屯。喻以至意。使知朝廷施設。皆無過當。事成則與汝等彊兵積粟。漸為進守之計。不成。則與汝等鞠旅陳師。圖為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偽相半。然皆不捨汝以圖功也。如是。則將

帥安而群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盡良弓藏。今日豈陛下藏弓時乎。愚瞽之計。願陛下即施行之。勿以為疑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累具奏稟講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陛下亦頗采納其說。謂北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勝幸甚。今者如聞虜書絨蔵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大害。惟於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齊楚交善之國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紿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絶齊。楚王大說。群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且先出地。後絶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絶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詈齊王。絶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謂楚使曰。從其至其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又有甚焉者。夫不因謀慮柔勞師旅。而虜欲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及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絶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墮其計而孤其旁援。為禍猶淺。墮其計而伐木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絶齊。然秦不肯也。今使虜先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而後奉詔。則虜亦不肯矣。軫恐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後。求五事為虜所紿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絶之。然而上之百執下之國人。皆紆回曲折。共為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絶之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停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為疑也。陛下孝友之性。動天地而感金石。醲酒奉觴。日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

言其害。止欲陛下以為疑而少嘗之爾。何則。虜見吾今日朝廷氣力稍強。覩今漸一。以地勢言之。則又據長江而擁襄漢。彼與其涉遠勞師。而容有後害。曷若設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淺。然萬有一焉者。彼或衷狀相攻。族類內潰。欲有中原而患力之不足。欲平故怨而念恩之無從。則革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嘗之時也。少嘗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領其善意。汝封一函紙來。吾謹待爾使。欽聽爾言。可從。則致禮以荅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今虜使就館踰數日。必欲屈陛下為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此豈謂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罵齊而自絕也。然亦猶癡賈操奇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售。願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其害事。苟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為天下後世笑而已。幾微之禍。有不可測者。仰惟哀憐臣子之心而俯聽之。臣不勝懇祈之切。

剛中又上奏曰。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等盡力取虜書納入。方為今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虜書者。但欲為虜使作道地爾。恐書至而我不屈。則虜或以為未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偕入。置使者幕中。大臣授書入之。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雖書入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天下所同見。陛下勿謂禁密之中。可以潛行。天日之表。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或謂臣曰。陛下為親屈。傳之天下不敢議。正恐應之曰。親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惠。天下何害。臣

親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尒。又或謂臣曰。彼諾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為在彼。於我無愧。是又不然。墮其計。則解體喪氣。精銳銷懦。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虜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蒼蒼悔禍。事寧可知。臣又應之曰。用謀者我虜之常情。革意者古今之萬一。立國之道。以守常為正。而不可以僥倖為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者未嘗不慮其再興也。若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也。秦嘗破荊矣。後與荊人和。荊乃起為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為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誚其主。謂其不早成王業者。良由不絕滅荊魏。而使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由是觀之。戎虜之情。真可畏哉。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德澤在人。強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尒。一書遠來。未見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乃信之全乎。陛下為親而意切。天下念而心危矣。臣又得之王倫。謂虜後日有南北羈縻之請。此尤不可之大者。一言許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議和之初。未嘗遠慮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無畫。今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陛下稍回聖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矣。民力窮矣。人心危矣。更今失計。悔將如何。伏望憫臣戇愚。察臣疎淺。但見人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切。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自下廟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瀆。非得已之計。竭陳愚悃。仰冒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利害數千百言。大要欲得和議不敗。天子不屈而已。昨與臺諫乞令專委王倫取虜書納入。陛下

念祖宗存大體之訓。畏古人犯衆怒之言。俯從其計。事已獲濟。不勝幸甚。然臣尚有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妄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請。臣所憂也。果有是耶。其不然耶。今復不正其始。則他時從違無策。利害益深矣。臣料陛下旦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議。大抵虜有所欲。寧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以歸曲也。如聞朝廷亦嘗扣問驛客所有羈縻之人。欲於何時交付。臣謂審之是也。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為虜言如某等人可還。如某等人不可得。開言創意。宜懷遠圖。勿謂事未至而謾云也。且如今來許我者。事事皆得。籍兵之虜。而可遣乎。臣請備論之。通和之後。其割以還我者。必止是空地。無府庫也。無桑棗也。無蓄聚也。無大姓豪民也。梗莽丘壠之間。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強壯可戰鬬之人。郡縣既開。東南虛匱。籍兵之虜。平時倚以為用者。又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解散。不待立六國後。而人各指其故鄉矣。可不念哉。和議既成。萬端偕起。凡有措畫。便當為經久之計。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說者謂數年卑屈。祈哀自請。迨敵國專使來臨。許以通好。豈容輕失其意。他時虜遣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內顧財用。自知不足。外督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虞。此陛下之所慮也。紀綱散矣。士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復不能保。得土地而復不能定。大河之南。藩籬蕩然。如失元氣之人。忽忽待盡。此臣子之慮也。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臣子之所慮。苟至其時。則無策矣。審量輕重。顧久圖遠。惟聖心加察焉。臣聞爵祿者。厲世之具也。陛下操爵祿而欲有為。何所不可。然群言交入。衆智紛然。好謀能聽。此前史所以獨稱於漢祖。蓋事方危疑。國論未定。必有揣摩傅會之士。投隙而進。其心雖上欲獵取陛下之爵祿。而不知禍毒可流於天下。惟陛下禁其萌焉。臺諫天子以為耳

目。臣雖愚陋。不足以當陛下視聽之責。斷不敢導君父以亡聲惡色也。感激言狂。至於流涕。冒瀆天威。罪在不赦。

剛中又上奏曰。臣伏見虜人敗約。中外不以為憂而為喜。虜逆天太甚。養禍孫深。變已和之議而神必誅。驅久戰之兵而人極怨。措身危絶之地。行師盛夏之中。茲故可以無憂。陛下以孝悌之至。雖從其請。初未嘗為屈。已太過之事也。根本不移。藩籬如故。比前日實無所損。而敵人受其困。茲故可以為喜。夫舉大事者。在酌民情。中外之情如是。勝負之形。彫然區區之愚。憂喜猶交戰也。陛下精兵勁甲。零險可以鎮物。惟果斷可以成功。旋踵之間。禍福相倚。臣亦安得不為憂又念黠虜多計。善為妖祥。稍覺失利。便能以甘言相悅。正恐他時將

即鼓行。士卒用命。兇孽遊魂之日。或我師顏行不脩。小有萬一之虞。彼未必不再遣一介持消釋釁憾之語。復相紿弄。于斯時也。陛下持以斷然之志。不乎。臣又安得不以為憂。持之不堅。行之不果。既已為強。又欲為弱。遲疑兩端之間。吾進無所鼓。退失所據。皆志士寒心之日也。臣又安得不以為憂。臣嘗精思深念。以為今日之事。雖感動士心。同力赴敵。猶是中策。而陛下持以斷然之志。終始不變者。上策之上也。苟士氣不衰。國論堅決。鼓而進之。敵人震壞。則破竹之勢。次第可圖。知難而退。以戰為守。則長江之險。方可為固。不然。則後日持之不堅。與今日畏縮退避。其患一也。新疆之民。方如赤子之得父母。父母今又棄而遠之。計其宛轉塗炭。延頸拯救者。日夜號呼以冀。願陛下以臣堅果不變之說。詔之大臣。中國之治有盛衰。夷狄之勢有彊弱。執權應變。剛中又上奏曰。臣聞。天下幸甚。

因時制宜。此聖人撫中國御夷狄之道也。伏自夏五月封疆之臣以敗盟之警聞陛下惻然憫傷。知曲直之有在。爰戒師律。奉揚天威。克獲之書。以日来上。制宜應變之道。誠得之矣。夫以虜人輕視中國。無謀妄動。宜其一跌塗地。盡斃犬羊而不返。然猶能收拾餘衆。欺有大河之民者無他。蓋去年修還地之好。今年報敗盟之警。長驅之馬觸盛夏而甘暍死。頓吾猝遽之間。謀既不得素定。諸將之戰力亦未能齊一。此宜渠酋之誅。尚以頃刻淹也。雖然。今茲中冬歲之杪日無幾。朝廷所以為来年計者。蓋亦蚤正而先定乎。中國之盛衰。比前日自可見。夷狄之殭弱。比前日自可料。頼陛下乘萬寶亨昌之始。即乾剛運動之初。開廓規模。沉潜機算。與二三大臣預為来歲待敵之畫。動靜戰守。皆使謀素定而力齊一。則中興之功成於此矣。謀之素定在朝廷。力之齊一在將帥。但朝廷之謀素定。則將帥之力自然齊一。側聞太祖皇帝兵不過十萬而平定四海。指麾如意者。用素定齊一之道也。臣不勝區區顒望之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九

經國

宋高宗時。知揚州呂頤浩上奏曰。臣竊以金人裹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犯京師。天祐陛下。不墮賊中。躬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為務。成敗安危。繫於施設。臣不敢遠引堯舜三代之事。昔周世宗當中國殘弊之後。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蒐其倉廩實財用。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算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覽

群策而從所長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哉
顒浩特進觀文殿學士上奏曰准尚書吏部牒備坐尚書省劄子臣
僚上言邊事乞大詢衆庶奉聖旨行在職事官以上各具所聞實封
聞奏仍限五日者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
勤恭儉之德格于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
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
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驁而不是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驁不足之
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夷
狄情僞與夫戰陣之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
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嘿輒陳今日備禦十策條
具如後
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
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彊而終為所
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彊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
卒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已便民慨然顧治可
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馳備之時北破河朔
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德大
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虜騎漸迫
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
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
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己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
路蠲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戶避
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
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粮却

令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留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夷狄不善攻城惟金人慓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大冤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尽盡挈其家屬牛畜資產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是備粮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林或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為魚肉若此一路之民開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收民心者此也

二曰定廟算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轉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詢群策迺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彊弱不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顧鑾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必為之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符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況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殘忍貪暴逆天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為彊彼之彊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氏以謂其彊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議定廟算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戰之資申敕主將修武備講陣法訓彊弩料彼已明斥堠以誤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曄論高祖光武之畧以謂淮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蹉跌臣願定廟算者此也

三曰。料彼己。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己。知彼而不知己。必敗。知己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己。亦未嘗講究彼己之長短也。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衂如今日之甚者。盖鄜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絕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阻險用奇。可以掩擊。為將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澱。注。山西州軍及燕薊諸處契丹有國時。擇美水草之地數千頃。禁人耕鑿。留以養馬。虜人謂之馬入澱。入澱之後。馬不餵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澱之際。虜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略曰。以一月之粮。興六月之師。破之必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虜人以酷熱不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所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涇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己。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貴知彼知己者此也。

四曰。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

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楊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彊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彊。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虛語哉。今彊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為急。臣顏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歎然不滿之意。如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

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関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飢則着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臣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哲平建寇。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顏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五曰。明斥堠。臣契勘虜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是選擇彊壯有物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為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胡馬南牧。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便臣將校百人。分為十二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蓋胡馬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

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彊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怪駭。又如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令治舟楫。絞簰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六曰。訓彊弩。臣嘗考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不暇成列。輒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為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夷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彊弩。今欲禦騎兵。捨彊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臂洞脅。近者鏑弇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三年。環慶路築大砦泉。种師中將前軍。羌酋比精者。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彊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五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酋四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為第十五將。可召而問也。日近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為將者不知彊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為軍。

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內彊弩並發人只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卻敵人既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為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逐將下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頗訓彊弩者此也

七曰分器甲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夷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斂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操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脩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歎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一有深意兆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肖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此也夷人軍行有車乘牛畜般載器甲所以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檐矣此又為將帥之行無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我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頗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八曰備水戰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年

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虜人志在刼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寇。而上流州軍自荊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為之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舩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鬬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造大舩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舩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鶻。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荊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舩。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少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九曰。控浮橋。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雖領精銃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

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虜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舩。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密竊前去措置。若可解拆。即權暫解拆。其浮橋脚舩。并大纜物料。並擺泊於南岸。却以舟舩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准備緩急。焚爇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謂控浮橋者此也。

十曰。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遠。兇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虜人過大河。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虜騎亦須過江。此實忠臣義士殺身徇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為備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府花靨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以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胡塵所向。大將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為一陣。使人自為戰。若非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

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別有陣圖可考。昔漢高祖望黥布置陣如項羽。其心惡之。且黥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廣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竢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於兩賊間。不憂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敢陣於兩賊間。而夾淮之戰。在吾境內。有粮草。有地利。我為主。彼為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國之爪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徽何愛能退走。其騎軍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休軍潞州。斬樊徽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寇淮甸。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形勢者此也。

頤浩又奏曰。臣今月十七日准入內內侍省遞到金字牌降付臣詔書一道。臣已望闕祗受外。臣仰惟陛下聖德日躋。睿謨天縱。方逆臣

作亂。唱導狄人侵犯淮甸之初。奮發獨斷。親御六飛。巡幸近邊。號令諸將。上下用命。屢奏奇功。遂使黠虜退兵。生靈按堵。凡所謂善後之策。固不能逃於聖算矣。尚且發德音。下明詔。俯詢舊弼。問以方略。仰見陛下盛德謙冲。將屈群策。以圖中興之大業也。臣雖老且病。然荷陛下非常之眷。懷天地莫報之恩。輒以所見。析為十事。凡今次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具在十事內。雖智識蹇淺。無所取材。然臣生長西北。兩邊出入行陣。踰二紀。耳聞目見。粗為習熟。謹繕寫進呈。所冀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冒瀆天聰。臣無任兢皇戰懼激切之至。

一論用兵之策。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官歲久。目覩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年和。次年復戰。而我主天祚不悟其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己。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阨。以救生民之命。而虜性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回。跨四年矣。歲舉兵侵犯川口。去年雖不曾出兵。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又與劉豫同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狄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月間。必傳箭於虜中。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支梧賦斂。終至財力困竭。此不可不用兵也。況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僞齊資糧。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此用兵之利也。

二論彼此形勢。臣契勘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國。我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

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眞國通好。女眞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原。勢愈猖蹶。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國相粘罕也。為之謀臣者。劉彥宗。兀室孛堇。蕭三太師。高慶裔。王芮。張愿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斡离不。蟾目國王。余覩。婁宿孛堇。三太子。四太子。撻辣郎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勢可謂彊矣。然粘罕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又虜性嗜殺。將兵所至。族其彊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斡离不。余覩。蟾目國王。婁宿孛堇。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牣于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陛下聖性。精於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備矣。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虜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去年虜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賊鋒。諸將屢得勝捷。至于吳玠累次大捷于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二論舉兵之時。臣在河北陝西緣邊備見虜人風俗。每逐年四月初。盡

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澱。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澱。飼以麥豆。準備戰鬬。又虜人所長者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凡夷虜犯邊。未嘗出於盛暑之時。歷代將帥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嘗獻言于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嗚呼。世稱杜牧知兵善論事。豈虛言哉。臣於紹興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嘗鋪引杜牧之論。具劄子奏陳。次日進呈之際。蒙聖諭以為夏月舉兵。乃周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北去請和。而豫賊之子已與虜酋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矣。然則和議豈可憑信。在我之計。豈可但已。縱令今年秋末復為邊患。臣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有不可失之時。密與大臣決策定議。陰敕大將。速為之備。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趨汴之計。供餉之方。招懷之略。臣一一條陳於後。伏望睿明。深思熟計。廣詢博訪施行。乞賜睿察。

四論分道進兵之策。臣本東北人。自中原陷賊以來。傳聞京西路殘破為甚。京畿次之。惟京東路河北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按堵如舊。然苦於劉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茲蓋祖宗德澤感民之所致。若乘斯民徯望之深。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伐。必有大功。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收人心慰民望也。臣已條具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欲乞於即今所有戰兵數內差撥五萬人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駐泗州為應援。又別選大將一員統舟師二萬人由明州趂今年四月內便風泛海前去攻沂密至青濰州。京

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設望風而下。又遣大將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以張聲勢。此兵不可深入。以粮運艱阻。但時遣奇兵渡淮。擣順昌府陳州。則京西北路諸郡傳檄亦可下。惟是申敕大將所至不得殺人。不得劫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豫什一之政。明出黃榜。除二稅之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為衆推伏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以南。必先為我有者。蓋謂是也。乞賜睿察。

五論運粮供軍事。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粮食亦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趨沂密州。兵二萬人。每人日支米二升。二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萬二千碩。臣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粮。令海船附帶前去到密州板橋鎮左右住岸。則有粮可因矣。一項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粮。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州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之粮也。惟是自泗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粮。至有粮地分。乞委江浙漕臣揀選淨米五萬碩。前期運至泗州。准備諸軍附帶入界。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粮矣。仍乞申敕大將。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吊伐。除粮食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財物。劫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覈分大將。凡王師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粮料。准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毀。紹興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計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粮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合具奏知。

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府事。臣於建炎四年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心艤舟邀截住虜酋四太子人馬。未得濟渡。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虜酋。及具奏聞。以萬乘之尊。仗雷霆之勢。車駕所至。自可以聳動人心。銷弭群慝。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行。去歲秋末。虜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將罔敢退縮。斬獲既衆。虜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五代時耶律氏方彊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彊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攘狄之心。親統諸軍。延行塞上。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船入黃河順流而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歐陽脩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彊弱。較彼我。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乞時暫移蹕權駐鎮江府。訓飭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況陛下天資聖武。精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乞賜睿察。

七論經理淮甸。臣契勘淮南東西路平原廣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數百里。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移。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畢矣。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仍訓敕令講

求羊祜治襄陽之故事踵行之。其通泰州產塩地分尤宜選任能吏收塩息以助軍興。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考榷貨務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得一千四五百萬貫。浙東西歲收七八百萬貫。下戶部勘當便見昔年所收實數。盖通泰楚州產塩浩瀚。倍如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選守臣乎。或曰。虜酋若犯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武臣楚序等守承楚泗州矣。金人相近望風遁去。大率東南州郡無城壁守禦之備。若小小寇盜。有兵者猶可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官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小。事体輕重而圖之。綏懷之略自此者始。此其要也。乞賜睿察。

八論機會不可失事。臣在陝西緣邊見中國與夏人相持。前後五十年。每出兵接戰。勝負各相半。惟自金人猖獗以來。中國之兵未嘗交鋒望塵奔潰者。是豈金人真不可敵哉。我之兵不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一舉而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又再舉而犯揚州。又再舉而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深究其弊。修軍政。備器械。又虜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豈復能彊梁橫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九月。賊犯淮甸。我師累捷。虜寇頓兵百餘日。師老粮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之久。侮嫚如此之甚。今王師已振。虜衆向衰。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伐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於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雖以其地析為三秦。徙高祖於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為漢有。因之以取

天下。況此舉必可以檎劉麟。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萬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大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四海之事力。而戶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日。會計戶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閉退以來。切料戶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夫養兵二十萬。不能北向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可支梧。豈不寒心哉。況中原之人強悍壯實。東南之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盡。雖欲北向爭天下。亦難矣。臣冒死為陛下喋喋言之。乞賜睿察

九論舟楫之利。臣嘗觀晁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五。夷狄之長技三。未嘗不歎服錯之知兵也。以今日論之。虜人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南。當以舟楫取勝。蓋舟楫者。非虜人之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棄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照應北伐之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若國家與虜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利賜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其捨諸。臣自少壯時。遍走兩浙京東河北。及虜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可往去處。是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備齊京東諸郡。河北諸郡及虜中諸郡。令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岸下。先補船主梢工一官。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粮。前去沂密州。仍選差畜在京東界與人接戰將兵。授以全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溫者。本京東界不肯臣劉豫之人。在海山間聚衆。屢與豫賊相抗。可遣也。崔

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逓鋪兵士。後來為兵官。嘗屠戮虜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諸將下見管人兵之數。遙計崔邦弼下有兵約三千人。王進下約二千人。范溫初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中軍。或汰往諸州軍充廂軍。若盡行剗刷歸范溫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於諸軍中補足二萬人之數遣行。所至去處遇偽齊海船可用者。即留之。其不可用者。即焚之。趂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虜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夫此行在我無浩瀚之費。到彼資東北之粮。萬全之計。豈可緩哉。乞賜睿察。

十論并謀獨斷事。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晉武帝欲伐吳。群臣以謂未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排沮。惟裴度與帝意合。一舉而擒吳元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方虜人退兵之際。首以善後之計。下詢於前宰相。臣料六人者。或以謂當用兵。或以謂不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經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謂上策莫如自治。或以謂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人人所見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今日之勢。孰利孰害。孰緩孰急。是非可否。在聖主獨斷而已。臣事陛下之久。出入將相。踰五年。平日嘗以謂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陝賊兵。紹興三年春。臣已定計北伐。樞密院機速房具有案底。偶潘致堯高公繪自粘罕處奉使回。忠害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虜性反復。金賊尤狡譎

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家陛下屈已極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大為之備秋冬間若本國別無牽制必舉兵南來或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苟時暫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欲舉兵更乞質諸大臣參訂禁從博訪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畎畝間妄陳所見不中事機惟陛下赦其萬死乞賜睿察

貼黃臣契勘自金人跳梁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說膠擾曾無一定之論伏覩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差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璹張邵龔前後祈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相繼入國竊料虜人國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欲歛我爾伏望聖明深賜洞察祈請十年略無顯効斟量和議可成或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臣乞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衰愚之言或可備收採謹具奏知

顗浩又上奏曰臣昨日留身奏事仰蒙聖諭朕欲親幸軍營按視諸將教習陣隊而前此寧執力陳不可近日自杭州舟行到常州緣諸軍陸路不易遂登岸乘馬欲與衆人同艱辛而范澂又以為不可緣此鬱鬱臣仰聞聖言不覺感歎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戡定之時馬上治之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書生尚欲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此不行是猶欲以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也昔周武王師踰孟津左仗黃鉞右秉白旄載於經籍未聞有非之者漢文帝親屈帝尊往來於棘門灞上細柳營勞軍以今

觀之。自咸陽東南。西漢故都至灞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必須三兩日。是時臣僚。亦不以為非。唐太宗躬擐甲冑。平定禍亂。如榆窠園之役。與單雄信親角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先登。率史大奈秦叔寶纚麾幟出賊陣後。遂擒竇建德。此皆聖人英武之畧。但陛下今日不當親臨戰陣。不當履危冒險。不當馳騁畋獵。不當身屬橐鞬。若按視軍營。出郊跨馬。何損於治哉。臣顏陛下以剛斷為心。以神武為事。勿拘俗儒之論。自為鬱鬱。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幸甚。

頤浩又奏曰。臣契勘金人自建炎二年引兵扣淮。三年正月。遂直犯揚州。去年十月。以大兵分路渡江。皆有深意。近者蕭愿中引兵扣江。今復稍退。此皆天佑本朝聖德。貽格之所致也。夫虜人今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將以劄中興之業。伏顏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頭項往江西湖南以平群寇。一頭項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馬上治之之迹。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在西北二邊。出入行陣二十餘年。今者年踰六十。近在軍中頓覺筋力衰憊。非復昔時之彊壯也。日望陛下賜骸骨而歸。所

幸未塡溝壑之前。一見中興之業爾。乞賜睿察。

知福州張守應詔論事劄子曰。臣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郤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躰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間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廷。不當枝詞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顚留神財擇。議者必謂虜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儻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也。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虜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荊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陝。西抵川峽。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之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十。碁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

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荊湖之粟以餉鄂岳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委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粮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覆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而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偽齊。可以折箠而笞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既挫衂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其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畧。臣熟計之。猶為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脩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為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勸。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之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

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力。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

守為殿中侍御史。乞詔大臣講求政事劄子曰。臣聞天下之勢。曆數脩短存乎天。強弱治亂本乎政事。在天者不可為。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之久。振古未有。而夷狄之慢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德澤之深。基本之固。曆數延鴻。與天無極。陛下以神武纂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覩中興。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在於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夕寐。日再御朝。而公卿群臣。上體焦勞。廢休蠲。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為不至矣。然未見赫然有所設施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顛必期於正。持危必期於安。援天下之溺必期於濟。固宜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策。勇士奮其節。怯夫勉其死。若乃遵常守故。濟濟相遜。而勞形怵心於簿書之間。臣恐未足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皇帝嘗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既用之後。罕有悉心當事者。以責任大臣。今茲艱虞。聖哲馳騖。不足之時。尤當愛惜寸陰。以急先務。況今春金寇踐踏京西。殘及陝右。意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為備。猶恐不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廣儲積。搜求人材。慰安人心。係政事之大者。尊意講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都司六曹長貳。檢詳祖宗法令。屬有為之意。仰荅太宗所以為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云。欲治之

主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務在簿書期會聽斷獄訟。此非太平之基也。宣帝用是總覈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於今日。臣言狂瞽惟陛下裁擇

守知洪州。論遣使劉子曰。臣叨膺閫寄。職事之外。不當冒言天下之事。伏念受陛下大恩。目覩利害。不敢嘿嘿但已。惟陛下留神財擇。臣竊觀陛下屈已與金人講和。誠以梓宮未即山陵。兩宮久闕大養。孝思之切。委曲聽從。至於復河南故地。雖官吏軍民。復見太平官府為幸。而凋瘵之餘。興虜接境。猶未得奠枕而臥也。故復河南之地。利害未為甚重。向者金使之來。王倫之還。具言金國無所須索。梓宮兩宮所許甚確。指日渡河。朝廷乃遣王倫藍公佐奉迎。比聞金人輒留倫而反。公佐匹馬逃歸。外固不能知曲折。而道路之言。以謂金人之留王倫。欲盡變前日之議。且以還河南之地為大恩。而責歲幣之數。梓宮兩宮。則未有還期。道路之言。雖未是信。然臣以理揆之。惟一倫則可以盡反前日之議矣。又聞金國前主和議之人。皆因事就誅。則前議之變。理之必然也。夫金人之用事者。今既非主和議之人。則和議之成與否不可知。特以嘗遣使發詔。故未能盡變初議。他日必以中國所不可行之事而為釁端矣。其始不須歲幣。今乃首以為言。其始許還梓宮。今乃置而不論。止以區區河南之地為大恩而責報焉。他日之事。固可見矣。是宜長慮却顧。以為善後之圖。若執一變。因就彌縫。僥倖萬一之成。非計之善也。為今之計。非可以其變詐而遽廢前議。亦當遣使遜辭且議歲幣。且議要約。且議歲幣。徐為之詞。不憚使命之煩擾也。其議要約也。若曰。陛下早辭厚禮。致恭於大國。大國遣使下詔。而還復其侵疆。講信修睦之初。國人延頸以俟梓宮兩宮之還。今既愆期

上下觖望。何以展四體盡事大之禮乎。向日賜許。借使行人失辭。國人無由户曉也。儻或未從。緩而圖之。盖金人之意。俟我迎請之堅且急也。必厚有邀求以敝中國。臣恐中國之力。無以滿丘壑之欲也。以至疆場之事。必不得已。亦當遵用前日契丹故事。必使中國可行。然後為善。其議歲幣也。若曰國家全盛之時。盡有河北山東膏腴之地。故或可辦。今山東河北。盡屬金國。河南新疆瘡痍未瘳。而東南數十州歲幣安從出哉。反覆議論。必不得已而與之。則契丹之數。亦不可過也。然在之欲使人往反議論者。欲陛下戒以密覘虜人盛衰虛實徐察天意而為後圖。惟是明詔大臣。激厲諸將。拔擢偏裨。簡閱士馬。積財粟。備器械。以為意外之備。而和議之成與否。且當置之度外可也。夫以陛下聖明天縱。必洞照此理。而臣愚過計。猶懼陛下孝悌之至。亟欲梓宮兩宮之還。或墮虜計中。而有噬臍之悔耳。冒貢狂瞽。出於愛君憂國之誠。不自知其進越。惟陛下裁赦。

時秦檜為相。和議成。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禮部侍郎曾開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眞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己。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九十

經國

宋高宗時秦檜力主和議刑部侍郎陳橐上疏曰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捨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人孛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蒙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指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

騁謬悠之辭也。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顧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遵和。則吾之椓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

兵部侍郎張燾上言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矣。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暮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遷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諉。顧以先定規模為急。

燾為吏部尚書上言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群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徒臣莫能正救。曾曾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

端明殿學士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大略謂宜以大下為慶。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講讀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姦。懷讒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陛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內。總以漕帥。條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顧求其人。置諸左右。人

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
吏部員外郎廖剛奏曰臣伏見廟堂近因江南探報事宜。頗懷疑慮。謀畫方深。臣輒有愚見。仰瀆聖聰。伏候採擇。臣嘗考唐德宗之在奉天。徒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危殆極矣。惟人心未去。出死者衆。卒能戡定暴亂。恢復大業。今吾甲兵猶可以決戰取勝。非若彼之寡弱也。北有重江之阻。重兵又當其前。非若彼之窮蹙也。聖德日躋。人心愛戴。天之眷佑。斷可識矣。顧豈不足恃耶。群臣往往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任其責者。故未見端倪而遽為遷徙之謀。臣竊謂動靜之間。亦在審其緩急而已。何謂所當急周防要害之津。申嚴斥候之法。重賞必罰。使之疾於飛鳥。此為事機最要者。顧可緩耶。鑾輿或須順動。則所幸之地。預當經理。使如天之不可升萬萬無窺伺之理。然後可。此為事體最重者。顧可緩耶。而自得報以來。未聞朝廷有急切措畫指揮。此臣所未諭也。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而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奇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三面皆重山峻嶺。稍加人力。尤不復可犯。東南則大海。形勢之勝。殆是天設。永嘉固順便。若論遠險。恐多不如也。臣顧速降旨揮下本路增修寨柵。以備不時之虞。所有盜賊未息。臣顧曲賜赦宥。因遣一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彼且感恩激義。悉為我用。大抵閩之風俗重義尚氣。君臣父子之心。雖為盜而不變。此臣所知也。何謂所當緩。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又況動而有安危之機乎。今所在民物凋弊。不堪重擾。盜賊竊發多是乘時。若非事勢有大急迫。詎可輕動。臣顧陛下熟計而審處之。期於不失機會而已。有如不得已而至於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他路致於海上。而出戰之兵。亦環駐於鄰境。閩人無所

困苦則宗社所寄安於泰山矣然後恢復之計徐可圖也將臣相臣經畧四國少須有成進撫中原正位布命如日麗天亦何傷於往者之虞淵乎雖然臣愚竊料今歲虜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伏望聖慈姑寬憂念以慰天下臣前所陳固慙下策猶如孝子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無所用之則志顛得矣惟聖慈察其區區幸甚

周林上奏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聖人之順乎天常以時觀之聖人之因乎時常以事觀之時者天之所為也事者人之所為也事之未至先時而起其失也過事之已至後時而縮其失也不及視其事之所在則知時之所可而天之所與也上宵悔禍神贊令圖虜僞之來侵者既遁盜賊之竊發者既除士氣振躍而不驕兵食給足而不乏事之如是時可占矣傳曰時哉不可失伏願陛下奮乾之剛發離之明乘時競辰應機而作中興之功指日可待以副上天平治天下之意不勝幸甚

右正言陳淵奏曰天命雖周公不敢知然今日之事以理觀之天之眷宋未有艾也何則祖宗之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有窮已故也臣請試言之昔我太祖皇帝市不易肆而得天下太宗繼之四方偪僞不勞而服真宗仁宗視民如傷屈意和戎以安赤子不殺之德入人心髓後更五世以至今日中間姦臣繼執國命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故夷狄得以侵侮中國自古王室遘爾敗壞遂至於不可支持者未有酷於此時然民心猶未離也豈非祖宗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窮乎觀民之從違則天意可得而知矣方淵聖入繼大統雖兄弟之間不能無疑而獨於陛下親厚此有以見天意也當是時天臣如耿南仲之徒苟可以獻疑於淵聖者無所不至及其奉陛下為大元帥莫有阻遏之者陛下雖欲不去京城不可得也此

又有以見天意也。使北之行未果。虜已入寇。方圖引還。而二聖遠狩。皇族內外。莫不扈駕以往。而陛下適遠父兄之側。故王室陵夷。而宗廟社稷。賴陛下復存。此又有以見天意也。天留陛下。以興我宋。其意之篤。蓋如此。當此之時。但當欽承之意。以追復祖宗之舊而已。蓋天之所以付陛下甚重。而其責亦不輕。若二聖未歸。宗社未復。天下未一。金人之仇未報。則祖宗之業。因循而不復振。而陛下之責。亦不能塞矣。此宜朝夕黽勉。坐薪嘗膽。而以為憂。然以今日之勢觀之。蓋有未能遽如陛下所欲者。蓋大江之南。荊湖之間。與夫閩廣之寇。尚為內患故也。夫歸二聖。復宗社。一天下。以報金人之仇。而內患不除。若出師北向。以窮遠畧。則鼠竊狗偷。近生肘腋。亦足以牽制我矣。故當先靜其內。然後外亂可弭也。諸葛亮必擒孟獲。然後出師。蓋為是爾。往者朝廷嘗命宰執。副以大將。先由福建。以次及江東西湖南北之盜。蓋有意先平內患也。臣以謂既有以平之。必圖所以守之。慎擇守令。毋拘以常制。而使之以愛民為本。豈獨施於內而已哉。雖削平僭亂。鞭撻夷狄而臣之。亦可也。

章誼上奏曰。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馬。頗不寧帖。雖重兵彈壓。將臣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須可行。臣詢之衆論。謂其說有三。蓋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佐。異其居處。今新招之人。關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粮口食料錢食錢。並從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省口食二勝半。別無衣食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撫養存恤有所未盡者二也。朝廷旁近郡如錢塘溫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越上。大段不同。並無戍卒。若分就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薪芻日資之物。決無高價倍用之費。即有警急。朝召而夕至。必無闕事。今新招之人。放縱既

久。乍從儉約。已自不堪。加之百物踴貴。日用益廣。是以不能安處。其屯泊暫戍之地。有可議者三也。臣伏望聖慈。速與大臣商量經畫。此三事者。以安反側。不勝大幸。若使之迫於飢窮。令其愁苦。雖法制日嚴。刀鋸積下。終不能禁其潰亂之心。何敢望其征役之用哉。

誼又上奏曰。臣竊觀陛下繼承大統。號稱中興。而險阻艱難。實同創業。中外臣子。豈無英才肯為陛下圖事揆策。闢國疆兵。出死力抗驕虜者乎。雖有此人。陛下深居九重。誰聽誰受。陛下何不定都東南。深固根本。擇一二大臣俾之居守。然後親御六飛。練兵選將。巡荊楚之郊。用關陝之衆。結羌夷之歡。引蜀漢之利。攘郤撫綏。以見武節。則深謀至計。奇材猛士。將雲集而景附矣。方陛下春秋鼎盛之時。鬱鬱於此。而不蕉收群策。成馬上之功。蓋執事者未之思也。臣不勝區區之顓。

誼又上奏曰。臣竊見國家軍兵之散在州郡者。不可勝數。平時虛費錢粮。復邀犒設。將來明堂大禮。決須恐迫州郡。希望給賜。朝廷若不預行措置。必生變亂。以臣耳目之所剽聞者。可舉而言也。自來大禮未有藩鎮。今藩帥之安於本鎮者。與州郡一等。其軍兵之數。給予之物。朝廷不必措置也。若夫藩帥之被兵而素仰給於縣官者。將來軍兵之賜。予之物。取辦於本鎮乎。仰給於朝廷乎。此其可慮者一也。張用已降招揮鎮撫舒斬。而未能就職。孔彥舟雖罷鎮撫。而所領部曲。實在湖南。岳飛留老幼於徽州。劉綱寓次舍於溧水。四人者將來軍兵之賜。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二也。自餘統兵之官。謂之盜賊。則有恭順之名。謂之將帥。則無攻守之效。或屯方州。或據縣鎮。尺籍伍符。不登於樞府。列營移戍。不由於信宣。如韓世清之在太平。楊勍之在臨江。吳全之在洪府。張忠彥之在吉州。韓京之在宣城。邵青之在

茶陵劉紹先之在江西大者有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將來軍兵賜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三也朝廷大帥如呂頤浩劉光世張俊辛企宗所統之衆見今有司經營應副已自費力將來軍兵賜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四也四者之外州郡各有隸將不隸將禁軍與夫土軍廂軍又復不住招刺以填闕額自來大禮運司州郡各有樁辦僅能免責今者在處官司往往空匱將來本路本州軍兵賜予之物縱能辦集而前項軍兵之寓其境上者何以給之與之則虛張軍數而難周不與則侵陵官吏而為變若非朝廷預有措置深恐臨時別有喧競伏望睿明深詔執政大臣早賜經畫

誼又奏曰臣竊惟朝廷暫駐江左以避金寇蓋非得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以振大業然金人累歲南侵朝廷亦累歲奔走此豈金人計數之得哉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頃歲駐蹕揚州是時陛下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堠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東此宰相之過也前歲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長江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死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宰相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不知陛下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陛下幸守東南以固根本瞰臨江海憑據險阻兵將不乏粮賦未匱不乘此時講明守戰之策外遏戎虜之侵而僥倖無警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弃陛下之土疆遺陛下之人民委陛下之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檝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粮賦則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自辦然後陛下親帥勁兵健將宅中指授分遣信使往來督察

重賞以勸功嚴罰以懲罪。其誰敢不用命哉。若以江左地狹。不足有為。則金人之師。必不盛於符秦。粘罕之謀。亦不踰於曹操。符秦敗於東晉。曹操剉於全吳。當是之時。江東之勢何如哉。伏望聖主考古驗今。委任大臣。早賜措畫。不勝大幸。

詔又奏曰。臣竊觀自古創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必能屈群策以為智。合衆力以為彊。因山川之險阻以為固。然後守位以仁。故無敵於天下。今智能籌略之士。或上章公車。或侍從交薦。陛下固嘗官使之矣。未聞試用其言。此制敵所以無策也。今中原雖失。而淮甸江東戶口百萬。多力敢死之士。不可勝數。陛下不合而用之。此國勢所以不彊也。水有江海之險。而樓船戰士檝師沒人。有所不具。陸有山林之阻。而民兵土豪。地形阨塞。無人統理。此山川之險阻。所以不足恃也。陛下承累聖付託之重。號稱中興。實同創業。專用太王去邠之仁。以

富金人內侵之勢。日朘月削。何時已乎。陛下誠能奮乾剛。屈群策。合衆力。因山川之險阻。且戰且守。北向而牧天下。則金人不足滅也。惟陛下財幸。

詔又奏曰。臣聞唐德宗幸奉天。兩稅度支使包吉寓揚州。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而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悉脅取之。度支使蠟表以聞。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度支財防他盜耳。庸何傷。遠近咸稱帝得其機。少游聞之。果不自安。即羞悸上表。請償。由是觀之。多難之世。事有守正而危。從權而安者矣。臣竊見宣撫處置使司屬官李允文挾降將張用之兵。擾江湖兩路之境。輒用便宜。擅更守宰。虛張戰功。覬冒官賞。罪狀明白。朝廷既得其情。俾之歸司。恩貸厚矣。允文徘徊鄂渚。尚以張用不肯放行為解。近者張用騰表。有顛聽節制之言。脅膺奏陳。有蓄老借留之請。高衛懼其豪暴難制。至

今不敢之官。如此。則鄂州但留假守。未有帥臣。又復馬進之兵。相望咫尺。蘄黃之盜。止隔一水。若朝廷堅執前降指揮。深恐人情別生向背。設使別授守臣。又須遷延日月。內不足以安張用反側之心。外無以杜盜賊闚伺之意。此正安危之幾。所宜審訂之日也。昔漢祖悟淮陰假王之請。躡足行封。卒定帝業。臣觀今日禍難煽結。不減於有唐。而陛下恢宏大度。同符於漢祖。投機之會。豈不以少游淮陰為念哉。伏望少留聖慮。更與宰執商度。容此小醜。俯徇鄂州士庶所請。徐為後圖。不勝大幸。

武義大夫曹勛論和戰劄子曰。臣竊惟天下大器。宗廟社稷大計。四海生齒大本。皆繫於國之安危。在今日利害。不出於和戰之間。議國事者。當先審所尚而定國是。國是者。天之所與時也。時之所行事也。當戰則戰。當和則和。先後緩急。不容無一定之論。必措國於至安。然後天下大器。定於不傾。宗廟社稷。隆於鞏固。四海生齒。保於輯寧。雖必世百年。守之不易可也。不審所尚。而逐紛紜之論。僥倖於萬一。名曰嘗試之說。天下之禍。莫大於以國徇嘗試之說。可為寒心者也。且國之安危。與己之進退得失。孰輕孰重。己之進退得失。與人之毀譽好惡。何損何益。人臣而能辨此。然後可以議國事。苟惟以己之進退得失為心。則必以人之毀譽好惡為重。彼以謂人之毀譽好惡。與其己之進退得失。實相妨也。故言戰。則人朋而隨之者多。譽之者亦多。其心非一一明乎戰有必勝之道也。特以謂主戰者不失為尊主強國之說。今日言之譽之者必多。固無害於己之進。他日雖和。亦無害於己之進。蓋和亦不可忘戰。是今日之言。與他日之言。皆無害於己之進。而當戰與不當戰。於國之安危。不問也。言和。則皆睥睨而不敢隨者。以和難保也。今日言和。固不妨己之進。一旦有異焉。則必大得

罪而去。不若言戰之兩無害於已之進也。而當和與不當和。於國之安危。亦不問也。況言和。則主戰者惡之。惡之。則毀至矣。於已之進。豈不大為害乎。二者皆不以國之安危為心。而惟以已之進退為心。以人之毀譽好惡為心。此今日之風俗紛紜之論所自起也。陛下所與圖回天下。不過宰執數人。而紛紜之論。亦足以眩數人之聽。是以廟堂之上。主戰者陽為尊主強國之言。以收小人之虛譽。其中未必真有善善之策也。陛下不用其言。則以拒諫竊議於陛下。以弱國騰謗於同列。浩然引去。亦不失高爵厚祿。而小人之虛譽愈歸之。主和者。亦不知固執其所見。往往惑於尊主強國之言。而求免乎卑主弱國之謗。進則迎合主意。退則雷同衆人。所謂國是。果安在哉。臣所謂以國徇嘗試之說。可為寒心者也。上天崇正統於中國。保固祖宗積累之基。純佑陛下之聖德。眷命纘承。將以光大久長於其後。故周旋調護成此安定之期。若曰人謀。恐未易致。是臣不得不辨者。惜天意與陛下聖德。混於紛紜之論而不知所分也。臣聞強弱異勢。不可期也。人身不能無病。能不諱病。則可以全身。國不能無弱。能不諱弱。則可以圖強。弱而為強。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春秋時。呂甥為王城之盟。謂秦伯曰。晉國之小人。不憚征繕以立圉。君子則不然。曰。必報德有死無貳。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必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歸晉侯而成盟。國復強。晉君子可謂能審所尚也。方其弱則言弱。能不諱弱。則足以養強也。能養強。則足以成強也。使人臣之謀皆如晉之君子。國何患哉。陛下察今日紛紜之論。如晉君子之言乎。抑皆晉小人之言乎。君子小人不能逃陛下聖鑒。則陛下刑賞行矣。單于嫚侮議兵。樊噲請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曰。噲可斬。晁錯發七國之難。吳楚兵起。錯乃居守而勸景帝親征。又方與調兵食。身斬東市。非袁盎私意

也。人臣自為紛紜進說而不可用。不加罪焉。且誤國矣。亦不加罪焉。孰不以嘗試之說售其身乎。其言不行。又無所加罪。是以肆為紛紜而無所憚也。臣觀今日之事非前日之比者。以天定故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臣解之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人衆者。衆之所為。凶德已極。自求禍者也。天豈樂禍乎。人之所為凶德已極。禍必自至。天不能庇。故曰人衆者勝天。前日之事也。天之於人。禍終不悔乎。其報已極。復圖安寧。是謂天定。人何以勝之。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今日之事也。臣請以東晉宋武帝驗之。東晉之渡江也。謀復中原之臣如劉琨祖逖庾翼桓溫之徒。皆可以有立。而卒不能成功者。天定也。符堅為江左之舉。以百萬之師。一敗於謝玄劉牢之。身死國亡。計不旋踵。豈謝玄劉牢之勇過於符堅乎。天定。而堅欲以人勝。自取禍也。宋武帝得關中。棄而不守。知赫連之必來也。宋武棄關中。赫連即取之。由是南北舉安。知天定而不敢為不定。天祐之也。故天定則人主之意不可不定。主意定。則人臣之意不可不定。君臣之意定。則天下自定。定不定。禍福如彼之明。可不畏哉。今陛下與腹心大臣酌天意之大定以斷國是。以今日已有成策。已見定効。尚可復容紛紜之論。崇虛名而令國受實禍乎。虜欲求安。易於保安者。守邊不動為長久之計。則虜保安之策也。我欲求安。難於保安者。恃虜不動。則我保安之策也。彼既不動。我非特保安而已。因得自治焉。則千百之安在我也。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此也。萬一為紛紜之論所惑。以蹈至危。則臣所望於陛下者。未易就也。此臣之所甚憂也。願陛下毋忽臣言。奉二儀之無私。揭日月之大明。聳山嶽之不動。行四時之信令。則陛下之所欲為者。自是無不可為者矣。臣不勝至願。

中書舍人周麟之論守應之策曰。臣聞為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大計已

定。斷然無疑。非徇一己之見也。而千萬人之說莫能搖。非苟一時之利也。而數百世之議莫能易。此其為利害亦豈必天知神略而後知之。惟所見者審而通乎事機。所持者要而當乎人情。所言者順而合乎天道。所操執者彌固。則所成就者愈大。古所謂聰明賢聖大有為之君。建功立事。類如此。仰惟皇帝陛下察問如虞舜。憂勤如文王。總攬權綱。綜核名實。則又與漢之宣光比。立國於此。固自有一定之計。而近之言時事者。乃紛紛而不一。軍旅之言厲。閭巷之言戚。士大夫之言惑。厲有所憤。戚有所憂。此其常態耳。未至於大害治也。惟惑之為害。蓋有不可勝言者。此無它。銳與怠之謂也。銳者言兵而欲用。怠者諱兵而不言。言兵而欲用。是喜功也。諱兵而不言。是偷安也。自講和以來。九廟寧矣。東朝安矣。赤子休息矣。成功著見。昭昭可知。陛下方且慎遣重臣。厚將信幣。以堅永好。以釋群疑。而汨之以喜功之說。其可乎。渝盟弃好。陛下之所不為也。當朝廷間暇。脩明政刑。振舉綱紀。簡練將士。此不可一日忘者。陛下方且頒明詔。飭庶工。懲緘默之風。革驕怠之弊。欲人人相與協濟國事。而委之於偷安之說又可乎。視漏忽傾。陛下之所不取也。如臣所見。粗有確論。曰守。曰應。兩言而盡之耳。當無事則思所以守。有不虞則思所以應。思所以守。自治之謂也。思所以應。不得已之謂也。守之者在我。應之者在彼。在我者有常者也。惟其有常。則雖信睦交通。不能廢吾之所以守。在彼者不測者也。惟其不測。則雖事變猝至。不能逃吾之所以應。今夫。千金之家。固其垣墉。常人之所及也。若曰。吾與親黨為鄰。不吾害也。至慢易其固守之具而弗之理。豈不備它盜哉。所謂自治者如此。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言自治之為可畏也。獸蹂于田。

荷戈而逐。孺子之所知也。若曰。吾將委肉而飼之。不汝驅也。而斁且噬人矣。雖欲不逐。其能安乎。所謂不得已者如此。漢元康中。乘匈奴之衰。議欲擊之。魏相不可。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非仁人事。乃天道也。亦言應敵之不得已也。蓋能守者。能應之道也。守之無不固。則應之無不勝矣。守之既固。則銷萌折衝。人莫予侮。且將無敵之可應焉。昔人所謂善之善者。理固如此。臣願陛下增修德政。厚施於民。蓄材俊。廣儲峙。敦本而抑末。去華而務實。明賞罰而一於信。振威令以致其嚴。考將帥之能否。而為摩勵之方。察士卒之勤惰。而求養用之實。凡可以為守國之具者。靡不恢張而徧舉。如此。守無不固矣。度山川之遠近。視道途之險易。孰當其阻。孰當其衝。孰為之聲援。孰為之犄角。孰為之統一。凡可以為應敵之機者。靡不素定而默諭。如此。應無不勝矣。守國之具。皆可以熟議。而應敵之機。不可以豫言。惟在陛下力行之。心識之。執中自信而已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人心危而易動。易動者。浮言之所以興。道心微而難知。難知者。至理之所以隱。君人者。不過屏衆多之慮。致精一之思。執中自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堯舜禹之治天下。相傳以一道不外乎此數語者。伏望陛下睿斷不移。操一定之計。圖守應之策。以為執中自信之道。而毋惑於喜功偷安之說。則千萬人之衆。莫能搖數百世之遠。莫能易。徵諸人事。質諸神明。臣之斯言。庶或無愧。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提點成都路刑獄公事馮當可上書曰。臣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遭時多艱。再造宗社。不憚屈己。修好息民。然謙損過中。寖成卑弱。弱形著見。然後強敵生心。夫濟寬以猛。濟弱以強。猶救火必以水。救寒必以

溫。不得不然。善為強者。先強其志意。志意強。然後舉事以著其強形。強形見。則弱形銷矣。陛下審知虜盟之必敗也。兵必不可弭也。當赫然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為。下罪己之詔。感動中外。顯與社稷俱存亡。天下聞之。孰不投袂而起。此舉事以著其強形之一端也。且君為元首。所以率先天下。鼓動萬化。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惟陛下勵其強志。著其強形。赫然有一怒安天下之心。忠臣義士。無不感應。人心一奮。士氣百倍。何所往而不可。昔眞皇澶淵之役。陳堯咨勸幸蜀。王欽若勸幸江南。惟寇準決策親征。國家太平之基。一戰再定。當時果幸蜀果幸江南。則靖康建炎之事。已在此時矣。今之形勝。又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今匹夫舉措。猶知吉凶悔吝由動而生。何況萬乘而不深思。一動之間。變故莫測。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為盜賊。大事去矣。其與移蹕建康。使天下增氣。皆憤然北向。為陛下爭先死敵。萬萬相遠。又況江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闕疎。臣自蜀出峽。凡有兵將所在。必親見其人。問其策略。審其虛實。以備陛下詢採。大江數千里。諸軍也營不一。不能盡言。姑以湖北言之。荊南鄂渚上流要衝。荊南兵力甚弱。雖添循顯萬卒。不帶家口。日夜思歸。統制官不伏李宏節制。無事之時。猶慮變出不測。緩急豈能為用。問其戰守之方。惟恃壅水護城。水口在城外。與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灌城。次之可以攻城。李宏本田師中部曲。今自為一軍。田師中疾之。恐緩急必不相為援。田師中又老且病。借有忠義之心。已不能躬擐甲冑。出入戎行矣。然則上流要地。已不可保。彼田師中者二十年講和。靜無所事。高堂大廈。玉帛子女。富貴安佚至矣。及今有事。豈不自知。

度其心亦願退避。終保富貴。然難於自言。惟陛下急擇忠勇壯健如李宏李顯中之徒易之。上流之地可恃以保。而田師中亦必銜荷聖恩矣。又沿流諸軍無所總統。譬如有指無臂。筋骨脫落。安能擊搏攫拏。屈伸如意。今虜使既還。恐兵端便開。望陛下急擇文武大臣。有威望衆所畏信者。屬一人於荊襄。屬一人於江淮。有威望衆所畏服。莫如張浚劉錡。則陛下既用之矣。然猶有說。借其譽望。不當便置之前行。勝負兵家之常。萬一小跌。搖動諸軍。今使之總統諸將。諸將自當前列。錡獨任指蹤。利害差遠。亦致重之道也。張浚嘗誤陛下事。陛下不以為賢。然方今天下皆以為當用。日夜跂踵。願陛下用之。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願陛下捨一己之好惡。以天下為心。勉用張浚。以副人望。一日之間。決能使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効亦非小補。張浚憂患頓挫。更歷耆老。已無少年輕銳之氣。惟陛下深察之。兵不

徒用。必資財賦。財賦匪自天降。出於民力。軍興已來。三十餘年。賦斂煩重。民之津脉竭矣。蜀民冠婚喪祭之禮盡廢。風俗急迫。愁嘆無聊。荊湖盜賊。正畫攻劫。田野蕭條。州縣上供月樁。無所從出。往往多仰征稅。所在稅務。持弓挾矢。要遮船舫。名曰征商。其實劫奪。貧商小賈。至有弃舟逃遁者。長江上下。人不敢行。臣不知福建二廣。然以此較。必不能獨豐裕也。平居無事。諸軍之費。月給一月。常懼不繼。一旦用兵。費必十倍。國無所藏。民不可取。惟陛下痛自撙節。惡衣菲食。輟內庭之費。以佐軍用。自古克濟艱難。未嘗不由恭儉勤勞。陛下誠能至誠克己。蠲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自被堅執銳之夫。豈不知感激奮勵。捐其軀以報陛下者。內而公卿大臣。外而監司郡守。下而富商鉅賈。州縣兼并之家。雖使分其家財之半。以佐軍用。亦將甘心。誠以陛下率之以身也。兵有衆寡。擇將統臨。整齊訓練。朞月可振。惟財用在

今日最為難事。版曹司會計之臣。當日夜精思省官吏。減州郡冗卒。精核當否。無一毫妄費者。庶或可以應辦。州郡冗卒充守倅白直之外。一無所用。一路監司。凡三四員。間有闕官。止一員而兼數職者。略不聞有廢事。然則官亦可省矣。必官闕而事廢。乃可建置。然則雖從省併。自不廢事。大抵。精微會計。委曲周旋。必不取於百姓。然後根本不搖。此今日之大務也。又人主當艱難之際。圖回事功。聽言用謀。當聽而不聽。當用而不用。當有為而不為。當速而緩。與當緩而速。如發機括。差之毫釐。利害立見。惟人主清心靜慮。公聽遠覽。然後能隨宜應變。願陛下疎遠閹寺。絕去便佞。使私意無所干擾。取捨無所熒惑。專一誠意與賢士大夫骨梗謀議之臣。同心戮力。共濟大事。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損己。以充軍費。餘皆末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今日之所當為者。必能以次而舉。無不切當。然後命大臣留守宮闕。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千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荊襄。無有定處。使虜莫能知測。臣知雖未及戰。虜已知畏矣。夫虜人雖強。其強易弱。非誠得天下之心。其實強驅而南。陛下與之抗衡。不必大勝。粗足支敵。一二年間。彼釁隙自開。幽燕兩河。當有起而斃之者。陛下有半天下。帶甲三十萬。非奮空拳者。又長江巨澤。地利在我。何所畏哉。然今日之事誠急迫矣。如救焚拯溺。須臾不及。便繫存亡。臣料虜使既還。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堂之議。猶欲遣使祈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三年前。虜焚榷場。南牧之計已定矣。雖云遷都。其實意欲自臨行陣。雖千百祈請。徒自貽羞。決不能回。今年未動。不過明年。幸其早動。陛下恐懼修

省。整頓條綱。猶能及事。其動愈遲。則禍愈大不可及也。臣於紹興八年嘗蒙陛下召對。是時適虜使請和。臣以為疑。陛下不以臣為疎遠微賤。與之反復數四。至煩聖喻以為親屈己之意。其後太上梓宮歸葬中華。太母還就東朝之養。天下幾年。不見兵革。不可謂無得於講和。然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今日。臣今又被召旨。虜人適欲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冒瀆聖聰。望陛下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臣被病昏塞。語言無次。干冒宸嚴。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曰。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

應辰為戶部侍郎。應詔言事曰。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以防秋不遠。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所見條具聞奏者。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惡殄滅。虜酋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意勤篤。陛下方且不自暇逸。而預為防秋之備。不自賢聖。而博盡群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近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為虜酋寬厚。能得衆者。或以為懦弱不立者。或以為急於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為彼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

復取。其志盖未已者。或以為河朔群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昔漢光武初定天下。臧宮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失。光武答以北敵尚彊。而屯田儆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於此。要之為國計者。不當問夷狄之盛衰。顧吾自治如何爾。東晉之季。苻堅以百萬之師。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晉人懍懍。有吾其左衽之歎。至於淝水之戰。虜衆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夷狄雖盛。未足為中國患也。晉之謀臣。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兗青徐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勳勞。猶不見容。而道子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實自此始。然則夷狄雖衰。未必為中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夷狄之盛衰。顧吾自治如何爾。今詔旨以足食足兵為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言足食之說。昔人以為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盛。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征伐四夷。窮極奢侈。於是有鹽鐵酒酤之禁。昭帝即位。一切罷之。至于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說。盡取軍興以來暴斂橫賦。合而為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榷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為善榷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貞元八年。榷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於今日財利尚能有所增加否乎。至於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寬剩。曰大軍月樁。曰贍軍酒息。曰糴本。總其所得。又十倍於兩稅而不翅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

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司農無經旬之儲。至於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謂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貫朽粟陳。以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榷酤錢九十萬。既三年。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孔戣節度嶺南。盡除它名之稅。免屬州負逋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與足。由此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於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為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及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為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於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用。日以增廣。因循浸久。遂為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別乎。尺籍之偽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多出於希功徼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粮器械。一皆取足於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陝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為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況其事行之初。議者固疑其有不可。故臣顛朝廷之上。有所興為。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於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田利害。反復詳盡。庶幾無輕舉妄費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於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其頒財

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共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輒敢會問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觀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出於天性。宮掖使冷。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為樂哉。比以戎士暴露備邊。犒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為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過為豐厚而失於撙節。出納之際。或習為寬縱而失於考察。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於上。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亘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必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蓋有之矣。顧陛下推其所為。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說服。而實惠及乎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至於當損之時。則二簋可用享。況於匪頒好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民心為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隕無二尤見於艱難之時。陛下試以東晉觀之。方晉之國於江左。中原分裂。夷狄自相攻擊。故邊境僅得以少寬。而變故內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溫也。溫既死。而王恭商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恩既死。而盧循徐道覆相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姦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夷虜之禍。甚於東晉。然而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畔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響應之助。彊悍之將。不能以使其下之為非。暴虐之虜。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

固結。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扞蔽。以至今日。豈曰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以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既而智伯攻晉陽。決水灌之。沈竈產黿。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取諸民者。臣已具陳於前矣。願陛下思民心所係之甚重。閔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振救之。惟有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斂之不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為國家之保鄣者。豈有已哉。臣請言足兵之說。昔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也。至和中。朝廷招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為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

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之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為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祿。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厲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為工匠。或敝之以為商賈。或抑之以為僕廝之役。既虛使之以不當為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虜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淡辰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踐幾遍。方且恬不忌憚。恣為誕謾。列上戰功。誑惑群聽。危急之際。被旨應援。乃或游辭說計。顧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況於或罰之或賞之乎。故其免於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甚。陛

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貲其刻剥之計。至於怨讀並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唐李愬平淮西。奏請將佐以下官九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校之。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或陰為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杭執而不行。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脩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反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慤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蹐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減省之。蓋脇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臣願陛下內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為在已。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於異說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洗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為。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嚴。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顧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取其半以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嘗發諸郡弓弩手什之七矣。彊之使行。驚擾狼顧。州郡有調發之費。堂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雇使之。初不藉以為戰鬭之用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夫之力。且所謂正兵者。枝

止於此。況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於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於大軍。而追胥討捕。防護鄉井。蓋所以銷患於未萌也。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璜皆以為不可。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既取所謂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衛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押差編戶以代弓手之乏。貪猾之夤緣為姦。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咈人情而行之。則有挾山超海之難。故聖王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於縣。縣之巡捕者。則執役於州。州之守衛者。則分隸於諸軍。豈所以為順哉。議者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為之。強宗富室平日挾其財力以武斷於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怨。有甚於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即寢罷。蓋凡所以開闔動搖。至于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訖不得其道理者。皆起於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令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於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於無備。田里不至於重擾。則州縣安寧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顧治。于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不足為憂。凡在臣子。孰不皇恐。臣竊以為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為治者。要必以至誠為本。以力行為要。不尚虛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責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偽者有所不敢為。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夫馬之蕃息。何預於人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於外也必苟簡。所用之人。其應於上也

必滅裂。又安能還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風俗。大率以欺罔為尚。夔路帥臣自謂訓練精兵二萬。及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為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為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為羨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既不以為罪。又或從而賞之。人亦何憚而不為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耶。臣不勝惓惓獻其愚忠。惟陛下裁赦幸甚。

直秘閣喻汝礪上裕蜀策曰。論天下形勢。必資之秦。論秦雍軍須。必資之蜀。秦與蜀。壤界之國也。擁四川之饒。據五路之強。而中興之大勢定矣。仰惟陛下至明旁燭。而用之以晦。大德丕冒。而用之以恭。於是結二國之信。致諸侯宗祧。徼上帝之福。錫之天下。綏靖河洛。澄一崤渭。天下胷腹也。今已據其胷腹。則號令之施。足以掩天下矣。光復大業。紹開中興。千載一時也。臣竊謂蜀宿重兵。歲月淹久。一歲供億無慮千萬緡。玉壘豐腴。燥於轉輸。西海羽毛。燼於器甲。而蜀人之力。日以殫矣。仰賴陛下惻怛晨興。念慮遠方。慨蜀漢宿兵之久。憐岷峨飛餉之勞。乃詔樞臣。徙兵關右。全蜀父兄。亟蒙福祉。自謂可以少燕一日之間矣。然臣竊念之。其弊猶在者。官冗是也。水濁則魚困。官冗則民亂。事要則易從。法簡則易行。且蜀之力何以困。兵蠹之也。非特兵蠹之。冗官病之也。蓋自軍興以來。於是有制置司之官。於是有都漕司之官。於是有州縣酒官。及催撥運米官之流。煩擾乎供須。崇侈乎饋問。公私焦然。物力耗竭。囷簏空寡。老弱羅病。而蜀之人。益以瘠矣。伏願陛下伸之以訓辭。裁之以紀極。省官併局。則益利罕不急之負。薄賦緩征。則潼夔有息肩之日。如是。則蜀日以肥。可以餉秦。秦日

以勁。可以遮蜀。中興之業。永為萬世無疆之休。

汝礪又上恢復策曰。嘗考荊楚之區。北臨漢沔。南薄夏廣。東界吳會西瀕巴蜀。諸葛孔明以為用武之國者是也。外帶江漢。內據巖阻。魯肅以為金城之固者是也。孫權都武昌。黃龍之元。徙都建業。以陸遜輔其子鎮焉。豈非以其地形得上流之勢。依荊州之險。足以為國之隱蔽故耶。又使步騭守西陵。程普守江夏。呂蒙守陸口。朱然守南郡。而魯肅甘寧之徒。亦復經營於資水益陽之間。是數公者。皆天下魁桀奇偉豪爽萬人之英。而權悉付之以上流之任。其意蓋以為先據夏口。則上流之形勢可全。又據楚關。則南夏之勢彌廣。夫孫權雖威行江東。據有八州。騁技賈力。不足以駕二方之雄。而劉備曹公天下強對也。陸遜非劉備對。周瑜非曹公對。卒能窘劉備於西陵。蹙曹公於赤壁。破壞摧辱。退步千里。夫豈有異故哉。誠以楚關為城。長江為池。而得上流之便故也。仰惟陛下受命中興。恢復疆宇。大縣數百。名都十二。自河而南。悉王悉臣。光復舊業。系隆我宋。世之議者。棘欲蹠孔明跨有荊益之言。誦杜甫江陵望幸之句。以謂中原父老。虛心注目。願望陛下朝服濟江。駐蹕諸宮。臣愚則謂其說是矣。而時則未可也。臣自岷江拏小舟。漾夔峽。泛荊渚。浮夏口。倚泊九原廬阜。督草郡守。例兼田官。已而徜徉四顧。迥眺千里。獸蹄鳥足。寂無人聲。正念戈兵斬刈。歲月汚久。穡人彫傷。牛畜肆玩。則地何由闢。粮何由積。將何以奉萬乘供百官哉。取諸岷益。則岷益鮮耗而無窮。竭諸鄢郢。則鄢郢養求之未給。伏願陛下少復俟之。加以數年。地益增治。粮益得藏。然後振旆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俟之歷歲滋久。河潼囂庶。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於舊京。旋古鼎於大邑可也。臣書生駑弱。僭論國事。輕觸宸嚴。惟陛下赦其愚。尚熟一計之。

監察御史劉行簡論人主不憚改為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謀無遺策。事靡不濟者無他焉。機變敏速。不憚改為而已。臣請以漢高帝之事言之。始高帝聽酈生撓楚之計。封六國後。且將刻印付之。聞張良之說。旋悟其非。亟命銷印。群臣勸都雒陽。議既定矣。聞婁敬之說。即日徙都。何其易改耶。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不得不如此也。方今盜據中原。四郊多壘。軍旅荐興。國用耗竭。可謂處非常之時矣。陛下所與群臣早夜圖回者。無非安朝廷。定社稷。弭難銷兵。足國裕民之事。可謂建非常之業矣。然而機事之來。間不容髮。謀不能皆密也。知其疎則改之。舉不能皆當也。知其非則改之。機變敏速。正在此耳。臣伏覩陛下近降詔旨。以謂承中否之運。不啻創業之難。自非陛下既知其難聰明宏達。思慮至到。惡能知其難若此哉。臣謂陛下既知其難。則當以前古創業之君如漢高帝者為法。凡群臣論議於前。陛下固當審思。然知其可用。則敏而行之。無憚改作。如是。乃可以濟功。如其循習拘攣。若可若否。則雖平居閑暇。且猶不可。況今日之事哉。伏惟留神財幸。

經國

宋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疏曰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以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秦戰秦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赤壁之舉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戰守之議閧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

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潔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誦中國而困中國。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為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為爪牙。六師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曰天設之險以為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為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何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後。舉天下唯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十朋為侍御史。上疏曰。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乎

光祖宗而安社稷。曰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恥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恥。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之恥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孝也。夏少康滅澆以復后相之讎。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讎是也。歷代帝王雖守成中興雪恥復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我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業。親平僭偽。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不幸運厄陽九。醜虜亂華。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讎世恥。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譏不討賊。以謂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讎。仲尼賢之。楚以六千里之國事讎。荀卿罪之。聖賢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為君臣為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大上皇帝躬堯舜至聖之德。有禹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付之陛下。聖意端有在焉。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念。竊聞每對群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臣比因宣召。語及祖宗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柰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蹈昔日姦臣之覆轍。屈己以和仇讎之犬羊。指祖宗中原之境土為虜人之土謂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為虜之人民謂不當納。又取秦隴已復之故地。無故而棄之。以資寇讎。以絕生靈歸附之望。聞有說進取者則羣嘲而聚咲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自非陛下剛明果斷。不惑群議。則社稷大計。其誰與謀。有君無臣。真可以長太息也。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稷。食息之頃。必念祖宗。側身脩行。上以承天意。興衰撥亂。下以慰民

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乃下詔音。戒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去和附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陛下既率之以孝。群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通神明。慰祖宗在天之靈。無負太上皇付託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冀耶。

十朋又上疏曰。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之姿。奮剛明之斷。不惑群議。任用忠謀。遣二將臣。出征淮甸。首平靈壁。敗虜將蕭琦而降之。又平虹縣。降蒲察徒穆大周仁。歸附者以萬計。又敗虜人于宿而得其州。可謂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矣。投機而進。勢如破竹。恢復有期。神人交慶。正勇者效力。智者獻謀時也。況臣誤蒙親擢。為耳目之官。可無愚者一得之慮。以裨廟謨雄斷之萬一乎。臣竊謂王者仁義之兵為弔伐而舉。況中原本吾土地。人民本吾赤子。正宜諭之以恩信。先之以招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臣慮諸將或不知此。臨陣之際。未必無過有殺傷。捷獲之後。又未必無秋毫之犯。恐傷陛下好生之德。失中原來蘇之望。欲乞陛下密詔張浚。深戒敕之。昔李晟平長安。李愬入蔡。國朝曹彬平金陵。皆得王師弔伐之意。宜諭諸將以此為法。庶幾富貴可以及子孫。功名可以垂竹帛也。又三虜將既降。宜速加封爵以勸來者。昔沛公入關。留圍宛城。陳恢說以莫若約降。封其守。曰使止守。諸城未下者。必聞聲爭開門而待之。沛公從其言。南陽守齮降。封為商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今中原列城為虜守者。聞皆有離心。非不欲降。但未知吾所以待之者如何耳。彼聞蕭琦蒲察之徒降而受賞。亦何憚而不來。不然。則其心愈疑。而其守愈堅矣。今日之事。正宜若沛公用陳恢策。則可以不戰而屈人兵也。臣又聞汪澈被召。已至中途。未知誰攝其任。臣謂宜令張浚并節制荊襄。

庶得令出于一。輕重不偏。將士協心。遠近同體。緩急可以相聞。勝負可以相援。況荊襄將士。素懷浚恩德。皇甫倜之徒。尤服浚威名。若使浚兼制之。則人必樂於用命矣。又吳璘退師保蜀。陛下亦宜以進取事詔之。且明諭以前日退保由建議者之失。不惜為悔過語以慰將士及三路人心。令璘觀時度勢。以圖進取。如秦隴可復得。宜即進兵。以相犄角。以牽制虜人南牧之患。如是。則虜數處受敵。救覆亡之不暇。縱未得其頭顱。必將遠竄沙漠矣。此數者皆今日之所甚急。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速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今正是天以機會受陛下。時不可失也。

十朋論用兵事宜劄子曰。臣竊以今日之事有不可輕改者曰用人。有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有不可不深慮者曰荊襄。有不可不急治者曰兵賦。自古人君相與圖進取之討。必有一定不易之規模。知一勝一負為兵家常勢。故少勝不為之喜。小敗不為之沮。秦穆用孟明。三敗而後霸西戎。漢高爭天下。屢敗而後擒項羽。諸葛亮才兼文武。而有馬謖街亭之敗。至於上表自劾。蜀主不廢之。卒能與吳魏抗衡。而功蓋三分之國。國朝范仲淹韓琦皆一代名臣。俱有材畧。其經略西夏也。而亦有任福三川之敗。仁祖不廢之。卒能臣元昊而安中國。此皆規模素定於胷次。故能收異日之大功。臣聞前日淮甸之師。一月三捷。宿州不利。蓋亦兵家勝負常勢也。異議者遂從而搖撼將帥之臣。且謂大將不還。以貽聖慮。今李顯忠邵宏淵及諸統制軍馬已回濠泗矣。亦足見小人幸災樂禍。扇為浮言。務在中傷。不可不察也。恭聞陛下遣中使給御札。慰安張浚。撫勞將士。仍放顯忠等罪。憫其血戰之勞。而赦其一眚之愆。真得前古帝王御將之道矣。然外議訩訩謂陛下宣召楊存中欲用為主帥。臣竊料聖意必不然。然當人情

紛擾之際不能無市虎之惑既而聞之初欲除荊襄宣撫又改御營使及聞邊報稍寧其議遂寢疑者雖稍息而不能無慮焉存中為將罔功天下皆知之黷貨無厭交結中外爵位已極而求進不已彼其心但幸國家之有禍遂欲投隙而進亦何求而不得耶御營使不已必將有大於此者命令一出必失軍民之心使江淮荊襄隴蜀將士聞之必致解體且謂朝廷曰王師小衂而遽欲變易大帥非所以安人情威戎虜也臣所謂不能無患者在此建炎紹興間太上皇巡幸止用宰相樞密為御營使李綱朱勝非寺嘗為之陛下將為視師之舉宜遵用故事以兩府大臣兼之足矣朝廷雖乏才其可以此輕處存中輩耶此事尤在聖心素定不可變易於倉卒之間此臣所謂不可輕改者曰用人也臣聞天下之勢不在國之強弱而在氣之如何氣振則轉弱而為強氣沮則變強而為弱股至強而懼則慄氣餒之也髮至弱而怒則衝氣激之也景德間契丹舉國南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以避其銳真宗以問寇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胡虜近迫四方危心當勵衆禦敵以衛社稷惟當進尺不可退寸柰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鑾輿回轉一步則萬衆雲散四方瓦解楚蜀尚可至耶真宗善其計乃幸澶淵將士鼓勇射殺撻覽虜衆遂退此作氣以破敵轉弱而為強之尤大者也前年太上皇下親征之詔為建康之幸作士氣以走胡騎蓋得策矣惜乎議者不建遠大之計而遽回臨安也陛下前日下詔視師中外鼓舞秋涼進發或者猶以為遲今王師退保濠泗督府遠在盱眙陛下宜速進蹕以幸建康居六朝帝王之宅據東南形勢之勝可以援吳蜀可以控四方可以遠海道之虞可以壯淮甸之勢四方聞之孰不增氣至若百司之衆在今宜省犒勞之費比舊宜節庶幾萬騎易動如聖

訊所謂當如創業時。此臣所謂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也。臣聞荊襄居天下形勢之中。乃古今必爭之地。萬一虜人乘虛而入。使川陝隔絕。則東南之勢孤矣。近聞朝廷既罷汪澈。命張浚兼都督之。使令出於一。固已得策。又用王彥知襄陽。議者以為得人。又聞以彥節制趙撙。則或以為不可。撙久在荊襄。得士卒心。彥自外來。遽令受其節制。恐武臣氣不相下。或生釁端。兼張浚在淮。去荊襄遠甚。或有機會。恐關報失期。臣謂宜於前兩府侍從中擇一重臣威名稍著者。以為宣撫。既以浚督之。又以重臣制之。使彥與撙輩各當一面。則荊襄可以無虞矣。今朝廷知備淮甸而遠荊襄。此臣所謂不可不深慮者此也。今國家大則為進取之圖。次則為守禦之計。然議論及兵。則其言必怯者。以其所乏者。兵與財也。則兵不可以不招。財不可以不理。竊聞西北歸附之民。其有可以為兵者衆。督府及諸將不敢多募之者。懼國家有養之之費也。然今日之勢有不得不招。宜命張浚諭江淮荊襄諸將。招其可用者而籍之。汰其無用者而民之。縱未至多。亦可補填折傷之額。又東南之民。亦有可用者。如江西福建及台之仙居婺之東陽諸處。其人皆健而善鬬。往往曹聚於茶商塩賈間。可令守帥之臣。重其直以招之。必有應募者。廣海諸寇有就招安者。可從而藉之。州縣有犯茶塩禁者。貸其罪而兵之。亦可以少補軍籍也。至如財者。臣以為生之。不如節之。今國家比天下全盛太平無事時。非不節約。比祖宗創業艱難時。則可省非一也。乾德開寶間。宮人不滿二百。猶以為多。左右內臣。止有五十餘員。止今掌宮掖。未嘗干預政事。宮殿內帷。掛青布緣簾。緋絹帳。紫紬褥。今宮人之數。內臣之員。豈能盡如藝祖時乎。臣前日曾奏欲聖躬親率之者。蓋欲以藝祖為法也。近日臺諫所議裁減。雖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亦不為無補。然奏已上

而未行者豈以衆怨所在。而朝廷不敢當耶。今疆場未靜。上下同憂。擢宜裁減。以紓國用。臺諫既以身任怨。大臣何避之有。至如理財之術。莫如選擇板曹。臣前日與諫臣共留趙子瀟者。誠恐今日理財之臣。未必賢於子瀟也。似聞海寇稍息。未若別擇代者而還子瀟。不唯可以理財。如旦夕車駕進發。輦轂之下。謀議之寄。議者謂非子瀟不可也。此臣所謂不可不急治者此也。臣所陳四事。願陛下付大臣議之。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陳亮上五論曰。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紀綱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屬志恢復。圖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為陛下有憂於此矣。常欲輸肝膽。効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跡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甲。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為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嘆手東歸。杜門求志。曰以為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忘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為草茅之言。而留神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其一論中興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一。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

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曰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徒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王。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翹首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大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彼其息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贅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贖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群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逭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羸。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而財自阜。秉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秉敢

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鬬。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河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

柰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

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為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探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戡其胷。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猨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諛人也。何足

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幸。

其二　論開誠曰。臣嘗觀自古大有為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為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効。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為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為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為未成。雖臣亦為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為之意矣。而天下之氣寥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為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為。綏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宁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為。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為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重禄。而可使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重禄日陳于前。而雄偉英豪之士。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位誘奴使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位誘奴使

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来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近臣必使之盡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為之心。沮天下顧為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其三論執要曰。臣竊惟陛下自踐阼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為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繳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是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使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伏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

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為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當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其四論勵臣曰。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師聞而夜還。越王求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嘯。群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獨憂。乃臣下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憂臣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讎之志。夙夜為謀。相時伺隙。而群臣邈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復

趨事赴功念讎報耻之心。豈群臣樂於負陛下哉。亦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立群臣而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念國家之深耻。志在復讎。八年于茲。若涉淵氷。未知攸濟。而群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民士之上。況敢即安以自取辱。群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即安。群臣猶以朕可與有為。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厲其後。由今以往。群臣咸為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強兵復讎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即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群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哉。

其五論正體曰。臣聞君以仁為體。臣以忠為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即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為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為。不顧浮議。而群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群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下孤立以

主大計。群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為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揔攬大柄。端已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謹。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憚小怨。不辟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為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為法。天下有不足為者矣。

亮又上書曰。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胡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膻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繫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自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脩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曰之苟安。數百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

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膻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頓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為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閒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愍愍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俾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

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次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命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逮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撓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蔡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絶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而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偉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瀾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

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當獨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傑豪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徵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衝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曰華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縅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建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乘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曰華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

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興中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莅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闇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曰。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淮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

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援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庳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辰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闢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屬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又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

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興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是以對天命。篤於仁愛。是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豎。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顓。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庶又上書曰。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曰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奬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脩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

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恠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不可置中國於度外也。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飢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

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脩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為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召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寂。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

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嶽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拘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伏。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顧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辜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辜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萬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豎。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齎沐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額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夫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固與成廟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忘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忘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衆。舉是造事。皆是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之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杜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皆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

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亮又上書曰。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齷齪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源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徼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

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乃欲曰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又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是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扣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顧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群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

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荅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闊口觸諱也。其一曰。三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義。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祗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庳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輔敗人事。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

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荅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踈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群言混殽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默而止。其罪在臣之跟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早夜以窮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

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群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亮又上書曰。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

史有言。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耻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智。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

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通而為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白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

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金近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儻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城。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曰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崗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乘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

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忠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或偷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庸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私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成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庸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庸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讎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蹇路者。議臣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

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其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窳窳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經國

宋孝宗時張浚論和戰利害疏曰臣今月二十五日恭被御筆處分臣已即日具奏去訖臣雖愚陋中有所懷敢不盡言伏惟聖慈俯賜矜察今之議者孰不以戰守為說其次則就遵舊轍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是也然而爭城爭地罪不容誅城高池深兵甲堅利委而棄之地利不如人和則是戰守之中尚有可得而論者焉臣竊以為戰守之道本以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如是而後可以言戰守仰惟陛下以神聖恭儉之資受太上委任之重即位以來孜孜治道然而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於天下換以廟勝猶有可疑臣愚顧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犬布詔旨一

新內治。盡循太祖太宗之治。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於後。人心既孚。兵氣必振。臣衰暮之景。精力有限。理當退閑。以全晚節。豈肯分毫更有覬念。獨以事機迫切。治亂安危。斷在今歲。臣若尚懷顧畏。他日身名旣喪。國辱家悔之無及。伏願陛下深軫宸慮。早定至計。事或二三。終恐無成。臣愚。千冒聖聰。俯伏俟罪。

起居郎胡銓上疏曰。右臣惟樞密院同奉聖旨。令於後省限一日集議當與不當議和。合與不合遣使。禮數之後。先土疆之取與。條具聞奏。仍令各舉所知。以備小使者。臣竊惟國家自紹興初。與金虜講和。媾民膏血而不卹。忘國大讎而不報。上下偷生。苟安歲月。以為盟好可恃。蕩然決去藩維之守。一旦完顏亮弑逆。肘腋宗廟社稷幾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乾剛獨斷。奮然一國任張浚及二三大臣。力謀恢復。符離之師。兵不血刃而故疆復得。使李顯忠盡忠於國。不貪小利。以成大舉之功。則中原響應。勢若破竹。恢復之期。可指以俟矣。雖然。功雖不成。事雖不立。自京都播遷之後。垂四十年。未有如符離之舉也。虜人緣此震慴。知陛下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謀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人。知臺諫有明目張膽之臣。知朝廷有面折廷諍之士。以為中國有人。遂有乞和之意。兵法曰。無故而求和者謀也。虜人詭計。端在於此。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二聖劫遷。本於宰相何栗主和。維揚失守。本於宰相汪黃主和。完顏亮之變。本於權臣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四十年間。醜虜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何嘗不以和弊。暴蔑我二聖。汙戕我兩宮。殘毀我宗廟陵寢。發掘我陵寢。發掘我陵寢。實聞此言。今欲與不戴天之讎講信脩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和好可成。犬羊可信。決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為之。況萬萬無可

信之理虖。前車覆後車戒。陛下若不深思遠慮。力脩政事。力脩守備。力任將相。力圖恢復。而苟目前之安。臣恐後車又將覆也。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陰為之備。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嗚呼。燕安酖毒。不可懷也。一溺於和。則上下偷安。將士解體。終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戰乎。其為醜毒多矣。可勝寒心。冒犯天威。臣無任戰懼之至。

銓又進故事曰。冒頓既立。時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與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甌脫。境上候望之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

臣謹案春秋以地為重。凡書取地。皆惡之也。成二年。取汶陽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則我以不義而賂齊。夫齊以戰敗而賂我。非我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我也。我以不義而賂齊。非齊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齊也。取汶陽田雖專惡我。然齊亦與有罪焉。何者。為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與人。得無罪乎。取濟西田雖專惡齊。然我亦與有罪焉。何者。為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與人。得無罪乎。夫春秋書法重地如此。以為萬世守國者之戒也。嗚呼。冒頓夷狄也。且能知地者國之本。而不以與人。可謂深得春秋重地之旨矣。可不鑑哉。

銓為敷文閣直學士。乞規恢遠圖疏曰。臣頃坐異議竄斥嶺海者垂三十年。自謂老於窮荒絶域。不復齒搢紳之列。豈意天假之年。陛下登大位。首賜收召。臣獲保首領。盡室生還。復見天日之清明。平昔區區之私。欝結而不得伸者。纔畢之於旒扆之前。指天誓心。有死無貳。故兩叅華禁。首尾九年。每一賜對。臣未嘗不洗髓滌慮。極其精誠。期有以感動天聽。誠以今日國讎未報。陵寢未歸。故疆未復。臣所以夙夜痛心。誓不與醜虜共天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退託以不能。惟無聽是務。每聞臣言。曲賜優容。稱其直諒。臣摩厲此心。日復一日。不知老之將至。迫於七十致仕之禮。懇祈再三。陛下委曲保全。又復寵以延閣之美。臣雖碎身粉骨。未足以報天地父母之恩。輒敢極竭愚衷。少裨國論之萬一。伏望陛下體堯蹈舜。轢禹躡湯。規恢遠圖。委任賢哲。植正黜邪。理財訓兵。濟師練將。逮鰥鄙孤。然後布告中外。大明君臣父子之義。必報國讎。必歸陵寢。必復故疆。混一區夏。以副太上付託之重。臣雖在畎畝。死無所憾。臣既陛辭。即出脩門。無復再瞻日表。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誠。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有天下之喜。而君子不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違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

恐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戰。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踊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鋭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其身求節度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鋭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飲恨而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

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苻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墻之頹。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荊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

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澡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萬里又論國勢曰。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為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為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為國家喻也。臣蓋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逆虜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為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亮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

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搖而愈不拔。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未有備。某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舟師。徹邊防。息憂頋。以享安逸無為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為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讎。而後有盡盜吾千金之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為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投挺刃。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為之慮乎。抑將外姑與之好而陰益為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墮。何謂謀。晝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蹙頞相頋。以敵讎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恥。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為大懼。收召豪傑。選馬勵兵。深謀密計。期於必取。所謂卧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大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脩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

也。何謂應。欲為謀人而不能舉。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媮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餒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為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為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為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其二曰。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俟。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果則為。為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

之初。譙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爭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漢高帝一劒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國乎。嗟乎。以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荊襄。北據淮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揚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

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為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帝西戎之馬。而號召荊楚奇材劒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肩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而不為也。非不為而不果也。使聖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群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為之有餘也。而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手因循頹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皆

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為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為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蹙。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為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擊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頤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為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狠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日置淮於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崖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荊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

地。虜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虢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為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為空曠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為。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其三曰。臣聞有為者。必為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夫為國者。何嚮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

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為者必慕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為也。況身可扞。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而為國計則未也。策今者未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柢也。盍觀之東晉乎。蓋嘗有幽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并河南已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盍觀之劉宋乎。蓋嘗得關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蓋其存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為成毀。時視天為盈虛。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熟視羸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虜之北歸也。河南長安嘗為吾有矣。逆亮之吾有矣。紹興之間。金虜宼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為吾有矣。逆亮之寇也。洎泗唐鄧又嘗為吾有矣。隆興之舉也。苻離又嘗為吾有矣。有則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為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為後之規矣。是故為今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戰不如守。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

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為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嗟乎。吳其以雍為懦。而蜀其以維為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猶信噫。宋德當天。卜世萬億。虜罪稽天。亡不及夕。不待智者而後喻也。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況國乎。天之於我國家。蓋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蓋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乘。臣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決其乘。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鈍而中怠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嘗欲圖符堅。慕容農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金虜之強。不過符堅。其君臣萬萬不及堅。朝廷盍少待哉。

參知政事史浩奏曰。臣聞古之得天下者。皆由小以致大。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湯之一征。天下始信。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怨者。徯其來而不至也。是故師至其國。若時雨降。非謂使四方之民先歸湯之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者。有其心也。是故至武王時。始曰商之旅其會如林。非謂使天下之民先歸文王之國也。若使民先歸其國。則七十里之亳。百里之豐。何以容東西南北之人。而所謂亳與豐之地。方且疲於贍養。日益窮蹙。又何暇脩文德以格遠人之心耶。今陛下北有勁虜。日為姦謀以撓我。日縱流民以困我。沿邊守臣。由之不知。方且日以招徠為事。自去冬用兵以來。歸正之官。已滿五百。皆高官大爵。動欲添差見闕。歸正之民。不知其數。皆竭民膏血。唯恐廩之不至。數年之後。國家之蓄積。竭於此役。東南之士夫。久不得調。東南之農民。身口之奉。不得自用。安保其不起為盜賊而求衣

食之資乎。不於此時有以救之。駸駸不已。布滿東南。蚕食既多。國用益乏。已來者不獲優恤。必有悔心。方來者待之愈薄。必有怨心。夫剝膚椎髓以奉之。意者望其知恩而欲其為我用也。若使怨悔之心生。終亦何所濟。此為國遠慮者莫不寒心也。今說者必曰。不如是不足以繫中原人心。夫內脩政事。教化既明。風俗既厚。百姓家給而人足。使彼之士民願立於朝。願為之氓而不可得。然後一旦興師。恢復土宇。皆為王臣。則其心乃大悅。如湯之后來其蘇。武王之一怒而安也。若吾之政化未施。財力先屈。國尚未可保。安能繫中原之心乎。凡為此論者皆慕古人之虛名。失當今之實利者也。臣願陛下密敕沿邊守臣。其有襁負而至者。諭之以久遠之計。曰。國家議戰與和。皆為汝輩久此陷沒。欲圖拯濟。若為戰計。則他日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必捨墳墓棄親戚而來。若為和計。朝廷亦豈遂忘汝等。宜各安本土。以俟議定。則彼必感我恤之之意深。念之之心切。將無所歸怨。而虜聞之。亦必知我國有人矣。於是葺藩籬。保形勢。寬民力以固邦本。募勇士以益軍籍。政脩而教興。國富而兵強。機會之來。豈有窮已。一舉而得中原。大開明堂受朝賀。此成湯文王已試之明效也。夫未至此時而先為計以自蹙。此虜之願。後雖噬臍。其無及矣。利害得失之機。較然可見。陛下不可不深察也。儻未以臣言為然。欲望聖慈。斷自宸衷。上取太上之訓。下盡近臣之議。以歸至當。然後定其規撫。使沿邊守臣有所遵守。

浩又上奏曰。臣聞棄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此三者天下之大弊。古今之至戒也。臣比者極論招納歸正人之非。雖荷聖慈。已賜開納。尚慮議者或有異同。臣請得申言其詳。夫自淮泗之北。燕趙以南。幅員萬里。皆我故疆。若使朝廷根本已立。人材已衆。功無僭

賞罪無佚罰。兵強國富。事力有餘。以陛下英武之資。乘中原愛戴之心。一舉而取之。宅中圖大。以復舊物。則天下之議。孰敢以為非。今既未能。乃區區然招集逋逃之人。以為繫中原之心。此臣所謂棄實而務名。一弊也。自去歲賊亮入寇之後。兩淮蕩然。驅虜殺戮。不可勝計。井湮木刊。積骸如山。慟哭之聲。至今未已。調度日繁。江左重困。屯戍雖遣藩籬未固。此皆當如飢渴。如焚潑。日夜圖之者。今未見大有措畫。而廟堂之上。率常以太半日力整會歸正人。某人乞官。某人援例。以廟堂猶如此。則宣撫司沿邊諸軍帥司州郡又可知矣。此臣所謂捨近而謀遠。二弊也。北人初來。扶老携幼。莫不皆言去虎狼。歸父母。嗚噫流涕。以手加額。不知者觀之。真若可喜。然此輩小人。何常之有。廩給祿賞。少不厭其無涯之心。則怨詈並作。未必不刺取國事。歸報敵境。況又其間往往有本心為間探而來者。此臣所謂見利而忘害。二弊也。以此二說反覆究繹。招納利害。可以立決。加之虜情難測。譎詐萬端。今北人將片紙來者。即與官。僧道雖無度牒。但持戒牒來者。即與度牒。若黠虜設計。多作偽告偽牒。源源而來。上則竭國力以祿養峙正官。下則陰壞度牒之法。我尚為有謀也哉。且中國士大夫雖身登科第。家世公侯。一有去失。坐廢終身。而歸正官則一切不問。是仕於虜廷者何其幸。而仕於天朝者何其不幸耶。中國士民欲為僧道者。由買度牒以至書填受戒。非四五百千不可。而歸正僧道。則一切不問。是生於虜界者何其幸。而生於王土者何其不幸耶。臣惓惓之實。欲望陛下棄名取實。以集大勳。先近後遠。以安邊鄙。見利思害。以杜亂萌。異同之論。一以理決之。昔吐蕃欲取唐維州。陰遣婦人嫁守閽者。生子長大守閽。而吐蕃入寇。遂開關納之。宣和中。郭藥師入朝。請擊鞠牟陀岡。乃默視可作營壘之地。其後虜騎大入。果集于此。則招納之事。豈可忽哉。豈可忽哉。伏惟留神采擇。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上言曰臣以孤遠之踪曲蒙陛下親擢聖恩不一實為非常之遇但以才力凡微未有豪髮報効娓懼并心敢因使令輒以今日不可失之機仰干四聰之聽伏惟陛下聖智默運成算不遺規模之遠固已素定用敢冒昧神萬分一臣既聞虜中之亂虜兵在中原者不多實天相陛下恢復之時而形勢便利真如陝西蓋得兵得馬得糧可以壯國威可以足軍餉欲守則有險可恃欲戰則有資可憑自古進取天下固有次序而莫先於此臣嘗所憂者大將而臣所不知者朝廷怯於立事和戰未決尚以為疑也自虜使及境而去或以為虜中方亂有所未暇或以為虜廷未肯歸疆將有所要

致於我以臣愚慮二說皆可置不問所當急者今日之機如因璘之意而用其機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斷以一言而已臣博采輿論謂中原之虜不多必無深入之憂若且令董庠以本管兵守淮東郭振以四統制兵守淮西趙撙駐信陽李道迫新野唐鄧之間各曰其險而固守勿與虜戰曰得息兵以待用先令吳拱選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於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之虜不能進兵以援長安又以萬人與彥合力進討而吳璘姚仲擁大兵而出西人知朝廷大舉唱義而應者必甚於今日官軍聲震關輔則寶雞之虜知其無援又為西人之所共棄若不請降亦必引兵度河而去國家得於此時收兵籍馬因長安之粮而取河南曰河南之粮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可以省諸道之運至如兩河之地曰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矣臣聞兵好合而惡分時難得而易失欲望陛下與二三大臣

察納其說而熟計之。潛以一定之說。分命諸將。使戮力以收不世之功。天下幸甚。臣迫於愚忠。抵冒天威。伏深震懼。

先文又上言曰。臣竊惟藝祖皇帝創業之初。削平諸國。首會襄陽之兵以取荆南。蓋天下勝勢所在。先得之。則雄視吳蜀。一統之祚實始於此。今陛下留神於襄漢之上。游控吳蜀之全壤。規摹弘遠。得藝祖之遺意。天開聖哲。先後同符。而議者謂自古以來。蜀以重山為險。吳以長江為險。而荆襄之地。平原廣衮。無一山一水之限隔。故三國之後。以至南北之分。凡皆以兵為險。良將勁卒。悉為重鎮。方冊可考也。道路錯出。不可以數計。而其大者有六。自陝虢出盧氏。可以直抵襄陽。自汝州出新野。可以直抵襄陵。自汝州出新野。可以直抵襄陽。自蔡州出信陽之三關。可以直抵德安府。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可以直抵光黃。弥亘數千里。實為坦途。皆當以兵為險之地也。兵厚則險固。理之自然。而今之備兵。反薄於守吳蜀之數。一失支梧。虜勢橫潰。吳蜀之形。蹙而為二。屯兵雖多。首尾莫應。甚可慮也。伏願陛下。曲軫淵衷。下臣之章於腹心大臣。議所以益兵之策。庶幾不失藝祖所以先重荆襄之意。為陛下恢復之基。天下幸甚。

經國

宋孝宗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美芹十論曰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計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恥誓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汗虜官留京師應宿亳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鬱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粵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為掌書記興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于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填鬱膂肺官閑心定竊伏思念今日之勢朝廷一於持重以為成謀虜人利於嘗試以為得計故

和戰之權。常出於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狙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猶有生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後。投閑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為膏肓之大病。亟遂齚舌以為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苻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先武明謨。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効命之秋。臣雖至愚且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已。以為今日虜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無患。故罄竭精懇。不自忖量。撰成禦戎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

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則敵之虛實。吾既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群議。庶乎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烈。無遜于唐太宗。典冠舉衣以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于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其愚忠。斧鑕餘生。實不勝幸萬幸萬之至。其審勢曰。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小大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嵌巖于千仞之山。轟然其聲。嵬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塹留木拒。未容於直。遂有能迂回而避禦之。至力殺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濟。譬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縱自我。不係于人。有軼而

過者抨擊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可慮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嵌巖可畏之形而無矢石必可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東薄于海西抵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簽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靳恩於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歛之不卹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為不足卹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為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刼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巴反于遼開趙反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反於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為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夫蓋虜政厖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為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罄於搥剥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脅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況虜廷今用事之人雜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黏罕兀朮輩之叶且骨肉間僭弑成風如聞偽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於

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聞古之善覘人國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師。袁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為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強也。高祖見之。以為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為酷。虜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其察情曰。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為必勝。而能謀為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於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於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它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常為必戰之待。寓勝于敵。未勝而常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為吾亂。則固神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偽。臣嘗熟論之矣。辟如獰狗焉。心不肯自閑擊之則吠。吠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死术之死。固嘗囑其使使與我和。曰。韓

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嘗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弑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為。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于我也。今日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我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鴆。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邪。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於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

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淮篇。昔者黥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虛聲詭勢以為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為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為之處者。綽綽乎其有餘矣。其觀釁曰。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視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煖而適。遽使之飢寒則怨。仰而視。俯而育。遽使之捐棄則痛。冤而求伸。憤而求泄。至於無所控告則怒。怨深痛鉅而怒盈。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變。於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慘刻凝密。而漢則破觚為圜。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卹。而漢則寬仁大度。務從簡約。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積。則喜而有所屬。秦始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為朝廷赤子。耕而食。蠶而衣。當者安。貧者濟。賦輕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視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愛憎自殊。不復顧惜。方僭割之時。彼守未固。此訩未定。猶勉強姑息以示恩。時肆誅戮以賈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縣。半是胡奴。分朋植黨。仇滅中華。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茹屈。田疇相隣。胡人則強而奪之。孳畜相雜。胡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簽軍之令

下。則貧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築饋餉之役興。則空室以往而休息無期。有常產者困窶。無置錐者凍餒。民初未敢遽叛者。猶徇于苟且之安。而訹於積威之末。辛巳之歲。相挻以興。矯首南望。思戀舊主者。怨已深。痛已鉅。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勢格。巢穴迥遙。恐狂謀無成。而竄身無所。故疾趣淮上。僥倖一勝。以謀潰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機不一弄。而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尋亦潰散。吁。甚可追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業嘗叛虜。虜人必不能釋然於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無疑乎。疑則慮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動而輕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莫若於其無事之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資。存撫新附以誘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則一旦緩急。彼將轉相告諭。翕然而起。爭為吾之應矣。又況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習於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蠆作于懷袖。知者不暇謀。勇者不及怒。自亂離以來。心安于斬伐。而力閑於攻守。虜人雖暴。有王師為之援。民心堅矣。馮婦雖攘臂。其為士笑之。孟子曰。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臣亦謂今之中原離合之釁已開。虜人不動則已。誠動焉。是特為陛下驅民而已。惟靜以待之。彼不亡何待。其自治曰。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能以取魏。而晉卒以併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斃於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於此。而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吾見韓盧東郭。巍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猜雄。其德本無以

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於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尒。無足恠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刼於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厖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為國。國自為敵。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心。眷戀依依而不

去者。又非得為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君為秦虜。而地為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阬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於此耶。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者。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事哉。今之議者。皆痛

懲往者之事。而刼於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謨之論晉者以藉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斡營低昂。而搖尾于販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偽。而褫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卑。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為之惑。則臣固當為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耗。士卒之強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碩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緡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為生靈社稷計。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為二百餘萬緡惜也。錢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為是數百里之遠。而遽有強弱之辨哉。臣不為數百里計也。然而絕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為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驩好於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於湖山之險。望實俱喪。莫此為甚。使吾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為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為朝廷置我於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斃為吾響應者。它日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為吾患。今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於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

萬曆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曰其要我而遂絶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縣而與之和虜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虜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為虜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一毕矣求之於晉彼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將陵跨漢唐鞭笞異類然後為稱豈能齮齮久居此者乎臣願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必其有成古人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其守淮曰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也山峙雷動其勢自雄以此為備則其誰敢乘離屯為十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為備則備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懾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嬰虜人遠鬬之鋒故十戰而九敗其所以得盡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入寇幸成功而無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則始足以為吾患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术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

故臣以謂守淮之道。無懼其必來。當使之兵交而亟去。無幸其必去。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為是策者。在於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備寡力專。則不能也。且環淮為郡凡幾。為郡之屯又幾。退淮而江為重鎮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蹕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然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策之。不若聚兵為屯。以守為戰。庶乎虜來不足以為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為彼患也。聚兵之說如何。虜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趣揚。自淮而西。必道濠以趣真。與道壽以趣和。自荊襄而來。必道襄陽以趣荊。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濠梁襄陽三處。而於揚或和置一大府以統之。虜攻山陽。則堅壁勿戰。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半。與統府之兵橫擊于之。或絶餉道。或邀歸途。虜併力于山陽。則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虜攻濠梁。則堅壁勿戰。而虛廬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統府之兵亦然。虜攻襄陽。則堅壁勿戰。而虛郢復以餌之。虜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師亦擊之。虜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兵以制其歸。而山陽之兵自沭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恃敵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擊。批亢搤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因大破之於桂陵。後唐莊宗與梁相持於揚劉德勝之間。蓋嘗蹙而不勝。其後用郭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勢從古以然。議者必曰。我知搏虛以進。彼亦將調兵以拒進。遇其實。未見其虛。是大不然。彼沿邊為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厚屯于三城之衝。其餘不

容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慮也。又況彼縱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為之阻。則猶未足以為利。我得中原而簞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為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堅。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堅。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謂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復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其屯田曰。趙充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三百萬斛。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用兵制勝。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以糧為先。轉餉給軍。以通為利也。必欲使粮足而餉無問絶之憂。惟屯田為善。而屯田蓋亦難行。國家經畫于今幾年。而曾未覩夫實効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為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無賴小人。惟其懶而不事事。而飢於飢寒。故甘捐軀于軍伍以就衣食而苟閒。縱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無事而幸飽煖于官。今爲官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遽而使之也。則是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富民租佃以為生。而輕失身于黥戮。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養我。而重役我以幸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在畎畝則邀奪民田。脅掠酒肉。以肆無忌憚。踐行陣則呼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為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享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費粮種。秪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為策之善。如臣之說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吏苟且而應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鬻為保伍。擇歸正不鬻務官。擇為長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虜中被簽而來。未耨之事。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

生事。惟官之計其閒田頃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目。土人已占之田。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為二等。為之兵者。十分稅一。則以為山荒賑濟之儲。室廬器具糧糧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麻。蓄雞豚。以為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於生養。無事則長貳為勸農之官。有事則長貳為主兵之將。許其理為資考。久於其任。使得悉心於教勸。而委守臣監司覈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勉以赴功名之會哉。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異壤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耒。則求自釋於廟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卹。間有梗不平。出怨語。重典已隨其是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俸給為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聞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踰九十。此正屯田非特為國家便。而且亦為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懷異心。群而聚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也。且和親一之後。沿江歸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惠。相扳北歸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為制。此豈獨歸正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為屯田以處之。則人有常產。而上無重斂。彼何苦叛去以甘虜人橫暴之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攘奪以苟生。誠豐飫矣。何苦如是飢者易為食。必不然也。誠使果爾。踈而遠之於江外。不猶愈于聚乎內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通慮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蓋今所謂御前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驕騎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異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農桑失業之途。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嘗獵其丁壯勁勇者為一軍矣。臣以謂可輦徙此軍。視歸正軍

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並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
素賤。必不敢倨視歸正軍民而媒怨。而歸正軍民視之猶江南之兵
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勢足以禁歸正軍民之變。力足以盡屯田
之利。計有出于此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為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
邑。曰。商之工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
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
人治天下。未嘗絕物固如此。今歸正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之。覈
其勞績而祿秩以誘之。內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
驁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為戰之術。而井田兵農
之遺制也。況皆吾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術而使之。天下
豈有不濟之事哉。其致勇曰。臣聞。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
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將驕卒惰。無

事則已。有事則其弊猶爾。則望敵先遁。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
事。人君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為
之處乎。蓋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惰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
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
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
均任而投其所忌。貴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
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
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閫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
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蓋曰。平時
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逡
巡自愛而留賊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
也。臣今欲乞朝廷於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

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為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搢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為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騏驥。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虹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鉞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之。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亹亹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効。而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為禮。與左遷人均。毋使如正使遙郡者。間有趨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執役之類。彼被介冑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選貴賤之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有不充。而主將歌舞無休時。鋒鏑之下。肝腦不敢保。而主將雍容于帳中。此亦危且勩矣。而平時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舁土運甓以營私室而肆鞭撻。彼之心懷憤挾怨。惟恐天下之無事。以求所謂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誰肯挺身効命以求勝敵哉。兵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寂下者同衣食而分勞苦。臣今欲乞朝廷明勅將帥自教閱外。非脩營治柵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寡使而紓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功折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於軍。則胥吏軋之。主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敵去師捷。主將享大富貴。而士卒有一命。又復沮格。如此不

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蓋有為士卒裹瘡邱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過有賞命。特與差官携至軍中。呼名給付。而死事之家。申勅主將。曲加撫勞。以結士卒之驩。此之謂速賞而邱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為銳。惰者化而為力。有不守矣。守之而無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無不克。凡茲數事。非有難行重費。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卒它日之用哉。臣竊觀陛下何嘗訓百官以寵武臣。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意于激勵將卒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寢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於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審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于誤國。此實天下之至計也。其防微曰。古之為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智勇辯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憂愁怨懟之聊不平之心。以敗吾事。蓋人之有智勇辯力者。是皆天民之秀傑者。類不肯自已。苟大而不得見用於世。小而又飢寒于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毀名敗節。凡可以紓忿充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未決。一夫不平。輸情于敵。則吾之所長。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資而遺敵勝耳。不可以不察。傳曰。謹備于其外。患生于其內。此正聖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為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嘗教吳乘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說嘗教單于毋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為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為朝廷重輕。蓋以為泄吾之機。足以增虜人之頌頌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通寇窮民之無所歸。茹冤報恨之無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竊計其中亦有傑然自異而不徇小節者矣。彼

將甘心俛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壞垣越柵而求釋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為是說者。非欲以聳陛下之聽而行己之言。蓋亦有見焉耳。請試言其大者。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實為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則無錫之士實惎之。剋敵弓弩虜兵所不支。今已為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為驕。今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哉。如聞皆其北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于忠義。或迫于虐政。故相扳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嘗許以不遣矣。自去年以來。虜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泗州王等輩既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陰通偽地。教其親戚。訴諸虜庭。移牒來請。此必其心有所不樂於朝廷者。若此曹雖闒㒧無能。累千百數。舉發以歸之。固不足卹。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謂傑然自異者。患生所忽。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事之路。許之陳說利害。官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詔有司。時散俸廩。以優卹歸明歸正之人。外而勑州縣吏。使之蠲除苛歛。平亭獄訟。以紓其逃死蓄憤無所伸愬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再索而猶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偽地情不可測。朝廷既無負于此輩。而猶反覆若是。陛下赫然誅其一二。亦可以絕其姦望。不然。則縱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卹。恐他日萬一有如先朝張源吳昊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馴致邊陲意外之擾。不可不加意焉。臣聞之魯公父文伯死。有婦人自殺于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而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自殺。是必于其長者薄。於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則是為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為妬妻。今臣之論歸正歸明軍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為妬妻也。惟陛下

深察之。其久任曰。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為之事。而有能為必可成之人。人誠能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王霸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稼穡。何則。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謀之雖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彼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正天誅。任宰相以責成功。非如政刑禮樂。務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勝。公卿大夫交口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臨敵。後日而聞不利。則群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是。與折衝也。乍賢乍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立事。難矣。臣讀史。嘗竊深嘉越句踐。漢高祖之能任人。而種蠡良平之能屬事。聽而勝。遽而敗。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觀夫會稽之栖。五年而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如不聞。又四年。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反

發兵助之。又二年。吳伐齊。未勝。而種蠡始襲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舉滅之。蓋歷二十又三年。而句踐未嘗以為遲。而奪其權。豐沛之興。秦二年。漢敗于薛。漢元年。高帝厄于鴻門。又二年。卻于彭城。又三年。困于滎陽。又五年。不利于夏南。良平何嘗一日不從之計議。然未免于齟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踞項立劉。高帝亦未嘗以為疎而奪其權。誠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勢。懲敗狃勝。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問于讒說。其圖回大功也。不鄙于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為之事於能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効也。虜人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終不可以為身安。然其決之也。必加炷。乃則痛亟而無後悔。而其銷之也。止於傅餌。則痛遲而終為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言。至炷刃方施而傅餌移之。傅餌未幾而灶刃奪之。病不已而乃咎醫。吁。亦自惑也。且御寇戎有二道。惟和與戰。和固非

長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太上皇帝信之之
篤。而秦檜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以和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
之可保。以戰為不可講。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
踈讒慝。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得優游無疑以悉力于圖回。則
可和與戰之機。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視相府如傳舍。其所成者果何
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師道遣刺客以緩師。高霞寓敗而錢徽蕭
俛以為言。憲宗信之深。任之篤。令狐楚之罷為中舍。李逢吉之出為
節度。皆以沮謀而見踈。故君以斷。臣以忠。而能成中興之功。而須者
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剉。召還揆路。遂以罪去。恐非
越勾踐漢高帝唐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內而戶部出納
之源。外而泉漕總司之計。與夫邊郡守臣。屯戍守將。皆非朝夕可以
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功于宰相。而使宰相責成功于計臣守

將。俾其各得專於職治。而以祿秩旌其勞績。不必輕移遽遷。則人無
苟且之心。樂于奮激以自見其才。一綱既舉。衆目自張。天下之事猶
有不辦者。臣不敢信其然也。其詳戰曰。臣聞鴟梟不鳴。要非祥禽。豺
狼不噬。要非仁獸。此虜人雖未動。而臣固將以論戰。何則。我無爾詐。爾
無我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嘗有詐我
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惑也。明知
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為利。戰人之地。
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為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
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論也。詳戰之
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為之勢。不詳其地。
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
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

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尾則首應擊其首則尾俱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閩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徑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山東號為簡略且其地於燕為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譟其營則士卒無鬬心故臣以謂兵出沐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

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沂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閩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為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為甚深備之為甚密可因其為重大為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閩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為旌旗金鼓之形陽為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閩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霸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

數千兵者盡分於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群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為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斡鷓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為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以山東為奇奇者以強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強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耳臣以為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為恢復之謀則吾兵為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為難能而高祖

光武不以為可矣。卒籍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觀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為狂。何者其言落落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為狂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為陛下終言之。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為我應。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為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黥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為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秀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脅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為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為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怊怏勇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於詳戰之末而備論之。

左宣義郎秘書省校書郎無國史院編修官員興宗上書曰。臣聞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人心不感。則離。離則天下之不和不平者將應之矣。人心之感不感。聖人初不問乎內外也。以信示人。無人不信。以惠懷人。無人不懷。使天下畢信畢懷。是之謂德感也。恭惟祖宗建置杜稷餘二百年。永永傳不替之象。獨非有以德感人者乎。此不

可不稽也。臣愚不佞。待罪三館。鄉者丙戌之秋。嘗入建請。北方歸正之士捨氊裘。襲冠帶。本非前日一都督府力能誘而來之者。誠以吾宋有大義。中國有至仁。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德只也。陛下感之亦極矣。願幸加意以禮始終之。是時國家未萌還俘虜之議。而臣之預言如此。陛下過聽。不以下臣迂愚。其後繼用王友直於江上。將王宏於步軍。其餘才武。以次錄用。此聖主至斷至明者也。中外率以為是。今者虜因盜賊之萌。乃起俘虜之請。茲事體大。應酬若失。便關安危。臣日夜念此至熟也。陛下若曲徇外庭之言。不計利鈍。不愛歸附。姑曰還其十百。以緩目前之患。臣恐患自此滋矣。且王言如日。外庭乃欲蝕之。使朝廷前日為義。今日為不義。前日示仁。今日為不仁。虧敗德意。莫甚於此。又況俘虜一搖。懼者必衆。十可以聚百。百可以合千。風塵飛揚。肘腋為變。甚可畏也。其性純良者。自此生心。其慕教化者。自此絕望。懷反側者。自此有詞。心剽賊者。自此鄉導。陛下異時有事北方。沿淮以北。陛下縱欲募用其人。不識誰肯為陛下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也。今欲外圖帖息之計。內寬流附之心。陛下曷不試臣令畫三策於前。顧臣之策。必不為此虜餌為中國羞也。用其一。則可以破不直之請。用其二。則可以塞無已之求。用其三。則可以成久禦之利。唯上所命也。謂宜今日因往來之使。或對境之便。遺之以書曰。近聞侍旺懷異。而楚州不知。州之罪也。本朝居數千里外。其及知之乎。比因大國有言。然後覺之。其楚州官吏。並已竄謫。沿邊軍民。並已戒約。則本朝凡嚴大國之意。可謂曲折矣。且侍旺自分必死。故支離其詞。柰何大國聽之。萬一本朝獲一姦盜。妄分折黨與入北界者。本朝亦聽之乎。如是。則不直之請可破矣。此臣策之一也。又遺之言曰。甲申之歲。大國議和。唐鄧海泗荊淮重地也。輒舉以遺大國。口血未

乾。繼有兩淮之役。俘取吾民。凡數十萬。本朝無愛南北之赤子。惠顧前盟。不敢求也。今俘虜百十。奔迸四出。死生莫知。大國累歲求之。獨何意歟。觀此似欲搖動和議。曲不在本朝。天地鬼神實臨之。如是則無已之求。可漸塞矣。此臣策之二也。傳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獨用兵。處事亦然也。臣竊笑前者王琪等經理淮上。引見而對。朝辭而出。道路莫不指目。希置張皇竟以泄露。諸將所以備虜者。近乎虛聲。而虜所以疑我者。積乎實禍。臣未聞事機不密而可用。鷙鳥不伏而能擊者也。是乃虜所以數啓紛紜之談歟。今皆見之矣。臣謂今日之事。當卑其禮而長其怠。賒其日以寬其詞。悠悠以靜處之。縱不見信。必無大侵。然後潛正師律。默課農桑。陰蓄器械。使事興而衆不知。虜如我何。則久禦之利漸成矣。此臣策之三也。彼虜自辛巳及今。迭戰迭敗。豈真健者哉。謂秦無人。故直欲以威劫之耳。如不出臣三策。則正墮虜計。悔無及也。或謂臣之三策當矣。陛下必審處之矣。陛下智勇能遠圖。天威能亟決。然尚有可慮者。太上之意主於和柔。故陛下一切委順。今者欲出詞拒虜。恐不遑也。萬一生事。如太上何。如大孝何。臣愚以此正陛下所以事太上而稱大孝者也。大孝以安社稷為悅。使一旦歸附動搖。流人怨憤。憂獨不在社稷之間乎。昔唐肅宗起師靈武。猶不欲以賊遺君父。當時以孝與之。況陛下至孝萬萬肅宗者乎。雖然。虜勢實不可保。陛下柰何不早為之策哉。漢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晉蘇峻召亦反。不召亦反。今臣度虜之勢。和亦變。不和亦變。特其變有早晚爾。而說者謂徑與俘虜。則繼今可以免禍。是猶抱虎而寢。指虎之終不噬己也。烏乎亦愚矣。曷若整械飾穽求所以禦虎者。今廼欲專用抱虎之術哉。內外歸附。亦必用此潛窺陛下以為榮辱死生之決也。措置一失。禍猶發機。從此殆矣。而可無思乎。陛

下若賜清問之燕。得熟數于玉陛。頓首試臣三策以次畢用之。若衆不附。敵不怯。榮名不成。則是臣飾說欺君者也。臣請死。

祕書省正字趙汝愚論恢復奏曰。臣竊惟陛下仰承太上付託之重。于此九年矣。凡祖宗之疆土未復。兩世之讎恥未報。實惟陛下之責未已。是宜陛下朝不遑食。夜不遑寐。日積月累。勤求所以為天下之道。如拯溺救焚而不敢緩也。雖然。急趨無善迹。促柱無和聲。又烏可不量事勢。苟為一切之計。惟速之是務哉。臣嘗竊聞或者之言。謂陛下銳於圖事。惟患兵籍之不多。養兵既多。始憂財用之不給。內外虛耗。軍士怨嗟。於是苟有道可以豐財。則利害未暇究也。苟得人出以任事。則能否未暇擇也。兩淮城壘土脉膏潤而不暇待也。沿江保甲徒擾無用而不暇恤也。凡此數者。亦由陛下不忘祖宗創業之勤而求之太速耳。行之不已。臣恐陛下求之愈速。而其效愈遲也。經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今夫陛下之所為謀者。豈細事哉。臣愚伏望陛下廣恢廓之度。建宏遠之規。不以小利動其心。不以速成敗厥事。求賢為上。立政次之。事之可為者。屢省而後為。弊之可去者。以漸而後去。人事備而天時至。區區戎虜。有不足殄滅者矣。汝愚乞撫安歸正人疏曰。臣伏思天下之弊多矣。然其大且逼者。莫若歸正人。彼皆祖宗涵養之餘。不勝胡虜之暴。一旦來歸。如脫寇盜而得慈母。其所望者深矣。朝廷既不能盡消其意。而民間時時訛言。咸謂虜人來有所索。轉相驚動。懷不自安。夫以羈旅不自存之人。而懷反側不自安之意。豈得不深為之慮也。為今日計。要先求術以安之。人情既安。雖有姦宄。不能動搖矣。臣請試言所以安之之術。其一換授官資之人。並注添差差遣。至易得也。書鋪以其不知吏部格法。百計邀阻。所須貨賂數倍常人。至有數月不得調者。欲望聖慈。令吏

部措置明立牓約諸歸正人並以到鋪之日為始後兩月不授差遣許至吏部陳訴犯者重置典憲仍詔州縣其合得俸給並須按月支破有積壓不支至一季以上者令監司劾奏其二北方豪傑之士捐親戚棄墳墓間關而來有闔門受戮而不顧者其志豈存升斗之利哉而所在例以傖荒待之無以自達鬱鬱叛去者亦多矣欲望明詔諸軍管軍統制及緣邊監司守臣依隆興元年薦舉武臣格式有謀略沉雄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者不以有無文武官資各薦一二人人以半歲為限陛下親賜試問擇可用者隨才用之雖拔十得五未足以盡其人而雍齒且侯其黨亦粗慰矣其三散在諸軍為兵者人給錢絹不多飢寒切體進退無路情實可矜或者將校非人一切指為北虜勞逸異任種種不同遂令忠義之心積成愁怨之氣國家財賦少積縱未能均有所濟猶宜遴選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俾勤而撫之尚庶幾其可也凡此三者臣日夜念之方時無虞隱伏未見小有風飈之警懼非法令之所能制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又上自治之策曰臣疎賤無取誤蒙陛下恩私選自諸生擢登禁路非惟身荷寵祿且將澤及子孫致命捐軀誓難圖報又念國家靖康之難同姓一時俱北行者蓋數千人然則家國之事臣實義同休戚今身雖在遠苟可以效涓塵之益者誠不當畏避蓄縮以疏遠自疑也惟陛下留神幸甚臣伏自去歲夏中傳聞北虜還歸本土緣臣僻居海角無從詢問虜中事體臣仰惟陛下英明獨運威略如神多士盈庭筭無遺策使臣空竭肺腑何補毫芒但以世受國恩不無私憂過計竊謂虜情難測未可輕言迹其盜據幽燕比年似亦安靜今乃無故妄動其間必有深謀或者謂其嫡庶不分兄弟爭立虜酋

牽制不斷。將分國而王之。昔趙武靈王既立少子而復愛長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身及於難。漢五單于爭立。而其國遂衰。設如或者之言。在彼誠為失策。然臣竊聞虜酋既老。而常有敬慕太上皇帝之心。故築宮以仁壽為名。久欲為傳授之事。使其復愛長子。欲裂土而封之。亦惟下一紙之令。則其事即日可定矣。何至捨其已成之業。而犯衆情之所難。棄中原之奧區。而退伏於絕漠苦寒之地。彼又豈不知陛下卧薪嘗膽。志在規恢。胡為遠自遁藏。深形退屈。兵法有進無退。義豈其然。臣謂朝廷正當深察其情而思所以待之之策。未可直謂其施為悖謬。而遂有輕視強敵之心也。臣輒不量淺陋。伏而思之。而得三說。其一臣昨在吏部時。聞虜人之長子號許王者。強暴不仁。專好武事。志在傾奪。將為亂階。臣始聞之。常竊私喜。其間亦有謂不然者。今臣之所治。雖在南方。而官吏之中。多北來人士。其間亦有久在淮南。而熟知淮北事體者。皆言其人強忍堅志。素蓄姦謀。接納雄豪。收採時譽。常至沿淮。措置邊事。皆乘驛騎奔馳。飈去倏來。人不知其為虜酋之子也。且謂其人不死。必能大為邊患。使虜人善自為計。委之南據汴都。授以偏師。用為藩屏。則國家將倍勞戍守邊境未易得安。而虜酋在燕以重勢臨之。彼亦安能篡奪。今若陰使其父歸伏舊巢。察其姦心。用志非小。其人蓋將挾君父之勢。間兄弟之情。乘北方士馬之強。為併吞其國之舉。發遲禍大。可為深憂。其二虜人自得國以來。蓋常以北方為根本。如漢高祖與項籍轉戰滎陽京索間。而以關中為根本。安祿山雖盜據洛陽。而以范陽為根本之類是也。竊料虜人三世篡奪。不能不過為隄備。今將立其少子。而恐或者議其後也。故以其身退居根本之地。而壓之以重勢。俟其少定。徐議後圖。然則一時之計。雖若煩勞。恐其因事制宜。亦未為深失也。臣又聞方

逆亮時剪滅宗室。完顏氏多死者。獨今虜酋。佯為有疾。退居遠郡。若無能為。一旦乘逆亮之動。取其國如探囊。逮其僭據許。時亦絕不生邊事。臣觀其人。似亦非輕舉妄動者。蓋恐其間必自有說也。其三或者疑其曩時篡弒。皆在已年。今茲北遷。將為厭勝。然自虜酋得國。今已二十餘年。蓋嘗歷癸巳之歲矣。未聞有厭勝之事。何也。大抵人之常情。安土重遷。吉凶悔吝。皆生乎動。誠使虜人無故妄動。別無他謀。而違逆衆情。勞役百姓。中原父老。固已不堪其擾矣。又聞其隨行奴婢。甚有逋逃。去歲苦寒。人畜多死。如是不已。孰不怨嗟。竊恐其間將有豪傑之士。如晉石勒劉聰之徒。乘間俟隙。倔起自奮。弱則請服。強則自固。亦將重煩朝廷經理也。臣竊料虜情為是三說。詳觀事勢。朕兆已萌。遠不踰三年。近或止朞歲。事機一發。利害萬端。不審陛下萬機之餘。亦嘗深念及此否。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觀自古敵國相對。常苦難得閒暇之時。惟其預備於無事之先。故能患至而無恐。臣謂朝廷及今閒暇。當亟圖所以自治之策。不宜視同常務。使有後時之悔也。臣觀自古國之治亂。兵之強弱。全在得人。然則搜選人材。最為當今急務。練兵理財。蓋又次之。陛下聖意憂勤。盍思一旦用兵之際。自東徂西。凡備敵者幾處。為總帥者當用幾人。將佐中素有威望可以獨當一面者幾人。幕府賓贊能知兵家事體緩急可以濟務者幾人。兵法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陛下恭儉焦勞。內帑所儲者。可支幾歲。自古兵連禍結。亦豈可以歲月計哉。惟昔辛巳之役。上天垂祐。逆亮伏誅。甲申之役。虜人實有厭兵之意。故兵纔及境。不數月而遂解。要不可以是為準也。臣觀自古用兵。不計勝負。惟能持久者。終成帝業。陛下復料今日之兵將財力事勢。能以持久而不困乎。若曰。祖宗德

澤感人甚深。中原故老。常有謳吟思漢之意。一旦北方有變。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朝廷乘破竹之勢。中原遂可傳檄而定矣。初不待歲月持久也。臣仰惟陛下自即尊位。于今二十餘年。威德美意。日新一日。是宜上符天道。下順人情。克復之期。不俟再舉。然臣猶謂取諸已者可信。而責於人者難期。正須朝廷國勢安彊。然後豪傑可收為用。若昔晉宋之際。蓋無日不望中原豪傑之助也。然計其功効。終成畫餅。故臣惟願陛下勤於自治而已。兵法又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今虜酋北徙。國人既知之矣。然其所以北徙之意。朝廷猶未能深得其情。是則諸將用間不密之過。臣聞昔楊存中在紹興。諸將中。最為不及。然其設心措意猶是伺公。如李顯忠輩方得罪秦檜。棄置閑廢之中。存中為之傾貲結納。故能卒收其用。臣聞存中每遣間諜。輒委之數萬緡。恣其所往。皆數年而後歸。故能深得虜人之情狀。今之諸將孰可任此。臣愚伏望陛下內則親詔大臣。選群材以脩政事。外則密諭將帥。厚遣間以覘敵情。至於近邊移戍修城。凡動人耳目之事。皆可少緩而弗為。虜人所欲歲幣。亦宜如數遣發。不必與之深較。嚴戍邊吏毋得輕輒生事。俾其安意肆志。永復以我為疑。然後養威蓄銳。而徐觀其變。則庶幾其可圖矣。臣僭越狂妄。冒瀆天威。不任皇懼待罪之至。

戶部侍郎汪應辰論國用士風軍政疏曰。臣仰惟陛下初即大位。群臣百姓拭目傾耳。以觀化聽令。其精微遠大。雖非見聞可及。而動容周旋。一以禮法仁孝之行。恭儉之德。惻怛愛民之心。謙虛盡下之誠。類皆出於聖性之自然者。以至收召名士。博求直言。追録忠烈。莫不犁然當於人心。中外稱誦。以為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孔子曰。三代之

王也。必先其令聞。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夫豈有意於求名哉。蓋昔之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者。以其民悅服之有素也。誠因始初清明之政。中外悅服之心。推其所已為。求其所未至。凡人心之所欲。而今日之所當行者。舉而措之。以幸天下。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事半古人。而功倍之矣。臣請言人心之所欲。而今日之所當行者。惟陛下財擇。自用兵以來。有司於常賦之外。所以搜求征取者。名色不一。蓋十倍於漢唐與祖宗之時。而不翅也。州郡為之匱乏。百姓為之凋敝。宜其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常有不足之憂。則夫今日之國用。不可以不理也。平居無事。將帥之臣。坐享貴富。一旦警急聞命。則遷延而不前。望敵則皇遽而自却。事平之後。益自夸詡論功第賞。動以數萬。若其名籍之虛實。技勇之高下。皆不可得而考核。則夫今日之軍政。不可以不脩也。以便文自營為得計。以因循苟且為練事。希功者肆意於誕謾而不疑。逐利者甘心於敓竊而不耻。朝廷所託材器職業者萃於群下也。而積習如此。將何望焉。則夫今日之士風。不可以不變也。陛下之仁聖。而因始初清明之政。中外悅服之心。慨然欲大有為於天下。以此三者為當務之急。酌之衆論。參以時變。先甲三日而究其所以然。後甲三日而慮其將然。是非之理。本末之序。既已參於前矣。言之則必可行。行之則必可久。任使賢能。必盡其人之材。賞罰功罪。必當其事之實。駸浮辭者。不得以亂真。挾私意者。不得以害正。斷之以不惑。持之以不倦。未有不還至而有效者也。國用理。則民可裕矣。軍政脩。則兵可強矣。士風變。則政事可舉矣。內以治吾之國家。外以制敵。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昔漢之文景躬行節儉。則有家給人足之效。宣帝總覈名實。則有吏稱職民安業之效。夫以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其於天下

之事。特患有所不為爾。竊惟太上皇帝以天下之大。付之陛下。夫豈苟然而已哉。蓋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太上皇帝既得其所難。矣陛下當思所以任其難者。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所生。時之不可失也。微臣不勝拳拳之至。

有煥章閣王師愈上奏曰。臣聞天位於上。雷動於下。其卦曰無妄。以四時言之。春夏之發生。雷雖震驚。人不以為妄。所當然也。故能成育物之功。秋冬之斂藏。雷雖隱然。而有聲。人莫不惕然而駭聽。蓋其動也妄。必有札瘥癘疫之患。聖人體天以立極。法天而圖治。安平之時。出入起居。固有不斂。發號施令。固有不誠。非以其材略智術足以高天下。亦以其動靜本於天理之自然。不撓乎人為之私也。是以濟大業者。當艱難之時。戒速而有成。緩而有成。究其所以然。皆無妄也。

漢高之王漢中。未嘗而長驅於滎陽京索間。不五載而成帝業。蓋因

思東歸之士。其動不可以緩也。諸葛亮之相蜀國。事未定。則閉關息民以圖之。其動不可以速也。臣又聞善圖治者。如良醫之療疾。固有拍日而致效者。亦有累月而致効者。氣血未衰。偶為外邪所乘。或汗或下。其効立見。此豈待累月之久哉。若夫沉痾之餘。羸然若死。必在乎固其本元。養其精神。強其筋力。反欲投瞑眩之劑。求指日之効。又欲娛之以華靡宴樂之奉。甚可哉。方今天下之患。胎於慝。豐結於崇觀。潰裂於靖康。爰自紹興之初。上下相維持。將復振矣。然幾用事之臣。又徒而弱之。幸賴天啓聖明。陛下嗣膺大統。規恢十年。始有蘇息安強之兆。實社稷生民之福也。伏願陛下遠稽羲經之無妄。俯察良醫之治病。脩我之備。待彼之釁。毋欲速而輕動。其不能成萬全之勳者。臣未之信也。

師愈為長沙守。上奏曰。臣聞濟大業者。不可畏敵人之盛強。亦不可

喜敵人之失德。畏其盛強。則心必怠。喜其失德。則心必驕。驕與怠一萌於胷中。而能圖回者鮮矣。三代而下。遇強敵者。莫如漢高祖。方項羽席戰勝之威以入關。分王諸侯。可謂強矣。高祖則未嘗喜焉。竟誅漢中。務寬仁以收民心。廓大度以用人傑。終能逐其欲東之志。五載而成帝業。其規模為何如。清康之變。亘古所無矣。在當時見聞其事者。壯者已老。老者已死。今之年三四十者。雖語以當時之事。已茫然矣。此儻此恥將忘之。祖宗在天之靈。四海忠義之心。所望雪此恥。復此讎。有待於陛下。陛下亦以雪恥復讎為已任。即位以來。宵旰焦勞。未嘗不在是也。然以強弱之勢論之。虜人土地之衆。金穀之富。車馬之壯。雖元魏所不逮。自古夷狄之盛。未之有也。世之畏縮守和議者。必持是說焉。嘗不知強弱盛衰。相為消長。未有強而不弱。盛而不衰者。厥今虜勢。安知天意不欲稔其惡而殲焉。所謂其強易弱。其盛易衰。況加之以淫虐。中原之民。怨入骨髓。以是觀之。其可畏乎。世之輕狂妄議進取者。往往又喜是說。謂可以指日恢復。曾不思國家素備果何如哉。已亥自斃。天授機會如此。國家不能進步取尺寸土。良由無素備也。何謂素備。一曰。脩己任德。以承天意。二曰。實惠及民。以固邦本。三曰。廣收英傑。以為股肱。四曰。據要害之地。以壯形勢。五曰。練兵足用。以待進取。此五者。人皆能言之。陛下亦觀聞而厭聽。人多以為腐儒常談。殊不知五穀無異味。而能療飢。布帛無異采。而能禦寒。五者雖若常談。實圖回之先務。要在深思而力行。既有素備。機會之來。斯能乘之。何謂機會。或胥肉爭國。或種落離叛。或姦雄割據。或大盜蜂起。或輕動深入。皆機會也。魏相曰。兵應者勝。素備已脩。或逢機會。以應兵

乘之。而不能成商宗周宣漢光武之業者未之聞也。苟惟不此之務。
徒能張虛氣出大言。忘遠慮爭小利。而曰能圖恢復者非臣所知也。

經國

宋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略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為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

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已之私也。恭惟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讐。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雖享天位不以為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為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為矣。間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為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以復虜帥而為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且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為此邪。抑真欲和議之成而為此邪。以為姑為此也。則既為其始。必慮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苟為也。且苟而為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為也。以為真欲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已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怨而講和。非屈已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

舛矣。夫子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好為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為夙興夜寐以脩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隳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于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虜之情偽。吾之得失。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為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為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

敗之時也。臣顏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建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未嘗少衰。雖使虜意效順。無所邀索。乃是深有包藏。尤足疑畏。正宜引義拒絕。以伐其謀。然後表裏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為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為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顏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既得。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功。惟陛下擇焉。

熹又奏曰。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為與所當上之大端矣。然而戎虜憑陵。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飭。帑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為計。臣獨以為今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恨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彊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彊。而恢復可冀矣。臣疎遠賤愚。震慴天威。未敢罄竭所聞。以久稽聖聽。而粗舉其端如此。伏惟陛下留神財幸。

王質上言曰。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為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於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待其偶

然自墮於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吾之羅。擾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亮殞亡。葛褒篡立。為葛褒者。其守國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為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柰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葛褒已叛。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葛褒覆車之鑒也。葛褒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於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為葛褒者。亦固知攸濟。其初欲弃河南。啗我以為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褒勿弃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弊。欲就我以為和。而陛下難於弃要害之地。固勢如初。已而大臣異議。並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脅我以為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褒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啖我以為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為和。勢既振則脅我以為和。於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褒之被衮服冕。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褒初年。金人已有亡證。其能存立漸至康強者。和之效也。故葛褒欲保今日之和。猶秦檜欲保前日之和也。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褒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偽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

弃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為害也。中原之人。又久困蹂踐。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於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曠然以夷變夏。不從令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既不能以抗金人。而又無所望於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粘罕兀朮之徒。善觀天下之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為相屬。而實未嘗相安。粘罕兀朮之徒。能變其外。而不能變其中。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好勝自任。以為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為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鼉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鼓躍而簸掉。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為我所得。而多為中原百姓所殲。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為我所下。而皆為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釁作。為吾之利也。如此。為彼之害者如彼。葛褒困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褒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興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為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為亮。佗人烏知其不效我也。葛褒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褒之說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為葛褒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為憂。而臣益以窺見葛褒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為銷變。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為省釁。而吾當撓之使釁作。如人經病後。務為調適安和。惟慮病之復至。則當勞動其精神。耗散其氣血。不當養之。使其安坐而少病。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倘移乘輿進幸建康。則中原必讙傳親征。彼不得不發刷調發以為之

備。則木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洶洶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向之威。方其發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葛褒之庸豈可以比岐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褒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為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謀園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騷。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為鷙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警使為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為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釁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閧。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寖久則寖多。寖廣則寖熾。彼方分力以支中原。未暇全力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即受其敵。其初陰攪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住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豪族以為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為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為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則女真亦不能獨立於中原。今人徒見其外庬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靺鞨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措女真於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措五國於中原之內。蓋益甚眇。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為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女真不得不逆而歸。苟惟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貳。以與我並爭於中原也。諸戎與中原相錯。世俗所謂猫鼠之相乳。蜈蚣蛙蛇之

同穴者也。烏能久而相安。五胡之亂。劉氏為匈奴。而胡滅之。石氏為鮮卑。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為鮮卑。而氐滅之。復興。而晉又滅之。符氏為氐。而羌滅之。羌又滅之。姚氏為羌。而晉滅之。金人滅諸戎。陵躒中原。假合而為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戴天之讐。則其不反兵之讐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撓兀解之勢於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為難。則決策居汴。太祖嘆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於京師。而供給仰於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為國。西自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為守。已過承平之太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為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於承平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歲。蘇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為征稅之法。既而嘆曰。今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開為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猶為司馬氏。已而為劉氏。為兩蕭氏。為陳氏。唐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為揚氏。已而為李氏。惟司馬氏有南最久。名為百有二年。而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歲月居多。亦可謂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迫切之勢。以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粗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

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矣。何者。相思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為難。然桓溫至灞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為符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邀其留。痛恨其返。蓋慮比有拓跋。西有赫連。此華人真情終不安於夷虜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於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而其情未泯也。為我毀族。為我毀身。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於人而無所泄其憤。闊然相疎於我而無所効其情。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它時。日愈久。則情愈衰。情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丹謂吾師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鬬。故涿易二州之外。其餘皆恝然也。它時中原故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使不與夷虜相安。則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我。則知有我。不知有它。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為名。託漢為名。則借漢為重。是其權已在漢也。權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偽不敵真也。今陛下握夷虜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以謂恢復為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於中原。以十分為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宋文帝謂佛貍曰。河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於司馬氏。而安得有情於劉

氏也。攷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貍之勢難過。蓋專取力於東南而無所借助於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畧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於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為深。光武起於中原。其勢為便。陛下興於東南。其勢為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而期於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懼者。必有一擲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奈嘗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關東初平。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孫述一子於度外。然終不能自已者。慮後患之難圖也。況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臥置此賊於度外。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復當是之時惟

英主能與世為雷雨。陛下真英主也。可惜蹉跎玩時。將老。陛下齒駸迤邐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於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借筯可以轉移天下之安危。一蹴足之可以鈐制英豪之死生。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足以取效而無難。恃陛下之為英主也。如臣區區可惜為斧之所傷殘。風波之所覆溺。生無所成。死有遺恨。實惟陛下圖之。

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為太學正。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

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即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

質又奏曰。臣嘗論之。夫人之為國。利至不能不喜。害至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於有間而可入。喜為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祕其肺腑。使人操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隣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於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唱之以害。夫誘之以利而唱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閑其尋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而表襮於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

城而易趙璧。趙人雖吝於予璧。而喜於得城。璧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携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驁陵劫。至於加兵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為也。楚子伐宋而宋不服。令其師曰。入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顛沛而不可自立。故臣嘗以為善謀國者尋其間。而善為國者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為朝廷至於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為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為。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弃地有三。或不能有而弃。或無所得而弃。或交相易而弃。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弊而遷。或以隣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窒間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其處利害之際。至於符堅之寇而不為懼。謝玄之勝而不為喜。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為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於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質又奏曰。臣嘗論之。曰。靜而觀利害之變。揣其輕重。量其多寡。而擇

其害輕利重。害寡利多者為之。雖間有所拂於世俗。則固當有所勿恤。何者。天下之利害。紛紜反覆於冥漠之中。搏之而不可執其形。尋之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有定勢。而多寡自有定量。甚不難知也。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則銖不若兩。兩不若鈞。鈞不若石。以龠合升斗斛而觀其量。則龠不若合。合不若升。升不若斗。斗不若斛。善處利害者。如衡之於銖兩鈞石。量之於龠合升斗斛。深明於毫忽之間。曲辨於匄撮之際。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氣不定。高則為名所眩。下則為利所怵。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舉皇惑顛倒而莫知。晁錯之削七國。王深謀之挑李虜。朱异之納侯景。楊國忠之服安南。昔以為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為。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亦可謂大拙矣。臣嘗歎伏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為非庸材常智所可及。烏介可汗劍不能振。退渾党項請以部落擊之。因天德軍使田牟以為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渾不可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誰肯為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角。必敗。黠戛斯攻安西北庭。武宗欲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詎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河隴為我郡縣。故能緩急調運。河隴既入吐蕃。則何所興發。何道餽輓。縱得無用。嗟夫有誅虜之便而不進。有得地之勢而不取。此庸材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揣輕重者甚明。而量多寡者甚精。以為誅虜而生釁。則不如勿誅。得地而耗財。則不如勿得。故它人以為可。德裕以為不可。而今之謀利害者不然。近者括沙田。籍銅器。此其為利亦末矣。臣聞之士大夫。沙田之數。租以石計。錢以緡計。殆不過十數萬。而江淮浙西之民咨嗟憤恨。有甚不堪者。舉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或者以為風餐土食之餘。薪烹火化之後。頗不利於鑄錢。而生民器用一掃而空之。此二者。

皆以毫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謀利害者不端輕重。不量多寡之過歟。臣聞天下之人。誰能皆有以順適其意。苟便吾事舉而有功。功成而有利。則雖朝謗夕誹。固有不必問者。今之所圖者。百分之勞。魯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已紛紜議論而不可禁。臣以為善計利害者不為也。

質又上固本論。其一曰。夫所謂重淮者何。臣嘗論之曰。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江之恃兩淮。如河之恃三鎮。皆所以藩籬其外。而扃鐍於內。自渡江以來。強鄰悍敵。相與隔樊墻而分爾汝。蓋無歲而不有疆場之警。然建康未嘗聆西北金革之聲。而長江未嘗染夷虜戎馬之氣。雖苻堅傾天下之鋒。而盡銳於一擲。卒阻於淝水而止。宋文帝與佛狸相抗。彼佛狸之師。非脆敵矣。衝蕩飄忽。一旦而臨瓜步。遂與建康相望。然逡巡退避。若不可以終日。故臣以為晉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兩淮有以當其前。佛狸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遨其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是故有兩淮而不能守。和親之後。誓已定而約已明。是故有兩淮而不敢守。然不能蔽淮。終不可以蔽江。今沿江之屯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軍駐建寧。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形聯氣接。可以當衝要而塞孔道。一旦有急。上下數千里。聚之則不徧。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為蔽江先於蔽淮。非以為淮之果可以蔽江也。綴之於前。而待之於後。則守之也固。而應之也閑。蓋軍旅之中。一夫被重鎧。一夫被單鎧。被重鎧者。一鎧洞則一鎧存。而被單鎧者。一鎧洞則肌膚切矣。然而今日之討。有蔽江之實。而無蔽江之名。有蔽江之實。則我得利。無蔽江之名。則彼不驚。此不可以不熟講也。今兩浙九州郡之卒。亡者不補。而在者無幾。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衛府庫。迺郵傳者舉

不能備數。如是。則莫若舉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兩淮地曠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出沒乎其間。發源於江西。而波流於江北。蓋嘗震動郡縣。力不能制。如是。則莫如以徼盜之名。而增巡檢之土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土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縣之弓手百人。大縣倍之。一路有幾州。一州有幾縣。一縣有幾寨。誠能皆勇銳悍敏之夫。屬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誘之以賞。懲之以罰。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爲然。則密諭兩淮之計。臣可以損其餽軍之數。而留之以爲養士兵之資。則兩淮不爲無用。而緩急可以綴敵。長江不爲無助。而倉卒得以爲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慮之。庸夫慮之。則安坐而待斃。不可使褊夫慮之。褊夫慮之。則張皇而生變。惟夫緩不爲庸。急不爲褊。然後能收寘寘之功。是臣之策也。其二曰。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論之。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爲可憂。自古蜀之盜賊。惟公孫述李雄倡起於閭閻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自正朔。蓋其適大亂之世。自李寶張忠之敗。羅尚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劒閣。縱橫飄忽。聽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馬相趙祗。晉之譙縱。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歲被南詔之擾。蓋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遠遁。故臣以爲盜賊竊發蠻夷侵擾。皆不爲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離隔。其人柔忍而朴厚。惟其地險阻而離隔。故盜賊卒然起於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搖。蠻夷無故而深入。則斷續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孤。心搖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

爲一時之擾而不可爲久遠之患至於柔忍朴厚之人呼之則來招之則應有姦雄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浸淫漸漬久而必至於爲害故唐之崔寧韋皐皆積累歲之久遂擁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後唐之孟知祥亦皆先恢拓其腹心而長養其羽翼一旦反目而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小而爲崔韋大而爲王孟凡久而制蜀未有不然者此臣之所以爲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者其初始有一時之功栽培涵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支黨之相聯吏之奉承其風旨民之習熟其名字也蓋已久矣夫平居無事彼猶肯以虛名奉我我得以虛名役彼彼不幸有搖足之變則虛名有不可施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爲杜鴻漸擇其所畏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以扼其勢而制其姦重誨納涼師之兵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所憚而不敢動而不知夫圉虎豹於一閑跳踉奮嚙乃所以趣其鬬擬刃於人膏手足不疾應者未之有矣鴻漸之策是圉虎豹於一閑而重誨之策則擬刃於其膏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謂鎮靜而不驚寬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於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需於常傭之外時有所寬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音下明詔丁寧委曲爲之訓辭而深恤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於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之心則緩急之際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夫如是則將帥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爲患而不可爲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屯內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重困者縱而不收恐爲專制者資耳

袁說友上規恢三事奏曰臣仰惟陛下神功聖武超冠古昔深念列

聖二百年之貽謨。中原千萬人之思漢。粤自踐祚。力圖大勳。嵒朝慨嗟。日軫宸慮。將帥之能否。上廑於主擇。士卒之貧窶。曲意以加惠。繕治器甲。修築城堡。選練將士。儲偫金穀。雲屯之分布。馬政之蕃息。凡是數者。陛下已經理而整齊之。然臣猶有愚慮以獻陛下。其說有三。一曰。毋露機。二曰。毋較禮。三曰。毋輕敵。夫帝主之兵。貴謀而賤戰。智者之謀。計定而機不發。史臣論光武之復漢。而歸之沉幾先物焉。蓋幾之不沉。則事未及舉。而迹已布見。將物先於我。而我烏能先物哉。臣願陛下以貴謀為先。以沉機為智。舉事貴乎漸。使彼浸聞而不疑。決策貴乎神。使出其意而叵測。戒飭邊吏。防姦人之探刺。申諭統帥毋生事以張皇。凡吾求以勝敵者。橫斜曲直。而彼莫知所終焉。此臣所謂毋露機也。自古復人之讐。必以吾所不足愛而易其所可愛。小利不較。小屈不卹。此其志未可量也。越王報吳。卑辭厚禮。惟吳是徇。

蓋辭之卑。禮之厚。於吾固無損也。而適足以滋其驕玩之習。稔其怙惡之志。而重吾國人憤懣不平之氣。用是以報。烏有弗濟者。臣願陛下毋憚言辭。毋惜苛禮。酬應之儀。毋薄於疇昔。使命之遣。毋專於小臣。將取故予。而養其貪侈之姦。屈已下人。而激吾國人之憤。謀之如此。而待之又如此。豈不足以舉事哉。此臣所謂毋較禮也。夫以有餘者待人。而以不敢自足者處己。則無玩敵。無輕舉。將見可而進如破竹矣。東漢之初。匈奴飢役。自相紛爭。臧宮馬武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光武謂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帝非其請。果無是事。特欲益稔其惡。靜觀其變。而徐起以取之耳。故其後有空朔庭之舉。天下之事。亦豈在驟忽而亟圖哉。臣願陛下幸醜種年來衰亡已兆。而愈先自治。嘉中原年來思漢正切。而益務綏懷。常若彼有難圖之形。而我未有必取之勢。蓄銳養晦。堅意篤志。待時而動。奮然必為。將何往而弗克者。此

臣所謂毋輕敵也。夫是三者。固豈區區然求目睫之勝哉。養吾之力以深藏其機。安吾之民以姑盡其禮。全吾之策以熟料其敵。皆所以為不可測之計。期必發而必中爾。惟陛下鑒臣之說。以觀今日之勢。而不以為迂。將不歲月而復古興周。明謨隆漢。匹休周宣漢光於千載之上。如臣等輩。期與中原赤子共覩漢官威儀之盛。豈不壯哉。

說文又上言曰。臣嘗觀漢高祖最善慮事。方天下未定。自關以西。每先固守。然後東征西伐。得以取勝。其自將擊陳豨也。非蕭何守關中。則韓信之叛實累其後。明年又自將擊布。亦回視郤慮。常使問蕭相國何為。帝之意謂寧使吾之伐人者未克。毋寧使吾之境有變焉。蓋跋前疐後。以掣吾肘。用兵之大忌也。臣仰惟陛下神功聖武。超冠古昔。深念列聖二百年之貽謨。中原千萬人之思漢。粵自踐祚。力圖大勳。將率則上廑於主擇。卒伍則捐金以加惠。器甲城堡。士馬金穀。凡古人戰勝攻取之具。陛下已經理而整齊之。夫以天道好還之理。祖宗在天之靈。而鑒觀陛下復古之念。如此。固已啓佑大業。而犁庭蹀血之盛。復見於今日矣。然臣猶有愚慮。不識忌諱。以獻陛下。伏見年來江湖之盜。時敢竊發。比者廣西李接小寇。亦敢為妖。此固自投死地。何足誅鋤。而臣私憂過計。以為當清明偃戈之朝。區區疥癬。隨自殄滅。固何足道。然陛下方篤意復古。勳在朝夕。它日復會東都。舉國大進。于時江湖閩廣數路。萬一有警。必有疐後掣肘之患。此豈可以不預為之防也。夫江西湖南盜賊固當深慮。若閩廣三路。尤不可忽。蓋地土牽聯團簇。又諸郡相望。別無險隘。譬之崗阜。自成一區。或有寇盜。苟不即滅。非若江西湖南路。地形斷續。隔驀散落。時有高下險限之比。若不先為之策。異日必為後累。臣輒以管見五說。仰溷天聽。其一曰。乞行下閩廣三路提刑司。專一措置諸州禁軍。令守臣同本州

兵官日務訓閱。立為賞罰。激厲能否。並不得占用一名。提刑每歲循行點按。不得因而搔擾。月具見管禁兵姓名人數申奏。其二曰。閩廣諸郡。城壁頹圮。兵器朘削。二廣尤甚。乞行下三路運司借撥錢本同各州守臣措置。日下修築城壁。務令堅固。打造器甲。務為可用。具已修打過城壁器甲數目申奏。其三曰。二廣郡守。多係部闕。凡以資序而得者。率是癃老罷羸之人。何以應猝。乞命大臣更擇緊要州取旨升作堂闕。選材差授。許除第二任知縣人內係極瘴去處。厚立賞格。三路守臣陛辭之日。戒以訓兵愛民之事。庶使材力有餘。可以責任。其四曰。每遇三路謀帥擇憲。必先威望智略足以彈壓鎮服者。仍乞同各州守臣皆一一久任。毋遽遷易。如任滿日。部內無切發事。並與遷秩召擢。否則取旨議罰。以為懲勸。其五曰。竊惟聖化旁洽。遠民興行。年來二廣之士。浸多秀穎。宜命大臣搜揚薦召。擇其一二以漸擢用。

誠足以收遠郡之心。銷姦慝之習。亦漢高慰趙子弟之遺意也。臣愚欲望睿斷。首以閩廣為重。頫鑒臣說。以次施行。庶幾陛下養晦蓄銳。奮然必為之日。可以專意北向。無復顧後之憂。蓋天下之事。惟周防厚慮者。為不可敵也。惟陛下謹之重之。以全大計。寔宗社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五

經國

宋孝宗時太學博士葉適上奏曰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無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之率易苟且習聞畧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僞楚僞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顧亮雖威脅

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眞不可拔。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虜。正以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不可動者。豈眞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虜。正以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顏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虜暫安於東南。臣以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葬兩淮。理荊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積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旦夕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

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幹离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覩而已。青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為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轍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為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讎。而廣藁愛之義。自為虜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

不以賊虜為可怒。而反釜平北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弃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弃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為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為奇謀祕畫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立為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

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略屢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勳績者乎。今環視諸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閥閱。以勾校朱墨為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黥卒。遽自負為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擾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援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伏。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斁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踈

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而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群校貴將。廩祿無筭。外虛州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塩袋錢增添而塩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為州之害。月樁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

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耎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蹔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為某官。孰不堪為某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耻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足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材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愧。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庭或以見踈為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縶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

仇之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矣。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容。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義誠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其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

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讐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斡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苟且。習聞畢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事。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顏。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適又上始論其一曰。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之慮。惟燕薊

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陲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為正論。異此者為浮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為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前世。自以為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侮不除。芽蘖終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北之謀。前釁始鋤。後患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兩河諸城。猶以死而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就擒。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北。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眞援立之耳。及

黏罕死。偽齊廢。虜用事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朮背盟苦戰。則所為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敢較焉。至顏亮屠殞。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黽俛割四要郡畀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守。則民雖不為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嘗已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太半。隘處江浙。以為南北之成形。六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豈可坐而講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讐恥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

成敗瞬息也。得失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理。立讐恥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偏說定。不可以遠事言也。其二曰。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傅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為國者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害消。昔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憤發。深思遠慮以為之說。然而內墮好尚之多言。外狃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為烈焰。漲為洪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以來。困於世故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

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辱者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讐如疥痒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衣冠舉俛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慮於飲食刀筆之外者況其遠者乎是又紹興以來為小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權綱執樞要責功能課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攷察謹於遷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率勇敢天下靡然知上意而承之矣然而懷欲為之心者以無所施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謀新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為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為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諱堅志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為則為毋以為昔未嘗有當改則改毋以為今方循用除

百年之宿蠹開興王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於飢渴焉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適又上親征論曰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安寧以身鬬於兵革災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太祖太宗未嘗不自總戎眞宗之初固已幸大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為王欽若請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驩動用命王撻覽斃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始以親征為祕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兵行入無人之境撻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命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為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衒

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富如眞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異勢。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興初。趙鼎田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為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泰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泰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為勞師。其實亦用親征也。故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為謀論者曰。久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為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敵可也。若此者。分畫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有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予時。吾兵無不勝。吾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父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本可決也。

適又上息虛論曰。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為言也。夫時有未可而待其至。昔之謀國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特似之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必在二十年之內為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耶。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為。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為。而欲待時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脩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時而因勢之可為則勝。遠時而求以自為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光堯二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熟矣。待時之說轉而為乘機。此群臣之欺大事。而誤陛下以自寬也。亮氏斃殆。北方請命。女眞亂離。其時豈不至耶。及陛下按甲兵而休之。玉帛交使。

由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楚漢隋唐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淂不見耶。蓋待時之虛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為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為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陛下姑自為。其時而後自待之。毋使群臣相倚相諉。徒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也。昔之為國者兩敵相形而時出焉。極遠者數年。稍近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患其迫促而不及待。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今日也。若此者。非眞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為待時之說而已。

適又上實謀論曰。何謂求今世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無三國之吳蜀。比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湏也。北方地雖敵半。計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為也。然而五六十年不足以自為。而聽所為於虜者。則有故焉。蓋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也。而今以專為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財。其為緡錢者。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為千五百餘萬。此祖宗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

大軍。何其多也。諸州之廂兵。禁兵。土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虜人和親而不敢閧。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窮寇。數百人忽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為累。而至於弱。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晉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為累。而治道不舉。自今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上所自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權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頓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尊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天下之治馬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鬼狄所以憑陵而莫禦。讐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為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為而終不可為者。四事之累也。然則柰何。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大軍。耗總領為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校帳月樁為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廂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為累。則莫若疎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為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郭郭則內無堂室。故屢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若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痼。興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杭首出北。而取北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

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為利者。又在於條列四害之後也。

適又論紀綱。其一曰。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為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大俱失。而欲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諦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觀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胡亦始合為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緣邊之兵。攘却其要地。而匈奴遁迹自畧。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後世皆以秦之紀綱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為失。而不以弱為失。以大為失。而不以小為失。夫強大之勢易為也。秦特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二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尚能係服單于而臣妾之。豈夫盛縮凡儒之論所可疏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窮廑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

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奬激虛聲遺號猶為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為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符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晉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為不當授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為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兵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為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則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內地亦皆裂為藩鎮殽雜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

復振矣其二曰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尸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鎮以為名見者不察而以為其患專在於藩鎮藝祖思靖天一以為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治榷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師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內地矣蓋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強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為制馭宇宙之善謀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為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

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為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為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為也。唐失其道。化內地為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大不可安者焉。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四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重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真宗幸大名。傅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日不可動。爵祿恩意。豢養群臣。狃於區區文墨之中。於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銷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其力內平僭偽。蓋雄畧如此。而竊歎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為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大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誦功德。撰次符瑞。為上下之意。以為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世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材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考載籍。非不燦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於煩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已。此豈不為大可歎哉。其三曰。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為國。無甚於本朝者。真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為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憤其小醜。欲剪滅之。立論必於不赦。既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

固志。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為解之。然後乃已。於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為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為兩府。論議前卻。施行舛謬。小人交鬬其間。三人逐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為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乏。人才頹弛。天下翫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高。故王安石佐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為患在於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為在於兵之不強。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斂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洶洶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乎。以神宗之厲志有為。終於舉措衡決。變法則為傷民。開邊則為生事。力圖靈武。連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為強勢。而欲因弱勢以為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為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為膏肓不可療之危疾。雖分四總管以固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氷解雲散。一城一池。劫制於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為守。猶且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覩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於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

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群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絶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乎此天下之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十百萬言而不能決也其四曰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蜂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為以為稍從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是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維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淺雖狂疎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俊韓世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群寇江左所以粗定而虜肯和者亦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汎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為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恣意俯首唯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其功伐自比趙普以為經國之長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太半遷劫之釁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為大功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眞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為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為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

治不定則夫仇讐者誰與謀之今百計裒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
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為統帥而將不
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庭報發承受名為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
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鈐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虛徹沿淮
紀綱所立錯繆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
孰為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
以私智為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一塗轍而已唯
本朝之論則欲私為而私驗之是以頹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
故此臣之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適又上終論其一曰今天下之大害其膠固而不能解攣縮而不能
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初出令
必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必先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嗸嗸不能
安息人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支有所為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
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樁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鼈零
勘合牙契之額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
謂不正之斂皆無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所取
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足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
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
之費為六千萬緡盡斥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帑封樁者以之
罷減三者之苛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
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
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
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
眾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而為之無難

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荆湖四川為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地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各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以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然其為之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為常。然若此者。內以暮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屬士奮。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著解膠固。伸攣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輕總制。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既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閫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為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為難。士非難也。而民為難。民非難也。而兵之為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其二曰。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庸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寬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苗。而內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攝統制。召舊帥歸宿衛。鉤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聲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

富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之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為之立家。是兵為民也。古者民為兵。今者兵為民。宜其消惰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曰。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眞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勃海漢兒。前後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自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著如此。又有所問。更其敝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譁無動以疑於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為其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為亂。柰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為有以禁切。州郡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少。不急散也。久將稍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為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為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為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為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斂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群臣有暇而人材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寬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材。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

用其鋒銳。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為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敝。其日此弊去。此效見。效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必行之。以日月計而實效致矣。其三曰。臣前所論者。皆國門內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陛下嗣位以來。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為言。幾成俗矣。言門外事既孟浪茫廣。多虛寡要。而門內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盡門之內。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利。則指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眞之始所以得者。蓋每恠士大夫過於譽虜。而甘為伏弱者何也。其譽之也。謂阿骨打黏罕兀朮三人者。夷狄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也。阿骨打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既過。不堪囚執。起而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亡。女眞者。用其兵。食其粮。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骨打之雄傑。如石勒慕容雋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僨屢起。卒以得之可乎。阿骨打死。吳乞買立。不能主令。而斡离不黏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三酋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立敵而復不勝者。何故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而敗。則黏罕兀朮何以能獨過於古之諸胡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譽虜。甘為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後以歸我。張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遷維揚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割江北淮南耳。彼眞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譽虜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

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譽之不已。何也。故譽彼之兵則精銳。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譽彼之精銳何也。譽彼之威信何也。譽彼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譽虜以脅國人。而因為偷安竊祿之計。此風俗不忠之大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平此論。如澤者。未是以論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不終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蓋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如靖康者矣。不追議此而為可以戰可以守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鎮之雄豪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鬱不伸。必有待於陞下也。夫秘罕與斡离不同出而獨圖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兀术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湖舟楫為何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後返。使古之兵法皆盡廢而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若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之人以為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其四曰。請言女真所以守之者。夫阿骨打秘罕者。生於東北窮小之遠夷。非素有蕉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稱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為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擄中原。蓋昔之所謂劉石群卑氐羌。皆嘗生長中國。舊其雄心。公起窺伺。而秘罕兀术本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決鬬。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為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悉以本朝及遼之大略。繁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非復戎虜之本質矣。始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百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酈瓊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虜

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陝來而罷兵。兀朮再出。大敗於順昌柘皐。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且以女眞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為之主。其勢不順。其心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之氣。且無有為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鬬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以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眞之族類亦皆以和為利。亮氏弑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臨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酋自立於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為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為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彥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虜卒不動。今歲退入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行死喪。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眞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為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為法。而又顛和而不顛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氐羌之勍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大戰而勝之耳。夫一大戰而勝。虜之心擢。不復留中原。當以燕為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難矣。雖然。事豈有不難而後成也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盡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帥。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百年麋爛不可通之說。眞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出其策。張其陣。用其人以奇立功者。豈可賴哉。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其五曰。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為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為貴中國賤夷狄之論。此說春秋者所嘗講也。不

可以為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賤也。所謂女真者。豈口舌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耶。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疎。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勇未足以服人。遽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既返無所倚仗。以言孝思之迫切。則佑陵之梓宮未歸。顧仁之鑾輅未返。以言圖功之救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漢虜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欲結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遺種。相率響應。以謀大功。至其一取符離。師徒潰散。人情摧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主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召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柢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虜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者。大抵皆浚所為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略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反城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為將帥者。暗致之而不敢絕。豈真以此為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為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虜而迎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者。不專在此。況於契丹遺種。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耶。浚少年為將相。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光堯

聖訓謂浚終不可用豈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之拐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藩飾以為北方之事可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厮養而謂得虜密事以相衒耀沿淮守臣思為進用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淮未幾撰造虛事以為間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子習程文以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眞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一掃盡去勿留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帥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責其成功可也其六曰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為守而不以備我為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及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妄進守亦欲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進也雖使得宿得亳得徐遂至汴郊將何為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敵耳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軍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為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淝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進從淮以出亳宋大梁地散而難一且虜之所必爭也虜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事濟四方響合朐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練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當守也然為國必分內外其四外也其二內也內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安江南也雖然置兵無

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淝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也。不盡二十萬兵。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耀威河南。常事耳。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廬以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為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而北方猶未可圖也。況其不能望見襄廬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臣。立為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為立說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其七曰。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半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荊襄當韓魏。以淮當梁汴。而未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內。深入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為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為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為具者。不待收聚經營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立於艱危。以小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眞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謂易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

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論行弱勢。百二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綱紀。欲必以二年之外。五年之內。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材未嘗素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而乏。此必致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人所行之事。與其人所立之論。尚為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時度時之論。而商浩諸庾。屢謀北方。桓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寂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惰無能之人。竊取其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為之志久而無所為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伸攣縮。先有以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而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群臣。生其志力。以終從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群臣一前一却。懷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壞之大端。陛下之所先知者也。知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為群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材出矣。

知桂陽軍陳傅良擬奏事劄子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不因天下之

變。或草昧之初。或叔季之後。皆可以成大功而熙鴻號於無窮。載籍所稱創業中興之君是也。往者外有方張之虜。內有交叛之將。關河海岱。群盜雲擾。光堯太上皇帝。嶷嶷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屯。以繫國祚。遭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集于宋。蓋時無不可為者矣。恭惟陛下獻知神武之畧。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自纘丕緒。以至今二紀。比者賢士大夫類曰。時不可為。而以恢復為諱。雖臣至愚。竊所未喻。且隆興用事之臣。雖以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以大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名。孔子曰。心也正名乎。今顧以恢復為諱。果何名歟。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賞刑不足以懲勸。是王業往往遂已也。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正人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為本。靖康之禍。諸夏陸沉。而人不恥。君父播遷。而人不怨。天地易位。三光五嶽之氣分裂。而人不懼。是尚為有人心乎。馴至於今。晏如平時。不念國辱。私相恩讐。但為身謀。患在得喪。自非陛下有以再造彝倫。新士氣。臣恐此義寖微。寖滅。或有後憂也。方今虜主春秋甚高。志不在動。庶子嫡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非今日所覩矣。以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進。大抵生事。儻無遠畧。且有內爭。兵端其可禁乎。就使虜無動。夫以中原萬古衣冠淪為左衽。五六十載。比不足懷。南不能令。獻亂思治。豈無其人。聞之道路。河決非常。擾及關陝。神怒民怨。其兆見矣。宰有特起。何以待之。就使虜無動。中原無特起。以臣過計。千乘萬騎。介在東南。禮樂庶事。比擬全盛。地氣不能勝。民力不能支。亦豈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下獻知神武之畧。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宜為中興盛帝顯王。而

以人心不起至於憂在子孫臣實未喻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是在陛下而已臣不勝拳拳

戶部侍郎王之望奏曰臣伏聞金人改圖顛脩舊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陝西偽都統者亦揭牓令其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蓋和議不定則必有內憂不獨懼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靈為念固應許其自新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儀更增歲賂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復請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為敵國二者皆未可遽也女眞本窮荒小夷貢獻於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為兄弟契丹既滅便尋釁端以宣和為渝盟靖康為失信劫遷二帝淪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至而狃於常勝必欲兼并凶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已從權者正以彊弱之勢有未敵耳其後東昏正隆屢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直窺濟江其渝盟信視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為辭矣今其立者素非人望以孱庸之故得自全於正隆之朝完顏一宗誅屠略盡見在近屬惟有葛王僭盜之謀起於群下非有受命之符遏亂之畧也威福大柄必在權彊內外乖爭覆亡可待故即位未幾已有兄弟之變觀其累世骨肉自相翦除此豈安固之基靈長之運哉則彊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惟分畫之議恐費商榷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別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稀土廣都無險阨汴都殘破徒有虛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發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罹

患。此黠虜反復。已試之策。而我向來受欺覆車之
厥。今天下之勢。惟陝西為可復。其地去虜最遠。控帶關河。內有四川
為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摧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矣。今
口之議。設以大河為界。固中國之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極後艱。若以
此更有邀求。豈容墮其姦計。彼或降尊損幣。自同契丹。而靳吝土疆。
不肯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潁嵩洛并
他路諸州兩相換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於必從。獨留南陽。以
通武關。我若并梁雍荊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粮固
圍。虜雖猖蹶。亦無能為。若有釁可乘。北方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
言所決。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既得。則置宣撫
使司於階成和鳳之間。而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人等原。以臨制
關中。各用土人。保其郡邑。如熙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
以其力自全而不為蜀累。邊迫有警。則下甲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
戈而固守。進可逐利。退無後憂。撫緡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粮饋。不耗
金錢。惟稍出蜀繒。增印錢引。以募糴于陝西。便足以了辦經費。天下
之利。莫大於此。百世之業也。昔楚靈王窮兵殊虐。民不堪命。取陳蔡
而不義。又將伐吳。為乾谿之役。楚人立子干以入郢。王師于訾梁。縊
于中亥之家。子干微弱。亦不能自立。卒為弃疾所圖。弃疾既篡。未獲
所安。乃盡反陳蔡不義之封。其國始定。五年而後能出師。金人今日
之勢。正類於此。仰惟朝廷必有成謨。往瞽之言。豈足觀采。顧大議未
定。不敢詢謀。用敢竭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幸甚。
司農卿李椿上奏曰。臣竊謂國家勒業以兵為重。承平百年之後。軍
兵習惰。自南渡中原流離之民。始為群盜。終得其用。蓋有劉張韓
岳於江淮之上。二吳於西蜀之險。統馭有方。故能立軍制。拒彊虜。國

家之勢復振者委任得人故也自權臣當路挾虜謀和誅有功沮大將逐端人用佞士崇聚斂獎進獻汰戰士困州縣為固位之術二十年間軍勢銷鑠士風委靡不復有忘身徇國之士為長久之計惟知逢迎以圖富貴者比比皆是天祐宗社權臣殞命賴太上皇帝聖明洞察姦計雪冤抑逐邪佞獎戰士優農民四方萬里懽欣相賀諸軍將士其氣復振未幾虜人叛盟百萬之寇竟無所施者人心不離故也孟子以謂得民心斯得天下者於此可見人心之不可失也仰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凡下詔令未嘗不以愛民恤軍士為急故軍民感戴聖恩銘肌刻骨莫或忘也九百政事陛下未嘗不經聖慮一歸於公當盡善而後已天下固已幸矣臣自遠方來目擊之事有可疑且憂者不敢隱默臣請言之軍心未和是也國家所以保疆宇固宗社惟諸大軍是仰今將難其材故馭衆無術士不温飽故其氣甚衰加以揀汰去其百戰之士離軍失其父子之疆寄招非類故不入紀律待之不均故舊人失望近者鄂州大軍三千人捕數百之寇半年之間亡失過半內有病患寄留者無可柰何臨陣戰歿者猶為盡力惟是避征逃竄對敵退怯小寇尚爾遇大敵將如何臣嘗詰問差來兵將官但云絶無舊人新人不經戰陣其馭衆無術不能自知也新招之人所請日不過百金鄂州食用皆貴如遇泥雨日費草屨已用其半又況有隨身器甲時須修整伏臘之費一身尚不能給有妻孥者不得温飽無可疑也臣嘗與老將郭振議論振以謂使舊人但執挺隨軍亦勝新人堅甲利刃以其諳練與否耳況離軍之人又帶去子弟甥姪之屬軍中無相保之情新招游手但可克數在教場閱習固與人等一旦遇敵方知其不堪用蓋徒得其表而不得其心故也今諸處寄招人額既是束以罪賞州郡所費不貲不敢稍辭或勒軍營

招收。則軍營陪費。或勒保伍招收。則伍發遣之際。必須關防。起發三五十人。即別差管押三五十人。借請券食之外。又多雇舟裝載。以虞途中逃逸。如防目為殃害。昔年岳飛一軍。紀律最嚴。隱然如長城。今乃無異諸路廂禁軍矣。解彥詳等所將之兵。戰殘者不過百十人。而竄逸者不下數百。臣得江西提刑辛棄疾書云。彥詳所帶二千人。今但有九百餘人。臣計其陣殁及疾病寄留之外。餘皆竄逸。不啻數百。此李川所以不得不按其罪也。此兵乃王琪選差之人。則其它軍兵皆可知矣。臣密訪諸軍亦多類此。豈不誤國家緩急之用。至如待之不均者。臣竊聞軍中舊人有嗟歎之言曰。我自靖康建炎間從軍。身經百戰。豈意至今反不如後來歸正之人。我輩揀汰離軍之後。一任添差。又或不得請給。仟滿之後。便有飢寒之憂。在軍之人。將來離軍。不過如此。歸正人則任任添差。三年為任。每蒙優卹。歸正從軍之人亦嗟歎曰。我輩本是國家赤子。偶緣阻隔多年。後乃仗義來歸。反不如俘虜血戰。離任轉官特支路費。又給居屋。優卹甚厚。事屬倒置。此舊人失望之因也。以是數者觀之。軍士之心。略可料矣。臣憲內外之臣。不以實告陛下。政府大臣或未之知。使大臣知之。陛下聞之。決不忍坐視。必有以收其心矣。此臣所以憂也。臣愚庸衰老。初無可取。誤蒙陛下知遇。有所憂不可以告陛下。則臣之罪負大矣。所以不避。溷瀆聖聽。冒昧奏聞。伏望睿慈。毋忽臣戇直之言。遴選大將。久任之。以馭其衆。講究屯田。以富軍士。練沭不離軍。以全父子之情。多收軍中子弟。寄招軍額。以刺情顏之人。待軍士以一體。以收其心。庶幾軍聲振。國勢張。不誤陛下倚伏。臣民無復憂疑矣。天下幸甚。

吏部尚書陳良祐奏曰。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

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散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孥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後。不戰自潰。瓜洲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伏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當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謀國欲一奏曰。臣居鄉時。鄰之富者有二子焉。一欲坐而商。一欲行而賈。而父莫之決也。而使之俱為之。二子之始謀。非不善也。為其徒者。以二子之不協。則各幸其業之無成。相非而相殘。相戾而相傾。居無何。其家卒以大困。又有貧者亦二子焉。以貧故汲汲焉相與營致。所以養其親者。均衣而節食。內閱牆而外禦侮。朝於斯。夕於斯。期豐其家而已。是人者。訖致千金之貲。夫富之與貧。圖功之難易相去遠矣。以其謀或一而或二。貧者以富。富者以貧。甚矣謀不一之為患也。書曰。惟精惟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惟不一。則天下之事雖至小而無成。況夫濟艱難之運。起非常之治也。臣不勝憂國愛民之誠。惟陛下留神財察。

孝祥又上奏曰。臣竊惟金虜不道。縶我行人。中外同憤。聖意堅決。申飭邊備。以全制勝。如臣不肖。蒙被使令。感激隆知。誓當效死。顧受任之初。有當為陛下言者。敢布一二。伏惟陛下神聖英武。得於天縱。永

念祖宗創業之難。太上皇付託之重。兢兢業業。不自暇逸。將以刷無窮之恥。復不共戴天之讐。天地鑒觀。神靈孚祐。苟充是心。何求不獲。然臣區區之愚。獨願陛下益務遠略。不求近功而已。夫所謂務遠略者。願陛下盡舍拘攣。掃除積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而行其所當為者。起居飲食。不忘此志而已。夫所謂不求近功者。願陛下多擇將臣。激厲士卒。審度盈虛。躊躇四顧。不見小利而動。圖功於萬全而已。昔我太祖皇帝既得天下。諸藩跋扈。初未服從。我太祖皇帝規撫以定。不動聲氣。磨以歲月。皆為我有。臣願陛下以太祖皇帝所以平僭亂者。為今日恢復中原之策。臣不勝幸願

校書郎熊克奏曰。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粮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粮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敘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管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包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嘉其有志。

屯田員外郎林栗上封事曰。前日之和。誠為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為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荊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淮。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

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且非徒無益而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勞貳。為今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論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斃州縣以奉大羊之使乎。

知處州范成大上疏曰。臣聞自古建功業者。必有一定之規摹。規摹既定。則以其力之所能及者。日夜淬厲以赴之。而不可分其力於規摹之外。所謂力者有三。一曰日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是也。三曰人力。思慮智術之所及者是也。世事無窮。而三力有限。豈可分之於不急之地哉。臣雖疵賤。去國未久。固嘗仰窺陛下神謨聖策。將大有為。竊計復古之心。規摹已定。然而風俗宴安。期會倥傯。稽古禮文之事太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日力窮於不急之務。國力耗於不急之須。人力疲於不急之役。皆非所以副陛下規摹之所欲為者。非曠然大有以損益之。恐不免於志勤道遠之歎。願陛下與共政之臣。自治三力。專用之於所欲為之地。凡規摹之外。一切稍緩。俟大欲既濟復之未晚。昔越勾踐未得志也。蚤朝晏罷。非謀吳之策則不講。自古能用三力。無出其右者。故功業卓然。此雖陳迹。可以驗今。臣故併以為陛下獻。取進止。

時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左驍衛上將軍陳敏上言曰。金兵數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艫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

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南朝司命。顧朝廷留意。

經國

宋光宗紹熙四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奏曰。臣聞天下之勢。未有久安而不動之理。而治忽安危之幾。每伏於暇豫無事之時。此繇昔及今事理之必然。人主不可不加察者。恭惟藝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來。累聖相承。嚴恭寅畏。不敢自暇自逸。有以極夫祈天永命之功。故天下晏然。百年無事。自王安石用事。變亂祖宗法度。天下幾於動搖。元祐諸臣。戮力扶持。而天命人心。始復安固。章惇蔡京又傳。會日安石之說。窮極姦慝。蠹國害民。稔成靖康莫大之禍。陽九所遭。至是蓋百有六十年矣。高宗皇帝一馬渡江。中興大業。雖易動難安之勢。於是乎復平。然世有所屈。而大義未伸。舉是憂責。以畀付壽皇聖帝。壽皇憤讐恥之未報。宵旰圖治。思欲昭荅天人之心。而倦於憂勤。復以是

憂責屬之陛下。此正昔人所謂憂責在身。不暇盡樂之時。然臣究觀當今之世。上下耽於逸豫。以宴安江沱為當然。而謂讐虜聘問往來。我得多筭。浸忘事理之真實。曾不思夫六飛駐蹕行都。將七十載。我之於虜。終難兩立。而王業恐終難偏安。執政任事之臣。翫歲愒日。習矣不察。浮論日勝。而實理不明。弥文日增。而實事不治。國勢弗壯。人心易搖。近者如瀘南之報。士卒賊殺帥臣。幾成禍變。四方傳聞。殊駭觀聽。陵夷之漸。可為寒心。陛下日視昕朝。詳延兼聽。豈不加察乎此。然事理真實。則為久安之勢所推移。虛美熏心。易忘儆懼。至於憂責所在。反以為迂緩不切而安於不為。臣恐天下之勢。未必能常。然儻或事變稍加於前。則陛下之焦勞。將有不容釋者矣。此臣所以夙夜憂歎。願陛下遠覽獨觀。思有以持其勢而毋有所易也。夫靖康之事。人神之憤未解。蓋當今憂責之大者也。臣嘗竊因父兄耆舊之所傳說。以推斯時之變故。蓋憯於西晉永嘉之時。二聖北狩之禍。誠臣子所不忍言。乃若宗室貴戚。六宮嬪御。死亡係纍。其冤憤之氣則未易遽弭。中原赤子。肝腦塗地。而存者復汙於腥羶。輿地之圖。不登職方之籍者。又三分而有其二。雖我高宗再造丕基。然航海避狄。于越于明。于台于溫。險阻艱難。莫不備嘗。則蓋曠古之所未有也。陛下聖性高明。靜而思之。是果可以一朝居乎。是果可以遠而忘之乎。苟聖念真及乎此。積其精誠。罔有所間。自強不息。與天同功。則志向定而大義明。所謂憂責在身若緩而不切者。誠吾家事。豈容安於不為。明詔二三大臣。同其憂責。必灼知屈己交虜之為權計。暫駐東南之非永圖。益求忠實明智之士。列于庶位。以圖回內修外攘之實事。共致祈天永命之極功。俾內外上下。革心易慮。皆知不共戴天之義。捨夫頹惰舊習。為所當為而無暇乎其他。則百志皆懋。事業自著。而更化善

治之規模。惟陛下所以詔之。儻惟不然。歲推月移。大義昏蔽。孫文浮論。浸失本真。秖見其可喜而不慮其可憂。迺欲以江左一偏之地與虜持久。則區區之深憂蓋未易知。其所終矣。臣世受國恩。莫能補報。發言狂瞽。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寧宗時。張浚楚州田奏曰。臣伏奉今月十八日午時親筆處分。臣已恭稟聖訓。王之望等言泗州利害。所當講明。今欲且令謹守。俟至秋初。專責主事者俾權歸於一。聖諭切當事機。臣見遵依施行。向北斗堠。緣馬軍極少。差使不敷。泗上地勢平坦。恐步卒當彼馬騎。不能遽還。近陳敏等建議。欲於臨淮縣築堡。屯步兵三百人為斗堠。庶幾緩急。可以相應。臣見審度。措置又冊檄尚少。誠如聖慮。臣見委劉寶打造一百隻。委運使黃仁榮應副材料工匠。臣望一陛下回宰執奏事。宣諭令仁榮一到鎮江。躬親應副。臣見別具奏聞。次他日舟船既辦。分差忠勇軍駕放。自不關人。每舟以強弓勁手二十人載其上。施放火箭。是可禦敵。伏乞睿照。臣伏蒙聖訓。諸將見和議成與不成之間。語言反覆。此正中其病。臣即以宣示劉寶吳超劉光時范榮等。莫不悚懼知愧。然而以臣觀之。將帥難得英偉之才。況人情之常。不免觀望。以此語言不一。理當戒敕。惟陛下示以好惡。明正表儀。俾各悉心奉公。不求偷合苟容。以報國家。夫死者。人之所難。陛下以天下為念。不肯自求一已之安。表而率之。猶恐習成舊態。各不盡力。矧夫朝廷上下。遵之以和。孰不捨難就易。以幸一日安全也。此是社稷大計。在陛下為重。在群臣為輕。自非陛下毅然獨斷。與天同心。申之以號令。齊之以賞罰。舉天下之大。制命在我。誰為陛下出力者。至於挺身任事。盡節向前。一有差踏。則衆口交攻。禍患不測。而以贓結託平生畏避。碌碌度日者。例獲大官。且無後悔。茲望陛下深察。必使賞罰之間。上

當天心。下合人情。即後來諸將易於遣使。伏望陛下更致聖思幸甚。
臣又伏蒙聖諭虜人八九月之間。必竭力而來。在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理宜過為之備。臣聞太公佐周以伐紂。伊尹相湯以伐桀。彼皆深通天人之際。審桀紂之無道。知其民之思治。有所不動。動無不成。又況湯武之君。德修于己。而二臣用心。上達於天。計策圖謀。若有神相。蓋非偶然也。臣學識駑下。揆事度變。安足以望前賢萬一。臣竊觀金虜無道。弒主再世。天怒人怨。破滅無疑。而臣所憂有大焉者。今風俗習成。上下相蒙。惟知富貴。不知有他。上違天理。下虧臣節。此風不改。借使金賊已亡。內患外變。且將相仍而起矣。而其責實在陛下。臣願陛下正心修己。急收人才。以應天心。以活萬姓。必使事事誠實。感格天人。聖德日新。兵革自息。理之決然。更無可疑。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惟陛下敬之謹之。天下幸甚。

葉適上奏曰。臣聞。欲明大義。當求公心。欲圖大事。當立定論。自獻者追忿。自安者忘讎。非公心也。勇者惟欲進。怯者惟欲止。非定論也。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條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謂公心矣。措己於安而制敵之危。斯所謂定論矣。臣恭惟陛下將明大義。以報國仇。此其所圖。蓋不為小。臣實至愚。不敢自謂有公心定論者。然受恩深厚。中夕數起。故欲輒陳前語。庶幾仰贊聖志之萬一。言疎計拙。無所取材。臣罪大矣。雖然。條目先定。非空談也。措己於安。非姑息也。今或謂業既已爾。儻試一決。或謂且可收拾。但循舊貫。二論相持。臣恐坐縻歲月。古人愛日。豈應如此。臣願陛下先定條目之所當出者而高拱於至安之地。然後責任群力。課功計效。一事一物。皆歸大原。藩墻固疆圉實。我既樂奮。彼將倒戈。戰勝而無後憂。地得而可長守。此天地之心。祖宗之靈。所以望陛下也。

適又上奏曰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竊謂必先審知今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脩實政行實德如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悼陳極論而事濶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鬬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逞而盡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況西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聲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與遂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拓皐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頻亮兇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驅逐興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孰慮宜百前而不悔不宜一卻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悚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脩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

適又上奏曰臣所謂備成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

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期外攘。豈顧內擾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海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墻禦扞。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為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陲。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

件件理會。若其未當。則利害甚多。伏乞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況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大小。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樂麤澁。易脆腐而為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虛從實。條目至煩。然苟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

適又上奏曰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歛不及民熙豐舊人矜伐其羨然陳瓘譏切魯布以為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搖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地寶之商賈所得五千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色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為額焉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多少為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但見立式太細鉤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以為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此知書也兩浙鹽

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至於復取乎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是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為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樁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迹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況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詳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費陛下修實政於上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洽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臣弱以就強孰大於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陛下不以臣為愚且迂敢不自竭而詳陳焉

起居舍人真德秀奏曰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竊有臺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達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達靼逐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不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遷之金繪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志鄉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為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户内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為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耆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柄鑿論議小激則目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遷就不以招麾為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合

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足之勢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內則脩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苦。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讎。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其典禮。明日賀其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豢於錢唐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嘆。此檜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闞於中原。狐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顓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整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昃。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

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嗜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虎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為倥傯。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謀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以廣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

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虜徙而南。變迫吾圉。凡
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孤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
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為心。大臣以武侯
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群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
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
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戚乎。向者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
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劾來上。類多
中以深文。使追褫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尚隔惟新之望。薦紳之
論。疇不齎咨。臣願明勑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
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
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

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
宣德意。洗滌瘡痍。以牧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靳而予。則
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觖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
文。雖懲偽所以別真。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候孔棘。正牢籠武勇之
秋。臣謂荊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
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
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
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為憂。急於汰遣。方其
例與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媮快一時。貲用既空。搏手亡策。強者
遁藏山澤。伺時而為姦。懦者丐乞道途。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
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寘戎行。非
惟增壯軍容。潛弭姦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

司振卹失時死亡畧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絶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撮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絶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涅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埶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秪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鸇獺也其忍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脩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況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忻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則外有以懷鄰國之民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溷殽教閱弛廢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倘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掊斂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拔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苞苴之路絶而別通

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倘非博采衆言。精加蒐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盖軍國所資。莫如鹽茶。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壄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鬬。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脩營。講和之後。束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淛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它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掎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牢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

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業。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幙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荊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

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啓桀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蔽蒙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廼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鑑此。臣本迂疎。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聖明財察。

貼黃。臣竊惟汴都者。我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今垂亡腥臊之虜。廼得竊而居之。伏惟陛下赫然發憤。思列聖所以得之守之之繇。考宣和靖康所以失之之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由於用君子。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願深惟否泰之象。致察於君子

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隆有日矣。臣竊惟虜既以移巢來告。索幣之報。必將踵來。其在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慮。苟能顯行止絕。以其貨幣頒犒諸軍。繕脩戎備。于以激士心而褫敵氣。此上策也。命疆吏移文與議。削其比年增添之數。還隆興裁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一切如初。非特下策。幾無策矣。蓋今遠夷群盜。交馳中土。安知無善謀者覘吾舉措。必將曰。女真彼之深仇。亡在旦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為虛辭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侮之端。致寇之本也。惟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未形。宗社幸甚。

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上奏曰。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況嘗以載筆之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陛下幸察。

其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慫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慫。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為安。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皇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脩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

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得以乘閒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卷。殆不其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啥苻氏之深讎。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彊。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群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援醜孽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

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

其二曰。此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符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況今中原士民。倀倀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廼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

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為迎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群盜聽命矣。或曰穹廬還北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為安。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鄣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毋以虜亡為畏。則大埶舉矣。

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悅。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漢之肇造。以

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

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為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說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咈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為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讎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為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胄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加兵之禍。已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間者加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為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為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

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辠。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

德秀知隆興府。上便民奏曰。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聞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嘗伏念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為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讋姦宄。使盜賊不敢竊發。壹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若背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蔽獄訟治財賦為稱職也。臣觀大江之西。緜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面。實當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邃密。跨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鬬。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為急。故自到任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徒費。督責將佐。則曰毋庸多事。獨不思朝廷建牧之意。將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實職也。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裒兵大選。群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群盜相繼敗降。如臯如綱。始可謂無負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役。顧區區平時願忠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聖朝采擇而

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場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剋之。往者李金之亂。與近歲贛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撤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妄一男子竊弄耰耡於田畝間。沿邊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夕凜凜者也。竊嘗思之。與其養兵而待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彊壯者（年若干以下。試弓若干斗力。弩若干斗力。）聚為一營。命曰團結。月增料錢一千。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諸州軍各具實數。）臣欲稍增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為一千五百人。諸州軍均添足數。）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季拍。責之守貳。春秋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藝減退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人等事藝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攷兵將官之勤惰。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

慮。不獨江西一道為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為不虞之備。如
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一。臣竊考建炎三年。金虜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國。取間道以
犯洪州。守臣王子獻遁去。遂屠州城。尋破撫袁諸郡。遍蹂湖之
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殘暴。幾無噍類。言之可為痛心。今之議者。
大抵以江西為內地。殊不思九州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淮
堧纔一水爾。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制蘄黃。蓋以是也。
去歲之春。虜犯黃州諸關。江右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
卒間。僅能發諸州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
驅羊使載。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兵以誤
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軍。竊聞邊
事既興。多作步人起發。今江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實數。而戰

艦可用者。尤為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殘虜游魂。事非
昔比。然困獸猶鬬。其可忽諸。況於外夷方興。群雄交騖。先事之
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
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招填打造。以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
富池等處。庶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以亡虞。所有
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戍武昌縣。蓋興
國江面。元隸江司。武昌江面。元隸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
臣言可采。乞賜詳酌施行。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為帥府。諸郡所倚以為重。城
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
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緜亘甚濶。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
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

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為帥。盖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更契勘見今實若干里步。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茲豈易為力者。今誠能按唐之舊。瞰湖為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說。可謂至當。然縮城重事。未敢輕言。而圮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調度百出。帑庾枵然。儻必竢有餘。然後興役。則夏潦秋霖之餘。頹圮益甚。沿江一帶居民。岌岌常有渰浸之憂。而城脚被齧去處。多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轄楊熹相視。條具頗為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荷葉溝。以通水道。用夜叉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說。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牘。前帥臣沈作賓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銀若干萬兩。付安撫司椿管。充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上項銀內權兌借若干千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修築。却從本府於收到諸色窠名錢內。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幾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劄下遵守施行。

一。臣竊惟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道。既有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惟帥之所令。兵惟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自視事以來。講求軍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事藝未嘗練習。教閱秪為具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管。有路鈐。有路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為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

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於將畧。鮮曾閑習。或飾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以自娛。甚者闢葺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為兵。兵不足以為將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顧不難哉。然兵猶可以閱習而精。將不可以強勉而學。竊見近歲指揮總管路鈐例赴臺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鈐量。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壯老。與精力之強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人。則臣願朝廷嚴其選擇。總管號為副帥。閫帥之儲。及諸軍統制統領等官。亦多習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選。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為之。州鈐將副。則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貧多。不可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實銓量。毋使疾病眊昏者尸其任。庶幾州郡主兵之官。漸得其人。平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也。或謂審爾。則閭門儻憂此屬之失職。固當置諸寬閑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則不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鹽於賴州南安軍。以弭汀贛鹽之害。

袁燮論蜀奏曰。臣不佞。去歲六月八日。獲對清光。極陳蜀中利害。親聆玉音。有忠直可見之褒。足以仰窺聖心。垂意於坤維者如此。蓋此一方。去天萬里。安危休戚。懸於上達。形勢何以聯屬。警急何以赴援。非其他諸路比也。故聖心深慮之。殘虜稔惡。時有侵犯。今春大入。歷興元。寇金洋。遂至大安。我師勦之。殆無遺類。威聲既震。疊奏然。犬羊之性。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聲言趣東南。將若

之何。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昔孝宗皇帝光臨萬寓。中外敉寧矣。而猶切切焉惟蜀是憂。輟執政大臣繼踵宣威者。至于三四。又詔制置司同諸帥臣銓擇兵將庸懦不堪倚仗者。而易置之。夫宣威之設。不於他路。而獨於蜀。兵將之易置。不施之他路。而獨施之蜀。聖哲之心。深知天下安危實繫乎此。重此一方。所以重國勢也。陛下可不繩其祖武而加重於此哉。蓋今日蜀之急務有六。臣請為陛下略陳之。夫階成和鳳。蜀之垣墉也。其地險絕。為吾障蔽。則關內諸郡雖不立城壁。自然安固。焚蕩以來。外無垣墉之可恃。內無城壁之可依。表裏俱虛。虜寧不肆其毒乎。人情岌岌。避難而逃者無復歸志。非小故也。毋憚大費。亟為之圖。度僧鬻爵費廣不靳。而責成於郡邑。視其多寡。以為殿最。歷以歲月。庶可漸復。此其急務一也。自古巴蜀號稱多士。諸葛亮奮於隆中。豪傑歸之。如水赴壑。勳名燁然。先後相望。可以今日而無其人乎。屬者沔帥察見姦欺。立談之間。斷此大事。此固蜀中之儒英也。如此人物。搜揚簡拔。推誠而任用之。何向不濟。此其急務二也。自古立國。賞必以信。況捐軀犯難。尤為可念者乎。故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而議者或曰。是不宜厚。厚則貪功而生事。以宋璟不賞邊功為說。而不知其時之不同。多難之秋。正藉其力。庸可抑乎。大安之戰。其功甚偉。醲賞以厲其餘。誠不為過。此其急務三也。巴蜀天險。民生其間。類多勁武。勇於戰鬬。其天性也。然聚而不教。與無兵同。教而無別。與不教同。擇其傑異者。豐其犒賜。養其力。精其藝。而厲以忠義之節。則有勇而知方矣。推之田野之間。因農隙以習戰。若雄邊子弟所以著稱於唐者。則民兵亦精矣。此其急務四也。蜀之境土。與群蠻鄰。非我族類。未易調伏。今殘虜敢尒憑陵。安知蠻之不吾窺乎。昔李德裕之節

度劍南也。建籌邊樓而圖其形勢。復印峽關以奪其險阻。威望隱然。數年之內。犬吠不驚。其所施設。必有深服其心者矣。已然之效。足以為法。此其急務五也。蜀本富饒之地。自折估之法嚴。財益匱。民益貧。重以殘虜之擾。窮悴無聊。何所赴愬。所宜選擇良吏。撫摩愛養。如保赤子。如烹小鮮。仁民之政。務在必行。通負之物。蠲以惠下。以紓民力。以結人心。以為手足扞衛頭目之備。不亦善乎。此其急務六也。兼此六者推而廣之。則今日之蜀。猶往時之蜀也。如其不然。潰裂四出。不可復救矣。昔我藝祖肇造區夏。先取荊南以通入蜀之路。繼取全蜀。以圖混一之功。宵衣旰食。勤苦至矣。陛下嗣守丕基。可不念當時取蜀之難。而思今日保蜀之策哉。是故。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足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先朝遴選於衆。有勇而無謀者。亦不足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先朝遴選於衆。必以張詠之徒為之。中興以後。吳玠吳璘兄弟實任其責。其才氣之雄。智略之偉。立乎千萬人之上。折衝樽俎。談笑間爾。然則今日之典方面鎮全蜀者。其可不以前修自厲哉。付之以衆人所不能成之功。責以總四路。專其委寄。則威望日益隆。優選寮佐。為之強助。則謀慮日益廣。此方之疾。庶其有瘳乎。西陲既安。則東南恃以無恐。臣所以披肝瀝膽。控告君父者。非獨為蜀計。為天下計。為宗社計也。發不恤緯。憂在宗周。惓惓之忠。惟陛下察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七

經國

宋寧宗時。知潼川府魏了翁上疏曰。臣聞三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常伏於救弊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弊。乃起於同姓弱而外戚彊。唐自安史之亂。裂地以授諸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強。而王室弱。故善治者。能先時而制其弊。其次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著而後徐為之救。如此。則亦何及矣。臣恭惟藝祖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為牧守。天下莫不仰伏威斷之明。然而守邊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屬逐有城可守。濮蠻作於近輔。如

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黃岡上疏。極陳江淮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富弼論江淛荊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脩。或數十夫持鉏耰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郡國猶有不會之財。猶有留州之緡。可以為招兵繕城之費。可以為一方緩急之備。然猶廩廩若此。矧熙寧而降。急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樁窾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尺籍雖闕。亦不暇補矣。方時晏安。猶未見其為大害也。崇寧以後。賦斂日增。軍政日壞。郡益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跨州郡。震搖汴都。久而後殄。況當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斂兵避狄。未嘗敢與之抗者。逮渡江航海。迫我不已。然後兵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末。虜闖淮薄江。既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極於比歲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李元勵烏合之衆。足以震擾三道。張福千人之衆。足以披靡群辟。虜闖梁洋三泉。如履平地。虜闚蘄黃五關。如升虛邑。嗟夫。強幹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焉得無以變通之乎。臣嘗歷觀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長安襄陽建康為三都。胡舜陟嘗欲析三京關陝為四巨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倣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姦宄。雖多事之時。與今日平世事體稍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間如一日也。況今所恃以為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荊襄。曰四川。使三邊不

警則尚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蒙韃局勢浸異。殘寇未殄。又生他寇。四鎮之寄。益非昔比。自比年來。朝廷垂意乎此。責之專而任之久。若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苟匪其人。則責之專。返以益其過。任之久。返以厚其毒。既得人矣。則當假以遂事之權。聽其所為。勿從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得以專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覈其虛實。戎司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摹既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從臣以上。雖貴極公師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豫蓄資望之人以擬其乏。如是則受任之臣。事權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為朝不謀夕之計。可以慮終而知敝。三邊隱然為國長城。緩急有恃矣。此藝祖皇帝久任邊臣之成規。而中興諸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儻蒙陛下不以臣言為非。即乞與大臣審議而速圖之。臣冒黷聖聰。拱俟蕭斧之誅。

了翁為起居舍人。上奏曰。臣蜀之鄙人也。陛下過聽。擢司注記。每朝侍前殿。即東廂徑退。侍後殿。則俟宰執臣寮奏事畢。乃得造前。凡所奏陳。陛下罕所可否也。退而問所謂起居注。則歲月淹久。事情寂寥。問所謂直前故事。則賓贊之臣。疑為久曠。臣以記言司過為職。而每有含毫閣筆之羞。竊有惑焉。帝舜之盛。中外無虞。而臣儆其君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君戒其臣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蓋未有一日不兢業。一時不整勑。誠以起居動作之頃。莫非天命之流行。斯須之不存。而吉凶判焉。悔吝生焉。可不甚懼矣乎。而況今日之事。幾微

既著。兢勑未加。則臣所未諭。今請試陳其畧。士風媮薄。世道頹靡。面譽背毀。心私迹公。此事變倚伏之幾也。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產既竭。本根既搖。此人心向背之幾也。民夷雜居。客主不敵。齊淮兩大帥乘間異情。此疆埸安危之幾也。金酋初立。委政舊臣。歛戍息民。招携棄怨。此其志不在小。重遲不發。則情態叵測。脫請繼好。則從違皆難。此鄰寇動靜之幾也。韃使既至。行人亦還。情偽未明。邀求難塞。土疆歲賂。禮際盟約。既廢講畫。而越國以召戎。交遠以疑近。示弱以誨盜。此遠夷利害之幾也。然則即是數端。豈誠無一事者。縱有識時務。通國體之臣。乃不得措一詞于下風。使潛運密移。百廢具舉。則有司因人成事。已不無曠官之愧。脫有不虞之事。電發焱至。則淪胥之悔。將不及追。是可寘之悠悠而不速圖之乎。臣今姑以事之關於節目者言之。沿邊屯田。或請分授歸附。或請雜募民兵。或請專招土豪開墾。而徐責其輸租。豈無一可行。而累歲未能決。楮幣日輕。或請增鑄鐵錢。以平銅會。或請改給新會。以解折半抽兌之疑。豈無一可來。而累歲未之行。沿邊忠義人。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群。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為一軍。沿邊功賞。或謂荊鄂總軍。西垂忠義。皆嘗立功。而未蒙賞。或謂三邊將士有喝四五官資累至數十而無一真命者。或請帥守監司具其著者而拔用之。將帥之選。或謂沿邊長官各舉所知。或謂以此攝長。待其有功而後真授。或謂將非真授。則無以令其下。疆埸之備。或請增淮戍兵之生券以厚其廩。或謂給沿邊之閑田以資其生。粮運一事也。或謂徙平江百萬倉於京口以省費。或謂增鎮江高郵諸郡賞格以勸功。大抵若此類者甚衆。不容徧以疏舉。然揆諸事體。則節目可舉者耳。或延訪有識之士。精辨而衆決。或分畀授任之臣。審度力行。皆非有所甚難也。今曠

日持久。且無成說。況有如臣之所謂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此皆目前必至之患。及今汲汲圖之。已不可謂之知幾矣。而不思所以應之乎。人之精力。終為有限。縱能兼覽徧察。亦恐詳小遺大。竊見先朝舊制。或有弊事當革。則令侍從言語之臣條具聞奏。凡以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盡法守。集衆思而廣忠益。兼於當否之間。足驗人才之實。此在故府可舉而行。臣愚欲望陛下速諭大臣思天命之難諶。察時幾之易失。裒取弊事久而未革者具以來上。斷自聖意。命侍從臺諫給授筆札。使退而即其聽治之所各盡所見以聞。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而力行之。則一事有一事之益。一日有一日之功。幾至能乘事來能應。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拳拳之忠。惟陛下速圖之。

秘書省正字袁甫上疏曰。臣竊惟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臣効官金陵。兩淮之事接於見聞者。敢為陛下略言之。國家平日以禮義待士大夫。固望其有伏節死義之風。以恩意撫將帥。固望其有捐軀報國之忠。以民之膏血豢養官兵。固望其為一旦緩急之用。而以臣愚見。乃無一足仗者。此甚可痛心也。近年以來。兩淮城壁。大略具矣。而守邊之臣。務以其說相勝。前者以版築策勳。自支郡而易鎮大邦矣。後者欲新其說。則必言浚濠之利。前者以山城不可移治。遷之他郡而且罷黜矣。後者欲變其說。則必言移治之便。方虜未犯淮。知朝廷意在安靜。則爭進安靜之說。及虜既入寇。知朝廷意在振作。則競以振作為言。此其意但知迎合取寵。而曷嘗以宗社生靈為念。一朝有變。其能盡忠竭節為國死守哉。是士大夫不足仗也。將帥之臣。稍知徇國而能與士卒同甘苦者。亦豈無人。然大率得軍士之心者少。而歛軍士之怨者多。僨帥之風。蓋有年矣。試營運之名。行朘削之實。軍伍之

中。怨氣滿腹。威足以鉗其口。而實不足以服其心。至於偏裨稍有寸長。專務抑遏。不使自伸。疾之甚於仇讎。防之過於寇敵。非但御下為然。而諸帥之自相與者亦然。以勢相軋。以計相傾。有請于朝。則迭為矛盾。脫遇緩急。則不復救援。師克在和。古有明訓。今乃不相輯睦。一至於此。何以辦大事立大功哉。是將帥不足仗也。國家財力盡耗於餉軍。而官軍之不可用。無愚智皆知之。開禧丙寅之事。棄甲曳兵而走者。皆平日厚廩於縣官者也。其間稍以立功自見。及控扼關隘之人。大抵皆義勇民兵萬弩手雄淮敢死諸軍耳。近者調兵分屯。遣將四出。而却虜師於中渡者。乃強勇軍之桀黠者也。戎帥恥已不如。力加沮毀。且有節制民兵之請。幸賴朝廷堅執弗從。又欲自招土豪。助已聲勢。不知素養官軍。將以何為。是軍士不足仗也。此三者皆國家腹心爪牙之用。而無一足倚仗者。方且上下相蒙。以言為諱。國將柰何哉。夫欲救三弊。必有三策。一曰嚴帥守之選。二曰併大軍之權。三曰興屯田之利。所謂嚴帥守之選者。牧養之責。乃其職分。而今日事宜。軍旅為急。宜擇智略過人。曉暢軍事。赤心體國不敢為欺者。假以事權。寬其財賦。委以軍政。責其訓練。仍俾久任。毋復數易。其有職事修明者。增秩賜金以激厲其志。而不然者。責罰隨之。能否甄別。則士大夫爭於効忠矣。所謂併大軍之權者。沿江軍帥其習於行陣忠勇可用者。宜使守極邊以展盡所長。其雖有小材不足倚信者。宜以漸汰去。毋徒為姑息。統兵之政。攝官掌之。殺其權而損其威。行之漸久。舉官軍而併隸於帥守。無掊克之害。無忌嫉之私。士氣頓蘇。軍心悅服。而將帥之弊不復為國家之蠹矣。所謂興屯田之利者。官軍既不足用。則當以民守淮。欲民自食其力。則當以田給民。論者皆謂兩淮在官之田少。豪戶之田多。不知田雖在民。力不足耕。黃茅白葦。極目

無際。官司若議田租之入。彼憚於輸租。而輕於棄田。則皆官田也。然後隨其多寡。量以給民。而助其耕種之資。將見也田之利興。塞下之粟多。民兵之食足。而轉餉之費省矣。此皆今日至急至切之務。而三策之中。其處戎帥行屯田二事。節目甚多。宜從朝廷行下制置司詳加條陳。亟以上聞。勿事虛名。務求實用。誠理內禦外之良圖也。臣書生妄論當世利病。發於忠誠。不能自已。惟陛下財擇。

駕部員外郎李鳴復奏曰。臣竊惟今日事勢有可憂者三。金虜雖衰。猶積歲好不通之憾。韃靼驟起。每懷無厭及我之心。此憂之隱於外者也。湖湘之擾數年而後息。江閩之寇。群起而未定。此憂之著於內者也。山東歸附之志。日久而日乖。國家豢養之費。日增而日廣。此其為憂。又介乎內外之間者也。在外者隄防之嚴。吾藩籬謹。吾斥堠。來則禦。去則守。期於寧謐而已。無他議也。在內者經理之。示之以必討之威。開之以自新之路。叛則誅。服則舍。期於平定而已。無他疑也。惟介乎內外之間者。謂之逆。而驚鳥戲翼未遽鼕也。蠹耗我財力。而繆曰。吾其助國也。竊據我城邑。而詭曰。吾其扞邊也。又有可慮者。假韃以為已援。于以要我也。道韃以迫吾境。于以恐我也。將絕之歟。是漢之削七國秖以激其變也。將置之歟。弗吝重之以天子之臣將命而出。竊計陛下與二三大臣圖之熟矣。雖然。此特一時權宜之策。非萬世長久之策也。臣識見淺陋。嘗早夜以思。竊伏妄謂與其徇人而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我而為自強之道。自古天下之勢。無常弱。亦無常強。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周宣王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以強。漢宣帝信賞必罰。更稱其職。民安其業。而漢以強。唐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群議。而唐以

強陛下不以臣言爲愚。臣請陳今日之急務以畢其說。蓋臣之所謂自強者。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不過欲陛下勤於求賢。切於愛民。嚴於治軍旅而已。大賢者。國之精神也。精神足。則有餘用。漢得一汲黯。而淮南之謀寢。唐得一李勉。而朝廷之勢尊。端人正士。其有益於人國如此。今裁冠布武。莫非委貿之臣。而臨事應變。每有乏才之歎。陛下亦嘗思之乎。既思之。當知所以求之。自昔有爲之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也。激之則雲合響應。沮之則岩隱穴藏。陛下儻能明示意向。朝拔一人。必採之於公論之所共弃。將見真賢碩能之士濟濟在列。而人才出矣。民者國之元氣也。元氣充。則有餘力。三代得其民而享國以久。秦虐用其民而二世以亡。民心之向背。其關於國家之理亂如此。今郡縣肆誅求之慘。田里多愁恨之聲。陛下亦嘗聞之乎。既聞之。當知所以恤之。苟欲恤民。莫先擇吏。郡得一賢刺史。則千里蒙其利。陛下儻能大明黜陟。取其贓污殘暴者竄之殛之。斷在必行。求其勤勞撫字者旌之擢之。務在必舉。將見政平訟理之風。布滿郡國。而民心安矣。兵者國之爪牙也。爪牙利。則有餘勇。壯士夜半登城。足以誅淮蔡之叛。宿衛不能受甲。無以禦范陽之寇。兵氣之勇怯。其係於國家之安危如此。今紀律不修於平居無事之日。忽咨常動於倉卒有警之時。陛下亦嘗知之乎。既知之。當思所以治之。苟欲治軍。莫先擇將。主將不惜財。則士卒不惜死。主將能同甘苦。則士卒肯共患難。陛下儻能嚴行刑賞。取貪虐無厭者黜之。雖大將有所不恤。擇公忠有勇者陞之。雖小校有所不吝。將見同呆號令之嚴。散在行伍而軍威振矣。自強之道。不一端而足。而自強之實。惟三者爲先。賢才聚。則精神可以折遐衝。民心固。則元氣可以壽國脉。軍威振。則爪牙可以

禦外侮。彼寇賊姦宄。知吾朝廷規畫得宜。措置有序。將歛衽退聽之不暇。尚何敢為難塞之請。以濟其無厭之欲哉。昔唐杜牧憤劉從諫何進滔驕蹇不法。乃作罪言。歷陳三策。其要曰。上策莫如自治。牧之所謂自治。即臣所謂自強之說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簡冊所載。龜鑑具存。故臣願陛下勿徒求之於人。當求之於己。勿徒汲汲於外。當先汲汲於內。上自人主。下至百執事。專意講究。上自朝廷。下至郡國邊鄙。併力施行。行之一日。則課其一日之效。施之一事。則責其一事之成。在我者既立。在內者既治。雖以之肅清海內。鞭笞四夷可也。而何一方之足慮乎。臣一介疎微。不識朝廷大體。繆當轉對。輒貢愚忠。惟陛下恕而察焉。天下幸甚。

太府寺丞陳仲微輪對曰。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賈似道怒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叙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闒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剋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過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甘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而今奉賊稱臣之人也。彊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慆憂之欺以逢其君。託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

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厖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閫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微。衛涇奏曰。臣自去冬以來。數因奏對。冒進瞽言。仰惟聖慈。察其受恩之深。無隱君父。特賜寬假。固已不勝幸甚。然臣之愚。猶有未盡。今茲輪對。用敢索陳。伏祈財幸。臣竊惟復讎之說。在今日誠所謂正論也。蓋君臣父子之義。不可以跬步忘。則復讎之說。其可一日廢。然為是說者。常有兩端。所謂兩端者。名與實也。名實之分。真偽存焉。真偽之別。禍福形焉。誠不可不察也。故務其實。則可以格天。可以感人。積之之久。可以雪大恥。可以還版圖。可以成大業。假其名。則天人之際終不可欺。而徒以耗國。徒以蠹民。姦誣得以肆誕謾。虛聲足以來實禍。非惟不足以成事。而反以貽患。是烏可不察也。臣請歷言之。何謂務其實。力贊其君父脩德立政。登用賢才。愛惜民力。收拾人心。厲坐薪嘗膽之思。循內修外攘之序。謀慮周密。圖回久大。若是者。一日有一日之為。一歲有一歲之效。邦本浸強。國力浸裕。而吾之所志。自可馴致。此所謂務實也。何謂假其名。或欲圖富貴。則借是說以竊據。而其存心。初無惻怛忠愛之誠。其圖事亦無本末先後之序。名為富國。國未嘗富。而先失民心。名為強兵。兵未嘗強。而先竭民力。欲定大計。而不卹百姓於目前。欲圖大事。而不慮危亡於異日。為茫不可詰之言。

指邊不可成之事。坐使邦國內空盜賊並作。其所圖迄無尺寸。而國勢日以枭兀。卒將召憂以遺人主。前史所載。班班可考。此所謂假名者也。臣請舉其尤者證之。如蜀之諸葛亮。所謂務實者也。其為相也。雖名魏為賊。而先務閉境勤農。育養民物。辟田疇。實倉廩。修法度。理軍旅。庶事精練。蓋八年之久。國事悉治。而後北駐漢中。聲罪以討焉。使亮而無死。中原不患難復矣。如晉之景延廣。所謂假名者也。雖知臣事契丹為恥。而不知當以恤民固本為先。徒為大言。以激強虜。謂吾有橫磨大劍十萬。大戰則來。而事力實無以禦之。終致禍難。為後世笑。此其相去何翅霄壤之異。豈非方來之明鑒哉。恭惟陛下誠心懇切。無一日忘宗社之恥。固天下之幸。而臣之愚。深恐小人投隙伺間。以售其姦。更願陛下以是二端察臣下之所安。則真偽將無所逃。庶幾圖事揆策。不至差誤。上有以成陛下之志。下有以慰斯民之望。

臣不勝區區憂國愛君之誠。不復自計。以竭其愚。

淮東轉運副使虞儔上殿劄子曰。臣一介疎遠。蒙陛下誤恩。前年秋。繫浙西憲司分閫合肥。又移漕東路。往來兩淮。有得於利害之實者。請為陛下陳之。臣伏見本朝與北虜講和之後。以淮為界。蓋國家之門戶。江浙之藩籬也。經理之策。前後失於講究者。蓋非一也。夫有國斯有土。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此理之必然者也。今兩淮耕種鹵莽。地力不盡。謂之有土可乎。生聚尚且。民志不固。謂之有人可乎。田賦止收課子。上供姑且樁管。謂之有財可乎。不特此也。山水寨僅有虛名。萬弩手徒為文具。禁軍闕額。補而未足。土兵巡警。少而不招。凡此皆利害之實。不可不講究者。紹興之初。和議新集。區處規模。容有未盡。迨今六七十年之久。而猶地有遺利。民無固志。儲積守禦。若不足恃。豈不甚可惜哉。欲望陛下明詔兩淮守令。詳議殿最之格。計田

萊之多荒者勸之耕植使地力以盡計室廬之未葺者誘之營繕使民志以固歲入課租必以裕民而助國上供樁積必以糴米而實邊山水寨莫不增修萬弩手不廢教閱禁軍無令闕額土兵不致乏人講究利害之詳隨宜申請期有歲月之效永遠遵行當無事之時則可以嚴守備遇投機之會則可以贊規恢此微臣區區謀國之忠也惟陛下裁幸

理宗時知瀘州魏了翁上疏曰臣愚戇少通充員柱下廼者誤叨詔墨令得與講讀諸臣悉心啓迪無有所隱臣既陪入侍復許直前敢無一言以塞大問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性惡之說人情莫不欲安而後世有喜亂之說非後之人不古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是是非非公平正直而無所回遹之民也然古而好善今疑其惡古而欲安今懼其亂何也古之人垂憲象魏屬民讀法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籲之叙情以閔之其真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人類也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以神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民至愚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今罔之秖所以擾之迨其譁然而不寧也則疑其性惡咎其喜亂嗚呼此民也獨非三代直道之民乎而所習廼爾則亦未有以通其志耳臣嘗以是求之而有未喻於今日者凡六事敢為陛下歷陳其目陛下自即大位中外翹首跂足以望治於朞月間而天心難諶事變狎至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向也寢火於未然今然矣向也枕蛟於未噬今噬矣倀倀行邁曾靡所臻有識之士往往相謂累朝初政降詔求言矧茲旰食之時必首出此而久未有聞為惑滋甚嘗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官日輪一員面對意雖甚美然踐祚累月方聞詔旨詔

旨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由一旬之間。雙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群臣之時稀疎寥濶。若謂恭默不言。則便朝講殿。固如平日。奚獨於求言聽言而用其簡也。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當假寧。猶御便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為憚。臣侍先帝殿坳幾一年。是時將倦于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顏屈己。靡有厭斁。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顧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望下風。則凡見辭奏事封章扣匭。更無由至前。夫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艱難者。固有之矣。陛下習知民間疾苦。今遽爾隔絕。臣竊惑之。半年以來。都城之內。但見屢捐賞金以捕妄言之人。夫以妄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詔。但聞戢謗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蓋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裂。將不可復收。故周以監謗之令削。秦以誹謗妖言之法亡。漢晉隋唐之季。大抵皆以災異見於上而不悟。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墻。遽就衰替。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為鑒。而忽不加省。此臣之所未喻者一也。陛下自即大位。宮壼行三年之喪。所以教民知孝。簾帷侍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矧又定省溫清。秉禮不違。飲食起居。稟命惟恪。厥惟子職。若既無毫髮之憾者。而臣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先。故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內患外禍。稠見疊作。而陛下未躬聽斷。以弭豪萌。中外皇皇。未知陛下所以為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顏養體為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陛下之於濟王。錫之珪符。爵之茅土。居之輔郡。贊書旁午。恩意優渥。非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陛下蓋深體此意也。然而為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梁勝之忠。謹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

邑之智。不幸而見汙匪人。以殞厥命。而陛下未聞有愧謝袁盎輟食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畧講行。而人不盡知。使陛下所以孜孜愛兄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為一談。且濟王之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莫有奠居。近在畿甸間。猶不能家至戶曉。遠而荊襄川廣。襲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盜。小人乘間伺隙。假託名字。以為亂階。雖亦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於救。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其為一木一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搖人心之大者。今若內出手書。深惟既往之悔。明諭聖志。而圖所以厚其終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更。莫不咸仰。此所以通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為此。此又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山東歸疆。河北清吏。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井牧其田野。不城池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烏合蟻聚於淮甸間。抗民之精。奪士之藉。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境外以自衣食。此前代之所不為。李全分閫授鉞。受任山東。而倏往忽來。靡有定鎮。亦前此之所罕見。然而尚有可諉者。曰。事無大小。稟命朝廷。至於辯謗請祠。以明君臣之義。執杖庭拜。以伸制閫之威。而二月丙辰之變。人情憤鬱不平。全於斯時。復能引咎自劾。迨徐晞稷赴鎮。全又屬橐迎拜。涕泣自陳。此豈惟逆順之理曉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泯。亦以堂堂中國。德澤在人。小有陸梁。則自貽翦滅。此全之所必不為。而況天下之惡一也。惡於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爾者寧保其不反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活之。則全為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全以忠赤來歸。名聞夷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勳業自奮。第功

行賞。富貴方將。是豈肯芘一首惡以自隳前功。若假以旬月。全必有以自見。臣謂若更自朝廷明白洞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凶渠。以伸國憲。則名譽垂諸簡冊。祿澤及其子孫。全非木石。寧不樂為。若其姑託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直有歸。如漢侯王。如唐藩鎮。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於一時。終亦以違理亂常覆宗於異日。此在朝廷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為。此臣之所未喻者三也。古今惟不次用人。如傅說呂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莫若資望兼采。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蓋言不次用人。必賢者而後可。若以其小有才也。而遂當賢者不次之任。則不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國家盛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比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召為三司副使。或未可輟。則就理資序。遂升都漕。以備帥臣之闕。夫其資歷若此。則民情吏狀。士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而悉察之。其歷官既久。積伐已多。則中外知名。華夷信服。如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之。既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為。為之可使事半而功倍。今也不然。願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譽望。嗚呼。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至於忠忱體國。真實任事。則圖惟國事之濟。言慮所終。事惟其是。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乎。臣姑以淮東近事明之。臣以嘉定壬午造朝。其於事始不及盡知。但見應純之之後為賈涉。涉之後為許國。國之後為徐晞稷。蓋涉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惡於涉而代涉。晞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為不善也。而後取其所不合者驟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今乎。美錦微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嘗試於數人之手。而恝然不以動其

心乎。竊窺廟筭。本欲彌縫禍隙。鎮安人情。而乘間伺隙者。遂得以竊售其說。前帥未敗。則陰為傾擠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顯任彌縫之責。故朝廷但謂別用一人。則不諳本末。未識意嚮。如臣所教。以冀暫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寧暇體國。況其涉歷尚淺。智識有限。以亂救亂。安有窮已。此當及今明白洞達。盡懲纂誤。更用老成。老成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立異。姑未問其才畧。但資威望。亦足鎮安。今金陵未謀帥。亦宜以是選擇。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張。此可以三隅反矣。而悠悠未決。臣之所未喻者四也。古者國有大疑。則謀及庶人。謀及工商。漢議已狹於前。李唐以降。又不如古。然而尚於相維之間。默寓交儆之意。中書進擬。門下審覆。尚書奉行。而兩省之屬有給舍諫官。尚書省之屬有長貳郎曹。一政令之行。經涉非一。使之得以迭為正救。迨乎樞府。雖曰本兵。而同班分班。厥有深旨。又使臺臣得以糾逖。侍從得以獻納。百執事得以封章奏對。蓋以宇宙大物。非一人智力所能獨運也。熙豐以後。掌掾始繁。而三省體統。有不能盡復承平之舊者矣。至於近世。則愈觀愈失。徃徃事之已行。雖侍從兩省臺諫有不及知。方其未然。常若不知。迨其知之。則既無及。中外之所指目。莫不曰。食君之祿。而轅駒仗馬。曾不少伸。豈知君臣上下邈不相接。有一事馬。中外沸騰。遠近傳布。而有位之士。猶罔聞知。但見府城增衛。關市戢言。始從而訪問焉。則知其為有警也。然且莫名其為何事。問之同列。同列不知。藉曰知之。十不一二。是故。欲言而不得其要。雖言而無救於事。易曰。尊酒簋貳。剛柔濟也。此言險難之時。君臣上下簡易而相親也。今事勢愈迫。則上下之情愈疎。蓋必曰博訪則張皇。多言則漏泄。百司各舉其職。則多事。於是諮謀之道益狹。委任之才日卑。是

不亦過憂之甚歟。范純仁嘗曰。今所用之臣。多是老於患難。奬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大周。若是戒使遠嫌。則顧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況家國之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懷。以圖國事之濟。是豈張皇漏泄潔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洞達。以總大體。以開忠益。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之職。則合衆智以為智。事簡而慮周。何為不可。而必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當斷不斷。常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以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也。今平居無事。以官資崇卑軒輊天下士。以意嚮異同親疎天下士。士而可以軒輊。可以親疎。則所得者寡廉鮮恥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顧遏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沉俯仰。充數備員。夫充數備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必將以不得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月。牢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雜揉。心迹莫明。是壞於天子之庭而後已。如此而欲以得賢士大夫。其決不然也。八九年間。邊不撤警。財殫力屈。十室九空。而貪暴之吏。以苛征趣辦為能。根刷積負。重催豫借。橫科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朝廷曰。吾能不費朝廷一鏹一粒而用度無乏。世安有是理。然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以豐谿壑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償前債。已迫後圖。得失薰心。罔有藝極。所謂飾厨傳。營土木。事遊觀。求贏餘。又不與焉。方幣輕物貴。田里蕭條。此何等氣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上。人不以貪暴者為怨。而歸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為選擇至此。如此而望民心之不搖。又不然也。夫士大夫同寅叶恭。而後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得其心矣。或者尚曰。失士心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失諸軍之心。嗚呼。世安有士心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以立國也。況

又物價翔踴廩稍不給。士卒常有飢寒之怨。功賞遲緩。升黜不明。士卒常有疾視之意。而又以貪將債帥。次第椎剥。三衙兩淮。近且不察。褒漢梁益。呼叫莫聞。而尚以諸軍之心為皆可恃乎。三者之心。既無一可恃。則陛下孤立於上。大臣孤立於下。臣不知何所恃以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幸爾。穰侯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為常也。陸贄曰。幸不可以常覬也。夫天命不顯其符。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今不明白洞達。拓開規摹。兢兢然圖所固結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為國。此臣之所未喻者六也。臣既能極竭其罣罣之愚。條陳六者之所未喻。以冀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國勢之久弱。以舒人心之積憤。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斷。臣復定為邪正之二端。以翼其說。而陛下試終聽焉。臣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必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者。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

論為陽。邪說為陰。陽開則為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為秋冬。冥晦而歛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為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捨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

了翁為禮部尚書。上疏曰。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無它。內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寘之於堂奧之內。蓋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踵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盛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橫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徙。降羌於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為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切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耶。晉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吳之威。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矣。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順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絕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臣側聞日者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且收召桀黠。以備奔走。率戎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黃之間。或以搜求王機為詞。或以收買軍需為詞。出入無譏。甚矣乎國之無人也。武夫隻閉。未必足以杜其隙。矧乃聽其自為出入耶。藉曰和好已成。南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曰悄月邁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

惟陛下速留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之

洪舜俞進故事曰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學太興元年帝親臨初置諫鼓謗木新作聽訟觀二年置博士員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庶獄

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者事之所當急後者事之所當緩急先後不幷其序治道何患於不舉元帝承皇綱解紐之餘宜思興起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顧乃以安平之大體治危亡之壞證以守文之常度制瞬息變之危機故近世論者謂此何等時而舉不急之務訟觀作矣胡不築將壇以拜淮陰太學興矣胡不立武舉以招汾陽親臨之禮行矣胡不置博士員置矣胡不造樓船而命將軍諫鼓謗木設矣胡不修車馬備器械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數端為可略也典午綴旒胡羯扛鼎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不在是也使當時內以經制國用為實政而不以練未為僅足之規外以嚴飭兵備為實功而不以玉冊為苟安之地晉其興乎

庶令金甌雖無缺之虞玉關未有閉拒之策戰難於必勝守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力國計已俱至於窮不汲汲於豐財強兵先其所當急而論義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拆棠補帶以為巧折柳樊圃以為固曆火積薪以為安脫有意外

之警臣恐非雍容拱揖之所能辦也。

經國

宋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奏曰。臣近覩邸報趙范趙葵全子才並除三京留守。中原故都。盡歸版籍。高宗皇帝三十六年。經營而不可得。孝宗皇帝二十八年。圖回而不能有者。陛下總攬權綱。不一載而坐復之。功光祖宗。業垂後嗣。此固薄海内外喜聞而樂道也。然二使之歸自陵寢也。得之身覆。見之目擊。咸謂所過丘墟。窅無煙火。骨殖橫道。蓬蒿蔽塞。皆緣韃寇經行舉無噍類。是以若此。其為慘毒蓋亘古所無有也。惟韃寇有亘古所無之慘毒。故國家有亘古所無之機會。以其絶無而僅有也。人固喜之。臣實憂焉。臣前所謂得之易守之難。又謂用兵一事。不獨係生靈之休戚實有關宗社之安危。即臣之所憂大略也。夫中原之所至清野。邊閫皆知之。特朝廷未知之耳。襄帥

之所主在和。既不以實告。而惟欲以和而策勳。淮帥所主在戰。亦不以實告。而惟欲以戰而奏績。和戰之議不同。其誑為之辭以幸朝廷之聽從。則一而已。逮夫和之說不售。戰之說得行。盡起兩淮之戍卒以出征。驅數萬之師。入無人之境。捷雖屢至。實未嘗戰也。兵不接戰。非所謂捷也。臣恐或遇大敵。勝負之勢未可知也。此可憂者一也。古之取天下者。爭其所有餘。不爭其所不足。諸將皆走金帛財物之府。是財即吾財也。築甬道以取敖倉粟。是粟即吾粟也。農願耕於野。商旅願出於市。是民皆吾民也。今咸無焉。所獲者空城耳。必也散東南之財。而後人可聚。發東南之粟。而後食可飽。移東南之民。而後田可闢。貨可通。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臣恐枝葉未敷。而本實先撥矣。此可憂者二也。韃與金交戰幾三十年。金未嘗不守河也。而其師不由河以濟。未嘗不守

關也。而其騎不由關以入。未嘗不講和也。而其禍不以和而解。蓋其蛇吞豕毒之暴。習性堅忍。不滅金不止也。今釁隙既開。忿心必激。迹者偏師相遇。小小交戰。而我軍已不支矣。然其國酋將詐猶深。佔草地未嘗出也。其出愈遲。則其禍愈大。將恐不擊藩籬。而直犯吾之堂奧。不爭臂指。而直衝吾之腹心。先備弗豫。後悔無及。此可憂者三也。迹者朝紳建議。謂宜沿江重鎮別除帥閫。內以殫蕭墻不測之患。外以消尾大不掉之勢。不但防韃而已。此萬世長慮也。而廟堂弗之聽。其心蓋曰。吾有河可恃。有關可守。乘破竹之勢。振拉朽之威。北渡河。可舉燕趙。西入關。可定秦隴。車書萬里。文軌一家。又何必畫江以為限。志非不大。論非不偉也。然進於前。豈可不顧其後。利於得。豈可不虞其失。今韃寇南來。王師小衂。亦可小警矣。而歛兵擾險之外。沿江措置。且復悠悠。非獨沿江也。當風寒之衝者。京襄也。子才握制閫之

權未嘗至洛。楊恢罷制閫之命。乃使守襄。聞諸道路。子才與葵爭欲得開封為之。故違命不行。僅遣楊義以往。義之敗。子才之罪也。萬一韃人直趨峴首。徑擣江陵。制帥遠在一隅。將誰任其責乎。沿江事體最重。荊襄事勢最急。儻不慱揉千萬人之公論。而惟曲從二三子之私情。當重者反輕。當急者反緩。其不敗乃事者鮮矣。此可憂者四也。自昔蠹財害民。暴征橫斂。未有不自用兵始。漢武帝有征伐四夷之功。其末也。至於筭舟車。摧塩鐵。唐德宗有一平海內之志。其甚也。至於稅間架。除陌錢。冒其所不可而為之。皆兵食為之累也。今天下費用夥矣。而猶斂不及民。特恃有楮耳。蜀楮創於天聖。其後行之陝府。行之熙河。至湟鄯之取。多出以助兵費。其法大壞。遂以新界之一。易舊界之四。又詔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收兌。此崇觀間姦臣誤國。可為萬世鑒也。今京楮之出。至二十千萬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楮之出。至十七千萬有零矣。而用度未足。萬一楮價益賤。艱於支遣又何以為策。此可憂者五也。臣之為陛下憂者五。而未嘗一陳其策。非無策也。是在將與相而已。夷夏有強弱。而使其強常在中國者。將也。內外有重輕。而使其重常在朝廷者。相也。使為將者知所以應敵。又能以体國為心。知所以足兵。又能以愛民為務。有持重而無躁急。有謹畏而無驕盈。則前乎三者之所憂。庶乎其可釋矣。為相者。不以一時之近功為喜。必以萬世之遠業為慮。察民情之休戚。揆國計之盈虛。固其本。毋徒逐其末。理其內。毋騖其外。則後乎二者之所憂。亦庶乎其可釋矣。雖然。臣猶有言焉。益之告舜也。首發其嘆。而曰戒哉。儆戒無虞。所以重其事也。而詳其所戒。則言罔者凡五。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也。言勿者凡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是也。此皆戒詞也。而

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何也。蓋天下歸往之謂王。使人君能於是八者戒謹而無怠忽之心。儆懼而無荒廢之志。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雖夷狄異類。莫敢不來王矣。古聖賢講明治道。本末有序。內外有別。而相與儆戒之際。其嚴如此。臣之所憂者五。將相事也。益之所戒者八。人主事也。陛下德性高明。義理融貫。以所當憂者責之將相。以所當戒者行之聖躬。中興事業。不難致矣。臣非不知三京既歸。四海交慶。顧乃不能將順以贊陛下之美。猶且憂危以動陛下之聽。臣非過慮也。自昔圖大功定大業者。不有大福。將有大禍。必上自人主。下至百僚。曰將曰相。若內若外。謹之重之。使萬舉萬全而後可。不當以常事論也。惟陛下加察。

鳴復又擬輪對劄子。其一曰。臣聞善用天下者。當使有久安之勢。而不可徒有幸安之心。勢未可以久安。汲汲焉求其安。猶之可也。上下苟玩。而謂勿藥為有喜。中外苟且。而以厝火為無虞。變幸而息。則動色相賀。不幸而作。則搏手無策。為國若此。將恐客疾日盛。元氣日衰。而天下之勢不可支持矣。國家承五季分裂之後。合天下之異而使之同。平澤潞。平維揚。西取巴蜀。南下湖廣。東有吳越。北征太原。而後天下始定于一。其開創如此其難也。列聖相承。遵守家法。以仁厚為立治之本。以畏天愛民為保治之道。以進賢退不肖為輔治之要。其持守如此其謹也。自王安石變亂舊章。以失天下之心。而內勢漸弱。王黼童貫妄開邊釁。以困天下之力。而外患遂生。遄致靖康之禍。尚忍言哉。六飛南渡。所以為興復者愈難於前。奕葉纂承。所以為持守者益謹於昔。誠以中原板蕩。王業偏安。祖宗大一統之天下。僅存其半。其規模措置。不容不爾也。陛下嗣位今九年矣。試觀今日天下之勢。為已安乎。為未安乎。先皇帝更化以來。內撫外寧。天下有泰和之風。陛

下踐祚以來。內阻外訌。天下皆急迫之態。峒寇猖獗未足問。平日安居省地。號為良民。乃至攻劫郡邑。相扇為亂。此何等祥也。逆酋僭叛未足恠。平日仰食縣官。名隸尺籍。乃至殺逐帥守。肆無忌憚。此何等證也。不共戴天之雠。容逋為鄰。固不容不慮。新寇遠在沙漠。距吾國風馬牛之不相及。乃至撤我藩籬。破我門戶。漸入我堂奧。此何等氣象也。謂宜如太祖雪夜訪趙普。問以南征北伐之事。宜如仁宗開天章閣召范仲淹富弼。給以筆札。陳當務之急。兢兢業業。猶懼弗堪。汲汲皇皇。猶恐弗逮。而陛下端拱無為。一聽大臣之籌畫。大臣寬緩不迫。一聽事勢之自定。臣竊為陛下凜凜也。今湖寇幸已息鬬。寇幸已定。邊淮之寇幸已弭迹。近畿之寇幸已授首。然幸何可恃也。吾不能使之無變變既作矣。幸而勝之。亦子相殘。不知其弊於鋒鏑者幾千萬也。是幸之中。固有大不幸者在也。乃若外夷肆侮。幸而遇金之弱。則侵疆以得。邊燧以弭。不幸而遇韃之彊。則一軍下。大安。而全蜀擾動。一軍過房陵。而荊襄震慴。幸何可恃也。吾素無以禦寇。寇既至矣。趨而避之。狼心無厭。不至於蠶食殆盡。不止也。是不幸之中尤有大可憂者在也。今天下大勢岌岌矣。問之蜀。幾亡而復存。問之淮。幾失而復得。問之襄漢。存亡得失未判也。果可以為安乎。恃民以守。而民無常心。恃兵以戰。而兵無固志。恃人以運籌決勝。而畏怯者敗事。奮發者未保其成事也。果可以為安乎。又今勇為尚可移轉。失此弗慮。何以圖全。臣願陛下思祖宗創守之難。念宗社付託之重。日與二三大臣求所以為保全之計。屈天下之群策。毋謂遜志者為是。逸心者為非。任天下之實才。毋謂貴要者必可用。疎賤者必可棄。民如何而使之可以安業。兵如何而使之可以禦侮。內勢如何其可振。外變如何其可定。以宴安為鴆毒。而力用其

戒以憂患為藥石而急為之圖陛下勿專以謙虛一德為盡君人之道大臣勿專以鎮靜一說為得宰相之體公卿百執事勿專以緘默一生為了臣子之節上作而下必應君倡而臣必和夫如是斯可以易亂為治轉危為安否則如彼泉流淪胥以敗將莫知所屆矣臣至愚極陋蒙陛下擢置周行歲在庚寅首當登對時以四郊多壘民未安居臣不勝軫憂歷陳時政之三弊秋八月朔復當轉對時以逆全狂悖朝廷未忍加誅臣不勝憤激再進自強之三策日月逾邁今又二年矣天下事變有甚於前而陛下規模無異於昔此臣所以重為陛下凜凜也雖然去幸安之心則斯可成久安之勢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而已臣不識忌諱冒貢愚忠惟陛下裁赦

其二曰臣蜀人也三仕劒外十數年安危成敗身履而目擊之今蜀因甚矣用敢以塵聖聽蓋蜀自開禧丁卯以來屢經大變焰擾於偽

偽繼擾於殘虜近又擾於新韃自新韃入寇日甚一日而蜀之為蜀大非昔比矣丁亥之始至也重兵扼西和而西和不動以大將留屯有以為之備也游騎冠同慶而同慶不懾以郡將堅守而又有援兵為之助也麻仲敗衂程信退走賊進窺七方而七方不恐以蜀帥在石門距關纔五十里而人心知所恃也惟武階失守戍至文陽境上賴官軍士豪相與協力驅之而退韃雖縱橫數月其所破者惟一郡耳四蜀無夫佔之擾諸司無科調之急列郡輸獻助而弗受襄漢遣援兵而弗納路帥欲招忠義而弗許寇來則禦寇去則備蜀雖驚擾其根本猶未撥也往歲再由大散徑至鳳集蹂踐我疆土要求我財貨驅虜我人民田遂轉戰而官軍不知李寔固守而戎帥不救未幾而勢窮力屈鳳集陷矣潘福以大將守關者也不施一矢而舍皇以潰鄂正孫以路帥守城者也不畫一籌而流落以死潰卒反戈韃寇

乘間而梁洋又陷矣。鳳集不守。天水必無以自存。漢中既陷。同慶必難以自保。所可重惜者。沔陽有複嶺重關之勝。曩時兀朮以百萬之師。扼於分番迭射而不得進。今過之如履平地。西和有因山為城之固。前日韃人以方張之勢。困於長槍短箭而不得逞。今拔之如振槁葉。益昌有連雲危棧之險。往日巴提控以輕騎窺蜀。僅至大安。隻輪不返。今自利而閬。自閬而果。長驅深入。若踐無人之境。有險不備。而謂險不足守。有兵不戰。而謂兵不足用。四大將先退近郊。而竟不免於潰。諸大司先具舟楫。而卒不免於奔。窮六十郡之地。徧科夫估。又督步運於成都。督舟運於沿流。而終不免於乏食。寇賊有吮血割肌之慘。官吏有剝膚及髓之酷。吁。尚忍言哉。嘗觀祖宗視蜀如在殿角西頭。張詠治行優異。真宗遣使諭曰。得卿治蜀。朕無西顧憂。趙抃自蜀召還。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二臣事業。光明俊偉。如此。不特蜀賴以安。朝廷亦賴以尊。此無他。任得其人故也。邇者丁卯之變。程松實當之。則自米倉遁。己卯之變。董居誼聶子述實當之。則自劍門遁。辛卯之變。桂如淵實當之。賊未過險。則浮家之巨艦先下三峽。賊既過險。則倍道之輕車徑至合陽。泛論其迹。雖五十步百步。不容相笑。專誅其心。則如淵之走計。已定於半載之前矣。於四蜀奚賴。於朝廷奚益。此無他。任非其人故也。今陛下肆頒宸綍。易置帥垣。固公論之所共慶。然受任於敗將之手。人實難之。必申嚴紀律。使四大將守禦之兵畏我而不畏賊。必招集流離。使十數州豪傑之士歸我而不歸賊。此外閫事。今之用蜀者當任其責。必朝奏暮下。而後帥司之賞罰足以使人信。必言聽計從。而後帥司之號令足以使人服。此朝廷事。陛下與大臣當加之意。若夫。預儲帥才以備異日之用。則臣願陛下以昔之得抃者為法。以今之

得如淵者為戒則全蜀幸甚。天下亦幸甚。

鳴復又輪對狀曰。臣洪惟陛下以天縱之資進日新之德。嗣膺大寶。于今十年。災異荐臻。事變迭作。撫左則。右動。鎮前則後起。亦艱乎為力矣。而上賴祖宗二百年之積累。寧皇三十年之憂勤。恭聖仁烈皇太后九年之保佑。克自抑畏。不敢遑寧。用能易危為安。轉禍為福。如群酋攸肆虐。彗星示象。天心若震怒矣。今兩暘時若。則在天已有助順之實。連歲大水。往歲又旱。民生若憔悴矣。今秋稼告成。則在人復有慰安之理。內而寇盜。昔也猖獗。而今也安。外而戎夷。昔也憑陵。而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蓋及云者。嘗其可之謂也。過是則無及矣。同是閒暇也。

及其時而明其政刑。則大國有必畏之勢。及其時而般樂怠傲。則在已有自求之禍。舉措一差。禍福隨異。可不畏哉。今邊境暫寧。妖氣暫殄。而隱然猶為吾國家之大患者。韃也。通者廟堂先事而慮。介使觸機而應。于以息兵端於未動。銷事變於方萌。由中及外。咸謂吾君吾相軫念及此。自今可保無慮矣。而臣猶以為未也。臣嘗精思熟慮。察往知來。妄謂韃之情有不可測者二。有深可慮者一。昔契丹自改建國號以來。連歲騷動。至景德初元。舉國來寇。直抵澶淵。我真宗決策親征。射殺撻覽。而和議始決。是見吾中國之不可犯。而後和也。金虜自得志中國之後。殘靈虐焰。勃興乎其不可禦。我高宗匹馬渡江。艱難立國。逮分遣諸將屢以捷聞。而和議始定。是知吾中國之不可輕而後和也。曩歲韃擾川蜀。突過均襄。猶虎兕出柙。吾未嘗敢襲其後也。無故遣一介

使。掉三寸舌於我。曷為來哉。其不可測一也。景德初。和契丹也。歲幣約三十萬。至慶曆中。重兵壓境。復遣使求關南地。我仁宗命富鄭報聘。雖以死力爭。僅塞其割地求婚之請。而歲幣則不容不增也。紹興之和。金虜也。以徽廟梓宮未復。顯仁皇太后未歸。吾中國屈也甚矣。河南之地未割。兀术之師已來。自是屢戰屢和。至遞亮敗盟。臨江送死。虜氣大沮。雖名稱少易。而歲幣則不能痛減也。今韃使之來。其為說甚簡且易。未嘗過有邀索也。其為詞甚卑且遜。未嘗妄自矜大也。雖云韃使。而實非真韃也。雖致韃之書。而且謂書不足據也。國書如彼。而專對如此。其然豈其然乎。其不可測二也。歲在丁亥。韃嘗遣兩金牌議和矣。一至西和州。一至秦家堻。制司以狀聞于朝。繼承密委。欲正其名曰通好。夫有爭而後有和。吾與韃未嘗爭也。不曰講和而曰通好。可謂名正言順矣。然講和也。通好也。皆吾中國婉為之詞。而韃之意則不爾也。觀其金牌所載。自謂為天所錫。狂僭殊甚。總其大畧。蔽以一言。蓋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國中盡行投拜也。嘗聞韃之併吞諸國也。不有其土地。不征其稅賦。惟許其投拜而已。其不投拜者舉無噍類也。既投拜矣。視之若其家然。倏往忽來。必聽其驅役。不容拒也。夫漢以和親結匈奴。所屈者和親而已。國朝以歲幣啗二虜。所費者歲幣而已。今韃之情既不可測。萬一移其所以用之中國者用於我。我其何以待之。此深可慮者一也。臣之為是說也。非謂韃之使不可遣也。韃之使當遣。而韃之和未可恃也。韃之和未可恃。則臣前所謂明其政刑者。不可緩也。且夫出也。陛下既終禮制。猶服通喪。恭詣几筵。必有定日。固無所謂般樂

秦議卷之九十九

怠傲矣。官刑所以儆有位。八柄所以馭群臣。亦嘗斷自聖意見之施行。朝廷之上。四方之所視傚也。令精忠體國者無幾。而託公營私者有相摩也。慷慨任事者無幾。而踈常習故者踵相接也。節儉正直。有愧古詩之稱。嬉樂宴遊。至形月牘之奏。是政刑不明於朝廷也。監司郡守。郡縣之所恃以為安也。令苞苴之貢不絕於中都。是媚上之習未除也。估籍之令屢聞於田里。是剥下之風未革也。寡廉鮮耻者不足惟。以聲名自居。以循良見稱者未能免也。遐方偏壘不足問。號為通都輔郡者。不能盡無也。是政刑不明於郡縣也。將帥軍旅。邊鄙之所恃以為固也。令糧孔艱。師不宿飽。設若寇至。何以為守。老弱相半。藝不素習。率然遇敵。何以為戰。將帥酣豢富貴。多養安於平居無事之時。士卒困苦飢窮。每疾視於倉卒有警之日。是政刑不明於邊鄙也。慶曆中。仁宗銳意求治。任范仲淹富弼。每進見。責以太平。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凡所條奏。悉見施行。卒之西北二邊。皆弭耳聽命。亦見吾中國有政。知吾中國有人故耳。陛下欲明政刑於朝廷。臣請以是為法。紹興中。高宗萬意民事。嘗諭宰執曰。監司郡守。若能奉職。宜加擢用。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則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大哉王言。真國家之福。生靈之幸也。陛下欲明政刑於郡縣。臣請以是為法。淳熙中。孝宗刻意武備。講屯田以周其防。托明陣法以一其號令。守邊則欲重其選。擇將則欲澄其源。持身甚廉。如王友直。如吳挺。必加旌異。蠹壞軍政。如秦琪。必加斥絶。庸不敢南牧。實自是基之。陛下欲明政刑於邊鄙。臣請以是為法。上而朝廷。次而郡縣。又次而邊鄙。乘此閑暇之際。亟為經久之謀。幸外患之未萌。思內治之當舉。有憂勤而無般樂。有謹畏而無怠傲。有趨事赴功之實。而無玩歲愒日之憂。紀綱森嚴。法度峻整。行之以堅決。

持之以悠久。雖以此平定中原。混一區宇可也。韃之和不和。豈足為吾休戚哉。往者庚寅之秋。逆全跋扈。朝廷畀之以高爵。啗之以厚利。又欲遣列衛之臣銜命而往。臣於是時適當轉對。妄謂徇人而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我而為自強之道。力陳三策。上瀆四聰。既而賊計逆萌。王師順動。新塘之捷。自強之明驗也。今韃與全雖有異勢。而朝廷遣使。則同此一機。臣為陛下謀。亦同此一理。千慮之愚。或有一得。惟陛下察焉。臣不勝拳拳。

鳴復又論天變可畏人事當脩疏曰。臣昨嘗妄謂厥今要務莫急於邊防。相距秋風。已無多日。今秋風至矣。驗之天象。太白經天。流星晝隕。又流星出牛宿。占皆為兵。甚至流血千里。無非昭示其警戒之意。天變見於上。人事可不脩於下乎。而求之今日。竊有大可憂者。淮西所主在和。其和也未足恃。京西淮東所謀在戰。其戰也未可保。沿江正副。所重在守。其守也未必固。蔡息之師。忽爾歛去。徐邳之寇。翻然退休。或謂倚盞實為之。此和之小驗也。然狼子野心。變詐百出。先之以小信。安知無大不信者踵乎其後。就使邊將委順。而虜酋之命掩至。則順必變而為逆。介使雖通。而乖爭之議或起。則同必轉而為異。北向之師。此不以鄒伸之未回而止。則南牧之事。彼豈以王檝既回而息。臣故謂其和未足恃者此也。自汴京退走。而我師之雄膽已喪。徐邳再陷。而我師之畏心愈甚。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勢實使之。郭賊以唐叛。出數郡之兵而不能克。王賊以宿叛。合一路之力而不能討。大敵未動。先期已困。小寇弗戢。後效奚觀。范方倚李伯淵為腹心。不思養虎以遺患。趙葵亦置夏全於肘腋。不虞飽鷹之颺去。邊塵未起。而銳氣已餒。兵刃未接。而敗證已具。臣故謂其戰未可保者此也。長江之險。固天所以限南北。然有其人。則因風縱燎。足以成赤壁之勝。無

其人。則舉帆直指得以墟建業之地。令沿江之重鎮有二。在武昌則張元簡。金陵則陳韓也。元簡志大而謀踈。談辯風生。若可屬大事者。然往歲王機之來。道過其境。囊封論奏。無一字得實。他人不足問也。元簡身為閫帥。居料敵制勝之地。三軍之勝負。兩國之強弱繫焉。使大敵在前。而耳目昏塞如此。豈不誤事。韓任重而力小。茅山之捷。誠若有起人意者。然承累政蠹弊之餘。司存之積戰守之具。蕩然一空。曩者寇賊犯淮。方且控告廟堂。抽回戍幸。抽回戰艦窘狀畢見。手足俱露。萬一藩籬或缺。門戶何恃。臣故謂其守未必固者此也。外之所以為和。所以為戰。所以為守者如此。而一二大臣猶龔龔故蹈常恬然不以為意。譬如駕巨艦於洪濤之中。一檝不舉。而聽其勢之自如。亦士其甚矣。陛下憤四方之多虞。思萬幾之當理。並建二相。凡在政府者。皆以夙夜遑遑。豈徒以示恩寵哉。待之也厚。則望之也深。任之也隆。則責之也重。而曠日不聞於實政。連旬徒事於虛文。此何等時。陛下所以擢任者何意。而因循苟且。虛度歲月。視曩昔又甚焉。設若邊庭有警。告甲兵之問。日至廟堂。將見計無所出。案吏奉行文書。不過飛一紙令事勢。外有可憂之形。內無可恃之實。儻弗以告。是之謂欺。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思人事之當脩。詢問兩府大臣何道而可以致夷夏之相安。何策而可以底內外之無患。禮文損遜。有無可以却胡騎。若猶未也。盡亦力行其所不逮。陛下毋謂韃居草地。跼中原。凡幾何里。其歸也未必出。其出也未容久。若此虜一動。則人心搖矣。毋謂二相並命。足以股肱帝室。國是必由此而定。治效必由此而著。若此心不協。則萬事隳矣。臣之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神。

貼黃。臣竊惟陛下往者親攬萬機。選任一相。天下拭目以觀惟新之化。此一機也。然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故治日以少。亂日以多。適者九重深思二相並建。天下傾耳以聽協成之政。此又一機也。必痛懲既往之失。恪謹方來之圖。而後亂日以消。治日以長。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謹之重之。時哉不可失。此事不容再壞也。伏乞睿照。又臣竊見今日將帥不和。而多有相圖相陷之意。士卒不軌。而且有相翫相習之風。內不自靖。何以禦敵。朝廷不明賞罰。何以御下。轉危為安易亂為治。是在廟堂區處耳。然非同志合謀。未足以集事也。併乞睿照。

嗚復又奏曰。臣竊妄謂厥今天下有可慮者三。有可幸者二。有所當勉者一。金虜垂亡。棄去巢穴。百年不得已之賂。一旦絕之。國論壯矣。然斷虵不殊。困獸猶鬬。邊戍未撤。糧運孔艱。彼之殘喘。日蘇。我之事力日困。萬一俯首強韃。求償於我。邇歲桀洋之變。蘄黃之擾。餘毒猶在。其可慮一也。韃酋崛起。異類相吞。朝家不共戴天之恨。若將假手焉。國憤伸矣。然兩虎共鬬。卞術莫施。一敵未亡。一敵已熾。淮上借舟有難塞之請。關表突騎有難遏之勢。萬一得志中土。與我為鄰。視景德之契丹。建炎之女真。亦孰以異。其可慮二也。山東歸附趨順舍逆。祖宗版籍之舊。談笑得之。國勢張矣。然狼心難保。鷹飽則颺。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御失其道。狙詐作敵。萬一條罷不足以止其奮。銜勒不足以戢其暴。則跳梁之勢。垂異之謀。近在肘腋。其可慮三也。夫是三者雖未有顯然目前之變。而實有隱然意外之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朝廷其何恃以為重耶。自昔國家理亂每關乎天意之從違。我藝祖受天明命。奄有寰海。聖聖相繼。簡在帝心。雖厄運中遭。而大業遄復。陛下纂承丕緒。于今五年。洪水橫流。暴風為沴。變若異矣。引咎自

省之實。既著。反災為祥之理。自彰。南郊肇禋。景星炳煥。以此見天心仁愛陛下。警之戒之。又從而眷顧之。是。易之大有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一可幸也。自昔國家安危。每係乎人心之向背。本朝以仁立國。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規。德澤旁流。淪肌浹髓。故雖屢經大變。而民心不搖。南渡以來百有餘歲。養兵之費用愈夥。取民之名色愈繁。勢幾極矣。陛下肆赦之旨。纔下。蠲逋之令。繼頒。傾耳德音。舉手加額。以此見人心愛戴陛下。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二可幸也。由前三者而觀其可慮。如彼。由後二者而觀其可幸如此。進言於陛下而曰如是。亦足以已矣。不幾於諛陛下乎。夫天難諶。命靡常。則天心未足恃。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則人心未可恃。此在陛下盡君道而已。夫所謂君道如之何。其盡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一日二日萬幾。固不容以一端計。而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斷可以一理求。心術念慮之微。而罔敢不正。則施之於事。無不正矣。暗室屋漏之隱。而罔或不謹。則見之於外。無不謹矣。陛下英姿天縱。盛德日新。其於斯道。固講明有素。然聖化之成。本乎常久。躬行之實。初無止法。由格物致知。充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大學之道。君道之本也。陛下固熟知之矣。然必朝思夕惟。而後為盡君道。由正心正朝廷。極而至於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董仲舒之說。君道之要也。陛下固優為之矣。然必終始如一。而後為盡君道。君道以務學為先。陛下延進儒臣。日侍經幄。雖堯舜之稽古。商宗之師古。何以遠過。講說討論之餘。亦嘗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矣乎。若猶未也。是務學之道未盡也。君道以聽言為急。陛下廣開言路。日覽奏篇。雖漢高帝之從諫。唐太宗之導人使諫。未足與比。犯顏逆耳之後。亦嘗痛自隱括。見之施行矣乎。若猶未也。是聽言之道未盡也。業

業致孝。必如舜而後盡事親之道。翼翼小心。必如文王而後盡事天之道。思天下之溺。必如禹。而後盡用賢之道。泛而言之。吏稱職。民安業。而後理內之道盡。條章品目。雖紛然不齊。而端本澄源。實自陛下一身始。此所當勉者一也。陛下而能盡是道也。則天心眷於上。人心應於下。道德之威日彊。仁義之效日著。有所弗為。為無不成。而何三事之足憂。陛下而或不能盡是道也。則天心久而釋。人情久而怠。法度漸弛。紀綱漸廢。有所弗動。動輒齟齬。而非特三變之可慮。臣一介疎賤。從下國來。未知朝廷事體。惟以耳目見聞之陋。肝膽披瀝之。素稽諸往古。揆之方今。僭為陛下陳之。陛下儻加之意焉。持之以有始有卒。戒之以無怠無荒。日新而至於又新。不息而至於悠久。如是而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四夷不賓。臣未之聞也。雖然。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天下至大也。萬幾至繁也。秉本執要。固在人主。輔贊彌縫。當在大臣。自古論治未有不以君臣並言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蓋天下事每患乎以易心臨之。苟以為易。難將至矣。苟以為難。易斯至矣。如知為君之難也。則無輕民事。無安厥位。乾乾終日。盡其所以為君之道。有一弗盡。則此心弗遑。而君德修矣。如知為臣之不易也。則乃心王室。任重天下。戰戰臨淵。盡其所以為臣之道。有一弗盡。則此念弗置。而臣職舉矣。虞廷之賡歌有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臣良。則舉天下事皆得其安者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言君失之叢脞。臣失之懈惰。則舉天下事未有不墮廢者也。臣不量愚陋。併誦此以為獻。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實圖之。天下幸甚。

嗚復又上奏曰。臣竊惟蜀之有關外四州。猶朝廷之有四蜀也。蜀據

上流。有四蜀而後朝廷重。四州介在關表。有四州而後蜀重。臣蜀人也。三仕劒外。伏見四州有合措置者。敢因對揚之頃為陛下陳之。其一曰。復家計寨之舊。其二曰。增忠勇軍之額。家計寨復。則老幼有保聚之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州郡有守禦之備。而人心固。蜀之形勢以三關為險。隸于梁。曰武休。隸于洋。曰僊人。曰七方。而所謂階成岷鳳者。越乎三關之外。今雖創天水為軍。而實則前日成州之一縣也。四州之有家計寨。曩時吳玠實為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堇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糧以食。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自紹興以來。導守不易。七十餘載矣。曩變之後。此寨因廢。本路帥臣懼其無以守也。力請于朝。而城築之議遂起。故岷有城。鳳有城。河池亦有城。岷鳳之城是也。河池距殺金平二十里。咫尺天險。而亦城之。其城也。又隨築隨毀。則徒費耳。雖然。此往事無以議為也。臣獨以為州既有城。而山遂無寨。則城之所容者少。民之所聚者衆。是一城之外皆無駐足之地耳。萬一有警。不死於兵戈。則斃於道路矣。有城以禦寇。又有寨以保民。則軍民兩利而人心自安。官司顧何惜而不為哉。蜀之守禦以四大將為要。僊人之外。曰成。曰天水。洮戎司主之。武休之外。曰鳳集。興元戎司主之。七方之外。曰階曰岷。利副密邇商虢。蔽捍梁洋者也。官軍之外。而有土兵。初以陝西弓箭手法籍民丁為之。關外曰忠勇。梁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其與京西之保捷。大率相類。可以攻。可以戰。以之而守。尤效死弗去。蓋有屋廬田業以係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不盡力不止也。臣往歲以猶大郡也。而其數止此。階成鳳可知也。關外之產賦輕而役重。民之願

為兵也。非以免賦。蓋以免役也。夫賦輕。則官之所蠲者少。役重。則民之所利者多。儻能因其俗而行之。爲之以漸。持之以久。則邊戍可減。生券可罷。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不過如此。戎司有官軍以捍敵。州郡有兵民以捍城。則聲勢益強。而人心自固。官司亦何憚而不爲哉。厥今強寇遠去。殘虜僅蘇。當外患帖息之時。正內治修明之日。原堡之增築。戍卒之還屯。民生之勞徠安定。任蜀之寄者。亦次第施行矣。如臣所建二議。勢若緩而實急。雖無一時可見之功。而實有異日久安之勢。推而廣之。沿邊之地荒廢尚多。若募民墾耕。計口分授。蠲其租賦。藉以禦邊。專意力行。厥效自著。凡臣所論大率爲守蜀計也。若夫用蜀以卷三秦。用蜀以圖中原。則有漢高帝諸葛亮舊規在。惟陛下擇而行之。

鳴復又上奏曰。臣至愚極陋。頃叨誤渥。濫守金城。竊見金之爲郡。最係極邊。上津一帶。緊與商虢爲鄰。西城漢陰。距長安不數百里。郡之所仰以爲根本者城也。而城不足恃。又所賴以爲藩籬者。關隘也。而關隘亦不足多恃。蓋金嘗有城矣。城之外。又有隄焉。以捍水。城方而小。隄順而長。各不相關涉也。邇歲帥臣有城築之請。朝廷下城築之令。一時任事者。心乎欲速。不暇審思。由東而北。因隄以增築。而隄之上。可以階而升。由西而南。飭舊以爲新。而新城之創修。僅與隄接。故城之形如舟焉。如帶焉。首尾不相應。而其中受敵最爲要害。故曰不足恃。金之關隘。守以官軍。雜以土豪。星分棊布。非不周密也。然戎司所管。僅八千餘兵耳。在寨者十之六。在邊者十之四。遞疊更戍。而土豪則於近邊之地役之。夫以千餘里之邊封。七十餘處之關隘。而僅守之以數千之兵。能保其無虞乎。故曰。不足多恃。然則如之何。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地雖有險。而所以保其險者

人也。軍民雜處。每有紛爭之患。若軍民協一。則斯有可用之勢。嘉定己卯。虜人從間道入寇。踰鶻嶺。破上津。抵蜀口。土豪全紹飛戰之於前。統制張信擊之於後。虜未出境。而兩相忌嫉。內自交攻。紹飛不旋踵死。而官軍之歸寨者。半沉于河。遂起大獄。此近事也。往歲之冬。韃兵至長安。又至商洛縣。殘虜之奔迸於境上者。踵相接也。臣與權都統吳彥深軫前弊。同為榜墨。戒諭軍民。明夫守禦之方。曉以利害之實。使之併力防遏。互相救援。從則有賞。違則有罰。謀議既定。人心頗安。使後之主兵者。皆如彥也。是固可與共國事也。萬有一不然。平居冰炭之不侔。則緩急胡越之相視。兵自為兵。民自為民。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臣嘗精思熟慮。竊見沔陽雖為次邊。最號衝要。守以季揔嘗假之以節制軍馬之名。繼以田克悉又畀之以制司參議之職。朝廷規畫。意蓋有在。儻能推夫用之於沔者以施之於金。將見臂指一身。軍民一體。有和協輯睦之實。無乖爭違異之虞。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其於邊防利害。實非小補。

鳴復又論執政無定見。侍從多私情。奏曰。臣不識忌諱。私竊妄謂今天下未有久安之勢。而士大夫皆有幸安之心。此風不革。危亡之禍至矣。韃之侵犯吾中國。已幾十年。丁亥之變。至階文而反三關。尚無恙也。蜀以東未有警也。辛卯之變。西下大安。破利閬。東踐金房。過襄漢。事勢已不能堪矣。然金猶未亡。韃特假道於我。志在金。不在我也。今三邊皆與我為鄰。無金以牽掣其肘。無黃河潼關以限隔其勢。先之以和。和未定而挑之以戰。一變也。繼之以戰。戰不利而接之以和。再變也。臣謂和不足恃。戰未可保。當以守備為急。凡所論奏。必切切然及之。朝廷但見目前之無虞。而不知意外之可慮。是以虛度歲月。雖變故遝來。而猶不之悟也。今日事勢。非曩時比矣。四蜀國之喉襟也。

虜若得志蠶食殆盡。然後順流而東。則建鄴其鞏矣。荊襄國之腰腹也。虜若掩至。以輕兵縱城壘重兵斷江面。則常蛇中斷矣。其於兩淮也亦然。此豈可以丁亥之抄掠。辛卯之經過。謂其倏來無足多慮也哉。陛下一念通天。露香精禱。每論及邊事。必動容易色。聖心焦勞可謂至矣。而宰執雖虛懷而無定見。侍從雖建議而多私情。以無定見之規模。聽多私情之論議。無惓乎外患日滋。內勢日弱。而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也。且宰執以論道經邦為職者也。謂宜把握天下大勢。獻納為事者也。正宜主持天下公論。使一議之建。一策之行。朝廷恃以尊安。天下聞而悅服。今乘機薦引率多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每有黨同伐異之意。高談正理。滿腹私情。卒之仰足以亂真。邪足以奪正。謀國若此。何以安國家利社稷哉。不特此也。四郊多壘。甲兵之問日至廟堂。此何時也。而盛騶從之游獻酬於公宇者有之。彼賊之狡謀。固已視吾中國衣冠為几上肉。排牆之禍作矣。而如彼泉流。淪胥以敗。猶恬然不以動其心。魯謂中國有人乎。天若祚宋。使兀术褫魄於金平。逋亮游魂於采石。此固萬世宗社之洪福。四海生靈之公願。然天意莫測。人事當修。非宰執定其規模。侍從公其論議。羣有司百執事孜孜然以憂國為志。臣未見其可也。今日之事急矣。臣不敢揆言者以進。且不避形迹。不顧利害。蓋欲轉移士大夫苟安之習。相與鳴復讎之奏曰。臣近者獲觀右丞相喬行簡累陳奏劄。殊切事情。備鞬

者十有五。目前所見者八。關於紀綱者一。切於近憂者三。謂功賞須當速行。謂兵屯更當增創。措置米禁。于以實邊備。團結保伍。于以捍外寇。明久任之制。則有言。重考察之法。則有言。以至合江淮為一。或開宣幕。或命督視。此尤關繫之最大者。使一一見之施行。轉弱為強。易危為安。特一反掌之易耳。然臣撮其大要思之。復有所當講明者二焉。蓋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進退人才。宰相職也。通制國用。亦宰相事也。為相者能於是焉加意。則如前所論。皆可次第而舉。不但著之空言矣。不然。臣猶未保其往也。且脩車馬。備器械。邊庭急務也。任非其人。則曰襄雖出征。未嘗失一人一騎也。曩雖驟退。未嘗亡一矢一鏃也。紿言以相欺。而朝廷亦莫能詰矣。實關隘。峙糗糧。邊境重事也。任非其人。則曰某處已遣戍矣。不憂其難守也。某處已饋運矣。不虞其不足矣。大言以相誑。而朝廷亦莫可誰何矣。昔之謀帥者。必儲才以為緩急之代。今亡矣。成敗寄之一人耳。昔之禦邊者。必擇才以任牧守之寄。今亡矣。可否決之專閫耳。天下本無事也。自斯人猖狂妄作。經營分表。而國中始不靜矣。天下本無變也。自斯人互相疾視。激起事端。而境內始多故矣。五大在邊。動輒牽制。而欲舉行連章累牘之所陳。能使之捷如吾意乎。臣故謂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正慮此也。國家財用。養兵之費居多。慮淮交之太賤也。給以京楮。楮印而不已。亦將為淮交矣。慮湖會之太輕也。易以京楮。楮用而無節。亦將為湖會矣。古人制國用。必量入以為出。今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未嘗制也。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倉廩俱竭。府庫悉空。未嘗蓄也。歲歲營繕。有損而無益。如漕司科降數百萬。見之獄案。秖以飽官吏之溪壑。他可知矣。歲歲和糴。多出而少收。如虞一飛關出四百五十萬。身在囹圄。竟不許有司

鞫勘。他可想矣。姦弊日滋。公私赤立。而欲悉行連章累牘之所奏。果能使之百廢具舉乎。臣故謂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又慮此也。易帥於臨敵之時。兵家所忌。然帥才不可不儲也。或曰。人才之難。從古所病。試加按索智者所難。然國用不可不制也。或曰。人才之難。從古所病。試加按索誰可屬大事者。嗟夫。何代不生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患不求耳。韓信跨下一殍夫耳。因蕭何而奮。諸葛亮隆中一野叟耳。遇先主而起。張韓劉岳曷嘗借之異代。而自足以致中興之業。曾謂舉目無人。而遂聽其自為頹壞乎。故必按羅人才。使之足以供器使。而後臂指運動。

無施而不宜。通制國用。使之足以濟事功。而後血氣周流無往而不遂。奏篇之所議者數十端。而臣獨以二事撮其機要。臣非過為異論也。數十端者有司之職。二事者宰相之當務也。為相而能務其所當務則執要可以御衆。執簡可以御繁。而天下無不治矣。言之狂愚。惟陛下加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

經國

宋理宗時。戶部尚書真德秀奏曰。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說為陛下獻矣。區區愚忠。未能自已。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往往議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陛下之本心。蠢茲女真。穢我河洛。逾百年矣。厥罪貫盈。天命勦之。則九廟神靈。所當慰安。八陵兆域。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以權予敵。此陛下之本心也。以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無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立規二。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越勾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既定。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圖敵之事。則不為。故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扼於強對。亦能自保其國。自嘉定四年冬。始得韃

人圍燕之報。有識之士。知國家異日必與韃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之隙。必至交兵。臣雖愚懵。亦嘗屢言於朝。使當是時便立一定之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陛下今日之憂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脩。兵備不講。而於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欺愚上下以固己權。陛下一朝聽政。環顧內外。無一可恃者。平居支持。猶懼未足。況以之圖大事乎。且用兵莫急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文臣知兵威望已著者言之。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以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生才於今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可勉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若是極也。昔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脩猶曰。今奔走四方。惟一杜杞。使脩在今日

又可勝歎乎。夫古之用人。必有副貳。而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今內而金陵荊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已患乏人。況於副貳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於軍食。臣在嘉定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先帝曰。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亡際。重湖陂澤。渺漭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吳兒驕脆之態。迨久住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強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謂宜及今亟行經理。大脩墾田之政。顓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五。勒以軍法。不待糧饟。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先帝首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選用得人。措

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効。而所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備。稍然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米以入江。自江而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其為勞費。甚於登天。以軍食之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度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無倍。亦非三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之時也。願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之以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固有活法。要當以收斂靠實為上。外則張皇聲勢。不為敵所輕。內則嚴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雖愚憒。然向為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自渝素論哉。時措之宜。聖賢所貴。惟聖明裁擇。

貼黃。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旃繼庸醫作壞之後也。其證危其力艱。若一藥之誤至于害事。則人將以責和旃而不責庸醫也。是代為庸醫受責也。兢業戒謹。尤當百倍。惟陛下與大臣垂意。與其用猛狼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人不致之說。王師之出。若狡虜有謀。縱令深入。然後據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斷絕餉道。以斷吾之後。則吾之進退。豈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南。若不嘗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虜以輕兵縱吾諸城之成。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耶。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華一興。調

度繁劇。公私之積。又極殫虛。不取之民。將焉從出。昔宋元嘉之政。寇于江左。而用兵當未幾時。既仐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為笑。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迨以燕山之役。仐民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來。民貧至骨。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忍橫有科率。而外聞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臣昨守溫陵。見沿江制司行下收買藤麻。所至皆以為苦。近至三衢。又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衢婺之民。不勝愁歎。夫藤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所須者廣。欲不為科斂。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乘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伐燕。孟昶實贊其決。裕既北向。內地空虛。慮循徐道覆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為備。幸而破賊。豈曰成謀。前事之師。不容不鑑。此其當慮者五。憲臣是以輒獻收斂靠實之言。惟陛下察臣之忠而非苟異者。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懇懇效忠之至。

奏知政事無知樞密院事喬行簡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可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勵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廐者自如。欲行捕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

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鬬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餫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

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遠里遼遠。寧免乏絶。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說。

監察御史吳昌裔論蜀變四事狀曰。臣蜀人也。每恨三十年間。蜀有危證而遠不得聞。聞亦不實。今臣冒當言責。用敢痛哭流涕為陛下悉言之。議者皆曰。蜀經三變。一敗而棄五州者。鄭捴之罪也。三敗而委三關者。桂者職為厲階。固不勝誅矣。然前車已覆。後車不

不校變通於將來。綢繆之牖不密。而田甫田。洒掃之戶不除。而營分表。北納十三州之款。西結十八族之謀。家計不牢。狄難已至。於是掠成破鳳殲沔燬梁。金洋階文悉為蹂藉。劒以外。骸骨相枕。劒以內。室家靡寧。居者荷檐而亡。仕者浮家而下。視昔日之變。尤極其慘。使非青原孤注。綴虜之後。三泉重屯。振虜之前。成都援兵。應援于中。則橫決潰流。蜀將莽為墟矣。嗚呼。力疲者弛擔。子亂者更局。今虜騎稍退之際。正吾圍用暇之時。所當緊作措置。密為隄備。其可曰仍舊習虛老歲時。而遂使蜀成不可療之疾哉。臣采之公言。揆之愚見。謹條四事以裨一覽。其一曰。實規模。自昔蜀之所恃專在天險。昭烈欽衆拒險。而老瞞遁。王平實圍守險。而曹爽還。蕭懿立柵攄險。而元英走。中興諸臣。率承此制。蓋以敵騎我步。敵衆我寡。平山峻谷。難於仰攻。頓兵於萬全之地。則勝。致敵於坦平之處。則敗。且

以近事言之。趙彥吶屯駐青野。曹友聞控扼大安。是據險而守要者也。張慶敗于河池。何璘退于北谷。是舍險而入平者也。今土地日蹙。事力日窮。秦鞏之交。不沮自止。莫若經理要害。收斂規模。分責武臣。畫地而守。如紹興間。吳璘在沔。楊政在漢。郭浩在金。皆以戎司兼安撫使。有軍市之租以自饒。有坊場之利以自富。或立家寨。或營屯田。或遣正兵以守重關。或調義士以防支徑。不拘文法。而責以事功。其大安一屯。却令副戎分守。虜擊東。則漢軍當之。擊西。則沔戎當之。東西受敵。則以大安所屯應之。制閫盡護於益昌。土豪列置於五郡。待其托裏牢密。有備無患。遲以一二年後。而復還承平舊規。未為失計也。其二曰。審功賞。兵法曰。賞不踰時。所以砥礪戰士也。然賞不當功。則下輕上爵。臣每見李綱諸臣論崇觀以來功賞。謂隕身鋒鏑之下。而不蒙卹贈。竄名權要之門。而反被優恩。朱勔子壻未嘗從軍而受上賞。劉延慶帳下望風先潰。而犒銀絹賞典太濫。臣竊嘆之。近聞蜀之第功。亦有此弊。麻仲之歿十年。而微賞方下。田燧之殞六載。而幽卹未行。李冲李寔嬰城死守。而恩僅及於兩階。楊杞呼延域力戰陷陣。而爵不踰於一級。甚至何進孤軍之忠義。陳寅舉家之功節。精爽若存。而恩榮未稱。往往與棄城僨軍者同科。人皆以是歸咎朝廷報功之太遲。而不知端坐外閫上功之不實也。大抵。功賞之不實有四。以賄賂為重輕。則不實。以親故為高下。則不實。以僚屬先將領。則不實。以厮役厠行伍。則不實。有此四失。而又有徇情媢功之患焉。鶻嶺關之捷。或謂逐飢虜耳。而幕府上功。超陞三級。花石峽之戰。實則三總管耳。而帳前喝犒普轉七官。軍紀不章。何以示勸。臣恐自茲退虜之賞。平賊之功。或以強親愛將充之。則愈不得平矣。臣謂莫若密札副閫。詳酌等差。有首功顯著者。即日保明來上。或輕重不同者。限半月審

核以聞。仍自朝廷之上。專置賞功一司。以時放行。計程迹發。使有家者從官給付。無後者。召親屬繼絶。如此而軍心不悅。天命不昭。未之有也。甚三曰。討軍實。蜀之軍籍。消耗甚矣。在璘玠時。元以十萬為額。逆犨一變而逃亡僅餘八萬。張冀再亂。而消折不滿七萬。辛卯以後。戰潰尤多。東軍最弱。最先潰。摧跲最劾繼亦潰。背嵬選鋒。最守紀律。又創潰。豈前日諸軍利禦寇。而今乃利為寇耶。茅簷葦屋。暑蒸寒凍而兵寒窮。蛙麦糙米。沙雜水拌而兵食窮。破繒敗絮。襟捉肘見而兵衣窮。平時口菅無以為生。脫或臨陣而責其効死。難矣哉。諸葛亮曰。臣到漢中。旬年矣。喪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古人於軍實幾若無日不討其數而申儆之。今兵籍之散者亡者傷夷者詭冒者。臣不知其幾矣。核實料簡。莫易此時。謂宜勑分閫之臣。俾總戎之將。取見正軍見在之數。而以良家忠義足之。稍復七萬人之額。撥為三大屯之備。仍與時其廩給。優其奬賜。營其寨柵。還其老小。無使有飢寒內顧之憂。萬一狃舊畏敵。先奔。則用吳玠青谿之法。必誅無赦。彼睹前則知恩。顧後則知畏。自今蜀軍誰有不用命者哉。其四曰。儲帥材。臣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嘗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材豫當儲蓄。以備緩急。今侍從臺諫各舉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為都轉運使。繼又因廷臣之請。諭宰執令於從臣中擇一二人可備制置使之用者。為安撫使。蓋蜀之帥閫。實任六十州安危。或有疾病危急。必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始克到官。一去一來之間。至為利害之決。我孝宗所以留意都漕路帥者。皆欲以為制使之儲也。矧今事會搶攘。人情震蕩。如去年帥在原上。數月信息不通。或欲就近選差。則未能盡厭人言。迫不得已。至有衆建便宜而漫差撫諭者。帥才不儲。其弊至此。雖韋虜自退舍。帥已下原。

然四年驅馳者常抱玉關人老之嘆。十連置副者屢上金城乞骸之章。若非宿儲豫蓄。參錯布置。求所以為翰代者。則倉卒臨事。何以應手乎。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供一世用。老成之彥固多。後來之俊亦不弱。蓋有班近星履。而風力著聞者。卑到甘泉。而志節慷慨者。王遂也。舊鎮荊州而得江湖心者。久帥靜江而有牧禦才者。咸謂其人可當方面。陛下倘仰法孝廟。宣諭大臣。遴選諸人。分遣使蜀。除以三路連帥。或為大藩守臣。如張浚召而盧法原自夔帥來。吳璘卒而汪應辰以成都帥至。取之近地。用以顓征。其視萬里之遙。至自一年之後者。蓋有間矣。凡臣所陳四事。雖無驚異可喜之論。並皆着實可行之言。蜀人未嘗不言。而牽於私情言之不盡。朝廷未嘗不行。而忽於疎遠行之不力。臣懇懇款款不厭於言者。蓋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不敢欺君上而負父母之邦也。臣恐一己之智。猶有未周。欲乞如淳熙典故。令蜀士之在朝者。公共聞奏。毋以書問疏密而移其毀譽。毋以親讎厚薄而岐其愛憎。破拘攣之說。撤私吝之見。各盡至公血誠。以救鄉國。仍乞陛下諭二三大臣精擇而力行之。則蜀雖剝爛之後。尚有復平之期也。不然。衣袽未戒。而虜突再來。譬彼棲苴。將不知所寄矣。臣不勝拳拳。

昌裔又論蜀事催王遂入蜀狀曰。臣近者輒上奏章。言蜀邊事。首條四策。次論三人。並皆罄竭心思。參伍聞見。蓄之既久。而後奏陳。不敢顧卹人情。欺罔天聽。伏蒙陛下特采臣言。命王遂以帥成都。除楊伯雨以總餉事。臣與蜀人聞之。感至欲泣。何者。蜀在萬里之外。常有遐遺之憂。今乃睠西顧如在畿邑。此聖人不泄邇不忘遠之盛心也。但臣論事一劄。幾千百言。對證處方。乃救蜀之砭劑。而側聽累日。未見施行。豈陛下留中而未曾付出耶。抑既付外而大臣不以衡慮耶。遂既

委以西事。即合亟令陛辭。趣其蹔程前去。庶早到一日。則有一日之備。而巽函屢上。內引無期。臣恐夏潦一生。秋風一起。虜騎突至。而戎車莫前。則是雖臨遣帥臣而無益于事也。總計既已改畀伯雨。即合下臣前章俾令疾速之任。庶可點磨錢物。以備急缺支用。今伯雨既除。而癸仲未聞顯黜。臣恐舊者幸脫。新者控辭。過時失釁。軍食之興。則其詆黨必將諉責於易總之非計也。臣竊詳遂之遲遲其行者。必以專閫勞勳。或有易置之疑。癸仲之悠悠議罰者。必以上下交結。曲為回護之地。所以言者愈急。而聽者愈緩。蜀民之痛。不啻頃刻千古。而朝廷所行。視為閑慢常程。臣竊惑焉。欲為幹腹深入之計。又攻打蕃族。徑為閒道取蜀之謀。茲計日深。人危不保。得制副丁黼書云。蜀人所以助錢助粮者。只買一箇不左稱。又成都憲張起艮書云。西州助軍錢百以上萬緡十餘萬。且為一路人請命。觀此事勢。直可寒心。若或顧惜類情。互持意見。以將危將亡之疾證。而作不緊不切之治療。將恐禽斷臍絕。神離本僵。蜀之命脉不至大斃不止也。臣憂切家國。用敢重瀆聰明。欲望聖慈特紓憂顧。亟將臣所陳四事宣示二三大臣。或行下帥捆。令作緊措置。早賜遂以內引。促其入蜀之期。併付伯雨以點磨。亟求裕蜀之策。所有癸仲乞賜鐫職罷黜。以慰蜀人公望。臣盡言及此。遑卹其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昌齋又論今日病勢六事狀曰。臣嘗端居深念。細察天下之脉。以為方今病勢有積虛之證三。瀕危之證二。垂亡之證一。若其他隨部而換形者。難徧以疏舉。今之醫者例曰。脉細而氣虛者補。脉大而形危者平。逐變證以治療而不窮本原以理之。至於沉頓促急。則諉曰無方藥可為也。其不幾於謾晉侯之疾而郤秦緩之醫哉。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言國以賢者。為精神也。往者趣召故老。旁招時髦。雲聚于朝。咸謂必成雨矣。閱時未久。氣數復離。有甫參政路而以殄瘁告者。有僅班資殿而以鄉郡歸者。有不拜從槖而奉祠還里者。有不受美官而引疾卧家者。甚至海濱忠清之老。屢詔而不來。臺省挺直之彥。相繼而引去。更化所召。其留幾何。縱有一二留者。又皆愁病沮抑而各有遐心。既不能退。又不能遂。此何等氣象而見於盛時耶。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言國以資實為根本也。往者三京之役。邊儲一空。收楮之令。帑金盡耗。已事遄往。不可復追。若能省穡而用之。尚可息補也。柰何事變錯出。征費無窮。督視之行緡以七百萬計。襄捆之犒賞。以五百萬計。沿江命帥以三百萬計。諸將招軍以二百萬計。蜀中撫諭亦以一百萬計。一兵之遣。一鏹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數。而況三總經費。科降非時。諸路和糴。子本不繼。行齎居送。在在枵然。脫有方十里之旱。又何以供餽乎。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古人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也。今士馬物故。符籍單虛。成淮之兵殲於戰。防江之兵死於叛。荊楚壯士。十喪七八。山西勁卒。額僅三萬。所招新軍。率皆烏合。而倚為捍衛者。一皆狼子野心。加以器甲朽。戈矛鈍。蒙衝海鰍。舊制不存。蒺藜拒馬。古法不講。銳首擊刺之不利。克敵年力之不強。凡中國長技。恬不之習。是不幾於以卒予敵乎。此臣所謂積虛之證三也。韃寇深入。譬之外邪。先侵蜀道。九郡丘墟。繼犯京湖。十州疲敝。焚燬我室。虔劉我民。野無炊煙。路有冤骨。甚者河南投拜之戶。秦鞏羈窮之酋。皆假韃名。交闖吾圉。敵來而不知備。賊去而不知襲。方且泛泛條具。悠悠歲時。議恢拓。則信喜功之人。謀斂戍。則靠求成之士。蹙國者無所承而退。開疆者無所稟而行。持散漫不決之謀。而欲當飄忽難制之虜。臣恐今年所憂。又有重於去年矣。蟊

賊內訌。比之惡疾。蜀口四戎司之兵。遇敵輒潰。京西五州一叛。見間竊起。摧鋒踏白。向利禦寇。而今乃為寇。克敵忠衛。昔為王民。而今乃殘民。近者浙江鹽寇。又見告矣。長虵封豕。荐食四陲。而飢虎餒狼。乃為蕭墻之禍如此。招撫以柔之。則長亂。剪伐以威之。則蹙本。若夫往來不問。而縱其橫行。至以國家諸位之官。而加叛服不常之捋。豈所以慴天下哉。此臣所謂瀕危之證二也。然而外患雖危。內寇雖迫。有民與守。則危可安也。迫可舒也。今內外諸事。一切受病。惟有民氣縷息尚存。然數年以來。斲而喪之者亦多矣。六月征伐而困兩淮之民。連年科調而困四川之民。兩州歸附而困京西之民。十乘征行而困沿江之民。舟船結雇而困沿海之民。濠梁浚築而困荊湖之民。稅畝折納而困江湖閩浙之民。朝廷政令不詳審以遽行。州縣姦貪又夤緣以為利。故有朘民之膏以進羨。剝下之膚以覬遷。苞苴之禁漸寬。

寵賂之風復熾。自是牧養無良吏。而田里皆疲氓矣。嗚呼國事益急。民心愈危。今又以貪吏行暴令而速之。將恐瓦解之禍立至。不特阽危而已。此臣所謂垂亡之證一也。臣嘗讀國史。竊見靖康初。李綱以時望居省府。楊時以舊學居諫垣。許翰以耆德為中司。胡安國以經術為右掖。崔鶠李光余應求以直道為臺諫。种師道劉韐宗澤以威重為將帥。一時人才。不可謂之不聚。京師兵十餘萬。諸道兵二十萬。河南北兵二十九萬。河東北保甲三十五萬。延豐倉積粟四十萬碩。天駟監戰馬二萬疋。宣梱造車千餘兩。京師棄砲五百座。衲襖棕衫之屬。一一皆有樁管。則兵儲不可謂之不豐。然常勝義勝。舉軍迎降。宗維宗傑。分道入寇。河冰一渡。而中土橫潰。遂不可支。是豈醜夷叛卒果善戰耶。蓋自花石綱之擾。而江淮之民怨。造作局之置。而二浙之民怨。輸燕山米。而兩河之民怨。科免夫錢。而諸路之民怨。本實先撥

人搖不寧。其所由來。非一日之故矣。今陛下更化顧治。將有意乎元祐之盛。而天下事變膠轕。不幸而近類宣靖之時。安危樂亡。直可凜凜。臣謂藥不瞑眩。不足以起沉痼。醫不倉扁。不足以弭外邪。欲望陛下去讒遠色。以扶植人才。克己節用。以愛養邦本。罷營繕土木之費。專以修車備器為事。省閑慢文書之務。一以備邊禦寇為急。而又君臣上下。兢兢業業。日以小民祈天永命為心。凡中外蠹國害民之政。一切寢罷。如此。則可以回天怒而銷狄祲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履畝之令。朝廷不得已而行之。使行之而有益於楮。猶可為也。今令行已久。而楮價不增。則是救弊果何益乎。臣訪聞畿輔之間。中戶盡數已納。而大家往往幸免。州縣長吏不惟不能體朝廷之意。而反以旁緣為私。故有促辦催入而久不解者。又有那移他使而規自利者。於不得已之中。為甚無已之政。此則汙暴之責。民其何以堪乎。臣願陛下明降睿旨。截日住催。便六路之民。戶知德意。其有守令占吝不以實上者。各許本路監司覺察以聞。庶幾吏姦可戢。民氣可伸。實非小補。

昌裔又論朝廷重輕狀曰。臣聞。朝廷者。天下之幹也。朝廷重。則天下治。朝廷輕。則天下危。天下之安危。治忽。不在乎他。在乎朝廷之輕重而已矣。木之身正。然後枝葉所附以立。人之表端。然後支體所依以行。朝廷之幹強。然後郡縣邊鄙所恃以無恐。表著宗仰之地。不先正固立事。而欲以運掉天下。難矣哉。近世以來。則幹弱本顛。而積輕甚矣。蟊賊內訌。襄樊失據。封守之臣。何所承王命而遁。偏師出境。宿永歸疆。北伐之將。何所稟朝筭而行。自山以南漢為重。為帥者以何而退屯。漢東之國隨為大。為守者以何而徙治。此帥守之輕朝廷也。鄂州戎司。節制於沿江舊矣。而懷異志者。敢以公櫝而數制臣之罪。金

陵騎帥共事於齊安久矣。而起攘心者。至以文榜而聲帥閫之非。救襄尪將。留以總戎。重事也。乃不俟命而歸淮東。防海舊戎。檄以赴闕。厚恩也。乃不受令而趨海道。此邊將之輕朝廷也。以僨軍而謫衡者。乃造屋於武昌。以殲民而竄永者。乃管軍於荊渚。丹書未雪者。已經營幕府之辟。彈墨未乾者。或僥覬麾節之求。此官吏之輕朝廷也。禁營之卒。屢出誶語以撼都人。江上之軍。時肆讙言以譁府寺。興沔戰散之士。以衣糧而罪狀總所。文龍招收之兵。以調遣而抗拒制司。此士卒之輕朝廷也。甚至窺隙而爭。見間而起。盜賊有輕王官之心。戰者自戰。和者自和。夷狄有輕疆吏之心。積此衆輕。牢為一病。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此豈可不反其本哉。朝有耆丈魁壘之士。則威望重。有諫諍輔拂之臣。則紀綱重。禮樂政刑自天子出。則國體重。廢置予奪以王柄馭。則主勢重。令者國之重器。審重則君尊國安。兵者國之重權。居重則本大末小。戰守持重。不以輕試。則天下無殘民。名器謹重。不以輕授。則朝廷無倖位。兩河削地。直以裴度處置得宜。三鎮革心。專以德裕戒敕有體。是朝政之重在輔相。否則朝廷亡人而為賊亂所輕矣。汲黯面折廷諍。而淮南畏。李勉不避彈劾。而朝廷尊。是國法之重在臺諫。否則國家失士而為天下所輕矣。宿衛倡亂。而朝廷不復窮治。故高歡還而結客。政刑廢弛。安知非所以啓姦萌。藩臣遣朝。而朝廷事柄不一。故從諫歸而益驕。事權錯出。安知非所以滋亂象。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號令數改。則君命輕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遜之人。政事獨運。則主威奪矣。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佳兵弗已。則國危矣。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惟賄是聞。則民散矣。臣竊謂朝廷者。先皇帝之朝廷也。若使下之奸上。小之加大。士卒之陵主帥。匹夫之輕量大臣。皆非所以慴天下而

尊朝廷也。陛下若能審於立國。而戒臣之所謂六輕。強於為善。而取臣之所謂八重。以此而責廟堂。以此而勵羣諫。又以此而儆內外遠近之臣。有德必進。不任職必退。名器必謹。政刑必清。威權弭令必肅。使狙詐有所憚而服。夷狄無所侮而動。則國家尊安。廟社深固。危於縲紲流之天下。將復重於九鼎大呂。惟陛下暴臣此章於國中。而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昌裔又論救蜀四事疏曰。臣竊惟蜀寇深矣。蜀禍慘矣。以藝祖蕩平之境土。而今被大下莫強之寇。以高宗涵育之人民。而今遭振古所無之禍。紹定辛卯。虜闖利閬。利閬以外。本實未盡撥也。端平乙未。虜侵漢沔。漢沔以內。生聚未盡空也。追至去冬。其禍慘甚。蓋自越三關破三泉。摧利撊閬。窺文挠巴。而利路盡矣。燬潼遂。殘果合。秉道懷安。歸擊廣安。而東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踐邛蜀。彭漢簡池。永康。而西川之人。十喪七八矣。毒重慶。下涪陵。掃蕩忠萬。雲安。梁山。開達。而夔峽之郡縣。僅存四五矣。又況虜所不到之地。悉遭訌潰之攪。民假為潰。潰假為韃。而真韃之兵。往往借我軍之衣裝旗號。愚民耳目。而卒屠之。蓋雖荒郊絕島之間。無一處而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今幸虜兵自退。境土漸歸。將士乘時皆以捷至。然昔之通都大邑。今為荒礫之場。昔之沃壤奧區。今為膏血之野。青煙彌路。白骨成丘。哀惻貫心。瘡痛滿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絕。形神俱離。僅存一縷之氣息而已。陛下乃睠西顧。不忘遠民。首命樞臣。摩建宣樞。取一國之望而用之。可謂得其人矣。然竊惟西事壞爛之極。賊氣未撲。江路未清。庚置愆期。宣樞悠悠。未聞被受。但得之親友書問。咸謂三邊屢劉。遺黎殲盡。而幾於無民。諸郡殘破。公私赤立。而幾於無財。軍伍逃亡。率皆為虜向導。而至於無兵。農業轉徙。不得以時耕耨。而至於無糧。以蕩

然虛空之事力。而當倏然飄忽之虜寇。雖百亮復生。不能為蜀計矣。若非朝廷速調援兵。多給軍實。大明黜陟。通暢事情。如藝祖取蜀之規模。高宗保蜀之調度。趣急經理。以捄顛危。則秋深路熟。哨騎再來。是亦坐待其斃而已。臣猥以書生。不識時務。誤蒙恩命。俾贊軍籌。凡軍旅之事。不可踰度。經理綜密。當從其長而行。惟事關于朝廷而脉絡相貫者。敢代臣塟為陛下告。謹具條列于後。

一。蜀兵舊以十萬為額。盡皆關陝五路勁軍。中興諸將以抗金虜而護蜀門者此也。開禧之變。招填僅及八萬。己卯之潰。消折不滿七萬。端平以後。戰散尤多。臣參以前年所聞。止有三萬之數。迨今去冬。虜騎深入。則赤籍散亡。愈不可考矣。或望風退走而奔竄於巴山。或遇敵奔潰而衝突於內郡。有假韃裝束而摽掠於民財。有為虜向導而焚燬於仕族。大率軍心蠹壞。已非一日。不潰則叛。不叛則降。紀律蕩然。而幾不能軍也。嗚呼。國家百年竭蜀膏血以養兵。今也不能為國禦寇。而反資敵為寇。非所謂困民力以養亂耶。竊觀昔之帥蜀者。當軍政敗壞之後。則必取諸道之生兵。制一方之死命。如李德裕以安定軍來。溫造以河中軍來。高駢以天平軍來。我之中權。力渾氣盛。所以驕兵悍將。莫不膽寒於心腹。況今蜀之兵籍。零落無幾。而一二存者。又皆習為兇回。則欲制此患。其可無本領以勝之乎。竊惟高宗之遣張浚宣撫川陝也。付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及八字一軍以從。而諸將如劉錫趙哲王彥皆在浚軍。時東南事勢非不孔棘。而猶且那摘調遣者。蓋以重上流之勢。陛下既以命浚之事而命塟矣。欲乞參稽典故於江淮荊鄂。撥一萬兵往援西蜀以聽宣梱節制。則威聲聳動。勝氣畢張。遺民必曰。有天兵來。人心可

恃以無恐矣。諸軍必曰。有外兵至。吾屬不可以陸梁矣。此最捄
蜀第一議。欲乞厝斷施行。
一蜀中財用之困。始於炎興。在趙開時。歲收三千三百四十二萬。
而所支之數。乃多五十二萬有奇。在李迨時增收三千六百六
十七萬。而終歲所出。又多一百六十二萬。自是而後。入少出多。
調度轉急。臣嘗以紹定一歲之數計之。所收二千四百九十二
萬餘緡。已減紹興所入之一。所支五千一十六萬三千餘引。乃
過紹興增支之半。前後總餉。率坐之興。無以二千五百二十四
萬之數。仰給朝廷科降。不啻如赤子之仰哺。此蜀賦本末也。今
自虜騎深入。根本盡竭。又非前日比矣。制總兩司之積。蕩於閒
州茗漕帥司之藏。截於廣郡。而公府之財。空富家中產之金。
帛席卷於寇。都鄙郊邑之窖藏。焚棄於盜。而私室之民力空。最
可痛者。沃野千里。蕩然無民。離居四方。靡有定所。耕耨不闢。堰
務不脩。秋不得收。春不得種。不知兵食。將何時辦。軍費將於何
取給耶。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未有無人而有財用者也。蜀
之所產者茶鹽。今道殣相望。何有乎食用之家。蜀人所仰者酒
稅。今商旅不行。何有乎征榷之利。經常調度。無一可以拊髀。而
況經理殘破去處。費用百出。欲以赤手取辦。抑亦難矣。昔趙鼎
之為宣撫也。乞錢七百萬緡。度牒二萬道。師號二千五百道。金
帶二十條。絹三萬疋。米二萬石。當全蜀富實之時。而朝廷撥助
宣司猶且優厚如此。況今事勢築底。措手極難。若非朝廷於常
年科降之外。檢照紹興舊比。特捐內帑金帛千萬餘緡。以為臣
辠建置之費。併撥荊湖米數十萬石。以為今年餉師之用。將恐
財竭兵飢。米盡人散。而蜀事去矣。此又捄蜀急切之務。乞陛下

喻二三大臣速賜施行。

一。賞罰者。國之綱紀也。蜀遠朝廷。人心易墮。必資刑賞。興起精神。張浚之宣撫川陝也。應有功績。合推恩賞。必關宣司審實給告。胡世將之盡護蜀帥也。如遇黜陟待報不及。許以一面便宜施行。賞罰信而事權專。所以役使群動。而訖濟艱難者。此也。近年事體。與此相違。僨軍棄城者。以有貲而罰不加。仗節死義者。以無力而功不録。猥充厮役者。得以掛名而僥倖。親冒矢石者。反以覆實而沮格。黜陟無紀。功過不分。所以虜騎一來。將士解體。少有為國用命者。且以近事言之。如耄帥之棄師喪地。兇童之撓政酷刑。狂士之行賕罔上。見於臺諫所抨。其罪彰彰。有不容掩者。方且覆護。不加顯黜。何以慰百萬之生靈。正戎之歿於刼寨。副戎之隕於守隘。制參之死於城郭封疆。見於諸處所報。其功俊偉有不容民者。方且遲疑。未行優卹。何以勵三軍之死士。今蜀大亂之後。當以誅賞為先。欲乞朝廷大明公道。望風退走者。雖未盡誅。而衆所怨歸者。亦合先議謫罰。隕身鋒鏑者。雖未盡録。而死節之明著者。亦合亟用褒嘉。命德討罪。務令盡合天理。以收渙散之心。或如李綱所請置賞功一司。專令樞屬兼領其事。如冒賞不實。許告推治。遇敵不戰。按法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則士未有不感奮者。此亦轉移蜀事之機括也。

一。郵傳軍中之耳目也。蜀遠萬里。呌呼難聞。全藉置郵。以通氣脉。故吳玠之宣撫川陝。置軍期遞。凡有警報。不過十八日可聞於朝廷。丘崇之制置成都。創擺鋪遞。凡有奏請。不過三十五日可徹於都下。所以軍情達而民隱伸。壅蔽通而報應速也。近年以來。舊規紊廢。軍中之遞。不以報邊警。而但為交賄之驛。川中之

迹。不以通脉絡。而迳為寄書之郵。甚至以游士為承受。以幹僕為通進。事勢稍急。則曲為覆護。而不使衆聞。私書未辦。則動多稽留。而不以時發。不知軍事呼吸之間。有函有危。朝廷應報之際。宜夙宜急。豈可以軍中之耳目。而徇人情之私計哉。此特在外之郵傳然也。御前金牌。向者兩旬至蜀。今則往往三月而不達。不至夔門。密院雌黃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則往往幾月而諸郡差除之所以壅滯。應報之所以稽遲。科降之所以愆期。功賞之所以沮難。上下痞隔。而日月淹延。皆氣脉之不通然也。臣願陛下留意西事。還郵傳於秦郡。而勿使諸吏得以愆報發之期。又如淳熙間。柄。考郵置於密院。而勿使私人得以熱報發之即臣所請欲以都司官知首尾者專一人報應蜀事。凡申請辟差。並許畫時擬行。此亦通導血脉之樞要也。

右件四事。並皆至切至急之務。故臣晝夜思慮。首進此說。而又有事之綱領。在於德意志慮者。敢為陛下終言之。自昔多難之後。必有詔令以鎮衆人心。如張浚之遣行。既親書詔賜之。便宜黜陟。又有詔戒諭將川陝官吏軍民。胡世將之建捆。既以親筆賜之者四。又有詔子恳意無間。所以二臣感奮。三士者二。君臣之間。叙情閔勞。如父詔子。恳意無間。所以二臣感奮。三軍鼓動。并謀合智。訖濟中興之功。蓋有忱辭實意以感人也。況今蜀變之餘。痛猶未定。授仕之即。擔荷趑趄難。所宜仰體紹興德音。內出一緘。一諭蜀之子弟。又宜仰遵高宗手詔。親洒宸翰。以付宣捆之臣。蠲租薄賦。以業流徙。埋胔掩骼。以仁死喪。貸牛借種。以勸耕農。録善卹孤。以繼絶世。生聚教訓。還定撫摩。少須過冬。庶不再至。則蜀雖蠹壞剥爛之極。尚有可傾復存之理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貼黃。臣竊見仁宗嘗御延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時王洙侍

讀聞之。然上性寬厚。琳後竟至政府。蓋仁宗無宿怒也。又見孝宗御朝。嘗指周必大曰。此人反覆。時宰陳應誠進諫聞之。然聖度恢廣。心大竟蒙柄用。蓋孝宗能忘人之過也。人臣事君。各盡職分。一時雖被震怒。而終至簡眷不衰者。豈有他哉。君譬則天也。譬則父也。為人子雖有過誤。在天與親。不無譴責。然事定則止。理久則回。豈終於怒而不解釋哉。臣謂朝廷犯顏敢諫之臣。即他日伏節死義之臣也。更乞以天地父母為心。仁祖孝宗為法。培養扶持。以壽氣脉。不勝幸甚。

起居舍人兼侍講朱子才上疏曰。臣聞蜀猶一大棊枰也。論蜀於今日將有垂亡之形。則救蜀於今日當有急切之着。亡形具而無急着以救之。則亦亡而已矣。蜀與吳相為存亡者也。蜀亡。吳亦豈能獨存。然蜀亡形已暴。其可坐視無一着以活之乎。且漢中前瞰米倉。後敲石

宛。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為蜀之股肱。揚洪以為蜀之咽喉。四嶽三塗。皆不及也。今為敵所據。則亡形成而人搏手矣。益昌之南。陸走劒而外東西川在焉。水走閬果而去適夔峽焉。西則趣文龍二州。東則會集壁諸郡。而烏龍拮栺。又在其前。歐陽詹以為九州之險。司馬光以為秦蜀之衝。四會五達。不可失也。今為汪雖所城。則亡形具而人寒心矣。夫有垂亡之形。而未至於遽絕。萬一遇急着焉。則亡可存。絕可續。蜀尚可為也。安可以為遂亡而委之於不可救歟。然當審觀時機。斟量局勢而得其說焉。一曰補軍籍之闕。蜀口右護軍。本曲端吳玠關師古之法。關西部曲也。舊以十萬人為額。休兵後有名籍者。猶九萬七千餘人。安丙帥蜀。以錢糧數狹。沙汰為八萬人。後來事力不及。節節減七萬人。通忠義之數。猶為十四萬人。丙申以來。逃亡死損。所餘無幾。今

以所聞參之。興戎司見管四千六百餘人。沔戎司僅及三千人。金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約七八千人。此四戎司見管之數也。此外有嘉定安撫司所管慶定精銳兩軍。及增戍之軍共五千餘人。利閬劒諸頭目所部或三四百人。或五六百人。瀘帥司之軍不及千人。巴州所管武進軍。今止有二千餘人。得漢堡所部三百餘人。制司帳下安西保定飛捷先鋒等共一萬四千餘人。夔帥司不及千人。總而計之。不滿五萬人之數。今四蜀田畝。盡入軍屯。制總科名。悉歸大閫。商賈百貨。盡籠于官。十年之內。乃不能增添一兵以補舊額。真可痛恨。往事已矣。失今不圖。闕短呈露。愈見衰颯不振。非所以壯吾軍也。議者以為當招集新兵三萬人。朝夕訓練。以為進屯之備。且慰安田楊二家。歲以其兵來助。亦可大張軍聲。或可背城借一。以却敵騎。如此則蜀尚可為。若憚勞惜費。慮不及此。敵必乘虛攻吾之瑕。則備多力分。莫能制其死命。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二曰。籍義勇之士。四蜀近邊。劒閬巴達次邊。惟渠蓬六郡租賦所入無幾。議者謂莫若舉此六郡之民。依向來梁洋義士法。照逐戶稅籍高下。或一丁。或兩丁。以至三丁。料揀為兵。却與盡蠲輸。或每丁與免家業錢三百緡。令其自辦衣裝。自置軍器。每十人為一甲。五甲為一隊。五隊置一副將。十隊置一正將。逐縣置一部轄。州置一總轄以統之。每歲春秋教閱。至防秋。則團結于逐郡城中。就令守禦不測。聽制司調遣。其如錢糧。遇守戍。則始與支給。至放散。則仍令耕以自養。如此。則平時無養兵之費。而緩急有制敵之用。如聞米倉之南地名三會。去歲敵兵來侵。不循常道。惟於此處會合諸兵分入它路。一屯向利。一屯向巴蓬。一屯向渠廣。以為當起六郡已籍之民。聚為一大屯堅守此地。以扼敵衝。使先人有奪人之心。則蜀尚可為。若遲疑不發。敵復重尋舊路。會兵於此。不

惟六郡生靈俱屠而為蜀之大計轉見繆誤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絶矣三曰壯分屯之勢敵據漢中去歲出兵乃越米倉以南臣以創議欲調六郡義士分屯三會以却之盖欲阻其越險之謀也今敵又城利則劒閬乃其切鄰豈可畧無蔽障哉議者以劒門天險實為戶樞昔守三關無所事此今既退守險實可因莫若分三戎之兵併三小屯之卒令及萬人阻關為固而遴選智勇之將申出軍實而訓其不齊以遏敵騎突入西川之路大獲一堡形勢雖斗險然規模窄狹不當要衝止可以作家計不可以禦敵兵莫若於閬州境內踏逐一險要去處大為城築約可安萬人與大獲犬牙相制分調諸戎之屯益以新募之卒令及萬人阻山為固而遴選驍騎之將晝夜閱習以遏敵騎出葭萌之衝兵法又云兵及萬人之屯而後敵不敢過今若依數招募創為東西二屯以相犄角如連栖之雞彼觸則此應如常山之蛇首擊則尾應使敵之後騎進不得抵巇於前退不能襲擊於後蜀尚可為若以無兵為解使敵用此計城利之外又進此屯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絶矣四曰奮撓擊之威敵進七百里而城利豈曰無謀雖上下以運道艱澁為說然敵日課諸軍人打三升粮以備日食而利以西白水一帶又皆平疇若種麦以待其熟而漕以小舟豈憂乏粮議者以為當及粮道未通之時與二麦未熟之際常出游兵以擾擊之困其事力絶其命脉然後徐起而圖之此計之最善者撓擊之地各有方所守閬中者當於葭萌青山木瓜等處撓之守劒門者當於白水陰平階文等處撓之伺其怠而為攻刼之圖乘其機而行掩襲之策使取粮之兵不得越足於吾地而耕耨之夫不得施功於彼土曠日持久情見勢屈遂可為我鎡基如此蜀尚可為若置之度外敵反用此計出沒於劒閬之間鈔掠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絶矣

五曰固根本之地。敵自丙申以來。惟知嗜殺以逞威。逃難之民。值者輒死。父母妻子。駢首就戮。膏血原野。可謂慘矣。幸而竄伏得免。深山窮谷間。有存者而子遺之民。生意一發。況十許年來。田畝之利盡歸軍屯。而科羅軍需之苦。反甚於無事時也。以至黎雅蕃貨。彰明烏附。施黔板木。數增權之害。反甚於無事時也。盬酒之利。併歸制司。而過盡入私橐。而商旅失業。怨聲載道。則又人所不忍聞也。既不能蠲其死。又以戕其生。彼方計出無聊。而敵騎突入。不救之令東下。誘餌之術甫施。凡民無知。苟逃性命。有不獲已。相率去之。計其數不下二三百萬人。由是南畝空虛。種類斷絕。雖閭有脫身來歸之人。又皆室廬不存。人牛俱喪。雖欲自活。其道無由。今制臣初至。規模一新。若能精選縣令。專以招集耕農。課其殿最。戶口增多者爵之。數備仁及中者賞之。視舊有虧者罰之。布宣德意。勞來還安。分以未墾田疇。給以牛犁種子。且將目前一切無藝之征。諸處科羅之擾。分司妄作之弊。武臣攝官之害。悉皆蠲除。使離散之鴈。復安於中澤。逃潛之魚。復止於深淵。喘息小定。必能為國耕種。為國輸利。為國留易。相與效死弗去。則蜀尚可為。若不知愛惜。敵用故智。盡啖遺黎以去。不出三年。蜀之命脈絕矣。六曰嚴三城之守。重慶為保蜀之根本。嘉定為鎮西之根本。夔門為蔽吳之根本。得人而守。則金城湯池。其勢鞏固。萬一有一守闕者。異志雖使忠臣義士固守其土。亦不能正其行路。買門之奸。此計若遂。守將為其所得。軍民為其所屠。如辛卯之西和。辛丑之成都者有之矣。今三城鼎立。守備固嚴。尤當以腹心之士。分守三城之門。議者謂關表土豪散居四方。若能溫言說諭。厚募招來。官其頭目之人。示以功賞之信。彼必欣然樂為吾用。然相道里之遠近而分撥之。其在西州者就令居嘉城。其在東城者就令居渝城。其在峽外者就

令居夔城。假以屋廬。聽其營運。比及秋之際。專令各守城門。彼山西之人。負勢尚義。必能感激思奮。相與固守。彼愛惜人家。自為謀計。必能盡其死力。相與固守。一舉兩利。此為至謀。若棄而不用。敵騎薄城。必行重賂以買門。不待三年。蜀之命脉絕矣。臣區區愚忠。去秋直前。嘗於貼黃。力言韓宣雖守夔。張實雖守渝。俞興雖守漢嘉。而防遏當在上流。又謂利閬之間。當置一大屯。是時敵未有城利之事也。若聽臣言。稍施行其一二。雖不能大有所益。或亦可以伐其城利之謀。今城已就矣。險已盡矣。事已無可言矣。而臣憂國不能自已。猶欲於舉枰未定之時。進此急着。以活曩誤。若猶以臣言為迂遠。而欲專倚伏於夔門一城。以為保護吳楚。實在於是。此子囊城郢計也。臣見唇亡齒亦寒矣。況夔之上流。褰裳可涉之處。不一而足。萬有一踏淺渡江。轉戰而南。則由施黔而趨鼎澧。由鼎澧而趨江南。置夔於不顧之地。則蜀非吾有矣。臣去蜀十又七年。日夜憂憤。雖力弱才腐。不能備戎行。致死命。以報國家。猶幸日覲清光。可以吐露胷臆。比因進講從容。伏蒙陛下憂軫蜀邊。賜以清問。至於再三。臣雖隨問隨荅。言其大槩。然積蘊未盡。謹效魯女之悲。徧采蜀人之論。條為六策。以復清問。陛下鑒其愚忠而賜之施行。不特臣之私幸。將西土之實幸。不特西土之幸。將東吳之大幸。若夫輕觸天威。罪當萬坐。惟陛下赦之。

試閤門舍人王霆入對曰。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橅。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橅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敝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走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迕意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

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肉餧虎。夫以規撫之功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顧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稱其言可采。

殿中侍御史李宗勉率合臺上奏曰。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罷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咸畧。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東淮西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揮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冥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

經國

宋理宗時。進士文天祥上書曰。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為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闕於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辱使命。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効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煩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洒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通于天。天下於此感服

陛下之勇。臣甫及趣謝闕庭。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財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虜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略倣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蔽。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芘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校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未。固有曹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行。上下如一。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一閫之事。方即海門。隨遷建業。甫鎮建業。又遷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棊然。仰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

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其人備某職。其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奠而後發。始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遑回。人知其可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其於國事決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責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愚以為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詹帝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敢手。不能以大有為。須是博采四方之論。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憤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曰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矣在於制。不在於政。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庶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

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廳
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
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蹇
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
令。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
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屬於上。而守令不得
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
卷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夷狄遂得
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
一縣之力。以抗虜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虜中。興之臣。識循環救
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此不圖。曰循至今日。削弱不振。
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

建宣樞。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
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
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
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
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為鄰。
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虜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奧。此
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韃之為兵。
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
兵。惟廬陵猶此無備。合堅攻瑴。棄實擊虛。韃既以此為得策。則夫避
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煮
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
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

昌南安賴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令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黜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弊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按數人之沈

鷙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遷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為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為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堅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時有寇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莘各以某日聚其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

其類編為之伍。一面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視為布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其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虜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為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為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萬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為養。收其財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踊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為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

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荆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内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為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時虜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幸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遷除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按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日朝郎以上凡内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嶽牧其綬唱呵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材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

軌。拔士為相。蠻夷猾夏。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乎乎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為勢要者所擾。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闢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始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踈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

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偶長。彼其人望為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為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間。市井之廛。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群策群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驅策其斯役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髮鬆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帥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自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

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為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矣。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掊天下脂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為毒已深。而後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為靖共者耶。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既為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閽盩盩不自已。奸人疾其為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語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速。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為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

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悛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為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為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為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認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去病根所在。何所頑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辜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迩賊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為之荷擔。崇社幾於緞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為起於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為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慾威惡。蠹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

為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忍其有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為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歛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為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為。陛下間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十百。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歛斲伐祖宗涵弘寬大之仁。盜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備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詣

償西園以布中外貪酷之種。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倚。偏置私人。如此。則強禦挾克之流必不得齒於縉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讒。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閩虐取漁舟。故吾人為虜鄉道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為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為聚歛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為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為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諠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賊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

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虜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思寵以為奸人奥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愧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羣下則豈獨一奸人為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奥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奥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隉陛下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黠虜送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夷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為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

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為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称其私雖害于而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欵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狥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夷狄不駭愕

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駑劣。何敢引亮為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為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湯。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怵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齎咨涕洟。望闕惻悃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

幼主德祐中。天祥知平江府。上奏曰。臣本起書生。天性愚戇。遭逢理宗皇帝以直言取人。臣區區芹曝小忠。誤蒙親擢。間於憂虞。則開慶透渡之禍急矣。臣推見當時致禍之本。上書闕庭。乞磔狐鼠以謝天下。理祖皇明赫赫。自咸淳至于今日。無疆惟休。自時厥後。臣之踪跡

或百日于朝或一月斥去。有言不信忠憤遏深。則皆元奸專國之歲月也。不圖今日臣以憂患之身奉詔入衛。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以神明御極。奚德當天。宵旰顧憂。不以臣為不肖。授之以三路制撫職事。無贊贊府。就戍吳門。臣非不知國家阽危。民命如綴。朝命夕道。為國效死。復以私門憂感。展轉陳情。已歸終制。章五六上。冀兩全之節。以不為盛代名教羞。天聽高高。終不聽許。而學士大夫交口責臣。謂有國家。有朝廷。有州縣。然後臣得以有其身。得盡為人子之職。臣所以感泣誓死。而不敢復言去也。今當陛辭。即日就道。慟哭流涕。何以為陛下告。自古立國。是以人心為本。齊一日喪七十餘城。以人心失也。田單一日復七十餘城。以人心固也。元奸得罪於天下。天下怨憤。欝抑十有五年。遂使諸將解體。強吾民北面而役之。彼知歸慫元奸未嘗歸過朝廷也。乃今三百餘年祖宗涵育之遺黎。無辜荼毒於夷狄之手。誾吟思漢。日俟王師。所在民義抗敵者。大或數萬小亦數千。此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然人心易得其失亦易。頃者朝廷弛公田。蠲常賦。寬商禁。起謫籍之淹滯。解科舉之靡容。天下誦之。以為快活條貫。人心頓蘇。敵勢頓沮。我是以有獨松關諸屯之捷。通國上下。以為元奸失人心之事已盡洗濯。今日收人心之具已盡舉行。而臣恤緯之忠。獨以為未也。草間豪傑。方且量朝廷之意嚮。遑頭諸將。方且視廟堂之指授。學校之遊談聚議。閭閻之道聽塗說。方且劘孰政之然否。追行事之得失。於傳有之。得國常於斯。失國常於斯。今上自宮闈與嗣皇起居。下自政府與公卿百執事。必人人一心。以殄此患為主。則諸將莫不用命。英雄莫不歸心。以此衆戰。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如大臣有辟嬾遠嫌之迹。而無推車必行之心。群公持便安自營之私。而無同舟共濟之志。宮中與府中不相聞。閫內與

閫外不相應。賞罰混淆。正邪貿亂。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斷制之義少。敵人以此輕中國。奸雄以此覘朝廷。人心之憤悱者日以怠。公論之激昂者日以靡。而我之衣冠。將有甘心於被髮左衽而不悔者矣。其禍可勝言哉。裴度有言。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國家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創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國勢浸弱。亦坐於此。是以敵至一州。則陷一州。敵至一縣。則陷一縣。中原陸沉。痛不可追。今不幸長江失險。戎馬馳於近郊。救時之危。須稍更革。詩云。淠彼涇舟。烝徒擸之。又傳云。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臣嘗妄謂今日大勢。宜分天下為四鎮。而都督統御于中。以廣西益湖南。而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閫於豫章。以福建益江東。而閫於番易。以淮西益淮東。而閫於維揚。責長沙以取荊鄂。責豫章以取蘄黃。責番易以取江東六郡。責維揚以取兩淮諸城。使各閫地大力衆。足以抗敵。分所任事。約日齊奮。而都督府指授諸將。隨地接應。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敵備多而力分。疲於奔命。而吾遺民必有豪傑伺間橫擊於其中。如是。則使彼隻輪不返。進而問罪。河南盡為晉可也。而何日蹙國百里之憂。臣願睿慈。下臣此章。見之施行。使內而朝廷舉措。有以當天下之心。外而邊閫布置。有以合天下之勢。則臣得以督幕分司。盡瘁一面。布宣威靈。勉效尺寸。不惟得以忠先帝報陛下。而臣亦有詞以白丘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金宣宗貞祐初。許古為監察御史。時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于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為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為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顒

望朝廷整訓師徒為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河南彼既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為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荅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端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顧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材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待備員尸素以蹇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為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

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下為已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歸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為之用適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籍一切為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顧今腹心之臣又閑於兵事者多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晉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命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録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顧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

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畧膽勇者為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彼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既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常宿重兵。緩急征討。必由于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粮。發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疎賤之人。況在百僚。豈無為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勑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

楊安光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夷。刼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勑有司。嚴為約束。毋令刼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詿誤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推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釁敗事。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即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勑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者。往往駁退。夫鬻有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況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甚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

時朝廷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當其軍守衛郡縣。參知政事高
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
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携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
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
其心安得不搖。況軍人已去其家。而命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
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
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命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
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及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將括地
分授之。未有定論。勅尚書省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之
田。二者孰便。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秩租賦已重。力不足以佃官田。
願以給軍。汝礪奏曰。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
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
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
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為客。能勿悔乎。悔則怨心生矣。如山
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則
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是為明戒。惟當倍益官租。
以給軍粮之半。復以係官荒田。收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
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為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
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
遷尚書右丞。
興宗聞。朝廷以賈全苗道潤等不和。將分畀州縣。別署名歸以處之。
汝礪為尚書右丞。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
權為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官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
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

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寖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又得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

元光中。御史中丞師安石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為今之計。守和為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銳。不惟彼不敢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粮餉。厚其接遇。庶彼果肯為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

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納之。

元世祖未即位時。郝經上東師議曰。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柬載。從扞牧圍。遂覽軍國機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宝楨齋奏議。乃為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罄竭。近奉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嚮所論奏。皆為無用。從馳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澈于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亦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亦繫甚重。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為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復為東師議一篇。俾樞權府官武濟乘馹上進。畀諸執政

番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徼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佽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麕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彊。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為輔相。起英特為將帥。選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嗣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為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為。乃於間歲遽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彊弱。必合圍把。稍獵

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逕入石泉。戍以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繚逕。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雩掠以為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既構。猝不能解。如兩虎相捽。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東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

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界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嘗不知兵。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從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為之撫育。總押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

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斂。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潔。水陸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辟堅攻瑕。辟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荊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荊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荊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

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則并兵大出。摧拉荊郢。橫潰潭湘。以成掎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荊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櫟。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于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踈密。徐為之謀。而後進師。所以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走百萬。而為徼倖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彊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之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盛全之力

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荏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瞽言。妄為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世祖自將攻宋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進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

高光。遷都洛陽。總千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為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不敢自逸。至於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鬭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黃津

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荊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止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脾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秖有許和而歸耳。復何俟乎。願殿下以祖宗為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不為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

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馹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氷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

世祖即位。經為翰林侍讀學士。陳便宜新政曰。臣昨承和者思傳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列如左。一大有為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故舜去四凶。格有苗。成王伐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為垂衣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即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曰。陛下新登寶位。必光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內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大有為之時也。當大起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向。如曰仍苟且。為人所先。則釁亂一生。不可猝定矣。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疎于備禦。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密會軍旅。嚴為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徹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先皇帝有備。昔刺木無備。故掩而取之。至於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況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莅天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為二輔。京兆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為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便可得數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

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綱。今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陛下親決。雖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若省部既立。各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猝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為。則兵民息肩。而政可立矣。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為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八行寬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為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路打筭。重為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筭。以慰安元元。十罷冗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官員數。可為限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戶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為急務。如罷去此等。此等都是好家門戶。計補添軍民氣力。為益甚大。十一總錢穀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交鈔諸色粮。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為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扼持官府。結為黨與。苦刻良民。縱橫為害。今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污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凝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銳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群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十四

擴充誠明以絶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絶。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別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于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盛事也。

順帝時。監察御史脫脫穆而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中書當選能將。就太不花荅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

守成

漢惠帝時曹參為相國。子窋為中大夫。帝恠參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笞窋三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神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哀帝即位初。多改成帝之政。更易大臣。榮免何武歸汎鄉侯國。大司空師丹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

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長久矣。

東漢光武時。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乃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乃還。

唐貞觀間。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恐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帝又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甚高。蕭既妄繫。韓亦濫黜。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以至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唯稱隆周盛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齡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唯願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王。皆年踰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舉兵。年二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令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

太宗又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遽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太宗又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生長深宮。少居富貴。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

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多無才行。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德義不修。奢縱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愆犯。即國家之慶也。

宋太宗時。翰林承旨蘇易簡嘗直禁中。以水試欹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梁燾上奏曰。臣過被聖恩驅策。得侍清光。親聞德音。要使靜而不擾。安而不危。內惠中國。外綏四方。日隆廣問。未嘗不及政事之得失。臣同天下慶幸。陛下聰明。可謂知要矣。如君臣同德。共行此道。數年之間。必復見仁宗至治之時。比觀朝廷之事。似未副聖明之本意者。臣甚惑之。豈大臣不能將明德美。究宣睿澤。以廣為宗社長久安寧之計歟。或者聖意稍怠。奸人伺隙得進邪說。以眩亂聰明歟。臣早蒙知遇。擢在言路。納忠補報。難同衆人。不忍不為陛下一言也。願陛下察臣之志。少加聽焉。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治難。守天下之治易。臣獨曰。致之為易而守之為難也。蓋自古人主圖治之初。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能行。見一不善。惟恐不能去。潛心於萬事幽微之無形。用意於衆人思慮之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終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治。所以致之為易也。亦既治矣。而放其心。氣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得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謂事之微者為不足慮。謂患之隱者為不足防。奸生而不察。禍萌而不悟。故終致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治

所以守之為難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又既濟卦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蓋安有危之理。治有亂之機。既濟而猶思禍患之潛伏。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恭惟陛下臨御七年于今。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尚百姓之欲。刑罰清平。賦斂均節。奸宄已銷。兵革略戢。歲物豐穰。民力寬暇。可謂有治之漸矣。守而勿失。治道可成。正是兩宮持守至難之際也。恭惟皇帝陛下。進學不倦。臨政不忽。無宮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佛老之惑。無用武之蔽。所以守之者有道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敬明謹。濟以大公。判別讒邪。裁抑僥倖。聽斷之間。事理常盡。照臨之下。物無徇情。此堯舜之用心也。而臣之區區尚以為憂者。竊恐陛下以未成之治為已大治。以小康之俗為可久安。包桑之慮。日懈于心。杉索之畏。不及於前。蓋積累而成者為至難。怠忽而敗之者為至易。臣區區之忠。蓋已而

陳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為愚。審思而力行之。臣屢蒙聖恩降旨開納。臣未敢以為喜。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戒哉。儆戒無虞。顧陛下必行可聽之言。儆戒無虞之事。延洪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紹聖元年門下侍郎蘇轍上奏曰。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切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切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點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懦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

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廣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又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大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杀絕世不言。至今讎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起濮廟。群議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戡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未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切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

元符三年。陸佃蔡州名還。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乾清坤夷。玉燭明潤。臣民欣戴。無有遠邇。惟知鼓舞懽呼。恭惟陛下仁孝慈儉。粹然天成。聖神之姿。人所屬望。加以溫恭好問。學有光明。方將紹承謨烈。以登太平。如臣凡陋。固無以自效。顧效涓塵之微。竊見神宗皇帝聰明文思。追登真儒。建立法度。布在四方。以幸天下後世。而元祐之際。輒見詆譏。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事無當否。一切紛更。國有常刑。固在不赦。然理有損益。不無廢續。惟務稱揚。亦已過矣。

爾雅曰。賡揚。續也。夫續前人。不必因前所為。利則賡之。善者揚焉。是為善續。詩書所稱。後世詠嘆不息。是也。若元祐紹熙。是知揚之而已。不知揚之罪也。紹聖以來。率皆稱美。是知揚之而已。不知賡之而已。過也。伏願陛下咨謀仁賢。論考政事。有賡有揚。以續大前人之光。惟其時物與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實在今日。伏惟聖神采擇。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聞。有為則艱難。無為則逸樂。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繼堯故也。太祖太宗以艱難創業。神考以艱難革弊。皆不可以無為。故大有為。然而神考晚年事功已就。漸欲無為。與民休息。況繼述裕陵之事而可以有為乎。臣請陛下之繼神考。猶舜之繼堯。當無為而已。然恐生事之臣。或以為非。則前代有曹參之問。我家有真祖之言。取而用之。在陛下耳。漢之曹參問惠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惠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之言是也。真宗有言曰。二聖功業英睿。朕安敢上擬。蓋以太祖太宗為不可及也。臣謂推遜其先。以謙為孝。可以立本。可以趨時。故曰。取而用之在陛下耳。

欽宗靖康元年。晁說之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初。發明詔修祖宗故事。天下幸甚。臣竊以祖宗制度宏遠。求易究觀。必先得其要。以盡其微。恭惟太祖皇帝。受天丕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太平。奠出百王之上。宜世世守之。罔或差忒。倘少變易。則禍亂隨之。周人謹文武之績。漢家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又曰。此高皇帝之法也。有宋之初。太祖實曰。荷繼而太宗皇帝躬甲冑。從太祖。不自以為能。常視若不足。惟太祖之法令是守。恐必失之。設如太宗時。即得好奇務新之士。變更太祖之規模。竊恐五代之變。未必不復出也。重惟太祖太宗一德同功。古未之有。宜乎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之儀。國家之

盛。曰咸平景德。仁宗恭儉在位四十二年。日昏一日。未嘗一言自大。未嘗一言自矜。惟畏民愛士。今四夷猶聞其風而歎息焉。國家聖聖重熙。率由此道也。臣愚願陛下無忘太祖之創業。太宗之善守。真宗之清淨。仁宗之恭儉。以增七廟之德。天下幸甚。

高宗時。洪遵進故事曰。唐書魏徵謂唐太宗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威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忘飯牛時。威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

臣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何哉。方其多難。兢兢業業。朝思夕惟。如朽索之馭六馬。如抱火之厝積薪。慎之重之。安危存亡之念一日不敢忘於心。故雖艱難多事之時。而治功可拍日以幾。無難之世。上恬下熙。賢不肖並進。治功日隳。雖以盛大之業。久安之勢。其危且亂。蓋不旋踵致也。唐太宗更百戰以得天下。而持盈守成之念。未嘗少弛。魏徵猶且慮其不終。一話一言。形之諷諫。及其嘆高昌之亡。徵至援鮑叔牙之言以對。太宗為之卻顧。有不敢忘布衣之語。明良契合如此。故二十三年間。功業烜赫。外戶不閉。幾致措刑。視貞觀之初。曾不少貶。向使太宗功成治定之後。拂亂其所為。臣恐捄亡之不暇。安能垂祀三百。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者哉。彼梁武帝忘襄陽之危。而有臺城之辱。唐莊宗忘河上之戰。而有同光之禍。二君豈不躬冒矢石以取天下哉。而其終如此。嗚呼。何足以語太宗之盛耶。

元順帝至順二年。監察御史陳思謙上言曰。秦漢以來。上下二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

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茲不可失也。

都邑

晉侯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遷于新田。

漢高帝五年。劉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劉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劉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劉敬。劉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劉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策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未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亾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背河向雒。其固亦足恃。張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

晉簡文帝時。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

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著作郎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及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曰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授奉有所故也。天祚永華。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恩。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蹴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當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

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壑。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逞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劉晏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疑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寧國。其擬一也。尚書吏部郎沈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好相反。安民壤。應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上不從。

梁元帝承聖二年。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黃羅漢宗懍劉毅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上令朝臣議之。朱買臣上言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頓陛下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

後魏孝文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帝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任城王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

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帝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帝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之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

隋文帝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散騎常侍庾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創新都于龍首山。

唐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諫靈駕入京書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榮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猒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

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叶軒宮之輝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崎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

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關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死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瘵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飢（一作艱）苦倘不堪其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一作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

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宙。歷觀遂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著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殁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欲將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況我巍巍大魏。魏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巖。秀冠羣峯。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蹤橫左右。園陵之美。後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竊以良足尚矣。況灃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淳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灃洛之壯。觀關隴之荒。無遂欲棄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一作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顧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不一必作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崤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舊臣。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倘胤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穴之鎮。盜敖倉一豕之粟。陛下何以須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

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畜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跡朝廷。竊感婁敬委輅。干非其議。畜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代宗時。郭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魷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隘。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鬬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將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

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淩烟閣。

昭宗乾寧初。朱朴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閈并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己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宋仁宗時。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范仲淹上論修建北京狀曰。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脩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

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阨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傍。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祖

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奸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亡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鈔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下保社稷

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隸。非當請間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来愚拙。唯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君之贊。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顧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宋庠論封畿。上奏曰。謹按周制。王者都畿千里。千里之地。謂之甸內。井田百萬。是之自出。兵強地正。以制諸侯。漢都關中。亦分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又取河南河內河東弘農四郡合三輔之處。遣司隸校尉以督之。雖地非幅員。倍于周制。若其包山河之固。冠郡國之首。置使持節不與部刺史為等。亦王畿之意也。魏晉而下。始以司隸之治為司州。南北分爭。名實始替。然江左建國。常以宰相帶揚州刺史。朝廷根本。此焉是賴。至唐有天下。復都長安。乃因關河形便。分州郡為十道。而關內一道。全是王畿。雖無司隸之名。猶以華同岐三州為上輔。河南為東都。而京畿都畿並置觀察使。此皆強幹扼極。統御庶邦。國家因循五代。即都于汴。地非京邑之舊。州無輔畿之實。自祖宗以聖武神略。剗平僭偽。萬方臣妾。會于京師。雖城闕雄尊。閭里繁衍。而諸縣之外。便屬他州。州雖密邇。即為別路。畿內十六縣。纔置提點官二

負。人瑣位卑。降于漕運之局。寧所謂尊匈服重王官者哉。臣欲望畧依周漢舊章。以三京所環之州畫為畿內。曹濮單陳蔡鄭滑等八州。輔開封為中畿。以孟汝二州并曰近輔。通置畿內觀察使一人以統之。取臺省給舍為出入之資。允輔州並乞正除刺史。取待制官以下正郎以上。為出入之資。俸秩班品。異於列郡。除去今日虛名之弊。且示聖朝正官之漸。然後舉畿內之籍。均其租稅。輕其繇役。踵漢故事。從天下豪族內實三畿之州。四面設關梁。譏出入。以嚴王制。應禁兵營府分擾寰內。如此。則海內震服。而王室安矣。

高宗時。趙元鎮論西輦事宜狀曰。臣昨奉聖訓。條具目今事宜。除已奏聞外。臣竊惟東晉渡江。全有淮甸。羣賢協力。僅保一隅。亦以其外無陵侮之憂故也。今強敵南侵。視大江如履平地。淮南故非我有。而江左郡縣。足都會形勢之地。悉經蹂踐。其視東晉萬萬不侔矣。雖欲立國於此。其可得乎。況能平定齊魯恢復晉趙。受建極宅中之計。惟關中奧區。兵民可恃。太祖皇帝時。已有遷都之議。陛下必欲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今關中半失之矣。欲經營關中。當自荊南始。雖然。漢中鄰長安。而興利隣秦鳳。太平之久。負販往來。山谷險絕。皆成蹊徑。昨長安潰兵往趙興元。全無阻遏。自興元趙劒門。更無棧道。而劒門兩間。亦有捷路可至成都。然則蜀中所恃之險。尚須措置。使絕不通行。然後可保。張浚之行。專委召集西兵。未聞營慶守蜀也。今岳鄂路通。可擇使臣三兩人。齎詔付浚。及選除利州夔峽等路監司守臣。委之協謀為守蜀之備。俟浚回報。然後決意西行。且駐荊南。徐畫所向。為今日計。無踰於此者。謹具條畫下項。臣嘗謂天下之事。必有一定之論。匹夫之謀。一身商賈之謀。一家。亦不可

繆。悠然轉徙。終無所守。況欲立國為久遠之業。去歲四月初。陛下發臨安。幸建康。慨然有克復中原之意。臣嘗上言欲守江南。當以淮為外戶。乞早發諸將屯守淮南。委杜充節制之。兵既不遣。充亦不行。淮卒不守也。後欲守江。以民丁為兵。以王羲叔為使。臣嘗上言民不足恃。羲叔不可用。言卒不行。而江亦不守也。始議巡幸。不敢為戰守之策。艱關水陸。棲泊會稽。及洪州失守。復幸平江為決戰之議。已而興國有警。進不能前。則移蹕四明。自始及終。元無定論。儻林之平所遣海船不到。則束手端坐。更無脫免之計。每思及此。為之寒心。故臣謂巡幸之宜。願以今歲為戒也。今秋既不可再登海舡。則捨上流。荊襄之行無術矣。臣區區愚陋。不足仰承睿訓。惟陛下決擇。

元鎮又奏曰。臣已具愚見。仰瀆聖聰。尚慮所言未究所蘊。重為陛下陳之。且車駕駐蹕所在。天下之根本也。外設藩籬之固。中嚴堂陛之居。然後從中制外。運動得宜。辟之人身。有腹心。有手足。不可易置也。今捨二浙澤國險阻之區。而都建康顯敞衝要四達交爭之地。修飭宮城。移置官府。悉庫藏金帛隨之。不鑒維揚倉卒之禍。而為久遠安居之計。實臣所未諭也。若謂建康古帝王之宅。得形勢之利。然自堯舜三代秦晉而下。建都不一。各便其所宜。而未嘗相因。不聞後王之興。必居前王之地也。若謂北臨淮甸。足以係中原之心。便於進取之勢。然移蹕已復半年矣。進取之計果如何。中原之人歸者幾何。響應而起者又幾何。若謂易於號令。然前此兩經捍敵。車駕進臨。鼓作士氣。諸將奮勵承命即前。倘朝廷威令不行。駕馭無術。雖在營壘中無益也。不考利害之實。不度時措之宜。採書生之高談。按史冊之故事。而先自致於顛危之地。乃曰。欲圖恢復。臣竊以謂不可。雖然。臣知定都建康。未為得策。而陛下苟因臣說。遽議回鑾。臣亦以謂不可也。自

朝廷南渡中外臣民莫不以恢復之說獻於陛下臣自郎官歷臺諫至踐宰輔前後進計於陛下亦以此為先陛下篤於孝悌固亦未嘗不在是也然而臣所期於陛下者不忘恢復之念常為恢復之謀仰順天心俯鑒人事度德量力觀釁而動不敢輕舉而易發也今恢復之勢已張恢復之名已正凡平日獻議之人以謂恢復之功可跂而待乃欲旋幸二浙偷安目前自為退縮削弱之計必以陛下為不孝不悌之主以臣為不忠不義之人夫不孝不悌之名固陛下不可受而不忠不義之罪臣亦安敢當之此議論之臣他日必不見貸者臣所謂欲議回鑾亦不可也蓋一動移之間便有強弱之勢不可遽也嗚呼採虛名忘實利張虛聲受實禍其利害為如何而浮言易動主聽易搖使任責者難於致力而天下之事所以易敗而無功也今為陛下計唯是委任羣臣不責近效俾盡前日措置之策必取今日規模之利用副陛下孝悌之心不難也如臣怯懦愚闇實不足以及此人有能不能前日之規模措置臣之所能也今日之規模措置非臣之所能也不強其所不能古人所取也今以不能之事責人以必能其人敘身不顧也赤族不恤也其如國事何進讀帷幄雖不預國論萬一陛下諮訪見及臣之所言不過如此其言非今日之宜則其人難語以今日之責矣然則何所用之臣所以不避雷霆之怒仰干斧鉞之誅披寫血誠控告陛下誠不敢愉悅取容以欺聰聽耳伏幸察臣哀切之懇曲垂惻隱之仁恢廓網羅保全腰領投之於無用之地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上奏曰右臣伏聞朝廷已命翁彥國經理建康以備巡幸竊惟國家定鼎汴陽固萬世無窮之計然而聖慮深遠以為萬一之備或有不得已者則形勢所在不可不考建康居東

南要津。實恃大江以為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為襟帶。孫權建鼎足三方之勢。抗魏制蜀。倚為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操。擒關羽。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為太守。故蘇峻之亂。卒賴其効。宋齊之後。專事隴蜀。不以為意。侯景長驅。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為一道。觀察嘗委以重人。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為武昌軍。置節度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兼制江湖之意。形勢大畧可見。唐雖都關中。與吳晉異。亦不敢忽也。至於所以夾輔建康者。又環之有五城。曰石頭城。曰冶城。曰臺城。曰苑城。曰新城。蓋大江之險。特可為之限隔。而所以守江者。必有為之捍禦。今惟新城在揚州之境。利害所繫差輕。其餘四城。皆不可廢。韓滉鎮浙西。當朱泚之亂。潛修石頭城。人疑其異志。亦可知石頭城之為利。臣愚竊謂鄂州宜建為帥藩。宿以重兵。以為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興輯之。分備屯戍。以謹大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伏望聖慈。特命大臣參議施行。臣職忝論思。雖事非所部。顧在今日。匹夫顛自竭以冀秋豪之補。不敢以犯分為嫌。輒獻其愚。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又上宮室議曰。臣聞。古者帝王宮室之制。不盡載於經。而略見於周官與禮。為門者五。為朝者三。為寢與宮者皆六。所謂五門者。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皐門先儒謂王城之門。庫門次之。宗廟社稷其內。雉門。王宮之門。故旁設兩觀。此五門之別也。所謂三朝者。曰外朝。曰內朝。曰燕朝。周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凡公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三公皆有定位。是謂外朝。司士掌朝儀之位。三公卿大夫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太右皆有定位。是謂內朝。太僕掌王之服位。王眡治朝。則前王位而退。入亦如之。是謂

燕朝禮玉藻言王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內寢聽政先儒謂外朝在庫門之外凡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焉則御之內朝在路門之內凡日退而聽政則御之此三朝之別也所謂六寢六宮者先儒以周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言謂路寢一小寢五蓋在路門之內而六宮王后之居又在其後視王之六寢此六寢六宮之制也秦漢而下沿革不同即唐之近制考之唐以宣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周之內朝也以紫宸為便殿謂之閤即周之燕朝也而無外朝日御正衙見羣臣則御之內朝在路門之內凡日退而聽政則御之內朝在路門之內凡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焉則御之此三朝之別也所謂六寢六宮者先儒以周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言謂路寢一小寢五蓋在路門之內而六宮王后之居又在其後視王之六寢此六寢六宮之制也秦漢而下沿革不同即唐之近制考之唐以宣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周之內朝也以紫宸為便殿謂之閤即周之燕朝也而無外朝日御正衙見羣臣

若禹卑宮室。則夏之世室。其高一尺而已。其高下固不等也。周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為丈有六尺五寸。應門二徹三箇。為二丈四尺。其廣狹固不同也。恭惟陛下以寬仁信兆民。以惇朴先天下。聖志固自有定。今宮城之內。其地有限。若有司推明德意。但取典禮所不可廢者。而不為觀美。則與其大而有闕。不若狹而能備。惟六寢六宮在內中。周禮既不詳。祖宗成法見於汴京者。因時便宜。當出聖裁。非臣所敢及。謹昧死上宮室議。伏惟陛下垂意採擇。

夢得又奏繳行宮圖并宮室劄子曰。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本府行宮昨緣臨時修蓋。不如法。及百司等屋宇。亦因旋行修造。致多苟簡。專委臣相度。措置。立定規摹。畫面繳進。逐旋如法營葺。務要可以經久。臣衰陋不材。誤蒙重寄。實非所能任。承命震恐。不敢輒辭。退考之古昔。周文武既定都於豐。謂之宗周。至成王欲宅洛邑。乃復營之。謂之成周。亦曰東都。以為四方道里遠近之中。使朝覲貢賦取均焉。及宣王遭犬戎之難。會諸侯於東都。選車馬備器械。因還以居。周遂中興。則有正都有別都。自周而然也。晉重耳敗楚城濮。追齊小白正天下之義。合諸侯於踐土。周襄王巡守臨之。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魯僖公朝于王所而左氏記重耳作王宮於衡雍。則天子巡狩亦作宮焉。然洛誥稱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有郊有社。燕邦冢君皆在。則別都之禮宜略與正都同。而此狩之宮。止以朝見方岳。則宜從約也。今陛下此幸東南。臨安蓋此狩之宮。而以建康為別都。則車駕未即還汴。建康行宮受朝四方。賦政出令。視臨安宜有當增備者。孔子頌禹之德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宮室雖在所備。要以不侈大而卑為美。漢高祖入關。命蕭何治未央宮。見其壯麗而怒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世以高祖為

賢。晉孝武時。宮室弊壞。謝安脩之。皆仰模玄象。合體宸極。後世譏焉。恭惟陛下宏濟艱難。聖猷恢遠。勤儉之意。天下聳聞。臣頃者獲侍清光。親所目擊。雖服食器用之間。有臣庶不堪者。陛下皆安之。今中原初定。漸圖經理。始用成周之制。因時便事。營創別都。以興王業。臣愚敢不上體聖志。無費財。無妄役。無擾民。參酌古今典禮所必不可闕者。然後為之。惟是今宮室地步。昨來營繕禁中。與外庭分擘去處。參差不齊。若止據見在地步相度。即偏曲窄小。其合添殿宇官府等。難以安排。若欲參備以為經遠持久之計。則須有禁中空地那融去處。非臣所敢專決。今先次各草立規模措置畫到圖二本。各行貼說。并臣參酌古今典禮沿革制度。撰成宮室議一篇頭連在前。同共繳進。伏望聖慈取自睿斷。行下付臣重具定本進呈。所有圖內增添殿宇官府移改安排事理。及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數目。與內外防守利害合奏稟事。各別具劄子畫一開陳。臣學術淺陋。思慮不遠。聞見不廣。無以仰稱陛下委使之意。塵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夢得又奏營葺行宮制度畫一劄子曰。臣遵奉聖訓。先次草具到營葺行宮圖二本。并宮室議一篇繳進。所有圖內參考古制。所當增添殿宇官府事理。并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數目。及宮城外門制度。合詳具奏稟。今具畫一開陳下項。一周官王國。皆旁為三門。此天子之制也。蓋五門皆取正中一門名之。其旁又為兩門。通為三門。至雉門為王宮之門。每正月之吉。以垂治象。則又有象魏設於門之左右。謂之兩觀。亦或謂之闕。諸侯則不得備三門。而無兩觀。故獨魯以周公之賜。得有兩觀。則新作南門。與新作雉門。及兩觀見書於春秋。今行宮但因建康府舊制為兩門。其上增展門屋九間而已。此諸侯之制也。恐非典禮。今打量舊城兩門。各闊一丈七尺。其兩間相去。有地步六

丈。若於中間就開一門。即不須改作。可就立三門。門前東西仗舍各有地步可以增設兩觀。一行宮見今有朝殿一所。并兩廊屋。其朝殿兩柱已損爛中空。見行計置修換。其餘廊屋等。並多損漏。逐時八作司不住檢計補葺。未嘗有虛日。今契勘宮城內地步東西南北相去各一百九十餘丈。東除去年准西宣撫使張俊展套新城五十餘丈。南北內教場五十餘丈。皆屬禁中。在外東西相去止有九十餘丈。南北自朝殿至宮門。雖有九十餘丈。其西面却有禁中曲尺侵過地步。除外南至宮墻。止有四十餘丈。東面內東門小殿外。即是禁中墻。直至舊几筵殿後。其南自舊几筵殿至宮墻。亦止有二十八丈五尺。今來若以朝殿為正。就移向南為大慶殿。却以其後基地蓋紫宸殿。於紫宸殿西通禁中曲尺侵過地內蓋垂拱殿。與紫宸殿作一排。其前蓋文德殿。即可略倣汴京舊制。其那融禁中舊曲尺。侵過空地西五十餘丈。北三十餘丈。其垂拱殿西止有十餘丈。一內諸司及內藏庫軍器庫等。中書門下兩省樞密學士院職事皆在內庭。汴京並於皇城內建置。其往來通行路。皆有門為限斷。其與禁中相接處。非隔殿宇。則為行廊。今行宮除內藏庫等散於四旁隙地建造。各不相連接外。其御廚御藥院翰林司入內。內侍講筵所等。並分設於朝殿中門外兩廊。兩省樞密同為一省。與學士院並在外。皆是一時權宜之制。其通行路處。並無別門。內東門小殿東。及內教場三面。并張俊所展新城與禁中分隔處。止是築墻。恐不可以示尊嚴。若依前項措置。正中蓋紫宸殿。西蓋垂拱殿。接連空地創建行廊一條。直徹內教場東墻。即其南餘剩地。可以依倣汴京舊制。減損作兩省樞密學士院。東面將小殿東舊墻改造行廊一條。直徹南面。可以分設御廚等緊要應奉局次。二項不惟可以略備所添屋宇。實外護禁中。却將舊几筵殿基

通南面空地直至宮墻可以建置內藏庫等凡經由行路並可廢要
會處創立別門其東面改作廊須那融過禁中六七丈一祖宗舊制
崇政殿邇英殿皆在皇城東北內崇政即講武殿蓋試習武事之所
應軍頭引見司呈試武藝及忌前不坐前殿吏部引見選人等皆坐
崇政殿講筵則坐邇英殿今宮城東北別無空閑地步其西北內教
場射殿逐時引見諸軍乃祖宗講武之意若毓為崇政殿即其後空
地可以毓建邇英殿若其地不可那融垂拱殿西改造行廊內禁中
亦有空閑地步可以修建緣事並屬宮禁非臣所得干預不敢擬定
右具進呈

臣誼乞於臨安駐蹕上奏曰臣竊見東南四五月間地氣蒸潤渡淮
而南土多鹹鹵尤更卑濕今來千乘萬騎駐蹕之所宜擇形勢爽塏
之地雖田鑿汴京固已戒期然暑暍方興理宜少緩臣契勘臣所管
杭州東南倚瞰大江西攬湖山之秀北通大路引漕江淮荊湖之物
通徹川廣京東京西諸路比之鎮江常州蘇湖等處特為雄大自頃
錢氏有國寇不被兵近年雖遭方臘殘破陳通攘擾皆藉國威靈旋
即收復撫之州廨官舍稍稍寬宏道路城郭亦易修治水泉甘香民
不病暑咫尺闕越山川鞏固方茲首夏屆辰如蒙警蹕南路鷁首神
舟以時順動長河如帶無風濤之恐鞍馬輸休無篙篙之勞比之淮
南地勢高爽實可以揮却炎暑輦駐六師臣與本州官吏不勝拳拳
瞻望之誠伏乞宣示宰執相度施行
孝宗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
未決王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
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
千里足以庶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

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已與平廼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關者今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

隆興中起居郎胡銓上建都疏曰臣聞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何則其勢不便也漢高五年都雒陽是時方有山東之亂而秦之故地又未能全有危亦甚矣儻不先都四塞之地則天下非漢有也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此天下之根本在焉苟釋此不守則天下非漢有也故臣嘗論之項羽得關中而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高帝決都關中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王郎得鉅鹿信都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世祖留意河北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項羽不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能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得天下也王郎不能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失天下也世祖能搤其亢拊其背所以得天下也此兩漢存亡之決婁敬邪彤可謂社稷之臣矣臣竊觀今日天下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亢與背也

建康則搤亢拊背之要地也。錢塘則燕安酖毒之危地也。安處錢塘是與人鬬而不搤其亢拊其背也。此項羽王郎入牛角之計也。若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帝世祖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欲歸之人。如漢民之謳吟思漢亦已久矣。苟不決策移蹕定都。何以繫西北延頸思歸之心乎。冒瀆天聽不勝踴躍屏營之至。

封建

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后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

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

漢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時賈誼為梁懷王太傅。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揵。謂立封界。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甌。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甌。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甌。孰視而不定。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八年夏。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胷。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武帝時。大司馬霍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于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位號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丞相。臣青翟。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位號。臣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

未洽。乃以未敎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肱何勳。其更議以列侯家之。青翟等議曰。臣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大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鄭。褒厲盛臣平津侯苐。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厲。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曾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末成家以列侯可。青翟等議。臣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撫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稟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貴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嚮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禽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青翟等復言曰。臣

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元光中。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其計。

東漢光武即位初。大司馬吳漢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建武十五年三月。乃詔群臣議。大司空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遜。抑而未議。群臣百姓。莫大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

平公。延為淮陽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琅邪公。

光武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榦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魏齊王時。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擇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而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禍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彊埸拜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築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無弁路蹇。遁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包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罕。王

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歟。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黜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王。四十餘年。秦擬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三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臆。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九夫之手。托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咨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

漢祖奮三尺之劒。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芘蔭。方今同姓疏遠。妥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嘆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之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資。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宮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還帝西京。定都潁沛。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卫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民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illegible]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枝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吳大帝黃武七年。孫慮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顧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帝未許。久之。尚書僕射缺存上

疏曰。帝王之典。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

黃武中。南魯二宮初立。尚書僕射是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

晉武帝時。議郎段灼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踈。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

云割地。譬猶裹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強大。自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為太山之固。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冝。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毅。毅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

共事之誡。誠來事之鑒也。

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置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東晉元帝時。後軍將軍應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叅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

後魏大武帝時。方士杜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司徒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以為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居。實奄邦畿。名之則通。不可承用。

孝明帝時。詔訪寃屈。光祿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易曰。太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彊大分王。罪犯孥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為恆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等。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蓋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令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來。今始列壁。疑豈得混一內分天地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咸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無棁。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傳陵襲爵亦在泰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為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清淵更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為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摳弼累朝。識洞今古。為尚書之日。殷勤執請。致於重議。秘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

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支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寃。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按。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為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封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裒。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睦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為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

隋高祖踐阼。命奉車都尉于宣敏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荊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踰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支。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

盛業鴻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嘉納之。

唐太宗即位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為王。上問群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以為令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封宗室郡王皆為縣公。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荊州都督荊王元景。安州都督吳王恪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李百藥奏論以駮世封事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翦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圮。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籙。締搆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反。東

遷避逼。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弟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則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劒。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多所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堪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胥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華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侵伐。狐駘之役。女子盡髽。邵陵之師。隻輪不反。斯蓋略

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要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必急其憂。與人同其安者。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籍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惟補葛。南陽太守。敝布囊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

專知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王。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上音雌。下音俎。）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從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應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已還。餘風之弊未盡。勳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御。寓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群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立。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心未康。自陛下頃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絕。略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飢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勸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簨簴。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見四夷欵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

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詞。纔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彫琢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欲其胤裔承守。為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況下此已還。而欲以父取子。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理猶在。政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也。

太宗問左僕射蕭瑀。朕欲長保社稷。柰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

太宗令群臣議封建。魏徵議曰。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

致厚歛。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地內。難以犇赴。

宋神宗時。蘇頌上論王公封爵故事。疏曰。唐令。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正元二年五月。勑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宴集。請依天寶三年禮部詳定勑。親王嗣王任卑官職事。仍依王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在同階品上。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大保下。郡王次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縣公在正四品下。正元四年五月。勑御史中丞竇參等奏文武官辭見。爵雖高。官或下。列於上官之上。非制也。自今已後。宜列於本官班之上。正元二十一年五月。勑御史臺奏准公式。令諸文武官朝參行立。各依本職事官品為叙。緣有檢校官高職事卑。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高卑不等。今請應檢校僕射及尚書以上。及嗣王郡王任職事官者。一切在職事本品之上。已上書。見禮閣新儀。國朝故事。惟親王恩禮優異外。餘郡王嗣王國公郡公縣公皆無異禮。惟立班在本官之上。又唐諸侯王薨。子得襲封為嗣王。永徽元年。濮王泰薨。立其子欣為嗣。濮王乖拱初。章懷太子賢薨。授其子守禮太子洗馬。為嗣雍王。嗣王薨。子皆襲封。嗣韓王納官至員外祭酒卒。以其子璩為韓王國子員外司業。有不襲封者。嗣曹王皐薨。子道古為朝官不襲封。有降爵為公侯者。荊王元景坐法貶死。追封沈黎王以渤海王子長沙嗣。仍降為侯。嗣楚王靈夔薨。子福嗣降爵為公。有初但為嗣。後數年乃封嗣王者。嗣舒王津天寶二年卒。子藻嗣。至天寶九載封嗣舒王。有由嗣王而遷郡王者。其帶職事官有為國子員外祭酒司業者。韓王納并子璩之類。有加銀青階者。景龍四年。嗣鄭王希言等十四人。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有為諸衛將軍者。嗣霍王暉開元中。左千牛員外將軍。有為員外洗馬者。嗣徐王茂卒。子延年除員外洗馬。為嗣徐王。有為宗正卿及州郡上佐官者。皆出朝廷一時之命。即無定制。其恩禮厚薄以封戶多少為限。中葉以後。封戶皆為虛名。今所不用。本朝未有嗣王之號。若欲封拜。謂宜先委禮官及兩省參詳定制。然後行之。

哲宗時。宣德郎華鎮上言曰。世或有謂周以封建而天下強。其弊也陵奪。秦以郡縣而天下弱。其弊也土崩。漢封同姓。矯枉過正。數十年間。七國內向。孝武分析侯國。削弱已甚。強臣無憚。坐移龜鼎。唐重方鎮。浸以強大。久而不變至於滅亡。因謂法有必弊。國有定勢。法弊而勢偏。不知矯革。數十年之後。則患不可支矣。是果然乎。抑亦未然乎。夫漢初。列國過制。孝文盛時。賈生已患之矣。厥後諸侯微弱。不與政事。武宣之間。已與哀平時類矣。唐世方鎮強大。天寶末年。范陽干紀。不在數世之後。彼制置之失者也。禍亂之幾。其初皆已暴見。第未有強者發之爾。苟有強者。則如范陽之起於天寶。此賈傅所謂火未及燃者也。是豈百年之形勢哉。不足引以為論。至於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國勢之強弱。定脩短之期數者也。試粗言之。周建萬國。親賢並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者無不掉之勢。小者有自全之力。維之以法。統之以道。率職有功。則慶賞必至。犯分陵制。則刑誅隨之。方其盛時。如指臂之附支體。莫見陵奪之漸也。後世浸強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行。征法自專。并吞無禁。縱之使大也。使穆王無耄荒之政。夷王無下堂之失。厲王無板蕩之風。幽王無淫昏之行。守文武之成法。無所失墜。雖萬世如成康之隆可矣。何陵奪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勢。必至於強不可制。厲王之時。諸侯已強大矣。宣王將不能復會於東都。因其力以南征北伐。復文武之業矣。秦置郡邑。守令分治。漢家因之。與侯國並建。文景而上。諸侯強大。僭亂不軌。無屏翰之益。孝武而下。列國微弱。等於郡邑。無磐石之勢。東京郡國。輕重相若。不足以維持。然而兩漢用之。四百餘年。天下安寧。不見土崩之弊。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頻征遠戍。厚賦重役。人不見德。而惟繁苛慘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為政。雖建萬國。

親諸侯。殆無救於亂亡。若曰。郡縣之勢。必至於孤弱而土崩。文景武宣世祖明章之時。將不能康民阜物。講道息刑。比隆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無患。天下無道。封建則陵奪。郡邑則土崩。制國之勢。果在封建乎。在郡縣乎。人主務隆道而已。主道世隆。則天下世治。俯而師二漢文景明章之主也。仰而遵商周湯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陵奪之有哉。禹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五世至小甲而商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傳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漢之法。不美於三代也。傳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東漢之法。不劣於西京也。傳之四世至和帝而浸微。唐之法亦二漢之比也。傳之四世至中宗而喪其寶。聖賢不世。主道弗隆。則禹湯文武之法不過一再傳而衰微。中智之君。繼世有為。振隆主道。則高祖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蓋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雖甚安。而危常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雖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亂者。天下雖甚治。而亂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業而不知懼。輕為逸豫而重為興造。輕為逸豫。則多過失。重為興造。則鮮功德。功德不見。而過失日加。危亂喪亡之所由至也。西漢之主。不忘危亂而知自勉。輕為興造而重為逸豫。輕為興造。則有功德。重為逸豫。則無過失。過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固之所由至也。國家藝祖以成湯之勇智。周武之聖德。受天休命。戡定大業。身及太平。紀綱法度經制施設之方。所以垂裕貽謀者。固已跨絕漢唐簡雜之術。兼該四代久大之美矣。太宗平晉征燕。王業大定。敦崇教化。光濟丕烈。真宗總文武之兩端。合威德以並用。震疊殊俗。協和中夏。禮樂既備。然後告成岱宗。祈穀后土。垂拱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味廣成之訓。師黃帝之治。以清靜無為涵養天下。仁宗檢身以儉。撫民以慈。敬賞慎罰。視之如赤子。生

而不傷孚而不困。扶而不危。節而不盡。舉三王之善政。以寵天下。四十餘年。生靈熙熙。如在春臺之上。英宗挺睿哲之資。知人間之利病。即位之日。振權綱。修法度。慨然有興造之意。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宏遠矣。神宗繼文考之志。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厲精庶政。發明道術。講修武備。制作日新。典章咸舉。表飾治具。奮揚聲采。炳炳然三代之文物。凜凜然中夏之威稜。帝王事業。益可觀矣。今慈母與陛下復以仁恕忠孚之德。濟之神聖相承。兢兢業業。視已治如未治。視已安如未安。克艱克勤。世有興作。故百三十餘歲。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盛。未之有矣。考之以古。準之以今。國之強弱盛衰。本無形勢之可定。顧人主之德何如爾。人主務明德以隆道。隆道而盛大之業固矣。區區形勢之論。何足道哉。

知太常禮院劉放上奏曰。臣等伏見周禮封爵諸侯皆有命書典策。又有約劑書於宗彝。及漢封功臣。亦有丹書鐵契藏之宗廟。誠以封爵之事。傳世無窮。不可不慎重其禮。且以防後世之爭辨也。本朝慶曆中。始為諸王置後傳襲。其時上恩雖孚。而有司典策不備。約束不明。昨因邢國公世永亡歿。冀王越王兩宮爭訟。尋求故事。以斷是非。自中書宗正寺禮院史院。皆無文書可以討論。然亦非有司有所墜失也。臣等以謂諸宮傳襲封國者甚多。今不為造作約束。恐後日常有紛競不已。宗室爭辨薄義。傷化。甚非美事。本朝制度。雖不盡用三代。自當因宜立憲。著為律令。使可遵守。藏之大宗。副在中書太史禮官。貳之。合於周禮之宗彝約劑。漢氏之丹書鐵契。傳示無窮。於體甚便。欲望朝廷特賜詳酌。下禮官等參議施行。

畢仲游上言曰。聖人治天下。其經制不啻萬事。而萬事之中。其經制有大且重者二焉。曰封建。曰郡縣也。由商周以上。知封建之利而不

知郡縣之為利也。由秦漢而下。知郡縣之利。而不知封建之為利也。好古者喜封建。而趨時者脩郡縣。是以王通稱郡縣之治。不知其用。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湯武不得已。是好古趨時之說不同也。然世更數十。或治或亂。或強或弱。或久或促。未有能出此二者之經制也。故封建則為諸侯。郡縣則為牧守。諸侯則其勢重。牧守則其勢輕。今知勢輕之易御。而不知勢重之易治。此子厚所以惑封建不如郡縣者也。夫三代之上。諸侯之勢非不重也。三代而下。牧守之勢非不輕也。然至於末世晚路。則皆歸於亂亡。是故。不繫於勢輕勢重。而繫於為上者善惡得失也。為上者事善而得。則勢雖重。不敢怙重而逆也。為上者事惡而失。則勢雖輕。不肯守輕而順也。二者之路。其弊如一。然其治。則郡縣之勢不若封建而久且完也。以久完之勢。而終亦有弊者。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昔唐虞之封建。世傳萬國。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商之封建。世傳千七百有餘國。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周之封建世傳八百國。而後卒有封建之弊。非封建之罪也。為上者不善。而封建之意已失也。故其始則國裂八百。益衰則併為數十。又併而為十二。又併而為九。又併而為六。遂皆併於秦而周始亡矣。使周無甚愚之主。而不失封建之本意。制八百國之衆。而不使相併。始有相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御。則封建安有不善哉。不然。則秦取李斯之議。去天下諸侯分為三十六郡。置郡守與尉監。二世而易姓者。郡縣不如封建一也。漢以同姓異姓雜建為諸侯郡守。因主父之說。又以計弱同姓。故社稷奪於王氏。郡縣不如封建二也。自魏而下。盡刻封建之迹。一以郡縣為治。郡縣之力不足計其強弱。故未有不奪於強臣者。是郡縣不如封建三也。豈惟郡縣之勢不如封建哉。唐自天寶以後。藩鎮變郡縣為藩鎮。而大借其權矣。又正

元之間藩鎮節度勢強而力驕。故無朝貢之禮。無生殺之情。天子為賜鐵券。尚宗室。而無益也。以詔削。以兵征。而無功也。無封建之益。而有封建之禍。是方鎮亦不如封建之効也。且外強者封建也。外弱者郡縣也。外強則患生於內。患生於外者。內可以制而禍遲。患生於內者。外不可制而禍速。然則封建可以制外患。而郡縣不可以制內禍也。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為諸侯。諸侯者為國。國則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鄰國也。有上下相維。其本意。國衆而勢小。有易動者。以天子之師因其深諫上告力禦之。左右相持。畏義而不敢易動也。易動則臣或不從也。士民或不信也。鄰國或不聽也。不從則深諫。不信則上告。不聽則力禦。如封建不失一端。則易制矣。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何以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郡縣者為牧守。牧守者為外臣。外臣則無大勢也。無專兵也。無擅制也。內有強臣之變。變而不知。知而不敢擅動。強臣以牧守之權不足忌於外。於內則日月劘削。朝夕用力而已矣。是故。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不徒有可制不可制之形。且又有可治不可治之實焉。故封建則經界易均。稅賦易平。穀祿易分。官吏易擇。兵民易立。郡縣則經界不能均。稅賦不能平。穀祿不能分。官吏不能擇。兵民不能立。是又可治不可治之實也。是以二者之勢。始則同歸於無事。而封建歸可治也。末則同歸於亂亡。而封建歸可久也。如上得其本意而善守。則可久之患亦無有也。故可久之患生於上。失其本意而不善守。如不善守。則雖郡縣亂愈速也。是郡縣不如封建之明說也。今夫常人之家。必鑿其井矣。是井者。家家不可無。而有不可益者也。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則井非徒無益。亦有損矣。然不以狂子之蹈而廢井者。知非井罪也。今以諸侯之不順。不責上不能守其本意。

而責封建。是由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方鎮。則最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蔽難。大其權。則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鄰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之途也。今國家上鑒三代之封國。二漢之雜建。秦魏晉周隋之郡縣。唐五代之方鎮。而方鎮患又切而近。故痛絕方鎮節度無益之勢。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於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意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者。非徒事未然也。前日貝州之後。智高之軍。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效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四夷無慮。畜積豐富。兵力盛強。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暴去郡縣之久制而革為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數不生於今日。必成於後世。不可不改也。為今之策。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為守。以宗屬之賢者。然後封為侯。如皇漢之雜建。而大不使至七國之強。小不使如長沙之弱。京官朝吏。更為令丞而佐治之。是變更而不暴。因循而有改者也。及乎四夷益服。積儲益富。兵力益衆。良臣賢戚益衆。然後大割而衆建。以天下為千國。上立其法而守其全。恩結兵御。不使有能相弁者。是萬世之計而得其本意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

仁民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命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

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喪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憎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善是。則寡人負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齊桓公之平陵。見窮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備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命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惠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褻。菽粟布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穫。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一本作下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廚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

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之。

漢高祖十二年。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

武帝拜卜式為中郎。式初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貶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試使治民。拜緱氏令。緱氏便之。

魏文帝時。御史大夫王朗上疏曰。兵起以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命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於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脩。四民殷熾。必須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

發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强。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明帝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廷尉高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柔又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日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吳大帝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行騎都尉駱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彊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

為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惠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脩。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脩。徵賦調數。由未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亂謹居家。重累皆先具。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君長。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陛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埸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非暮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萠。除患貴其未深。頓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帝感統言。深加意焉。

遷永六年。謝淵謝宏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

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

烏程侯皓徙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左丞相陸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其樂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民。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暗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因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強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丈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

東晉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

秦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休停至有殘刑
翦髮以要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畫娶豈不悉結人鬼感傷
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喻今當永離左右不敢命心有餘恨請出臣所啓事付外詳擇
安帝時劉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為運政以損益為道時否而
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墜炭於將絕自頃
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

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資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皆蒙酬錫。勳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偏遇水害。頻年不收。就食它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鴻覆育。今南推彊寇。西敗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共享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世祖從之。

於是復天下一歲租賦。

宣武帝時。侍中源懷表奏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菑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以給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命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泼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尠。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從之。

隋高祖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皇太子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聽見而嘉之。

唐太宗即位初。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戶請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無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貞觀中。上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

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也。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唯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尅己自勵耳。帝又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亡滅。煬帝失國。蓋亦由其父。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何須儲蓄。後嗣若賢。能自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內則淫蕩於聲色。外則勦人以黷武。遂至滅亡。朕觀此。但以清靜撫之。今百姓自言安樂。豈知朕之力也。魏徵對曰。堯舜擊壤而歌。亦云帝力何有於我哉。只將此事以為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徵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產業。守其資財。即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已。雖數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有何力於其間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出畋逐獸。陽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之中。厭而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繒丸之憂。黿鼉保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陽入

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謂使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愛萬人。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之與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國流亡。漁者雖有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今人與古人同邪。魏徵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澆薄。以臣量之。勢不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為化。唯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帝王。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百姓為心。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太宗問拓設使人曰。拓設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善損百姓以奉其身。少割膖以自啖。腹飽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表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躭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須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讎之解體。悠讀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魏徵對曰。古者聖哲之王。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古之大義。

高宗永徽中。來濟薛元超為侍。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前緜役。馭下之宜也。

高宗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營廄馬萬匹。帑庫寖虛。知左史張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間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為戚廄馬數千。

武后時。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監察御史張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基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壞境何賴。荊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奸豪掠買。一入於官。求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閒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蠶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成均祭酒平章事李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眾。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善須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無窮矣。

中宗景龍二年。中書舍人李乂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輿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繒帛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田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代宗大曆元年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卻之。上不聽。

德宗貞元十二年。京兆雖旱。而禾苗甚麥。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誼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陽山令。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孚得餉謝乃去。下

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

時浙西擒李錡伏法。准舊例籍其家財產業送上都。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不道之告。陛下哀憫無告。為之弔伐。變愁怨之氣。為發生之和。歌舞聖時。負戴恩德。其李錡家所積錢帛皆斂於人。或有酷發冤濫之徒。敝死其身。取其貨。或有枉法徵剝之吏。加其罪。納其財。前後事狀。布聞遠邇。聖恩本以叛亂誅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以戒遏亂畧。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下痛哀之詔。降雨露之澤。將逆人財物。並以賜本道代浙西百姓今年租賦。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上覽狀嘉歎久而徒之。

時擢李渤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渤奉詔弔郗士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戶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攤逃丿之賦。假令十室之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極泉不止。誠由聚斂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茀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咨駭。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恤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餼。存於王制。國家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頲奏所稱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命京兆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

錢收利以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以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必恐貧病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為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錄事耆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為鄉閭所稱者。專命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它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最為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給田之限。各委長吏處置。乞聞奏。

後唐明宗嘗問中書侍郎馮道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溫仲舒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以為國家平太原以來。燕代之交。戍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賤吏。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納之。

太宗嘗燈夕設宴。宰相呂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

至道一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

河東諸路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命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命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命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粮。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

真宗時知處州楊億上奏曰。臣獲領郡符。合求民瘼。苟自圖於緘默。是上負於憂勤。儻有救於瘡痍。亦無辭於鼎鑊。臣竊見龍泉縣松瞿小梅松源三處酒坊。一年共趂辦額錢壹阡玖貫捌伯壹拾玖文足。並是勾當人自備麴米本柄醞造沽賣收趂上件淨利錢數納官。自來州司枷項差勒人員軍將須管甘認勾當。並皆破貨家業。及身命償官。并均攤干繫人填納。臣自到任所。深訪其由。蓋是往年王師討伐江南。龍泉乃其境上。錢俶多調發卒士。防遏邊陲。此時榷酤甚獲其利。縣民張延熙貪婪無識。遂入狀添起虛額。買樸勾當。自江南平

宅。錢俶進納土疆。書軌既同。幅員無外。所遣丁卒。皆已罷歸。逐致酤賣不行。課利虧失。元買耪戶並盡底破。賣家產。填納不足。只有身命償官。州司又不敢陷失舊額。須至差勒平民。以至籍入家財。通納身命。蠹傷和氣。流患生人。百姓亦嘗詣闕披陳。詔下三司相度。雖行刺問尋便供申。所司唯聚飲是圖。陸沉無報。瘡痍益甚。冤痛彌深。又況龍泉縣連接七閩。彌亘千里。山川險絕。閭舍稀疎。所是三處酒坊並皆越在草莽。數間小屋。僅庇風霜。雖有榷酤之名。全無醞釀之具。蓋是勾當之人。相承敗闕。興創不成。須至破賣田園。遭離刑辟。見今勾當人。並係徵欠。司枷項徵督。每三數日一度就科。蓋省司之益峻課程。官吏之懼於書罰。繼加決責。何以徵填。擠溝壑而可期。扣閽闔而無路。臣備見此事。深究其由。自以受兩朝之聖知。忝百城之憂寄。有所聞見。豈敢緘藏。雖獲罪以猶言。庶期死而得請。伏望皇帝陛下。念逺民之塗炭。採徵臣之芻蕘。更詢相府之訂謨。勿令計司之閑決。儻謂狂瞽之有實。所侵功利以非多。舊額之中。減其太半。人乃受賜。天實聽卑。苟事下於有司。必謹守於舊制。王澤既壅。民病愈滋。雖襲黃霸之臨之。亦不能為理。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始。盡放天下逋欠。寰海之內。歌舞太平。雖甚盛德。無以加此。又自守郡之後。禽奉詔書。莫不以優邺為先。未嘗以課利為急。百姓既足。長府自然有餘。一人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臣忝預諫列。獲佩郡章。早受特達之知。敢辭進越之罪。祈天俟命。伏切愚衷。干犯宸嚴。無任戰汗兢惶激切之至。

仁宗景祐四年。蘇舜欽上疏曰。臣聞矜孤養老。邦家之大政。邺貧寬疾。冊書之格言。竊見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唐至長安中。命使專領。亦選名德僧徒燕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籍而用之。開元中。丞相宋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裕以悲田出於釋氏。逐

易名而增脩。國家富有四海。生齒寖繁。山澤之間。舉無遺利。賦稅之外。復有遠倉。或水旱為災。則流亡相屬。遇慈惠之吏。必率歛而飼養。逢苟且之政。必枵藉而死亡。本非憊懦。多值歉乏。又京城之內。丐乞者多。飢寒所侵。徃徃殘廢。或自折支體。困入塗途。號咷里閭。呻吟道路。聚為浸厲。甚傷化風。陛下仁被草木。惠及昆蟲。惟此天窮。未霑王澤。臣歛乞依有唐故事。創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官領之。仍於高年擇信行可稱者三兩人。與僧官同切管句。三京給田十頃。望鎮州七頃。諸州軍等第給田。以充粥食。有羨餘官錢。置本收利。以脩醫藥。十歲已下。八十已上。仰州縣察訪無家可歸著。亦令看養。如此。則大益仁化。無虧國風。頌聲喧傳。上資聖筭。和氣洽。可召豐年。

參知政事范仲淹上奏曰。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戶飢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此人君之盛德也。近年緣邊漢户被西戎虜不少。今既通人使。乞出聖意。以內帑物帛委邊臣漸次收贖陷蕃漢户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再得完聚。則不惟邊上生民感淪骨髓。必也至德動天。降祐王室。書之史策。光于後代。乞不降出。

慶曆二年。右正言歐陽脩論乞止絶河北伐民桑柘劄子曰。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脩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為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絶其根本。使民無以為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為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剥疲民。為國歛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罷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

所致。蕭閒澶州民棄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它郡盡皆効此。伏乞早賜旨揮禁絶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棄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内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

皇祐二年。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伏覩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元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見今本家并干繫保人内委無抵當者。並令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者。限赦到一月内令本處先具自来保明度數申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連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誠陛下憂邺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觀前後赦文。凡有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不即遵行。臣切聞真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諸色逋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數。蓋先帝以恩詔每宥逋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縲係追逮。益為煩擾。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先帝愛民軫物之心。雖恐不及。伏望陛下特降旨揮委三司將應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録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弊絶於下矣。

拯又上奏曰。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發惠布澤未及黎庶。上名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轉運使率擾之事。名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改元赦書。卿等宜盡采民弊。著為條目。務澤及黎庶也。大哉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陛下求

治之心。亦先帝之心也。臣切聞見陝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若踰之。則盡爲無名之率。其它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唯務聚斂掊克於下。前後務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以圖厚賜。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曰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瘡痍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爲國乎。若果爲國。豈不以愛民爲念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況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以寬民邺物爲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繇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釐革者。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餘獎著之條目。悉與改正爲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外。不得非橫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趁辦。勿許擅用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本末。但務追擾。罕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者。更不縻繫逮捕。重爲煩擾。並令疾速撿會除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先帝之意。下可以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拯又論歷代并本朝戶口疏曰。臣近者獲登雲陛。親奉德音。詢及本朝并唐編戶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槩。不足以上對清問。退而編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戶口記籍莫得其詳。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漢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

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峙。干戈日尋。版籍歲減。當時纔百四十餘萬耳。晉自武帝平吳之後。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戶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人戶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最為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百餘歲。纔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戰伐相蹂。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戶口各有數十萬。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劒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得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已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目。三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蚩蚩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庸調之苦。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拯權三司使。又請罷天下科率。疏曰。臣伏見自西寇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

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為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臧否。各徇顏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為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橫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飢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心腹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須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仁宗御迩英閣。讀正稅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知審官院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籍衰減。炳然在目。作監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

仁民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論河北差夫狀曰。臣奉勅差送伴北朝人使過北京。竊聞朝旨令恩冀深瀛洺州乾寧永靜軍等處備河夫役。於寒食後下手。輿議紛然。以為非便。臣獨念自古借力於民。必在農隙。河上差夫。亦積有年。未嘗不於寒食前放罷者。惟緩急救護堤岸。即不拘時候。豈有每年常事。故害農時。且二三月間。正是農忙之際。若雇人充役。必有數倍之費。況又春晚或多雨水。則人夫費力。亦數倍尋常。兼自来民間浮預買紬絹錢以了春夫。今直至寒食後點集。則紬絹錢使費已盡。又須生利取債。數州之民。轉見不易。況元初擘畫。別無利病。只以天寒地凍為言。今天幸不寒。地已不凍。伏望朝廷體察。寧無事生害。苟不以臣為狂妄。乞早賜

施行。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惟祖宗承五季之亂。撫有天下。其間法度草創。固亦未盡及古。至於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則漢唐之盛無以加也。是以有國百年。民心欣戴。雖凶年飢歲流離至死。而無有背叛之心者。良以仁心厚德。深足以固結其心。唯是月日既久。事或有弊。此陛下所以臨朝奮然。思欲懲革。然而施設措置。未得其術。纔及一二末事。頗已咈戾衆心。是以內外乖離。人人危懼。切以祖宗以來。所以深得人心者。艱難積累。固非一日。今豈可以一二末事輕失其人心。人心一搖。未易復收。後雖有善政。亦難行矣。況上下危疑之際。難安易動。此臣所以為寒心也。伏望陛下仰思先烈。俯察物情。凡所施為。務在仁厚。無致近薄。以斂衆怨。則人心悅而天意從矣。

右司諫蘇轍再乞放積欠狀曰。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救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惠澤滂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況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

早被聖恩不致失所。別致生事。
彭汝礪上奏曰。臣聞天下之理。苟惟無心。則雖匹夫之愚。可以與知。苟惟有蔽。則雖聰明之士。不能無惑焉。言民則必欲愛之。不能遠之。則為不仁。言利則必欲遠之。不能遠之。則為非義。此其為說非有可攻也。而今之言理財駿削刻剥及民之肌膚。而民至於無以事父母育妻子。然猶曰未也。理固當如此。臣以為陛下動心改為之否也。夫改為之始。事或有過與不及。今真損益以適厥中之時也。惟陛下裁幸之。
韓維乞罷保馬保甲劄子曰。臣比因進對。曾具奏陳乞陛下深察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馬保甲發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為生。使之出錢市馬。已非其職。又守護灘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買。昔時一馬直三二十千者。今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愁歎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築垣為塲。號為團教。一丁在官訓習。又須一丁供送飯食。家闕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持兵器。習為擊刺之事。豈不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群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漸亦作過。侵暴良民。州縣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則更易措置。誠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臣非謂民兵遂不可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以勝天地。可不務乎。伏望留神聖慮詳酌施行。
維出擬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鬻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

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石介上言曰。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朱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以傾天下。而終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侯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大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奸雄。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高傑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奸雄也。黃巢奸雄也。

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舊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貴。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民可忽哉。嗚呼。民可忽哉。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纔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岩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聞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為利。而以益民為利。復鹽法如故。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遣范鍔商度。岩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榷賣。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賈倍得稅緡以為利。不知商賈將為民間復增賣價以為害也。

岩叟任右司諫。又乞安集保甲破產人戶狀曰。臣蒙聖恩。許就寒食假中展墳於河陰。道過官城縣之孫張村。有耆老為臣言。本村鄉七十餘戶。今所存者二十八家而已。皆自保甲起教。後來銷減至此。當時人人急於逃避。其家薄產。或委而不顧。聽任官收。或賤以與人。自甘容佐。今雖荷聖恩得免冬教。而業已破蕩。無田可歸。不知朝廷知百姓此等事否。臣既聞之。不可不以告陛下。且恐府界三路若此類者甚多。伏望詔諭執政大臣。令講畫所以安集之方。使離散之民。早得其所。以稱陛下惠愛之心。

哲宗元祐初。知戶部三司使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榷。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而契丹盜販不已。若榷則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為我歛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

時司馬光乞罷散青苗錢白劄子曰。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平倉錢穀。竊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能提舉官時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遍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倉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契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悳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功。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功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不過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

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恠。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命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為雨水浸溪。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魯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

三年二月。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論差役不便劄子曰。臣伏見陛下發惠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燠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脩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為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惷。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它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

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命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猾百端蠹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頭至轉雇慣習人。尤為患苦。其實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眚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為其徒所疾。屢遣口語。令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慄待罪之至。

五年二月。輒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上奏曰。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畧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厎蹇。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音。若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嗟呼。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裨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吏弊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之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廷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欽然。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勅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籍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燭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敕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尚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即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讙然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沿文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蓋與無同。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它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遂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賞。巧為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撿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在係纍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自能為主。撿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為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閱。妄意分別。若果如

申明。即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憂恤。元初恃頑狡獪與官為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人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產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曾分別折納籍納。以此相明。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為忠。曲有申明。而戶部各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勅尚書戶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後來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命送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各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準省符前項指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來。迨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恠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為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依然尚在。朝廷德澤。一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為奸。以市賄賂。故欠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

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即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畧元奏。為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為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前積欠鹽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文。如委是貧乏。即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曾申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析。緣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司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戶戶行遣。一一較量。計擾官司。實屬隣里。尚復多方指擿。以肆規求。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九戶已放而復行勘會。

一百五十六戶申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司。及有一戶二戶。旋申省部。如此反覆多方留難。即五年之久。宜未足為恠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澤之下。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奸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既不鉤察。官吏亦恬不為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奸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簡易。一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奸吏無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便者。

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一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既已紏賈不足。上下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爲小民誼譯群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迎罷戾。巧爲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或借它人產業營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錮。纍以鞭笞拘當在官。遣之離業。又自收其租利。中間以至係纍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戶。歲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尋撿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一體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事同一體。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它。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逃亡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寔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充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

須元價。以冀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為。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所從出。與詭冒迯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勅。諸處見欠蠶塩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迯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本。況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充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弃捐之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即是利專自為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既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塩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包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清問。

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
罪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當。必是巧為駁難。無
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如天降甘
露。為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為痛惜。而況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
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史小人。緣而為奸。威福乎民。故臣敢謂放
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
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蠢少慮。言語麤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
七年二月。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揚州。狀奏曰。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
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
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
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
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
今民荷實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
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賑為
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
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
白圭猗頓。亦化為蓽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
物。無侵欺盜用。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
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
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奸吏之所蠹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
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恟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
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祓禊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千有六七。皆聖思所貸
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詐。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

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奸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走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此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知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

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者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元祐五年四月。給事中范祖禹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劄子曰。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亡歿。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更不經歷街巷。昨來曹佾之喪。二聖臨幸。有司毀拆屋舍。經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蓋屋。毀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它處。獨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歿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司毀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

哲宗時。右僕射范純仁奏陳青苗等法疏曰。臣今月初五日。上殿奏事。蒙聖慈面賜詢問。臣有奏對未盡事理。今合再具敷陳。蒙聖問先朝青苗等法。臣對以先朝愛民之意。本如父母愛子。而立法付之乳媼。若乳媼苟欲應法而無愛心。則赤子必生它患。更為王安石立法非是。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尤為民害。尋聞惠音。謂當時不須立賞。臣以奏陳中事。未暇詳對。今合子細敷陳。大凡朝廷立愛民之法。

不善示愛民之意。法行則拘文徇迹。倘且應命。意通。則隨事便民。宣布實惠。今陛下愛民。正如父母念遠慮嬰兒。善不教乳媪愛子之心。而特為立乳哺燥濕藥餌之節而使行。則乳媪將不問兒之大小肥瘦虛實之異。及臨時飢渴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徒益生其疾苦。至有不能言而夭橫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心哉。不若選擇乳媪而委之。徒各盡其愛兒之心。飢渴燥濕隨事得宜而字養之。則嬰兒皆自便適而康壯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為立徭役捕盜之法。付之監司守令而行。彼將不問俗之同異。民之好惡利病。及施行先後。一切守法。強民而行。則民將失耕田鑿井之樂。增加疾苦。無告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意哉。蓋拘以文法之害也。況天下親民之官。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復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焉。能合於民而不顧身之得失。上官之喜怒。肯盡己心而行者。百無一矣。如何使朝廷惠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哉。臣願朝廷如臣乳媪之喻。而選舉監司守令。教之以愛民之意。則將有實惠及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其青苗等法。暫當時雖不立賞。不免擾民。故元祐初。朝廷聞而更之。至今人以為便。

元祐八年十二月。右僕射范純仁丐外。上面諭吕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卿其為朕留之。亦遣中使趣純仁入見。純仁既入見。上以此奏。先是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要純仁同書名奏擬。純仁不可。上求正人。畏傾邪。不可除。因不敢興閙。遂故爭避。住大防不悟。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畏尋上疏乞譜求神宗法制。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自是悉召用熙豐舊人。實畏發之焉。

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聖人以一身之尊而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欣戴悅服。傳至數百年而猶不忘者。其道果安在哉。德澤之流行。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如雨露之無不潤澤。窮幽極遠。盡其纖微。皆得以綏安煦育。而莫之遺。被賜懷惠之人。淪浹於肌膚。而著藏於骨髓故也。惠澤者。順從所欲。而拂去其所不欲焉耳。彼惡於貧。而吾濟之以富。彼畏於死。而吾援之以生。彼困於勞。而吾休之以逸。彼苦於虐。而吾撫之以寬。此其所以結乎民心而使之不忘之具也。然而能極盡幽微而莫之遺者。是必詳衆人之所略。重衆人之所輕。而後能焉。若曰略其所畧而輕其所輕。則天下烏有不遺者哉。鰥寡孤獨者。衆人之所略也。而文王發政。則必先之。豈非天民之窮。猶蒙其惠。則六州之俗。皆歸其仁歟。匹夫匹婦者。衆人之所輕也。而有不被堯舜之澤。則伊尹以為己推而納之溝。豈非一夫猶被其澤。則比屋之衆。皆享其利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書曰。先王子惠困窮。皆所以不遺幽遠而能極盡之也。陛下寬惠慈恕。愛人恤物。無愧堯舜之用心。而天下之民或濫於刑。或斃於不粒。或困於重賦。或窮於積逋。使憂愁怨嗟之聲未息。而和氣無以感召者。蓋惠澤有所遺而未能盡故也。非國家惠澤之不廣大。蓋羣臣失職而不能宣導之也。羣臣之不能宣導者。詳其顯而畧其隱也。重所後而輕所先也。上仁之。則下賊也。上通之。則下塞也。上厚之。則下刻也。知斷刑之可以懲奸。而不察圜牢之冤也。知實廩可以足食。而不恤餓夫之殍也。知取民之有制。而不思凶荒之所宜救也。知豐財之為富。而不哀逋負之所當釋也。法律明著。如權衡之不可欺。郡縣之獄。使者將命而按覈已論之罪。則考正於理官。詳覆於刑部。而又審於從臣。詔書數下。申飭留繫。罪罰有疑。詳從奏讞。蓋防民之冤負也。

而獄吏不能盡曲直。則文致其罪。以求合於法。法吏不復辨真偽。則從而處之。罪成於文而刑麗於罪。雖按覈詳審之勤。亦無及矣。此天下之民。或死於濫刑也。按壽昌之舊。謹觀諸歲。乘有餘而斂。俟不足而散。以便農民。而常持其平。民田不幸而歸于公者。歲取其租以備水旱。而廣朝廷之惠。蓋慮民之捐瘠也。而有司懵於遠慮。吝如已積。指下熟之年為上歲。以遏郡之聞白。舉昔日之糴。計今日之估。責以毋損於公利。餓殍滿野。而倉廩不知發。道殣相望。而饘粥不謀救。此天下之民有斃於不粒也。天災間作。穡事不登。凡以告者。為除其賦。且著之令甲。示不可慢。蓋憂民之流亡也。而郡縣之吏。憚於興事。惡聞內年。壅下情而不上達。祖庸之臣。以掊刻為勞。而務足歲課。霜雹大隕。阜蝗相仍。五穀之收。無毫毛矣。而輸入之數。十猶七八。此天下之民有困於重賦也。赦令布告。凡逋負之不欺者。一切蠲去。蓋寬民之貧窶也。而郡縣以聞。則有司網羅疑似。索求罅缺。幸其少與法戾。而復峻督責之令。及乎委弃溝壑。而勢不可得。乃鞭笞子孫。縲械鄰里。而猶有望焉。此天下之民有窮於積逋也。嗟夫。天子仁聖如此。而生民之受弊乃如此。九重高拱。安得而知乎。為人父母。固不忍默視其然也。雖然。臣竊謂亦有警勸之術。以坐制萬里之外。而使之皆被其賜焉。時察其端而加之懲責。則警矣。利得以專而事為之倡。則勸矣。祖宗之德。深可憲也。疑龍士元之奸。而終辨其罪。則天下之冤獄孰敢不察乎。劾登州吏不以飢饉聞。而命發粟以貸。則凶歲之餓夫孰敢不恤乎。臣故曰。時察其端而加之懲責。則警矣。淳化之詔。民田旱甚者。蠲租不俟報。則除賦之令。孰敢不舉乎。咸平之政。閱逋籍。脫繫囚。而以內帑金錢償其家。則釋負之赦。孰敢不行乎。臣故曰。利得以專而事為之倡。則勸矣。用祖宗警勸之術。而施國家之德澤於天

下。則生民無有不懷者。此陛下嗣政之先務。而天下未之見也。
陶又奏曰。凡國家之財用。與民之衣食。一出於農。農者。天下之大本。
王治之所貴。不可使之失職也。古者方天下之田而授之民。一夫一
婦。所得百畝。自六鄉六遂以及諸侯之國。人皆有田以耕。故無富貧
之異。溝洫以導水泉之利。廬舍以安田野之居。鷄豚狗彘。桑茹瓜菓。
凡可養生之具。莫不備至。故耕者不闕其用。春耕夏耨。不失其時。田
畯之官。出入畎畝。以勸勉慰勞其勤。故無曠土。宅不毛。田不墾。則又
為屋粟里布之罰。以懲其怠惰。故無游民。用之不過三日。故不困於
役。取之不過什一。故不傷於財。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備水旱。故無
流亡。此先王制土處民之大畧。王道之基始也。自阡陌之興。法度大
壞。其流散漫於千載之後而不可復收舉。今天下生民之困。而唯農
為甚。世之議者深探本原而力欲救之。故其說有二焉。或曰。古之有

田者自耕而食。皆為天子之農。今天下之田太半歸於兼并。而貧人
不能占以為業。天下之自耕而食為天子之農者十無二三。耕而食
於富人而為之農者。蓋七八矣。耕富人之田而食之。則歲時勞苦之
所得。見奪於兼并而無憾。雖自耕其田。而為生之具。又多仰給於富
人。則亦不免其見奪。是以貧者常罹不足之害。富者常享有餘之利。
夫欲人人皆有可耕之地。而貧窮得以自養。則莫若限吏民名田。無
過若干。要以十年。使歸吾法。向之多占者。必有少損之漸。今之富彊
者。無復多占之理。則貧人可取其餘以自耕。不分其利於富人。而遂
為已有。庶幾農之可富也。或曰。守宰之職。在導民務本而安其生者
也。今乃略於農事而以為末。故田疇不闢。而未加勸導之意。水利久
廢而未究脩講之術。賦役煩重。而不能均一。民人流徙。而無以招懷。
此農夫之所以重困也。莫若以耕桑為守宰勸課之法。責之以勉勵

田作之功。興廣灌溉之利。平均征役而撫集逋逃。則為稱職。庶幾農之可安也。臣愚以為此二說者。皆利於農。而施設之先後。則必始於限名田。而終於責守宰。何者。今農人之弊。蓋貧者無田以耕。與其有田而寡少者。皆不足以自養。而仰給於人。是以富强獨專其利。而已受其病。雖得賢守宰以臨郡縣。又安能使利不專於富强。而不足自養者無患於貧哉。故臣謂必先限田而後責守宰也。然臣又聞立法以救弊。法之不行。則如不立。任官以撫民。官之不擇。則如不任。此二者。朝廷之宜深究也。夫所謂吏民占田者。乾興中。嘗採議。臣之言而限之。今復舉而載於法令。示天下不可輙犯也。然以四海之廣。而未聞過制被坐者。豈人皆畏法而不敢過歟。蓋吏不奉法而未之懲。吏不奉法而不懲。民之過制而不坐。則天下之田安得而限哉。夫所謂耕桑勸課者。乃前世循吏之能事。國家亦嘗求之羣臣矣。名官以勸農。殿最以戶口。賜之日曆以書其功過。而率多農田之說是也。然而仕路紛濁。郡邑之政。輙輕付授。使妄人得容其間。而為民之蟊賊。則勸課之職。何以舉哉。尚非申必行之法。任必擇之官。則天下之農。未見少蒙其利也。

陶又奏曰。甚矣斯民之不聊也。生長治安之時。可以舒遲閒暇樂其生矣。而萬事窘遽。常若逢兵寇之難。荷戴仁惠之主。可以休養生息遂其宜矣。而狠心惶惶。常若罹暴戾之政。無水旱凶荒之災。衣食可足矣。而不免流亡捐棄於溝壑。無疫癘薦瘥之患。和聲可應矣。而怨歎悲嗟不絕於口。此其故非它。取之過制。力竭財匱。而天下多困窮也。耕夫織婦。日夜勤勞於農桑之事。田疇加闢。杼車不停。而粒米未嘗充飢。衣褐無以卒歲者。歸之賦稅也。賦稅之總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而穀之品有七。帛之品有十。金鐵之品有五。物產之品

有六。以四絃二十八品之別。括四海之地宜。詔邦國之求索。則一土之毛。未有不督其租也。一物之生。未有不輸其利也。而況舍其所有。取其所無。變而掊之。以就贏餘之功也。按籍命數。輕賤其估。以覆穀帛。實乃橫斂。而名曰市之。不可以稽負也。柰何斯民之不窮困。非獨乎此而已也。舉天下之寶貨。發於山澤。皆有禁蔽。民不得而取。盡其銖兩而入于公矣。舉天下之鹺荈。急於民用。而皆鬻於官。恃之以為大利矣。舉天下之關市商販之所通。百物之所易。皆有征筭。爭計毫釐而繩之以刑矣。舉天下之酒榷。科憲峻密。歲課羨長。而不知止矣。斂求掊聚之術。徧湖四海。不遺巨細。如大網之張萬目。觸而過者皆投其中。柰何斯民之不困窮也。國家之及乎此。亦非好利矣。經用太廣而調度常不足也。斂求掊聚如此其急。而一歲之入出無餘焉。苟少緩之。則何以濟矣。夫歲非常善也。邊境非常安也。平居無事。罄入以為出。惕惕然猶懼其不能濟。萬一不幸有水旱兵戈之虞。則又何以取給哉。明主不過出內帑金幣以助計臣。使之贍足。而不忍重困斯民也。夫內帑之盈虛。較於祖宗之時。臣不知其如何矣。然以地產有限。國費無窮而議之。亦可遠思長慮而少為裁約也。臣愚以為今之急務。莫若節經費。然後可以戒聚斂。能戒聚斂。然後可以寬民力。民力寬。則王治可望其成也。國之經費有不可已者。豈一日而能節之哉。蓋亦節其可已者。以備其不可已者。而徐為之計耳。養兵百萬。成軍以居。而饋餉不可闕也。萬官之冗。賢愚之並。而祿廩不可省也。郊見上穹。慶賚至廣。而故事不可廢也。河防屢溢。千里蒙患。而積備不可蠲也。夷狄狂慢。戎在好戰。而歲賂不可絕也。此五者。國家之大費。天下皆知其不可已。固未能一日而節之。必循襲含忍而徐為之計也。至于內外不急之費。不會之用。若掖庭廩賜燕私之盛。若百工

技巧冗食之衆。若大臣有進爵之賞。有易地之賜。而又有密賚。此皆可一日而節。無所憚也。臣願量時制宜。一切損減。以蓄貨財。以備五不可已之事。勿競錐刀。勿竭膏血。以取於民。勿視之如塵滓。而橫賜過予。勿鬻爵度僧以救凶旱。則民力無重困。而國體有常尊矣。臣又聞向者嘉祐之末。癸酉赦令既出。郡縣無以賞兵。皆貸錢於民。至威之以刀劒。區之以笞箠。為國結怨。而僅有得者。陝洛之郊。皆狼顧而不寧。既而賜與之厚。或及千萬。議者有云。罷賜一大臣。可以不貸於數郡。則用之之易。可不思其取之之難乎。

陶又奏曰。天下方困於力役之煩。而不得息肩。力役之甚困者。莫大於驅上農為郡吏而役之。破產竭財以斃於凍餒。此生民之積憾。治世之深蠹。公卿大夫之共閔。而朝廷之熟聞也。昔者嘗採議臣之言而著之憲令。按郡邑之籍循環而役之。惟先後之別而不復計其盈虛。是強者或幸而弱者或不幸。又從而變之為限年之制。使富者不久逸。而貧者不數勞。天下郡縣奉以為通法而不敢輒議。豈朝廷寬假之惠止於此。而撫救之道無以加乎。臣愚竊謂其未也。今細民之家。苟有數十金之產。則牛羊耒耜。餱糧裘褐。皆可籍之於公以備役之之費矣。方其役之將至。而知其費之必及於凍餒也。則其心如避重誅。其勢如捍巨寇。奸薄巧偽。悖義害教。以求其不及。是故。母子之道絕。而昆弟之情離者。往往而是。其甚者乃至服浮圖。隸兵籍。以一身自陷於非類。而覬幸於斯世焉。昔秦人之制。家有兩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故其民富而子壯則出分。貧而子壯則出贅。語今之法。有數十金之產。而役之至於凍餒。則安恠其母子昆弟不相親而身陷於非類哉。朝廷方將講太平之策。以厚風俗。而法有類近於秦。明主愛民過於赤子。欲驅之富壽。而反為力役之大困。亦足惜也。而議者

以為寬假之患。撫救之道。不過如前之所謂。無乃畧乎。夫人之疾病。而衆皆惜之者。為其有所苦也。得良醫而治之。必能察其為疾之端。而務欲去焉。疾則調其腹心。瘉則強其手足。然後可以就瘳。有衆人恤病之心。無良醫去疾之術。則何救於所苦哉。知役之困民而欲寬其力。是去疾之術。誠有未至也。且役之能困於民者。其具有三而已。一曰。饋輓之勞也。二曰。公帑之盛也。三曰。計會之煩也。是三者為弊雖一。而有公私緩急之異。安可不察其原而議所以救歟。所謂饋輓之勞者。蓋有無之相通。經費之不可闕。傳置所不給。羨卒所不勝。以義言之。則不為私。以用推之。則不為緩。雖欲變重民力。復可得哉。至於公帑之盛。計會之煩。則舉非公家之所宜急。而亦不重民力以耗於此。尚何悁而不革哉。舉天下之郡國官多而兵衆者。嘗已厚賜繒錢。以備燕犒。而又享貿易之息。可取濟矣。然安人一假之。則不知紀極。舉回圖之事。付諸鄉吏。而責其豐贍。以要涼浮譽。以過自奉養。是安知力役之重困乎。臣願申飭法禁。以杜絶不仁之態。則其弊之革。蓋三四矣。舉天下之課入經用。盈縮耗登。重輕衆寡。大有及於萬億。小不滿於釐秒。貯積蓋藏。最為謹密。自縣而至郡。自郡而至漕計。而至三司。上下相繩。綱目相貫。決不可少欺矣。然而旬月歲時。必上其籍而較於有司。役焉而已者。至於子孫而較之未已。使疲民以不貲之費。為供猾吏無厭之求。亦何益於事哉。臣願簡其條目。而罷去數上之籍。九金穀貨幣之局。皆不至於趨走役任者。可如近歲亭驛之職。止以武吏司其出納。以代上農之勞。使猾吏無所覬望。則其弊之革又四五矣。夫二弊既革。而重困之具止於一端。亦庶幾去疾之漸歟。

陶又奏曰。昔者聖人慮民之深而恤民之至。俯而視之。如父母之於赤子。是故。保息休養之道。巨細備盡而不闕其一。處之於安而又能防其危。驅之於樂又能拯其憂。不屋則不足以居。故為之揀宇以庇風雨之患。不耕則不足以食。故作之耒耨以興田疇之利。羽皮之不可久衣。故教之組織以具裘褐。毛血之不可久茹。故脩火之利以供烹飪。此皆為生之具。亘乎萬世而不能輒易者也。而立為天下國家之文理法度。以嚴君臣。以篤父子。以正夫婦。以隆禮義。以申刑法。使之循習畏信而底乎大定。此為治之道。放乎四海而不可少亂也。聖人之至於此亦可已矣。而又哀其疾苦之無告。而死亡之不可以考終也。於是辨其金石草木之品性氣味。而制其陰陽甘苦之用。以治其疾恙。而使之不陷於凶短。載之以為書。習之以為術。傳之千萬年而人亦賴之。與夫向之不能輒易而少亂者。其利均而其功一也。降及三代之盛。而保息休養之道。莫詳於周。周之制。分設六卿。各率屬以舉天下之治。禮樂刑政。條目雜然。足以致隆平而遂萬物。則又有醫師之官。掌醫之政令。有疾醫之職。掌萬民之病。分而治之。書其所以而至其祿食。豈非慮民之深。恤民之至。欲躋之壽域而無使一夫不獲哉。深惟洪範九疇。言天人相與之際。為人君治世之大法。而以五福六極列於終者。蓋明政教得失之驗。生民幸不幸之實也。五福之條有壽考康寧。而六極之別有疾病短折者。言格王之治。可納民於福。而不可歸之於極也。然則生民不幸而疾病短折。豈非皇極之累哉。是以古稱堯舜至治者。蓋無喪子哭弟之民也。嗟夫。天下之民不幸而不得其死者。非一也。質之洪範之五福。則未能敷錫。驗之堯舜之至治。則猶有少媿。安得不講脩闕政而為驅躋之具哉。蓋民之不幸而死者有四。寇盜竊發。疆埸未寧。有亡於干戈也。冤枉不伸。深

文抵罪有亡於刑戮也。水旱間作。田疇汙萊。有亡於飢饉也。此三者國家常察知其端。而逆為之備矣。誅鋤奸宄。完固封畧。所以息干戈之役也。精覈真偽。寬貸疑典。所以防刑戮之濫也。富積倉廩。時而散發。所以禦饑饉之災也。其愛民之命可謂至矣。若夫協氣未效。雨暘不時。而有亡於疾癘者。則未嘗有以為備。豈不惜哉。今千里之郡。萬室之邑。而醫無良焉。愚夫道聽塗說而為民之司命。以執其存亡之權。民之被病者。或拱手而俟死。誤治而亡之者。比比是也。以一郡言之。日誤一人焉。舉天下之大而計以歲月。不可勝數矣。此聖人之美利有所不至。而天下之和或未應也。臣伏思祖宗之時。嘗詔天下置博士。頒方書者。誠愛民之深德矣。今乃略而不以為急。使陛下之元元不能趨於壽考。而未為之備。竊為朝廷惜之也。如臣之策。宜博選良醫以教天下之專其術者。詔天下之民有能習之。則課試藝學。而

寬其賦役。使其鄰里鄉閭之人。可以治病而有前古相扶持之俗。則生民陰受朝廷之賜。而免不幸之死。非王道之一端而太和之本歟。全民之生。莫切於此。臣是以不敢侈言而夸說也。

慕容彥逢奏曰。臣伏見陛下若稽古訓。自京師至州縣各置居養所。以聚鰥寡孤獨之人。詔旨丁寧。臣下遵奉。道無莩瘠。咸有所歸。發政施仁。孰大於此。臣竊以為鰥寡孤獨雖日困窮而至於被服禮義之化。均太平之民。臣居田野間。江東溧陽縣以居養所兄管屋宇隔截為八室。用發政施仁。必先四者為號。使男女異處。不相雜擾。一方之民。莫不悅服。臣愚欲望聖慈。特詔有司。應州縣居養所。並依前項體式。隔截異室。分處男女。不惟子惠之澤洋溢中外。而禮義之化不廢於困窮之民。以副陛下愛民誠意。

尚書右丞相梁燾上奏曰。陛下必欲百姓無困窮之憂。莫若賦斂寬

平。徭役輕簡。豐稔和平。則安養富庶之。使常有餘力。凶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不至失所。臣下有寬恤百姓之請者。擇而行之。臣下有捨斂百姓之說者。一切罷之。郡縣之吏。別立舉法以防私恩。如知州通判知縣縣令。皆用公舉而不得以恩例為請。則多得實材。可以分憂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謂政事必本於愛民。官得人。則善政行。民悅而歸心矣。

仁民

宋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訪聞永泰陵工役人兵。入夏以來。天氣向熱。漸因疾疫多致死亡。竊慮衆衆之所。難得醫藥。臣伏聞仁祖朝。嘗因河北疾疫。遣使頒藥。諸郡又嘗以湖南蠻徭未平。而兵久留戍。命醫官院定方和藥。遣使給之。祖宗愛民之意雖遠不忘。而況近在京洛。事干泰陵。自今以後。數月之間。暑熱有加。工役未已。欲望陛下時遣中使頒賜藥餌。郵其勞苦。問其飲食。如此。則人情欣悅。冷氣必消。赴功之人。樂於盡力。亦可以臣言為然。只乞作聖意訪聞指揮施行。

陳瓘乞遣使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奉行優恤德音奏狀曰。臣伏覩七月初八日德音。應河北京西路被水人戶。如可以優恤事件。令安撫

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疾速條具奏聞。臣竊謂朝廷恩宥。徧及天下。唯此兩路偏蒙優恤之惠者。以逐路有水災故也。今陝西河東自用兵之後。加以凶歉。公私匱竭。人物凋弊。甚於水災。而德音優恤之文。不及陝西河東。臣竊以為不可。至如條具優恤事件。委之安撫監司。此亦文具而已。朝廷實惠未必及民也。蓋安撫監司被受惠音。下于諸州。州達于縣。備禮施行。循例報應。文移往復。動涉時月。迨於條具奏聞。而優恤之民已填溝壑久矣。朝廷優恤之意。非不急也。而州縣往往河北京西。一往陝西河東。如治平熙寧故事。以安撫察訪為名。以陛下初政。作朝廷施惠之意。達于諫道。民之飢饉流亡。愁苦疲癃之狀。皆得以實入告。自帥臣監司而下。慰其勞苦而劾其欺緩。事有方急而宜緩。法有未便而當改者。皆令面稟聖訓而奉行之。如此。則根本之地。均被惠澤。人心感悅。可召和氣。以廣陛下前日所以特降德音之意。謹錄奏聞。

貼黃。神考嘗謂近臣曰。昨來西師兵夫死傷者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朝廷不得不任其咎。紹聖遣事。兵夫死傷之數倍增於昔。今日朝廷安可以不任其咎。雖頻推恩。尚未足以慰陝西河東之民。豈可置此兩路而獨恤河北京西乎。

仁宗時。河北路都轉運按察使歐陽脩言。轉運使專掌金穀而不與兵戎之事。然向被朝廷密旨。令熟圖本路利害。陰為邊備。

今公邊知州武臣。不過使副通判乃常參初入京官。並得畫閒機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臣非欲侵擾邊臣之權。蓋調用軍儲。須量邊事之緩急。以至按察將吏。亦當知處事之當否。請自今許本司與聞機事。仁宗從之。臣謂承平已久。北虜可防。熟圖本路利害。陰為邊備。有備無患。正今日所當留意也。若遣使河北。顧以此委之。則此事可以委之。

仁宗時。樞密副使吳奎言邊防武備。宜選經畫之士。向雖有言者。而採擇迷惑。朝廷一時處置。而未暇講求。今兵事已息。正當審圖所宜。以為永久之計。仁宗曰。邊事正當以暇時講究。乃詔凡所當議者。著為條目。面奏而行之。臣謂朝廷幸於無事。因循玩寇數十年矣。今雖閑暇。正是講究邊防之時也。有備無患。所宜留意。若遣使河北。顧以此委之也。

貼黃臣所謂事有方急而宜緩者。謂解池之役也。法有未便而當改者。謂鈔法之類也。朝廷屢遣官相度。備須解州鹽池。追令累年。未有成績。訪聞孟明橋東張陽灤西興工開河。日役夫二萬餘人。又自雲鄉縣界東至沙池三十餘里。凡二十料。合用三十四萬餘人。役一月畢。方陝西用兵之後。復於本路興此大役。有思慮者。皆知其不可也。只此事自合遣使相度。蓋閫本路近年以來。鹽鈔之法極弊。物價日增。財用彌窘。邊計所仰。唯在解池。勢未可以遽罷此役。若先議鈔法。令本路諸司分占歲額鹽鈔。各於鈔面元價之外。自取贏餘。與民爭利。積日既久。鈔價倍增。商賈難通。邊儲匱闕。若嚴禁諸司占留鈔依舊只依鈔面召人入中。見錢粮草。如此。則商賈復行。邊計有備。而解池之役因可少緩。利害纖悉。難以只憑本路諸司之言。必須遣使就彼詢究。

然後可得利害之實也。兼通行河北滄塩經制鐵錢利害皆所謂法有未便而當改者。安可以不遣使乎。

欽宗靖康元年。宣教郎臣張九幹上書曰。臣聞。立政造事而不明乎治亂之原者。未足以定天下。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悳惟善政。政在養民。孔丘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軻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臣嘗參聖人之言。然後知有國家者。其安危存亡。未始不繫乎民也。迺者陛下即位之初。醜虜長驅。直抵城闕。非常變故。起自倉卒間。本其馴致之禍。夫豈一朝一夕所致哉。向使海內富實。邊用給饒。甲兵餉糧。種種備設。則胡騎何由而南牧也。臣請為陛下歷陳之。臣竊考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深厚。規摹之宏遠。垂二百年。其防患甚深。詒謀甚遠。實過于三代。中間不幸亂天下者。始於王安石。成於蔡京。頹波末流。乃有王黼輩。此萬世不易之論也。當安石初變舊章時。如韓琦富弼司馬光之徒。力爭新法。以謂其患必在五十年後。顧不驗哉。且自宣和間論之。王黼之用事也。方臘作叛於東南腹心之地。福建江淮數路受弊。曾不旋踵。開拓燕雲。調發免夫錢。流毒遍於天下。遂使盜起山東河朔。而桑麻之沃野。黍稷之膏腴。先鞠為戰場矣。夷狄之窺中原。良有以也。禍胎釁端。誠不在外域。今陛下欲攘夷狄一時之患。莫先於征伐。而征伐之謀。屢奪於割地之議。臣以是知未有為陛下思所以致寇而求自固於本。本元無者。譬猶常人失於衛生。平日尫弱。乃嬰四時不正之氣。疾證在陰。非艾關元。不足以起死。然則陛下今日烏可不以邦本為急先務。亟發善政以涵養天下哉。舉所為善政之能博施濟衆者。無出於臣所論積欠推割支移折變等弊。家至日見之也。又況陛下恭儉之悳。聞於東宮者十年。

天下之人所以望於陛下甚厚。當布惟新之令。與天下更始。用休息于斯民。憲章祖宗。再造區夏。以成中興之業。若不力去積欠推割支移折變等弊。雖數赦無補也。何則。珠玉金貝。雖曰可寶。適飢寒之用。則不若五穀布帛。故稼穡織紝。是為農功。臣抑嘗見朝廷財賦大計。責之省寺。而省寺責之部使者。部使者責之州縣。而州縣責之里正。始能辦事。是一日不可無野人也。百姓果可使有不足哉。陛下誠能聽臣下其所奏。俾二三大臣參酌利害。窮研隱瘼。著為成書。觀於乙夜。出寬大之詔。施厖鴻之澤。不與常法同科。德意丁寧。毋怠毋忽。天下之幸也。臣抑又聞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恭惟陛下躬聖神武文之資。君臨天下。必也運四海於胷中。俾恢然有餘地。無使一夫不被其仁。勿以金賊之入。方且用兵。語及此。則未遑暇。是孟軻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臣願陛下蚤夜以

忍負荷宗廟社稷之重。適丁多事之秋。非綏萬邦。屢豐年。恐亦未足以救寧禍亂。保守三鎮。則臣之策初若迂闊。而足食足兵。或有取焉。幸陛下留神斷而行之。冒黷冕旒。臣無任昧死拜手稽首謹言。

許翰乞加恩死事者疏曰。臣伏見畿甸戎馬以來。戰士僵仆。居民流亡。今兵既解。所宜矜恤。陛下聖慈哀痛元元。比已詔降度牒。召人掩骼埋胔。然猶道塗暴露。久未盡藏。恐傷士卒之鬬心。亦損天地之和氣。春晴薰蒸。化為癘疫。昔漢高祖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四方歸心焉。此高祖所以取天下之道也。不可不察。又近累有雍丘尉氏等縣詣臺訴免和糴。方戎馬蹂踐之餘。復軍須饋運之後。十室九空。未有生理。而官司遽復督責使之頭會箕斂。非所以固邦本也。矧惟畿邑拱衛都城。祖宗加厚以待緩急。今不鎮撫。使之重困。將散之四方。則都城孤危。臣愚願詔官司選忠良吏。令分按田野掩瘞

遺骸。又願陛下齊心垂衣於清穆之中。敕中外寺觀為死事者祈福。所在厚卹其家。以勸忠義之節。於方来。戎漕司非具見錢。不得和糴於民。勞來安集。使之復業。以昭太平之象。而正再造之基。

左司諫陳公輔論致太平在得民心。疏曰。臣比緣奏對。特蒙聖慈諭臣親自擢用之意。命臣協心助成太平。臣皇恐感激。臣誠何人。獲聞此語。臣固當展盡底蘊。以補報萬分之一。然臣自媿學術智識皆不遠人。但有樸忠而已。惟陛下憐之。臣嘗詢諸朝士大夫。皆謂今日國家夷狄之患未除。太平之治。誠未易致也。然以臣觀之。所以勝夷狄者。必在於治中國。所以治中國者。必在於得民心。陛下無以臣言為迂闊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民心烏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得民心者。無它。莫先乎有德而已。蓋易感者羣心。難忘者盛德。唯聖人躬行於上。既有感民之盛意。故百姓欣戴於下者。斯有愛上之誠心。非特如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得民之心者也。是故善政者。民之所欲也。虐政除之。君子用焉。小人去焉。此善政行之。因所歡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得哉。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觀之。陛下養息東宮十有餘年。恭儉出於天性。聰明本乎生知。寔民之誠。未占有孚。動民之善者。畧施行之。政之虐者。畧除去之。忠良之君子。以次召用。奸惡之小人。以次竄殛。於是天下翕然。莫不仰戴聖朝。如大暑執熱。初灌清風。豈有不得其心者。故雖金寇之兵。圖逼京師。幾四十日。而都城百姓。感顧固守。無一人有離心。四方援兵。不日皆集。無一士有叛志。以至於州縣

之間。人情帖然。盜賊不敢乘間而起。此何以致其然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已。陛下誠能効大禹之克勤。體文王之節儉。至誠以行之。不倦以終之。檢身不及。從諫如流。孜孜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盛而不替矣。民心焉往而不歸哉。然後與宰執大臣。相與講明。求其善政。盡舉行之。凡所謂虐政蠹國害民者。除之唯恐不盡。擇其君子。盡召用之。凡所謂小人蠹國害民者。去之唯恐不至。則所以得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焉有不治。中國既治。則夷狄焉有不服哉。此太平之功所以可圖也。昔齊宣王畏諸侯之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小國間於齊楚。孟子獨告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孰謂陛下以一人之尊。有天下之大。尺地無非王土。一民無非王臣。區區以夷狄為畏哉。臣願陛下勉之。但思所以得民之心。彼誠不足畏矣。

李光論百姓失業劄子曰。臣聞堯舜在上。天下無窮人。文王之民。無凍餒者。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自古賢聖之君。莫不貴農重穀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鮮矣。仰惟陛下臨御海寓。躬脩節儉。以安百姓。涵養生息。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雨露之無不潤澤。每發德音。下明詔。未嘗不以寬恤為先。懷生之屬。罔不欣戴。可謂治極乎堯舜。而恩深於文王。好生之惠。浹肌膚而淪骨髓矣。迩者朝廷稍務損益時政。以適厥中。而奉承之吏。用意過當。不復推廣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貪殘苛暴。公肆掊斂。百姓嗷嗷失業者衆。監司守宰。坐視流亡。恬不加恤。强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徙乎溝壑。是致輦轂之下。匄者日滋。號呼呻吟。枕藉道路。此陛下耳目所及。至近而易察者。然且壅隔而不盡聞。況四

方萬里之外乎。深恐悠嗟之聲。干戾陰陽。聚為祲厲。傷害和氣。臣愚伏望陛下流寬大之澤。抑煩苛之吏。申勅諸路提舉常平官。咸問遺信使以巡撫四方。延問民所疾苦。蠲逋負。省徭役。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之意。實天下幸甚。

高宗時。尚書右僕射李綱寬民力劄子曰。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於是設法以取之。鹽鈔桑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數。至於宣和之間。有應奉須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湧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為盜賊。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於是常賦之外。加穀以取於民。如江東西南北有至於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貪賊吏。又因緣為奸。歛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為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寘于法。則民被實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興。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宜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曰汲而至於涸。則魚亡。財曰取而至於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

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審能行此。則足以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樞密院編脩胡銓上奏曰。臣聞梁襄王問孟軻天下烏乎定。孟軻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前日下詔。戒諸大帥毋得多殺。聞者流涕。皆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此誠合孟軻不嗜殺人之意。然而武夫悍卒不能上體至仁。皆務以暴易暴。竊聞向火而死者三千餘人。怨聲徹天。監司郡守。畏首畏尾。不敢上言。實孤陛下任使之意。然當塗炙手。已不可及。至如掠人以祭。其禍未已。可勝寒心。昔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春秋悼之。以為襄公之不霸在此一舉。況今軍兵殺人。其害不止於鄫子乎。臣愚歆望推明孟軻之說。申戒諸軍。嚴行禁止。以廣陛下不嗜殺之心。庶幾惠澤結人。以定大亂。冒瀆天聽。臣無任戰汗

銓又上奏曰。臣聞近日言事之臣。多以迎二聖復兩宮勸陛下廣孝悌之道。而陛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日夜焦勞。彌憤靦虜。思欲自將待邊。以決一戰而不悔。是以連年大舉。深入敵窟。曰。吾必申吾孝悌之志而後已。然臣竊以謂聖人之孝與匹夫不同。匹夫以區區奉顏色為孝。聖人以安社稷為孝。社稷誠安。則二聖可還。兩宮可復。陛下之孝無加焉。如使社稷未安。陛下未得高枕而卧。尚何為孝乎。臣嘗聞昔有老而患積聚者。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其人信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醫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而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諸軍渡河。是醫者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

未必不利。然終非萬全之道。以陛下聖明。相賢將勇。往無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竊見一二年來。東南之民。困於軍興。前歲大旱。人至相食。雖親父母。手殺其子食之。去年雖大豐熟。比它歲所入十倍。然官斂其七八。民存二三。生理蕭然。卒有水旱。民無一年之儲。陛下所恃以為本兵之地者東南爾。而民力如此。若興師不已。不惟勞民。必又重賦。兵法曰。興師十萬。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今雖給降官告度牒交予名為糴本。而民間不得一錢。實為白奪。州縣官吏又從而因緣為奸。官取其一。已乾沒十九矣。陛下試詢臺諫。有異臣言。甘伏斧鉞。臣愚欲望申戒天下官吏。務為寬恤。仍詔諸將養銳持勝。少息民力。一二年間。氣力合盛。精神可以折衝。則積聚之患。可不下而愈也。

聖人之孝。尚何以加於斯乎。冒犯天聽。臣無任戰汗之至。

鉞又上奏曰。臣近自南方來。經歷州縣不少。頗聞民間利害。其甚害

者。莫大於脩城。比年以來。所至紛然。調發鄉丁。千百為羣。方春田作。捨耒耜而躬畚鍤。愁聲嘖嘖。而又科買塼木。動至萬計。率以軍興為名。徙居民。壞廬室。人少不從。身死家破。而今之守臣。驟遷數易。或半年即去。或一年即去。既知在任不久。遂務急於徼功。凡所營築。急若星火。但欲速成。不責實効。一經積雨。隨即頹圮。設有盜賊。如何可禦。況自來州軍。自有牢城兵卒。今皆散為奔走之隸。而法外役民。妨耕獲業。陛下前日下詔。遠慕黃帝以車為衛。不狃於九重之安。而冒霜露之苦。務在息民故也。遠方郡守。不能上躰陛下德意。乃至勞民費財。繕治亭牖。便其堅固。可恃尚曰煩勞。況其文具。實無補於脩禦。加又因緣驅迫役夫。脩葺廨舍。崇飾觀臺。民窮無訴。遂為盜賊。欲望詔天下州軍自今毋得大興力役。或有城築。必先計城廣狹。每郡守一任之間。脩毋得過百丈。須務堅固。雖毀其任內有殘壞者。重寘以法。

雖已去任。必須追坐。仍令逐路監司。常切覺察。敢相容隱者。亦與同罪。如此。則不至大段擾民。而每任所脩雖少必固。三兩任內城遂可令。不惟民力稍蘇。亦庶幾城池或可待暴。非徒為文具而已。臣愚淺識。惟陛下憐其過計。

權吏部侍郎汪應辰轉對疏曰。臣聞漢高祖入關。蠲除苛法。秋毫無犯。秦民無不欲得高祖王秦者。及其失職之蜀。秦民無不恨者。夫以秦民之心如此。故高祖以崎嶇巴蜀之地。還定三秦。易於反掌。既而戰滎陽京索間。曠日持久。至於發老弱以從軍。計戶口以轉漕。民無不從者。卒以取天下。臣以是知民心所歸其所係大矣。自艱難以來。中原之地。陷於夷狄。而遺黎赤子。懷戀有宋。歸戴陛下。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彼雖壓之以戰則必勝之威。劫之以犯則必誅之法。宜其人服從於彼也。而終莫之從。我方保守和好。其歸明者還之。其欲來者卻之。宜其人之絕望於我也。而其望愈確。嗚呼。此豈可以偽為哉。今者淮北之民更相携持係踵而至殆無虛日。如大川之水而強以人力攘之。一旦隄防潰決。沛然東下。彼固不能遏其去。我亦不能禦其來也。伏願陛下察斯民所以不忘國家如此其至。密詔有司厚加撫卹。使至者有歸。居者有養。以不失其所以來歸之意。則斯民心說誠服。有殞無二。惟陛下之所欲用者矣。陸贄有言。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惟陛下留意幸甚。

張浚議姑息狀曰。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者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為仁也。況兩宮未歸。中原徯望。天下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乎。雖然。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益甚矣。陛

下勉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為以惠天下。臣請以死効力焉。

直龍圖閣李光乞遣臺諫按察民病以應天灾劄子曰。臣猥忝陛下召自藩方擢置近列。職清事簡。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當茲多事。實愧素餐。今者雖幸輪當轉對。既非視朝。例當投進。則又無從瞻望清光。臣輒不避僭瀆之罪。敢陳狂瞽之說。臣聞。人君繼天而為之子。何所取法哉。取法於天而已。故天以金木水火土運於上。謂之五行。人君以貌言視聽思繼於下。謂之五事。堯舜之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箕子為武王陳洪範首言庶證。著雨暘寒燠風是也。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若影響之隨。猶桴鼓之應。甚哉。天心之仁愛人君也。一有不至。則出災異以譴告之。故有道之君。天必降鑒。若政事差繆。則日月有薄蝕之災。星辰有孛彗飛流之變。五事失當。則有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之變。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蓋人主之畏天。猶人臣之畏法也。恭惟陛下聖學日就。聰明日躋。庶政之間。固無大戾。但軍興之際。不免科斂。加以去歲諸路旱傷。江西湖北民不堪命。浙東百姓食犬豕之食。如聞日來州縣促辦鹽課。抵冒者眾。圄圄充斥。傷天地之和。變陰陽之候。自冬及春。雨雪不已。暖氣未效。有傷麥苗。此災異之大者。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臣聞自古創業中興之君。必有所曰而起。故漢祖田關中。光武回河內。安集撫養。使戶口充實。然後轉輸不匱。卒成大業。今六飛駐蹕東南。行已十年。江浙非陛下根本之地乎。亦將曰是而起矣。然斯民流亡。失其本業。又天變如此。乃無一人肯為陛下言之者。臣非不知陰拱循默可以竊陛下之寵祿。叨陛下之富貴。然區區之心有不忍為者。臣愚伏望聖慈於臺諫中選擇公忠諒直之士。可以委心腹者。按察諸路。核實以聞。如臣言不妄。乞詔三省措置施行。庶幾消

弭天灾。召来和氣。以仰荅天心所以眷顧陛下之意。實天下幸甚。

光又乞按察諸路財賦劄子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成。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兵興之際。朝廷方議招納羣寇。江淮湖湘之間以次招安。人心悅附。費用日廣。所患者糧食不足爾。今行在衛兵無慮數萬。而邵清崔增李捧輩皆蜂屯蟻聚。仰給於縣官。所謂六路發運使者。其拋科糴買。不過二浙十五六州。軍民間積藏。雖瓶儲缶田。搜刷殆盡。自二浙之外。了不經營。頻年以來。江南諸路上供物斛。委為盜資。贓貪之吏。乘時搔擾。侵欺妄用。恣為不法。無復忌憚。臣愚欲望聖慈。速詔大臣更選清強通知財穀之人。按行諸路。見在已支簿曆。拖照具實數上之朝廷。仍乞檢會綱運舊法。除逐州每歲合支用外。其餘盡合發赴行在贍養衆軍。內有沿江去處。亦可那撥分遣就糧。庶幾遠近均平。用度給足。少寬浙部疲瘵之民。不勝幸甚。

光又乞蠲二浙積欠劄子曰。臣伏見近年以來。夷狄猖獗。中原版蕩。陛下駐蹕東南。乘輿服御。悉務減省。而百司兵衆。皆仰給於二浙。加以今日營繕所須一毫以上。皆出民力。師旅饑饉之後。斗米千錢。民雖凋弊。罔有怨詞。深可憐憫。臣愚伏望聖慈。因今移蹕之後。稍流寬大之澤。以慰人心。應二浙積負。一切蠲除。臣契勘臨安府九邑科配。比它郡最為頻併。其折變小麥為害尤甚。及去年殘零稅賦。見今轉運司責限催納。其數至微。欲望特與釋放。昨緣前知府孫覿將義倉米於正稅外更有折糙米二斗五勝。倉場受納。復增至一石。又有鈔旁公吏乞覓不下一二千。及每歲和買。州縣既不曾支與價錢。今聞本府每匹更令納見錢四百文足。謂之縻費錢。竊慮行之既久。遂為永例。諸縣因軍馬經由支過係省錢斛多。不肯豁除。坊場虧欠課利。

委非侵欺。無緣補發。而官吏欲假此搔擾。時一舉行。追呼捕逮。謂之干照錢。縣官無所從出。止是剝民。如斯苛細。望悉蠲除。庶幾小民蒙被實惠。仰副陛下勤卹民隱之意

左正言鄧肅上奏曰。臣嘗謂巡狩之禮非偶然者。春則省耕以補不足。秋則省斂以助不給。憂勤之心亹亹不已。惟恐天下之疾苦不得以上達。而九重仁政不得以下布耳。崔駰南巡之頌嘗云。班雲行之博惠。散雨施於庶黎。正為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巡睢陽。雲行雨施之博。當自此邦始。使天下引領而望之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如是則鑾輿所幸。孰非金城乎。儻以軍興之際。一日二日萬幾。若未暇恤焉。則百姓將蹙頞而相告矣。傳之天下。速於置郵。萬一它有巡幸。當有深可慮者。臣切聞夏四月陛下臨幸之初。應天府下諸邑索供奉物。至今有不還其直者。臣實駭之。兵火之後。居民離散。一得真主。如獲再生。州郡不能省此。復取其膏脂而略不加恤。誠忍人哉。陛下不及知。民間不得訴。安於殘忍者。又以為不足言。此宋都之民所以至今未蒙實惠也。且宋都陛下即位之地也。民心憂樂。天下將取則焉。臣愚欲乞陛下峻責當時供奉官吏不還其直者。且命朝廷償之。大牓諸邑。俾仰躰聖意。庶幾四方相慶曰。天子聖悳如此。其巡幸所至。又恤民如此。民心一定。陛下何往而不可哉。昔者太王避狄。事之以皮弊犬馬。以至於棄土地。真若不復振者。卒能肇基王迹。歷年八百。其故何也。蓋當時去於岐山之下。民之從之者如歸市。民所不能捨。則天亦不能違矣。此邦之所以興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惟陛下察之。

肅又上奏曰。臣竊謂天下之大。取諸一身足矣。邊鄙有寇。若病在四支。民心有失。若病在元氣。凡四支之有疾。未有不自元氣之之者。今

歎治邊鄙。其可輕失民心乎。又況京畿近地。所賴民力爲切。此尤不可失者也。去年虜寇猖獗。再干我師。京畿近地。悉爲戰場。十口之家。九遭屠戮。間有脫者。亦僅留餘息耳。陛下已登九五之位。逃民欣然如獲再生。然後老弱相扶。稍有歸者。然昔日所居。蕩爲煨燼。田野之間。骸骨相枕。豈有餘力復爲耕耨之事乎。今也京畿漕司。尚循舊例。日促秋租。以爲歲計。甚矣謀臣之誤國也。昔者周公之相成王。必陳王業。其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蓋以謂于耜舉趾。儻失其時。則歲無秋矣。且周正建子。于耜舉趾之時。在今爲正二月之間也。今年厲騎四月方遁。不知正二月間。京畿之民何在哉。于耜舉趾既失其時。今取其租。萬不少矣。民將如何。天不能雨。鬼不能輸。臣知百姓將復遁矣。若使京畿之民其心已失。譬之元氣已不復陽。四肢有病。其能愈乎。此正醫國者所當慮也。惟陛下審處之。

章誼乞寬假力田之家禁止州縣邀索疏曰。臣竊觀比年以來虜騎侵陵。盜賊猖熾。編戶逃亡。人不粒食。浙西州軍。鎮江爲尤甚。近聞鎮江府丹陽縣。又無縣令。又無丞簿。殘民之願歸業者。有田而官不許種其願種者。必先計畝出金。官給田帳。列項畝之數。然後得施墾闢之力。若是貧困之家。熟視已業而無貲自占。田疇荒蕪。坐致陞陪。非所以勸農工而安上着也。朝廷未嘗有此禁令。州縣監司。決不敢出此指揮。此必猾胥貪吏爲之也。士民之避地於四方者。迫於兵革盜賊之警而致飢寒流離之苦。彼其悽愴土之思。豈嘗一日而忘哉。今歸視其常業。郡縣必有所邀索而後就業。則願歸者無幾矣。臣願詔有司嚴行禁止。凡荒殘之處。田租力役。一切蠲除。聽民自擇膏腴。極力種藝。一二年間。流移漸歸。戶口益衆。然後計其已耕之地。稍定常賦之入。蓋未晚也。近者紹興德音。固有半租屋稅寬免指揮矣。若豪聖慈

更於力田之家特有寬假。不勝幸甚。

趙元鎮上奏曰。臣竊見去歲之秋。移蹕浙右。嘗詔郎吏以上。條具巡幸之宜。凡有可以加惠遠方者。莫不舉行之。德至渥也。今自溫台。復臨吳會。所至郡邑。悉經寇攘。無聊憔悴之民。欲赴訴於陛下者。不啻赤子之投父母。飢渴之丐飲食。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陛下懷惻怛之心。視茲困弊。亦將哀其窮而副其所欲乎。頃詔有司嚴勅州縣應經殘破之家。特蠲今年賦役差率等事。及竹木軏瓦米麪之類。權與免稅。使之營葺生理。以漸復業。起凋瘵之疾。變愁嘆之聲。因之弭奸宄以消無窮之患矣。胡虜長驅。肆行殘殺。陛下無力以救之。固非得已。凡茲優卹之事力所可至者。謂宜無惜。至愚而神。孰不欣戴。是乃固邦本之術。謀恢復之漸也。幸陛下誠心至意。果於必行。要令蒙被實惠。不徒為掛墻壁之空文。斯為盡善。事若緩而急者。惟陛下加察。

李石上奏曰。天下事有繁有簡。簡則易守。繁則難悉。且九州四海之廣。天子一身。安能民民自治哉。曷亦取其簡而易守者。以為治民之要。則其繁而難悉者。可馴致也。今陛下執其簡且要者以分之於監司守令。而民自治矣。縣以千計。州以百計。一道以數十計。陛下詔旨所以憂此民者。豈但千條萬端。吁。亦繁矣。監司守令三人者。誠有一於此。為陛下分其甚繁之憂者誰乎。且付之以憂民之柄。則必擇其人而授之。必欲擇其人。則必親出陛下之權衡題品。庶可無憾。今縣令。司掛名選部者。皆可得之。郡守。則自京朝官以上。苟積歲月者亦得之。如監司。則係之朝廷矣。且以朝廷自選擇者。不過數十。則必自知其人之賢不肖。至於州縣守令。號為千百計。能保其縣得卓魯州得龔黃人人為賢守令乎。陛下既以民為憂。又憂其所以治之者。其亦勞矣。不若以民寄之於守令。守令寄之於監司。自其簡者視之。而

寄陛下之憂。則所以憂民者。可以紓其半矣。迩者陛下務於旌別。俾監司舉材可為郡守縣令者。是亦知所以擇守令之一術。至於監司。則在朝廷矣。誠能思其所以為要者執之於上。則堯舜無為之治。豈遠乎哉。

石又上奏曰。天下之利。皆生於無所用。旱之舟水之車。此無用之利也。夫有用者。人知競而急趨之。而無用者。則不屑而棄之。初不知無用。乃有用之資。沿邊不耕之田。乃無用之利也。今之江漢與巴漢。乃昔之人所嘗屯兵其地。取其不耕者耕之以為食。為息兵靜重之計。寬取民餽餫之勞。國家知之。置營田之官於其地。蓋得之矣。恐言之未盡行。行之而未盡至。願陛下詔有司悉意出力而為之。令有司所患者。不過曰未耜錢鎛之費。耕耘芟築之人耳。誠使有司稍借其費。又蒐汰兵之老弱不任穿帶者。募游手之閑民者。雜耕於其地。寬以歲月之力。視其歲入之厚薄。而為田官之殿最。此誠裕民之一術也。且治人之疾。則必為之藥而冀其愈也。陛下既知民之疾。取有司寬剩之財以裕之。是知其疾而為之也。疾未愈而藥不繼。陛下將何以憂之乎。然則營田者。亦裕民之一術也。

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奏乞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曰。臣竊惟方今國讎未雪。連年用兵。外有方張未滅之虜。內有乘間竊發之盜。然而都城失守幾月。陛下謙遜未即大位。奸偽僭亂之人。竊居大寶。天下內外遠近卒無一人敢懷向背者。祖宗德澤二百年蟠結在人至深至固之效也。臣始聞二聖北狩。首移檄部內士庶兵民。喻以逆順。推本國家根本靈長不拔之意。使各堅守一心。以待陛下之命。是時上下方洶洶。臣言一出。雖武夫悍卒。婦人小兒。無不感泣憤勵。所在聚觀數百人。更相傳告。以死自誓。臣以是占之。知吾宋之有天下。非

特天命方永。在人心者固不可得而易也。陛下既嗣有大統。赦令繼下。其愛恤元元。涵養撫存者無不備至。可謂知所本矣。應上供之數。非祖宗舊制而過取於民者一切盡罷。凡欠負之所當輸者不以貫伯名色。皆使蠲除。民知散利薄征陛下之誠意。弛負已責陛下之仁心。其歡呼歸戴。豈有已哉。然臣嘗觀自昔良法。行之無不在人。使其人守之。必先有以戒其漸。古之言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去歲淵聖皇帝繼承之初。深監前日政事科擾之弊。而力去之。其見於詔令者。亦無所不盡。然在位之臣。不明大體。未幾以國用窘匱。乃開獻納金帛之令。其後金賊既迫城下。倉猝召勤王兵。慮調發不足。又使得以借貸於民。天下固知二令非出於淵聖皇帝。然郡縣被受。能推廣上德者無幾。往往皆決中旨。肆為誅求。憑民慳靳。安知公上之急。謂之獻納者。未有不科斂而得也。此例一啓。凡急而取於民者。無不以獻納為名。於是去冬及春。有或課以等第。或率以貫頭。有一邑而出三五萬緡者。有一郡而出二十萬緡者。至於再至於三不已。問之則曰法固有之。此出於軍須權宜而民所樂輸也。豈其實哉。借貸之令初慮官錢不足而動王之兵不可緩。故不得已命之以備萬一。然且使償其歲租之半。亦固未有遽取之也。而所在不問府藏之有無。不論調度之多寡。畏監司者恐其効問。為已謀者慮其後之。迫期會而取辦。廢經畫而仰成。則惟民之求而已。入有常數用無常限。人得為市。高下在手。有上戶釋而下戶及者。有此色薄而彼色厚者。薄籍不之考。券契不之憑。所蠲之租。所償之期。尚安得而計哉。洎耳開目覩。未嘗不為朝廷惜之。以謂科率之禁雖嚴。而捃刻者猶未蘇。此雖有司之過。然不幾作法於貪者歟。昔漢武帝事匈奴。卜式頒輸家財半佐邊。公孫弘以

為非人情不軌之民。請勿許。式後復以錢二十萬給河南太守徙民。
武帝召以為中郎。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然卒不聞復有獻者。古
今人情。大抵不相遠。唐德宗討朱滔王武俊。用常袞陳京請借商
錢。期得五百萬。可以支半歲。乃使趙贊行之。約罷兵而償。搜猶既峻。
民有自經而死。遞宰相訴哭者。長安為之罷市。然纔得八十萬。其後
涇原兵亂。大呼於市。果假此以藉口。既不足濟所之。徒以失民。得不
償失。今陛下以聖慮啓中興。武帝德宗之事。固萬無有。然二令未除。
慢吏庸人終得以並緣為奸。以濟其私。百姓何知。但見前日之習尚
在。必將疑陛下之詔以為虛文。而奸猾亂民之徒。或得因以扇惑其
黨。則所害為不細。伏望聖慈。特命有司。明示詔旨。以前二令出於有
司一時之請。自今無得復用。凡州縣斂於民而稱情願託軍期而輒
借貸者。皆重坐之。使遠近之民。感恩懷德。皆能深信而不起。則捍患
扶傾。少有見危而忘舊。孟子謂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心。斯得民矣。
此正今日之先務。狂愚冒犯。臣不勝皇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夢得又奏乞放免嚴衛州諸縣夏稅等狀曰。勘會近為嚴州遂安縣
兇賊倪從慶作過。本州淳安壽昌兩縣及衛州常山等縣。皆相連接
境。自去冬至今。諸縣保甲把隘防守暴露。實為勞苦。方春農蠶是時。
不無廢其作業。嘗具奏請。欲俟事平。特與蠲免夏秋二稅。及和買未
奉指揮。今來倪從慶等已出就降。擾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條具到
應燒劫被害之家。與把隘地分人戶。量地里遠近緊慢。隨鄉村優重
勞佚。分為等第。參酌合行蠲免分數。下項須至奏聞者。一應係燒劫
被害之家。逐戶下更不分等第。一等戶與免一年夏秋二稅。和買一
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戶。並與免一年夏秋二稅。及全免和買身
丁。一應把隘地分。逐戶以緊慢分四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三分。第二

等戶免夏稅四分。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六分。第五等戶全免夏秋二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五分。第二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二分。第二等戶免夏稅三分。第五等戶免夏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四分。第三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一分半。第二等第三等戶免夏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三分。第四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一分。第二等第三等戶免夏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二分。右件勑浙部自嚴州以東。山洞最為深險。兇頑之民。恃以竊發。昨方臘作過。陷沒六州二十七縣。殺戮踐蹂。官吏生靈。被害不貲。至煩朝廷遣發西兵數十萬。方能撲滅。今春來倪從慶結謀實欲效方臘。仍乘州縣起發勤王弓兵之後。所在空虛。其勢猖蹶。比方臘尤易。幸緣把截防托。不敢奔逸出洞。及幾察在外奸細之人。無所附從。因此窮蹙請降保全一方。實兩州諸縣保甲之力。若無所優恤。無以激勸後來。恭惟皇帝陛下。紹休聖緒。恢復大業。方欲盡除天下蠹弊。還之太平。使懷生之類。無一物不得其所。則於此豪末之微。必預含覆之賜。欲望聖慈詳酌。許令依所條具等第特賜蠲免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武義大夫曹勛上保民書曰。臣拳拳之忠。既頓陛下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仰惟陛下嚴恭寅畏。昭事恪謹。發自淵衷。光於聖德。躬行有餘矣。其見於立政立事。與三二大臣同心以明畏天之事者。臣頓以保民為先。臣聞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視民如傷。是其裕也。福者天之所錫國之將興。賴天命爾。必視民如傷。然後為福。是以自昔聖人所言天也。人君也。民也。未嘗不連屬而為辭。蓋人君者天之所命。而

民者天之所親也。後世為治者。每離而三之。所以下不為民所懷。下不為民所懷。則上不為天所福。此理豈不昭然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保民之事。雖堯舜猶以為難也。臣伏覩咸平中。澶淵之役。可謂大得志矣。當時若從諸將言。何所不可。真宗皇帝不為也。遣曹利用出使。結好交幣。行千萬世息民之策。其形於言曰。我為憂民切。戎車暫省方。聖意安在哉。慶曆中。北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必欲得關南故地乃止。可謂輕侮中國矣。以當時事力豈不能快意於一戰。仁宗皇帝不為也。命富弼報聘。增幣結約。尋前盟而固之。其形於言曰。朕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圖寧息。聖意安在哉。二祖之意蓋不欲逞一時之志。而啓後日之禍。保民之大惠也。天佑祖宗保民之盛惠。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顧不在此乎。宣和海上之約。使謀出於彼。在我當曰。契丹吾兄弟之國。祖宗兼愛南北之民。通好結和。載書具焉。天地鬼神是臨。契丹之患。我當救之而反共圖之。天地鬼神謂何。彼聞此言。臣知其縮頸而走也。儻先自我謀。則又何說歟。天佑祖宗保民之德。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今在陛下。諒陛下必能畏天。必能保民。必能承祖宗積累之基。又能光大久遠於其後也。又畀陛下為先帝雪恥於天也。亦祖宗與先帝在天之靈。所以深望於陛下者也。遺大投艱。在陛下豈不重乎。保民之事。陛下可不勤乎。河南之復。一予一奪。終歲而已。亦天將以觀陛下保民之力也。臣料是時。謀臣必有獻言者。將因河南之復。大舉而取東北。又欲深入以雪大恥。陛下固未入其言。使謀之者不已。一旦聖意從之。則兵端禍本。創立自我。天意若曰。斯民也。針石磔膊於前日。非得已也。摩拊吹噓。曾未幾時。而更創為兵端禍本。生靈餘幾。忍戕之乎。兵連禍結。又當

何時而定乎。天亦駭之也。故復以河南予敵。不予不息也。不息。不能保民也。天意豈不明哉。天佑祖宗保民之德如此。所以報宣和之舉如此。既予陛下以河南。復奪之其速如此。皆以保民也。陛下頃者宸心獨斷。屈已通和。以圖休息。得祖宗保民之意也。今又與同心大臣。審定國是。以應天定之心。皆行保民之大惠。臣猶以保民為言者。聖人以一夫不獲為辜。君子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為媿恥。保民之事。不當存其大而略其細。有其心而無其實德。今也。田疇之不墾闢。戶口之不滋益。商人販賈之不通。工人用器之不廣。迯移溝壑之不免。愁嘆嗟怨之不除。以是為保民可乎。陛下寬恤戒告。詔旨屢下。掛墻壁詠無用之空文。銜命令加出使之重擾。譬猶雨露自天而降。中間為物所隔。潤澤不及於地。陛下存其大。而臣下不能行其細。陛下有其心。而臣下不能施其實德。臣所以有言也。夫生民之休戚。在人材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薄厚。陛下前此東西巡幸。未有定都。和戰攻守。未有定計。應敵不暇。不能以自全。自全不暇。未能以有立之時也。是以人材隨所舉而用。政事循一切之宜。綱紀聽其所分。風俗任其所尚。保民之事。若有所未暇。天之責於人者輕也。今天下已定。自全之時也。有立之時也。天之責於人者必周也。臣仰窺天意。下詳民瘼。恭望陛下一眡同仁。於此時至切也。陛下所當留神。群臣所當竭力。無出於此。愚臣於此所當盡言也。伏惟聖慈加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王元渤論保民疏曰。臣聞保民之道無它。去其害民者而已矣。方今害民之大者有三。一曰橫賦。二曰力役。三曰貪吏。朝廷固已戒橫賦矣。然而起橫賦之端者。莫急於軍無定所。朝廷固嘗省力役矣。然而重力役之弊者。莫大於興作不時。朝廷固已懲貪吏矣。然而長貪吏

之原。莫甚於好惡不明。且以近事言之。劉光世保江州。移之鎮江。韓世忠保鎮江。移之行在。張浚衛行在。遣之浙部。師行所過。縣邑為空。官廩不支。自須橫賦。橫賦之弊未去。臣恐保民未有道也。州郡傷殘人民凋弊。為官吏者。或增脩城壘。或繕治甲兵。初無堅守之謀。徒飾貪功之說。強寇一至。委而去之。向者民力又復一空。臣非謂此不當為也。蓋當因時之為。寬民之力。若能頻施惠愛。厚結民心。則粗耰可以擊賊。畫地可以固守。如其不然。但求文具。則貪功之人。必興力役。力役之政未節。臣恐保民未有道也。縣邑之所視者。州郡也。州郡之所視者。監司也。監司之害。莫大於好貨。監司好貨。則迫脅州郡。郡吏好貨。則求請縣邑。品吏好貨。則誅剝鄉村。推原所自。蓋緣好惡未明。朝廷非不好廉吏也。而廉吏或未擢。非不惡貪吏也。而貪吏或器使。如此未至耳。若於臨事之日。常知戒此三者。則保民之道。庶幾其可求焉。

校書郎王十朋輪對疏曰。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固邦本為急。而尤欲撫綏固結之於動搖疑貳之時。我國家有天下二百年矣。中遭厄運。而宗社復興者。良繇四海民心戴宋惟舊。陛下即位于今三紀。深仁厚澤。尤著在天下之心。然邇年以來。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為國斂怨。民心稍離。一曰不宣詔條。二曰不卹刑獄。三曰不先撫字。何謂不宣詔條。臣伏覩比年寬卹之詔屢下。然而實惠未孚于民。皆繇州縣不能奉行之敝。昔人謂徒掛墻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略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況欲被其澤耶。何謂不卹刑獄。臣伏覩陛下慎刑卹獄之意。雖堯舜成湯亡以加。然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以胥吏

為耳目急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為鷹犬案牘滿前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强者劫持以求勝弱者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冤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苟滿其欲則獄事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昔之循吏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催科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橫費已耗於蠹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閭叫呼隳突鷄犬不寧而欲民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為名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術州縣騷然至有鬻田宅以充糧草之賦殺耕牛以供筋角之輸斬山林以為兵器撤室廬以營寨柵吏緣為奸民情大擾苟不有以安恤之切恐民逃其土散為盜賊矣況今戎狄外侮國威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固結時也臣願陛下推溥博之仁下恻怛之詔勤卹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害民者必罰無赦仍命宰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寄休戚以宣明詔條慎恤刑獄撫字黎元為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固不感泣人心既悅寧患天意之不我助耶臣以謂固本以寧邦者莫大乎此

時御史中丞許景衡奏乞寬郵吏南蹕曰臣竊見三路及京東西州縣或為盜賊侵擾或為金人殘破戶口減耗賦入無幾今朝廷經費彌廣軍須亦復不貲當愁卹於東南但東南之民困緣府庫匱乏橫斂頻煩官吏貪殘誅剥尤甚今來若非盡革舊弊復加存卹則必破產流亡或盜賊群起意外驚擾則無復耕桑之民以應公上所須矣豈不誤朝廷之大計哉前日赦令德音寬大而斯民未被惠澤選易

守臣。增置尚未就緒。今來已是秋深。所宜早見辦集。臣愚伏望睿明深念國家計用之根本。加惠東南之元元。應赦書所罷後來上供拋買。及違法租賦之類。並仰有司疾速報應結絕。使實惠及民。申戒監司郡守。按劾奸贓。寬其徭役。使得安居。盡力耕織。以供常賦。仍乞特降指揮督責守禦之備。限在日近了當。凡東南諸路監司郡守。尚有闕員去處。並乞精加選擇。限日赴官。其沿江近邊控扼處縣令巡檢縣尉見闕未曾注差去處。並乞命監司守臣公共選擇差辟。及見任人內有不可倚仗者。亦乞令選擇逐急對移。務在盡公。不得偏徇。其被移人。仍不理為過犯。庶使儲糧練卒。各務防守。如此。則東南可以無虞。而朝廷之財用可以無匱乏之憂矣。

知平江府張守上奏曰。臣聞國之有民。猶魚之有水。火之有膏。木之有根。人之有元氣。水深則魚樂。膏沃則火明。根固則木蕃。元氣盛則民人安。蓋民惟邦本。古之誼也。艱難以來。歲幸屢豐。賦入有常。用度僅給。蓋以陛下愛民如子。別無橫斂。民不至於困乏。今年諸路亢旱。穀貴人饑。惟浙右數州之地為稔。故糴數萃於數州。無慮百餘萬斛。而又被旱州郡。連艘以取給。公私逋負。乘時而責償。雖號豐登。民實困乏。逃移猥多。州縣固不易辦矣。然軍食所資。不得已也。民知其不得已。其敢有辭。州縣亦思竭力促辦。而不敢後也。然此數州之地。屏蔽行朝。供應軍須。前後不一。臣愚伏望睿慈。特降明詔。今歲浙西糴買之外。不得更有科敷。庶幾一方少獲休息。使數州之民不以豐年為不幸。仰副陛下仁民之意。

守知紹興府。上奏曰。臣伏見陛下憫恤元元。至誠惻怛。前日稽違詔書之吏。痛加懲創。德音昭宣。遠近孚信。今蒙聖慈不以臣為不才。使承乏鎮東。必思蠲除民瘼。以承休德。臣頃筮仕會稽。近又扈蹕久居。

亦嘗詢究一方利病所在。其利害之細者。皆不足言。而大者惟和買一事民被毒爲甚。然和買之害固已久軫聖懷。亦嘗兩次裁減矣。諸路之所同也。至於本錢稍遠。而支散不足。綃直翔貴。而輸納亦艱。亦諸路之所同也。惟會稽民貧。一歲和買十七萬餘匹。得數太多。至今苦之。以家業錢計之。鄉村人戶率二十千當輸一匹。詢之它州。未有如是之重也。夫以一家之業。總二十千。一綃之直。當四之一。輸納費用。又復一兩千。殆及三分家業之一矣。蓋二十千之家。必庸賈以自資。然後能餬口。而縣官於賦稅之外。歲取其三之一。恐非仁聖之朝所宜有也。欲望睿斷。將紹興府和買量賜蠲減。設或不足於用。則臣僚永賜量行裁損。亦未爲害。庶幾仰稱陛下仁民之意。

仁民

宋孝宗乾道元年。施師為臨安府教授。用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既困於倍蓰。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通自四年以前。積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

六年。汪應辰論愛民六事。劄子曰。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為於天下。雖疇酌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為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

下爲之驟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爲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於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戰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於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爲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顧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於變養斯民尤致意焉。發於

詞令。見於政事。勤勤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悖。民受其弊。常在於此。故昔人以謂廉濟小民。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其三曰。榷貨之利。今增數倍於前代。州縣或科斂以取辦。雖未能盡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往往刻剥進獻。頃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願陛下必行紲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羅糧儲。繕脩器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無使州縣於百姓

重賦之外。復有此等陪備。或更並緣肆為奸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為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為盜也。今雖已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束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係斯民之休戚為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罷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為一。則為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

應辰知平江府辭朝論養民疏曰。臣聞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固已然矣。自三代以後分裂擾亂。無所不有。其能得天下而保守之者。亦未有不先得其民也。可以見孟子之言為萬世不易之理矣。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皆以仁恩義澤涵養天下。治安久長。雖三代有所不及。中更變故。而民心愛戴有隕無二。以能復建中興之業。得民之效有如此者。陛下以聖德撫世。仁民誠意。未嘗不以斯民為念。然臣竊謂養民之政。雖在今日為甚切。而在今日亦為甚難。昔周公作無逸。以為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又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言上無妄費。則下無橫斂。民之供於上者皆正也。今陛下勤勞恭儉。固未嘗有逸豫之事。惟是艱難以來。事緒百出。費用數倍。是以賦斂煩重。禁榷嚴密。而國用猶且匱乏。雖欲以萬民惟正之供。其勢有未可者。此養民之政在今日所以為甚難也。然而事固有不得已者。亦有可已而不已者。伏見比年以來。進言獻計之人。往往不究事之是非。不卹民之休戚。苟欲以取新立異。矜智飾辯。徒使凋瘵之民。騷動疲敝。而其實於國無毫髮之益。若此類者。蓋

未易以一二數。陛下試取已行之事夷考而省察之。皆無逃於聖鑒矣。昔元祐宰相范純仁以為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妄說利害。覬朝廷舉事以求爵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敝。常必由斯。臣竊謂純仁之言。明白簡當。切於治道。伏望陛下於聽言舉事之際。審其是非。計其輕重。而究其本末之叙。成敗之效。庶幾事不至於輕費。民不至於重困。亦以使天下之人知聖主惻怛之意如此。而其所不得已而取於民者。特勢有所不免爾。以陛下之勤勞恭儉。至誠不息。力行不倦。天意益順。國勢益強。必將併與今日所不得已者。次第而蠲減之。以幸天下矣。臣不勝至願。

八年權禮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見陛下以幣券太輕。日夜憂之。一旦內出積鏹。以百萬計為權之之術。旬日來軍民既被實惠。懽呼之聲。徧于行都。推是心也。豈止以羊易牛而已。臣請因聖德之所及而推廣之。臣聞愛民仁也。理財義也。二者相須初無二說。而中外之臣不能深體上心。用意或有未善。且如中興以來。駐蹕二浙。踰四十年。蓋今日根本之地也。平時當愛養其力。緩急乃深得其心。而賦稅供億。反重於它路。蓋四方州縣近則畏監司之刺舉。遠則懼上臺之詰責。審於舉措。莫敢輕發。惟近甸官吏則不然。或陳其利而掩其害。或徇其名而蔽其實。凡有獻。明稱奉旨行之。吏民以其出於朝廷。莫敢違者。如近日越婺諸郡以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稅是也。竊料陛下特未詳知。知則必有以更之矣。臣雖書生。豈不思邦計未裕。而徒為空談。然而日侍清光。竊歎陛下有養民之德。而有司無體國之風也。敢冒昧言之。願陛下深詔執事。愛惜民力。譬如子弟富實。它日父兄有不時之須。雖竭其囊橐以濟用度。夫復何怨。不必平居無事。驟

增科調。使懷戚戚也。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惟陛下念焉。

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皇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遭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遠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遽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憸佞捃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通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前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苛瘵。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速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灾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禮部員外郎范成大上奏曰臣伏見比者臣寮有請以福建等路有不舉子之風乞支錢米以濟貧乏陛下推天地好生之德特從其請恩至渥矣然其間尚有委曲臣請續終其說姑以臣前任處州言之。小民以山瘠地貧生男稍多便不肯舉女則不問可知村落間至無婦可娶買於它州計所失殺不知其幾檢准紹興八年指揮貧乏姓娠支常平米四斗十五年指揮改支常平米一石又着令殺子之家父母鄰保與收生之人皆徒刑編置賞罰具着如此而此風未珍者蓋州縣以常平積欠救過不暇決不敢以此非時發倉支賜既不復行罪名亦不復問臣伏觀去冬聖旨將諸路常平義倉漏底新欠十七萬八千餘石盡行除放蓋以此數救不舉之子當活十七萬八千餘人而與吏巨蠹陷失如此陛下尚且置而不問臣決知陛下無所惜於貧乏之家也昔蘇軾知密州盤量寬剩得數百石專儲以養棄兒。是時初無常平給賜之令使軾在今日則推廣上恩當如何哉臣愚欲望聖慈申飭諸路提舉司并州縣長吏有似此風俗之處依累降指揮勸會貧乏如數支賜又須申嚴法禁與之並行并窮山僻縣常平義倉所管數少不了支給定成空文乞令運司倣蘇軾遺意措置寬剩量撥助之每歲各具支過錢米活過赤子數目奏聞于以滋聖朝仁壽之福得清廟靈長之休抑又得十年生聚之義惟宸慈軫念

成大為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又上奏曰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帝興王盛未有不得民而能立邦家之基也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徭役薄賦斂蠲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知后德之撫戚則雖天不能役之變而況蠻夷盜賊水旱之作安能搖其本而輕動哉此甚易知易行而後之論治者往往過計謂天下之大

將人人而濟之。安得力而給諸。於是輕言功利。而重言道德。卒之道德不建。而功利亦無聞焉。雖然。論治者皆以仁民為難。而臣今敢以為非難者。誠有得於聖主躬行之效。小臣將命。實親見之者。請略詳其目。迺者四蜀酒估之患。人不聊生。陛下睿斷歲捐錢五十萬以代之償。此令一下。五十餘郡驩呼祝聖者。沸天隱地。旬日皆徧。士大夫舞手相慶。以謂吾蜀當有數十百年之安。臣於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又如關外和糴之困。詔旨下詢。有司未知所出。陛下睿斷先免階成和鳳一年之糴。異時歲雖大熟。不足輸官。淳熙三年。免糴令下。秋旱薄收。而四州粒米狼戾。充箱溢筥。排門求售。較之穰歲。物價反平。漕臣行部過之。邊氓遮道誦說。東向感恩。或至涕下。臣於是知民之易惠有如此者。恭惟聖主端委穆清之上。一動其念。加諸遠民。而萬里之外。覿惠丕應。捷如影響。微臣不佞。愚心了然。見王道之易易焉。孟子謂保民而王。易若折枝。而非挾山超海之難。不為過論。臣拳拳之誠。更願帝惠廣運。益加聖心。深詔內外執事。曉然知陛下仁民固本之指。凡吾民疾苦。悉以上聞。苟有可以惠利便安之者。勿牽故常。臨以睿斷。使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罔有不被堯舜之澤。如是。則衆心成城。道德有威。推恩以保四海。天下可運諸掌矣。其何大欲之不濟哉。此陛下躬行之效。證於孟軻之言。非臣臆說。惟聖神財幸。李椿通判廉州。未赴召。上奏曰。臣竊以國家天下。譬之一身。朝廷腹心也。州縣四肢也。百姓膏血也。使膏血和暢。四肢康強。腹心寧靜。則身安可保矣。苟傷其膏血。瘁其四肢。而曰吾耳目腹心無恙。臣不信也。孟子有之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仰惟陛下護國如護元氣。愛民如愛赤子。今大農不參諸路之虛實。監司不卹州縣之匱乏。州縣不卹百姓之困窮。致百姓

心不服縣。縣心不服州。州心不服監司。實有以使然也。州縣常賦固有定數。非法科敷。固有約束。諸州有合起月樁大軍錢。合樁窠名已自不足。又經總制許增不許虧。既曰無額上供。而復立額。州縣官兵諸路上司未嘗計度。此州所以心不服監司者也。州督財賦於縣。或立帳。或掛圖。或揭貼。具縣之合解色目。不復問其所自出。驅督嚴急。縣既被督。則亦巧作名色取之於民。民或有訴州縣。監司不得不公行。此縣所以心不服州者也。縣道唯財賦辦者為能吏。愷悌之政幾希。民之疾苦。誰復過而問焉。此百姓心不服縣者。天下皆是也。臣不敢覼縷以溷聖聽。且以諸軍揀汰人論之。自累年諸軍揀汰使臣軍員。不知幾何人矣。添差分在諸州月增費錢米。不審省部監司曾有取會其數奏陳計度者乎。建議揀汰疾老者必曰。可以減省總領所支。遣諸州不必卹此。誠建議者存心決非念陛下赤子者也。何異殘其膏血四肢自謂無恙者。安得卹民心之義哉。然則兵老不揀可乎。百戰之士不存卹可乎。存卹老疾戰士。顧念無術。今揀汰使臣扶老携幼。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道路飢困。狼狽之狀。見者憐之。所在州軍闕乏。不得請受者十六七。既滿之後赴部參選。扼以呈試格法久之。有所授者。闕不下五七年。何以為待闕之資。不得差注者亦又多矣。其所謂存卹徒有其名。官司兩受其弊耳。已添差在諸州者。蓋無如之何矣。臣愚欲望聖斷。令百官集議自今諸軍揀汰人所以存卹久遠可行之理。庶幾有功戰士被其實惠。州郡亦可支捂。不為小補。

王質上奏曰。臣嘗論之古之為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為民者。無所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而氣協則無鬬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

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及於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於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蚕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慕戀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為補葺其宮室。以庶幾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蓋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以為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殞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績以為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為己裘。而公子則當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為吏者優游泮渙。得以盡其志。而為民者謹朴勤厚。得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有悅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君設法以鬬吏民。而其情遂泮渙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覩其仇讎。故吏得間。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間。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思之。至於秦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則紛然剸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以為吏民不可使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讎而不可止。而後之於天下者。不能揉其爭之之心。而反校以爭之之具。以趣其鬬。其初欲制奸吏而不知其弊。或至於長奸吏。奸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啗童僕以伺其陰。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

餽遺。它日則持之以為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墜其計也。此其端生於豪強兼并之家。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於能吏。是故必欲擿法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為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不時之須。稍緩則符檄紛紜。逼切則責急星火。榷要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於侵淫搖撼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并豪強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哉。臣愚以謂非有大奸大慝。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蠹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於縱其奸。而能吏不至於沮其志。如是。則歲月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州郡掊克疏曰。臣仰惟陛下聖謨廣大。睿畧英明。雖非淺識所可窺測。猶有愚誠庶幾裨益。竊惟國家閒暇之日。正是愛養基本之時。譬之養身。若平居保固氣力使之渾厚。則臨事可以支疲勞。譬之植木。若常時培壅本根使之牢固。則一旦可以待風雨。此蓋理之自然。事之必至者也。臣竊觀當今州縣之吏。頗成掊克之風。雖皆以添差歸正增多為言。乃實以干寵取民聚斂為事。不能體國。但務取民。徒見強濟之吏。因而得名者固多。不知奸貪之夫。藉以遂私者不少。不加痛革。浸累至仁。臣今畧具三事下項。

一。籍沒家財。固有成法。近來州縣利其所入。遂有桀黠之人。妄亂指陳。以投其意。或稱為強盜窩藏。或稱非嫡嗣戶絕。或侵折場務之本。或負欠豪強之財。不問何如。便皆拘籍。朝為富室。暮為窮民。且人之得罪。豈能無冤。資財既為官司之破除。田產亦為勢力之賤售。後雖辨雪。難復再還。縱使多詞。終成無益。子孫窮

困。骨肉散亡。干陰陽之和。害忠厚之政。臣愚欲望睿旨。今後雖於法令合行籍沒。除已結正罪犯施行外。所有籍沒一節。具申提刑司看詳施行。仍候一年外。方許支用。其田產許收利入。亦候限滿方許出賣

一。科罰之禁。前後具明。近來州縣乃出巧謀。其有富室豪家。懦子弱弟。既招拾以負犯。遂思嚇以刑名。徐令有可開道所欲。或倉庫城隍之未備。或舍館學校之未全。逼使繕脩。悉令出備。類多竭產。僅得陪償。實出脅持。俾稱情願。破上戶為下戶。鑠富民為貧民。何嘗朝廷一毫擾民。皆是州縣倚法以削。臣愚欲望睿旨。今後州縣不許因事逼勒出備脩造等事。許被苦人越訴將逺

庶官吏重作施行。

一。受納之弊。今日已極。徒緣貴用之廣。須資賦入之贏。縱有寬容。寧無藝極。今乃年年增長。第慕加添。不邮過多。悉期取足。當受納差官之際。須利害切已之人。或資考已足。許以薦員。或祿廩素微。啖之厚利。惟知極力。豈復顧民。既足須求。又獻出剩。且州既明取其贏以供州。縣又明取其贏以供縣。茲猶為可。復有不然。至乃贓吏作已。貪夫主藏。同謀一心。作弊百計。裝綱運則可以多支。而私收於出境。變圭租則可以多羅。而傾入於私家。是以公私規圖。上下剋剥。合入米一石。今有至二石而可輸。合用錢一文。或有至兩文而未已。更遷以各將又如何。況今年歲豐登。穀米狼戾。一畝之入。不給官輸。終歲之勤。尚乖一飽。不加措置。重困農民。臣愚欲望睿旨。今後州縣受納。並從轉運司將逐州交互差官。仍命所差官依常加耗受納。如有過數重取。從轉運司覺察按劾。許人戶越訴。其不覺察官司。一例重作施行。

敦詩又論蠲放丁錢米夏稅疏曰。恭惟陛下勵精政治。仁愛黎元。近者嘗有指揮議蠲月樁。或折帛錢。博謀近臣。未有定論。致陛下深仁厚澤。未即下流。臣嘗究其說。主月樁者則曰。月樁出於州縣。寬州縣。則是寬百姓。然月樁名色。實為不一。其間亦多州縣合取以供經常。固非盡是橫斂于民。其有常入不足。始為一切之計。違法經畫。求足其額。此乃不可盡見。今一舉而蠲之。此利悉歸州縣。使州縣守令一一得人。固不患不以寬民。然而州縣亦安能一一而居之。其間乘其寬裕。濟其奸私。貪者卷以自歸。侈者殖以自豐。其黠者則或苞苴。飾廚傳。以作聲譽。何有惠利及於吾民哉。此議者又謂月樁之不可蠲也。主折帛者。則曰和買之不予錢。已非其舊。今復命折帛。夏稅之輸絹。固其所有。今乃命輸錢。此名不正。言不順。民共苦之。其來已久。今稍蠲年歲。誠足以紓困窮之民。然州縣依法科敷折帛。上及上中等戶。間有違法科至下戶者亦少。雖所在不齊。難以槩論。儻一舉而蠲之。則誠慮上中等戶僥倖寬恩。而下戶未盡蒙利。此議者又謂折帛之不可蠲也。臣嘗謂土地不同。議論隨異。昔熙豐間。議役法者不一。大率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宜。是時諸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各執所見。迭為勝負。今議月樁折帛。其意亦然。仕江西者親見月樁之害民。故以月樁為可蠲。仕江東兩浙者。親見折帛之害民。故以折帛為可予。然終非齊一之論也。臣竊謂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愛養基本。此心之發。止欲寬民爾。然寬民之道。寬小民為上。壅水以起橫堤之魚。不若輸之涸澤。以活無窮之鱗。投食以飼卧道之虎。不若散之窮林。以飽無數之羽。是故寬小民則所捐者少。所利者衆。臣竊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皆取之小民者也。臣欲望睿慈。斷自宸衷。取見諸路身丁錢米。及第四等或止第

五等人戶合納夏稅酌量蠲放。此不待考核。不須詢訪。詔旨一行。惠利便及。往截明快。無復可議。難者或曰。如一戶有身丁錢米。又蠲夏稅。却有無身丁錢米處。止蠲夏稅。良為未均。臣謂如一戶有身丁錢米。又有夏稅。許從一多蠲放。有何不可乎。難者又曰。夏稅放至第四等。或止放第五等。以為利及小民。然今有別置戶名。分寄田產。詭為第四等第五等者。未必盡皆小民也。臣謂國家布惠施仁。大為之限。若須一一推究極盡。殆至不行。今就使詭為下戶者。不能無之。要是及於小民者多矣。豈不愈於蠲月椿。則利專於公家。蠲折帛。則幸止於上中戶乎。臣竊以國家乂安。邊鄙寧靜。譬如養生。寒暑未侵。正當護愛於真元。又如養木。風雨未至。尤宜培固於根本。是以臣每念恩榮之報。多陳惠利之言。雖近常談。實為切務。今誠見陛下仁心德意。廣大宏遠。欲卓然施非常之恩。而遲徊既久。未見布宣。是以敢不自揆。罄竭所聞。伏乞睿慈併下臣章付三省參議施行。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乞放免崑山縣隱戶田賦劄子曰。臣恭仰陛下以文武剛明之姿。中興大業。號令之下。無非以元元為念。四方萬里。涵泳聖德。至深至渥。臣竊見平江府管下崑山縣苗米六千五百石有畸。頃緣經界迯民隱戶之田。皆籍以為數。自茲迄今。積十九年。監司省部。前後差官覈實。舉知其弊。因仍未之革。人以為病。重惟陛下慈仁為治。下之疾苦。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況朝廷經費。固不以數千斛為輕重。凡此虛數。歲無斗升之獲。奸吏因緣。文移督促。其害不可勝言。欲乞聖裁。特為減免。以惠一方。若或下之中書。中書行之戶部。不過看詳而已。則民瘼未易除去。伏望睿慈。亟賜施行。免致重困吾民。而實惠溥博。誠非小補。

楊萬里上民政疏曰。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

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於後。功啗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耶。贊其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而取一金以問於其上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甚善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顑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

此可悼爾。古之人君所以漸致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夫賦重而民怨。此奸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泾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閭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官市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黃帝五十絃之瑟。亦無全絃矣。聞之道路。往歲椰寇之

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嘗有聞焉。江西之郡。盖有甲郡以絹非土產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與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為膂責於正租。實為隣郡之橫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租矣。又有所謂淮衣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隣郡之絹。是三者之絹與正租之絹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郡欲市乙郡之絹。何不遣吏私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奸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盖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訴者。笞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强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嗟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盖人不可以盡信。忘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奸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

之外。優游岩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搖尾矣。欲望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之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某郡之守。嘗為侍從。則監司憚其復為臺諫也。則監司憚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其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某守。民訴某令。則下其牒。以與某令。是為守令郤僻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冤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

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數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罷兵再歲。而旧歲江西之縣有賛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赦。而不末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怨而不洩者。惟無蓑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盡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賛察之。歲取其功罪之亢者。明賞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脅其懦。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蔡戡乞戒諭守令恤民疏曰。臣觀周官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

民。曰恤貧。曰安富。夫單產貧民。固在矜恤。富家大室。猶歛全安之者。蓋君民相通。富藏於民故也。今州縣之間。一歲所入。可自供一歲之費。苟能吝出納。謹閉藏。察奸弊。何至匱闕。庸繆者既失於理財。能者又急於生財。理財之政不脩。則用度之生。大則搏噬富家。小則漁獵細民。以此為能。更相傳授。恬不為怪。富家大室。一隳於法。喜動顏色。如得奇貨。詞所連染。追逮係纍。搜摘隱微。強伏其罪。輕者出金以贖。動輒千緡。重者詆以深文。籍其貲產。或幸免於戹。不復興詞。或已破其家。無力控訴。為守令者。方且自謂得計。比年以來。所在富家大室。衰替無幾。職此之由。縣令又以催科為名。侵擾下戶。常賦既足。猶以為逋。一吏持片紙。列戶數十。皆斗升尺寸之餘。叱屋誅求。始無遺者。蓋一履公門。其費數倍。罪責且及。人以所取徼細。惟命是承。一歲之中。或至于再。積其所入。蓋亦不貲。以至受納加耗。率二石而可足一石。科買物色。直千金。而僅支百金。沮格詔書。脩理已蠲之租。遠戾法令。預借將來之賦。日朘月削。富者反貧。貧者愈困。斯民愁恨歎息。有不忍聞。夫聚財歛怨。以供公上之求。以給縣官之費。猶且不可。而況飾廚傳。事苞苴。興無益之工。縱無厭之慾。貪者或席卷而歸。郡守縣令。所望於承流宣化。變養元元。乃反為民害如此。而謂之能得乎。夫所貴於能者。以其有非常之用。而賦不益。辦難能之事。而人不知。儻以聚歛為能。人孰不能哉。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可不痛戒而深懲之乎。欲望聖慈因郡守陸贄訓諭使之布宣德意。以恤民為先。仍詔諸路監司。常切體察。苟有遠戾詐之越訴。重寘典憲。如是則陛下赤子得安田里。而家給人足之風。可以馴致。

戴又論優民四事疏曰。臣聞昔者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

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若鐸者可謂知所本矣。蓋邦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善治之君。不求所以保邦之術。而盡吾所以恤民之道。未有民不寧而邦寧者也。橫賦重斂。剝其肌膚。殫其膏血。民力斃矣。其如邦何。況陛下欲恢圖中原東南根本之地。尤當愛恤民力。常賦之外。不宜以毫髮擾之。比年以來。擾民之事蓋非一端。夫造甲所以備戎器也。要當優給其費。少寬其期。不唯工役暇裕。自然製作堅好。今也日課一甲。何乃急迫如是。況一甲之費。大約五十千。而縣官所給止十五千。則州郡日費三十五千。以歲計之。為錢一萬二千六百緡。大郡事力尚可支持。兩淮彫弊之郡。川廣淺陋之邦。何所從出。不過州責之縣。縣科之民。又況程限督促甚於星火。或有愆期追逮。纍繫棰掠繼之。民安得不困乎。此造甲之擾一也。夫和糴所以備先具也。要當官自為場。視時直之高下。而稍增之。痛戢史胥侵漁之奸。則人將負擔而至矣。今也量立價直。半以楮幣。州郡知其不相若也。於是並緣為奸。次第而敷之民。中人之家。輸賦償逋之餘。蓋亦無幾。欲為卒歲之計。乃盡取之貧者。剔屋起債。轉糴以輸。不酬其直。不恤其有無。名曰和糴。其實強取。民安得不困乎。此和糴之擾二也。瀕江沙田。所產微細。自來人戶。以為已業。輸納稅錢。一昨朝廷委官根括。盡行起租。比之鄉者之數。不啻數倍。富家破壞它產。不足以償。貧者唯有流徙而已。陛下灼知其弊。嘗因肆赦。俾民自陳。如其已業。即以還之。州縣觀望。建議之臣。往往沮格不行。民無所訴。此沙田之擾三也。沿江十郡。拘籍鄉民教閱。遠者來自數百里。近者百里。留滯數月。妨廢農務。而人置軍裝。造兵器。房賃扉屨之資。動費百千。類多少年不逞之輩。乘時詐取父兄財物。嬉遊城市。數月而去。一旦緩急。必不為用。無補於事。徒傷民力。此鄉兵之擾四也。以

至州縣不時之須無名之歛不可悉數水旱流離之餘何堪以此重擾乎今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下流民情不得上達由功利之臣征求不已偷惰之吏奉行不虔故也欲望陛下愛惜民力以固根本發德音下明詔戒飭州縣之吏使之上體陛下德意以愛養斯民為先造甲未辦者少寬其期和糴未足者多與之直沙田則漸行起租鄉兵則權罷教閱凡有擾民之事日求而去之東南之民得以息肩根本既固陛下一意外攘庶幾無南顧之慮

集英殿脩撰帥福建趙汝愚論福州便民事疏曰準淳熙重脩令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的實民間利病或邊防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契勘本州元有西湖在城西三里迤邐並城南流接大壕通南湖瀦蓄水澤灌溉民田事載閩中記甚詳父老相傳舊時湖周回十數里天時旱暵則發其所聚高田無乾涸之憂時雨泛漲則泄而歸浦卑田無渰浸之患民不知旱澇而長享豐年之利後來人戶夤緣請射歲納些小課利謂之池戶官中但見其絲毫之入而不知其民戶永遠之害歲月浸久填淤殆盡各立封畛以為己物或塞為魚塘或築成園圃甚至於違法立券相售如祖業然西湖南湖不復相通而古人積水利民之地盡為豪民猾戶所有雖有潮水不住往來而上下阻隔無由通濟臣照得本州地狹人貧仝仰歲事豐登田疇廣殖小有荒歉難以支吾況此並湖彌望盡是負郭良田自從水源障塞之後稍遇旱乾則西北一帶高田凡數萬畝皆無從得水至春夏之交積雨霖淫則東南一帶低田發泄遲滯皆成巨浸致使一方人戶白納稅租而所謂池戶者公然坐享重利第以圭撮償官其為利害大不相侔矣今來若不申明朝廷誠恐向後轉見湮廢難以興復

並湖之民。永被其害。欲乞聖慈特降旨揮。行下本州告示有田之家。許於農事之隙。稍循舊跡開浚。令附城為壕。上下流注。雖未能盡復古來丈尺。庶幾西湖與南湖通接。負郭之田。盡沾水利。而長享有年之效。兼照得本州舊無放生池。如蒙朝廷許從今來所請。仍乞將上件西湖至南湖一帶盡充本州放生池。禁止採捕。仰祝兩宮無疆之壽。其每歲不過捐本州公使庫所入池戶花利錢數百緡。而為一方人戶無窮之利。且與戶部諸司錢物。全不相妨。無損於公。有濟於私。誠非小補。

一。竊見比年瀕海去處。間多盜賊。臣嘗推究其原。皆緣州縣官吏相承趣辦財賦。不復究心寬卹細民。致彼衣食不充。冒法輕生。無所不至。臣照得本州管下場務稅額重處。福清縣有海口鎮務。長溪縣有黃崎鎮務。二鎮皆僻在海隅。數十年前。人煙繁盛。舟船湊集。故二鎮稅額不勞而辦。自海口鎮為海賊劉臣興焚藝之後。居人星散。市井蕭條。而黃崎鎮尤號迂僻。民物皆非其舊。然而二鎮稅額尚存。無緣登足。臣因考究簿書見二鎮比年收趂本州及諸司錢數類皆不及元額。然其督責追呼無時無之。夫以昔時商賈之盛。則凡所稅者。皆當稅之物。民力尚可堪耐。今以蕭條焚藝之餘。而欲辦往時之稅。彼若不肆意一切誅取。何以逭一時之責。臣歷詢海濱之地。皆前臨大壑。背負高崖。土多斥鹵。難於種藝。惟藉魚鹽採捕以為生業。今二鎮官吏以上司督責之切。故誅取例在此曹。凡日用瑣碎。譏察殆盡。此曹平時寃憤無告。一旦偶有桀黠者出而號召之。則彊力者皆盜賊。其弱而無能者皆耳目也。且如今春海賊吳郎嘯聚成黨。凡沿海捕盜官司。莫或遑處。贏糧發帑。

惟恐之興。今若不窒其源。它時意外生事。課其所費。與稅額所得孰多。孰寡。臣今欲乞將海口黃嵴二鎮稅自淳熙五年至九年凡五年所收到課利。酌中立為定額。免致過有追呼責辦。然後從本州嚴行約束。開具曉示。不令搔擾。庶幾海濱細民。稍獲安業。儻不為蠲減舊額而虛行檢束之令。亦恐徒為文具。無以取信於民。如蒙聖慈矜允。即乞行下本州與諸司通議。不惟細民仰沾聖惠。而區區徙薪曲突之策。庶有取焉。

汝愚乞告戒監司郡守求裕民之術疏曰。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甚重刺史縣令之選。凡所以加惠元元為國家深長之計。非獨使之趨辦於一時也。比歲州縣之間。調度滋廣。為吏者不能仰體陛下選任之意。日汲汲焉惟以巧取橫斂為事。年增歲益。名數非一。至於民之休戚利病。則一切視為不急之務。雖一旦之訟有積十數歲而不決者。問其故。則曰。方治財賦。奚暇它事。為監司郡守者亦曰。彼郡彼邑財賦既辦。尚何求哉。上下相師。恬不為怪。然則陛下何賴焉。生民何望焉。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又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信斯言也。其為本末先後之序。蓋必有道矣。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書。丁寧告戒諸道監司郡守。俾各勤求所以裕民之術。具奏來上。陛下擇其可者次第行之。申飭刺史縣令有不以詔書從事者。必罰無赦。庶幾疲俗可甦。和氣可召。天下幸甚。

汝愚又乞免除拆居民屋宇疏曰。臣去歲蒙恩賜對。嘗論君人之道。惟務廣恩。人臣之義。以勞任事。是時頗蒙陛下開納。其後都城內外相繼有拆屋事。人情擾擾。然在當時百姓皆知秖是吳淵韓彥質所為。及韓彥質移知平江。所至人情感悅。意謂朝廷灼知其害。不復更

議除拆。今五閱月矣。若因臨安府陳乞展限。朝廷明降指揮更與展兩月限。雖自陛下寬恩。然自此行下本府。便須徧行曉諭。道路相傳。數郡之民。不無擾動。恐非朝廷事體。深為未便。臣愚伏望聖慈特與收還成命。當此青黃未接之際。惟以慰安人情。此實國家中興之本。若夫除道路。治橋梁。蓋是有司之職。異時因事為之。固未為晚。臣一介孤遠。仰蒙陛下深知。惟思補報。苟懷所見。不敢不盡。惟陛下裁察。幸甚幸甚。

汝愚又乞置總首統轄金洋州歸正人疏曰。臣近據通判遂寧府張亨劄子。稱金州上津縣管下鄉村有忠義歸正人戶。散漫居止。昨來朝廷以其忠義來歸。給撥官田佃種。各令養贍其家。若夏秋豐稔。可以養生。即自安業。稍有飢饉。便致流亡。蓋緣無人為之揔統。或有飢貧失所。各去州縣遥遠。何由伸訴。乞從本司行下本縣。敦請內有信義衆所推服之人數名為之總首。當官勸諭。因令來賑濟之際。各將諸村人戶姓名住止去處。以地里遠近。合係某人為總首。如各處人戶遇有荒歉貧乏不給之家。并有合伸訴事件。即仰就本總首陳訴。即自本總首具申州縣。優加存恤。不令失所。候將來取見合充忠義總首人數。乞從本司先次支給搞設一次。併令本州按月量與支破食錢。庶幾人肖盡心統轄。所有洋州真符縣。亦乞準此勸諭。如或可行。乞行下兩州施行。臣詢訪得金州上津縣洋州真符縣。多有歸正人在兩縣管下近邊去處。散漫居止。緣所居處乃古商於之地。其地險遠。其土荒瘠。設遇雨暘時順。所收已自不多。小有水旱之災。其人便覺狼狽。又緣邊頭去州縣絕遠。百姓殆與官吏相忘。下情無以上通。上恩不得下達。或有飢饉。便自流移。去就之間。事關利害。臣今據張亨前項劄子所陳利害頗合事宜。兼臣照得張亨亦是北來歸正

之人。久在金州居住。熟知彼中人情事體。又其人忠信慤實。臨事審詳。臣見委本官前去兩州點檢賑濟事。臣因就委本官同兩州守臣相度措置。候到。別具奏聞外。伏望聖慈。特賜處分。如以其言可採。伏乞指揮行下本司以憑施行。

汝愚為江西轉運判官。上疏曰。臣昨陛辭日。親奉處分。命臣到江西日。講究裕民事件。候到任半年後奏來。兼看民力比之紹興三十二年以前如何。臣恭聞聖訊。不勝震懼。深惟綿薄。顧無以仰承慮意。夙夜惟念。畢竭愚慮。竊謂自昔堯舜三代歷秦漢魏晉隋唐以迄于今。其間所遇之主。昏明愚聖雖各不同。要之未有得民心而弗永厥世。不得民心而能享國長久者也。我國家列聖相承。所以固結人心者。至深至厚。故上天眷命。篤生聖主。日孳孳然咨訪民瘼。惟恐不至。顧如臣輩一介微陋。猶丁寧訓戒。俾得自竭。況道德名位踰臣數等者乎。

臣深自慶幸。以為我宋億萬年之基業。實積於陛下宸衷方寸之地。是為宗社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況臣賤職有守。其或效涓塵之助者。臣敢不昧死以聞。臣伏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民間利害。及今來巡廳所至有可以寬裕民力者。本司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樁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臣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旨揮。及前後監司約束住罷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樁無科名循例措置為辭。甚者奸贓之吏。又並緣掊刻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間。陰為抵讕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則往往窘

於調度。拘攣牽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樁太重而已。臣下勝怨懟。因盡考諸縣月樁出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蓋緣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之事。遂命本路計月樁辦大軍錢物。而月樁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樁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以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樁。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糖而已。其餘蓋盡以取足於州縣也。況未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爭之者。歲益加急。（謂如增收頭子錢。勘合錢之類。）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略計本路月樁之數。每歲為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其間亦有傳致文法皆。大抵法外之斂。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歸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間寬重者稍抑恤之。且表與筠接壤也。其地望同。其賦入同。而月樁輕重不齊。至於五倍。筠一州三縣。歲額之數。曾不及袁之一邑之多也。故袁之麴引錢歲取於民者為緡三萬。而沿納旁取之數不與焉。今夫天子明聖。憂民如此。而民之困於征斂如彼。故臣以謂陛下不聞則已。誠使陛下聞之。蓋如赤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其必惻然動於中矣。臣伏觀陛下即位以來。焦勞勤儉。雖乘輿服御未嘗有毫髮妄費。至於減租蠲賦之令。為民而已。者。蓋前後相望也。即位之六年。減福建鹽課為緡錢數十萬。七年。減折帛之半為緡錢三百餘萬。十四年。減四川酒課

重額為緡錢四十七萬。以至減饒之天申金。徽之上供絹。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顧江西十一郡之民。生齒數百萬。獨以月椿之故重困如此。是豈陛下愛民之本意哉。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本路取見諸州軍縣月椿最重去處。隨其事力輕重。量與蠲減。然後重禁官吏之妄取橫歛者。將一二人重置于法。以厲其餘。孰敢不退聽也。是誠拔本塞源之計。惟陛下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幸甚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

仁民

宋光宗時。吏部員外郎陳傅良初對劄子曰。臣恭惟藝祖受命平定海內。凡所以創業垂統。莫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臣案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粮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何以尚此。當其時。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此承平百年。家給人足。傳序九帝。天下常多故矣。而民心不離。迄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深厚故也。臣常惟念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然而以天下遜。不私諸子。纔一再傳。而萬世不

祧之宗。僅同文庶。則是在天之靈。未享其報。高宗遺變。深探其本。由是推正統之自。納至公之說。而大命復集于壽皇聖帝。奚暨陛下。豈非天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膺聖之資寬仁之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憲念高宗推本之意欽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為萬世無疆之休。今其時也。臣不勝至願。

蔡戡論州縣科擾之弊疏曰。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為國者。欲固邦本。先結人心。欲結人心。先寬民力。欲寬民力。先擇守令。非其人。則主澤不能下流。人情無由上達。民力困。則人心離。人心離。則邦本危矣。臣少歷州縣。溯蒙朝廷任使。六持使節總軍儲。足跡所歷。幾遍東南。求守令之循良者不可多得。能者以一切之政趨辦目前。賢者不得行其志。救過逃戾而已。推原厥自。蓋由版曹督責漕司。漕司督責州郡。州郡不恤縣道。縣道不恤百姓。上下相迫。前後相仍。習以為常。恬不為怪。民力之困。至此極矣。可不改弦易轍而拯救之耶。臣請詳言其故。曰二稅古也。今二稅之內。有所謂暗耗。有所謂漕計。有所謂州用。有所謂斛面。二稅之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義倉。有所謂役錢。有所謂身丁布子錢。此上下之通知也。於二者之中。又有折變。又有水脚。又有糜費。有隔年而預借者。有重價而折錢者。其賦斂煩重。可謂數倍於古矣。然猶未也。有所謂月樁。有所謂鹽產。有所謂茶租。有所謂上供銀。有所謂乾酒錢。有所謂醋息錢。又有所謂科罰錢。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隨所在有之。不能盡舉。為保正者。科買土產。科買竹木。巡尉下鄉。則預備酒食。居民被盜。則先納賞錢。應期限則有繳引錢。違限期則有罰

醋錢。以至脩造公廨巡鋪橋梁驛舍。一切取辦。故中人之家。無不易屋破產以充役。為稅長者。逃絕稅則令代納。產去稅存無所從出者。又令代納。已納在官者。不可復得。見欠人戶。則不為理還。故單產之民無不典妻賣子以免罪。如此。民力安得不重困乎。又有催科之擾。州差典級下縣。縣則州差州官縣差縣官下鄉。甚則知縣親往。吏卒所至。需索百出。鞭笞繫繫。動輒數十人。所欠多係升合尺寸之餘。未納者不免於倍輸。已納者又從而再納。往往無有獲免。為守令者。但知以催科為急。無復一分愛民之心。所以堯舜在上而恩澤不得以下流者。正以此爾。恭惟陛下。嗣守大寶。遵奉慈訓。凡發政施仁。無非以愛民為先。真堯舜之用心也。陛下裁損經總制錢。而所損者無額耳。每歲常數。則未嘗虧少。陛下蠲放身丁錢。而所放者見欠耳。先納在官者無由理折。陛下裁減和買。息至溼也。而鄉胥作弊。減免不均。陛下倚閣逋負。德至普也。而豪戶恃強。催索自若。陛下愛民之心不能盡布。陛下卹民之政不得盡行。此無它。守令非其人耳。縣令既不可盡擇。當擇郡守。郡守不能盡得人。每路當擇一賢監司而委任之。陛下臨遣。諭以德意。使之徧行郡邑。親見守令。講求民間休戚。可罷者罷之。可行者行之。計州縣一歲之出入。可蠲者蠲之。可減者減之。使上下相通。內外相應。無為文具以復命。庶幾實惠可以及民。民力可以少蘇矣。民力既蘇。邦本自固。天下幸甚。

寧宗時。江西提舉朱熒上便民劄子曰。臣竊惟民力之困至于今極矣。多方存恤。凡有便於民者。知無不為。庶乎其少蘇也。今州縣間皆有行戶。官司之所欲買。行戶不敢不供。賤於市價。謂

之官買。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民不被惠而強買其物。官則利矣。民將若何。此不顧廉恥者。所以深為可憫也。昔公儀休見其家織帛而怒。因茹葵而又怒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董仲舒美之曰。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今卿士大夫所食之祿。民力為之也。既食其力。無補於民。又賤價以買其物。習以成風。恬不知愧。是之不戢。吾民愈困矣。臣愚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為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欲望聖慈軫念民瘼。詔諭四方。應官司買物。並同時價。敢稍減者。弗許越訴。計贓定罪。此亦惠民之一端也。

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曰。臣切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不為不多。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為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浮言之所動搖。不為時政之所諱惡。則為官滯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苟歲月耳。而況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恥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覲者。其間僥倖或得貼職。自直閣積而至脩撰極矣。而所謂脩撰者。又必嘗為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辟閫。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為帥漕連

銜剡牘奏辟一屬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輙不可得。若平平也。則不過送部勘當。訖於陸沉。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省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耻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牒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著。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殿一舉。不然。則為謬巧遷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而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柰何憚改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朱熹上奏曰。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荊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它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畧無所損。沿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為計。臣近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端。至於其它州縣。大畧往往類此。不唯官吏苟逭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為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以

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関。亦非它道之比。萬一民貧不堪誅剥。一旦屯結。自為擾亂。而盜賊蠻傜。相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為憂。欲為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為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去處。特與痛加裁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其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為掛墻壁之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矜赦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

衛涇論淮民當恤疏曰。臣仰惟國家中興以來。培埴基業。以固立國之計。恃淮民為根本。自高宗皇帝生養保聚。幾三十年。戶口豐衍。中更瘡痍。孝宗皇帝極意拊摩。謹擇邊守。蠲損常賦。察視水旱。惟恐民力之有傷。所以垂念加惠者。甚於中州內甸。蓋自是又三十餘年。且其土地饒沃。穀粟登成。是以淮民富實。家多蓋藏。閩粵江浙之民往往有徙而附之者。故邊垂有泰山之安。其為聖慮至深遠也。比歲間值饑儉。民多困匱。已非昔日寬裕之比。而州縣之間凡百調度。並緣煩擾。事力寖微。公私煎熬。平居無事猶或不安其生。一旦緩急。何所倚以為固。臣不勝惓惓私憂過計。竊謂國之根本在是。朝廷不可不察也。去歲淮之東西。積潦敗稼。民頗告病。今春淫雨傷麥。無以續食。飢民流離。有所未免。捄荒之政。甚不宜

緩。不知州縣官吏目睹民瘼。倘具蓄積。施行次第。有足以寬陛下宵旰之憂者乎。日者襄漢阻饑為擾。至勤朝廷區畫。推原所繇。是亦州縣勞來安集講之不素。鑒彼察此。烏可忽諸。矧長淮為江之藩籬。藩籬弗葺。則閩閾孰賴。其在今日關繫尤重。豈得不蚤計而預圖之。臣愚欲望陛下深念根本之所恃。仰法二祖之遠謀。明詔兩淮帥臣沿邊郡守。於民情休戚。必加之意。凡日前科擾之害。一切禁止。仍亟行下本路漕臣及常平司。應有飢荒州縣。疾速措置賑恤。務要實惠及民。以固安易搖之心。以消弭未然之慮。其於累朝褒養淮民之計。誠非小補。

涇又論歲伏熟及舊逋疏曰。臣聞聖王在上。必汲汲於民瘼之廣求。民隱之勤卹。蓋以斯民疾苦。無由自達於上。而其隱憂或不能盡白也。恭惟陛下仁覆天下。視民如傷。踐祚之初。遣告歉。陛下哀矜惻怛。形于玉色。為之薄征。為之已責。如古荒政。靡一不舉。德至渥也。以臣觀之。故歲田疇。損於水旱。不為不廣。民之流移餓莩。不為不夥。然其間固有豐熟去處。州縣例以災傷為之減其田稅。而一時寬卹之令。且使主家輕其租入。田賦減矣。租入輕矣。又得賑糶賑濟之粟。以為左餐右粥之地。則斯民雖在歉歲。而自無歉歲之憂。迺若今歲雖號豐稔。方秋西成多稼雲布。田夫野老。喜見顏色。逮至登場。所收反薄。相顧歔欷。歎赴愬於州縣。則田畝既無遺穗。以自表。歎乞憐於主家。則主家以無官放而不從。此猶可也。積潦之田。民以貧病不暇播種。令官司或追其伏熟累年之逋。民既窮空無所從出。今豪強併至於責償。是以人情煎熬。田里愁歎。反有甚於故歲。此正唐趙光奇所謂時和歲豐。百姓不樂。而本朝蘇軾亦有豐年不如凶年之說也。豈非聖明之所欲急聞乎。臣以為日者陛下俞諫臣之請。五等丁

錢。悉從蠲免。則是朝廷於經常之賦。曾不靳惜。安有田疇積潦。逕宿州縣。迫其伏熟乎。又嘗從臣寮之奏。民間所貸糧本。取息無過五分。則是官府於借貸一事。已加裁制。安有逋負累年。通終豪民。併至責償乎。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州縣。其有積潦之田。曾經檢視。悉與除放。毋令伏熟。如有遺戾。許監司按劾聞奏。累年之逋。嚴禁豪民。姑與倚閣。或尚監理。許州縣即時紲釋。庶幾斯民。熙熙于于。粗知有豐年之慶。以仰稱陛下軫念元元求瘼邺隱之意。伏惟陛下財幸。

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曰。臣輒有愚見。仰干淵聽。臣照對去年朝廷以淮浙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令。嚴遏糴之禁。患甚渥也。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敷糴於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糴於下。而江淮兩浙帥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多齎錢物。四處收糴。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直。以相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民。細民日要添錢糴米。當家愈見閉糴。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飢餓不給之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到去處。皆病於此。及入湖北。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止糴朝廷拋降和糴米拾萬石。緣湖北地廣人稀。耕種疏粗。而不時。俗名漫撒。縱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豐稔之年。僅足贍其境內。萬一歉泄出外。必至價直翔踴。常年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為極貴。今米直至斗添數百。長猶未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姓困於貴糴。無以自給。甚可憐也。況本府既有補糴。又有和糴。數目既多。深恐置簿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復不免敷之百姓。上下相乘。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定價。正當秋成米賤之際。只據一時市直。每石作一貫五百具申。及到後來諸處官司商販競來爭糴。米直陡貴。官司但以事干朝廷。只執元價。不敢增添。馴至今日。輸猶未足。乃是百姓受錢於米賤之初。而輸米於增價之後。甚者家無見儲

不免轉糴以償於官。焦熬如此。可不速為之計哉。臣至愚極陋。冀陛下寄以牧養之責。臣既覩見小民無牧養之具。豈可不仰告陛下。臣竊對江陵府已申朝廷乞將和糴米豆之數。俟到秋成糴足米準行糴。而見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未令起發。以此見得淮浙公不待此米之來。所有未糴三萬。若得少緩收糴。却得蘇此一方之民。緣今來已是五月。若俟朝廷行下。然後住糴。恐不及事。臣已命本府將見糴未足米數。且權住糴。以待回降。庶使青黃不接之交。留得此米。接濟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貼黃。臣訪聞諸路監司帥臣在湖北糴米甚多。其糴米之價。比之本府和糴每石率多一貫已上。故其交易比和糴尤易。臣計本府和糴之數。已及十分之七。即外路諸司所糴米數。必是過之。設使目即住糴。亦不關事。臣已行下本路諸州命勸諭有米之家。當此艱食之時。先將米穀糴與百姓。如本州縣食米已足。即許將所餘之米。糴與外路般販之人。臣為見本路百姓委是闕食。不得不權宜措置。以救目前之急。若是去年十二月今年正月之交。臣亦不敢如此施行。但恐自此或有過糴之謗。尚冀陛下為此一方之民。曲加睿照。臣一介庸虛。寸長蔑有。濫膺臨遣。知徽州事袁甫奏便民五事狀曰。臣承之新安。良由聖朝選拔之公。但愧微臣叨逾之過。欲求報塞罔憚勤勞。倏更一朞。合條五事。學不足以窺體統。識不足以達事宜。惟以便民為心。斯乃守臣之職。臣昨塵班列。獲覲清光。思歆少裨聖聰。嘗獻仁之一說。即蒙俞允。且賜褒嘉。況今圖為保障。深戒繭絲。施行於本州者。既以仁為先。奏陳於陛下者。宜以仁為急。條目雖異。綱領則

同。惟欲實惠於民而已。伏乞睿慈特加開納。豈特愚臣之幸。實一州百姓之幸。

一。臣仰惟陛下軫民疾苦。切於躬膚。拯民塗炭。急於焚溺。所以迓續民命。謹養國脉。為億萬年無窮之基。可謂至深且長矣。臣竊見近者朝廷行下本州及監司元申休寧縣體究賦稅事。亟須俞音。多所蠲減。皇乎休哉。湛恩汪濊。固閭遐邇。臣濫綰郡符。日與擊壤之民。歡欣感戴。臣伏覩戶部看詳之辭。洞見州縣情狀。上供數目。畫行減放。併將州郡所得自足者。行蠲除。臣捧誦至此。竦然歎服。以為聖朝主張公道。動恤民隱。如此甚爾。小郡雖甚迫蹙。何敢不宣明惠意。推廣仁聞。即備坐聖旨。張榜通衢。令深山窮谷之民。皆戶知之。甚盛舉也。抑臣又思之。徽有六邑。俱號鑊湯。發源休寧最當沸處。今休寧則被惠矣。其獨遺發源乎。況發源介乎萬山五嶺之間。邑最貧。民最獷。而財計最耗。較之休寧。始又甚焉。史部出關畏郤莫前。縣佐攝官。尚求免過。指正稅以解別色。那新錢以掩舊逋。措置既無它策。預借是為良謀。總一二年。不知幾萬豪家富室。憑氣勢而不輸官租。下戶貧民。是追呼而重納產抵。加以連歲非值豐登。蕭又屢遭回祿。學舍庫務。幾無孑遺。并里市廛。莽為瓦礫。挈此蕭條之邑。畀諸新辟之官。補綴支傾。忘寢廢食。極疲勞而不憚。如酣夢之方醒。則夫蠲減之恩。豈可斯須少緩。雖然。蠲減誠是也。祈哀於公上。屯膏於本州。則是猶未能克。己私也。己私未克。自立藩籬。是先

以婺源休寧為二也。而欲朝廷視為一躰。其可得乎。臣今所謂一以休寧為準。於本州雖有損。於朝廷則不易從。苟可利民。臣何愛焉。尋常州郡得用之錢。往往從來視為己物。但知厭足其所欲。誰肯瘠己以肥人。弊俗既成。痼疾難療。在州之可蠲者。既不忍決舍。在上之當除者。亦不敢申明。由其封閉吝嗇之私。執而不通。致使周流霶霈之澤。隔而不下。臣之愚陋。它無寸長。獨於公私義利之間。粗知從違取舍之決。矧州縣事同一躰。財賦自合通融。今欲稍寬縣道。豈可專撓朝廷。須先從本州除靳惜之私。又乞朝廷減無名之歛。然後凋瘵之邑。始獲少蘇。臣已將十六年婺源施下紬絹一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一萬五千餘貫。月樁板式錢六千餘貫。應是婺源積逋。一切權行住催。本州撙節浮費。代為收簇起綱。惟是鑿空白撰之賦。皆係上供。及

總所色目額錢大重。虐害細民。既非本州所可自專。必欲朝廷特與減放。向使無例可攀。尚欲力行陳乞。況有休寧近例。婺源事體一般。俱從朝廷明降旨揮。並係監司差官講究。休寧既先減放。亦合例及婺源。庶幾可以解倒垂之急矣。所以條具婺源減放事件。臣今已申監司公共保明同銜申取指揮。懷不能已。預此控陳。伏望聖慈。采納施行。

一。臣竊證本州起發上供絹綱。屢年以來。左帑却回數多。臣到官之始。積下前政數目。動踰萬計。督促諸邑。晝夜不停。追逮榜笞。紛然四出。又緣向來官吏。巧行改移。雖有人戶姓名。往往皆非元物。今却而歸之縣。縣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臣每執筆行移。甚有慙色。上下壅塞。無由疏通。左帑嚴為限期。急如星火。本州懼無可解。凜若淵冰。臣區區愚慮。深恐今歲萬匹。來歲倍

之。不三五年。積至數萬。百姓受害無有已時。於是與民圖新。多方曉諭。皆令加意織造。可保全綱盡收。臣粗取信於民。民亦遵從其約。臣又攷究自來攬戶之弊。其受於稅戶也。則昂其價。及買諸機戶也。則損其直。以紕疎難售之絹。乘綱運正急之時。官雖明知其奸。每每陰墮其術。又專揀等藁。相爲表裏。弊倖多端。民戶不堪誅求。耗用何所從出。不過減絲縷之費。移以塞無厭之需。由是真僞混淆。輻湊交集。名虧稅戶。實則虧官。無怪乎左右之見卻也。臣痛懲此弊而一洗之。凡攬戶盡行罷去。專揀悉皆改差。所收入戶入納之錢。僅及則例。廳干市利。縻費之用。不取分毫。常時所以多取者。蓋緣無以飽衆人漁獵之欲耳。臣今既剔其蠹。復澄其源。隸役官場之人。並支日食之費。在官之所耗者少。在民之所利者多。又人戶歲輸全憑朱鈔。即時給付。畧無淹留。徼臣不敢憚勞。官吏知宣力。稍有欺弊。斷在不容。民皆曰。向也官場邀阻乞覓之弊。今皆無此患矣。絹雖有加於前。人自爭先而納。未嘗輕用一笞。亦不妄追一人。諸縣間有過苛。本州力行禁約。徧散手榜。具述臣心。萬目覩瞻。豈容欺紿。雖然。察州民之意。亦有隱忍而不敢言者。夫使民至於不敢言。臣獨不愧於心乎。何則。本州素不產絹。大非昔宣之比。攷諸新安志。國初歙絹止重數兩。其後不能盡遵此制。然今甲所載江東一路稅絹。共重十二兩。獨歙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兩爲定。併下庫務。不得退剥。每匹折七百三十一錢。至紹興十八年。戶部符每匹估價二貫足。乾道三年。詔以守臣納絹擾民。鐫秩罷之。詔雖曰。不念繭絲之關。靡思杼軸之空。大哉王言。爲萬世法。其後議者又奏以爲戶部退剥徼絹屢行禁戢。深惟列聖之至

意。顧豈愚臣之能知。然觀其加意於徽民。乃見夫周道之如砥。
蓋田稅既重。則物帛當輕。立法公平。所宜世守。豈虞傳流之既
久。反謂寬大為不然。漸欲求詳。浸非初意。今來所納稅絹精好。
委勝常年。雖圖逭責於目前。安知可保於它日。竊慮向後繼之
者。未必盡革。兩場乞取之弊。亦未必貼陪。專揀日食之費。又未
必按時給鈔無頃刻停留之患。而徒使徽民入納精好之物。則
作俑乃自臣始。臣之所謂百姓隱忍而不敢言者此也。臣因今
歲夏旱。禱祈上天有曰。吾實在臣。民則何罪。臣對天而發此言。
今又對朝廷而啓此奏。則夫軫恤徽民。其容可緩。伏望朝廷證
咸平紹興乾道節次寬恤指揮。每匹只以十兩為定。仍證舊例
行下庫藏。如及上項兩數。特免退剝。退剝既免。則全綱盡納。異
時既無郡田之患。徽民遂有蘇醒之期。祖宗舊風。今日復見。顧

不休哉。且臣之所請者。十兩之則。退剝之禁。皆聖旨也。旨由朝
廷而須。顧可由朝廷而廢乎。況臣非為已計。乃為後圖。若今年
所起絹綱。多是臣手自揀。委可堪充入納。斷無退剝之虞。萬一
有之。皆係佳物。民將樂受。又何患焉。欲望聖慈察臣出於公心。
往下所屬檢舉。非但使徽民受無窮之賜。亦見聖朝取法祖宗
愛養基本之厚意。若朝廷更欲審訂。即乞行下本路監司令取
索新安志及節次指揮保明申奏施行。

一。臣聞常平義倉之儲。所以備凶荒也。平居為有用之備。則臨事
無缺用之憂。今乃不然。有儲蓄之名。無儲蓄之實。臣歲在己卯
贊貳霅川。本州常平義倉。正隸本廳掌管。閱視簿籍。米纔數百
斛。錢纔數百緡而已。臣為之大駭。一州倉儲。民命所係。空竭如
此。緩急奈何。及夷攷其故。乃知本州秋苗歲入。止盈五萬。正苗

既已甚少。義倉自應不多。其常平坊場等錢。率以敗闕為說。艱於催促。所入微矣。而支用何其夥也。若胥吏。若軍兵。若散從直月廩之數。取諸常平。使其盡出於公。固未甚害。其間托名差使。輒敢旁緣兌支。倅廳自開倖門。州郡亦復援例。其餘官屬皆有干求。由是紛然。不勝其衆。蓄積本無幾也。濫費其可堪乎。臣既知其弊。遂絕其根。率之以身。一毫無妄。上而州郡。下而同官。盡裁以公。靡容私請。日積月累。所蓄漸豐。始焉僅四百緡。今也乃踰萬數。幾三十倍於前矣。秩滿之日。上之倉司。故案可覆也。臣因此思之。使天下諸郡遲之一兩歲之久。皆有三十倍之多。何積貯之足憂。何水旱之足慮。但今之居官者。苟求塞責。不務恤民。常平使者歲歲差官。州縣寮屬時時覆覈。或以虛為實。或指東為西。上下交欺。莫此為甚。安在其為儲蓄之實乎。臣試郡來此。首以是為先。但本州土瘠民貧。賦煩役重。每遇冬春之際。或逢霖雨之餘。穀價稍增。民食稍缺。則官開倉廩。亟濟貧民。蓋不待凶年饑歲。流離餓莩。然後為濟糶之舉也。故民之所以望於官者甚重。而官之所以塞其望者甚難。萬口嗸嗸。日冀發廩。猶賴常平之外。又有平糴一倉。主於漕臺。隸於本郡。每欲告急。即行飛申。臣到任以來。請之屢矣。今歲夏無梅潦。民戶多以旱聞。其所望於官司。尤非平日之比也。略計六邑之內。婺源。祈門。黟縣。雨頗霑足。民皆歡呼。若歙。若休寧。若績溪。仲秋以後。始獲甘霖。早禾已不及時。中晚庶幾可望。臣之愚衷。謂除得熟縣分外。其旱歉諸鄉。若不亟拯困窮。將見立填溝壑。為民父母。當若之何。所合將常平義倉儲蓄之米。多行賑糶。民方倒垂。庶可寬釋本州。痛節浮費。趲促贏餘。選委官寮。置局收掌。於浙間豐稔之

邦。收糴以償元數。官無所耗。而民得所利。直至來春。可以接食。且散且補。循環不窮。信乎兩全之策矣。若目擊民飢。積而不散。豈不大失置倉之本意。若輕於捐廩。知散而不知補。又何以為國家異時之永圖。臣粗知以體國之心。行愛民之政。既申給散之請。必為可補之圖。非敢徒事空言而已也。若夫輕關市之征。寬租賦之入。權勸分之宜。凡可以救荒者。臣皆勉而為之。惟夫常平一事。非臣之所得專。所乞從朝廷行下轉運常平兩司勿拘常程。多命濟糶。下可以副一州徯望之意。上可以廣聖朝矜恤之仁。伏惟睿慈果斷而亟行之。不勝大幸。

一。臣證對本州。僻處萬山之間。最畏水旱。晴稍久。則農田已憂枯槁。雨稍多。則山水便見橫流。里諺云。三日天晴來報旱。一聲雲發便撐船。言其易盈易涸之甚也。故此州農田。多藉水利。因溪堰水者謂之堨。鑿田蓄水者謂之塘。興工雖艱。為利則廣。脩治不輟。灌溉甚多。彌望數百頃之禾。惟資一塘堨之澤。臣嘗詢之長老。一一具能言之。柰何記近而忘久者。乃人之常情。趨省而憚費者。亦民之通患。本州地少下濕。滿目皆是高田。訪聞舊年。嘗憂夏旱。偶值數載之內。率多霖潦之時。小民玩習目前。以為歲歲如此。不思及時瀦水。專望雨降自天。彼豈不知天時之難必哉。蓋脩築塘堨。為費不貲。徽民素貧。惜錢如命。苟可僥倖得省。遽謂卒歲無憂。其愚亦甚矣。臣因今年季夏。雨澤愆期。日夜禱祠。靡所不至。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因思水利有儲。何至煎熬若是。雖然。水利之廢。罪不專在民也。向來官司施行。以塘堨為大事。上而常平使者提其要。下而州縣佐令任其詳。每遇農隙之時。舉行檢視之令。縣具圖籍。來上於州。州命官寮。躬走阡陌。

建土埠牌。以為標識。集大小保以定戶名。某塲興修。某塘湮塞。衆目共見。不可厚誣。然後因其廢興。稍加懲勸。官既以是為急。民亦孰敢弗勤。數年以來。恬不加察。問其主名。則含糊難攷。按其故籍。則散漫罕存。苟且如斯。可為太息。然而隳典未久。舊比可尋。欲乞朝廷下之倉司。倉司下之郡佐。時時督促。處處舉行。若縣道視為常程。保甲不加檢舉。別委官屬察探以聞。慢令之人。必罰無赦。如此。則水利常足。農田無虞。抑臣又嘗以所聞質之鄉傑。皆言塲不可增。塘尚可益。但開塘費重。難以責民。莫若刷在官之田。或買民家之產。多興陂塘之利。用濟無力之家。官吏為之防閑歲時加之潛治。或遇旱涸。放令流通。誠大惠也。臣偶閱故牘。見叢年績溪知縣王紳買田一百五十餘畝。開塘六十八所。未縣尚能為。何以州反不能為乎。伏望朝廷采臣所奏。

行下本路常平司。盡刷沒官田產。以充開塘之用。臣不當節縮浮費。以助興脩之工。後人繼之。有志民事。又將陸續必可有成。於朝廷無分毫費用之憂。於民間有世世無窮之利。顧不韙歟。

惟聖慈開納幸甚。

一。臣竊謹本州從來多有火災。雖間出拄意慮之所不及。然由人事有所未盡。臣自到官以來。首以是為急務。嚴保甲圖籍。則擇防虞官正副八人。皆鄉之所推重者總之。脩四隅火備。則官多置器用。且令各自為備。而日命兵隅官察之。置潛火軍卒。則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給官錢犒之。凡此特瑣瑣常行者耳。惟是依山阻[illegible]號為產木之鄉。未聞遂宇高甍。盡是竹籬茅舍。融風一扇。煨燼無餘。雖屢挺災。莫知改轍。臣曲加曉譬。幸其樂從。然慮貧弱之徒。不堪營造之費。官給錢本。鳩集陶工。開其借貸之

門。寬其責償之限。今則棟甍相接。氣象一新。似可弭患於未形。豈徒救災於已著。雖然。猶未也。有所謂至大至急之務。衆人皆以為不可緩者。惟魚梁乎。此梁面挹紫陽山。陰陽家曰。山之在前者。既有崔嵬峯崖之勢。則水之映山者。當有淵渟演迤之形。清輝相含。則欝攸迟遯。雖一家之學。不足深泥。然五行之理。亦信有之。向来草創之初。未遑經久之慮。捍以柵木。壅以囊沙。偶值久晴。猶云可也。霖雨暴漲。聲吼如雷。溪流激湍。勢疾如箭。則蕩然一空矣。臣去歲捐金錢。因舊址。重加脩葺。頗勝曩時。緑波接天。澄然無際。使常如此。寧非大利。但隄防不固。水勢易陵。終非永永之計。臣愚以為若欲久而勿壞。莫若以石為之。夫石之勝於木也。人人共曉。特不肯為耳。一二年来。有官守者。率多局且。卷官帑以貸私蔵。累巨萬而来厭。為公家而作好事。拔一毛亦不為。豈但石梁一事哉。臣鄙陋不善生財。組知節用。今来痛減浮費。趲到錢一萬五千緡。兒今計庸工役。鑿山取石。俟冬間水落之後。方可漸次舉行。雖者曰。歲非豐稔。小民罄罄。冬春之交。正宜賑恤。奈何興此役以困民。臣應之曰。是乃所以救民也。獨不觀范仲淹之治杭乎。皇祐間。吳中大饑。殍殣枕路。仲淹以為歉歲工價至賤。乃令佛廬興土木之役。又新倉敖吏舍。民之仰食於公私者日數萬人。監司効之。仲淹自陳興造之由。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民無一流徙。前輩講之熟矣。今及小歉之時。興石梁之役。既可以濟貧民於目前。又可以貽利澤於悠久。誠一舉而兩得也。又何憚而不為乎。伏乞聖慈。允臣所奏施行。

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曰。本朝仁政有餘。而三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為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

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為奸。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採夏侯泰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為斷之法。俾縣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洪舜俞進故事曰。漢高帝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武帝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其地比給。初郡時時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費皆仰給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臣聞。人君有愛民之實意。而後有及民之實惠。漢世詔書出於人主之筆。精神心術之微。悉於詔見之。觀高帝欲省賦甚之詔。簡嚴明白。繼之文帝振貸減租之語。勤勤懇懇。其愛民實意。皆可以對越天地。安有不被其澤者。漢賦有三。口賦以食天子。筭賦以治庫兵車馬。更賦以給戍邊。此詔所欲省。當是之時。又有獻賦。郡國假獻為名。重賦以為民害。故亟欲省之。方楚漢之爭未決。則初為筭賦。及天下既定。則欲省獻賦。以此見傷財害民。無如兵費之重。兵費百出。而欲行愛民之政。蓋難。然愛民之意不可以兵而間斷也。武帝元狩之詔。謂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非無愛民之意。而好大喜功移之。臣嘗考司馬遷平準書。其論常取財贍兵本末凡十餘節。一節害深於一節。曰江淮之間蕭然矣。曰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曰三人言利析

秋毫矣。曰吏道益雜而多貿人矣。曰稍稍置均輸通貨物矣。曰無慮皆鑄金錢矣。曰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曰縱矣。曰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曰郎選衰矣。而終至於曰。不敢言擅賦法矣而極。高帝欲爲民省賦。帝乃聽吏擅取非經常之賦。夫豈不知有民哉。置郡方新。顯願待哺。恐廢前功。惟求趣辦。雖欲禁吏之不擅賦。不可得也。益口賦三十。輪臺悔之。猶幸此意不絕如綫。而仁義之澤未至於遽斬。此所以壽四百年之脉歟。

年潛上奏曰。臣既以正人心之說爲陛下告矣。曠蟻微忱。有不能自已者。竊謂今天下根本在東南。東南根本在百姓。根本所存。不可不加之意也。臣伏見天禧初。王旦爲相。薛奎爲江淮發運。旦告之曰。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爲江西轉運。旦又告之曰。朝廷誅剝至矣。方是時。天下全盛。斯民日在海涵春育中。民力必不至於甚也。而旦之言讀之使人凜凜以今視昔。爲何如時。而可不深長思乎。蓋自西北有變。而事事仰給於東南。以江淮之兵。移戍天下之半。而兵力分。以東南之財。供給西北調度。而民力困。往時謂主兵者不卹民。今之牧民者。亦且不留意於民矣。貪暴之臣。苟取橫斂以飽其欲。而民生無一日蘇。聚斂之臣。剝膚漉髓以媒其身。而利源無一孔遺矣。虎豹窟於麏場。豺狼乳於春圃。而陛下之赤子始無所告訴矣。民根本也。民貧矣。雖欲藏富於國。不可得也。故馬周奏疏正觀間。謂有天下者。不在積蓄之多少。惟百姓之善樂。今歲事不至甚歉。而田里不免愁歎之聲。賦入自有定額。而郡縣率多急迫之態。聖主以視民如傷爲心。大臣以思斯民爲念。而澤不下流。情不上達。非有司之責耶。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禍。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臣恐數年之間。或有水旱山荒

之變。壯者不散而之四方。則驟而為盜賊矣。雖有田疇無人耕種。國賦安所從出。軍糧安所仰給耶。天下事未至殆言。固嘗為慮。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臣願陛下亟詔二三大臣講求裕民之策。務力行於實政。不但付之空言。官吏之害民者去之。政令之不便於民者改之。有能為國家牧養小民愛護邦本者。則圖畫褒嘉之。擢用之。庶幾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坐居無事。民知有生之樂。日有尊君親上之心。可殺可辱。而不可與為不義。則何畏乎夷狄。何憂乎盜賊哉。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惟陛下留神。

李鳴復上奏曰。臣竊見曾稽為郡。賦重而民貧。以和買一色言之。其為額當一路之半。雖淳熙特與之蠲減。紹熙併與之均科。而民之困於供輸仍在也。此無它。其為額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緡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既與民相貿。民亦樂為

官市。是之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直弗償。鑿空科取。無復有所謂買矣。送輸少緩。鞭撻即加。無復有所謂和矣。重以物價翔踴。視昔何啻數倍。官但督迫。民惟怨咨。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按為定額。一半理估。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行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與懽申請。將列郡和買一體施行。難乎其為繼矣。然尚有可得而言者。朝廷之待會稽。不當與諸郡等也。永安陵寢。歲時之祭饗。程度有常。使命往來。項背相望。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一也。南陽帝鄉。近屬焉。田連阡陌。有司不敢問。勢傾閭里。庶民不敢較。它郡有之乎。其不同二也。會稽有它郡所無之盛美。宜得它郡所無之蔭覆。今乃有它郡所無之撥擾而又負它郡所無之供輸。為民父母。獨不當為之動心乎。臣自到官以來。士夫之論議民庶之陳請。莫不皆以和買重困為言。臣伏而思

之。置而弗問則傷民。行而太寬則傷國。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減額得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卹。以其為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為繇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輒以例言。何例之可援乎。淳熙十六年。詔於紹興府和買絹內特減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不聞屯郡援例也。鑑湖古未有租。今變為湖田。輸于大農者六萬。此會稽額外之產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予乎。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紹興府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躰例一半理估施行。使悉咨之氣消。歌頌之聲作。如是。則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歡忻悅懌矣。此實祈天永命之一。非但為一郡設也。

貼黃臣伏見紹興府和買為額既重。故人之避重就輕。其弊有三。稅戶為詭名。寺觀徼幸請免。鹽亭戶廣行包詭名之弊。理當歸併。但此名一出。則利未見而害先焉。為守令者。只當於割受之際爭訟之頃隨事討究。不為歸併之名而俾有歸併之實。此最為得也。若寺觀之請免自有正條。鹽亭戶之包占各有元額。倘蒙朝廷特賜行下。使之按條施行。依額考覈。則此重彼輕之患。庶乎其革矣。[上有一半理估之令。下無偏重不均之勢。民其少蘇乎。伏乞睿照。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漢文帝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今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農民甚善。而吏莫之省。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聞為國之本。在於寧民。寧民之本。在於擇吏。吏不得人。則惟務肥己以殄民。而國之根本壞矣。成周盛時。自鄉大夫以至比

問族黨之長。皆良吏也。故其民主而不傷爭而不困。八百年之基業鞏固而長久。不亦宜乎。三代而下。惟漢文帝最為有志於民。然無它道。惟擇吏焉而已。班固傳循吏。以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為稱首。謂其廉平而民從化。則吏道固以廉為本也。蓋廉吏寡欲易足。必無苛征暴斂椎膚剝髓之事。然以文帝之留意若此。吏猶有怠忽而不承命者。故十二年之詔。責其不加務於民。又謂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是必竭民膏血以自豐殖者。故賜租稅之半以振贍之。其意可見。臣觀漢唐而後孳孳民事以擇吏為先者。莫如我朝孝宗皇帝。無它不申飭大臣。使之遴選郡守。郡守姓名皆揭之御屏。朝夕覽閱。其有貪刻害民者。徙不待內外憲臣劾治。徑以御筆罷去。而於水旱凶荒之歲。尤加意焉。其有於災傷之際。不恤民瘼。賊斂刻暴者。率皆不貸。重者至於追停。是以乾淳之際。民物殷阜。田里熙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可謂盛矣。臣竊見今歲檣人成功之時。溢雨彌旬。妨於農收。二浙水潦瀰漫。為害尤深。陛下哀閔元元。申嚴受納舟面之禁。而於公田民田之租。皆有蠲除。聖恩所被。孰不感戴。然吏多不良。苛取故態。曾不悛改。而浙右輔藩尤甚。（平江倪普盖自八九月間。禾方冒沒於水。腐爛於泥。百姓咨嗟。無所告訴之時。固已下令。督趣稅租。急於星火。且市舟之大。倍於文思。往往市舟之三。乃可納文思之一。是五倍取於民也。往往以資賂遺。以規進取。如民命何。臣願陛下嚴敕監司使之瞽察。其有朘民以自肥者。必罰無赦。毋使肆其貪暴。臧吾赤子。精選慈惠豈弟之人。以一洗其污。憔悴虐政之民。庶其有瘳乎。

金宣宗貞祐四年。尚書左丞胥鼎上言曰。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

然丁壯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蝻。而餽餉所須。橫斜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戶宿藏。亦為盜竊。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亡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路州帥府。遣官于遠沁諸郡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課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弊也。願朝廷亟止之。

如經費果缺。以息例勸民入粟。不猶愈于徵括乎。又言霍州回牛鳳棲嶺諸阬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蓄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遏。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是為請。詔趙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寖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粮儲常苦不繼。臣切見路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鬻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

貞祐中。朝廷徙河北軍戶河南。軍職議給以田。太常丞石抹世勣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時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啓不和之端。況軍戶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廩給未敢遽減。彼既南來。無爭奪。切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還。為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罷之。

興定二年二月。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侯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嗸嗸。實可哀憫。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首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

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驗實放渡。

元世祖在潛邸時。召真定府經歷官張德輝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麁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歛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則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南風之君。彈五弦以宣阜財之意。征伐之主。封丞相以為富民之侯。一則體道而居常。一則知非而悔過。故得黎庶若趂羶之蟻。往往謳歌。子孫如在天之龍。昂昂振聳。此盖愛民之效也。夫常人之類曲盡施仁。況於少而無父之孤。老而無子之獨。老而無妻之鰥。老而無夫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王制垂文。皆有常餼。禮也。勾踐之給食。小白之遺衣。帝堯之不虐。孝文之收恤。霸王之道何莫由斯。國家甲子年間詔條內一款。節該鰥寡孤獨不自存者。給降贍濟口粮。有疾病。命官醫調治。其藥物。惠民局支給。今又詔加米絹。盖博施之仁。濟衆之聖。其揆一也。臣竊以聖人之心甚重。而在下者不能承宣。故猶或未之盡也。下民之困。情理多端。今略具民之無告者四條。惟陛下察之。乃有譙樓戍壘。邊塞亡鄉。俯一介之微軀。趂諸軍之大役。雲蒸霧湧。殺氣森森。月冷霜凄。憂心悄悄。或遭疫癘。或值傷亡。感白日以沉光。掩黃沙而抱痛。此其困者一

也。又有家寒力弱。徭役煩多。官吏督責於前。債主追徵於後。局天蹐地。無計安身。愁氣上騰。災異屢降。或自甘於縊刺。或轉死於它方。望桑梓以長辭。恨終天之不再。此其困者二也。又有瘠聾跛躃。斷者侏儒。六親無依倚之人。元后所以矜怜之者。倘遇正官廉吏。尚承優恤之文。如其暴吏濫官。孰啓眼青之顧。已辜丹詔。還謁朱門。或輾轉之弗能。向溝渠而委命。此其困者三也。又有梟獍其心性。馬牛而襟裾。或當家窘之時。或值年飢之際。曳鶉衣之簌簌。啖藜藿以孜孜。恒產既無。良心盡滅。東西南北。輕遺父母以逋逃。冬夏晨昏。但見老羸之啼泣。霜風易至。日月難延。罔極之恩。恍然猶夢。加之以王事靡寧。戶籍常存。將如何哉。維其瘁矣。此其困者四也。其餘冗事。難以具陳。若此之類。皆國家之當憂者也。伏望陛下寬父母之慈心。拯生靈之困苦。凡軍戎之病者。命有司隨處以醫士治之。凡軍役之後。亡卒遺骸

聚於一所。命大將軍以下。具三牲之禮以祭之。庶幾下民知恩意之深。抑亦在上盡當行之理也。凡廢疾而無依倚者。在不得自存之例。所在官司。不承化周贍者。以違制論。凡民之父母年及六十以上。及年雖未至六十而有疾者。子孫弟姪。不許遠離。離者以不孝弟之罪罪之。如已有人養育。不得已而遠離者聽。然後慎名器以建官。考幽明以核實。均賦役以立法。務農桑以敦本。課義倉以賑災。先文化以易俗。禁奢侈以壯財。薄差稅以優民。若然。則無告者十可絕其九矣。其餘遵前詔而行之。雖欲見困窮之人亦不可得也。

英宗至治中。幸五臺。右丞相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一十

務農

周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覛視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憤積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之官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祓齋戒祓除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

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贊告有協風至。贊。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溉也。浴飲醴酒。及期。贊人薦瓚。瓚。大圭有柄。以酌鬯。鬯。香艸。所以自芬香。鬯人。司鬯之官。薦之。王祼瓚。祼。灌也。灌鬯飲醴。皆尊也。謂王祼灌鬯飲醴。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藉。耤之耤。后稷。官名。主耕耤田。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音鉏。一墢。一耦之耕。墢。土也。王無偶。以一耦耕。耕。王三之。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歆饗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瞽。樂官也。風土。音律省土風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偏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正毋之。后稷。農官之長。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瀆。故次后稷。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大保六之。大保。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故次大師。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建邦之禮。故次大保。大史八之。大史。掌建邦之治。故次大宗伯。大宗伯。公卿。掌邦禮。故次大史。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侵。侵。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廢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漢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有度。則物力必屈。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

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趍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泛。覆也。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蹷。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音閻。阽危。欲墜之意也。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罷。疲同。齩。齧也。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疑。讀曰擬。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廩。危也。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晁錯上奏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言無相棄捐瘦病者。以蓄產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牧之。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無飢寒之患。此命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喪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且有者半賈而賣。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利。積財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也。而蓄聚奇異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什。謂千錢也。伯。謂百錢也。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車也。縞。素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民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

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復三卒之算錢也。）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遞復一人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士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即位。不行籍田之禮。尚書僕射黃瓊以為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乃上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氓。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乾肅以應天。順時奉先。懷柔百神。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近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通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魏明帝即位。大司農司馬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

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守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帝從之。

太和中。散騎黃門侍郎杜恕。以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恕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畧帀。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僅十二也。今荊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也。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青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

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貴。訟理則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青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吳烏程侯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民不務本。東觀令領右國史華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日。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己勞也。求其為己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

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命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社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西晉武帝咸寧中。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廢。復除猥濫。蠹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恧。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數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吏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

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武帝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齊王攸上奏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勑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使憂飢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為盛。

武帝使黃門侍郎虞騕。桓彝。開倉廩振給飢民。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皐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

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

武帝欲廣農東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戎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於原隰勤蕉蓑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呂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滎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狄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

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關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者也。

愍帝時。江東草創。農桑殆廢。熊遠上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躬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

後魏太武帝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侍郎高允因上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動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帝善之。

唐太宗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預以脩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曰。惟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虧失。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虧失。

太宗時。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撮數枚而祝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也。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

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監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欲。剋己自勵耳。

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朕為億兆人父母。若禾黍不登。則非庶非國家所有。既厲豐稔。若斯。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令省徭薄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弦。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房玄齡曰。陛下務農重穀。誠生民之幸也。

武后時。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監察御史張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荊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虧。食虧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德宗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恒式。

柳宗元進農書狀曰。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咈載南畝。周雅垂文。是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厲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諸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

謹函封進。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上問宰相馮道曰。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宋大宗淳化四年。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上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為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為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為下。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者為中最。一歲五分。來又三歲盈十分者為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為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以法。須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頓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

至道二年。靖任將作監丞。又上奏曰。臣伏以天生烝民。為國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為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貨殖之門。示以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役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為先。人聚則野無閑田。家無乏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偽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

者則官無定籍世有浮民逆黨凶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故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飢寒富豪者不使之兼并小大畢濟遐迩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無苛歛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為災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筭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項之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于隋唐其間明主昏君治亂相繼或增之以掊剋或施之以寬平或用於國而資於民或利當時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存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人之要在於茲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路於漢劉剗訛根於晉右罄域中之黎庶孰匪王民窮宇內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特出擬豐盈則邃古難差而且游力尚多曠土不少餒凍之色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以謂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法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黃帝有鄉井之制周人置三隧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嫁得以相媒人顧其家家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救而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額老幼具存故周禮每至孟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

晉以土斷其民。比齊之間。俗便其制。陳亡隋亂。紀紊綱頹。洎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與今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選彊幹廉平。州官縣官。悉知丁口存歿。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省司。一本在縣主將。一本納州照對。隱一戶則罰加守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相檢謹。無敢罔欺。加以糾擿姦訛。督課租賦。隨其等級。並有勸懲。今則州額不登。天府未聞其必罰。縣數有漏。州司亦因而無言。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於田畯。地有姦惡。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遇差徭而始報。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哉。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其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以古者宅不毛。田不闢。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蓋勉其勤勞而罰其怠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斯誠家給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與孝弟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有殿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其利。洎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太煩。亦可躰為常式。但臣切見先有敕命遍下諸州。俾置農師。猶謂勸人復本。然雖有其詔誥。而且無其主張。坊村得以因循。郡邑不虞其殿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畎畝之間。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兼有前古制度。儻若陛下不遺葑菲。特賜施行。即乞據今村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應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為鄰。五鄰為保。遞相檢察。責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殿最。勵彼屬官。或土不

曠功則隆之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小大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於今曷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退循虛昧無補盛明

靖任太常博士直史館又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疏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足則民天協和民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勸農也農田之興教化攸重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抑所謂湯之流金爍石堯之懷山襄陵而國無捐瘠者率由是道也臣往歲輒進淳化議五卷其一曰聚人乃遠自黃帝已還歷叙鄉井農田之損益近自聖朝而上備論勸課圖籍之是非續主判三司開拆及提點百司庫務日前後二拜封章皆議耕桑利害又前年曲蒙聖造許歸住處寧親亦曾稟取旨揮尋到古本版籍去歲伏奉敕命差往荊湖復自許州附奏劄子兼乞容臣迴日別具條件請行區區之心勤勤不忘於農事者誠以陛下御宇以來二十餘祀躬臨庶政日總萬機以至宵旰忘疲夙夜不寐陛下之欲萬邦咸寧而四岳十二牧之任未能遂堯舜之心陛下之欲九功惟叙而六府三事之官未能致商周之理抑又臣先居省職日嘗奏公事次伏覩金口宣示曰稼穡農耕政教之大本設有人為官家力行勸課康濟黎元則鹽鐵榷酤是何末事并前歲中宣令尚方製造農器散給諸郡使教民耕此又見陛下用意愈於前代哲王遠矣臣由是晝忖夜度採古諭今或得之於方策之間或取之於衆多之議其可損而益用於聖世者敢此布露而俟詳擇焉臣謹按方今天下土田

除淮海江浙荊湖隴蜀河東已外郡邑各在遠處或廢或開假使勸課必行即日未見其利又古者强幹弱枝之法必先富貴於內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三二十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坐家破逃者則姦偽日生賦額歲減賦額減則國用不豐國用不豐則配率科歛無所不行矣惰農廢業者則游手日衆地利斯寡地利寡則民食不足民食不足則爭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得人康俗阜地平天成使萬乘端拱穆清百官靖恭厥位凡欲革其弊鼎其利非遇明朝昭代孰敢議於斯乎臣切見漢武帝之日魯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執事於外能為代田勠力教人人獲其利又孝平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內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家給戶足國用充盈且以孝武孝平漢之中主也尚能選官擇吏蕆事於當時矧陛下濬哲文明超邁舜禹若當才遴柬責成其功即前代帝王將何以擬陛下之清光休烈者也臣愚不佞欲乞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誠能為國家立功立事者一人比田千秋只在中書兼判大司農事又於朝行郎吏中取其才幹精通能撫民役衆者一人為副司農比之趙過執事於外且從京東京西兩路良田美利之所起首勸課仍兼轉運之名所貴事歸一家別無矛盾或殿最屬吏或部領使臣分頭用心教民力穡又臣常由銜命出入所見拋荒田疇或倚枕溝渠或比鄰城郭可以致國家紅腐之粟可以致民室巨萬之資而皆卒是汙萊極目無際者臣亦嘗詢問備得緣由皆謂朝廷累下詔書許民復業雖官中放其賦稅限以歲時然鄉縣之間行用非細且每一戶歸業即須申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

籍。追呼責問。繼踵到村。其免稅之名已受朝廷之賜。而逐時之費踰於租賦之資。況民戶所致逋亡。始因貧困。或閃私下之債負。或避官中之征徭。蓋不獲已而逃。固非樂為其事。尋為鄉里知覺。即便檢責資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兼之種木。計其所直。至甚微茫。鄉官即取以了納稅租。債家則爭以平折欠負。不計遺下之物。固是蕩然無餘。及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既失。動用亦無。雖欲歸耕。農具何取。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還者。遂食於他鄉。歸復田里者。亦無門而力穡。且夫小人困患。必思其姦。姦心一萌。何事不作。若非聖朝設法。良吏盡心。遏流蕩於隄防。化災殃於福祐者。則蚩蚩之類。擾擾何知。臣性顓蒙。志甚堅確。臣子事無巨細。動必期成。儻陛下果納愚言。庶集其事。更或朝行之內。采擇未有其人。則臣之幽孱。得以待罪。願備趙過之用。以贊千秋之謀。又若陛下不棄非才。果授斯任。則

臣願就官中借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自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人戶之等第。測田土之磽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無倦。仍據逐戶歸業。逐處授田。至於細碎事宜。並取大農擬議。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畜牛羊。或孳蕃鷄彘。或給受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便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纖至悉。必躬必親。使其黎庶樂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產以可懷。有桑土園林而可戀。官中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為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永逸。或慮新歸民戶。多是貧困艱窮。心雖欲耕。力所不及者。若官中許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農司。斟酌擘劃。或以充合造耕稼之

具。或以為買糴粮種之資。便須逐事計錢。明收貫伯。於東作之日。貸於逐人。於西成之時。取其償直。據官中合要斛斗。依逐處時估分文。折納入倉。分明係帳。且在農司收管。逐旋牒報三司。看三司如要收支。即隨處差人交割。仍點勘預借錢數。准折勾銷。有剩則計數潤官。有欠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臣合貢此言。一繫上旨。又慮舊存稅戶。見管催科。覩新戶蒙優饒。棄舊業却來歸附。既失計省之賦額。又誤國家之軍須。臣固不敢辜此非功。以為勤績。抑其間有無并豪富之族。自來廣占田土。及坐家破逃亡之人。承前得其憒便。見官行此勸課。輒便用意無端。或農司配田之時。或人戶請田之際。紛拏競訟。頻紊典刑。乃須定在爭先。塞其姦妄。必使舊戶甘心於條貫。新戶得地以安寧。正家給刑措之源。國富人康之本。降次淮南江北諸道州軍。候此地事如有成。即彼處亦令勸課。且臣又聞昔者周公之理也。一年而變。三年而成。五年而定。鄭子產為政。一年而人謗。三年而人頌。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今臣以冗賤孤陋之跡。欲為國家立長久遠大之規。誠恐嫉臣者多。而成就臣者少。或興沮謗。誑紊聰明。伏願陛下垂白日而照丹心。保元龜而體前事。容臣辛勤勉勵。盡瘁於斯。倘三年無成。五年不定。則國家自有典憲。徵臣亦能揣量。或流于幽州。或殛于羽山。皆臣之所甘心。固無恨也。然或五年以來。事稍成就。況臣此際。必已衰羸。兼慮前程。蹭蹬無日。亦願陛下不加爵賞。只乞賜臣優閑。於百越之間。假二車之職。庶得狐死有期於丘首。鳥巢不遶於南枝。如此。即是陛下之知臣至矣。而臣誓報陛下之心極矣。其他給受田疇。毀最官吏。創新戶之屬籍。蠲舊戶之姦訛。定差徭賦稅之等差。約儲積輦運之利害。有法度可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權宜。百事千端。無巨無細。臣悉請預大農之可

否。采群議之是非。與衆士謁公共之心。助陛下敷神明之教。顯有刑墨。幽有鬼神。苟違斯言。寧逃自薦。

真宗咸平五年。屯田員外郎盛梁乞授陳靖勸農使。諭民耕田曠土。疏曰。臣昨因行縣。檢本州戶口。尋究簿書。即今公私荒田已及六千一百七十餘頃。秋夏正稅全虧一十萬四千八百貫石有餘。初謂州縣之官不能綏撫。致鄉村之俗各輟流亡。前後繼降明勅。不住招呼。其如舊降勅書。只許歸業人戶容放一料苗稅。蓋緣逃移之日。家資牛畫悉已破除。消歸復之時。屋木田園例遭毀伐。壟土未觀於稼穡。巡門已聽於征催。之牛羊雞犬之可陪。無屋舍園林之可戀。故有春歸夏去。秋復冬逃。以今逓年州縣虛降版簿。計都額則空邁千萬。收實利則全無二三。臣伏見江南轉運使陳靖。昔在先朝嘗陳農事。觀其舉措頗識淺深。臣欲望特降勅書。委自陳靖先取江南兩浙公私

都大荒田逐處頃畝數目。并沿征簿籍逃移人戶姓名。且於昇州都置勸農一司。俾於階衙之中。授以勸農使額。仍抽諳會田農人吏。攢成都大簿書。況逐處田土高下不同。內有久來逃移壠畝全成榛莽。亦有近年流散衆。址半已荒涼。復有白地平田全作林菁之利。亦有被山兼水。頗霑柴木之資。以此品量。須分等級。仍乞逐州縣明掛敕牓。曉示諸色人戶。及更委陳靖揀選三五人循良官吏。散往諸州親諭鄉民。或有大段荒逃軍州。即委陳酒饌。達君父勸課之意。示朝廷寬與親民字土之官。尚既鄉園。少賙大之恩。如人戶有元舊莊田久難歸復。或是他人物業。素失開耕者除已有人戶占射為主外。不問有稅無稅人戶。在公在私之家。以至事力僧人。宮觀道侶。並許量其事力請佃。許地耕耘。明與減絕舊日稅名。刻去當時苗數。變茲曠土。悉作租田。仍許取便耕修。特免三年

輸送。貴使修營住舍。蓄養猪牛。待其竹木有成。田疇見利。顧室閭而全備。覩稼穡以豐饒。即自窮苦兩忘。飢寒並去。疇肯更思游惰。再樂逋逃。然後每畝秋夏之中。都收二㪷租利。更免諸般配率。雷例差徭。臣所陳勸農之課程。益之則內外有成。損之則公私無害。況江浙所獲之財。自與諸路不同。有航舟可以運輸。有物帛可以變易。待其事成之後。有利歸官之時。即令逐處州軍每納租課。悉令別倉收受。遇凶歲則糴充民食。當豐年則貢作軍須。有餘粮足以濟民。有羨財足以助戰。如江浙成其厚利。則淮甸荊渚河北關西亦可依此施行。其有施行節目。條貫事宜。約束之重輕。勸誘之法式。候諸處取到田段人戶都大數目齊整。亦乞降敕與陳靖與臣討理商量。別作畫一條奏。

六年。陳靖為江南轉運使。上奏曰。臣竊以民惟邦本。食乃民天。童子婦人。皆知此理。今盛梁所陳農事。頗合臣之素心。實王化之大端。聖朝之急務。然臣再三忖度。未敢預聞其事者。蓋中書劄子所降旨揮令據轄下州軍躬親子細相度。不得行遣文字。意者慮擾民戶耳。況江南農田。久失制度。公私弊病。根柢滋深。今朝廷若欲剗除。必須明行檢責。若是慮有勞擾。無若却且因循。事既因循。豈須擘劃。臣嘗觀史載。粗究興亡。見前代之哲人。御遠方之妙術。不使俗甚富庶。亦不使民至困窮。俗富庶則侈僭之心生。民困窮則怨亂之心起。欲其侈僭怨亂之不作。富庶困窮而得中。莫若周知田地之磽肥。遍測租賦之輕重。民戶丁稚之多少。物產貨殖之豐約。紀綱正於手。舒慘繫乎時。然後四海一家。如指其掌也。儻或覩深弊而不除。忽後患而不慮。唯務姑息。尚或推延。臣恐民之蓄姦慣便於此日。國家行事沮柅於他時。臣到任已來。不敢廢職。其諸處逃戶物產。及官莊屯田。臣先已

取得荒熟頃畝數目見在。自去年七月已來後逐旋差人幹當。於當年之內。其租課除舊額外。頗有出剩。以至逃戶物產。官莊荒田。頃畝甚多。並可勸課。候相次或有良便。上奏凝旒。庶使利害顯然。朝廷信察。今所奉指揮據盛梁起請農事令臣相度擘劃聞奏者。以臣愚慮若不先取進止。固難容易披陳。乞候將來臣或到闕。即子細分析以俟朝廷可否。

仁宗皇祐元年。右司諫錢彥遠上奏曰。臣伏以農桑者。生民大事。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民。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本朝自祖宗以來。留意尤切。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臣寮知州通判。皆帶勸農職名。授敕結銜。政在督課。而近歲徒有虛文。初無勸導之實。汙萊不闢。事出因循。今欲乞應天府諸州軍於長吏廳各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於部內各舉清強官一員兼充判官。量抽吏人。先將部內諸縣今日已前見管墾田畝戶口數目。陂塘山澤桑棗溝洫都大之數著為帳籍。仍開析見有若干逃移人戶賦稅荒廢田畝。古之水利後來殘毀者委自勸農官司多方設法勸課招誘。安其生業。去其久害。興其長利。候至年終農隙之際。轉運司遍行比較。委是增得墾田戶口數目。或流人自占。或逃移復業。陂塘灌溉有利。桑棗廣植溝洫開闢。賦稅增多。丁口蕃息。明著版籍。不至煩擾者。保明舉奏朝廷。特與就賜章服。增其秩祿。如一任終始。悉有顯效。令轉運司批上曆子到闕。委所司磨勘。即乞超擢任使。其判官亦特與磨勘引見。其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每巡歷州軍。先須點檢勸農司訖。方得點檢諸事。如長吏等因循違慢。職業無聞。人戶逃移至多。墾田之數日削。並乞除授散官監當。其判官亦同降黜。所貴天下本農。生民富給。為萬世之基。望詔三司檢舉舊貫。賞罰施行。

嘉祐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勸農劄子曰。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爲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糴。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糴入。官滿之日。倉廩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沿邊穀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

光又上奏曰。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貿其穀以應官司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爲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按籍賙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

仁宗時侍讀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邊鄙用兵以來所急者莫急於食食者出於力農而國家未嘗留心於農事天下郡縣雖有陂湖塘堰例不修營轉運使知州通判但帶勸農之名畧無其實及知州通判令佐結銜無堤堰溝洫習以為常永不復知是何等語是以農困食艱通天下計之常無一年之畜且天下無一年之畜古語以為國非其國況今大兵在外水旱難調脫若災儉相仍臣知國用盡於軍興則力耕之人餓死不救羸老委溝壑少壯為盜賊貽患國家非細事也臣欲望朝旨專下轉運使知州通判令佐等嚴行曉告使於部內各按求陂塘古跡可以利民救患者並令修復量率夫力限日計功如能不擾村鄉久遠利濟並與理為勞績優加酬賞若因此取受搔擾農人所犯一疋以上乞追官勒停十疋以上仍除名終身禁錮又條制舊有五戶各一保申明此條令力農之家五戶相保其中如有惰丁游手不事桑柘不勤五穀田疇荒閑者並許本保申舉官司明行科罰遷配遠州其勤勸農業者國家每三年畧行優卹自然人務農業國計必充

務農

宋神宗元豐八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切惟四民之中。唯農最苦。農夫寒耕暑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蝻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全。所衣者綈褐而不全。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日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稅租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後則刻剥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

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切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為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皇帝陛下。特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為始矣。

哲宗時。同知諫院范祖禹論農事疏曰。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澇。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切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之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

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

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蔬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文彥博上奏曰。臣聞化國之日舒以長。蓋不奪農時。不妨民力。故日力有餘。而歲收有望。臣竊以自春以來。時雨愆亢。人情惶惶。謂必艱食。至今月八日。大雨霶霈。庶民鼓舞。急於田事。老幼就功。力穡有秋。正在今日。臣慮州縣親民之官。不知農事之急。以小小詞訟。勾追證逮。禁繫淹延。至於隨司門留。亦皆拘繫。頗妨農作。臣欲乞下諸路久旱郡縣。當此農事急切之時。民間小可詞訟鬬爭。一切且罷追擾。除

事干人命。及劫賊急切公事。即依常施行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聞損上者益下之道。厚下者安上之義。未有不先厚下而上奠居者也。未有下不益而上獨有餘者也。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洪範八政。以食為先。必曰農用八政者。蓋下之道也。詩之公劉以疆場為先。必篤公劉者厚下之義也。召康公獻公劉之詩於成王。詒政之初。箕子陳八政於武王。勝商之後。以大君初政貴乎知本。本立。則政舉矣。故教生於既富。禮興於足食。操大器者未有不以農為急。今天下四民雜處。侈靡淫巧之智興。轉而為工者皆是。倚市罔利之徒熾。散而為賈者不可勝數。執公府之役。一邑之中不知其幾家。馬怠惰游手。一家之中又不知其幾人。馬。故一夫耕。十夫待哺。十家耕。百家食。豈獨如是。軍賦於是乎出。公須於是乎興。賓客冠婚喪祭於是乎在。一不旱乾水溢。雖終歲勤動。糟糠不厭。流離轉徙於溝壑。朝廷雖遣使發倉廩以振救之。死已十八矣。監司郡守雖有勸農之名。而無勸課之實。設有其實。人必指為迂闊而竊笑。故不能持久也。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謂者賜勞。自尒海內富足。禮義興而幾致刑措。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於苟簡而不究治。民不安業。澤不下流。無足怪也。臣伏願行勸課力田之詔。裁於惻怛。重於丁寧。終以不倦。以田疇墾廢多寡之地為守令進退之法。其有田疇加闢。民安其政。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勉諭。加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闕郎選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蓋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不為苟簡因循之政。加之惻怛丁寧不倦之詔諭。雖有不欲力田之民。蓋寡矣。由是富庶之俗興。禮義之教行。天下之不治者未之有也。伏望陛下少留意焉。天下幸甚。

徽宗時。御史中丞王安中請行籍田禮劄子曰。臣伏覩陛下肇建明堂。既訖嚴配。乃以十月之吉。首行授曆頒常之禮。三代隆典。復見今日。可謂甚盛之舉矣。臣幸以言語待罪禁林。於禮文之事。宜因有陳。然臣愚慵淺陋。不足以仰窺聖學。竊嘗攷之月令之文。蓋欽授民時。使時以作事者。於農事為尤謹。夫農。天下之本也。親耕之禮。事之本也。王籍千畝。天子三推。先農之祀。耒耜之載。穜稑之儀。見於經者。其制甚詳。昔我太宗肇行是禮。有司告畢。猶以不終千畝為恨。迄於仁祖。惟稼穡是好。明道再籍。弁冕舉趾。進至十有二畦。三公而下。咸盡壠焉。神考稽古刱法。正茲國南之位。哲廟繼志述事。勞以思文之名。恭惟累聖所以敷遺陛下者。抑又大備。時令之頒。此實先務。比者迎真慶成。臣獲扈清蹕。待事郊次。嘗寓天田。壇壝榛蕪。棟宇摧圮。殆不足稱陛下重本務農之意。恭惟陛下天錫獨智。自初臨御。立經陳紀。全法三代之盛。聖治昭格。天人同和。風雨順序。既屢有年。而縉紳之士。郊甸之老。猶欲拭目朱紘。黼黻耒耜之觀者。蓋上以無忘列聖之德。下欲元元之衆。蹻足富壽。振古如茲而已。臣愚欲望陛下申命有司。參具典故。斷自聖意。順時幸臨。若乃仗衛之設。賚予之數。赦宥之澤。則願陛下約文以就質。抑末以隆本。必于令無所甚費。則久遠可以時行。損益之宜。惟陛下所詔。臣言狂瞽。或有可采。即乞特降處分討論。取旨施行。

通判李新乞戒飭郡守勸農不以其實劄子曰。臣竊聞陛下孟春之月。親屈玉趾。行幸南郊。躬耕籍田。以先天下。行一撥三推之禮。舉百年之墜典。示萬世之禮容。穜稑之種。出自深宮。鸞輅之音。乃光原野。父老動色。中外驩呼。夫以一人之尊而俯為大農之事。則勸農之官。其將何以順承聖意。臣又聞昔者郡守春秋行縣。觀風俗。課農桑。而

暴吏乘時風俗未嘗觀農桑未嘗課千騎五馬重擾屬邑飾廚傳載賓客携妓效東山之遊遊山寺如潘孟陽之作所以先朝廢罷郡守行縣正為此也今雖帶勸農之名而無勸農之實臣欲乞知州每春行縣勸農量帶人從所至不得再宿及取索供帳令人除道約束戒嚴厲色悚動輙受饋送從人丐乞錢物其贓先坐知州不許以失覺察原免則勸農之官知所畏而農知所勸歲約有年此富庶之本原也

高宗時章誼上奏曰臣聞禁暴不可以無兵而彊兵莫先於足食蓋定亂則倚兵足食則倚農古今一道也然而古者兵農混而為一苟可籍而為兵者衆則農必多農既多則食必足後世兵農分而為二苟可籍而為兵者多則農必少農愈少則食愈乏觀今日連營列戍之兵則皆昔時耕鑿之民今日蓬蒿荊棘之地則皆昔時稼穡之野地既廣而農稀兵不耕而仰食於此不恤而欲曠日持久國家安富未見其可也臣近因奏對嘗乞授閑田以給諸軍以裕兵食矣今伏思之曠土尚多閑民猶衆古之民也四或為士或為工或為商而農居其一焉然士則農之秀出而有德行道藝者也方其未仕也是亦農而已則是古者四民而農居其二也今之民也九蓋從仕者衆執兵者多僧道連墻工商接武徒隸盈於官府游惰塞於道塗舉是八等之人其為農者百不一二焉夫人不為農則家不蠶織矣不蠶則無衣不農則無食加以兵革未息賦斂日至設有水旱饑饉將何善其後哉唯陛下執古御令務農重穀設為法制率是八等之人使無不授田而唯農之為勸則王業可興而國勢鞏固矣如臣言可採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李石上勸農疏曰竊觀漢文帝勸農之詔二十三年之間至於十數

未嘗不掩卷太息。且漢興。民僅息戰爭之苦以歸安於田畝。歲月未幾。以謂不如此。不足以招徠勸集以作其游手怠惰之氣。以趍於富足衣食之源。如文帝者。可謂知所本矣。仰惟陛下親耕天田。以風天下。勸農之心切切然矣。如江湖兵火焚掠之地。今皆化為墾闢禾黍之場。大抵勸率之效也。今蜀以連年水旱。農有種而不得其穫。耕而不得其食。縣官力役迫之於其前。兼并督責驅之於其後。至於賣牛拆屋。棄田里以去。野無棲粒。田有荒萊者。十居五六矣。州縣以勸農為官。獨不一為陛下省念之乎。且以名其官者。當思履其事。今乃指為不急之務。每以故事具酒食郊次。召耆鄰白髮之老。強名曰農以勞之。特為宴游虛文。其實無補農務。農耕之勤惰。與田闢之多少。彼不知也。蒙其名而怠其事。可乎。且陛下方求所以裕民為無窮之利者。使斯民疾耕力耘。自足於飽暖。民足。則君足矣。不必他求也。臣願陛下以農為裕民之本。於詔旨丁寧及之如文帝焉。則水旱之備可無慮也。

蘇籀上務農劄子曰。臣聞王政之先。務農為本。觀周公豳風所陳后稷以來田畯耜饁。斧戕蠶桑。重穋滌場。黃纁績褐。想見先王愛利厚生之叙。慨然稼穡艱難小人之咨者。思文之粒烝民底于道矣。古之治財者非一。凡籠貨筭緡。運米斂積。甚勤且裕。而周公所陳淵源深矣。珠玉泉貨。寒不可衣。飢不可食。有補飢寒而至重者粟帛也。二者不充。則他財無益。盖禾不天降。非民力不生。縑不地踴。非民工不成。今陛下帑藏出于租稅。每歲祿廩軍賓以百萬計。五年之蓄。九年之備。殆其可念。自昔承平。諸路之賦常不能自給。素所仰者東南數十郡。今淮南往往為斥候之郊。罕復種植。賦入惟恃二浙而已。吳地海陵之倉。天下莫及。稅稻再熟。貢緜八蠶。方今縑綺之美。不下齊魯。又

增以鹺鏹籠榷之盛。夫復何加。白丁工女。終身絲穀。五符尺籍。盡力邊疆。行陣者無暇播穡。南畝者甘心餉饋。二者互相養衛。田夫必億兆於甲士。犂牛必百倍於戰馬而後濟矣。嗚呼。孰謂溫飽天下。而富強邦國。非農也哉。四民之最苦辛。三務之最勞劇。苟寬裕其生生之業。則士商工及末務者亦不匱矣。臣竊惟先聖有敦本興王之要道。田里之安。恃賢守令。亦不必其躬行阡陌以為勸課。惟科歛正辟。惻怛務實。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人心悅。則陰陽和。陰陽和。而天地平。於是風雨時若。耕織咸遂。殆其庶矣。太公言寬民之目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夫如是。地無遺利。家有羨餘。縣官豈在加賦侵牟而後足用。閭閻困乏。則邦本不固矣。姑令有司量入為出。出納之間。不失欽慎。歲計時辦。裁抑浮冗。累歲均省。必致京坻之豐。山嶽之儲。帶甲百萬。陳錫周洽。

篚實盈溢。民有蓄藏。穀縑雖鉅萬。不以為家貲數。雖公私咸有九年之積可也。禮義益敦。風化益厚矣。陛下待遇守令。賞罰以其勤惰於民。才否必由民之謗譽。誰敢不盡力哉。嘗聞漢人推衍鹽鐵條目之說至數十萬言。亦是裨益邦家之術。臣謂習讀詩書。敦本而末茂矣。儒家仁富與霸道固異也。臣不勝區區越職。昧死以聞。伏惟聖明裁擇。

寧宗嘉泰初。起居郎虞儔上力田劄子曰。臣待罪柱史。遲鈍無取。蒙陛下畀節報謝虜庭。所得於詢訪聞見之實者。臣以口奏。及見於進呈日錄矣。臣嘗謂守邊莫若務富其民。欲富其民。莫若務興力田。竊見兩淮多曠土。官司往時募人營墾。聽其占佃。今已殆遍。謂如佃田百畝。往往廣為四至。逾千畝者。然其所占雖多。力實不給。種之鹵莽。收亦鹵莽。大率淮田百畝。所收不如江淛十畝。況有不及耕種去處。

以故淮郡雖號佃田殆遍而民間實無蓄積一遇水旱歲歉人情便覺皇皇況淮上土力壯厚與中原不異特患人力不至耳使如江浙農民耕耨以時灌溉有度務盡地力其為利豈不甚厚臣頃朝廷興力田之科詔有司立為條格下兩淮監司守臣勸諭有田之家以來歲為始俟布種畢日委宇民之官躬履阡陌如有能招徠客戶資給牛種務盡地力可為農民勸率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特與推恩如占佃數多耕種弗遍檢踏標出只聽給元佃實數籍其餘歸之官別召客戶耕種其宇民之官亦以力田為殿最賞罰之庶幾淮民知所激勸而以服田力穡為務不過數年地有羨利官司且與寬其征賦使民戶自臻富實豈特水旱之有先具若民兵兵甲器械皆可以責其脩備春秋教閱皆可繩以紀律實守邊之要務也如蒙陛下揀擇施行之誠非小補臣不勝慚悚

金宣宗貞祐三年濬州防禦使田琢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州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龔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踰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園牧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算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稻粱黍稷絲枲布帛極今古以咸資貫人神而並用口非飽而終日不可不再食身無毛羽卒歲不可不製衣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若使

男不逋畝以盡地利。女不下機以盡人力。則豈有飢寒不足之人哉。我聖朝若稽古道。既立司農司。又令臨民官兼管內勸農事。凡以當務之為急也。然天下有無田可耕之家。有有田不耕之者。所以凍餒之人尚衆。乞匄之人尚多。臣謂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莫過於農家而已。夫士人學以居位。勤而不勞者也。工人作巧成器。勞而不苦者也。商人通財鬻貨。末而不本者也。農人之閑暇。惟冬而已矣。於是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以待春陽。播厥百穀。以趂東作。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霑体塗足。瘁身龜手。面塵不遑洗。頭蓬不暇梳。丁壯興功。老弱饋食。披星帶月。夜不安眠。冒雨衝風。晝不啓處。耕事未已。而蠶事起矣。懿筐採桑。斧戕伐揚。一月之間。古人謂如寇盜之至。非虛言也。至於炎天熾火。午日流金。耘耨荒蕪。用齊嘉種。氣如微線。汗若翻漿。以至秋成而登場築圃。尚未知天意之或水或旱。或豐或歉如之何也。於是父母之仰事。妻子之俯畜。租稅之科納。軍民之差役。胥吏之侵漁。繇役之費給。鄉里之慶贈。婚嫁之聘會。宿負之還償。田具之補置。一年之計。但望秋成。一產之資。破散不一。故區區稼穡。汲汲蠶桑。計其經費。選善者而鬻之。而納之。而折之。其餘絲絮之荒穢者自衣之。穀稻之秕糲者自食之。設如年豐。則一年辛苦。而一時歡樂。鷄豚社酒。擊壤謳謠。尚可道也。儻遭水旱。則雖號泣旻天。孰救之哉。將并田宅而鬻之矣。雖然。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不可一日無農家。故曰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莫過於農家而已也。又按豳風有饁彼南畝。田餕至喜之語。蓋皆百姓勸其事而愛其吏。自願饎之。非督使供食也。今之勸農者。皆自賫饃饟。往說于田。恐有汙濫之官因勸農而適野。遂恣意以宣驕。飲食非膏粱。先之以怒詈。酒醴非多旨。繼之以鞭扑。饜其腹於胥吏。投其餕於鷹犬。名為勸農。適所以擾

農也。臣竊傷農家之勞苦。憤官吏之搔擾。顧天下之大本。伏望陛下軫於睿慮。重此農桑。躬耕籍田。后親蠶以先之。凡農家之孝弟力田者。鄉三老具實舉之。免其人當年所耕田租稅之半。凡民恃富無他故而有田不耕。有桑不蠶者。鄉三老具實舉之。就於當年倍科其閑田之租稅。凡民老幼。有田不能耕。有桑不能蠶者。令下之後。限一年須要雇停客户完置牛具。違限者。如無故不耕蠶之例。凡勸農官管內有田桑無故不耕蠶者。委廉訪司察勸農官而罰之。凡逃户田桑。令下之後。限一年官為召人耕蠶。違限則委廉訪司察勸農官而罰之。凡勸農官皆可自具飲食。若以後復有搔擾農家者。委廉訪司察之。如受賄之罪罪之可也。如是則官皆慎勸。民皆力耕。男有餘粟。女有餘布矣。

天麟又策曰。臣聞祭祀者。人之大端。衣食者。人之常理。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據此之務。不可闕也。今聖朝天開吉慶。人沐鴻厖。立太常之正卿。設司農之大寺。職尸三禮。望重三農。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以籍田之禮。尚未施行。公桑之儀。似猶虧闕。至如郊天祀祖。奚為其豐潔之粢盛。有事致齋。何以得鮮明之衣布。則將發倉廩而取粟。向坊局而取衣。是皆農夫之所樹藝。紅女之所繰織。雖有籍田。而寔非陛下之所耕也。雖備服物。而亦非后宮之所出也。以之對越神祇。享于祖禰。道或未盡。禮不徒成。陛下之心。能無少歉。謹按禮經之義。遠稽前世之文。適三陽交泰之春。當是月上辛之日。祈穀于太微之帝。再擇乎吉亥之辰。封人壝宮。掌舍設祇。太僕秉轡。保介從行。綴黛耜于紺轅。冠朱紘之華冕。平秩東作。爰至南郊。具庶府之官僚。聳萬民之瞻視。天顏咫尺際。恭就於三推。黎庶三百人。遂終于千畝。公卿以下。隨爵秩而亦耕。燕飲之宜。布龍光于既返。內宰獻穜于厥後。神倉斂

獲于西成。一旦用之。中心足矣。此天子籍田之禮也。載按古經之文。周達王后之制。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天子有公桑之地。地逼于川。築蠶室于其旁。建后宮于其上。宮高一丈。棘繞垣墉。外户扇而掩之。逢大昕而崇此。禁伐桑柘。因具植筐。后妃齋戒而臨焉。戔斧由斯而動矣。浴蠶于水。戾葉于風。蠶卒眠矣。歲既單矣。吉婦之勤就矣。奉繭獻于后矣。后於是而言曰。此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復詮良日。后乃親繅。手既三盆。事終群下。染之以玄黃朱綠。為之黼黻文章。君王致祭從而服之。此后妃公桑之制也。其文可考。厥義甚明。舉而行之。可謂易矣。此禮似輕而實重。此制似小而極大。蓋所以眷祖宗之功德。盡祭祀之至誠。知稼穡之艱難。先天下以務本也。伏望陛下無怒虢公之直諫。式同漢帝之親耕。于彼天田。成茲盛事。南瞻北顧。三思粟帛之原。上化下行。一警農民之意。於昭文化。以迓太平。垂諸典章。永示嘉範。更望中宮協聖。倣古親蠶。大增助日之月光。深盡配乾之坤厚。陰功浩浩。陽慤明明。守恒德以無疆。獲泰孚之常定。如此。則下使田家之赤子。倣父母以服勤。上獲宗廟之靈神。喜真誠而垂祐矣。

田制

後魏文成帝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吞奪主客給事中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雖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敝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桑柘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

患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以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北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户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絶覬覦守分之工永免於凌奪矣帝深納之

宋太宗時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曰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受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墝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倍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户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

太宗從之

柘宗時畢仲游上奏曰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瘠薄人有衆寡而分之謂之分分定而以名之大甚故也蓋周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以至工商士人受田亦各有等而又分之不易一易再易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畝無主客之別比今二百畝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掩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畝矣什一而征無他賦斂而又歲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四百畝矣而何武之

制。自諸侯王及於吏民。皆無過三十頃。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
農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於董仲舒。申於何武師
丹。至晉泰始限王公之田以品為差。而均田之制。起於後魏。至
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人不行。
乃上之人不行也。非賤者而不行也。在上而貴
者戴高位。食厚祿。官其子孫。而賞賜狎至。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
何師之議。則革於丁傅董賢。晉魏有存。則名存而實去。此則所謂恤
之太甚者也。今將議占田之數。酌復除之法。則周官之書。漢魏隋唐
之制。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董仲舒以秦變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
阡陌。貧者無置錐之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
其說雖正。而不聞其制度。何武之制大狹。今日之制大無限。宜約周
官授田之數。與唐世業口分之法。參其多少而用之。士大夫則因其

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之衆寡。無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要之仰
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旁可以及兄弟朋友。而不為兼并。則善
矣。昔周官小司徒辨征役之施舍。卿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征。秦民耕織致粟帛多。與漢之孝弟力田皆復
其身。而丞相之子返與戍邊。為賤吏卒。則今日之復除。亦可因而為
法。九品者復其身。七品者復其子。五品以上乃復其家。而戍邊之
制可易以助。今齊民之役。雖丞相子必使出泉以助之。則下貧之室
不困於重煩。而在上貴者亦不純於僥倖。然田制之未均。可以均也。
非今日之慮也。迫於富家大室而恤之甚者。則自漢已來未有以處
之。今日之憲也。夫事稽之於古而不合。驗之於今而未見其利害。測
之於人情未得其中。若是者。誠難行也。今呂田之數。復除之法。稽之
於古無不合。驗之於今已見其利害。測之於人情得其中。加之無丁

傳董賢之用事而今日之議過於何武師丹則無以富家大室為難而行之天下幸甚

徽宗時李復上限田劄子曰臣竊見兼并強侈使小民不得安於朝廷愛養仁厚之政者無甚於今日蓋小民無知非惟但見目前小利又多不給豪猾高貲多張術以網羅之率餌其毒良田舊業浸併而盡且如一村昔有數十家為其兼并止有三五家又流而旁侵別村若火始炎勢熾未已是平日數十家盡歸一家心猶未滿又有占田已是中人百餘家之產者夫強者鳴鍾於堂列鼎於庭役保常民千百其指州縣之勢隨其低昂弱者日浸以削歲有不登則有轉徙流散之憂此不可不慮也著令雖有限田之法未嘗推行其法亦踈而未盡臣願詔有司重為講究使之詳審別為立法官戶百姓各為裁抑不敢侵擾貧弱以廣聖朝之仁政

高宗時中書舍人洪遵論限田劄子曰臣恭仰陛下愛民之心至誠惻怛近以臣僚建請行限田之制令臣等看詳行下其法本於抑兼并恤編戶寬力役可謂盡善然州縣猾吏因緣為姦至於墓地蔬圃例皆紐計中下之家惟恐頃畝溢格至有貨鬻墳山以避徭役者甚非立法利民之本意而奉行之官不能体國漫弗加省臣愚欲望聖慈命戶部行下令品官之家止限見在田產應山林園圃及墳塋地段並行豁除仍乞只以逐縣為率許依新制各計頃畝不通一州之數庶幾田制稍寬不致重擾天下幸甚

光宗時知漳州朱熹條奏經界狀曰臣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踈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紱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

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在泉漳兩郡之間。中歲為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并為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

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命。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覆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輭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

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壁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為煩重。疆理畎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歲役。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必嘗為胥史之黠點者。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必嘗為胥史之黠點者。

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畧同。而所陳利害更為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陌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户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為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内輕重齊同。實為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奸民猾吏並緣為奸。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到諸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為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縣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

處。通減令輕。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為省計。若干為學粮。若干為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今子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舉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其人管業。有典賣則亦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其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此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為人侵占。逐年失陌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逐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右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理宗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上言曰。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

踶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喜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彊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帝從之。

度宗咸淳三年。司農卿兼户部侍郎李鏞上言曰。夫經界嘗議修明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姦民之欺。寧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姦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當。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

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時地利。養萬姓於鴻鈞。富户貧家。皆一人之赤子。理無輕重。政貴施行。臣謹按井田之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凡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辦。然後敢治私事。百畝之糞。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井百爲成。成方十里。成百爲同。同方百里。同百爲畿。畿方千里。臣嘗計方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爲私田五萬一千二百萬畝。其井中區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爲公田五千二十萬畝。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只率一石五斗而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須先賑恤焉。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萬石。方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伏見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名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用牧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户。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爲。靡所不至。此而弗治。化寔難行。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雖土風之常然。亦衣食不足之所致也。衣食不

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方今之務莫如興復井田。尚恐驟然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伏望陛下一新田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無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户者。就令佃户為主。凡未曾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其以下俱以二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之謂也。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興復矣。

學校

漢武帝時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欝滯與太常博士孔臧等上議曰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徵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漸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

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光武建武七年。太僕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黌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頻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

魏齊王正始中。廣陸亭侯劉馥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

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誠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東晉元帝初即位。軍旅不息。學校不脩。散騎常侍王導上書曰。夫風
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
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
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
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
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
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
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
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
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
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
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
滋。非所以端本清源之謂也。陛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
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
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
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滕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
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
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
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習禮之士而為之
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深納之。
建武元年。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

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籍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閤東序。圖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為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寔。儒風邈遠。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顧斯道隆於百代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今九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為鄭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鄰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

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救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盡。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為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紛戰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後軍將軍應詹上疏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表。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

散騎常侍戴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為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寂寞。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之於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冤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民懷荼毒之痛。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邁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子遺於

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夷。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荊隨發采琢之美。不亦良乎。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篤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劒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治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咨嗟。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為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蹔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親介胄。務在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詠。以為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

我。疏奏。帝有感焉。

孝武帝太元元年。尚書謝石上奏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禮。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於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亹亹玄緒。翳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雕琢琳琅。和寶必至。大啓群蒙。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帝納其言。

孝武帝時。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學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為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脩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告朔之餼羊。仲尼猶愛其禮。況名實無虧。面墻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皇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竊謂羣臣內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

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論乞付外參議帝既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發憤歎息

清河人李遼上奏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群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鳧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賒而急寔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頹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脩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下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薨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愚謂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戶以供掃洒并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丁今八稔違親轉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扞三齊臣當隨反裴回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

宋武帝受命明年議建國學以范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之聖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

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弒。許止孝而得辠。以斯為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季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楊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勵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簣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遲。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

齊武帝永明三年春。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上議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大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

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籩豆。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焉。

明帝建武四年春。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時依永明舊事廢學。須國子助教曹思文上奏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纘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二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辯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繁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措。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向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

後魏獻文帝時。中書令高允上奏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成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敷德音。惟新文教。搢紳欣慶。莫不幸甚。臣承旨勅。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三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仍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時相州刺史李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秘。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冑。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帝從之。

孝文帝時。國子祭酒鄭道昭上奏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絃誦闕尒。城南大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藋蕪穢。遊兒牧豎。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勑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帝不從。

道昭為州都又上奏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尒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尒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

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尒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帝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復奏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宣武帝時。侍中祭酒劉芳上奏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為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住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

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按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弥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帝從之

常山侯拓跋英奏曰。謹按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莪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鄽。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雋造之流。應聞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所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

孝明帝時。明堂辟雍並未建就。起部郎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為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揔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脩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

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求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荅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乂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魯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肄胄之禮掩抑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為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府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書奏。帝從之。

冀州刺史李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黌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

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欝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墻垣頹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勅有司。別議經始。

廢帝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侍中羊深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

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楢。固以追隆周而並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為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為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沿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為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縶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帝善之。

隋文帝時。潞州刺史柳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疏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頗以致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奬策。徑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彼以倫。使至於道。臣恐業

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鬬二邦之力。迹為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無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

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

唐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言曰。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

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因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

內黔首。騷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僚。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致俗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典訓。崇飾館廟。尊尚師儒。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玄宗時。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常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眊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言。

代宗時。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國子司業兼集賢殿學士歸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上議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者。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

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栒簴大版。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為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為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顓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絜。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筭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生謁師。贄用腶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眡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檟楚之。國子移禮部為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繇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為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為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為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時憚改作。故無施行。

德宗時。太子校書郎李觀請修太學。疏曰。臣伏思太學之為道也。厥惟大哉。實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勅崇嚴。日致齊肅。祗工度木。不俟乎榱崩。須朝命官。取稱乎師氏。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襟之

篇。人懋廉隅。俗捐爭端。天下之人人相則焉。是以德繇此澤。教繇此流。若水之潤下。洚涌植物。利不浩哉。今嘗覩斯壞甚不然。嗚呼。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中年禍艱。寢用耗息。洎陛下君人。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不為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慝。超歲歷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且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筭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繇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輿人有棄本之議。群生有將壓之虞。至於博士助教。鋤耕犁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如農郊。堂宇頹廢。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下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攸處貿遷。而陛下不以問。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為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皐衡宣皇猷。實四三六五之君子間無足以間之。然事不為加理。人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宴罷之產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事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果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聖德逶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哲靡察。今乃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從。恢業於純風。而望海內雋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有庇民之德。祚國之仁。可仰而巍巍。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重聖遵之

無以增。荐興於先皇。而延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愍淳醨亂萌。故同教于民。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存。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炤。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猶或遺之。難矣之民得不重慎乎。魯春秋書太廟屋壞。傳曰。書不敬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嗣無法。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空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為杜稷之計也。設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在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勸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教。諸侯之本也。未有本之顛。而枝葉之存。天子之廢。而諸侯之興。夫為國者亦猶治一人之身。京師人之心。四方心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患易治。體平則四支之患不治而愈。今不嗇神於心體。而竭資於四支。時變於外。氣殫於中。則為不起之憂矣。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滅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關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教化行。勞經邦於長久。熙帝載於登閎。顧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之一焉。伏惟速令於職司。無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憲宗時。學士李絳上疏曰。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入視學。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用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事。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亦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碩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康國濟時。未有不游於太學以躋顯位也。國家自高祖初平關中。便修太學。

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引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贍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並得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行禮樂咸備正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引國學之制復覩儒道之盛故太學廢於衰亂之代非所以俾風俗趍末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滌瑕穢前代所不能舉而陛下舉之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陶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隆闡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胡寇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毅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儒碩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群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經典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廷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特覽愚言起茲廢墮引於教化冀裨聖政少助皇風上於是宣付中書門下令脩起國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四

學校

宋太宗端拱初。史館修撰楊徽之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来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稟稍且優。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

仁宗至和三年。侍御史趙抃乞給還太學田土房緡狀曰。臣伏以商周之所以名治世。莫非崇樹學校。教育俊良。以敦厚風俗之為急也。

後之苟簡淺末有以庠序議治道者咸以迂闊誚之然則舍此而欲風化之宣是猶卻行而求前也竊見京師太學殆將廢弛在慶曆初朝廷撥田土二百餘頃房緡六七千入學充用是時供生員二百人後米陳旭判監贍養亦不下百人近胡瑗管勾已逾三歲纔贍及掌事諭義孤寒學徒三二十人而已又自今年春夏已來一切停罷令自供給所以然者蓋向前所賜田土房緡並卻係國子監拘收占吝近聞吳中復論奏乞依舊還太學至今多日未蒙施行臣愚以謂今若田土房緡不還太學則無由贍養生徒不贍養則將見其紛然引去而之四方矣如此則太學遂廢伏惟陛下聰明仁聖凡輔弼臣鄰日欲致君於堯舜令使太學遂廢將不及商周之治如之何唐虞之庶幾哉伏望特賜聖旨指揮以先所賜田土房緡給還太學依舊許令修完齋舍贍養生員教育漸劘一變至治庶使本朝尊儒重道興學育材之盛不愧於古之治世矣

嘉祐元年歐陽脩上奏曰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体不同而設施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趍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

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弟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鄰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偷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禄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士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資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尔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

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尔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脩其實事給以糇粮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脩身力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尔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見國子監直講員缺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須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為之臣愚以為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為師表之人不當限以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則其間雖有德行如顏回經術如王弼皆終身不可為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就職近歲此法亦

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闕。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人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衆官聚廳。乎舉疑義。面試講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奏。方降勅差除。若德行邪僻。經術荒謬。而輒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

仁宗時。諫議大夫夏竦請興學校。疏曰。臣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禮樂之始。教化之倫。於是乎在。五帝有成均之名。虞夏貴膠庠之禮。周監二代。四郊立學。漢氏握符。雅尚學校。元帝不限博士弟子之員。孝明教授期門羽林之士。永平之際。揖讓興焉。李唐好文。崇設兩監。不游太學。以為恥。旋及叔世。事亦陵遲。國家法遵典故。惟遠是圖。時文載郁。化成天下。但謹教勸學。有殊經意。設廣文之館。列博士之員。胄子脩尚齒之禮。中年廢考校之規。或有生徒隸名而已。故儒雅之士。厭其同方。由是九州罕修學校。蜀郡墜文翁之訓。豫章隳范甯之制。太守但思於固禄。刺史不聞其興學。遂使遐遐之俗。罔知鄒魯之風。冠帶之民。安有弦歌之化。雖聞有儁材而罕聞師訓。執泥經指。不知所裁。伏願陛下稽考古義。恢崇文明。太學之道。于中。廣庠序之學。于外。分命郡國。各置學官。講信修睦。以裨教化。無使子衿之詩復歌於聖代也。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夫其造育俊選。以成官材。是立政之基也。上賢崇德。正君師父兄之尊。是設教之本也。合射習鄉。脩揖讓弦歌之節。是禮樂所成也。養老合語。享孤念功。是仁義所起也。出師受成。執訊反告。是廟堂之嚴也。選習材能。以助祭事。是宗祏之重也。蓋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諸侯。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

不以學為先也。周官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文王世子復載諸侯群吏養老之事。此則州鄉列國庠序之禮咸與太學同制矣。周衰。天下大亂。干戈日用。而列國之學猶廢。故子衿刺其不修。左氏美其不毀也。漢文翁首建黌舍於蜀郡。仲舒次發太學於京師。而公卿大臣。名儒隱德。咸有門弟子。橫經傳道。書名錄牒。或數千人。至于東都。學士寖盛。故在兩漢。其政事本於經術。其議論依於王制。朝有名教之勸。士篤去就之行。及桓靈失御。姦亂滔天。王綱解絕。民勢版蕩。而賴正人持救。義士奮拯。支壞扶顛。更延餘曆。雖腥德已塞于上。而清議不敗于下。豈非教學之功漬染深厚之所致歟。江左晉氏。范甯立庠序於豫章。庾亮起講舍於鄂渚。然倡而不和。絕而不續。尋復廢圮。諸生解散。以是而觀時之風。政其可知也。惟我治朝。據宸立極。丕冒出日。同文一軌。鳥言鴂舌。知誦簡冊之言。髽首卉裳。咸襲端甫之服。奎壁有爛。河洛發祥。文物炳然。儒碩挺出。故學校俶落乎濉渙。續興乎郟鄏。摹規大於齊魏。弦誦聞於江浙。樂善之吏。經營其闕。民悅獻力。不令景從。庠序之制。班班然且遍乎郡國矣。自非朝廷以道德風示四方。以禮義薰襲齊人。又安得不言而化。如草偃風行若是之速乎。然臣聞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周典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重學。今學宮盛立。而師位尚虛。諸生抱經。侐然無主。時敏厥修。雖得樂群之所。必有正業。曷取函丈之問。且夫百工衆伎。必有師匠。緇黃所聚。輒立師長。況夫學者為國造士。使民興仁。所傳者累聖之格言。所習者先王之正道。師教不立。學乃虛器。夫三代而下。治道淳優。儒雅尊博。莫如二漢。自文武之世。屢下詔書。勤命郡國。勸使立學。而終不能興。

自餘歷世。小雅蕩然。故弗論矣。今天下承文明之化。庠序修立。乃盛於兩漢。朝廷宜遂成其善意。樂以成之。顧同不急之務。視之弗蔑。豈國家尊道育材之意哉。間者近甸數郡之學。雖為除手講官。旋復縻以吏職。攬簿領之不暇。何圖籍之能精。且國家奄有萬邦。吏員至衆。山澤津途百家之聚。錐刀可斂。必遣王官。惟是膠庠主道。所在顧一士之廩祿。廢徽政之本原。豈朝廷貴教化而賤貨利之意歟。臣愚以為宜委清望近臣。上從朝列。下逮選曹。舉經術篤行之士。凡立學州郡。悉為選官。依其資任優其稍祿。夫張官布職。散劇繫時略之則輕。屬之則衆。斯共薄事無大小。柄其事則權歸任。無高卑委其任則效立。臣愚以為欲使師禮嚴重。道訓尊立。在乎使之專治學政。主領學徒。勤良者旌而異之。悖惰者簡而黜之。及賓興之時。必參以學官之論。其嘗簡黜者弗在蒸髦之選。其嘗旌異者必預充庭之貢。而命外臺察諸學之官。其尤通博於講議勵精乎教育。能得學士自遠方至者上之。特賜奬諭。或有賜焉。太學員缺。即以充選。且制使才名之士。不歷學官。猶近制先俾郡而後得補憲臺三院也。如此。則清流美士在乎學矣。自然師道尊而教立。士業成而行修。禮義達乎閭巷。德化漸乎州里。國獲良才之用。民得善吏之庇。三綱以正。五教用成。弦誦聞乎四方。道德行於天下矣。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古有四民。皆世其業。則象賢世祿。為古之道。然三王四代。必教諸學。藝成德就。乃辨材而官之。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夏氏大小之學。商人左右之序。皆所以教國子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王太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崇以詩書之教。詔以德行

之嫩。干羽絃誦。凡學必時。脩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比年考校。至于大成。然後論材定位。而官使之。漢制中二千石子弟為郎。或没于刺守。名績流著。亦蒙恩典。録其後嗣。凡屬光禄勳。更直宿衛。歲察廉茂。舉四行。才迹優顯。始蒙選舉。銓居高第。方出補長丞。下自魏晉迄于唐朝。臣僚有功利及民勞效在國。始被恩澤。賜一子官。褒勵勸賞。其義甚大。臣竊覩朝制。凡職務侍從。班在兩省。無間中外。歲至誕節。輒任京官一人。郎官卿監。外臺廉刺。凡及郊禮。輒任選職一人。又近制。負外而無館閣。得視正郎之秩。三丞而請致仕。亦荷門子之録。謹由盛世一統。溥天無外。銓除路廣。郡縣負多。足以霑灑王澤。周胃纖徼之品。奬勸群吏。無為子孫之憂。然臣之愚意。猶有不足者。夫賞延于世。雖盛王之典。而能不營官。亦先賢所誡。今仕任之涂益廣。顧教育之道未施。且世禄之家。鮮克由禮。膏粱之族。名為易驕。夫其生享豐餘之養。習見逸欲之靡。而不淬礪以先王道德。恭儉之言。陶染以古賢孝友。祇庸之訓。是使立身之道不篤。莊官之法不脩。罔知小人作業之勞。不念稼穡艱難之勤。家緒速淪。世美鮮濟。故宜然矣。彼性知禮義之貴。心存藝文之樂。卓爾而立。不入於邪。令器自成。其亦樂族晁以古者作為膠庠。聚而教之。非惟為國造士。固乃為臣立家也。臣伏請凡令之子弟。以資任入仕者。宜悉籍于太學。其在都者。令日入肄業。遵古齒序之禮。臣聞師嚴而後教尊。欲尊乎教。在嚴其師。欲師之嚴。在重其位。伏願於朝士中擇宿儒清德名素在人者。正授博士。明立條教。使行師弟子之禮以肅之。比年考校。顯勳罰惰。及三年則大比。能精一大經。量策時務而通者。送吏部依資補用。其未精通者。復留進業。必及格。始得除吏。其在外者。以大比時赴集。升降同之。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故夫學

古入官。量才授任。著諸典訓。若何捨之。如此。則名為資任。實經誨育。雖高華之胄。有寒素之業也。父兄必加夙夜之訓。子弟必勤講脩之志。勸勵之道立。庠序之教興。朝多世德之家。官獲稱職之吏。仰補時政。旁恢治法。非邦教之大者歟。

方平知睦州。又奏請州學名額及公田狀曰。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故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庶邦。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為先也。伏以新定古城山俗淳澆。民風順睦。以得州名。邑有俊選之材。野有名節之士。先是太平興國九年。知州故左補闕田錫始建今至聖文宣王廟及上請九經書于朝。蒙恩給賜。今見收管。至景祐元年。知州右司諫范仲淹拓廟西垣。建置學舍。樹立講堂。至寶元元年。知州都官員外郎胡楷增新廟宇。基址嚴敞。及臣到任。塗壁茨以畢丁焉。伏望陛下崇道德教之源。廣厲學官之路。俾是遠方之俗。仰霑天子之光。特與恩賜州學名目。并乞於管內荒逃係官田內量給十數頃以給學糧。選官以領其教職。置籍以會其物費。庶游學之士。獲安隸業之所。使郡為鄒魯。家為洙泗。風化所被。恩施甚美。

神宗熙寧元年。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讌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

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道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卿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来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徑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来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大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

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論三舍疏曰。臣伏覩國子監考試上舍依詮試例。臣伏念自王者之迹熄。而學校教養之法不明於天下。學者以言而不及道。於是其實幾亡焉。道之方行也。陛下以天明命。奮然震起而鼎新之。放淫辭。黜邪說。造之以經術。而學士大夫知所本也。然風俗靡靡。未還忠厚。豈獨美之未成哉。亦由吾所以取之者

其法未盡也。且夫科舉之興久矣。相因於千歲。而欲革於一旦之近。臣固自知其難也。蓋亦有漸焉。今天下之士。或聚或散。而行能之實。非可以遽察。臣以謂當自庠序始。法度之行。自近及遠。故又當自太學始。考試頗以行能為差。雖未如古。蓋非殆庶幾焉。今上舍尤所以風動四方。比他時益當慎選。而必用糊名之法。似非朝廷所以養育德義之本意也。且朝廷罷詩賦。廢制科。欲取之以實也。今如是。則但察其詞而已。何異於以言也。論選士在學校不循科舉之常。恐必非其人也。今如是。則不肖者亦可以僥倖。何以異於科舉也。今六經之說。其明如日。雖老夫小子。皆得自託於義理。學文不足患也。所虞者其實未應而已。臣欲乞試內上舍皆以文行參考。如辭理優長。行義超卓。為一等。推恩仁義無玷者。為一等。如有過闕。文雖中。不與焉。夫上舍中。其恩不過免解。或遂得一命。而使人人知所以自愛而興於德。所施者寡。而所及者遠。夫是之謂要術。行之以漸。待之以久。古或可復矣。臣嘗侍罪學省。稍詳本末。如臣所論。衆不能廢。今所以必用封彌謄錄。欲如內舍者。恐物議難一。不敢自任其責。而朝廷所以如此者。亦以私疑之也。臣以謂陛下興起學校。方將追還三代之美。而立政造法乃無以異於後世之科舉。則所失多矣。夫行能有素。非可以一朝一夕為之是非。所繫者衆。亦非一人之所能專也。苟得其私。第當竄其人而已。不可以非其人而廢法也。臣欲乞秪命鎖宿考校。庶幾專一。或以臺諫官一人臨之以防議論之私。其他乞如試內舍體例。則學校之興不至廢失矣。

諫議大夫龔夬上奏曰。臣伏覩制書舉人習業之外。更試律義一道。臣竊惟周王之教。道德為先。其次六藝而已。故皆純全。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者。此也。陛下自熙寧以來。大闡學校養育人材。發明經旨

訓迪士類。今一旦以刑名之學亂之。臣所未喻。夫道德者本也。刑名者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況教之以末乎。臣愚欲望聖慈追寢習律制書。俾多士專尚經旨。悉意本業。不勝幸甚。

知興元府文同乞置府學教授狀曰。臣自到本府。遂詣學舍。點檢見於處所褊狹。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臣因詢問僚屬。并徧訪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並無諸科修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纔獲薦到省。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本貫。不復住此脩習。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效。更不從學。近歲府縣雖稍有士人應舉。終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初觀本府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小州郡進士常不下三四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無秀異可教之士以備官使。但自來上下因循。相與廢墮。使朝廷風教獨不霑浹。寥然一方。遂絕文采。深可歎也。臣伏見本府司理參軍潘行白熙寧三年到任。乃權府學教授。行能為之講說經藝。教其對荅大義。誘掖後進。孜孜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盡願入學。至於外郡士人聞之。間亦漸有來者。以此見人之趨嚮善道。悉由勸奬訓勵。儻得其心有所服。自然不可制禦。而卒至成業矣。行今來舉主考第並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解罷。臣竊慮行去之後。使他官承乏。料學者之所悅從。未必有能如行者。臣無躰問得本路興洋利文龍等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其人亦嘗自惠所居僻陋。難得師友。臣欲望朝廷勘會本府。并前件五州。自來實係少有舉人修學及第之處。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授。所貴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修學。不三二年。當盡變此俗。燦然與天下

士人相仵矣。臣職在守土。所治之下或有可請。不敢自默。臣無任恐懼激切屏營之至。

知制誥蘇頌上議學校法疏曰。臣聞古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雖王之諸子。卿大夫之子弟。及國之俊選。皆造焉。三代所以教化行而習俗成者。繇此道也。自鄉遂之制壞。而學校從而廢缺。漢晉而下。代有興置。至唐而後備。上都立國子監。以總六學之務。設官則有祭酒司業為之長。博士助教直講為之訓導。監丞主簿掌其政令。外則京府州縣各有學。並置博士助教以主訓授之職。繇是黨庠遂序國學之制稍稍復矣。國朝自景祐以來。天下建學。慶曆以後。數立規程。自是諸儒知所宗尚。歲月寖久。師生益增。然而黌校之間。未聞有業成通經之士顯著於時。而副朝廷之選用者。今明詔將議改制。而降意於詢訪。茲誠治世之先務。而聖主所當留神也。臣竊謂本朝學制大抵倣唐之舊。然而設官有未備。而教導有未至。故積日雖久。而成效無聞也。何以言之。唐制學官。國學則博士助教各二人。太學四門學則博士助教各三人。直講四人。太成十人。學生三百人。太學四門學生各五百人。而四門又有俊士八百人。律書算學則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五十人。至三十人。今之學官。惟直講說書共八人。而無國子太學四門之別。職事又無殿最之課。太學生止於三百人。廣文生則三歲試補。但隨秋賦而不隸兩學聽習。律學雖有其名而無其職。書算則又闕焉。唐之學官。每歲終考校。以訓授功業多少為殿最。學生則以業成通兩經以上者上于監。祭酒司業策試。優者上于禮部。大成上于吏部。今二者咸無焉。其法制滅裂如此。而欲責其一道德而廣教化。勢不可得也。必欲別為新規。臣愚以謂積習既久。未易更張。莫若即舊法而增損之。則便而易行也。今學官八人。謂宜各令分

掌職事。五人專職講說。人各講一經。春秋兼三傳。禮記兼周禮儀禮。並為大經。各限二年講畢。毛詩為中經。限一年半。周易尚書為小經。限一年。三人掌教。授諸生以詩賦文論經史大義及時務策。仍輪日直學。以待諸生請問疑義。并出試題目。若考校試卷。則八人通主之。其教導有方。成効顯著。為諸生稟伏者。候及三年。委判監官聞于朝廷。望賜召試館閣職事。其不職者。罷免之。學生以五百人為額。逐日早分經聽受。每經百人。仍兼習孝經論語。聽讀罷。則課習文史。每月公試。三學官考校優劣。分三等。揭名于學以為勸沮。監丞掌其課最。主簿糾其違慢。每一經講畢。監上于判監。集官策試大義十道。次日口說十道。各定為三等。大義通十。并口說明白。能發明聖賢深蘊者為優等。大義通六。及口說俱通者為次等。不及六通為下等。其通一大經。或一中經。兼一下經。試入優等者。上於朝廷。望加旌拔。或直送省試。仍許特奏名次等。籍其名以俟再試甄別。下等本學常加敦勉。其文行道藝超絕倫輩。朝野所知者。不拘常例。並許舉薦以備朝廷擢用。其律書筭等。亦望各立一學。量置生徒。庶令學者粗知本原。以之入官。不至牆面也。州郡之學。每州請置經學博士一員。內舉人及三百人以上者。朝廷為選差正官。三年為一任。如能舉職有效者。任滿日本州為保薦之。乞加旌擢。其餘本州辟召有科名守選官員。或經行純粹之士。上于本路。列奏朝廷。俟旨補授。仍給本學公錢為俸。亦以三年為任。任滿保薦如正官法。內命官望加優奬。舉人即授以閑官。再授教授之職。每州仍置說書一員。以本郡有經術文行之士為鄉里所推者充。仍從生徒衆舉。州為補置。本州無其人。則請於鄰州。使專講說。諸生聽讀課試。亦約太學之例。如有經術精博。文藝優長者。上于州。州為覆試。籍其名以補學職。俟及三年。顯有功効者。舉

送國子監。與通經者同試。縣學置助教一員。推舉如州。說書例無主講說教授之事。諸生有業成通經者。上于州學。與通經者校試舉送。州縣既立學校。須籍公費。望許標撥本處閑田。或戶絕及僧寺莊土多處。斟酌移割入學充職田。隨生徒多少以定頃畝。州縣為差人主持。勾收課利入學以助支費。條約既備。獎勸既行。則人人各務本業。窮經學文。不三五年可以丕革舊俗矣。

宗丞劉摯乞增宗學官俸狀曰。臣所領職事。偶有管見。不敢自避僭冒之罪而苟簡不言。伏覩治平制詔增立宗室教學之法。設教授官。通大小學幾三十員。其講授課試條式明具。逐官除本俸及月請飡錢六十千外。別無添給。而宮院承例。衆率私錢充為月給。多者三五十千。其下不減二十千。臣等伏以諸宮宗室聽讀員數不等。大學小學亦復人數不同。而學官月給取足其間。故其斂率之法參差各異。或以俸入均割。或從員數分定。或大小學通融。或逐學各自承數。大率員多或俸優則所斂輕而易供。員少或俸薄則所出多而難集。取予緩急。亦又繫夫賓主恩意得失之間。故輸者受者皆有幸不幸焉。以至興訴投訟。本司為之督索。蓋此錢本非官為立制。互生詞說。理難齊一。臣再惟教官於學者既為仰給之地。則俯仰頑私。恐少肖以教人之意。餙厲自任。至其甚也。將必有委曲諂媚相事於訞諧宴集以求容悅者。蓋利之所在。人之常情。師生之分。無由兩立。凡此甚非朝廷養訓宗子。崇嚴學官本意。臣等不勝愚戇。欲乞將諸教授比在京職事官明立添支。稍優其數。舊例宮院所供月錢。一皆禁罷。教者既無懷私之慮。得以展意於其職。學者又免會斂之煩。而不得持此相為輕重。師道少抗。然後所謂程課可得而加察矣。臣等竊嘗計之。使學官員數常足而誠聽增俸之優。其所加費為緡錢歲纔三數千

爾。恭惟朝廷養士之制。新美完具。太學生千計。而郡國增立教官。緣學經費。無請不獲。所以樂育人材。恩施甚厚。頃豈於宗學小費乃有愛惜。特有司未經申論。因循至此。伏望赦其愚戇。裁行之。

時議建武學。同修起居注張璪上言曰。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

知諫院無領國子監事陳襄上奏曰。臣伏覩先降詔書。令兩浙已下至臺閣臣僚建議學校貢舉之制。得以上聞者。茲見陛下講求至治。恩得求賢養士之要。以興起王業也。臣近以諫官無領國子監事。每至太學。視其齋舍頹弊。生徒捷達。官吏苟簡。殊無法度。竊謂太學者天子教化之宮。自古聖帝賢王。莫之敢廢。晉漢以下。雖無先王之法。然猶置師弟子多及千數。唐貞觀中。規制益廣。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博士生員。與舊袁子弟游於學者。僅至八千餘員。豈國朝儒學之盛。跨越漢唐。而弦誦之地。寂寥至此。臣實恥之。蓋藝祖創業。未遑斯事。當時謀議之臣。識慮不遠。因循百年。未有太學。今生員所居。乃是司業廳事。與朝集數位而已。天下俟望。必行於陛下之手。事得其本。為之甚易。但陛下先求賢哲之士。使居師長之位。百度興舉。乃其不事。可以不勞而成矣。伏見前授試大理評事。充忠武軍節度推官知許州長社縣事。常秩。性行純明。專於古學。甘貧守道。不苟仕進。語默出處。非義不由。道德未加而人信之。此可謂以身治人者也。前授安州司户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忠孝仁勇。根於誠性。行與道合。心與俗違。博通群經。而尤明於禮學。思一物不獲。其所則其心憂焉。仁宗朝嘗以學官召之。數命不起。此可謂能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二子之道則同。而其用或異。皆所謂學孔子者也。方今丘園有道之士。求

烈與秩未見其比。陛下方大有為之時。捨如是人而使窮居家食。恐非虞舜之舉十六相。文王待二老之意也。如陛下未即置諸左右。姑以禮命召至太學。使居博士之職。以經授弟子。師宗室公卿之子弟。與國之俊選。咸得執經肄業。而以師禮處之。庶乎其可致也。有鄉貢進士管師常者。履行正固。經術專精。東南士人。多所從學。更練民事。而適於時用。嘗為太學正。衆論推服。鄉貢進士程頤者。有高堅之行。懷經濟之學。廷試不第。無復進取。守道用晦。名聞公卿。近聞諸路搜訪遺逸。以應赦書。師常與頤咸與薦達。亦望聖恩並除國子監一助教之名。庶幾太學生員有所規法。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正謂此也。所有近詔諸臣議學之制。論者固多。伏望陛下選擇近臣。須付詳定。取其合於王制者立為一代之法。顧不為淺者之論而遂沮止。則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元年。左正言朱光庭乞擇名師主太學狀曰。臣竊以立國家太平之基本者莫急於人材。養天下人材之成就者莫先於庠序。朝廷務要廣求人材而不素為之養。則何由而得。今上庠與州郡學校雖名為興賢而無養人材之實。所以然者蓋無名師之故也。夫所謂名師者。其經術足以窮聖蘊。其行義足以為人表。又能至誠以教養為己任者是也。昔在仁宗朝詔胡瑗典太學。當是時天下學者翕然向風。所以成就人材為多。至今未見其繼者。豈國家之大四海之廣無其人。患在不求之也。今庠序之中。未見以禮義教養。唯見以苛禁繩治。其所習經術。所修行義。孰為鼓明。孰為觀法。學官者區區自顧苟禁之不暇。奚暇治禮義哉。甚非所以為首善之地也。今朝廷所去弊政。欲盡而所修善政。未甚聞。臣以謂所修善政。莫先於置名師興學校。以養人材。首善自京師。而風動天下。伏望聖慈詔大臣博

求真儒為天下所共推者。使主太學。以教養為己任。罷三舍之獘法。去一切之苛禁。專務以禮義教養多士。自然可以成就人材。為陛下立太平之基本。臣願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左司諫王岩叟乞罷三舍法狀曰。臣聞法有為名則美。而行之則艱。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三舍之法。亦雖有高材異能。未見能取而得之。而奔競之患起。奔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禍興。獄訟之禍興。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混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嘆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定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其成。今乃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岐。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胷中。損育德善道之淳意。非所以篤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獘。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義講解之餘。止於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奬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

岩叟又請用薦舉之士為學官。乞罷試法疏曰。臣伏以砥名礪行以待用於世者。士人之所以自處也。養士人之節以成就其美而風天下之俗者。朝廷之所以處士人也。臣竊見內自太學。外至州郡學官之制。皆令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於程文。不憚奔馳之遠。淹留之久者。顧豈其心哉。祿任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禮曰。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今立法如此。使人人自求為師。欲天下之民知敬學。恐不可得。臣愚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為中外學官。以重教導之選為天下勸。

御史中丞劉摯乞盡修太學條制狀曰。臣切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師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可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窒。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蔑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旨對衆足以為證佐。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繆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無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踈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畏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即私有干求饋遺。自依律勅。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為科條。上之禮部。本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摯又上奏曰。臣昨者建言太學條制煩密。失養士之意。乞下有司。別

行修立。後蒙朝廷選官置局。及今已久。未見成法。緣所差官各有本職。不得專一集議。兼臣竊以謂庠序之制。教育以成其材。奬勸以進其志。群居衆聚。略為約束。自古以來。法之施於學校者。其本不過如斯而已。然則為今之議。無大措置。獨可按据舊條。考其乖戾泰甚者刪去之。而存其可行可久便於今者。則所謂學制可以一言而定矣。若乃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徒無補。而又有害。夫職親於諸生。而習知其情偽者。宜莫如學官也。使其因人情利害而為之法者。亦莫如學官也。然則安用以他官置局為哉。故臣前日奏請止乞令本學立法上禮部。禮部再加參詳。上三省以待聖斷。誠如臣言。學制成久矣。今置局半年。聚議既希闊。而議官各持所見。紛然異同。無所折衷。學者疑惑。趣向未安。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定學制。所檢會臣今年二月十五日所奏。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録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嚴立近限。次第條上。取旨施行。所貴因革不失其當。法令速成以便學者。以述先帝興學之旨。以副陛下造士之意

四年。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上奏曰。臣伏見本州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粮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粮。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伯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伯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伯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

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

元祐中。越州學教授慕容彥逢奏曰。臣伏覩神宗皇帝。恢崇太學以幸教多士。製堂及齋名以寓訓迪。學者游於斯。仰之若日星之麗乎上也。陛下緝熙先猷。州縣學校。咸建師長。命以貢士。而名堂及齋類多前日官司隨意建立。或怪僻不馴。或稽考無據。或違背經旨。以此揭示多士。甚未稱朝廷育材之意。臣愚欲乞府界及諸路州縣學應堂及齋名。除不許用太學敦化等堂名。及論秀烝髦等職事齋名外。並須用太學諸齋名。即不得存留舊名及別有創立。如蒙聖允。乞下有司頒降施行。

元符中。彥逢為太學博士。又上奏曰。臣伏覩陛下追述神考美意。自京師下至郡縣。恢崇學校以幸教天下。增置諸路教官。所選唯經術行義之士。三代庠序之盛。宜無以加此。然諸路教官奉行貢士法。事體比昔為重。今員數既衆。又皆一時之選。而資任多係選人。國子監長貳歲舉改官止八人。施之太學正錄。且猶不給。況諸路教官如此其衆邪。伏望聖慈持詔有司稍增國子監長貳舉官舊格。使凡預師儒之選者益知自重。以稱陛下長育人材之意。

哲宗時。太學正葛勝仲進養士圖籍劄子曰。臣竊以三代之盛。班治顯設之方尤備於成周。而周之隆教養作成之法獨推於文武。文王之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故其效至於多士以寧。武王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故其效至於無思不服。雖聖人以神道設教。其

精神心術之妙不可推測。意者殆將以作人顧俊為長久無窮之計。非特謀用於一時以康庶事而已。祇樸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下武云。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故子孫賴之而國以長楙。嗚呼盛哉。天祐斯文。越數千年而復生上聖。應世覺民之迹若合符節。恭惟皇帝陛下以徇齊淵懿之資。履熙洽隆平之運。聖學高明。道心昭徹。燭見治本。在崇化厲賢。故自躬斷已來。首議學政。大開雍頖。而於以育才衆聯師儒。而命之分教以賓興攷勸之法。革科舉循沿之陋。陞進之令。類出於親製。程試之文。每塵於乙覽。一歲餼廩。無慮數百萬。別為一司。經畫均制。不取於縣官。而坐以餘羨。且命諸道。各售常產以資永業。行之十有餘年。典法大備。彬彬新美之才輩出。而晏晏忠厚之俗已成。雖詩歌文武之盛。無以進焉。既又命禮部以天下養士之額。舍宇之數。費用之多寡。田業之頃畝。載之圖籍。掌在有司。臣等恭承詔旨。討論編次。隨類編括。屢克成書。取大觀二年歲終為率。既以逐州縣離為析數。又以天下合為總數。凡二十有四路。而中都兩學之費不與焉。彼漢中世增弟子員三千人。而唐太宗千一百區載之史牒。已稱甚盛。碩視今日。何足道哉。所有天下養士圖籍凡二十有五冊。謹隨狀上進。干冒宸扆。無任戰悸屏營之至。

畢仲游上奏曰。天下之事有至近且狹。偶得其道而行之。則雖累百世而不倦。有甚大極重。不得其道。則終無補於天下。今所謂律令。皐陶之刑也。增損隆殺近所以為治之道。遂成不刊之書。學校之設。欲以進賢養士為太平之具。不得其道。至今設為虛器而已。蓋甚可嘆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而養老習射讀書合樂行禮於其中者。蓋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節。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以為天下之用。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謂之好學。而後世

姑益賦廩。督課業。嚴禁令以從事。豈古人所以為學之道耶。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所以明是非一。好惡為道藝者猶未備也。而又欲麗師堂。廣八舍。衆徒弟以為盛。其去道愈遠。蓋聞興寧之初。變詩賦為經義以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師者幾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有異也。而今復欲變經義為詩賦。退學官。更定式令以從事。則學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果安在耶。以略言之。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難卒行。宜亦倣其大者。使學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後詔先生博士率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與夫是非好惡道藝之正。而詩賦經義則如古以射取士之法。行同能偶然後序之。別為貢舉以待科舉之士。存之而勿論。要使優游和易而不迫。化其心而勿強復其迹。則庶乎先王所以為學之道。而久以歲月。則遂將適於實用。不為虛器而徒設。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四

學校

宋徽宗初即位。御史中丞王覿奏乞大學冬季補試。疏曰。臣伏見太學外舍生以二千為額。每歲四季補試。前後試中之人。逾額雖多。而入學者少。故逐季補試不已。今科詔在邇。外舍生入學者漸衆。遂已及額。四方學者既不知在學諸生額足。又以朝廷逐季補試之法行之已久。未嘗中廢。故來就冬試者道路相望也。竊聞太學收接到諸生家保狀已是六百餘人。本學申禮部乞補試。而都省以額足不許。本學已曉示罷試。六百人者既不得試。能無怨嗟。若詔告有素。則咨怨固所不恤。緣太學既未嘗先期告諭四方學者更不冬試。及學者如期限到闕之後。方指揮罷試。即是朝廷著令誤四方就學之人奔走道路也。豈所以信天下哉。況孤寒之士有不遠數千里而至者。不

得試而使歸。顯於事理非便。臣欲乞朝廷指揮太學今年冬季依舊補試。其試中人。候學中生員有闕以資次撥入。仍令本學契勘。如來年春夏季委要更不須試補。即預先移文諸路州軍曉喻學者令知。若將來生員額闕合行補試。亦先期曉告施行。所貴不誤四方學者。

崇寧初。左司諫慕容彥逢上奏曰。臣竊謂諸路學校。州有正錄。縣有長諭。廼至其餘掌事之人。皆奉行貢士法令。書攷陞選之詳。盖根本於此。而遠方諸生尚循積習之弊。廼或持其短長。糾率學衆。輒興訴訟。以至發其舊愆以快私忿。以此職掌類多畏默求全。鮮克振職。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編修學制。嚴立法禁。不唯整肅學政。亦以敦厚士風。

大觀中。湖北提舉劉才邵乞須聖學下太學劉子曰。臣聞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盖治之之謂君。教之之謂師。治之教之之功。天不能以自為。必付之帝王。帝王以盛德履尊位。克稱君師之任。用能相天而成其能。四方之民賴以寧謐。唐虞三代之盛。見於詩書之所傳。率由此道。其後去聖既遠。無所折衷。異論肆行。而道統益微。漢興百年。稽古禮文之事。乃克修舉。孝宣增光前烈。留意藝文。爰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於石渠。且使平奏其議。躬自臨決。章帝建初間。復修石渠故事。因著其說為白虎通議。雖未能方駕前古。而發揮聖道。豈云小補。兩漢之文。於斯為盛。載在方冊。光華至今。恭惟國家膺受駿命。聖聖相承。雲章奎文。光耀相燭。非若前代歷世十數。而好文之主纔一二見也。陛下躬濬哲之資。緝熙光明之學。紹開興運。纂修列聖之丕緒。萬機之餘。無所嗜好。獨玩意編簡。考觀前言。凡妙旨所寄。精微浩博。昔人之所未覩者。皆獨得於心術之妙。雖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以成帝王之極功。何以過此。豈留意於章句

之同異者。得以望清塵拜。天相斯文。世道交興。宗社再安。兵革偃息。而聖謨經遠。首以育材為務。爰須詔旨。崇建大學。以幸教多士。導民設教之意。勤勤如此。君師之任。可謂無全之矣。夫學者以聖王為師。親逢斯時。千載之遇也。搢紳韋布之士。豈無望於餘光哉。兩漢之事不足為今日獻。臣愚不勝區區大願。欲望聖慈於清燕之間。凡徽言與旨。自得於聖心者。須之儒館學宮。俾承學之衆得以味道真而泳聖涯。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仰副陛下恢崇至道。開明群心之意。天下幸甚。

徽宗時。通判李新上奏曰。臣伏覩大觀學令。斷自聖知。制為成書。須降郡國。知所遵守者。累年于茲矣。昔游夏不能贊孔子一辭。則學令雖具。官不能杜絶其弊。而縣學補試之同異者。得以望清塵拜。天相斯文。世道交興。宗社再安。兵革偃息。而聖謨經遠。首以育材為務。爰須詔旨。崇建大學。以幸教多士。導民設教之意。勤勤如此。君師之任。可謂無全之矣。夫學者以聖王為師。親逢斯時。千載之遇也。搢紳韋布之士。豈無望於餘光哉。兩漢之事不足為今日獻。臣愚不勝區區大願。欲望聖慈於清燕之間。凡徽言與旨。自得於聖心者。須之儒館學宮。俾承學之衆得以味道真而泳聖涯。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仰副陛下恢崇至道。開明群心之意。天下幸甚。

徽宗時。通判李新上奏曰。臣伏覩大觀學令。斷自聖知。制為成書。須降郡國。知所遵守者。累年于茲矣。昔游夏不能贊孔子一辭。則學令雖具。官不能杜絶其弊。而縣學補試之同異者。得以望清塵拜。天相斯文。世道交興。宗社再安。兵革偃息。而聖謨經遠。首以育材為務。爰須詔旨。崇建大學。以幸教多士。導民設教之意。勤勤如此。君師之任。可謂無全之矣。夫學者以聖王為師。親逢斯時。千載之遇也。搢紳韋布之士。豈無望於餘光哉。兩漢之事不足為今日獻。臣愚不勝區區大願。欲望聖慈於清燕之間。凡徽言與旨。自得於聖心者。須之儒館學宮。俾承學之衆得以味道真而泳聖涯。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仰副陛下恢崇至道。開明群心之意。天下幸甚。

歲升。假手尤甚。轉透題目出外。終日堛坐撫弄筆硯以待文字之来。其間翻録至句語字畫錯繆。雖差官監門。例不敢搜索。稍加誰何。則必紛爭詬詈。公肆底突。傳出送入。傍若無人。一隸名學籍。便以保庇門戶。有繫空名行食身未嘗一躡學圃者。有假故逾限。已經除籍再託入補試者。臣欲乞諸生補試入縣學。歲升入州學。許教授當面試經義一道。試日牒本州有出身官一員監。如文義不通。字札不同。全然踈繆。根究元試之弊。則學者知所畏。而州縣學無濫進叨冒之人矣。

李復上取士劄子曰。臣恭覩神宗皇帝憫士弊於俗學之久。慨然作新。造之以經術。發明聖人之遺言。使講求義理之所歸。庶知乎修身行已。上以事君。内以事親。涖官接物。弗畔於道。而今之學者。曾不思此。平日惟是編類義題。傳集海語。又大小經題目有數。公試私課。久

已重疊。印行傳寫。其義甚多。無不誦念。公然剽竊以應有司之試。終身之學。止於如此。甚者至於所專之經。句讀不知。音切不識。苟誤中選入仕。平生所學皆無可用。非惟鄉閭無一善可稱。雖有甚不齒者亦更不問。朝廷建學立師。設館給食。而偷墮苟且若是。安能副上教養之意哉。欲責其移孝資忠。臨民應務之効。必不能也。古者鄉舉里選。非但取其浮文。必皆考其素行。臣欲乞立法取士以博學行義為先。試言為次。抑亦絕其干託奔競之私。察其器識材術之異。庶幾所養可取。所取可用。聖朝有得士之實。

趙鼎臣乞駐蹕府學劄曰。臣恭以陛下樂育人材。建庠序。開封府實輦轂畿甸之域。天子所自治之地。首詔執事並興府縣之學。而有司推遷殆且十年。博士弟子僑寄他所。甚不稱明詔意。致煩陛下申以程督。曾下踰年之頃。黌舍完成。生徒四集。秋某月有金芝二本產于大成殿之木上。而本學生楊汶等一千一百五十八人相與踊躍誦歎。合辭而言。以謂乘輿方躬郊丘之饗。吾學乃輦路所經從。今芝實挺生。殆先聖先師蒸出瑞物以報吾皇之德。茲甚盛之舉。謂臣默不以聞何也。臣竊以謂郊祀慶成之日。千乘萬騎扈蹕還宮。雖道出府學之南。懼非所以仰勤天步之臨也。然而諸生伏清道之左。聆屬車之音。奏名通謁。抑有著令。如蒙天慈矜其懇誠。示以恩意。少綏六龍之驅。一紆重瞳之頤。如古式閭以寵新學。則多士仰德孰不競勸。四方聞風。得以矜式。以副陛下隆儒重道之意。不勝幸甚。臣待罪京邑。職事所及。有所見聞。不敢緘默。謹昧死以聞。

給事中俞㮚上言曰。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為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為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望者無定說爾。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

出於學校。然後為得。言頗見行。

高宗時。胡寅上疏曰。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於列國戰爭之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以俎豆為對。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以庠序為言。聖賢之謀。必非迂闊。究觀治亂。可驗不欺。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儒風掃地。下無學。賊民興。此先哲之所深憂。非國家之美事也。方陛下潛心道奧。日就月將。菱明經世之書。以幸當世。而承學之士。未有可以仰副聖懷者。豈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哉。臣愚謂諸州教授。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則几鄉舉里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

刑部侍郎知漳州廖剛上奏曰。臣聞學術之邪正。道之所由以廢興。天下之所由以治亂。是以自古為天下國家。欲化民成俗以興帝王之治者。未有不審乎此。蓋學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師。而外乎此者。皆他道也。異時王安石以詭辯紿。淩轢一世。自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其學博雜無統。頗僻失中。乃至分文析字。傍引曲證以行其臆說。殆孟軻所謂邪說淫辭之害正者也。蓋說校於正道則為邪。辭溢於正理則為淫。豈徒不足以明道而已哉。如安石之學術。大抵尊功尚利。輕改作而廢典常。樂軟熟而賤名節。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薄而莫之悟。其為害亦深矣。陛下天日之鑒。灼見其弊。悉罷黜之。以幸天下。誠斯文千載之遇也。比詔名儒之能闢其說者以書來上。竊意已經乙夜之鑒。儻合聖意。臣頗須之。學官鏤板以傳。使學士大夫曉然皆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庶幾邪淫之說不勝。而人心皆歸於正。豈小補哉。

李石上奏曰。臣聞六經者。帝王之心術也。其實見於行事。而其文見

於成書。因其文以考其實。因其實以推其心之所傳。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德業可槩見也。漢人之於垂絶之經勤矣。賴其收秦人之餘燼振起遺音。使其有傳而復續。專門名家之學未易及也。如武帝之表章。元帝之牽制。二君者雖於經甚勤。泥於成書與行事之迹。不能推明六經心術之所自。所謂讀堂上之書。反有愧於椎輪之妙故也。仰惟陛下之心。則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術也。充之以惠利四海。散之以潤澤萬物。無一不有是心。既有是心。雖忘書亦可。然猶儲精道奧。灑為宸編以流布學校。俾六經之文得附雲漢之章相為昭回矣。頃者令取士通習六經與詩賦並行。恐學者之習有所偏也。則又下詔有司優取二禮之學。其尊尚之意。臣竊有以窺陛下欲託六經以達其心於天下也。不知士子所以仰副今日教育。所得於經之盛。能如漢人之專門名家者乎。抑止為剽章獵句誦習科第計而已乎。且聖人之經有資於金口木舌者。駕說之師是也。今世之儒非必一一金口木舌。然所以為倡導之師者不可廢也。今之六經誠有所偏廢而不舉者。無師傳之過也。臣願陛下立六經博士於太學。俾四方學者各得以其經相授受。州郡學校精擇其師。如逐經學諭之類。如是。則無偏廢之經矣。

韓駒上論曰。臣聞方今陋儒之論。以為人主之治天下。直以禮樂刑政。而為士者亦務明於道德性命而已。文章不足尚也。臣竊以為過矣。昔者堯舜三代之世。文章煥然。周公。仲尼。聖人之在下者。文章亦深遠矣。今陋儒以已不能之故。而曰不足尚。則是六七聖人者皆不足法乎。且夫堯舜三代距今幾千歲矣。其風俗之盛衰尚可考者。以其書知之也。故周之噩噩。不如商之灝灝。而商之灝灝。不如虞之渾渾。周之衰也。禮樂刑政尚未大壞。而其文章獨先潰爛。無復渾灝之

氣。後世言治者不過稱漢唐。誦其詩。讀其書。則亦皆差賢於後世。蓋自古未有盛德之世。而文章骫骳不振者也。是以聖人尚之。太祖皇帝時。天下初定。未皇文學之事。太宗皇帝數與侍臣論文。由是風俗翕然而變。嘗喜而謂侍臣曰。近時文物漸盛。它日必有著名者。其後累聖臨御。皆以叡文神學超軼百王。又皆崇儒表善。蓋自端拱淳化之後。天下又安。士得篤於文事。磨礱綴緝以副上意。百餘年間。異人間出矣。臣嘗思之。此豈一朝夕力哉。是殆累聖獎勵激勸之所致也。臣聞太宗始尚文教。則士有王禹偁蘇易簡倡其風。真宗敦好詞學。則有晏殊楊億為之冠。仁宗時。則有若歐陽脩。在神考時。則有若王安石。此數公者。其文皆不愧於漢唐。而其餘以文擅於一時者尚不可一二數也。朝廷之上。文物之盛。至今耆老以為美談。真太平之偉觀。治世之休光也。陛下天縱明智。肆筆成書。虞歌湯銘。播示海內。自有書籍以來。未之有也。臣竊度之。雖有相如之典策。終嚴之奉對。常揚之制誥。尚未足以仰望清光。必有賡歌之皋陶。陳謨之大禹。効伎於周衛之內而後為稱。方今雖不乏人。然而數年之後。壯者已老。老者已耄。則陛下所取以為侍從者類皆今之少年進士也。臣為進士。碩所謂時文者。其體格曾漢唐之不如。則陛下它日所望以賡歌陳謨者誰乎。意者獎勵激勸之道有所未盡。而後生小儒承陋儒之說以為無事於此。是以日靡靡也。陛下廣庠序之教。置師儒之官。進士之高選者不惜好爵以尊顯之。不可謂不獎勸。而士未有深於文者。雖臣亦疑之。進士之高選者或幸得之。而未必深於文也。至體格卑弱者又曾不屏黜。此固宜其不勉者矣。謂宜稍變其体。間求四方之能文者。不問踈賤而尊顯之。則不十年。必有能賡歌陳謨者出焉。使夫堯舜之主而有皋陶大禹之臣以繼今日之盛。且陛下它日功成

治定。亦當得此等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與詩書並傳而不愧。宜不為無益。故臣欲破陋儒之論。而先言治天下者。文之不可廢也如此。

駉又上論曰。臣聞古之人。其仁義充于內。則其文不期而自工。是故讀易春秋。則知周公仲尼之道為閎深要眇矣。此必然之符也。有木於此。枝披葉落。而曰吾本根茂。則天下莫之信。士皆曰吾知行仁義。而其言漫汗繁雜。無一言當於理。則其所謂仁義者亦無乃非其實乎。陋儒之論。其不可聽亦明矣。臣請遂論時文之弊。昔者神宗皇帝既罷詞賦。始立經義之科。意以謂詞賦非古也。而六經之作。皆本於聖人。學者如通其大義。則其文章亦將漸復於三代。今之學者既以講究道德發揮章句。與經之旨亦畧明矣。獨其文章未能復古。後生小儒皆為偶儷之詞。漫汗之文。纂組以為工。繁雜以為美。昔李翺言六經之文不拘於儷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則不偶儷矣。其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則偶儷矣。惟晉宋之間始拘於偶儷。故劉子元以謂可一言而足者必衍以為二言。可三句而成者必增以為四句。然而偶儷之作。近世尤甚。是以至於纂錯繁雜而漫汗不可考。嗚呼。臣不知始變斯文之体者誰歟。甚乎不仁者也。臣卯角時從鄉先生問為大義。鄉先生曰。童子記之。大略如為賦而無聲韻耳。已而臣游場屋。視同列者果皆如此。因退而歎曰。此豈神宗皇帝罷詞賦之意耶。譬猶女工不欲作錦而壞其機。退而相與剌繡。夫錦之與繡。則固不同矣。然其為纂錯繁雜則一也。陛下萬機之暇。亦嘗取今進士之文觀之乎。其偶儷漫汗。三代有之乎。六經有之乎。陛下聖學淵奧。博稽上古。此固無逃於聖鑒矣。夫文之偶儷始於東晉。至其纂錯繁雜。則又前世所未有也。臣竊惟神宗皇帝罷詞

賦。立紅義。陛下崇學校。以三代之風期天下之士。而士止為漢晉之文以待天子之選。甚可羞也。恭惟陛下奎文宸章。超軼堯禹。學者雖無以測知其萬一。然而昭回之光。固萬物之所仰睹也。又近歲黜異端之後。士非三代之書不讀。誠可謂知本矣。其朝夕之所誦捨六經則孟軻揚雄莊周列禦寇之書而已。六經何可及也。然詩之道志。書之述事。尚當取為法焉。至於孟軻之醇。揚雄之深。莊周之辯。列禦寇之不華。皆曩之工文者所採取也。今徒剽其語而不能學其文。是獨何歟。往者初立經義時。士以王安石為師。至今有司須其書於天下數十百卷。可取視也。亦豈獨偶儷漫汗之体哉。則是學者不能上陶風化以復渾灝之氣。而次亦未能希王安石立言之萬一也。豈不陋哉。士方狃於素習。見有不偶儷漫汗者則衆指為異端。而有司亦不敢取。必若所云。則是六經孟軻及王安石。亦皆為異端乎。此亦積習之大弊也。願下明詔使為文者上窮六經之体以為質。中取孟軻諸子之作以為支。下如王安石義解之類以為義。至於漢晉之弊則使痛刮而深鉏之。然後游於璧池之上。不負吾聖天子教育矣。

駒又上論曰。臣嘗謂學者之病在名實之不相副。庠序之士所慕者三代。今其文愧於三代矣。其所陋者漢晉。今其文不幸類之矣。是猶躬行顏閔之行而服盜跖之服。曰無傷也。此豈可。不革其弊哉。前日陛下制詔多士。詞尚體要。使復三代之盛。甚大惠也。臣時聞之。踊躍太息。謂將立見渾灝之氣。詔書懇切。然無士君子深於文者倡其風。士因陋就寡。不能遽希作者。徒為淺易之文以應有司之選。煩言碎詞。判落不盡。違明詔。失聖意。臣甚為諸儒不取也。陛下即聽臣言。詔革文弊。則當慎擇有司而嚴其法。臣嘗計今天下郡國之士。不翅數十萬人。既已講解義理。發明經傳。為其所難矣。豈無軼群超俗之

才足以輔弱扶微。而庶幾於三代之文者乎。特以有司非是不取也。不敢自騁於繩墨之外。凡臣之所患者。獨恐有司升黜之際未盡別白。則士專已守殘。其弊未可以猝除也。國家初乘五季之亂。文章蓋掃地矣。以太宗真宗歷年之久。聲明文物之盛。然僅能革五季之風而已。及仁宗時益務復古。是時綴文之士不為不衆。而士亦未甚勸也。其後歐陽脩執文柄以度量多士。凡僻裂輕豔者揭其名而辱之。惟重厚典直者取焉。由是風俗一變。熙寧之初。僻裂輕豔之文既不復作。而雕蟲篆刻之技猶在也。士君子亦皆知其弊而不能自還。以上之所取者惟是而已。會王安石白罷詞賦。神考從之。而安石布其書於天下。使以新義從事。士乃始去雕蟲篆刻之技。向令仁宗神考雖有復古立經之意。而無良有司以升黜繼之。臣知其有所必不能矣。夫上言所好惡而以升黜繼之。雖欲變天下之至難可也。仁宗之復古風。神考之立經義。比於陛下之欲詞尚体要可謂難矣。士猶勉力以副科舉而順上之好惡。何則。利之所在。固衆之所趨也。今荊廣閩蜀之間。去京師數千里。學者無所取師。而都下鬻書者歲取進士高選之文集為版本。傳播四方。謂之義格。後生小儒。何識之有。徒見為是文者例得高選。則皆搖唇燥吻。焚油繼日。誦讀以為師法。此豈可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乎。故其要莫若慎有司之選。陛下欲民之不散。則必擇導民之官。欲農之不惰。則必擇勸農之吏。欲士之深於文。則亦擇司文者而已。必得如脩及安石者。足以風動天下。而又諭以升黜之旨。仍大臣自太學博士。及郡國教授。每歲謹察其升黜之當否以為賞罰。士雖未能遽復三代之風。然少須假之。不一二年必有可觀者。

駒又上論曰。臣聞士為科舉之文。其工拙若無所繫於國家。而臣諄

諄爲陛下言之者。不獨以格氣果弱負陛下教育之意。且陛下立政造事。皆將復三代之盛。臣愚以謂典謨訓誥所以播之四方。傳之萬世。亦當盡如六經而後爲稱。士生於此時。不能自振拔於頹波之中。使至治之世。文事缺然。此賤臣所深惜也。夫文章雖小技。而古人未有不苦心勤力而後僅能工者。甚非可以一旦把筆而學爲也。如是則陛下亦無怪乎學者之不能文也。彼志於禄而已。故自爲兒童而父兄教之以義格。比十餘歲。則已誦數百篇。稍長。而能執筆。則皆不治它技。惟以模擬爲工。已而試于有司。則固足以得禄矣。及其入官之後。年日加長而志不加專。偶儷漫汗之文已熟於其手。而古文奇字或未始識也。夫文之体固不一矣。而今之爲文者則一之。何則。其素所積蓄者然也。然陛下它日使掌西掖之誥。視北門之草。與夫紬石室金匱之書者。例皆取此。今不教之於初學之時。而欲責之於入官之後。臣以爲難矣。及失職不稱。然後擯斥之。此又非學者之罪也。

士方未仕。固不可使雜治它技以妨其業。誠如臣言。使爲科舉之文。已略倣依三代之体。則它日遣言立意。自當不愧於古人。且臣非敢厚誣天下之進士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閒之燕。取義格而觀之。觀其遣言立意。它日有能爲陛下編年記事如劉向班固者乎。有能爲陛下陳謨奏議如馬周賈誼者乎。有能爲歌功頌德如柳宗元韓愈者乎。有能發誥施命如權德輿白居易者乎。臣有以知其不能爲也。此六七公尚不可及。況其上者乎。今之學者則以爲此等皆不足爲也。曰通經而已。甚乎其不思也。臣不敢借古人以爲諭。今之所尊師者莫如王安石。文集數十百卷。其間窺銘歌詩賦頌表奏之類。無不皆善。經術特其文章之一端爾。世有醜女見鄰婦之美而學之。其眉目脣髮手足鼻口舉無所似也。獨以一節之似而曰我盡得其美。則未有

不為人之所歐弃者矣。此則士學安石之比也。往者哲宗皇帝患其若此。始立宏詞之科。陛下前又置詞學兼茂科。欲以此等求天下之士。其意既美矣。第恐所得不廣。不足以儲他日之用。故臣竊効愚策以為莫若教之於初學之時。又皆取六經孟軻之體以為模楷。則自當不陷於邪說。前所謂宜間求四方之能文者不問疎賤而尊顯之。尚慮有司之選有幸不幸。則士亦未勸也。臣聞累聖敦奬詞學。當時群臣號能文者無不旋被褒擢。臣昧亦嘗夜讀李度詩朝而問丞相曰。度今何在。丞相言度坐法居絳州。有詔乘傳入直史館。夫度小官謫于外州。而一詩之善。已蒙記識矣。則學者何得不勸焉。今四海之大。豈無如度者。陛下留意徵臣之言。詳延俊彥以助聖化。不勝幸甚。

駒又上論曰。臣聞儒者之患。非獨其文之不振也。學之不博。抑又甚焉。陛下既詔學者復古之文。又當使之博學。今之說者曰。博溺心。又曰。絕學無憂。此乃老子莊周絕俗之人。刳心去智之說。何可法焉。自孔子之聖而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學不厭其宴居與門人應對之際諄諄以學為言。故問禮問樂問官名。至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肅慎之矢。專車之骨。巨魚漂實。聖人亦安用之耶。太祖皇帝尚欲盡令天下武夫讀書。而況庠序之士秉筆操牘其蹤曰儒而所問輒不知。曰是不足知也。將誰欺乎。古人之博學者臣不可偏舉矣。今士專修夫子之道。夫子既學矣。其師慕者又莫如王安石。臣聞安石於書無所不讀。故其講解經傳訓釋文字。雜取百家諸子之說以發明之。謂其言而不知其所讀之書。謂之盡得安石之學。臣不信也。徃者安石初建經義時。獨倡言道德性命之理。此其意非以文章學問儒者之本務。如女子而事組繡。法

吏而讀律令。自當然爾。今以為不足尚而不務也。是乃中人之情。
於閑佚而為之說。臣嘗游場屋間。見同列者專治一經。其所旁取以
為資者。老莊楊列三經義解字說而已。此數書不一年可徧閱。又其
甚則二三年可成誦也。故士終日袖手書案之上。無所用心。驟而問
之。不必巨魚萍實之難知也。六經之事有不能知者矣。昔韓愈言陰
陽地土星辰禮樂之書。雖今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深
於此而後為大賢者。臣觀漢董仲舒揚雄之屬。則果皆通於此。惟賈
山以涉獵書傳。則已不得為醇儒矣。陛下不惜宮爵以待天下之士。
如一賈山且不得見。則是陛下何時而得仲舒輩哉。雖然士之不學。
非其所不能也。特以上之所設科無所事於此。則當此之時。自非好
名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臣恐數年之後。百家諸子皆
為故紙。以與家人覆醬而已。甚可惜也。今詔自太學及郡國庠序與
士講明經術之外。又勸之以不可無學。而時叩其所有。有博聞者優
與升擢。而甚惰無所涉獵者。亦時屏黜二三。則士無有不勸者矣。苟
其博學。則其文章亦必無前之弊。此尤不可以不先也。
駒又上論曰。臣向之所論者。專為學者而已。然士之不學。非學者之
患。而國家之所宜慮也。陛下無以臣為過。士之不學。未過稠人中閉
口結舌。面赤汗下。使天下以為口實而已也。今之進士。類皆他日之
公卿百執事也。大則欲其謀王体。斷國論。小則欲其辯權事。而決疑
獄。上以備左右之應對。下以與賓客言。今以栲然之腹立乎本朝之
上。則陛下何望焉。其不學之患。今日未見也。他日見之矣。往者學士
劉敞奉使北虜。虜人道使者由徑以誇示其郡國之大。敞素明於

地里。因責問之。虜人畏服。是時順州山中有異獸。虜不能名。以問敞。敞為言此駮也。虜益畏之。父老為臣言神宗皇帝時。御殿放榜。進士有暨陶者。有司讀暨為洎而陶不應。侍郎蘇頌口。吳有暨豔。暨讀為結。此得非其後乎。問之果然。神宗皇帝喜謂頌曰。果吳人也。慶曆元豐之際。士皆深於學矣。然微此二臣。則堂堂大宋幾何而不為外國之所鄙笑。多士之所訕薄乎。柰何今日不勸之使博學以儲他日之用。陛下欲有所問。則皆恍然相視。醉心拱手而不能知。然後蒼猝四顧而求多聞之士。不可得矣。且夫效一官。總一職。非學亦不能也。真宗皇帝嘗因放榜謂群臣曰。天下至廣。藉群學共治之。今又得千餘分理州縣矣。以此而言。則是州縣之吏亦欲其知學也。鄭子皮用一不學之人尹何以為邑。而子產譬之於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完錦矣。自州縣而上。其所職愈大。則所學

當益富。今士通於道德性命之理。誠前世所不及。然一為吏。則素所蓄積不過以善其身而已。是何預於天下之事。而驟布於郡國之間。此臣之所以私憂也。陛下幸以此教學者。又宜詔大臣歲擇博學者以名聞而尊顯之。如真宗召崔偓佺於肥鄉主簿。而特置龍圖閣直學士以處杜鎬。則海內皆承風。以不學為恥矣。昔人有種漆者。鄉人皆笑之。十年而漆可以為器。向之笑者悉取資焉。士之學不學。於今誠未有損益。臣言之若迂闊。然不十年。陛下必收其用矣。惟陛下留神省察。

駒又上論曰。臣愚無所識知。竊獨聞之於士君子。陛下稽古如帝堯好學如孔子。萬機之暇。博覽前載之書。至於夜分不寐。蓋嘗慨然以士寡學為歎。故臣略陳勸學之方。其詳則在陛下下議郎博士議以詔天下。臣嘗竊怪西漢之士亦專一經。而其飾吏事。斷疑獄。皆出於

此。今之學者亦專一經。而不能施於用。神宗皇帝所為罷詞賦而建經義者。蓋將使之見於行事也。非以為決科之具而已。今徒能誦王安石義訓及義格以待問。此豈神宗皇帝所望於士者耶。臣知其然矣。臣嘗以尚書試進士。請以尚書一經言之。尚書五十八篇。大約數萬言。自帝堯至秦穆。其世次之先後。與其誥命誓訓之所從作。雜見他書。學者所宜知也。奇文奥義。訓註不能盡者。昔之老儒有白首而不能窮也。然其可以為有司之問題者。不過二千而已。二千之目。自元豐至今。凡太學公私試。與州郡省試之所問者。皆不離此。而其所嘗問者又不再出。蓋今之可以為題者又纔數百而已。數百之義。學者如竭其力。數歲可備也。數百義足以應敵。則其他雖吾本經有不必究知者矣。有司按其義而可以合格。則又不敢不取。而鬻書者取士之所對義刻為版本。若書則自堯典至秦誓靡不皆有。謂之排類。

後生小儒曉夜課讀。雖不敢盡用。然少增損之。亦足以合格。如是而欲望其飾吏事。決疑獄。豈不難哉。六經之旨既為微妙。其間星辰山川禽魚草木。皆資他書以相參驗。此王安石所以書無所不讀也。然今之學安石所訓之外。則不復研究。而有司之不可以為題者。又皆不復究知。獨誦道德性命之言。以為學聖人之道者如是足矣。蓋昔之善醫者。必先讀神農之書。以徧識天下之藥。雖其用藥之妙出於自得。非書之所能盡。然未有不明於藥性之寒温補瀉而後能為方者也。後之庸醫。以為治病之妙不在於此。獨收古方。而不復讀神農之書。則其所試之方足以毒人而已。今之學者不幸類此。臣愚以謂宜於大義之外。令有司雜取六經中事。及安石之所未訓釋。或訓釋而未盡與先儒之所疑而未決者。如今之策題以問士。常出其不意。而視其所通多寡以為升黜。則凡誦時文者不能有所僥倖。而通經

博古之士出矣。凡臣之所言者。上自師儒。下逮進士。皆心知其弊。獨口不言爾。其間豪傑之士。亦各欲暴露其所長。至於有所拘而不得馳騁。則尤不樂於此。而考試時文詞一律。試官亦益厭之。但上下相循以為習俗。無有言於朝者。臣愚不肖。竊欣太平之難遇。而嘉聖道之方興。又重惜神考崇經教士之意不白於天下。是故勇不自制。既以其身當天下之笑譏。亦不虞蹈狂妄之罪。輒具為書。冒獻於上。古人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惟明主裁之。

駒又上論曰。臣聞方今貢舉之法有三。曰義。論。策。大要以義為主。臣既科條之矣。策論亦足以考士之所學。而非今日之所先也。故臣特言其畧。而陛下試觀焉。臣聞真宗皇帝時。制詔取士。無收策論。嘗謂丞相旦曰。時才政事。盡在二者。臣竊惟神宗皇帝所以罷黜詞賦而獨不廢策論者。以為取士之道。義以觀其經術。論以察其智識。策以辯其謀略。則天下之士盡在吾彀中矣。是時太學諸生有策居第一者。其文辭亦未有以大過人也。然神宗皇帝尚取而觀。是以學者咸勸。經義之外。策論亦彬彬可取焉。近日學子乃以是為餘事。不過亦以偶儷漫汗之文纂錯繁雜以充試卷而已。此尤失作文之体矣。而有司曰是餘事也。亦不以定升黜。又其所問率皆無益之事。類非所以取時才而詢政事也。夫學者之未仕。其於時才政事。是豈能知而有以助萬一耶。然既以設科。則不得不盡其實。此真宗之所以無收。而神考之所以獨不廢也。今之學子皆不觀史書。則策論之不工。為無足怪。臣觀歷代史記。其間車旂服器。禮樂制度。與夫守文之君。當途之士。相與謀是非而斷利害者。皆今所宜知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太宗皇帝讀書至說命未嘗不太息也。神考之聖訓曰。漢之武宣。唐之太宗。則吾無間然矣。自餘治世盛王。則吾取二

三策而已。夫豈以史記為不足觀邪。臣嘗與市人讀詔書于路。竊見陛下戒伶官則引同光之政。諭宗室則稱劉向之美。蓋學為王者久矣。漢丞相言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小吏淺聞。不能究宣。因重掌故之選。自是公卿士史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夫西漢之詔書。無足道也。然猶恐淺聞者不能究宣。今聖天子誥命如此。而承學之臣率不知史書。此臣之所甚未諭也。陛下側席求賢。用之惟恐不及。士之去為公卿。蓋無日矣。今日之論。則他日之陳謨而為陛下講治道者也。今日之奏疏而為陛下議時政者也。宋興以來。名臣幾百人矣。其陳謨奏疏。班然可睹也。此豈致身廟堂之上而後學為者。自為布衣。其學素明也。陛下試讀今日之策論。以預卜其陳謨奏疏。則他日之文物。恐未得如前日之盛。臣是以為陛下極言之。臣嘗見一進士工為文詞。至為策論則亦漫汗偶儷。無足觀者。臣偶問之。汝何苦而為此。則曰。不然。有司不我取也。夫神考與陛下教育之意。當使天下洗濯磨礱。日夜奮發。務增其所未高。而極其所未至。以待國家之用。今以有司之故。而使豪傑之士破歷岸圭角以自貶損。則自中人以下。何可望其進耶。蓋古之教人者。思所以增益之。而今之教人。思所以摧抑之。甚非聖主意也。願陛下詔有司及考試時策論所問。皆可以察智識而辨謀略者。其文非得体。則明教告之。而取經義之外。亦頗以定其升黜。庶使學者少通前代之典。無令空言不適於用。又時因得豪傑之資。此神考與陛下教育之本意也。

孝宗時。知南康軍朱熹上奏曰。臣竊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上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

其處。仰觀遺跡。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圮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閒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罪。其大如此。駭懼震慴。不遑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為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廈為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為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熹召對延和。又上奏曰。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游。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

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崇詔賜九經。而官其祠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未必更為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絕。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

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群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南康軍奏請白鹿洞書院額疏曰。臣竊惟國朝偃武崇文。首善太學。其後天下州郡始相繼有請建書院以養士。至道二年。賜西京嵩陽書院額。咸平四年。賜潭州嶽麓書院。大中祥符二年。從應天府請置新建書院。此類不一。皆賜經書。亦有令備價印造。及間有賜額者。江州廬山白鹿洞書院。實太平興國二年。守臣周述言學徒數百人。望賜九經。使之肄習。緣其學徒繁盛。於是有旨從之。自慶曆詔許州府軍監立學。於是學校徧於天下。當時詔書有曰。除舊置之學外。並令各立學。蓋舊學即書院之類是也。自太上皇帝中

興。廣設學校。徧賜石經。所以教之法已是詳備。今東南康軍所奏雖非定制。然亦所以推廣朝廷崇儒重道之化。本監訪聞潭州嶽麓書院係隸屬郡學。所養生員皆自郡學補中撥入。及請選行藝之士充長。委實曲盡。今勘當南康軍奏所復白鹿洞書院養士一二十人。名額經書未敢擅便標榜收買。本監欲下本軍隨宜措置標榜。所有經書具數申監印造。仍會潭州嶽麓書院隸屬州學規例。一體施行。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復混補法。命兩省臺諫雜議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國家恢儒佑文。京師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由興以來。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不由學校。德行道藝。取決湖名。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今請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材。因大比以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其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

寧宗時。兵部侍郎虞儔上奏曰。臣聞三代令主。以至列國之君。皆有學。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雖小大不同。其化民成俗。長育人材。則一也。朝廷興太學。置明師。四方之士于于然而來。可謂盛矣。竊怪夫近年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游學。非圖餔啜。以給朝夕。則自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里之自好者。過其門而不入。為教授者。則以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觀之。若未甚害也。舉天下皆然。則實廢事體矣。臣嘗究其所以然。蓋人之常情。莫不以仕進為榮。選人之在外者。所望不過關陞。與夫改秩而已。向也太守監司所薦舉狀先及教授。今則且以為贅員置而不問。雖有提學司文字專舉教官。而員數又甚窄。向也教官在法得就任改秩。今則莫之許也。是以有不屑

就之心。故不能所不樂為之事。無足怪者。夫朝廷建一官。蓋欲使之治一職。苟以為迂闊於事。無補於時。曷不一舉而廢之。吏祿學糧猶可省也。若以為化民成俗。長育人材。自學校始。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奈何使之名存而實亡乎。照得教官自堂除之外。在部格法非會試中詞科。及學官發試第一甲。省試上舍十名前等人。不許差注。蓋立法之初。重其選也如此。今選人到部。縱使有格多不肯就。至與之堂除。亦不滿意。又就試者絕無一人。而千堂者日以猥衆。上而架閣非有所擢用則不可得。次而幹官非特降指揮則不可差。伺候日月之久。廟堂無闕以處之。未免有淹滯之嘆。今若朝廷稍重教官之選。有以作新之。使其知所歆羨。則選人進取之路少寬。而廟堂造化之權亦廣矣。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或曰。然則其如闕遠何。臣應之曰。不然。今京局之闕至有三政四政者。蓋以文字易得。庶幾他日可望於改

者。然而儒風鼎盛。正理常勝。自孽韓柄國。又更偽學之名以排陷善類。其始也宗相之黜。舉朝咸曰不可。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人。太學生上書固爭。亦蹈難而不悔。猶以見先朝表章風厲有益於人心者若此。自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夫所謂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也。天下萬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為本。使人即事即物窮理以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其偽而被以此名。屏不得傳。於是驅一世而納諸近功淺利之域。以漁獵為學問。以綴緝為文章。以操切為實才。以貪刻為奉公。踵陋習諛。恬不之講。方時苟安。害未甚見也。一旦開邊之議。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其不謂然者。不過一二館職之卑耳。卒之內訌外猘。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吉乃至於此。自嘉定以來。雖曰亟更曩轍。然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纖能者。僅於經解語錄。諸生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詞浮淺。名節隳頓。蓋自其始學。父師之所開導。子弟之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爾。及其從仕。則又上之所以軒輊。下之所以喜慍。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為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脫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皇恤。嗚呼。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平居無直諒多聞之友。立朝無正色犯顏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已聽命而已。陛下與大臣俱何便於此哉。陛下嗣服之初。正明示好惡。作新觀聽之幾。願與大臣圖惟長久安寧之計。毋以書生為迂腐。毋以正論為闊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有君臣

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夫如是。而君享用賢之福。為人臣者亦職有利焉。周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以療飢也。惟亟圖之。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不忽木與同舍生堅童太荅禿魯等上疏曰。臣等聞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為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筭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為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

必如古昔倫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為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書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熟閑筭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為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為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

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若得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贊善等商議條奏施行。臣等不勝至願。書奏。帝覽之喜。

至元中翰林集賢學士程鉅夫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需才以為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全在國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祭之歷代可考也。國家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亦時聞表表偉傑者。皆自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歷時既久。以次淪謝。迨來晨星寥寥無幾何矣。臣不知更十餘年後。人物當何如其瑣瑣也。而主國論者

恬不知怪。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張本於此。蓋嘗有旨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諄切。而妄人輒陰沮之。應故事而集議凡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後當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優以餼廩。隆以禮貌。庶四方觀感。有所興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擇可以為人表儀者。條具聞奏。令有祿可養而不匱。職比親民而加優。視教化之廢興。為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特與蠲免賦役。依已降詔旨施行。似望國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材之歎。天下幸甚。

世祖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召至京師。上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帝可其奏。

葉李為尚書左丞。一日從世祖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

成宗時。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桷上國學議曰。成周國學之制。畧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

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牒自舉非仄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傳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稡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啓腐舌弊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弃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髣髴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誚由國學而化成於天下將見儒者之用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

仁宗時震集為集賢修撰會議學校乃上奏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

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順帝時。蘇天爵乞增廣國學生員狀曰。國家典章。興隆庠序。敦崇勸勉。責在憲臺。夫成均實風化之原。而人材乃邦家之本。是宜增廣員額。樂育賢能。昔者世祖皇帝既定中原。肇新百度。知為治必資於賢者。而養賢必本於學官。至元七年。初命中書左丞許衡為國子祭酒。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弟。是時學徒未有定額。其後政教既修。學者寖廣。迨至仁宗皇帝增多至四百員。然而近歲以來。員額已滿。至使胄子無從進學。殊非祖宗開設學校廣育群材之美意也。蓋自昔國家未有不由作興英賢而能為治者也。故漢室中興。圜橋門者億萬計。李唐受命。游成均者三千員。人材之多。近古未有。洪惟國家海宇之廣。庠序之盛。又豈漢唐所可比擬。獨於學徒員額猶少。方今朝廷治化更新。嘉惠儒術。至于學校長育人材。尤為先務。宜從都省聞奏量擬增添生員一百名。內蒙古色目五十員。漢人五十員。應入學者並如舊制。錢穀所費。歲支幾何。人材所關。實為至重。如此。則賢能益盛。俗化益隆。其於治道。實為有補。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五

風俗

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而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魏武帝時。和洽為丞相掾屬。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上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虧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飡以入官寺。夫立教

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明帝泰和六年。司徒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趍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耶。但求人之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冐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吳大帝時。姚信集乞旌表鬱生以厲婦節。上疏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士之節。而齊王表其異。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鬱生。少履貞持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擔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体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誄。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

則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欝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西晉武帝咸寧中傳咸為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雖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隷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武帝時風俗趨競禮讓陵遲諫議大夫庾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

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成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汚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

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無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美而意未滿功報美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佐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販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孰攻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

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官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

化矣。

梁武帝天監中。徐勉為侍中。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而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昏。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絕息。灰釘已具。忘弧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風滅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覩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不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以勵末俗。帝可其奏。

後魏文成帝時。中書侍郎高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上奏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脩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為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妓。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則所配者或少長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主。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掖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命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

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隋文帝時。比部侍郎李諤見禮教凋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絰。強傅鉛華。泣辭靈机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窺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迺相師効。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

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逐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逐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慷慨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叅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洒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典。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謬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謾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享自矜

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强干横請。唯以乾沒為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獘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撿之功。諠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為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

唐太宗貞觀初。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御史大夫韋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譽。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婚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

六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買。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禮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刊正姓氏。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士廉等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且大丈夫有能建德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

稱。或道義素高。學藝宏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大丈夫。今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以下。何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以得為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貴我官爵邪。不須論數代以前。止取今日官品人材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及書成。頒之天下。復詔群臣曰。氏族之美。實繁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敢匹嫡之儀。問名唯在於竊貲。結縭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豊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屈辱於姻婭。或矜誇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以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稱朕意焉。又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壞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致拜于父母。群臣皆曰。誠如聖旨。

中宗時。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兼博士唐紹上言曰。比群臣務厚葬以俑人象驂。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婚家盛設障車擁道。為戲樂。邀貨捐資。動萬計甚傷。化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

南唐嗣主時。太常博士陳致雍上奏曰。臣竊聞中書商量不許旌表吉州孝子瞿處圭等門閭事。伏以上古之時。人民淳素。故可無為而治。三季澆薄無常。行或可激勸而成。則旌表門閭。是其旨也。中書舍人張緯不知大體。屢興僻論。以為鄉閭之民。苟避徭役。旌表則迺相

倣傚。止塞則永絕其源。此茸吏無識者之所譚。非大臣佐天子興教化之良術也。且有旻來。孝義著聞者絕鮮。陛下之德所感。相繼有廬墓者三人。而不以為人化所滋。飜慮其遞相倣傚。若相率為賊。則實害於時。相倣行孝。又何傷於政。懲惡本欲人懼。賞善本欲人勸。倘的相倣傚。則是陛下敦勸之有驗也。如不倣傚。又用旌表何為。今朝野之間。不義不孝者何嘗不有。風俗若此。正是陛下急於敦勸之秋。或小吏出此無稽之言。猶大臣必須懲絕。況居清切之司。當顧問之地。首創斯議。謬莫甚焉。噫。為人臣子者上有君。下有親。何思沮人之為孝。夫王政之基。無先於學。人倫之本。莫大於孝。去年停貢舉。已沮陛下教人之為學。此時於激勸。又沮陛下教人之行孝。將順其美。一何踈哉。伏惟皇帝陛下至德格于上玄。廣愛刑于四海。邪見詭說。必不能上惑聰明。然臣雖不才。而所務者大。所思者遠。恐或有一可之言。是以不敢不奏。

蜀主王建時。劉纂上疏曰。下之從上。如風偃草。以仁義理法化之。則為謹愿之行。以驕奢淫佚化之。則為狂薄之俗。今一國之人皆効醉粧。臣恐邦基頹然如人之醉而不可枝持也。

宋真宗時。陳洪進子陳文顯為青齊廬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撿使。與諸弟不睦。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文顯等並分符竹。委以方面。一門榮盛。當世罕儔。先人之墳土未乾。私室之風規大壞。弟兄列訟。骨肉為仇。官奉私藏。同居異爨。屢經赦宥。久積人言。文顯首起訟端。當律文尊長之坐。乞寘散秩。以警浮俗。詔曰。文顯等頗傷名教。合寘邦刑。以其父有忠勳。未忍捐棄。宜賜戒諭。許其改過。儻無悛革。當正簡書。令御史臺告諭之。

仁宗天聖三年。大理寺丞范仲淹上奏曰。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

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唐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觀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之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之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之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從風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

九年侍御史知雜事劉隨奏乞戒止奔競疏曰臣聞風俗信厚草木被于仁恩世道澆漓郡國所以愁嘆仁恩洽則邦家益固愁嘆甚則王室下衰三代已來理亂之政布在經史垂誡後王是故歷代聖君因時立制治于未亂安於未危其術何也在乎法令必行賞罰公當止塞僥求之路興行禮遜之風如此則忠賢得以盡誠姦佞無由妄進百司舉職列郡向方徇公滅私天下無事自古稱垂拱而治者用此道也伏以皇帝御曆三后繼明建不拔之洪基張率仁之景化兩宮臨御萬國歡康禮重大臣延納端士欽恤庶獄儉約豐財小大必親上下無壅此皆上古帝王之能事也近年文武之列內外庶官則有志務僥求公行請託對見旒扆或洒涕以期恩勞效纖微或自矜而無愧或苟且進用或規避遠官或干犯有司違之則動生謗議或唐突執政違之則頗扇是非即有寄任藩宣位望崇重或表章不遜或奏請無厭況於無事之時尚懷悖慢若當要用之際寧盡公忠至于按察之司宴安顧望以容姦為大体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俊

賢。以恬退為愚拙。以至貪殘之吏黷于貨財。老疾之徒罔知止足。務進者都忘於廉耻。營私者不顧於典刑。雖教導以彌勤。而奔競之猶甚。若無約束。寖壞紀綱。慮傷忠厚之風。殊非國家之利。伏望特須明詔。徧示臣僚。俾知戒懼之心。共贊熙隆之運。苟無悛改。當遂奏陳。寘彼簡書。用肅有位。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謹習疏曰。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頋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豈其

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鼙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懾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擥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

下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鄙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

息之政於是胥史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肇官悖慢而廢退宰相儒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誑誉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慢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讓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禹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為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戮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徙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

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彊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仁宗時。帝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知永興軍葉清臣上奏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趍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警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特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常加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体。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苦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

張方平上僭俗論曰。臣聞古先聖人其制民之法詳矣。始則經土立井。分鄰畫伍。為比閭族黨之法。保受救賙之義。辨之以四業。任之以九貢。以同風俗。以齊豐寡。將以敺之趍本。勵之無游。故使不畜者祭

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樹者不椁。不績者喪無縗。猶慮
毆而勵之未從也。又為罰焉。故使宅不毛。有里布。田不耕。出屋粟。民
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惰游棄本者。縞冠素紕垂綏以耻之。已事其事
矣。又懼其侈而慢也。故使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無過五兩。
合親不踰一肉。老少異粮。長壯殊役。則是衣服飲食喪祭嫁娶之事。
莫不為之法制矣。而後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比為之長。閭為之胥。
教訓敦勉。繩非糾怠。是以民之生業均平。而國之禮義興起矣。自秦
民毀井田。立阡陌。賞勵貨殖。寵縱兼并。至有專地跨乎丘甸。籠利呂
乎山澤。强弱相伏。富貧相役。四維盡棄。淫刑以逞。王道蕩壞。遂不可
復。其流虐遺弊。盖至今焉。于後天下或合或離。承運立統。凡十七姓。
平國治世。惟漢與唐。以文景之盛德。文明之英才。朝廷之政既修。天
下之俗已泰。民知自重。刑辟希省。可謂既富庶而教之之時也。不能

圖建遠猷。為之制節。故其豐大及身而已。天寶之敗。仍親取焉。今我
治朝。一統寰域。日出月入。咸被聲教。自稚及耋。不知驚擾。導之以禮
樂。漸之以德義。作法於治。今實其時。然天下務穡寡而游冗煩。末俗
逸而誠農困。通貨貿遷者。倅騎從後。坐廛射利者。大第相倚。食享列
鼎。服備四時。曲堂便房。妓妾夾侍。四方新異。咄嗟畢到。與夫躬執耒
耜。寒耕暑耘。水旱憂於前。租庸逼於後。奴妻不售。溝壑為家。其勞佚
如何哉。臣聞周官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
貧苦。人之大惡。故欲惡者。人情之大端。而制節者。理人之大柄。民知
分限規繩之不可踰。則貪奪僭侈之心息。仁義廉讓之意興。是故王
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其在易履卦之象則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
故知上下誠辨。則民志斯定。民志誠定。則暴亂侵爭之患何由作乎。
向者頒下明詔。誡天下服用之尤僭者。而靡流之俗知勸矣。夫齊一

變至于魯。魯一變至於道。言理教之當以漸成也。臣聞孝弟本於朝廷。禮義始乎京師。在詩晉國之篇。以為其民憂深思遠。猶有陶唐氏之遺風。故繫之唐風。且陶唐氏之不為政久矣。其德教在民。雖百世而不易。非以其嘗所臨治被化尤厚者乎。今京師者。宮室所在。王教所先。宜乎其風俗敦厚質固以表正萬邦。使八紘取則。遠人知慕。是當以道德為富。而不以繁華為盛。今乃子女玉帛多於郢國。魚龍撞索過乎漢都。雕飾淫巧之器。奇衺纖靡之服。陳鬻于市。流於四方。詐偽姦欺。聚為淵藪。虧損皇道。熒亂民心。臣愚以為宜益條節。務從樸素。事為之制。物為之法。掩塞末路。摧省游人。其兼并豪猾。僭上剝下。為蠹猶多。宜深撙約。使循律度。勿令侵急小人以奉無厭之欲。則天下之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得一息之寬矣。

方平又上奏曰。臣聞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俗用不靜。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使卑陵尊。左氏傳曰。下陵則上替。陵替之漸。不可長也。竊惟近歲以來。時風寖敝。是非起於憎愛。毀譽移於朋黨。貴而尊者畏訕誣之見及。故待下之逾謹。賤而卑者恃詆訾之可行。故奉上之禮益倨。更相姑息。遂成此俗。法制因茲不振。堂陛由是益削。且軍國圖議。三事之職。將相進退。人主之柄。即措置有乖於理體。謨猷不允於人望。朝廷固有邇臣列位。諫官御史。得言者衆。必有獻納。豈容小人妄茲干議。近如王預。仕人卑品。婁徹。草澤狂生。投匭上封。恣斥朝政。唐貞觀中。監察御史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兼數職。太宗曰。此人妄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師合官為監察。所言未為切害。太宗流之。蓋所以重朝廷。謹風俗也。臣忝列諫官。以言事為職。豈欲杜塞群論。蔽虧聰明。顧此等纖邪。無益於政。優容之不足以廣言路。崇長之足以損善俗。伏乞降出預徹等所上封奏。觀

其義理。若顯為欺罔。侮黷國經。即未能深示刑章。乞且投畀遐徼。庶使行險之人知所懲沮。

神宗時。監察御史棗行彭汝礪上奏曰。臣聞天下之事。其出無窮。而相禪於無所終始之者。疑若甚勞。而古之人君乃至於無為者。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為遠。故所正者惟京師。以一國為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萬民為衆。故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國家百官之富。不可勝治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者約。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下有仁孝之行。恭儉之德。至誠惻怛之心。至於此非難也。而臣自京師觀之。浩麗之文勝。淳厚之朴衰。謾誕之風長。正信之俗微。非所以觀遠方也。自宮邸觀之。公侯放於驕溢而不禁。婦妾習於侈靡而不嚴。非所以示國人也。自官府觀之。相尚以取譽。相引以趨勢。相傾以就利。為上者殘其下。為屬者持其長。而非所以法萬民也。陛下欲為漢唐。則固軼於漢唐矣。欲至三代。而於此未正焉。臣以為未也。蓋古之人脩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後。雖抱衾之賤妾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關雎之后妃也。雖衰世之公子篤於信。而非止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吏知有所不忍。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以古準今。何其寥寥哉。其弊亦必有在矣。陛下試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篤歟。其昔者奢侈之弊因循而未革歟。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嚴歟。所求於士者止以語言而不以德歟。所取於臣急於利歟。不然。何風俗之難回也。陛下有聖人之才。有崇高富貴之勢。頫呻俛仰。冉撫四海之外。惟無為而已。為之無不可至也。臣觀四方之學。其言語態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為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闊狹。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為野焉。以此知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

質厚也。異時皇族未嘗知經術也。及陛下以經術造之。而莫不欲為經術。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無不言法令。以此知能以德禮示之。則無不從而為德禮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質厚也。德禮也。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順道之。蓋無難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無足怪也。小臣以疏遠妄及陛下之家事。以卑賤冒言妄及百官之嗜好。以聖學之廣淵而道尋常之務。以聖學之日新而言已塵之迹。雖臣亦自知其踈闊也。考之於古。竊以為幾焉。惟陛下念之。哲宗初即位。左司諫蘇轍上奏曰。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魯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避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俊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羌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懷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

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其餘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耻道喪。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睿察。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奏曰。臣伏以先王脩心治性之道載於六藝。學士大夫有窮年沒世不能究其彷彿。至於治家居官脩身事上。不盡其誠。不合於義者多矣。況所謂道德性命之奧乎。比來京都士大夫頓不自信其學。乃求問於浮屠之門。其為愚惑甚矣。臣訪聞慧林法雲。士大夫有朝夕游息於其間。而又引其家婦人女子出入無間。參禪入室。與其徒雜擾。昏暮而出。恬然不以為怪。此於朝廷風化不為無損。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婦人不得以參請為名。輒入禪院。如違。止坐夫子。仍令開封府於諸禪院門曉示。庶幾士大夫之家稍循禮法。不辱風化。

八年。侍講學士范祖禹上疏孝劄子曰。臣先修神宗皇帝實録。伏見元豐六年。資州奏資陽縣民支漸於熙寧中喪母。累年始克葬。因廬

墓側。日三時號慕。肘行膝步。自負土起墳。初有雙白雀徘徊松上。明年有一狸馴墳側。觀漸上土。又明年夏每當午培墳。日色炎盛。輒有陰雲蔽覆。即遇霖雨。方負土時亦暫霽止。又有異烏。一目如丹。至漸哭。常悲鳴向漸。夜有二狐狸哮繞如巡警之狀。久之。有烏群集。內一白烏獨日至漸培墳處回旋。後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十日而去。漸已年七十。每號慟涕淚如雨。日唯食脫粟飯。不盥手濯足。所衣苴麻。至爛碎。鬚髮亦皆斷亂。見者為之惻楚。所居鄰人勾氏之子自髫妻即棄其親不養。觀漸至行。因夫婦感慟。即日迎其親還舍。朝夕侍奉不少懈。漸精誠格物。諸祥屢至。變其里俗。乞旌賞之。詔賜粟帛。臣今因修正史。再牒資州會問支漸事迹。恐有未盡。又要見本人存亡。據資州今年七月回申。資陽縣追到支漸。取問。漸見年八十。與妻阿王同歲。夫妻各無疾恙。漸自培墳三年歸家。後於元祐五年內白髮退落。再生黑髮。及四齒已落復生。今身體輕健。二時飲食如舊。臣竊謂支漸以匹夫行孝。能感天佑助。報以壽考康寧之福。在於朝廷。理宜獎勸。伏況先帝已賜粟帛。付之史官。今漸八十告存。伏望聖慈特授漸一長史。助教。或更優與名目。旌其至行。可以激勵風俗。有補孝治之化。

哲宗時。畢仲游乞理會河東土風淳固。盜賊稀少。人民耕田力作。衣食至薄。而罕敢為非。比之他方獄司刑罰。十無二三。然其俗勤於養生。怠於送死。非士大夫之家。中民以下。親戚喪亡。即焚其尸。納之缸中。寄放僧寺。與墓戶之家類不舉葬。蓋雖上戶。亦有不葬而焚之者。乃刺史縣令不為條教而勸勉。有所不至之過也。中間本路臣僚嘗擘畫奏請官置園地。令寺院僧人守視收葬。有主無主骨殖。仍得朝旨每歲或間歲。度僧一人。至今不廢。甚

大惠也。但寺院既附城郭。即所收葬骨殖恐止及城郭之內。與近鄉人戶。如僻小州軍。窮鄉遠道之民未舉葬者。勢或不能相及。又官圍地有限。葬且無餘。兼肯於官圍地雜葬者多。是小民之家中戶已上。既安風俗。不自舉葬。又耻與小民雜葬官圍之中。往往依舊焚毀不葬。風俗未變也。臣願明勅本路守令。隨其土俗。制為葬埋之法。務從省儉。但不焚毀。而棺斂藏諸地下。即可稍事華飾。非晉俗所能堪也。中民已上。如此以善意勸勉。勿純驅以刑罰。使人人自葬其親戚。下戶無主骨殖。即任從官圍掩瘞。其間家力可以舉葬。養生勤。送死怠。安於故俗不從。朝廷詔令。與州縣條教。尚敢焚毀。或年歲深遠不葬者。裁之以法。使於愧耻之外。知有科禁。則河東不葬之俗庶幾可革。存亡幽顯。各得其所。自然和氣可召。風俗尤美。乞朝廷加意。

劉涇上奏曰。臣聞先王以厚俗為本。俗不厚。則本不固。此天下所由亂也。方三王盛時。政俗俱朴。上下之接如膠漆。親戚之間如室家。而伐木行葦之詩忠厚為辭。歷幾千年而波澤之流。無有窮已。秦起於孤絕。斧肉六國。遂奋九有。攻守同道。一切以殘忍濟。而政弊俗惡。出子分贅。遂成氣習。父子母婦不能保其綢繆。殺伐不義起於謦欬之間。胡越生於同堂合席之上。賈誼有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誶語之說。自秦漢以來。大抵風俗厚者易守。而享歷長。風俗薄者難守。而享歷短。夫禮義忠信。所以維持大物者。盍可斷廢哉。細民罔罔。惟利是嗜。巢分穴析。不翅禽蟻。而運大物者反緩風俗。汲汲以富國強兵為根株。使異政殊俗如此。則相招以趍死地而已。國雖富何恃而守。兵雖強。何守而不亡也哉。陛下以天性事兩宮。以人倫友仲季。孝友之化。可謂蟠極無愧舜矣。然百年之風俗未厚如三王。而平居無憂。輒倣秦人之殘薄睽乖者。殆是也。傳習安固。自以為康莊。

而一鄉小國孝慈之家無幾焉矯極過秦則至身剔肌膚以自鳴孝。夫以盛德之流行謂宜淪其肺膸而為秦轉漢尚而恩衰事勝而情惡故也。今法母改適於夫為義絶而其子非有犯則各相義絶於夫以懲寡妻不節之衍。有犯同母以懲惡子不情之罪。固善矣然至使父死母弱其子誘使之改從母不出畿而兄弟逐以不母遇焉。折生異炊以和養其妻子。他日其母丐於其門餌以芻豢之餘食者鮮矣。一陷於誘餌而流離孤弱不遇日暮而母子相失可以愁絶。此與秦俗何算焉。天下不知幾幾而江淮之閒尤為橫惡。使母不能安其室而去。尚誅以不子。況誘而弃之。哉。所謂同居接繼至能養成前夫之子者。於法得資給之。此已足救。孱薄之俗也。而獨於改適負不能生。棄其夫而歸者。子母追復合。雖已折生異炊皆還之俱貧不能自存者非。如此則惡子奪其私而弱母得其所矣。蓋人情不安室而去則雖貧孰肯棄其夫而惡子之穿者矣。父子既無親繼之相疑而母子乃有復合之相愛。豈不善乎。陛下孝友至矣而臣言及此。乃陛下矍然回車勝母之閭者也。

徽宗初即位。監察御史游酢上論士風之壞疏曰。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恥。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與而效之。莫之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

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喪節。寧厄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徽宗時。禮部侍郎張叔夜上論士風不振劄子曰。臣竊以天下官吏非不衆。廩祿非不厚。所宜奉承命令。究心政術。砥礪名節。以副陛下惠養元元。脩明法度之意。而乃務於苟簡。趣辦目前。以恤民隱者為迂儒。以親庶務者為俗吏。見利苟進而人不以為非。忘公自營而心不以為媿。懷祿養交。慢令曠職。士氣不振。節義不立。衆志相扇。懼成風俗。雖然。未可以此期天下之士。亦幸陛下留神采聽。或下詔丁寧以訓飭之。或因事獎進以激勸之。則士風可革。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上論風俗由大臣倡導疏曰。臣聞大公至正之道不行於時久矣。人懷私意。士失常心。廉恥道喪。名節不立。諂諛相夸。詐誕成風。以全身保位為賢。以竭忠盡節為愚。以奔競進取為能。以恬退自守為拙。以刻剝辦事為有才。以重厚長者為無用。廢直道而徇私情。背公家而任己恩。財賄交通於權門。侈靡濫溢於私室。憎廉潔為矯詐。惡正直為介僻。敢言者謂之狂妄。正論者謂之迂闊。奮不顧身者衆必沮之。賢有才者則妬忌之。背君忘國。不啻路人。卑賤之態。甚於狗彘。禮教陵夷。風俗大壞。日益滋甚。莫可禁止。原其所以致此者。實用事大臣非其人。無以倡導之故也。夫大臣者。百僚之表。萬民之視效也。大臣欺君而罔上。故小臣誕謾以求合。大臣持祿以固寵。故小臣僥倖以求進。大臣貪冒而不法。故小臣並緣而為姦。大臣聲色以自娛。故小臣奢縱以相高。夫公卿士大夫所為若爾。欲望士行之正直。風俗之純厚。豈不難哉。作而興之。理若有待。陛下以甚盛之德。照臨百官。進用忠良。退斥浮偽。開公正之路。杜

邪枉之門。抑僥倖之求。受讜直之言。節儉以化天下。憂勤以帥羣辟。破朋黨以消小人。用忠厚以進君子。勿昵於嬖幸。勿徇於私謁。勿間於讒諂。大公至正之道復見於今日矣。昔者文王節儉正直。在位化之。羔羊之詩是也。今縉紳之徒。下至民庶。莫不化陛下節儉之德矣。至於在位皆正直。臣猶以為未也。蓋朝廷之上。名器未謹。號令未孚。好惡未明。賞罰未當。因緣僥倖者未盡斥。姦贓狼籍者未盡誅。冒恩濫賞者未盡裁抑。諂諛頗僻者尚或陰肆其謀。躁進苟合者尚或得請其私。背公死黨之習未除。附下罔上之風猶在。此而不革。何以為治。願下明詔申嚴訓飭。一有不悛。重寘于理。庶幾士風丕變。民俗歸厚。以副陛下惟新之政。

欽宗時。李綱論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曰。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之寧。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以之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以作成之。重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而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於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狃於虛枉而務虛偽。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惇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奔兢。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兢之操。莫若崇靜退以率之。夫秉實惇樸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徇情於流俗之間為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勸士風為先務。獎秉實而察虛偽。舉惇樸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兢。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矣。此宗社無窮之計也。

許翰上言曰。臣聞國家之基繫風俗之盛衰。風俗之變。視大臣之進退。祖宗以來。大臣有休。入則廟堂。出則藩鎮。進退之度。昭然可觀。比年大臣重去位而輕守節。既解政機。猶復頓望。躊躇闕庭。以幸復用。故蔡京王黼盤踞都城。如古柘根。不可動移。數十年間。風俗大壞。禮義廉耻之節亡。而寵祿姑息之欲勝。此既往不可追。已矯而正之。要在今日。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則白時中李邦彥王孝迪蔡懋相繼罷政。皆領內祠。不去朝著。此蹈京黼之轍迹。違祖宗之法令。臣竊度邦彥方受恩旨。必將禮辭。伏願陛下因此罷之。則時中等亦將自請。上不失國家寵遇之恩。下以全大臣進退之義。明示大正。以定國紐。天下幸甚。

風俗

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上言曰。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幷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為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帝從之。

孝宗乾道五年。敷文閣待制汪應辰上論士大夫悍尚節義劄子曰。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猝

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係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利與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為人臣則盡心勠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為。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慢。又其見利則近。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辨別之者。蓋從順則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廉靜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為愛憎。以愛憎為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於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於取人不觀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況付之於無行之人乎。欺罔以售其說。刻剝以營其私。孟將無所不至矣。而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且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頑頓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則誕謾無所忌憚。是歐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也。其積浸久。其流浸遠。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陛下為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之辨。特留聖意。獎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傾躁。前後反覆者。則懲沮而羞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為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

惠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

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言曰。臣聞古者治天下有要道。所以陶成風俗者。禮義廉耻也。所以維持紀綱者。法令賞罰也。二者相須。闕一不可。固未有風俗不正而能立紀綱者也。及至後世。謂禮義廉耻為迂而難行。謂法令賞罰為切而易見。是徒採其名耳。未究其實也。六經所載。不敢詳引。姑以管仲言之。仲固霸者之佐。知富國強兵而已。然著書八十六篇。首以禮義廉耻為國四維。彼豈迂而不切者哉。蓋上有賞。則思苟就。上有罰。則思苟免。上有法令。則相與破壞而莫之守。此皆禮義廉耻不立之所致。而賈誼所為長太息於漢文之時者也。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日勤一日。凡可以陶成風俗。維持紀綱。無所不用其至。然而算計見効。尚未能仰副聖意者。非以士風未能丕變故邪。蓋張四維固宜汲汲也。今夫君臣上下各有差等。尊卑貴賤不相踰節。是之謂禮。姑此。則在上之位安矣。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至。進退取舍。直道而行。是之謂義。姑此。則民心無巧詐矣。純潔有所守。則臨事必端諒。過失無所蔽。則事上必忠實。是之謂廉。姑此。則其行自全矣。平正其心。詭隨不容售也。委蛇其行。枉道不容伸也。是之謂耻。姑此。則邪事不生矣。凡此四者。其是非可得而考。其次序可得而見。非若繫風捕影之無形。畫餅說河之無實。由是而之焉。二帝三王之治。且不難致。於富國彊兵乎何有。頃朝廷力行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申請舉子倉事。上疏曰。臣等伏見本路上四州軍風俗多不舉子。夭為一方之害者。其弊有三。一者違逆天倫。夭絶人命。傷朝廷仁壽之化。奸天地陰陽之和。二者建郤之間。男多女少。姦淫劫略之事無日無之。遂致殺傷倍多。觸犯刑辟。

三者建郤等州既不舉子貴家富室難得奴婢却以高價買於他州緣此姦詐之徒誘略泉福等州無知男女前去貨賣遂致父子生離夫婦中絶雖遵用勅律徒流編配而利之所在終不能禁凡此三者朝廷法令非不嚴備又累降指揮許支義倉錢米接濟貧乏不能舉子之家德意非不隆厚祇緣本路多是山田義倉等米歲入不多州縣不能均給無以取信百姓風俗無由丕變臣等竊見前安撫史浩任內嘗有奏請乞於諸縣各置官莊收積租課添助贍養當時雖未準回降指揮數內建陽一縣已有置到官莊歲收米三百六十九石逐年係安撫司收管未曾給散臣等今措置先於建陽一縣就將上件官莊米選委土著官員士人驗實給散行之數月已成倫序復用建陽縣例於建寧府崇安建安甌寧南劍州劒浦尤溪五縣次第推行間臣等照得元降指揮舉子事係專委常平司管幹緣諸縣有安撫司官莊米選委土著官員士人驗實給散行之數月已成倫序復用建陽縣例於建寧府崇安建安甌寧南劍州劒浦尤溪五縣次第推行間臣等照得元降指揮舉子事係專委常平司管幹緣諸縣有安撫司官莊米所以不免兩司同共措置候將來事定日仍將所置官莊撥歸常平司管幹許兩司公共點檢庶幾縣道不致作弊然而舉子數目頗多官莊米數有限臣等照得淳熙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準行在尚書戶部符準都省批下吏部尚書韓元吉劄子自乾道五年以福建路有不舉子之風貧乏之家生子皆賜以常平錢一千米一斛又因守臣之請除其所納隨身丁錢臣比為郡閩中詢之父老數年之間小民利於官給錢米不敢溺子全活甚衆然猶恐積日累月州縣急於驗實又謂常平所破錢米已多吝於支與為不可繼者今常平錢物雖有定額獨所謂戶絶田產州縣不常有而止許出賣福建八州內四州溺子為甚民貧土薄所絶田產至為微細間有寺觀絶業取八州所得積而用之亦可助上件支遣也欲望聖慈更賜睿旨應福建民戶寺觀絶產自今並不許出賣專一拘檢令常平司置

籍歲收其租。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其不足處。月支常平錢米。提舉官逐歲稽考。按治州縣。須依元降指揮。常切驗實當官散給。務要實惠及民。本部檢準乾道五年四月十五日勅節文。臣僚劄子奏。福建路有貧乏之家生子者。許所屬自陳。委自長官驗實。於常平錢當官量行支給。每生一子若給米一石錢一貫。亦不為多。如或可採。其餘路州軍有似此。亦乞依此施行。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并準淳熙三年二月四日勅。臣僚劄子奏乞行下諸路將出賣未盡田山等並與住賣。依舊召人承佃。輸納官租。奉聖旨權住賣。令見佃人依舊且行承佃。其已承買約錢未盡與展限一季。本部今勘當。欲依本官所陳事理施行。將常平司一依今來都省批狀指揮施行。今来常平司見盡數究實根括上件田產。欲乞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於民戶寺觀絶產田並與住賣。召人承佃。將所收租利。與安撫司所置官莊及常平義倉錢米。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庶幾實惠及民。風俗一變。以廣朝廷好生之德。不勝幸甚。

樞密院檢詳文字兼檢正李椿上奏曰。臣竊謂天下之事固有似可緩而所繫實要切者。風俗僭侈當有節制是也。易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衣裳而治天下。有似可緩者。而定上下之分。明三綱之常。自此始。豈不要切哉。伏自軍興以來。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為過也。而四方皁吏士庶服之。不復有上下之別。且一衫之費。貧者亦難辦。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恥。故雖欲從倫。不可得也。不惟紫衫。其他衣服華侈。綺繡紵金。異色奇巧。日益以甚。所以民多貧困。不知節約故也。仰惟陛下躬行節儉於上。而士庶侈僭於下。理宜有以節制之。易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不為非要切之事也。伏望聖慈。付禮官酌古今之宜。定衣服之制。非命官軍兵朝省人。不得

服紫衫。華侈之物。一切禁之。變奢僭之風。還倫厚之俗。明上下之分。息貪困之由。天下幸甚。

椿為吏部侍郎。又上奏曰。臣伏覩在法。祖父母父父母在。及身亡服未闋。別籍異財者。合坐之罪非輕。又收養異姓。出繼立嫡。皆有舊條。徃來人畏法禁守之以常。風俗淳厚。伏自國家南渡以來。時有建議立法者。或父母在日。許令摽撥產業。既分便不同爨。或致互相無并。有父母見在。一貧一富者。有棄父母而別居者。又有母受一子之分者。以致身後詞訴紛紛皆是。或有產業而無子孫。許令身後立繼。多是意在圖其產業。本無繼絕之義。親疎爭立。或夤夜葬埋。猥行舉掛。或計囑親鄰。掩有資財。論訴尤多。連年不決。或收養異姓。既違法令。遣棄任情。悉因財產。以至兄弟叔姪殊無恩義。遞互審論。俱遭罪責。不知悔改。如此等類。本合入戶絕。官司豈利此而立法。正謂息爭端耳。今來士大夫亦多有此詞訴。愚民視效。循習為常。近年官員合得身後恩澤。自長承受。以絕妄得之心。且人之有子與無。豈人能為。天理命分而已。苟子亡不得受恩。則孫當承祖之遺恩。或子亡不得而從房。必有隔蓦爭論之弊。如此則是朝廷恩澤適足以為薄風之端。薄風習熟。士夫亦不覆知其非矣。皆因輕議改法以從私欲。遂致風俗薄惡。不復有中原承平渾厚之風。風俗天下之元氣。胡可不正。臣愚願聖慈詳酌。下有司檢討前後改法之因。應別籍異財。及無子孫。身後立繼。及養異姓子孫。及身後恩澤悉循舊法。以絕爭端。以正風俗。天下幸甚。

椿又上奏曰。臣竊謂人身之彊弱在氣血。天下之盛衰在風俗。氣血充實。雖有無妄之疾。可以勿藥而愈。風俗醇正。雖有非意之事。可以不勞而治。蓋氣血者。身之本也。故司馬光曰。風俗者。天下之本也。風

俗天下之大事。教化國家之急務。不可不正也。通来有敗風俗傷教化之語。始出於吏輩之口。傳之於士大夫之間。遂為口實而施之於政事者曰從窄。不曰從是而曰從窄。豈理也哉從窄之風既行。則凡有立功該賞者。則必問難而沮之。有犯疑失之罪者。則必觀望而入之。臣伏覩賞令諸功賞未酬叙而逢格改者。格輕聽依立功時。格重聽從重賞。又斷獄律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仰見國家仁深合古訓賞疑惟重罪疑惟輕之義也。則從窄之政。豈不乖國家仁厚之教耶。臣近承都堂宣示。陛下與大臣論不立朋黨問荅。仰見聖學高明。深得忠恕一貫之道。臣不勝欽歎欣躍之至。則從窄之風。決非聖意之所許也。故敢敷奏。伏願陛下有以救其弊。然則僥倖不可不禁。欺罔不可不戢。名分不可不嚴。貪汚不可不治。一歸於是而後可。欲望睿慈特作聖意詔百司。凡施於有政者。悉從是。不得蹈習從窄之語。庶賞罰惟允。一變厚風而革薄俗。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崔敦詩上奏曰。臣聞民俗之厚薄。關於天下之治亂。堯舜之民。比屋皆可封也。所以為治朝。紲紂之民。比屋皆可誅也。所以為亂世。自昔聖帝明王所以移風易俗以壽天下之脉。知夫不可以法防而禁止。於是一以教化為先。暨秦漢以来。風俗益弊。而時君世主不務崇尚教化。方區區於法禁之間。法愈繁而姦愈生。禁愈密而詐愈出。是以董仲舒王吉之徒始推原所自。而以教化不修為言。竊觀文帝之世。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淳朴。用能海内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教化之效。詎不然歟。臣仰惟陛下勤倫之德。仁孝之資。尚忠厚以迪民。彝崇樸素以先天下。是以四海之民。觀感而化。悉趨於善。然而比年以来。民俗日薄。閭閻之内。田野之間。習囂囂頑庸之態。扇乖爭陵犯之風。以疾視為常情。

以雠殺為美事。及其極弊。至於滅人情。絶天理。不可忍言。漢魏相所謂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以為非小變者。此之謂也。而士大方循習為常。恬不為怪。蓋病在腹心。發見于外。已非美證。而頽以為緩。豈不戾歟。雖然。近民之官。無如郡守。上之所使以承流宣化。風俗不善。宜責於此。臣伏望睿慈。發德音。下明詔。俾四方長吏。頗以教化為務。射鄉食饗之禮。可舉者舉之。孝友睦婣之俗。可旌者旌之。要不專於法禁。而務以移風易俗。使民回心而鄉道。茲至治之本也。且昔之為郡。其民有為不善。則閉閤自責。今使陛下之民。其有不歸於善者乎。惟聖意留神幸甚。

員興宗上風俗議曰。臣聞聖人於天下之民。寛然無所不愛。彼無所不愛。則宜其無所不教也。天下之人。油然而生。林然而羣。方聖人之未作。教化之未敷。性或浮而傾情或暴而放。其始非能周旋曲折而安於禮也。雍容和易而安於樂也。純一不移而安於信也。質直通明而安於義也。聖人憂焉。有道於此。驅天下之人。潜納於其中。銷其冥頑之姿。而制其暴戾之氣。使之雍容温厚。由於禮樂。而歸於信義。雖千百年而俗不變。世雖衰弱。而民必歸厚。三代之風。例皆如此。彼亦何以至此也。則教之使然也。臣觀其時朝廷鄉黨閨門之間。雍雍穆穆。其訓則五常六學。其分則士農工賈。其衣則黼黻文章。其食則籩豆簠簋。其治則井田肉刑。其進取則學校庠序。其飲宴則鄉射酳酒。其揖之為尚。再拜之為簡。而百拜之為尚。是其上下紆徐不迫之態。形於日用之間。而舉不以為難者。自後世觀之。三代之君民教意煩勞。得無迂闊而不可用歟。不知禹湯之君。惠頤元元。其導之深。習之熟。禮樂信義便民而無蹈浮薄者。其權固在於此也。嗚呼此三代之所

以治。周孔之所以言。而當時所以為俗歟。及秦之興。暴而不親。刻而不計。非笑先王之六藝。破壞聖人之藩墻。天下之士民相與從事於迫急慘酷之法。不復有三代中和容與之態。悲夫。秦世輕為天下而壞民俗者。乃至於此。我漢室之興。公卿上下知斯人憔悴而難與為治也。遂欲振之以安謐。示之以不競。其後搢紳喑喑和附。氣益不振。故始變為阿諛之俗。東京之士。懲前世之禍起於柔懦而不振也。中世以降。奇言過行多矯激以振之。故東京再變而為矯亢之俗。矯亢而不已。故激而為變。變者必出為三國之惑亂。三國惑亂而不已。故激而為變者必出為兩晉之虛無。其後則愈激而愈變。俗愈流訛。至唐猶未有所底止也。惟我國家列聖相嗣。斯民坐解凋殍。陶染忠厚。故太祖太宗以至仁宗。聖言日出。是以聳動天下。此亦三代先教後懲之俗也。陛下臨御以來。每於民風猶所加意。此採羣臣之言。戒奔競。

去苟且。凡有以涉教化者無所不用其至矣。德有三代。遵並祖宗。信其無憾也。然臣竊窺遠邇之間。習俗久染。猶有未盡革者。是則官吏不能盡敷德意之過耳。且如臣藩劇邑。兇民大姦。豪猾鄉曲。挾持官吏。州縣恐懼。吏狎首而奉之。橫欺小民。畏其頑冥。此一俗也。姦人誦法。如誦詩書。以教唆為養生。以鼓鬬為樂事。良民怯畏。蓋亦坐是。此又一俗也。士人以干擾郡縣為資身。官吏以販貨道路為得計。漸廢廉耻。不知紀極。不知聖哲在上。豈容如此。此又一俗也。麋金之工。肩摩不息。暗銷之匠。踵接不已。奇異之貨。參尚相仍。權量出入。大小盡變。巧詐敢爾。是官吏不戒約之過。此又一俗也。凡此四俗。州縣尚未盡革。而川峽為尤甚也。陛下高拱九重。民俗王風。久在聖度。凡臣所未議者。聖明已先行之。惟此毫未決自聖志。即賜禁戒。此猶遡坂走圜也。其又何難之有。

直寶文閣知靜江府無廣西安撫李浩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
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除權吏部侍郎。

直煥章閣王師愈論士大夫習俗上疏曰。臣聞相與以維持天下國家者搢紳之士也。搢紳之士。其用心也公。凡舉事焉。謀於上者必盡公以採於下。聽於下者必盡公以助其上。可否之相濟。利害之灼見。擇其善者而從之。故事無不舉而功必隨之矣。一或異是。乃欲事舉而功成。豈不戛戛乎其難哉。臣嘗觀先正蘇軾在嘉祐間。嘗有言曰。今之世所可患者士大夫信服於朝廷者不篤。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無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其言又曰。今世之舉事者雖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可勝數。嗟乎。嘉祐之際可謂盛矣。士大夫習俗已如此矣。臣竊謂軾之言不特中當時之病。亦今日之砭劑也。私意一萌。唯務己之說勝。而謀於上者又未必皆可行而必有成。故其弊終至於此耳。嗟乎。此豈國家之福哉。臣愚欲望陛下申飭文武小大之臣。各去其私意。毋苟且以為同。毋矯激以立異。凡舉事焉。上必盡公以謀於下。下必盡公以助其上。從善而力行。殆見其事舉而功成矣。閤俾嘉祐之風俗為軾所議者復熾於今日。不其美歟。

光宗紹熙二年。司農寺主簿吕祖儉上奏曰。臣聞天下未嘗無事也。

然其所恃以為安者。蓋有忠藎徇國之臣。扶持正救於其間。苟人才壞而習俗偷。則所恃以為安者既失之矣。將何以防其微漸而支其變故邪。惟我本朝作成封殖。治極隆平。繇景德迄于治平。豈為無事。然皆有其人以當之。故天下無變容動色之虞。自王安石惡異好同。剏為一道德同風俗之說。於是人才始壞。而直諒消亡。逮至崇觀間。蔡京用事。又倡為豐亨豫大之說。於是人才愈壞。而俗益驕靡。當是時也。孰不自謂天下廓然無事。然靖康之變。曾不旋踵。三綱幾於墜地。如吳幵莫儔首與虜通。傳道意旨。助成僭竊。王時雍徐秉哲追捕宗室戚里。係纍送虜。迫逐出郊。凡若此比。難以悉數。臣每念及此。常切痛心。推原禍本。是皆狃於熙寧以來邪說之所致也。恭惟陛下紹承高宗壽皇之休緒。虛心無我。察納雅言。有合乎君人之大德。是宜四方萬里。惟動丕應。不應復有熙寧餘論以壞人心。然驗之風聲氣習。則猶未能無疑。拱默成風。頹靡成俗。精銳銷耎。氣節益衰。有所覆護。則立一說以自寬。有所遷就。則求一說以自解。間有務為修潔自好者。則相與指為詭異。其欲發憤懣陳忠讜者。則相與指為矯激。不幸而少有差忒。則又從而媒蘖之。必使之甘為庸人而後已。人材習俗既至於此。稍有事變。憂在國家。陛下亦嘗深察其所以然之故乎。蓋比年以來。邇列近臣立為皇極之言。申以安靜和平之說。始觀其名。外則甚美。徐究其實。中廼不然。不惟偷合取容者得以假是而務雷同。懷苟且以為全軀保妻子之計。而斯說之熾。將使朝廷之上無復有面折廷爭之風矣。仗義守正。志存忠愛者。議論既不能雷同。則必罪之以不協于極。舉動既不能苟且。則必罪之以不務和平。苟被之以是名而不可辭。則加之以是罪而不可避。風俗頹壞。祇務自營。儻復浸淫。國將何恃。是斯說者。廼誣害一世君之陷穽。而為實禍蔽

塞之根本也。伏望陛下慨然深念力救此風。奬拔忠直以作新斯人。拒闢邪說以恢洪正論。發為明詔。風示多方。使忠藎徇國者有以自立。而不為習俗之所詆誣。而中材常士有以自奮。而不為習俗之所移奪。夫如是。習俗之論可破。而不諱之路可開。人材作興。治道自舉。而我之所恃以為安者。將益堅固而不可拔矣。

光宗時。軍器少監劉光祖上奏曰。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

寧宗嘉定十七年。起居舍人魏了翁論士大夫風俗疏曰。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為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雖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歛而歸己。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

除授之當否。疆埸之緩急。言焉則聆以為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踦閭而語。可出可入。孟耆利士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為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為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說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況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諉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漸以敗事也。其號為讜直。亦不過先為稱贊之詞。而後徵致規切之意。始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煉。晝刪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為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皆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者矣。所以裴回頓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投竄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駢頸刑戮。竄名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祼順而棄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傚。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諱陋而久不之覺。臣為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擬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芟

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胥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寧宗時將作監主簿牛大年上言曰。今日士氣亦久靡矣。宜体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風俗。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為之根起。機括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

理宗寶慶元年。禮部侍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繫君師是賴。故孳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使凡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鬬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獸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絶。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彊盛之世。綱常隳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救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桓文出力以攘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

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釁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柰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或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啓叡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　華之愛方篤而布

粟之謠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柰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滫瀡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充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脩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

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臣以迂踈誤蒙召擢。寘在春官。實掌邦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鐘鼓之間。故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為陛下告。狂愚無取。惟聖明擇焉。淳祐間。知南劍州徐元杰上奏曰。臣聞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邦邑承襲之舊。而當作新乎民以迎天命之常新也。今錢塘駐蹕之久。驕奢淫逸。長此安窮。人欲熾而天理泯矣。滌舊染之風聲。回新美之氣習。此其機括在陛下而已。然自曩時有納聲色以固寵位者

而後舉天下成誨淫之風。至今觀光上國之士。自一命以至班改。粉白黛綠。群載後車。其勢已不容不貪黷。臣觀都人生女。自襁褓而教歌舞。計日而鬻之。不復有人父母之心。士大夫以其良貴不貲之身。每每自戕於治容苟售者之賤。則夫嚴事君父而告之以不邇聲色。覬其毓粹清明也奚其信。昔墨翟不入朝歌之邑。今堂堂禮樂之區。此風積習。轉轉日甚。連甍罕良家矣。是可不為風俗慮乎。唐太宗出宮女三千人。蓋其英武有大志如此。孰謂陛下春秋鼎盛而不能為太宗之勇乎。繼今其端本於宮掖之邃。率先以禮制心。而後士大夫能以禮自防。民德可以歸厚矣。自曩時有來苞苴以啓貪殘者。而後舉天下成誨盜之風。今苞苴之路雖窒。士大夫猶忍施劫奪之政。其弊在於不貴桑麻穀粟而貴金銀之器用。匹夫之家亦越分而求之。莫畿甸為尤甚。比年金銀踴直。上應乎天象之占。楮幣積輕。反以為

郡縣折變之利。士大夫方征求竊取。不念胞體之本同。向也綠林鼴鼠之擾。坐靈肝腦塗地。以至上關王食之憂。而士大夫至自賈禍者。懷璧其罪也。齊高帝曰。吾治天下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陛下動心於此。不以人廢言。而以流化自近始。繼今惟儉朴實用之崇。置金銀於無用之地。羣貪殘以挽生意。消物慾以還天真。是亦陛下訓廉謹刑之一助矣。今流風交煽。侈習競趨。渡江以前。窮奢極娛之禍。厭鑒猶不遠也。京畿根本。實係觀瞻。風俗樞機。端自聖化。為今之計。莫若抑文尚質。務實去華。明禮教而為之防。欲使都人知有人父母之心。不可不使士大夫知有暗室屋漏之媿。臣願陛下以身帥臣下。臣下以身率天下。舊邦新命。此其日也。臣迫於憂愛而言之。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元杰為侍左郎。又上奏曰。臣既懇懇納忠為陛下大臣解士論之疑。

數陳於黼座之前矣。然念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君臣上下交相維持。所以為國遠慮扶世常經。著要當隨事捄失。不當以患失為事。蓋捄失與患失異。捄失者。綱常必飭。名義必正。經紀必陳。立制度必昭明。謂正心脩身為齊家治國之本。故自上而下。自早而暮。惟以聞義不徙。不善不改為憂。他又何所患焉。彼患失者。一切反是。以私恩為必報。而每急於徇人。以競進為良圖。而不顧於喪己。得位者以同流合汙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己為長策。謂觸忤為妨進。則事有可論不暇及也。謂喑啞為圓機。則心知其非何敢議也。滔滔流俗幾年于茲。悠悠風塵賢者不免。若是者豈非患失之習有以痼之邪。夫惟心有患失之蔽。見利害而不見是非。名位光顯第第苟容。而不知名義植立。凜凜難挫。旦今日在朝布列。致身通顯者。皆天資之美者也。勇往直前。聖賢事業。夫孰不可勉。日用動息事無非學。交游切磨學

無非事人苦不自覺耳。粤昔聖哲之助。莫大於官師之相規。有志功業之賢臣。亦必曰勤攻吾闕。求如不及可也。不然。本心之失。懵不知捄。頑惴惴然患外物之失。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吁。可畏哉。雖然。士大夫當化風俗。不當議風俗。當論事理之是非。不當恤身事之利害。泛然言人之失則甚易。奮然捄己之失則甚難。臣早夜憂薰。動息猛省。堅苦刻厲。粗謹初心。惟恐庸愚易至間斷。一不自覺。駸駸小人之歸。尚何以議人哉。臣之初来。惟欲一面清光。於去天稍久之餘。亟求還山。勉卒舊業者。臣之心也。恩除太過。隱然於心。亦不免動於患失之私矣。因念學無止法。過必改之。反求本心。痛切警懼。日月之不再。而人之所以為人者。淅涬也。臣既請罷職事。伏惟陛下曲成臣志。放臣還山。臣犬馬之齒未衰。事陛下之日儘長。感時憂深。誼當引去。惟陛下矜赦。

元忠又上言曰。臣又聞人才難得。自昔之通患。人心不正。今日之隱憂莫深焉。夫士大夫不可以負知己。固也。自他人對知己而言。則重在於知己。自知己對君父而言。則君尊如天。無二上也。他何敢知。臣嘗怪夫舉主之薦人。則終身有門生之稱。士夫干求汲引。其未薦之始。已諛之以恩門矣。以公舉而為私謝。以朝廷之公法而便爭者求之私欲。士風既壞。習俗已成。雖有識之士。勉強而從俗焉。臣前日講次讀國朝通略。而陛下與臣嘉嘆藝祖皇帝之遠慮。始詔進士不得呼知舉官為師門恩門。并自稱曰門生。此正人心之要術也。今日士大夫知有私恩。而鮮知有君父。陛下既奮然作新之矣。臣於此欲乞陛下明詔大臣。取藝祖之所以戒進士者。戒今日之士大夫。請自来歲元日為始。凡下而舉主之薦進。上而大臣之擬除。皆當使士大夫知有國法。知有君恩。不許仍襲恩門。恩家。恩塵。恩公之稱。併於門

生二字亦合禁止內則令臺諫給舍覺察之外則使監司郡守稽劾之如此則人心正而風俗定其於世道非小補云

寶祐元年起居郎牟子才上疏曰臣聞羞惡人之良心廉耻國之大禁比年以來羞惡不立廉耻盡已由士大夫急於富貴不自知其失口失色以至此極也易曰匪之匪人不亦傷乎程頤以為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其失皆可知言傷則悔吝不足道也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彌子瑕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答以有命孟子出予於滕嬖人王驩朝暮見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此皆孔孟之門大公案也為孔孟之學者安可踰越廉耻跌礪羞惡而惟匪人之比乎近者張元忠之事亦今日士大夫一大廉耻也窟穴既空書簡畢見姓名具在氣節盡頹風俗之衰莫此為甚天下惟精金不變惟良玉不燼惟大廉不汚惟真儒不磷或變或燼非精金良玉也或貪或磷非大廉真儒也人豈無真羞惡今以誘而奪世豈無真廉耻今以誘而喪士大夫不以世道自任當精擇乎此然獨為君子固伯玉之所當耻而衆醉獨醒亦屈原之所自見陛下安可以為細故而忽之耶先朝李士寧以卜祝賤流招權納勢朝士曲意交結多有書尺往還惟王旦一人無書尺童貫輩以內侍殭幹為上所信士大夫爭趨其門至書姓名于簿字文粹中一人無姓名其他如林靈素郭天信之流趨者瀾倒迄至敗露今元忠非卜史宦官之比特依憑假託一黠奴耳士大夫屈不貲之驅下交之固已可羞今乃與之接杯酒盡殷勤通書簡話情素亦獨何心哉陛下涵養人才惟恐不至而諸臣乃負陛下如此陛下又一切涵容之天覆地載聖度固自寬弘而彼獨不愧於心乎衆之公論以為淑慝不明士大夫以身處汚穢而不羞以狐行

暮夜為得計。其何以示天下後世哉。臣愚欲望陛下以此為監。凡有
貪緣憑籍。由他蹊以進者。擯而斥之。其為厚廉耻。明羞惡者大矣。惟
陛下實圖利之。

理宗時。司農卿權工部侍郎陳塏上奏曰。臣頗陛下轉移世道之樞
機。砥礪士大夫之廉耻。使知名義為重。利禄為輕。久去國以怙退聞
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徙之。甘言容悅者必斥。真情匈閑者勿
留。如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四維既張。士大夫難進易退之
風當見於聖世。人才幸甚。

權司封郎官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天下有當然之理。不可有所激。尤
不可有所徇。激則矯枉以過正。故不合乎中。徇則迎合以苟容。又豈
復有至當之論哉。古之君子平心以應物。毋固毋我。惟視夫理之如
何耳。其行已則中不倚而和不流。其待人則上不諂而下不瀆。論事
則明辨是非而不立異以求勝。事上則將順正救不以訐而為直。外
不為人之所忌。中不失吾之所守。安見其所謂激。而又孰得以議其
徇哉。此乃時中之道。士大夫之所當尚也。柰何人無定守。視時變遷。
見夫激之可以立名也。則假公以濟私。惡常而好異。至相矛盾。不問
是非。若是者。固不能以成事。而秖見其多事。又見夫徇之可以媒進
也。則揣摩而求合。阿附以取容。同聲相應。無復可否。若是者雖不至
於生事。而必至於誤事。握風俗之樞者將欲約其偏而歸之中。可不
示之以好惡而使之知所趨避哉。仰惟陛下以中正履位。以道德同
俗。建用皇極。以革偏詖之私。並用才德。以示翕受之公。保合大和。以
杜分朋植黨之漸。既不使之過於激。復不使之流於徇。可謂得大中
之道。而明善俗之方矣。然士大夫之心既不至於激。則必至於和。賢
和於朝。固帝治之盛。然和而不同。斯謂之君子焉。一或苟同。則其弊

復流於徇。是又不可不察也。利害可言也。復恐時好之不合。姦弊當革也。復患吏強而難制。難從之請。恐有所拂而曲從之。不可行之事。或有所迫而強行之。薦舉則多徇於私嘱。予決則或持於兩可。若是之類。皆未免有所徇也。轉而移之。誠不容緩。今陛下不倦於聽納。大臣方切於延訪。以公滅私。屢形於戒飭。用例破法。纍見於申明。固未嘗不欲聞正論而明公道也。然作之而未應。倡之而未隨者何邪。昔人有言曰。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不從其意。臣願陛下益開衆正。杜絶羣枉。奬端方之士。振委靡之習。使天下昭然知上意之所向。則觀感之下。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在位正直之風。當不愧於羔羊矣。狂瞽之言。冒犯天威。惟陛下赦其愚。

許應龍進抑奔競故事曰。昔慶曆間輔臣列奏。荅手詔謂躁進之塗宜塞。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有。在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效。旌人清節。貧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庶退之心。皇祐間。尊患搢紳奔競。仁宗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彦博曰。韓維安於恬退。乞加甄録以厚風俗。

臣聞求者予之。不求者不予。此人之所以求也。夫奔競之習固不能免。特在夫上之人處之如何耳。爵禄在上。下皆趨而爭之。故名曰奔競。則其弊非在下也。誘之於上而禁之於下。猶聚糧而欲去蟻。雖防禁日嚴。亦豈能杜絶之哉。惟當崇尚恬退。不待其求。徑加擢用。公道既明。不可僥得。則人皆勉於為善。以求自見。頭鑽肘刺。既知無益。則奔競之習。不待革而自止。仁祖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知恥。慶曆輔臣亦謂責實效而旌清節。則多士知勸。此乃清源正本之論。今之奔競。其弊已

極。未應任而求辟。無寸功而冒賞。捨法用例。宛轉扳援。趨權附勢。妄圖榮進。承之則巽即真。未滿則思內擢。圖近次則攘人之闕而勒令改替。百計營求。不進不止。其得者必以佞偉自名。則其不得者必以沉淪為歎。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不亦難乎。推原其故。雖起於在下者有所求。而亦基於在上者有以遂其求。惟不待求而自予。有所求而不予。茲實救弊之要術也。蓋中人之性。易流。榮進之念。誰獨無之。不求自得。則孰不各安其分。不求不得。亦無惑乎求者之多也。誠使兩遣吾門者抑之以戒負進。安於靜退者薦之以厚風俗。則伺候於王公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者。必皆聞風欲跡。恐為清議之所指目。況敢冒然而求進乎。夫一兎在野。百人逐之。以可求而得也。積肉在市。過者不顧。以求而不可得也。苟皆知不當得者不妄求。

得者不容妄求。則奔競之風不患其難革矣。惟陛下與大臣圖之。

元英宗時。監察御史烏古孫良楨以國俗父死。則妻其繼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上奏曰。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未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

禮樂 統言禮樂及統言禮

魯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興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攘古讓字）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

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逢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藥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東漢明帝即位博士曹充上言曰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未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

章帝時曹褒徵拜博士會帝欲制定禮樂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著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至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其暑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

和帝永元九年司空張奮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臣以為漢當一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為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薑先死見禮樂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

晉愍帝建興初。正旦作樂。熊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蠭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

義眾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闕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遠雲韶雅頌之義。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鍾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逵。駁以為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儐弔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無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既以天下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享。宜盡用吉禮也。至娛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闕鍾鼓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鍾鼓吹

也。澄逵又啓。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儐弔顯於園陵。則未滅有哀。禮服定於典文。義無盡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享。萬國朝宗。庭廢鍾鼓之奏。遂闕起居之節。朝無磬制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於事義不亦闕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躰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弦歌鍾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迸行連倒頭足入笞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廩五斗。方掃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

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特進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禮樂為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脩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

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惟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絕象魏之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覩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為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為以恭已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羣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為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享良

由禮樂不興王政有缺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遠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唐太宗時以慶善樂為文舞破陣樂為武舞詔魏徵及虞世南褚亮李百藥等為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製禮作樂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為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事施令有即為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堵海內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終自我作古何慮不法若遂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徵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已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修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高宗上元元年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

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開耀元年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表利貞上疏曰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

玄宗開元中裴耀卿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曰三者禮樂化導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宜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遠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和氣浹洽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禮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鄙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有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二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絶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其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奬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并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頓為遠郡送一鄉貢之時多有不頓来集恐成頹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奬

德宗時杜佑上三朝行禮樂制議曰晉司律中郎將陳頒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

太和中。左延年改變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變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觴。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魏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尚氏亡。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二篇。化肇群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耶。荀議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軌。

宋太宗時。鄉貢進士田錫請復鄉飲禮。書曰。臣聞聖人建大業。得大位。制禮以經邦國。作樂以和神人。五禮行於朝廷。遠方之民有終身不得覩之者。六樂奏於宗廟。遠方之俗有終身不得聞之者。於是制鄉飲之禮。行鄉校之間。俾人偏知。冀人易識。蓋其禮甚辨。其儀甚詳。有獻祭之儀。有俎豆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為主。述鄉人之老者為賓。揖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情。自秦承周衰。漢迹秦亂。不能行之。至後漢世祖行之。世祖之後復廢。至西晉復之。西晉之後又廢。至皇唐用之。明著禮文。散頒郡國。咸俾長吏。以化黎元。至開元中。宣州刺史裴耀卿以為鄉飲之儀。惟於貢士之日。畧得舉用。其餘寢停。豈聖王化俗之心。豈良吏知禮之大。於是拜章奏以上言。自恭儉而行禮。月而習之。歲而行之。于

是宣州耆老。宣庭僚吏。每聞歌白華之什。華黍之詩。南陔之篇。由庚之頌。言孝子養親之道。述萬物遂性之旨。觀者皆踴躍。聽者有感泣。蓋禮樂之感於外。而精神之發於中也。在唐之世。為唐之牧守。唐之世祚垂三百載。唐之牧守凡幾千人。唯燿卿能於一郡之間。獨奉先王之禮樂。猶化其俗。尚移其風。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先王之樂不徒用。但後人行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知其微。國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禋天地。祭宗廟。祠山川。正齒胄。追封冊冠昏之禮。軍旅賓客之容。陛下皆舉百王之禮而行之。以六代之樂而明之。所謂禮樂刑伐自天子出。矧國家括地三百州。拓土一萬里。年穀屢豐民風太和。朝廷之禮既崇。而遠方之民有未親見之者。朝廷之樂既備。而遠方之俗有未親聞之者。願陛下申明舊典。舉行新政。頒鄉飲之禮。修鄉飲之儀。使其觀祭獻之嚴。則知不忘報本矣。覩蘋藻之祀。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為主。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老者為賓。則知高年者可恭矣。閱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撙節之可學矣。見升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俯仰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悅於和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稔於禮而自熟。漬於道而弥深。訐愎化為柔和。狠戾迁為貞順。革惡歸善。流邪復正。其何然哉。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覺自生於知恥之性。既無過。又知恥。國家雖設刑。而無淫慝可刑矣。朝廷雖設禁。而無過差可禁矣。若是。則為父者以慈。而為教也。為子者以孝而自守也。為兄者以友愛而自得也。為弟者以恭謹而自悅也。為夫者以和而有其室家也。為婦者以柔而事於舅姑也。一家率之。一鄉慕之。一邑化之。一郡榮之。一國興之。天下同之。得非王者厲精於禮樂而致之。諸侯折節於禮樂而奉之。若以為古之禮也不可復行。則世祖承盜莽

之後而能行之晉氏承元魏之亂而能
用之若以爲俗之薄也難驟化之則裴耀卿何以化之宣州之民何
以順之是知三代絶迹千古曠禮猶可繕完補葺損益裁酌沿其俗
遷其時而明之況貞觀之風開元之化左顧不遠右眄可及舜韋不
泯令式斯在昔舜庭奏樂而鳥獸率舞燕谷吹律而草木遂萌文王
行禮而虞芮懷慙范宣護功而欒黨知變夫金石至和非有樂於鳥
獸而鳥獸自舞草木無情非必應於律呂而律呂能通西伯之仁不
以化虞芮而爭訟自息晉卿之讓不以矯欒黨而沃虐自亡蓋禮樂
之進物也速而謙讓之服人也深況欲以賓主之禮以明之以獻祭
之儀而示之以金石之樂以和之以升降之度而化之以揖讓之容
以導之以尊賢之序以命之以養老之道以喻之人之心物之性得
不優而柔之而自趨之感而慕之而自化之鄉飲之禮化民導俗夫
如是之速也頃陛下詢公卿而復之望陛下勑牧守而行之行之暮
年則民知恥行之再歲則民知教行之三載則民知禮行之而不輟
用之而能久則比屋可封之俗不獨堯帝之時也聖代當復見矣聞
樂而感之者不獨宣州有之也天下當盡然也天下幸甚海內幸甚
惟陛下裁之臣不勝懇懇思理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

真宗景德元年北征凱旋京師昇日以懿德皇后忌詔徹鹵簿鼓吹
禮官議曰班師振旅國之大事后之忌日家之私事今大駕凱旋軍
容宜肅昔武王伐紂在諒闇中猶前歌後舞矣諒闇是重遠忌是輕
以此而論舉樂無爽況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其還京日法駕
鼓吹音樂並請振作

寧宗時朱熹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
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

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寂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又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右統言禮樂

魯桓公二年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盛不糜。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莊公二十四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齊景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寔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其為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楚靈王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

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宋太子佐後至。椒舉請辭焉。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

趙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狄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小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寘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事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寘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寘人作教胡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

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寘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寘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寘人貴戚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令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貨財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頑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故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曰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

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寘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昔者簡子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無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鄗幾不守先王忿之

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寬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敝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姧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經而易見也。今王易禮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

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為服。便事之為教。進退之為節。衣服之為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漢高祖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博士叔孫通就其儀號。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復。重也。因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蕞與蕝同並音子悅反。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

武帝元封七年。司馬遷等議改正朔。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

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宣帝時琅琊王吉為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苟順一時非正道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東漢章帝元和三年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

桓帝延熹九年郎中荀爽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通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

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魯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
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
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
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
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
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
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
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嬪降二女於嬀汭嬪于
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
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
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

也今漢承秦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
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
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鴆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
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
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
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
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
出地五德咸備各以其序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
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
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廢興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

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惟躭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史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賦役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

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宋文帝元嘉六年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按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月駕倉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履某舄也且幘又非古

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緑。士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通娛啓事以士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士令之文。今書舊事于左。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黄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

十四年。帝以新撰禮論付太常傳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墻靡識。謀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冕之家國。君臣以之親。冠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而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敏拾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脱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而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暴時而問。難星繁。亢斤無兩。摘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衰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駮。於搢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若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

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

明帝泰始二年。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不。妃主有內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禮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為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參詳休仁議為允。詔可。

南齊明帝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許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寔為乖衷。尋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巹。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巹合。儀注先酳巹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大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弥乖昔典。又連巹以鏁。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為允。婚亦依古以巹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鏁。自

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焫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並同奏可

梁武帝普通六年尚書僕射徐勉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欝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畧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得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機山之賮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蹤

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敦爲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玄。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裴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

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其列聖旨為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寔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寫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無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脩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無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無前後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謄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

後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曰中宮僕射列車輿

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按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享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雕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雕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按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享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榱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瓜在右。騑駕三馬。阮諶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山軿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軿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騩。按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畧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壯美。司馬彪以為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車。案圖飾之

以紫紺罽軿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入閤輿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為秦滅周制百事剏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叡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以為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罽軿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軿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享賓客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為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享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畧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

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仝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穎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朏鄭季期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荊寶王令儁吳珍之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

智顯楊渭侯趙安慶賈天度艾脩樹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以為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為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為疑重集羣官並從今議唯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孝明帝時胡太后數幸宗戚貴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顧陛下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不聽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為西面

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耶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言皆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為避尊位非為向臺殿也子才以為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晉臣四海不以為嫌又何疑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為嫌況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為避明為向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在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邪諸人以東面為尊宴會避案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

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為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為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冢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面。臣疎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異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為賓。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議者南尊。改就西面。轉君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為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禮為允。魏收議云。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臣於西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為疑。前者遂有別議。議者亦同之。邢尚書以前之東面之議。復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收以為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為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為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為本。又案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為禮。此又成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南二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為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經據。大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為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九

禮樂 純言禮

隋文帝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爽葉共遵理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黃驪馬玄牡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於黑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黑姬周已還於茲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無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祚黃星土德曹乘黑曰之馬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

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勅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袞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

開皇初。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闕。漢晉為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陋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陋。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遑。賓興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弊俗。詔曰可。

虞世基奏曰。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謙。不敢負於日月。所以綴此三象。唯施太常。天王袞衣。章乃從九。但天子辟日。德在照臨。辰為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自

古有之。理應無惑。周執謙遒。珠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乘法服。今准尚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具依此於左右髀上為日月各一。當後領下而為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為五采。鄭玄議已自非之。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並織成為五物。裳質以繡。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數。此為九章。無上三辰而備十二也。衣標領上各貼升龍。漢晉以來。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於夏制。徵而用之。理將為允。墨勅曰。可承以單衣。

煬帝嘗大備法駕。嬪厲車太多。顧謂部郎閻毗曰。開皇之日。厲車卜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擾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厲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厲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無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竇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即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修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

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以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為諸王下馬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毋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覦蹇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深慎之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高宗時楊炯上公卿已下冕服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躰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象臼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有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霈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

以龍為首章。衮者卷也。龍德神思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雖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茄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花。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

者哉。

武后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麟臺正字陳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主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嘉穎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詛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

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榮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暮且見太平云

中宗時左庶子劉子玄上朝服乘車議曰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擾鞍顧眄斯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掖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治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戚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駁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犬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幾而升鑾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縶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嘆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未得謂無其文臣按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閒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考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

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骰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有廢臣愚此異義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鹵簿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睿宗景雲中諫議大夫源乾曜上奏曰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為樂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遜讓況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恡費而舊典為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

德宗貞元十三年柳冕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以久疏奸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議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自不覲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裴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憸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盡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關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節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言曰伏見禮記玄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庶廁為次宮室為後又喪服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向南三坊俗稱閘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輒縈所見庶裨聰明

宋太宗淳化二年諫議大夫張洎上奏曰臣惟中書劉子奉聖旨入閣圖宜令史館脩撰楊徽之等四人將舊圖比對錯誤文字改正修畢却送閣門者臣伏以朝廷典憲簡冊具存近代因循多違舊式今陛下以入閣圖慮文字錯誤再令比對即知聖念於臨朝儀注謹重至矣臣幸因詔旨敢貢管窺沿襲之宜惟明主裁酌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隻日常朝之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宸黃屋至尊至重故逃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鉤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契勘畢喚仗即自東西

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丕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唯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閤。作雙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卹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司。為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入殿廷。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峨眉班。然後宰臣率正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失。得遵正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始受命。五日一朝。景雲初年。復脩正觀故事。

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由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宰臣以下奏覆公事。即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或不能隕身碎首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大官進食之後。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准前代故事處分。臣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苟動靜有常。恬和相養。憂勤宵旰。則當躬政於冕旒。端拱穆清。則可怡神於元默。夫如是。聖君嚮明御極之治。勞逸相均。高明配

天博厚配地。悠久而無疆矣。臣向承朝命。叨居館職。邦國儀注。合預參詳。當文思有截之時。獻虛薄無庸之說。儻裨萬一。雖死猶生。

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宣史館陳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為盛焉。伏見近年內殿錫宴。羣臣當坐於朵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譁過甚者。並令糾舉。又惟飲賜之典。以寵武夫。大烹之餘。故為盛饌。計一飯所費。可數人之屬。厭而將校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欲炙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未及潔豐而使然也。伏望並申嚴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飲賜。得齒高會。宣乎盡禮。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當糾其不恪。又供事禁庭。當定員數。籍其姓名以謹其出入。洒掃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並從之。

仁宗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祕閣校理范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

翰林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宣德門前御道南至天漢橋。久來設挍柂禁止行人。須立條制。許近上臣僚。竊謂宣德門比周之外朝。朱雀門重更定奪。應出節者為近上臣僚於道上行馬。近覩御史臺禮院是唐之皇城。中有御路。歸天子馳道。凡在臣庶。不合得行。漢制。皇太子尚不敢擅絕馳道。蓋尊君卑臣。上下有體故也。今朝廷制度。簡於唐漢。京都御路。止此一處。臣欲望自宣德門至朱雀門外朝之地。皇城之內。表其中街。以為馳道。應臣庶車馬。並禁往來。惟隨從乘輿。不在禁限。議者或謂契丹人使已曾許馳道行馬。難於改作。臣謂天子

制度。臣子共當崇戴。彼之使臣。亦陛下之臣也。設令彼有疑問。則令主客者具以實對。質之事體。無所妨礙。乞再下有司詳定。

然知政事宋庠論入閤儀奏曰。臣近因與宰臣進呈吳育文字。伏奉德音。詢及入閤故事。臣雖與諸臣等畧陳梗槩。然理有未詳。退而講求。敢此條悉。夫入閤者。是唐家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按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謂大內為西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此宮制度。尤為華備。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至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謂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閤門也。若以國朝之制相為比況。則令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閤本意施于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正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值。以此為殊耳。故後來論議。固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賜對。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家每遇坐朝之日。即為入閤而叙班離亂。五朝草創。大略之制。更從易簡。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閤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閤門有儀制敕令班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闊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閤。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閤。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臣伏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乞送付兩

制。使預加商榷。改正舊儀。雖非要務。亦所以刊誤文。備成式也。

庠又乞御前殿朔日立仗。羣臣朝服。奏曰。臣聞告朔之義。周家尤重。在昔宣聖。愛羊存禮。漢沿周制。合朔朝會。故雖優借大臣。許朝朔望。唐制立仗。羣臣背闕傘入會。藝祖受命。論次開寶通禮。亦著月朔入閤之儀。則朔日者為政之端辰。講禮之盛節。國家因五代之亂。承千年之統。始勝殘去殺。務從簡易。雖制度既定。而謙讓未遑。五日一參。靡分朔望。禁衛單少。威儀粗率。禮典弗振。則朝廷不尊。國容寖廢。則臣下不肅。臣愚以為羽衛之設。非矜華侈。所以重主威也。朝會之作。非專拜揖。所以飾治體也。臣願陛下上考成周仲尼之法。下稽炎漢李唐之盛。近守太祖開寶之禮。明詔執事。祗案成規。每遇朔日。坐前殿朝羣臣。旗斿細仗。以次陳設。公卿朝服。如儀而罷。如此。則臣道肅而主道尊。于以示四夷。風萬國。警民耳目。不可闕也。夫禮有以素為貴。謂其誠慤。有以文為貴。謂其采章。伏望陛下露臣此言。使博士禮官得確論可否。講求故實。如曰便禮。即奉而行之。使重熙顯猷。執競丕業。由陛下之馴致也。

庠又論車駕儀衛奏曰。臣竊見車駕每有行幸。自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唯前有駕頭。後擁扇繖而已。殊無典禮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百司官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檛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劲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皆垂簾外蔽。士民憑高下瞰。了無忌憚。邏司街使。亦不呵止。威令弛闕。習以為常。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後行之慎。且自黃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為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按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

姓荒殘之弊。事從簡畧。每鳴鑾游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寔薄。頻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于改作之咎。欲望聖慈專委一二博學近臣。檢討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來乘輿。常時出入體式。於三駕諸仗內斟酌儀物。增嚴條禁。上以示尊極。次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宜在茲日。

至和元年。直集賢院劉敞論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採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啓。眩惑聖聰。遠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是貴妾於妣。尊嬖於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饗於此。非陛下奉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顧陛下毋篤於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割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焉。

御史中丞孫抃等上奏曰。臣等昨聞朝廷欲為后廟四室。并章惠皇后各立小忌。已具劄子論奏。至今尚未降出。臣等伏覩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故事。皇后不祔太室者。皆不立忌。此國家大典。禮大制度。陛下不可不遵守。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章惠。是陛下三世尊屬。別廟崇奉多歷年所。即未嘗有此擬議。今因循之間。遽爾更改。中外聞聽咸謂陛下因溫成而遂追及先朝諸后。布之詔命。則取四方之譏書

之史策則貽萬世之誚陛下臨御天下踰三十載聖功神德卓若堯舜今忽錄此一事遂成非錯俾盛美光大有愧於疇昔陛下安忍如是欲望特降聖旨集百官議定然後行下制勅所貴禮典詳協以順天人之心

嘉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韓維上奏曰臣所領職以同知禮院為名禮有不正知而不言則負朝廷所以命臣之意而失臣所以事上之禮也故敢不避誅殛而言臣誠見溫成皇后廟樂牲器僭比祖宗稽之禮經則先聖之所不道質於故事則本朝之所無有臣竊聞其時臣下有以唐武惠妃事上惑聖明者惠妃之沒雖嘗立廟然至乾元之後祀享即絕自當時已知其非禮豈足為聖朝法哉臣近奏疏願因親祫宗廟特詔有司裁損其制以全陛下廣孝愛禮之美封章奏御累日寢而不下臣切惑之陛下無謂數楹之屋兩簋之器施之未損於治蓋聖人所以異等威明風教以觀示天下者禮存之於此也如不以臣言為信則并臣前章付中書門下使大臣參議事有可采乞早賜施行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昔在帝舜命伯夷秩宗以典三禮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爰及夏商制作損益不相沿襲周監二代文物全備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數度紀律具于六典於是教化浹洽獄訟衰息後之孱王其所守者惟祭與號而天下尚知宗周以其典禮攸出根本所繫雖齊桓晉文立威定霸必挾王命以令四方猶賜胙而下拜請隧而不許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于周有封籍于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知疆域之大士民之衆甲兵之彊威勢之盛不可以犯典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晉之視安烈匹夫擒之尒後至戰國兵拏禍大九法盡斁三綱咸解

諸侯先焚削舊禮之篇籍而遂僭用王章焉然其維持邦國八百餘年雖危不亡將絶復續非禮何以存之漢初承秦滅學盪無條貫叔孫通採拾遺散草蒐儀法而後君臣之位正郊祀之禮修宗廟以尊朝廷以嚴理道克興暴亂不作至於設官分職綱紀天下本末條理教民成俗使諸侯軌道咸歸于極則未暇也孝文接統治致太平賈誼勸上宜定制度興禮樂而當時將相大臣皆介胄武人不知治體沮寢其議漢氏當文景之世可謂盛矣百姓樂業家給人足五都之貨殖七遷之豪舉驅扇浮靡汰盪正度閭閻之僭乃過徹侯夫以文帝之恭儉務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其失由乎富庶而不能教也逮乎武帝招延材儁其文章儀物信美哉而制度典禮終不克建于後兵刑齊用財貨益急獨非叔孫之法維持之殆矣由是言之叔孫氏之功垂于漢不在蕭曹之下也中興之後稍復增緝立

明堂靈臺辟雍小學行宗祀養老之禮和安之世漸以陵遲桓靈不君王制大壞厥後吳魏異政南北殊俗世用多故文獻不足唐平隋亂太宗因開皇五禮修正頒行顯慶之初異同遽起開元之末討論甫定籍詳周官凡制度施設悉係之羣職人存則法舉上修則下存事為典常者則謂之禮不恭其事者輒董以刑表裏相成本末為用經國治民同條共貫漢唐作者有異於是徒能類其篇目而不屬諸典司止具乎朝廷之儀不該乎天下之務吏民約束乃別著乎刑書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夫訓民正俗不在乎禮典而在乎刑書此乃備其末而廢其本縱其初而要其失故後王之道所以異乎三代者也我國家接乘唐之絶緒承五季之紕政德厚流光海宇大定為承平者逾六十年宜乎必世後仁可以勝殘去殺然風俗猶未歸厚刑罰尚頗繁密故由禮樂未明數制未立王道有所壅

而不備者也。考定鍾律。序正雅頌。布明詔于天下。誡庶民之僭忒。此固朝廷深惟治世之本。欲清教化之原。思納人於軌物者也。臣聞之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先以典禮教民。而不專用乎法也。是故禁於未發之謂禮。救於已失之謂刑。禁之於未發者。謂大為之防。使無越者。救於已失者。謂養成其俗而後革之。子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是故設法而革於既失。不若立禮以防於未然也。今小大之吏。凡理民之術。莫不以簿書督責為急務。文巧苛深為善職。聚斂侵漁集以為功。剝刻貧民竭其膏血。錐刀毫忽。人盡爭之。此乃驅之使相吞食。逼之使為盜亂。又何暇孝友禮義之勸。廉恥遜讓之貴乎。故夫知理化之大躰。稍能使民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知者。今凡羣臣之上計議。條令之下四方。非刑名之科。即財利之事。民不聞乎德教。而惟利與刑之聞。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取一切無憂深思遠之慮。由乎所以漸引其心術者末也。方今聖主勵精於上。賢輔講道于下。兆民安業。四夷來庭。是可以闢九筵而布政。立圜水而宣德。益廣天下之庠序。俾習射之禮。隆雅頌之聲。分命大臣。集諸儒碩生。因前聖之遺制。考舊禮之沿革。定慤當之一說。以折衷於諸家。芟其繁重。以便遵用。自國家損益之法。至吏民等級之度。成皇家之大典。立百世之宏規。且王者受命。必有制作。是故質文互變。忠恭殊尚。改正朔。易徽號。別服色。異器械。所以新天下之耳目。振舊物之頹廢。又況禮樂之大。固無沿襲之理矣。今天下學士所習者。前代之餘制。廷列羣臣所引者。往朝之故事。我大宋繼天而王。久曠大儀。小臣鄙愚。竊懷憤悵。蓋太平之期難值。英哲之主間出。臣不勝踊躍于下。以至斐然不量。僭陳大議。蓋為明時重惜也。謹採末論。稍近乎政教之本者存數條焉。謹論。

方平又上車服論曰臣聞為國以禮莫大乎制度制度成立則上下之分定尊卑之序別爭奪之患塞僭亂之害除夫如是其理天下猶示諸掌乎傳曰夫名以出禮禮以躰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在易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若夫以德詔爵以才居位是為議德行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為制數度故虞書曰車服以庸又曰五服五章哉周官則有五儀九命以正諸侯之位以等諸臣之爵自國家封方之度宮室門庭之式宗廟祭祀之法賓客交接之道鍾石羽籥之列几筵俎豆之數冕服圭籍珮組之飾車乘旗斿纓旄之制牢積饗食之品祼酢問勞之節惟事事乃其有制而後邦國有倫也是故觀其采章則人望而畏辯其文紀而衆不敢黷有德者一物可以旌賞有功者一辭可以寵榮王者南面而治惟名與器而已漢世車服頗存周舊自士已上帶裳冠舄而皆乘車以馬為騑服異其輪輻衡軛轓幰帷裳以彰等級之度自江左至隋儀物未替而中原永嘉之後五胡雜處先王典禮褻亂無遺元魏高齊增為奇詭輿裳制度於古無說隋氏一統稍復舊儀車服等衰差為四品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其二公朝服進賢三梁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褾白練裙襦絳蔽膝革帶金飾鉤觻方心曲領紳帶玉鏢劍山蒼玉佩綬烏皮舄笏用象牙乘車油幰朱網是時內外百官文物有序貴賤士庶較然殊別至煬帝數事巡幸屢興師役百官行從皆服袴褶始詔隨車駕涉遠者皆戎衣以五色表貴賤焉唐侍臣服令雖略比隋制蓋陪祭朝享元會大事乃具服其讌見進對折上巾紫襴袍環帶鞶囊佩烏皮靴而已始有乘馬之服蓋車不復御矣相承至今焉臣聞古先聖人制禮之意為冠冕以莊其首為履舄以重其趨行步則有衝牙之聲登車則有和鸞之節是故斯須而必在禮矣夫

貂而騎趙武靈所為胡服也靴胡履也合袴胡袴也傳曰棄衆異而南冠以出不亦簡乎尊卑無章民何効焉苟曰便而已矣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亂者歟今郊祀大禮天子駕玉輅而王公百辟皆法服騎從此禮之尤失者也臣觀漢儀雖守令之卑皆有從車唐景龍中皇子將行釋奠於太學有司草儀注後臣皆衣冠乘馬時議者以為馬本用於軍旅戎服而乘貴於便習長裾廣袖紆組鳴玉非馬上所宜其儀遂寢況國之盛禮天下所觀是宜示之以尊卑顯之以秩序而所輔相之重雜於騶騎之羣豈所以彰朝廷之尊嚴若哉又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為朝服而卒校胥吏為制一等其羅縠綺紈織文締繡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其居室器玩之汰則豪人大賈踰於貴戚臣聞周官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臣愚以為宜約前世之禮文詳定方今之制度大臣復依漢晉乘車駟馬增異冠服卿大夫士以品式差降之貴則備物卑則略焉其卒校胥吏盡稍撙省其製令有所殊異不相襲雜則上下不相瀆朝廷之道尊等級自隆居然崇陛之象紀章自辨無復假器之譏矣

福建路轉運使蔡襄上奏曰臣伏聞陛下為溫成皇后立忌臣竊謂聖人制禮所以明輕重尊卑之節過與不及皆曰失禮故太常設官職在檢詳陛下臨御天下三十餘年動遵典法聖德之盛明如天日近者溫成皇后薨逝事不下禮官詳檢既已施行雖有過當無由追改今又立忌考之於禮未為適中伏以孝章淑德章懷四后於陛下為伯祖妣為皇妣其屬之尊如此向來奉慈皆不立忌溫成皇后生則為妃後乃追冊於陛下為卑幼之列不應立忌伏望聖慈追還勅命庶乎天下之人知陛下以禮斷情合於中道

知太常禮院蘇頌請重修纂國朝所行五禮疏曰臣竊惟方今聖治

日新。百度修舉。其在朝政。固無可措言者。然詔旨開納。不容自嘿。輒敢以平昔所慷一二狂瞽仰塞明詔。臣伏見國朝以來。制作禮樂。上采三代。下迄有唐。損益節文。簡冊具載。而前後禮官纂集類無法制。或直載一時所行。或雜牘歲月。條目相錯。本末不倫。臣竊考之六經。在禮有三種之別。周官著有司典領之事。儀禮載升降隆殺之節。戴記敘古今因革之文。雖聖賢作述之不同。而語其歸趣實相為表裏也。後世言禮者。皆不出此三體。漢晉洎隋雖代有作者。而苟簡一時。法制無取。唐明皇命學士等因正觀顯慶所修五禮討論刪改。集成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行於累朝。誠於科舉。傳其學者。則有義鑑義羅之類。比於近代之書。最為詳悉。故今世漢晉洎隋皆無傳而開元禮獨不廢者。以其法制存焉故也。太祖皇帝特詔儒臣劉溫叟盧多遜扈蒙等祖述其書。傳以今事。仍加增損。是成二百卷。是為開寶通禮。又有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要。仍依開元禮設科取士。逮今官司遵用。斯為不刊。況之六經儀禮之別也。然此特一經也。在於有司典領之事。古今沿革之文。猶闕而不立。故舉行之際。尚或未備。自開寶以後。百年之間。累聖躬行。聲明寖盛。非有繼述。後世何觀。嘉祐初。太常歐陽修奏請編擬。彼時臣任博士。職預纂修。常以恭謝一門。分為三目。其一。自降御札。公卿百司奉行辦備之事。謂之有司。其二。自前期陳設至祼獻禮畢。謂之儀注。其三。采古今曲臺論議更創之制。謂之沿革。以此一門為例。他悉倣之。修已議定具草。會臣罷禮官。領他職。復奏姚闢蘇洵繼掌其事。闢洵離析舊文。更立新目。撰成一百卷。是為太常因革禮。雖頒簡要。幾同鈔節。始可以備有司之檢閱。誠未足以發揚聖朝制作之盛也。臣伏覩陛下留意典章。修舉廢墜。前歲詔命近臣詳定禮文。自郊廟至於羣臣朝會與夫燕享器服

之名數舞樂之形容考古揆今審求至當皆三代之所放失漢唐之所闕遺斷自清衷舉行殆遍固當著於典訓與六經並行為萬世矜式也臣不勝願幸欲望再命諸儒討論國朝以來自開寶通禮至近歲詳定禮文以有司及儀注沿革依三禮隨類分門著為大宋元豐新禮付之太常頒於學官使博士弟子講習大義或施於科舉則數歲之後必有詳練疏通之人上副拔擢可以為朝廷講議之官庶幾天下向風皆知禮教謙恭撙節不學而能於變時雍可跂而待也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論後殿起居劄子曰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為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躰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為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扆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寖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為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又上論階級劄子曰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粲然有敘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

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躰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寖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勑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二年光又言濮王典禮劄子曰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鄉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此衆人所以怫鬱而未為稱愜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年月勑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

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為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為父為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為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皇考為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誰不知濮王於陛下為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光為宰相韓琦等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狀曰。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大夫人王氏。襄國大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光與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躰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大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光又論濮安懿王稱安懿皇。疏曰。臣聞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審或如此。切恐不可。陛下既為仁宗後。於禮不當顧私親。臣先時言之以熟。不敢復煩聖聽。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邪。前世帝王以旁支入繼。追尊其父為皇者。自漢哀帝為始。其後安帝桓帝靈帝亦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王為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堯舜禹湯不以為法。而法漢之昏主。安足以為榮乎。仁宗恩澤在人。淪於骨髓。海內之心所以歸附陛下者。為親受仁宗之命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號於濮王。海內聞之。孰不解躰。又安足以為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極。誰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飾虛名也。孝子愛親則祭之以禮。今以非禮之

虛名加於濮王而祭之。其於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無一可。而陛下行之。臣切惑之。此蓋政府一二臣自以鄉者建議之失。已負天下之重。苟欲文過遂非。不顧於陛下之德有所虧損。陛下從而聽之。臣切以為過矣。臣又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秖能自欺。安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臣顧陛下急罷此議。勿使流聞達於四方。則天下幸甚。臣今雖不為諫官。然鄉日已曾奏聞。身備近臣。遇國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

四年五月。光又乞宰臣押班一依舊制。疏曰。臣伏覩五月七日敕文。准四日手詔。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曰並依祥符敕命。指揮永為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寮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暫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寮師率。百寮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之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即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牌上。秋分後遇巳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十九

禮樂 統言禮

宋英宗時。程頤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疏曰。臣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遠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侍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尊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

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恩有以尊大使絶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之美。以非禮不正之辭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衰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尊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止。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正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趍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躰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絶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躰。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

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嗣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奠然殊踽。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嗣。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訊之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旨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躰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訕惧。異論喧騰。夫王者之孝。莊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未遠人情。故先聖有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為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懽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

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貴陛下若皆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時議追崇濮安懿王。侍御史趙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于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為母。辭窮直書豈是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瞻歎曰。向若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為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為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為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趨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傅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

神宗元豐元年。知秦州呂大防請定婚嫁喪祭之禮。疏曰。臣伏見朝廷厲新庶政。舉以三代先王為法。而獨於典禮制度。似未及漢唐之盛。昨聞特下明詔。置局改定禮文。得失有以見聖慮高明。急所先務。臣之愚素。未欲聞於朝。若庶得申於今日矣。臣竊觀今之公卿大夫下逮士民。其婚喪葬祭。皆無法度。唯聽其為而莫之禁。夫婚嫁重禮也。而一出於委巷鄙俚之習。喪大事也。而率取於浮圖老子之法。

至於郡縣公私禮之大節。古所世諱重者。一切苟簡。畧無義理。臣謹按開寶通禮。廼太祖皇帝所立本朝一代之典。臣歷觀四方。唯於淄州嘗見之。以備考試舉人而已。禮之不行。無甚於此。周禮八則禮俗以馭其民。蓋謂庶民則可參之以俗。而士以上。當專用禮也。臣愚欲乞詔諭禮官。先擇開寶通禮。論定而明著之。以示天下。違者有禁。斷以必行。雖未能下逮黎庶。而小人所視。是以成化。況臺省官視事州縣。祭社稷釋奠之類。已略用禮矣。推此而為之。亦非絕俗難行之事。又今之所行者。於禮之中。纔舉數事。以漸善俗。義在於此。伏惟陛下留神財省。垂萬世法。天下幸甚。

神宗時。集英殿脩撰李復上疏曰。臣聞聖王制禮。莫重於禮。事不由於禮。無巨細皆不可行。三代之禮至周而備。今考諸載籍所傳者十無二三。前世江都開元皆嘗纂緝舊文而行之。當時折衷執於古者泥而不通。順其時者陋而無法。學禮者有所不取。後世無可稽焉。傳曰治定制禮。國朝承平一百六十年。高出唐虞。豈三代可擬。一代禮典。今猶未講。至使好禮之士。有家自為禮者。苟況云。禮莫大於聖王。是惟聖人乃能制禮。惟王者乃能行禮。記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臣頓詔有司上自郊廟社稷。下至三祀一祀。與夫冠婚喪葬賓軍。辨其等威裁其文物。不僭不偪。據於古而不泥。宜於今而不陋。著為一代之典。其士庶所當行。則頒之郡縣。使通知焉。事有制度。燦然可觀。四夷百蠻。承風取則。為治世甚盛之舉。豈勝幸甚。

金君卿上奏曰。周制。諸侯雖有功。皆為侯伯七命而已。其爵無至公者。故王之子弟及異姓之有大功德而封爵不過侯。但得進地。齊魯之國皆以侯爵而受上公之地。若列土侯伯有功德者。則加一命為牧。惟二王後與三公加命為上公者。得服衮冕。故禮記王制云。三公

一命。按正義云。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着衮冕。按衮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畫於衣。宗彝虎蜼也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皆繡於裳。鄭康成注周禮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康成既以周之衮服無日月星三章。復又注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云。謂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設魯侯祀天之衮服有三辰之章。周之天子以衮冕享先王。安得只有九章。豈天子之衮九章。而魯侯之衮十二章也。然郊特牲直言王被衮。既稱王。豈得謂之魯禮。且康成之說。別無經據。但以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日月以象天也。左氏傳曰。三辰旌旗。昭其明也。由是而言。至周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而天子衮服遂無此三章。君卿今按諸經傳衮冕之制。皆不云至周去日月星辰之章。即是周之天子衮冕當備十二章。而太常之旂亦畫日月星辰於其上。豈可謂已畫於旌旗。而服章遂廢也。若十二章不獨施之於衮。其他服器參用之。如三辰之旂。亦畫龍章。若康成之說。即是衮之龍章亦可廢也。何謂獨去三辰也。王之辰與巾皆以黼。即是衮之黼章可去也。若古虎蜼施於宗彝。即衮之服。何為復施虎蜼也。但天子衮服備此十二章。其旌旗亦畫三辰之章耳。由是知天子備章為然。二王之後。洎三公加一命者。服衮冕九章。餘公侯並鷩冕七章。此周家之制也。自秦滅禮學。服初用玄。以從冕旒。自是周制亡矣。漢興。禮服未備。至世祖踐脩三雍。正兆七郊。孝明帝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赤舄絇屨以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以承大祭。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

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彩色為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近得周制。魏晉而降其制不經。其國公之爵置自隋。冕用青珠九旒。侯伯則鷩冕。唐制皇太子衮冕。白珠九旒。諸臣衮冕。青珠九旒。鷩冕七旒。第二品之服。五代而下。天子衮冕十二章。諸臣之服有九旒冕九章。八旒冕七章。七旒冕五章。六旒冕三章。本朝因舊文參定新制。乘輿備章為得其禮。諸臣之服九章。親王中書門下三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五章。九卿奉祀則服之。五旒冕同七旒冕之制而衣裳無章。四品已下為獻官則服之。其次平冕無旒。太祝奉禮服之。自九旒冕而下。皆奉祀之服。若侍祠太廟會諸臣。一品二品服五梁冠。其次三梁兩梁冠。各以其品服之。以今之制王爵同三師三公正一品。則當服九旒冕以奉朝會。

祥符中贈文宣王。初謚議欲以為帝。而以周之王無帝號。由是只因唐制封王而第加美謚焉。又有唐開元封謚之初。已正南面而坐。被王者衮冕之服。則是王之封謚與漢而下王爵殊矣。今都郡縣文宣王之廟像。或用九旒冕九章。如周之上公。漢之諸侯王之服。或服十二旒。王者之冕采章錯亂不次。今所詳定。請以文宣王冕服備十二章。黜康成之義。用本朝制度如漢唐故事。其十旒之服。緣祥符追贈之初。議以為公。則是如公侯五等之公。時宰臣欲頴子於十旒中稍優其秩。因請以兗公頴子為國公。贊侯子騭為郡公。殊不知禮秩降於公矣。且國公之爵位在三師三公宮太尉王郡王之下。為從一品。郡公位猶在宮太之列。且異於周制上公之尊。今兗國公之冕設用九旒之服。七旒冕五章。則又降於周禮公侯之服。如用周禮公侯之服。當用今三公衮

冕之服。豈可以兗國公之服反在王杜之下。故今請以兗國公用袞冕九旒九章。視本朝三公之服。如周禮上公之制。子騫已下九人瑕丘侯曾子等。皆用鷩冕七旒七章。視周禮公侯之服。

殿中侍御史滿中行上奏曰。臣伏見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襲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兩省臺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已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已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敕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今垂拱內殿宰臣已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舛謬倒置。莫此為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欲望特賜指揮先次罷去。

拓宗元祐元年。右司諫朱光庭上奏曰。臣聞孔子之言曰。立於禮。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則是禮者。與天地並而不可斯須廢也。自三代已後。其禮遂亡。漢唐規矩。不足道也。今聖政日新。講修治具。臣愚以謂為治之道。無先於禮。蓋人情之檢柙。王政之綱維。莫不由此。夫禮廢而不講久矣。今天下之人。自丱角已衣成人之服。則是何嘗有冠禮也。鄙俗雜亂。不識親迎人倫之重。則是何嘗有婚禮也。火焚水溺。陰陽拘忌。歲月無限。死者不葬。葬者無法。五服之制。不明重輕。則是何嘗有喪禮也。春秋不知當祭之時。祭日不知早晚之節。器皿今古之或異。牲牢生熟之不同。則是何嘗有祭禮也。冠昏喪祭禮之大者。莫知所當行之法。朝廷之上。未嘗講修。但沿襲故事而已。

曾未盡聖人之蘊。公卿士大夫之間。亦未嘗講修。但各守家法而已。何以為天下之法。車輿服食。器用玩好。法禁不立。僭侈尤甚。富室擬於王公。皁隸等於卿士。風俗如此。一出於無禮而然也。臣今欲乞陛下詔執政大臣。各舉明禮官參議五禮。上自朝廷所行之制度。下至民庶所守之規矩。纖悉講明。究極先聖人之蘊。以古參今。酌人情之所安。天下可通行以為法者。著為一代之大典。垂諸象魏。頒諸四海。以正人倫。以變禮俗。此則三王之舉也。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記曰。王者治定制禮。恭惟祖宗以來。累聖相承。仁功德澤。洋溢天下。固可以謂之治定矣。伏自陛下盛德臨御。興滯補弊。朝廷日益清明。此明王當制禮之時也。願陛下不以臣言為微。特賜留神。以幸天下。

貼黃朝廷盛化。無遠不被。然而五禮之制。多出沿襲。未盡講修。人不知其所止。其間冠婚喪祭之禮。尤當先請修以示天下。俾得遵行。以為規矩。然朝廷之上。與公卿士大夫之家。皆未有成法。

伏望聖慈。命明禮之臣。與禮官委曲講修。以厚風俗。

太常博士顏復上奏曰。臣資材俚陋。幸因儒術。備位禮官。充職以來。推道揆分。守之要。庶舉萬一。上報器使。因思竭中瘁外。參古稽今。以賁朝廷日興之儀。不若一明禮實。庶補風教。以趨大治。則臣分職之心無負媿者。臣謂治世之禮。發乎威儀。撙節之間。至民保皇極。家無異尚。化行於上。俗成于下。不可謂名見而實不虛也。不然。好之雖篤。崇之雖華。皆以循名失實之譏。無少益于治體。當王者盛時。以人情莫不本良心而後安。故行禮未嘗外民。大而郊廟禋祼之節。小而閭里酬祟鬼神之儀。述而朝覲聘問之度。遠而庠序射享飲食之事。盛而蒐苗獮狩類禡之制。卑而農畝頒禽獻斫之則。崇而加元服。降王姬登賢養老之容。下而叱族宛婚。正齒位。讀邦法。書孝嫺之序。內而賑

災賻囏之惠。踈而私室送終之式。雖隆殺不同。致其恭。明其敘。發其和。復其本。汲汲以為歲月日時當行之事而不敢斯須曠怠其志意一也。上躬帥之。下說隨之。如指臂相縈。如源流相通。渾然無少間隙。是以德風大成。和氣充牣。災害不生。刑罰不試。知天下有禮之實矣。三代而後。沿襲苟簡。禮樂之存。虛名而已。間有不世之君。致時之臣。恢明考類。煩密光輝。止於郊廟朝廷之上。崇植風猷。張大聲采。不及都門之外。歸于畏之大嚴。勉勉不敢置尒。皆不知其義以安之。輔世道民之効。漠不可期。其實之喪久矣。國家太平百年。規模宏遠。下視漢唐太常之禮。成書定簡。何止千篇。歲舉郊廟朝會。侍臣有司考復。論難。貫附六經。取會沿革。上下數千年。其制富贍精緻。凡事不匱。彬彬然可師。而士民之禮。踵歷代之咎。未降彝制。下無矜式。使有志之士動虛名失實之歎。此甚可為治朝惜也。雖然。民之至情。雖不教不

勉自見。蓋天畀之源本善。不可蔽禦。不教則失中。失中則流。祭享之禮不教。則流於祝禬佛齋。婚姻之禮不教。則流於委巷俚習。賓客之禮不教。則流於游衍嬉樂。師田之禮不教。則流於夷風暴俗。喪紀之禮不教。則流於道釋數術。國之正禮。格而不下。民之良心。奪于異習而加愚。欲風淳而治隆。如北行而之粵。緣木而求魚。勢無可得。臣之愚誠。欲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特發德音。下詔禮官。會萃經史古今儀式。至諸家祭法。歲薦時享。家範書儀之類可取者。高而不難。近而不迫。成士民五禮。不必冕弁以為冠。韠韍以為衣。俎豆以為器。儷皮以為幣。馭車而行。坐席而食。就其便安。以頒郡縣。緩驅以令。使樂而不駭。勸曉以文。使徐而知義。誘掖本心。則善之思。思則辨。辨則安。安則起居動息。造次顛沛。莫不在忠順孝弟仁義之間。人皆有士君子之器。至化成矣。王者牧民。設刑以輔禮。今律民之書一字有易

則置郵而下郡縣。士民常禮。以至無書。本末重輕不稱。從可明矣。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二年禮部侍郎陸佃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疏曰。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自同聽斷以來。保護聖躬。裁決萬務。敬天愛人。動懷謙畏。至公至明。度越前古。尚慮臣下未能將明聖意。一切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弗加討論。萬一典禮闕失。或累盛德。故臣雖愚陋。輒慕古人事上篤於愛敬之意。竊見天聖中翰林學士李維等嘗上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受冊。明內外之辨。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大幸。況於盛德至仁。有光無損。臣職在禮官。尚有所懷。義當罄竭。仰瀆聖慈。

臣無任惶懼。須越之至。

中書舍人曾肇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疏曰。臣伏聞已降勅命將來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臣伏考故事。皇帝於大安殿發冊。今慶大殿皇太后於文德殿受冊。今來詔旨遵用舊典。臣竊之議。復何所言。然臣伏見太皇太后自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豈非以聽決萬機。出於權宜。垂簾視事。蓋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耶。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爾。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皇帝

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天地神靈孰不歡喜。華夏蠻貊孰不推仰。兩誼俱得。顧不美歟。伏惟太皇太后聰明睿聖。慈仁恭儉。功德之被天下。堯舜禹湯不能遠過。非獨秦漢以來毋后之所不及。則雖日御外朝未足為過。而臣乃於一受冊之際。猶以為言者。誠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冊外朝為已之欲。臣愚故願因此增廣盛德。動容周旋。必務中禮。非如漢唐毋后志在愛人。毅然獨斷。令即英宗神御殿後建祖宗神御殿。詔旨深切。聞者感動至於垂涕。此自古明智之君。未必能為。而太皇太后行之無毫髮吝。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冊。必非所難。此臣所以敢言而不疑也。夫一日出踐外朝。事至微也。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極言之。韋獻太后非獨受冊文德而已。元日御會慶殿受朝賀。南郊禮成。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烝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太皇太后為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心。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也。太皇太后博覽古今。詩書以來毋后得失。蓋無不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思。然臣待罪侍從。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不敢默默。

肇又論坤成節百官上壽奏疏曰。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近深自抑損。特發德音。不欲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冊。詔書一下。中外嗟嘆。忠義之士。至於感泣。況臣待罪侍從。嘗獻瞽言。不謂偶合聖心。特加收採。非惟陛下克己復禮之聖。又以知陛下虛心納諫之明。士生此

時不能竭忠盡智裨補萬一苟有所見懷而不言則竊位欺天何所逃責此臣之所以不避冒瀆之誅傾寫肝膽置于上前儻一言有補萬死無悔臣竊聞近日有司建議坤成節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比附天聖三年故事宰臣樞密三司使學士知制誥待制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契丹使班于殿廷上壽如禮賜酒三行百官詣內東門拜表稱賀至天聖九年始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如乾元節之儀蓋自天聖三年至八年以前凡六年盡如三年之制是以見當時君臣守禮畏義之心可謂至矣今者三省樞密院乃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今有司之議特降朝旨令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此臣之所未諭也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出臨外朝就崇政殿受冊竊詳聖意務從抑損今乃令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拜立班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禮更增於舊在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本末似不相稱臣愚以謂此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失於不思爾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前世母后不可及之盛德有休息百姓覆育萬物之大功受四海九州歡心愛戴之備養其為尊榮亦已極矣豈待百官將校旅列於庭然後為貴哉臣愚故願特詔有司一用天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比附施行使天下之人知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如一本末相稱書之史冊垂法萬世豈不美哉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惟陛下留意無忽

貼黃臣竊見崇政殿拜不至寬慶遇雨又須經繇迤和殿前簷赴坐竊聞議者謂百官不赴則夏國使人亦不得與上壽賜酒臣愚以謂天聖中非無夏國使人自可遵用故事若以其外夷遠來奉貢特許入與上壽賜酒出自恩旨宜亦可為更自聖意裁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曰。臣竊以國家之用。典禮為急。典禮之學。制度尤難。太祖皇帝時。命國子司業。無太常博士聶崇義考正禮圖。采唐張鎰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奏之。太祖下詔嘉奬。令太子賓事尹拙等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又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其三禮圖畫於國子監講堂。臣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學。二十餘年。近世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詳究先儒義說。比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審該洽。昨臣僚上言。乞朝廷給紙札差書吏畫工付祥道錄進。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愚欲乞送學士院及兩制。或經筵看詳。如可施行。即乞付太常寺與聶崇義圖相參行用。必有補朝廷徽宗大觀中。待讀無議禮詳議官慕容彥逢理會三禮圖奏曰。臣竊惟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方今六府既修。三事既和。燕及皇天。休貺並至。功可謂成矣。治可謂定矣。講明禮樂。以幸天下。其在今日。伏覩見行三禮圖。係國初聶崇義撰集。其間車服器用之制。與元豐頒行經義時有不同。自國子監建三禮堂。暨州縣學校。率繪其圖以示學者。乃至有司所掌名物。猶雜用其制。未稱陛下統一道德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儒臣考據經義。改定舊圖。俾有遵承。及付國子監頒行。

徽宗時。通判孝新乞州郡講習五禮新儀奏曰。臣恭覽五禮新儀。制作之妙。追跡三代。陛下聖學高遠。以作者之聖。詔訓禮局。講求裁定。典章儀物。粲然有文。自我作古。凡伯夷之所典。周孔之所制。經而三百。曲而三千。未若今日煥明詳備者也。三代而下。寥寥千載。禮之廢壞。綿絕無據。時君未遑講明。其失。或求諸野。腐儒曲學。相與辯議。紛若聚訟。豈特百年而興。是有待於至治之世而後可興者也。禮書既

成頒及天下。戴白垂髫喜見太平之盛典。臣嘗謂吉凶二禮。士民所嘗用。今州郡將新儀指摘出榜。書寫墻壁。務為推行之迹。而苟簡滅裂。增損脫漏。誦讀不行。未越旬時。字畫漫滅。不可復攷。民庶所行。既未通知。至與新儀違戾。或僭或陋。寔非民庶之過。臣欲乞諸州並許公庫鏤板。儀曹旬以某禮行下屬縣。置籍抄錄。季行撿示粉壁。及察民間所行之禮。過與不及。州委教授。縣則有出身官。旦望就學講習新儀。監司歲終保明具奏。察其勤弛而加勸懲之。如此。則上下皆知禮。風俗日以厚矣。

太常卿葛勝仲上奏曰。臣等竊考左丘明傳春秋。以禮為釋經之例。某人某事曰禮也。某人某事曰非禮也。若此類甚衆。而其他記禮特詳。韓宣子見周禮在魯。則知周之所以王。齊仲孫湫見魯秉周禮。則知魯未可動。臣等於是知為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禮如此。莊公有非禮之舉。則其人諫以必書。周王有非禮之宴。則戒其臣以勿籍。於是又知先王之時。凡禮文之事。無不載之簡冊也。周王享士會設殽丞焉。士會不知其義。歸而講聚三代之典禮以脩晉法。昭公如楚。孟僖子為介。至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歸乃講學。苟能禮者必從之。於是又知古之有官君子。恥不知禮。蓋如此也。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如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之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趙簡子見太叔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二子可謂知禮樂之本末矣。然制度文為。雖禮之末。捨此則安上治民之意無以寓。則所謂禮之文者。豈可不載述以詔後哉。區區春秋之時。猶謹禮如此。況在承平盛大之世乎。本朝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約唐之舊為開寶通禮。天聖中。王皞等又為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

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嘉祐中。歐陽脩等為太常因革禮百篇。自建隆迄嘉祐。蒐裒紀述。罔有遺逸。而自治平之後。盖缺焉。恭惟皇帝陛下。天縱睿智。照臨萬邦。既已體神出道。而制為一世之禮。掩迹三代矣。其在有司。亦欲著明而不沒。爰命禮官編次因革之實。自治平至政和四年。續為一書十四部。展條目皆視歐陽脩之舊。臣恭承神旨。相與譔次上進。臣等愚昧道懵學。大懼不足仰稱明制。姑不敢廢職守而已。干冒天威。無任待罪殞越屏營之至。

勝仲又上元圭繅籍絢組議曰。承政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劄子。禮部昨擬定元圭繅籍絢組并圖本。係按周禮儀禮經旨。兼討論諸儒訓說。參酌擬定。實相為表裏。竊慮亦合頒示中外。使明知盛朝制作。皆傳經考古。欲附於元圭議冊之末。雕印頒給。仍連元劄子。十二月十四日奉聖旨依按周官典瑞云。王執鎮圭。繅籍五采五就。則圭必有繅籍。又按玉人云。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則圭必有絢組繅籍之制。鄭氏謂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五就。五匝也。又注儀禮亦云雜采為繅。以韋衣木板。又賈公彥疏云。木板廣袤。亦與圭同。然後用韋衣之。乃畫於韋上。一采為一匝。五采為五匝。一匝為一就。就成也。又崔靈恩三禮義宗云。繅籍者。以韋衣木板為之。大小皆如其玉。又周官行人。桓圭九寸。繅籍亦九寸。信圭七寸。繅籍亦七寸。則繅籍如其玉明矣。又聶崇義禮圖云。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為繫。上以玄為天。下以絳為地。絢組之制。按儀禮聘禮。諸侯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其間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賈公彥云。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使不落。鄭氏注云。采成文曰絢。上以玄。下以絳為地。謂地者當是織紝之經。上以玄

縷。下以絳縷為之。而以五采相雜為緯成文。爾崇義不曉其說。徒見其有為地二字。謬以為象地。遂增玄為天之說誤矣。況經傳未嘗以絳色象地。宜以鄭氏為正。且玄圭繅籍絢組制度莫傳。然希世至寶。所以崇飾而韞藏者。雖極天下之美麗而為之。苟不傳經稽古。則不足以為稱。今欲約周禮圭繅籍絢組之制。下有司創造。舊三禮圖畫本繅籍采色之次。並無意義。兼用朱丹相間。乃成六色。其絢組五色。段次多寡不同。即不見上玄下絳之制。今定繅籍合以木板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五采各一匝。黃居中。君象也。黑為外。衆色入焉。有為復於無為之義也。青為始。赤次之。白又次之。四時之序也。其絢組各長尺。上以玄為經。下以絳為經。用五采為緯。錯織成文。玄圭絢組亦合上以玄為經。下以絳為經。用五采為緯。錯織成文。按古絢組雖合長尺。緣在繅籍。則左右足用。今玄圭中必。恐合隨宜製造

高宗時。趙元鎮論駐蹕戎服疏曰。臣伏見陛下比自渡江。及幸吳越。每經郡邑。必御戎服。親部伍。誠欲震耀神武。激勵將士。示以同甘苦之意。然而人君之舉動。不可以簡約自卑。朝廷之規模。不可以權宜日削。恭聞朝夕駐蹕行宮。臣愚欲乞詔有司益禁旅。乘輿服御。正人君之威儀。羽衛導從。備朝廷之典禮。應如平日巡幸故事。稍加整肅。雖不能庶幾萬一。亦足以張國威。消姦宄。慰遠民望幸觀瞻之願。

孝宗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講筵禮序曰。臣聞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古之有天下者。不患分不定。不患名不正。不患器不守。而常患不能隆禮而已矣。苟能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得其當。而天下可運諸掌。苟不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失其當。而天下亂矣。何謂禮。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

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一變五牲三犧以奉
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
舅婚姻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
忌以類其震耀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是故審則宜
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乃能協于天地之經緯。
是以長久。故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可以爲國也久
矣。與天地並。是不亦君以禮爲重虖。何謂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中
國夷狄是也。南蒯枚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謂上美爲
元。下美則裳。言上下之不可亂。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君之罪。史墨
對以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言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
易位。大亂之道也。司馬光說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言君臣之位。猶
天地之不可易。程頤易傳說坤六五臣居君位之象。此皆嚴君臣上
下之分也。在易一陽之長雖甚微。而聖人善之。故一君子用而天下皆
此皆嚴君子小人之分也。易以自我致戎爲戒。而以三年克鬼方爲
憊。言夷狄當外而不內。實誼以中國爲首。夷狄爲足而以首反居下。
足。顧居上。爲亂亡之基。此皆嚴中國夷狄之分也。是不亦禮以分爲
重虖。何謂名。爵鞾是也。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教爲輕。則名所
以弼教也。名位不愆。爲民所信。則名所以出信也。名以弼教。則教非
名不立。名以出信。則信非名不行。是不亦分以名爲重虖。何謂器。車
服是也。器以藏禮。則器者禮之所以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
之。則器者君子之所乘。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

其君而民服焉。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是以為君。謹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不亦名以器為重虖。謹按禮經篇目凡四十有九。大抵不出此三者而已。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少牢。天子殺則弊大綏。諸侯殺則弊小綏。天子之田象日月。諸侯法雷。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大夫之田視伯子男之類。此君臣上下之分也。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類。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如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此中國夷狄之分也。如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之類。此名之別也。如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之類。此器之別也。分也。名也。器也。禮之大體也。臣故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仰惟陛下欽明文思。濬哲文明。同乎堯舜。固非謏聞淺學所能窺測。至於修五禮以覲諸侯。典三禮以咨四岳。亦駸駸乎唐虞之盛矣。然猶銳意稽古禮文之事。特降一札。俾愚臣專講戴記一經。豈徒欲玩夫三百三千之繁文。呻其佔畢而已哉。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

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唯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為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發彌出令而民說之義於哀公問見君為正則百姓從政之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天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正心誠意之投壺見揖遜之義於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義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於冠婚喪祭之篇見養生喪死追遠之義然則聖學高妙誠非管窺蠡測所能髣髴其萬一夫豈消埃能有益於崇深乎而陛下親屈至尊孳孳聽納移日不饜真得堯舜三王之用心臣昨蒙賜對便殿至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

以革暴慢之習側聞玉音有及於唯禮可以已之之語臣退而書之竊謂晏嬰雖以此言告齊景而齊景終不能行陛下有為臣愚願力行其說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輕以假人則社稷之福也孔子曰名器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仰瀆宸聰臣無任隕越之至

銓又論為國以禮疏曰臣聞為國以禮春秋魯慶父之亂齊小白問仲孫魯可取乎仲孫對曰不可魯秉周禮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大哉禮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祷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此所以為國家之根本故曰

為國以禮。大哉言乎。臣處嶺海二十餘年。無所用心。惟知學禮。至於險阻艱難之際。每得其力。以此知不學禮無以立。誠非虛語。陛下起臣於草茅。顧野人區區愛君之誠。何以為獻。惟此而已。然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易僂數。惟先正司馬光冠婚喪祭之儀。簡而易行。臣愚欲望陛下特詔禮官討論。擇其要而易行者布之民間。使耆儒宿學。轉相傳授。而武夫悍將。亦令通行。庶幾尊君親上。奉先思孝。人皆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天下不足治矣。難臣者則以謂方時多虞。武夫悍將惟長槍大劒為急。何暇議禮。臣請有以折之。昔晉文欲用其民。子犯以民未知禮。未生其恭為言。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則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重耳以有禮而致城濮之勝。子玉以無禮而致城濮之敗。繇此觀之。禮尤武夫之所急。冒瀆天聰。臣無任隕越之至。

淳熙間袁說友上奏曰。臣竊見今來都下年來衣冠服製。習為虜俗。官民士庶。浸相効習。恬不知羞。事若甚微。而人心所嚮。風化所本。豈不可治。烏有堂堂天朝。方懷讎未報。恨不寢皮食肉。而廼使犬戎腥羶之習。以亂吾中國之耳目哉。臣朝夕所憤懣不平者。茲不暇縷。姑以最甚者言之。紫袍紫衫。必欲為紅赤紫色。謂之順聖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後高。用皁革。謂之不到頭。巾製則辮髮低髻。為短統塌頂巾。棹篦則雖武夫力士皆插巾側。如此等類。不一而足。豈特習以為儀。略無愧色。兼又身披虜服。而敢執事禁庭者。識者見之。不勝羞恨。竊恐此而不禁。將耳目習熟。人忘憤心。其於大計。寔有利害。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宸斷。盡行禁戢。宣諭臨安府守臣。日下多方約束。嚴行止絕前項虜服等。如有違戾。許人告首。支給厚賞。犯人取旨編配施行。其染并手作人。亦編管他郡。及其他鼓吹歌舞。習為虜俗者。亦根

究名色禁止庶幾中國益尊人心知所敬慕或曰是亡益也今內治外攘之計已具大勳日月可冀矣服製變易誠亦何加損哉臣則以為不然匹夫報仇聞其名則心怒而弗聽見其人則唾罵而不顧況肯服其服而同其習耶王導之惡庾亮且欲以扇蔽西風之塵蓋其惡之惟恐其汚已也今大讎未復大恥未刷小大臣子惟當憤國蒙辱不顧九死思以蹀血虜庭犁其巢穴以副陛下二十年臥薪嘗膽之志顧迺用夷變夏甘心虜俗曾不能如匹夫之報復而下愧區區之王導哉臣不取也臣願陛下凡中國怒氣所寓雖一服製之微亦當較計使國人知懷憤悱皆奮厲激發見一虜服如惡惡臭則氣之所攖烏有弗濟者惟陛下慨然而發憤焉寔天下幸甚

孝宗時范成大論朝市儀注劄子曰臣聞禮之有儀禮之細也然儀猶不立則何禮之足云今者黃旗紫蓋暫駐東南朝市之制當倣京邑所以隆上都而觀萬國者安得而不肅哉臣伏見文武百僚正衙朝會及德壽宮朝賀之類退至宮殿等門奔趨不暇紛蹂闐咽緣內之仗衛外之從人自相交閧至無路可行貴臣近列冠笏欹傾有不能自持者入公門鞠躬如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謂君雖不御坐過君之位者猶當恭肅今於駕興班退失容如此則朝廷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行下所屬每遇朝集將退縱有他處期會但少紓頃刻令編攔人寬出班路使搢紳各依次序安行趨出以申鞠躬足躩之義臣又伏見車駕行幸前後禁衛各有重數今乘輿纔過駕後圍子每重只四五人不能呵衛禁嚴法物及供奉班聯乃與行路人混為一區雖袒裼負戴者亦得並行禁圍之中漢文帝號稱寬恕縣人來聞蹕猶匿橋下必不敢闌入仗內如今之縱弛則扈從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行下所屬乘輿行幸增修鉤陳壁壘之制量

添駕後衛卒。必俟屬車禁衛盡絕。方許民庶通行。臣又伏見在京街道車馬相遇。皆有先後定制。今行都九衢之中。不問尊卑貴賤。務相排軋。兩不遜避。甚或給使技胥及白身之輿馬。下至檐夫荷卒。皆與朝臣爭道。莫之誰何。古者齒路馬及蹙路馬之芻者皆有誅。非貴馬也。貴君馬。所以尊君也。而況君之朝臣乎。則街道之儀有當申嚴者。伏乞睿旨下所屬檢照條法。凡車馬相遇。有當避道。有當分道。有當斂馬側立之類。一如儀制。否者許被犯官司解送懲治。以上三者雖禮之細。而實關事體。所以觀國之光在是。誠不可忽。臣繆掌邦禮。未敢及其重大。謹按衆目之所不安者。姑舉一二。伏望聖慈責之攸司。以嚴禮禁。

趙汝愚乞編類隆興以後聘使儀禮疏曰。臣等竊惟行人之官。責任甚重。欲求稱職。必在擇人。人固須才。事當有據。嘗攷周禮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名位尊卑。皆有禮籍。禮俗政事。自為一書。神宗皇帝嘗以遼國和好。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攷據。始命蘇頌修成一書。名曰華夷魯衛錄。今兩國通好。姑務息民。凡所遣之使人。皆是臨時選擇。事非素習。初匪世官。或有疑慮。責成吏手。安危所繫。事體非輕。欲望聖慈特命儒臣。自隆興以後聘使往來之禮。吉凶慶弔之儀。編類成篇。以為准式。使已用之文。粲然可覩。後來之事。酌之而行。可以息爭端。可以定疑慮。今後遇遣國信使副。及接送館伴使。各授一編。使之檢用。誠非小補。

元世祖中統元年。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釂大巵者。免其冠服。監察御史魏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

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上古聖人之立制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紀綱萬事彫琢群情有等有差無豐無殺俾華實之相副庶儀則之可行至於日用之間咸有天然之道降及後世損益相須代代殊文其理一也今國家官階各異服色惟三貫一統於中央該二儀而混一裳衣幅舄冠冕佩環盡削茲文咸遵近世是故有紫有紅有綠有碧若霞唐朝之公服也意或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間色也今又舉三等之色而遺其碧者宜當時之宜也至於玉犀金角之飾帶金銀錫鐭之殊節象板以為笏簡銀銅以為章在公之品級也嘗悉分其天下之儀刑猶為未備竊有周室獨章於隧道仲尼嘗惜於繁纓蓋將以杜僭越之門絕覬覦之望定之後民之心志塞奢侈之淵源究而論之奇謂大矣夫中者乾坤之極致

人物之妙機不及則逼下而為固太過則踰上而不遜若夫中無定躰事在合宜不可以並述而平心不可以膠攉而稱物此乃中之至也臣謂山節藻棁複室重櫨藻繡編諸肩繪日月皆古天子宮室衣服之制也今市井富民咸獲賤類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車馬者古之命物也今六合為一冀代馬多天下之人皆得乘之亦無傷也然大夫不敢徒行是以有車今市井之家往往以驂服駕車而乘之與士大夫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上自省臺下及州府吏人前世皆因黨色以別之今猶闕焉出入公庭與庶人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此等或不遵本教雜混常俗以致風化遂傷倫流難辨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古之五十者方得衣帛七十者方得食肉今之富人墻屋被文繡鞍轡飾金玉婢妾曳綵履犬馬食粟粟每召賓客一簋之費其直

不覺競相推尚。比古者亦以奢矣。古人之儉。是以多寡有均。貧人甚希。今人之奢。是以無并風行。貧人愈困。此臣所以惜之也。方今之弊。在於下民之心太過。攝御之方未及。須為格例以移之。庶乎貧富各得其正。伏望陛下略從前古。用御方今。凡房室車馬之類。明立節制。截自今下之後。並不得千冒僭越。凡僭制在令前者。隨即改之。凡吏員及僧尼道士。各從其服色服之。凡墻室鞍轡。器皿衣服。勿用金銀璧貝文繡珠翠之飾。凡違令者有司以違制論。其可也。幸從臣言。則奢者雖家積萬金。亦無所矜其紛華榮耀之氣。而貪惏之志自皆止矣。僭者雖懷驕恣。亦無所啓其望外僥倖之心。而陵犯之念自皆息矣。奢僭既絕。而廉讓由興。廉者守潔於己。讓者推遜於人。聖人謂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奢僭尚存而欲禮讓之化行。兩者交戰。斷不能也。故臨民者貴於明節制。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朝覲會同。國家大禮。班制儀式。不可不肅。大九品分官。所以著尊卑之序。四方述職。所以同遠近之風。蓋位序尊嚴。則觀望隆重。朝拜典憲。莫大於斯。邇年以來。朝儀雖設。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為衣紫。侵五與正五雜居。共曰服緋。七品與六品齊列。下至八品九品。蓋亦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肅敬之心。殊失朝儀之禮。今後朝賀行禮。聽讀詔赦。先儘省部院臺正從二品衙門次及諸司局院。各驗職事散官。序列正從班次。濟濟相讓。與禮與而行。如有踰越品秩。差亂位序者。同失儀論。以懲不恪。庶幾貴賤有章。儀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禮。下聳中外之觀瞻。

至正十九年。帝以天下多故。詔却天壽聖節朝賀。左丞相太平既又武百官上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今讌讓不受。固陛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壬申。皇太子復

率羣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帝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修省敬天之時。奈何受賀以自樂乎。亥。御史大夫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徇所請。若朝賀之後。內庭燕集。特賜除免。亦古者人君減膳之意。仍乞宣示中書。使內外知聖子憂勤惕厲至於如此。帝曰。為朕開於修省以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卒不聽。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

右統言禮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一

禮樂 冠婚喪禮

魯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年。寡君以生。晉侯曰。子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桃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唐太宗貞觀五年。皇太子冠。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傅蕭瑀奏曰。據陰陽書。未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未可失也。

右專言冠禮

宋仁宗景祐元年。監察御史孫沔上奏曰。臣伏覩近降白麻選立皇后。當禮院定到儀式取冬至日奉冊皇后位中宮。事或必行。義亦未諭。伏自天聖以來。十有餘載。每下詔令。必曰克奉慈闈。敷宣達孝。及山園爾事。軺車發途。陛下撑紼徒行。掩袂踽慟。天下聞之。雖虞舜之為心。周發之為子。無以過也。今春百僚陳誠。五上封表乞聽樂。而陛下純仁之懷。孺慕之意。孝志不衰。抑去未允。是知百行之本。一人克修。三載之憂。天下通制。雖易月之詔。臨政得於從權。朞年而渝。在仁傷於有愛。而況明王廣孝思及萬世也。今建納皇后。必展鴻規。古禮交修。官儀備舉。慶賜兼行。懽心內易。奈何莊獻未及大祥。哀樂相參。切恐不可。士庶違之。則有踰制之刑。公卿違之。則負忘哀之責。豈英明之君。禮法之主。可自踰防範以動風俗。則前之下令。皆為空言。虧德損名。無甚此舉。雖以禁掖久虛其位。固匪朝廷將順之宜。伏望陛下發慕往之情。奉有終之孝。追還近詔。別擇慶辰。竢過禫祥。以成嘉會。則行告廟。史無媿辭。刑以御邦。孰敢不正。伏乞與執政大臣更從公議定。庶幾不顯於聞聽。臣生居寒微。不知國躰。惟恐史筆直書。千載之後。有虧陛下之全德爾。干犯天威。甘受斧鑕。

嘉祐二年。判太常寺吳奎等上奏曰。臣聞古者婚姻。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則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俟公主出降日。令李偉家主婚之人。具合用鴈幣玉馬等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

即不入。

英宗治平三年。潁王府翊善邵元乞下太常禮院修撰潁王聘納儀範奏曰。臣伏覩皇子潁王天資卓茂婚姻及期。方陛下即政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等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存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敲門羊酒。鎮櫃錢銀。乃里巷之常談。蓋搢紳之不道。行於聖旨。竊所未安。欲乞降聖旨下太常禮院。博約舊典。修撰潁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一切罷之。

掊宗元祐六年。范祖禹論納后儀制狀曰。臣竊以都亭驛常為遵使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先居之於夷狄之館。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正始之道也。臣愚欲乞詳酌以舊尚書省權為行第。又發冊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開寶通禮。亦皆服衮冕。發冊與奉迎同日。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並服衮冕。以重大婚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於國體為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錄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敕旨。

貼黃。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冊寶。止服通天冠絳紗袍。今納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案冕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故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紗袍。祭之日。乃服衮冕。冕服所以交神。非所以事親也。婚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無踰尊之嫌。臣與鄧伯温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惜聖朝講明一代大典。而於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為法也。伏乞更賜

詳酌

哲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曰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壼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著為成式臣謹案通禮納后最為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婚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

右專言婚禮

東漢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劉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勵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

時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尚書陳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恩一躰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光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一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沖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手。秦皇沙丘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魏武帝幼子倉舒卒。帝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帝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

明帝太和中。皇女淑薨。追封謚平源懿公主。司空陳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

祖載碩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喪。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驚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訾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

吳大帝嘉禾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

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遠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烏得無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遠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

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

晉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荊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過。山陵弥遠。攀慕永絕。臣等以為陛下宜回慮割情。以康時濟治。輒敕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大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侘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上問。聖恩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然今水旱。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麄席藁。水飲疏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而躬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昃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敕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告訴。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繼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

煢煢當復何時壹得敘人子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備。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曰。陛下至孝烝烝。哀思罔極。衰麻雖除。毀頹過禮。疏食麗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平議以為宜遠躰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敘哀憤。躰氣自佳。其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為梓宮所棄。遂離衰經。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禮廓然。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經行。孚等重奏。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降衰麻。羣臣庶僚吉服。今者謁陵哀慕。若加衰經。近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全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孚等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詔曰。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凶草。軺輦板輿油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

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攬省奏事益增感剝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澄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

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遠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終長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荅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

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是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躰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絰羅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畧。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惟士喪一篇。戴勝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朞。

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躰尊之義。升降皆同。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躰。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宮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廢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惠帝初。秦國郎中令李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動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

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殖。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王所居。即便為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輒。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踧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勑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秖為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筆。帝不從。

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躰殊喪服亡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三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行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為升降也微斬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令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齔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恐以天子之尊為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祕書監摯虞議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躰君車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朞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東晉元帝時瑯琊王裒薨郎中令丁潭上疏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轍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士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効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王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王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為君服亦

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服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述三代。今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琅邪悼王煥年二歲薨。元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後甚眾。琅邪國右常侍曾稽孫霄上疏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儉。朝聘嘉會。足以展序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徵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旐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情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于公百寮。悉在都鄴。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簿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儉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瓶。以壺瓶為差。則柷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柩。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

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於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臣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且竭己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己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

元帝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曰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司空王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

明帝崩鍾雅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朞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

康帝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尚書令顧和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為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頹替始於容違若

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孝武帝太元元年崇憲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恭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為躰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曰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為母緦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為躰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為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蒸嘗之事五廟缺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頹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脩經典式明王度詔不荅。

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躰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

生。躰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宋高祖永初二年。黃門侍郎王淮之上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

文帝元嘉二年。帝既免喪。司徒徐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巳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為斷。冢宰聽政。以再朞為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顒顒。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籍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望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則親朝政。廣闢四聰。搏詢厥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羨之等重奏曰。近陳寫下情。言為心鑒。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迩。臣等荷遇二世。休戚以均。情為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嘗昧以請。上猶辭羨之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冲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此國故。猶在民

心。太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為拱已。復玄古之風。返巡虛揖。徇匹夫之事。伏以宗廟為重。百姓為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

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禪無禪。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禪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聞服以緩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禪。變除禮畢。餘一朞。未應復有禪。宣下以為永制。詔可。

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曰。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將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屨。朞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謹王衡陽王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朞服為允。其博士庾蔚之顧淵敞明王淵之四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按令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為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脩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躬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怗。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總功之服。未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于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斟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為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縓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為所生母符脩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

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按南譙衡陽太妃。竝受朝命。為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察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訓荅。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帖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耻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惔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邃之等。咸蒙抽飾。備位丞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謄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竝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詔敬叔白衣領職。餘如奏。

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冲王。服制未有成准。輒下禮官羣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黻備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

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為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沒而爵。俱受帝命。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芊希參議。尋澄議既無畫然前利。則不合准據。按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勒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按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謂正閏各有所執。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按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

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為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朞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晉元明二帝。竝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為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朞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辟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然。則閏

亡可知也。通關並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
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
以子貴。王雖為妾是和之所生。按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稱夫人。國
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
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
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勳重。列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
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
議。以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
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勳。恩所特錫
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
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
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
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禪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
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禪。皇代考驗。已為定制。元嘉季
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
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文帝
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
后。
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為世子。檢無其例。
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
世子。先代成準。宜為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
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廞

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為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躰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按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據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為永制參議為允詔可

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虔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子鍇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立鍇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之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美虔嗣承家傳爵身為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嗣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享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蒸嘗無關橫取他子為嗣嗣為人胤嗣又應烝祀先父按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既寢銑本長息豈還為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暮服詣見之日還着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着朱衣

有司又奏王太子妃薨至尊皇后竝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時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附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山陵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樽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

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興之又議。按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躰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侔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石賓享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寔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月。虛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朞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

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夭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竝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冲王服殤。寔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躰承家。雖則佩觿。未關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殤。故云臣不以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為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王於旁親。宜從殤禮。詔景遠議為允。

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為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崇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彥參議。以興之議為允。除王氏為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為有降異。又於本親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脩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曰按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玄衣其使養之命不為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參議竝同漢魏廢帝喪親三年之制而魏世為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遠邇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詳遠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暮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書郎王燮之議按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暮皇太后雖去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暮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疎二儀準之太后無太常丞司馬樊之議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為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呪皇太后妃貴亞相極禮絕羣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暮太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變之議為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為諸王公主於至尊是暮服者及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禮樂　喪禮

南齊高帝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為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又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襲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

沃。禮記魯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附。附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主者。至於寢。則不同於古。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議。悉著在經誥。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向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典遺。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魯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爰衰冕衮。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竝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慮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簨簴充庭。情於怳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年。弥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帝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左將軍馮道根訃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慟。後魏孝文帝時。祕書令李彪上封事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比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

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戚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綏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數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綬從役雖慈於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

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等率百僚詣闕表曰上靈不吊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踊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刱法亦務遵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列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蒸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殯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

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子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悕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為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為心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誥垂於典冊遺訓備于末命聿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倍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誡之旨昭違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心之至不敢不陳戚以為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機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己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為之法行之於有為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誥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經帶永思纏綿

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喪事咸畢日已淹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為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既而帝引見太尉丕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書李沖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內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圮絕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

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開言既不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畧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聽之帝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弊未得論敘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筵

几哀號痛慕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
聖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
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
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
心伏增悲悚帝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
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
襲衮冕以行即位之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沈臣義不洽天
下顒顒未知所俟故須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
遂即生惰易之情踵以為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
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
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
稟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理俱

損喪紀圮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襲用漢魏以來
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
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為即位之際有斯逼懼也良是君人
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
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
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
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謁帝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
景雖承昇平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
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
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遺絕萬機荒廢政
事羣官所以悽悽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
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

夫遠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著遠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畧朕無取焉書丞李虔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讒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可殊絶然毋子之親抑亦可擬頃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帝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儉裹內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遠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於裏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荅故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以仰遵遺冊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頃是以謂無遺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遠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困循之則以為前進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遠於時故敢仍請帝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靖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昔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關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

有違。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令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為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為可尒。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令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朞。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衰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朞年。帝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朞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倮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為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為諭。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于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聖心。卑已申下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

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蒸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視。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絕。豈忍身襲衮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久廢廟饗。帝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帝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闕。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諭。禮畢居喪。著在前典。或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禮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明旨。臣等竊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為非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慺慺之願。帝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為既葬即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

簡畧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剏。萬務惟始。朕以不德。冲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緝穆。上代已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衆議。堯雖棄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徂也。猶四海遏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可違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事求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即吉。親理萬機。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輯移。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經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帝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麻。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為節降。斷度今

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宣武帝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西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無累世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為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朞。傳及汪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為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朞為允。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不世。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含而不述。比同士制。無復疑也。唯有庶人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露既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寧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襲。末代僭差。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

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者。豈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為祖服朞。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朝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為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議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尒勞。予不絕尒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亦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為第十六品也。豈得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為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興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且金貂七眊。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

芳議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者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
國子所議
宣武帝時廣川王詣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
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
故應爾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衆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
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朞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
緦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
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衰而弔既殯之後緦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
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閉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
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
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緣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
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憲同臣等以為若朞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
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
孝明帝熙平二年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
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詰商
搉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
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為一代之典自上達
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
同軌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析旋俯仰之節去來閭巷之
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
殊證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
聞有皇王垂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永
貽来世比學宮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專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
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介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

同為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顯則齊衰。論親則恭顯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為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為舛駮。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為則。況堂堂四海。謁謁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備位候厝。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顯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為條例。庶塵岳沾河。微酬萬一。

北齊文宣帝天保中。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襲若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桑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嫡子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斬。為祖後者。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出母無服。若為祖後者不祭。故也。為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若則為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

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者。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後周宣帝即位。高祖葬訖。便議即吉。京兆丞顏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

唐太宗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丞魏徵與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寘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崗有感。追懷常恨。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帝義而許之。於是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

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笑。以此辭於弔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齊之以禮典。

十一年。帝詔羣臣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于封樹。後聖貽則。始備於棺槨。譏僭

侈者非不愛其厚費。美儉薄者實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穀林有通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槖泉無丘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延陵慈父也。嬴博可隱。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便躰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者。洎乎闔閭違禮。珠玉為鳧鴈。始皇無度。水銀為江海。季孫擅魯。斂以璠璵。桓魋專宋。葬以石槨。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勳戚之家。多流通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彫刻之華。靈輀明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勳戚之家。仍錄奏聞。

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名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隨恩有薄厚。皆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成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禮記

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云。繼父同居則為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麻。然則繼父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繼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育。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笑之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主。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敘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朞。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

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近代帝王遂行漢儀以日易月之制。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精審。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疏畧。但知自

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太宗時。武官丁艱。憂屢有起復者。魏徵諫曰。國家草創之初。武官不格喪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奪其情。必有金革之事。自有墨縗之經。帝曰。朕思之。然為武事未息。如不可即止。

豫章公主薨。徵上奏曰。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羣情悚慄。咸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朞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悼往之義。足為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羣下之心。臣濫蒙重任。不敢寢默。帝從之。

高宗時。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于志寧以為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

中宗時。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左臺侍御史唐紹言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雕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閨閫哉。在令。五品官婚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

玄宗開元初。田再思上服母齊衰三年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

禮之後。孔父刋紝已來。受殊寵。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孚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子將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孚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五四科之數。十指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殺髮。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王玄詘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玄皆服。王玄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殤。鄭玄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玄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紝宗傳。各有異同。苟摯采古求遺。互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魯禮之寂名為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繼位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曩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跡。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效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崎古朴。須敦孝義。抑賤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井邑丘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

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慟笑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麄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直葉。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論舅之寃。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曰。古者父在為母朞。徹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閡人子之情。愛一朞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朞。統一尊也。今不任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朞齋。抗斬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啓釁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酖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

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朞心喪二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令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無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不為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為適帝弗報

二十三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太常韋縚上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為服親母舅不如同爨其亦古意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為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儕親服宜等請進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袒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為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緦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緦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緦以匹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則知

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原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為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昆弟皆緦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緦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貴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隳矣請如古便

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功宋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敕曰朕謂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緦堂姨舅古未有服傳曰外親服皆緦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為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徑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為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疎親鄉等宜熟計耀卿等奏言舅母

緦堂姊舅祖兒請準制官自我為古罷諸儒議制曰可
玄宗時欲增喪服加外祖大功舅小功堂姊若舅舅母祖兒太子賓
客崔沔奏曰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
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
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
廣舊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
代宗大曆元年峽州別駕顏真卿上議曰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
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註云謂去藏之弛謂釋於下也是知哀輕者
則釋哀重者則藏又按庾蔚之禮論云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
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虨
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恨未終啓主已入廟博士徐乾
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祔向猶議其宴今不宜懸宋

書禮志云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按江都集禮說晉博
士孔恢朝廷遏密懸而不作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
宜懸孟獻子禫懸而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
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又徐廣晉
史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遏密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故乘權
通以變常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
之論寧戚孔恢之說禫懸理既可憑事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
設懸如有齊衰喪及遇大臣薨歿則量輕重懸而不作
代宗崩羣臣朝夕臨常袞哭委頓後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
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袞以為禮臣為君斬衰
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
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

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衰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德宗即位初詔元陵制度務從優厚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曰遺詔務從儉薄而今欲優厚豈顧命之意耶上優詔荅之及將發引上見轀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貞元初暢當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躰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縿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廢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欝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曰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朞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

子於陛下。予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乎。公除。非古也。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緣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縗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即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為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居太子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情。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

帝曰。皇太子服期。縣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九年。將又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縗絰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命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

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堊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

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宿博士王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譏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玄肅二宗皆十二月有為為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卜日今葬卜歲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

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日大宴羣臣右拾遺李珏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藥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為齊人鐘鼓合饗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為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

昭宗時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兵部侍郎韓偓當草制上言曰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二

禮樂 喪禮

宋真宗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曰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為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而葬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轀輬車龍輴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遣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栢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祇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未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

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闕。況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為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橫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龍輴攢木題湊。蒙槨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伏為凶穢。目羣官為顛倒。指梓宮為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況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又云昔日覩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今日覩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蓋為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無明德皇太后將赴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伏。則凶穢唐突祖宗。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可以禮經所出目為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攢之時。未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文籍。緣孝章為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官不舉成服。與今不同。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舉顏。況上仙之初。即有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

斯。況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高。所尚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慣而不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且忠孝恩義。士所執守。一悖于禮。其何能立。今執事盈庭。各務簡易。況無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闕。不可習以為例。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

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倂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注云。沒。猶終也。除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訖。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參考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

仁宗景祐二年。禮儀使上言曰。天聖五年太常禮院言自來宗廟祠祭。皆宰臣參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復改差。多致妨闕。檢會唐會要。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監祭御史以禮有緦麻已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詰之。吏部奏准禮。諸侯絕周大

夫絕緦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緦不祭者謂同宮未葬欲人吉凶不相黷也魏晉已降變而從權緦已上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許吉服赴祭同宮未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從之又王涇郊祀錄緦麻已上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貞元吏部奏請得許權改吉服以從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舊典也今本院看詳律稱如有緦麻已上喪遭充掌事者笞五十此唐初所定吏部起請皆援引典故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錄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官請依郊祀錄緦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今詳貞元起請諸據分明王涇所說別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

寶元元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昨奉使還闕竊聞朝廷自西事以來兩次非時就宅宣召兩府臣寮在外不測事宜人情驚駭當時物議以謂有失持重之體日近復知西京謠言塵驚煩於止遏昨日午後又聞就宅宣兩府臣寮入內揩紳士庶無不憂惑至晚方知只是魏國夫人薨謝陛下雖隆乳母之愛其如在禮止為緦麻三月之服若言乎親則非近也若言乎尊則不崇也此止可一中人傳詔于宰臣之第令議而奏之何必徧宣近輔震恐都人事往不追後當為戒臣欲望每有國家體大之議遣鄙機宜之急合與兩府臣寮商量處置者務從審察以安人心不宜倉卒以動羣聽臣又以送終之厚前載所非今魏國夫人於陛下親服既踈葬禮亦當簡儉望陛下勿聽左右張皇過為奢侈況國家西鄙設備兵須未豐正宜節用聚財之秋不可更為無益之費言或可采幸賜納用

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乞權住豫王葬禮奏曰。臣伏覩豫王以逆
致疾。奄棄妙齡。人神共悲。嘆戚何及。況陛下以一人繼躰之大。慈父
鍾愛之心。變禮伸情。追爵制服。故四方知陛下思念之懷。悲感之意
亦已至矣。使天下為父者。足以仰仁慈之孝也。竊聞欲取五月中葵
於永定陵。以春秋之義。固為得禮。蓋陛下以哀痛之深。無以盡其意。
而欲飾終顯跡。臭竭精志。雖使死者有知。亦無所益。諒大聖至明。無
幽不照。豈於此事。更有所疑。實以情所未忍。遂起此議。今左右大臣。
宗親中閫。皆為皇眷軫悼。未敢直請緩期。竊恐因仍成事。難復救論。
臣職當建言。故非獲已。當君父痛切之際。而復不能將順其旨。獲罪
必矣。臣豈惜一黜而誤陛下之遠謀。朝廷之大計也。然豫王未可葬
者三。悉數以陳。頃賜詳覽。且一品之葬。禮式甚煩。百日之間。土役難
就。啓土驅龍山。驅人勞衆。諸宮因此葬者亦多。所費之財。非五十萬未
能畢事。今三司力屈。百計收斂。邊鄙宿兵。未得豐足。豈宜以三歲之
恩。忘四方之事。此未可一也。又京洛之間。衝要之所。自昊賊侵軼。國
家征討。饋運粮草。實送甲兵。往還搔擾。民頗不聊。配率科徭。歲無虛
刻。塋墓若此。驟興。州郡如何供給。此未可二也。復況西賊竊伺中國。
已僅數年。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以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巧猜百端。
思欲一決。今若因我之憂。起役之次。或盡兵力。以幸此災。益啓戎心。
轉為邊患。此未可三也。臣所見至愚。固未為得。庶盡懇切。上補聰明。
欲乞權宜就近安殯。俟西事稍定。二年間。具禮改葬。正合典儀。伏
望皇帝陛下。以禮制情。以義斷恩。以祖宗社稷為心。以安危休戚是
念。無執小節。以妨永圖。臣恭聞真宗皇帝四十餘。方長育陛下。司牧
羣生。為世真主。今陛下盛德形容。始三十歲。受萬世無疆之福。何患
乎錫羨之嗣晚也。伏乞養氣保神。順時進膳。特寬聖慮。專斷邦畿。則

天下幸甚。

沔又奏曰。臣聞忠臣切言。非欲被狂名於時。在回君心而已。聖人納善。非以啓衆議之口。在惜國體而已。故帝王舉一事。出一令。有不便於時。未合於衆。必容三諫。以達四聰。實冀再思利害。周察體宜。一說中幾。萬有蒙福。破柔邪之謀。開明哲之志。不惟其大。亦以為難。臣非不知犯顏不若取媚。趨險不若偷安。苟人人自圖。恐非國家之利。恭惟皇帝陛下。仁明同堯舜。恭儉若文景。大度包荒。純誠愛物。好善無厭。從諫弗咈。接臣下以從容。形溫潤於顏色。是使至愚。得以盡慮。況臣非才。叨備諫列。豈可見事自隱。以一言為供職。遂與衆退默。起外廷竊議。臣所不取也。是敢再陳狂瞽。上瀆聖明。惟陛下察之聽之。容之畢之而已。臣若以此獲譴。實亦無恨。近以豫王卜葬。曾上封奏細陳其事。又前日崇政殿進對。三復盡意。雖言拙識淺。不足以動天聽。乃知聖心。唯切思念。故非確然意不可轉。此恐陰陽術數之流。左右纖佞之輩。巧陳厭勝。多說災祥。上惑視聽。以此未決。臣伏願以天時人事國計未便者察之。中春卜地。盛夏起墳。鑿土穿山。六十餘穴。損害生命。役人勞衆。數十萬工。衝冒暑熱。適在毒日流爍。更或大雨霖潦。修治橋路。供億頓遞。不害於民。何以集事。此天時未便者一也。豫王最幼。殤禮為下。諸宮附葬。族屬多長。以卑動尊。亦非順也。邊方士卒衣食不足。而藏寶於地下。郡邑人民配率無數。而勞生奉死者。此於人事未便者二也。西鄙屯戍。三十餘萬。省司歲用。百計不支。鬻一廷尉官。纔得九千斛。免一里胥役。不過數百貫。調發已勞。用度不給。況南郊在今冬。賞費千萬。其為窘急。故亦可知。今一品儀仗。尚用千餘人。附葬諸喪。各備執事。車騎導從。僅萬餘衆。往復勞撓。非五十萬緡。恐未能畢事。此於國計未便者三也。此非獨臣言。乃三事大夫有

識者之言也。陛下貴為天子。以一幼子展送終之禮。庶盡其愛。亦未為過。其為未便者。以時有所妨爾。蓋國家多事之際。在陛下割慈忍愛。克己復禮。為天下蒼生計。況西賊猖熾。敗軍殺將。人心憂危。未有安策。而重三歲之念。忽萬姓之苦。陛下以為如何。且天下安。雖未有子。亦不足為憂也。若天下危。雖有子。得不為慮哉。況其奉死者也。臣又觀欲了葬者有三。諸宮國戚。一也。中人監護。二也。司天陰陽。三也。皆旁集己事而利進身也。今三事大夫有識者意有補益。而未能回上心者。遠也。國戚監護陰陽者事有所損。而能伺上意者。近也。伏望陛下察遠近之言。究損益之本。則王之葬禮。庶幾權止矣。昨日又見敕旨差朝臣減省費用。此乃陛下所慮至微至悉之深也。然恐此二人力未足為監護中貴大臣所信而能節制也。不若俟一二年間。中外稍安。備禮改卜。亦為王者之光。而天下之幸也。今陛下當悲悼之際。微臣無將順之心。而煩辭寘識。干瀆天聽。尚冀感回。暫息勞費。則誅責之罪。逃避何及。

至和元年。沔為樞密副使。論張貴妃喪禮過制。疏曰。臣最處孤迹。特荷聖恩。如遇有聞。事干大體。不敢隱默。自求安全。苟狂言有所開悟。雖誅責亦足補報。竊見貴妃夭亡。上心感悼。欲加異禮。尤宜節情。史筆一書。後世為戒。故不可不謹也。臣雖叨近班。莫聞中議。實有所疑。合具陳奏。庶幾更資討論。免貽中外之議。

一。皇儀殿乃祖宗大后權厝之所。今遷妃子在內。恐非一品所宜。必是倉卒之間。禮官之失。又聞諸宮之親。朝夕聚衆。縗裳千人。號泣踰月。且正寢至近在。上全無避忌。何僭如是。伏魂而有知。必不得安。況凶穢之氣。干犯尊嚴。尤為不便。懼知禮者傳笑四方。更乞酌其舊典。速行遷殯。庶協中道。

一。恭德之謚。蓋禮官務取美名以奉上意。未暇開陳。恐成敗事。至於三朝聖后。以孝以章。皆以後來孝思。尊易謚法。今貴妃便以恭德為號。實可驚駭。詳稽前志。無此失禮。何況因情。自我為繆。必致起謗。上玷聖明。唯乞審議。免貽後誚。至於郭氏張氏二后。並無謚號。前規盡在。速乞削去恭德二字。

一。園陵監護使竊見郭后張后並在奉先殯。蓋於體不宜起陵議葬于西京。今以貴妃特欲興陵之役。未知以何名。擇地而為制度。人臣豈敢盡言。況今經冬無雪。數千里災旱。加之疾疫。是四方多虞之時。宜且靜以鎮之。若役萬兵之衆。費百萬之財。於國賦民力。實為大損。不若便俟豐年。徐議其制。臣前日聞宰臣初議殯殯于普安院。最為得體。

臣愚鈍少文。久守外方。不盡知朝廷體要。聞有識者皆以奉貴妃之議大過。蓋佞人阿旨。不以直道裨聖意。將以服勞而求爵賞爾。況禮不自天降地出。在於人情而已。苟得其中。則為後世令典。朝家延洪慶基百年。中外無患難者。蓋仁義深而禮法正爾。陛下當為祖宗惜之。伏望遷妃子之靈出皇儀殿。罷哭泣之儀。去恭德之號。省園陵之名。然後重加詳酌。所貴中禮。天下幸甚。干瀆天威。難避誅責。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

慶曆二年。知諫院歐陽脩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曰。臣近見丁憂人。如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為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為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

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素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頹俗以身為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奉情本非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祿利為可恥若朝廷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異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為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為朝廷之美

四年脩論葬荊王劄子曰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荊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則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亟卜之言而遠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則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凡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為奸爾今若盡節浮費及絕其侵盜而使用物不廣則將復以何辭而去不葬臣不知所司當將一行用度計之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計慮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令上冢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

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為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為便。今朝廷議若分而為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為。不葬之害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遠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為。他時豐足之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則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荊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命定議。無使後時。

脩又論葬荊王一行事劄子曰。臣風聞已有聖旨。荊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杜費勞人。蓋為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荊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自往。仍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

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己贓論。仍乞御史棗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慶曆三年。集賢校理余靖上奏曰。臣伏見陰陽拘擇官狀申。皇子故鄆王殮被服並取今月初四日。又伏見每年正月五日。緜宸殿開宴。管領契丹賀正人使。切恐有司循故事申舉。以戎使為重。依例作樂開宴。臣身為禮官。故敢先事言之。切以故鄆王雖有襁褓是為無服之殤。其如已賜爵命。當同成人之例。父子天性。豈能無感。今日服之而明日宴樂。情何以安。且臣察之家遭此喪。尚當給假。況萬乘之主。因戎狄之使。不得申其私恩。深可痛也。臣以為若不得已宣名與禮食。而徹去聲樂。親遣大臣告諭戎使。以皇帝有嗣續之痛。故罷去聲樂。非有輕重於北朝也。戎狄雖同禽獸。不敢以此為恨。昔周景王以子喪既葬而與宴。春秋譏之以為失禮。古者卿佐之喪。雖有祭祀。尚猶廢樂。況在親父子乎。臣不勝區區之至。

太常禮院上議曰。禮記。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並聽終制。仍續月奉。武臣非在邊而頓解官者。聽。凡奪情之制。文臣諫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頓終喪者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凡公除與祭。

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奏議葉荊王疏曰。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

荊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掻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弟。雖讒惑多端。陛下常以荊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来救災多是旋生事端。呼索無算。臣請特傳聖旨。令宋郊王守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敕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敕外旋生事節。柱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于史策。其四曰。自来勅葬柱費太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荊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七年禮官郎中上言曰。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祭者。今伹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宮皆許行事。按唐吏部所請緦服既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誤以為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緦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若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

社稷也。然律文所以不禁者。亦止謂緦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郊太廟。俱為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郊則為愈重。朝廷每因大禮侍祠之官。普有霑賚。使居喪之人得預是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被。奈何以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並許終喪。惟於武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縗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祀吉禮則為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聯職。僅取濟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黷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太常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遇大朝會聽不入。若緣郊廟大禮。惟不入宗廟。其郊壇景靈宮得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

至和元年。孫抃論溫成護葬宜減損正禮。疏曰。臣在病假中。聞朝廷議貴妃事。累具劄子論奏。數日間。留中不降。今制命已出。必不可更

生議論。但臣愚深為聖朝惜此一舉。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諭四方。言前追冊之命。止施褒貴妃生前勤效。若狀身以衛寢極割臂以書恩例。並須一一檢尋國家故事施行。如此則尚可以稍救前失。惟新聖德。方今自秋不雨。終冬無雪。春陽浸遠。粟麥未敷。人心皇皇。疾疫相繼。災異之大。莫甚於此。陛下恤民勞憂國力。咎天意。順物情。在此行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五月。抃為御史中丞。又論張貴妃進冊皇后疏曰。臣伏見貴妃薨逝。陛下以數年內助之益。議欲追冊后謚。舉行園陵號名。既崇事體尤重。參較禮典。頗未合宜。況自去年秋冬。至于春首。雨雪不降。粟麥未敷。必慮百司難為供應。伏望陛下先詔大臣商榷。次命禮官議定。然後施行。所貴聖朝事典。動有根據。亦所以惜人力而荅天意。

扑又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溫成皇后葬事疏曰臣伏以國家禮制隆殺從宜本緣人情罪自天降規模法式中外觀瞻得之則取重朝廷失之則貽誚天下臣伏覩溫成皇后禮葬初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之職當時物論或未為非今沆受立作相謂宜立須改差奈何重惜更張膠固不變風憲論列陛下所宜留神相臣懇辭陛下所宜開可上守祖宗之軌範下從臣子之讜言念公相燮理之非輕俾后妃終始之如禮伏況自啓殯祭奠制度繩墨一切辦集定無闕事其監護職除宰相外欲乞速賜改差以次臣僚免使虧本朝之典禮取後代之譏議臣寫誠瀝血所難盡言伏惟陛下思之慎之特賜采納則天下幸甚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論董充媛賜謚冊禮疏曰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為之製朝掛服羣臣進名奉慰人命有司為之定謚及行葬禮於葬曰仍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為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太為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為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妃嬪以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念陛下恭儉宜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無太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既沒之董氏而有司諂曲妄崇虛飾以瞽蔡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益聖德也況禮數既崇則凡事所須用度益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斂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橫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適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

罷議謚及冊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悉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

仁宗時宋祁言郭稹不應為嫁母持服狀曰。臣竊惟禮者。敘上下。制親疎。別嫌明微以為之節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申。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鍾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渙。稹煢煢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稹一身而已。母邊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稹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勅。齊衰杖朞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穴。永非於郭偶。而稹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宗。雖欲懷有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亢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疑稹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誼有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彝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博令詳議。其郭稹為父後。為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共規。臣備禮官。不敢寢嘿。謹具狀奏聞。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乞遣告哀使劄子曰。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人尚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荅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虜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縞素。虜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虜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惡。若虜人

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況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荅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有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隣敵闚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禮。自生間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使人晝夜兼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竊以如此為便。

光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曰。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菆以來。每日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傅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嘆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嫚威神。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襄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之類。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

光言遣奠劄子曰。臣聞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

光論虞祭劄子曰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疎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

光又奏曰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為輕以為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為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由臣惷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躰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

治平二年翰林學士王珪上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奏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

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毋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當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謀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珪上奏曰。臣等謹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陰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陰以居心喪。未與卒哭而祔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代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臣等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飾事。皆不可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陰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陰以居心喪。未與卒哭而祔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代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臣等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飾事。皆不可

神宗時。知太常禮院蘇頌議。承重法疏曰。臣近因上言臣僚家廟祠享事。乞重定服紀親疎之制。曰。一節准五服年月敕。斬衰三年。嫡孫為祖。父為長子。今士庶之家。子孫罕分嫡庶。其相為服。往往一緊以

斬衰期。或踰年從吉。便行嫁娶。苟有犯者。緣勅律不分士庶。便當一列斷罪。臣以謂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何以言之。謹按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康成曰。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而經不言長孫為祖者。蓋有爵土。則父歿次當傳已。其承重可知也。近代仕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故謂當服者為承重。而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欲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等。此亦近立宗之法也。然雖有此議。亦不果卒行。慶曆末。石中立卒。未幾。庶子從簡又卒。嫡孫祖仁先已服期。不知後服。禮官以謂宜別制斬衰。嘉祐中劉煇祖母卒。自言幼孤。鞠於祖母。雖有諸父。亦乞解官行服。禮官議煇是長孫自當承重。臣竊謂祖仁官丞郎列近職。世荷賞延。是亦有重可承者也。煇乃庶官。世又非顯。若云鞠於祖母。報以三年可也。有諸父在。而令承長孫重非也。故熙寧八年六月詔書嫡子死無衆子者。然後嫡孫承重。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此明宗子傳重正合古禮。而未議無封爵者及庶人所以承重之意。故學禮者猶以為未盡也。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故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由是言之。尊卑之禮有隆殺之異。而喪服從而為之制也明矣。今服祖重者而無所以為重之義。又無大夫庶人之別。是尊卑一統。而貴賤同體也。臣伏覩朝廷修舉遺墜。禮無不講。喪服之制。事干典刑。有所未明。固宜稽考。欲乞特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若以無封爵者無傳重之義。

即乞別立服制。如在禮故合承重。亦乞參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有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及庶人與士大夫當與不當同一律。頒布天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則州郡用法斷於不疑也。臣職在守藩。不當輕議禮典。然麗刑讞獄。亦州郡之所得言也。

神宗崩。時詔禮官詳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議。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

哲宗初即位。秘書省校書郎范祖禹上疏曰。臣謹案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為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為非。蓋諂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夫衰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表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

者無服則遂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為是矣且其禮之失者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縿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過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今之冠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畧如古矣夫衰裳不可以服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遂除之臣竊以為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知君臣之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考正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寶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為愛君無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獨完葬之厚薄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

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帝葬於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恐治葬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歛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本朝所代也臣以為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瀸葬則太偪而不可為繼今惟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斧鉞屏營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祖禹又上疏曰臣前上疏論大行皇帝喪服之制臣之愚見以為過山陵雖易朝服宜存其衰麻而服衮之飾止如今日至葬年而漸變之以至於祥禫然後全吉此非有所難行惟今有司考正之而已今已卒哭山陵有期喪服事重道之隆汚俗之厚薄繫焉不可不早裁定也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列聖欽明動循典禮八倫之正朝廷之治考之前世自三代以後未之有也惟是喪服猶依漢制遂使臣居君喪情禮至薄後世或謂本朝無一達禮之士

臣竊惜之。且在禮臣子一也。今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而未有君臣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臣伏見朔望之禮。羣臣朝服以造于先帝之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而人主獨以衰服在上。上下異禮。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也。以吉服臨喪。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皆禮之不安者也。臣前所言君服斯服者。竊以為君臣當同服也。伏惟祖宗以來。此禮未改者。蓋喪事常出於倉猝。而有司惟舉故事。因襲而行。無所損益。為今欲風天下以忘孝。使民德歸厚。莫若先正此禮。則衆庶曉然。明於君臣之義矣。夫居喪之禮。衰麻本不可以去身。然而朝廷之上。異於私家。故古者君臣居喪而行吉禮。則釋衰而服冕。既終禮。則釋冕而服衰。今人君素服以聽朝。羣臣朝服以治事。蓋亦古之遺法也。臣愚以為羣臣燕服亦宜為之制度。以齊之。吉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吉。凶禮則朝服與燕服皆凶。居喪朝服所以從宜也。而燕服有紅紫之飾。則何以異於無服者乎。聖人所以制服者。使民見其服而哀不忘于心也。必使之脫去朝服而猶以有喪者自處。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暮年之內。燕服宜純縞素。至小祥而漸變之。古者練衣黃裏。緣緣。此練之服也。既小祥則燕服亦可以有色。而服乘之飾。漸加以緣可也。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惟遏密三年所以為君服也。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則民亦臣也。今附廟以後。惟羣臣不舉樂。而四海之內。萬民得以作樂焉。此所以不知戴君之重也。臣愚以為宜禁民舉樂三年。竊惟朝廷所以不循遏密之制者。蓋不欲使天下之民三年不樂。而為樂工者所在有之。恐其失業故寧殺禮以便民也。臣以為凡天下之為君之有服也。彼不為樂。必有他使之廢業三年。乃所以教之使知為君之為俗樂者率皆游民。非良農也。

業以養其生。未必至於困窮也。今發禮以姑息之。是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故臣以為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足以厚天下之情。夫為國家者。以禮為急。不可忽也。伏望陛下幸察。斷之以禮而勿疑。

祖禹進故事曰。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畢成昏。

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釋臣三十六日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無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後昏。亮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為國家者。必勑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

衆著於君臣之義也。

元祐元年。太常丞呂希純論司馬光薨。宜罷紫宸殿稱賀。上疏曰。臣謹按禮記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若非寔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以此見古之人君。聞大臣之喪。雖宗廟之祭。皆廢。今宋宰臣司馬光薨。遠在明堂散齋日內。嚴父配天。國之大典。固不可廢。至于御樓肆赦。恐亦難罷。唯是紫宸殿受賀。一節。緣是慶賀之事。比之宗廟之祭。為輕。方聖情軫悼元臣。而羣臣拜舞稱慶。恐於禮義人情

未為宜稱所有今來禮畢紫宸立班伏乞聖慈特賜詳酌旨揮
二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奏曰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宴臣備員勸
講職在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
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
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
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
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有當隨事
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復作前所未安後不
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
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言冬至
受賀表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
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

事而用於義為安

禮樂 喪禮 山陵

宋哲宗元祐三年八月翰林學士蘇軾上奏曰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曰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沒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讌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朞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讌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讌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爲罷春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

太常寺皆以為天子絶朞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絶朞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為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薨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薨也臣竊以為未葬之月不當准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攉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以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旨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今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始以為當罷只乞自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

八年軾又狀奏曰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白陳驗實婚娶若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獸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遠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無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直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失考論便為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

元符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七月十一日啓
菆。二十日靈駕發引。八月八日葬永泰陵。九月一日以升祔畢。羣臣
吉服如故事。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
制。實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
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爲哲宗服衰重。今神主
已祔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
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命徹樂。誠
未得宜。即是公除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御
常服素紗展脚幞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製。宰臣請從禮官
議。乃詔候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
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爲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
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奸。其服遂正。

今乃不得已從之。臣竊爲陛下惜。閫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
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非故事也。源坐黜知南康軍。於
是詔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言曰。臣伏見侍服人奉議郎李謙奪服除
京西路轉運判官。應副山陵。此事雖小。關於體者甚大。臣爲諫官。不
敢緘嘿。竊以祖宗故事。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大兵革。將相大臣。名德
侍從。乃有奪服者。然亦不得已爾。今山陵事務。人人可辦。臺省寺監。
豈無可用之才。何至小官奪服。以駭人耳目。若四夷聞之。豈不有乏
才之恥。古人謂天下之事多爲不識事體之人壞之。朝廷事體。所宜
愛惜。臣伏願陛下追還成命。下三省別差官。

高宗時。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知永州胡
寅上疏曰。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躬

率天下者。明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其道不變。其間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責宰我曰。予之不仁。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宣王為朞喪曰。猶愈乎已。孟子譬之紾其兄臂而徐徐云耳。兄臂不可紾。徐徐是亦紾也。親喪不可短。為朞是亦短也。此皆聖賢大訓。載在方冊。徐以示後世者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宜改。以臣觀之。孝文固有罪矣。孝景冒奉遺詔。陷父於失禮。自陷於不孝。乃千古薄俗之首也。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故也。伏觀

除服而猶素冠蔬食如居喪者羊枯欲請帝遂服三年裴秀傳元雞於復古且以君服不除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其議遂止
當時未有以孟子之言曉之者然武帝至孝感慕遂以蔬素終三年
故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晉武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夫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服莫重焉豈為難於復古與臣下不行而自廢人子所當為之大事乎方滕之百官皆不欲也文公猶以為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鬻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顏色戚哭泣哀於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悅其得禮何則舉措合於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傅元之言當何足恤乎陛下遠離大行十有一年雖

嗚悶寢苫天下蒸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以有父子君臣也陛下一舉而恩義皆盡夷狄有人焉豈不心服乎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己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若隨之甚於夫差夷狄有人焉豈不知畏乎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興東郊不開子取其擔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為善今六師戒嚴擔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旅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武夫悍卒介冑之久不無倦心獨可以至恩大義感動而使之前日詔書令大將偏裨發哀成服

識者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為義帝縞素之節得馭軍之本制勝之大
幾矣陛下更以身率之深有以感動於人仁者為此增思慕大行之
心智者為此畫撲滅女真之策勇者為此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
匹夫匹婦皆可率而効命於龍荒之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
恩悉歸於陛下巍然為萬世帝王之師不亦善乎昔子思之論喪禮
也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為者也今日行禮
一有未盡是為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尚何及耶喪居三年雖若久矣
自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逝也亦何久之有如合聖
意便乞直降詔旨玄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
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初至痛貫五情想慕
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
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服喪三年即戎衣墨

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
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
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佑助臣不勝
大願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然職列禁嚴獻納論思均有責焉且其
所述皆前聖賢之論非出私意陛下學問高明孝思深切遭此大變
振古所無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由舜而論僅同敝屣夫何足以解
憂者必將有取於此言是以不敢緘默謹昧萬死薦之聰聽
張浚論終行喪禮事曰臣昨日伏蒙聖慈特遣中使宣諭欲終行喪
禮且緩聽政之期仰惟聖情哀慕大孝格天凡在臣子孰不感涕臣
竊惟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若規規
然以堅守孝節為事顧何以副委託之重哉今日之事利害所繫則
又有大於此者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

而起。斂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至若易月之制。聽政之期。臣嘗考之故事。揆以人情。皆為得中。伏望聖慈痛自抑損。早賜矜從。臣不勝至禱。

詵又論易月之制曰。臣竊惟陛下至孝之性。出於天成。思養親之弗及。痛祥宮之在遠。雖躬行終身之喪。臣知其猶未稱陛下孝思之深也。惟是易月之制。若聖慈堅欲不允。則出而勞師。臨戎訓閱士卒。皆為非禮。陛下固當不得已。以徇羣臣之請。獨異時視朝之服。比故事勉從羣請。止以軍旅多事。思所以感格天心。可以感格天心。可以俯慰人望。臣竊被聖訓。知聖心之所以自處者。於孝道已盡。尚慮陛下疑易月為非制。故不憚煩瀆。上冐宸聽。伏幸裁覽。

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翰林學士朱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

章誼乞從隆祐太后遺誥服暮制。奏曰。臣等伏覩四月十四日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暮以日易月。仍不俟除服。聽朝御政。又奉四月十五日手詔。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以稱孝思之意。臣等恭讀大行皇太后遺誥。則謙慈之心。周密之慮。固已合於禮經。宜於時事。有司訓典。未易改易。陛下追崇恩

禮務極孝誠。尚以朞制為輕。荐降重服之詔。雖改薄從重。將以風勵四方。實為盛德之事。然捨輕從重。校之先王禮儀。有紊隆殺之節。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服朞之制。已應禮典。伏望皇帝陛下少抑聖情俯就中制。以為天下後世之訓。

誼又奏曰。臣伏覩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皇帝不候除服。御朝聽政。勿以吾故妨廢軍國事務。臣等有以見皇太后丁寧諄複之意為備盡矣。陛下聖性自天。朝夕追悼。未即臨朝。頗妨萬微。于茲累日。軍書邊瑣。有合條廷。國是民言。或須奏稟。今以仁孝之至情。而忘天下之大計。恐無以厭四海望治之心。奉太母遺世之訓。伏冀皇帝陛下體宗廟付託之重。念生靈仰戴之誠。少寬聖心。勉稽禮典。以日易月。既已克用舊章。則聽政御朝。亦乞俯從輿望。庶幾遵奉徽音。亟臻至治。臣不勝懇切之至。

誼又乞議定殯宮禮物節省給賜浮費奏曰。臣竊見朝廷近差總護橋道頓遞二使。又差按行使夫監領脩奉等官。所以營奉大行隆祐皇太后殯宮之禮無不具盡。有以見皇帝陛下仁孝之誠。情文相稱。厚物備官以伸大報。寔至德也。臣伏見陛下祗率羣臣。日臨服次。舉音哀慟。感泣左右。則孝愛之情著矣。至於亟下詔音。欲從重服。罷朝踰旬。未忍聽政。則追奉之禮嚴矣。又復布惠澤於寰區。寬繫囚於囹圄。則四海九州恩施之報溥矣。唯是河洛阻修。陵邑未啓。是以脩奉殯宮。權殯近甸。凡可以衛護梓宮之禮。慰安仙聖之靈者。固宜嚴勅有司。不可闕矣。若比之列聖。皇太后園陵之禮。工役之大。財費之廣。道路之遙。兵衛之設。固當備於異時。遷奉之日。不容一朝盡舉而豫行也。臣伏讀大行隆祐皇太后遺誥。以謂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則國母所以諄諭聖王者。固已昭然矣。其在臣工。亦宜仰體至

懷協承美意。然臣觀累日以來。有司以公用支費為名。所取銀絹緡錢之數已不可勝計。臣竊恐護喪執事之人。不知他時遷奉之費。便欲扳援故事。干冒請給。蠹耗國用。朝廷財力所不能辦。無益孝思。有累大業也。臣聞有司以今年季秋明堂蕆事。禮大用廣。經營未就。若今日浮費不節。則將來用度不繼。減損則兵必怨。聚斂則民不堪。有一于此。則不足以安宗廟定社稷。非為考治之本也。臣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議定禮典。應干殯宮祗奉禮物。悉從崇厚。自餘給賜浮費。悉行減罷。庶遵先后慈儉之訓。仰稱陛下追奉之誠。不勝幸甚。

誼又乞減罷總護頓遞二使給賜奏曰。臣近曾奏稟乞明詔大臣議定大行隆祐皇太后殯宮應干禮典。悉從崇厚。自餘給賜浮費。悉行減罷。庶遵先后慈儉之訓。仰稱陛下追奉之誠。未蒙施行。今來忽奉聖旨。總護頓遞使受勑并了畢。各支賜銀絹四百匹兩。詔音初降。中外駭聞。不知二使所受。何名而得此也。若謂省記園陵故事耶。則今太母殯宮未可以比昔時之園陵。蓋亦明矣。園陵乃在京師數百里之外。其山川之險。則有過關越澗之虞。其日月之賒。則有風雨泥淖之阻。其道路之遥。則有次舍暴露之勞。其徒役之衆。則有周防彈壓之慮。至於宮嬪從衛之多。服飾齎送之厚。朝昏獻享之儀。啓殯復土之節。皆祗勤夙夜。殫極思慮。然後僅以集事。當是之時。朝廷閔勞大臣。勸誘羣隸。隨其等級。勞賚匪頒。則庸或有之。然亦未聞如此之厚也。今殯宮去城數十里之近。方之園寢。每事不同。實任其勞者。浙部漕臣。越州守令。與夫一行兵民而已。總護橋道頓遞二使。不過受其成事。指喻官屬而已。領事之初。固已支請錢糧。寄造酒醴。以為公用犒設之資。日增食錢。別給驛券。以益官吏廩給之費。種種備厚。蓋不乏矣。今乃援園陵之例。冒金帛之多。無名而受。受而不辭。忘廉遜之

風。開苟得之路。豈樞機侍從之臣所宜為哉。總護橋道二使既已冒受。則按行修奉之官。提舉幹辦之屬。亦將引領視傚。希望無已。朝廷將何以給之。誠使廣費多用而有益於殯宮。祇奉之禮。則臣不得而不言也。況今夷狄未寧。盜賊未息。江淮招討一司。淮南安撫一使。擒寇捕虜。糧餉不貲。朝廷日夕經畫。尚慮不繼。而又明堂大禮。近在秋杪。財費未充。民力已困。臣子於此。不能効力。乃復冒受苟得。亦何心哉。伏望睿明照察。特罷二使。給賜指揮。以塞臣下貪慢之欲。俾遵太母慈儉之戒。以隆陛下經國之本。天下幸甚。

光宗時。知閤門事趙汝愚奏請車駕過宮執喪成禮。疏曰。臣等謹瀝血投誠。仰告陛下。邦國不幸。大行壽皇聖帝奄棄羣臣。臣等不任哀痛。昨早後殿奏事。陛下面許臣等只候審問關禮等子細。即便過宮。玉音甚確。臣等退就祥曦殿門外等候。久之未有處分。臣等哀情迫切。相繼。屢有文字控請。及繳進慈福壽聖皇太后御札。令臣等遂請車駕過宮。雖蒙奏知。畫降御寶付外。亦未聞鑾駕之出。至日景過午。又緣大暑。大行梓宮不可遲緩。臣等不得已。先詣重華哭臨。宣布遺誥了當。雖賴陛下威靈。一夕內外幸而無事。然自古及今。未有聞父喪而不奔赴者。今陛下聖德愈虧。人情愈怨。綏裖亂未作。臣等竊為陛下危之。臣等伏惟大行皇帝已擇用此月十一日小斂。十三日大斂成服。陛下若不及此時速往執喪成禮。少用人子之情。不知何時而遂可往耶。陛下既失此時而不往。則陛下將終不成服乎。陛下既有父之喪而終不成服。不審將服何服而視朝以見羣臣乎。故事。成服聽政。御殿。皆有節次。今禮節盡廢。不審陛下將用何日復視朝乎。綏陛下一切不問。不審北使將來弔祭。陛下亦可堅辭固拒而不出。

乎。陛下若預思北使之來不可不往受吊祭則今日之奔赴亦何可緩也。臣等受恩深重義當圖報。深見今日利害。如在目前。不避死亡。仰瀆天聽。伏望聖明特賜詳覽速降指揮來日絕早過宮以成小斂之禮。猶可以少慰人情。少紓禍亂。臣不任哀切懇請之至。

汝愚又奏曰。臣等屢乞宣對。面陳悃愊。又繼入文字陳說利害。而天聽高邈。殆如不聞。今有司卜用十三日大斂成服。陛下若失此時不出。則是永無可出之時矣。遺詔皇帝成服。三日聽政。今陛下既未成服。不知何時遂可聽政耶。禮法蕩然。紀綱盡壞。開闢以來。所未嘗有。臣等適備員輔近。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兩日以來。市井之間。興訛造謗。無所不有。千恠萬狀。不可聽聞。臣等一身不敢愛死。所可恨者。太祖太宗創業艱難。高宗中興。十年百戰。今勢累卵。誠可痛爾。伏望聖明早賜開寤。速降指揮。來日過重華宮大斂成服。庶幾可以收拾人心。少延國祚。若更失此機會。則陛下之事去矣。臣等蒙國厚恩。不避誅戮。控瀝血誠。冒瀆威聽。不任哀號隕越之至。

寧宗開禧三年。成肅皇后夏氏崩。殯于永阜陵正北。吏部尚書陸峻言。伏覩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祔。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並不遷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立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冊改殯。所為攢宮典禮已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竊稽前件典禮。秖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來從葬阜陵。為合典故。從之。

寧宗時。待制侍講朱熹乞討論喪服劄子曰。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命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

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湅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

理宗淳祐間侍左郎官徐元杰上奏曰臣昔事先師文忠公真德秀時嘗語臣曰君臣交際之禮惟拳拳納忠不至於詆訐則得告上之體臣佩服師說惟守樸忠不敢孤陛下選擇之恩臣私竊自念戊戌告歸分甘山林抗疏而辭謝陛下恩除者屢矣去冬被命循墻弗俞深惟君臣之義所不容廢故勇於一來嘗私謝大臣曰盡事天之敬而事君推報國之忱而報德是臣之所以不負陛下者即所以不負大臣也故圖報大臣者在於隨事納忠不在於承意順旨況陛下廣諫諍之路恢容受之量事適有所當言可以寓愛助而存天理其忍

緘默不以顯告陛下哉。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之事。三學上書。卿曾見否。臣奏雖聞有書未之見也。竊窺聖意豫憂邊事。故有此命。臣又嘗妄奏陛下出命大早。所以啓人之疑。然人言不可沮抑。且須靜以處之。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曰俞。臣又何所容喙。及見學校之書。使人痛哭流涕。感嘆拂膺。何士論之不少恕也。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前此雷變之頃。觀其累疏避位諄切。及於雙親喜懼之年。今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臣聞大臣年十四五時。憤俛冑之權奸。建白諸父。請密圖之。此父在觀其志。自少時已知有大義。今父沒。觀其行。大倫所在。果何待士論而後知。前日所庭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億兆萬姓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孝經曰。天子有爭

七人。雖無道。未夫其天下。況有道之世。市議道謗。其可弗哉。天地問惟道理寂大。人言之所以必爭者。顧惜此耳。昔孟子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至論敵國外患之有無。則以為吾國存亡之所係。然則外患非所當警。內治要審所先。有天保以上諸詩之本領。則采薇以下諸詩之事功特舉而措之耳。數十年來。人皆忽此。只於末上理會。所以力勞而効寡。視儒生正論為迂闊。君子愛人以德。今當保惜一代之臣。而成就三年之禮。國事所寄。急若元台重任。夷夏觀瞻。三省綱維。靡容渙散。陛下如以宗社生靈為念。以綱紀法度為心。必咨於大臣曰。當今內外孰政法從之臣。孰為有才。孰為有德。孰可舉以自代。參酌輿論。而後爰立。舉之得人。則四海九州受大臣之賜。即大臣之在任也。聖德高明。靜觀事勢。如以備禦貴講求。則使之預料便宜。

一一圖上可也。將帥牧御之才。錢穀甲兵之事。姑仍舊貫而經理之。亦可也。如此。則大臣於家庭無虧欠。於朝廷有勳勞。富鄭公弼五疏而終辭起復之命者。又豈容以專美哉。夫世道未嘗狹也。大臣積慶之家也。前者有餘而不盡用。後者愈用而不勝窮。鄭國彌忠。修齡鉅福。生榮死哀。命圭公衮。使節侯封。人知詫千載一時之盛。而不知其早歲清修。平生恬淡。翕者張之。夭報如此。今大臣福祿聲光。鮮克儷美。又何欠焉。不惟陛下當愛惜之。而大臣亦當自愛惜之。端憂几筵。勿過哀毀。其於讀禮之次。無非閱理之時。仰探千古之聖賢。將大後來之勳業。正於此基之。夫欲富好貴。人之常情。不以其道。則君子有所不處。建功立業。君子之盛心。志於道義。則功業有所不足道。況道義有所未安。而過眼空花之富貴。自昔滓汚簡冊。熏穢宇宙者。不知其幾。達人大觀之幾。自了凡物皆朽。惟名義為不朽。今京城之內。人心皇皇。士論籍籍。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之何如。凡有父母之心。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為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夷狄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茲因輪對。僭瀝血忱。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所以望大臣者。不止於今日。知臣罪臣。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臣以經筵既承清問。輒又出位言此。不當更塵班綴。伏乞陛下奮發神斷。罷臣職任。畀臣叢祠。臣謹退而閉門掃却以俟陛下誅斥之命。臣罪當萬死。

山陵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中郎將。從帝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厠。岸之邊側也。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慘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

槨。用紵絮斮陳涞其間。豈可動哉。斮音側畧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成帝永始元年。營起昌陵。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賈。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光祿大夫劉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甿同。無知之皃。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効。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厠。側近水也。一說。霸陵山北頭厠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涞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

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隱於靳反。謂人立可隱肘也。）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三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百餘里。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匠作機弩矢。有所穿也。輒射之。）食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

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謂所穿冢臧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寘知。其葬愈厚。丘隴弥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卒讀曰猝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惛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橅音規摹之摹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

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古。姓。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靈帝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毋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虐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

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貳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晉愍帝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驃騎大將軍索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

東晉哀帝即位初穆帝山陵將用寶器太常江逌諫曰以宣王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遠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劒金鳥此蓋太妃閨巳之情實遺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為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

隋文帝時獻皇后崩上令蕭吉卜擇葬所吉慮筮山原至處云卜年二千戶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緜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曰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按葬書云氣生與娃相生大吉今黑氣南東生與娃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

唐高祖崩太宗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厲世南上言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

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霸陵。因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欲。雖鋸鑐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廳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況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

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長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遠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猶戚戚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珠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未可不起。宜依武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文帝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

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隴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

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太宗詔有司議獻陵制度。房玄齡等曰。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貞觀十年。長孫皇后崩。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觀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為之毀觀。

中宗神龍元年。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欲啓之。恐致驚黷。況合葬非古。宜於陵旁更擇吉地。不從。

代宗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上悼痛。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與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纍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諒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迩。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

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熟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

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刑部員外郎令狐峘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誡。良使咨欷。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俗。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慤為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為不臣。桓魋為石槨。夫子以為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童童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綵飾。陛下奉先志。無遠物。若務優厚。是啇顧命。鑒經誼。臣竊懼之。今赦令甫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以遠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遂君親于惠。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

雖古遺直。何以加焉。

德宗時。司勳郎中權德輿上昭陵議曰。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畫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費既多。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聞奏。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廢。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貴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況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勞。享獻之

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饎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時昭陵寢宮為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或迩則無聞焉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囂役密迩非幽穸所安改之便太常博士韋彤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為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栢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玄宮及不移福陵只祔廟何者為便商量奏來者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為允便臣等不任感切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五

禮樂 喪禮山陵及祭禮

宋英宗初即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言山陵擇地劄子曰。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為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臨事

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鄉者國家以拘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尒以來。聖躬有疚。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偫。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塼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太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

時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知制誥鄭獬上言曰。今國用空乏。近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

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乾德初改葬宣祖安陵之制。其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其下宮及兆域遠近之數。皆稱於是。是時天下既定。財用滋豐。非不能崇高侈大以示意而榮親也。蓋太祖皇帝方無事時。念深思遠。以為厚葬非禮。無益於孝。作為中制。以示後世法也。昌陵。熙陵。定陵。昭陵。雖增損不一。然皆非太宗。真宗。仁宗。大行皇帝之意。

寔哀毀號慕之際事有司而為是也。昭陵之役。距今四年。中間仍以水災。則公私事力為可知也。伏惟陛下抑哀毀號慕之情。奉太祖之中制。其今來上宮下宮及兆域之數。願一以安陵為法。使國用民力得少寬裕。則四方觀聽。知陛下愛民念祖之心。以為初政之美。臣不勝區區之意。

鎮又奏曰。竊聞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與平生衣冠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其受命寶。伏乞陛下自寶用之。且示有所傳付。若衣冠器玩。則請陳於陵寢。及神御殿。歲時展視。以慰思慕。詔檢討官討尋典故。及命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議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於廟寢。至於平生器玩。則前世既不皆納於方中。亦不盡陳於陵寢。謂今宜從省約以稱先帝恭儉之實。臣等謹議。

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乞減昭陵用度疏曰。臣伏聞大行皇帝山陵。一準真宗山陵故事。臣疎愚亡狀。竊以定陵比永昌永熙。事事益增。陛下孝思無窮。故取禮物極盛者為比。臣徘徊顧思。感傷陛下哀念先帝之意。而竊未敢以為得也。伏惟陛下周覽博識。貫通古今。至於孝不繫於厚葬。奢無益於逝者。固不待臣言而後曉。所以不復遠引旁摭為蔓辭以重煩聖聽。獨有一事。慮陛下悲慕之切。未遑及之。故臣昧死以陳。夫以陛下之孝。而天下之廣。俾先帝陵寢更加於真廟。亦不為難而無所害也。然古先哲王多以儉薄為美者。豈歉於力而嗇於財邪。蓋人情不以禮節之。則將無有限斷。臣竊謂送終之具得如太祖太宗。先帝可以無憾。奉先之志得如太宗真宗。陛下可以無愧。況乾興事體。與今不同。而大行皇帝享國四十二年。慈愛惻惻。惟恐一物失其所。今之興役。正當盛夏。工限過急。不能免傷人之生。物雖

官給。不能免勞民之力。若緣定陵制度禮物稍加裁損。則傷生者坐減。而勞力者易供。誠如是。臣竊意先帝在天俯而窺之。必將大以為慰也。敢乞陛下詳思遠慮。以禮斷情。俾大行山陵取永昌永熙為例。既足以終先帝恭儉之德。而奉承遺詔。又足以發陛下仁孝之道。而光昭初政。一舉而衆善皆得。惟陛下留神。千冒旒扆。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神宗時。程顥代父上書曰。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為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為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為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顧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為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謂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忘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顧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

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為忌諱。莫敢議及於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為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為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國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

御史中丞鄧潤甫上言曰。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劉。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勑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

范祖禹進故事曰。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立壟勞費

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嵕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奸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為之以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拓宗元符初。著作郎周常上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頗收貯景靈殿以遵遺訓。詔置之奉宸庫。

徽宗時。陳瓘乞憫恤山陵人夫。疏曰。臣聞唐穆宗山陵時久雨時寒。役人飢凍頗甚。至有持鍤抱篲而死者。敬宗憫之。於是治路人夫各賜之絹。臣謂絹者有限之物。豈得人人而與之。兼諸色應奉之人。例皆勞苦。所可矜者。非特治路人夫而已也。國家自裕陵以前。大事既畢之後。即降德音下兩京等處。凡干應奉之人。悉蒙恩恤。惠而不費。非賜絹之比也。廼者泰陵應奉之人。緣雨水異常。州縣督責甚於他時。所以敘其情而憫其勞者。亦宜加厚。惟陛下留意幸甚。

孝宗時。趙汝愚論山陵三事奏曰。臣恭聞大行太上皇帝奄棄天下之養。凡在臣子。孰不痛心。況臣累世蒙恩。尤極哀慕。恨以身在邈遠。

無繇得效奔走之賤。服犬馬之勞。輒有管見三事。少伸誠懇之萬一。惟聖明裁幸。其一。祖宗陵寢。皆在洛陽。累朝制度。具存典禮。唯紹興中。徽宗皇帝梓宮既還。未能歸葬。故一時殯奉。權在會稽。雖寢衛之制已嚴。而山陵之土未復。規制淺薄。可為深憂。竊聞當時議者之言。欲俟恢復疆土之後。奉迎靈駕歸附永昌。迹其本謀。初若甚善。然荏苒歲月。易致因循。正使克復西都。豈宜再議遷改。今大行太上皇帝山陵命使遠日有期。陛下篤於送終。動遵禮訓。臣謂與其慕虛名而受實害。孰若如禮及時深藏固護。永為無窮之計也。昔舜都蒲坂而葬于蒼梧。禹都平陽而葬于會稽。皆因巡狩不返。遂即其地而葬。帝王之事。豈不可法。伏願遠遵虞夏。近法漢文。因山為陵。務極深厚。金銀之飾。悉用屏除。使千萬世永絕後害。然則陛下之所以事其親者。自始及終。皆可以無憾矣。若乃牽於權宜之說。失此時而不為。臣恐陛下他日雖有追悔之心。亦終難於改作。誠不可以不深思而熟計也。昔漢成帝營延陵泰奢。劉向上疏極諫。至謂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其言深切。無所諱避。陛下幸取其書一復讀之。則可以鑒矣。其二。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天下之通禮也。至漢文帝變古立制。以日易月。後世承用。不能有改。惟晉武帝雖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終三年而後復吉。臣仰惟陛下天性純至。篤於孝養。二十六年。兩宮之內。父父子子。人無間言。雖若堯舜文武之懿。殆無以過矣。區區晉武。顧何足進哉。今一旦遭罹變故。陛下不無晨昏之思。羹墻之念。而兩宮相望。將何以用其情。是不幸而處禮之變者。聖人於此亦安得不隨事而制宜也。恭惟皇太后春秋已高。乍爾憂感。而獨處故宮之內。揆之人情。寧無觸目感傷之意。陛下欲日朝于長樂。則又未免數蹕煩民。臣謂宜因既葬之後。迎太上虞主歸別殿

以奉几筵。請皇太后還南內以便侍養。法開先鴻慶之制。即德壽宮為神御殿以奉香火。如此。則陛下一舉而三事俱得。百費盡省矣。其三。臣側聞顯仁皇后之喪。太上皇帝嘗降手詔禁天下不得以助殯宮。修奉貢獻。煩費擾民。天語丁寧。德至厚也。然而事大體重。有司猶不免過意奉承。使命奔馳。冠蓋旁午。所至州縣。勞弊萬端。今浙東旱傷。百姓飢乏。張頤待哺。方仰給於縣官。而工役繁興。科調方急。事變至此。其將奈何。臣伏讀太上皇帝遺誥有曰。山陵制度。務從儉約。臣以是推原前日紹興之詔。則知太上皇帝念念愛民之意。始終不忘。非特為是空言。姑循故事而已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討論舊典。凡土木營造之役。官吏卒粟之數。給賜犒賞之費。繁文末節無益於實用者。皆條舉而備陳之。曰某事可節。某事可省。其不可得而節省者。則優給雇直以募浙東之飢民。使之服役。則飢者可以得食。役者可以無怨。庶幾仰稱太上皇帝遺誥之意。臣方此憂虞。忽聞禍變。心志荒亂。言語狂僭。罪當萬死。伏望聖慈曲賜原宥。特詔大臣參照典故。詳酌施行。

汝愚又論山陵乞遵用七月之制疏曰。臣不避死罪。復有愚悃。仰冒天聰。臣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奉太上皇帝遺誥。一時號慟。哀疚切心。伏思紹興殯宮規制淺薄。國家不可以虛名而受實害。輒陳管見。妄致瞽言。乞遵虞夏巡狩之禮。法漢文薄葬之制。及時如禮。曰山為陵。深藏固護。永為無窮之計。至十二月初一日臣修寫既成。緘封附遞。行未旬浹。而伏聞有司循用近例。不待七月已卜日奉殯矣。臣仰惟太上皇帝仁聖之德。冠絕百王。陛下大孝始終。遠追三代。方將以衰絰行三年之制。思極所以追慕之情。而大葬之禮。尤用權宜。歲月推遷。臣所甚懼。臣聞之禮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曰。葬也者

藏也。今太上皇帝梓宮雖已奉殯。要非久計。況兩京在遠。道路阻修。正使克復有期。豈宜更議遷改。孰若考據古誼。及時而葬。以圖萬世之安也。又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本朝故事喪禮亦皆用七月。伏望睿慈檢照臣昨來所奏。斷自聖意。深詔有司遵用累朝典禮。議行七月之制。其山陵制度。務存深厚。而不必過為開廣以藏無用之物。此去三數月間。尚可營辦。如此。則太上皇帝在天之靈可以永安。而陛下事親送終之禮。深長之思。皆可以無憾矣。臣遠守藩符。山陵重事。豈宜輕議。而情切意迫。不容但已。謹昧死奏聞。伏深隕越之至。

王十朋代越帥王尚書上疏曰。臣去秋陛辭之日。親奉玉音。諭臣以永祐陵昭慈宮崇奉事件。臣仰見聖心篤孝。著於羹墻。雖堯舜之德。何以加此。臣至越之初。首朝陵廟。瞻望松栢。不勝悲涕。凡薦祭之物。崇奉之具。修造之費。臣仰體聖懷。罔不盡力。臣輒有區區愚忠。敢不冒死以聞。竊見殯宮修造。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為常。此固陛下奉先罔極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竊謂陵寢所在。神靈是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靜。若頻歲修造。不無震驚。故古不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意謂寧親莫如寧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殯宮棟宇已固。器用已備。松栢已茂。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乞自今以後。不必以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為拘。但令本府常預備瓦木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遇棟宇或損則更之。器用或舊則新之。松栢或枯則補之。如是則工役不繁而丹雘常新。歲月寖久而陵廟愈安。以昭先帝儉德之恭。以稱陛下寧神之孝。不勝幸甚。

光宗時樞密使趙汝愚論山陵乞下禮官詳議。疏曰。臣伏見哲宗皇帝以元符三年既葬于永泰陵。至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上僊。是

時高宗皇帝方駐蹕會稽江淮之間日事征戰昭慈之喪未能歸祔始爲殯厝蓋用權宜將以憤激三軍之心不絶中原之望也其後秦檜主和好而南北之勢既分永祔永思固仍不改聞見習熟視以爲常遂致諸陵尚存淺土其制卑薄尤爲深憂復於獻殿之中藏以廈屋不達天地之氣不覩日月之光年歲滋深大葬無日故之典禮固已非宜驗之葬書亦所甚忌臣每思及此良切痛心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將卜因山宜稽舊典稍倣祖宗山陵之法亦從南北風土之宜但使皇堂尺度未可大廣蓋石博厚未可不增修建陵臺酌爲中制仍爲獻殿勿復幽扃庶幾葬者永安後嗣蒙福若已殯而未舉俟因事而別圖如蒙聖明特賜俞允伏乞行下禮官詳議施行

汝愚又論山陵利害乞付有司集議疏曰臣聞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則大行壽皇聖帝山陵之奉陛下安得不致其謹也臣仰惟祖宗陵寢皆在洛陽制度崇深具在簡策望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每面長九十尺既高且廣宇衛至嚴後代子孫所宜觀法始緣南渡蹔卜稽山歸曰殯宮蓋非永制實居淺土蔽以上宮本期克復神京奏遷靈駕雖其志甚美而其事實難荏苒歲時今已六十餘載矣東南諸郡所至皆山凡擇地者必以山爲限地勢局促不類中原蓋自昭慈之西已用五穴小勢漸遠其地愈卑往歲思陵之葬其深不盈九尺復土之後僅能掩棺聞者寒心幾於慢藏瀆江南土地卑薄難擬故都然近畿王氣所鍾豈無佳兆其如拘以陰陽之術限以日月之期刑責太嚴事體至重人懷苟且各爲身謀至於國家深長之思君父危辱之禍皆不暇顧嗚呼痛哉傳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慶攸古今無非商鑒今昌熙在遠恢復未期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臣比見按行使副還

自魯稽皆言陰陽家流須用丙山壬向。今類按圖索馬。不復他營。若以昭穆安拱。皆無餘地。僅存一穴。又下思陵伏思穆恭二宮。他日如何合祔。其後利害臣未敢言。夫今不圖後悔何及。伏望陛下孝思罔極。惟懷永圖。勿拘遠近之分。毋惑陰陽之說。擇平原高燥之地。為大行深固之藏。崇建陵臺。悉遵舊制。陛下盡送終之禮。壽皇享萬世之安。臣子不勝幸甚。議者若謂累聖卜殯。神靈安妥。壽皇篤孝。諒匪素心。此蓋婦人之仁。殆非天子之孝。昔吳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以為合禮。況壽皇英靈在天。何所限隔。為臣子者當圖實利。難徇空言。臣學術荒踈。而區區管見如此。未敢緘默。聞已降指揮委侍從臺諫禮官集議。安穆安恭皇后合祔典禮。伏乞聖慈下臣此章。併付有司集議施行。

寧宗時。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上奏曰。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冒寖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獻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畧苟簡。惟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

更擇而葬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南向。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氣之彊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方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家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為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儉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

福。不從未必為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以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皆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荊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頻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上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

奸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畧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以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趲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遍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偪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

非常。盖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畧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荊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而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此十字者實為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盖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辟如鄉隣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

右專言喪禮

齊景公疾。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泆。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昇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麻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間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遣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

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剉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案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奸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奸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晉武帝太康九年詔并二社之祀車騎司馬傅咸上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在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社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

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祀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大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為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敢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為臣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明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

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芰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貙劉。乘輿入囿。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龢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二。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為吉辰日。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為生物。

亥又為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歛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已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敢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廢中郎顧暠之議。鄭玄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親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未繫一辰。徵於兩代矣。崔瑗之草

魏宋之曰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閼種。且亥既水辰。含育為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啓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明帝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皐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精

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鞞至柷敔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論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禜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荅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既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得取捨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着皁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辦。從之。

東昏侯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盡植云朝日以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為冕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盡植云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

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及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雖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導于膚駮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為朝夕必牧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

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比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圓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晃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冠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

禮局。輕奏大典。寔為侵官。伏追慙震從之。

後魏宣武帝時。太常卿劉芳以社稷無樹。乃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予不論有之與無也。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

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帝從之。

唐武后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張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歟。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主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丈。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烏。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命齊賢等

參定。

憲宗嘗問祈禳之數。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藩對曰。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勑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感。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論九宮貴神壇狀曰。准天寶三載十月六日勑。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祀。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及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德裕又論九宮貴神狀曰。伏以自大和以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聖心。以修墜禮。伏見大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大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為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威而常明者為天皇。露寢大帝常居。始由道興而陳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耀魄寶。蓋萬神之秘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烏。此則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

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閒。所以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縣以列宿論之。實為乖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為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為得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舊儀。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典明文。至尊至重。難以起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尚難改作。況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慵於祀典。妄為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據。

禮樂 祭禮

宋太祖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儔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秘書郎直史館梁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驩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域德大勳蟠天極地外則准夷構難內則管蔡流言肆毒尾跋胡垂至顛頓傴禾什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魯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

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為武之宗。覬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葅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杜郵。伍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僨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竇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之主。王景畧之輩。佐閏位之君。關羽則為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伏況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畧。講求兵法。締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長。

建隆初。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為臘。三年戊戌臘。有司畫日以七日辛卯。和峴奏議曰。按蜡始於伊耆。後

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之際。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今以戌日為臘。而以前七日辛卯行蜡禮。恐未為宜。況宗廟社稷。並遵臘享。獨蜡不以臘。請下禮官議。議如峴言。今後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用戌臘一日。

太祖時司寒之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玄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焉。祕書監李至上言曰。案詩豳七月曰。四之日獻羔祭韭。蓋謂周以十一月為正。其四月即今之二月也。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危也。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謂四月中也。又按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也。帝覽奏曰。今四月韭可苫屋矣。何謂薦新。遂正其禮。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詣白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決溢修塞。皆致祭。祕書監李至上言曰。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自兵亂後。有不在封域者。遂闕其祭。國家克復四方。間雖奉詔特祭。未著常祀。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長吏以次為獻官。從之。

真宗景德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曰。來年晝日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新

儀並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望改用上辛後亥日用符禮文。

仁宗天聖三年。同知禮院陳詁上言曰。蜡祭一百九十二位祝文內載一百八十二位。唯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一十位不載祝文。又郊祀錄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為於菟。乃避唐諱。請仍為虎。五方祝文衆族之下增入田畯郵表畷云。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為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為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農以下。更不設祭。又舊儀神農后稷並設位壇下。當移壇上。按禮記正義。伊耆

神農也。今壇下更設伊耆氏位。合除去之。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配位以北為上。南北壇設神農位。以后稷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倉龍。朱鳥。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臝。五猫。五昆蟲。從祀各依其方設位。中方鎮星后土。田畯設於南方蜡壇酉階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康定元年。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胡宿上奏曰。臣伏以火正閼伯之祠。南京國朝受命之地。自祖宗以來。未領祠官。竊為朝廷惜之。按春秋傳。高辛氏之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

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以主辰。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以主參。故參爲晉星。又襄公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且五行之官。祀爲貴神。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人有功。祭火星。又祭之漢書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以救民疾云爾。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周官保章氏之職。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鄭氏引十二次之分。則云大火宋也。左氏傳亦曰宋。大辰之墟。漢書地理志。宋。房心之分野。周分微子於宋。今睢陽是也。按圖經云。商丘在宋城縣西南二里。高八十丈。周迴二百步。今閼伯之祠。直當其上。蓋房心。天帝之明堂。太祖皇帝於此受命。奄宅天下。以宋建號。以火紀德。都梁宋之郊。當房心之次。則大火之精。閼伯之靈。擁祐福蔭。國家潛受其施者深矣。而傳序四聖享祀弗及。祥符中。交脩大禮。拱揖諸神。雖偏方遠國山林之祀。不出經據。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爵。增牲牢之品。而大火閼伯。國家蒙福之地。又陶唐氏之大正。宋興八十年。祠官不以聞。此有司之闕也。

又按左氏國語。董因逆晉文公於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君之出也。歲在大火。辰以成善。又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章昭以爲辰爲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子孫繼續其祖。如穀之蕃滋。推此而言。則東方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若因舊立古祠。除潔壇地。臨遣近臣。對祭閼伯。不惟講脩火正。亦足以祈求年豐。以陶唐之舊紀。祖宗之閼典。一旦陛下恢而復之。爲萬世法。禮部復奏曰。伏以閼伯爲堯火正。寔居商丘。主紀大火。能宿其官。後

世因之。祀爲貴神。配火侑食。亦如周棄配穀。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載。遂爲種祠。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關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恭致沃奠。咸秩之典。未始去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興王之地。商丘之舊。作爲壇祧。秩祀大火。以閼伯配之。每建辰建戌出納之月。內降祝版。詔留司長吏奉祭行事。籩豆牲幣。得視中祠。雖非舊章。特示新禮。其閼伯舊廟并壇祧之制。請如宿所奏。官爲修崇之。其言比年國家數有火災。宜遣使告謝。然消復變異。專在君德。恐未可施行。

宿任兩浙轉運使知制誥論祀九宮貴神奏曰。臣竊見前書載九宮貴神。實司水旱。雖不經見。而當時尊祀次於昊天上帝。唐明皇肅宗嘗親祠事之。雖大和降爲中祀。至於會昌復重其禮。仍以宰相往脩祠事。國家祇若舊典。列於常祀。至和中。因脩時祭。光祿小史慢祀。雷雨震死者二人。威靈所傳。耳目未遠。今首夏垂盡。而時雨尚愆。有惻上仁。徧走羣望。昔宣王遭旱。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況司水旱之神。又可闕諸。愚以謂宜因此時特遣近臣。併祀九宮貴神。以虔齋禱。

宿又論太湖登在祀典狀曰。臣竊見吳中太湖。即禹貢震澤也。廣三萬六千頃。其水利溉蘇湖常三州之地。而蘇湖爲多。去二郡亦近。湖中大小山七十有二。洞庭林屋福地皆在其中。商帆賈楫。日相上下。二郡各有湖廟。而常州無廟。蘇州廟在洞庭。湖州廟在大錢口。方俗目爲平水大王廟是也。二郡小小叢祠皆祭。而太湖獨不祭。蓋由祀典失載。因循忽諸。禮境內山川。諸侯當祭。國家無文咸秩。靡祀不宗。其太湖欲乞下蘇湖常三州。登其祀典。春秋差官致祭。

至和二年正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奏曰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為正月八日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疎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自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来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謂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唯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謹

嘉祐八年正月禮官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見故追尊溫成皇后於城南立廟四時孟月祭奠以待制舍人掌事牲幣祼獻登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非有典據昔商宗遭變飭己思咎祖已訓以祀無豐於昵況以內寵列於秩祀非所以尊天心奉祖宗之意也欲乞改溫成廟為祠殿減時只遣宮臣行事庶以常饌以明祀事有漸

仁宗時判太常寺呂公綽上言曰古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罍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大於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

宋祁論國忌疏曰伏見列聖忌日治唐之舊百官伏閤慰詰咸詣寺

觀跪伏齊贊謂之行香仍置神位進奠蔬饌臣竊思之禮尤不經方外之言本以懺罪求福誘訓迷妄丘樊委巷不達死生之變故於喪葬亦或用之至於朝猷帝範非若匹夫下俚可行之也臣愚不敢遠敷國家積累之慶且自太祖而下豐功鉅德家至戶曉生為睿明歿為上神何福之求何罪之懺求於非福則是諂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沿事索理謬悠可判且其謚在金冊主在清廟每春秋享祀前揞有司齋戒奉之灌濯潔之禮以相儀樂以節步尚畏不蠲以為非馨今乃緇毳羽衣輕接光烈孰具祖餗以希迪常使在天有知其不能下而臨享也明矣願罷忌日百官行香及撤去所設神位必若國家難於驟改則每及忌日止令道釋二家自率其徒薰祓誦唄列為疏奏間遣一使馳詣陵寢焚之以伸蒼黔謝生之報庶幾近於禮歟

宋庠奏乞禁止祠壇側近塟埋狀曰伏見國家大小祠壇在近郊者二十一所春秋畫日享獻不絕臣檢勒其處大祠有九宮貴神青帝白帝黃帝感生帝皇地祇朝日夕月蜡祭百神共九壇遠不二百步或五十步皆有古墳拱木及庶民藁葬焚骸之地熏蒿布濩氣臭聯接或盛夏行禮則執事者不勝其厭亂黍稷薰冒豆籩其為不虔固已太甚人尚知惡神焉肯歆謹案令式大祠壇三百步不得葬埋太宗淳化中因大臣建言移築十祠壇以遠塋冢歲月既久厲禁遂隳臣聞古者兆帝於郊是稱吉土宅神之隩爰本積高因媽爽塏之宜以修圭潔之薦又且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不預刑殺不臨凶弔然後疏瀹諸慮祓去不祥故能裒對上靈開右多福寧有迫近宰樹密邇鬼隣燃骴煬煙暴骨流穢欲使苾芳上達肸蠁降臻其可得邪況今疫癘頻年蝗旱仍出災氣未究嘉祥弗興原其所來或在於此臣以為故冢既難遷斥則當改善地以建新壇焚骸可得呵止則宜廣壝

步而防褻慢明著甲令以示方來據其高嚴式表夤奉遵協禮令深
便神人
庠又乞於御苑空地內種植奉祠祭狀曰伏見國家每歲大小祠祭
黍稷取於太常果蔬出於司農乾茹責於光祿然三寺皆牒取市物
入供祠饌但具名品無復馨嘉雖明德上通不貴多物而工祝奉告
固有愧辭夫孝子事親必求仁粟聖王饗帝實立神倉三代以來茲
禮惟重取不告乏用乃有虔國朝因循未遑斯議故令官司怠沓祭
典廢隳百靈薦嘗一切須索習貫成瀆神無據焉臣竊見玉津瑞聖
諸園舊有隙地異時主者墾為公田歲藉其收以備常用臣願即於
苑中擇上腴之地播五穀之種謹耘耔之法慎登獲之勤每春種秋
斂之陛下順時乘輿親省徜徉畎畝因行勞賜一以奉國大事一以
勸民力農穀成之後擇其上者奉大祠次者奉中小祠各以御廩付

所由吏乞劑粢品悉量而取之至於果蔬之細比須囿游之植外盡
庶物內將至誠達其令芳以介福祿茲亦三代為藉千畝以事天地
社稷山川先古以為醴酪粢盛之比也其與物物仰市煩褻神祇者
寧並日而言哉
庠又上家廟疏曰伏覩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書應文武官並許
依舊式創立家廟蓋所以恢孝治穆彝倫風勸海內恩化甚美而有
司終不能推述先典明喻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使王公薦享六
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
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寧朝廷勸戒有所未孚將風教頹
陵終不可復睿心至意形于歎息臣每誦天訓愧汗交浹日夜循省
求諸臣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
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臣以謂未信而望誠者上難

必責後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令官制已頒禮典咸具尚安所習不稟其規雖官司効之可矣凡在臣子孰敢不勉我今幸遇皇帝陛下因大饗之報躬嚴配之禮事天尊祖孝寇百王聖化所覃海內知勸臣欲乞明敕有司奉行慶曆詔書下禮官博士及臺閣儒學之臣考案舊章同加詳定不拘小以妨大不泥古以非今因時制宜使稱情禮則可矣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而禮祀幾乎息矣夫建宗祐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為孝雖有過差何害於治殖產利營居室為子孫之業與民爭利顧不以為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寧所謂敢於爭利而不敢於為孝耶以爵服承襲之間小有違古因放而不復又所謂去小違而就大違耶此諸儒之惑亦以甚矣臣幸得待罪宰相以明教化美風俗為職不勝惓惓請因明詔書文議以時決若制下之日或在立廟之科顧實地一廛悉力經始上副聖人廣孝之義下極私門顯親之榮推美人倫非獨臣幸

知太常禮院蘇頌上家廟議曰檢會慶曆赦書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謹按周禮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是諸侯祭父祖及曾高以然者服盡四世始祖不祧通為五世也大夫三廟及曾祖也始封不祧通為四世而高祖止於享嘗也士二廟及王考也皇考則為壇而祭之下士止於一廟其王考則無廟而祭之庶及本朝廟二品以上得祭四世三品以下祭三世六品以下無廟者皆祭於寢按開元禮及開寶通禮皆云六品以下若有廟者祭於寢今赦恩既許依舊式即合依禮令之數又按古者一世一廟五世則有五廟矣今之廟制與古不同皆為一廟同堂異室則一品二品之廟並一堂四室乃合禮制又禮記王制曰大夫士三品四品五品之廟並一堂三室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若然。是有廟者止於其身。子孫無爵。祭乃廢也。又禮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今二品之家立廟者。既死而子孫主祭。如六品以下。即桃二主。祔一主。又牲牢俎豆器物頓異。在於人情。似未允愜。若乃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官當立廟者。請因遇恩封國公。立廟一堂四室。祭及高祖。量賜田若干頃。尚書將軍及當任二府。或節度使者。特封郡公。立廟一堂三室。祭及曾祖。賜田若干頃。給諫以上當任學士者。特封縣公。廟亦一堂三室。賜田若干頃。其初封官未及二品者。依三品。未及三品者。依五品。其未有廟者。即不得賜田。每田二頃。許置客戶若干人。並免州縣科役。其田除租稅外。地利悉入其家。聿以奉祭事。不得他用。死則子孫承襲。並世降一等。當襲封者。須長嫡子。特改一官外。其餘恩數。悉同常制。其田子孫不得典賣。有罪絕者還沒官。此亦稍近古法。可以上副赦恩之意。若以封爵難於遽行。即請考按唐賢寢堂祠享儀。不須牲牢俎豆。止用燕器祭常食而已。

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近者監祭九宮貴神。竊見以常朝官充攝太尉行事。況屬大祀。深恐未便。伏觀唐天寶年敕。以九宮神貴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百穀滅災。害不作。每至四時。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又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幣類天地神祇。前代王者或親行享祀。緣累年以來。四方水旱相繼。慮是有司供職不謹。稍失精嚴。欲乞向後四時祭享。其攝太尉令兩制已上官。所貴差重其禮。以申崇奉之意。

知洪州夏竦請斷祆巫狀曰。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亂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動搖耳目。漢之張角。晉

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刑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機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設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飧率令疫人死於飢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多妻或絕戶以求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祆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

師劫盜鬬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煩峻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脉所有首納祆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鐘角刀笏沙鑼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英宗時翰林學士范鎮議廢慈廟狀曰夫禮不可以不及亦不可過故慈母不世祭慈母而必祭者恩在於己不可以不及也祭而不以世者其恩已斷不可過也春秋傳所謂於子祭於孫止是也伏以先皇帝以章惠皇太后有慈保之恩於己故以時而祭是禮之不可不及也今陛下嗣位於章惠皇太后於屬為孫其恩已斷其祭宜止是禮之不可以過也先皇帝之不可以不及陛下之不可過皆為禮矣

神宗時張方平劉摯等論廟事疏曰臣伏見司農寺奏請降下新制
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之例召人承買收取淨利本府勘會在府及
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琴已依應施行訖內有閿伯廟宋公微子
廟已係百姓承買閿伯廟納錢四十六貫五伯文微子廟十二貫文
並係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閿伯遠自唐堯遷此商丘之土主祀大火
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朝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
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典禮垂之著令所當虔潔
以奉祀事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捍大患者
今既許承買之後小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何
所不至慢神黷禮莫甚於此蓋聞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咸秩無文郊
備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神主此人君之職也今既歲收細微而損

國體至大臣愚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更不出賣以稱國家嚴恭
典祀追尚前烈之意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等看詳禮曰天子祭日於東門之外又
曰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注犀
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孔穎達謂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
稷為中祀埋沈以下為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命司中風師雨師
鄭雖不言義可知矣國朝祀儀祭社稷朝日夕月風師雨師皆服衮
冕其禘祭先蠶五龍亦如之祭司命戶竈門厲行皆服鷩冕壽星靈
星司中司寒中靈馬祭皆服毳冕皆非是今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
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自當從王所祭之服伏請依周禮
凡祀四望山川則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則以希冕朝日夕月風師雨
師司命司中則以玄冕若七祀禘祭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壽星司寒

馬祭。蓋皆羣小祀之比。當服玄冕。

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博士顏復上奏曰。臣聞禮或失中。寧過于厚。過厚之積。不可致遠。國之大事。無若于禮。禮者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言固厚矣。然皆本先王立法而後言。三代之時。不無不正可疑之祀。由聖人裁之以義。是者存之。否者去之。為天下不刋之通法。雖有高才强辯。莫能舉廢也。近世拘儒不考本義。操寧厚之疑論。謂歷代之祀有出于秦滅學之餘。時君迫取俚儒無根之說者。有原于緯候妖妄之書者。有由諸儒解經一時臆見穿鑿傅會者。有取傳記非聖雜書者。有本方士術家禬禳陰陽拘忌之術者。既謂莫敢廢之。與常祀共行。則民疑致力。祝多愧辭。有司犇走。不勝媟煩。學者觀之。莫原其禮。雖齊明盛服。思度如在。嘉玉吉幣。豐牲潔粢。至神不榮矣。國家襲唐之舊。有加無損。皇帝陛下寅畏三靈。勤毖羣祀。太皇太后陛下明德格神。萬方伊嘏。唯歷朝之弊。未深講明。此達禮者夙夜惓惓于盛時也。伏乞降詔禮官。攷經為正。凡干讖緯及諸儒曲學。前古汚朝苟制。諸子疑禮。道士醮祈。術家厭勝。一切刪去。然後大小羣祀皆合聖人之制。行之無瀆慢之嫌。奉者免繼倦之色。潢汚可薦。黍稷惟馨。上帝居歆。百神享止。三時不害。景福來同。矧禮成樂備之世。是以臣愚冒昧。喁喁有望于陛下也。惟陛下留神。則臣與達禮之士不勝大願。

哲宗時太常卿葛勝仲進太常祠祀儀制劄子曰。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歲中在京大中小祠祀應干儀制。并合差官吏祗應人物。及牲牢禮料名數等。合奉常逐一抄錄。成策進入。毋致漏落。臣等尋取會所屬。躬加編次。勒成一書。竊以肇昔聖王制祭祀以交神明。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千

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以齊肅衷正無所寓。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昭穆之世。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致恭明神者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壇場之所。屏攝之位。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今臣等以冥凡之質。待罪祠官。蒐裒編纂。大懼不足仰稱明制。每歲大祠凡九十有六。中祠凡二十有九。小祠凡一十有四。每祀為一卷。歲再祀。或四時祀。或月祀。若祭名異而祀儀相類。則合一卷。凡四十有八卷。標錄二卷以太常祠祀儀制格目為名。謹隨狀上進。

徽宗崇寧三年。太常博士羅畸上言曰。九宮諸神位無禮神玉。惟有燔玉。竊謂宜用禮神玉。少倣其幣之色。薦於神坐。議禮局言先王制禮。用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所謂圭璧者。圭其邸為璧。以取殺於上帝也。今九宮神皆星名。而其玉用兩圭有邸。夫兩圭有邸。祀地之玉。以祀星辰。非周禮也。乞改用圭璧以應古制。

大觀中。侍讀兼議禮武選詳議官慕容彥逢奏曰。臣伏覩近降手詔。命有司講究禮樂之情文以幸天下。可謂太平甚盛之舉。臣竊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秩于典者多矣。而自京師至于郡縣。春秋祈報。徧于天下者。唯社稷為然。今郡守縣令不深推其故。以是為不急之祀。壇壝不修。甚者民得畜牧種藝於其間。春秋行事。取具臨時。乃或器用弗備。粢盛弗蠲。齋祓弛懈。祼獻失度。甚不稱陛下稱秩祀典之意。臣契勘社稷之祀。勅令該載詳悉。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勅郡縣。務在遵承。命諸路監司巡歷所至。察視壇壝。其不如儀者。具事狀以聞。庶幾官司祗肅祀事。神用顧享。

彥逢又上奏曰。臣竊惟國家稱秩祀典。交百神而禮之。考諸令格。唯以齋日多寘為大中小祀之辨。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

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參稽情文。各有攸當。然祀之通於天下而最顯者。社稷釋奠。春秋二仲。州縣展事。四方士民。於焉觀禮。而皆列於小祀。近緣臣僚奏請。比附國子監修立外州軍釋奠儀注。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則既升為中祀矣。所有外州軍社稷齋日。義難獨殺。臣愚伏望聖慈。特詔禮官討論增定。

祕書監何志同上言曰。諸州祠廟多有封爵未正之處。如屈原廟在歸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潔侯。永康軍李冰廟已封廣濟王。近乃封靈應公。如此之類。皆未有祀典。致前後差誤。宜加稽考。取一高爵為定。悉改正之。他皆倣此。

高宗紹興二年。駕部員外郎李愿上奏曰。程嬰公孫杵臼於趙最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命絳州立廟。歲時奉祀。其後皇嗣衆多。今廟宇隔絕。祭亦弗舉。宜於行在所設位望祭。從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言。謹按晉國屠岸賈之亂。韓厥正言以拒之。而嬰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趙武。而趙祀不絕。厥之功也。宜載之祀典。與嬰杵臼並享春秋之祀。亦足為忠義無窮之勸。

十八年二月。監登聞鼓院徐璉上言曰。國家原廟。佐命配享。當時輔弼勳勞之臣。繪象廟庭。以示不忘。累朝不過一十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有存其繪象者。望詔有司尋訪。復摹於景靈宮庭之壁。非獨假寵諸臣之子孫。所以增重祖宗之德業。以為臣子勸。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上言曰。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內。自渡江以後。惟南海王廟。歲時降御書祝文。加封至八字王爵。如東海之祠。但以萊州隔絕。未嘗致祭。殊不知通泰明越溫台泉福。皆東海分界也。紹興中。金人入寇。李寶以舟師大捷於膠西。神之助順。為有功矣。且元豐間嘗建廟於明州定海縣。請依南海特

封八字王爵遣官詣明州行禮詔可。
寧宗慶元中太常少卿虞儔應詔上封事曰臣伏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而雨澤愆期禱祈未應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臣恭惟皇帝陛下寅畏上帝軫憂下民既命執政侍從奏告郊廟又遣宰屬卿監郎官祈禱名山跡決獄囚寬釋監繫以致責躬避殿減膳徹樂九重之上可謂焦勞一念之頃必能感格然猶以為未也方且降求言之旨此社稷之福主靈之幸也臣竊以謂為國家者不過事神治民兩端而已臣至愚極陋官在奉常凡治民之利病未暇縷陳而事神之闕失豈容緘默聞之禮曰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雖幽明有間而肹蠁潛通苟不務嚴潔而浸成褻瀆災變之生未有不由此也昔者孔氏之門子路請禱夫子告之曰丘之禱久矣夫不致敬於常祭之時而亟禱於災變之日亦已晚矣其何及乎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之後左氏傳之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乃建巳之月於是月而雩則常祀也過是而講焉此春秋所以譏也朝廷今歲四月已舉行雩祭之禮矣非若春秋之失時而雩於七月之後也然而自五月以來雨澤愆期旱勢日廣未免再雩者其故何哉臣知其說矣蓋由朝廷上下以禮樂為無用之虛文以祠祭為有司之故事其間壇壝傾圮而不脩齋館摧頹而不葺牲牷滌養之不謹神厨割烹之不虔以至樂工供官之屬悉皆市井監緂之人鍾鼓管絃豈盡諧於節奏籩豆簠簋或有怠於滌濯其為褻慢無所不有將何以感格天地和協神人其寒暑之不節風雨之不時咎在於斯其來久矣臣自供職以來隨事懲革唯力是視不敢苟簡然區區愚見不能自已伏覩已降指揮今年正係

郊祀年分。事大體重。非常祭比。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勅有司。必敬必戒。凡應辦禮料。雅飾樂具。供備祭服。修葺壇壝。齋館神廚之類。至纖至悉。併乞朝廷前期下令屬去處。不得作每郊常程事例。施行。庶幾無一事不用其至。無一物不致其誠。上是以迓續天休。次是以光華國典。此當今之急務也。臣不勝慊慊。

寧宗時。衛涇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寅畏天命。明德恤祀。尺而天地宗廟社稷次而群望百神。秩循舊典。咸秩時事。罔有闕遺。禮嚴體重。所不容忽。百官有司固當恪共廼職。以欽承精意。然人情狃於玩習。法制廢於具文。儻不因事申勅。革媮振惰。何以交通於冥漠。越神明哉。臣竊考太常祀典。歲凡八千有二。其祀有小大之殊。差官有崇卑之異。擯戒有期。齋宿有日。欲其上下交脩。謹於承事。今乃有薦享太廟而以局務小臣攝獻官者。有奏告社稷已差執事而避免者。有員數本足而臨期通攝僅及其半者。有職事移易而官品邈絶殊不相稱者。若是之類。未易偏舉。等威紊褻。觀瞻褻易。隳禮失敬。莫甚於此。臣伏見乾道三年指揮行事官稱疾請假者。依條牒醫官局看驗。及淳熙十一年臣僚奏請祭祀委官如果拘於職守。遣有疾病者。須於未受擯戒之前報聞。當差一等班列充代。臣愚欲望聖慈明詔所司檢坐前項指揮申嚴行下。今後差祠祭官必遵條格。所差之官不許規免。庶幾人無避事。禮無闕官。仰副陛下昭事神天之實。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奏曰。臣聞人臣生而有功德於民則其死也。聖王制為祭祀之禮以報之。此仁之至。義之盡也。人君之治天下建立法度。興起事功。安定國家。捍禦菑患。必衆建臣工。而後可以有濟。然君之於臣也。使之。必報之。生則榮之以爵祿。死則秩之於祭祀。傳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是之謂五義。自堯舜以來。未有易此者。故禮記者。列農稷后上以下十有餘人。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成周之時。有勳勞者祭於大烝。有道德者祭於瞽宗。其他或即其地而祠。或立之廟以祭。載諸傳記。班班可考。凡皆以崇德報功而已。東漢之臣如馬援者。佐中興之業。平內外之難。馬革裹尸之志。至死不移。其於勤事定國。禦菑捍患。可謂兼之矣。而大功未錄。讒言並興。薏苡之謗一聞。光武大怒。妻孥惶懼。不敢歸葬。孤魂悵悵而無所依。況敢祀典之秩乎。同郡朱勃上書。顯訟其冤。而陳聖王祀臣五義之說。其規諷光武亦深切矣。帝終不悟。書奏。報歸田里。終帝之世。援謗卒無與明。若光武者。真少恩之主哉。陛下天資仁厚。遇下以恩。苟有尺寸之功。靡不酬報。固非漢世之君所敢望矣。然襄淮俶擾。京索未清。士卒暴露。為日茲久。豈無身膏野草魂為國殤之人。主將不以聞。有司不以告。則忠憤之氣。亦能感天地之精。干陰陽之和。以召水旱昆蟲之變。臣願陛下監光武之失。閔邊禦之勞。亟命閫臣搜訪死事悉以上聞。旌而錄之。庶幾將士聞之。感激而思奮。其於安邊保境實非小補。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歲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於文宣王。用本監官房錢六十貫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設。用留守司樂以樂工為禮生率倉場等官陪位。於古禮未合也。伏覩國家承平日久。典章文物。當粲然備具以光萬世。況京師為首善之地。四万之所觀仰。據釋奠器物行禮次序合行下詳定。兼兗國公。親承聖教者也。鄒國公。力扶聖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相對改塑冠冕。粧飾法服。一遵舊制。

章宗泰和三年。尚書省奏太常寺言開元禮。祭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漢祖祝板。請御署。開寶禮。犧軒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事鎰左丞匡太常博士溫迪罕天興言方岳之神。各有所主。有國所賴。請御署固宜。至于前古帝王。寥落杳茫。列于中祀。亦已厚矣。不須御署。參知政事即康及鉉以為三皇五帝禹湯文武皆垂世立教之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降祝板不署。恐於禮未盡。不若止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王例。不降祝板。而令學士院定撰祝文頒各處為常制。勅命依期降祝板而不請署。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大易有玄。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幽而神明。鬼陰而神陽。一呼一吸。無非鬼神也。一動一靜。亦無非鬼神也。是以聖人灼知樞斡之相關。爰立祭祀之大禮。及其弊也。殷人尚之。墨子明之。幾何其不胥而為邪祟蠱心之流邪。禮。天子祭天地。及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大夫祭五祀。士祭宗廟。庶人祭祖考于寢。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皆有制以節之也。故禮不在煩而在乎誠。事不在過而在乎中。以之應神祇庶乎其近矣。今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既有禮部及太常司侍儀司以備其節文。又詔令所在官司歲時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節士之載在祀典者。猗歟休哉。皆其宜也。竊見方今小民。不安常典。妄事明神。其類甚多。不可枚舉。略舉端。惟陛下察之。夫東嶽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藩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戲謔之流。貨殖屠沽之子。每年春季西方雲聚。有不遠千里而來者。有提挈全家而至者。干越邦典。渫瀆神明。停廢產業。糜損食貨亦已甚矣。昔季氏魯國之上卿。旅於泰山。孔

子猶欲其宰救之。況小民之賤乎。或者以天人無二。幽明相通。報應之誠。無不可者。臣竊以為非也。設如此言。則虛騖高遠。貴賤兩忘。其或有事而不經官府。直訴闕廷。亦當理邪。所謂執道之空曠而亂名器者也。大人之教不以名器分之。則將紊矣。小民之心不以名器繩之。則將恣矣。況淫祀者事神之誠極寡。希福之貪甚多。且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則雖竭天下之楮為幣而燔之。臣知其斷無益矣。何以言之。神者。明也。豈從佞倖之訴。豈受枉濫之賂。邪。君子之人。守其恒心。未嘗妄祀禱福而福自隨之。愚惑之人。居於下流。每欲妄祀禳災而災弗離之。故知禍福皆人所召。非神之所能加損也。然而聖人立祀禮者。報其當然之本。行吾當然之義也。伏望陛下申明前詔。使天下郡縣官各祭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節士之在其地者。凡下民當祀之神。如祖考及門庭戶竈等。聽之。凡非典所當祀而祀者。禁之。無令妄瀆。凡祈神賽社。漿酒藿肉。飾立神像。泥金鏤木者。禁之。無令妄費。如是。則非但巫風之寖消。抑亦富民之一助也。

右專言祭禮

禮樂 統言樂

周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絶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鮮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夫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耳而美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和而視正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樂不過耳目心之樞機也必聽

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
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
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歆聲。而口出美言。以為
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
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
以時動。名以
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歆而有
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歆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
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
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
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
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
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
思慮純固。以
是以作無不
憲令而布諸
也。口內味而
以時動。名以
震眩。則味入
眩惑之明。有
州鳩對曰。臣
利制大不踰
財。財以備器。

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
尚角。絲
和樂。律以平
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
宣之。瓦以賞
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
保曰和。細大
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
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
雨時至。嘉生
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
過其主。妨於
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
於耳。非和也。
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
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
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
以中德。詠之
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
淫心。聽之
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
不聽。卒鑄大

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竣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

東漢章帝時上以太常樂丞巫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一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日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順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明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頗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令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特因歲首令正教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

魏明帝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散騎常侍高堂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鍾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曰夫禮樂者所以錯和之至也新聲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

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

宋順帝昇明二年。王僧虔為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齊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禮。八佾為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為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懃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事見納。

梁武帝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寮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鍾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醼失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靡存。未獲釐正。寤寐有懷。所為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荅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

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墻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寘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為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興愧

大同二年侍中蕭子雲以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無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為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

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為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憑意亦取無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禮作樂。義高三王。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遠。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綿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緝。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並施用。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奏曰。夫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而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去濁相為宮。清濁悉乖。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眾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雖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一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但聲音精微。史傳簡畧。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徵細難明。仲儒私考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聲相類。施柱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絃案盡一周之聲。慶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眾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事遂寢。

永安末。樂器殘闕。莊帝命尚書左丞拓跋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

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勅。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簨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見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

孝武帝永熙二年春。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拊搏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荐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為之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刱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駮。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

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鍾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為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營造樂器責問大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鍾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沽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於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若樂八變地示可得而禮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六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徵言已絕漢魏已來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鍾之均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雅賓為變徵一懸十九鍾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鍾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懸之法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擸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為瑞後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鍾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謬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

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已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及周官考工記鳧氏為鍾鼓之分磬氏為磬倨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義以律呂為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鍾磬各十六懸塤篪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及焚書絕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為盛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六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

緣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為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食。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晉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既成。臣等思鍾磬各四。鈲鐏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為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圜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六凝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即刊校。以為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闕。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為武始。咸熙錯綜風聲為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袜黑韋鞮。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皁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袜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原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

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閒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厠問道。罣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其年夏。集羣官議之。瑩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為大章。舜則大韶。禹為大夏。湯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為大予。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並作相因。微殊別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爽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履載均於兩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無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懸。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載。咸同舊式。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為殉。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為名。今可準古。為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為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為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後周孝閔帝時太常長孫紹遠廣召工人創造樂器以八為數故黃
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
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音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為
數焉及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七而懸八并除
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
軌萬古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
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

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
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由是牛弘奏曰臣聞周有六
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
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
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武德蓋獨古之昭也禮容生
於文始蹻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
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絃薦於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
德舞更造新歌薦於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
於昭至明帝時秉平獻王采文德舞為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
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以為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
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
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於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均改昭容之樂為
昭業樂武德之舞為武頌舞文始之舞為大昭舞五行之舞為大武
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
咸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
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
表曰按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於舊

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樂。使鄭夏宋識造王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棄。賀循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院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鄭沒胡後。樂人頗復南渡。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間。破苻堅。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符氏舊樂。垂息為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手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太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為韶。舞宣業舞為武。德舞據韶為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於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更傳相承。以為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制曰。制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宇內初平。正化未洽。遽有變革。我則未暇。晉王諱又表請。帝乃許之。

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奇章縣公牛弘。秘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無內史舍人虞世基。儀同三司東宮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黃材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遂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

樂書三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相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符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尚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無復徵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親。蔡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於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於是并撰歌辭三十首。奏五調。謂之五音。緩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祖猶憶何妥言。主弘奏下。未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於是

牛弘及秘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曰。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按司樂。凡樂。圜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姑洗為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太簇為徵。南呂為羽。舞咸池以祭地。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圜鍾為羽。舞韶以祀宗廟。馬融曰。圜鍾。應鍾也。雷次宗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子實云。不言商。商為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為樂。無克諧之理。今古音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書。馬防傳。太子臣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

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為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於十月為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為辟雍。隸太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以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鍾均。食舉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於相為宮亦以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為宮。言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更相為宮。始自黃鍾。終於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為宮者。十一月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以大呂為宮。正月以太簇為宮。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為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終於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為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於夾宮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方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

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為曲今以五引為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為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為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隸於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為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其奏大抵如此帝並從之

弘又上議曰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按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

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曰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中。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頗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樂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

志曰。詳按古典及今音寥。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又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

文帝時令國子博士何妥考定鍾律妥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維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僎之能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而歌帝堯以為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

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儛者。本周太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儛。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儛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儛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儛。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儛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

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十四年二月癸丑太常少卿祖孝孫奏請所定新樂上曰禮樂之作是聖人象物設教以為撙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歎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上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對曰古人稱禮亡禮亡玉帛亡乎樂亡樂亡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上然之

十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天下之所共傳然美至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頻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上曰朕當四方未定固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雅樂之容正得陳其梗槩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朕以見在將相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必當有所不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

武后載初元年后謂內史邢文偉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耶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為人所移后喜瞻帛

中宗時宴兩儀殿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

考功員外郎武平一上書諫曰樂夫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

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舞蹈。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娼優媟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也。

玄宗時。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寧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周世宗顯德六年。帝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殷盈孫。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

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

南唐嗣主時。太常博士陳致雍奏曰。臣聞羽龠干戚。所以調八風也。金石絲竹。所以正五音也。古先哲王致人神協和彝倫攸序者鮮不由之。高皇帝再造丕基。顯登大寶。修三代之禮正八佾之儀。未及下章遽命置舞童令樂師導之以節奏。教之以升降特備大禮。于今二十年矣。近者兵戎來侵王師出討。言便宜者或以舞童食積年之儲。為無用之具。請並用充士伍。以從討伐。此皆臺隸之言。非聖賢之教也。禮樂者國之本。安可無之。而又或衣冠之子。或韋布之人。荷戈戟以禦戎。執鼓旗而捍寇。非其能也。具其數。不過百十人而已。加之以教習積年成功。一旦棄之後無傳者。存之未必減太倉之粟。廢之豈益國家之師哉。臣竊惜之。仲尼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蓋亦此也。伏惟皇帝陛下。酌聖王之盛典。特降聰明。許從仍舊。

宋仁宗景祐三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伏聞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者其言斯有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以臣識暗藝薄素非知音陛下誤賜甄采。使待罪諫列。首被詔旨。令與丁度等詳定胡援阮逸鄧保信所造鍾律事。臣粗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盡。逸援之圍方分。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皆無所聞。伏自藝

祖造邦。仁宗接統。縟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康乂。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鑢。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即薦郊廟。暨逸援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即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朞。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不惟有傷國體。實則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今之速而易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政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急。以佐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北垂。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強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鍾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援保信三法。別召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萬一財擇。不勝至幸。

寶元元年。琦知諫院。上奏曰。臣先於景祐三年秋。曾奉聖旨令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共定奪阮逸胡援鄧保信等所造鍾律。尋將歷代典志文字。及將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其胡援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

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鍾磬等見今並存。欲乞特降聖旨下太常寺將來郊禋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聽惟和

景祐四年。祕閣校理余靖議李照所定樂。奏曰。臣聞道路傳言。已降旨揮。今月十六日皇帝御後殿。令中書樞密院及修樂書臣寮同於上前詳議李照胡援所定雅樂是非事。臣竊謂樂者因聲以布其和。聲者因器以宣其用。故假金石以為器。然後聲得而和。分宮商以為音。然後樂可以審。今李照之說。形器可辨。胡援之議。音聲未傳。以此異同。欲定優劣不亦難乎。又況言有辨訥。意有巧拙。又安能頃刻之間定之乎。臣又以為古之作樂者。知聲有清濁。故吹律以制其中。恐久而失傳。故累黍以存其法。後世增損。不能識其本聲。若以古法求之。尚或得其髣髴。疑古而不用。未知憑何可從。況胡援所陳。頗有經據。何不試令造鍾磬一編。與李照之樂更考迭奏。取其絲竹之聲諧和而不相奪者定以為優。而後行用。彼時集議。亦未為晚。臣頃聞談者云云。並言李照學無師法。自傳損益。又挾閻文應以為內助。故得紛然恣其偏見。而律度疎長。鍾聲震掉。不守古制。不可垂法。察於衆言。照未全是。若以樂為政之大者。當謹重改作。則宜謹於李照未改之前。今既改而未定。又宜詳考律呂。審的制度。以防其失。臣故謂當令胡援作為鍾磬。而與照樂兩辨其聲。然後是非灼然。如在衡鑑。不辨而可知也。臣不任區區瞽言待罪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七

不循古法。其尺約長王朴尺二寸。其斗法以六百二十黍為一龠。六龠為一合。自古十龠為合。今頓差四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㪷。謂之律㪷。其秤以升水之重為一斤。（比今太府見用零官秤一斤零十兩）十斤為一秤。（今太府以十六斤為秤）謂之律秤。又減鍾磬十六枚為十二枚。（自古經史中無十二枚為一架）其鍾之形狀。並不依典故。聲韻遙長。掩遏羣樂。及李照自造大竽大笙。亦充大樂行用。皆恣懘新韻。不依古制。及有新降到雙鳳管。樂工吹之。並不成聲。李照雖自稱曉音律。其實與伶官賤工識見無異。遂敢敗壞祖宗以來舊樂。使朝廷以不法之器薦見天地祖宗。四海傳聞。莫不竊議。只如照所定黃鍾之管。乃是南呂倍聲。舊黃鍾九寸。正聲却降在太簇夾鍾之間。其太簇商聲。君聲君位也。今君聲降在臣位。羽聲來處尊宮。三年有餘。於理尤害。天災人事。不合常禮。皆不祥之大也。

如此數事。人無愚智。所共明知。陛下況深達律呂。可以斷自聖慮便改正。應干李照曾請添損者。並違經背古。乞如韓琦所奏。一切皆令停罷。盡復祖宗舊制。

一。太常寺舊樂。本自唐昭宗時雅樂亡散。器無孑遺。尋有博士商盈孫參酌典故。更造鍾聲。其後五代相傳。習而不改。至周時。王朴重定尺度。略加添正。太祖朝又詔和峴以景表尺重加磨治。稍令聲下。昨緣景祐二年。燕肅始乞修正樂器。其時只得王朴律準。又無王朴所定律尺律管參驗音韻。而燕肅只據律準與鍾聲按定高下。即是此太常舊樂。比王朴時已自不同。況和峴減定後。又經真宗朝景德中李宗諤一次修飾。至燕肅。凡經三度磨鑢。然俱不先立尺律律管。所以後來無處根正法度音律。然其舊器傳自唐宋。歷祖宗三聖。無人輕議。用之薦享。八十餘

年。雖非的然。如舜部周武法度明備。要之沿襲本末。實與典禮最近。非同李照率意詭妄。製作不經。今若陛下且以考舊典差近法度。即乞先取景表尺裁鑄律管。以案王朴律。然後和峴當時所定聲律高下。確然可見。況舊鍾尚有七百餘枚。係本寺收管。畧加磨鑢。令與聲律相協。所有舊磬。為李照定樂時盡底畀截破壞。無見存者。若且將李照所定石磬。自太簇以下。刻磨長短。亦與舊樂黃鍾以下髣髴相近。及將本寺磬朴二百餘片。相參補。亦可諧合音律。與鍾粗得三架。即可於將來南郊大禮前一時了畢。不過數月。便可見功。其餘絲竹諸器。只是移正聲調。便成雅樂。況禮樂之本。出自天子。今陛下天縱睿聖。通知音律。復古順道。尚所致疑。伏乞即下有司速令修復。以旌善述之美。

一。景祐三年。詔令臣監領胡瑗掇鑄造鍾磬一架。臣伏見胡瑗曉算法。能將先儒所說黃鍾管內八百一十分為方分算法。並與鄭康成周禮注。及班固律歷志古法相合。自隋唐以來諸儒辨論黃鍾一龠之法。皆不及瑗。相次於雜物庫請銅鑄之時。忽於雜銅內得古鍾三枚。即不知其甚年。及是何州縣納到。臣與故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即時驗認其鍾古質精妙。項鈕皆有廉隅。上有三十六乳。餘外琢雲氣為飾。有兩欒之制。如鈴不圓。正與周禮所說形制相符。一鍾尚可叩擊。遂子細洗滌於鍾上有篆文兩行。其篆亦字體古簡。推本其文。不是近代所造。乃是漢魏間所用者。其文曰。越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鍾。越思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享。凡二十二字。臣與馮元商量。此既古器。又合經典。除三十六乳與鄭康成說小異。康成以為鍾無乳。即一鍾合七十二乳。遂畫圖子進呈。

後一面勒令胡援悉依古鍾形狀製造新鍾成一十六枚。其胡援所定律尺律管。比王朴鍾只下半律。鍾磬甚得諧韵。其時不曾許當面進呈。遂只送太常寺收係。即目見在。後來又蒙別差官詳定李照胡援等律尺管。其時議者皆云胡援實龠之黍。或有小大不同。以為未盡合古。遂抑而不行。至杓八百一十分之法。則盡以為然。無有非者。臣以為胡援之尺黍。雖有長短大小之差。未盡合古。然比舊樂。又近法度。如更使諸儒畧加論討。庶可施行。而合雅正矣。臣又竊謂陛下用心詳定雅樂之日。獲此古鍾。乃是瑞應。因此若便定律尺律管。使諸儒極意論難。從其長者定為尺法。然後作鍾石以聲之。有何不可。而前來議者。固執李照不法之器。以為此樂已經郊祀天地。不可輕改。更候有知音者。然後改之。且祖宗舊樂。相傳八十餘年。經真宗東封西祀。一旦李照狂妄。率然敗壞。却無輕改之憚。今欲依據經典。裁正律度。反以為更俟知音。假如今世遂無知音。則是李照不經之器。便傳後代。取笑千載。此亦陛下昭然可判議者之大謬也。臣以為陛下既自明律度。不須更以知音為言。夫知音自古難得。非獨今也。若世無夔牙。則且當以法自據。雖有清濁高下。其失不遠。故臣願陛下只將胡援八百一十方分之法。詔取上黨秬黍。擇其中者。差一二精力官官。及左右一二信臣。於宮中重加校定。陛下因以餘暇。親臨制決。黍定求寸。寸定求尺。尺定則律度量衡四物皆正矣。然後依古法。將新尺試以推步。晷景若合。此一不謬也。試以新管埋地候氣。氣候若應。此二不謬也。然後可以遂班天下。明告以律度量衡之法。因之修定雅樂。詔當今稍知音律經術者同加討論。事無不濟。然此一事。雖非朝夕

急政。陛下能以萬機之暇慮而定之。亦千載不刊之美也其有先獲古鍾。恐禁中忘記當時進呈圖樣。今再畫到一本。隨狀進呈。

右具如前。臣以儒史為業。合為文辭敷啓。又緣臣久在病假。既不獲乞上殿面奏。今來事涉辯論。不敢脩飾文語。貴要暢盡事理。是敢直說本末。

祁乞減編磬事奏曰。准中書送下監鑄編鐘所李照狀。為乞減編鐘十六為十二事狀。後批奉聖旨送修撰樂書馮某等詳定聞奏者。右臣竊以作樂制器。取象非一。本乎律呂。播為音均。用在極和。要歸協雅。而短長清濁。還相損益。諸儒駕說。各自名家。擾據經師。資為辨博。較其實至。孰有定論。昔伶倫命律。初無配類。后夔典樂。唯取克諧。究理益深。後人致惑。原聖人立樂之意。豈獨執於一方。金石設縣。屢易其數目。鎛縣十二以至編縣二十四。蓋八音之器。因物制宜。歷代相沿。遂多創述。若絃聲一以至於五十。律聲一倍以至於三倍。或減半以為得。或備數而無害。變均度典。應和為經。工師常員。雅鄭無辨。不足以備問對。擊考之度。第循其故。獨何曉於是非。周朝樞密使王朴嘗造準以考聲律。太常竇儼和峴亦經參校。論者以為尺度太短。雅聲過高。自此少能知音。莫傳其業。今止以照素識音律。使校定大樂。照又調合鍾齊。務要和聲。察其用心。良亦精密。且又請改編鐘十二以為與律數而足。但學者多所未聞習。周官或乃失傳。下議以詢。博求至當。況禮樂之大典。方太平而後備。若並采衆說。則有會禮聚訟之煩。若遽更古法。則有事不師古之戒。臣考視圖載。皆有趣義。願聖上覽其意而定焉。

祁論引武舞所執九器各有所用。奏曰。臣案武舞六十四人。左執干。

右執戚離為八列。又別使工人執旌居前。次執鼗次執鼙次執鐸次執鞉次執相在左。次執雅在右。各分行夾引至樂作舞入。則自鼗而下。咸振作之。舞工畢出而止。臣竊詳鼗鐸之設。工立之位而止。及舞將退。又振作之。舞工畢出而止。臣竊詳鼗鐸之設。義不虛生。蓋舊史禮經但舉其凡。不言其細。故輩作旅進。無有先後。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和鼓也。鞉者。所謂節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夫鞉于鐃鐸在周鼓人四金之奏。以和軍旅也。武舞象功。故得以軍器參焉。是舞之容節導於鼗。通於鐸。和於鞉。止於鐃。輔於相。陔於雅。義可見矣。寧有導舞方始。止鼓參焉。止鼓既撓。通鐸亂焉。進退不倫。終始無別。臣雖不習故事。竊以私意處之。謂當舞入之時。鼗鐸以先之。鞉以和之。相以輔之。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進行列。築雅以陔步武。各分左右。與舞俱出。其鼗鐸鞉相皆止而不作。故司馬職曰。鳴鐃且郤。斯之謂矣。如此。則先協樂意。庶復舊職。

祁乞別撰郊廟歌曲。明述祖宗積累之業。奏曰。歌詩之興尚矣。自陶虞而上。書逸其傳。商頌槩有存者。而周詩大備。竊聞班固之論也。以為商周雅頌。上本有娀姜嫄降鼡履敏而禹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姒作合之德。乃洎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伊尹周召太公申伯召虎山甫之屬。靡不褒揚。既信美矣。聲始歌詠而施及金石。洋洋溢溢。遂盈塞乎天地之間。使後世子孫有以祖述稱頌。而攄之無極也。孤秦亂剡。禮亡樂缺。逮漢六世。始立樂府。采詩夜誦。多舉司馬相如之屬。造為詩賦。客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然其郊廟歌詩未有祖宗之事。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盛德之音。寖以大章。史官追憤。深詆其非。南北羣雜。音譖哀怒。儳篇促節。以雕蔚相矜。唐家累盛。頗憲前烈。詔禮於野。綴樂於荒。然至郊廟

詠歌。亦止一時之事。麗不逮鄭。正不入雅。累句庸音。商周之風衰焉。安巢挺亂。正聲兼失。或入河海。或淪坑谷。宋興。承五運末流。繼千載紹業。受命之始。日不暇給。故未皇協律之事。而樂正禮官。又非夙儒故老。制作之懿。久無聞焉。雖薦侑大禮。別製辭曲。然皆襲沿舊體。未始改為。遂使祖宗耿光盛烈。幽伏槁簡。天命靡昭。以為神羞。而武穆文孫。春秋助祭。但習容典。不知王業之艱難。誠可畏也。臣朴野芻微。不逮故實。竊惟太祖武皇帝推閏位。膺正統。撥亂侮亡。以黜不端。東纓吳馘。右攘蜀壘。大去荊讎。燮伐蕃酋。士無離傷。邦用底定。罷諸道節度以絕僭萌。收天下精兵以強京服。太宗文皇帝鋪敦武旅。遂定并汾。分遣良史。綏靖萬國。斂才懋官。內經百度。平租射藉。以賙四人。貶成讓德。卒罷封禪。肆我真宗。紹休聖功。於時匈奴穿塞。侮畧邊郡。一戎啓行。射殪名酋。六羸遁去。厥角請罪。然而不念細故。許其歡盟。休寧北方。于今是賴。而又進妙道。迪靈篇。紫奉高。濟汾河。景光瑞福。葳蕤翕習。臣所不能盡道。商之發祥。周之監觀。方茲蔑矣。然而清廟詠歌。但紀寅恭淳濯之細。不推積德累功之本。千品萬官。靡所寄言。故臣願陛下萬機之餘。取三聖實錄。摭其武功文德在民耳目。尤祥極瑞。非人力所至者。鋪棻發揚。作為歌詩。別詔近侍。畧依生民公劉猗那長發之比。裁屬頌聲。使被金石。尚體要而去浮麗。根中和而矯淺巫。使言質而易曉。理懿而行遠。俾天下昭然知祖宗造邦濟世之勤。子孫無滿假怠遑之志。臣下有祖述奉揚之美。超唐軼漢。遂躋三代。寧不盛耶。

祁論太樂署雷鼓靈鼓路鼓。備而不擊。及無三鼗。奏曰。臣案周大司樂之職。雷鼓雷鼗。奏於圓丘以祀天也。靈鼓靈鼗。奏於方丘以祀地也。路鼓路鼗。奏於宗廟以格祖也。歷代用焉。著為樂令。然則小鼓為

大鼓先引得作樂之漸故兩施無嫌也國朝崇薦郊廟但各設鼓於樂縣之內備而不擊夫有鼓無鼗於禮已闕設而不用在闕尤甚蓋上襲五代抗敝失傳有司持循罔暇論討臣以為可詔本署稽舊典訪遺法作為三鼗以備大樂祭天之際其鼓若鼗皆使縣工播而擊之用諧音節如此則器備禮完神祇來格矣舊說鼗者如鼓而小以木貫中作柄雷鼗柄各四枚為八面靈鼗柄各三枚為六面路鼗柄各二枚為四面旁以結皮為耳搖之還自擊也以通雷鼓靈鼓路鼓掌鼓之工每面一人左手播鼗右手擊鼓云

祁論大樂署有舂牘之名而無舂牘之器奏曰臣觀景德中李宗諤所進樂纂革部中著舂牘其說曰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作祴樂賓醉而出奏祴夏以三器築地為之節三器謂牘及應相也明不失禮也大五寸長七尺短者或三尺其端有空涑畫之以兩手築地今並於宮縣舞樂中用臣比徧問樂工言初無此器及責其樂器之籍則明著舂牘而說與樂纂相符又景德樂工于今多在詰其所以乃云恐宗諤論著之時止憑本署簿文誤著於樂纂耳臣謹采三禮圖所畫舂牘之狀大畧可曉然檢覈著令及舊史其文武二舞諸工所用但有鼗鐸錞鐃相雅干戚籥翟等器不著舂牘則知後人誤采古名以為空說矣

祁論竽及巢笙和笙奏曰臣奉詔與太常臣燕肅等圖畫太常樂器以備程覽至匏部有竽及巢笙和笙共種案舊說竽長四尺二寸三十六簧宮管在中形參差像鳳翼巢笙十九簧和笙十三簧今据太樂諸工以竽巢和三種併為一器皆取胡部十七管笙為之但以宮管移從左右用為小異其巢和二笙在景德中李宗諤又奏定二義管悉貫匏中今為十九管臣曾索於樂署得鳳笙一種樂工言此古

器。今不可用推驗形製。乃古笁也。其長四尺有餘。三十六管。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為鳳飾。其空悉在管外。歲久不治。有管無簧。今但秘而存之為無用之器。臣以為可募知音者修復古笁。以合正聲。革易當今署工用所淺俗恣濫之器。勿令亂雅。并案笁以合正聲。革應舊製傳曰。放鄭聲。謂此物也。

祁論精選太常樂工。及募能知音者備太常官屬。奏曰。昔虞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其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自周以上。胄子出於公卿。聲工皆有明德。其為樂可以道古。其為舞可以動容。故能來格祖考。而同和天地。道衰官失。政移諸侯。制度陵僭。音由縵靡。然且晉有師曠。魯有師乙。判南北之風。執商齊之宜。援古驗今。若符合節。其後士人。則漢有京房。魏有杜夔。晉有荀勗。隋有鄭譯。唐有張文成祖孝孫。雖未能考正中聲。以盡善美。其推本律吕。有足稱道。自梁訖周。尋亂不厭。猶使王朴竇儼緒求墜韻。裒合遺器。累黍定尺。造準寫聲。求七均。叩五音。以成八十四調。儼又著大周正樂一百二十篇。雖廣而不要。雜而無類。苗莠相敗。雅鄭同儕。然禮失脫求野。或有可采。而宋興達者尚未聞焉。臣謂古之所以為工者。皆精敏之人。後之所以總司者。材堪則任。後之所以為工者。皆興厮之賤。古之所以總司者。官達則遷。樂不肆古。責於何有。比来諸工。尤為淆混。或坐區賈子。或力穡農人。苟避乎丁。咸求著籍。未識所習。況責所聞。族居州處。元如壎面。雖誨以六樂。教以二南。亦不能諧神祇。和邦國矣。朝家丕纂謨烈。咸事後良。必不借才。無容憸德。顧求之任之。未至耳。且一日失官。尚及於死。三年廢樂。曾何不壞。古有其人則樂舉。無其人則樂息。昔周官盡在。武坐且或失傳。漢準具存。律家莫能取定。又況年禩綿曠。器用淪亡。賢者恥而不精。

鄙夫濫以安處。而望樂正雅頌。奚由致哉。臣願陛下明下詔書。且募天下知音之人。秩以微祿。使備太常官屬。除其歲限。漫使討論擇其所長。以備闕典。又按舊令。太常諸工取年十八以下。姿情可教者。使滿定員。明立章條。以判勤惰。如此。則不過十稔。官修事備。以須陛下功成作樂矣。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霓。風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者。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時而陛下疾作。天意警陛下之深。自初議樂時。臣嘗論新樂非是。其間盡一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盡有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竢異時。別加制作。

鎮又奏曰。臣近奏國家自用新樂以來。風雨不節。災異衆多。乞且用祖宗時舊樂。已蒙下兩制及臺諫官參詳。及今兩月。未聞奏上。伏緣逐時祠祀。及九月恭謝。皆所施用。不可淹久不決。竊惟衆樂之和。以律與金石為本。故律之法曰。凡律圍九分。凡律者言十二律也。故黃鍾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積實相通矣。凡律圍九分則律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令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八律。皆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九分。無射徑二分八厘。圍八分四釐。應鍾徑二分六釐五毫。圍七分九釐五毫。十二律圍徑不同。則積實損益不通。外之長短有損益。而

易爲曉正。

四年。翰林學士王珪上言曰。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通。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仁宗時。張方平上雅樂論曰。臣聞人函陰陽五行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心術所形。隨感而動。動而無節。則必有淫佚詐僞之心。勃亂暴慢之事。是以聖人立禮以文其外。作樂以理其中。發於詠歌律呂。播

內之積實無損益。此律之法非是也。古之鍾有大小。則容受有輕重。故實黃鍾之重二鈞。容二千龠。自二千龠二鈞三分損益之。而十二鍾一以黃鍾爲率。而無容受輕重大小之別。又古之鍾皆圜制而側繫之。所以出其聲也。而今之鍾編制。又平繫之。故其聲欝而不出。古鍾亦有平繫者。然空其兩角以爲鍾。故亦出其聲。然亦非周之制也。周禮疏云。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謂銑也。按鈴之狀本圜。今以編爲不圜。以似鐸爲如鈴。所以聲欝而不發。此鍾之法非是也。古之磬。以一律爲之博。二律爲之股。三律爲之鼓。謂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之十二磬皆以博鍾爲律。博九寸。股一尺八寸。鼓二尺七寸。而無長短之別。此磬之法非是也。律與金石之法非是。樂所以不和也。乞命纂官考校十二律積實分損益之數。并臣今狀下兩制及臺諫官一處參詳。所貴

於金石管絃調雅正之聲導生氣之和全其天理起其善心而不使邪氣僻情得接焉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徹樂士無故不去琴瑟弦歌雅頌之音洋洋乎流于族黨鄉州之中民共聞之莫不油然有易直子諒之心慈愛肅莊之意是以天下和悅禮義有序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其感人之深也教化治世之要必本於禮樂焉及自周衰王道喪敗禮壞樂散諸侯各溺所好國異其俗而鄭衛燕趙秦齊楚越淫過凶嫚傲僻促數之聲作斷棄先王之樂用變亂正聲秦漢已還承習備用魏晉南北兵禍煩多雜之以巴吳揉之以胡羯耳目熒潰心志驕放古者所以興理後世更用致亂焉其雅聲金奏雖世議完補然登歌下管既非賓饗所用崇牙樹羽徒為備物之設惟於郊廟擊柎成禮而已間者伏聞朝廷招集諸生考正雅樂蓋國家深惟治本修起頹廢上以尊宗廟下以美風俗者也臣愚鄙不達樂意竊思有以仰贊盛事少裨景化者臣聞昔在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至于師胥瞽矇皆用有道德通教化者世其官業通其精義故能用之祭享而神鬼格施之朝廷而君臣正展之律呂而陰陽和作之庠序而萬民協漢氏敘得人之盛而協律在乎儒雅質直之列又漢制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取二千石至關內侯適子方為舞者歷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臣伏見太常樂工率皆市井閭閻屠販末類猥惡汙濁雜居里巷國有大事輒集而教之禮畢隨散則其藝安得而精褻慢三靈誣黷典禮豈人君虔奉天地祖宗之意乎今夫執技以事上者曆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有翰林之署其琴弈書畫一藝之微者莫不厚賦廩稍間蒙好賜聯翩美位朱紫垂章者亞肩于朝其太樂諸工真古者大夫士之職也所習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交接天人之具用則天

子齋戒被法服儀典咸具而後設之是其於邦國之禮誠重矣而乃蓄養之至薄習隸之至簡曾不得齒乎醫卜雜藝之末以露一命之榮是以人望太常之門徑趨而過矣又何暇一傾耳乎鍾磬之音者歟今幸得朝廷興起古道較定鍾石臣謂宜特立太樂署畧依司天監為之官屬若漢太常弟子為立選限如太廟齋郎室長之制領屬太常使專隸習焉以奉郊廟之饗以盡孝恭之誠其二天下有學校庠序之所使得備金石之樂春秋釋奠行射鄉之禮則奏焉以風示天下化民廣教則庶乎神人接洽上下恭順正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民知鄉方而人倫清矣謹論

蔡襄乞用新樂於郊廟劄子曰臣伏覩朝旨令郊廟且用舊樂令兩制禮院詳定聞奏臣竊以五代多故大樂淪亡至王朴竇儼始加詳造太祖皇帝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討論以影表尺比王朴所定尺加四分遂造十二律管校其聲下朴所定樂一律當時雖詔許施行然未嘗制作樂器至今所用皆王朴舊物伏惟陛下紹隆祖考精意禮樂博延天下儒者尋繹絲義設司制作垂二十年其實鉅萬然周禮史記漢書雖有舊說施於制器自已不合迺者兩制諸儒參議約古制減下一律其功甫就陛下親御便坐按閱侍臣畢與觀聽工作精好聲律和暢陛下審慎再令詳定臣竊謂今來皇祐累黍尺與影表尺同不異古制一也減下一律歌者協聲近於中和二也符太祖皇帝減下一律之旨三也前来諸儒或有異論只於形制小大與緣飾之文時有異同至於聲律本無他說四也以四者之明驗故可用而無疑也臣聞聖人制禮作樂皆因時垂法必以考周舊典以求古樂自秦漢以來其說已亡況其形制聲律豈能

盡傳。幸今所存者畧可依倣。雖不能盡及於古比之今樂。器精而聲和。若施之郊廟。肄於朝會。亦一時之盛事。臣見前代諸儒議事。未始一定。多亦制決。今南郊甫近。若衆論一有未合。則釋而不設。是陛下二十年精求之心。一旦又復捨去。必天降秬黍。然後定尺。此空論也。

伏望聖斷。特許施行。

英宗時。張方平請郊祀用新樂。事疏曰。臣前承宣召。崇政殿觀新樂。近又聞聖旨以將來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詳定。伏以後周律本王朴。實儼之所考正。朴既人傑。儼亦通儒。制作所傳。必貫精義。按朴疏云。自秦而下。旋宮聲廢。自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唐末之亂。二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梁及後唐晉漢。

缺壞尤甚。至于十二鎛鍾。不復通其音律。輒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具儀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雖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泯絕。世宗臨視鍾虡。患雅聲淪替。乃命竇儼考詳八音。粗加和會。以朴通於律曆。宣示古今。樂錄令加討論。朴遂依周法以秬黍定尺。作律準十三絃。分尺寸設柱。以準十二管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旋宮之聲。久絕之後。太祖以雅樂聲商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審詳其理。峴言王朴秬黍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創新尺。并黃鍾九寸管。令工人品校其聲。果下於王朴所定管一律。遂重造十二管取聲。自此雅音和暢。景德中。御史上言太常樂器多損。音律不調。先皇命李宗鍔考較課習。既而親臨閱之。亦先以律準定鍾石。自是樂府寖有制度。陛下自景祐已來講求樂

事。于時李照。韓。各率所見。議論不經。製作乖方。尋亦廢罷。聖心深惟治本。以禮樂為大事。故致致訪逮。必欲盡其精要。考音制器。蓋已詳備。在周王朴雖造律準。畧定八音。不時世宗方經畧四方。用干戈征伐。日不暇給。蓋但編次舊器考擊。粗諧會而已。藝祖詔和峴重定律尺。亦未嘗有所改造也。今陛下既合衆議。新作金石。試之廣庭。聲律又協。此乃藝祖之遺意。先皇之遠懷。夫又何疑。成而不用。夫樂本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既和。而反感於人心者也。先王以是交人神。變風俗。其用大矣。然慮代之審音者。常鮮其人。又聲音之妙。非淺學所及。應於耳而通於心。然後能達其精微之致。儒生學者按文泥古。竭於形器制度之間。而不能知律吕本於自然之道。音官藝人記其摶拊節奏之序。而不能知教化之原。臣往年嘗蒙宣示樂府要畧。竊以蒙昧。妄為注解。即知聖心之於樂。律通達本於天縱也。外臣諸臣不足以仰望清光。預制作之議。今郊祀日近。乞令太常勒工人按肄新器。使益精習。用之禮天地。薦祖宗。以伸陛下之孝誠。則積年之勤。亦不虛設。無煩過事謙損。以稽盛節。

神宗元豐二年。太常禮院主簿楊傑上言大樂七事。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詠。律不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歌以永詩之言。五聲以依歌之詠。陽律陰吕以和其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然後神人以和也。若夫歌不永言。聲不依詠。律不和聲。八音不諧。而更相奪。則神人安得和哉。且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温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促。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是以權量八音。使無重輕高下洪細長短之失。故

古者升歌貴人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歌爲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如大蕤曲爾雅藝祖一句。以仲黃仲四聲歌之。聲律最爲和協。南安曲已終。尚有黃無一字。無射咸神。夷則夾鍾至誠感神。夷則四聲。今一夫歌者。或詠一言。遵用永言之法。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故曰依詠律呂。協奏。故曰和聲。先儒云。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於人。非人效樂。此之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伏請詳定大樂。以歌爲本。律必和聲也。

二曰八音不諧。鍾磬簫牘。四清聲事。謹按虞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蓋虞樂之成。以簫爲主也。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商樂和平。以磬爲依也。周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蓋周樂合奏。以金爲首也。是鍾磬簫若干樂之所宗。爲聖帝明王之所貴。數十有六。其所由來尚矣。漢得古磬十六於犍爲郡。鄭氏注周禮。編鍾編磬。及大周正樂三禮圖。編鍾編磬。簫並以十六爲數。示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倍之。以爲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聲也。四者。律之應聲也。本聲重濁。應聲輕清。本聲爲君父。應聲爲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又曰子聲也。自景祐中李照議樂以來。鍾磬簫始不用四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倡而無和者。四十餘年矣。八音何從而諧耶。今巢窪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伏請參考古制。依巢窪例。用編鍾編磬簫之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事。謹按大司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八音雖異。其所以應律則一也。故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也。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之謂也。今大樂之作。琴瑟塤篪笛簫壎。阮箏筑奏一聲。則鎛鍾特磬編鍾編磬連擊

三聲。戾於衆樂中聲。最煩數而掩壓衆器。求其所謂無相奪倫。不亦難哉。伏請詳定大樂。其鎛鍾特磬編鍾編磬。並依衆器節奏。不可連擊三聲。所貴八音無相奪倫。四曰舞不象成。謹按樂記曰。夫樂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是大武之舞六成。象周德之成矣。國朝以謙德受禪。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其於武舞也。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所向宜北矣。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矣。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矣。四變象荊湖來歸。所向宜南矣。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矣。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矣。今夫舞者。非止發揚蹈厲。進退俯仰。不稱成功盛德。差失其所向。而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故曰舞不象成也。伏乞參考樂記象成之文。詳定二舞容節。及改正所向。以稱成功盛德。五曰樂失節奏。謹按孔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始作翕如也。始作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繹如。其緒之不窮也。夫然後成。今大樂之作。聲不齊一。節奏混殽。往來無叙。曷聞所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者乎。伏請稽考孔子之言。詳定大樂節奏。六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謹按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夫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也。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

春享祖廟不奏無射秋享后廟不歌小呂既不能奏律歌呂順陰陽之合以格上神而又無專祀四望山川用樂之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故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也伏請依周禮分樂之序以奉祠事七曰鄭聲亂雅謹按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惧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揚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又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今雅樂古器非不存也太常律呂非不備也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雅鄭之雜耶伏請審調太常鍾琯依典禮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曉知十二律音則鄭聲無由亂於雅也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本宮樂章一首附于篇以圖考聲則雅鄭昭然別矣

傑上堂上鍾磬議曰准中書劄子節文詳定郊廟禮文所詳定伏請每遇親祠宗廟歌者在堂更不兼設鍾磬宮架在庭更不兼設琴瑟匏竹更不寘之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乞依此正之有司攝之准此謹按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有虞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擊石拊石此有虞堂下之樂也正義曰球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亦玉磬也大射禮鍾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按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曰歌鍾二肆則堂上有鍾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以來登歌皆有鍾磬燕禮無鍾磬者諸侯樂不備也是知堂上象朝廷之治堂下象萬物之治堂上堂下八音各備而互見之不可闕也又按禮曰升歌清廟詩曰清廟祀文王此有周堂上之歌也大司樂路鼓路鼗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

可得而禮矣此有周廟中降神之樂也降神之樂既有獻之琴瑟則宮架內琴瑟不可去矣所有祀郊及有司攝事伏乞壇殿之上依舊設鍾磬其宮架下降神之樂亦乞依禮文所奏請

僖奏請太廟殿上鍾磬狀曰右臣伏聞聲音之道與政通堂上之樂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所以象萬物之治堂上堂下用樂雖殊八音克諧各不可闕其實一也今太廟之樂堂下具八音萬物之治可謂周矣堂上之樂則闕鍾磬在宗廟朝廷之治八音有所未備焉臣昨在禮樂不敢不言謹按禮曰鍾聲鏗鏗以立號詩曰至和且平依我磬聲是知樂之號令自鍾聲而立樂之和平依乎磬聲則鍾聲安可闕哉臣昨蒙睿旨提轄脩製朝會殿上玉磬留於去年具奏乞依虞書戛擊鳴球之義候玉磬成日先用之於太廟殿上以稱

陛下稽古奉先之志尋蒙付外未奉朝旨施行今雖玉磬未成伏遇春陽發生之時太廟孟享之日欲乞出自聖斷依古復用殿上鍾磬所貴發揚至音號令衆樂以格祖考以致和平上自朝廷下及萬物咸被福祐臣不勝大願

三年祕書監致仕劉几等上奏曰臣等伏見太常大樂鍾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鍾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鍾成或議其聲侈因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鍾磬即清聲難依如改製下律鍾磬清聲乃可用益驗王朴鍾磬太高難盡用矣今以三等鍾磬參校其聲則王朴阮逸樂

之黃鍾正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鍾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鍾編磬各十二。所以尊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和。乃中和之謂也。臣等因精擇李照編鍾編磬十二參於律若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聲以為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無清聲以詠之。其聲清不太高重不太下。中和之聲可以考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則定從而別制。

神宗時大司樂劉昺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克。四時之禁不可不預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殺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在所須。則協氣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侍御史陳襄上疏曰。臣謹看詳古樂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注。舜廟堂之樂也。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注。堂下樂也。曰笙鏞以間。注。間。迭也。謂二者迭奏也。曰簫韶九成。注。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凰。言其樂之盛也。周之樂。其

節亦有四焉。曰升歌。曰下管。曰間歌。曰合樂。儀禮燕禮鄉射禮有工歌鹿鳴。笙入奏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合鄉樂關雎鵲巢皆三終是也。大射禮則有升歌下管而無間歌合樂。鄉射禮則有合樂。而無升歌下管。間歌用於射。而其樂故畧也。燕禮鄉飲禮四節備者。主於君臣之會。賓客之交。故其樂備。鄉飲酒禮曰合樂。於周禮曰大合樂者。天子諸侯禮故有間矣。曰大者。又如備爾。王者以樂致鬼神示。宜其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合而奏之無所遺也。故樂之序。歌者在上。琴瑟和之。貴人聲也。吹者在下。金石次之。貴人氣也。工歌作而後匏竹興。匏竹興而後播鼓鼗擊鍾磬以應之。故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今者升歌堂上。乃設編鍾編磬二於前楹以亂人聲。匏竹列於堂下。而歌者乃坐于鍾磬之間。失上下之序矣。皇帝升降祼鬯受嘏。則止用登歌。而宮架不作。迎神送神。沃盥復位酌獻。有司薦

俎。則止用宮架。而工不登歌。又皆戾於古矣。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注為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又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釋者云。鍾中得奏九夏。謂堂上歌。堂下以鍾鼓應之也。周禮內宰注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孔穎達云。天子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明薦徹皆用升歌而已。餘樂不作也。若迎神之樂。則周禮大司樂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其奏九變。及分樂而序之。以享先祖。則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伏請宗廟之樂。皇帝升降沃盥祼鬯酌醴受嘏復位。凡行步之節。並升歌堂上。而下以鍾鼓應之。如奏肆夏之儀。有司薦徹。則惟用升歌而已。其迎神之樂九變。宮用鍾。歌興安之歌。舞文德之舞。猶大司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和之以琴瑟。播之以鼓鼗。送神亦如之。送神樂雖不經見。義可倣此。如今制一成可也。若三獻之

禮。則奏無射。歌夾鍾。舞文舞。其樂皆一成。猶周舞也。惟薦腥之後。則偏上下之奏。陳功德之舞。如太祖太宗文武之舞也。諸帝止奏文舞。其樂六成。庶合乎舜之簫韶。周之大合樂也。

掊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不用教伶官為舞郎。疏曰。臣聞樂以象德。舞以明功。前古尚矣。三代之盛。憲章繁縟。載在傳記。可得而詳。其屈伸俯仰之容。疾徐進退之節。皆所以發揮當世之勳烈。而昭示無窮也。恭惟本朝制作。文典大備。而天地宗廟之祀。所用八佾。尚以教坊伶人為舞郎。非極盡虔敬之義。臣愚伏望特詔禮官博士講求漢唐以來典故。裁量其宜。定舞郎之制。勿以教坊伶人濫充其數。徽宗崇寧七年三月議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戈無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鍾。鳴其細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鍾大器也。鎛小鍾也。以宮商為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鍾。以角徵羽為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鍾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鍾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鎛鍾。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為一器。復於樂架編鍾編磬之外。設鎛鍾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蓋鎛鍾猶之特磬。與編鍾編磬相須為用者也。編鍾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既應十二辰矣。復為鎛鍾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鎛鍾。止設一大鍾為鍾。一小鍾為鎛。一大磬為特磬。以為衆聲所依。詔可。

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

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巳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鍾也。黃鍾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鍾為正聲。又以一黃鍾為中聲。則黃鍾君聲不當有二。況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鍾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鍾三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為黃鍾中聲。未唯紛更帝律。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鍾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鍾為正聲。易大呂為中聲之黃鍾。是帝律所起。黃鍾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扶陰。退律進呂。為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為宮。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刋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

徽宗時。李復上議樂疏曰。臣聞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此王者甚盛之舉。天下熙洽。人心悅豫。發為和聲。因其人聲之和。而播之八音。又形容其成功之象也。三王不相沿樂。豈苟為異哉。治世成功。各不同也。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豈易知乎。三代之樂。亡已久矣。唐貞觀中。命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正。粗和而未備。後累經喪亂。其器與書。今皆不傳。載籍所言。雖皆以黃鍾為本。上生下生。隔八相生。及其律管徑寸短長。但糟粕耳。有能遺其舊說。脫然識其聲別。其音者未之聞也。夫黃鍾。律之始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而損益之。此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之總。乃相旋為宮之法也。萬物動皆有聲。若造樂精微之妙。凡聞其聲則知是何音。合何律。是為正音。是為變音。是為清。是為濁。如此方為知音。可以議樂矣。近者陛下有詔

選官定樂。又博求前代之器。夫前代之器。各一時之用。若得漢唐之器。乃漢唐之樂也。若得魏晉之器。乃魏晉之樂也。且欲求為多見則可矣。遽以用為今日本朝之樂。恐未然也。晉之荀勗。取牛鐸為黃鍾。出於獨見。果合於古乎。樂之作。欲動天地。感鬼神。自漢以還。未之聞也。朝廷昔嘗定樂矣。陛下以謂未盡美善。亦不能形容祖宗之功業。而又本朝運膺火德。獨祉音未明。此固當重為考定也。今聞衆議。又只依往昔糟粕而製器。此安足以副陛下所降之詔意。夫知音者聞之於耳。得之於心。旨不能傳之言。遇其應於心。方可默契。祉音尤南方之音也。尤性炎上。音當象之。乃欲就其下而抑之。恐非也。臣頃詔天下廣求天性自能知音者。敦遣令赴議樂所。多方以試之。是誠不謬。共為講論。庶幾其可矣。若徒以舊說尺寸長短廣狹重輕而製器。此工匠皆能為之矣。何足以為樂乎。臣愚見如此。惟陛下擇之。

高宗時。希衣韓駒上疏曰。樂壞久矣。昔漢有制氏者。獨能紀其鏗鏘而已。是時去周未幾。而士大夫已制氏之不如。然尚有一宿工以傳先王器。自是先王之器。歷不復見。士不得聞鏗鏘。況能識其義乎。既不能識其義。又何知其成也。且自先王之時。民已不勝其自欲。媮放之心。然自淫其聲。若矣。未有亂其器者也。其為淫聲。蓋亦由乎筦磬琴瑟之中出焉。尚且有禁。後世乃始增為彈箏擊缶吹笙擫鼓之戲。始亂樂之器矣。其萌芽時。或自閭里。或自夷狄。至其寖熾。則邦國亦用焉。又其為器愈陋而愈工。愈工而愈濫。斯民之不復古。意在斯乎。永言前載。每用憤歎。豈圖今日親逢韶濩之作。夫其目厭乎陋器。耳熟乎哇聲。驟而示之正樂。廣大怡愉。高明博備。固已茫乎若一游廣庭而入闔里也。昔之記者。以為牙曠之屬。能使鳥魚下上。始徙以為虛語。乃今驗其然耳。矧今之樂。本明天子自興神物以為之制。豈但牙曠之所為哉。士雖耳剽目淺。比之鳥魚。亦靈甚矣。

玩而習之將必有成於樂者顧非愚之所能也雖然攝衣勾指受業君子之塗亦得議其畧矣夫子有言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孟子亦言樂則生生則烏可已古之樂其器朴其聲簡文侯以之而坐寐而仲尼以之輟肉者意必有朴而文簡而微者焉士興乎此則其精微獨得於心見於外者不過手舞足蹈而已其妙萬物之學豈可紙上語哉此明天子之所造也幾於成矣然猶未也夫以顏子之賢必不惑於鄭聲而夫子使之放懼其易以惑也士安得人人如顏子然而入宮則聞正樂出宮則聞哇聲其能成也希矣其能成而久又愈希矣要使丘井田野冠婚禱祀率用是樂向之陋器一埽蕩之則士無所易惑得以養心盡性而極於道徐出其學為聖時之用無不可者愚終不足以與此秘書正字張孝祥乞更定太常樂章劄子曰臣恭惟陛下飭躬齋精祇見郊廟靡愛圭幣懷柔百神獨聲詩之薦未稱明德伏觀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敘則有詳畧之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逮牾而弗協三歲之親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惟真宗仁宗寔始親製薦饗樂章所以申景鑠宣至和假三靈之驩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臣翰苑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足進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邇臣取凡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撰別部分具以奏御陛下萬機之暇用列聖故事擇宗廟郊禖親祠所用駿發睿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裒為成書下之太常以俟來歲郊見奏焉庶幾中興追繼韶勺施之無窮

金章宗明昌五年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訖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為不可止用蘇綽鐵尺至隋

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黃巢之亂。樂縣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亦以周法鑄鎛鍾編鍾。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黍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作西京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援改造上下一律。或謂其聲弇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參用李照鍾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律。以為新樂。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為尺。其所造鍾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弘等以謂近古合宜者也。今最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則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恥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為尺。使衆人不敢輕議其尺。雖為詭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為者也。蓋今之鍾磬雖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鍾辰磬。自昔數缺。宜補辰鍾十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為二十四簴。上曰嘗觀宋人論樂。以為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

右統言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二十八

用人

商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又問王者何以選賢。對曰。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周武王問太公望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望對曰。不能

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望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望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武王又問太公望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望對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望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齊桓公享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是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二學禮。以為大夫任政。

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廢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

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其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

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隳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

不安。則寧戚侍軍吏急戒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莒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與。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晉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晉師敗歸。桓子（即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出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毋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剸縫。寘胥無善紀。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寘胥無齊和之。羹以熟。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荊。齊燕代。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

秦王大說。賈封千户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楚。而逐於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

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囚之虜。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虜之乞人。傳說四士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卞隨濮。此四士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秦王拜李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

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昭（一作韶）虞。武象。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問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

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漢高帝為漢王。時陳平自楚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譖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

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顧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王又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國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王以為然。

高帝即位。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列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

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

文帝拜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称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

時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文帝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帝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

宣帝五鳳三年。丙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

而許焉

時蕭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

益州刺史王襄奏蜀人王褒有軼材。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於是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治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治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正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罹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連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囹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成帝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今御史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傳致奏文。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功著職脩。威信不廢。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欺詐之路。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成帝時。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薦用薛宣。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此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薛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干欺誣之辜。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

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而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罷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惡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皋言於刺史。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

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白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時傅太后始與政事。右將軍傅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脩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隣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煇。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遥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後漢光武為蕭王時。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對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王引兵而北。恂調糇糧。治械器。以供軍。未嘗乏絕。

建武十一年。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光武時。武陽侯朱浮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

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関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陽都侯伏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脩。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

明帝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上疏薦吳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

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誡文竊位之罪。敢秉愚贅犯冒嚴禁。

章帝時韋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治。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喬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

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輒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擾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書奏。帝納之

司徒第五倫薦用鉅鹿太守謝夷吾。上疏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皐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曾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舍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勖臣懦弱。得以免廢。寔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

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顛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安帝時。尚書陳忠論薦劉愷。上疏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虎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猒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

御史中丞樊準。薦用龐參。上疏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

即擢參於徒中。名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也。
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龐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行征
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兵至勇士城東。為杜季貢所敗引
退。鈞等獨進。參既已失期。乃詐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
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
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猃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
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
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
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貊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
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
留三輔。功効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
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
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
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順帝時。當會茂才孝廉。太尉龐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
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異在陛
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
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
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顧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
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
尚書史敞等薦胡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
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
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貞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

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孜孜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勑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由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頓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東脩守善有所勸仰

永和中李固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群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規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岩穴幽人智術之士殫冠振衣躡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謀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疾病可勑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以固為大司農

桓帝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徐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臣

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影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資。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

延熹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太尉陳蕃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封閭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懇懇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

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令非其人遂策免之

時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第五種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霸技於因厲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王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異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芭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録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賊盜公負筋力未熟罪全徵徒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種會赦出

獻帝時公車司馬令謝該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虎運三年乃讎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擊羣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無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遺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肅慎集陳庭黃熊入寢亥首有二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

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樸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

融又論薦處士禰衡。上疏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戹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曹操薦荀彧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勠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

近。忠恪祗順。如履薄氷。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咸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

用人

魏太祖置酒漢濵。關內侯王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無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傷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頴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何斐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斐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

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

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法曹掾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知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為廷尉。又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心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辭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

文帝踐阼。散騎常侍王象薦楊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体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弹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隣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羣轂。熙帝之載。

明帝即位。何曾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淨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

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体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詘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脩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

蔣濟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顧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

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得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卖之名也

太和中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散騎黃門侍郎杜悰上疏極諫口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確以罰當闕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廢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愚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助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權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助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君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賢者盡有大官而享享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譽必曰私親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

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時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

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恠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恠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習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世治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

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崔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体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貞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

明帝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劉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体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

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
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勿承清問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
煇日新矣
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
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
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
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
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
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
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
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
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
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
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中領軍桓範薦徐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
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霸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
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
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
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
射
齊王即位曹爽使弟羲為表薦司馬懿曰臣亡父貞奉事三朝入備
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將大飾拔擢與兵禁省進無忠恪
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

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司馬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

安定太守孟達薦王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宰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為効。言辭激揚。情趣欵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比者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反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

吳孫權時。步騭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

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濵。尚有僭逆之醜。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顧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陸遜拜上大將軍右都護。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無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唅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怨。非懷遠之弘規也

孫休時。西陵督陸抗。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抗曰。抗天姿聰朗。才通行懋。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颶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霿飛鳥不經。自抗至州。風氣絶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抗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懷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抗結以恩信者也。徵命在州十有餘年。賞帶殊俗。贊玩所生。而內無私。今之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矣

孫皓即位。樓玄為宮下鎮禁中侍。主殿中事。以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立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詰詰責。送付廣州。覈為東觀令。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

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日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

晉武帝以劉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為清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論。主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大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為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机

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至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帝以會稽王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王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包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惠帝時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御史中丞傅咸上書曰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

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憲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著作郎陸機薦賀循等。上奏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識朗校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廣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閼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河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

懷帝時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杜夷為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乂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數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

清操絶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倫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沖淡。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

元帝為琅琊王。鎮建康。時安東司馬王導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畫時事。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帝嘗從容謂道。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淩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勞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淩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饗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顧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頗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西閣祭酒丁潭上書曰。為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爰局。故難以速成也。

元帝時。江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澡以吞舟之網。則幽顯

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稔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迩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

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御史中丞周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為國蠹者也。始田氏擅

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勤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逆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

明帝時尚書右僕射紀瞻謂郄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郄鑒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

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闈。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道。冀有毫釐萬分之一

成帝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虞喜為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彊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

穆帝時。安西將軍桓溫薦譙秀表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式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奸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

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跪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宋高祖時甯子先上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人校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貞之爻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蔿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報怨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於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群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文帝元嘉九年詔內外百官舉才江夏王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驊騮驂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夤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凝情反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

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加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勳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叙。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夐遠。風謠迥隔。蠻獠狡竊。邊氓荼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菅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獎。

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王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允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來。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幸路絕。勢門上品。猶常裕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琊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神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迩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

後魏大武帝時。僕射郭祚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

第。景明二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今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

孝文帝太和三年。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命召羣臣議之。尚書中書監高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為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丕。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奇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闚覦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

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采亦謬乎。詔從閻議

宣武帝景明初洛陽縣獲白鼠。散騎常侍盧昶奏曰。謹案典瑞。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必至。是以古之人君。或忌瑞以失德。或祉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誡。比者災氣作沴。恒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徵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始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荊揚二州。戍不息鐘。雕義陽師旅相繼。蕪荊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雖曠。十室而九。細役繁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遥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閈。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猾恃私而逼掠。遂令鬻短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令長牧守多失其人。郡關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掛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戒。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俠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息。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獻捄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姦回貪宴。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孝明帝時光祿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臣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駮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為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冤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喈所由生慢勃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撓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

應獨霑。溥澤既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任。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為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遠綏四方。日昃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目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儁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冤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

尚書右丞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辛雄上跡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脩。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歛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將相為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煢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

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社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舉。欲以靜民。便恐無日。

北齊文宣帝時。制詔問求賢審官。秀州長史樊遜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脩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強

不息。甲夜觀書。丈曰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敬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廢遺。漁盜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拆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隋文帝時。國子博士何妥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唯舌之佳。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入如子。每臨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遊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廢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書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蹔藉大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轔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孝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

開皇四年。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須殊多。帝謂吾之千子竟免。帝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或又上疏諫曰。自古帝王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頗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帝嘉之。

用人

唐高祖武德元年。河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欵尉遲敬德。因之屈突通啟開山言於秦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貿。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武德中。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摠管府長史。房玄齡曰。府寮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

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秦王自此彌加禮重。
寄以心腹。遂奏為府屬。嘗參謀帷幄。
太宗即位。玄齡為中書令。奏言秦府左右未得官者。共怨前宮及齊
府左右屢之先已。帝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
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
心。無私於物。昔諸葛亮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
輕重。況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承食出於百姓。百姓人力已奉於
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
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自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
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問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豈是至公之道
耶。魏徵為太子洗馬。帝召責之曰。汝雖間我兄弟何也。徵慷慨自若。
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帝為之歛容。厚加禮異。

擢拜諫議大夫。馮立為東宮率。帝數之曰。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
我兵。將何以逃死。立飲泣而對曰。立出身事主。期以效命。當戰之日
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帝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
太宗時。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
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
舉。而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
言真得大躰。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謙人之思慮
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帝謂戴胄曰。朕以至公理天下。
豈不猜之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復如法。流陳師合于嶺外。魏徵為秘

書監有告謀反。帝曰。魏徵昔吾之讎。止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

帝謂侍臣曰。代及其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帝曰。然。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夜恒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録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係。尤須得人。帝又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宣帝時。有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儻不疑斷以前贖之事。宣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帝曰。信如卿言。帝又謂侍臣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是知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珪對曰。天下凋弊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帝曰。朕思賢之情。豈捨晝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憂傅說。逢呂尚。然後治乎。帝納之。帝又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師入陳。百司分散。莫有留者。唯尚書僕射袁憲獨在其主之傍。主世充將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人父子。是稱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為建昌令。清貞雅操。實人繼先風。由是名拜晉王友。兼令侍讀。尋授弘文館學士。

帝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不可造次。為天下主。誠亦難。朕

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即為天下所聽用得好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誡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審悉侍中魏徵對曰舉選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先訪其行審知其善然後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彊幹為患極多但亂代為求其材不顧其行太平必須材行俱兼始可任用也帝曰夫人之身假令無病不免有疥癬及時有小惡處用人求備理實為難徵對曰自古為政但舉大體堯舜之時非全無惡但為惡者少桀紂之代非全無善但為惡者多譬如百尺之木豈能無一枝節今官人居職豈能全不為非但犯罪者少即是大化所司奏凌敬乞貧之狀帝責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爭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凌敬為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因茲附託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

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服帝納之

徵頻論止足之分帝未之許徵曰群臣委任既久許其避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預察群才又無獨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廉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今足為將來永法帝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同異時至京下當別議帝嘗坐於丹霄門外之西堂引徵及右僕射李靖中書令溫彥博等入宴言及群臣才行謂靖等曰朕自為王至於今日官人或上書獻計勸朕為善者多矣日月稍久官職漸大志意即移言論漸少無不衰倦唯魏徵與朕為善官職益高志節彌厲見朕一事失所甚於己身有過朝夕孜孜終始如一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而已是以敬之重之同於師傅不以人臣處之其後每謂房玄齡等曰魏徵被我拔擢特異其報我亦深矣君與我契闊艱辛多歷年所勞苦之極人莫能加然自即位以來輔弼我躬安我社稷成我

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君不得與魏徵比矣。徵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帝又謂群臣曰。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又安。邊境無事。時和歲稔。其忠益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內道未有其人。帝親定之。問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先使。右僕射李靖對曰。畿內事非魏徵莫可。帝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耶。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為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從公等語遣去。朕若有得失。公等能止邪。乃令李靖充使。魏徵從往九成宮。帝又與群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曰。苻永固何獨為所稱。房玄齡對曰。為任使得人則見稱。無其人則不見稱。當時為有王景略。帝謂群臣曰。此猶朕之有魏徵。徵拜謝焉。徵既亡。帝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

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必先試以臨民。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帝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

上各舉一人。

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相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實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解。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糺彈聞奏。故事稽延。按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趍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高宗時。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仔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

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軍國利害疏曰。臣伏見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

以求人瘼甚大惠也。天下百姓幸甚。臣竊以為美矣。未盡善也。何以言之。陛下所以降明使。豈非欲令天下黎元衆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念之耶。欲天下蚊人暴吏。亦知陛下夙興夜寐務欲除之耶。陛下聖意必若以此而發使乎。則愚臣竊見陛下之使有未盡善也。若愚臣所謂使者。先當雅合時望。務為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惸。賢明足以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強禦。明智足以照察姦非。然後使天下蚊人畏其明而不敢為惡。天下強禦憚其直而不敢為過也。天下美奇慕其德而樂為之用也。天下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恩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論出使矣。故轓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為非任朝廷有識者亦不稱之。夫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廷之人皆已輕之。何況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復以為尋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使為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不擇人。不擇人則使非其實。使非其實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當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耳。臣久為百姓實委知之。陛下欲令天下黎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政化。不可得也。故臣以陛下大失在於此也。夫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本。清其流者。必先潔其源。自然之符也。國家茲弊亦已久矣。今陛下若不重選此使。妙得其人。天下黎元必謂陛下南行尋常之政。不能革此弊也。則賢人必不出。貪吏必得志。慱獨必哀吟。天下百姓無荷賴於陛下此使也。臣不勝有願。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素有威重名節為

衆人所推者。陛下因大朝日。親御正殿。集百僚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之意。慇懃儆戒。無敢忒愆。遂授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臣必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間。天下家見而戶習也。昔堯舜氏不下席而天下理者。蓋黜陟幽明能折中耳。今陛下方開中興之化。建萬代之功。天下瞻望異見聖政。此之一使。是陛下為政之大端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鱗而數撓之耳。伏惟陛下察焉

子昂又上論牧宰疏曰。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豈非宰相與諸州刺史縣令耶。陛下若重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不得理也。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臣竊觀當今宰相。已略得其人矣。獨刺史縣令。陛下尚猶輕之。未見得其人。是以腹心雖安而手足猶病。而天下至今所以未得大利耳。臣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澤。下明詔。將示天下百姓。必待刺史縣令為陛下謹宣之。故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而挂墻壁耳。陛下欲使家興禮讓吏勗清勤。不重選刺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耶。愚臣竊見陛下未有舟楫而欲濟江河。不可得也。臣比在草茅為百姓久矣。刺史縣令之化。臣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得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為政者。則千萬家受其禍矣。夫一州禍福且如此。況天下之衆豈得勝道哉。故臣以為陛下政化之首。國之興衰在此職也。臣伏見陛下憂勤政理

欲安天下百姓無使疾苦然猶未以得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為念臣竊見吏部選人補一縣尉耳但以資次考第從官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能以化人而按擢見用者縱吏部侍郎時有不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囂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惟也所以天下庸流一雜賢不肖莫令但以資次為選不以才能得職所以天下凌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為天子之令遣如此也自有國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豈不甚哉昔漢宣帝有言曰朕之所共理天下者豈非良二千石乎故宣帝之時能委任矣伏願陛下與宰相深思妙選以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以安臣有計然甚鄙近未能著之於書願陛下與念明宰相圖之以安天下幸甚幸甚

武后時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蘇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鬼神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遽謀猷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寃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稷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鴟附不閱數暮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誅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賊歛重困而自縱讒慝搖變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覬為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庶之人叩閽而至陛衛左右徵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霆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侍君臣如初則天

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蹇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明堂災。沂州刺史韋承慶上疏諫曰。以文明垂拱修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廈濟巨川。必擇文梓舲艙。若亟毀而敗。則是架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舜舉舜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趣屬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

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薛嘉主簿劉知幾上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捥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

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是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柬之未之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

韋嗣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群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沂州刺史。

中宗神龍中。蕭至忠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

得為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止可以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体。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並宰才藝。而更相諉託。詩云。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

韋嗣立為兵部尚書。論職官多濫。上疏曰。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此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凡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頓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賍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缺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

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玄宗時。姚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上封事曰。臣所以上事。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動。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疋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或因時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入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

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鄉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未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專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未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名。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遠。亦用息心。以故姦偽自止。而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辯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吏之猶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擾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

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知人之難。雖自古所謹。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責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諠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渝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臣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缺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不

可不察。易曰。履霜堅氷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策。振此頹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為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睠。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肅宗至德元年。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房琯以為御史大夫。琯以為攬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節制。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分統大權。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疎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常袞言於上曰。陛下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初。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欲救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繼。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詰其才得而用之。上以為然。

德宗興元元年。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皐代少游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

貞元十六年。義成節度使盧群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齊總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擢爲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奬。深駭群情。若有可録。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奬之

德宗時。門下侍郎趙憬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貴材之備。爲不可得。二議庶官曰。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負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闕負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未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

翰林學士陸贄薦袁高等狀曰。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耻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

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

贊又論替換李楚琳狀奏曰右欽溆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毒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汚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兵甲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舍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幾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

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鬼蜮。代之所以喪亂而長奸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是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厮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狙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既升。斂自跧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歧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蹐躅。何惡能為。頗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俾駕遄止。錄功搉勤。敦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皐。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揔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藁介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

希曆聰試更詳慮謹奏

贊又荅論蕭復狀奏曰。右欽淑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暉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体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煩。繁念黎元之困悴。詔降慈旨。深示閔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顒顒。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鄙之。儻慮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誥。使務既

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体允得厥中。謹奏。

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奏曰。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為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揔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体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贄又論朝官缺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奏曰。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撲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灵。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珪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儁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

佐。皆在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奬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灵。唯所誘致。漢高禀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灵。昵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奬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絶。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愽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横議。良才常困於

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紛。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喆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偷職負。致勞廑思。臣細經慮。每有缺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寧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詢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粟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咎。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祗悔為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録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凝。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炤善既切。計過亦深。一祇譴責之中。永

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撲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則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惟聖人。方休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於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敘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

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陻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

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惷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搆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既久

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体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擿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勵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舍。惟陛下圖之。謹奏

贄又論除裴延齡度支使狀奏曰。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

今當此選揔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奬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劵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偽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斁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贄又論齊暎齊抗官狀奏曰。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暎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暎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皐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

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暎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暎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駮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敕旨。

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名宰相語。皆賀帝得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憲宗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奏曰。右臣竊聞王鍔見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王鍔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官。深為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早已紛然。今王鍔若除。則如王鍔之輩。皆生冀望之心矣。若盡與則典章大壞。又未感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啓。無可奈何。臣又聞王鍔在鎮日。不恤凋殘。唯務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憀。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號為羨餘。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宰相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剝生人。營求宰相。私相謂曰誰不如王鍔邪。故臣以為深不可也。其王鍔歸鎮與在朝。伏望並不除宰相。臣尚未知所聞信否。貴欲先事而言。或恐萬一已行。即言之無及。伏惟聖鑒俯察愚衷。謹具奏聞。謹奏

居易又奏論元稹左降狀曰。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絳崔群等再已奏聞。至今未聞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回。臣更細思。事有

不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為戒。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是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不前事以為責詞。然外議諠諠。皆以為元稹與中使劉士元路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劉士元得罪。至弓箭嚇辱朝官。承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豈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厲。在東川日。杜法收沒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裴玢違勅旨徵百姓草。又奏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口入驛。又奏韓皐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觸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遂與李錡大怒。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為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聽。至于再三乎。誠以所損者微。所關者大。

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為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與一京司閑官免令元稹却事方鎮此乃上裨聖政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居易又論太原事三件一曰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迹其間不可遠近具知臣前日對時已子細面奏今奉宣輔光已替嚴綬續追此皆聖鑒至明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斷自宸衷內外人心甚為愜當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進緣與輔光久相交結軍中補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今見別除監軍八人乍失依託或恐嚴綬相黨曲為妄陳軍情事宜之間須過防慮伏望聖恩速令貞亮赴本道便許嚴綬入朝二曰右貞亮元是舊人曾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弊使替輔光然臣伏聞貞亮先充汴州監軍日自置親兵數千任三川都監日專殺李康兩節度使事迹深為不可違性自用所在專權若貞亮處事依前即太原却受其弊雖將追改難以成功其貞亮發赴本道之時恐須以承前事切加約束令其戒懼此事至要伏惟聖心不忘三曰右范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況又勤儉信實所在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人無出希朝之右伏恐聖意慮其有年臣又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驅使但且令鎮撫必愜軍情待其一二年間威制成立然後擇能者即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事須且用其靈武比太原雖小亦是要鎮如納臣愚見伏恐便須擇人與希朝相代謹具奏聞謹奏

居易又論嚴綬狀曰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恒嚴綬衆稱怯懦無恥二人臧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聞清淨境內頗安縱要改移即合便擇勝宗儒者且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下之人以為談柄

陛下罷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為至當。今忽再用。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歎。無邪人得討正人憂慤。大乖群情。深損朝政。臣前後奉宣撰制。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可。伏望聖意更賜裁量。其制未敢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居易又論孟元陽狀曰。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右臣伏以孟元陽激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事頗修。但以老年。事須與替。比諸流輩。事迹不同。今所除官。合加優奬。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知。及除統軍。衆猶謂屈。今元陽事迹。不同希朝。又除統軍。恐似更屈。雖加封爵。悉是虛名。況元陽功效忠勤。天下有數。今以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旌別。臣恐今日已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改除金吾大將軍。輕重之間。實為得所。只如柳惟晟李簡之輩。有何功業。合比元陽。猶居此官。動逾年歲。伏望聖慈。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書狀便撰。謹奏。

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曰吳聽政。衛士傳飡。大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刓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戶部侍郎崔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

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

上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

帝嘗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上從容言曰。朕觀前王任多賢才所以理。即今日都無賢才可任。何故也。絳對曰。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賢則理。用邪則亂。明著史傳。不敢備陳。夫聖主理當代之人。祇選當時之賢。極其才分。便可致理。豈借賢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齊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熲則理。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則理。用李義甫。許敬宗。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事狀橫於目前。理亂存於史策。夫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輕待臣下。不以己能蓋於凡器。折節下士。卑躬禮賢。天下仰知聖意賢能之人方出。是巖穴無晦迹之儔。朝廷有佐時之器矣。上曰。何以知其必賢而任之乎。對曰。聖問至當。誠為難知。堯舜亦以知人為難。況近代澆薄。真偽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矣。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事堅正。無阿容之私。章疏諫諍。無希望依違之苟。在左右獻納。無邪佞愉悅之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諂諛。動關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觀望主意。以希合為心。逢迎君意。以恩幸為志。為主招怨。為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驗之以行事。參之輿議。然後用之。委用以後。名聲相副。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成。然後聖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拔擢賢彥。則小人怨謗。杜塞邪徑。則奸人搆陷。制度畫一。則貴戚毀傷。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夫

用賢豈容易哉。自非聖主明君。懸鑒情僞。不使毀譽得行。疑似生隙。盡其材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管夷吾。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齊國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對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參之。此家害霸也。古人以求賢不至。則賢者不出。故喻以蝸蚓之餌。以求吞舟之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數事驗之。以言校之。以實採之於衆。任之以權。則賢不肖得矣。伏惟聖智詳察。上曰。卿言得之。盡於此矣

帝於延英殿謂宰臣曰。古人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卿各有親故。則必有冗食者。卿當與朕惜官。以弘公道。吉甫奏曰。臣每用一官。未嘗不於親故。不敢援引。權德輿曰。臣寡親故。亦不敢有違聖旨。絳曰。至公之道。實無親疎。惟觀其人才。與職位相當。若有才。雖是親故。亦合進用。昔建中初。德宗臨御天下。崔祐甫爲相。半年之內。除官八百餘員。德宗謂祐甫曰。卿除授太多。又聞多是親故。何也。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不看多之與少。其是臣親故。方諳知其才器。尚不敢用。其不諳者。安敢與官。德宗實其言。衆以謂所對公當。至今人稱之。天后朝。命官偏多。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語。及至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有事績者多是天后所進之人。有言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若拱嘿避情故之嫌。使聖朝闕濟濟多士之美。是依違容悅之臣。非聖主至公委任之道也。若才位實乖。情故可驗。臣豈敢逃責以妨賢路。上曰。如卿所言。至公之道。不論多少。祇在至當爾。卿當我倚任。勿責斯言。

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

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竊弄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然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用。但矜能護短。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觀之。

御史中丞柳公綽與宰臣不協。為所陰中。素對絳忽云。柳公綽逐突臺中公事不理。我與一遠郡刺史。以勵後人何如。絳遂奏曰。自柳公綽為中丞。公議皆云稱職。性素強直。不依附於人。衆傳掌權之人有忌者。輒欲去之。伏望聖意審詳根由。上大悅。曰。誠如此。且任之。如有闕敗。去之何晚

元和七年。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十三年。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冥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臣若不言。天下謂臣無恥。

鎬業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躰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上謂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辯其所為邪正耳。

憲宗時。韓愈論孔戣致仕狀奏曰。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二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家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頤。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下厚思。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愈又舉張籍狀曰。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右件官學有師法。

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愈為兵部侍郎舉韋顗自代狀曰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顗宜當之乞回臣所授庶弭官謗

愈為京兆君舉馬摠自代狀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臣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穆宗長慶二年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

六年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判度支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昕還

敬宗即位王廷湊屠元翼之家帝羞惋歎宰輔非其人使亮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千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

寶曆九年。王璠等奏李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如此。果如所言。陛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之。不得面辭而去。

文宗太和三年。盧隋平章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無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嬖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四年。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途。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心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宣宗召翰林學士令狐綯。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仔賢

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

河陽判官李商隱為節度使王茂元奏舉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狀曰。右琮右件官。早尸殊科。素推雅度。弦柔以直。濟伏而清。頃佐憲臺。且丁家難。當喪而齒未嘗見。既祥而琴不成聲。遠此變除。未蒙拔擢。臣頃居鎮守。琮已列賓僚。謀之既臧。剛亦不吐。頗稽中選。榮借外藩。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判官。段瓌右件官。言思無邪。學就有道。屢為從事。嘗佐正人。加其富有文辭。精於草隸。儒而且儉。通而不流。臣所部稍遠京都。每繁章奏。敢茲上請。乞以自隨。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掌書記。裴邃右件官。魯國名儒。邑鄉右族。松寒更翠。馬老不迷。臣昔忝鑿門。辟為記室。屬辭而夙構無異。論兵而故校多歸。

委以前籌見其餘地。伏以前任大理評事。已三十三箇月。比於流輩。已是滯淹。伏請特授憲官。充臣觀察支使。庶佚瞳右件官。藏器於身。為仁由己。齊莊難犯。勁挺不撓。臣任切拊循。務繁稽勾。思留仙尉。以重賓階。伏請依資改授一官。充臣節度巡官。以前件狀如前。臣四朝受任。三鎮叨榮。慕碣石之築宮。廣延儒雅。效西河之擁篲。樂得賢才。韓琮等並無所因依。不由請託。久諳才地。堪列幕庭。伏希殊私。盡允誠請。謹録奏聞

天牛節度使令狐楚奏舉杜勝等狀曰。臣切見杜勝右件官。流慶相門。策名詞苑。當仁罕讓。見義敢為。符彩極高。涯涘難挹。臣前任已奏為判官。臨事而每見公方。與語而必相弘益。今臣寄分團練。任切訓齊。將奉廟謀。實在賓佐。伏請賜守本官。充臣團練判官。趙晉右件官。洛下名生。山東茂族。仁寶甚富。天爵極高。妙選文場。亟仕侯國。珪璋特達。蘭杜芬馨。今臣廡問大藩。澄清列部。籍其謀畫。共贊朝經。伏請賜守本官。充臣觀察判官。侯國馳聲。瑞身出禮門。臣前任已奏為判官。遇下而和易不渝。臨事而貞方有執。今臣職參國政。務切軍須。實假平均。以同計畫。伏請賜本官。充臣觀察支使。盧涇右件官。博涉曲經。該覆流略。自孔壁所壞。汲塚之藏。三篋能知。五車盡讀。加之文采。無以嚣能。前者為臣屬僚。常在州推獄。明斷而不容吏敝。哀矜而莫有人冤。今者團練之司。稽巡是切。直思奬勸。非敢用情。伏請依資賜授法官。充臣都團練巡守。以前件狀如前。伏以長人者必以吏分勞逸。開幕者亦用士為重輕。若不樹人。何以報國。況臣素無勳効。謬竊寵榮。至於賢材。敢恡筐篚。前件官並推賓彥。堪贊藩條。伏希殊私。盡允誠請。謹録奏聞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太府少卿邊光範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

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尤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或但能吏以蘇民。濟用致升平。奉令留中不出

三年。詔百僚各上封事。中書舍人竇貞固跡曰。臣聞舉善為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數澤豈有隱淪。昭代用材。政理固無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譏文侯為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議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謂當才。所奏之官。望加奬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殿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狷。書奏。帝深嘉之。命所司著為令典

後周世宗好拔奇俊。有自布衣及丁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兵部尚書張昭跡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為鑒戒。世宗善之

周世宗顯德元年。以違衆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是以無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

乃失為政之本矣不從

六年世宗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慢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

用人

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太名頗不治太祖以王祐代之俾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獲免

太宗雍熙四年陳王元僖薦趙普上言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為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偕曩賢況為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在於賞罰斯為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澆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銓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後奚倫式序庶務

用康。伏見小南東道節度使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聞儉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嘖嘖。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騖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朞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群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實。邦國大幸。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籍普舊德為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勳舊。朕所眡倚。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

端拱二年。太保兼侍中昭文殿大學士趙普薦張齊賢可任為相。上奏曰。臣叨受寵榮。致招殃咎。全是困危。承聖主之憫憐。切加救療。念微臣之衰朽。雖以扶持。近者雖獲朝參。尚無氣力。料茲病苦。那得久長。疑大限以非遥。恨深恩之未報。儻歸泉壤。實負穹蒼。臣是以斟酌物情。体量時事。今有合關顧慮。須至敷陳。庶傾無隱之誠。顧固太平之業。況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多。寰中之文軌雖同。塞上之干戈未息。勞民動衆。寧有了期。歲久年深。別憂生事。防微遠慮。必資通變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諮諏之輩。此時機務須藉正人。去年醜虜侵邊。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卜官無翊贊之功。最是微臣。偏懷愧恥。即目同僚共事。無非謹審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士。臣竊覩工部

侍郎張齊賢。早居鄉曲。流布令名。開寶年中。西京知府焦繼勳。河南縣令盧振等。當時同上奏章。並以賢良稱舉。從來履行。本是真純。後來御試登科。遐方奉命。親民涖事。頗著廉平。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此。盡謂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日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如裴度為相之日。正色當朝。捐軀佐國。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而能黜退姦邪。不避權勢。致其朋黨疾之如讎。雖讒毀競生。頻遭罷免。而忠勤顯著。轉重功名。平蔡州五十年賊臣。並因裴度之功。李林甫居相位十七年。不曾忤旨。唯將諂佞自固恩榮。黨惡容姦。承顏順意。安祿山顯有悖逆。並不隄防。以至敗國亡家。皆因悖逆所致。林甫既死。斲棺棄屍。況明皇帝文武聰明。唐朝英主。良由委任非當。為患實多。唯有用人。不可不謹。則知抱忠良者豈肯依違。懷諂佞者唯思苟且。若非察言觀行。何以知見否臧。張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副濟時之用。伏乞皇帝陛下留居左右。歷試艱難。緩急之時。堪期得力。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所以潛貢管窺。望垂天鑒。更希詢訪。免誤安排。冀分宵旰之憂。同建久長之策。臣之此狀。特乞留中。所貴全繫君恩。免貽衆怒。僭踰之罪。無以自逃。

真宗咸平元年。知虢州謝泌乞用宿舊大臣。以小人為戒。上奏曰。臣伏覩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所陳述者。皆閭閻猥媟之事。臣聞古先哲王詢于芻蕘。察於迩言者。蓋慮視聽壅蔽。故採此以達于物情。亦罕聞用其言。不察其實。而遽行其事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朝時。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賴先帝聖聰。尋各誅翦。然為患已深矣。此皆陛下備見之也。自陛下臨

御以來。盡去此輩。是以天下咸知日月之明。乾坤之大。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陛下行之久而惟新。唐明皇初用姚宋則治。晚用林甫國忠則亂。此亦望陛下深加聖慮。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者輔聖帝。佐明王。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於成康刑措。盖從周召之謀。文景清靜。亦用蕭曹之畫。明皇大平。復是姚宋之策。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壓走之吏。可當其任也。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臣則治。然後小人不敢萌心。而大賢得以畢力也。

咸平中。轉運使劉綜上言。天下州郡長吏審官。皆據資例。而授未為得人。自今西川荊湖江浙福建廣南知州。或地居津要。或戶口繁庶之處。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臣及給舍以上知州處。亦擇官通判。又京朝官當任遠官者。率以父母未葬為辭。意求規免。請自今父母委未葬者。許請告營辦。審官投狀。並明言父母已葬。方許依例考課。違者並罷其官。

天禧元年。擢右正言魯宗道奏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倣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之。

真宗時。知處州楊億薦韓永錫。上奏曰。臣忝分朝寄。獲揔郡符。官吏之間。合知其能否。闕庭之遠。敢避於薦論。臣伏見前監本州縉雲縣茶塩酒稅三班借職韓永錫。早以明經。曾干場屋。晚不擇祿。遂齒班行。一自監臨。六遷寒燠。檢身奉上。挺夙夜匪懈之誠。守道安貧。勵風雨弗渝之操。士流推慕。名跡藹然。臣詢於群倫。備知行實。筦榷之任。

不足盡才。州縣之間。可使從政。儻預字人之選。必成循吏之名。臣竊
覩淳化四年。選進士諸科舉人充斑行。曾降宣命。如兩任六考無遺
闕。許與文資安排。永錫考秩之間。與詔書而未應。臨涖之際。實官業
之甚優。伏望聖慈特與文資昇獎。徇私黷貨。保其不為。有此臣當連坐。
仁宗天聖五年。左正言劉隨上奏曰。臣伏見宰臣王曾因染微痾。拜
章求退。深自刻責。歷懇再三。兩宮盛慈。未賜允許。聽於群議。亦所不
安。中外具瞻。早期仍舊。臣職居諫列。亦合敷陳。伏緣進退大臣。治亂
攸繫。忠良進用。則天下皆喜。憸邪進用。則天下皆懼。譬之兵器。回柄
與人。苟非溫厚端良。未可容易輕授。蓋君子得柄。則裁成景化。折衝
禦侮。以安天下。唐明皇用姚崇是也。小人得位。則中傷良善。剸割任
情。以危天下。唐德宗用盧杞是也。且君子小人。各有其黨。君子之黨
起。則禮樂興行。仁義是蹈。長轡遠御。邦家用寧。唐太宗之世是也。小

人之黨起。則姦邪欺罔。請託害政。詐作威福。以亂天下。唐順宗之世
是也。是以知進退宰臣。不可不謹。臣觀王曾厚重寡言。公忠有守。先
朝超擢。參預鈞衡。兩宮聖明。俾專機務。炎涼屢換。畏謹益恭。人無間
言。僉謂賢相。而況齒髮未暮。疾病可瘳。願解四輔之班。似為一身之
利。雖知止不殆。宜避遜於崇高。而憂國如家。未可輕於去就。伏望聖
慈深加敦喻。勿受封章。病恙稍平。復令視事。舉先朝之甲令。以宰司
之職業。侵權撓政者。許其寘法。黜幽陟明。則委以公行。振舉綱條。彌
綸庶務。輔佐聖德。以成太平。豈不美哉。臣竊慮聖慈。憫其懇誠。或遂來
請。必若將求宰執。思量未易其人。中外大臣。豈無希望。然授其柄政。雖
簡於聖心。得位持權。亦防於難制。丁謂之類是也。臣雖甚寡識。亦嘗
品量。以曾之厚重鎮俗。張知白之孜孜奉國。呂夷簡之能斷大事。魯
宗道之事君無隱。斯並先帝柬求。兩宮登用。驅策既久。勤勞一心。羣

議公言未宜改易所有王曾伏願頻降中使備宣慈旨候其疾損速赴朝參如此則眷注之情益彰於信用補報之效必盡於才謨輿論若斯謹達天聽

寶元元年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躬至聖開大明數引近臣延謀急政退託不敏開敢言之路日昃便坐以須告猷夫人君據安而念危則終不危操治而慮亂則終不亂何則幾微之兆成敗之端森然前判於胷中矣臣向已被詔對所欲言事聞於上未合明聽陛下赦其無狀再降德音似欲竭盡下情以裨萬一顧臣敢無辭而對人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之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為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聲勢不為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辯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為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蹇正多所補益聽之似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事與言合者為忠事與言反者為邪不黜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讒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聽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憑虛以害有位架妄以間忠臣亦以為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邦矣且邪人緣隙投詐寄事造姦詆人必以難驗之文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辯於手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毅焉中辛侃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為勢傾不為利奪如此者陛下雖加賞焉可也故大闢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今議者皆曰

朝廷誠安且治。臣以為不然。夫三患未去。安得為治。直亂之未作耳。請試言之。夫與賢人謀事。而與不肖者斷。一患也。重選大臣。而輕任之。二患也。大事不啻。而小事是急。三患也。何則。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為國計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挾已私。故喻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之。則姦詐行矣。於是言長利者。則破之以小害。使終不能為利。圖大功者。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善令方下。而謬令移之矣。公議始行。而私議奪之矣。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已為不善。而能敗人之為善。改白作黑。以是為非。若朝廷已知其姦。不能斥去。郭公所以戒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者並任之。劉向所以獲罪也。此方今患之最切者也。夫大臣左輔右弼。參贊權綱。朝訪夕對。彌縫漏闕。既以為忠且賢而擢之。材且能而任之矣。是宜待之以無二。責之以一心。今或指纖瑕。采飛語。小則被疑。大則賜罷。朝為皐夔。暮為檮杌。遂令家無全節。人無全行。何其有道之世。而賢者之乏耶。誠任之失其理矣。徒使繼至者。瞻前畏後。偷合取容。事存形跡。日防猜阻。捨國事而不慮。苟身謀以自安。大臣如此。陛下何賴焉。且君視臣如手足。彼將以手足為報。君視臣如路人。彼亦將以路人為報。此患之次也。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制四夷莫神於機。任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且計小利害。責小經費。羣對而旅前。取旨而奉行。日循一日。歲偷一歲。陛下又不念此。寧是朝廷福耶。此患之又次也。假如萬一邊境有事。盜賊相扇。甲兵宿野。粮饋在路。此時三患不去。誰能出身為國。與陛下共此安危耶。誰能執節慷慨。與陛下前死不顧耶。臣故曰。非能治也。直亂之未作耳。陛下誠能詔中書門下。使擇天下之冗官。稍清流品。詔

樞密院去天下之冗兵。寢明紀律。斷自宸慮。必取成功。不使渙汗復收。匪石中轉。則縣官之財有數年之饒。為萬一不虞之備。策之善者也。臣智識庸暗不足上當清問。輕率狂狷。惟陛下裁貸其誅。

祁又薦張定方狀曰。右臣伏以良工構材為廈。明主搆士為國。而材須求集。士待舉知。然後落成展采。功與時立。伏見應沈淪草澤科張定方。年三十八歲。識慮沈敏。氣直行危。文尚体要。不工聲病。涉知韜略。兼明遁式。甘足貧槁。久無仕心。昨為鄉黨敦勸。入應詔舉。六論程藝。非其素心。有司報罷。怡然引去。閉關却掃。不干州閭。立言忼慨。指擿民弊。臣知壽州日以禮致問。延至公門。觀其議論。卓焉切至。因取其所著書。得却狄復戎戰書等篇。質多采少。紀實求當。臣亦指文索事。與相辨詰。觸機應變。籌策有餘。非但角空言。競華論而已。臣以為如定方等輩。不可多得。或蒙召赴上都。程其所長。授一職事官。令往西北邊郡。必能研究術略。參贊帥臣。討論營陣。商確攻守。至於撥煩幹蠱。又其緒餘。臣既知其人。不敢有蔽。謹錄定方所著三軸并封上。如有可采。伏乞特賜收試。果無所取。臣甘苟言之罪。

仁宗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吏部員外郎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康定元年。仲淹知延州。乞督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狀曰。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人。今高繼嵩纔亡。人情頗駭。恐鎮戎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往彼。朱觀既去。則鄜延路又闕敢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臣僚人員等。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如朱觀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

專督管軍臣僚等。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得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之才。愈增驕氣。況西北二方將帥之關。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為預備。早加遷擢

慶曆中。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使。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疏曰。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理。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体。何則。能政之憂。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為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薄尉中舉有出身三考以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錄內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勅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貪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

仲淹又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乞擇舉主。令逐人於通判中舉知州一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薄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已蒙降勅至密院。入遍次。臣看詳勅頭名

署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仲淹又奏舉胡瑗李覯狀曰。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悌。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脊教。為一代之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為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覯。江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贍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赴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

仲淹又同韓琦奏舉雷簡夫狀曰。臣等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簽書泰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求之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奬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

仲淹又同琦奏乞酬奬張信狀曰。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陳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與西賊鬬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椀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未曾酬奬。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人。為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仲世衡手下管押軍隊。分擘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為奇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百姓大困。更難刻剥。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枉費

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切見殿中丞監在京榷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指揮取索權貨務。許元與趙轉一官。差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脊助軍國。又臣切見張去惑素有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輟。遂差張去惑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瀚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能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候有闕即差。今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榷貨務。替許元幻當。臣所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仲淹又奏舉杜杞充館職狀曰。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覩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衰索。唐太宗置弘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僚。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群材之意。臣切見禮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崧。祕書丞尹源。祕書丞張掞。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俟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僚。供典籍。不親末塩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切聞太

宗皇帝纂唐文皇之美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
幸此祖宗盛德不為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敢上言所舉
雖多皆縉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
綱紀或隳雖治必亂俊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肝吳未服正
宜廣搜時彥夫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三年仲淹為參知政事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上奏曰臣竊見古
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
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
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
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
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
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
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
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
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
之莫若轉運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
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
仍令權擢幕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
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
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
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仲淹又奏乞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疏曰臣近與宰臣上殼
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
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刻剥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

可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財賦之要地。寂宜得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榷貨務內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為侵刻。遂舉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昨在邊陲。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榷貨務替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依奏。候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緘陳執禮。為因王欽若妻并宋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官上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張去惑。勾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体不同。亦慮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仲淹又奏葛宗古疏曰。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為侵用公使錢入已。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寬貸。亦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覩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刊案減二等。即充公廨。及用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廨。謂以官物迴充公廨。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迴充公廨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兼元無條貫。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已。為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員。因循之間。為人捃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為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曾。令上殿指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

有膽勇。在鄜延路屯戍為驍果。今来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末減。

康定元年知諫院富弼乞令宰相兼樞密使。上奏曰。臣伏見自来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貶闕。況事干治亂。執政豈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臣今欲乞依故事。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

慶曆三年。弼又乞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上奏曰。臣伏聞近降勅命。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略使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日。則太平不難致也。然議者惟云進用大臣。雖美矣。其如西寇未珍。亦須藉才。若二人俱来。或恐闕事。羣論皆頗一名。名来使覆內。一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令在邊。兼相應。事無不集。以臣愚慮。亦謂羣衆所說。甚得允當。然近日或聞有異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為例。深不穩便。此乃橫生所見。巧為其說。沮陛下獨斷之明。害天下至公之論。臣謂立此異議者。必知韓琦范仲淹以西事方急。壁辭此職。既未肯從命而来。又不令帶出外任。是欲感君聽。抑賢才。姦邪用心。一至於此。況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後来有武臣援以為例。臣頗陛下無信異說。專採公論。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或許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內外協濟。無善於此。臣旦夕来。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覆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懇激切之至。

弼為樞密副使薦張昪之等可充轉運使副狀曰臣近曾兩奏乞令中書樞密院通選諸路轉運使副。令逐路轉運選轄下知州。逐州選部內知縣。縣令。若此三種官一一得人。則天下自然無事。朝廷不勞而治矣。然欲知民細微利病。須要好縣官。欲得好縣官。須先擇好轉運使副。須是輔弼大臣用心至公。精加揀選。親戚故舊者不得蓋蔽。可去者必去之。仇讎疎遠者不得抑塞。可用者必用之。去之者勿避其怨謗。用之者勿求其感激。不邀恩於已。不推過於人。若能如此。則天下賢者才者。可以盡為朝廷之用。何患不得諸路轉運二三十人而已。伏緣國家之事。莫非至公。須是輔弼大臣用心精選當黜則黜。則退黜之人。以謂朝廷公行。自然無怨。人既無怨。事乃平貼。若有大臣不存公共之心。推事與人。則退黜者。以謂朝廷本不退我。只是某人私相見排。遂生怨怒。架造讒謗。君聽既惑。事乃破壞。此於朝政為害之大者也。今既委逐路轉運使副。升黜一路知州。其權甚重。其事亦大。須是有才識能分別善惡。仍須推心至公。而行事果敢。然後可當轉運之任。今逐路見任及新差下未到任轉運使副。共二十八員。其間的有才識。能分別善惡。推心至公。行事果敢者。無三人而已。其餘雖別無顯過。可黜奈何碌碌常才。緩急無用。其間亦有作過之人。但未敗露。或以敗不行。若不更張。必難集事。臣今来於衆論得九人。皆請堪充轉運使副。可以委付選擇轄下知州。必得盡公。不負朝廷差委。謹具名次如左。三司鹽鐵副使張昷之。知雜御史魚周詢。史館修撰王質。知諫院王素。三司判官沈邈。知滁州董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楊紘。權三司判官杜杞。權三司判官燕度。右九人皆搢紳之選。今来只充諸路轉運。又而皆可拔擢任使。更乞今兩府同共銓量施行。內董儲是宰臣晏殊遠親。然其人實

有才用。但年齒稍高。而心力不退。不可以大臣親嫌而廢也。臣又慮諸處見任轉運使副。例各未滿。或別無顯過。恐中書以謂替罷無名。臣今欲乞特降詔書。告諭天下。倘陳轉運使職任非輕。自來有失精選。致職事廢弛。物論大以為非。昨據樞密副使富弼上疏。乞澄汰天下不才轉運使副使。下中書樞密院。令同共用心。推擇中外有才識堪任轉運使副臣僚。令據兩司條奏到其人。已下若干人。堪充轉運使副。已令差赴逐路充職。幹當務在稱職。以副朝廷委任之意。又據兩司條奏到見任轉運使副。其人。以若干不聞顯効。並仰中書門下就便別與差遣。若降此詔告諭天下。則退者以兩府公黜。自當無詞。進者以兩府選差。孰敢不勉。如此行遣。不是無名。使天下之人耳目一變。謂朝廷進善退惡。政令清明。守官者各知恐懼。不敢因循。豈不美哉。豈不善哉

仁宗時。宋庠奏曰。聖詔曰。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即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通變於時耶。豈簡擢髦俊。不能勸勵于下耶。臣等竊觀舊史。欲治之主。未嘗不留意守宰。以寧方內。慎求將帥。以清戎索。矧陛下秉至聖之德。御久安之世。靖民防患。孰先於此。謹按朝廷列郡四百。地踰前代。參建官吏。分督政條。其間知州。實匪輕選。苟者則領以公相。次者寄以從官。自餘遠近。由卿監郎官而下。莫不惟材是擇。考績序遷。有踰違。並從案劾。或降或罷。無所私焉。臣等以謂選任之官。如此粗足。若欲人皆郤杜。政必龔黃。質於前聞。恐難盡善。然重內輕外。今古常情。臣等敢不吏務采掄。審加勸沮。或申明約束。或廉察風謠。奏最之科。庶幾可復。然不得謂制度不立矣。若乃將帥之舉。宰宥密是司。國朝之規。名分難越。儻或奇材拔於羣萃。勇略著於邊疆。任用之間。亦當公論。然亦不得

謂簡擢不臻矣。

慶曆中。知諫院蔡襄。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上奏曰。臣伏見前宰臣呂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三次詣夷簡家議事。及守司徒罷相之後。朝廷有旨。令商量軍國大事。今月二日宰臣章得象以下。又詣其家評論西事。臣切謂夷簡病時。陛下於內中開設道場。及賜手詔。錫與至多。眷注之心。當世無比。臣謂陛下假人以恩則可。假人以禮則不可。何哉。陛下春秋方盛。固宜親決萬機。却令宰臣樞密詣夷簡決事。臣恐天下四夷聞之。謂陛下如何主也。兩府大臣。輔陛下而治天下者。今乃並笏受事於夷簡之門。里巷之人。指點竊笑。臣恐天下四夷聞之。謂大國乏材。而無上下之分。雖陛下特隆恩眷。優待老臣。正得為君之道。而夷簡不能上承陛下之意。而無引避推讓之心。夫為人臣端居私家。屈大臣而自便。於理安乎。況夷簡謀身忘公。養成天下今日之患。遂致二邊連構。百姓困窮。萬手所指。無敢言者。上天降鑒。祖宗垂靈。輒以病解。而陛下尚令參決大政。是陛下至今未之悟也。臣切以陛下即位之初。夷簡便為參知政事。其後數年。漸至宰相。出陳州半年復入。又出許州一年有餘。移領魏府。召歸作相。首尾二十年間。不居政府。纔二年有餘耳。前後雖有王曾李迪張士遜陳堯佐王隨等。更迭為相。而歷年之深。無如夷簡輔政以來。所言之事。陛下一皆聽信而施行之。出藩未幾。還當大政。以病居家。兩府問事。得主之深。無如夷簡輔政既久。得主又深。固當敦風教。正庶官。安百姓。鎮四夷。今乃不聞功業。但為私計。豈不負陛下眷遇之意也。夫開直言。旌讜論者。宰相之体也。夷簡執政以來。屢貶言者。凡三四次。如曹修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或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假託人主威權。以逐忠賢。以洩己怒。殊不

念陛下虛受惡名。此不忠之大者。又使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咸以直言為諱。此乃絶忠讜之嘉謨。成本朝之闕政。其過一也。夫奬懲行。廣廉節。宰相之方也。古之聖人。教人之道。先以名節為本。若不使好令名。則何惡不為。何善不毀。縱不陷於惡。亦不免碌碌因循為闇茸之人也。夷簡為性不檢。欲人附己。見為善介特而白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以汚之。善人恥此。往往退縮。以避好名干進之毀。是以二十年來。人不肯尚廉隅。厲名節。淺者因循闇茸。深者靡惡不為。漸無愧恥。但能阿附夷簡。悉力護之。奸邪不敗。浸成此風。習以為俗。又使天下之人。皆以逐利為智。能遽勢為愚。鈍此乃廢廉恥之節。成奔競之風。其過二也。夫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宰相之行也。夷簡一息之施。皆須出我門下。或先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然後與行。若不可行者。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以是奪附者多。陰為羽翼。使天下之人。迷大公之論。有朋黨之議。其過三也。夫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臣見數年以來。審官院。三班院。使臣授官之後。例皆待闕一年二年。以此計之。冗官至多。而曾不裁損。奇材異績。不聞奬拔。貪墨罷耄之人。曾經免罷責罰。及來雪理。務施小惠。多與收錄。使天下貪廉混淆。善惡無別。其過四也。夫富國恤民。宰相之事也。自關陝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力殫竭。嗟怨歎歎聞於道路。不幸有水旱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蓋由不選材能充三司使。副使。發運使。轉運使。但務收取人情。用為資歷。纔至數月。即又遷移。循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其過五也。夫懷忠誅逆。宰相之略也。邊鄙無事之時。臣僚或陳備邊之策。或述禦寇之方。皆為虛妄。引惹姦宄。降差遣。或與衝替。邊臣因此。唯尚姑息。是以士

卒不練。器械不完。黠羌窺我強弱。輒懷異志。夷簡當國之後。山外之敗。任福已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蓋由遣命將帥。或分或合。法制不音。上下不和。大戰則大敗。小戰則小敗。使生靈肝血。塗染砂磧。父子夫婦。存歿冤痛。廟堂之上。成笇安在。其過六也。夫暢國威。制鄰敵。宰相之謀也。自西師敗衂之後。北虜乘隙遣使入朝。輒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雖二十萬。而猶勤於壓境。堅求納字。凌脅中國。大為恥辱。度其禍福。譬若疽瘡。但未潰耳。制敵之術。為患日深。其過七也。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以至事事隳壞如此。臣謂夷簡若實有智謀。執政從来。只務固寵。不肯施設。是不忠也。名竭盡智謀。區處顛倒。是不材也。不材不忠二者。必當一責。尚貪威勢。不能力讓。或聞夷簡乞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臣又見故相王旦執政僅二十年。後以病退。只帶宮觀使名。不復與聞邦政。故事甚明。其夷簡伏乞朝廷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陛下於夷簡正君臣之分。存終始之恩。伏乞陛下斷而行之。以全國体

三年襄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上奏曰。臣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冦未寧。懇辭免於未決之間。而異同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免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来也。曰一緩乎內一緩乎外也。曰皆留在邊也。使之偕来者。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屢邊陲。詳知本末。致之宥密。思有變更。將以求破賊之計耳。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即裁制。動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則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

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緩手內也。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洽。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称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畏其。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是投之。情偽甚明。然戎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內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也。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盡聽辭避。各授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

襄又論用韓琦范仲淹。不宜使後有讒間。不盡所長。上奏曰。臣伏見去月已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日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呺以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欣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臣竊憂之。頃年莊獻

明肅太后。初棄六言。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且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屢戰屢敗。饋運賦斂。百姓困窮。北虜乘敝窺我彊弱。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憂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栢忠賢之士而屬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為。以解焦勞之急。陛下奮發剛斷。博採物論。拔而任之。人人懽欣。而臣獨切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攣例。使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養適宜。固不病矣。其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肢体。正待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儻信任不疑。聽其設施。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考。苟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效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於四海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恥。發乾剛夫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

襄為起居注。乞罷王舉正用范仲淹。上奏曰。臣伏以當今之務。至要至切者。莫若擇執政之臣。執政之臣。苟容不材。欲百職修舉者。無有也。切見參知政事王舉正。材能窳下。久忝大用。柔懦緘默。無補於時。天下之人。拍目羌虜為患。兵戈未寧。主民窮困。國賦貧虧。陛下豈不念祖宗社稷之重。國家安危之計。而令舉正碌碌偷負。自陛下擢用韓琦范仲淹以來。人人日期大任。韓琦范仲淹見已到闕。若以煖置遷事。韓琦又以當之。乞移仲淹參知政事。其舉正伏乞退罷。以叶公議。

襄又奏曰。右臣近論述參知政事王舉正柔懦緘默。無補於時。特乞

罷退樞密副使范仲淹才名德望素著於人乞參知政事或者以謂若用仲淹參知政事却令舉正復入樞府朝廷於大臣不失進退之体臣切謂舉正軟懦無能豈可却令入樞府雖中書總天下之事重於樞密院專講兵謀豈可用不才之人也臣聞人主御群臣稱職者用之不職者去之舉正預政以來有何建明著於時論儻不以罪斥而以恩罷其為幸也大矣伏惟陛下天資仁厚不忍失一大臣之意奈何羌虜皆橫生民已困兵戈未寧水旱不節嗷嗷四海思望休息急於用才之日陛下雖欲存小惠宰輔雖欲託同列豈不悞國家大計乎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退舉正用仲淹以吞天下之望臣為諫官論列大臣先當議其才與不才若舉正過惡未欲盡言願朝廷早以禮去之無令醜迹暴揚於事為便

四年襄又奏乞留歐陽修狀曰臣竊見知制誥知諫院歐陽修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臣等已有論列乞罷河北之任依舊知諫院至今未蒙朝命臣等伏念事有重輕處才而擢才有長短適用為宜朝廷安危之論繫於天下則為重河地金穀之司繫於一方則為輕修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金穀出入之計勤幹之吏則能為之任修於河北而去朝廷之遠於修之才則失其所長於朝廷之体則輕其所重伏惟陛下增置諫員以來外人不計諫官之能否但知陛下有開納之美一旦驟禁修之身便令遠去外人不知朝廷任用之意但以修好切直不容於時臣等非私於身實為朝廷惜任人之体伏乞陛下罷修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職任令依舊知制誥知諫院事

仁宗時襄請敘用孫沔狀奏曰右臣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譴謫臣以守官海域去京師至遠事至傳聞未得真實然觀貶降之重及

有履職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剗除蠹弊。擿豪強。令行禁止。與浮暑大族。日為讎敵。其間雖有過當。然風俗混清。至今賴息。所為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闊略。然老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輒為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怨。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陷穽。孰肯為哉。臣恐審問体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問。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榜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沈冤。沔以嘗副樞密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未能自明。由沔而始。頃年儂賊寇蝕二廣。近侍全多。獨沔被譴。瘴毒惡地。千戈危慶。沔親當之。是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按索。安能無過。沔且老。摧落之餘。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憐念已用之效。察雞明之各。湔洗拂拭。有所任用。必能修省。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施

襄又奏乞選擇翰林學士。不用資序劄子曰。臣風聞臣僚上言。為翰林學士員闕。乞未添補。臣竊謂職臧員數。不若精選才賢。有虧以來。此職最為清近。朝夕閑宴。與天子論議天下之事。如陸贄李絳皆不世之才。所論者。足以開悟人主聰明。贊成天下之業。今來只循資序。隨例補選。或行迹奸邪。或才識暗懦。中書據名除改。莫敢抑退。況茲一職。動是兩府之資。苟不擇人。豈塞陛下選任忠良之意。臣欲乞今後翰林學士員闕。中書不得依資差除。伏望出於聖衷。選人任用。庶乎奸邪暗懦之人。無由濫進。

用人

宋仁宗時。歐陽脩舉米光濬狀曰。右臣伏自準勅計置河東沿邊粮草。所過州軍。遍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絶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閻門祗候苟嵐軍使米光濬。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無有膽勇。會弓馬。自到苟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為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苟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故獨苟嵐得不侵却土地。亦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命赴闕。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人。豈宜屢易。無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其米光濬臣今同罪保舉。再任苟嵐。如再任後犯入已賊。及邊防軍政

但有一事敗悞。並甘連坐。具狀奏聞。伏俟勅旨。
又狀曰。右臣近曾同罪奉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米光濬再任岚嵐軍使。竊知朝廷為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昨任岚嵐。親見光濬絶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撫軍民。況岚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籍得人。臣嘗見朝廷選擇邊將。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伏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於武臣中不易多得。在岚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別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來。不若責之久任。況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徇光濬之私。蓋為邊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奬擢。與優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賭。

又邊事有所敗悞。臣亦甘同罪。
慶曆三年。修又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曰。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籍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用矣。可惜不令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浮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踈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

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尚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

修乞力拒浮議。終責任范仲淹等。上奏曰。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相與維持。而君臣相得之難。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富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爾。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以朝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不必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四年。修又論鄭戩不可為四路招討。上奏曰。臣伏覩勅除鄭戩知永

興軍。無陝西都部管。自聞此命。外之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纍次更改。或四路置都部管。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唯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數十萬之衆。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管。而諸將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為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閉中之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管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管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体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管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水興。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体皆順。處置合宜

修又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曰。臣伏見近差薛紳為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惜。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来京東用沈邈替却晁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以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齷齪庸謹不為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悞。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倫。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人之方。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人。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令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来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来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

修改右正言。論轉運所按吏。不必更令提刑体量。上疏曰。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餚奏為体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餚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体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餚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又何疑。然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餚優劣

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飾合得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体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諦為名。其實不肯生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狀。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己。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難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盡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邵飾所奏。特與施行。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

嘉祐元年。修為翰林學士。論用人之要在先察毀譽之人。奏曰。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奸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忌。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謹。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

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為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論。不附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素為中外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官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執在嫌疑。必難啓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譖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体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說。早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

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脩又舉胡瑗奏曰。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思奬崇儒學。讓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来國學開封府并鎖廳進士得解人中三百餘人。是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是朝廷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徒最多。史冊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

脩又舉梅堯臣狀奏曰。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家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脩舉殿士陳烈狀曰。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內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為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

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朝廷崇賢勸學之實。

再舉陳烈狀曰。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為。況聖恩優異。褒賁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為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況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

修又舉進士張立之狀奏曰。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偽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撫臣僚。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秖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問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

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為永式。其張立之如允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四年。修又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為三司使。狀奏曰。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遜。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遜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体。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詰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姿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二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

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重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隳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才不才。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尚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漸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奸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甚盛。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皆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奸佞之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

其物。口為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弼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五年。脩舉布衣蘇洵奏曰。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徃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采。乞賜甄録。謹具狀奏聞。

慶曆三年。監察御史裏行包拯論縣令輕授疏曰。臣聞古之所重為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其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他官恥為縣道。但甯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郡隸吏卒。皆能訶制。苟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為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今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

偶緣文墨。或希辟命。即自下僚擢陞館職。不然才出外任。例為簽判。不繇為縣。便作通判知州。洎為長吏。昧於民情。懵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況四方多務。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并簽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為長吏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僥求而至。

四年。拯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第一劄子曰。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体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刑院大理寺。日近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掎摭微累。不辯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徇一身之利。以殖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效尤無恥。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為衆所嫉者。即被加誣。搆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負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為德為春夏。當和煦發生之時。陰為刑為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体天道。下為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法網凝密。動罹酷凶。下不堪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聖明鑒於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朝廷累降詔命。約束。罕或遵稟。此弊不去。為患寖深。欲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苛細矯激之輩。屏而不用。則天下幸甚。

拯又上第二劄子曰。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体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審刑院大理寺

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掎摭微累。不辯虛實。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慎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為幹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其患。無所訴告。始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体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路已絕。豈不痛惜哉。兼訪聞天下茶鹽酒稅。逐處衙吏。曲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剥。為國斂怨。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務為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為國家之福也。比者聿屬郊禋盛禮。大霈慶澤。欲乞於赦書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体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必實方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擾人戶。應係自来諸般調率。直乞權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

仁宗時。拯引王旦等故事論奏曰。臣讀先朝實録。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滿當代。先帝偏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士。誰為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糾過訐非。近乎公。鑒其愛憎。唯記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在於此。以四海之廣。未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殆乎暴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雖曾叙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

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日益聳。積之以久。和氣洽乎上下矣。

拯知諫院。請復封駁疏曰。臣伏見朝廷近日。凡有除改制命已行。或物論未允者。則臣僚上疏論駁。因而追改者有之。然未若精擇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喧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損國体。且兩漢而下。並以左曹給事中顯駁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若擢用未當。則論列于內。不顯揚于外。蓋不欲明君之過沽己之直也。近代則不然。但建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于朝。以為己功。噫。為臣之選。豈當如是乎。竊覩國家循舊例。置門下封駁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勅。駁一事。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振。豈不惜哉。且歷代典故淪廢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秖在舉而行之。臣請特正封駁之職。選兩制以上。慎重介直不撓者主之。或命諫官兼掌。應有除授之制。並先由門下。其不可者得以辨別。是非。封還詔勅。如此。則差易改正。兼免漏泄。少裨聖政。

拯又請先用舉到官疏曰。臣伏覩近日降勅節文。委中書樞密院選舉主二十人。令舉堪充知州通判知縣各一員者。蓋國家精擇良吏之深旨也。所有內外被舉之人。至今未見擢任。兼訪聞。逐路轉運使。累有体量到州縣長吏等。其間不才貪猥之尤甚者。欲乞所舉人內先次進用。令往彼衝替。若候人數足日方議差除。則疲乏之民受害深矣。況幅員至廣。官吏至衆。黷貨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於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憂。不可不察。

拯又論委任大臣疏曰。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癯瘠。亦不能成無為之化

也。伏惟陛下以明叡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為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陲不聳。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飢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萌漸。正是可為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体。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弱愛憎。則賣直而嫁禍。諂諂然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恥。豈有援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迹。叨預言責之任。圖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可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拯又論大臣形迹事疏曰。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為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為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為者以形迹而不為。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為身謀則可。為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脩舉。如此而不臻治平者。臣所未諭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溫彥博驗之無狀。因

合彥博讓之。且曰。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体。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侍臣不進賢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苦已癯瘠。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況天下至廣。非無堯彥。但比近公卿薦引。即遭嚚謗以為朋黨。況沈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人主虛已招納。廣務搜訪。不忌恩讎。惟能是用。讒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下所能致也。高宗深納其言。所以貞觀永徽之代。最彌太平者。蓋由廣延納之道。推至公之心。使之然矣。宜乎載在史冊。煥為美談。伏自陛下嗣守神器已逾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雖古先格王。未有如是之焦勞也。而時多疵癘。民未富庶。國廩罕蓄。邦計益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爾。昔齊桓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知人。知也。仲一諸侯佐爾。猶慎於信用小人。況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間然矣。伏望陛下奮乾剛之威。確然英斷。申命宰執進用賢雋。斥去形迹之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讜直之議。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可使教化于上。民悅于下。召天地之和氣。致邦國於永寧。惟在陛下日慎一日。力行而已。

拯又彈宋庠疏曰。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辭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巖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以朦周其倍。害敗于事。乃臣等之職分。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白為黑。惑亂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賓身計。

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二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禄。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是見其固貪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体。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為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俄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臣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末致罪名而然也。至如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為辭。未嘗明其過也。近歲方乃撫拾細故。託以為名。揚于外廷。斯乃不識大体之臣。上惑聖聽。有乖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為陛下惜此事体。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為謗讟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竢命之至。

拯請選諫議大夫疏曰。臣謹按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從四品下。龍朔中改為正諫大夫。開元初復舊。凡置四人。掌侍從規諫。伏下後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代以至祖宗。未嘗輕授。近歲殊不選擇。但以任叙遷。如奢鏞等輩。昏瞶不才。而皆踐此職。是以朝廷名器容易假人。紊黷典常。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卿少監等該磨勘改官。如曾經職司。委是素有才望。為衆所推者。方得轉諫

議大夫。其餘不得徇入。止授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益清。拯請選用提轉長吏官。上疏曰。臣聞王者之總治天下也。內則宰臣百執事。外則按察之官刺史縣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協心以濟。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為無事矣。夫轉運使提點刑獄。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辨訟獄之寃濫。以至生民利病。財賦出入。莫不蒞焉。事權至重。責任尤劇。設非其人。則一路受敝。如州縣之職不舉。按察之吏又不以聞。則朝廷無繇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終無告者矣。昔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刺史縣令耳目接於民事。政令所出。慘舒攸繫。今朝廷既以輕授。又數數更易。其才者雖有育民濟治之具。亦烏所施設。或又況庸庸者乎。今粗舉一二條陳如左。竊見近日除授轉運使。但理資序。不甚選擇。若江西路劉緯。利州路李熙輔。皆知識庸昧。衆所共知。其提點刑獄。亦未甚得人。若廣西潘師旦。江東令狐挺。東西張士安。河北席平。皆素非幹敏之才。或無廉潔之譽。猥當是選。宜乎不任其職。雖近例並委兩制奏舉。然所舉之人。或才者又格以微文不用。故不才者往往進焉。乃是訶其細而忽其大。恐非任才之意也。欲乞今後應除轉運使。先望實而後資考。則所得精矣。凡舉提刑。若保薦之人不協公議。即乞責其謬舉。別委他官。如此。則可絕徇私之請矣。刺史縣令前後條約非不丁寧。其中濫進者亦衆。如曹琰自通判便授潤州大郡。果非理決人致死。又聞韓松知鼎州。緣本州控接蠻界。居嘗屯治軍馬。舊係武臣知州。後乞選差文資。況韓松累任以不治聞。豈可當此邊任乎。欲乞今後應差知州。並令有司精覈治狀。審驗人才。以州郡繁簡要僻差而授之。庶幾不至敗事。所有奏舉縣令。即令流內銓選注繁劇不治之邑。是則民瘼少而和氣可召矣。伏望聖慈申命宰府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拯請選河北知州疏曰。臣近伴北使往回。竊見河北當路州軍。各係近邊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精選。盖欲謹邊防訓士卒以為急務。今則不然。但能增飾厨傳。迎送使人及曲奉過客。便為稱職。則美譽日聞。若稍異於此。則謗議紛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緣每年兩次人使往來。動經七八个月。逐處豫為準備。不敢少懈。況去歲兩度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內。迎送絕無虛日。又何暇略謀訓練哉。兼訪聞北虜日夕點集兵馬。添創營寨。但以西討為名。然戎狄之心。殊不可測。議者雖云盟誓堅固。萬無負德。且安不忘危。利或生害。又況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為之備也。臣觀一路武臣未甚得人。但借進市恩結挾弭謗爾。一旦急用。必無成功。加以邊備未完。邊廩未實。苟有騷動。將何取濟。此朝廷所宜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緣邊及當路知州部署鈐轄駐泊等。並武臣中不以官位高下。但選擢有武藝將材可用者任之。專責以守備撫馭之術。如有實效。不可以浮議數有移替。俾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如允臣所奏。即乞特賜指揮

拯請選廣南知州疏曰。臣竊見廣南應係知州例差奏蔭京朝官初任知縣及一考者。伏況世祿之胄。鮮惇義教。童孺之歲。便忝仕籍。未嘗學政。即使司民。甫越朞年。又移典郡。且一邑之事尚未練悉。六條之重安可責成。地雖遠僻。不可輕授。方國家多務。調率旁午。遠民困重。尤在得人。臣前任瑞州日。具知其事。或無職官處。只是知州獨負管勾。其猥冗恣橫之輩。則惟誅求。庸懦懵昧者又全不曉事。民罹其害。無所訴告。提刑轉運使憚其遠惡。復不能巡歷按劾。但上下相蒙耳。臣欲乞今後奏蔭京朝官。合該廣南知州者。並令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績及舉主者。方得差移。併乞勘會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

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閫掌郡事。輯寧異俗
拯請選利州轉運使疏曰。臣伏見中書劄子。知巴州楊佐奏昨体量得巡撿頓士寧為事過當。非理打罵兵士。州司取勘。及提刑轉運使巡歷到州。問頓士寧有何不愜只一向盤問所以勘官。況頓士寧與李熙輔有舊。憲作本司採訪施行。若頓士寧指論臣詔法何以遵守。又見本路提刑司奏巴州見禁巡撿頓士寧并兵士等。及轉運使李熙輔到彼審問。據頓士寧口稱屈抑及分析知州不公事。一面行遣差官往彼推勘。及差利州通判史世隆往巴州權交替知州楊佐赴置院照勘。奉聖旨令提刑司選清強官。盡理取勘施行。竊緣楊佐見為長吏。部下官屬既有不公。理合体量根問。今李熙輔乃憑信頓士寧分析一面差官往彼交替楊佐赴推院照勘。顯是熙輔與士寧有舊。挾私任性。不遵詔勅。若令舉劾之妄。彼誣者便下所司與人對勘。則今後部下官屬有過長吏顧避不敢按問。乃是廢格詔勅。而容長姦惡。此尤事体不可之甚也。熙輔不才庸謬。衆所共知。臣先曾論列。未賜施行。況利州一路。累經災傷。民凋敝。全藉按察之官綏撫鎮靖。其熙輔所為如此。豈宜久居是職。必恐別生事端。欲望朝廷選差廉敏才識之士。充本路轉運。以安遠民。如楊佐顯有贓私罪犯。即令本路提刑司体量確實事狀聞奏。依條施行。
拯再請選轉運提刑疏曰。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并提點刑獄。自来朝廷凡有差除。皆以資序敘遷。或用臣僚薦舉。間容濫進。未甚得人。致一方之民必受其害。如李熙輔張經等。居按察之任。當一路之重。不能遵守詔勅。振舉職業。而挾私逞憾。無所畏憚。妄搆刑獄。恣行追攝。雖已衝替。未足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将来。所有宣州廖詢。秀州邊瑀。不公事迹。中外傳聞。昨因安撫奏劾。方此彰露。而本路提轉殊

失按舉居職不稱合正朝典臣欲望聖慈應今後差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僚並請選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職不以資序深淺為限則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稟畏矣

拯請置發運判官疏曰臣竊以京師大衆之都屯兵數十萬財用儲廩皆仰給於東南主是任者制置發運使最為今之劇職固不可輕以授人況朝廷參用兩制假以事權委任之重不謂不至伏見發運使許元先自判官凡涖職八年東南利害無不周悉所以歲運不乏者蓋久任得人之明效也緣施昌言許元績用頗著功慮別有進擢則後來雖有才者必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敝則無由辦集臣欲乞依許元例令置判官一員於朝臣內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充如前久任所貴稔熟其事嗣守成規或昌言等緩急替移免致敗事

拯請復韓贄等臺官疏曰臣竊見祠部員外郎韓贄屯田員外郎孫抗太常博士閻詢等才識明茂資質純正先任御史各以微累黜免多歷年所屢經恩宥勘會前來所坐原情且非大故棄瑕亦合錄用況御史臺闕官甚衆奏舉罕得其人如贄等求之方今實為精選臣以謂可復舊職必允清議伏望聖慈特召還臺或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拯論河北帥臣疏曰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也臣近上書以河朔連歲災傷公私匱乏帥臣長吏尤在得人其有不願久任者乞於中外臣僚中推擇諳知彼中事宜敢任大責者專委付之俾綏拊疲民經畫遠圖庶幾後患可弭且河朔之於京畿猶心腹之與背膂義同一体休戚均之今災異如是豈可坐視其敝恬然以為無事但欲因循憚於更張措置可乎臣實懼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以河北事體至大帥臣等可用可罷

速賜神斷。天下幸甚。

用人

宋仁宗慶曆三年。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孫沔過闕。論宰相不進賢者為將来之資。上奏曰。臣竊以直言指佞。忠臣之亮誠。革弊救時。聖人之能事。古之士有負鉄鑽趨鼎鑊。不避死亡之罪。以回主上之心。非不知愛身命。保富貴。自為安逸之計。而奚取摧折之苦。蓋不敢以所損之小。以忘所補之大也。自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其間正人直士。未嘗以言廢者。雖時犯顏獲罪。要不過黜一官使居於外。不踰年而已還。豈有若古之伏法流竄。而殄絶其身者歟。景祐已前。綱紀未嘗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日之政。以驗今日之事。幾何不慟哭長歎息。而後無人為陛下言者。臣實恥之。亦不敢遠引高論。唯以時之要務而陳之。願少留宸聽。夫州郡承風者。吏也。皆猥懦老耄。縣

邑稟令者。牧守也。皆昏聾罷軟。制勅方下。人咸以為不足信。未踰月而數更奏請已行。人咸以為不能久。又隨時而改易。利權反覆。民力殫竭。邊鄙久師而自敝。戎狄伺隙以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為安。人吁憂而臣下唯相目者。何也。由宰相多忌。不能進賢者。朝廷失策。不能任正人之所致也。先聖所以能致太平者。求端方之士。用諒直之人。故臣之姦佞無不知。民之疾苦無不聞。知則隨而去之。聞則擇而行之。書諸史策。不可偷舉。臣但見莊獻總政之年。陛下恭默之日。有王曾張知白。魯宗道李迪。蔡齊薛奎。以正直迭居兩府。曹修古。李紘。劉隨。鞫詠。孔道輔。以亮節更任諫垣。參用才智。十年之間。中外無大故。然猶姦纖僥倖。闇寺威福。未能悉去。亦不為害。景祐以後。丞相呂夷簡進當國政。以承平可恃。以功業可久。連黜忠言。幾廢直道。洎為使相出鎮許昌。以王隨陳堯佐代其任。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

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即歲罷免。又引張士遜冠台席。本非遠識。致敗乃事。戎狄始起於邊陲。卒伍竊發於肇轂。合轡徒行。滅燭逃遁。損威失体。殊無慚愧。尚得三師居第。自奉盖執政不得人之效也。豈不由丞相不進賢者為将来之資。但用不如己者為自固之計。故陛下思當今之才。無若丞相之賢。復名自大。名再秉鈞衡。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客。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連敗。北虜脅取無厭。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守宰。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于此。是由不能進賢退不肖為社稷大計也。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一聞詔書。有泣下者。丞相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弼。所言陛下無不從。所請陛下無不行。終始顧遇。而未嘗少衰。可謂宋朝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以何道報聖人至深至厚。推誠篤信之恩也。噫。庸常滿前。誰階於

此。智慮未有居丞相之右者。使陛下祇有夷簡。而天下無其人也。設遂請老。何人自代。今天下士大夫皆稱賢才。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謂不才。而陛下任之。謂丞相不知。未之有也。嗚呼。天下重柄。累聖相授。豈可輕易哉。夫貨殖之家。有至寶之物。猶當謹重扃鑰。非博識者不得一觀。豈可付之愚童騃吏。終日戲玩。不委諸地而毀之。則盜斯奪之矣。昔太祖以一旅興王業。太宗以五路定天下。真宗承經營之策。數十年間。遂至泰寧。何嘗不選用宰相。與平章大政。為萬世業。若屋之柱石。身之手足。手足委墜。心体未有得安者。柱石摧朽。宮室未有得久者。宰相非才。天下豈有得致治者也。方今北虜伺隙。以致壓境而取財。西賊數勝。以使結鄰而請和。二方之情偽難知。中國之興衰所繫。加之民人疲弊。政事隨雜。此實朝廷非常之時。非更張革變。則不能至于治平也。臣觀在位之意。無已然之見。事急則錯置失宜。既往則怡懌自若。去歲北戎有割地之請。未及境而百役暴起。晝夜不息。遣將即。進官秩。推轂輟衣。委數十萬兵而遣之。一日邀結舊好。兵分勢解。去無後慮。將即處於閑地。不得一瞻天日之表。示不復用兵。何憂樂進退之易也。如此。今又聞西賊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此乃緩兵息民之一事耳。若因此振綱紀。修廢墜。任賢使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當見於今日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也。而丞相便為四方已寧。百度已舒。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用賢才。合天下公議。俾士大夫煞服其心。是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不合已者舍之。不順已者退之。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以奸而可使者。任為羽翼。

以諂佞取人者為君子。以愚懦無識者為長者。使之在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為祖宗計則必危。為子孫計亦未可保於終。若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林甫復見敗於唐。可不謹哉。可不懼哉。臣官為侍從。班近清列。緘默度日。榮名可期。何必多言。自貽狂率。上忤聖意。苟論宰輔。蓋不忍陛下受隱晦之名。丞相書奸邪之迹。為後世所賤也。臣又聞天子擇宰相。必觀立朝之本末。採多士之僉論。臨大事而有守。秉諒節而不回。居外則有撫民之譽。在內則有諍臣之風。一日登庸。萬方受賜。落落然有大臣之器。此庶幾得矣。若循資次補。亦丞相素為之地。安肯拔賢才於不次哉。在陛下察之謹之。況國家安危之勢。在此一舉。亦恐未有人為陛下如此言之也。臣見數年前有論西北事者。有談兵略者。諂佞之輩必羣聚而非笑之。觀方今之患。非前日之事也。故非擢闔之辭。離間之說。悉士大夫有識之論也。可以質於天地。可以達於君親。不愧於人。不畏於後。臣區區之心。幸觀愆尤。恥有見聞。不盡愚忠。雖異日為倾邪所害。貶竄誅戮。臣亦無悔。伏望陛下念祖宗之基業。奉社稷之威靈。開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永信任忠良。而去敗亂之敝事。克復昇平。在於此日。則天下幸甚。

慶曆中。吏部尚書夏竦進策曰。伏以國家安危。本乎蒼生。蒼生治亂。繫乎宰字之官。於民甚親。古者子男之國。今為令佐之任。故漢諮郎官出宰百里。百里之任。非材不居。國家之制。若何輕之。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用貴治賤。方今令佐。弊居叢脞。或醫師畫工之訴貧窶。京百司吏之論久次。貴游子弟之序資蔭。京朝職官之遭削奪者。皆得調授州縣之間。吏道益雜。率多不善文法。罕諳政事。下有妻孥以牽其心。上無清華以誘其望。樂於因循。甘於賄賂。皆曰。過且罰。不失為

同類。罪且棄。不失為豪民。以是而觀。非用賢治不肖者也。況州縣之儀。苦於庸賤。稽首階墀。斯役公府。民之疾苦。不能抗行。州之蠹食。不敢力禦。或牧守非材。好自尊大。輕視王之命臣。不若已之僕御。賢者忍恥懶圖政事。愚者徇財。不顧輕辱。以是而觀。非用貴治賤者也。夫用不肖治不肖則政弊。用賤治賤則民不伏。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嗚呼縣境相壓。令長肩比。一清九濁。尚為多賢。比屋空虛。百里瘡痍。傷天之和。致時之災。不在斯人。誰當其咎。伏念陛下軫念元元。垂意令佐。擇其材能。除其不肖。貴其爵服。去其庸賤。令仲尼春秋之義。流先王愛民之惠。則太平之化。可階而至也。

五年翰林學士張方平乞令中書樞密院。依舊聚廳議事。上奏曰。臣伏見宰相賈昌朝陳執中等乞解兼樞密使。已降詔允所請。自古已來。歷代之前。三公之職。無所不總。國初中書樞密院兩相兼領。臣竊詳其時。蓋是後周世宗意欲合二府以復唐舊。及記質等罷其職。遂致事体兩分。謀議不一。總於主斷。實煩柄馭。比以戎虜為患。邊防多警。始命宰弼。關決機務。國論粗合。習方為常。今雖即漸寧。戍守未能解倦。畜北虜如畜虎。飢則噬人。養鷹鮑且颺去。兩相既罷去此職。退朝必更不聚廳。便如路人。往来杜絕。今雖有處分。凡干軍國機要。及邊陲事宜。令依舊同共商量施行。又緣朝廷舉動惜体。中外人情易搖。三邊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議。便是非常之事。遠動四方之聽。合固易離。離則難合。今聖恩已聽昌朝等解罷使名。即密院文書自不通僉。諸房事務。亦罷呈稟。臣愚以為其邊防奏報軍馬機宜。依舊常且聚廳。每事並皆同議。於後或有警急。庶幾得以周知。儻值有事商量。亦免動人視聽。若或聖心採納。乞特宣諭施行

七年。方平論請通中書樞密院事。上奏曰。臣竊以朝廷政令之所出。

萬事之本原。一統於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起於後唐權宜之制。因循相承。兵權寖重。乃與中書對秉衡軸。至於分軍民為二体。別文武為兩途。宣勅並行。議論難一。事無任責。更相顧望。自古為理。患在多門。況今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朝綱內弛。邊事日生。西戎北狄。有憑陵中夏之志。財用殫窘。百職曠廢。此時廟堂之上。豈容非材。夫欲朝廷尊。邊事寧。其要在乎揀別。大臣才不才而已矣。陛下若去不才之人。又復誰當進用。若使宴安朝列。容身養望者。優游備位。則勞臣益解体。武士益離心。茲事体大。實在詳察。謂宜講求利害。稽復古制。省樞密院歸於中書。若又重於改為。則莫若通樞密院之職事於中書。見任樞密使副。才者留之。不才者去之。其諸房吏史。且皆如舊措置施舍。徐更圖議。是足以一政事之本。重賞罰之權。決冗濫之員。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不傷体。裁而成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有益於國。願斷自聖心行之。特降制以宰臣兼樞密使

八年。詔近臣論時政。方平言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遷升次序。有才實者。從下位立見超擢。無才實者。守一官十餘年不轉。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至數任不遷。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効。知不得進。祥符之後。朝廷益循寬大。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守官及三年。例得磨勘。先朝始行。未見有弊。及今年深。習以為常。皆謂分所宜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必有勞績。或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其保任之法。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命之舉官。如此。則是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凡官有闕。惟隨員數舉之。庶見急才愛民之意。

仁宗時方平請令二府各舉將帥。上疏曰臣竊思二虜通謀。三邊設備。外則民力漸困。內則府藏寖虛。將帥既少才謀。兵士又非精勁。安邊攘寇。未見長策。天下之勢。深索維持。惟是用人。左為急要。直須不次選擇材能。伏乞陛下特降宸旨。令兩地大臣。人皆舉其所知。或有智勇堪任將率。勤幹可治錢穀。但其才用明有所長者。各舉三數人。俟其舉上。陛下以暇時御便殿。將所舉奏面簡舉者。其前未已試用之迹。及將來堪任使之狀。使擾事實陳其行能。衆以為然。即與進用。不惟拔擢得人。亦可以見大臣知識之深淺。但用得其才。人思陳力。即可以下集衆務。上分憂勞也。

方平又上官人論曰臣聞股肱元首。一体而後成人。陰陽冲氣。三合乃能生物。君臣之義。相須猶然。故理亂在庶官。安危繫所任。良臣惟聖。后德惟臣。按歷代之典刑。觀先王之治道。莫不秉賢授任。論才賦政。勞於圖擇。佚於任使。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時亮天功。分職用人。猶咨四岳。故堯曰。疇咨若予采。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是播種必稷。擊拊必夔。各用所長。故善其事。爰及三代。官有世守。業精能勵。百務用舉。在漢武宣之朝。亦稱多士之美。內則有儒雅質直。運籌定令。文章應對之臣。外則有將帥奉使。宣風理民之良。咸稱諸用。各濟其志。以故西漢號為儁古。凡魏晉而下。創圖之主。致治之君。未有不能駕馭英髦。賞拔俊彥。而能建大功業。立大制度。貽謀長世。垂裕載籍者也。然官紀之制。世增其弊。原本要末。請試槩論。蓋天子惟君萬邦。圖任三事。揆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博選衆職之任。卑治其目。尊領其綱。各有典司。不相浸紊。故人有所守。而各安其事。為法也簡。而責效也詳。人君可以垂拱而御成。百度所以條貫而有序。及乎

隋氏悉擥下權。一命之微。咸自王命。三銓汨混。諸流繁錯。皐陶九德。不足以盡官才之方。周官六計。不足以為弊吏之法。毛玠之執衡鑑。不足以振頹俗。山公之善題目。不足以發清議矣。唐氏雜用隋制。皇朝多脩唐舊。今吏部之職。分而為五。仕涂煩廣。賢愚不能周知。資格有常。能否固難悉辯。然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民極。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大臣舉賢援能。分治邦政。在乎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夫百司羣吏。既非專達。各有其長。其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左右前後之士。固宜周識其善惡。各盡其器能。孰有致君成務輔相之道。可以居廟堂。孰有折衝決勝將帥之略。可以安邊域。孰有沈謀深識。可以斷大事。孰有純誠朴忠。可以臨大節。孰明通塞之術。可以主邦計。孰有方重之望。可以執邦憲。孰有詳練故實稽古之學。可以備對問。孰有不畏彊禦敢言之氣。可以司諫諍。此皆帝室儀表。當世衡石。朝家輕重之所賴。生民休戚之所憑。夫不深詳乎僉議。夙存乎簡注。一職不舉。固有闕政矣。至于專使之才。如終軍陸賈者。牧民之術。如延壽黃霸者。澄清風俗。凌厲名節。如張綱范滂者。明慎刑獄。哀矜平恕。如釋之定國者。此皆內與之為政。外委之宣風。揚主之恩威。為民之舒慘者。又可不素察其能否。而克收其功用乎。臣嘗讀漢書。見元嘉中。丞相王嘉上疏曰。前山陽亡徒蘇令發為盜。欲遣使問狀。時無可使者。盩厔令尹逢拜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畜養。使之成就。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每讀至此。輒廢卷長息。以夫孝哀之世。其天下之廣。職位之衆。猶武宣也。而朝廷虛空。邦國殄瘁。至無一使人之才。得非由上失素備之道者歟。故臣深願陛下廣知臣之明。為立政之本。采拔罔親疎之間。信任存始終之禮。使端良之士。夙夜乎左右。才德之臣。表率乎臺閣。廉能之吏。刺

守乎州郡。則陛下固可以高拱乎太嶽。凝神乎穆清。不出戶牖之前。而天下固已理矣。臣才駑識迮。不通理要。相時宜人之道。稍近乎政之損益者。論著于後。掇所遺焉。謹論。

方平又上用人体要論曰。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揔覽萬事之紀。下賦羣吏之職。恢成天下之務。故高宗以傅說作相。而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西漢丞相東西曹或起為中二千石。東漢三府察廉秀高第。出補剖守。入居卿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掌。以至于唐。宰臣猶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隘塞。常衮預政。而人材凝滯。及崔祐甫作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八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俎諳人才。若素不知聞。尚由察其言行。上以為然。

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承旨作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英俊。君多精鑒。幸閒令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吉甫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援相傾。而朋黨之議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至易。去此朋黨實難。即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矚。恐涉譏議。豈至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使人以器。才略奇傑。或數年而至公相。猥昧無庸。或逾紀而不改官。或卑品而屢要重。或高秩而居冗散。升沈取捨。惟才是視。故能興造功業。妥綏四表。制度遺文。貽厥永代。夫功名所立。必由駕馭。後世因循成弊。蓋自承平之久。在今致理之本。莫先官人之事。助陛下官人者。豈非宰相乎。宜至卿監。職參臺省。遷用之命。故在政府。郎官已下。屬乎審官。皆授之

職。統乎選曹。是二有司者。宰司實掄之。且今外任之重。國權所寄。不在廉剌之職。分而為二。轉運使提點刑獄者也。天下諸道。不登百人。是百人者誠才。則天下之政舉矣。此陛下所當東法。宰司所宜慎選者也。臣比見詔書更委兩省兩制薦舉。此固朝廷不欲私用人之柄。與天下公共之意。然凡被舉者。又果盡賢乎。若類其資歷第其秩位。貫魚爰龍。無復區選。定馬於乾。不知適變。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驥騄於市也。臣愚謂宜斷自宸明。遠遵往制。以用人之柄責於宰司。凡滯淹之才。俊傑之器。名行磊落。衆實共聞。自可越次甄升。急收其效。必依階躡級。豈曰用人。雖大吏而不能厭職。居剌守而不聞治狀。大者宜罷歸田里。小者宜退從冗散。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又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吏按驗而黜免之。此前代中外羣吏升善退惡感自

宰司之故事也。既付之以柄。推之以誠。則一夫不獲。一官不舉。陛下有所問之矣。或曰。經綸屯昧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擢。持盈守成之時。自宜遵常守故而已。臣以為此乃腐儒之謬說。豈英主之遠謀。且陛下向者躬覽萬機。再新區極。獨斷不謀。拔才振滯。彼一二臣上膺奬擢。感自甲乙。驟升清要。又豈資任之云乎。況此三司實掌衆職。動而引例。何謂掄材。能者一日而在下。則失一日之益。不能者一日而在上。則有一日之損。故升拔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為晚。何遵常守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庶官修舉。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上無焦勞之憂。旰昃之慮。而百職理矣。謹論。

七年。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而無所行。廢中侍御史何郯請閱實其是否。因論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上奏曰。臣聞興邦國之治。在通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在体天地之道。故天地交而萬物生。

由至和被焉君臣交而衆情達。緣至誠感焉。在易有之。上下相交而志同則爲泰。蓋人情身通而至也。上下不交而志乖則爲否。由物情乖阻而然也。斯道得失。繫時興亡。傳曰。商以兆人離。周以十人同。離則自疑生。同則由誠至。唯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人君可不鑒哉。恭惟陛下以寬大之資。紹宅不緒。以博厚之度。信待羣后。純用一德。懷來衆心。然而歷選大臣。其間豈無一懷欺之人。然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欺而疑衆士。嚮以陛下懲艾所任。疑阻徵生。羣臣承風。殊少開悟獻計議者。迎陛下之意。多有嫌避。明約束者。窺陛下之旨。動設猜防。日增月加。寖成其弊。於國体有損。於人情靡安。今略舉疑貳之大端。是以明其害而監其失。夫擇官者宰輔之職。今補一吏則疑其涉私。故常務頗勞於親決矣。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方而加其羈制矣。

博訪者大臣之体。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故賓客有時而不許接矣。相先後者士人之常。今進一善類。則疑其朋黨。故推薦不得而行矣。分邪正者言官之職。今斥一邪人。則疑其愛憎。故忠憤不得而伸矣。凡委任事者皆公卿士大夫之職。周旋忠力。乃其責也。彼之觸法。皆胥吏小人之事。乾沒奸利。乃其分也。今待周旋忠力之人。防如乾沒姦利之類。欲其廉恥興行。人物忠厚。不可得矣。一生此風。遂致弊俗。非但君疑於下。抑亦臣疑於上焉。故大臣疑用之不專。則不敢任事矣。小臣疑待之不厚。則不敢輸忠矣。倘顧問者疑言之不從。則不敢抗論矣。懷忠謙者疑誠之不達。則不敢盡規矣。慕功名者疑任之不固。則不敢專行矣。若循此不返。是朝廷無必可信之士。無必自保之人。君臣上下交相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此非陛下素志之然。皆臣下避忌順成之過也。夫不忌不克。周文所

以基王迹也。豁達大度。漢高所以成帝圖也。雄猜多忌。魏武所以失君德也。唐太宗於君臣去形迹。而致貞觀之治。德宗待宰輔多疑貳。而召奉天之亂。此數君者。皆非常主也。然而無忌克。能豁達。則興邦至治之如此。持雄猜懷疑貳。則失德召亂之如彼。是皆往世明驗。顯效。不得不戒之爾。伏望陛下体天地所以交泰。而推誠於君臣之際。監周文漢高唐太宗所以興邦致治。而圖其安。戒魏武德宗所以失德。各付所職。使尊者執其要。卑者治其詳。陛下高拱而統臨之。唯威福政令則必自已出。其他盡付之有司。孰敢不為陛下悉力也。傳曰。疑則不任。任則不疑。斯理之然也。以陛下今求治之心。其事在一易慮之間爾。何憚而不為。但慮及之。則風俗可丕變。天下可享會治平之風。夫何遠之有。臣以愚淺。素懵治体。然病今日之賢士大夫。以疑阻相承。以成陛下之失。故敢觀縷而陳之。夫忘忠則語切而辭多。伏惟聖明不以狂愚而遺其言。則死幸甚。

皇祐二年。郊祀雜事。論宰相擇賢材而久其任。上奏曰。臣竊以唐虞三代。成天下之治。為日曠久。不敗者。非其時之易治。由其君在位久。歷年多爾。然不唯其君在位歷年之久。抑亦由任其臣專且久也。虞之賢臣。皐陶為冠。夏之賢臣。伯益為首。舜禹任之。與之始終。故能成至治。湯得天下。以伊尹為輔。不唯其身任之。及其子孫亦任之。太戊之在位。其相伊陟而已。高宗之中興。其相傅說而已。皆終其世而未嘗聞一易人焉。所以能享其名。周武創王業。唯周召之用。不唯其身用之。及其後王亦用之。所以能成其功。漢高之取天下也。以蕭何。何之終。繼以曹參。亦不唯其身任之。至於後嗣亦任之。所以能大其業。劉備之得蜀中。晉元之得江左。顧其業亦甚微矣。

然而能抗衡中夏。延及數世者。以任諸葛亮王導專。久之致也。唐太宗成貞觀之治。非他也。由其信房杜王魏長孫之篤而致也。明皇致開元之治亦非他也。委姚崇宋璟之固而致也。東漢李固杜喬陳蕃。時君亦知其賢而用之。然用之不能終。為邪險害之。所以速衰危之患。隋高祖平天下。由其任高熲之功。任之不能終。以楊素承之。所以無宏遠之業。憲宗之平夏州。破淮蜀。由任杜黃裳裴度崔羣而致也。任之不能終。以楊素承之。所以任之不能終。以皇甫鎛程异間之。所以復有叛渙之患。凡茲歷代任人之效。任之不厭其久。未始不致治。任之不保其終。未始不致亂。為人君者。必以是為監。則庶幾凜凜。三代之際矣。後漢治郡縣。司倉庾。皆官之輕者。然而當善其吏。久而至子孫者為美。況其任天下之事。而欲朝受命。夕成功。未之有也。伏惟陛下勵精致理。擇賢為輔。自始即位及今。所命二府之臣。已數十人。以三朝所任人較之。皆不若今之多也。然而亟用亟罷。不能持久。其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下者又不及之。唯呂夷簡在相位十數年。中間兩罷而復用之。李迪兩被進拜。始任之數月。其再也。才逾年。杜衍之拜。甫及百日。雖進退用捨。聖慮所決。必皆有為。然而人情見陛下始用之不闕其盡賢。既退之不知其有過。其謂諸臣出入二府。皆其常也。但官重則可以補矣。故近來仕至兩省官者。人莫不皆有大用之望。其望無他。不過冀享祿以温家族。假官勢以榮子孫。甚者謂一歷二府。得書黃紙。則以為榮。此尤可怪也。用二府之臣。計非陛下苟用之。必以其有稱天下之望者矣。天下之人。亦有望於諸臣焉。自進用及今。不累月而星變為異。以前世之事為驗。多謂於大臣不利。天道幽遠。災異之發。固不虛應。然不必在於一端也。竊恐傾危之士。緣以為言。或以遇有災異。則固當罷免。或以避禍患。則退自安全。陛下或所持不堅。一為浮言所移。諸

臣又將不安其位也。今之任者既不能自固。後之來者亦未必能安也。若是。二府無一定之任矣。二府無一定之任。而欲議天下之治。其無日矣。人君有聖明之資可樂也。尚孳孳勞於求賢者。亦與之圖致治之具。使功業成於當年。名號榮於後世爾。以陛下聰明神聖之資。於堯舜遠甚。然在位僅三十年。而政理文采未暇浸淫於漢唐之間。由任大臣不久。而人為苟且之計也。夫國家之弊。莫大於人臣苟且。況大臣乎。今日任大臣者可謂弊矣。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之。必使久於職焉。既久矣。必待之以勿疑焉。審此數端。曠日歷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材。荷陛下信任之固。必將勉強為陛下宣力而講長世之謀。況任得賢材而又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

仁宗時直龍圖閣知潞州尹洙上奏曰。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体。不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察。唐德宗以察為明。皆著譏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忠邪必察之。非謂究發隱微。作為聰明者也。近聞詔獄所治。類多善士。因醉飽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以為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脩飭始終如一者。皆純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尚輕。頗或踈縱。及寄責稍重。始自矯厲。而能建事功於世。立名節之效者。不可勝紀。此殆常人之情。明主所深亮也。茲是雖往。臣所慮者。上下相伺。動輒得咎。刻薄之風。寖以成俗。於盛明之治。所損不細。非特為二三子言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恩。尚或中寢。既用之法。罕蒙開釋。豈搏擊之言易以進。寬厚之論難為陳哉。伏惟陛下采漢臣窺私之誡。鑒吳主枝亭之弊。因慶澤之後。發寬大之詔。明諭有司。凡臣下纖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復以聞。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原。誣罔朋比。徇私滅公。此王誅之

所先。願陛下留神聽察。無志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聳而惡者戒矣。

狂瞽之言。惟聖明財擇。

翰林學士王珪舉王安國狀奏曰。右臣竊觀漢之取士非一路。每詔郡國舉茂材孝廉。與夫文學之高第。又令丞相御史乘質樸敦厚謹遜有行者而舉之。間有災異。又博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人。漢所以同風三代者無異術。特以得人為盛爾。伏見應茂材異等科王安國翰林學士安石之弟。行義純茂而學足以明先王之道。其少已自高。恥與天下士出入場屋。間況肯晚同門蔭子弟以苟一時之進哉。今年將四十。身不得厠皁衣之列。行與陛下之民。若于太平而無所為。士夫咸為惜之。夫三歲一詔。貢舉。而實學者未必盡得。制科所得又不過一二人。豈若漢博取而廣收之。若安國者儻得間有所於不亦為明朝得人之助乎。伏望特許如王回孫侔黃君俞等例。除一

恩命。且令於國子監講說。以試其長。或不如所舉。臣當坐冒聞朝廷之罪。

珪又薦孫侔林希劉子翬臣伏觀前代之治。逸於享國者未始不勞於求賢也。夫以九宸之邃。非可以博覽天下也。固必考薦者之言而後試用之。臣伏見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行義純正。好學不倦。少嘗遊于場屋。其後逐退居江湖。然其所為詞章。非下於諸生也。知永興軍劉敞奏掌本道機宜。亦辭不就。辟夫士於困窮之中。秉節自高。顧今豈多得邪。又新杭州於潛縣尉林希。材學逸群。衆所共聞之。昨罷官闕中。略至京師。未擇祿而去。未嘗一涉權勢之門。彼誠安於中。而不忤于外。與夫煦煦然苟營於人者不亦遠哉。伏望朝廷並擢為國子監直講。庶使閭廛道藝於勸學之路。豈云無補之。

珪又薦丘與權劉子翬臣伏以求治之朝。而翰墨之臣。無以愈於薦

士之補也。伏見福州閩縣主簿丘與權景祐中。有聲科場。自爾二十餘年。困于州縣。然孤潔自遠。不能苟合於當途之人。觀其藝文優深。議論純正。竊謂遭時右文。宜見收采。臣今保舉堪充國子監直講。如經擢用。犯正入己贓。臣甘同罪。

珪又薦李徽之劄子曰。臣伏見諫議大夫李徽之。相門之彥。蚤探經術。前後累更寄任。而其治不與俗吏同務。昨差知鳳翔府。先帝知其名。特召對而遣之。近以疾求領南京留司御史臺。今聞疾已平。尚在陳留未赴任。方朝廷急於用人。若徽之者。可惜置之閑廢之地。望特出宸衷。試許入見。觀其議論可取。却與一要劇差遣。則徽之既蒙省錄。當益盡補報之心

珪又薦李庠劄子曰。臣伏見太子中舍李庠。故諫議大夫繹之子。少有才緼。見推鄉閭。歷官以來。累有大臣薦辟。以美茂之器。飾以文雅。舉有可觀。昨因被病退居關中。涉今累年。如聞所恙已平。但安恬自守。不欲一來京師。兼庠未分司以前。久不下磨勘文字。舊有召試指揮。亦辭而不就。其風節誠可嘉尚。欲望朝廷特與就除陝西一合入差遣。庶廣惇勸之路。

知制誥劉敞。乞叙用呂溱狀奏曰。右臣伏見南京分司呂溱。降官責廢已來。聞諸道路。皆謂坐賫公使錢。罪當奪官。嘗見呂溱歷典蘇楚杭徐數州。所至皆有風稱。絕無貪名。況其壯年。已在近侍。豈肯自棄如此。然其為人資性踈濶。脫略細務。誠恐檢防不至。故陷深法。臣竊見頃年蘇舜欽。監進奏院日。賣官故紙。為伶人之費。坐監主自盜。除名為民。遂卒貶所。事出仇人。情輕法重。至今天下冤之。臣恐呂溱所犯。多或類此。兼溱素貧。奪祿閑居。便至失所。伏望朝廷矜憫。特賜牽復。使溱少加檢防。不忽鄙碎。盡心臨事。其於補報陛下。未可量也。

干浼聖慈臣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聞

吳育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

皇祐初王舉正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又言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遙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剋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寡民疾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

皇祐中孫抃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糺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

監察御史傅堯俞彈孫抃上奏曰三公之官歷世攸重蓋所以鎮撫夷夏統和天人苟非其材闕而不備必使俊傑不待乎次進常品不可以幸至則天下想風靡然皆勸陛下天度廣納恩過乎威在位者或未更勤勞而寵光已溢往往迭相觀望計校其淹速薄厚不知自省以圖報塞稍復遷延未登大用輒內懷怨懟不平之色見於顏面者何哉以衡弼之地幸至者時有而不任責之罰常輕耳此當世大敝陛下所宜深察臣竊見參知政事孫抃齪齪自守望實俱輕徒以高科久居清列承旨翰苑無歉於抃乃使若更二府積有歲時當萬

機之繁。無一毫之助。居其位而不預其事。甘其寵而不知其愧。昏塞之語日以流聞。傳笑士民。取輕夷狄。每進趍軒陛。百僚具瞻。勤勞之臣為之解体。上累日月之照。將為方冊所譏。且郡縣小官稍不稱職。謂為尸素無益。誅譴免逐者多矣。豈有賦祿萬鍾。備員三事。懵然無知。可以久處其任者乎。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為妄。不以臣狀留中。付外施行。俾抃罷免。少抑貪幸。且礪忠勤。不獨臣愚謂然。實中外顒顒之望。臣不勝懇激之至

堯俞又乞停薛向新命。上奏曰。伏以二府之地。大政所出。各有分職。共熙天朝。無相奪倫。乃可言治。儻或躬操綱紀而自紛之。欲使百司安所取法。此源一啓。其流將大。風聞陝西轉運副使薛向。到闕參議馬政。纔粗有條貫。是否皆未可知。朝廷推恩。頗異常等。既落權字。又候二年除轉運使。轉運使自隸中書門下。而樞密院一切專行。臣雖淺愚。不練國家故事。若果如是者。實紊綱紀。誠非細故。豈可因循。伏望陛下斷自宸衷。停薛向新命。況向資歷尚淺。寵任已優。俟其績用有成。進擢未晚。不獨審慎名器。塞僥倖之路。且使中書樞密院名分各正。臣非區區為薛向言。蓋以朝廷事体不容虧損。苟有所闕。當窒其源。惟陛下必賜施行。臣不勝懇激之至。

知制誥胡宿乞留三御史。上奏曰。臣竊以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廣聰明。下防威福。若有畏懦無狀。緘默不言。即是尸祿素餐。負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強禦。糺發姦違。可謂能言。是其本職。旌之可也。近聞臺官彈奏。事連宰相。陛下不置詔獄按問。止令開封府訊狀。憑劉宗孟一面單辭。黜三人御史。於朝政有損。於人情未服。昨日聞御史差勅留中木下。外議皆謂必是聖心覺悟。不黜臺官。人情莫不喜悅。剛猛御史。自古難得。今若逐去。須別舉人。所舉之人。

未必能勝此也。近日讀見未息。蕤究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藿為之不採。猶言直臣在朝。蕤臣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蕤邪。臣昨晚衆宣台。已曾面論此事。欲乞聖慈更賜詳度。至和元年。言事御史馬遵論安危之機在於命相。上奏曰。臣每讀唐書。見宰相崔群對憲宗論開元天寶中事。未嘗不廢卷而嘆。以為知言。其略曰。安危存亡繫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蕤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其切至明白如此。豈不謂之知言乎。蓋人之用舍存乎前。國之安危係乎後。譬猶養身常須畏疾。不可以覺痛之日。始為受病之辰。當審之厥初也。竊聞弼臣累懇求退。或慮聖慈重違其請。則別須求之以付大柄。今山摧別都之鎮。日食正陽之朔。大異仍見。多事可虞。

伏望陛下深惟三聖基業之大。四海生靈之廣。采中外之公議。斥左右之私言。鑒開元天寶之理亂。戒林甫九齡之用舍。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間不容髮。雖悔何追。陛下擢臣冗濫。任之以言事之責。日夜惟念無以補報。若煩碎迂闊之論。不敢上煩天聽。唯中書政本。命相用人。最為急務。與其後時而悔。不若先事而言。在職所宜。雖死無恨。惟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嘉祐元年。遵又論宰相逐諫官。乞與辨明。疏曰。臣聞御史中丞張昇累上殿論列。為趙抃等昨乞外任。奏章雖入。朝旨未從。及宰相劉沆獨入文字。指言抃等朋黨。及罪惡條件。因此除出。則是成命雖自朝廷。本意實由宰相。所以外議喧譁。皆謂宰相逐諫官。非厚誣也。切觀自古帝王。皆以聽忠為賢。拒諫為醜。今頻年出臺官。非朝廷美政。損陛下聖德。若因張昇論列。特與辨明。四方聞之。皆知臺官之出。非陛

下本意。正朝廷之体全陛下之名。在此一舉。臣以當職。須合力言。為朝廷惜体。為陛下惜名。非特為諸臣而發之也。臣無任區區納忠之至。

遵又疏曰。臣聞御史中丞張昇累上殿言宰相獨入文字。除出臺官趙抃等不當。若謂抃等素非善人。不當除為臺官。既為臺官而後有過。亦當即時舉黜。不可久令在朝。俟其求出而後言之。即當行降責以正典刑。不宜尚帶舊官。猶專風民政。如其無過。豈敢以空言止除小郡。本末而言。皆為未允。若謂奉行條貫當出。則中書條貫甚多。未必盡能執守。只如宣徽使明有定制。不得過兩員。今除四員矣。如此之類。不可條陳。未聞別入文字。特有條陳以此而言。乃是意欲舉行。即引為詞耳。宜張昇再三辨明而不能已也。自來臺官多不為人所喜。而權臣尤甚。非權臣天性惡之。勢使之然也。若非聖君主張。盡令權臣處置。則諫垣憲省之中。求過避禍之不暇。豈復能為朝廷計哉。陛下聖明。必照此事。伏乞英斷。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乞勿令歐陽脩等去職。上言曰。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出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荊南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曰虞中傷。皆欲扳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

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用人

宋英宗時。張方平論進用臺諫官事體上言曰。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勑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內不得差出。仍不無領職務。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若職業蔑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異。先朝本意。蓋臺諫官之設。所以切磨理體。助為聰明。非使其生事招權。為仕宦捷徑也。粤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朋黨險危善良。鼓動風波淪胥以敗。比雖易轍。尚存遺俗。不有正變。曷扶國體。乞今後應臺諫官。宜如天禧詔勑。俾之久於其職。以觀其效。儻於政令無所發明。雖有奏論。不適理道。稍明黜陟。用勵公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樞密副使呂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

治平元年殿中侍御史呂誨毛中外之臣出入更任上奏曰臣竊以漢宣時悉出諫官補郡吏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內不自得因上疏召還守少府未幾復為左馮翊憂畏移病上遣使諭意盡知望之材任宰相欲詳試以政事故也唐陸贄亦言中外迭任誠為國求治之切務也臣伏覩臣寮有初任不曾歷外官後未嘗出國門鼓身高位者甚非公朝用賢詳試之道也而又比年二府用人除拜不出於京師重內輕外亦以明矣以此居內者安為倚附唯恐補外居外者久而不復自謂絕陞進之望使盡賢於蕭望之亦未必能平於中也陛下即位之初馭臣之道宜使均平漢宣詳試之術思任賢共理俾中外之臣出入更任考其績效責以名實以是取人得之必多太平之治不難致矣惟聖神留念天下之福也

二年詒乞親擇御史上奏曰臣伏覩御筆除授殿中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秉行呂大防朝命既出公議皆允臣聞漢孝武即位之初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燭理則威福之柄幾為田氏專矣臣見陛下始除二人者誠有旨哉臣向來所陳請命中外兩制官每歲各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要堪任使即請衮秉自擇免臨時薦舉可以杜絕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陛下久而行之被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報效白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於是也唯聖慮以操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

英宗時。誨知諫院。又上疏曰。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必知其所以然。斯最切於治道也。國朝故事。親民官通判以上擬任。先引見。仍於中書呈身替還。知州許上殿言利便三事。乃察言觀行之體也。比年。引見呈身如故。但未嘗親問。中書不閱實言利便三事亦皆罷之。天下郡守不得人者十五六。豈聖朝求治之意哉。疎遠之臣。有終身不得近清光伸一言以紓素蘊者。欲君臣之道相屬。上下之誠相接。不亦難乎。臣欲乞今後凡除擬知州人。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審察其人。仍俾中書閱其可否。然後授之以任。替還。依舊許言利便三事。因而總核。必得其實。

誨又乞添置言事官上奏曰。臣竊以臺諫官者。人主之耳目。中外之事。皆得以風聞。蓋輔益聰明。以防壅蔽。臣觀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日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亦不下數員。今御史闕中丞之員。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二人。唯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傅堯俞出使虜廷。諍臣僅同廢置矣。自古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臣切為聖朝羞之。下情何得以上通。天聽何由而遠及。臣伏乞聖衷鑒照斯弊。特為振起。添置言事官員數。以廣聞見。實求治道之大要也。

三年。參知政事歐陽脩上奏曰。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

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揔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来。朝廷患百職不脩。務奬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望聖慈因宴閑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

脩又疏曰。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愽采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奬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来。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奬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間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来。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館閣。此其驗也。

只自近年議者患館閣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酬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名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經歷煩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嘗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酬勞帶職一路尚在爾。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多別有差遣。未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為校勘四年。後升為校理。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之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

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奬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具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奬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知制誥韓維。繳蘇寀詞頭。論同時斥六諫臣。上奏曰。臣今月七日中書送到詞頭一道。除刑部郎中蘇寀守本官。無侍御史知雜。令臣撰詞者。臣切以自濮安懿王稱親三御史得罪以來。群議洶湧。人情不以為愜。傅堯俞等復不肯就職。論事愈急。士大夫切為朝廷憂之。而天變遽作。夷狄加慢。忠義愛君之人。徃徃切議庶幾陛下因此儆懼刑。前詔之失。大還放逐。赫然有為以新德政。今忽除蘇寀為御史知雜。則堯俞等豈復可留之望哉。同時而斥六諫。原切恐祖宗以來未有此事。內失人望。外啓戎心。虛災異先見之戒。開禍敗不測之端。臣驟蒙拔擢。典司告命。不敢阿諛隱諱以孤陛下任使。其詞頭不敢奉行。已具狀繳納中書訖。臣緣此事兩違詔旨。自處罪惡深大。必不得復見清光。然區區愚忠猶願陛下深畏天戒。謹察人情。以為社稷之計。

治平間。維知通進銀臺司。論范鎮請郡。劄子曰。臣竊聞翰林學士范鎮上章求補郡。外議藉藉。皆以為陛下以鎮作宰相。批答不稱旨。諭令解去。不知此事虛實。果如此者。臣竊為陛下不取。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之間。苟非甚悖義理。猶當函容以全待近臣之体。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莫不以為太重。至或相傳謂公

輔別有過愆。主上不欲暴揚。故行遣至此。陛下連退二近臣而衆人皆不曉然知其所謂。臣恐自此臣下各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心者。鎮今既從其自請。例須換職領郡。於鎮何損。但可惜者。陛下舉措朝廷賞罰耳。臣近對延和。嘗論人君好惡當明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從避。則風俗可移。又以爲雖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設有處分。改之則是章納善從諫之美。此語甚近。陛下亦應記得。臣驟蒙拔擢。不敢俛默自同衆人。伏望聖慈。察臣嚮者所言。更於此事精加思慮。及其未有成命速賜回革。所冀不至上累聖德。

維又繳納舉臺官勅。第一劄子曰。臣昨日閤門送到勅一道。令臣舉官二人充御史。臣伏以知人之道。古今至難。故聖王取士之法。必有所試。見其迹效可用。然後升進。乃不失人。臣伏見呂誨等剛果強勁。守義不回。至于犯死亡之誅。不顧忌諱。以盡論議。求之古今。如此至少。臣又聞陛下徵詢者自出。范純仁呂大防二人姓名。除御史。衆見純仁等能竭節言事。皆謂陛下明哲。選任得人。純仁等不負陛下所知。得事君報國之道。今一旦斥逐遠去。士大夫莫不竊歎。痛惜陛下毀已成之美。受可恥之名。失當世之屬望。貽後代之譏議。今奉勅旨。令別舉御史。臣伏自惟度。臣之駑下。何敢必望清光。雖欲慎舉。豈如聖主自擇。又人未試用。誠亦難知。如誨等則有已試之效矣。陛下必欲爲官求人。來群言以興至治。則臣願復二人者。以佐陛下招賢納諫之美。其舉臺官勅。臣已具公文繳還閤門。未敢祗受。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激切之至。

第二劄子曰。臣今月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舉官闕奏者。聖量無容。不責奉詔之稽緩。特諭恩旨。便合祗受。然臣伏再惟念事君之道。義當傾竭。若內懷不盡之意。外竊嘗言之名。而無益於

國事者臣不忍為也。故敢不避鈇鉞之誅。以申其說。臣竊以自古聖上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涵忍者。非勢不能黜也。以為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為也。治平以來。四方傾聽。日望陛下開納群言。勸帥衆力。以光祖宗之大業。而返復為此。此臣所以痗心疾首為陛下深憂也。自呂誨等被黜。至於市井之人。皆知此事為非美。而在朝之臣。未聞有戮力竭忠為國家救此失者。則陛下斥逐近臣貶臺官之效已可見矣。聖慮偶失為此一事。而上下雷同。便即成就。使如後日復有它事。而人情如此。臣恐非陛下之福也。今聞傅堯俞等。非久還朝。萬一復如誨等強爭不已。則又將黜此三人乎。同時而黜六諫臣。此危殆之道也。陛下欲履之乎。臣所以再不奉詔者。實冀以區區懇迫之誠。終寤聖意。陛下察前後所言。甚經思慮。不是妄發。特奮英斷。回革此事。以慰天下之心。非臣之利。陛下社稷之利也。其舉臺官勑見在閤門。未敢奉行。劄子已繳納中書訖。所有臣不即奉詔之罪。惟朝廷處分。干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懇切之至。

上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昔章憲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

光又論御藥院劉保信等與授外任。不得閤理官資狀曰。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幹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為親近。恐名位寖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為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為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

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隳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闇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法殊失祖宗之意深為不便今茲踐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由舊章竊聞幹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別授外官伏望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及應自來內臣闇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幹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闇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差遣

詔錄潁邸直省官四人為閤門祗候先為侍讀學士奏曰國初革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

知常州陳襄乞留陳經不對移任滿狀奏曰臣檢會當州昨據管下太子中舍知無錫縣事陳經狀稱為與本州推官邵奇是親妨礙尋備錄本官狀申奏其陳經近蒙降勅移知婺州蘭溪縣却差知蘭溪縣屯田員外郎鄭琰前來對移事須至奏聞者臣今訪聞得知常州無錫縣事太子中舍陳經自到任以來公懃幹敏練達民政事無大小躬親聽斷無不曲盡人情緣本縣所管二十三鄉主客戶口獄訟浩繁積年不決號難治之邑經至一年庶事脩舉兼為當州脩開運河從無錫縣界望亭堰至武進縣奔牛堰一帶工料共計一百三十餘里並是差委本官都大管勾開河司公事諸般經畫以至畢工並得濟集此方是開濬河身及除去望亭一堰疏導太湖水勢通入運河雖獲利濟緣近河兩岸民田到水溝瀆及合置堰閘去處並未開修全藉經向去勸率人戶下手興工大段開堀溝港數處通徹運河及創置堰閘若遇旱歲即多引導太湖之水澆溉田土大水之後即

時決放河水下江。如此則四縣民田遂無水旱。方為經久之利。自經移勅到後。舉縣皇皇。如去父母。不住經州告訴。乞留滿任。以此見陳經之為邑。實有惠利。使民不忍其去。況先有朝旨。許職司体量部內守宰之官。如有良吏。特與保明。再任縣令。如經誠不易得。臣實為百姓惜之。欲望朝廷俯從民欲。乞留本官終滿此任。始末了當上件河事。況推官邵奇考第頗多。到官已及一年半。欲望朝廷許令成資。或於蘇潤湖秀對換一職官差遣。并對移到無錫縣屯田員外郎鄭琰未有替人。却乞依舊赴蘭溪縣。勾當並無妨礙。如允所奏。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乞於郊赦前復錢公輔官狀曰。知制誥錢公輔。因繳進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竊緣繳進詞頭。亦是中書舍人故事。其言雖有過當。其情應亦無他。不過欲補陛下聰明。盡其愚直而已。不應重蒙貶責。遂同邪佞贓汙之人。中外人心。寧不疑懼。因此言路頗壅。實損惟新之政。今聞陛下以水災之後。深求直言。然在數十近侍之臣。亦未聞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得非以公輔為戒。各務保全其身。是使受恩無言。於陛下將何所賴。伏望聖慈特於南郊赦前。牽復公輔一官。以明陛下容納直言之意。庶使小大之臣各盡忠正。上補聖猷。則天下幸甚。

純仁再乞復錢公輔官狀曰。臣近曾上殿奏陳乞於南郊赦前。牽復錢公輔一官。至今不蒙施行。蓋以自公輔貶官之後。朝廷除授寧無不當。臣僚各以公輔為誡。不復敢有言者。使濫進者不畏公論。苟容者足以偷安。虧損聖明。無甚於此。況臣僚中。能不以身計為心。而以職事為恤者。十無一二。陛下容而納之。尚恐不勸。今又深加貶謫。則誰不各求自安。人或盡然。國家何賴。臣之區區。實在於此。伏望聖慈

降臣前奏。付中書門下施行。使言路復開。聖政無壅。盡忠勤職者有所勸。苟容偷祿者有所羞。則天下幸甚。

起居舍人傅堯俞再論徐綬。上奏曰。臣近有狀。乞追寢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徐綬三司判官之命。未蒙施行。臣雖甚愚竊所深惑。不知朝廷之用徐綬。以德行。以文學。政事耶。以德行。則虧缺如此。以文學政事則行苟不脩。雖游夏用季將有所不取焉。況文學未絕人。而政事無所聞者乎。儻謂高科必於顯用。是朝廷所以待之之意異於衆人矣。待之審異。則責之宜更深。豈有為衆人之所不忍為者而自謂曰。我高科也。朝廷曰。彼高科也。授受之際。皆以為當然。此臣所以深惑者也。況陛下踐祚以來。天下傾耳拭目以觀望者久矣。政事之初。崇奬如此。等人。不獨不足以風勵天下。實恐四方之人有以窺朝廷而疑議淺深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神宗喜。判河陽富弼論採聽既多。當辨君子小人。上奏曰。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未對天表。蒙差入內。供奉官李從政傳宣撫問。寀旨丁寧。特尚非常之眷。絕出流品。仰感恩德。天地莫量。方屬疾恙所纏。步趨殊梗。不得入奉冕旒。略舒臣節。輒以病中傳聞一二事。不避斧鉞之譴。附李從政上奏。伏惟聖明一賜觀覽。不勝大幸。臣竊聞陛下始臨御。好博采。無聽務廣聰明。此古聖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歌頌。以謂臣下情僞。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可立致也。然其間事体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君採聽之際。至難至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循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挾愛憎者有之。以至陷害忠良。援引邪辟。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人君採聽之至德。虧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哉。蓋自古以來。

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採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尊主庇民。為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若為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蹙蹙不肯休。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鎖刺。得其進而後已也。既以進身為急。惟知富貴之可樂。則何道之肯守。何善之肯為哉。又況君子常為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說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為迹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注云。帝謂堯也。夫堯為大聖人。仲尼比之如人。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況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為皂隸。宗社廢而為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無不得人矣。顧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陛下天賦睿明。神受英略。守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道德。博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為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願陛下勿謂所采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須防姦詐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患人不諂奉而密附之也。只患人不肯盡忠而有失即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則逆耳而怒。人君怒。則殃禍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百。

千則千。其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百千人中未有一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姦佞破壞。則朝廷自理。萬方無事。陛下可高枕也。又聞昔賢有英俊沉下僚之歎。形於諷詠。若英俊果沉滯於下。誠宜急取進之。以服士心。其有內行不守。素履非嘉。績効無聞。公論不與。所以久而不用。如此之輩。必恐使其朋黨。訴以冤抑。妄陳危苦之狀。以動淵衷。亦願陛下深察究其所從來之迹。直俟見其實而進退之可也。又聞王者端拱垂衣以治天下。然所以勸奬群動。而能役使之。俾自奔走於職業者無他。惟官與賞二柄而已。捨此復有何道哉。官謂爵位。賞謂金帛。苟德稱其官。功協其賞。雖官至高。賞至厚。不為過也。先王所以重惜之而不妄與人者。非吝之也。蓋恐德不稱。功不協。人有不平之論。則無以為勸也。近日上殿臣僚。頗蒙面賜緋紫者。臣不知當賜與未當賜。但聞多於往時耳。爵位金帛。固不可非次而與之。其餘唯章服華顯。人亦貴重。亦可以為勸奬之物。若賜之不以勞。又不以年。其有勞有年而得之者。不以為貴。而反恥之為不足勸也。陛下凡所賜與。本使人知感而勸。令勤其職也。若徒俾僥倖者喜。而有勞有年者恥而不勸。則是棄之也。何勸勵之有焉。書曰。車服以庸。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唐有中書令。衣緋。宰相。衣綠者。以此知不可不稍貴之。惜之。以為勸奬之一端也。臣少而康壯。已不及人。今既老且病。志氣衰索。固無所取。而妄以狂瞽之說。塵浼天聽者。實恃陛下虛懷待物。無所不容。乃敢然也。惟聖慈特賜詳覽。恐亦有補。

弼判河陽。除左僕射。論除拜大臣當密。上奏曰。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河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病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却為上盡疑今之兩

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公作宮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彥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盡有必去之意。其未求去者。非欲不去。蓋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勉強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若後有許去者。則必節次更有人求去。上撓宸衷。臣續聞此說。略無虛日。則臣向之不信。亦成疑矣。今又蒙差臣充集禧觀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不信哉。捧詔之日。汗流驚駭。豈有此等國機大事。預令四方人皆知。四方尚知。則兩府大臣安有不知者邪。陛下既如此疑貳。則執政者不得不求去也。臣曉夕思惟。必慮陛下微失防謹。政事泄漏。使人人不安。各懷疑懼。而盡欲解去。此田文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正如今日陛下之事。然魏王時自然如此。今此則或恐陛下聖慮偶有未周。而致其疑也。致其不信也。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去就。所貴事体兩全。況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朝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招天下云云之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為觀望。優游輦下。醫藥允便。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却有所大不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都不違中使傳宣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曰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皆來問臣也。雖或遣使時復問事。臣都不敢答一語。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臣皆剌口議論其短長也。陛下試思之。此三節果能使人不疑

乎。臣知萬無不疑之理也。若皆疑之。則今兩府八人者還有不解体者乎。臣亦知萬無不解体者也。漢宋昌云。公事公言之。若言私。王者不受私。今乃使臣於閑宮觀中靜坐竊議朝廷之政。致見任大臣一一解躰。是公耶。是私耶。臣亦知京師四方之人。不論賢不肖。必皆謂之私也。臣徇從陛下私竊之恩。而輒便當之。則是臣如何人耶。不惟取罪今世。至於千古之下。亦不能逃責矣。臣獲罪責於今古之人。固不足惜。然於陛下為君之道。治國之体。還無所損乎。臣亦知所損無大於此也。伏緣天下治亂安危之際。全繫天子任人當與不當。若當則更繫信與不信。爾。齊晏子謂用賢而不信。是大不信。豈可目為常事而容易措置乎。大凡罰一人。衆皆懼而不敢犯。則罰之。賞一人。衆皆悅而有所勸。則賞之。尋常賞罰尚須如此謹重。況用舍大臣。豈宜倉卒乎。今陛下欽用臣一人。反使衆大臣皆解体。而不肯住。則陛下豈宜遂其事而必行之哉。夫人情亦不難曰。但請陛下如臣所乞。速放令臣早還本任。仍更臨朝分明宣諭大臣云。朕欲一見富弼者無他。只為是先朝舊人。都無固必。他既堅来辭免。即却令歸河陽。天下事豈在一富弼乎。吾自有諸賢倚賴。無所憂慮。即衆心自安。何必更敢求去乎。陛下若決能用臣此說。則前失尚可十救五六。若終不用臣說。則大臣與侍從兵辇官。往往離心離德。無術可救。無事可迴。即陛下更與何人共謀國事哉。惟願聖慈萬萬熟慮。幸不一向堅用前意而不移。用誤大事。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洶湧。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陛下所聞之事。盈塞于心。萬務日生。何暇辨別。則紛紜包藏禍患。臣前附李從政所奏劄子。正為此也。更望聖慈并此

文字時暘一覽非臣之幸乃杜稷生靈之幸也
元豐六年御以司徒致仕上奏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諫佞讜直之人二端而已諫佞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是為所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闕失率諫佞者競進讜直者多屢于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也此乃人主致治亂之大略焉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廷所為矣率諫佞者競進讜直者多屢于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緒上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嘆不見有聞于上者致陛下不得知而又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陛下開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為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陛下其間事目甚多亦不敢妄有條列但舉其大要惟聖君留神而擇焉不爾即恐浸漬漸深禍亂將至則于時益煩宵旰之憂而亦無所濟矣老臣犬馬區區之志略陳其端伏望聖慈無少忽而深思之力行之乃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

神宗即位初翰林學士呂公著論舉臺官不必校資序上奏曰臣近蒙恩充翰林學士伏見本院自来舉臺官並須前行員外郎以下至太常博士歷通判一任已上者仍須衆學士同狀保舉坊以御史之職所以上輔天子聰明下繩糾百職事無大小皆得奏論必須資性端方學識無茂然後可以處憲寺任言責由是而求諸多士之中未易中選今乃限以資格而常欲得人必恐其難切見近歲以来前行員外郎以上知諫院者並得無起居舍人朝廷之意務欲廣進人之路而御史無官之制尚闕蓋有司未嘗講求臣又見比来保舉堪充御史裏行或以貨淺報罷臣聞唐太宗雅好直言馬周以布衣為監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其後官卑未得真御史者皆除裏

行然則稟行之說本以待資淺之人今乃以資淺為不應選正失前代設官之意臣又覩天聖七年言事者以三院御史出為省府判官轉運使其間多是知縣充舉深為僥倖乃詔今後知州通判方得奏舉近日臺官其稱職者雖或次補諫列其不任職者雖真御史亦以舊資出補外任然則資序高下不必校量又聞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以人才之難必待數人盡知固不可得苟一人知之衆人非出於實信但雷同繫書則又非為國求賢之意凡臣所言灼然易見若增成舊制於體無害伏惟陛下以聖明文武初即尊位左右之臣悉皆訪逮嚴穴之士尚將旁求豈獨於御史耳目之官而不能廣開其路伏望聖慈裁許自今後每御史有闕即輪學士御史中雜一員保舉自正即前行員外郎並依諫官例除兼御史朝官以上不問資序並除稟行太常博士通判及一年者並依舊制如此則用人之法不致苛察而舉善之心各得自盡不勝大幸

熙寧二年公著又論臧否人物宜謹察上奏曰臣聞易曰君不察則失臣臣不察則失身幾事不察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群臣與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察者也苟人主謹察而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咸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所謂不察則失臣者也況人君用人既用其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其所短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留意幸甚

十年公著提舉中太一宮乞廣收人才上奏曰臣伏覩近詔舉才得堪任陛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己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由小官而起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

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由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詔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謂乏才。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弘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以親擢為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各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乎之對。以考其言。無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公著為御史中丞。論推擇太精。辭材難進。上戒曰。臣竊惟陛下以聖恉之資。將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苦乏人。臣竊以為人之難知。堯舜猶病。然自昔有為之君。亦不借才於異代。況今之人才。衆人之所共知。而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亦不少。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乏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尚多闕員。而大小之賢。鮮得彙進。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無濫賞之過。然羣才難進。誰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寬。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閉門。凡累月。南臺唯一御史。故陸贄以為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常謀事。則多心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則俟乂咸事。天工不曠矣。

元豐元年。公著為端明殿學士。上疏曰。臣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方周之興。至於免置之人。有可以當腹心干城之任者。今三館秘閣之

職。乃朝廷之華選。前世以來。將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數。臣在皇祐至和中。備員館閣。當時同輩。後亦往往至通顯。比來雖有簡拔。其數不多。其中或以勞進者。又皆外衛。朝廷平日艱於收採。緩急必之使命。以至近者遣使高麗。頗煩聖擇。古人有言。士不素養。無以重國。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尊朝廷也。臣竊以謂天下未嘗乏才也。求之而後至。用之而後知。耳臣愚願陛下考合庶言。斷自聖鑒。史得雋偉之士。疏通之才。稍增館閣之選。平日之以優遊飭厲。緩急惟所用之。以重朝廷。不勝幸甚。

熙寧元年。樞密使劒南西川節度使文彥博上奏曰。先帝切於求治。審於任人。臣等因進擬差除官。上曰。朕向在藩邸。每聞朝廷除官多是不厭衆論。朕以爲掄選未得其當。及朕臨御以來。精意求人。不惑好爵。今選於衆。方知得人頗難。然隨才任之。便各稱其職可也。臣等上奏曰。帝王任人。不藉才於己。往。不俟賢於將來。隨才任之。誠如聖旨。

四年。詹博又上奏曰。臣屢被德音。將來西事寧息。更須精擇守邊之臣。積粟訓兵。爲經久之制。此乃陛下恭紹祖宗之丕基。慎守盈成之大法。將欲躋斯民於富壽。致天下於太平。臣退思之。不勝欣忭。又思以虛薄孱拙。未能上副陛下孜孜求治之意。更增悚惕。今所擇邊臣。雖未得周才。及已試之效。但思慮精審。不輕舉妄動。以求徼幸苟圖進身。則已善矣。復能訓兵積粟。節用愛民。恩威兼著。將使夷狄懷附。非但不敢侵侮而已。茲所謂長城巨屏。致朝廷高枕無虞矣。若一用輕險躁妄之人。使之守邊。爲國生事。以知身利。則邊無寧謐之歲。兵無休偃之時。中外搔然。民不聊生矣。臣謂有唐天寶建中之難。可爲龜鑑。開元初。明皇勵精求治。任姚宋爲相。馴致太平。當時不賞邊功。

以防生事。及天寶之際。林甫國忠作相。引用匪人。布在朝列。時以承平既久。財力富盛。於是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欲蕩滅契丹。翦除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之極。驕矜郡縣之積釁。為祿秩於是驕將銳卒。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朝廷体弱。祿山一唱。中原蕩析。元和中。宰相李絳亦對憲宗云。開元之末。姦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勞役。以至大盜竊發。兩都覆沒。憲宗又嘗問侍臣建中之難。朱泚盜據宮闕。德宗播遷梁漢。致亂之由。宰臣李吉甫對曰。德宗之初。躬行節儉。任崔祐甫作相。動遵至道。及祐甫歿。繼其任者。或非其人。忠諫不聞。小人乘間。邀功便已。苟媚當時。以為河朔未寧。宜用力取。甘言先入。主聽致惑。是時國財不足。趙贊司國計。纖細刻急。括率京師商賈富民。又諫官陳京。獻策稅屋間架。

立法峻急。人情愁怨。遂致涇師叛亂。鑾輿播遷。實由輕用兵。信小人。剥下之謀。以致危亂。是二臣者。皆負憲宗追念前朝之失。以為元龜。臣今伏聞德音。以西事寧息之後。慎擇邊帥。為經久之制。實安邊息民之遠圖。乃馴致太平之長策。天下幸甚。然尚慮有邀功生事之將。希時取合之臣。潛為甘言。上惑睿聽。伏望陛下。鑒前古治亂之由。更加詳察。或付之外廷公議可否。無樞密院每進擬用人。陛下累云某人好作事。可用某人不肯作事。不可用。臣愚以謂事有可作而不作。誠為過矣。未可作而作。失其宜矣。不可作而妄作。非惟害事。實害治道。夫下之人。不從上令。而從上好。上好是焉。下有甚者。且中人常情。鮮克守道。趨時希旨。從上所好。則必勉強作為。不計後之利害。且圖一時僥倖者衆矣。伏望陛下察其言。觀其行。原其始。要其終。可行而作。而作。庶無後害。此者臣以劉郡人物志進說。未審陛下以謂

如何臣以郤之書主於詳察人物於任官擇材之法有可觀焉故其序云明王之宜玩宰相之宜覽又曰人之質量中和最貴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以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人主任材亦貴平淡若道不平淡與一才同好則一才處權衆才失任夫一才處權則愉邪之人枉道附離而希進朋比之風扇矣衆才失任則端方之士守分卷懷而思退忠正之路梗矣然則於任人求治之道必有所偏偏則必有所害傳曰遠佞人去鄭聲夫佞者才智之稱蓋邪佞之人必有小小才智以飾身而干進其事君也務納小忠興小利以自效夫小忠必為大患之賊小利必為大利之害苟人主不早辨之終必致於禍亂如聖人之於去佞其戒尤為深切書曰在知人在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巧言孔壬伏願陛下貴平淡之道以用人使群才不失其任推哲惠之心以去佞使群邪不干於正堯舜所以致治而於變時雍者由斯道也臣偪位樞近內省尸素思竭區區上裨聖政干冒旒冕伏俟嚴誅

元豐三年彥博除大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府過關入覲上奏曰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為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官契作司徒皐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俞曰

汝諧。慎柬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覈后自聖無復察迩言好問之路。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熙寧元年。唐介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姦佞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迂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体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

翰林學士司馬光論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上奏曰。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

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三則曉知治体。具此三者誠亦難才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吕誨累居言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吕景外貌和厚。内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苟。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庶裁以聖意。

二年。光再舉諫官劄子曰。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任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舊事陛下於藩邸。其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史館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富贍。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彦若。師民之子。強學懿行。未減於父。平居恂恂。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

伏乞聖明更賜裁擇。

三年。光又論不當復劄下舍人院。須令草李定詞頭。上奏曰。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判官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来外間皆言朝廷已為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為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群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復何從知之。晏嬰所謂以水濟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其如此耳。臣前論逐臺諫官。今又言大臨等非敢私此數人。正為國家惜言路之絶耳。伏望陛下審思而謹行之。勿使聰明遂至壅蔽。則天下幸甚。

貼黄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厭服。然後為美。是以

堯舜非不聰明也。其命官皆先謀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如何。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以漸。俟其功效顯著。衆皆知之。然後不次擢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下力較勝負。殆非人君廣大之体也。

元豐七年。先又薦范祖禹狀曰。右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員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編脩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為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為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尚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困沈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下位。曾無留滯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間。罕遇其比。況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言所言。莫非扶援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為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秘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志。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之心。上奏曰。臣風聞臣下之論。陛下屢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羣臣。羣臣未有以望清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羣臣之心。雖未知信否。而臣竊惑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終不借才於異世也。方今人才雖為乏少。陛下欲與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真賢大儒

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皐夔稷契然後為相。太公方召然後為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伯功。譬之創大厦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衡軏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與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為憂。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王之與亡。其為道不同甚矣。然其所以至此者。乃在乎驕士與求益之間。夫求益而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何也。驕士而不已。則不聞其過。日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如是雖謂之亡可也。故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典樂。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夫矇瞽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況於朝廷之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兼覽廣聽。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堂上者。今其見也。近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召問賜對之期。其或乞至左右。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疎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問。則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陛下又或易之而意不在焉。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陛下若能改用此道。數見以盡其恩。切問以觀其意。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遁情。則下莫敢不盡。雖其疎遠者。亦且于于然而來矣。陛下徧得天下之士。而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踵而興。若以人才皆不足與有為。而類忽之。則臣恐其賢者容默苟簡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陛下之隙。若是。則所失

雖近。而為禍甚遠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迩。見乎遠。可不謹哉。陛下垂意聽察。不勝大幸。

覺又論君臣相疑之弊。上奏曰。臣風聞羣臣竊論陛下聖質甚美。每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曠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陛下者。亦往往自疑於未信也。臣嘗以謂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偽。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焉則誰敢自盡。陛下欲使羣臣人人自盡。而比周朋黨之行不設。譎誑諧謗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為比周朋黨。譎誑諧謗以敝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者。非以羣臣為不可任也。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顧訪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他臣之聽。則權又在他臣矣。屑屑然徒取諸此以益彼。未見持權之善也。臣以謂陛下欲羣下之不為比周。不為譎謗。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利。莫若進賢遠佞。而賞當功。罰當罪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進擢羣臣。其初未嘗不崇奬優異。其後則或厭棄疎外。僅不陵藉之耳。禮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主之所尤宜戒者也。臣竊以謂凡如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其才或下。不足以倫訪逮。堪任使。類或為人所間。釁端一開。則不得為全人。臣恐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倫任使者少矣。伏願察之以理。義進退陟黜。惟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循私。比下罔上。以自近於誅戮哉。

覺又論任賢使能之異。上奏曰。臣前日崇政論事。或未至切者。反蒙陛下曲賜嘉納。有事似至小。推之所害極大。臣雖反復言之。未蒙省察。臣性愚訥。奏對之際。未能悉盡事情。退而追誦陛下之言。未盡於理者。臣請得倫論之。臣歷觀書傳。見人君用臣。二道而已。任賢使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有道德仁義。忠言嘉謀。可以任天下之事。接萬事之理。治亂安危之機。未能兆於四海。而見之堂上。詭詭譎怪。若不可以用於時。而收采掇摭。無不盡其所長。此可謂役物而不役於物。用人而不為人用者也。三者得此人焉任之者。與之同心同德。猶元首股肱焉。付之以天下。而上心不疑。託之以四海。而人言不能間。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譬言之俎豆。鐏罍之為器。輪轅棟宇之為木。方圓大小。短長曲直。各適於用而止耳。此功用役使之士。可以屏外。而不可屏內。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議。謂之賢也。則仁且有智德倫而才全。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不以用舍得喪違其操。人主不與之同量合德。則不可得而屈。立其朝而道不行則去。故道德之士。常擇君而後起。豈以人主之取舍輕重移其心哉。故人主之得此士也。大則師之。其次友之。則天下治矣。謂之能也。則奔走役使之人耳。可貴可賤。可榮可辱。孚奪而進退之。惟上所令。猶恐恐然惟懼其君之厭已也。然而世無是人。則誰為君役。誰為君使者。故明主謹視其臣之賢能。而馭之各以其道。善馭臣者。譬之善馭馬。若夫驁旗在前。驌車在後。行不數十里而舍。則非稱德之驥。倍至之馬。不可以駕君之車。及用之戰陳。用之馳逐。則非駿足疾驅。超軼而絕塵者。不可以獲多而取勝。善馭馬者亦謹視其所用而已。周禮以八柄馭羣臣。漢書亦曰。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豈不信哉。臣又聞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咨女。予惟時命。有倬其文。時維后稷。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言天子之職。在於敬天。而敬天之道。在於任賢。賢者。天之所命。而王之所保也。臣聞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運行不息。而王者之所以為王者。以其任賢不已。故天運行不息。則日月星辰。各循其度。而四時寒暑。各應其節。王者任賢不已。則百官有司。各稱其職。而萬事萬物。各得其理。故天之所以為天。王者之所以為王。其道一而已。臣聞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運行不息。而王者之所以為王者。以其任賢不已。故天運行不息。則日月星辰。各循其度。而四時寒暑。各應其節。王者任賢不已。則百官有司。各稱其職。而萬事萬物。各得其理。故天之所以為天。王者之所以為王。其道一而已。

宣王與孝友之臣燠内以文武之士征伐在人主左右而可處乎内者非孝友之臣不可也書曰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則倫德官而不得正人無乃非先王之意乎臣所謂近侍之官不可輕以與人者以此故也陛下欲與太平以盡革天下之弊而即位以來所奨拔數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務行險以徼幸而不循常理孔子曰遠佞人周公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佞人者其言似忠信其行似方直然而規以僣君之寵而肆其志焉為其甚似而非也非至明則莫之能察非至剛莫之能勝故雖若顏子者孔子猶使遠之常人者奉法循理忠信而篤實終不以亡為有以虚為盈隨其所用大小各以見效至於無常之人雖巫醫之賤不得為之為其變亂善惡顛倒是非足以害上之政也今陛下欲尊寵孔子之所遠而棄忽周公之所用無乃非政化之美歟

陛下聖質高明絶出羣臣之上羣臣未有以望萬分者故陛下思得卓越不羈之士與之有為臣謂此輩獨可藉其精力收其智能駕馭而使之不可以為侍從親近之臣也臣恐日浸月長若此曹彙征墻進充滿於朝廷則賢人去正人逐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而言之哉伏願陛下觀詩書之所任使周公孔子之所用舍無速於近功小利則王道可成禮樂可興伏惟留神察之不勝大幸

覺又論果於用善斷於去惡上奏曰臣聞易否泰之辭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内陽而外陰内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内陰而外陽内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否者閉而亂也易之意謂天道不能無陰陽人道不能無小人君子若陽氣盛長萬彙通達則羣剛用事而陰伏於外矣聖人在上賢人道亨則君子用事於内小人在外矣君子小人迭相消長迭相勝負譬圓方之

不相入。氷炭之不同器。然聖人在上。則賢人出見於世。將以有為。此其氣類感通自然之應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臣又聞傳曰。堯有大功二。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之治天下。功德多矣。傳不言其他。而以八元八凱之進於朝。鯀共工驩兜之流於外。以為功。謂舜能辨群臣之正邪。處君子小人當於內外。則朝廷清明。天下大治。萬務雖衆。何以加於此哉。臣又聞管子曰。齊威公之郭。問其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威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人主有善善惡惡之心。於用舍之際。遲疑而不忍。及其久。邪臣進而正臣退。小人得志。而君子潔身以去。則其不亡者希矣。臣又聞書曰。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通上以非先王之典。謂人主所任以為耳目者。必皆正人。吉士。則其行篤實其言忠信。所以道上者。皆先王之法言也。人主之患。莫大於昵近小人。小人之言。入人主不必盡用。萬一見聽。害政大矣。古之人君亦有知其小人。而用數以役之者。初則愛其才。籍其力。謂可以駕馭而用之。及其既久。狎熟慣習。先意承旨。卜射人主所好惡之事焉。人主忽不自覺。真說苟得行。則正人相引去。而亂敗隨之矣。故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也。臣竊惟陛下以堯舜之資。濟明不世出之才。即位未幾。進退大臣。如數白黑。四海九州。莫不注心拭目。以望太平。而朝廷之上。忠邪混淆。君子齟舌而不敢言。正人徊徨而欲去。歲且再暮而功緒落落未有治安之漸。以陛下之明。判此無難者。然優遊牽制。有所不忍。恐其有以得於陛下。而陛下惑猶未解也。若爾。則臣知陛下之計誤矣。陛下幸少垂意臣言。法泰之象。使君子小人各得內外之常處。以成虞舜進賢

去佞之大功果於用善斷於去惡。不為郭父老所憂。清耳目之路。
使先王之典日陳於前。臣知天下不足治。太平不難成也。
覽又論諫官貶秩。不當再舉其職。奏曰。臣近准敕命。降授前件官同
知諫院。臣已祗受訖。於二十一日正衙二十三日門謝。並畢。臣竊以
告臣之辭云。薦引公卿。措置職任。此而輕肆。宜有懲責。臣受命已來。
夙夜惟思。若以臣貶黜無狀。學問零落。不足以拾遺左右。論大臣能
否。則已矣。若以臣所論不當。於理則臣所學於古者如此。敢違臣所
學以徇世乎。然敕命已下。不敢廣遽有論列。既乞補外。而三狀聞奏。未
蒙報可。臣欲勉強就職。則臣方以言忤旨。得罪奪官。傳曰。人臣不見
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臣雖闇愚。敢忘斯義。臣謹上考聖人旁稽傳記。
反覆一二。為陛下言之。非以避臣之罪也。將以明君臣之義也。陛下
幸赦其罪。使得畢陳臣聞。孔子所謂諫臣七人者。三公四輔也。天子

與此七人者處而繩愆糾繆格君心之非。羣臣之賢不肖。相與謀議
而進退之。泯然不見其辨爭之迹。而治化已成於天下後世。七人者
不任其責。始以小官與人主論辨天下之萬事。故諫官雖微。而與謀
於王体。與聞於國論。宰相與人主進退賢不肖於廟堂之上。諫官與
人主別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其所從來久矣。孔子曰。君子之仕。行
其義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故臣之事陛下也。情不敢隱。而每犯顏
爲義之所在。則言之不疑。又聞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若如告辭所謂。則人臣之義。有匡救
而無將順。有獻否而無成可。始得事君之義。而無隱情也。或者乃謂
諫臣小官。不當與人主進退大臣之事。又或云。諫臣雖可以論大臣
之賢不肖。然不當云以某代某。臣又以為不然。衛大夫史鰌以遽伯

王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數以諫而君不聽。死且不懌。至以冕諫。衛公卒退彌子瑕而用蘧伯玉。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薦薛宣成帝用之。鮑宣以諫大夫上言。請黜汝昌侯傅商方陽侯孫寵。宜凌侯息夫躬。而名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明年。上遂召孔光免孫寵息夫躬。又召何武彭宣復為三公。杜詩以南陽太守上跋。稱伏湛杜石之臣。宜居輔弼。郎顗言黃瓊李固可任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為比。此數人者。皆位下言輕。或勸人主進退大臣。或欲以其代。當時或用或不用。馬未嘗以為非也。唐之盛。在太宗之臣。莫如魏徵。時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之。又使彥博責徵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心。義同一体。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改容曰。吾已悔之。若徵之言。可謂深得治体矣。使太宗以形迹待羣臣。羣臣以形迹事太宗。嫌疑猜阻。上下之情不通。則與秦之末世何異。豈能成貞觀之治哉。今使言者論羣臣之非。而不言其是。論羣臣之惡。而不言其美。稱其人。不得言堪其職。述其才不得言堪某任。其為形迹豈不甚哉。臣雖非魏徵之賢。實欲陛下復太宗之治也。故臣之事陛下也。知盡臣之義而無隱情。上不見三公之尊。下不知九品之賤。愚智忠邪。苟知其詳者。悉以獻於左右。傳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己。明委質以事君。則身非己有。生殺予奪。唯上所令。傳曰。匹夫不可奪志。豈謂可殺可生者身也。可予可奪。而志不可以奪歟。以臣賤微。言論不合。放廢竄逐。尚傷於治。聖恩博大。纔奪兩官。或周章震擾喪其所圖。遂於陛下懷不盡之意。則罪莫大焉。況臣自供諫職。纔及兩月。得對至于五六。而章十餘上。臣之本末。計亦粗簡。聖心。然臣所言。無一見效。臣論樞密使郤允在位無狀。

而陛下疑之。論御史中丞滕甫姦邪。而陛下不信。則是臣仔猶可疑。而言不足聽也。陛下置左右耳目之臣。而取言仔無足采者。不知將何補於治。臣所以區區求去者。非徒不得其言。亦以深為陛下謀耳。伏望聖慈特賜檢臣前後三狀。罷臣言職。除一外官。臣見居家待罪。所有實録院檢討。同知諫院管幹國子監。臣並不敢供職。

二年。覺又論不必每事遣使狀奏曰。臣聞朝廷務一切更制。蔽事。將多遣官出諸路以集之。臣竊以為過矣。本朝承百年之弊。事有偏而不舉。溢而不救者。不可勝數。將欲變而新之。則在張其綱紀。正其法度。擇羣材而付之。若事事遣使。凡皆出於朝廷。則臣恐不盡事情。而又生勞擾之弊也。臣切以諸路使者多是朝廷素所選擢。久更任使。幸以成法授之。必能集事。其間或有繆懦不才不勝任者。自可換以才吏。若又難得職任相當者。則若近歲權發遣及副使判官之類。或召至京師。或朝廷臨遣使其法度出於一。而議論精詳。則自集事矣。或諸路使者不可多置。不足以分幹蔽事。則聽其辟舉屬吏。若近者發運使之於東南。則人皆知朝廷所以付畀之意。而務竭其力。今不擇才否。一切遣使代治其職。則庸者得以偷安。而才者不勸矣。

三年。覺又論罷司馬光樞密范鎮封駁司不當。上奏曰。臣前日延和面奉聖旨。議改青苗法。復常平舊制。又患諸路提舉非其人。有意更易。臣切喜嘆以為中外之論。正欲如此。而聖諭及之。真臣等之所望。四方之所幸也。翹足企首。以俟德音。昨日又聞罷司馬光樞密副使。罷范鎮通進封駁司。若以司馬光爭論青苗新法。拒違詔除。鎮從而和之。駁正而不肯下。則是青苗之議。持之尚堅。而延和宣諭或亦有不果者歟。臣屢嘗奏聞青苗新法。極為細事。徒以大臣講求不詳。議論不審。而倉卒苟且。擾動天下。故人情不安。論難蜂起。當此時雖有

善謀良法。難以推行。況考之於古而或差。施之於今而未當。措置舛錯如此。其甚者哉。奈何以難行之法。惡人議之。至罷一樞密副使。絀一封駁司。流聞四方。所損不細。傳載後世。何以觀法。昔成王剪桐葉以戲叔虞。史佚從而封之。曰。天子無戲言。西府之重。何止有如司馬光之直諒。豈但方於叔虞。誥敕之嚴。固不並於桐葉。陛下有戲言之過。則弭令之所被。眩人以空虛無用之文。誥命之所加。示人以玩弄可移之物。書曰。令出惟行。不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令行而更收。汗出而復反。何以使人信而誅其或惰者乎。朝廷張官分職。固欲人守其官。士稱其職也。范鎮封駁。識者莫不是之。不能聽用其言。柰何罷其職任。傳曰。守道不如守官。鎮能守其官。是封駁得人也。遽然罷之。豈將患其不順已耶。不順陛下者多見容。不順執政者輒見斥。臣恐人主之權或移於下矣。夫職者。固法之所誅。守官者。又朝廷之所棄。不知陛下將取固祿保位苟容其身。以偷負充數乎。不然。何宜進者反聽其罷。宜任者反從而黜耶。臣以陛下致今日之紛紜。而在朝羣臣往往求去者。何耶。徒以青苗新法。人情不安。所遣使者多非其人。大臣建議而不從。言者力爭而不聽。至於罷免柄臣之新命。黜責禁近之守官。推劾諫臣之風聞。內外騰沸。駭動四方。臣切憂他變相緣而生。治亂從此分矣。伏望聖慈采羣論之所長。奮乾剛之獨斷。稍復常平之舊法。悉罷提舉之庶官。自然人情復安。中外如故。

用人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鄭獬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上奏曰臣比因賜對論及房喬杜如晦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苟所見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房杜者哉臣退思陛下思得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也而在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富貴乎廟堂之上者天下止知有宇文述虞世基而已又孰知有房杜也則房杜者乃隋室之棄士也及太宗龍躍乎太原於是二人者攀鱗而起左携右挈遂定天下當是時天下灑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之屢幽約甘慕糲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耶顧陛下網之未密搜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材在已者患有為於世猶寒者之欲衣飢者之欲食其求

用之心。尤切於世主求賢之意。而其迹無繇而至前。或湮廢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道之士。以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間無憾也。至於雄傑之士則不然。如其差跌則潛心世變。幸有風埃之警。遂躍而擾之。故劉備久不跨馬而髀肉生。見而流涕。此其志豈斯須忘功業哉。而欲漢室之不搖。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為我用者。正為此也。虛懷屈己以訪之。高爵厚禮以來之。上之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高宗思賢。其精誠乃通乎夢寐。於是得傅說焉。此用心之頴也。臣頓陛下推此心繼之以不倦。則必有如房杜者杖策而至矣。言陋意拙。惟陛下裁赦。

獬又論薦士及求直言疏奏曰。臣聞舉天下之事者。不患乎知不及而常患乎力不足。力不足則舉而不勝。其勢必屈。故知之而不能窮天下之理。必任群力而舉之。茲所以汲汲而求賢也。自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卓然褒進一賢者。天下之事猶如前日。而欲起太平之治者難矣。然陛下深拱九重。固未能周知群臣之能否。夫天子所以寄耳目者。公卿大夫也。公卿大夫日與庶官接。宜熟知其所為。其下固有豪偉非常之士而未奮者。臣頓陛下降明詔。俾按察官及兩制正刺史已上。各許特薦文武官之有才能者。舉如不實。令御史劾奏。請論以法。如此。則宜得實才。陛下按其籍。眡其所舉者衆。則茲人必有過人者。美官有缺。因而次補之。績效既明。則又顯擢之。不下席。天下之賢能積於此矣。臣又聞天下之事無窮。雖堯舜之明。而欲盡無窮之事。臣知其必殆。然卒所以能為堯舜者。以其能無聽無窮之言也。事機出於彼。羣言會於此。雖至深至隱。皆可羅列而陳於前矣。傳曰。舜好問。其弗信已乎。臣亦願陛下降明詔。許中外臣僚草茅之士。皆得上封事。極言無諱。陛下總羣策而覆之。則明徹乎萬里之外矣。豈惟得

言哉。又將以得士矣。言如詣理。或可賜對。柔顏懌色。以索其所蘊。則天下之才何逃乎。二者皆陛下基命之初急務也。如可施用。則乞付翰林草詔。中書具為條約。詔下之日。必有畜才而待用者。翹然而出矣。敢冀陛下留意。

神宗時。獬又論用材劄子曰。臣以為今之急務莫急於得士。士之材不材。必試而后見。臣觀陛下勞於求賢。而疑於任使。有兼采之名。而無必用之實。故天下治功未能興起者。繇此乎。夫求士必於其賢者。其人苟賢矣。進言曰。某士可用也。陛下乃以為未。又參訪之他人。他人以為非也。則陛下沈豫徃復。終疑而不用也。以疑心而欲覺天下士。安得豪傑之徒。犇走而盡力哉。昔魏文公謂唐太宗曰。貞觀之初。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比來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不察其原。而使讒佞得行也。陸贄亦謂德宗求才不如武后時。非徒人薦士。亦許自薦。而德宗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精失士。此皆世主疑於任人之弊也。然而陛下不能遂用者。豈聖意恐用此。則其擇愈詳其失愈遠矣。何則。人非美名。安能飽衆人之口。蓋有愛憎忌疾者厠其間。以仲尼之才。將用於齊。其勢易進也。而晏子言逐逐之。況幽昧一介之士。欲求遇於天下之主。其勢至甚難也。而不知幾晏子攢頰而議是以天下士絶望於陛下。而相與爭馳於大臣之門。其志豈遂甘於背陛下哉。蓋附陛下不如附大臣。附陛下則不得用。附大臣則得用。其參援於要地者。必多於陛下之所自擢。其其人為其門下士。可縣而數也。此陛下不能自信。舉而棄之。以資大臣之黨耳。然而陛下用人而不精。亦復何患乎天下之指議哉。陛下之所持賞罰之柄者。將焉用之。昔之舜與鯀皆四岳之薦。一為聖人。一

為凶人。而堯且用之。以四岳賢者也。不用且恐失士。及其試而績不成。於是舜起而誅之。是堯舜之進退。豈不明白哉。苟賢者進言曰。其士可用。陛下何不隨其所長而用之。圖其新不計其素。錄其長不責其短。無枚而並用之。則天下豈有遺材。如其有成績則賞而進之。有敗事則罰斥之。至於所舉。陛黜亦如之。不過數年。其進而在上者。必敦實材力之士。其退而在下者。必空踈躁妄之徒。則又孰敢以虛名不材者以欺陛下哉。

獬又論責任有司劄子曰。臣聞舉天下者繁治之則難周。簡治之則易通。此理然也。凡天下一日有機事。陛下必欲手挈而縷解之。不亦難為力乎。此陛下所以御朝至日旰。或不暇食。不避苦寒酷暑之凌薄。曉夕不得休息。而二府亦焦然相與駢聚而議其文牒之判字。日不足則歛而歸諸私第。至薄晚闔扉乃出。至於繫安危之大計則又何暇賜清閑之對。君臣從容講摩於都俞之間哉。此其咎是所以繁治之也。是陛下未嘗明職分而以賞罰責下也。故羣有司之事。則取決一府。二府之事。則取決陛下。如此則上愈勞而下愈不治。大綱愈廢而小目愈繁。從何而得優為之哉。昔舜謂禹曰。汝作司空。平水土。契為司徒。敷五教。皐陶作士。五刑有服。各任以職而舜無為。若舜者可謂知為君哉。唐太宗謂房喬曰。公為僕射。當助朕訪賢材。比聞閣牒訟。豈暇求人乎。若太宗者真能責宰相哉。臣以為天子者宜以安危大計責二府。以庶事廢置責羣有司。凡文治委之東府。武治委之西府。俾其定議以聞。不得取決於事。則有司受責。故上所治者彌簡。則易舉而下。則定議者受責。羣有司之事不得取決二府。擾理以行。行之而害於上。陛下畫可而行之。行之而害天明。嶺則不勞而通。則萬事有所歸矣。臣願陛下先詔二府。凡事之叢

冗不繫於利害者。一切省之。合歸於有司可顓而行也。二府之事省。則俾之顓慮以謀國。慮之不精。謀之不明。行而害天下。於是黜而去之。提大柄以臨群下。此至要之術也。則陛下可以高拱乎巖廊之上。以觀乎天下之治。與萬民共承無疆之福。豈不休哉。

熙寧元年。左丞蒲宗孟上仕進抑塞書。前夔州觀察判官蒲宗孟謹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聖人之持天下。不幸而至於極弊大壞之際。欲更變律令。猶當以不可測之術。不可知之權。風動天下。使天下安趨而樂從。奔走而不知。故未嘗倉卒亟暴為駭擾之法。以逆人之欲。拂人之情。強人之所不喜。違衆戾物。以招怨取怒。歛大憤。起深憾。而離天下之心也。況不至於極弊大壞之際。安可無故而為矯世動俗之事。結怏怏不快於天下耶。爰自迩時。朝廷惡官多而吏道雜。一切塞絕之。如防寇盜。如捍讎敵。如備狼虎。惟患其之不盡。而不患其有傷。梗棘堤障其路。苛文峻法。離合其薦員。增廣其年祀。柅絕其遷升。常恐其應條目而符格令。合制度而契圈模。以取一日之榮也。自古厭士。未有如今日之甚。簡賤王官。未有如今日之障也。彰灼著明。而鼓衣冠之怨。未有如今日之暴也。白衣下士。至於吏部選人。上及朝廷之所謂郎曹卿列。無一人不被窒遏。無一人不拂其所欲。此皆前世好治之君。孜孜降己。貪求渴選。賴而共與為理者。而今日舉將去之。不啻於屏丐人。斥遣奴僕之易。如之何使英偉自重之士。竭謀盡慮。為國家喜奮事功流風迹哉。精才奇智之人。素守廉隅。素謹德行。素重名節。不忍捨簪紱而從負販。有父母妻子之迫。又不忍去而之山林。持其不得已之心。含恥強顏。出入人上。黽勉苟過。此甚可歎。向者大臣為法。以節約進士經生之數。舉天下而計之。三年之間。率多數十萬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減任子之令。朞歲而補者。增

為三歲。三歲者增為再郊。三丞告老之澤。十八道使者遷任之寵。例皆寢罷。大較比舊。每歲已有千餘人不呂仕籍矣。入仕之難既如此。既仕之後。又多為不可進之格以沮之。故舉職官之令行。而京官歲損者常百餘員。朝廷猶以為未也。召見引對之際。又不用銓筦正律。不循祖宗故事。予奪無準。出於臨時。使天下有偶得偶失之嘆。惶惑驚擾以為不便。而今年六月已未之詔。又令天下通判之人。率不得舉京官。而轉運判官亦減其當舉之數。士人何所恃而進也。前無榮華以誘其心。後無溫飽以足其衣食。陛下尚欲責之治黎元。養赤子。不已踈乎。不徒如此。其甚者。又有增年遷秩之法。止郎限卿之令。止郎而限卿。是又何也。堯舜已來。未嘗有也。古之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鈍。而今之爵祿。朝廷務以沮善而惰志。豈聖人把持天下之術耶。仕宦而有可止之時。則人之為善有可止之心矣。為善而可止。則朝廷尚誰與共天下哉。陛下豈不思入仕之人乎。方今所貴而寵用者。進士一科。以進士言之。使天下入仕者。率三十而得仕。四十而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過為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間幾何而至此。其補奏而得仕。誦書而入官者。又豈人人四十而盡京官耶。以此而較安在明為科條。嚴設禁令。止郎限卿。以取萬載之譏乎。此最清朝深失之議。而治世無謂之法。殆献計者。慮之不精。求之不熟。趨目前而忘遠圖。思小利而不知無益。逞一時之見。動天下之心。使怨府歸於朝廷。釁根蟠于天下。不足以懲弊革蠹。秖以收憾而取怨矣。腐儒小生。不曉治躰。凡以謂天下之事。皆當洗剔痛治。然後可以置於太平。遂陳快意之論。悅耳之說。以亂陛下視聽。不知陛下新有大寶。正當以至恩厚德結人。而不宜為苛察拂戾之事駭擾天下也。嗚呼。最易得者天下之勢。最難得者天下之心。昔武王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而周室以興。紂有亂臣三千。離心離德。不能保天下。夫人之心不可失也如此。臣願陛下精意極慮。不憚亟更而陳已之失。喜進取。惡損棄人之常情也。是以古之明王。因其情之所喜順而誘之。無不得其欲。故知人之惡飢寒也。與之祿使至於飽煖。知人之惡貧賤也。與之爵使至於富貴。知人之惡損棄也。與之榮名使榮於進取。惟其如是。所以天下聰明才俊豪邁雄傑舉世不可屈服之人。皆樂為之用。喜為之盡力。其故何耶。是非有奇策異算。蓋亦順其情而已。今也舉違其情而欲舉之。共天下。臣未見其可也。願陛下勿為太過已甚之事。廓然開其可進之路。疏其窒塞之源。使轉運判官與列郡通判復得依舊舉官。以誘州縣仕宦之心。使郎無可止之期。卿無可限之數。以破清望官窠絕之歎。使選人至於改官。而資地應格者不奪於臨時。以杜銓選惶惑之擾。則天下榮望復在衣冠進路復通。而仕宦復尊。而朝廷復重矣。治平之法。減京官舉職官。使京朝已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術。行之十年。仕途自清。吏負自守。何必巧為術以障之。曲為防以蔽之乎。百日之疾。求一日以愈之。必知不可。而五六十年之弊。乃欲盡去。不已遽乎。願陛下從容安意以待之。倉卒暴恐。非天下之福。臣過計論事。罪在不赦。惟陛下裁赦。臣宗孟昧死再拜。

二年。右諫議大夫呂誨論王安石姦詐十事。第二狀曰。臣伏蒙宸差內臣李舜舉宣諭。為言王安石事。敢不上体聖意。震恐無地。況臣世受國恩。家有忠範。惟知死節。以圖報效。竊以我朝開基一百餘年。四方無事。前古未聞。然太平之久。事固有繫于聖慮者。以是思之。尤當謹於措置。謀謨在於得人。安危在所倚任。圖任舊德。推廣恩信。以至萬務講求。利病在乎沉機默運。不當形迹。因事制宜。脩敝補廢。上應天災。務以安靜。乃今日之事也。王安石者。本以文章進。豈意遽為輔

弼惟逢迎陛下之意張皇一時之事祖宗法度首議變更天下利源皆欲採動斥逐近侍盜弄威權傾危老臣欲速相位人情甚鬱公議不容獨陛下未悟信任安石與之講求治道之要進退天下之士臣恐無益於盛時徒有累於知人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賈誼曰天下大器也置之安處即安置之危處即危斯真廟堂之論可為保邦之術也臣伏望陛下深思社稷之重判別忠邪之人應天以篤實之誠置器審安危之地垂拱泰寧天下之福也安石進說少加澄肖如臣者久居要職實無補報陛下不當奪生靈之資而益無用之臣雖聖度并容而公議不與敢偷安處以累公朝瀝懇而言惟祈鑒照

監察御史裏行程灝乞留張載上疏曰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中外翕然陛下崇高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干政治之大体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一作訟）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体將有所失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体謹具狀奏聞

兼御史知雜事劉述乞留呂誨上奏曰臣伏覩罷御史中丞呂誨差知鄧州坐言事失實故也臣伏思本臺舊制御史所以許風聞言事

者。以事方萌芽。未至形見。及展轉詢採。難以究知其詳。能先時而言之。則可以遏絶禍亂之原。救藥事機之失。其間固容有不審而於大体無甚害也。今聞呂誨因言章辟光狂妄。離間岐王。以連及輔臣長短。乃是誨盡忠於陛下。以排朝政之闕耳。豈有它哉。今遽然絀之。士大夫相與驚歎甚爲陛下惜此舉也。陛下踐祚方三年。已罷五中丞矣。天下之人不知端末。將謂陛下惡聞直言。但欲人阿意順指耳。豈惟汚損聖德之小。細實恐公忠之人。由此解体。奸邪之黨。緣隙而進。以白爲黑。以正爲邪。陛下覺悟而悔之。已後時矣。而況誨之爲人。公正峭直。知無不爲。四方之士。交口稱譽。乃人之望也。中司之任。朝綱之所寄。今乃轉爲動搖。自壞綱紀。臣所未諭也。臣愚伏望陛下察誨之無它。矜誨之過小。追還前詔。俾復舊職。上全國體。下慰人望。臣之至願也。臣非不知斯言之入。即取權臣之怒。誠不忍孤陛下之任使耳。臣下勝彷徨待罪之至。

神宗時。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劉述爲吏部郎中。上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愈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己。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己者。得以中傷。媒孽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魯公亮已入朝。堂官今不關入。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

孫固知審刑院。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吕公著

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
朱京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倾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斥。則言者不若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奏乞詔還呂誨疏曰。臣竊見前御史中丞呂誨坐言事失實奪職降知鄧州。緣誨賦性質直。素秉忠義。朝廷許其風聞言事。誨亦得之不疑。既有所聞。遇事輒發。論議雖有過當。其情實可含容。又況陛下舉直錯枉。遏惡揚善之時。如誨之臣。不宜謫去四方。不知其罪。無以奬勸正人。伏望特回睿恩。放罪詔還。雖是已補中丞。亦可別與職任。留之左右。實激忠良。
純仁又論孫永且令依舊知秦州狀曰。臣前次上殿。親承德音。以孫永守邊失策。更且責其後效。有以見聖心寬大。使過責成。深得秦繆公任孟明視之道矣。今日却聞孫永降職移知和州。以李師中代為秦帥。臣竊以帥臣之職。尤須久任。方能諳熟邊事。經緝遠略。若因事屢更。則不惟迎送勞人。無亦百事更變。兵民之情不無煩擾。無臣舊與孫永李師中相識。各粗知其性行。孫永忠謹慎靜。是可使之安守。李師中實有材力。急難可用。然好進任術。不能靖安其職。若邊事稍寧。必須躁動。別圖進用。如此。則久長之效未必得如孫永。欲乞且依前來聖訓。孫永與降職。且令依舊知秦州。以責後效。李師中且令在河東。可徐觀其政績。無免移易勞人。庶事煩擾。
純仁又論富弼疏曰。臣聞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則君之倚良臣。猶人之須手足也。手足不可舉。則無以為人。大臣不任事。則無以為國。故虞舜作歌。戒其臣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是股肱之臣。貴於任用。則元首之德日以興起也。陛下即位以來。慎求輔相。冢宰之位。闕以逾年。近得富

弼委之大柄。四方士民。莫不鼓舞。以謂聖主既得賢臣。則德澤日新。太平可待。而弼登用以來。屢以舊疾謁告。入則隨衆循舊。不欲有為。退則謝客杜門。罕通人事。雖陛下丁寧宣召。而弼終未樂職。竊以中書政事。日有萬機。朝夕之間。贊襄是賴。在陛下萬乘之尊。尚以宗廟社稷之重。惟日孜孜。旰昃不暇。而弼乃以養痾自便。處之晏然。臣逸君勞。於義安忍。或以謂陛下待弼恩禮雖厚。而誠有所未至。用弼雖重。而任有所未專。使弼不盡其才。所以鬱鬱失職而迤邐求去也。以臣思之。竊謂不然。且弼起自布衣。仁宗擢為宰相。先皇帝暨陛下倚為宿德元老。四方士民望弼為賢臣碩輔。在弼報稱之義。自應如何。況陛下懼灾求治之時。而弼位居冢席。君臣之際。不宜形跡。當自任以天下之重。盡陳其所欲為。必曰方今何事可憂。何人可任。何利可興。何弊可革。何者為先務。何者宜緩行。然後審陛下用捨之意。而弼之去就自明。何必僶勉媕阿。自為卷縮。是非不欲明辨進退不敢顯言。第且移疾於家。使人主厭於客養。然後翻然決去。方為善謀者哉。臣必慮弼惑道家全神養氣之言。徇曲士忘名忌滿之節。不以天下之重易其愛身。不以萬務之急妨其養性。恤己則深於恤物。憂疾則過於憂邦。但能早退自全。即為明哲之術。殊聖人朝聞夕死之義。而弼以為得。此又弼之過計也。且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則是朝之老成過於典刑之重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則是人臣之分不以一身為恤也。今弼若迤邐遂去。則致陛下有不用老臣之迹。弼亦有不能竭節匪躬之名。不用老成。則於聖德有虧。不能匪躬。則於臣節無取。則弼之處身致主。兩皆失宜。而望儀形四方。表率百辟。難矣。臣又自念弼與先臣素有契義。在臣當有忠告之言。而以待罪諫垣。不敢私通書謁。伏望聖慈。將臣此奏宣示弼。如臣妄詆大臣。則乞重行貶責。如以臣言為是。則弼宜恐

懼修省不可更如前日倚疾自便速當靖恭厥位同寅殫力竭致主安民之慮講興治補弊之術巡訪多士採擇羣才上以副陛下倚毗下以副士民屬望使虞舜之賡歌不獨見美於前世微臣不勝大願聞猶以是疾迎送有妨不見賓客則將何以詢訪事幾別識人材切計猶雖在家養疾不過安坐靜室賓客既知猶有是疾必不責其迎送之禮若只坐與之語於猶有何所損而乞聖慈宣諭此意

純仁又論劉琦等不當責降第一狀曰臣今日忽聞詔令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動喧朝聽等罪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率職之臣獲罪則忠勤不勸納諫之風盛闕則君德有虧是以仁宗皇帝開廣言路優容諍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皇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臣為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諭封回自是誨等力求外補此陛下之所親見固為萬世之光陛下述事繼明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事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乖於輕重中書蔽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原而柄臣逐非據憑其罪欲其畏避擯縮遇事不敢輒論雖於政府便安而陛下將何所賴且執政王安石以文學自負以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難回舉意發言自謂中理近以陛下切於求治安石不度已才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咎夔稷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稽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謂賢能所以薦薛向為通才指呂誨為無用致陛下無從諫之美使時政有摧苗之憂臣常失望痛心故已屢有陳奏孟子曰不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安石議桑羊之術。不恭甚矣。四方百姓未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擾之。賊之甚矣。加以魯公亮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安石見容。惟務雷同苟且。舊則好拘文法。今則一切依隨。趙抃心知其非。而詞辨不及安石。凡事不能力捄。徒聞退有後言。此皆陛下大臣所為。安得政令無失。求諫尚恐不及。何暇深責諍臣。蓋以安石之心。將欲果於興事。所以深惡言者。懲戒後來。殊不知成湯罪己而興。禹拜昌言曰聖。周道既衰。則有防川之蔽。秦法雖暴。而有敢怒之民。陛下睿知聰明。洞照古今。豈可啓寵偏聽。而失天下之心。伏望陛下平氣虛懷。深為國計。將琦等責降告敕。速賜追還。安石不可久在中書。必恐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機務。或且置之經筵。足以荅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如是。則商湯改過之美。可復見於今。帝堯從欲之仁。不獨稱於古。臣不勝大願。然臣久居諫刻。智慮不明。不能救止未然。遂致聖政有失。雖陛下不憚改作。而臣之職事已隳。豈敢復在諫垣。輒以居家待罪。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職。伏乞重行貶竄。以戒百官。

貼黃。今後政府臣寮。每欲主張親知。但只先同議論。後至簽敕之時。別作回避。則言者無由奏彈。陛下豈可不察。劉述方被勘劾。恐執政陷以稽遲之罪。劉述既見事有未安。自當不敢行下。本是盡心職事。却蒙執政深怒。況王安石舊作中書舍人。糾察在京刑獄。亦曾繳納詞頭。不肯入謝。今日不存忠恕。以至于此。亦乞陛下詳察。

第二狀曰。臣昨日上言。乞追還劉琦等責降誥敕。臣已居家待罪。以俟竄殛。然有愛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緣臺官為天子耳目。將使警察

百辟。以防權倖之非。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落職監當。若指君父之過。則將何法以加之。況自先皇帝已來。人主未嘗自有過失。皆因大臣舉措不謹。玷累朝廷。且君父既為人所玷累。則忠臣孝子寧忍不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貶竄。不惟自摧耳目。乃使忠孝莫伸。方今多士盈庭。太半趨附執政。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任性恣行何所不至。陛下雖欲制馭。必傷終始之恩。所以人主雖當仰成執政。而督察之任委之臺官。俟有過愆。則使彈擊。下以使大臣知懼。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從古以來馭臣之要道也。陛下將臣此奏。反覆究詳。特與追還二人。以正朝廷之失。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厭寧三年。直舍人院吕大防論御臣之要。上奏曰。臣伏見陛下求治之意可謂至矣。四方孤遠卑賤之吏。或一善可稱。或一詞可録。不問其秩之高下。皆傳名而見之燕閒從容。盡其所蘊。聖心退託。猶以為未至。又詔百官之在朝者各封上其所欲言。而以次對於延和殿。自爾以來。且將數年。伏惟陛下觀天下之人才。不為不衆矣。然人才多。則賢不肖並進而難知。事理衆則可與不可雜至而易惑。恭惟聖鑒之明。固無適照。然區區之愚。竊謂古今人主之臨治。動則皆稱御。蓋天下者車也。羣臣者馬也。法度者轡策也。要在人主善御之而已。御得其要。則車安而馬習。轡緩而策簡。御失其要。則車危而馬敝。轡急而策煩。人主之所以貴要者無他。在此而已。臣愚以謂御臣之要。必先退纖柔而進樸直。略言詞而責行實。然後為得。臣竊見近年被召見用之臣。其善事固不少矣。而以浮辯巧說而進者或有之。臣竊原其理。蓋有二途。或以一切逢迎。徼倖速進。及考其成敗。則不足經遠。或援引古義。以證已見。不度宜適。而謂今世可行者。雖所以言者異。而敗事壞理其害則同。此陛下不可不熟

察也。自古雖聖人在上。未嘗不以巧言為戒者。蓋美言之於人。易眩而難察。易聽而難行。故雖堯舜在上。亦以巧言令色為畏。以靜言庸違為患。以壬人讒說為憂。況其下者哉。以此論之。故宜專進崇實忠良之士。以奉成聖化。雖言有佛戾。行有簡直。乍若不合者亦在陛下容養而成就之。漢武帝愛司馬遷嚴助之才華。而尊汲黯卜式。唐太宗好許敬宗李義府之文章。而信任王珪魏徵。此明主之鑒。有以區處之矣。以陛下之文明致治。將躋于二帝三王之盛。而知人之難。必不在漢唐二主之後也。

知審官院蘇頌同李大臨等繳李定詞頭。第一劄子曰。臣等檢會熙寧三年七月六日。奉聖旨。今後臺官有闕。委御史中丞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舉權。如所舉非其人。令言事官覺察聞奏。臣四月二十八日上殿面奉聖旨。將上件條貫赴舍人院商量草除李定官制者。臣等尋將上件條貫赴院同共看詳。蓋為從前臺官須得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奏舉稱職。後來為朝行中難得資序相當之人。故朝廷特開此制。云不拘官制高下者。只是不限博士與中行員外郎耳。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無權者。如舊官資序不相當。三丞以下未可為監察。故且令上權前行員外郎以上。不可為侍御。故令下無詳此皆不為選人設也。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權裁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以此言之。選人不可超授臺官明矣。至如程顥王子韶等。並已先轉京官。因中丞薦舉方蒙特遷中允。上權監察。今李定是初等職官資序。若特與改官。只合轉大理寺丞。且選人特改京官。已是優異。若更授超朝籍。陵之憲臺。恩命重疊。陞擢非常。先朝已來。未有此比。未知李定有何所長。而可當此殊命也。臣等所以喋喋有言。不避斧鉞之誅者。非他也。但為

愛惜朝廷之法制。而遵守有司之職業耳。且爵祿賞罰進退黜陟。皆陛下得以專之。無所不可者。若事下有司。則具有條制。當官者須奉行而固執也。大抵條例戒於妄開。今日行之。它日遂為故事。若有司因循。漸致隳紊。誠恐倖門一開。則仕途奔競之人。皆有僥求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而滿其意哉。前世所以謹重爵賞不以假人。雖有奇才異倫。亦須試以職事。俟有成效。然後超擢者。以此也。兼臣等前來論列。雖不具記上件條貫。亦只指陳選人超授臺官為過當耳。如宋敏求言去歲驟用京官而遷之。今又以幕職官便陞朝著。而峻處糾繩之地。切恐即循官制之舊。未壓群議。臣大臨言秀州判官。除授監察御史裏行。不唯超越資序。未壓群言。抑亦有乖國朝從來法制。臣頌言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授。人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詳此與今來檢舉到不拘官職高下條制。亦不至違戾。以此臣等所以須至再執守初議也。臣等非不知再拒嚴旨。獲罪不輕。但以意在盡公。不敢自為反覆。上誤朝廷耳。所有臣大臨昨日當草薛昌朝除官制。初亦疑慮未得允當。既而思之。昌朝雖非御史之薦。朝廷特除。緣是京官。為有程顥王子韶近例。所以不敢違拒。非如李定選人之比也。欲望聖慈更加詳察。臣等惓惓之誠。所有李定除官制。臣等未敢具草。

第二劄子曰。臣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劄子。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敏求奏。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刑房送到前秀州軍州事判官李定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國朝以來。其任頗重。去歲驟用京官而選之。今又以幕職官便陞朝著。而峻處糾繩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舊。而未厭群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御批速送別官命草。臣伏以國朝近制。進補臺官。皆詔御史中丞知雜。

與翰林學士。更互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曾任通判官中。奏舉充三院。其未歷通判者。即須特旨。方許薦為裏行。儻非其人。或至連坐。所以慎重臺閣之選也。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授。緣已有前詔。故人無間言。今定自支郡幕職官。入居朝廷糾繩之任。超越資序。近歲未有。臣恐有違官法。無益治朝。敏求所以惓惓而進言者。納忠而舉職也。議者或曰。唐世自諸侯幕府。入登臺省者多矣。而定之此除豈為過耶。臣以謂不然。在唐方鎮盛時。有奏辟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連茹增重。祖宗深鑒此弊。一切釐改。州郡僚佐皆從朝廷補授。大臣出鎮。或許辟官。亦皆隨資注擬。滿歲遷秩。並循銓格。非復如唐世之比。而今之三院。事任又重於昔時。況定官未終。更非時召對。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之薦。直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煩紊法制。必致人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再詳敏求前奏。頗得允當。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第三劄子曰。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劄子節文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李大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內有未便。奉聖旨令蘇頌依前降指揮撰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職事有閑劇。皆所以待才能之士。擢授有資級。保任有常法。亦所以抑奔競之塗。由古以來。茲道不易。祖宗之朝。或有自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蓋天下初定。士或棄草萊而不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真宗仁宗以來。每有除授。雖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蓋承平之代。事有紀律。故不得不循用資品選授之法。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而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政府既已奉行。有司不能抗議。使制命遂行。四方聳聞。仕進之間。豈無觖望。況

今天下之廣英豪之衆。它日或更有非常之人。又過於此。寅緣進見。奏對稱旨。則復以何官處之。寖漸不已。誠恐高官要職。或可以岐路而致。事有萬一。不可不防。臣所以區區建言者。上以遵朝廷之法制。下以盡有司之職業耳。謹按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敕。皆按典故而起草。制敕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人論列差除。用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中丞學士薦舉朝臣。乃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言。去歲以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今若先立定制。許於幕職官中選擢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敢違拒邪。況定之此制。前日敕求大臨洎臣。皆知不應近制。是以各有論奏。今再被詔旨。若便奉行。是臣故違官守。自作二三。上累聖明。孰任其責。竊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官守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資超用。無所不可。不必棄越近制。屢之憲綱。若臣上懼嚴誅。靦顏起草。誠慮門下不封駁。不肯放過。縱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重有論列。或定畏議固執。不敢祗受。是臣一廢職事而致論議互起。煩瀆聖聽。則臣之罪戾。死有餘責。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第四劄子曰。臣今月一日。准中書劄子節文。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詞頭奉聖旨劄與蘇頌。所除李定係是特旨。不礙近條。令疾速撰詞。臣為詳自來本院。凡有中書送到詞頭。並是當制舍人奉行。唯是當制日曾封還詞頭。其詞頭再下。若元封還之官。却再當日。即轉送以次官命詞。昨日中書劄子送舍人院。是臣當制。所以獨具劄子奏陳。今日輪當李大臨直日。上件劄子。合是本官奏行。却專送臣處。顯見不依得自来更直承受体例。是同一職事。而差使有異。臣豈敢越次承受。若云因臣論列除改不合條例。便送臣處分。緣上件

論奏是與李大臨一狀同議事躰不殊却不依常例送本院輪次承受其劄子已具狀繳納中書門下伏乞依自来体例施行去訖無臣與李大臨等前後論列李定差除未得允當蓋是遵守朝廷之法制奉行有司之職業初等職官超授朝列無權御史不應近制所以未敢具草今来中書劄子稱係是特旨除授不礙近降條制臣切謂若果出聖意拔擢即須是非常之人名聲顯聞於時然後可以厭服羣議為朝廷美事不然則進用之路自有階漸耳昔馬周為常何作奏條陳得失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舊太宗拔於布衣近世張知白上書言事論議卓越真宗皇帝拔於河陽職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矣逢時遇主可謂非常矣然周猶召直門下省明年方用為御史裏行知白召對稱旨亦命試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非如定遠州職官素無聲稱偶因孫覺論薦一賜召對便蒙超授縱有奇謀碩畫亦未顯著於時豈足以稱不次之擢但用其言不試以實天下才辯之士聞之皆思趨走勢要以希薦用此門一開未必為國家之福也故前代用人之法必加詳試俟見成效然後陞擢者亦所以防僥倖之路也今臣不避誅戮再貢瞽言者誠見陛下容受直言可不思軟納少裨補耶其李定特旨除授欲望陛下早賜采納群議或詢近臣若謂定之才果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則臣自當受妄言之罪萬一臣言不虛即乞再加詳酌或別授一官寘之京師俟它時見其實狀進用未晚如此不唯臣等職事得舉無亦可以養成定之才資免詿異日之論議也臣不勝夙夜惓惓納忠之至然臣已是五次論列黷拒詔命罪在不赦戰恐待罪不敢遑寧

知制誥宋敏求繳李定詞頭上奏曰臣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刑房送到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

伏以御史之官。國朝以來。其任頗重。雖列屬三院。各有等差。至於肅政外朝。紀綱所寄。號為清峻。選擇之意。蓋均。舊制須太常博士。經兩任通判。方許舉奏入臺。蓋以歷任既深。則更事益多。朝廷之儀。得以詳熟。景祐初。以資任難有相當者。遂許舉博士以上通判未滿任者。為御史裏行。去歲驟用京官而遷之。今又以幕職官便陞朝著。而峻處糾繩之地。臣切恐弗循官制之舊。而未厭群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

知制誥李大臨繳李定詞頭奏曰。臣以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劄子。令看詳宋敏求蘇頌所奏。委得公當。伏以御史之職。糾正內外。自國朝故事。每有員闕。必用太常博士已上。然後補之。仍須曾歷通判。方許舉薦。今李定秀州判官。除監察御史裏行。未唯超越資序。未厭群言。抑亦有乖國朝從來法制。敏求頌等之所陳。蓋亦有補於朝廷。伏望早賜詳酌。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又臨又奏曰。臣今月三日。准中書劄子。送下蘇頌繳納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詞頭。奉聖旨。所除李定出自特旨。並不礙近制。令舍人院疾速撰詞。輪次是臣當制。切緣臣與蘇頌前後繫次論列。屢煩聖聽。非不知狂率僭易罪當萬死。然猶喋喋不已者。無它也。蓋以職在近列。忝贊書命。詔勅未便。理合奏論。既有所懷。豈敢緘默。切以李定自初等職官。越授御史。不次遷擢。舊例所無。若云差除特自聖旨。不礙近制。凡朝廷爵賞之出。稍有優異。皆可謂之特旨。或事有未當。豈可以特旨之故而不許言之。聖度聰明。容納必無不許之理。以此臣得以盡所懷而終言之。且定自處仕塗。未聞有卓然稱譽為時所推。若謂之有經術行誼。則召對數刻之間。陛下豈能盡見其所蘊之深淺也。若陛下以其辨論可取。急於任用。則遷之以一官可也。徐觀其所為。然後別加遷擢可也。

不當遽然置在憲臺駭動物聽於定未安於國躰亦有所損故前頌之所論唐太宗用馬周先置門下省明年方為御史裏行國朝用張知白亦先試於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蓋為此也今定之除既未厭群議若制命一出豈免門下之封駁臺諫之章疏耶臣當此時雖欲自劾請罪亦無及矣縱陛下容恕不加誅責然臣復何面目以處陛下之左右耶以此須至先事建言儻蒙聽察不唯在臣職業粗得所守亦於朝廷萬分裨益臣不勝兢惶隕越待罪之至其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伏望聖慈更賜詳酌

神宗時校書郎晁補之奏舉趙元緒狀曰伏見本府居住朝奉郎新差監在京物料庫趙元緒父故太子少師致仕槩在仁宗朝曾與韓琦曾公亮歐陽修同執政時仁宗初命英宗領宗正槩言宗正非所以為重乞立為皇子後預顧命定策立英宗嗣大寶功施社稷同時勳臣之子皆蒙次第褒擢多已通顯而槩之嗣子獨沉常調簪組之傳不絕如綫元緒刻意承家學問自立吏事足稱勘會知揚州蘇頌知應天府何正臣權京東轉運副使呂溫卿皆嘗論槩之功薦元緒之才可備任使未蒙施行臣竊覩神宗在東宮荅槩書云首定大策固已措時於久安世蒙顯休方當與國而長懋槩之有勳王室事固灼著其墳墓居第在宋歲時闕人照管伏望聖慈檢會前後臣僚奏乞特賜甄録其子元緒與一南京差遣庶以廣國家求舊念功之美意而勸臣子之為忠孝者

監察御史陳師錫上奏曰臣聞堯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為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矣而任之之意不專賢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矣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

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又曰。郭何以亡。管仲曰。以其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亡。管仲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亡。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守而不變。將至於亡。其能霸且王乎。管仲且猶知此。況不為管仲者乎。宋興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享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初親覽萬機。見政事之多僻。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耆。參副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同列陳堯佐。盛度。韓億。右中立。同時見黜。嘗用夏竦為樞密使。諫官歐陽修論其姦邪。即日罷竦判河陽。晏殊為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邊事。廣置田宅。即日出殊知潁州。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若仁宗牽於偏聽。優柔不斷。臺諫備位。言不見用。賢善不進。朋姦不去。則安能享四十二年太平之福乎。臣願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齊桓管仲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臣以疎遠朴陋。誤蒙收擢。敢竭所聞。上裨萬一。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倘蒙加意。豈獨一介小臣之幸。實社稷生民之福也。

黃廉為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

知杭州陳襄薦吳師仁劄子曰。新制已前嘗選請到本州進士吳師

仁在學充教授。体訪得本人履行淳正。器識高遠。嘗隸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歸田里。甘貧守道。專治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為異端之說。自充教授以來。夙夜孜孜。誨誘不倦。曾未數月。學者翕然向風。知所勸激。使之久處必有成就人才。美厚風俗。伏望聖慈持賜收采。令充本州州學教授。

熙寧中。襄為侍御史知雜事。又論大臣皆以利進。上奏曰。臣竊聞已有制命除韓絳樞密副使。無參知政事。絳以才望序遷。固未為過。然朝廷所以用絳之意。似乎不厚矣。陛下始用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遷為丞相。而絳又領之。豈不數月。今又以絳參預政事。則是中書選任大臣。皆以利進。自古致治之朝。未有此事也。書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輔相之任也。大戊之興也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高宗之興也。則有甘盤傅說。而商祀配天。成王之立也。則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興作禮樂。遂致太平之功。不聞以利責之也。唐憲宗剛明果斷。能立事功。以藩鎮漸平。肆意侈欲。程异皇甫鎛探知其旨。以誅剝財利說之。故憲宗獨排物議而以异鎛為相。裴度素所親信。雖極言論列。終亦不悟。季年昏惑。曾庸主之不若。信乎利之蔽人也如此。君人者之所任與其所好。足以為戒矣。今陛下執政之臣。凡以利進者三人矣。雖聖德高明。不足以致惑。亦不可以不謹也。臣欲乞罷絳參知政事。令後中書選任大臣。必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以利進。如陛下不欲追寢已行之命。即乞將制置條例司與青苗補助之法。只歸三司。及責之守令相度施行。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

襄知諫院。乞召還范純仁狀曰。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內聖旨。就差

知河中府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范純仁充成都府路轉運使劄付
御史臺者比聞御史中丞呂公著右正言知諫院孫覺皆有文字乞
留純仁要劇差遣未蒙俞旨純仁向以諫官言事議論有所不合於
義難處懇求外官陛下深示矜容不獲已而與之善郡中外之論已
惜其去謂無歲月之久必當召還供職今復使之遠適人情殊駭在
陛下之意不過藉其風力安慰遠民然內外資望之臣可以當此一
路者猶足選擇如純仁者忠義勁正乃陛下耳目之官嘗以言事被
逐而志無所奪輕利信道不為苟且之計求之今日豈易得哉衆口
一辭皆以為不當去伏望聖意早賜召歸要近以厭人望非特臣之
私言也謹具狀奏聞

襄又依赦文舉陳烈狀曰准御史臺牒准熙寧十年九月七日勅奉
聖旨應內外官待制以上各於文臣內舉才行堪任陞擢官一員令
中書審察如所舉不謬取旨隨材用試即不得舉已係帶職及兩府
自己親戚者臣伏見前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心仁
氣剛才智卓越學聖人之言而必踐其行稽先王之法而必適於時
博通群經尤明於典禮之奧其為文章淵源浩博肆筆而成求之宿
儒未有比者慶曆初嘗與鄉貢試于禮部罷歸田里無復仕進安貧
力學積四十年著書數萬言未見其止仁宗朝嘗因近臣論薦及本
部監司長吏高其風節數以名聞累降召命以學官起之辭而不至
世以為潔身獨行之士是非知烈者也烈之所學皆孔孟之志觀其
事業足以有為自以身載聖賢之道不為苟進可以禮致而不可以
利畜如斯而已矣伏思陛下享御以來博延髦儁得人之盛跨越百
王如烈之賢不為難致欲望陛下特以禮命召至闕庭賜對清閒親
降聖問使陳二帝三王之術六經四子之要與夫當世之務以著于

篇。必有以上稱陛下尊賢重德之舉。今保舉堪充清要。不次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面欺之罪。謹具狀奏聞。

襄又彈李南公除京西運判不當狀曰。臣伏准中書劄子。太常博士李南公。已降勅命就差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依舊提舉本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劄付御史臺者。南公資力甚淺。學術無聞。雖小有才。不足以驟加劇任。近為制置司奏辟。專以青苗之法為便。迎合柄臣。曾未赴官。遽遷此命。雖理權發遣資序。其實與轉運使副事權均一。使廉按一路。所繫不輕。非有資望之人。豈宜越次輕授。況青苗取利之法。臣已累次論列。乞行寢罷。未蒙指揮。今來更令轉運判官專領其事。外持使者之權。內與制置司相為響應。足以公行率剝。坐致餘贏。在於愛民。誠為未便。所有南公轉運判官之命。欲乞追還。別與差遣。試之以事。如其的有顯効。然後擢而任之。庶使輕揚巧佞之人。無由妄進。仍乞以臣前後乞罷青苗劄子。早賜降付中書裁決施行。謹具狀奏聞。

襄判尚書都省。乞選擇縣令劄子曰。臣備位銓衡。膺旨授之寄。伏見吏員冗雜。無所銓品。非國家清源正本之道。臣固未敢別有改更。但以縣令一職。最為親民之尤者。上以宣導王澤。下以阜安百姓。苟非其人。則百里蒙其害。此固不得不慎擇也。自仁宗天聖間舉之。令制始行。是時天下翕然以為良法。雖窮荒至陋之邑。皆號得人。然臣觀之。猶以為未至。何則。蓋天下之邑至多。而被舉之員不足。間以常調入令之人。衮同差注。故未能均得良吏也。臣今相度。欲乞應係選人知縣縣令處有闕。並以奏舉人充。仍詔諸路職司長吏。今後奏舉縣令。須是實有才行政術。可以字民者。即不得徇私妄有保薦親舊勢要不職之人。如有繆舉。專委御史臺覺察彈奏。每至舉狀到銓。委自

判銓臣僚。將逐人歷任內勞績及舉主人數。並具手實校量銓次。籍為上下二等。仍令諸路轉運司。勘會轄下州軍。將所管逐縣戶口多少。公事繁簡。亦為二等。擇其素號繁難不治之邑。及京朝官知縣久關正官之處。取係上等手實人以次授之。其次等人。即與以次縣分。作兩等差注。如奏舉員數不足。即於常調合入令錄資序人中。選歷任內有京職官縣令。舉主三人。允拆。令狀與奏舉人一例入等差注。如內有賢能之士。偶然舉主未足。不該入等者。然其才術可當繁劇。即委判銓同罪保舉。入逐等差注。每歲判銓二員。所舉各不得過十二人。其有素行乖越。人品猥懦。昏老癃疾之人。雖合入等。亦委判銓體量。降等與常調差注。其奏舉人令人。並乞與免見職司長吏廷參。其資序仍次幕職官之下。而在録事參軍之上。如到任後。政績有聞。及舉主五人以上合該磨勘者。候得替到銓日。其任劇縣者。即與截

申。次等縣者。與先次引見。如別無治迹。及舉主不足。自依常選人例施行。稍或繆濫違闕。不如舉狀者。即坐所舉之人。如此。則天下邑無小大遠近。及繁難不治之處。舉皆得人。偏遠之民。咸被聖澤。此實陛下安養元元之首務也。如以臣言為可采。伏乞降付銓司。令臣與同判官商議合行條約未盡事件。子細具折以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六

用人

宋神宗熙寧四年監察御史裏行劉摯論人才上疏曰臣竊以為治之道唯知人為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唯義所在小人為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太有為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奉命不暇官不得守

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捄削民財為功。以興起犴獄為才。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斂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而奉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体。有愛君之意。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謬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者以垂進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此。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嶮阻。而消長之勢。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謹好惡重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虛譁輕僞之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謹重難進易退之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

有偏陂莫不奮迅而顧為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命之而已臣
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
擊又論監司上奏曰臣自待罪風憲嘗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
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
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
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數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
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
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
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
者朝廷察其意固以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
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使者皆

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
来黜責數人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
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
正臣謂此法不可滋長須要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
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
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
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
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
摯又乞補諫員奏曰臣伏以國之政令常患為名甚美而事無其實
竊覩庚戌詔書令內外兩制各舉諫官二員當此之時天下臣庶皆
知陛下欲開廣言路謂此官之任職在補發人主聰明而直言朝廷
闕失故求天下公議所與之人此盛德事也兩制各以所知應令者

蓋數十百人矣。然至今頗未見有所用之。方陛下厲精政理。豈徒文虛名而廢實事耶。豈數十百人者之材業皆不足以少副詔意耶。不然復將聽大臣自有所擇用之耶。夫百執事固大臣之所宜擇。然惟有在言路者。當出於人主爾。諫院自孫洙補外。及今逾月。缺員已多。當陛下求忠言如不及之時。伏願檢會去年兩制所舉人數內。親選有重望諒直之人。補任諫員。交輔聖政。以實前日之詔。不勝大願。

館閣校勘王存。乞崇用忠實仁厚之吏。上奏曰。臣准御史臺告報當臣轉對者。臣聞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此至論也。陛下自即位以來。克己一心。憂勤庶政。未嘗事燕游之好。擢任材能。修明法度。有黽勉不倦之心。內經貨財。外明威武。有長轡遠馭之略。觀前世求治之主。規模宏廓。而勵精如此者。不見一二。謂宜天下震動鼓舞以趨太平。然為之累年。而人情未安。衆論不一。其故何耶。豈非所以為法有未諭於民心。而所任行法者。有不厭於物論耶。陛下亦盍反求所以然矣。蓋治貴適宜。不必舍近而慕遠。事蘄當理。不必遵古而狹今。祖宗法制。行逾百年。固有陵夷偏弊而不舉者。陛下作而振起之。是當爾也。先王善政有可施於今者。祖宗未遑及焉。陛下舉而推行之。是亦當爾也。然議者遂以為本朝之法。卑狹潰壞。必盡更其故。然後為治。臣恐好議論者過也。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言雖有善法。必得人而行之。切見比年擢用之人。才慧有餘而忠實不足。行法之吏。刻暴相勝。而仁厚無聞。群情惑而橫議興。未必不由於此。然則所謂行法適足以壞法也。臣恐澆薄相扇。寖以成風。今卿大夫聚於朝。論刑而不及德。士庶人交於下。言利而不及義。夫朝廷進人之賢否。風俗繫之。風俗之厚薄。盛衰隨之。仰惟陛下。恢堯舜舍己從人之美。体仲尼察言觀行之明。深抑巧佞險薄之風。崇

用忠實仁厚之吏使大宋之風俗淳厚於三代陛下之德化比隆於二帝豈不盛哉臣愚不識忌諱伏惟陛下幸赦而省察之臣不勝拳
拳。

司鹽鐵判官錢勰乞參舉才德之士上奏曰臣聞天下之治有因有革祖宗遺德在人法度明備此陛下之所宜因而世習久治弊隨以生此當今之所宜革也伏惟陛下操大有為之志而當不可不為之時凡所以不憚更張而務以興利除害蕪舜文武之用心也臣竊嘗深計熟慮當今之宜其先務之要不過擇人而已今陛下先器能而後履歷惟材是舉可謂急於擇人矣然臣尚慮有所獻者以謂人才不悉同而所用有宜適用不盡其才則雖才且無益多才而不涉道則為患大於不才惟道德規矩之士而其才足以經濟世務者此自陛下所宜養育成就以待非常之用者也自餘百執事之任有才智通敏可以雜集事務而不能深知禮義之科指者此足充繁使而不可居內外表率之官而抱公守道難進易退之士雖無敏捷趨走之便而堪屬大事者此居內可備顧問而居外可為表率臣願陛下參舉才德各盡其用必使有德者先進而有才者佐之俾上不失經國之体下不失便民之利以陛下至明不惑之資洞見情偽器而使之天下幸甚。

勰又乞擇經術耆艾之士以備顧問上奏曰臣伏見漢制侍中左右曹諸吏常侍給事中皆加官多至數十人或得入禁中掌顧問應對唐制供奉學士以文學言語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是皆人主所與燕見者也恭惟陛下天縱之資專意經術遴揀臺閣未嘗虛授妙選名儒以備要近然皆外領事務日有官守之責未協盡規之義臣願陛下益選其間經術通明有守不畏鬼磊耆艾之士無取該

貫史學通知古今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優以清閑引之親近使專意討論以備朝夕燕見紬繹顧問密勿獻替少裨萬一則與夫事已施行而使言事者論列利害彰於羣聽勢相遼而所益廣惟陛下留察

御史中丞楊繪論舊臣多求退上奏曰臣竊見唐尚書左丞孔戣年及七十致仕得請韓愈工部言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高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優賢貴老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及引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臣切謂孔戣年已七十致仕得請愈猶以老成可惜而留之則近日老舊之臣年未及七十而堅求休退者已聽數人矣范鎮始六十有三而致仕呂誨約六十而致仕歐陽脩五十雖皆未致仕而得閑散地雖彼數臣自以知止足為高節臣所疑何獨迫耒高者之多乎唐大中時吏部侍郎孔溫業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以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彼白敏中一庸相也尚能以賢人不樂居朝自警而況陛下以大聖之資孜孜求治而老舊之臣相繼有不待年而求去者耒老者退而少者進舊者遠而新者衆得不微軫於聖懷哉但恐訪於偏辭者則曰彼皆奸邪之人畏陛下之神明而遠遁矣否則曰彼皆沮止新法者今新法既已便故皆羞忸而退矣臣願勿信於偏而少加警於聖慮則天下幸甚矣為國任臣之道惟其用之當而已故無老少舊新之分也然而老而舊者常過於重謹而難以興變法少而新者常喜於進取而易以與作事臣以為二者之說宜參取之乃得其當若取之偏則少而

新者。可與畱其始之利。而不肯慮其終之害。老而舊者。能防其終之弊。而不肯謀其始之變。若能用易於作事者。俾圖其始之利而裁之。聽難於變法者。俾慮其終之害而防之。則事得其宜矣。古有云。老者之知。少者之決。此之謂矣。切恐少而新者言其利則易從。老而舊者言其害則難入。而或有利十而害百者。但聞其利不聞其害焉。民或被其害。而無由上達矣。

繪又論諫官當人主自擇。上奏曰。臣聞天子有諫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謂三公四輔為七人之數。今之諫官。即古之三公四輔之職。其任得非重哉。擇之可不謹乎。本朝諫院官多或至五六人。少猶不下三人。然皆出於清衷之自擇。盖天子既以事委宰相。則天下之人悉趨附。而無敢陳其不逮。故置諫官以相維之。其如位宰相者。必不喜諫官之敢言。理固然也。不爾。裴垍安得獨稱美於唐哉。為宰相者。則必自除附己者為之。乃不如不置也。徒自蔽於耳目而已。陛下博通古今。至於納諫昌。拒諫危之說。如唐太宗終始納諫而昌。唐明皇不能終而危之事。具布史策。不假臣言也。伏覩孫洙補郡。後來官闕而不填者旬月。得非難其人乎。臣切見李絳有云。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臣願陛下擄在朝之臣。擇其老成諳練典故之士。而置之諫列。以參聽其議論。不無補於聖聰也。而勿委宰相除之。若委而除之。則必取新進之士不敢異論者。不由檢正并條例而升。則自編校與敕局而授矣。願陛下兼聽而廣視之。取資深淺之人雜用。于以集衆才之美。而濟天下之務。幸甚。

五年。御史劉孝孫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講脩衆務。揀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收采。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

有名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明聖問宏奥幽冗之士乍對清光舉動語言過於兢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名也皆以為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辱況士人或緣臣僚薦舉或為朝廷所知比之輩流必有可采苟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下覆載涵育之德也

孝孫又論方面之寄勿遽更易上奏曰臣前日奏事延和論及久任官吏之意臣切謂設官分職以相經緯而不責悠久一切代徙曾無常任皆自昔之公患比来朝廷思革前弊如監司使者稍稍任之久而方面之寄尚或遷易不常事大体重方幸得人要且勉徇吏民便安之意少息遞傳送迎之勞曲假歲月使得盡所施設夫豈不美如留守大名府韓琦知成都府趙抃皆朝廷舊臣天下之所屬望琦有大節抃有清德所至誠服如其父母藩垣之外得斯人而任之則可以坐分宵旰之憂矣臣願陛下留神方面遴揀名德久其時歲勿遽更易雖心在王室臣子之志而無以公歸實厭輿望臣不勝區區

九年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論除授不經二府上奏曰臣伏覩近日命趙抃為安南招討使李憲為之副外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雖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是非之間臣未易以臆決風傳之事或難盡信然若無其由安得此語臣職宜以悉陳臣竊以人君之職在知言以言任人既難偏用則先參驗其平日之素行又攷察其今日之所能凡所能所行已先參攷則曰功曰效從可類求自小官而至大吏自大吏而至大臣及夫參預政機圖回樞要任既重矣察亦至矣故古之知治之君不以疑大臣為嘉謀以擇大臣為重事若夫道不足以孚天簡人君之心孚不足以

下之衆。所措乖戾。所為諂邪。則敷告外廷。去之可也。至於使居其職。而不責以所任之事。使充其位。而不責以所行之言。內計定。而外言得以轉移。近習進。而輔政之語得以侵奪。或文符直行。而不領屬於公府。或論議陰進。而不関決於樞廷。則滅裂紀綱。何莫由此。諒朝廷以為事之大者。必須僉謀。已令大臣詳論。事之小者。不欲迂滯。祇使小臣開陳。或患其宛轉而虛有留難。或以其迫急而不暇詳問。夫王言之出。尤在謹微。其初小不留神。其後遂為故事。某日某事。稍繫政經。已嘗不下二府。某日某事。不繫國體。何緣却関外司。樂便疾於一時。忘幾微於後日。一啓其漸寖難改更。況於邊廷。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戚者也。今至煩莫若邊鎮。至重莫若將臣。而有不預焉。則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矣。既不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曰。勢位已極矣。

上已為之。而又以力爭。則獲專權之咎矣。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於聖旨。我何預哉。是謂其能者為自疑之端。不才者為容身之地。積此而往。豈國家之利邪。而又君逸臣勞。勢自當爾。主憂臣辱。事皆固然。未有君宵旰於上。而使臣得燕安於其官。主憂勞於中。而使臣乃恬然於其下者也。臣不必遠引古今。以國朝言之。章聖皇帝。責謂李穆。天旱如此。盈車載俸。於汝安乎。可謂能知責輔弼之方矣。太祖以王著醉於玉堂。而悉逐御史。此可謂能責彈劾之臣矣。蓋平日不侵其所職。則日後可責以有成。臣伏覩近世朝廷所以責臣下者至輕。羣臣所以自任其責者尤鮮。二府侵奪寺監之職。寺監侵外任監司之職。監司侵州縣之職。方今之弊。在所革除。豈可相承。上下如此。則恐權綱一紊。拯之則難。臣欲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以法。其大臣或可疑。

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揔攬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咎人人自任其責君臣之間各盡其道

侍御史周君乞重使者之任狀曰臣伏見朝廷近年遣使出外大則察訪制置小則幹當公事遠至兼兩路近亦十數州竊原其意豈非以天下至廣人情萬殊高拱深嚴不能周知夫事物風俗之變環顧僻遠不能親諭以德意志慮之詳臨遣軺車旁午道路盖欲其宣布上澤考正法度講求民瘼推行美利擊奸暴振滯淹甄別賢方澄清風俗此堯之聰明舜之考績文王之憂勤而陛下之求治也然將命之人間或不稱所選煩苛掊刻失於大体所至郡縣惟糺擿簿書小失刋正吏文空言變更已成而妄作聰明摧辱監司而自為威重聽任失實措置乖方期會之嚴甚於星火以致職司諂事官吏驚憂一方騷然不敢安處有識聞見為朝廷深惜殆非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皇皇者華言遠而有光華之義也近聞朝廷察訪体量幹當公事等官內有任意違法者許本路監司覺察聞奏必以使者不職如前所陳故行約束不令過當然王人銜命乃為外司檢察本末倒置非所以尊大朝廷也臣願陛下重使者之任謹選而時遣之非素有才行曉知民務之人不以將命非廢置利害関於要切之事不以輕出無令使者為監司所議庶幾君命不辱國体增重崇忠厚之化革偷薄之風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論守令許保明再任上奏曰臣聞事有若緩而所主最大理有若迂而所関最急者守令是也今之談治道者咸謂迂緩忽而不省然百里之命千里之寄財賦之繁彼實尸之獄訟之重彼實任之向使一不得人則陛下雖有德澤誰與達此百

姓雖有沉冤誰與領此。臣伏見陛下儲神政機勵精民務屢下德音誕告中外。峻刺舉之法嚴考課之令。四方聳然咸知趣向。以臣觀之。今四海幅員之廣。有學士大夫之衆。所謂循良之長。慈惠之帥。宜不難得。然限以歲月。不足以程其功。槩以資格。不足以起其意。臣今以為宜委按察官精覈部吏。其有究心政理。宜於其人。有志功名。善於其職者。縣令許知州保明申監司。知州許監司保明奏朝廷。不限員數。並許再任。如任內別有功狀。卓然可觀。大者特賜詔除。次者優加秩任。其合關陞磨勘者。並與就任陞改。如此。則能者得極其意。奮迅於事功。中材不忍自棄。自勉於職業。

汝礪又奏曰。臣比緣入對。乞令吏部選薦人才。以待朝廷考擇。蒙恩許令尚書左選。略賜施行。甚大惠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欲多士有道。在知所以養之求之而已。養之在久。求之在博。譬猶楩楠杞梓之木。皆須百年而後成。蘋蘩蘊藻之菜。亦非一所而可得。尚書左選。惟升朝文臣而已。如右選及侍郎選不與焉。衆才所聚。不謂無人。臣欲乞令三選。皆倣尚書左選法而推行之。責之以不已。必有所得。上稱朝廷所以求取長育人才之意。惟陛下留神。

汝礪乞選任大臣諫官。狀奏曰。右臣學不燭於理。又不稔熟於時事。雖思冒昧自竭。亦自知其無補也。臣切自念三代之盛。莫如周。周莫盛於成康。昭不克繼。穆幾於亡。宣王中興。然已不純於文武矣。高祖取秦為漢。一傳而有呂氏之禍。文景之際盛矣。而亦有七國之亂。武帝好大喜功。兵出無虛歲。海內為之騷然。光武再有天下。號令溫雅。政教宣昭。所克繼者。顯肅而已。肅已下無稽焉。神堯之功。不及湯武。太宗之治。幾於成康。至於高宗孱弱。武氏遂專制。明皇之興。不克厥終。唐自此微矣。下于五代。中國分裂為七八。及真人出。四海一。而聖

聖相續太平踰百年矣自三代以來其盛未有如今日也深惟萬物之變相往還於無窮治不能無亂安不能無危臣稽諸天變察諸人事參之往古驗之来今度天下之勢足以為大安亦可以為危治亂安危之機在陛下察之而已臣之不肖自顧無益陛下事惟陛下謹擇大臣以與政事選揀忠直以當言路庶幾利害邪正不壅於聞聽而天下終保於治安也臣不勝奉奉之至

臣所陳非一不能以動天聽天下之事在下者不能言之而在上者不能知之雖然不能言之及其能知之則亦行之矣不能知之及其能知之則亦去之矣則是猶未為深能也若夫已言之而不能行已知之而不能去則為害大矣臣不任震慄謹録奏聞

汝礪又奏曰臣聞為君難任人而用之則為君非難知人難修身而取之則知人非難陛下固天縱之將聖又不厭於學其於天下是非之理固已昭晰矣惟所以是之而觀天下之不肖則邪正曲直何隱於日月之照昭耶然天下之賢惟所以非之而觀天下之理有似是而非物之終有澈者不可不察也所任主於仁而有容者也而庸懦者同焉庸懦者其形似仁而非仁也所聽主於知而可以謀也而纖巧者附焉纖巧者其詭似智而非智也所使主於勇而可以有為者也而暴戾者出焉是暴戾者其迹似勇而非勇也自陛下即位此類誤陛下多矣幸陛下加察焉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不得已矣然自朝廷至于郡縣凡幾人欲以一人之知照明而審察之亦不可勝辨矣使臣為計亦擇其大者而已臣願揔天下之事而無計之盡天下之才而無論之而為之圖籍焉自廟堂之上與任安危者當幾何人而其道大其德駿可與同者今幾人自邊境之外與分邊寄者今幾何人

而其謀深。其猷壯。可以使者。今幾何處也。外之諸路。及為大郡府。又幾人。內之為府。為監。為寺者。幾何處也。其德行可以教人。其忠謀可以諫諍者。可以理材者。可使者。或貴或賤。或遠或近。今摠幾人。較之吾心。謀之公卿大夫。聽之民言。皆以為可。則可以不疑矣。以信任之使之固。以恩遇之使之厚。以禮遇之使之盡。久之乃遷焉。夫其大者已得之矣。其小者付之有司。不用吾知焉可也。以臣所計。不過數十人。而天下事定矣。蓋堯之所知者一相而已。舜之所命。四岳九官。十二牧。凡二十二人而已。周官之所論。三公三孤。六卿。凡十二人而已。天下亦多事矣。雖舉而推之。將不勝其多。而其所求者。止於如此。乃所以能是也。蓋堯以一相使引其類。則得十六相。舜以二十二人。分治內外。而不仁者遠。周以六卿各率其屬。而兆民治。此其所以為帝所以為王也。夫四海之大。百官之富。未嘗無才也。在人主所取而已。詩曰。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夫宣王中興之周。秉天下之才寡能之時。崛然興起。求所以為將。蓋無不如其意。以今日之盛。祖宗恩德蒙被百年。而陛下養育之至。亦何求而不得乎。惟陛下念之。

汝礪又論縣令狀奏曰。臣聞朝廷選職司重於郡守。選郡守重於縣令。亦勢之自然也。然臣嘗以謂一路之為職司者。不過三四人。一州為之守者一人。而為之令者或五六人。或十人。事之自縣而至於州者十止於三四。自州而至於職司者。一二而已。故利害係於民者至多。而其迹尤與民親者莫如令也。陛下作為法度。尤用意於此。而臣所經涉。徧江淮數千里之間。求其能至於不敗事者已少。而其不才苟簡貪冒之人。實不可勝數。其能以至誠推陛下之德意志慮。以施於民者。往往而絕也。臣以謂為縣終不得人。則陛下雖有善政終不

得以及天下。莫不有青苗免役也。有處以為大利。有處以為大害。莫不有賦稅也。有處以為增羨。有處以為虧損。然則法之行果繫於令也。今選人有舉者三人進為令。令得舉者五人。遷為京官知縣。其所保者。不為賍汙而已。雖不能。不恤也。邑有小大。人之才有餘不足。循名次授之。則不才者往往誤當煩劇難治之寄。而有能者。或置於寬閑無事之地。此非善使人之方也。且如廬州之舒城合肥慎縣與亳之衛真皆用京官。如饒州之安仁餘干。與歙之祈門皆係舉令。然合肥慎縣之事。十於衛真舒城祈門之煩。非安仁餘干比也。今不度其力而任之。其能不敗乎。夫喜安逸。惡勤勞。皆人之常情也。非少優與之。則孰肯自投於危辱之地哉。臣乞令逐監司籍繁難縣。皆待舉而後入。稍優以恩例。其治狀尤善者。焚擢之。至無狀者黜之。因以為舉者之賞罰。因以觀舉者之賢否。如此。則縣邑徧得才能。而民莫不受賜矣。然臣初從仕。見自選調為令。自令得以京官為縣。頗自喜慰。人人皆有激昂趨赴事功之心。自此數年。至不樂為縣。雖少年強力。往往自屈以就管庫之安閑。而一縣闕令。嘗更數年。假攝者以為寄寓。而事之敝敗多矣。凡此皆制御太嚴之敝也。且如青苗免役。其條件已不可勝計。一行移之不如式。一出納之不如期。則憂辱已隨之。今審官流內銓。自比年停替者。餘二千人矣。自縣事得罪者。十至六七焉。傳曰。未有多禁而能止者。未有多令而能行者。許亦在擇人而已。不為之方。而以煩文繩之。求郡邑之治。猶駕駑馬而責之千里。必不能至矣。惟陛下少寬銜轡。使得有行焉。臣向聞陛下宣諭使人曰。化國之日。舒以長。使人可為也。士人聞之。至有感泣者。夫先王有不忍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惟陛下力行之。

貼黃。臣問審官吏。今知縣闕次。常有餘處。雖至好縣分。亦不肯注

授。故諸處闕官有至數年者。今逐處縣分惟能了青苗免役等錢則監司以為材能。亦不問其它。人不復知有縣令職事。陛下之民。其休戚尤繫於縣令。不為之計。則雖陛下日新政治。民終不獲安息。

汝礪又論遣使狀奏曰。臣聞人君有視聽之明。而不足以周於物。有仁民愛物之心。而不足以達於天下。於是遣使焉。將使以興利也。非智不足以知之。非仁不足以行之。將使以除害也。不忠則不能無欺。不信則不能無詐。然則遣使亦重事也。今諸路有都轉運。轉運。發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市易。而逐司各有官。勾當內有司農市易。將作軍器兵部。其出使者。或三四人。或六七人。而朝廷特遣之使。又皆不與此。比所遣既數。而所與又多不慎。小人因緣附託。得攝尺寸之柄。而乘權勢之來。一旦作為威福。以迫蹙州縣。將迎少失。則發剔微細而吏無容足之所矣。如程昉以閹人將命。而狠虐傲慢。雖近臣往往見其為姦利。暴於民言。獨不知有以告陛下未也。如張靚異時號奇俊士。其在兩浙。阿附撓正。醜迹今已見矣。如張諤為司農。使其屬按開祥。一日罷去者八人。而今報之妄。十幾六七。至今留滯未決。如軍監以選人張杲。計置皮角。而所至凌轢蹂踐。郡邑為之紛然。陛下之德惠未施。而怨譏先滿於道路。朝廷之事未集。而威令遂輕於天下。以此知使事非可輕也。且古者遣使雖數。然以傳記考之。如大小行人訓方氏禫人之屬。其所職各一事。未有預黜陟與奪。如今之易也。今司農寺屬官。所至皆得檢發。而其類尤為橫逆。臣聞先王之使人。其大小輕重。各因其才而已。少年吏更。涉未幾。又非有過人之智。而委付如此。必不克堪矣。臣伏思朝廷逐路有職司數人。皆為陛下布宣德意。以詔於民者也。今博選其人。可以任朝廷之事矣。國家改為之

始青苗之法未行農田差役之事未正故須專使如將作補完城壁軍器計置皮角亦皆至遣官今事且就緒使職司遣人足矣職司不能集責之可也何用紛紛如此也其它亦申勅所司慎出其属庶幾吏得自盡其力無使國家威令頓輕於天下也

元豐間魯肇上言曰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僦寧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為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三十餘年臣切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録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覯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奬廉退既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録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興嗣慶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為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切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無為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沉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為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為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禄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侔及興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覯為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是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群年二十六歲孫侔今家真州謹狀奏聞

八年監察御史王岩叟上奏曰臣聞治天下者不患乎無賢而患有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而使小人間之以亂其治爾蓋小人之傑者皆有材可稱有能可喜修威儀正顏色飾辭令與賢並進於前誰非賢哉此人主所宜察之而勿誤也臣以謂廣求素履而深考之博採公議而審觀之則賢佞可得而分矣臣請詳道所以察賢佞之說陛

下垂聰明以聽焉。幸甚。賢人之所為。其進也難。其退也易。利之所在不競也。勢之所居不趨也。言行則惴惴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則遲遲以去。而色不怨。以百姓之安為樂。而不以己之安為樂。以國家之危為憂。而不以己之危為憂。矯世厲俗。有所不為。以觸忌也而不變。犯顏逆鱗。無所不盡。以嬰禍也而不悔。不蔽天下之善。不隱天下之惡。專以不欺事其君。執德秉義。終始如一。不觀當時之所好惡而順之。此所謂賢者也。陛下試持此以取之。而天下之賢有不為陛下所得者。臣不信也。佞人之所為無定志也。無定言也。上所欲為則為之。不惜其君之過舉也。不卹其民之後害也。進人不以為國家而以為己。謀事不以先社稷而以先身。天下有疾苦而不以告也。天下有善良而不以聞也。懷祿耽寵。人情之所共厭。而不自知也。前日以為是。後日以為非而不愧也。然而自古中材之主。未嘗不為所惑者。其巧言可聽。其令色可悅。仁人君子之朴訥。非所敵爾。此所謂佞人也。陛下試持此以照之。天下之佞人有不為陛下所見者。臣不信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伏惟陛下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行之。惟知之益深。守之益固。行之益篤。以終之而已。延登忠賢。以輔成主上之聖德。放遠佞柔。使不為清明之瑕。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哲宗即位。王岩叟為右司諫。權給事中。繳駁安燾除知樞密院。上奏曰。臣伏以左司諫之職。屬門下省。近蒙本省批狀。差兼權給事中。給事中職當論駁。臣雖暫權。義難苟且。今日伏覩畫黃除安燾知樞密院。公議不允。臣不敢放過門下。緣過門之後。即是施行。既已施行。益難追改。據燾不才。無補陛下。而玷處廟堂。坐尸厚祿。考之物論。謂當置之散地。別進賢才。今乃超遷總領機務。位愈高而德愈不類。任益

大而才益不宜。必恐多致人言。上煩聖聽。臣所以輙先封還。乞陛下更加裁慮。或陛下必憐其人。未欲遽行罷免。則願且勿陞其位。但令與范純仁並為同知諫院可也。臣亦再三為陛下思之。唯如此頗為易處。伏望聖慈恕臣踈虞僭易之罪。察臣區區愛國之心。特垂採納。

岩叟又論安燾敕命不送給事中書讀。上奏曰。臣兩次論駁除安燾知樞密院。敕命久之不下。意謂聖慈已賜開納。今切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聞命皇恐。不知所容。陛下必以臣為違拒睿旨。遂一面施行。臣仰惟國家置官司。正要上下相關防。相審察。唯恐有失誤。所以重審之至。況給事中喉舌之任。若不由過。則不成命令。何所不可。臣違君之命。至于再三。雖陛下優容未加誅戮。臣自知罪不容矣。然臣少而讀書。本學事君之道。今不敢不以其所學事吾君也。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奪也。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也。守官之志可奪。則陛下今日雖喜臣從命。後日將不復信臣矣。愛君之心不忘。則陛下今日雖未亮臣。後日將復念臣矣。陛下聰明照微。豈不察臣之所以區區效愚忠而不已者。為陛下耶。臣自為耶。每與大臣結怨仇而不避者。為國計耶。為身耶。陛下欲人阿意順旨則易。欲人抗言執議則難。臣不為易而為其難。亦何心哉。但恐因臣不能為陛下守職事。而獲沮抑。則人人務為其易。非朝廷之福也。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止。此國家之大柄。而人主不可以不謹也。陛下一日逐章子厚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范純仁為執政。可謂賞當賢矣。然安燾之進則未見其當。此臣之所以當力為陛下言也。陛下曰。必行之。臣曰。必不可行。則是以臣抗君也。宜乎死有餘責。然臣言之不已。為之不疑者。以臣職當然也。守職而不敢曠。乃所以奉陛下也。

貼黃。臣豈不知即時奉行上則可以順陛下之意下則可以悅大臣之心。順陛下之意是臣之志也。然國体之所深繫。悅大臣之心。非臣之志也。況公議之所不與。臣但知以守官盡臣職。不敢將職事作人情若少為俯仰便安忠義欺明主。誤朝廷。是臣負天下國家。為罪大矣。此臣所以冒犯天威。再三論列。冀陛下開納也。

岩叟再辭書讀乞差官權給事中上奏曰臣封還安燾除知樞密院敕黃伏蒙御批。以國家進退大臣。皆須以禮。況前日延和奏事。已嘗面諭卿令復如是非乎所以待大臣之意也。可速書讀。無執所見者。臣既居諫諍之地。又假封駁之任。不敢傾顧避從諛。而為陛下持法。今燾差除未安。已累思德。仰令斜出。尤損紀綱。此事至重。實繫國体。臣所以夙夜思慮。殆廢寢食。屢進愚忠。

冀回天意。陛下初以燾次補而進之。終以燾自辭而聽之。是進退大臣之禮也。臣以燾為不才。不當雜羣賢並進。所以上助聖明判白賢佞。使在位端亮名節之人。知陛下聰明雄斷。感激自勵。是所以副陛下待大臣之意也。及延和殿對。蒙被天獎。使臣得安心言事。必賜主張。在臣之分。何以為報。須事無大小。有利國家者。知無不言。乃可以副眷眷。況今日之事。諫官御史議論如一。臣之區區。豈敢偏執所見。伏望聖慈察臣之心。恕臣之罪。特依前奏早賜施行。

貼黃。臣切恐陛下之意。謂已行之命。重於更改。緣給事中本為封駁。所封駁皆已行之命。置官之意。蓋以封駁為重。而不以已行為重也。自唐至德以來。命令既出。由給事中封駁之故。改而後行者。不可勝數。陛下固已熟知如此。更願優容開納。使有司得為陛下守官。以正綱紀。臣謂為臣之罪。莫大於反覆。臣既再三論

列義難却行書讀伏望陛下別賜指揮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
臣之守
岩叟又奏曰臣累言安燾之進不能協公議不能重朝廷不能服四
夷又告命不由門下書讀無以正法度無以持紀綱無以契群臣所
繫甚大至今未蒙省納施行多士之論皆以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
下自聽政以來未嘗有一事不愜天下之心今乃因不才無狀之人
致累吾君全美之德非獨臣惜之天下愛君之人誰不惜之臣恐有
獻言者誤陛下但謂已行之命不可回不復陳義理當如何此非忠
於陛下之言也非明於王体之論也自古及今唯昔人逆耳諫止君
父使無過舉為天下後世所議乃忠臣也乃明於王体者也臣切以
明主惟義是從不以回已行之命為難請引仁宗朝一事以告陛下
慶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除夏竦為樞密使四月八日開御史中丞王
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追寘樞密使於當時名儒石介作為聖
德頌以詠仁宗之美天下流傳至今稱為盛事伏望陛下法而行之
不以改已行之命為難而以聽諫為重天下幸甚臣志在愛君忘其
再三之瀆惟陛下察臣之志臣死無恨
岩叟又論擇相不可不謹上奏曰臣切觀詩書所載歷代傳記之所
著其稱帝王能事莫大於知人知人所先莫先於輔弼輔弼得賢則
百寮任職而上自慶於無為之地美至簡而全人君之美不勞而收
天下之功故臣區區愛君之心願陛下無失乎此也伏思陛下聽政
方踰年而治道已清西方已寧人人之心懽欣交通而無所不足者
陛下進賢退佞如拍白黑之效也今輔臣缺位臣知陛下擇賢而任
之必無所誤然中外之人莫不翹首拭目以觀陛下此舉臣不可不
告陛下其戒之重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

可也。諸大夫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陛下以孔子所以不輕信之心而取之。庶乎其無失矣。陛下念公忠之臣得之難也。不可不勞心於初以求之。誠得其人。則陛下逸矣。念佞邪之人去不易也。不可不精意於初以別之。誤進一人。則陛下憂矣。自古以來。世主之患。患在喜高名之士。而陋少文之人。曾不知高名之下有奸才。少文之中多重器。不可不下也。成天下之業。敗天下之事。常爭於辨與不辨毫釐之間耳。賢者居廟堂。則上可以尊天子。重朝廷。下可以安百姓。鎮四夷。苟一非其人。則國事危而人心搖矣。群邪類升。百僞交作。陛下雖欲奠枕而卧有不可得也。陛下之憂。實臣之憂。敢於未然傾瀉肝膽。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采納甚幸。

貼黃。切以命執政大臣。不與差除百官同也。百官雖進若不合公議。退之甚易。執政既進。朝廷便繫體貌。雖陛下悔而欲罷。亦有所不可。所以不可不謹之者此也。初若不謹。後致人言。則陛下傷知人之明矣。

岩叟又乞審於進賢果於去奸。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司馬光執政。信行其言。以革天下之弊。惟光憂國愛民之誠心。信於上下。信於內外。故陛下一用之。而天下之心安四夷之心安。而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陛下之心漠然矣。臣竊聞百姓相與憂曰。吾君能不忘光之言乎。求其類而用之。使持循其法乎。又憂曰。奸人無乃復將為朋。動搖正論。以欺吾君乎。無乃競為身謀。不卹國家之急。以病吾民乎。誰復以吾君之心為心。以吾民之意為意。夙夜盡瘁。以遺其身如光者乎。吾君方倚光以圖治。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陛下益勵乃心。益謹乃事。益重所付。不可泰然以忘憂也。今宜先有以釋民之憂而安其心者。惟

當果於去奸。審於進賢。二端而已爾。夫大忠在朝。奸人雖未去。猶有所忌而不能為也。光薨。奸人今不可少留矣。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果於去奸也。朝廷輕重。天下安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下將觀陛下用人以卜否泰。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審於進賢也。去奸進賢。皆能有以協天下之望。則百姓復何疑而憂哉。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貼黃。自古人臣因妬賢嫉能之心。而遂害國事者。無世無之。臣觀光之賢。上則見信於陛下。下則見信於百姓。人自恥以不及也。臣恐此後。必有妬光者。陰以妄言毀短光之所為。以疎陛下之心。俟間隙一開。則將入其邪說。行其奸謀。以壞善政。此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平生未嘗與光交接。又未嘗受光恩。非私於光也。惟恐小人或誤陛下耳。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安且樂矣。此治道之成。而聖功之著也。惟在陛下持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甚。中外之人。皆望大禮後罷張璪輩二三邪佞無狀之人。何意璪輩未去。而先失一忠臣。此中外之心。以為歎恨之深者也。今因璪輩自有請。願陛下早賜行之。別命忠賢以重朝廷。以為國家倚賴。以慰服天下之心。尤不可更容遲久。玷辱廟堂。使蒼生失望。四夷不安也。

六年。岩叟簽書樞密院事。乞用君子保泰通上奏曰。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難。守天下之泰易。臣獨曰。天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蓋方其未也。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之能行。見一不善惟恐未之能去。潛心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故卒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曰我尚何求哉。心曰益驕。志曰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

矣而儆於聽謂患之隱者為不足之慮謂事之微者為不足防奸生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所以守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皆聖人成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伏惟陛下臨御七年于茲進賢去佞恊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無淫刑無橫斂不聞一夫有怨嗟之聲奸宄不作兵革不試時和歲豐海內寧謐以古驗今可謂泰矣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宮室之好無聲色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惑無干戈之喜私謁不行苞苴絶跡百王之敝乃無一焉進學勤政寒暑不渝德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區區若此亦何心哉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愚誠過計竊憂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隨我泰道為陛下惜爾夫小人而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立在陛下審問之深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之所以保泰道者全矣備矣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羣臣以純一之意守于下使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

岩叟拜摳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用岩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顧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掊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

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
岩叟又論劉摯蘇轍。上疏曰。臣伏見右僕射劉摯以人言避位。于今
累日。中外之議。惶惑不寧。切以摯自陛下垂簾之初。首當言路。條陳
政事。排斥奸邪。無所顧避。天下知其忠。故不次登用。天下之人莫不
以為當。而大奸在外。含怒蓄怨。欲食其肉者。非一二矣。今朝廷清明。
天下安靜。固出于兩宮虛心求治。開誠納諫之效。然一時戮力盡忠
之臣。摯居其最。實陛下同心一体。可保終始無變之人也。自非罪狀
顯著。衆所不容。豈可因一二偏詞。輕示遐棄。臣恐適足快羣奸之意。
而失衆正之心。非所以為國家計也。臣每患朝廷之上。享陛下高爵
厚禄者雖多。而與陛下同心協意者則少。今就少之中。又將退斥。臣
反覆念慮。竊以為憂。蘇轍素有時名。元祐以來。排邪助正。竭力亦多。
今若止因一舉官失當。便行罷逐。恐於陛下進退大臣之体。有所未允。
況言者別有所懷。未易可測。臣不知拔肝瀝膽事陛下之日久者。為
可信邪。是一賤言路。未得其腹心者。為可信邪。安知其間無朋邪挾
私而陰與群姦為地者。陛下何不稍緩其事。試加考察。將必有所見。
知臣言之不妄。古人有云。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
自安。願陛下曲加含忍。以全終始之遇。且使小人不能有以闚陛下。
臣遭遇陛下非常之知。不與衆人比。既有所見。豈忍負恩默默自守。
臣本欲候秉曰垂簾而奏。以當行事齋戒。不獲登對。瀆至冒昧天威。
進此狂瞽。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黄臣度言者欲盡塞衆正之口。不過以朋黨加之。先惑聖意。然
自古奸人之欲排陷善良者。莫不皆為此無形之說。以肆誣罔。
陛下博覽書史。必能深察。

用人

宋哲宗幸傅堯俞自知明州召為秘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

元祐元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奏曰臣伏蒙聖恩特差中使降手詔詢訪仰披訓旨俯集兢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博載天光大明自聽政以來發號施令及進賢退愚時政污隆或因或革小大悃當中外欣悅所謂宗社無疆之福太平浸隆之時矣而猶謙動退托以臣遭遇累聖久竊重任又謂其犬馬之齒加長宜有重言曲賜下問乃詢黃髮采蘇莞之義臣敢不勉竭愚忠粗裨盛德夫治体之大莫

大乎任賢納諫。近者所用輔相。所擢諫憲。皆久積時望。大協輿情。必能弼直獻納。上副陛下求治深切之心。以至罷去市易。減損青苗。停養保馬。免納役錢。寬保甲按閱之頻。遂豐民耕種之業。此則市井畎畝之人。歡呼之聲。必已達於天聽矣。豈在老臣條陳而後詳。然上之數事。有損無益。不可久行而罷者。本非朝廷所圖。皆是近年以來。臣僚急進。僥倖成風。率務妄起事端。自求總領。粗有微效。則過求恩賞。事若有害。曾無責罰。欲其省官省事。民安政治。不可得矣。為今之要。當革此弊。自去年以來。斥去聚斂之臣。頗寬農商之利。四民樂業。萬國歡心。無名之入。多已削除。有常之用。當要豐足。今之戶部。實主邦計。尚書侍郎郎中員外。未聞精擇久任。唯見屢遷數易。欲使何人專任其責。國之大計安所望哉。此乃朝廷所宜先而不可忽也。又謂臣之所知堪大任者。臣素愚昧。艱於知人。然累玷鈞衡之任。惟在薦賢以圖報國。方其當軸任人。極於慎柬。拔十得五。安敢庶幾。及出領外藩。將踰一紀。朝中多士。罕有識知。雖有所聞。莫更所試。輕議論薦。恐未審詳。然熟聞士論。謂樞密直學士劉庠。端正有守。雖已在近職。久從外補。臣向在樞密。庠在太原。邊事民政。鎮靜不擾。光祿大夫前吏部侍郎蘇頌。性行淳和。學問該博。於本朝故事。多所詳記。若備顧問議論。當有裨益。朝奉大夫京西路提點刑獄劉奉世。才力精明。所守堅正。向為樞密院檢詳。及中書檢正。頗得時譽。若並召還左右。宜有所補。更乞聖明詳擇。或更有新進。可副柬求。容臣博訪。別具奏陳。況天下之大。必有多士寘於周行。然自數十年來。養育人材。有所未至。蓋鄉里舉選。不兼取文行。禮部復試。類收膚淺之學。今若條理學校貢舉之法。庶幾取士得人。以次擢升大任。則濟濟以寧。如周之盛。方朝廷大推仁政。勤恤民隱。親民之官。專在守令。臣謂宜申戒吏部。慎擇

其人。政得以和。民受其賜。前代銓衡授官之後。多赴政府引驗問其所長。或采其已試之効而遣之。間有昏謬不才。類多退落。如此則郡縣得人。政事修舉。又用人之法。當各因其才器。孔門四科。分政事文學之品。亦須就其所長而受其職。職乃無曠。前朝選試文學之士。即寘於館閣肓材之地。漸進用之。雜學士待制。皆主侍從。備顧問議論。以裨時政。今則盡補外任。臣謂宜略定員數。留充左右供職。久當察其器識緩急。孰政嗣人。便可參議進擢。臣蒙詔旨詢訪。敢不傾盡所蘊。但以老昏言無倫理。不任隕越惶懼之至。

二年。彥博又乞中外官久任。上奏曰。臣以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故累曾上言。乞中外官各令久任。須滿貢考。近日以來。遷改尤爲頻數。蓋由風俗躁競。例欲速遷。執政者或避怨謗。不能鎮靜。欲望中外治安。未可期也。臣欲今後凡差除中外官。並具見在任官年月滿未滿。須令任滿方得交替。如是急速。藉才須要其人。則不拘此制。其任滿得替之官。須具在任實有勞績。方與照會。合閑陞差遣。所貴官吏自此不敢苟簡。欲速。百職自然修舉。

貼黃。臣累曾上言。以吏戶刑部官屬。主選大計。刑罰并外任監司。及親民之官。並須久任。此繫朝廷致治之本。不可忽也。今乞與三省吏申明祖宗舊法。遵守施行。

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曰。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並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爲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

罪。不令薦舉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謂安民利物。衷所畏愛。非疲軟不立。曲取人情者。二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內私外公。實佞詐直者。三曰明敏。謂深察情理。應機辦事。非飾詐掠美。利口矜功者。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詐清釣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殘虐踰法者。二曰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者。三曰昏懦。謂不惠物情。依阿無守者。四曰貪縱。謂饕餮無厭。任情不法者。凡監司州縣。於所部之民。皆得以此入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效。則漸加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縣躰量申州。州躰量申監司。監司躰量申奏。續更躰量的確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即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鞫見實。口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太常少卿梁燾乞五事論相之得失。上奏曰。臣聞自古聖主賢君。任用宰相。必取天下公議之所在者。得公議則人望得。得人望則人心得。得人心則四海懽欣交通而無事。四海懽欣交通而無事。則坐享太平之福。隆太平之基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嚴靜仁明。與天無私。恭惟皇帝陛下。孝敬聰哲。嗣隆正統。宜得老成道德之臣。以為宰相。濟以二三耆哲。同寅協恭。咸有一德。使聖賢事業。相資而成康靖之功。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也。夫天下之人。所共尊敬依歸者。人主也。宰相不敢為欺蔽侮慢。是與天下之人同心以事其上也。以是而人心喜

之。公議從而歸矣。以其盡忠盡公也。宰相敢為欺蔽侮慢是不與天下之人同心以事其上也。以是而人心怒之。公議從而去矣。以其不能盡忠盡公也。當公議所歸。人主雖欲不用之。不可得也。若用之。是激天下之怒心也。邦國所以危者。以人有喜心也。喜心豈可抑之哉。是雖欲不用。亦不可得也。況有用賢之志乎。當公議之所去。人主雖欲用之。亦不可得也。況有去邪人有怒心也。怒心豈可激之哉。是雖欲用之。不可得也。若用之。是激天下之怒心也。邦國所以危者。以之志乎。前世之主。皆務崇用輔佐。以興起治道。然而一失所由。流患後世。初有害政之累。終有難制之憂。甚可懼也。唯聖君賢主。為能得之。於是獲上天之敷祐。洽四海之懽心。其初至明甚易也。臣輒言人主聽言受事之規摹。以廣論相之得失。唯陛下錄其忠而裁擇焉。宰相者。患專權固位。竊用人主之威福也。夫持權久者習強矣。未有不好其權者也。居位安者貪寵矣。未有不固其位者也。好權則忌人為切。固位則謀身為深。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恭儉行已。則稱君過則歸己。不敢避所難。不敢忽所易。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好權不固位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患在立朋黨以私滅公。相為傾危。而蒙人主之聰明。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中立不倚。孤忠自守。進一士必以其公。譽而不敢以私愛也。既進之。必曰。主上之明。以辟其公。毀而不敢以私惡也。既退之。必曰。朝廷之公。以當其怨。國家之事。必正色直言。力行而不回。不委曲交結。以避一身之危。不俛仰顧忌。以藉衆力之助。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立黨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患在立黨則忌人為者患在以權位安自尊大。以逼主勢。上有輕易人主之心。下有陵侮多士之氣。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謙虛沖約。折節下士。不恤已之

勞苦。以君逸民安為急。不恤己之菲薄。以君裕民富為先。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以權位妄自尊大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不以正道事其君。不恤是非利害。唯君意之是成。唯君欲之是從。至於政疵民病。而不為顯言。依違因循。而不為更張。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大公至正為心。與人主同道一德。慨然以立忠言。奮然以行正事。意在成國家之利。而除生靈之害。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以正道事其君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務結私恩。蔽善醜正。誘集群邪。陽尊忠良。陰結奸惡。捍擄要路。相為死黨。一倡十和。表裏相應。幸上之未悟。得以肆行其志。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樂善好賢。安君靜民為事。謂爵祿人主之柄也。非臣下所敢專。必公言於廟堂。而請決於上。使清明之恩。平行而直流。開張公道。銷除奸朋。唯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結私

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凡此五者所宜辨也。君臣之大要。古今之先務也。人主得之以為安榮。失之以為憂悔。故聖君賢主。必明察而審擇。獨斷而力行也。陛下如天大明。無幽不燭。真偽邪正。判別白黑。誠以曉然知公議之所在者。自有人矣。伏願自強明德。任賢勿貳。用公議所在。早命宰相。以慰人望。以收人心。自然陰陽和而風雨時矣。一旦明制布告。廷臣喜色相視。國人歡聲相聞。四方忠義咸歸一德。天下之願也。臣跡在疎遠。接士民最近。聞公議為真且熟。輒敢布於天聽。願陛下信其公議之在下者。果如此也。臣遠觀詔書。近覩政事。仰識聖意。明目達聰。欲通下情。而盡公議樂聞直言。不吝改作。是正人端士。千載會遇。不可失之時。故臣不敢苛舉細故。上浼宸聰。輒忘僭越。論國家之大者遠者。臣區區之誠。以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論相之得失。安危之所以分。千冐宸嚴。臣不勝盡節竭誠激切之至。

燾改右諫議大夫。乞親賢踈佞堅其始終。上奏曰。臣聞天下治亂在賢佞。而人君之道以用人為先。得之賢。則君德清明。政由忠厚。百姓和樂。四夷賓敬。而朝廷尊安矣。故治之所由興者在此。甚可愛也。失之佞。則君德蔽蒙。政由煩苛。百姓怨鬱。四夷驕侮。而朝廷危辱矣。故亂之所由起者在此。甚可畏也。自古帝王莫不知之。然得之賢人常少。而失之佞人常多。其故何哉。蓋始終之勢異。而謹忽之心殊也。夫治亂之作。當其微時。間不容髮。至其著也。判如霄壤之異。人君者所宜深戒早辨。謹持而不失毫厘也。賢人之事君也。主於盡忠。盡忠則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有所違。人君者初則親之。終則踈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責其盡忠。勵其不欺。行其至公。雖有所拂違。而必喜之。及其久也。習於既安。而或怠於為治。以既怠之心。處拂違之間。故終有所厭。而又踈之也。賢人踈。則佞人乘隙以入矣。佞人之事君也。主於不忠。不忠。則忍於欺罔。欺罔則為私。為私則言皆諛悅。事皆柔從。人君者初則遠之。終則比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唯知佞人之善眩惑聰明也。必嚴思慮以待之。及其久也。習於既安而或怠於為治。以既怠之心。處諛從之間。故終有所愛之。而又比之也。與賢人俱。時有以忤其意。然而卒至於治。與佞人俱。莫不得其所欲。然而卒至於亂。此治亂之相去甚近而甚著。則堯舜桀紂之分。霄壤不足以侔其遠矣。惟大聖人為能廣其聰明。謹其好惡。峻其去取。堅其始終。以收天下之忠。立天下之公。成天下之治。舉以此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大公至正制臣下。皇帝陛下。以至仁純孝承祖宗。親用忠賢。風節頗厲。踈斥奸佞。朋黨漸消。清明之德日以尊。忠厚之政日以修。和樂興於百姓。賓敬見於四夷。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矣。誠願陛下自強剛德。如天不息。必使怠惰之意。不少動於清衷。察兩端之傾

危。排根而去之。明一忠之靜正。舉類而進之。將令風俗純厚。朝廷尊安近者獻其忠。遠者扶其公。仰跂仁祖之治不難及矣。惟聖心少加思焉。臣愚不勝惓惓盡節幸陛下裁納

燾又奏曰。臣伏聞誥命除給事中顧臨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清議頗為朝廷惜之。臨昨任河東轉運使。未久。陛下召入為給事中。是知臨之用宜在朝廷。顧臨論思獻納。號為稱職。未久復出為轉運使。士論以此疑之。未有以識聖意之所在也。竊以侍從之官。親近主上。其進退繫朝廷輕重。不宜輒有改易。今以轉運使求其在外者。宜自有人。以給事中求其在內者。如臨恐不易得。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留臨依舊供職。庶朝廷多得正人。上下相維。共守祖宗之法度紀綱。助陛下求治之意。

五年。燾為御史中丞。又論宰相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上奏曰。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容覆。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來。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荅。自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在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皆為朝廷助喜。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衆。則終身不

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已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勵振潔。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為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求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乃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友為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疎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既以有罪不可復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材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可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為臣言之所指

擿。不為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其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危為計。治亂為念。以養大臣之譽望為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為術。保全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兢謝旱烈之譴。銷厭愁怨之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哲宗時。燾為尚書左丞。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材。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

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范純仁上奏曰。臣近以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累差中使封回劄子。宣諭丁寧者。愚賤之臣。屢煩天聽。再蒙遣使。恩典過優。固常勉勵疲駑。上副任使。然臣有危懇。須合力陳。竊聞臣今來告命。不曾經門下審讀。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所以昭示至公。杜絶私門。乃有司之職守。為朝廷之典章。此萬古不易之規。而聖王之通道也。今聞臺諫臣僚。皆習文字論列。而未蒙追改。陛下必以謂進用輔臣。已有成命。不當因人之言。輕有回改。以示睿斷。欲全恩禮。臣之愚慮。竊謂不然。方今拔擢臣僚。須宜號令。多因公卿密啓。或非陛下素知。若不經歷有司。必然難得審當。今來臺諫官若俱有文字。即是朝野公言。其言當則人皆謂之忠賢。其言不當則人皆謂之讒黨。各自保其名節。豈肯輕易奏論。非同一人私竊之言。可以悞惑聖聽。陛下當坦然聽信。不必致疑。彼皆陛下選用正直。使為耳目之官。豈有人而不用耳目。而可以聽視於天下也。況陛下臨御以來。聞善必納。從諫如流。今乃於臣告命。特吟不過門下言者必不肯已。微臣必不敢居。久鬱衆情。恐失羣望。不如因臣辭免。特賜允從。則上可以資陛下納諫之明。下可以成愚臣安分之志。而俾近臣得職。言路開通。廣帝堯捨己從人之風。協成湯從諫弗咈之義。一舉而數善皆得。在聖明可不務乎。與夫微臣叨被誤恩。沮格公議。利害相去遠矣。伏望陛下察臣竭誠為國。不為身謀。特賜留神采納。天下幸甚。

二年。純仁同知樞密院事。論韓維不當與外任。疏曰。臣竊聞門下侍郎韓維。有與外任指揮。臣伏見韓維。公忠篤實。稟於天性。議論賞罰。據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嫌謗。陛下用為執政。可謂股肱之良。伏惟陛下。寬仁大度。委任羣臣。進退輔弼。咸以至公。今韓維未聞別有大過。

不俟封章陳請。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譖訴。上誤聖聰。致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退之節。實恐正人失望。有虧聖政。伏望陛下深加省思。成因臣察開陳。却令追寢前命。以成帝堯捨己從人之心。以繼商湯改過不吝之美。臣被恩殊異。難以緘默。伏望聖慈深賜采察。天下幸甚。臣與韓維亦霑姻戚。既欲上裨聖化。難以避嫌自安。更乞聖慈遍詢文彥博呂公著已下諸大臣。則知維之邪正。若維果是正人。則雖有此小過。失全望陛下主張。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奸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臣聞謗韓維者多言其引用親戚。乞陛下將進用過韓維親戚遍問三省。元是何人發意。因與不因韓維自然有無阿私事狀明白。庶不誤陛下至公懲戒之意。

上奏曰。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純仁又論大臣輔政不當顧慮形迹。上欲請除一鄉郡使便其親。臣但見其可稱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為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上。陛下即賜允許。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老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宣敕戒諭丁寧。微臣固宜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罄竭敷陳。方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為之際。豈宜顧慮形迹。蓄縮周防。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陛下獎之使進。尚恐立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為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却恐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為難。婣婭固寵為易。若令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為

得計。甚非朝廷之福。伏見仁宗皇帝。唯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行。朝廷之綱紀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況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紀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群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爲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貼黃。凡人於富貴功名。皆願乘時早立。近用二三執政。年皆六十已上。或七十。正是餘年無幾。今幸遭逢陛下行堯舜之政。擢居近輔。可謂千載一時。不於此時攀附神聖。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豈肯別懷顧望。阿徇他人。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常情且無此理。況陛下以公望選擇人哉。其間或有進人不敢太速。責人不敢太深者。不過謂事當馴致。不可黑白太明。却恐扇成朋黨。害陛下和平之政矣。萬一因此恐有間言。誤陛下不細。又蒙宣諭。譬如人家尊長所怒之人。卑幼豈可輕易寬解。臣愚以謂不然。蓋人主之量當如天地無所不包。衆人所欲進退。則人主從而行之。所謂舍己從人。便無喜怒。好惡之迹。又使奸人測見意旨。別生讒間以惑聰明。古今盡然。商鑒不遠。惟陛下稽測。唐魏徵有毀其阿黨親戚於太宗者。帝使溫彥博責以不避形迹。遠嫌疑。徵謝曰。臣聞君臣同心一体。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以此可見自古君臣之間。不當更事形迹。此陛下之所熟聞。臣敢引而言之。

哲宗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上

言曰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繇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

純仁爲右僕射。論用人曰。臣昨日面奉德音。詢及將用之人。臣愚雖不足以贊陛下。則哲之明。然不敢不竭心極慮。仰副聖問。須至再三陳奏。少補萬一。伏緣聖政之初。選用股肱。正如舜舉皐陶。湯舉伊尹。須宜譽望出衆。才德過人。方可以倚辦國事。化服羣心。繇未能遠比古人。亦須極天下精選。不宜參以中常之士。恐知人之德。伏望陛下深垂聖念。少察愚衷。慎推舉直之方。以稱安民之化。

純仁又論擇臺諫疏曰。臣累聞德音。欲選擇臺諫官。命自中出。事既出於宸斷。發自至公。宜須言路得人。則中外快愜。然臣愚以謂臺諫者。陛下之耳目。朝廷之準繩。可以分別邪正。規助風化。百職之中。其任最重。當陛下初親庶政。四方拭目以觀。知人舉直之化。萬一小有失當。渙汗難收。綸綍既行。所繫不細。更望深留聖念。慎加審擇。則天下幸甚。

純仁爲中書侍郎。奏舉彭汝礪疏曰。伏緣彭汝礪等可爲御史中丞。乞姓名奏入。亦當與鄧溫伯等面奏。彭汝礪等可爲御史中丞。伏緣舉直錯枉。則天下心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用得其人。則不惟朝廷尊嚴。亦可使天下士風知所趨向。則其選用當否。所繫不輕。臣職叨宰弼。今逾半年。未嘗進用一賢以自要劇。於臣可謂失職。朝夕不遑寧處。所以不避煩黷天聽。伏望睿慈早賜選擇。庶當聖政之初。得以化服多士。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等論安燾敕命不送給事中書讀上奏曰。

臣等伏聞除安燾知樞密院事。因給事中兩次封駁不當。遂蒙特降指揮更不送本官書讀直下吏部施行。臣等切見安燾差除未論當否。然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門下中書省審而後行。所以謹重防察。示至公於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具封駁不當。遂廢給事中職業不令書讀。則是命大臣以私矣。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公道。維持紀綱乎。伏惟陛下臨御以來。政事之舉。皆合至公。獨此一事。設施乖戾。恐於盛德所損不細。臣等深為陛下惜之。伏望速降指揮追還告命。及詳覽臣寮前後論列安燾章疏。別賜指揮。以全朝廷典法。

貼黃。制敕不由門下及省審書讀不備。則不成命令。其經歷之司必不敢過。被受之人必不敢當。

擊等又上奏曰。臣等累次論奏安燾知樞密院不當。其錄黃不令給事中書讀。及經歷受付官司。並不覆奏。乞寢罷追改正其罪。今已數日。未賜俞允。臣等以謂朝廷高爵重位。非有德與功不可虛受。若以恩禮假借。則不協公議。今安燾才望素輕。偪位樞府。已為忝幸。一驟有遷進。躐過衆人。士論紛然。謂朝廷除拜樞府之長。殊不遴選。非所以鎮社稷服四夷。命令既出。給事中不得書讀。於法式未備而施行。門下一省。官存職廢。紀綱紊亂。此事尚書僕射。左右丞皆無一言建明執奏。遂付有司。乃是上下廢法。中外徇私。何以訓治四方。維持萬世。所繫甚大。極可駭嘆。恭惟大皇太后陛下保佑聖德。以脩正法度。為急。今有此舉。人皆惜之。非獨惜安燾差除之過。蓋惜國家法度之廢失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等累次論列事。并今來奏陳寢罷安燾除命。所有經歷受付官司。并乞早正其罪。其范純仁錄黃指揮。仍乞由門下省書讀省審施行。

擊又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經歷付受官吏之罪。上奏曰。臣近

見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臣以謂朝廷之大失政也。故尋具狀。與臺官連狀共四次論列。至今未蒙追正。臣誠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給事中書讀。此何意也。將憚其封駁耶。厭其封駁耶。夫天下之理。不過是非當否而已。陛下試思之。今來進用燾等。若果當其人。不緣私授。則天下必以為是。而給事中雖百十封駁。猶當終使之經歷而後行。不然。罷其人可也。若燾等之進不由公道。理有未安。天下不以為是。而給事中乃能封還駁正。則是拾遺救失。善守其官。有補于國者。陛下當嘉納而改為之。乃盛德之事也。不當厭憚其言。而廢其職也。今陛下以給事中之言為是耶。為非耶。而陛下何故自隳典憲。為此委曲。行政不由於直道。命官乃出於斜封。不知誰為陛下建此謀者。今於門下之錄黃。明書云。奉聖旨更不送給事中書讀。於吏部之告身。給事中銜下。明書云奉聖旨更不書讀。制命乖當。未見有如此者。實恐取謗四方。貽譏後世。不可忽也。錄黃初下。既見批旨。則門下侍郎合行進駁。不合放出。既出之後。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亦合執奏。不合承行。既行之後。命令不全。吏部亦合申稟。不合書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諛苟且。失其職守。壞亂紀綱。成此繆誤。以累聖德。臣不知陛下以名器祿食養大臣。置百官。將何所用之。凡人主出令差誤。古今所不能無。但左右之臣。將順救正之。則不至於成其失。況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淵嘿之日。而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不出房闥之時乎。夫斜封墨敕。濫官橫賞。乃前古之所以名亂者也。今大臣欲以此事事陛下。若門戶一開。何所不有。欲望聖慈。詢問大臣。命令如此施行。是與不是。苟以為是。則可謂罔上迷國。苟知其非而不言。則可謂不忠。尚可以任人之國乎。伏請速降指揮。追還燾等吉命。依國朝典故行下。所有門下侍郎及尚書省官屬吏部官吏各有前項罪

狀。伏乞以臣此章。并前後論列文字。付外施行。
貼黃進任大臣。而不使告命徧歷門下。乃是陛下先以私自處也。
制書不全而受之。是臣下以私自進也。上下如此。則何以厭服
中外。臣固知燾等之必不敢受也。
陛下臨御方踰年。正當謹守祖宗法度。以銷壓權僭。今差除告
命。偶有差失。左右執政。既不肯建明。而臺諫之言。又不蒙聽納。
則朝廷闕失。誰復救之。陛下既已沮壞給事中所守。而又欲隨
言路職業。臣所以夙夜憂懼。不能自已。非獨論燾之進退。而上
惜朝廷紀綱。所以防微杜漸而已。
摯又論司馬光薨當謹於命相。上奏曰。臣伏見左僕射司馬光薨逝。
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天乎不慭遺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
速。此何理也。臣恭惟陛下以至明至聖。首識光忠。置諸左右。舉天下

以聽之。而光亦以大忠直道。忘身徇國。雖奸謀異心。百端排沮而橫
身當之。夙夜盡瘁。以死圖報。其純誠至公。足以薦天地。而貫神明。真
所謂社稷之臣矣。然而非陛下信任之明。仰成之篤。則光亦安能自
行其志。故天下不獨美光事君之盡節。而以陛下任賢不貳為難能
也。今光云亡。兩宮軫駕即日臨奠。賻襚之典。有加故常。下至搢紳善
士。閭巷鄉野之人。罔不為之哀歎。而唯是奸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
頗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快快不便於新政。藏情匿跡。日
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以冀善治之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陛下
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
動搖。此其所以喜也。且陛下為政以來。收拔衆正。布列上下。制國之
法。除民之害。雖節文潤色有未齊者。至於大本已定。十之八九矣。惟
陛下益加之意。常以辨別邪正。保邦愛民為念。堅守此指。終始如一。

而已行之令持循無變則治道成矣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臣實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閒則邪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之所以為私憂而敢獻其說也抑臣又有過計之言蓋今上宰虛位竊惟不日制詔命相矣此尤不可以不謹外論籍籍謂文彥博必代光之任臣固知不然然於萬一之中不可以不言彥博年逾八十爵位窮極於天下矣前日陛下假其威望以為朝廷之重其官則天下之師其職則平章軍國重事陛下之禮元老尊崇優佚可謂得其体也今若任之以為相三省有職守矣其成敗之責豈師臣之所宜當其繁悉之務豈老人之所能辦殆非所以處彥博也又彥博於知人非其所長賢士大夫罕出其門近日有所薦論衆皆傳之為笑若居上相引用人物每每如此今日引一二明日引三四積而至於百十常才列于朝路非小害也其人重其位高肯所薦者若陛下違其言則傷恩皆從之則害政又非所以安彥博也臣昨四月中已嘗建論此事矣故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與善政之成敗可不重哉伏望陛下詳考歷選得其人而任之以尊廟社以厭公議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惟陛下赦其愚而察其忠

拾宗時擊為侍御史乞選監司澄汰州縣上奏曰右臣準尚書省劄子准十月十八日聖旨拍揮節文比者詔令屢下以寬民力使安公私官吏或致廢格自今州縣悉心奉行監司點檢御史臺覺察彈奏者臣有以見陛下誠心愛民慎重政令天下幸甚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犬監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繫之矣時朝廷大更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得果健強銳矣厲風生之才蓋規以就事倚辦於一時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猶復因襲未曾權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

至今使者之攻刻殿褊迫相師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覩惟利是聞者蓋亦久矣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明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尚駁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澤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將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唯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便者出於暴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雖自過為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体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詔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蕭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考察見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罪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考別為任使要令不至於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

擊又乞令蘇軾依舊詳定役法上奏曰臣聞中書舍人蘇軾辭免詳定役法有旨不許又具辭免者竊以差役之法最令重事陛下欲使利害曲盡置局講求此甚盛德自置局以來為日浸久未見就緒而議法之官頗已屢易今聞軾以議有異同力欲辭避人人如此則法度之成何時可冀乎臣聞五味不同而適於口者味相足也五聲不同而悅於耳者聲相協也一可一否一是一非雖然並作此議之所以同歸於盡一人曰可皆曰可一人曰是皆曰是信如此又何以議為哉議有異同正宜反覆曲折相足相協以趨至當而遽為避就非獨議法難成使奸人乘之投隙伺釁搖撼法意非國之計也臣頗深

詔執事者。毋矜能。毋愎衆。毋以小利妨大体。使利害曲盡。以稱朝廷之意。所有蘇軾。且令依舊詳定。仍乞催促成就。以時布宣。鎮慰天下喁喁之望。

貼黃。呂大防范純仁。韓維皆係朝廷遷擢。兼官為執政。事無不領。雖離去本局。其責尚存。軾若陳乞獲免。則不復干預。非大防等比。不可不論。

摯為門下侍郎。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材。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

元祐元年。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上論冗官劄子曰。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為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係武官。即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內已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酌中數目。立為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即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即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巳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絶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為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

軾又同鄧温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禄等薦朱長文。劄子奏曰。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閉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太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欲望聖慈。寢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知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調養一鄉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學校之秀民。

軾等又薦用劉攽。上奏曰。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秘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瘳。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放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放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

已。冒昧陳論。伏俟誅譴。

二年。軾乞録用鄭俠王斿狀曰。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尚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献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為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為相。若少加附會。可力致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于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搆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至於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斿。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及攷察斿行實。與俠並賜録用。不獨旌直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

軾同傳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録用。以奬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

軾又同李常。王存。鄧温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

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

五年。軾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進何去非倫論狀奏曰。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為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人。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卿故莫為一言推轂成就之者。

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之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倫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六年。軾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乞擢用陳遵彥。上奏曰。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以才用為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倫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

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絶人者。母性嚴甚。
遵彦甚宜其妻。而母不悦。遵彦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
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悦。遵彦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為僕
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
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録録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
伏望聖慈特賜采察。量材録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
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七年。軾為龍圖閣學士方朝奉郎守兵部尚書。上奏曰。臣竊謂才難
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財。減除盜賊。幹邊鄙。興利除害。常有臨
事乏人之嘆。古人有言。寛則得衆。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
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監東排岸司林
豫。自為布衣。已有奇節。及從事所至有聲。其在漣水。屏除群盜。尤著
方略。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
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

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等論安燾敕命不送給事中書讀上奏曰。臣等
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知樞密院告不合給事中書讀直下吏
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意。切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祖
宗奉行未嘗敢廢。其法而不守也。蓋此法之設。本以閑防欺弊。君臣
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為過。而陛下即令
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廢。
自此隨廢。君臣之間。無所援執。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
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
為言。朝廷為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
此例。況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切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

言。黽勉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壽必不敢不辭。壽既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陛下克已為法。檢會前奏。且令壽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則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已意。以廢格明詔。惟陛下裁擇

用人

宋哲宗元祐元年。右正言朱光庭論司馬光甕當謹於命相。上奏曰。臣竊以君臣之義。均乎一體。股肱或傷。何痛如之。司馬光天生正人。為陛下出。整齊法度。惠養元元。內則拾俊乂以在官。外則鎮蠻夷而斂衽。其精忠貫天地。大節扶邦家。正直格神明。康濟逮黎庶。佐佑聖政。除去敝事十有八九。朝廷已清明矣。天下已安樂矣。光雖疾病中。夜心王事。造次顛沛。未嘗離去。以至盡瘁沒身。至誠至公。古人無與比。可謂之真宰相矣。陛下乍失良弼。痛傷應深。今司馬光身雖歿。而孜孜為朝廷深意。願陛下勿忘也。司馬光之才業。或有之。其愛君愛民之心。求之天下未之見也。愛君不敢欺。愛民惟恐傷。而今而後陛下每見敢欺罔吾君者。願以司馬光為法。逐而勿用也。然則欺罔

者何以見之謂吾君不能居仁由義而又不能陳善閉邪惟能逢迎其惡者是乃欺罔者也每見敢殘虐害民者顧以司馬光為法逐而勿用也然則殘虐者何以見之厚斂以困其財勞役以竭其力窮兵黷武置之危地是乃殘虐者也此皆司馬光平生之深疾顧陛下常存此心以察群臣使公忠進而欺罔退豈弟興而殘虐亡則司馬光之死猶生之年也方今朝廷法度雖已修而未全惠澤雖已施而未洽正在陛下堅初志思至忠勿惑小人邪說而忘司馬光所以為朝廷致治之意不可變易已行政事也明堂大禮已畢張璪必當罷去陛下勿固留善退之可也命相陛下必有以處之執政中尚闕兩員除授之際宜取天下之公望以忠厚公正識宏遠可以勝大任者任之勿為近習所惑妄有所許則言者不敢負職事除授既得其人臣亦非妄言矣伏望聖慈熟深思慮擇任賢臣以幸天下

光庭又同竇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光世論楊畏除御史不當狀

奏曰臣等伏見朝廷以御史闕員廣詔近臣俾舉所知近者本臺及兩制等數以名聞未嘗采錄中外疑惑莫知所謂及再令舉官敕下略出事因如葉伸穆衍則曰已係省郎陳鵬則曰已係監司臣等既見指此為不應格遂於常調通判資序中以田陳古張徽充薦二人者皆敦厚剛正可任言責剳奏以來于今兩月未蒙朝廷有所簡拔今日乃聞以楊畏為監察御史竊惟祖宗之制所有命近臣舉言官者蓋耳目之任不欲置執政之私人也今兩制等奉詔舉官不合大臣之意則妄以監司省郎為解担而不用楊畏不係所舉之士又見充永興軍路提刑未審朝廷何名除授臣等後來所薦既非監司省郎即合依公掄選它日苟不稱職自可併坐謬舉之罪今既未嘗試之以事而便謂其才不堪取舍任情殊無義理伏望聖慈追還楊畏

新命。止令於兩制等舉到人內選差。庶使祖宗之法不至墜廢。

第二狀曰。臣等近嘗論奏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伏覩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樂黃目。知制誥陳知微。於常參官舉公清強敏。才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竊惟聖訓。旨有微旨何者。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僚。苟非剛正無私。不可濫居此職。故先須擇舉主使之引類。是以受詔者知明主睠倚之厚。博簡忠良。被舉者体朝廷責任之嚴。敦尚名節。得人之盛。無愧前古。厥後方令兩制。資次舉官。當時議者已謂無善惡皆得薦士。故多非其人。然未嘗專出於執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猥曰已係監司省郎更令別舉。後來所薦既以應格。則又棄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楊畏。且畏見授永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威福自任。反復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竊爲陛下惜之。況二聖臨御。仰成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聽。爲大臣之計。則安爲陛下之慮。則跙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奸邪蒙蔽之患。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公。

第三狀曰。臣等已兩曾論奏楊畏差除不當。至今未奉台揮。竊觀祖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之士。付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僚。振肅綱紀。雖在人主。未嘗敢以己用之。必命近臣與本臺長貳更互奏舉。以協中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薦。忽蒙簡拔。甚喧物議。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法度爲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今朝廷之政。率由舊章。豈容輦臣更蹈覆轍。伏望陛下審察事理。罷畏新命。再令近侍各舉所知。庶得端良。不廢故事。

第四狀曰。右臣近以三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竊聞議者

以謂本朝嘗用舊人。乃欲持此沮抑公論。臣伏覩祖宗以來。雖有復名之例。率皆風節暴著。為搢紳所服。如呂晦之類者。方可不用奏舉。再授言職。今楊畏從王安石之學。議論駁雜。及呂惠卿用事。又傾心附托。緣舒亶之薦。得為御史。觀其所言。豈可為有故實。妄引匪人。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才如此之甚。伏望陛下審察義理。罷畏新命。庶幾言路純一。衆聽不惑。

第五狀曰。臣近已四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竊惟御史之官。朝廷雖有復召舊人之例。謂宜審其才實。參以公議。如畏之趨向乖僻。附麗奸邪。繒紳之間。多所鄙薄。非獨出於臣之私言也。況元豐之末。已嘗任用在職之日。善無建明。雖粗備彈擊貴近。亦是承望權臣風指。為之鷹犬。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臣恐匪人得進。浸壞言路。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降旨揮。罷畏新命。以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

監察御史上官均論宰相不當閑決細職。所以治事。位有高卑。則事有煩簡。簡者宜勞。不勞則不足以理天下之大務。位卑者宜逸。不逸則不足以謀天下之庶事。夫宰相之職。弼諧人主。運旋樞極。其視百官位尊任重。天下之事無所不總。然而所該者衆。則力有不逮。致詳於小。則大有不及。此勢之必然也。昔漢陳平為丞相。文帝問以決獄錢穀之數。陳平以為當責廷尉內史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四時。下逐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此可謂知宰相職任矣。唐太宗嘗謂房喬曰。公為僕射。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視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此言宰相不當親細務也。臣切見比年左右僕射。每至都省。閱視訴牒多及百

餘。少不下三五十。又省吏呈稟文書。與夫常行細事不知其幾。方陛下臨御之初。講脩百度。左右大臣所宜虛心盡謀。董正綱紀。以副陛下求治之意。今則視聽分於訴牒。智慮勞於細務。臣切恐政教之大要。生民之大利病。人才之能否。黜戒之操術。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有不暇深思而詳講。將有偏弊不舉之處。臣切為陛下惜之。今之左右二丞。與夫六曹尚書。其於謀主体。斡國論。分領列部。委寄選任不為不重。臣欲乞以省中事務類分輕重。其事為關尚書。某事為關一丞。其事為關僕射。尚書可以覽決者。不必關二丞。二丞可以決者。不必關僕射。如是。則位愈高者任愈大。任愈大者事愈簡。事愈簡者心愈逸。事簡心逸。則天下之大務得以熟慮而詳究。長策遠馭。建萬世之基業。較省覽訴牒勞心細務。利之小大。固相遠矣。

諫議大夫孫覺乞收還給事中新命且在諫職上奏曰。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臣伏見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寵之。使罷言職。尋即令人別抉微細過差。逐之使去。以報其私怨。言事官不顧大臣威勢。斥言其罪。乞行黜免者。所以報主上之恩。行言守之責也。何至言未絕於口。而身已擯于外。不惟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為朝廷。來顧忌諱。直節敢言之士。慄慄危懼。不保其身。豈可不為朝廷惜哉。臣近因見御史翟思在神宗朝論韓縝受人私饋馬。先朝不為施行。翟思為國子司業。進神宗挽詞。誤落韻。亦小過耳。言者及之。謫守臨江軍。御史黃絳言縝為相非才。即遷降國子司業。罷其言職。臣見仁宗朝言事臣僚。為國盡忠。於大臣無所避忌者。仁宗終始保全之。故言者敢肆直言。以報國恩。一時名臣多由此出。如臣微眇。流落于外。十有五年。神宗晚歲。始賜召還。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擢實。經筵。

去年七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旨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為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為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如翟思黃絳。有希縝意旨。中臣者。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旨揮。收還給事中新命。使臣且在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差遣。臣不敢辭。

二年。尚書左僕射呂公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上奏曰。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每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間。語言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為性強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奸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遣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讎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之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猝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留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

中書侍郎呂大防。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上奏曰。臣今據呂公著封送錄到降付中書省御批指揮。一件為門下侍郎韓維。面奏范百祿不當。可守本官分司南京。及稱一面繳奏元降指揮。臣竊詳韓維。

忠讜有素。亡望甚重。陛下自初臨政。擢維於沉滯之中。委以柄用。賢士大夫。莫不稱頌盛德。為之相慶。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譴責。恐非所以風示四方。開接衆正之體。公著不令。臣知。一面論列。必已竭盡至誠。上禪聖治。伏望天慈詳察。特為開納。況維所坐至細。止是拙於奏陳。未可加以重責。若此命一出。則人人有不自安之意。繫今日治躰之根本。伏望深思而熟察之。少息雷霆之威。使全臣子進退之分。臣不勝至懇至願。

尚書右丞王存。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上奏曰。臣昨日赴崇政殿上壽。聞班列中。口語籍籍云。韓維罷知外州。問之皆不知所因。臣雖未審端的。然衆聽驚駭。若遇敕黃過省。然後論列。則徒紛紛無補闕政。是敢不避冒死之誅。罄陳誠款。惟陛下留聽。伏見維秉心端亮。有古大臣之風。在熙寧元豐間。以論事不合。久斥外任。陛下臨御。首先拔擢。賞之經筵。遂參柄用。天下公論以為朝廷得人。觀維辭氣慷慨。亦自謂老年被遇。君臣道合。千載一時。故每激厲思有補報。至于刑名小事。一一盡心。議論之間。多所詆忤。人或謂維執滯。而維以此自任。原其用心。本欲報國。今來忽除外郡。衆論恟恟。皆不知其得罪之由。若維有陰慝隱奸。聖心獨知為人所指擿。亦當明示中外。使判然無疑。若謂舉措失當。則朝廷並是三省。同共商量。豈容維得專之。今獨加罪於維。其他豈可幸免。大率賞罰貴在明白。大臣進退。君子小人消長所繫。自元祐以來。罷黜執政。亦未見有如此暴者。此中外所以駭且疑也。臣自受命為丞轄之日。被受德意。今來進用。出於太皇太后親選。不由左右引援。宜盡心報國。臣仰服聖訓。日夜惕勵。思報萬一。今覩中外疑駭之事。而隱默不言。則有負陛下知奬。臣亦何顏處此。伏乞少留聖慮。若維別無顯過。伏乞聖度包容。特寢今來指揮。

兼維曾以年老請外。他日若賜允從。即君臣之間恩義兩全。

三年。右正言劉安世。論寺監官冗。狀奏曰。臣伏見先皇帝考古眡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分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躰雖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即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卿少。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衛尉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仍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為虛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為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旨揮。間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守。加以官吏猥衆。糜耗稟祿。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躰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為定員。不使冗濫。庶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安世又論李察知濟州不當。劄子曰。右臣切聞近日堂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嘗揔漕計。專務掊克。希望進用。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洎聞

居厚擢為待制。數對賓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彼蒙恩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陛下即政之初。以居厚刻剝大甚。特行竄責。察遂杜口。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奸邪趍利。縉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即顯黜。中外之人。指為幸免。今朝廷敦尚仁厚。進登賢能。苟容刻薄之徒。尚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未能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宜徇僉言。重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哲宗時。安世又論何洵直差除不當。狀奏曰。右臣等風聞司勳員外郎何洵直。除秘閣校理秘書郎。切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為虛設。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特轉與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秘書省職事官者。尤為慎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故再得職名者。又秘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秘書郎。在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為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得。而朝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臣等蒙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材為乏。是以常願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令洵直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人。豈勝幸甚。

安世又論韓玠差除不當。狀曰。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踐祚之初。崇尚寬大。玠

為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為疑。遂委別司躰量。是時玠之叔祖縝方為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以實奏。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為執政。玠之所犯。遂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誥詞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況兩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為一路之害。移之隣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望陛下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狀曰。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一路之吏民。幾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令可驗。提點刑獄郭槩。畏宰相韓縝之勢。躰量不實。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維相繼執政。巧為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仍舊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謹厚知治躰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不可。況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狀曰。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允許。固不足頻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河南。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躰。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遏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諸搢紳。果有異論。皆謂執政

之間。有玠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況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為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胸斷。以謂終是挠法。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援罪狀論列。即不叫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陛下至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四年。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論呂大防劉摯。疏曰。臣伏見陛下罷范純仁。獨任一相。古者三公官不必備。蓋充此位者未易得人。陛下重惜如此。古聖帝明王之意也。然臣竊恐自此天下之事未免益勞聖慮。太平之期未可望也。何以言之。臣觀今日大臣未有可副陛下任使倚信而不疑。如司馬光呂公著者也。呂大防未為執政以前。人望不及純仁。自居大位。純仁頓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然其為人龍踈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士大夫多不親附。夫自六曹尚書侍郎。兩省侍從。皆朝廷所與共為治者也。天子所賴者大臣。大臣所賴者賢士大夫。百官。昔司馬光為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戶部。凡事皆與衆人講求。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本職事。亦未聞召一賢士大夫問以政事得失。人民疾苦。其監司知州自外來者。亦未聞召一人問以州郡利害。文書成於吏手。官曹不敢爭執。物情不接。上下相蒙。但聞專任吏人而已。若有差失。為害必甚。臣望陛下特出聖斷。以儆飭輔臣。無使大防得專制朝權。無使臣下得乘間窺測聖意。陛下深居惟慬。皇帝未親庶政。尤不可使宰相權重。宜防其漸。劉摯本以骾直敢言。陛下所自拔擢。自居中書。人多言其有窺伺相位之心。與同列論議。多洩其語。與言事官相表裏。范純仁好用親戚。摯不與之爭。洩其

語於言事官使攻之。呂公著嘗與臣言。摯若進德修業。何患不為宰相。何須如此。摯之此心。同列亦多覺之。夫宰相者。不得已而為之。當以為憂。若以此心得之。必無善政矣。然則朝廷何所賴。天下何所望哉。又識別人物。更不及純仁。純仁上則為大防所制。下則數為摯所中。懦而不立。以至於罷。夫陛下極天下之選。取於千萬人之中。得此數人。而猶如此。臣以此知人才之難也。昔神宗以陳升之有才智既用為相。問於司馬光。光言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王欽若丁謂。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傍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今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有欲相之心。必與大防協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二人。又皆人望素輕。風節不立。陛下臨御以來。所用執政。惟韓縝作相不合公論。餘皆天下之望。其間雖非全德。亦皆有可稱。近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以臣料之。自此廟堂議論。必無異同。朝廷政事。一決於大防與摯。無有敢違之者。如此則公道何由得立。臣權安得不盛。恐非國家至計。此臣之所深憂也。惟陛下稍自攬權綱。無使威福之柄漸移於下。臣非敢離間君臣。陛下以諫官為耳目。若有所聞見。未以告陛下。則上負任使。若朝廷政事。自此日勝一日。豈獨大防有賢相之名。乃宗社生靈之幸。萬一如臣所慮。豈可不使陛下預知之哉。臣不勝憂國悾悾之心。

貼黃。又言蔡確罪惡初達朝廷。大臣皆不以為意。及諫官論奏。陛下以怒。然後大防奉而行之。純仁與王存則因執前見。議論立異。此所以不同耳。夫大臣乘人主喜怒以起立勢威。則人皆畏之。人主唯見其順己而不自覺。權移於下。古之強臣。皆成於此。惟陛下深謹喜怒。無使臣下得乘其便而作威福也。

祖禹為給事中。舉張咸賢良劄子曰。臣伏見前陵井監仁壽縣令張咸。素有履行。當於文學。元祐三年。有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蒙召試祕閣。以不中第復歸本任。臣切惟朝廷復方正之舉。欲求絕異之才。若稍誘進。則士知嚮慕。咸自前舉報罷。益強於學。今官滿赴闕。欲就再試。而兩制已上所舉人已足。遠方孤進。無由自達。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與免奏舉。許令就試。庶使寒俊之士。不至遺滯。

五年。祖禹又舉學官。劄子曰。臣伏見朝廷分置學官。以教養天下之才。近歲增廣員數。師儒之任。尤難其選。寒遠之士。無因自進。乃如臣輩。所當稱舉以待上用也。臣竊見左宣德郎劉渙。瀛州防禦推官知峽州夷陵縣事李傳。新授滄州南皮縣令張景仁。皆詞學優長。履行修飭。為士人所推重。並堪充太學博士正錄。及諸州教授。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選用。以助長育人才。

祖禹又薦曾孝純劄子曰。臣伏見奉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節操履行。皆人所難。好學修身。深自藏晦。年十七歲為殿中丞。今三十七歲。出官以來。並不磨勘。熙寧中。鏁廳應舉得解。省試下第。及公亮薨。先帝特賜孝純同進士出身。孝純以父存日。曾許奏一族人而未及奏。堅辭出身。乞迴授族人一官。以成父志。先帝許之。自元豐元年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至七年先帝特除太常丞。以不參吏部又不就命。臣竊以孝純恬尚之節。雖在岩穴之士。寒遠之臣。猶當旌顯以厲風俗。而況三公之後。勳臣之世。豈可有滯才而不用乎。伏望聖慈特加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朝廷必有得人之美。臣忝備侍從。不敢不言。乞賜詳察。

祖禹又薦韓維等狀曰。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又以為不仁。臣

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受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為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懼之至。

其一曰。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於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為賢。陛下用為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於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讎。奸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久領宮觀。乃與章惇為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唯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召維以經筵之職。不唯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為愜。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於臣。如父之於子。有過則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仁宗平生無怒。唯是唐介彈文彥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為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為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則天下必皆伏陛下之至公。此深為聖德之美。

其二曰。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

臣竊見頌慱聞強識。白首好學。至於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為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為奸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慱洽。召令修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發歷。未有先於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彈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別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

其三曰。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疾惡。力排奸邪。尤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謄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

陛下舉直措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為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撿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竊為陛下惜之。

其四曰。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錄。臣謹按實錄。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即起隨之。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人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道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溫良恭敬。動有

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慎靜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三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於此選擇。

六年。祖禹再封。還解鹽置使狀曰。右臣竊以置官不如議法。議法不如擇人。法者。人之所為也。官者。法之所行也。故事之利害。擇人為先。苟不得人。雖有良法亦無所施。或反為害。雖改置官司無益也。仁宗時。范祥獻鹽法。慶曆四年。遣祥與陝西轉運使議其事。至八年乃以祥為提點刑獄使。推行之。言者爭以為不便。皇祐二年。遣包拯往視之。還言便。三年又召祥與三司官議。乃擢祥轉運使。至和中罷。至嘉祐三年。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乃以為制置使。自初獻議至此十五年。方委以總領其慎重如此之至也。蓋祥有已試之效。故不使無他職以盡其能。此乃先得其人而設官也。自祥卒後。皆轉運使副無之。

熙寧二年。以解鹽判官李師錫為轉運判官。自此不除解鹽判官。以永興軍通判兼之。今朝廷以轉運司職務不專。有害抄法。故欲專置使臣。不知抄法有害是人壞之。非是法壞。邪。若人壞之也。則當懲治其人。其人不可。別擇任人而已。若法壞也。則當講求范祥之法。修復之而已。臣謹按國史。祥之鹽法。後人不能易。小有增損。又輒不便。今不考究其法。而改置官司。官司雖改。而法弊猶存。則與不改何異。若去其法弊而又得人。則雖在轉運司亦可也。若轉運司侵奪鹽利。則重其法禁。誰敢違之。豈必改易官司哉。祖宗時。或以提轉兼領。或專置使。或置判官。皆有故事。但自嘉祐八年以後。不專置使。今一旦復之。先有勞費。故不可不慎重。臣竊觀前世承平治道無不簡易而清靜。唯是唐明皇天寶亂政。廣置使名。利出百孔。朝廷近年增置官司稍多。亦不久而罷。今若增監司一員。以主之。猶愈於別置使之煩。臣

前奏已言之矣。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貴其言。蓋為治者不尚煩也。諸葛亮偏霸之相。猶出教曰。事有不至。至于十返来相啓告。今臣之舉臣之愚見。竊謂未安。伏望聖慈更賜詳酌。謹再具封還

貼黄檢會李師錫。以前不見曾除判官。蓋判官亦不常置。竊謂解鹽一司事務必不多。故祖宗朝置使時少。不置時多。自轉運司無領已數十年。不聞闕事。今別置一使。則事權不可輕小。必與提轉略均。乃可以統攝州縣。所主者止是解鹽一事。抄法利害又未必繫此。故臣以為先有勞費。

祖禹改禮部侍郎。黙翰林侍讀學士。轉對條上四事。狀曰。準御史臺牒。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輪當轉對奏事。臣有管見。謹具如後。

一臣伏以自祖宗肇造區夏。剗削藩鎮。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守。皆得專達於朝廷。有縣一千二百。縣置令。皆命於天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牧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朝廷。監司者。古州牧連帥之職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國也。縣令者。古子男附庸之君也。自古封建則有強偪之患。郡縣則無藩屏之衛。漢法古建侯王。終有七國之變。郡守權重。得專生殺。唐世自方鎮至縣令。皆有專殺之威。不請於朝廷。惟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於天子。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則為匹夫。是以百三十餘年。海内晏然。謀閙而不興。寇竊亂賊而不作。舟車所至。海隅出日。無異近地。不惟祖宗仁恩德澤深結於民。亦由制置

郡縣最得其道前世所未有也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縣令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可以不擇人乎夫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監司所以代天子巡狩黜陟功罪進退能否內集財賦外衛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則一路可知矣朝廷比年命中外兩制舉監司又出省郎為之亦有意慎選矣然監司有善未嘗知也有不善亦未嘗問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亦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而不惰是以議者多言監司職事不舉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而觀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寬則吏治苟簡遂至於怠弛廷之意急則吏治慘刻遂至於苛夫觀望上下以為寬猛者是未得人也賢人君子豈有觀望而為政者哉祖宗以來有考課監司之法神宗時猶行黜陟近歲廢而不舉臣望陛下詔大臣舉行考課之法專考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凡有奏請及功罪皆書之參之以衆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較其優劣簡其能者而廢置之舉天下十八路監司不過數十人欲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下郡守此大臣之職也古者天子親之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怨歎息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茲為盛稱中興焉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吏多得人百姓寬息建武永平之治後世莫及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書其名於屏風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是以貞觀之治幾於三代明皇開元之初欲重都督刺

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十二年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又勅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是以郡縣多得良吏。其治幾於貞觀。國朝太宗皇帝嘗語宰相曰。朕擇循吏。俟選及三百人。則天下何憂不理。臨御以來。郡縣未理。由擇人之未當也。太宗又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為諸道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審官院上新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御前印紙曆子。太宗親書以賜之。其略曰。惠愛臨民。奉法除奸。因謂知院錢若水曰。所賜戒諭有除奸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可諭以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耳。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為官擇人以安百姓也。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自太祖至神宗未嘗不留意親擇郡守。今二聖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守。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惡無若吏部知之為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當為知州者。具其功過舉主而擇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合而審察之。凡當合者使之言二事以上。如轉對法或前任利害。或朝政闕失。不惟可以觀其才識。亦因以廣言路。通下情。昔堯之試舜。亦詢事考言。舜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欲知其人。不過以言與事二者而已。若其言可底行。及有功狀。與其舉主多名人。則可用無疑矣。其不及者。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癃不能任職者與宮觀。有罪者自依舊法降監當。既定其等。然後使御史臺糾其不當者。到官則委監司考其課。每及一年。則以

優劣聞而行黜陟焉。如此。則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漸退。雖未盡善得人。必多矣。夫有監司。則有郡守。有郡守。則有縣令。未有監司郡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擇監司。與郡守。監司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罰。此豈難哉。夫有考課而無黜陟。與不考同。今吏部雖以上中下為等。文具而已。非有賞罰使人勸沮也。臣伏望陛下明諭大臣。使慎擇監司而專考之。又使大臣代陛下擇郡守。其監司郡守考課。必行賞罰。使監司郡守專察縣令。庶使天下官吏漸多得人。然後可以言治矣。

一臣伏見近制舉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須通判資序。實歷任一年以上人。充臣嘗受詔與兩制同舉。會議終日。無一資序相當可充選者。間有一人應格。又衆論未以為允。雖由舉者審知人才不廣。實亦拘礙資格。所以尤難得人。緣資格之設。本以向者多不拘資序。或特除選人。故立此法。矯枉過正。臣愚欲乞參酌前後條制。裁處其中。應舉監察御史。取初任通判以上。更不限實歷一年。其寄祿官並以奉議郎以上。所貴資序稍寬。易得應格。無收衆才。益廣言路。亦經久之通法也。

一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之才。難得其人。仁宗時。每邊臣闕。或自禁近除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任。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可用者。常數人。選擇而使之。未嘗言乏。豈人才獨多於今。由朝廷養之有素也。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初為監司者。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呂為三司副使。其未可

輟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除待制出為都轉運使。夫自初為監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經歷已多。緣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穀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強。朝廷以其經歷亦倚伏而不憂。夫人雖有聰明絶人之才。若未嘗目覩。終不如親歷者所得之多也。自王安石用資淺之人為監司。使之推行新法。其奉法稍寬者則以為不才。往往廢斥。其苛急聚斂為士民所共疾者。乃得在職。或不次進擢。是故才與不才。兩皆廢壞。而資序一切不用。二聖臨御以來。深懲監司刻薄多以罪黜。其任用者。又未嘗以遠近為之資序。每邊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為誰。由朝廷養之無素也。臣愚欲乞復祖宗時用監司之法。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然後選其能者任三路及成都。試之戶部司農太府或左右司郎官

然後出為都轉運使。邊臣有闕。於此選授。則才用之才必多矣。今監司除授無法。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路却遷之遠地。則人情已不樂。在三路者或久而不遷。其才能資望又不足以備邊帥之任。此所以人常之也。今若復祖宗三路之法。以任轉運使。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為之。使往來出入於三路者常多。則知邊事者必衆矣。

祖禹為翰林學士上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之待种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

以誤聖聽也。願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願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入相接。未為關防。未習朝廷事体。迂踈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願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岩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願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願黨。願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孟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疾之多。是以自古處士入朝。未嘗無謗毀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久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預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媿也。今臣已去職。若復名願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元祐中。祖禹為侍講。薦講讀官劉子翬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近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入。聞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蘊。未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之愚見。可充講讀者。具列如後。

讀官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雍。

講官程顥。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

右王存端方厚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之進讀。是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之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淳懿。久侍仁宗書筵。彥若

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得罪。其情可亮。非有大過。不宜久棄。鄭雍自為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講讀。雍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讀官猶有闕員。此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頤本未。臣別具劄子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說明白。仁宗時賈昌朝曾公亮。皆以知制誥兼講職。今武仲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事。呂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暗室。其入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但希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更乞陛下詢問大臣。參考其人。呂天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已乞外任。故不自疑。望陛下記其姓名。以備他日選用。吳師仁自為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召為學官。衆論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已三薦師仁。更乞采於衆論。臣誠狂愚。惟陛下裁赦。無任震懼之至。

祖禹又薦講官劉子翬曰。臣伏聞仁宗天聖初。嘗詔天下訪求講說之士。今陛下方勵學問。宜博選正人。置之左右。臣誠愚陋。承乏於此。大懼無以少補聰明。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臣伏見前校書郎司馬康。年三十九。篤志好學。行如古人。資性端方。克肖其父。臣昔與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康為本局檢閱文字。與之相接。近十五年。備觀其人。操守如一。尤長於講說。使之執經。必能稱職。質於公論。皆以為宜。臣切以光之忠直簡在聖心。如康之賢。陛下必自援擢。今臣止言其所長。伏望陛下知察而已。

貼黃。臣聞先朝舊置講官四員。今缺孫覺在寬假。臣與顏復輪講。委是闕官。臣與司馬光相知。衆所共悉。今之所言。非敢私於知己。

轍薦其子。實以康之學行。可備勸講。臣受陛下厚恩。惟欲得人。以助聖學。故不敢畏避嫌疑。冒入此奏。伏乞留中。特自聖意處分。

祖禹爲著作郎奏曰。臣伏見左朝請郎馮山。熙寧九年爲秘書丞。通判梓州。御史中丞鄧綰舉充臺官。山自以素與鄧綰迹疎。及不諳知朝廷事体。乞免赴闕。辭順義正。不爲激訐。而風節自高。山以母老。連任鄉便。二十餘年。不到京師。臣素不識山之面。因修先帝實録。見其辭奏。而知其賢。詢之西南士人。稱山宰之美。如出一口。山年已六十三。丁母憂服除。當赴闕朝參。臣又伏見前睦州青溪縣尉張舉。自治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嘗出官。既終養。遂屏居不仕。元祐之初。近臣論薦。除潁州教授。亦辭不赴。臣於去年四月。具劄子奏舉。未蒙施行。舉有節行文學。登科二十七年。年已五十。不爲世用。二人者。皆可爲朝廷惜也。伏望聖慈垂加不次進擢。實之清要。以勵風俗。必有所補。

祖禹爲右諫議大夫。論執政闕官奏曰。臣伏聞安燾以母病在假。孫固以老疾求退。聞燾母病已危。慨。固年踰七十。必是筋力漸難支持。臣竊慮執政有負闕。不敢不先事而言。執政與人主同執天下之權。其任至重。必有才德公正無邪。可保其不欺。謾爲天下所服者。乃可登用。不可止以勲舊。亦不可止以科第進也。樞密院必得曉知邊事。多所更歷之人。門下侍郎資任最隆。陛。皆次宰相。伏乞深留聖意。慎加選擇。陛下自去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間雖非全德。亦有所長。可稱。唯近日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臣昨於簾前奏陳。料陛下必盡記憶。今若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天下所望也。臣不勝區區之愚。

祖禹又薦陳祥道禮官。劄子曰。臣伏見秘書省正字陳祥道。深於禮學。用意專精。求之諸儒。未見其比。昨任太常博士。上其所著禮書一

百五十卷。蒙擢實秘省校正之職。雖為清流。然祥道之學。未有所施。今太常禮官。皆朝廷所選用。宜更多得禮學之士。則議論有所質正。伏望聖慈。俾禮官有闕員。復以祥道充職。與理秘書省校正。資任如及歲限。就除帖職。不唯禮官得人。亦朝廷罷使人才。用其所長之意也。

五年。侍御史孫升。欲乞明降名用裴綸為御史因依。上奏曰。臣切聞新除監察御史裴綸。辭免除命甚堅。議者皆言綸之擢用。外廷不知所以被名因依。夫未經試用之臣。聲迹踈遠。一旦為人主所知。任之為耳目。非緣近臣論薦。則必有章奏感悟人主。如唐之馬周也。且觀遠臣以其所主。進不以禮。主或非人。雖孔子猶見疑於衆人。必待孟子而不敢當其命也。御史居耳目紀綱之地。以正色敢言不避權強為

職。其進也豈可不自重哉。伏望聖慈詳察。明降名用裴綸因依付外。不獨使綸有以自明。立朝無愧。亦所以示天下後世用人之心公也。

用人

宋哲宗元祐間。諫議大夫王覿言進退執政事。上疏曰。臣近者伏見左僕射司馬光。以疾不起。中外人情。所共痛悼。乘輿親臨。恩禮甚渥。固其宜也。光。社稷臣也。執政暮年之間。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功業赫然著於天下。凡有識之士。不以光得行其志為難。而以陛下特達拔擢用光於閑退之中。而信任不疑為難也。然光之薨。上自聖情。次及賢士大夫。下至於民庶。莫不嗟惜。而奸邪傾險之人。則方且私相慶快也。非徒慶快之而已。又覬幸非光之比者入而為相。則庶幾得以復騁其私焉。然則陛下命相可得而不慎哉。或謂太師文彥博昌將代光執政矣。臣愚決知不然也。何則。陛下前日既知彥博耆老當尊禮之。而不以三省細務嬰之矣。今日豈復用以代光執政哉。陛下以

師臣矮彥博最為得体仍俾之平章重事此曠世殊禮也人臣之榮無以加矣彥博以耆德重望而當此殊禮誰曰不然固足以尊朝廷而鎮夷夏也惟不當專委以政夫三省事務之繁既非年逾八十之人所能任且又政事之要莫甚於用人而彥博素無知人之譽故比者入朝首薦崔台符而次引楚建中擢紳傳以為笑此陛下聽覽之所及也臣固知陛下必不委彥博以政也或者之所謂乃私憂過計而已臣又聞中書侍郎張璪將乞補外而適當大禮之後執政大臣必更有求去者或者深疑朝廷以求去者之多而既不可以皆聽則璪將緣此而亦留矣臣愚亦以為不然也夫璪之不安其職自以彈劾者衆私慝暴著公議不容而求去焉與夫無故而求去者異矣朝廷禮意何可以切一也自祖宗以來執政大臣於大禮之後請去者非一或聽或否繫於臨時顧其人之如何耳若璪者雖無請尤當去之況其有請哉臣故知陛下必不以請去者多而璪亦得留也或者之所謂亦私憂過計而已臣又見侍從之間久次之人其才能趣向鮮有同者陛下將以補執政之闕尤不可不慎也夫知臣莫若君惟不限以資秩前後而視其有大公至正之心能為陛下消危疑厚風化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者而用之則有禆於聖政矣陛下勿謂司馬光既薨之後更無其人也臣願陛下左右大臣必深察詳擇之既知其可用矣則禮遇之信任之而無忽焉異日必有盡忠於陛下如光者出矣苟非其人而有蠹於國則去之何傷故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也此臣之所陳陛下皆有已行之效者聖心慮之當已熟矣何必臣言然臣之區區以謂陛下惟能終始於此則可以成太平極治之業而無愧於堯舜三代之君也惟聖慈詳酌千冒睿聽臣無任戰汗之至

覲又奏爲言差除召試事上疏曰臣伏聞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故書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況。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自古以來。爲國家者。豈不欲皆得賢者能者而官爵之。惟其私有所自蔽。則不能者。有時而以爲能。惡有所難知。則不賢者。有時而以爲賢焉。此官爵所以不得皆及於賢者能者。而治亂亦不得不異也。臣竊見近日差除多不協於公議。夫監司者。一路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繫也。可得而輕授耶。然而闒冗不才如王公儀。庸暗無恥如盛南仲。與賈青。朋奸如程高。爲李憲奴使如孫路者。而皆得以爲之。則彼一路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所繫者。乃在此曹。可不爲之痛惜哉。且陛下之用監司。不可謂不慎矣。既委執政以擇之。又命侍臣以薦之。所用宜皆得人也。今猶公議不以爲然者。蓋人之難知亦已久矣。非特今日也。今侍臣雖薦之。而於能不能之間。豈皆無惑哉。執政加察而用之可也。執政雖用之。而於賢不賢之間。豈皆無惑哉。言事官操公議而論之可也。言事官之言誠不妄。則陛下行之何疑。若以謂侍臣既薦之矣。執政不當復察。而其人雖非。亦用之。執政不當復論。而其言雖是。亦置之。如此。而欲任用之得人。不亦難乎。方二聖臨朝。群賢輔政。不應有此弊。臣但見比者除授既多失當。及言事官論列又不施行。故切疑之。此非朝廷之福也。臣前日復聞除刑部郎中王振爲大理少卿。自郎官爲大理官久矣。當揚汲爲卿之際。因其滿罷又薦以爲大理正。振憸巧刻深。最爲揚汲崔台符所愛信。汲台符鍛鍊之獄多振力也。前日爲郎官已駭物論。今又使之治獄。不惟恐故態復作。以害良善。無衆論必以謂朝廷復用酷吏爲廷尉矣。非所以安人情也。臣愚竊謂承崔台符揚汲王孝先之後。須用稍通經術。性質忠厚之人爲之卿。而使

天下無寃民。乃有補於聖政。如振者。當與台符汲孝先同黜。安可以復用也。臣又聞執政所薦館職。非晚召試。外議籍籍。亦謂其人有不足以辱文館者。夫執政大臣。各舉其所知以應詔。豈不欲高才盛德之士。以稱陛下之任使哉。蓋潔其進者。皆不保其往。愛其才者。或不察其行。故未免人言之多也。臣亦望陛下宣諭執政。更加採聽而去取之。庶幾召試之後。人無異論。臣智識淺陋。豈敢自謂知人。然今所論列。皆得之於公議也。惟聖慈詳察。

覿又留安燾疏曰。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邪。不聽其去邪。臣伏見安燾與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璪。嘗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惟確縝惇璪為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文章列疏。具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燾清臣者。本非為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燾從執政下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超躐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蓋其時確縝惇璪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為輔相。以肅清邪黨。而燾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確縝惇璪皆已罷黜。邪黨既清。先帝之舊執政。惟燾清臣在焉。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燾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縝璪姦邪。累蒙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萬。然縝璪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為衆論之所不容。陛下必欲留舊人。燾清臣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

体。此公論也。臣切見言事臣僚。惟務以殫劾為事。今壽之求去。彼雖知其留之為便。而不少肯為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陛下。惟聖慈詳酌。

元祐六年。覩為刑部侍郎轉對劄子曰。臣伏見諸路監司。移易頻數。坐席未煖。已或有欲去之心。職事不安。豈能為經久之計。夫官不宿業。古今之通患也。今雖負多闕少。久任稍難。然中外官司。猶頗有三年之法。至於監司。豈可以責之速效。而轉徙頻數。比它官特甚。大率一路之間。郡縣百數。巡歷經年。未能周遍。官吏之能否。民物之利病。非熟見而詳察之。未易得其實也。或數月而易。或暮年而罷。則雖有高才遠慮。何暇施為。甚者習為因循苟簡。以幸替去。弊無所革。汙吏不知畏。長久之策。置而不講。故轉運司財用日耗。提刑司常平坊場之政。浸以隳壞。此不可以不恤也。臣伏望朝廷立監司久任之法。明詔諸路監司以久任之意。使才高慮遠者有所施為。因循苟簡者知其無以逃責。則各思自竭而職事舉矣。

元祐中。廢中侍御史呂陶乞差梁彥通充監司任使。上奏曰。臣竊以朝廷分遣監司。臨按郡邑。生民之休戚。一道之利害。繫其舉措。事權至重。選任或失。人乃受弊。非彊明通恕。深知世務者。不可輒付。臣將命使遠。經途河朔。官吏能否。粗得而知。伏見右朝請大夫權知邢州梁彥通。性資不苟。識慮甚明。慎守官箴。脩諳民政。不任察而下情通。不峻刑而群吏畏。賑惠流散。屏息寇盜。皆有良術。見於治效。況彥通更践之久。累蒙煩使。嘗經六任堂選。實歷三任知州。資序不為不高。勞能不為不著。尚淹一郡。衆論惜之。今知邢州。至三月已及一年。伏望聖慈檢會本人資歷。及其勞效。特降指揮差充監司任使。必能宣布德澤。振舉教條。上副簡拔之意。

陶又上明任劄子曰。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以立於朝廷者。豈獨辨上下之体。全人主之尊而已乎。其勢必相須。其義必相濟。將以辨天下之事也。然而君臣之際。常患乎責之非其任。待之失其心。無相與之情。以固相須之勢。無相信之實。以伸相濟之義。是以賢智才能之士。不獲自盡於上。而治道有未至焉。此其故非他。蓋人主以細務為先。而不留神於天下之大計。以猜嫌為術。而不思憂患之誰與處也。天下之事。固有大小矣。治亂安危之機。政教威福之具。所謂大者也。舉而責之大臣。則當矣。大臣之責既重。而天子待之又深。不以崇高富貴自處。而薄其顧遇之禮。不以盈成閑暇為足。恃而與之計及存亡。休戚之外。相接以情。相交以道。上無疑貳之隙。而下無猜嫌之端。則固能竭忠致力。盡其為臣之分。而天下之事不足辦矣。此易所謂泰。而劉向以為通而治也。永惟堯舜之盛。九官分職。禮樂刑政。任得其人。而朝廷之上。咨嗟都俞。君有以詢於臣。而臣有以告於君。其言皆出於懇誠。而其道各務於訓戒。昌明之化基於此歟。漢高帝。唐太宗求之房杜。其君臣之間。相與論議。則丁寧反覆。切究事情。密如朋友。此聖君賢主善任大臣。而能盡其心以崇王道之大略也。二府者所謂經邦論道之官。與天子維持天下而圖安危者也。其智慮之所存。其才業之所及。豈止於除吏斷獄之間。而不出金穀律令之外乎。生民未久。必有以安也。四夷未懷。必有以柔也。教化未至。必有以導也。綱紀未脩。必有以完也。朝廷之所責者其重如此。則所待宜何如哉。昔我祖宗。皆深明大臣之任。而有以待當時之輔相。可謂至矣。或諭以撫夷夏和陰陽為効。或戒以進賢退不肖為職。或命以簿書之外極言時務。或賜以詔旨問禦戎之策。或給以筆札俾疏陳利病。其於

君臣之義豈不篤哉。此真忠大節之所以感奮而嘉猷至計之不可默也。天下之務。孰患其不能盡矣。今垂拱坐朝。通英名對。奏白之餘。清閒燕見。其亦暇及於此乎。其未暇及乎。臣實疎賤。莫得而知也。及於此矣。則聖賢之交萬政畢舉。天下之大福也。若猶未也。則上下之情疎。而君臣之義有未至。朝廷庶務失於講之無素。重貽他日之悔矣。固非臣之私憂過計也。然好議者。切謂陛下嗣政之始。天威赫然。屢略雄斷。如高明之不可窺。而度在左右大臣。雖有遠謀奇策。可以盡天下之利害。猶深思極慮而不敢輒發。則亦朝廷之光。懿伏惟明主以社稷生民為心。敢篤恩義於君臣之際。示之以無所不測。結之以有所不疑。降意垂聽。從容終日。以咨訪詢求於二府之臣。使之陳當世大務而與之圖其取捨。則慮無遺策。舉無過事。治道日隆。而盛德日新矣。又曰。天子待大臣以不疑。則上下之情相通。此治化之所由起也。而大臣之報於天子。豈可少愧哉。夫三公之官。不以一職而名者。蓋天下之事靡所不統。而未嘗專于一也。是故與天子論道於朝廷。而參六官之政。與六卿之教馬。且論道而經邦。而六官六卿之政教皆有所與。則天下之事安有不責於已乎。然而理勢有本末。体用有大小。務其本不務其末。為之大不為之小。此所以持其宏綱。聽其治要。而不苛百官之屑屑也。古謂宰相不親小事者。如此而已。後世惑陳平一時之言。而為之說曰。決獄以廷尉。治財以司農。禮樂有奉常。軍旅有將帥。宰相者。任人投職。享其成功而已。至於施為興作。皆莫得而與也。是說者。知末務而不知本。可襲常而未可應變矣。何則。天子保御四海。臨制萬事。而與之共政者。乃七八大臣耳。方其天下無事。朝廷清明。刑訟衰少。財用富積。禮樂大備。兵革不試。則大臣無與彼事而享成功可也。若乃法令不一。而刑罰濫。國費不給。而民力

困。禮荒樂淫而教化流弊。軍旅不足用而夷狄未畏。則安可無與其施為興作之間哉。今天下號為治安。然非無事之時也。元勳舊德謀議廟堂。非無致君援世之術也。而天下之人有未諭者三。臣是以不敢默也。夫是非異論。成敗異勢。則處之以與奪。乃可以成天下之利。然而功過隨之。行有得失。政有可否。則補之以獻替。乃可以全人主之美。然而榮辱繼之。賢不肖混淆。陞黜繆戾。則辨之以進退。乃可以用天下之君子。然而毀譽應之。不處以與奪。則不能息天下之害。而何以成其利。不補以獻替。則不能救人主之過。而何以全其美。不辨以進退。則不能除天下之小人。而何以用其君子。是故大臣之於君。必息天下之害。而不計其功過。必救人主之失。而不慮其榮辱。必除天下之小人。而不恤其譽毀。此所以成其利。全其美。而用其君子也。漢欲擊匈奴右地。魏相以為不可報怨於遠夷。願罷其兵。既而三世稱藩。無敢入寇。唐欲赦吳元濟以悅方鎮。裴度謂不與賊俱全。請自督諸將以討。乃能平蔡人之亂。此處以與奪者也。今天下之事。或急於邊。或切於國。或未宜於民。而群臣有以更張廢置之議聞於廟堂。則少為之裁決。而多委之有司。且要以不可有失者何也。王嘉在位。數務諫諍。陳蕃楊震疏佞邪。列災異。語皆切直。魏元成指陳當否。多至數千萬言。此補以獻替者也。今朝廷之政。未容無失。或繫於睿德。或該於聖教。或動於天變。惟諫官御史敢語其端。而未聞謀猷入告。彌縫衮闕者何也。傳遷奸政。則孔光勇於罷黜。楊彤在朝。則王商為之奏免。此辨以進退者也。今天下之士。上自朝廷之吏。而下至山林之匹夫。修潔操行。苟有所立。則大臣嘗收其器而用之矣。至於宿惡巨愆。足以戕民黷化。幸而未投於罪罟。則未聞顯白其狀而廢放之。以激清下流。而感起昏俗。而猶使之貪爵冒位。以居人上者何也。凡

為此者豈非以人君之權不敢侵而功名貴其全歟惟明主深察夫為臣之難與為君之不易既待之不疑以通其情又冤其不侵以責所報則庶乎能釋天下之未諭者而天下可以大治也

陶又上議官策曰天下承平既冬任官之弊極於今日矣仕路寬通紛紜塞而朝多俸位也吏負愈衆國費益廣而生民困窮也郡縣之重政有匪人而德澤不宣也日月為勞職業不脩而萬事惰廢也人人競進苟覩祿利而廉恥銷亡也積數十年之弊而欲一朝革之不窮其源而決之於横流未見其可以澄清也弊固有原矣入仕之法不精用人之制不慎也臣不敢遠攄古訓立為迂踈之論以取高於衆惟列述祖宗成憲參以近事頗加裁節而猶或踈馬臣故曰入仕之法不精也建隆之制歲補有定員而重以試覆試

不如奏者坐之也祥符之詔入學習經限年課試對於廷而授之職公卿子弟有以術業不明而罷歸也夫定員入學之制固未易復於今而習經試覆可少倣而行矣臣愚以為凡蔭奏者可著籍而未命詔以一藝為能若經史若兵刑惟習之聽嚴其科格而覈其能否能者官之而未能者使之退而復習要其成而後命之則上有考實之功下無增年之詐恩補之數頗損於舊而不患於冗濫矣夫州縣之吏為考六七舉者一二人則亦可以治縣治縣者六歲舉者又二人則可以為治中為治中者五歲舉者又三人則可以為郡守此國家斂才旌善之深術使人樂為之用而不已也然而法制一定循襲既冬泥不知變則進退在下而與奪不出於上反為用人之大弊甚可歎也且天子之尊人皆畏信而不敢慢者惟取舍在我而不徇於衆人也今

責其考任如此。限其舉者又如此。苟有合於式度。則選吏而上至郡守。皆可計日而得。是下有必取之勢。而上無必不與之理。安敢議其賢愚而進退哉。所謂人主之威柄者。猶不得而持之也。夫不議賢愚。而惟式度之從。則黑白雜糅。而官政敗壞不足怪矣。臣故曰。用人之制不慎也。臣聞祖宗之時。州縣之吏。陞見而改秩。其陞黜可否。一出於人主之意。而無必得者矣。凡以私被坐。與決獄而失於深故者。屢對而不遷矣。自擇能吏分治方州。而責以秦彭之效矣。選治中以佐武人。今之為牧者矣。錄外官功過而閱於禁中矣。以名召對而旌擢者二十四人矣。凡此者。皆以明威斷而示獎勸也。今陞見之吏。未嘗不遷。向之不遷者。惟增歲考而益薦員也。郡守治中之舉。歲無常數。而塞詔者衆。惟有司第其先後。而授之也。外官之功過。天子未嘗盡知也。召對而旌擢者。未見其人也。為法如此。而求任使之當。將可得乎。臣

患以為凡吏有陞見而改秩者。莫若循按故事。差次功過。而特可否之。增考益薦之令。輒廢而不用。凡京秩而上。素所謂舉而陞者。起今以往。悉宜罷去。時詔大臣部使者二千石。慎擇良吏而薦。如近日尤異之。比歲不過幾人。命有司與左右之臣。詳考行能。倣用資格。如比歲政府除選之類。任以守宰郡丞之職。明主周詢廣采。而寵榮其卓然者。則與奪存式度之外。而進退出於威柄。天下之吏孰不淬濯奮厲。而求聞於朝廷哉。其衰懦猥闇自知不能有立於斯世者。必亦銷散縮藏而不敢覬幸矣。任官之大敝。庶幾可以革也。又曰。救弊之術如治水。既澄其源。而不疏其流。以就潔清。則必散漫四出。漸漬汙濁之地。而使為向時之患。臣前所論者。宜為之先。可以澄其源矣。繼而有潔流之議。則安敢默哉。夫精其入士。慎其用人者。所以進天下之賢而退不肖也。以一日之法制。施於千萬人之間。而救數十年之弊。

則天下之賢豈能盡進。而不肖者豈能盡退邪。蓋亦大為之防而徐道之。磨以歲月。而期及於彼也。夫天下之吏非盡賢。而亦非盡不肖。其勢相雜而未一。則導之之術。莫若明趣尚。嚴責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君子小人之分。不可少亂。而朝廷懲勸之道。詳審別白。則賢者安其是。而不肖者易其非。何弊之不可去哉。今日之患。蓋趣尚不明。責任不嚴。君子小人之分亂。而所導非所勸故也。趣尚者。義利之辨。責任者。勤怠之分也。厲之以趨義。而不誘之以就利。所以明趣尚也。然而趨義者多矣。督之以勤勞。而不開之以怠惰。所以嚴責任也。而怠惰者少矣。趨義則廉。就利則貪。勤勞則稱職。怠惰則廢事。此人情之所同。而天下之共知也。朝廷之於百官。責其廉而賤其貪者。欲天下之吏皆廉也。而或誘之以就利。則安能勸天下之廉乎。樂其稱職而惡其廢事者。欲天下之吏皆稱職也。而或開之以怠惰。則安能勸天下之稱職乎。且仕而受田者。所以旌圭潔之行而養之。非計其歲入之豐。而設為高爵重位也。守以長千里。丞以佐郡。而令以治縣。名器之辨。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圭田之任。皆躐而授之。不復議名器而惟歲入之辨。守或俛而為丞。丞或詘而為令矣。為之者豈皆安庸而無知哉。世所謂善人能吏者。往往流入其中。而無甚愧之色。謂法令許我以然也。趣尚之不明如此。則仕者何利不就乎。此貪冒之風所以起也。夫張官置吏而分以職者。欲舉吾事也。事而不舉。則職廢。雖罪之。亦無憾矣。生民之疾苦未蠲。賦稅之重輕未一。監司守宰之過也。可責之矣。朝廷嘗欲恤其疾苦。均其重輕。而不責於可責之官。乃特遣吏以辨。臣不知豐爵厚祿而素養之。命曰與我共理者將安用邪。責任之不嚴如此。則居官者何事而不怠乎。此廢弛之患所以成也。二者非獨吏之不肖。皆朝廷有以導之而不勸矣。臣故曰。所導非所

勸也。嗟夫。圭田之職授。足以起天下之貪冒矣。況奸贓有復用而無永黜哉。祖宗之禁不如是之疎闊寶已来有棄市者也。恤民均稅之特遣吏。足以容天下之廢弛矣。況不職聞上而無失舊物哉。祖宗之恩不如是之濫。淳化中有屢以州佐者也。臣故曰。莫若明趣尚嚴責任。則吏勸而政舉也。又曰。夫古之循吏。布宣德澤。設為條教。使民宜之。深而信之篤。所居稱治。所去見思。風迹炳然。垂休千載。而後世莫能及之者。何也。非古之人皆賢。而後世之吏多不肖也。非風俗醇漓代變。而治體不可復也。意者朝廷之於君子。待之不適其分。用之不盡其材。而遂有所不為乎。尊賢退不肖者。人倫之大別也。尊賢所以勸。不肖所以任賢。此乃使天下之士。求為之用而務有所立也。今智愚混亂而失其別。用捨重輕惟式度之聽。是故雖有卓然之才。雜處其中。而無所辨異。則其心必亦自惰而不欲有為矣。此所謂待之不適其分也。法令者禁非防過之具。為小人而設也。君子不幸而過。猶議其賢能而釋之。則用之於君子。可疎而不可密也。可疎而不可密者。使才勝於法。而不使法勝於才。而無能施也。舉今之法。蓋密於君子。而使之不能施其才矣。科條詳悉。網羅備具。大至於生殺與奪之間。小及於出入起居之際。一不可離於法。是故雖有倜然之士。顧發所存。以盡行已之道。回環四顧。而皆為法之所縄。則其心憤懣沮怯。而不敢復議。安敢觸罪冒禁。以求驚世駭俗之名乎。是以其勤勞止於簿書刀筆。其思慮不出於規矩縄墨矣。此所謂用之不盡其才也。夫君子之始仕。則未嘗不以濟時及物為先務。安有不欲不敢之心哉。及乎既從事於其間。而觀其勢之如此。而志願之相違也。於是抑而不振。晦而不彰。溝而不流。藏而不試。惟明主思致天下之力。而輔成治道。豈不惜於此乎。昔之賢君待循

吏者可見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不數變易。使民服從教化。有治効者。勉以璽書賜金增秩。公卿缺。則以次選用。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民政之重。宜莫如守宰一官。而共之者三人。群趨於有司。閱籍而聽命。計以歲月。輒復代去。雖百職曠惰。而未至於受賕。則澄按所不及。其術略不苟。而民賴以治。則碌碌言罷退而合為一。又群趨而聽命矣。其所得之分。則分毫無損益也。昔之賢臣為循吏者。亦可見矣。使鄉亭鄉官養鰥寡貧窮。而又為之制喪祭之具也。擅發倉廩以賑餘縣流民而得全活也。減少府用度齎刀布。遣諸生詣學京師也。以守相賦斂違法。而遽解印綬也。以孝婦冤獄不理。而謝病求去也。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於法無有。而人不可以行也。一郡之廣。坐視斯民之將斃。而不能輒濟者。朝廷有未報也。一邑之大。熟察斯民之所勞。而不能輒革者。州郡有未徵也。不慮乎此。而遽為之則姍笑其近名。貶駁其興事。甚者至於罪廢而不錄也。昔之人恢閎嬾隘。多出於繩檢之外。以望其成功。今之吏委曲遜避。以趨於法禁之中。而求其無過也。嗟夫。上之所任者既如彼之輕。下之所畏者又如此之重。則尤異之效。循良之政。何時而及於古哉。待之有別。而使進退出於威柄。則臣嘗議其略於前矣。嘉祐之詔有察守宰治行。而命以久安者。何中道而止也。惟明主既先之以擇才授任。而不取必於式度。又繼之以循率先憲。而成其屢易。以拂去不欲之心。而使之磨礪。凡天下之吏。有以宜民便國而抵罪者。可特議其過。而時亦宥之。勿拘深文。遂至廢斥。以振動不敢之氣。而使之馳騁。則賢者無自惰。而有所施。古之循吏出矣。昔漢臣有言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無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可為今日道也。

陶又乞戒飭謝景温劄子曰。臣切以朝廷威令之不行。亦已甚矣。爵

祿者。人主所持以為馭下之柄。而臣子乃敢自擇其輕重也。王命一出而遷改之。中外無以取信。則何以聳動四方而尊國体乎。蓋自陛下繼統以來。恭默未言。紀綱法度。一付宰執。凡有進擬。多可其奏。遂使不知分義之人。動懷僥倖。謂朝廷可慢而命令不足虔。進退去就。惟已之便。此風一啓。為害不細。固當戒其漸也。西蜀天下之大鎮。事權委寄素殊。雄重出守者。有大用之漸。陛下於臣僚何負矣。近者。差謝景温知成都。乃以老病求免。其意非他。蓋重內而輕外。好近而惡遠。避難而就易。且有所待也。況景温自開封以罪罷去。得知蔡州。在蔡州未數月。遷潁昌。未赴潁昌。乃知成都。可謂恩渥隆厚矣。不滿其意。有以為辭。委質事君。豈可如是。景温果病且老乎。則宰執不當除之。使達命而不行也。果非病且老乎。則是內倚權要親為之助。而自擇其便也。彼大邦名鎮。慎選而任之。尚且偃蹇不行。傲慢自若。則窮陬僻郡。閒險阻。聞命而往者。又何不幸也。雖朝廷委曲函容。徇從其請。遂領便郡。而公議殊不平之。平居無事。優假太過。今日除一官而不行。明日遣一使而得免。萬一急難倉猝。不知如何用人矣。祖宗之世。孰敢侮慢至於此也。昔真宗除郭贄知大名。自陳戀闕。真宗曰。朕命贄知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又以陳若拙知潭州。若拙懇辭不已。遂令責降。英宗以閤詢知廣州。遷延不赴。乃落待制知商州。此皆人主慎與奪之權。重命令之術也。頃陛下法而行之。夫景温之事。詔命已然。臣非敢乞止。欲望朝廷特令戒飭。以肅驕蹇。仍乞宣諭宰執。自今已往。凡有除擬。並須慎擇其人。使無可避之理。務在必行。或敢妄有辭免。即行降黜。所以重命令。尊朝廷。乃今日之急務。

鄭潤甫除翰林承旨。中書舍人鄭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

交章攻之。換為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為姦邪。不當在經隆。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也。

時二府禁謁加嚴。雍為諫議大夫又上言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是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詔弛其禁。

後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諂弛其禁。

帝嘗問朋黨之弊。御史中丞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韓川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言曰。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驟請求者得之為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謹身修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遠化也。於是詔吏部吏立法。

八年。左司員外郎張舜民。已留范純仁。上奏曰。臣聞物之危者。莫甚於綴旒。朝露。事之急者。莫過於拯溺救焚。以今日朝廷之勢言之。彼二事者猶未足喻也。東朝在殯。陛下初於萬機。求助之心。夙宵在疚。天下之人。傾耳拭目。以觀盛德日新之政。而大臣不安。小人得路。數日已來。朝暮恟恟。至於市井行路之人。皆謂宰相爭議不叶。出而避位。在於平日。已驚動耳目。況大行太皇太后殯塗未乾。股肱之間已

見攜貳。若不有小人乘微間諜。亦未必至此。又見已經雙日御殿。別無宣押指揮。便謂聖意已有厚薄。純仁必不肯任。浮論百端。不可縷數。然臣愚獨念大行太皇太后。召范純仁於服藥之前。而陛下聽其去於大殮之後。不唯君臣去就之分。如此之速。小人間諜之謀。由此得行。使朝廷治亂之端。自此遂分。而於聖德初政。亦有深累。在臣之愚。與凡百姓在廷之士。都邑四方之人。寧不為陛下惜也。嘗觀前代去留大臣。所繫甚重。近日劉摯蘇轍之行。有如遺芥。中外之人不知其由。識者歎駭。疑惑至今未已。今純仁又去。安知居者之得自安乎。一年再出相。二年三出相。非朝廷之美。後雖有皐夔稷契。誰肯盡心竭誠以事陛下乎。上則大臣自疑。下則小人乘間。朝廷之勢。不言可知。以臣之愚。不若且留純仁。仍乞陛下面戒二相。使之叶力濟務。勿聽間言。內足以伐小人之謀。外則以厭四方之望。使天下之人咸曰。

純仁欲去。陛下能留之。小人有謀。而陛下能伐之。惟君知臣。惟睿作聖。寧不羨哉。臣職不在言路。身非延臣。獨區區之誠。見危急之微萌。憤朋黨之傾扇。痛東朝之委託。憂陛下之孤惸。伏思雪涕。出位失言。不勝迫切之至。

貼黃。臣於元祐二年。嘗備員御史上殿。親聞大行太皇太后宣諭。祇為官家年幼。臣僚且要盡公。勿令小有朋黨。今聖訓在耳。仙遊未遠。而朋黨已成。追誦德音。不勝摧痛。

元祐中。劉涇上時議策論人才曰。臣聞皇車帝輅。置之隙閑。而不以載御。則腐聚猶積薪。象尊龍瓚。置之暗陋。而不以獻酌。則汙賤猶瓦器。人材作輟。殆有類此。蓋天下不可一日無人。而胚胎盤錯。固有漸就。非君師孰識之哉。朝廷據大鼎。烹千歲不調之珍羞。養賢無方。可謂盛矣。然臣不韙竊有疑者。或大作之。或大輟之。使人材一摳而

憔悴何也。比年之前。取材之路廣。用材之基峻。得材之藪富。方斯時也。天下之士挾寸銖者不安於家。日夜增長。人人以見遇相波瀾。君相歡忻。各得所願。可掌而見也。一噎之戒。至於廢食。取材之路。迫狹如山蹊。用材之基。陵遲如蟻蛭。得材之藪。空荒如壞圃。天下之士聞有處於家者矣。無復曄曄煌煌可照之光采也。夫豈以取材之路廣則爵祿有濫及之憂。用材之基峻。則小人有輕進之患也哉。君子小人。更為倚伏。兼收博採。則此類何所不容。要之識用君子。識除小人而已。以輕進為患。而一切拒其來。正所謂廢食於噎也。臣官小邦。去國為遠。莫能罄知。然比日取材用材得材三者何如哉。臣恐士大夫委放怠而不自振舉。山林迂野。妄以鄙論疑朝廷也。臣意人才比他物他事不同。早夜提撕於前。鞭策於後。當使之以千里為歷塊。九州為席上可也。少不介意。則平居福會。可以幸免。一遭急難。則爵祿濫及。尤甚於取材太廣之初。小人輕進。愈多於用才太峻之際。豈若謹持之處。作輟之中。定以為天下豪傑之歸宿乎。詩之用賢首材。常居太平無事之秋。蓋太平無事。則人君以用才為不急。而有至於藐藐故也。古者有大過惡。朝黜暮收者。匿金盜嫂臣賊是也。匿金盜嫂臣賊。苟材足贖焉。亦安得以一時之陷溺。遂終身廢乎。凡人見困於空乏拂亂之地。動心忍性者罕矣。從而後用之。則感激罪悔。可以死責。此古人所以有取於匿金盜嫂臣賊之意也。臣願陛下加廣取材之路。拔車山淵。試以難劇。如昔始事之時。至於宿愆疵瑕。皆得復用。以洗滌山川鬱鬱之滯氣。加峻用材之基。無遂廢於小人輕進之噎。加富得材之藪。以上齊文王棫樸宣王采芑之事。較他事物。相虧補利害何如哉。蓋自天地闢位以來。未有以多得人材。而反至於潰乱弱削者也。

淫又論縣邑曰。臣聞守令之擇。其難一也。而今尤為難。方天下簡便無事。則銓門如歸市。爭取徑去無留轍者。比年以來。銓法為之一變。先後名壓。當與不受。往往淹歷歲時。或下就空閑不急之局。以芘藏其身。至用換武麄使衝停過惡之人。以充其乏。而使士大夫有不樂就之心。銓司有輕用之意。受命之日。一縣之綱領。百里之民。已自墮壞矣。尚何督責寄委之虛文哉。以臣究觀縣道。其法度既以可守。而甚者。特苗役事。有陷失不前之憂。然又力堪倚辦。則雖百十苗役無足念也。誠不樂就者。縣有大小。事有簡繁。大且繁者過常多。小且簡者過常少。然其間盡心力為之。與夫偃仰休閒而治者。同一官守。同一罷去。而上下法網又常密於大縣。無功足過。在人情亦安肯俛首就之哉。熙寧之前。縣有望次。其祿金分十千至十五。隆殺之差。非此色人。不得為此等縣。雖其拘攣。然亦可以懲艾矣。今選人祿金。第為一例其以資序升饒者又別事也。祿金等則利圭田。圭田等則利事簡。三者無所利。而徒就事繁過多之地。雖使卓茂魯恭。尚有難色焉。臣比見武人以試法換。應子以歲月遷。往往出為大邑。其詞言進止。百色梗梗。良可取嗤侮。而況責其稔政事。為陛下愛百里之嬰兒乎。是為奸胥過惡之愚弄而已。以此言之。負不洗之過愆。而傷弓破膽又可知也。臣聞諸議者。謂宜以事体簡劇。為上中下三等。上縣月給食金五十。中縣月三十。下縣不給。仍以所隸縣贓罰不係省錢充。則官無橫費。而人有樂盡之意矣。今兼兵之邑。監當之局。一比常邑所給為優。一比常邑所給等而責輕。此所以人人樂就焉。陛下試以今官局較之。有安坐無事。而月給食金者。何可勝數。至於州縣主糴之官。出金入粟。曾無寸勞。而數滿萬。則已自次第給之矣。反於縣道重愛惜乎。又況官無橫費。而使人人樂為。其利害何如哉。乃若議為循

資。減年升季等賞。則臣疑過甚。而恩有不及周者。況今興利捕盜試法差委。其常典大率用此。又加以縣道歲月之遷。則益紛紛矣。所以處縣道者既重矣。然後可以議擇材而受也。故凡上縣則歸之中書為堂除。少倣今守倅權入之法。或旁升。或止用。皆可也。中縣委銓司以所謂脚色者差擇焉。是一舉而兩得之也。則賢者獲盡其材。而不肖者可以謹守免過。今司農之丞簿。以歷縣道為正。蓋新進羈生。有不聞稼穡之勤故爾。司農上有大吏。非此屬所得專。而猶峻為之若此。況一邑百里付在令手。而使之紛紛顛倒。為左右口實。彼丞佐亦安得必正救之哉。朝廷每一造新。則嘗責監司以對移舉選倚成為急。而監司又忽忽奉行而已。與其澄汰之於末流。則曷若追始出之本一清。為源源之利乎。比年以水利擇材固善矣。然一邑百里。徒以水利為恤。則他關民事者。果可以悠悠而已哉。今所謂長官者。人人羞之。而謂諸宰皆曰知縣。奈何使親民之官。與芸夫牧子比也。亦惟朝廷有以增重焉

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輪對劄子曰。准御史臺告報。臣次當轉對者。臣器識淺庳。知慮短乏。不足以周知先務。禪助教化。然臣年七十。讀書學古。所聞不少。經歷世事。所見非一。愚者之慮。何啻千數。將有一得。上副詔求。臣某頓首死罪。具條畫如左。臣觀前世之事。見致治之道。莫不始於務民。所以使務民者。在於治民之官。治民之官不同。有善取民者。有善養民者。善取民者。得民財而已。行一切之政。不日而賦入如意。遂了目前。似若可喜。善養民者不然。必縻以歲月。曠日持久。勤於撫字。而後百姓家給人足。其效難於遽見。然善治天下者。知取民不可以文常。而養民之為貴。故去彼取此。國家承五代之敝。聖化更治。不數十歲而民安富。蓋貴養民之吏而吏得其職爾。何以言之。本

朝之法。中外之官。莫不以郡縣為資叙。百官知民事之為先。賢才不以居外而為卑。定其所以宣布德澤。周遍幽隱。臣愚以謂此尚有未盡者宜稍益而廣大之。且郡縣大小不同。事之繁簡相達。當差為五等異其品秩。殊其俸禄。自守令掾屬幕職以為陞降。能者進而居上。不能者退而就下。即中都顯官須人。輒取其優最者予之。如此則中外之官。知務養民為先。莫不競力於民事。則百姓何慮乎不富庶。而王化何憂乎不淳備哉。臣聞前漢議秦人之政曰。徒文具無惻隱之實。是實要之確論也。國家法令詳備。每有所施為。輒著為條貫。而未嘗求民之情。夫法令所以助治。而非為治之本也。今設以無辜之人。文致其罪。案牘完備。在上者雖極聰明。無由別白。則此無辜者終亦已矣。由是觀之。法令雖完。不如史之良也。既得良吏。亦宜闊略微文。使得申其智慮。如是則聖澤下究。元元蒙惠矣。又伏見朝廷分別諸路。使監司督察州郡。諸路皆數千里之廣。列城至于百十。生齒之衆。官吏之盛。監司為上耳目而聽視之。若不清廉好義。不足以正身率下。若不智惠敏事。不可以興利除害。若不平心一意。不可以分別臧否。若不勤身勸事。不可以周遍幽隱。四者有一。則一路之治無由可舉。國家付其重權。而內無督察之者。中材之人。莫不因循苟免。或肆其喜怒。寵頑用罷。或顛倒民務。以害為利。或怠惰自肆。不勤職業。或思避權要。抑絀孤遠。甚無謂也。臣謹按漢事。御史中丞外掾州郡。故贊薛宣之材。為其所稱述黜退。白黑分明。今國家亦宜如漢制。擇御史二人分察外路監司。聽其風聞言事。即有顯過。露章推劾。如此。則案察之官不敢曠職。朝家耳目萬里無敵矣。

哲宗時。校書郎李昭玘論治吏進策曰。君主靜。臣主動。君任逸。臣任勞。靜而逸則使人。動而勞則使於人。故動而不辭勞。而不怨者。義之

制也。舉天下之物無以易我者。莫大乎身。舉天下之人無以先我者。莫親乎家。既以身事人。則身不得而有。既以家食人。則家不得而懷。可予可奪。可殺可活。莫適而非君也。又焉得擇事而後安哉。孟子不往見諸侯。孔子君命召。不俟駕。曾子居武城。越寇至則去。子思居衛。齊寇至則未嘗逃。以孟子則無官也。曾子則師也。若孔子之不俟駕。子思之不去。蓋事君之義。不可不畏也。先王之時。大夫使於四方。雖四牡之嘽嘽。周道之倭遲。勤至於不敢懷歸。憂至於不遑將母。其心則非不悲。其居則未嘗寧處。不以不能忘私之恩。勝不敢慢命之義故也。非特使臣之如此也。至於戍役之士亦然。薇既老而不得食。歲既暮而不得歸。驅之以行道之勞。迫之以雨雪之苦。告之以靡使歸聘之私心。繼之以我行不來之死志。義使然也。非特戍役之士如此也。雖婦人猶能勉其夫之勤勞。告其夫以不可懷歸之義。凡以致其義而已矣。夫或生或死。或安或危。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是數者皆天也。若夫遇事不苟免。臨難不易節。有質直而無流心。此士之於君臣之際。當自致而已。苟為不知義。而操富貴之勢。憂事物之累。惴惴然惟恐其去已。則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為也。臣嘗觀東漢之時。班超開通西域。立功萬里。五十國皆款關納質。馬援清隴西。定嶠南。跋窮域。冒毒霧。終死蠻徼。二人者。豈甘心絕域萬死一生之計哉。忠義所激然也。以光武之賢臣。能自致如此。而陛下聖德聰睿。不自有已。優禮公卿大夫。輕施爵祿。嚮之以樂。與之心。屈之以不倦之聽。將以責在位之臣。行令而無壅。赴功而不惰。然而天下之大事。社稷之長策。古人未盡之遺利。當世必行之良法。皆出於上之經營注措之先。而猶不能奉承趨走。以應指顧。至於轉徙以避事。苟簡以違命。懼遠適則以親辭。厭繁使則以病告。使人之如此。孰有為上守節死義者哉。

何不旌拔一二忠義之臣與議政事。放斥不職之吏錮而勿用。以懲偷慢。以勵風節。使兄弟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捍難禦患之臣。誠死城郭。人君恭已正南面。其於責成也何有。

昭玘又上策曰。先王之設官也。與之亮天工治天職。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朝無幸位。位無曠事。然後可以比群吏之治。收庶績之懋。而成王業。方其任人也。未嘗不勞於所求。優其所使。蓋士之明先王之道。達今王之變者。得位則行。不得位則止。近之以至恭則就。不恭則去。故有爵以貴其德。有祿以富其功。有冠冕佩服之尊。有車服徒御之盛。所以立於朝廷。長於民上者。遇之已至矣。屈橈木之高而引之無遺。虛卷阿之中。而受之無拒。有諫則行。有言則聽。與之以美意。樂之以至誠。又亦至矣。為人臣者。固宜同寅協恭。正直在位。致其道以養人。修其身以行法。內盡其心而不欺。外竭其力而不懈。不擇事不辭難。知無不為。為無不至。以服其下之所勞。以報其上之所施。不能如此。而私義以害其公。私智以非其上。懷祿圖存。背公死黨。則先王豈何以馭焉。有刑以治之而已。夫刑之所加。常在於不善之小人。今乃致於公卿大夫之際。下則喪廉耻之節。上則傷尊賢貴貴之義。非所勸也。先王之意。以謂使之既有禮義之既有仁。在位獨不恤。而遠上慢命。以亂成法。所以設官分職。復何望於治人哉。此刑之不可慶也。方其功之所取。則晝日三接。不嫌於無威。罪之所去。則肆諸市朝。不疑於無怨。堯之於舜。雖選為賓主。而善善之樂。惟恐其不優。舜之於四凶。雖放流竄殛。而惡惡之刑。惟恐其不著。聖人之情無所苟也。其於進賢退不肖之義。各從其當而已矣。周官太宰以官刑糾邦治。大司寇以官刑上能糾職。大司徒令於教官曰。各恭爾職。考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雖然其刑之也。又豈一日

而誅之。而輕終身之善哉。可不至則待之以月。月不至則待之以歲。一歲之遠猶以為未也。三歲大計。然後誅之。夫誅之則基孚奪之則不速。然猶禮不即工。以千上之典。此刑之所以無赦也。先王之責人也。既如此之詳而躬自孚者亦未嘗不謹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檢身若不及。然後制官刑以儆於有位者。躬自孚之道也。凡謀之所可聽。言之所可行。降之不遲。舉之不次。朝献其言。而暮試其能。朝為布帛而暮為卿相。用之不遠其學與之不求其備。可謂孚於與人矣。內則於民以義應變寬裕有容。恭莊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治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一年而與之始。三年而與之終。今之謂歟。

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上奏曰。臣等以謂治天下之道在得人。欲得人在知所以養之。吏部總在選百官之籍。審功罪。資歷凡升黜之事。以詔朝廷。爭奪自唐以來。為任至重。於今非古矣。廢興進退條目具備。凡所注擬吏採法以前曰。某人於法如此。在所取。某人於法如彼。在所後。長貳無所可否。惟法之為聽。雖知其人為賢否。錙銖不能移。輕重。夫知人亦難矣。今可以知之者。莫若吏部。觀其事而知名實。聽其言而知好惡。見其容而知尊卑。察所舉而知所與。斯久過半矣。臣以謂入材望之。今日為甚。謂當稍責吏部薦拔材能。上于朝廷。朝廷察之。或賜以對。或試以事。籍之以待任使焉。凡薦惟其人。非其人而薦之為朋下。以人君為可欺為罔上。朋下罔上。必誅無赦。如此則士皆知自愛以待上之考察。任其事者。皆思為朝廷得人。不敢為苟簡計。此豈小補之哉。然其要則在擇長貳而已。若夫明好惡以示之。隆學校以養之。選師儒以教之。此惟陛下加之意而已。

二年。秘閣校理畢仲游上言曰。君子以名用人者。為其信於衆也。一人譽之不足以成名。必衆人譽之然後可以成名。則名者。信於衆之謂也。然士有依名而蹈利。不思行已之何如。養交取合亦足以成名者。故君子之用人。必索其實。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者。所以索其實也。而太史公亦曰。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則名實着。用人之大契。君子所以配仁義而並行之公道也。昔漢宣之治雖不及三代。然刺史守相輒親見勞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多良吏。於孝宣時為多。而襲遂黃霸之徒皆得以良吏自見於世。元成而下。孝宣之業雖衰。然名實之法猶有存者。故建武永平間。郎官出宰百里。尚書令僕亦為郡守。而虞延第五倫鮑昱之徒。更以郡守入為三公。守令之重如此。是以卓茂魯恭。皆以縣令為循吏。茂位卒至三公。則孝宣名實非徒一時之稱。蓋得孔子試之之意。而後世可以循用故也。自唐以來。官在內者重。官在外者輕。故張九齡欲重刺史縣令之權。歷都督刺史。然後入為侍郎列卿。歷縣令。然後入為臺郎給諫。而法亦卒不克行。本朝之制。九品可以為縣令。七品可以為郡守。則是九品之賤。已當漢郎官之選。而七品之人。已任漢令僕事矣。持祿處內者。既無治民之責。而多進退之門。守法在外者。則數出於俗吏而不見用。就有用之者。不過由縣令而居幕府。由郡守而為監司。所謂臺郎給舍。令僕三公。未有由此途而出。則內官安得不重。外官安得不輕。是以名實相紛。毀譽清亂。養交取合之人。漸以得志。則守令如龔遂黃霸卓茂魯恭。亦何道而進。今兩漢之法雖幸難行。然當躰其大意。稍重郡守縣令之官。通都大邑有善政者。數加奬勵。使必由縣令然後居寺監。由郡守然後至臺省。則人人樂於外官赴

功治職。齊民可受其賜。而寺監臺省亦將得真材。毀譽名實。無所紛亂。又合孔子試之之意。蓋事有不名而自至者。西漢重功名。則擢奇倜儻之士出。東漢重名節。則蹈難死義之臣衆。有唐尚文詞。則詩歌賦頌綴文之人亦出。而不絶。今果重在外之官使必由縣令而後居寺監。由郡守而後至臺省。則謂良吏者亦將不期而自至。名實之論。惟所加慮。

仲游又論人材上言曰。人材之所以難得者非難得也。物生天地之間。貴賤美惡未嘗偏無。何獨至於人而無材耶。其所以無材者。知之不以其道。養之不以其分。是故雖有材而如無材。材之在人。非比貌象聲色可以外求也。不更事變。則有材者且不能自知。而況他人而可以知之乎。蕭曹絳灌樊酈之徒。非與高祖遇。則沛上之刀筆屠沽負販人爾。豈自知有將相之器哉。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吾有所試矣。又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以孔子之聖。宜不待試而後知人。而孔子必試之。則聖人之術可見矣。所以者。所用之心也。所由者。所更之事也。而所安者。窮達利害不動之謂也。既原其所用之心。又論其所更之事。卒要於窮達利害而不動。則人之賢與不肖。材與不材。已過半矣。而有譽之者。且必試之而後進。則孔子之門多賢智者。其道然也。後世取人之詳者。小瑕細行。或廢其終身。而用人之寬者。抱大故而不問。既不原所用之心。又不論所更之事。率不要窮達利害之際。動與不動。而有譽之者。又往往不試而後用。則雖孔子之聖。殆無以盡其賢與不肖。材與不材。故曰。知之不以其道也。人之無材。未能害於事也。惟有材而不肖。則可以亂天下。故有材之人。所宜深察賢與不肖之時也。而近世之用人。取其材而置其賢。不肖。人或問之。則曰。我用材爾。此在上者自以為知術。

而智士之所以寒心而太息者也。漢之張湯桑弘羊。唐之裴延齡皇甫鎛。唯其有材而不肖。故雖汲黯卜式裴度陸贄不能與之敵。而卒亂漢唐之治。則用人者當先定其賢不肖。而後論材與不材。昔堯之用人。伯夷典禮。夔典樂。后稷播種。皐陶為大理。而皆君子也。使后稷有張桑裴鎛之行。而能播種。堯肯任之乎。而近世用賢。則不問材不材。用材。則不問賢不肖。用賢則不問材。不材猶可也。用材不問賢不肖。則不可。故曰。處之不以其分也。今以大宋之有天下。豈比前世而獨乏材也。惟知之以其道。處之以其分。則材將自至。材者至。而天下治矣。然私有所怪者。莊子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夫人之材。雖寓言重言之所增益。而不寓於他人。使有重者言之。而自獻其材。則材之大小已可知矣。而近世之用人。十有五六其自獻者。此又愈於知之不以其道。處之不以其分。然則知之以其道。處之以其分。而無取自獻之材。正今日之先務。

三年。監察御史蔡蹈論臣僚上殿不得差遣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近日引見上殿臣僚。已蒙賜對。退而俟命。十有七八。不報而去。臣伏思踈遠小臣。偶緣薦引。乍瞻天顏。罔不震懼。進對之際。倉卒遺忘。所不能免。若其辭貌不近柔佞。而有鄙野之氣。就列之久。會有變革。且器使之。以觀其能。既而無所取材。斥之未晚。先王之時。務得人材。雖侏儒聾瞶。有司火修聲籧篨蒙鏐之用。所謂器而使之者也。今朝廷方患人材乏少。職事官員闕。自左右僕射而下。以至寺監丞簿。往往通攝。無以充數。今其進既難。則人材益見乏少。因而自抑。不敢以賜對為望。則遠近相傳。士志畏怯。不自勸勉。殆非養才也。詩曰。芃芃棫樸。新之槱之。傳曰。量才而任官。度德而定位。又曰。與人不求備。如此則下無遺才。而朝無虛位矣。官人之盛。雖成周不得過也。惟陛下圖之。

招宗時。改元建中靖國。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右正言任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用人

宋徽宗立左司諫鄒浩上疏曰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讎之異至於國人皆以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堅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顧陛下深思之

知永興軍王覿上殿劄子曰臣竊以朝廷用人凡內外之職豈不欲

其久任。特患負多闕少而未能耳。負多闕少之弊。理當綏圖。則久任未易遽也。唯是逐路監司輕用之則負多。慎擇之則負少。何患而不久任。今一路郡縣數十。察官吏之能否。究民物之利病。非一歲再歲之所能盡也。不使久其職。則務為苟簡。取辦目前。職業浸墮。弊事滋長。夫天下之廣。吏負之衆。朝廷安能遍察。獨賴監司為之耳目。振其綱領。況逐路不過數人。選擇差易。誠皆得其人而久任之。則四方萬里之民。蒙賜豈少哉。惟聖慈留神以幸天下。

覩為御史中丞。薦用丁隲上奏曰。臣伏聞報恩無先於薦士。不祥莫大於蔽賢。況當籲俊之朝。敢效相先之義。臣切見朝散郎丁隲才識高明。學問深博。行義足以表俗。文章足以華國。安於管庫。垂二十年。雖公論之所共高。而自視常如不足。方今政事之急。正在人才之少。如隲之賢。不宜流落於外。伏望朝廷擢置清要。必有補於聖治。如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貢舉非其人之罪。

元符二年。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論任賢去邪在於果斷。上奏曰。臣聞堯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為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而任之。意不專。賢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又曰。鄙何以亡。管仲曰。以其善善而惡惡。惡惡威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亡。管仲曰。善善而不得用。惡惡而不能去。鄙由是亡。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守而不變。將至於亡。其能霸且王乎。管仲且猶知此。況不為管仲者乎。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

於開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親攬萬機見政事之多僻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耆參副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四列陳堯佐盛度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嘗用夏竦為樞密使諫官歐陽修論其奸邪即日罷竦判河陽晏殊為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邊事廣置田宅即日出殊知潁州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若仁宗牽於偏聽優柔不斷臺諫偕倍言不見用賢善不進朋姦不去則安能饗四十有二年太平之福乎臣願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齊桓管仲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可見伏望陛下留神省察

三年中書舍人曾鞏論惟材是用無係一偏之奏曰臣竊觀唐太宗初即位急於求治搜拔賢俊不以一途故取魏徵於仇讎取馬周於布衣取王珪杜淹韋挺於流竄其餘罪亡俘虜之臣咸引在朝唯材是任卒賴其助以成貞觀之治及我太祖皇帝踐祚之始亦以人材為先方是時秉五代衰亂之餘太祖皇帝征伐四方粗定天下制度典章尚多闕略又自郭周以後藩鎮幕府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歷入官之門唯進士經學二途而已然歲取進士止三十人經學止五十人選舉既難不無滯材太宗知其然故在位二十餘年所擢士以萬計舍短取長不求其備一時草澤遺逸之人收拾略盡本朝名臣多繇此出後世稱誦以謂太宗聞明於治体以天下為度非衆人所及故能越去拘攣以牢籠豪傑為國之用此誠不世出之英主後嗣所宜師法者也臣伏見近歲以來內則臺省清要外則藩府守將類

多闕員或曰乏材而然。臣謂古者不借材於異代。無世而無材。患在用之不廣爾。用之不廣。則取人有限。取人有限。則材者不必用。用者不必材。是以上之政事。有曠廢不舉之憂。下之懷能抱器之士。有欝蹇不伸之嘆。此宜今日之所留意也。陛下臨御以來。銳於更化。其所引拔。固已不專一途。然臣愚過計。尚意左右之臣。或未盡以皇極大中之道。啓迪於陛下。陛下於用人之際。不能無方。致陛下勵精求治之初。有人材不足之慮。伏望陛下遠稽唐貞觀所以致治之繇。近以太宗皇帝振舉滯淹為法。無惑於浮言。無係於一偏。斷自聖心。唯材是用。收其大者以為棟梁柱石。其小者亦足備榱桷扂楔之任。庶於經營清朝。無施不宜。以成治功。以通衆志。豈獨天下之幸。實社稷無疆之福也。在易之泰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蓋當上下交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荒穢者包之。馮河不中者用之。遠者不遺忘。近者不朋比。如此。故得尚于中行。所以為盛。在書之皇極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如此。故能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惟陛下留聽毋忽。

肇為翰林學士。論減罷監司守臣上殿狀曰。臣聞朝廷政事。以民為本。與民親者。莫如逐路監司。及州長吏。祖宗以來。常重其選。故監司辭見。皆得上殿。而州長吏人數猥多。不可人人延見。則擇其州之要重繁劇。與夫沿邊守禦之地為長吏者。則許上殿。舉天下之大。無慮三百餘州。而長吏得對清光。親承訓敕者。不及百人。不為多矣。近者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合上殿者。減罷其半。於半之中。又減朝辭上殿者二十有二州。其辭見得上殿者。纔一十有三州而已。紹聖四年文臣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並須上殿指揮。又罷不行。臣愚竊所未諭也。夫祖宗必令監司知州軍上殿者。豈苟然哉。視其貌。則疲癃老

疾無所捄與之言則能否邪正莫能欺因此以察執政用人則精粗得失無不見矣為監司長吏者受命而行躬聞德音則人人曉達上旨有所遵守政成而歸親面天顏則人人各述所知口陳指畫而上下之情無有不通者矣非獨如此躬親庶政收攬威權者人主之大柄延見臣下諮詢不倦者人主之盛德祖宗以來所以不憚日昃之勞不厭應接之煩蓋有以也今陛下初即寶位方當勵精為治日接群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臣愚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為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義興治功也夫自古帝王有志於治者未嘗不廣延群臣博問無聽而於治民之官尤所注意在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稱必知其所以然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西漢二百餘年獨宣帝世循吏為盛漢之刺史即今監司之任也漢之守相即今之知州軍之任也宣帝所以綜覈名實為漢賢主其本在此以陛下明聖方將興建德業比隆三王如宣帝所行為之甚易臣愚欲願陛下近守本朝成憲遠稽漢宣帝故事出自聖意申命輔臣自今監司知州軍辭見上殿並如舊制內監司及帶一路兵鈐仍依紹聖四年旨揮其餘則依今年六月十六日詔書施行所貴上循祖宗之典下貽子孫之法其於政體蓋非小補惟陛下留意毋忽天下幸甚

右正言陳瓘論紹述上疏曰臣切惟天下萬事為人主所當問者一事而已用人是也堯舜之法試而後用是以九年然後見伯鯀之罪歷試然後知大舜之聖不試而用其失多矣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材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

史中丞安厚卿。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其說以謂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是所繫。不可輕改。臣請以祖宗故事明其不然。昔唐介之忤仁廟也。內指貴妃。外詆宰相。竄于嶺表。昭示天下。是則鄒浩盡忠之言。何異於唐介。先帝一時之怒。何異於仁祖。仁祖有日新之意。久而變通。是以還介於一年之內。先帝有日新之意。未及改命。而棄天下於數月之間。愛君之人。念此傷痛。光續前緒。正在今日。豈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為國是乎。國家一繼一述。皆本於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以太平之久。自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孰大於此。若夫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是孟莊子之所謂孝耳。戰戰兢兢。何足為天子道哉。陛下居武王繼述之位。而執法之臣。揚孟莊子不改之說。曲徇其請。則臣下享因循之利。從公議。則聖主被愆忘之譏。非上誤朝。一以私意。風憲之職當如是乎。然則鄒浩既來。安厚卿可去矣。雖聖度寬容。姑爾含貸。而明示好惡。亦不可緩。黜幽之典。宜自安始。伏望即降指揮。以警列位。天下幸甚。

瓘又乞罷王師約樞密都承旨。上疏曰。臣聞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之詩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言陞黜人材。上合天意。然後可以慰天下之心。初政之所宜謹無大於此也。臣伏見駙馬都尉王師約。近除樞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違神考設官之意。臣不可以不論也。本朝矯衰唐之弊。駙馬都尉無有任權要者。惟王貽永尚太宗女鄭國公主。一年而主薨。貽永即納所賜第。後三十年。乃歷邊任。仁宗知其賢。擢任樞密。當此之時。貽永名為帝婿。實已疏外。今師約賜第猶存。而未歷邊任。豈可用貽永之例。而遽擢於樞密之地乎。神考詔樞密院置都承旨。以文臣為之。副承旨。以武臣為之。或參求外

戚之可任者。以充此選。然一文一武。不相紊也。今以師約擾文臣之位。豈神考設官之意乎。陛下遠師堯舜。近法祖宗。四方萬里。無不延頸舉踵。以觀初令。未拔寒俊。而遽以姻戚先之。巖穴之士。將何望焉。三省樞密院。進擬如此。失天下之心矣。願陛下守祖宗用人之法。稽神考設官之意。罷師約新除。以允公議。

又上奏曰。臣十二日。曾具奏狀。言駙馬都尉王師約除樞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違神考設官之意。已行寢罷。未蒙施行。臣所當論。未可已也。師約在元豐中。嘗為神考之所試用。其人修謹寡過。士論亦頗與之。然而臣之所言。非論師約之賢否。特以初政用人。不循舊章。未拔寒士。先擢姻戚。忌失岩穴之心。以為廟堂之累。區區之忠。非立異也。若蒙陛下採狂瞽之言。寢已行之命。則用衆從善。實為兩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師約新除。以全初政之美。

璹為校書郎。論立賢無方。上奏曰。臣聞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東西南北之人。皆可任也。成湯大有為之時。所專任者。伊尹一人而已矣。然而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則立于朝廷者。非一人而已也。臣謂神考之用人。正與成湯相似。熙寧之初。專任王安石。熙寧之末。則立朝廷者。不主一人而已矣。是以天下洗心之士。無彼無此。皆願為神考之用。而朝廷之上。平無偏黨。成湯之用人。何以加此。紹聖大臣。以纂述王安石為主。託繼述之文。借朋黨之說。以排除異己之人。因司馬光則謂洛人皆不可用。因呂大防則謂陝人皆不可用。因劉摯則謂東人皆不可用。故自紹聖以來。西北士大夫。皆無望於朝廷。甚非神考所以立賢無方之意。臣謂善救弊者。先救其偏。此陛下今日之急務也。蓋無方之說。可以救一時之弊。可以為初政之法。

瓘又論用人惟己。上奏曰。臣聞用人惟己。亦成湯之事也。臣嘗謂立賢無方。則朝廷不偏。用人惟己。則臣下無黨。為君之難。在此兩者。成湯所以能由此道。而為後王之師者。始於執中而已矣。中則不偏。中則無黨。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神考熙寧之初。立賢有方。用人惟安石。熙寧之末。立賢無方。用人惟己。一弛一張。得文武之道。有始有卒。見聖人之心。此陛下今日之所當法也。

瓘又同任伯雨。乞罷溫益給事中。上奏曰。右臣聞漢高祖即位之初。所先封者。皆故舊親愛之人。用張良之言。急封雍齒。於是群臣人人有自堅之意。唐太宗即位之初。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有咨怨。房喬以為請。而太宗荅曰。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怨嗟。豈為政之躰乎。臣愚以謂張良之諫。有益於高祖。房喬之請。無補於太宗。此二君者。一則有聽諫之明。一則有察言之公。故當即政之初。不失用人之理。此漢唐既往之善。初政之所當稽也。臣伏聞太常少卿溫益除給事中。兼侍讀。按益知潭州日。有新州羈管人鄒浩。道過本州。晚投僧寺。就宿寄食。而益差本州兵馬都監遣浩出門。續令走卒數輩。逼浩登舟。使之冒風夜渡而去。浩以言事得罪。既經行遣。不知所過州軍。更緣何事。催辱逼逐。使至於此。又分司安置人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皆在本路。並為益所侵困。當時用事大臣。以益為是。而天下公議以益為非。今陛下召還鄒浩。厚禮純仁。而奉世之徒。皆已叙復。所以合天下之公是非也。益之所為。又已達于聖聽。謂宜躬攬之初。正益之罪。而乃擢置侍從。處之經筵。付以封駁之任。非緣端府舊僚。何以致此。臣願陛下用堯舜大公之法。稽漢唐既往之事。罷益新除。黜之于外。使天下皆知陛下不以故舊之私恩。而廢天下之公議也。如是。則一除之失。何足以

累聖政。而不吝之明。適足以新盛德。臣不勝惓惓愛君之忠。惟陛下加聽。幸甚。

瓘又進故事曰。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臣瓘曰。韓范二人。先以朋黨見疎。今復並用。臣愚嘗謂若欲辨朋黨。先須除忌諱。仁祖之初。范仲淹。杜衍。富弼。韓琦之徒。當時指為朋黨。朝廷行遣仲淹。書其罪惡兩次榜于朝堂。景祐中勅榜。則以謂仲淹挾朋相援。奸利自營。結陰好以濟仇。託强辭而市直。當時諫官乘勢擠排。和其言者。如出一口。援此兩次勅榜。則是仲淹以奸憸敗露。永可棄絕。及仁祖翻然悔悟。所謂奸憸者。忽取其正直。所謂詆欺者。忽以為忠信。如上天寒暑陰晴之變。非臣下常情所可測度。後并韓琦並用。皆大合於公議。天下謂之韓范。神考為韓琦作神道碑。實載其美。當景祐寶元之間。歐陽修論朋黨。引商紂桓靈之事。觸犯忌諱。無所不至。仁祖取其議論。不罪其言。故天下公議終不見掩。臣所謂若欲辨朋黨。先須除忌諱者。仁祖已試之效也。神考默寧之初。專任王安石。自安石與呂惠卿紛爭之後。天下有王黨。有呂黨。神考於王黨之可用者。亦用。呂黨之可用者亦用。故二黨之禍不及朝廷。而於既往之事。緣此悔悟。從而改舊者多矣。未嘗悔過而執咎也。夫惟不咎。然後用人惟己。此神考之所以合乎成湯者也。蓋改過不咎。則忌諱自除。用人惟己。則朋黨自消。臣故曰。若欲辨朋黨。先須除忌諱。

以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初介為臺官。彈宰相文彥博。忤旨。貶嶺南。未幾復殿中侍御史。論者以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之有也。

至是介避言責。又欲安全之。故有是命。

臣瓘曰。臣嘗謂天之運也。譬如車輪之轉。高者復下。下者復高。其變無常。不可執也。執者失之。老子之大戒。仁祖之責唐介。一年之間。即復名用。不唯於唐介如是。凡言官之斥逐者。無不然也。言章及於大臣。則大臣必罷。若大臣復用。則言者亦還。正如車輪之往來流轉。而無所執也。上意不偏下亦無黨。其妙昏昏。非衆目之所能覩。其理悶悶。非衆心之所能思。此仁祖自得於獨知者也。豈外入之善乎。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仁祖用人之術。可謂如天運而無所積矣。天下之所以歸。而海內之所以服也。臣嘗放唐時牛李之黨。自牛僧孺對策之後。至李德裕死于崖州。二輩一復。凡四十二年。而後朋黨之禍息。仁祖在位四十二年。所用之人。其類不一。然不至立黨而相攻者。以上無偏執。運轉在我。故機圓術妙。足以轉天下。而不為天下之所轉也。臣謹按古之朋字。即鳳字也。一已在上。而衆鳥從之。人主用人惟已。則天下之人皆來朋我。若威福在下。則臣下各自立朋。此自然之理也。

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臣瓘曰。文帝納賈誼譏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臣。於是堂陛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於此哉。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之於老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文也。謂無間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而善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宰相

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淨之術。助無為之化。所謂大而可紀者。其在茲乎。

諫議大夫龔夬論封駁差除狀曰。臣伏聞新除程伯孫。王畿。蔣長生。黎珣。鮑朝賓等。充郎官給事中。以伯孫等。皆大臣姻戚。已行駁奏。未奉俞音。復命他官書讀。側聞清議殊未為允。蓋執政薦士。自當旁招俊乂。若有姻戚。果賢邪。人自知之。今中外朝臣。資任人材如伯孫者。何可勝數。又況賢俊如林。未蒙識擢。而首論用此數人。是以士論紛紛。不以為當。若大臣專引親舊。多非其才。則朝廷不得無疑。若是則後日雖欲進賢。不可得也。於是天下之真才。朝廷不可得而用矣。門下本以省審為職。若給事中所駁。改付別官書。則是非不可不決。後官所書是耶。則前官不為無罪。若前書所駁非耶。則後官豈可謬書。若一切不問。准命令之速行。則給事中之職幾於廢矣。恐非建官設屬。轉相維持補捄政事之意。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祠部郎官葉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

異。臣用才太勝。頗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
大觀中。吏部侍郎慕容彥逢論理會守令劄子曰。臣伏見陛下勵精政事。比降明詔。惠綏庶民。教養多士。所以訓戒丁寧甚悉。真極盛之舉也。臣竊謂陛下聖謨高遠。固非臣子所能仰望清光。至於推行德意。恵慮見於事實。而與士民尤親者。蓋在於守令。舉皆得人。樂事勸功。不以便文自幸。則太平之基。豈復他求。朝廷制考課之法。殿最賞罰。既詳且備。臣愚欲乞守令任滿課入優等者。除合得賞格外。其未經選擢之人。三省審察。如人材果可任使。隨其資秩特加奬擢。或實諸省府寺監要劇之選。或委以諸路監司按察之寄。若此。群吏聞風莫不激勸。各以修治自奮。豈惟究宣恵澤。上以副陛下惻怛之誠。又足以搜揚疎遠。蓋為官擇人之術。其效豈小補哉。伏望聖慈特詳酌施行。

徽宗時。御史中丞王安中論知縣闕官。劄子曰。臣竊惟陛下天資仁聖。愛民重本。詔書數下。德意具昭。而自朝廷下之省部。省部下之監司。監司下之郡。皆行文書而已。至于郡下之縣。始及於元元之衆。然則最近民。而實行陛下之德意者。莫切於縣令。臣伏覩近日諸路奏請。如夔吉管下永静将陵德州平原成都(利)州等路。皆以縣無正官。上達聖聰。而河南明州陝西廣東。且皆奏乞差人。吏部以見榜闕多。自春季至今。更不刷闕。見在任人。曰有申明過滿乞省罷及催差替人者。而替期未至者亦多。乞宮觀或願就監當。大抵諸路縣邑不闕官。則多未有替人。太平多士之時。人樂仕宦。而百里之任。顧獨憚往。其説有四。苟免之塗多。難工之事衆。督察之官不公。賞罰之施不均。故也。先帝成憲。初改官人。必令作縣。關陞通判。必實歷知縣人。熙寧元豐間。用恩賞改官免知縣者少。今

恩賞改官者衆而用考第改官人力足以取堂除乞宮祠則不復到部通判闕自監當人以上稍有因依皆可徑得盖不必用實歷關陞況創制員闕有與當實歷者諸司辟官有乞理實歷者然則誰肯屑為縣道哉臣所謂苟免之塗多者此也治縣之才世固以為難而責辦於法度之中取成於法度之外者又不能無凡買物曰置場之類者不均敷則不能應拋降之數凡賣物曰鋪戶之類者不抑配則不能及樁立之額運送綱栰貼助夫役水旱之訴蠲租則失漕計之指公使之須守法則取州郡之怒臣所謂難工之事衆者此也守倅之賢未必能服人而行縣季點者又其下僚監司之才未必能戢下而往來督責者又其屬官文檄之辭陽戒以無違詔令而風指之峻陰趣使抵冒法禁守倅監司不特資以免責而喜功生事者方以為進身之利臣所謂督察之官不公者此也致功就事縣任其勞論罰則獨厚於他官第賞則每居於下列臣所謂賞罰之施不均者此也夫近民之官而所以病之者若是遂使所在闕人元元受弊方茲議員多而添闕孰若先填闕以修官臣愚欲望聖慈申嚴實歷之制舒究責辦之實戒監司守倅使同利害公賞罰勸沮使當功罪庶幾人無憚往之心不為避免之計縣得正官職有常守必有能為陛下宣布德澤勤卹下民者事始朝廷而及天下其利甚大惟陛下財擇

尚書右丞陸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

左司諫江公望乞用元祐人才上言曰臣日者獲邇清光親承聖訓以今日之治躰當以繼述為先復賜宴閒側聆睿旨以今日朝廷所

患。元祐人為多。臣退而思之。既持繼述之論。必牽於元祐之說。此理勢之必至者也。夫孝子之心。莫不以繼述為美。哲廟固孝於神考矣。持繼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有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相侔時事。必指為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故元祐之臣。投荒屏裔。為之一空。所引陰險憸佞輕浮刻薄之小人。內結中貴以偵伺主意。外生邊事以持久祿位。人力困竭。國用匱乏。天下為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大臣持論不平之過也。昔成周之時。作興人材。化雨德風。浸潤披拂。菁菁有阿陵之養。芃芃足薪槱之用。一遭幽厲之禍。人才彫落。至宣王中興。有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愛。莫助之之歎。宣王知人才可以培殖而生。可以護養而成。若芑之新田菑畝。培殖護養有力。故南征薄采而足用也。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

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彫踈落莫。所餘無幾。天假殘息。若有待焉。陛下有作。萬物興覩。雨露滂沛。咸被湔洗。不旋踵召寘禁近。或布在臺省。要藩便郡。班班有之。萬無一生之人。既獲全活。百有十非之者。一切俱原。豈惟不失前日仕宦。亹亹焉有進擢之望。人非木石。豈不懷恩。陛下不用則已。用之則若臂之使指。若手足之捍頭目。豈復有不應我哉。陛下持繼述之論。而以元祐人為多。不過患其不為使爾。此正非所慮也。陛下操利勢。持名器。躰乾剛之德。用皇極之道。以臨御天下。以役使群動。人臣結髮辭親。委質就仕。既移所事而事陛下。豈有驁然不為使哉。陛下不迫其所難。不彊其所不能。祇欲同心協力。遵奉神考已成之法度。徐將講求繼述之美意。與天下共享其利爾。昔齊桓釋射鉤之讎。而管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宿斬袪之怨。而勃鞮得以成其名。王珪魏證易所事。而不以陰計為諱。唐太宗用其

直。而卒成仁義之治。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讎。陰計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黜仇人而用之。用其隙猶足以濟治。況非其隙而用之者乎。其肯爲陛下盡也必矣。陛下若立元祐為題。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諍興。諍興則黨復立矣。縉紳之禍何時已也。可不痛哉。陛下嘗榜朝堂。并布告天下。以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舍惟義之所在。又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斯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論述事則一無所作。述之而已。此詩所謂率由舊章。而閔予躬。何必改作者也。論繼志則治雖不同。而同歸于道。時雖不同。而同歸于治。若啓之敬承禹道。武王之卒伐功者也。惟道是同。豈泥于已陳之迹哉。二典常道也。可則若之。否則稽之。何常之有。惟其不常。是乃所以為常道也。

伏望陛下以繼述為大計。以因時損益為盡美。雖步驟馳騁不越於神考法度之間。皆是以為治。是猶王良造父之於輿馬。駕御疾徐之節在我。雖欲項領而為之用。勢亦不可得已。況非迫其所難。而強其所不能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治天下者。審所御而已。能審所御。雖狙詐且為之使。況不為狙詐者乎。故有國者。惟患人才之不多。不患多而不可用。惟患不能用而已。陛下明諭群臣。以朕之所以遇元祐之臣者如此。咸俛承聖訓。各務同心協力以成繼述之美。以保富貴安榮。朕於爵禄何所愛焉。黨陽為公心陰結死黨。專立異論務沮成法。或快快非其君而驁不為使。則明行誅斥以戒在位。朕於汝無愧。汝負朕為多。自速之禍也。悔何及焉。先之以訓誥之情。申之以丁寧之義。終之以惻怛之意。此周公所謂予不惠若茲多誥。蓋有不

獲免者矣。如是。元祐之人。惟患其不多。繼述之美。無患其不盡。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在陛下御之而已。夫仁者善合人。不仁者善離人。惟聖人能置人於其間。是猶水火之不相能也。置鼎焉。故能濟烹飪之功。成五味之和。今宰相執政。侍從臺省。陛下善置人焉。雖若水火之不相能也。必有足以濟治者矣。此尤不可不察也。匹夫之智。雖聖人有所不知。芻蕘之言。雖聖人亦知採擇。臣之言。偶類乎匹夫之智也。臣之職。無異於芻蕘。陛下或加採擇。則聖人之不知。所以為知之至也。

左正言任伯雨上言章惇狀奏曰。臣聞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欲成天下之大事者。必以正名為本。臣前者所論章惇求去。不可不許。此乃名正言順之事。在陛下斷之而已。惇為先朝宰相。先帝山陵未畢。不可以出惇也。出之太遽。則名不正矣。今也不然。陵土未復。而惇自求去。去就在惇。不在朝廷。亦如王珪既死。別命舊相。死生在珪。不在朝廷也。惇處可嫌之地。迹不自安。果於求去。理可必從。陛下之所以留惇者何哉。以別無舊相可以代惇故耳。臣前者妄陳愚計。以謂范純仁之賢。可以代惇。舉而相之。則天下之心皆向朝廷。況是先朝舊相。付以陵事。乃其宜也。急用純仁。而果於去惇。則可以慰四海思賢之心。可以示二聖用平之意。用平則人無反側。得賢則事可諮詢。假使純仁辭疾不來。而朝廷衆美實已兼具。考之公議。孰曰不然。唐順宗之初。叙用譴逐之人。陸贄陽城。皆當時之賢者。未聞詔命。死於貶所。時不待人。良可追恨。今純仁年過七十。加以篤疾。萬一不待詔除。溘先朝露。非唯無以慰天下之心。亦恐老成之言。願告于朝廷者。不得剖露。豈特二聖之所不足。亦純仁垂死之恨也。漢宣帝欲封丙吉。而憂吉病不起。欲使人加紼而封。及其生存也。古之明

君留意用賢。其急如此。今純仁老矣。盲不見物。押班升降。勢必不能。然而舊德雅望。非宰相不足以處之。若也堅辭。然後改命。處以閑局。待以優禮。有疑則問。

貼黃。仁宗時。自侍從而上。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遇事便詢。先慰天下思賢之心。終獲黃耆嘉言之助。若不早許惇去。倘是以成此事。臣願陛下先下臣前章三省。然後從惇之請。改命純仁。所有永泰陵使事。令先朝執政時暫與領。候純仁到闕。然後交割。如純仁辭免。則權付之人。便可充位。如此。則進退輔臣不為無禮。改命陵使人無間言。名正言順。無可疑者。臣願陛下上稟慈聞。斷而行之。天下幸甚。

尚書右丞范純禮從容諫曰。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談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開口以元豐為是。則欲厚元祐之士。真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實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故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

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奏罷宮觀宋中孚參部劄子曰。臣竊惟承平日久。吏員滋多。而大小使臣。尤為冗濫。吏部待次者動經數年。廩祿不繼。誠可矜憫。陛下至仁及物。獨智察微。灼見注差不行。多緣吏職清雜。蓋以偶叨一命。徑歸銓選。注授冗猥之由。寔自此出。政和七年十一月六日。特降御筆手詔。節文。應緣人吏補官不罷吏職。不得

參部。或日後續降處分。並許執奏不行。務在百執恪意遵守。著為永法。無或衝革。宸翰布告。中外鼓舞。孤寒武臣。方有就祿之望。伏覩近降指揮。開封府廳司使臣宮定宋中孚許令參部。依舊本府祗應。議者咸謂前降御筆。焯如日星。豈容胥吏小人。輒敢邀求衝改。如使出於特恩。亦擬前立永法。伏況前日平江府奏辟吳彥璋充司戶曹事。既有成命。而吏部執奏。以為彥璋曾坐圍田水利不寔。已係御筆勒停。伏蒙陛下特垂天聽。究見始末。遂罷奏辟指揮。確守禁約。杜絕欺冒。有識悅服。如蒙大賚。今者宮定等。徒以一時僥倖之故。首破御筆永不衝革之法。比之彥璋辟命。事体尤重。若不特賜改正施行。深恐後來紛紛籍籍。援以為例。豈惟吏部右選冗濫之弊未易澄革。且使雲章奎畫援著為永法者。殆成虛文。此尤不可不論者也。竊觀自頃朝廷大政。皆由御筆處分。宜其百辟遵奉。庶績咸熙。然而歷年于茲。

向之積弊猶未盡去。蓋有如開封胥吏之類。撓法害政者。未嘗鋤治故也。臣愚伏望陛下奮乾剛之威。守已行之令。凡有僥倖干請。一切斷以明刑。夫以天下之至公。示聖人之大信。則立政立事。豈不遠過唐虞成周之盛哉。在陛下誠意篤行之而已。臣不勝大願。所有開封府使臣宮定宋中孚。伏乞睿斷。嚴賜施行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論將相當同心協謀。疏曰。臣嘗謂自古人君。出應帝王之運者。必有同心一德之臣。以大公至正。相與去私情。由直道。謀議雖異。不害其為同。趣操雖殊。而不乖於用。故能輔佐彌縫。經綸圖回。以定禍亂。以寧邦家。以立法度。以施政教。成莫大之功。定可久之業。請舉古事以明之。昔唐房杜之相太宗也。玄齡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如晦長於斷。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佐佑帝室。姚宋之相明

皇也。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故能輔佐開元。治隆中興。夫三百年間輔弼者不少。稱良相止四人。非唯君臣遇合之難。而輔佐之臣協心共謀者為尤難也。其次又有武夫勳臣。亦能躰國徇忠。釋私忘怨者。若廉頗藺相如之於趙。寇恂賈復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是也。夫平居無事之時。執政大臣猶欲其同心如此。又況於艱難未定之時乎。武夫勳臣。猶能釋私忘怨躰國徇忠如此。又況儒學之士。以道義相許。以公忠相望。以古人事業相期。本無怨隙嫌疑也。豈一旦各擁勢倍。遂乖素願。務徇其私。而固為異同者乎。恭惟陛下以聖盛之德。撫中興之運。時否而望泰。法敝而望變。民困而望息。國危而望安。夷狄四侵而兵未解。財賦久匱而用益急。賢否渾淆而未辨。名器冗濫而未清。紀綱已弛而未振。號令數易而未孚。焦心勞慮。忘寢與食。其憂勞天下

如此。是宜執政大臣。仰躰至意。如房杜姚宋。同心相濟。以圖治功之時。必無宿怨私憾。如廉藺賈寇郭李之所存也。然而議論趣操。不能無異。要當公心正念。以大公至正之道相與。無置私情於胷中則善矣。又況人之受才。自有限量。不可同也。陛下今所注意而任用者不過一二大臣。以臣觀之。亦各有所短。吳敏失之悾。李綱失之果。徐處仁失之苛。失之怯者才不足也。其弊則優柔懦弱而失事機。失之果者器不足也。其敝則勇銳於事。而或過舉。失之苛者識不足也。其敝則煩碎伺察。而失大躰。若能各去其短。無任私情。無昵私惡。協心共謀。才不足者去其怯而克斷。器不足者去其果而謹畏。識不足者遠謀慮而務大躰。庶可安靖邊境。為中興之助矣。非特此也。种師道姚古皆邊鄙老將。有謀略威望。可以倚任。初名師道。都人待之如望歲焉。陛下既加信任。又畀姚平仲以節。平仲失利。非師道罪也。及姚古

至。併與師道罷之。或謂兩家世為仇敵。不可並用。臣謂廉藺賈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子儀光弼握手涕泣。正在今日。陛下何不以此義喻之。而兩任之乎。兵革方興。老將氣沮。謀格而不用。非所以盡人謀也。欲望聖慈下臣此章。示將帥大臣。儻皆能如臣所云。陛下雖未能深居高拱。亦可少安矣。陛下更能留意論相。以尊朝廷。安中國。而御遠夷。非特為諸臣之幸。實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之幸。

應求又論用人太易。上奏曰。臣聞重爵位。則多士勸。謹用人。則朝廷尊。蓋與之不重。則下輕上爵。易於用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近者朝廷此幹尤甚。未之能革。陛下臨御甫三月矣。凡用四宰相。九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謹擇。故去之每速。近日除用尤為超躐。有趣召未至。而已屢遷者。有未收功效。而與峻職者。有自下僚徑為侍從者。有取其一言。解褐為師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餘人者。其人之賢愚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次用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不過一人而已。未聞當時百執事之衆皆然也。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抑。誠宜大有刻革。以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詔執事。特加詳謹。毋偪具官僚。毋趣躐除授。毋徇私愛。毋用非才。使綸綍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尊而多士勸。政事修而夷狄服矣。

翰林學士許翰論相上言曰。臣嘗學易。觀否泰之象。則知君子小人未嘗相無於天下。雖堯舜在上。世必有小人。雖桀紂在上。世必有君子。其所更為治亂相反如此者。堯舜錯之得宜。而桀紂置之失當也。故錯之得宜。則君子小人各窮于禍。是以皆謂之泰。置之失當。則君子小人並受其福。是以皆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內外之間而

已矣。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象內健而外順。否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其象內柔而外剛。剛者君子之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為於內。則內健可以制天下。使小人委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從之。何謂內外。傳曰。畛外也。家人內也。皆泰反其類也。故人君躬必與小人睽而以君子為家人者。類固相反。雖然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以盡知天下之君子。親之使為家人。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疎而遠之。則雖堯舜之聖。難於此。然圖其易則必有要矣。舜選於衆。舉皐陶。則不仁者遠。湯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故易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前日下即位以來。朝廷之間。未見泰象。臣是以請先論之。如近日王孝迪之睿庸。已污翰苑。而擢中書侍郎。蔡懋之頑固。已敗樞府。而猶遷右丞。當時四方聞之。無不悵然失望。此則陛下既悟而罷之矣。今又將相張邦昌於廟堂。則是古之所謂外。今之所謂內。類進之禍。豈復

言。臣切意陛下聖明。豈不知前日之亂。皆生於大臣蔽塞。不去此屬。無以為治。而相邦昌者。蓋或權以濟胡騎之行。未必遂用。故臣未敢正擊。而一發其端於此。他日若果用之。則臣請得以死爭之。臣以謂陛下正始之時。置相不可不謹。譬如植木。始得嘉木有種。其後材將不可勝用。始得惡木而植之。則惡木日滋。其極將至無復取材。且君臣一躰。相須而成。自昔未見有君無相。而能成大業者也。故陛下欲為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欲為唐太宗。則相必有房玄齡杜如晦。欲為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佐。而後紛無不解。為無不成。將前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觀置相之得失。故願陛下考而慎之。先王知人之道。要在公聽並觀。驗左右之言於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人。可見之迹。灼知其賢而後用。此孟子用

人之法。而易之所以為泰者。故臣輙敢論思。先之以為治本。
翰為御史中丞。上言曰。臣聞否泰以類相反。否則小人以類來。泰則小人以類往。先王之智。不能遍知四方萬里之遠。使君子小人不亂於前者。要在求其類之所自。推而廣之。如衷挈領。則順者不可勝數也。方今天下姦惡如織。蕪穢郡縣。戕賊黎元。凡才無爛羊之能。冒寵有續貂之嘆。吏部充塞。無闕以擬注。版曹空匱。不給於祿廩。若不一大鏟革。恐終不可有為。今以軍興多故。郡縣賞遺。鞭笞良民。無直而糴。上下皆弊。公私甚勞。而姦宄無用之人。坐縻倉廩之蓄。此所謂繁其華者傷其實。披其枝者傷其根者也。願詔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主黼朱勔諸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所與之賞。淫朋比德。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効用有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蠹國。敗俗妨賢。姦宄取位。賕賄買官。所叨恩數。不限高卑。一切褫奪。還其本秩。若非此族。而橫竊名器。如橫行節度之貴仕。祕閣延殿之華資。或以童稚奴僕而濫膺。或以商賈胥徒而貨取。人人論列。簡牘徒繁。願令吏部各具閥閱。諸臺諫分使看詳。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得罪如鮮于可。非理譴逐。宜自元斷月日。復其資秩恩數而升擢之。以勸忠諒。然後位著可清。賢能可進。生民可安。國用可節。昔唐斜封墨勅官。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為疑。今亦何難哉。夫糞土為墻。匠石不能施塗塈。鄭衛調瑟。后夔難以致簫韶。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也。
右諫議大夫楊時。論用人太易。上奏曰。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夫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人君不得而

私焉。奉天而已矣。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未三月。更易宰輔凡八九人。大臣民之表。古之天子躰貌之而厲其節者也。其進之也易。故其去之也輕。欲其自重而不苟難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上自左右卿大夫之言。下逮庶人之議。皆曰賢則用之。可以無疑矣。然猶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其考審豈不至矣夫。湯之用人惟己。由此道也。昔季布為河東太守。人有稱其賢者。文帝召之。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使酒難近罷之。季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又以一人之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也。若季布之為人。固無足為陛下道。然其言足有取者。臣恐陛下用人如此。天下聞之亦有以窺陛下也。近見百司群吏。有待次一二年者。而復除它人代之。此近日嬖倖受賄賂而私請者之所為。前此無有也。陛下欲盡循祖宗之法。不可復用此例。謹之於始。猶懼不終。始之不謹。後將若何。臣伏望陛下重惜名器。無輕以授人。一非其人。則民受其弊。亂之所由生。不可忽也。仍願聽言而加察焉。見賢而後用。見不賢而後去。無容私焉。奉天而已。天下幸甚。

太學生陳東。乞復李綱舊職。疏曰。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為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

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為喜。而小挫亦未足為辱。況示怯示彊。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陳乞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自身為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閔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請

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為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襄童貫蔡攸。共興北邊釁。鄭居中力爭以為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輩略不可否於其間。實陰助襄以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為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又況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

北。則朝廷復可都大梁乎。自眞宗仁宗兩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叛盟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爲避水計。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顧北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爲輕。在朝廷爲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民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審

太學生雷觀。乞擇相上奏曰。臣爲諸生時。權臣務鉗天下之口。臣之父兄師友。聞引古論事。小有激昂。則必深戒力止。以謂毋多言以取禍。其後臣入太學九載。具知權臣果能以身障言路。恣其姦惡。而臺諫官徒。備員以進。不聞一言。使祖宗紀綱法度。掃地殆盡。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致夷狄猖獗。兵連禍結。以成今日之釁者。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失也。善乎臣之友生高閌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議之。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

默取容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為姦不可得也。陛下臨御之初。即下求言之詔。詔下踰月。上封事者。不減千數。然未聞以某人言某事。實為利而行之。某人言某事。實為害而罷之。豈求言之詔。徒有文具邪。抑獻言者皆猥冗不足取邪。無乃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尚徇前弊。沮遏而不行邪。此獻言者不能無疑也。當今所急。止一言而已。論相是也。國家崇寧以來。相非其人。官以類進。私昵者官之。惡德者爵之。賢能之士。反斥逐不用。目為姦黨。其治亂不待今日而後見。識者已分於崇寧之初矣。雖欲正刑明辟。以嚴誤國之誅。固自無及。言之復何益乎。然不究其為亂之階。則莫知其撥亂之道。臣為陛下略指前日宰相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述二字而行己之作為。假國是二字以主己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逞己之私欲。進直言者。以狂妄斥。立正論者。以邪說禁。善阿諛者。以純正用。姦術既行。無所忌憚。敗壞法度。紊亂紀綱。靡所不為。莫可勝舉。致使黠虜幾危社稷。而陛下受莫大之屈辱者。皆前日相非其人之故也。陛下即位以來。見於施為。慨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為稱。此臣所以謂為當今之急務也。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乃但迺遷李邦彥張邦昌爾。士大夫皆言二人亦前日輔相之無狀者。察其操術。不過持兩可。以固養恩寵而已。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第自陛下即位以來一二大事。彼曾有慷慨一言乎。虜所言者從之。所欲者與之。不聞有忠義一言。奮然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四夷。而使之畏服乎。蠹國害民。起戎招盜。十數巨姦。天下之人。思食其肉不饜。而二人初不敢誰何。至因人言。稍行罷黜。詎能不畏疆禦而退不肖乎。陛下知求言從諫。而未知論相。何先後緩急之失序邪。臣又慮有為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昌。

曩在政府亦嘗以燕雲不可圖童貫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說義當相之臣以謂不然二人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陳其不可之狀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縱未能死則宜引去然卒持祿不諍不過畏童貫之禍也今日之禍皆前日肉食者之過豈可不擇人而用之乎東漢陳龜曰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不恭援卒為將今何等時而遞遷貴臣邪自祖宗以來相臣多因言官論列直指某人可相某人不可相無非天下之公議此最為我宋之盛典崇寧以來臺諫一蒙時相拔擢則多懷私恩無有直言者矣此亦不可不察也今日之相莫若陛下誠心廣求虛己任用勿謂天下無其人也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繳葉夢得落職宮觀詞頭上奏曰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臣寮上言龍圖閣直學士應天尹葉夢得初為蔡京所知亟躋鼇禁後為吳敏所用除應天尹及其妹婿許亢宗自郎官超拜起居舍人等事奉聖旨葉夢得落職宮祠許亢宗罷起居舍人與郡者謹按夢得自少年時不自慎重為蔡京所知躐居要官誠為可罪然其人頃由謫籍起守蔡州郡事甚理暨移潁昌政聲尤著許潁間士民至今思之日者南都不治自葉著陳迪宋昭年等相繼留守軍儲闕乏不能彈壓各生變故幾至危亂及夢得下車纔及數月府事嚴肅糧餉充溢其治狀不可得而掩也今虜寇日深所在州郡人情震駭設或變生倉卒而材具優裕必可捍禦外盜保守一州擁衛王室如夢得者少矣此乃棄瑕責效之時乃以蔡氏所引而棄諸閑散良可惜也今河北宣撫副使昨在越州方臘寇境設計謀卒保越城臘以破走後在真定亦著聲迹而乃不幸為童貫之所引也可以為貫黨廢其才而不用乎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前在洪府值運司調發戍卒不支錢糧幾至叛亂三益發言裁處戍卒遂帖而三益乃王

黼之所引也。可以三益為黼黨。廢其才而不用乎。故贈諫議大夫陳瓘。在元符末。論列蔡京。其言曰。京所引置。布列中外。凡數百人。使京在朝。則此數百人者。皆蔡京之黨。黜京于外。則此數百人者皆朝廷之用。人皆以為名言。今陛下既正典刑。治京攸之罪。京死道途。攸竄嶺表。若子若孫。悉皆編置。家財籍沒於府庫。地土悉歸於縣官。不復有蔡氏矣。則凡二十年間。昔日為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更指為京黨。則人才之廢棄於艱難乏使之時衆矣。且黨論何時而消弭乎。以臣愚見。棄瑕捨過。消伏黨與。正在今日。欲乞陛下察臣所論。或有可取。特賜聖裁。如夢得輩得以通下情。宣上澤。使血氣周流。榮衛條暢。免於死亡之患矣。故稽于衆者。堯也。好問者。舜也。拜善言。禹也。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然人情惡人逆耳。而喜人順從。言路難於開闢。而易於壅閉。元符末年。下詔求言。擢用名士。豐稷。王覿。繼長於憲臺。陳瓘。鄒浩。並升於諫省。蓋言無隱。凜凜乎至和嘉祐之風矣。曾未朞年。臺諫正臣。刻名黨籍。布衣俊造。屏斥膠庠。由是方開之徑。復成茅塞。初闢之路。荊棘並生。天下莫不鉗口結舌。以言為諱。至於胡塵犯闕。戎馬在郊。而猶不敢以聞也。靖康之初。太學諸生。不避刑禁。伏闕上書。乞誅六賊。蓋積二十年抑鬱不平之氣。而伸眉吐舌發舒於一日之間。有大升黜。未協公論。而數十萬衆。不謀同詞。頃刻而集。天下之大情亦可見矣。言路不可壅。亦已明矣。曾未數月。而余應求。李光。以憲臺得罪。陳公輔程瑀以諫省去官。趙令衿以獻書論事黜送銓曹。潘良貴以奏對語侵責司征市。而言路茅塞。荊棘復生。群臣諱言。乃至失國。伏自南渡以來。追賞東澈優卹其家。促召馬伸俾歸行闕。至於返正赦令初下。其節文曰。自今朕躬過失。及宰執臣寮行事失當。皆許論列。言事得當。不次旌擢。雖有

抵牾。亦不加罪。甚矣其有意乎言路之闢也。然觀邸報袁植以乞誅朱琳等而出守偏州。呂祉以與諫長異同。而通刺外郡。臺諫班列益蕭疎矣。言事者乞誅棄郡。以警動方州守土之臣。朝廷寬假責其後効。以明使過之義。自不相妨。至於同列各陳所見。不相朋比。足明其公。何必出之於外。以示茅塞言路之漸乎。故臣願堅守赦文。久而弗變。召還植祉以昭言路開闢之端。則下情不壅。而治道成矣。

李光奏引對人乞先經三省。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下詔求言。虛懷聽納。雖疎逖小臣。間或引對。親賜詢考。將以開廣言路。簡拔儁髦。此盛德之舉也。臣愚竊慮陛下驟當幾微。臣下忠邪。未易洞照。其間頗有利口辯言。乘時僥倖。以徼寵祿。姦人窺覬。名器浸輕。而實材忠樸之士。往往恥於自售。甚失陛下所以惻怛訪逮之意。欲乞今後臣寮。非本職合上殿人。委三省大臣博采公議。先次審察。如委有行實。及策略議論過人。即令引對。庶幾抑絕奔競。以來儁異之士。

光又乞假借臺諫。委任大臣。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艾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雖憲臺六察。咸得言事。又許臣寮實封投匭。職事不應上殿人。亦得奏對。開公正之路。閉私邪之門。海內聞風。莫不稱慶。今纔數月。未聞用一直言。得一賢士。而言路浸復有壅塞之患。近降旨揮。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旨揮。亦令覆奏。臣知陛下有厭言之意矣。諫官御史。不稍假借。一言迕意。旋被斥逐。臣知陛下有拒諫之實矣。陛下貴為天子。當有天下。如天地之無不覆燾。日月之無不照臨。而懷疑偏任。惴惴然惟恐羣臣之欺己。此得御姦邪之術。而未得任忠賢之道也。陛下所謂親除者。一舉而得余應求。再舉而得陳公輔。此二者。今乃迎合大臣。或為游說例被斥逐。使誠有之。是親除之人。豈足信任乎。以

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而陛下欲以耳目所及。擢用一二士大夫。所任未必得人。而先已失衆心矣。衆心一失。人懷疑貳。不知孰與共守天下者乎。不亦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乎。耿南仲為東宮官。輔道陛下。十有餘年。此腹心之臣也。雖甚愚陋之人。莫不知之。而李綱敢與抗論。詆訐其短。此其疎率無謀可知矣。而謂懷姦以事陛下者。知南仲不可動搖。則陰交而固結之。上可以保寵榮。下可以行私意。而天下安危。社稷存亡。則有時而不暇卹也。夫南風成猜忌刻薄之政。人人牆恐。莫肯披露情實。以事陛下。伏望稍回淵慮。假借臺諫。則盡聽納。而容狂直。体貌大臣。則專委任而責成功。

臣誠狂愚。不識忌諱。有所聞見。懷不能已。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

用人

宋高宗建炎間。編脩胡銓論臣寮陳乞子弟差遣疏曰臣竊見近年銓選人倍多。貢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却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幹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無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計。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餘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除尚書省長貳與并除樞密二臣劄子曰臣聞謀之貴衆斷之貴獨今天下大政一歸於陛下宸斷惟是贊襄彌綸同德協謀者則不厭其衆且多也竊見尚書省比闕長貳而同知樞密院事亦久闕而不除雖用近制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摳揆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久虛其位哉伏況近年財用匱乏民力困弊賞罰僭濫官吏猥多蠹賊害民請屬成俗軍政不立邊防未完陝西并邊諸州地震彌月壓傷軍民京東淮南浙西積水被野有害秋稼此正陛下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也臣愚伏望睿明博考天下之公議慎選當世之忠賢以補政府之闕使之上贊聖治以亮天工而熙庶績海內幸甚

景衡又論宗澤劉子曰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澤之為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盡識國家事躰耳又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鉏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來只校其末度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為過矣況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遜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為多今尹天府其績効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考矣而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乎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逐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

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
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澤未宜
遽然更易也。人材難全。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為度。包容長養。無收而
並用之。庶幾其有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為宗廟社稷。下為京師
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戎治民之功。天下幸甚。臣無
任懇切拳拳之至。

景衡又論黃潛厚除戶部尚書劄子曰。臣伏覩近降指揮。黃潛厚除戶
部尚書。除目始下。外議紛然。咸謂潛厚是宰相潛善親兄。遷拜亦既
超踰。職事又為同省。此為可略。理寔未安。臣蒙誤恩。適在言責。雖欲
默焉。不可得也。竊惟官有親嫌。義當迴避。不獨祖宗成憲。蓋亦前世
不易之制也。今州縣小官。凡係內外之親。稍有服屬。則當引嫌求避。
又況文昌六書。實隸宰相。而可兄弟並處者乎。前此潛善在中書門
下省。而潛厚為戶部侍郎。理固無嫌。既除宰相。而潛厚尚仍舊職。議
者惑焉。而未及論列者。豈非以其除授在前故耶。今者忽從列侍。進
長地官。橫恩驟遷。實駭觀聽。竊聞潛善潛厚。各有章奏乞行迴避。臣
愚欲望睿慈特從其請。一則示朝廷至公不為貴近屈法。一則使天
下知宰相不私所親。以成潛善兄弟之美。所謂一舉而兩得也。願賜
采擇。

景衡又乞令黃潛厚回避第二劄子曰。臣昨具劄子論列黃潛厚於
宰相潛善為親兄。今來所除戶部尚書。實有親嫌。甘逐人各請回避。
欲乞睿慈特從所請。以示至公。以成其兄弟之義。至今未蒙施行。臣
聞法者天下之法也。當與天下共守之。若朝廷先自違法。則何以責
天下之不守法者哉。且州縣小官。苟有親嫌而不回避。則監司郡守
必按劾之。若朝廷之親。不自請避。而諫官御史又不論列。

是天下之法。只行於郡縣之間。而不行於朝廷之上也。如此。欲望人心服。而治功成。不亦難乎。且使今日諫官御史畏避而不敢言。然公議終不可掩也。它日必有言之者。竊意陛下亦必追咎臺諫阿附而不盡言也。故臣寧得罪於今日。不敢得罪於它日。況潛善亦累曾奏乞回避。陛下正宜從之。是不獨成潛善之美。亦使臣免它日罪戾。不勝幸甚。所有潛厚除戶部尚書指揮。伏乞改正。別與差遣。

景衡又奏乞差張瑱知和州。劄子曰。臣訪聞和州境上數。為盜賊侵擾。有本州通判張瑱者。廉明有吏幹。郡人愛戴之。遂設方略。嚴守禦。賊不敢犯。比瑱罷去。賊遂破城。縱火。官府民居。一日而燼。瑱雖以年格并知州資叙。得請宮祠。聞其精力未衰。尚可為郡。若朝廷以和州兵火之餘。欲擇守臣。宜莫如瑱。夫用人在乎因任而已。試得其成效。斯可以無疑矣。臣與瑱未嘗相識。得諸士論如此。故輒以聞。願賜裁擇。

元年。知開封府宗澤條畫四事。劄子曰。臣聞人君職在論一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皐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于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於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深居九重。其彌縫燮理。鎮撫表正。但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傅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察。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

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四年。中書舍人綦崇禮舉仇悆充監司狀奏曰。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行在從官。各舉可充監司者。右臣伏覩起復朝散郎新差知建昌軍仇悆。性資忠厚。趣操端方。進士登科。富於學術。歷任縣道。皆有治迹。律身無過。疾惡如讎。其為政以奉法循理為務。抑豪右。伸寒弱。不撓於彊禦。不詘於勢利。所至而人思愛之。使其當一道之寄。必能激濁揚清。除民疾苦。如言者之論。今保堪充監司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謹錄奏聞。

崇禮為兵部侍郎。面對第二劄子曰。臣聞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其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其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志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而惟天下治亂之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而惟一己毀譽是恤。然而効力於國。其實甚難。而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而且以得譽。二者之用捨。繫風俗。關治亂。有天下者不可不察也。昔西京之士。惟其徇國而不求名。故漢道以昌。司馬氏之臣。務為浮虛。而無實用。故晉室以亡。前世之鑒。其可忽諸。臣竊觀今日士失之俗。而知國家之不競。蓋在於此。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持為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為智。方聖哲馳騖。惟日不足之時。則知無不為者。所宜貴也。而見謂生事。當黎元凋瘵。勞來還定之日。則服勤州縣者。在所尚也。而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寢以不理。要解事之目。而舊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皆便己自為。非國家之福。豈陛下所利哉。臣愚伏望睿明。深燭厥理。凡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於

國家者進之。察其虛名無實。欺衆要譽者退之。黜陟既明。好惡既彰。則人材風俗。從而丕變。而真賢實能出為陛下用矣。

高宗時。崇禮講筵殿進呈劄子曰。臣觀光武躬好吏事。亦以課殿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故朱浮嘗上疏譏諷苛察。謂帝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有所劾奏。便加免退。然則能以令終者寡矣。及浮為司空。而坐責弄國恩免。又以陵轢同列。帝每銜之。但惜其功能。不忍加罪。則是乃所見黜。蓋亦有以自取。非獨苛察之為咎也。如禹勤早以材能為帝所賢。在司徒之位。欲令以善自終。乃引浮為戒。丁寧反覆勉之以忠臣孝子之誼。於是勤愈恭。約盡忠。以任職親重。殁而悼惜之。推是心也。彼於三公大臣。夫豈不能保其始卒之恩哉。惟其人耳。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伊尹事君之志。而詩稱仲山甫。亦已旻矣。揆之言行。考之詩書。所美者在此。則勤之為賢於斯不疑。嗚呼。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一躰相須。休戚同焉。苟過則稱君。固非人臣歸美之誼。而移過於下。亦非人君罪己之實。惟君臣各盡其道。則上下並受其福。此魏徵所以願為良臣也。臣區區劾忠于此。惟陛下加察焉。

崇禮又論朋比劄子曰。臣伏見近者陛下特奮英斷。以某等朋比姦在。臣恐後來居職者。或懲羹吹韲。不復論事。寖以廢職。彼朋比之徒。蓋皆依託正義。果於侵訐。一唱十和。以售其姦。雖被斥逐。猶自相稱譽。未必貶然退聽。今既更用。若廢職不舉。鯁言不聞。是使其徒得以藉口。下則鼓惑流俗。上則歸過朝廷。為害不細。臣愚欲望聖慈特出

睿訓。戒諭在官者。使各舉職盡言。開肆厥心。毋懲前事。務以闢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仰副陛下焦勞念治之意。

崇禮又乞漕司官通共應副財用劄子曰。臣伏見諸路轉運司官。多係雙員以上。自來朝廷於本路有所興作。或供軍之類。漕臣應主其財用者。往往指名專委一員應副。蓋欲獨任其責。而事能倚辦也。然所委之官。不惟苟欲事集。以免咎罰。既專應副。便有希賞之心。不暇顧其經費。則必督責州縣。凡所有錢物。或盡用無餘。本司官不預差委者。以其有被受專旨。勢亦不能留占。徒致紛爭。及漕計不足。則又督責州縣。取於常數之外。而州縣受其弊矣。州縣受其弊。則百姓被其害矣。此蓋從來朝廷未之思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自今後諸路。應有非泛用度。其漕司官更不專委。並令通共應副施行。

崇禮又面對第二劄子曰。臣竊觀蜀地。自昔蓋多英才。由漢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相繼之後。世不乏人。至于皇朝。尤賴其用。如陳氏堯叟。堯佐。堯咨。范氏鎮。百祿。祖禹。蘇氏洵。軾。轍。皆蜀人也。其餘知名者未易悉數。兵興以來。衣冠奔播。川蜀士人。多還故鄉。就便從辟。不出四路。今行朝累年。在廷更無蜀人。而近自江淛。遠至荊淮閩廣。州縣間亦罕聞有在官者。此豈陛下旁求俊彥。立賢無方之意耶。近者德音雖有指揮。仰宣撫監司郡守。於未有差遣人內擇可用者。具其才能以聞。願赴行在者。不得邀阻。固盡善矣。臣愚猶以為未也。伏望聖慈深詔大臣。先行搜訪。選擇材實素有聞者。不以有無差遣。不待去處薦名。直從朝廷號召而收用之。以示陛下公天下之心。以慰彼方士大夫之望。

紹興間。張浚議任事上奏曰。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書生儒士。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

乎。臣謂非特漢祖為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為尤難焉。使今之為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為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二年。後又上言曰。臣昔歷考傳記。深究前代得失存亡之因。竊觀漢高祖所以屢危而復振。不過豁達大度。信任三傑耳。夫漢高祖承亡秦之餘。自始及終以此道平定天下。是知寬洪任人。真御天下之長策。方今金虜狂暴。無異亡楚。陛下承祖宗二百年之緒。仁恩惠澤。沛然在人。而又聖德日新。著聞天下。中興之治。夫何遠哉。臣愚願陛下鑒漢祖之所以得天下者。默而識之。事有疑貳。與之更新。舉能用賢。期以信任。蓋自崇觀以來。士風寖壞。學儒為業者。往往背道而營私。故進說於人君者。或懷朋黨之私。或快宿昔之忿。遂使大臣不得行其志。小臣不得盡其才。且夫郡守方伯之任。亦已重矣。往年被論者。動輒十數相繼罷斥。跡其所攻。率多舊過。臣謂處今之職。賍汚不才。民實受害。按而得實。黜之可也。而指擿往事。虛實未明。數郡之間。迎送不暇。此豈為國家計乎。況多事之日。利害有大於迎送。以此推之。近臣進退。將帥用捨。尤當謹審。且布衣之交。尚有腹心相與者。緩急之間。誓死期許。況陛下以帝王之尊。御天下之大。欲致中興。欲平禍難。非得社稷之臣數輩。信而任之。果何能濟邪。至於夷考其大節。究觀其忠義。求之於始。信之於終。此又陛下之所優為。臣愚願併以為獻。

後又條具四事。上言曰。臣嘗觀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賢以言其德。能以言其才。當今大亂後國勢紛擾。與創業圖事者無異。才德無全之人。不可以盡得。猶宜專取實有才能者。是以漢興之初。如陳平無行。英布犯法。彼其智勇果有益於實用。亦略而取之。如責細行。事形跡。漢何以立四百年之基也。又況言語文詞之士。待以親近之故。先獲任用。宣力四方之人。豈不解體。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詞必繁於師之上六。蓋上六。師道之終也。用師之始。則異於此時。然其所謂勿用。非盡絶而不用也。特不使之居廟堂。處上位而已。觀孔子釋爻象之辭。謂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其非居廟堂。處上位。何以至於必亂邦乎。此事在陛下心曉獨斷。以助成中興之業。無惑腐儒紛紛之論。致臨事緩急無可倚伏之人。伏乞睿照。

後又上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內。而欲徧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為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已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賢聖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蕲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為之辟易。而其威信焉。曷若遽而去之之為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知其操術之不正。施為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後又議皇極之道。上言曰。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為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

豈不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碍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為善。況於不忍為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元之間。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浚又議進退人才。上言曰。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養之館閣。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為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恥其用之於前。而遽廢之於後也。要當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為此。凡以為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雖然。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之契意。雖無長才奇略。寖以柄用。或因一事之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寖以疎遠。此無它。蓋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歸于道。故投隙乘間者。得以行其姦也。夫如是。則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終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為得計。而其失計莫大於此矣。初以為我之威福得以肆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浚又言曰。臣前日親奉王音訓諭。以謂有天下國家者。凡以為民。今刺史縣令之官。未盡得人。令臣選擇。臣私自喜。幸仰慶陛下酌見治道之原。顧雖愚庸。願竊有獻。當今治民之官。少得其人者。無它。蓋因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故耳。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此治道之所以分。而斯民之所以不被其澤。臣請一

二而數之。稍有時望。躐序而遷。雖無實效及民。忠言補上。而身已富貴矣。此其一也。大臣取人。假借技擢。冀豪之說。曾未踰時。便居侍從。進用如此。孰不歸心。故其所言所為。求報於人。主者少。求附於大臣者多。此其二也。士大夫一居州縣。遂無進身之望。貪汙自謀。不顧廉恥。此其三也。受知於大臣。其身速化。惴然惟懼斯人之去也。毀譽由此而不公。議論由此而不一。分門戶。立朋黨。無不至焉。此其四也。富貴可以倖得。名仕可以巧取。其修身必不專。其為學必不篤。周上賣交。惟利是視。風俗何自而厚哉。此其五也。所用之人。既非素望。衆狄之所輕侮。天下之所憤疾。此其六也。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安能中理。此其七也。一歲屢遷。官不修職。其視公家之務。始如傳舍。此其八也。夫內重外輕。其害於天下百姓。且不便於國家之計。如此。可不思所以變其道耶。雖然。驟而行之。人情駭愕。是非共

起無益於事。惟徐徐而理之。事事而正之。磨以歲月。治道可復也。

後附子拭入奏曰。臣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得失利害。君臣一躰。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觀望。響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成湯。太公之於周。其次管仲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可考。不然。作舍道遠。何日可成。安危禍福之幾。其應不遠。可不畏哉。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接踵帝王。而臣區區。首蒙眷遇。任以邊事。所恨臣學識淺短。不先其本。屑屑於軍旅之末。負罪聖賢。咈違天地。以致將士失律。讒誣繼興。蓋內治未先。竟而從事於外。其應必爾。皆臣不知本原。孤負陛下。以至於此。早夜悔恨。事無所及。臣今衰老。況復誤事如此。天下士大夫之心。其誰復信之。而陛下亦安得不有疑於心。在臣去就所當審決。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虜以傷敗之故。其勢本能為竭國之舉。而臣以孤蹤跋前

疐後。強顏閱日。動輒掣肘。平日之氣消磨殆盡。陛下將安所用之。伏望陛下深為國計。精選天下巖穴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之篤。如前數君所為。謀出於一。而使之旁招忠信之士。相與參濟。不使小臣得以陰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搖。先內後外。以圖恢復。庶幾月積其功。歲著其效。太平之期有可望也。載惟陛下當至艱至難之時。遇古未有之強敵。若非君臣相與為一。朝夕圖回。均任其責。不較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追。甚可痛惜也。臣老矣。罪戾又積。伏願陛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盡山林。無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臣不勝大幸。

浚又議彈擊上言曰。自昔為臺諫之臣者。通曉古今。深明治道。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為念。嘗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才術得以施。將為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擊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尚可以為朝廷之用。不為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為吾用也。

紹興四年。王之道論擇守令以結民心。上奏曰。臣聞孟軻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國家承兵火之餘。斯民凋瘵為甚。而扶持至今。乃中興之漸者。祖宗之德澤在民心。而民心未厭也。臣愚以為今日之急先務。莫大於結民心。而結民心者。無踰於擇守令。自陛下即位。于今八年。未聞某人出守某

郡出宰某邑。親遣而問之曰。當今作郡以何爲先。當今作邑以何爲急。者其在官也。亦未嘗察其所言。驗其所行而誅賞之。以示勸沮者。其還也。亦未聞勞而問之曰。爾之作郡。除民之害者有幾。興民之利者有幾。爾之作邑。戶口孰與昔盛。耕桑孰與昔富。而觀其人材。考其政績。擢爲公御百執事者。伏望聖慈憫斯民之疾苦。鑒孟軻之至言。明詔內外臣僚。內而監察御史以上。外而牧守監司以上。並保舉所知。堪爲監司守令者各三人。使明言其所長。然後召赴都堂。命宰相擇而用之。朝辭之日。陛下問延對便殿。訪以得失。審其賢否。丁寧告戒而遣行之。庶幾監司守令。知所以愛民。天下之民。亦知陛下之愛我如此其至也。故緩急可使如左右手。爲人君而天下可使如在右手。茲古人所謂仁者無敵。尚何外侮之爲慮哉。

吳仲論大臣非辜書曰。正月二十九日。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賓口場鹽稅臣吳仲。謹齋沐裁書昧死。臣聞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羅圍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者。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臣不敢失君臣之禮。臣讀至此。每興嗟而不能自已。豈舉世無高赫之徒乎。將功同而賞異乎。將使忠信之士不容於朝端乎。將使忠信之士陷於罪戾乎。昔人有所謂忠信而獲罪者。此臣所以區區晝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爲天下國家惜也。臣聞建炎之間。苗傅作亂。一夫唱惡。竇位遷移。廢主立幼。擅國威權。當是之時。天下皇皇。左右無措。時有驕君之心。未聞有盡禮之臣。至於能赴國難者。尤鮮其人。獨一張浚。以微弱之書生。率天下之義士。忠誠一發。虜冠三軍。遂擒元兇。用復大寶。張浚之忠。聞于八荒。達于皇天。豈特夷狄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而陛下

亦自知之。昔申蒯陳不占赴莊公之難。不能成功。後世猶且義之。況於唱天下之大義。立不世之大功乎。臣雖不敢僭擬仲尼之褒貶。竊謂張浚賢於高赫遠矣。嗟夫。才有短長。事有優劣。可謂忠有餘而智不及。臣請為陛下畢陳其說。臣聞張浚之帥陝右也。憂國忘家。見危致命。食不兼味。祿不羨餘。聞利國之言。咨嗟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士。延禮唯恐其後。廉潔愛民。士卒化之而不貪。公忠御下。吏民善之而無謗。此所謂忠有餘者也。料敵人之不審。陷曲端於無辜。昧左右之譖言。執一己之私斷。失五路之地。衂數萬之師。覆軍陝右。延敵窺川。取怒朝廷。歛怨鄉曲。此所謂智不及者也。今五路失利。四川孤危。罪在張浚。夫復何說。而臣有言者無他。臣恐快朋黨之私。墮敵人之計。絕忠臣之路。何以言之。臣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蓋貪冒之心。人情所同。朋黨之患。古今皆有。且夫為臺諫者。必欲速為侍從。為侍從者。必欲速為輔弼。為輔弼者。必欲速專鈞衡。此貪冒之漸也。甲居台輔。則甲有親戚故舊。乙居台輔。則乙有親戚故舊。甲或罷政。則甲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乙或罷政。則乙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此朋黨之私也。今張浚還朝。不復元樞之位。必正台司之權。在同列必嫉之。或有鷹擢。更易差除。在百寮必嫉之。若不群而攻之。排而逐之。則上下俱緩遷陞之階。朋黨不得少固其位。萬一衆口銷金。積毀銷骨。擠以失地之罪。陛下不得已而逐之。豈不快朋黨之私乎。臣聞魯以季友治亂。魏以無忌折衝。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田單縱反間於燕而樂毅罷。陳平縱反間於楚而范增去。子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賀。廉頗逐而白起之籌策得施。借使張浚智雖不及數子。忠實優之。臣竊謂今世如張浚者。復有幾矣。萬一忠臣見逐。必有不忠者至。觀其用兵雖敗。金人未必不

忌其忠。設或反間得行而張浚罪去。豈不墮敵人之計乎。臣聞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春秋書夏滅項為齊侯諱之。故古人以功覆過。良有以也。今張浚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非特臣得以知之。天下之人所共知之。何哉。金人起兵三十餘載。北滅契丹。南侵中原。天降喪亂。醜類孔熾。張浚以五路散地之兵。當百萬犬羊深入重地之虜。如碫投卵。其不敵也明矣。尚能枝梧數年。與之相持。及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張浚之功也。若曰失陝西之地。潰五路之兵為可罪。則曩者失太原之利。致陷神京。失神京之利。播遷二帝。禍延今日。遂使翠華巡狩於海濱。賊臣割據於中土。當時用事之臣。比之張浚。罪狀有差。如是。張浚功大而罪小也又明矣。設若寘浚於罪地。使後之有功者。人人欲與赤松子遊。使未立功者。將以張浚為戒。後有患難。誰肯赴之。豈不絕忠臣之路乎。臣竊見里巷交談。人

人為浚危之。咸曰。某黨某人欲有言也。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陛下雖有襄子之明。必不能却如簧之言以保全之。若然。則張浚未來。則其罪緩。張浚即至。則其罪速。萬一果如道路之言。則張浚罪逐。將無所逃。何則。張浚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惡。張浚即來。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罪。今遲遲其行。豈非畏人之言乎。抑亦自謂無功而歸。羞澁其行乎。方其未至。已有論列其罪者。及其還朝。罪之何疑。臣又聞道路之言曰。非特一二人欲言之。且將群而攻之。不特群而攻之。必使之罪去而後已。嗚呼。開言路者。所以納公忠而去偏黨也。今以朋黨之私。而所親所舊。雖有大惡。則遏而庇之。非親非故。雖有小過。必捃而逐之。至使執政不敢除一吏。忠臣不獲全其身。可痛惜哉。嗟乎。言張浚之短則易。為張浚之事則難。若試以言張浚之人。而任張浚之責。則敗

績尤甚於浚矣。臣竊謂艱難以來未有如浚比者。萬一使言者必行。而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古人一賢勝百萬之師。若賢者不容於朝。且欲修政事而攘夷狄。不亦難乎。臣嘗聞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夫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當時以功覆之。後世亦未嘗罪周公。而議者則曰。周公之過。如日月之蝕焉。今張浚失地之過雖明。而赴難之忠亦至。臣恐巧言易入。聽斷所難。伏望陛下痛加察焉。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無使忠臣因而晦其跡。實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與張浚居處則異鄉。勢位則相邈。既非親戚。亦非故舊。初無私於浚也。今論張浚之一身。而玷及滿朝之權貴。臣固知不得罪於今日。必歛怨於他時。臣之棄斥幾不能免。其必有言而無愧者。臣自謂視富貴為甚輕以忠義為甚重。今至公之論忤及權臣。不過使臣煞身不得仕進爾。

至如張浚復辟之忠。古今所難。臣實慕之。使臣以忠義得罪。雖伏之斧鉞。赴之鼎鑊。在所不辭。豈畏朋黨之言乎。臣之所陳。披肝瀝膽。聽之。唯陛下所命焉。干冒冀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觀文殿學士李綱奏曰。臣竊見張浚嚴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躰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墮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

九年。綱又除潭州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湏後畀以帥權。音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蹶。上累

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紊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
八年趙元鎮授潘良貴常同事上奏曰臣昨日入省致齋不當趨朝奏事伏見
親筆批諭潘良貴及常同差遣臣以不簽書刑罰文字無職名未定須俟面
奏然後施行臣嘗謂朝廷之貴在安靜安靜則和氣蒸薰天下自然蒙福今
幸朝多君子無乖異之人攪擾其間是以坐致安靜之風而良貴天奪其
魄輕舉妄發而常同輩又不分別曲直隨俗毀譽自作不靖致此紛紛仰
惟陛下以日月之明照臨百辟天威神斷曲盡事情在臣之愚無復可議然
尚有一得之慮欲已不能冒犯威顏無所逃罪臣於此數人者何有厚薄之
異至於進退取捨實關國體在臣不敢不言也張絢良貴皆二浙之士與
臣本無契分常同雖嘗薦之然自作言官屢以語言侵臣臣嘗因此懇求
避停子諲始識於种師道宣司幕中雖咸里貴游子弟而好學樂善文雅
有餘每日交游議論之間凡有補於正論有助於善類者未嘗不竭其誠
心士大夫以此稱子諲而子諲亦以此受知於陛下至如良貴常同
輩皆子諲素相欽重者今常同既出張絢決不可留是因子諲而致
此數人相繼而去恐於子諲不甚光美亦非其本心也臣輒敢愚忠
頗陛下少留聖慮如子諲無罪不當外補或陛下不欲私潛藩之舊
即乞優與職名優之近郡非晚復可召用良貴與次等職名即與小
郡與本等職名即與宮觀如此則重輕一分而賞罰之意天下曉然
知之矣常同張絢且降不允旨揮俟行遣良貴等了絶然後徐為區
處或移閑慢或令補外無不可者庶幾朝廷安靜士論歇伏是以彰
陛下包納狂直之美而子諲去就之間亦復盡善矣且良貴等今日
之過誠不可忘若考其平素亦曰端良之士倘一旦併逐深恐子諲
私黨底如陛下不以臣言為然即一如親筆批諭行遣未晚然臣待

罪宰輔。實不欲啾啾之徒。妄議朝廷。亦所以愛惜子諱耳。不避煩瀆。重取誅譴。唯陛下深加省察。臣不勝萬幸。

高宗時。元鎮又上奏曰。臣適蒙陛下降出任申先辯訴言章奏狀。緣兩日假故未及進呈。又緣親筆不敢住滯。為復只今行出。或容臣二十一日奏稟訖。然後施行。從來從官落職。不可無名。必坐其奏狀。乃降白揮。臣詳觀申先所陳意以論列沈與求。因緣致此。言誠過差。不為無罪。臣頗陛下廓天地之量。少賜容忍。以全事体。若所言別無過當。則何緣落職。唯其肆言不屈。衆所難堪。而陛下能容忍之。是乃盛德事。臣區區之愚。尚有曲折。唯聖聰省察。申先已得罪於陛下。激怒於衆人。本因與求之事。今若坐其所奏落職行遣。臣恐張浚不免憂疑。而章惇蔡卞之黨。懽忻鼓舞於外矣。以陛下寬仁大度。不能容一狂直。使大臣不安。群小交賀。臣竊為陛下惜之。臣備位宰輔。無所補報。唯有朴忠。敢不竭盡。

貼黃。臣於申先非有所厚。昨申先論列沈與求。臣深不以為然。亦嘗奏稟。計陛下尚能記憶。今申先奏章有議者謂臣不當與臺諫立敵。此臣戒申先之言也。又言大臣方行臺諫之言。以示無私。則申先於臣不無怨望。而臣不避讜逐。輒敢冒瀆聖聰。誠以責一申先為小故。而其間所繫利害為甚大。臣非敢倚張浚為重。陰濟其私意也。伏望睿照。

元鎮又奏曰。臣嘗以任申先落職事。敘陳曲折。煩瀆聰聽。伏蒙聖慈俯鑒愚懇。特賜親筆許令奏稟訖施行。仰認天地之仁。少霽雷霆之怒。不唯申先保全進退。亦使臣下遇有所見。得盡區區。無所隱避。則陛下涵容之德。高明溥博。闊略細故。所志者遠大矣。幸甚幸甚。然臣尚有欲告於陛下者。初陛下以伯雨之言。追貶惇卞。錄用申先。所以旌

別淑慝明辯是非雖在九泉之下猶知懲勸則是以為萬世臣子善惡之戒當時中外咸知此道復興者以陛下聰明絶人洞見底蘊不為浮議所惑而臣亦不量微薄不避衆怨身任而當之今曾未幾時申先乃蒙斥逐誠以臺諫四人之請陛下不得已而行之若又因其趕訴之言更加削奪則非所謂十世宥之之道也臣恐惇卞之黨有以窺伺聖意禍機一發蔑計遂行不特申先粉碎雖如微臣勢難苟免是不得不懼臣故輒為申先一言亦所以自為謀也併幸慈憐矜察直龍圖閣李光乞委官節録封事劄子曰臣恭聞陛下因城内火災惕然恐懼延問近臣憂形于色乃發德音下明詔以求直言此甚盛之舉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數遭變故倉卒之際即下求言之詔勤勤懇懇發於至誠然歲閱月國勢日削夷狄日強盜賊益熾百姓益窮天地之變水旱為災星辰失度寒暑反時此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意陛下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故也今艱難之時懷憤獻忠者當累及之臣竊慮封事之多未易省覽未免壅積廷徒為文具而已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間識慮稍出於衆開陳政躰文采詳明者乞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可采籍其姓名隨才擢用今中原士大夫輻湊東南所獻封事豈無公論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侍從官二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掾所可取者節録成册每季或逐月進呈以備乙夜之覽忠言嘉謀庶有裨益以仰副陛下恐懼修省艱難求助之意

光為禮部尚書乞增選臺諫狀曰臣伏奉二月九日手詔節文以太陽有異氣氣四合俾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臣猥以庸虚冒居從列天變如此既不能仰承聖意有所建明

又不能薦舉一人。以應明詔。雖陛下不以為罪。臣實愧懼。臣伏見朝廷自罷制科。踰六十年矣。士子唯習經義。為有司應用之文。一旦責以賢良之舉。當具詞業繳進。悉如嘉祐故事。臣竊謂實難其人。又近年以來。風俗駸駸衰壞。士大夫唯務依阿。操求濟之說。畏沽激之名。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當今號開言路。而嬰鱗犯顏者。臣固未之見。況求疎遠草萊之士。如富弼蘇軾之流。豈易得哉。宜其寂寥而無聞也。今朝廷艱難至此極矣。陛下親馭戎輅。以捍大敵。因災異以求直言。雖極焚救溺。未足諭其急也。若依常格薦士。儻或有之。俟其進卷稍中程度。方許召試。又有過閤六論。行遣迂緩。比至大廷。非假以歲月。未易集也。此豈陛下今日因天變求言之本意哉。臣恐或者妄議陛下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雖臣亦竊疑之。臣在宣和間。初除尚書郎。例合進對。方是時也。權倖當路。姦邪充斥。臣懷不能已。力陳一二弊事。首以開言路為說。大臣惡之。謫臣知桂州陽朔縣事。況臣今日蒙被陛下獎遇。致位通顯。當國家禍亂之後。強虜偽齊。日以窺覬。加以天變如此。陛下煢然在疚。下詔丁寧。旁求直諒之士。冀聞藥石之言。可謂切矣。而臣久稽明詔。罪無可逃。臣竊惟方今小大之臣。百司庶府。無言責者。既不復論事。但時因轉對。誦陳言以塞責而已。陛下所賴以周知四方利病。朝政闕失。繩人主之愆違。辨臣鄰之邪正者。不過三五臺諫官耳。自古天子有爭臣七人。唐制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各四人。左右拾遺補闕各四人。共十有六人。國朝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正言各二人。常不下六七人。專論人主過失。夫人非堯舜。誰能無過。賴諫臣以正救之耳。御史者邦之司直。專以排擊姦邪為職。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雖其數或有增損。未嘗闕也。故自三公

宰執侍從百司。力敵勢均。一非其人。咸得論奏。故能排權律於進用之始。折禍亂於未萌之前。其任豈不重哉。陛下即位以來。臺臣諫官預言事之列。不過二三人。而中丞諫議久虛其位。豈士大夫懷姦朋比。能以忠實事陛下。未易得邪。何久而不除也。如其不然。士大夫未嘗負陛下。而陛下疑之。是陛下自塗其耳目也。大抵人主意向。雖一嚬一笑之間。衆得而窺伺之。其應如響。在陛下所行何如耳。陛下用一骨鯁之士。則在位皆節儉正直。而萬物吐氣矣。陛下用一諛佞之人。則在位皆持祿保寵。小人無忌憚矣。其利害豈不萬萬哉。臣久去闕廷。身紆郡紱。寵祿既優。無所裨補。重念忠臣雖在畎畝。義不忘君。偶因明問。輒復妄發狂瞽之言。仰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惟陛下赦其愚而採聽焉。

著作郎張嵲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辨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為要。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荊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為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二

用人

宋高宗時章誼乞謹選執政大臣。上奏曰。臣聞人主繼天而為之子。宰相代天工而熙庶績。百辟卿士。猶日月四時運行而不息者也。如此。則君無為而逸。臣有為而勞。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今陛下即位累年于茲。求治甚切。宵衣旰食。焦勞憂慄於廟堂之上。而群臣奉令承教。優游逸樂於下。真所謂本末倒置。上下易位。以此求治。是適越而北轅也。夷狄內侵。誰為陛下建攘却之策者。盜賊紛擾。誰為陛下言消弭之術者。財用匱乏。人民流散。宗社靡寧。土疆日蹙。執政大臣略無扶顛持危之意。但以致身宰輔。位高金多為樂。即有緩急。謀在奔走。設使陛下覺悟。或行罷免。高可望開府大觀文。次不失資政節度使。國勢微弱。兵

禍相纏。九族分離。二聖播越。陛下獨受其無聊。此臣所以疚心瀝膽。顧陛下慎選執政大臣之意。陛下得二三賢執政。慰天下之望。弭夷狄之難。而陛下優游無為。責成仰治。天下才智之士。皆為陛下奔走自竭。然後君臣之位正。而治道得矣。此天之道也。非臣之臆說也。惟聖主留神幸甚。

誼又乞參稽衆論選擇大臣。上奏曰。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蓋刑賞大政。帝王不敢私決擇也。其好惡予奪。必詢之衆庶。謀之卿士。以觀公議之所在。然後用捨焉。考之於經。虞舜聖君也。所用禹益伯夷之臣。亦聖賢之臣也。其未得也。必始於疇咨。其得之也。乃由於僉舉。是以孔子稱之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言得人之盛。致治之美也。後世朋比之臣。懷私植黨。欲鉗衆多之口。以迷奪人主之視聽。於是立為說曰。小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由是天子進退大臣。不聞天下之公議。而執政用事之人。引用黨與。雷同瓦合。日入於亂亡之域。而人主始孤立矣。今陛下所與共圖天下之治者。唯二三執政也。人或未充官。或未備。非降疇咨之命。不足以得俊傑之才。迨者參知政事謝克家。以疾辭位。陛下深惟國計之重。幸聽其請。下掩大臣妨賢之誚。外厭衆庶望治之情。甚大惠也。臣聞參知政事之選。位亞宰司。任重職大。必咨僉諧之舉。乃竦中外之聽。如得其人。日與宰相議論可否。仰副陛下側席之求。則安榮自此成。禍災自此弭。土疆自此復。苟非其人。治亂分矣。孟軻有言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伏望陛下體虞舜好問之德。觀孟軻察言之道。公聽並觀。參稽衆論。慎極一時之選。然後斷自聖心。使毗大政。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乞重宰相之責上奏曰臣竊見陛下御極以來五命相矣前此四相以不稱職而罷今皆從容閒曠不受憂責在彼未為失計也陛下之國勢日盛堯宗社日危萬官億姓六宮九族遷徙不常殆無容足之地此宰相誤陛下也陛下終以論一相為人主之職而未嘗躬行威斷其於禦戎大計未有指授臣恐又無以善其後矣夫禦外患者必先定攻守之策成內政者必先操威福之權宰相者為陛下擇攻守之人而佐陛下施賞罰之政者也前此御營之兵宰相領之而急則奉陛下以趨攻守之策何如哉賞罰喜怒不攻功罪自其已出威福之權何如哉陛下誠能指授方略而責宰相以辟土疆躬親聽斷以明賞罰則宰相之任雖專而宰相之責亦重委任責成期以歲月境外之患可弭中興之功可冀君臣並受其福豈不美歟

誼又論大臣數乞引去上奏曰臣竊觀日者大臣數為出入致煩陛下遣使宣諭傳詔勞問至於再三然後就職自春徂夏殆無虛月此雖於人臣進退之禮所不可廢而論其以誠事君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恐未安也禮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今之為陛下大臣者其除拜之始必自負其才以謂戎虜可平盜賊可息土疆可復以此為已任故其嘉言讜議仰當上心是以受而不辭所謂量而後入也及其執政之後事有不遂其初心而求去者將必有說矣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則去焉可也不然則力少而重未易任智小而大未易謀不能而止則去焉可也不然則功已成矣名已遂矣不伐其功不居其名體天之道引身而退則去焉可也今陛下聽言納諫其於大臣奏請未嘗少却而大臣任陛下之事非功成名遂之時但數因人言乍去乍留此甚非大臣以道事君之義也臣謂大臣當為陛下建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以身任

天下之責如樂毅之輔燕以破齊為任如諸葛孔明之輔蜀以興復大漢為任誠以此自任則雖有流言飛語所不恤也大臣今日之事陛下其所任者何事其欲去者何事去就紛紜誠無益也公孫弘曰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周公基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公孫弘何人哉能以天下自任如此臣願陛明深詔執事責其恢復之大功而使之勿為區區之苛禮攘夷狄弭盜賊指日以冀當今之成效不勝大幸若其受任無功仰幸委寄雖曰進退有禮亦何以塞天下之望哉

誼又乞重監司之選上奏曰臣伏觀部使者之職蹄為外台所以統治郡縣頒宣詔條廉問風俗任至重也前世選授大率有二欲諳練世務求之久次則惟其官欲簡拔俊良待以非常之舉則惟其人是以舜之四岳十二牧周之方伯連帥漢之州牧刺史唐之採訪觀察使其高者咸預公卿之選下者亦秩真二千石所以用貴理賤求之久次也若夫圖事任職務在得人登賢選能唯恐不及則凡文學政事有一可稱風操識度在所甄録考績累歲之勞假以權發遣之端蓋亦不待次而舉也近時委任頗異於此伏望聖明考此二端增重部使者之職自非豪傑卓異之材勿輕授上觀虞周下採漢唐使嘗歷從官卿監之人咸預茲選而與臺閣省寺之除更為出入不唯可以革去內重外輕之弊且復轄軒所至吏民有所矜式仰稱陛下知人任使之明不勝幸甚

誼又論劉綱合還鎮或隸一將帥上奏曰臣聞滁濠州鎮撫使劉綱昨在江東別無職守欲歸淮南軍衆乏食進退無據士卒散擾於是挺身自歸朝廷冀蒙措置而羈旅累月每詣都堂宰執略不省顧端

坐客次。見士大夫輒流涕自言。誠可憐憫。臣愚以為劉綱果有罪犯。自當早正典刑。若猶可恕。或其無罪。則當付以職任。無宜閑廢。緣劉綱之父劉位。身本農家。頗富於財。自靖康建炎以來。出身衛國。數平巨寇。卒死於兵。今劉綱所領。皆其父部曲。往往盡是莊客家僮。若不令劉綱自行鈐束。或聞劉綱貧困無歸。決須散為盜賊。別生變亂。昔唐朱泚帥涇原以忠誠自歸。既至長安。拘留不遣。一旦部曲擁泚為亂。幾亡唐室。蓋亦當時措置乖誤也。伏望聖慈畧鑒前事。特賜睿斷。發遣劉綱還鎮。或如岳飛體例。領其部曲。隸一將帥。使不失職。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論徽州知通棄城。乞獎擢汪希旦。上奏曰。臣聞近者張琪之兵自臨安府奔走。侵犯徽州。其徽州知通。望風棄城而遁。六月十三日。張琪人馬猶在臨安府之昌化縣。而十四日徽州已無官吏矣。有寄居官汪希旦者。知官吏逃避之地。自徽州城中。折簡招致。使回郡守禦。至十八日。尚未有還任者。遂具事因申尚書省樞密院。至今張琪人馬未知所向。徽州安危亦未可知。而郡守通判尚未有申奏文字至朝廷者。臣又不知本路帥臣監司。曾無申發文字與汪希旦相繼而來者也。夫郡守通判帥臣監司。受任以守一州一路。而盜發不知。盜至不擊。上不能聞之朝廷。請兵討捕。下不能躬率吏民。力為戰守。率皆奔走掩匿。不以上聞。此則畔官離次。不勝其任矣。如汪希旦者素非朝廷倚任。投閑置散之人也。乃能憂國如此。臣謂防秋甚近。諸路帥臣監司知州通判。所宜一例選擇。悉付能臣。則今年戎虜可却。盜賊可息。若委任非人。復如徽州知通者。將誤陛下立國之勢矣。所有徽州知通。朝廷固宜汰斥。其汪希旦。亦乞睿明量事獎擢。以為人臣能否之勸。

劉行簡上疏劄子曰。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切於救弊。事之弊者。固非一端。而尤以人材為急。自古人主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未嘗不屬之公卿大夫士。必得真材實能。列于庶位。偏為吾用。猶懼有闕。比歲以來。乃或不然。舉所謂材能者。皆斥去之。事孰與濟。人材淪落。莫甚斯時。迄今垂二十年。槁死寂寞之濱者。不可勝數矣。其幸而未齎於溝壑者。於今亦無幾人。可勝慨歎。昔人或以十年不調。白首為郎。尚痛恨其不遇。方之斯時。猶未為失其所也。臣以衰晚。誤膺簡召。自揆庸虗。豈有深謀祕畫。可以仰裨日新之政。惟有捄滯淹之說。頗以為獻。伏望陛下深詔大臣。搜舉向来擯斥委棄不用之士。取其尤者。越次擢擢。必皆仰戴恩德。益輸忠讜。于以共成治道。實非小補。惟陛下留神財幸。

行簡又上疏曰。李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闕。宰相屢進。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臣竊謂臣受知於君。不以一時遇合為難。而以知其心之所存為不易。太宗之於道裕也。始棄其言。卒乃用之。豈以疇昔之事為過而悔之歟。曰。不然。太宗顧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未嘗不在於天下國家。雖一事之疑。必悔之。況其平時。欽恤用刑。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後定。意太宗之斷未必為。躁而追悔不忘。若是者。豈恤刑之心誠有合耶。嗚呼。人主未嘗無顧治之志。然而不克有濟者。誠不至而已矣。苟出於誠。則反覆念慮。浸久而不忘。惟其當而後已。故於聽用之際。有合於心者。雖棄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不以自慊也。若德宗之於陸贄。則不然。當危難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定。乃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偉逐。猶棄梗焉。以此一事是以觀人主之用心矣。何必

多耶。

行簡又乞令侍從臺諫舉縣令疏曰。臣聞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守令之任。在古甚重。其體惟均。朝廷循襲故常。漫不加擇。唯郡守間蒙選除外。縣令注擬。悉歸銓曹。臣竊以謂近民之官。縣令為最。豈得若此。而況今日中外多故。軍旅荐興。安民保疆。其事不一。為縣令者。非但如前日出入阡陌。勸督農桑。謹期會簿書而已。苟非其人。為患滋大。唐太宗嘗詔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無愁歎。漢馮野王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然終不以與之。蓋遴選如此。臣愚以謂莫若倣古之意。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可充縣令者若干人。上之朝廷。左右司置籍以備選用。然後命監司守臣。察縣令之不職者汰之。以所籍姓名。隨闕除授。假以五品之服。任滿稱職。有進秩陞等之賞。其治行尤異者。不次拔擢。使之歆豔。則人

人激昂以赴事功。舉當者有重賞。舉謬者有薄罰。庶幾近民之官。拔十得五。有以仰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

權吏部侍郎廖剛論縣令劄子曰。臣竊聞朝廷近日有意遴選縣令。此誠惠養元元之急務。然古有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惟外內無輕重之偏。是以人榮其官。而樂於治民。近世不然。內重外輕。至縣令為尤甚。凡督責難辦。罪罰易及。非他官比。故人未有願為者。拘於格法。不得已然後為之。彼稍負才器可以得美官者。未嘗過而問也。然則奈何欲薦舉而使之為邪。臣謂差注一付吏部。而重其賞罰。以為勸沮可也。選人除軍功捕盜。非實歷令丞一任。不許改本等官。京朝官非實歷知縣兩任。必如祖宗法。外不得為通判。內不得為郎官。其有治績顯著者。優加旌別。如漢增秩賜金之類。而貪汙不法者。又必重寘典憲。如此。則才者庶亦願就。而妄作者有所憚矣。蓋不必

薦舉為可賴也。昨者陛下嘗詔舉為令者矣。才者既有不願就。而其乞憐於親舊以得之者。往往非才。此其弊也。且事故有要領。使監司郡守皆擇得其人。則視令之賢否而進退之。正其職耳。烏在遍天下之令。皆選之於朝廷。區區管見。惟陛下裁擇

剛又論除中丞上殿劄子曰。臣嘗聞唐文宗擢丁居晦為御史中丞。謂宰相鄭覃曰。朕嘗與居晦論世人言李杜元白為四絕如何。居晦曰。此非君上合論之事。朕以此記得居晦可為御史中丞。又謂牛僧孺可以為大夫。覃曰。向為中丞。頗不能擊搏。恐非夙望。文宗搖首曰。不然。鸞鳳自與鷹隼異美。此文宗任人之意也。臣闒茸下材。陛下不以其不肖擢居是職。固不敢望古人萬分之一。然臣伏讀訓詞。責臣持大體以正國之紀綱。有以見陛下之意與文宗合矣。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人。與之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若乃區區藝文之末。豈所留神者哉。居晦之言。宜有取於文宗也。中丞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為國害者。乃捃摭細故。矜觜爪於狐兔之微。曾何足道。覃之不察僧孺。宜乎文宗不以為然。臣願陛下不以文宗為無足法。而忽其意。臣亦不敢徇流俗之見。專事苛察而忘大體也。惟聖明鑒焉。

剛又論朋黨劄子曰。臣聞洪範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箕子為武王陳世之大法。蓋帝王不易之常道也。若好惡悖於正理。偏黨徇其私心。則不能蕩蕩如天之大。平平如天之明。失所謂大中至正之道矣。會歸其有極。大中至正之謂也。人君惟以大中至正之道照臨百官。無有愛惡。無有戚疎。一視同仁。則萬邦黎獻化上之德。亦將惟皇之極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烏有所謂朋黨者哉。蓋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薄海內外。無小無大。孰非吾之臣子。無賢無不肖。孰不欲媚于天子以求其所欲。此戴天履地者之常情也。然而後世乃有朋比之徒。結為死黨。或至於相與欺君罔上。而不顧者何哉。臣嘗思其故矣。請試為陛下言之。今夫人主以甲為朋黨也。方與乙共治之。惟乙之徒是與。惟甲之徒是惡。他日以乙為朋黨也。則又與丙共治之。惟丙之徒是與。惟乙之徒是惡。乃至更出迭入。亦莫不然。此朋黨之弊所以至於宇不可破也。何則。利害有以怵之。彼慮其所終。則其勢不得不然耳。故臣嘗謂朋黨之名。雖生於君子小人之相鬬。其實人君有以致之也。誠使王道而興乎。臣每聞聖訓。常自謂於物無心。有以見廣大之德。與天地合矣。然至於論臣下朋附之迹。則未免有彼此之間。所以故不避誅責。輒以是為言也。願陛下垂日月之明。而惟君子小人是辨。鑒往代之失。而惟皇極之道是遵。賢則用之。置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擯棄而必録之哉。若進若退。若猥瑣無用則置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擢用而必疑之哉。取若舍。初無係於其間。而必合天下之至公。此所謂皇極之道也。如是。則君子之徒莫不以類而進。萃聚於朝。志同謀合。濟濟其和。而天下之人。方且賀慶以為得人。雖有姦慝。不得厚誣以為朋黨矣。凡以朝廷清明。君子小人之分素定。初無可疑故也。由是觀之。大中至正之道行。則朋黨不革而自消。是誠在我而已。惟睿明不以臣言為迂。而加採擇焉。天下幸甚。

剛又奏曰。臣聞易以內君子而外小人。為天地交泰之時。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泰之道也。反是則為否。而天下無邦矣。人君之於君子小人。可不謹哉。蓋小人未嘗無適用之才。固不必盡廢。然而必外之

者。諛言足以惑人主之聰明。非事足以亂人主之心志。一容其身。則膠固而不可去。仲尼論為邦。貴於遠佞人者以此。臣願陛下選任之際。每加察焉。旌別淑慝。無使小人得間於君子。庶幾朝廷清明。風俗純一。在位皆有羔羊之德。而詩人無候人之刺矣。不亦善乎。

胡寅上疏曰。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憙平時。緣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法。禁忌甚密。蔡邕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事宜還守本邦。豈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司馬光韙其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憙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為害滋甚矣。不知擇人。而謬於立法。此與三互同為後世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公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憂其徇情亂政。而以疑忌不廣示天下哉。

寅又上疏曰。臣竊見洞庭水賊。本緣官吏非人。政煩賦重所致。今治之之術。以郡縣得人為本。而縣令尤為近民。若得其人。則能奉行寬恤之政。使未為賊者。安土樂業。已為賊者。壞植散群。其選付責成不在兵將之下。豈可輕也。軍興以來。便宜辟置。及於縣令。固已非是。又乞不以諸般拘礙。皆許奏辟。於是詐官負罪。姦贓無行。一切拘礙不敢至朝廷參銓部者。咸輻湊之。其為赤子之害可勝言乎。又況鼎州昨緣程昌禹借補烏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奪。為楊么驅民。今程千秋繼之。尤當加意選擇縣令。而所陳如此。豈可聽許。臣欲乞因千秋所請。特降指揮。應殘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官歷任無贓私罪

犯之人。方許奏請差注。其未出官無歷任曾。犯贓私罪。及見係貶降未經叙復。或無出身告勅批書印紙。而稱兵火去失者。即不得輙行奏辟。及不得陳乞不以諸般拘礙辟差。庶幾縣令得人。百姓受惠。掉棄兵刃。復緣南畝。以臣愚見。不以諸般拘礙辟差縣令。利害甚大。所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

校書郎王十朋輪對劄子曰。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嫠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匈匈。咸謂虜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強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能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曆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外若內士大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捋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

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藩郡以泯沒其材。內為讒邪之所娟忌。外為夷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為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于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荊襄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正言陳淵論用有德。上奏曰。天下之士。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有智者。人君用之。唯其宜而已。智者謀之。才者辦之。有德者守之。是三者闕一不可。用或偏焉。必不能有所濟矣。故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才智與有德者之謂也。或曰。治平之時。唯德是任。艱難之際。所當用者。才與智而已。是不然。夫有德者。何施而不可。昔高帝定天下。天下所謂傑然者三人。既以為其腹心爪牙之用矣。其餘如曹參周勃陳平。亦皆足以相國。才智之徒。蓋不少也。然必待四老人者出以傅太子。然後漢室以安。光武中興。寇鄧耿賈之流。二十八人者。依乘風雲。俱有可稱。所謂才智者亦衆矣。然必起良吏卓茂以

為太傅。然後風俗以變。由是言之。才智之士。艱難之時雖不可無。而有德者亦不宜忽矣。

淵又論用老成。上奏曰。夫學然後知其不足。經歷既久。然後知其誤謬。方少年恃其天資過人。盛氣以待物。更事之後。未有無悔者也。悔而知改。猶足以為善。悔而不改。終於敗國亡家者有之矣。故學不可以已也。若乃學焉而未至。事不素練。則老成之人可尊而不可忽。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稼穡艱難之未知。而能應天下方來之變者知此而已。昔者孫權年未及冠。而能使曹操望其營壘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此可謂一時豪傑之主矣。然其母嘗以屬張昭。故昭每諫之。必以太后為言。我太祖皇帝英偉之資。無與倫比。而杜太后嘗令趙普輔之。大孫權之智。不減張昭。而太祖之聖。豈趙普所可跂及乎。取其經變之多。歷事之久而已。況於不及二君。而欲棄老成人。未見其可也。

虞允文奏還吏部侍郎汪應辰除知衢州詞頭疏曰。臣聞士君子之進退去留。必觀於時。時當去而不去。傷乎廉。時當留而不留。傷乎義。廉義舉。而公議定矣。今虜酋犯江邊境多事。君父勤宵旰之憂。乃智者効謀。勇者効力。忘家報國之時也。應辰蚤歲以文章決科。陛下親擢為第一。賜名之寵。多士至今歆豔。年甫四十。又蒙親擢為言語侍從之臣。不為不遭遇矣。一旦無故補外。廷紳之論咸疑之。謂應辰之才望實周於世用。朝廷若藉其才望以禦外侮。則衢之為郡不為要邊。若以其罪當黜。則不明言其罪。以正其當黜之名。若出於應辰之請。則有傷於事君之義。而非書生報國之本心也。應辰之去。名既不正。苟不以為非。則援引而求去者。繼出而紛紛矣。多事之時。如使人材相繼去國。此物論所以為朝廷惜也。臣愚欲望睿慈。將應辰衢州之命。特賜追寢。且令依舊在職。以待後日或有任使。庶幾朝廷百僚

各安其職。不為苟去之計。而公議自定。更乞自宸衷裁酌施行。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臣聞官者。勸世磨鈍者也。人者。嚮德慕名者也。官得其宜。則事辦而功就。人樂其事。則功倍而邦寧。故聖王觀向順之宜。因事制法。所以勵人學國也。恭惟陛下建中興之業。必制中興之典。然後驅一世之民。而成興王之功。臣欲乞如古制。為武功官賞十等。惟寵戰功。它賞不與。每授令繫於銜。官同。則以此高之。密院別置籍記載其名。謂之入等。則不次名之遷。用陞擢使念。庶約功而得死節。革濫而收實才。方時右武。於是在焉。或可施行。乞下臣具等格聞奏。

帝嘗詔權禮部侍郎周必大。問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命出手劄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若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修來

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薮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

必大除數文閣待制。總侍讀。無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必大奏言太宗儲才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察沮士氣。卒致崇寧之禍。秦檜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閒暇之日。

吏部侍郎洪遵薦王珏奏狀曰。臣伏覩降授右朝散大夫王珏。廉勤公明。所至可述。頃為夔州湖北路轉運判官。每出按屬部。盡以隨行胥吏。閉之一室。臨當放途。須衆吏上馬已。然後乃去。雖供帳帘幕。亦只用潛司者。至於薪水芻粟。不得已。合用者。皆估計其直。給錢償之。州縣無秋毫之費。民間詞訴。躬親聽決。無一不得其平者。部內賊吏望風歛迹。不敢復肆。嘗於武昌築堤。外遏江漲。內灌民田。行旅農人。均

被其賜。兩道歌詠其政。以為近所無有。前知真州。到任才五月。官無之事。又能取其贏餘積米數十石以為來歲軍儲之備。悉循凋郡曰不暇給。千里之民。上下便安之。一時諸司以激濁揚清為職。既不能薦及。以羅織成罪。按章所言。類無實迹。而使之錮於聖世。人以為冤。誠如近降指揮。所謂有公累而其材實可用者。起之閒廢。必能趨事赴功。如蒙朝廷投畀。付以煩劇去處。施之政事。當有可觀。臣今先次舉到王珏一員。保任終身。如犯贓及不職。甘與同罪。謹錄奏聞。

為水所壞。莫能修復。盖陂之民。歲常苦旱。珣修治暮月而畢。高山之頃。皆為良田。明年宣城大水。破圩四一百六十餘所。而陂口不動。百

姓更名曰林公泉。後知常州。無錫縣舊例。令佐四廳催科。浮民得以為姦。鋪為雜催者。至七百餘人。因緣侵漁。人蒙其害。經界覆實。官在縣置枷械於門。追呼自便。又於太保長名下勒取一口圖帳七千餘本。皆魚鱗細圖。期限嚴峻。遂以重價就買。官中本迄納。珣始至之日。即時禁止。又戶長催科。舊以五日一比較。有逃絕。則令償填。有逋緩。則加杖責。徒為苛擾。元不集事。珣親行鐫諭。盡革宿弊。是年官物不出省限。皆足。而戶長未嘗輒追一人到官。酒壚茶肆。至無村民之跡。差役有闕。人爭先為之。及為邵武軍通判。有水口土軍擅開武庫。被甲持刃。驚動遠邇。珣以計撫定。得其首惡四人按誅之。餘一無所問。先是和平大寺兩寨。戍卒循習縱肆。官吏不能彈壓。自此為之帖然。凡平時能害齊民。如公吏弓手亡賴子弟及詐為秀才宗室者。以事詣曹。窮治不貸。悉皆歛迹。一郡方安其惠化。實緣小人誣譖。遂以罷

去。今朝廷雖知其有寃。起倅藩府。然尚待遠次。未究設施。臣與珣初不相識。采之士大夫公議。知其所為所行。灼然有大過人者。臣今保舉堪充繁劇州郡守臣任使。臣除已舉王珏外。今來所舉林珣係第二員。如蒙朝廷擢用。後其人終身犯贓。及不職。臣甘與同罪。謹錄奏聞。

遵又薦胡璉上奏曰。右臣伏覩左從事郎胡璉。學古為政。勤身奉公。嘗為洪州豐城令。邑當水陸之衝。民狡吏頑。素號繁劇。前政或坐應辦不登。或緣獄訟不理。多以罪去。惟璉興利除害。抑彊扶弱。痛治豪猾之撓政者。善良得以安堵。諸司率皆薦之。如蒙朝廷旌擢。付之大縣。必有可觀。臣今保舉堪任知縣縣令。如後不如所舉。臣甘與同罪。臣除已舉過左宣教郎羅鞏外。今來所舉係第二員。謹錄奏聞。

左正言鄧肅辭免除左正言第十三劄子曰。臣嘗觀宣和司諫高伯振。觀望王甫。不敢誰何。每出傳呼諫官。道路之人。皆得以慢罵之。靖康諫議洪芻。阿附耿南仲。不恤國難。一日過朱雀門。群小擁其馬以數之曰。國步如此。爾所諫者何事。彼二人者。方其巧為身謀。以竊禁從。往往自以為得計。殊不知欺君之罪。重於欺天。故伯振死於白刃。而洪芻流于海島。皆天有以罰之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緣論事。宣和之末。嘗進乞罷花石詩。群臣欲置於死地。上皇赦之。仍欲召對。靖康之初。賜對便殿。力詆權臣。當時指以為狂。而淵聖容之。尚寘於寺監。今年不食楚粟。飢餓殆不能行。萬死一生。奔赴行在。陛下即擢於言路。初望天顏。遽論宰執。必待其去。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張所吳給之轍矣。而陛下錫臣以五品之服。且褒以聖語。謂臣論事正當甚可取。顧臣何人。上蒙聖眷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膾臣之肝。不足以謝天地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而臣亦曰然。若

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眷遇。未即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乎。獨不愧於天地神明乎。今雖可免。異日將如何哉。不為高伯振。即為洪芻矣。此臣愚所以日夕惶恐。而未知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之以鈞衡。其待之非不專。而禮之非不厚。然李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誠矣。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嚴甚。此臣所以切有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臣若觀望。豈復敢言。臣愛君。其敢默默乎。且兩河百姓。雖願効死。而五月之間。略無統領。民心茫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罪當萬死。前日紛紛皆在朝廷。李綱先乞逐逆臣張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則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則夷狄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昔者宣王所以為中興之主者。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陛下聖德過於周宣。所以脩政事而攘夷狄者。豈可後哉。李綱一日之長。亦惟陛下采之。

御史中丞張守。論差李公彥李正民權官不當劄子曰。臣聞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朝廷施設。不問大小。當則人心服。否則人心離。在廟堂跬步之間。而利害實繫於四方萬里之遠。不可不慎也。伏見太常少卿減為一員。近自外召黎確為太常少卿。促赴行在。視事之二日。又除李公彥為太常少卿。交割職事。臣所未諭。使公彥賢於確。即當降旨罷確而用公彥。不然則是重疊除授也。既知重疊除授。即當改正。今踰旬日。未聞施行。若以罷確為是耶。而確亦久以行著名稱。士論未以為非也。又伏見中書舍人有闕。祖宗故事。差起居舍人兼權。又闕。即差它官。今董逌為右史。而差左司員外郎

李正民權中書舍人。臣所未諭。使正民賢於逌。即當便用正民為中書舍人。不然。即是董逌不學無文也。逌不學無文。則不當擢為右史。若曰逌不可權攝邪。而逌亦久以文學著稱。士論亦未以為不可也。無故罷黎確而用李公彥。疑其厚於公彥。然人必以為公彥攘之。恐非愛人以德之意也。亦恐攘奪之風自是起矣。近捨董逌而遠取李正民。未必薄於董逌。然人不能無疑。而逌亦無以自安。恐非以禮處人之意也。亦恐祖宗故事自是廢矣。方今號令不行。紀綱未立。舉措之間。人心所繫。伏乞詔大臣詳酌改正施行。

守為殿中侍御史。論增置教授狀曰。臣伏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採聽公議。未能無疑。恭以國家自遭夷狄之禍。二聖播遷。鑾輿出狩。兩河之地已陷胡虜。西京關陝尚為賊巢。邊亭無卧鼓之期。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關防秋。當在朝夕。雖講畫焦勞。廟謨深秘。四方萬里。不能戶知。但見詔音增置教授。必謂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嘗置教授矣。餼廩所出。不可貲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甚愈於昔也。宣和之末。卒無救於禍亂。方今痛懲往謬。急所當先。覆車是遵。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此撥遣滯留。臣聞為官擇人。未有為人而擇官也。況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縱使未暇。豈當復增。況得祿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遴選。近制改科。參用詩賦。後進習經。懵不通曉。若取兼習詩賦可為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姑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來。舊置教授窠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歸漢。弟子百餘人無所進。莫不疑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定。禮儀既成。拜為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

高帝悉以為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候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

守又狀曰。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為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粉飾太平。稍多何傷。在於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為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回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顧茲防秋在候。選將練兵。扞外治內。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經而引其足邪。今謂士人多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人。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為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為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曾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於得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為然也。又況所不及者邪。方其無闕之可授。則人固息於僥求。及其有闕而不及。則人必懷於怨望。利害得失。固亦明甚。又況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夷狄內侮。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為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之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亟賜寢罷。天下幸甚。

呂頤浩論黜浮薄之士。上奏曰。臣前日與宰執進呈潘棐差充川陝宣諭官李愿下幹辦公事。面奉聖訓。令說與李愿。潘棐比因上殿。觀其為人頗輕浮。不可全信。此行祇以棐久在西方。知川陝人意。備詢問爾。夫潘棐臣素不識之。但曾召至都堂。觀其為人。有口辯。善談論。然舉止輕儇。議論押闔。政如聖訓。臣與宰執退而仰嘆睿照精明。以此推之。人之才否忠佞。豈能少逃於聖鑒。臣嘗觀自古立功立事之人。皆剛毅木訥。重厚寡言。其輕儇辯捷之人。聽

其言雖可喜。使之臨事。非惟鮮克有濟。亦往往至於敗事。故自古聽言之際。尤不敢忽。昔張釋之對漢文帝。以謂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風靡。不可不察。釋之之論是矣。唐德宗寵任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延齡處之不疑。德宗雖頗知其詭譎。但以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韋渠牟形神浮躁。有口辯。德宗親信之。此二人者。皆以辯捷變亂是非。唐政不綱。孔子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也。臣願陛下日後引對臣僚之際。更加詳審。察其趣向而用之。庶幾所進擢者皆重厚沉毅之人。而退黜輕儇浮薄之士。使小人不得間君子。則可以立功立事。協濟中興之大業矣。臣不勝拳拳之至。

秘書正字張孝祥。論涵養人才劄子上奏曰。臣聞國勢之強弱。不係於土地之廣狹。甲兵之利鈍。而係夫人才。所謂人才者有二焉。文章足以藻飾治具。風采足以羽儀薦紳。此平時用之而有餘者也。靜有以察未形之機。動有以應方來之變。如藥石真可療病。如穀粟真可救飢。此則平時既未嘗涵養蓄儲。而羽檄交馳之際。則又不可頃刻而無此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躬履興運。而宵旰求治。深思遠慮。將以遺子孫萬世之安。搜羅人才。惟恐或失。所謂藻飾治具。羽儀薦紳者。固自不乏。然臣區區之忠。猶効此言者。誠懼夫實用之才尚少也。夫楩楠杞梓。自拱把知其為良。然不假之以歲月培壅封埴。遽責之以任重。鮮有不撓折者。是人才貴夫涵養。欲望聖慈深詔二三大臣。俾更廣求實才可用之人。善謀能斷。文不足而質有餘者。置之中都。扶持長養。屢試熟察。以須其成。在平時則隆國勢。以折未萌。於緩急。則受任奔走。禦侮捍患。無不可者。誠得一二十輩。森布在列。則陛下可以垂拱無為。固宗社於盤石。而二三大臣亦可以優游怡愉於廟堂之上。而無所事矣。

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請除罪籍。上奏曰。臣檢會今年正月五日赦書。內一項新復州縣。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未經甄叙人。並許赴所在自陳保明以聞。當議特與甄叙。臣切詳劉豫僭竊。逆天悖道。謂之有功者。實助豫為虐之人。謂之有罪者。未必真坐累也。今豫所錄者。朝廷包含混貸。捐其舊惡。豫所斥者。朝廷從而棄之。可乎。方使無辜抱恨之人。伸吭自訴。有司錙銖原減。論如常程。則是朝廷尚為偽齊行法也。臣愚欲乞應新復州縣官吏軍民被罪。有文字照驗者。並不理遺闕。減降未經叙復者。即依本等叙復。內有元因劉豫補受。復為劉豫廢奪者。永不在甄叙之限。庶幾功罪兩平。衆論惟允。

剛中又乞委任李寀。上奏曰。臣竊觀四牡。勞使者之詩也。序詩者謂有功而見知則說矣。臣昨日上殿。因稟奏江西盜賊。聖訓以李寀恐不能辦了此事。臣退而有疑。朝廷頃以江西多盜。恐州縣不能存撫至於失業。遣察官採訪措置。而名以宣諭。此寀奉使之指也。為寀者布宣德意。按察官吏。訪求致盜之端。講究弭盜之術。則寀之事舉矣。至於討捕誅戮。則非兵不可。猶一病人。陛下方命醫視之。而藥未具也。為醫者。觀其形色。審其氣候。其處納邪。其處受病。歸告主人。使具藥而攻之。則醫之事舉矣。江西之盜。在處皆有。而處吉最甚。江西之兵。合不過三二千人。餘皆土軍巡尉之屬。與賊不相當也。深山峻谷。如窟如巢。兵至散而民。兵退聚而盜。寀將所有之兵。分布搜討。能當幾處。筠州黃十五負險不服。寀方督申世景圍捕。而處吉袁撫接連湖南諸處。往往三五百人成群出沒。此蓋盜多兵少。力所不及也。非擁兵坐視。而徒以招安為事也。若謂寀出使之日。便不帶兵前去。則寀之意。豈不以數郡皆有盜賊。根株連結。自非得其要領。未易進兵。又恐前期遣發。重有勞費。是猶醫者欲見病然後求藥於朝廷爾。寀

之策非不善也。如聞寀自到江西。展躰盡力。一路官吏。遂皆究心。數千里之外。利害動息。皆便到朝廷。此其為補。亦非小小。雖未可謂之有功。陛下亦當知而使之說矣。得無有告陛下者曰。李寀授之以兵而不欲。今果不辦矣。信有是也。則願陛下思朝廷所以遣寀之意。本不專使捕賊。而寀所以先措畫招安者。蓋坐無兵。今朝廷方分遣大兵隨張守以去。亦須得寀徧歷諸郡。詳究利害。使民間知朝廷專有耳目之官。與之採訪。上下感懼。而平定有期。若謂寀無功於江西。而不令究其施設。則前日遣使之意虛矣。願闡燭微之睿勞。昭靡監之臣。臣不勝區區。

剛中又論人才。上奏曰。臣聞世之論治道者。莫不以求才為急。夫人君以一身之微。受寄託之重。孰不欲與賢智共之。然用之不因所長。則得之雖多。寧有補於治道乎。大抵用才如用藥。苓朮參桂。使聚之無益也。惟寒溫緩急。各因其性。然後有起病之功。不然。是與無藥等爾。道德才智。待取之無益也。惟長短小大。各隨其能。然後有致治之效。不然。是與無才等爾。皐禹稷契。雙龍伯益。皆一世俊傑。舜知用之。至於禮樂刑政。各不失其所付。茲其所以聖歟。陛下履中御之運。圖復古之功。以禮為羅。賢俊並致。臣子雖一介無它技。而盛德包覆。皆所不遺。是則無才者。非今日之患。而量才任用者正所急爾。昔馮簡子喜斷事。子太叔善決。公孫揮善辭令。裨諶謀可否。簡子斷之。裨諶謀謀。而鄭國之政常使。公孫揮為辭令。成乃付子太叔行之。是以無敗事也。陛下以至誠之意。照日月之明。何所不察。區區之言。尚願陛下因任群材。使小大之臣。各迪有功。且無用非所長之失。則治埃之微。或有補於萬分。惟陛下留神省察。與三數大臣圖之。

剛中又乞留曾開罷抑約台命。上奏曰。臣竊得於傳聞。曾開罷禮部

侍郎衆論疑惑開之所坐臣未得而詳也然聖恩從来優禮侍從未嘗輕有罷黜雖言章論數其短者猶委曲保全其去此開之罷所以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開厚重質實有文采論今日朝廷人物者必拍為善類宜無顯過得罪於清議也或謂止緣近日論議使事略有異同遂至抵牾獨臣以謂不然陛下聖度如天物物並受數降詔旨謂今此通和之事無非審慮中道務令經久可行固嘗許群臣條奏利害一二来上陛下之心可謂酌人情而濟世者則開也雖有大同小異之見君父寧不諒其心乎謂緣論使事而罷者非也求其所以致罷者而弗得無乃開戇愚太甚有至妄發狂瞽之言聖人初有不能容者則開之罷疑或出於此也臣數日前嘗上疏乞罷柳約吾命未聞施行式約之為人陛下當自知之事童貫而求其驚事路真官而問其術好淫之事又詳於孫悟之妹其素行不待臣暴章之而後露

也然如約者陛下猶欲枝梧而用之則如開者豈不能容忍而留之乎約之来陛下雖未必侍從之開之去陛下雖未必終忘之但朝路見一曾開去一柳約来進退人材似有可疑此衆論之所以惑也一曾開去使未損於朝廷恐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来使未累於朝廷恐如約者又或至焉則為累矣聖人虚心屈己禁萌於甚微而防患於甚久方今虜使遠来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人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是雖衆智交陳群策並入原其用心皆為區區正當容納各領其意他日事成使論事者自懷無遠見之羞脱或不成陛下回思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況陛下南渡以来聖德日躋略無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狂悖削吏瑣而投荒宜矣然猶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開之罷臣誠有望於聖思焉武帝初不能堪汲黯之言其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諫承意陷主

於不義乎。故卒優容之。此臣所以懇祈於天聽也。臺諫。天子以為耳目。下有公論而不上聞。則是耳目失其所司也。臣忍為是哉。縷縷之言。期以報陛下而已矣。上瀆天威。罪當萬死。惟聖慈幸赦之。

剛中又論久任良郡守。上奏曰。臣聞人君張官置吏。欲其以實德惠民而已。官吏不能皆良。而畏朝廷之責。故虛文之弊由之以生。臣頃以責實之說。區區為陛下言之。退而又為陛下求所以革虛文之道。其莫如久任乎。夫吏員之冗。無如今日。久任之說。非所宜言。而臣所謂久任者。謂良郡守也。郡守不良者。易而去之。一方之福。其有安便風俗。百姓信愛。確然能布宣上意。使實惠被民者。大抵閱三數政而得一人。輕為奪之。為害多矣。臣親見州郡長吏更易之際。非但公私費耗。迎送煩擾。文書獄訟變移之弊。為不可言。往往上下苟且。人情弛慢。踰時未定。既而長吏者至。風俗不能周知。利害不能徧察。慮朝廷督辦有條。苟不誕謾以紓一時之急。則無以塞責。況復遷延歲月。待更易而去。則其自為謀者善矣。此所以忍為虛文而不顧也。幸而得一良吏。教令已孚。績用方著。朝廷亦何苦奪此而與彼乎。謂欲以旌其能。則增秩賜金之典可按而行也。或謂臣曰。守令之選。既有成法。今無遽易者矣。如臣所聞。或三兩月。或半歲久者。亦不至於成資而罷。是法雖具。有時而廢也。前史謂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臣願陛下申嚴成法。重長吏之遷徙可乎。令有治狀者。亦可賜金增秩。俟其終滿。召用之未晚也。聖人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陛下留意行之。臣恐州縣虛文之弊。自此可息。

右僕射呂搢奏曰。臣自歷宦以來。荷累朝黼扆之知。茲者又蒙聖恩為臣比經艱難。粗立功效。擢寘宰輔。臣敢不仰躰眷禮優厚。雖糜骨粉身。亦恐未能圖報天地父母之德。苟有所見。安忍不為陛下別白

詳言之。臣竊攷祖宗留意人才。度越前代。是以元祐間。名儒鉅公相繼而出。人亦各奮已長。陛下聖學高明。博觀圖史。此不能逃睿鑒矣。惟是王安石。首先變亂祖宗法度。紹聖間。章敦蔡京蔡卞兄弟之徒。各快私意以忠為邪。以邪為忠。將元祐諸人累更竄逐。衣食不繼。歿于遐荒海嶠者甚多。子孫禁錮。貧悴異常。人至于今冤之。而敦輩忍為是舉。豈不有負國家耶。臣區區愚見。今陛下六飛雖暫駐吳會。然臣恭料宸衷仰思二聖之心。瞻念陵寢。恢復境土。則未始一日而忘也。如元祐諸人。經隔歲月。並未曾追復官職。依條格合得恩數。亦不曾給付。雖其間有子孫族屬。緣兵火之後。捨鄉里墳墓。隨車駕南來者甚衆。然尚有淪陷北界者亦多。欲乞聖慈廓獨照之明。廣好生之惠。不以臣為僭率。貸其狂妄。將元祐臣僚。命有司條具經遷責之人。並例復元授官爵。子孫合陳乞恩數。照應格法放行。庶幾南來之族。無不感戴鴻覆之澤。在北界之家。亦知陛下懷思中原淪陷名臣之族。痛念向來皆由姦邪誤國。宗社播遷。而一朝盡還其父祖官爵恩澤。人非木石。安得不銘佩陛下耶。臣今所乞。亦恐虜詐而叵測。先將元祐之家子孫用之。本朝則所失愈多。後雖欲為。亦無及矣。更望睿慈不下臣此章。只作聖意批出。庶幾遠邇存歿皆戴陛下矣。冒瀆天聰。臣無任怔惶戰慄之至

范宗尹嘗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戶部侍郎季陵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抆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以饕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者。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惡名。

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

隅當可論守令銓選。上奏曰。臣竊謂於民至親莫如守令。守令之選。難得其人。當令銓選所行。並依格法。格法所當與。雖庸謬之實。有司不得而奪。雖循良之才。有司不得而與。天下論者皆言欲救其弊。莫若任人。或使內外薦揚。或令主者詮擇。然風俗弊壞為日既久。奉公竭節。蓋鮮其人。或恐銓擇任情。薦揚非實。誠無益於救弊。徒妄至於紛紜而已。臣愚願陛下謹擇監司。勿以輕授。監司。陛下耳目之臣也。苟得嚴明稽察之才。風彩一路。黜陟其廉污。廢置其賢否。下吏有所敢弋。小民有所告訴。則雖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前。州縣非才。誠非所患。自軍興已後。民力彫弊。重以漁擾。民愈不堪。守令之多。陛下豈能為民盡擇。今天下監司。不過數十人耳。少加簡拔。不患無才。陛下付授之際。往往亦將視其資格之高卑。不復論其人才之可否。健者以趨期會為急。懦者以不生事為賢。至於刺舉精明。使州郡望風畏肅者。未之見也。陛下愛民如子。監司刺舉。守令之精鑒也。伏惟少留聖慮。

用人

宋孝宗隆興二年張浚次平江奏論人才曰臣初十日自平江府門外起發屢得雨澤物價不貴擾諸處報聞水已通糧運畢集建康鎮江權貸兩務曰納二萬餘緡僕臣回日取見錢糧的確數目別具聞奏伏乞聖慈少寬念慮臣今日得知泰州范愉申到被虜脫歸人魯充虜寨軍曹司備知虜中人馬錢糧數目與向來范常面換并近日于崇之所供申數目一同仰惟陛下聖知自天神機獨照虜之強弱形勢盡在目中所患乏同心同德之助而文詞之士識見淺陋無肯為陛下竭死力任重責者向若智者獻謀勇者效命通財計者究心於經畫練邊事者盡節於封陲先其所急後其所緩一意圖事有死無二如創業之時馬上求治陛下何憂夫事之不濟哉臣願陛下急

收人才為吾羽翼。必使議論歸一。讒說莫間。以揆今日之變。天下幸甚。

廷臣上言。謂國朝視文武為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授文資。文臣以材略智謀換右職。當邊寄者。蓋文武兩塗。情本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則終以氣習相忌。有不樂從者矣。今兵塵未息。方厲恢復之圖。願博採中外有材智權略。可以臨邊。可以制閫者。倣舊制改授。從之。乾道以後。又選大將之家能世其武勇者。武舉及第。武藝絕倫可為將佐者。會廷臣言曰。方今國家之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餘萬。其間可為將帥者。不在其上。則在其下。而朝廷未知振其氣表其才也。今文臣有三人舉主。則為之循資再任。五人則為之改秩。而武臣無有焉。古語曰。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宜令都統制視監司者。歲舉武臣二人。視郡守者。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為上。善撫士卒。專有膽勇者次之。不拘將校士卒。優以奬擢。被舉人有臨戰不用命者。與文臣犯入己贓者同。併坐舉主。帝可其奏。仍著為法。

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疏曰。臣聞人主高拱一堂之上。而天下之事無不知。人之賢不肖無不察。事之利害無不聞。豈他術哉。不過曰委任一相而已矣。夫一相豈能盡知天下之事。盡察人之賢不肖。而盡決夫事之利害哉。不過曰。人之賢者進之。人之不賢者退之。言之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事之利則行之。害則去之。故賢相能兼衆人之善。而賢主能兼宰相之善。然世之治也。宰相尚能而遜其下。羣賢竭智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而治功成。由不爭也。謂之懿德。世之亂也。宰相稱其功以加衆人。衆人伐其技以憑其上。是以上下無禮而亂虐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自古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端。而未嘗不係

乎斯二者也。夫留侯漢朝第一也。坐籌畫策。天造地設。漢庭無能出其右者。然樊噲諫沛公無止秦宮。沛公不從。留侯曰。噲言善。願聽之。婁敬說漢王都關中。上疑之。留侯曰。婁敬之言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夫韓淮陰猶恥與噲為伍。而婁敬脫輓輅一妄庸人耳。而留侯亟推其言於漢王。可不謂大賢哉。魏相亦中興賢宰也。其謀謨廟堂之上。必有大過人者。然讀趙充國二疏傳。則亦用衆臣之長耳。充國欲罷兵留屯。計可謂迂矣。相推其言以為可必用。帝乃從其計。疏廣為太子傅。平恩侯許伯建議。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相免冠謝上曰。此非臣等所及。宣帝由是聽之。夫用兵大議也。太子國本也。魏相不以二臣為輕議。而更以為可從。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豈不由推賢揚善而致然哉。區區之愚。仰惟裁擇。

乾道中。秘書省正字林光朝上疏曰。臣聞之道塗竊謂陛下即位以來。每有人才不足之歎。昨者衍便殿對宰臣論及用人之道。雲章奎畫。聚而成書。臣以正字名官。一代謨訓。所當紬繹。幸因賜對。得以吐狂愚之說。願陛下少垂聽焉。陛下有虞舜之孝。有夏禹之儉。有文王之勤勞。又其經營土宇。整頓人物。有唐太宗之明。天下以是數者歸之陛下。蓋以其實狀也。非虛名也。陛下溫顏聽納。如此不憚煩。不應有人才不足之歎。此臣所未喻也。夫以天地所養。雨露所滋。雜然百物。古猶今也。百物之在天下。何嘗不足。古今天下。豈有人才闕然不足之時耶。人君自處常若不足。則人才斯有餘矣。若自以為有餘。則安得不起人才不足之歎乎。高帝自以為有餘。則四皓不肯出。光武自以為有餘。則嚴子陵不肯仕。若以謂天下之大。不得此數人者。是未足為輕重。然舜所得纔五人耳。禹得一皐陶。文王得夫二老者。帝王

之世。人才非不足。而其未易得也。又如此。陛下嘗有意於唐太宗之事。太宗所得者。房玄齡。杜如晦。一時人物。又皆夤緣房杜得以盡其所長。是貞觀之時。未嘗以人才不足為患也。臣因論太宗之事。偶於此又得一說。天下人才。有遭逢成就。在乎上之人。今天下以鄭國公魏證為純臣。若無一事可議者。方其遨遊於李密竇建德二者之間。使如是終身無所遇合。則安得為全人。以是知豪傑之士。琢削鐫磨。或有待乎上之人。陛下何遽以人才不足為患也。芻蕘之言。多不切事情。惟陛下裁赦。冒犯天威。不任隕越。

淳熙中。光朝為中書舍人。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狀曰。臣昨蒙陛下記錄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夤緣從橐。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干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錄黃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忍恥。不得已書之。他日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為欺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豈應負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今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凡。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大正為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

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爲何事。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爲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乾道三年。虞允文奏論用人久任利害。疏曰。皇帝御選德殿。命臣俊卿。臣允文。臣克家。入奏事已。乃賜坐從容論今日治道。上顧謂臣等。用人必當其才。必久其任。其效乃著。臣等對各有指。臣某昧死奏。誠如陛下聖訓。然自古才難。知而用之亦難。惟公其選。則才無不當。久其任。則職無不舉。虞舜氏命官置牧之意。具載於書。其嚴如此。上曰。良是。命臣等各述所對。將刻之屏障。君臣交修。垂永永戒。臣等拜手。退敬推原本始。上稱明詔。臣觀舜典八百一十二言。命官之序。周悉重複。羣陶以刑勢。以教。夷夔以禮樂。禹則播九州。告水功。各司一職。不相亂也。三年而考其績。九年而黜陟之。水土平。刑政舉。庶功畢奏。

考其當時選用之際。上則爲之聖讒說。難壬人。下則往哉欽哉。濟濟相遜。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苟簡於授受之初。其選公故能當其才而可久其任。庶政惟和。萬邦以穆。叔季而降。君臣之間。非不知此。至分職任事。陰背此而馳。抑亦有繇也哉。授者無委能之意。受之者有偷合之心。或才不才之並處而媢忌生。或君子小人之參用而機謀勝。一王尊之賢佞。不察於愛憎。兩魯參之是非。亦失於疑似。甚者朋邪醜正。險陂害成。溺於親昵而用其偏。壓以權勢而防其進。風尚既薄。人僞益滋。陰植黨與而伺候短長。巧出語言而變亂白黑。私謁日勝。公道日晦。用之無適當之才。任之無可久之效。此自古及今害治之大者。危亡之相尋。可畏可懼。而不察也。旦昇非射則無術。秋咎奕則無藝。倉扁喪醫則無活人之功。蓋執一而求。與百俱廢矣。故武王之治。位事惟能。孔子之言。使人以器。如因其能。隨其器。久任而責成

之。失之者亦鮮矣。昔在慶曆樞密副使臣弼上言。欲輯三朝典故文字。編成一書。實在二府。俾為準範。因乾德任官之詔。為之釋曰。先朝輦省之任。必取才望相當能稱其職者。以三年為滿。所以人無躁進之心。官有宿守之業。近者除授數月即遷。人知速去。官無成績。棼競之風。由此而甚。嗚呼。弼誠知治體者也。臣不佞。竊於今日有感於斯言。臣其謹書。

乞文又上言曰。臣聞論相繫之人主。而擇相當以天下。故宰相者天下之選也。選不以天下。而用於一人之私意。所相非所任。所任非所相。而天下之心必有所不服矣。舜之舉皐陶湯之舉伊尹。所以必選于衆。而不仁者自遠也。陛下登大位今七年。勤於論相。數置而亟免者已七八輩。豈陛下所樂為哉。意者論相之初。擇之不審也。以陛下之聖則天縱。以陛下之智勇則天錫。以陛下之所立規摹則天授。群臣何敢望清光萬分之一。而敢冒當輔相之位。故泯默就職。奉行文書。尚皇皇然。鰓鰓然。有不勝任之憂。其欲求免於譴訶亦難矣。舜之相皐陶湯之相伊尹。方冊所載。一君一相之間。道與氣合。禮與情洽。上下相須。驩欣交通。無形迹疑忌之嫌。治功之成。高出千古。豈有他哉。以聖賢明良之會。相佯而不相遠也。荀卿論人主之道。有曰。身能相能者王。其相須蓋如此。昔魏武侯與群臣謀事。群臣不能及。罷朝有喜色。吳起諫以楚莊王之言曰。世不絶聖。國不乏賢。今寡人與群臣謀事。而群臣不及。有楚國始矣。至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太宗退而憂之。景德之間。真宗與陳堯叟論前代求治之君。蓋嘗舉其事以相為戒也。如臣不才。視近歲數輩相。有不能企而及者多矣。學不足以自信。明不足以自防。一身之孤。不足以自保。而欲使臣輔陛下天之所縱。所錫。所授者。求其能審國是。辭國論強

國勢。立功立事。以副陛下簡拔之意。臣雖甚愚。自知其不可也。臣頃陛下舉舜湯所以選者。思楚莊王唐太宗之所憂者。法真宗皇帝君臣所以相戒者。旁求非常之才。以應非常之運。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既用之後。使之議論天下之事。陛下虛心而察納之。使之負荷天下之責。陛下端己而責成之。論議負荷不岐為二。而是非自定。利害自明。重輕之勢不分。毀譽亂真之禍不作。則治功必進。治效必成。四海之大。惟陛下意所欲為。而實非臣之所能也。改命秉擇。以幸天下。臣敢以死請伏惟財幸

乾道五年。汪應辰進杜黃裳李德裕告君故事曰。唐憲宗與宰相論內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孰為至。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尚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世。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武宗以李德裕為相。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書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選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竊以唐自天寶後。惟憲宗武宗能修政事。復振威令。觀杜黃裳李德裕所以告其君者。可謂得其要矣。二帝能信用其言。宜

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聞立政圖事。人才為急。然而平居選擇則易。緩急求之實難。又況一官。易效。通才難得。優趙魏者不可為滕薛。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備。自非儲蓄素廣。品目素定。一旦任違所長。用過其量。譬之以騏捕鼠。使畜負山。小大雖殊。其失一也。仰惟陛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今日先務。孰有大於此者。臣頗深詔執事。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不限員數。不拘資序。區分所能。總為一籍。若馭軍。若臨邊。若經理財賦。若行視利害。若監司。若郡守。惟類以往。詳議格目。仍於其間各紀所長。假令其人可馭軍也。又須別列其孰智。孰勇。孰當為偏裨數人。繼此有得接續來上。藏之禁中。副在二府。無事之日。預加審覈。遇有任使。按圖而取。比之既寒索裘。已渴浚井。其為利害。蓋相遠矣。

七年。必大為禮部侍郎。又論人才上言曰。臣聞帝王用人之道二。不次而任者。大才也。循次而升者。常才也。誠使鷹揚如太公。先覺如伊尹。一旦拔於耕釣之間。寘諸輔佐之列。人亦孰以為過。若乃佞而訐於忠。偽而託於誠。私而託於公。苟不察焉。其害深矣。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古猶如此。況後世乎。仰惟陛下知人則哲。如帝堯。立賢無方。如成湯。人才小大。固不逃於聖鑒。然乃者嘗遣使按軍矣。方被命之初。截截諤諤。似若可聽。及責成效。蔑如也。此無它。用之過其量。賞之不待功。彼既冒受寵榮。則懼謗譏獲罪。於是多方以掩其過。妄作以蓋厥愆。雖以陛下之明。隨加譴斥。然而兵民已被其侵擾。財用已為其蠹耗。噬臍之悔。可勝計乎。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因言以考其實。試

可而後遷。彼知爵祿不可僥倖取也。必將趨事赴功。少副陛下總核之政。而真才實能見矣。

淳熙二年。必大為右文殿修撰。論久任上言曰。臣伏觀自昔人君。大抵始於憂勤。久則豫怠。非固欲其如此。馴致焉耳。陛下則不然。臨御大寶。十四年于茲。自強不息。新而又新。可謂度越百王。光于載籍。是宜功成治定。坐臻無為之效。然而大欲未得。彌軫宵旰者。何也。人主有急治之心。群臣無任事之實故也。臣試舉當今要務一二而言之。陛下既擇內外將帥之官矣。而士卒勇怯。甲兵堅窳。未免悉關於淵聽。既擇內外主計之臣矣。而調度盈虛。水旱備豫。往往猶煩於聖慮。以至興一利。除一害。小大之臣。舉未有獨當其責者。不過遵守成筭。奉行文書而已。事成則例遷爵秩。兼受賜予。不成則猥曰委任不專。非我罪也。縱加之罰。率用輕典。是以初為苟且之計。而終懷幸免之心。使陛下之善政良法。舉為虛文。翫歲愒日。殊未有以少副憂勤者。非以此歟。臣願陛下勞於用人。逸於仰成。凡任以是職。必責以是事。久其歲月。盡其才力。底績而賞使之勸。瘝官而罰使之懼。一人雍容于上。百職交修于下。如此而功弗成。效弗著。臣不信也。揚雄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陛下念焉。

必大改敷文閣待制上言曰。臣謂官冗久矣。而今為甚。蓋上有名器寖輕之弊。則下有淹滯失職之嗟。惟其寖輕。故勸沮之法壞。惟其失職。故苟且之心生。何謂勸沮之法壞。古之設官。專待賢能。故賢者得之則勸。而不賢者以不得為沮。能者得之則勸。而不能者以不得為沮。今也不然。進士以藝。任子以世。雜流以歲月。固未嘗考其賢與不賢能與不能也。應格斯與之耳。然則勸沮之法。安得不壞。何謂苟且之心生。今分職有限。而入流無窮。一官闕則十數人守之。其在吏部

者。大率十餘年僅成一任。凡往來之費。待闕之資。皆仰給於三年之俸。故貪者益貪。懦者益懦。低首下心。便文自營。以冀官滿而去。尚何敢與上官抗論是非。為下民辨白枉直哉。且不特吏部注授為然也。所謂堂除。乃拔擢人才之地。今郡守皆除三政。倅貳闕至八年。凡卓然才智之士自為朝廷所知者。固所不問。始以中人論之。三十而仕。七十告老。若十年而為一官。則平生不過四任而已。然則苟且之心安得不生。臣願陛下明詔三府。力裁入流之數。以清其源。毋艱既仕之路。以遏其流。庶幾數年之後。其弊稍革。而人材見矣。

三年。必大為兵部侍郎。論用人二弊。上言曰。臣嘗觀司馬光歷年圖序。以謂人君之道一。用人是也。自三代兩漢以迄于唐。用得其人。罔不興用。匪其人。罔不亂。布在方冊。昭然可考。陛下聖學高明。深燭此理。故自即位以來。內度於聖心。外採諸衆論。求人惟恐不及。用才惟恐不盡。下至占一善名一藝者。咸表而出之。固嘗上嘉虞舜製論而刊諸石矣。然屢省乃成。尚未能仰副聖心者何也。深惟其原。殆有二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然。一官或闕。自衒者紛至。始則不度能否。悉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之資格。而取必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宿道嚮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是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求官者。不知其幾人。未得之。則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比而欲速。所謂公家之事。姑應簿書期會而已。初未嘗為旬歲計也。如此而望其趨事赴功。斯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以天下之大。豈謂無人。臣所以為是言者。誠以風俗之薄。厚繫士大夫

之向背。若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陛下明詔執政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由。共圖今日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舉職。庶幾不失陛下用人之本意。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斯致治之樞要也

四年。必大又奏曰。臣聞舜之時。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皐陶作士。后夔典樂。終身守其官。未之或易。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不過遷爵秩加服章而已。是以任久而責專。志定而功成。後世人才既不如古。仕於朝者。又遷擢靡常。今歲為某職。來歲任某事。一或不然。輒興滯留之歎。往往用過其量。處非其據。職業多曠。績用弗成。為臣者既以被譴。而國家亦不能收用人之效。茲今昔之通患也。臣愚欲望聖慈於任使百官之際。益留宸念。始也審度才力。隨其大小。付之以事。而勿使躐等。終也考覈功效。或增秩。或賜服。而勿使數易。蓋不躐等則僥倖之望息。而速進之念絕。不數易則營職之心勉。而厭倦之意消。自然下安其分。上獲其利。豈曰小補哉。

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上言曰。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諺稱吏部為例部。今〻司法。自晏敦復裁定。不無疎略。然守之亦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蓋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靳。例常寬。今法令繁多。官曹冗濫。蓋繇此也。望令裒集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攷定。非大有牴牾者弗去。凡涉寬縱者。悉刊正之。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賕謝之姦絕。冒濫之門塞矣。於是重脩焉。

孝宗時。正字趙汝愚。論謀國者必有腹心之臣。上疏曰。臣聞古之欲

謀人之國者必有所謂腹心之臣齊威公之管仲越勾踐之范蠡漢高祖之良平唐太宗之房杜是數君臣者其相與謀也皆竭誠盡意無復嫌疑如父子兄弟之謀其家自為一定之計故其施也有序其動也有期非僥倖萬一者之所為也陛下英明神武將大有為於天下至於腹心之任臣獨疑之陛下臨涖以來其所顯用者多矣其間深謀密畫外廷不可得知然而遠者不過二三年近纔數月而罷去來紛紛邈無定論蓋亦有可議者矣豈非相與之誠或有所未至乎非惟人懷自疑之心專事形迹以求苟免而吏下知其無權亦從而慢之雖欲自力不可得也將何以責其謀國之效哉臣愚伏願陛下眷求賢哲察而後信之夫輕信於前者必重疑於後為其因失而致戒也惟察之深然後能信之篤陛下誠能察人於未試之先而信賢於既用之後使大小之臣咸得以才自盡則陛下何功不立何事不成

臣謂今日清源正本之要實在於是惟陛下擇焉

汝愚為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又申乞甄叙商榮付安撫司自效

附奏曰契勘本路阻山瀕海常有盜賊不時出沒正在平居收蓄人材以備緩急一旦之用某伏見保義郎商榮昨自偽境仗義來歸忠勇絕人累著勞效先任楚州磨盤巡檢日嘗過北界收復州縣朝廷以其生事責送建寧府拘管據商榮供具到脚色蓋是當時主將有實使之然者榮惟懷忠義而不知朝廷事躰遂致輕銳觸犯憲章原其本情實為可憫今來拘管已十有三年累經赦宥若不稍加甄敘竊恐無以激昂士氣欲望敷奏將榮權付本司自效隨宜支破請給候將來立功效日別與陳乞差遣

汝愚又奏按知金州秦嵩狀曰臣嘗讀前史伏觀秦漢以來謀

臣良士。凡言制御夷狄之術者。莫不以謹擇邊吏為首。其選重矣。究其為術。雖若不同。而大槩有五。其一曰。以廉律己。化服異類。二曰。智勇絕人。威震敵國。三曰。謹固封疆。不起邊釁。四曰。撫摩邊民。厚固根本。五曰。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能此五者。則雖有彊敵。亦可以坐制矣。今有人焉。受朝廷邊陲重寄。而罪惡盈積。略無善狀。臣不敢以被詔命。朝夕去此。顧惜人情。遂置而不問。惟聖明裁擇。臣伏見知金州秦嵩。所在貪汙。贓狀狼籍。衆共指議。不可具陳。昨知黎州。常遣諸寨土丁入蕃界。採臙脂木以為什器。一日又遣土丁二十七人過大渡河。採斫板木。遂為青羌所執者五人。死者二人。幾至生事。今任金州。不任遣人於黎州販賣。近販金珠過大安軍。而為稅官所覺。收稅至數百緡。則其貨物之多從可知矣。望其以廉律己。化服異類可乎。嵩始壯時猶可幸其一割之用。今聞久病。不能良行。每出見賓客。輒用兩人扶掖。比丁家難。衰悴可知。而尚爾經營。志在苟得。望其能智勇絕人。威震敵國可乎。嵩在黎州。既緣採板木生事。土丁五人為青羌拘執不還。嵩一時計無所出。遂厚賂奴兒結。俾往青羌調護其事。已而盡得所執土丁。及所斫板木以歸。嵩既苟逃譴責。而奴兒結亦自以為功。欲徙居于安靜舊寨。深入漢地數十百里。據沈黎之門戶。而嵩遂許之不能拒也。是時羌中豪猾隨而至者三十餘人。白水三村附從者亦數十人。雄視一方。深據要害。於是蜀人上下憂懼。欲逐之不可。欲遠之不能。遂為沈黎腹心之害。非賴留正以計殺之。則大為邊患。其勢未已。今仰憑陛下威靈。邊事寧息。然數年之間。勞師動衆。費耗百出。推原亂階。則嵩實為之也。今任金州。亦未嘗以邊事為意。歸正人逃亡。

盜賊出沒。皆縱而不問。望其能謹固封疆。不起邊釁。臣知其不能矣。上津一縣。本隸商州。去金州絕遠。通邑人户纔二千家。而歸正人實居其半。政賴守令加意存撫。猶恐不及。而嵩專事掊克。略無顧恤之意。每歲令副尉奚文欽將茶隨門賒俵。至秋熟時每茶一斤。折納粟麥三斗或四斗。有償納不足者。則來歲徵而羨息息復增息。每歲轉加。臣聞上津一縣二千餘家。而總欠金州茶錢三萬餘貫。稍稍豐熟。則督責盈門。纔遇飢荒。則逃移北界。本司案牘前後具存。望其能撫摩邊民。厚固根本。臣知其不能矣。嵩在黎州日。役軍役數十百人入山採打竹木。木為柴薪。竹為火炬。轉賣公庫。收錢入已。瑣碎如此。其他可知。轉運司支降諸軍糧米。本錢每石五道。嵩但以布帛雜物準錢一道。配與諸寨土丁。科糴粟米。支散軍粮。取其餘利。諸軍怨之。至今切齒。如此而望其愛養士卒盡其死力。臣又知其必不能矣。臣竊惟金州北鄰大敵。而居四蜀之衝。其地望不為不重。又安撫一司。錢物甚富。朝廷本以待邊防之計。諸司未嘗檢覈。不幸相繼緊政多不得人。變化出沒。無從稽考。竭民膏血。盡以為賊吏封植貨賂之資。可為傷痛。又金州民事多與戎司相關。聞嵩有親戚在軍中。盜充將佐。故凡事皆俯首聽命。略不能為百姓主持。人情怨嗟。無所赴告。伏望聖慈將秦嵩特賜黜責。稍紓兩郡軍民之憤。選擇有資望文臣。與圖共理。一方幸甚。

汝愚又薦部内知縣黄謙林一邑之宰。最為近民而親。使其能以補報朝廷。果有廉能循良之吏。嘉臣等任一道之責。自惟無以

李信甫趙彦繩疏曰。臣等伏以

為陛下撫子百里。治狀有聲。輙隱然不以上聞。臣等豈容無罪。竊見知建寧府建陽縣黃謙。持身有道。為政有方。自視事以來。留心撫字。前後士民列狀條其政績者非一。據其所陳。自有建陽莫之與比。臣等初未之信。及体訪覈實。但見其政平訟理。民無愁歎。百姓愛之如愛父母。況建陽劇邑。財賦素窘。最號難治。黃謙本儒者。每旦未明。即起治事。夙夜盡公。未嘗少懈。終始二年。殆如一日。以此人心悅服。租賦樂輸。而官用充衍。餘財與前政補欠數萬緡。而餘力與諸生講論經學。亦可謂之通財矣。知泉州晉江縣林　廉靖介潔。獨立有守。曩曾知平江府崑山縣。方赴任間。前官任內有積逋累萬計。州郡欲使之認納。林　不忍以貽民害。毅然不奪。寧甘心棄官而去。其重義輕祿有如此者。臣等考其今之邑政。以律身奉公為先。以厚風俗為本。吏職民宜。不擾而辦。境內豐殖。安其田里。公事一切任理。不為權勢所移。人推其公。竟亦不敢干之以私。往來者交口稱之。誠可謂端方之士矣。知福州懷安縣李信甫。學有源流。夙敦愷悌。忘如準衡。無所偏黨。故其見於踐履。施於政事。惟務安靖。不為表暴。以民隱為急。以公調為緩。身任逋責。歛不及民。慈祥之政。洽於一同。比以微恙。在告旬滚。士民羣集縣庭。為之禱祈。却之不去。其得民情若此。知建寧府崇安縣趙彥繩。天性明達。優於治縣。首務革去宿弊。以寬民力。如除科鹽之害。杜督逋之患。又務觀農以敦本。置學粮以養士。公私不勞辦集。士民為之稱快。聽訟必使兩造案前。委曲難問。有如父子。以故事無冤枉。今之縣令。難乎其人。此四人者。為福建八郡諸邑之冠。欲望聖慈特加顯擢。以為良吏之勸。以慰四邑百姓之心。

汝愚又薦陳葵趙幼聞王聞詩。上奏曰。臣昨權吏部侍郎日。準尚書

省劄子奉聖旨令臣薦舉才行兼備未經擢用者二三人臣後因賜對嘗奏知緣薦舉文字是臣始初奏請在臣不無妨嫌乞免薦舉是時恭奉聖訓令臣候將來人才日奏來臣自後蒙恩補郡不敢妄有奏陳今臣已到任一年有餘自惟疎庸別無補報所見一路州縣小官中實有才行兼備未經擢用之人可以仰荅明詔者臣若復畏忌知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伏見從政郎南外睦宗院宗學教授陳葵天資粹溫充以門學其言約而義富其履卑而行尊自登第二十餘年棲遲選調安貧守道未嘗干舉臣觀其人經明行修表裏純茂如良金美玉可為清廟之器從政郎福州候官縣丞趙幼聞器資端亮識度寬宏恬淡優游不急仕進凡勢利之際衆人所共趨者幼聞獨退然引避若無意於世者至公家有利病則未嘗不首出為臣言之臣觀其人忠信篤實可臨大節承務郎前福州連江縣丞王聞詩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內行修飭頗有父風出而臨民不苟於事故事公卿之子凡到堂者類得優異差遣況十朋為陛下舊學清名直節當世貴重而其子能敦尚志節兩任秖就吏部注授差遣逮今任既滿且復經年蕭然里居衣食不繼乃有不復榮仕之意臣觀其人廉靖脩潔可勵風俗如蒙朝廷擢用之後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

汝愚又薦進士劉伯熊常垍上奏曰臣等恭覩淳熙十五年九月八日明堂赦文內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帥臣監司同加搜訪連銜結罪保明聞奏臣等仰惟皇帝聖德格天禋禮告備必形睿旨廣搜遺逸孜孜訪問常如弗及臣等仰奉明詔精意考擇今有其人敢不論薦臣等伏見簡州鄉貢進士劉伯熊學術淹通制行淳古屢該免解不復就舉屏居著論不求聞達澹

然味道之腴。無書不覽。其所為文。言約理盡。語雋後學。蜀士大夫多出其門。且其孝友信義。不但聞於一鄉。至論當世之務。靡不通貫。成都府鄉貢進士常均。年歲頗悟。嘗與薦名之列。後亦該免。不復就試。聽居山林。已三十餘年。草衣蔬食。不改其度。足跡未嘗至城市。著書立言。有補風教。一邦之人。皆敬而愛之。欲乞遵用赦書優加褒獎。庶幾山林博習之士。不至湮沒無聞。非惟表盛世搜揚之禮。亦以為異時風俗之勸。其於聖政。實非小補。

伏惟我國家累世承平。將帥之任。不逮前古。此非天之降材。於今獨異。亦由選任之際。文武太分。以至是耳。故雖有慷慨功名之士。皆無由習知軍旅之事。而專於武勇者。則例以儒生迂闊視為無用。此緩急之際。朝廷所以有乏才之歎也。臣伏見唐之諸鎮。皆許辟召儒生學古並參戎幕。若裴度在淮西。用韓愈為行軍司馬。此固不論。若烏重胤奮自行伍。亦能以禮羅致石洪溫造二人。皆一時名士。賓主之間。能兩無疑阻者。良由當世之法。文武並用。士大夫閒見習熟。故久自安之耳。今沿江諸軍。舊例。有許置主管機宜文字。及幹辦公事去處。其職本在階級之外。頗得唐之遺制。然皆奪於權要。或狃於私情。選任太輕。士亦羞鄙。望其高識遠慮。遂能參理戎務。協贊軍謀。難矣。臣愚欲望聖明參稽古制。思為國家長久之計。於三衙及鎮江建康鄂渚興州屯軍多處。每軍特置參謀官一員。如江池之類。元未置主管機宜文字處。與增置。機宜文字一員。使之與聞軍事。然非稍優其禮。則士不屑為。非精選其人。則無益於事。如蒙廑慈特賜採納。其合

理資任人。從請給之屬。並乞下有司詳議施行。庶幾他日異材間出。
為國家用。誠非小補
汝愚又乞罷諸軍承受。上奏曰。臣仰惟陛下神聖聰明。比隆堯舜。渙
發大號。斥遠巨姦。朝野聞之。莫不鼓舞。以服陛下之斷。以頌陛下之
明。幸甚。臣聞安危有本。成敗有機。撫機而失。後必有悔。陛下赫然奮
發明斷。臣謂陛下此舉。威行萬里。中外將士。孰不人人聳懼朝廷之
所為。若朝廷乘此事機。一新天下之觀聽。革除蠹弊。委任忠良。四方
聞風。易於感格。此其勢甚順也。臣所願者。惟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
臣竊觀今日之弊。其最大者。無如諸軍置承受。其始祇緣諸軍有奏
報文字。或有滯留之弊。故各置承受。務要速達。然而因循既久。姦弊
實多。外以壅隔諸軍之情。內以潛窺陛下之意。傳聞諸軍。凡有奏請
文字。皆先取決於承受。承受視以為可則進呈。承受以為不可則退

去。或進或退。有司皆無由稽察。非若章奏通進二司。皆有文據可點
檢也。故軍中雖有着實利害。皆無由自達。而陛下聖意微有喜怒。彼
必先事知之。於是將帥禍福輕重之權。陰受制於承受。而貨賂之風。
掊克之政行矣。雖陛下聖明在上。每事休察。而軍情戎務。固有不容
盡知者也。臣伏觀祖宗時。雖有走馬承受之名。然實非今日之制。蓋
祖宗時。三路沿邊走馬承受。皆在本路置司。遇有機速公事。方許馳
傳入奏。朝見訖。亦不得在京遷延久住。其使臣皆是三班院選差。雖
間有差內侍去處。其見本路帥臣之禮。祇許依屬官例。其視今日事
躰輕重。豈不萬萬甚相遠耶。臣伏見行在百司。凡有奏發急速文字。
皆經由通進司畫時進入。陛下勤勞不倦。無不朝奏暮報。何獨至於
諸軍奏請。而反有滯留之弊哉。此其情蓋可見也。陛下誠能明立章
程。嚴為賞罰。斷而行之。顧何不可。臣愚伏望申嚴訓戒。今後諸軍除

常程文字。並依舊赴章奏房投進外。凡有機速文字。並許實封畫時赴通進司投進。通進司即時別項進入。或有合降付三省密院商量文字。亦乞明詔大臣。先次將上取旨施行。其諸軍承受。並乞住罷。庶絕上下壅隔之弊。然後收還將帥之權。俾為輔相之責。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也。其賞罰進退之權。雖歸之人主。而蒐選考察之事。當責在大臣。昔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聰明英武。過於羣臣。何啻百倍。至於任使諸將。收采人物。亦皆訪於蕭何鄧禹房杜數公。若大臣平居恬然不以人材為意。臣恐一旦邊隅有警。不幸諸將或乖人意。不審陛下此時誰與謀者。此臣所以不得不深憂而過計也。至於承旨一司。比來權任甚重。解紘易轍。實在此時。選任之間。尤宜詳審。歷考累朝故事。蓋許文武並用。臣採之輿論。得之公言。咸謂前侍從中亦有老成忠實當在督府諳曉軍政。徧歷宰掾。深識

事宜者。惟陛下博詢衆志。斷自宸衷。極一時授受之公。示四方好惡之意。自然本朝增重士氣。激昂化貪為廉。易懦為勇。當強可待。克復有期。乃若姑蹈故常。憚於改作。非惟玩歲愒日。無益於事。亦恐此機一失。後益難為力也。昔齊威王即位既九年。諸侯並侵齊國。不治。一日發憤。意阿大夫及左右嘗譽之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強於天下。此非其嚴有足稱者。蓋其乘勢便利。遂能一意行之。有若順風行舟。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使威王令日烹一阿大夫。明日復用一阿大夫。臣恐徒為是紛紛。終無益於齊之治亂矣。今之事勢實類於此。臣伏思累日。不能默默。偶值經旬假。故未敢請對。而愚衷迫切。恐失事機。謹遵用八月壬子詔書。實封入奏。惟陛下裁擇幸甚

袁說友論實才上言曰。臣聞聖人之用人。不務愛其始之所似。可喜。

而每信夫終之所果可用蓋天下之才。貴乎實而不貴乎名也。高標大言。自立名字。足以驚眩當世。而議評時政。則又恐上軋下。鼓動震喝。若纚纚可愛。豈不似可喜哉。然終之成就迄於荒忽澶漫。不適於用。而佔激矯訐。自足以取名矣。至於實才之在天下。非有喬傑卓鷙之行。以自表立。往往自為可用。能行之學。以致力於事功誠實之地。顧以虛名者視之。殆無一可喜。然實之所在。要其成就於後者。必有績用惠利之可書。是以聖人之用人。知其始若可喜者為不足進。而終之果可用者為必可恃。則有以黜虛偽之名。崇務實之士。而實才之用始足以辦天下矣。仰惟陛下臨御今十八年。焦勞求賢。以起平治。而事功之立。猶未能盡副宵旰之念。何哉。夫實才之與虛名。其相去已不侔矣。而士大夫好名之弊。甚於好利。好利者。其弊止於一身。而好名者。將欺天欺君欺人自欺之不暇。人而至於所欺者如此。則大用而禍太小用而禍小。是豈為國家福哉。大抵士之在朝。振職以治內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模稜以固位。姑息以養譽者。反以得立朝之名。州郡之職。練兵而愛民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掊斂以稱最。結託以求譽者。反以得作郡之名。右選之職。熟韜鈐而尚智謀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文雅以緣飾。言語以媒譽者。反以得無資之名。所朝賜對。詳利害而計實用可也。實之不務。而或訐訾以為直。矯飾以沽譽者。反以得讜言之名。相師成風。以為當然。而弗之變。使人主焦勞獨運於其上。而百職浮靡掠名於其下。坐糜歲月。而功效弗立。抑可惜也。今之人才。固未盡至於此。然以陛下求賢甚勞。顧治甚切。而大勳之集。尚未足以當聖意者。臣恐隆虛名之獎。猶有以累陛下之知人也。今欲曠然大變。使人皆有趨事赴功之心。不事大言。不務好名。不為矯行。恪意於實用實効之地。此只在陛下一好惡爾。臣竊觀仁宗皇

帝謂張士遜曰。今之士多不能補益時政。又揚君之過。以釣虛名。朕甚惡之。大抵聖人之謨訓也。故雖一耀州縣令張龜年。亦以其賦調先期。狂獄無擾。即下詔褒用。於是實材輩出。項背相望。仁宗之治。軼迹三代者。其機在此。臣愚欲望陛下於用人之際。凡文武之臣。內外之職。悉別以名實。而考其始終。度其人有志於實用。而不事矯詐。辭駕虛名。以動主聽者。一毫不以假借。仍申諭大臣。於進退百寮。一以實材為急。陛下一好惡之頃。大臣一進退之際。將不出歲月。皆視儀聽唱。靡然嚮風。懲虛名而務實用。誰不能為國家辦事者。則天下之大事舉矣。惟陛下財幸。

中書舍人崔敦詩奏乞以公道用人。疏曰。臣聞國家之治。忽繫乎公論廢存之間。蓋所謂公論者。非可以強名。衆心之所謂當然。乃天道也。臣嘗觀孟子論進賢舍不才之法。曰。左右皆曰可。勿聽。諸大夫皆曰可。然後察而用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而殺之。蓋左右之言。常得自借其私。諸大夫之論。猶恐未協于衆。至於國人之論。舉國之所謂當然。是謂至公。是謂大同。未有不得夫用舍之當者也。臣仰惟本朝祖宗法天立道。廟堂之上。持公論以調萬化之平。縉紳之間。伸公論以廣九重之聽。是以治功之盛。超冠古昔。羨自熙寧大臣。變更法度。于時士大夫欲排羣議以行私說。一切指公論為流俗。自是名節不競。馴至弊敗。臣嘗以為公論所在。治道是由。人主者。天下公論之主也。朝廷無私黨。天下無壅情。王道蕩蕩。過乎三代之盛。然而聖人之德。又當新而不窮。臣子之心。每有加而無已。臣伏願陛下建大中之極。開旁燭之明。深詔大臣施舍廢置。必詳觀輿議之歸。明敕近臣。是非善惡。必悉考僉言之當。要使公論

在上。昭然明白。亦俾中外知聖意之所向。則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舉監司郡守。上奏曰。臣伏覩右朝奉郎權知袁州軍州事張允之。儒雅醞籍。長於治民。前守臨江。今知盧溪。周楚兩郡。皆以治最聞。可謂循良之吏。使當一路。必能激濁揚清。奉行德意。右承議郎充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主管文字郭浩。疏通修潔。臨事不苟。嘗為廬州合肥令。治效顯著。泉司為屬。前後三佳。鼓鑄之事。尤所諳曉。部使者惜其去。薦之。因任授以一郡。必有可觀。允之及浩。係見今可任之人。右承議郎新差通判明州軍州事吳拭年。名臣之子。敏於詞翰。踐更事任。積有能聲。緣未歷親民之官。故無績狀可書。至於廉勤公明。乃其天資。異時可俾刺舉之選。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吳江縣張畯。學古入官。奉公不撓。為令吳江。當舟車之衝。外應軍須。內究民事。以至大駕行幸。趨辦無闕。幹旋最邑。民間無秋毫之擾。異時付之郡寄。必能趨事赴功。拭年及畯。係將未可任之人。臣今舉到張允之等四員。保任終身。如後不如所舉。甘與同罪。謹錄奏聞。

遵知建康府薦梁公永程渭老劄子曰。臣竊見右宣教郎知建康府溧水縣梁公永。愛民戢吏。有循良之風。剖決優游。庭無滯訟。催科不擾。夏秋二稅。率先辦集。前後士民舉留者甚眾。右從事郎知池州建德縣程渭老。敏於臨事。有剸劇之才。去年秋境內旱災。躬行阡陌。撿放皆實。振荒之政。靡所不講。比之旁邑。流亡最少。百姓德之。臣所領一路。以為能吏之勸。

遵又奏舉郎宏淵劄子曰。臣一介疎遬。陛下付以方面剸寄。夙夕惟念。常懼無以酬報萬一。苟有管見。不敢緘嘿。臣竊謂今日先務。選將

厲兵。莫此為急。仰惟陛下銳意中興。留神軍政。汲汲求人。惟恐不及。天下幸甚。臣伏見邵宏淵。驍勇有謀。為時宿將。驍雄之目。著聞中外。昨在湖湘立功。鼎人德之。血食至今。逆亮犯順。宏淵提孤軍。抗方張不制之虜。眞揚免於塗炭。兩郡為之立廟。其人雖六十餘。而矍鑠強健。不廢鞍馬之習。久處散地。公論惜之。欲望天慈斷自聖意。收拭錄用。庶幾緩急之際。可以倚仗。臣觸冒宸嚴。無任戰灼之至。

遵又奏舉趙撙郭剛劄子曰。臣比以悍卒奸禁。專輒行誅。上章自劾。干瀆天聽。伏蒙聖慈灼見。曲賜原貸。臣遙望闕庭。無任感激之至。臣竊見馬帥趙撙。到軍以來。盡革前日刻剝之政。軍士舊逋。一切蠲放。按視軍馬。勤於教閱。約束諸將。不得役使。令下之初。人人悅服。建康都統制郭剛。留意軍政。一歲有餘。葺治器甲。為之鼎新。不時於諸軍撞教。紀律嚴明。轅門敬畏。將帥得人。實為今日先務。臣備員數閫寄。有所聞知。不敢自嘿。僭冒淵聰。臣不勝震懼之至。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中書舍人史浩上奏曰。臣等恭惟陛下龍飛御極。曾未淹旬。首擢臣等寘之從列。深惟際會。竊自省循。陛下天縱聖學。雖出生知。然而就傅以來。二十餘年。太上皇帝遴選儒臣。俾為輔導。及其成效。蓋有自來。譬如多稼有年。既耕而種。既種而穫。夫豈一日之力哉。臣等晚備誦說。聖質已成。初無涓塵裨益。而猥蒙厚恩。先諸舊學。心實不安。此而不言。使陛下未發晉文求介推世祖召嚴光之令。臣實有佻功蔽賢之罪。欲望聖慈特降明詔。凡曾侍潛邸臣寮。依累朝故事第加恩典。

浩為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上奏曰。臣聞誤國之罪。莫大於蔽賢。報君之忠。無踰於薦士。臣嘗承乏經帷。薦士職也。敢失其職。以速官刑。又況臣千載一時。遭遇聖明。從始暨終。自頂至踵。受陛下生成之恩。

特出倫等。欲報之心。宜何如哉。臣今老矣。智慮荒落。不足以寄陛下腹心。筋力衰疲。不足以任陛下股肱。然區區報國之誠。雖老不能忘去。朝夕思念。唯有進達賢才。異日倘有毫分之補。庶幾臣之志願償一二焉。重惟內之庶尹百僚。已經選用。外之監司帥守。已經臨遣。臣皆不敢寘論於其間。若夫懷才抱識。沈伏下僚。而未能自達者。據臣所知尚十餘人。明州鄞縣主簿薛叔似。學窺往聖。志慕前脩。試吏之始。已有能譽。若任之以事。當無施而不可。新紹興府司理參軍楊簡。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閫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必敬而愛之。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陸九淵。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新無為軍軍學教授石宗昭。學問操履。文采政事。四者皆過人。而深自韜晦。無好異之失。新寧國府府學教授陳謙。材術既高。文章尤美。推其所用。必能稱職。新鄂州推官葉適。資稟甚高。博記能文。其學進而未已。前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崔惇禮。學問該通。辭藻華贍。與其弟惇詩相埒。識者惜其未用。新江陰軍江陰縣尉袁燮。學問醇明。性資端厚。守正而無矯激。久在庠序。士子推服。添差通判常州趙善譽。宗子之秀。學問文采。俱有可觀。吏材尤高。不在彥逾下。前撫州州學教授張貴謨。文學吏治。務求實用。試之以事。必有益於時。監臨安府回易庫胡拱。故禮部尚書沂之子。沈厚似沂。而拱行尤峻。安恬守道。不願人知。前衡州州學教授舒璘。性資誠慤。好學不倦。而練達世故。材實有用。新紹興府府學教授舒烈。性質和粹。操履端固。平居雖簡易。而遇事有守。明州州學教授王恕。博通性理。諳曉民事。時輩推其為可用之材。監潭州南嶽廟湛循。性資和裕。學問通明。頃中甲科。不求榮進。而為親請祠。時輩推之。臣所知見處下僚未經先達薦引者。凡一十有五人。如蒙聖慈以臣言為不妄。即乞

庸旨降付中書省籍記姓名。隨才録用。

用人

宋孝宗時。蔡戡論用人上奏曰。臣聞為治莫如求賢。求賢莫如變俗。俗所趍向。視上之好惡而已。自古人君未嘗借財於異代。所用者不過當世之人。在人君作而成之。祖宗盛時。韓。范。文。富。余。尹。歐。蔡。比肩於朝。故能成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固萬世不拔之基。元祐初載。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劉摯。蘇轍。葉。相繼用事。一時侍從臺諫之臣。皆天下選。故後世謂元祐之治。有嘉祐風。非天之降才獨萃於此時。蓋祖宗所以作成之者。固有道也。祖宗之制。莫重制科。其次則進士高第。制科第三等進士第一人。初授職官。或知縣代還升通判。再任滿。方試館職。制科第四等進士第二人以下。及諸科任子從可知矣。祖宗以文學取之。故以州縣試之。欲其諳練民事而適於用也。今

則不然。進士高第雖授外任。闕期未及。名命已下。詞科出身。今日拜命。明日升朝。又有初非異科。不歷外任。黃綠交結。徑登朝籍。書不數年。持節擁麾而去。州縣之事。懵然不曉。材者猶不免吋之胥吏。經年累月。習而後知。不材者。終身憒憒。惟吏是從。民被其害。不可勝言。甚非祖宗立法之意。祖宗之制。凡執政侍從未有不歷省府而後大用。蔡齊進士第一。亦先為三司使。歐陽脩一代名儒。亦先知開封府。然後為執政。蘇軾制科異等。亦先為開封府推官。呂公著素有時名。亦先除戶部判官。然後為侍從。其他名公鉅卿。莫不如此。祖宗求之以名。用之以實。故人皆可用。而事無不立也。今則不然。凡中詞科舉進士者。蓋有不離闕廷。不歷繁劇。自館閣升左右史。入禁近。大率十年可致卿相。下視六部七寺。踊曰冗局。簿書獄訟。目為鄙事。不屑為之。往往不通世務。不達吏道。天下無事。尚可充員。萬一緩急。鮮不敗事。

甚非祖宗用人之意。臣謂今日卿士大夫屬秩於下。不為無人。陛下當饋爵有才難之歎。蓋非乏材也。作成人材未得其道也。臣願陛下特賜睿旨。討論祖宗舊制。因時斟酌之。凡制科詞科及進士三人。用近日李淑例。特與添差職官。任滿方許收名。其餘進士任子。必歷州縣差遣六考以上。仍有宰執侍從監司郡守舉薦。名對而後除職事官。凡館職學官。太常宗正寺。將作軍器監官。必無劇曹其間才學之士可以大用者。必歷省府邊藩次第而至卿相。魯是則守一官。效一職。終身無榮進之望。天下之士既知聖意所在。莫不洗滌磨礪。各奮所長。以赴功名之會。祖宗得人之盛。將復見於今日。

臣又論委官差人侵擾州縣上奏曰。臣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大小相臂之使指。故內則省部。外則諸司州縣。凡有文移。次第而下。符檄所至。敢不聽從。比年以來。文移既繁。期會無信。前後相

牾。新故相仍。州縣疲於應酬。不無違滯。於是委官差人。相望絡繹。公私煩擾。不可勝言。所委之官。憑藉權勢。妄作威福。陵轢守宰。鞭箠吏胥。州縣奉承。唯恐不至。公庫非時宴餉。驛券計日批支。凡所干求。唯命是應。少不如意。謗罵隨之。甚者搜摘隱微。造作言語。還司之後。公肆詆誣。譖愬既行。陰被其害。前者未去。後人復來。旁午道塗。充滿驛舍。又有使臣承局。計囑文移。托追索之名。為取給之具。所在州縣。常有數人。此曹無知。惟利是視。苟不厭其所欲。迫脅吏輩。慢侮官曹。踰月累旬。坐待不去。州縣之擾。莫甚於斯。臣愚欲望睿旨嚴飭有司。凡省部追索州縣金穀。以次移之諸司。諸司移之屬郡。屬郡移之屬縣。凡有慢令者。亦以次而劾之。大者罷黜。小者鐫秩。諸司有追索於屬郡。屬郡有追索於屬縣。亦如之。輒委官差人侵擾部內者。必置諸罰。庶幾此弊頓革。州縣之吏。得以展布四躰。趨事赴功。仰副陛下願治之意。

戡又論用人不當。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立事用人。未有違衆自任而能成功者也。未問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先觀衆心之向背如何。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夫謀而至於庶人。可以已矣。又且質諸鬼神。不聞逆多從少。而其事可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國人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聞國人皆曰不可。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不能必行。人心之所不與。雖有興故。聖人不敢必用。蓋違衆而立事。事雖可立。亦必不濟。違衆而用人。人雖可用。亦必無功。而況事未必是。人未必賢。詎可輕咈人心乎。古之稱堯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者曰。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堯舜聖之盛者。天下後世不可及矣。宜其任己而

自用也。方且舍已從人。蓋謂一已之聰明。或有所偏。不若天下之聰明。為公也。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冠德百王。方欲規恢遠圖。紹復大業。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夫立一事。而人心不欲。必其事之不可立也。用一人。而人心不與。必其人之不可用也。彊人心而為之。非徒無功。臣恐適所以害之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已從人之美。稽箕子謀及庶人之言。詳孟軻國人皆賢之說。於立事用人之際。博採公議。俯徇人心。人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為耳。

其又乞遴選監司。上奏曰。臣聞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位下大夫。掌奉詔條。察二千石。居所部各舉為守相。夫以小制大。以卑臨尊。輕重若不相準。然當時所遣。非御史丞相史。則諫大夫博士。皆朝廷要官也。夫嘗仕朝廷。則德意具悉。而知所以欽承。嘗為要官。則名望素重。

而知所以自愛。秩卑則樂進。賞厚則勸功。故漢部刺史得人為多。其後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行之未久。功效陵夷。姦軌不禁。卒仍其舊。

國朝選任監司。略循漢制。多以朝臣為之。雖執政侍從。為郡太守皆得廉按其權。顧不重歟。比年以來。此選寖輕。往往自守貳循次而至監司。不復選擇。故其名望不足以服衆。風采不足以動人。州縣亦多易之。部內一有達官要人。趨走奉承。唯恐或後。職業之不修。獄訟之不理。寃抑之不伸。莫敢過問。甚則饋遺相往來。酒食相追逐。一為所啗。夫復何言。此監司之所以失職。州縣之所以被害也。而況川廣去朝廷最遠。所賴外臺耳目之寄。激濁揚清。戢姦惠良。以稱臨遣之意。苟非其人。上下蒙蔽。遠民何所控訴乎。今諸路監司。不過五十人。臣愚欲望睿慈明詔大臣。選朝廷要官有風力才幹者。更迭用之。庶幾監司得人。廉按稱職。州縣之間。無復有貪暴偷墮之吏。天下幸甚。

王質奏論使材二疏。一曰。無責全材。臣嘗論曰。聖人之用天下。常使人欣欣有自喜之心。下自一介之吏。等而升之。人各自顧負荷。可用於世。才者常思奮其才。智者常思泄其智。一旦苟可以施為。則激昂馳騁。惟恐後時而不發。當此之時。天子優游於上。而天下之人奔走於下。大者則為之勞心以集大事。小者則為之勞力以濟其職。孜孜矻矻以自逞其能。疲弊辛苦終其身而不倦。甚者蹈白刃。觸湯鑊。冒患難而不知辭。惟夫自以為無用於世。則氣消意壞。雖有才智。久而散緩腐敗。以至於枵然而無用。夫天下之才智。可作而不可沮也。世之良弓。激而發之。一寸之鏃可使有千步之勢。弛而放之。與仆株朽木同。故聖人常以有用引天下。以為無用而自絕。則其可用蓋無幾矣。臣嘗歎息唐八司馬。皆天下雄豪偉特之才。如柳宗元。劉禹錫。其所蘊藏蓋百分未試其一。故其陵厲軒昂之氣。雖憂深憔悴之中。猶自見其文章議論而不可沒。其精華果銳。盤屈而低折。不得已而暴露於荒州僻郡之間。蓋亦有過人者。而程异晚年復振。則唐之財用遂霈然。此豈可以不惜也。蓋嘗讀洪範之書。以為皇極之道。廣大而不狹。寬厚而不苛。而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之術。頗可以推見於此。何者。有猷者。有謀略也。有為者。有膽力也。有守者。有志節也。有謀略者能畫。有膽力者能辦。有志節者能立。此不可不念也。故曰。汝則念之。雖然。有謀略者。或至於詐而不知正。有膽力者。或至於縱而不知法。有志節者。或至於執而不知惧。蓋非天下之中道矣。雖然。苟未麗於惡者。亦不可以不受也。故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嗟夫。皇極之道。非聖人孰能行之。荀彧。崔浩。張華。王猛之謀略。杜黃裳。李德裕。張柬之。郭崇韜之膽力。申屠嘉。張昭。竇武。何進之志節。此固硜硜者。有所不錄也。臣聞昔者大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深知趙普之

貪曹翰之橫而包涵覆蓋未嘗見於辭色故趙普曹翰俱得以為名臣自雍熙端拱之後用法愈詳而責人愈密蓋其弊至于今有二一曰記舊惡而不開其新二曰錄其暫失而不責其後效且天下之士誰能無援而進者陛下以天下之權付之宰相凡取予黜陟皆出其手而今之議者曰某人故相黨也臣愚不知誰非其黨歟既斥其尤則其他自可以淬磨洗濯而與之更始故臣以為莫若棄其舊而開其新夫人一辭令之不當一措置之不審雖大智有所不免而何必銖稱寸量於其間銖稱寸量則自公卿大夫以下至於州縣之丞尉其破碎而不全者甚多而非可以一二數也故臣以為莫若略其暫失而責其後效故夫天下之勢要使輕重兩適其平而已臺諫者列善惡之實而致諸天子天子者權善惡之宜而置諸士大夫是以能平輕重之勢何者臺諫列善惡之實而處之以公故人無邪心天子權善惡之宜而行之以恕故人無棄才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然臣之論非所施於大姦慝也

二曰無拘定制臣嘗論之曰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我取必於人而人不能取必於我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為聽何者我取必於人則權在我人取必於我則權在人人主之所為奔走於天下者權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於人則欲富者富欲貴者貴如執券取償其勢不得不應隨其所欲而應之則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所欲無窮置而不應則閧然有不平於其心浮躁者則怨怒而形於色辭而長厚者亦不免歎息滯悶而不能一日釋其意以為天子爵祿彼當予我而我當得也倚之以必予而不予以為吝計之以必得而不得以為枉故人主多負謗於天下而天下多不盡力於其君所貴夫聖人者不牽於天下之私情而附合於天下之公論彼天下之私情孰不欲富

孰不欲貴。而聖人一以公論槩乎其間。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後遺之以富貴之資。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慰其意。而不得者亦慊然有以自愧。自慰以當天下欲為之心。而自愧以作天下不為之氣。臣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為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古帝王之粹。而其役用天下。皆聖人不言之妙術也。張歐為中尉。九年而遷。而甯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丘成為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故臣以為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當遷而不遷。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釐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濟南太守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弘之相。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之番係。故臣謂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者。以為吾之爵祿。而使天下以意揣而情窺。則吾爵祿之權。將折而歸諸天下。是故。示之以不可知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窮之緒。使天下惟知愛之而為。為之而力。而終莫敢有所歆羨邀持於其間。此固武帝之所以為雄材大略也。迩者大臣之議。患夫在朝廷者居之數月。則悄悄然已有欲進之心。居之滿歲。則汲汲然遂有必進之意。又少遲之。則凜凜然不可留也。是以故歲之詔。定日月以為遷易之限。曰。將以沮躁進者之心也。患夫在朝廷者不量淺深。不度高下。無故而遷不媿。不得而得不遜也。是以故歲之詔。循序以為進擢之格。曰。將以塞僥倖之路也。此二者。其意則甚公。而其名則甚美。然臣之所慮者。士大夫取必於朝廷之爵祿。而朝廷又自開其必取之門。臣之所不識也。夫天下惟不可為此必然之說也。為此必然之說。則人將有必然之心。今將致其力者。則先令之

曰。行百里。予百金。而未至於百里。雖跛
蹩者。亦無以却之矣。其初欲以致
然者之過。為今日之計。莫若參其才之優劣。揆其績之高下。廢置予
奪。雜出於必然之間。使天下之人知之而不能名。名之而不能議。然
後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致天下之力。夫使天子之爵祿。而日月可
以馴致。資序可以必得。雖童子皆能逆計之矣。而烏能以鼓舞天下
哉。

質又論馭臣勿窮恩。上疏曰。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望
於人。而人不能無望於我。夫是以能鼓舞天下之才。俊豪傑之士。至於
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慕。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
之理。欲進則有所不忍捨。聖人默然。其顧盼顰笑。而
天下爭先為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於天下。夫使天下才俊
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為天子不可
一日無我也。而天子眇眇然惟其欲之為徇。憺然亦自以為天下不
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為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
人亦以為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弸
臺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
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廩於用恩。而信於用法。大抵一為我之所
賴於爾者輕。而爾之所托於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
然聖人之所以憑藉而倚伏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高祖
倨起於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二三
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其城。則得其邑。
破其敵。則錫其爵。否則終歲不遷。至於以一齊而授韓信。猶蘄蘄而

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嗇。以為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於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為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未盡。而爵祿已窮矣。臣聞之習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於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之於鷹。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邀其擊搏之力。而後能用鷹。有淺丈夫者。惴惴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雉兔雞鼠日陳于前。其不颺去者鮮矣。而安能為盡力於擊搏哉。明皇之於祿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嘗論祿山逆計萌於天寶之中年。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祿之窮而後發。是故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爵祿不可窮。今之為大將。平居無事。為天子統會士

卒而已。非有攻城略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某階。加某職。夫今之為大將者。頻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巴蜀之平。狄青交廣逐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庬藉以為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為寧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於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於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於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足。而爵祿先窮也。

樞密院檢詳文字李椿上奏曰。臣仰惟陛下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親攬權綱。進退人材。宜乎內外咸康。亟臻至治。以稱陛下焦勞圖回之志。而外則吏強官弱。民志不伸。田野未闢。物價翔踴。州縣窘匱。百姓窮苦。游手不戢。盜賊時有。內則主勞於上。臣逸於下。百寮苟且。多為

身謀直言不聞相徇成俗。命令數更。未適攸當。其故何哉。臣愚竊意陛下腹心無謀畫之臣。規模無一定之計。故百僚苟且相徇成俗者。不識陛下之規模也。命令數更未適攸當者。腹心無臣。以謀陛下之事也。陛下非不求謀畫腹心之臣。以圖至治。蓋求之未有其人也。然則多士在朝。寰宇之廣。豈無其人。是以為國家用者臣愚竊意陛下用人進之欲速。退不盡禮。進之欲速。故多不勝其任。退不盡禮。則真才實能隱晦而不出矣。臣愚欲望陛下審擇其人以用之。陛下聞其賢矣。置之左右。與之論天下之事。其剖析如流者。固易見也。其遲鈍不決者。亦易見也。陛下知其才矣。察其操守。觀其志趨。皆不逃聖鑒矣。既賢且才。則與之謀畫治天下一定之規模。使百僚知所趨嚮。莫敢苟且。內外弊風。俱不勞而變矣。陛下圖治之心遂矣。臣疎遠小臣。唯知盡忠。不知忌諱。僭輒狂妄之誅。惟陛下寬之。以來忠讜之言。天下幸甚。

椿又轉對曰。臣竊謂人材不可不擇。天下本非乏材也。顧作成之如何耳。陛下臨御以來。收拾人物。多出親擢。至郡守監司兵將官其參辭悉令陛對。大開言路。雖微賤之士。皆得論事。陛下未嘗憚煩。焦心勞思。以圖治功。宜乎多士在庭。盡忠竭力。共濟國事。四海福康。使陛下端拱無為。不勞而治。斯可矣。比者泛使之來。未測其意。大小之臣。以至細民。俱懷疑懼。而不聞一士為陛下謀者。臺諫侍從。亦皆緘默。袖手以觀。賴陛下神聖獨斷。自有以服之。人情乃寧。享陛下高爵厚祿者。不為不多。而一有小事。而莫能有毫髮之助。可不謂人材之乏乎。至如州縣闕乏。當申之於漕司。計度之。以有餘補不足。漕司不足。則當申之省部。科撥足矣。至於煩陛下遣中使宣問。又差奉使會計。累月往來。僅能罷一人易一人。且諸路數百州。一一瀆聖聽如此。可

不謂人材乏乎。先儒以謂天生一世人。自足以了一世事。今非無人也。但不任其職也。何以不任其職。風俗使然也。風俗若何。主勞而臣逸也。陛下親攬權綱。聖主之事也。謂如近日陛下逐臺諫。罷執政。可以銷朋黨破姦邪。正紀綱。保善類。群臣莫不厭服陛下之英斷。所謂親攬權綱。如是而已可也。若會計州縣之收支。機察小臣之微罪。臣願陛下不必經聖慮也。提綱振領。舉其大者。則小者莫不舉也。臣仍願陛下嚴禁臣寮游權倖親近之門。為士大夫而游近倖之門。臣知陛下必深惡之。然勢或使然也。陛下每惡腐儒及為巧佞所誤。致陛下於進退人材之際。無所取信。則必求所以密察之術。以密察人。不自膚近。何從而知之。故得罪而不由中書者。或以謂近習所察也。得進而不由中書者。或以謂權倖所薦也。未必實然。萬一有此理也。規進之士。不知義命。唯進是求。或以苞苴。或以諂諛。交結附麗。寖以成風。人材所以委靡。臣仰惟陛下聖明之朝。而目覩此風。實痛惜之。臣流落寒士。隻影孤立。本無才術。誤蒙陛下擢用。行年六十有四。疾病在身。來日無幾。苟有所見。畏忌而不言。是臣負陛下恩遇也。臣切切之心。無由上達天聰。今因轉對。得露愚誠。臣又願陛下選擇有人望負道德之重者進用之。使負道德之士。進退人材。議論得失。必不忍負陛下而任私意矣。以公道用人。以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晉琅琊王初過江東。王導輩以未有人望歸之以為憂。故收拾東土之望。顧榮賀循紀瞻。卞壼之流進用之。遂能立國。蓋人望者。國之基本也。其可忽諸。然則何以知負道德之重者。以唐明皇之所以用宋璟。仁宗皇帝之所以用富弼。則易知之矣。臣狂瞽之言。冒犯天威。死有餘罪。臣不任戰懼待罪。伏乞睿照。

椿兼檢正。乞擢用北人。上奏曰。臣愚庸無取。屢蒙陛下親擢。廷對之

際親承玉音以臣北人所以召用則臣荷陛下特達之知且知陛下不忘中原之意也仰惟陛下欲用北人豈不以其性多忠實豈非惡傾巧之人所以進忠實之士則臣固當以忠實事陛下不敢求奇巧圖迎合以希覬官爵庶幾有以上稱陛下用北人之本旨臣竊惟伏自太上皇帝南渡艱難之時任呂頤浩所以能誅逆臣破群寇扶宗社立紀綱可謂有大勳勞及叛臣挾虜勢侵犯淮甸太上皇帝用趙鼎遣諸將破虜軍而後國勢張宗社固天下翕然歸重此二臣者皆北人也當時若非二臣決未必能立此功業自二臣遷廢死亡其家皆破碎北人立朝者殆鮮況北人南來今五十年矣所存無幾其近年歸正之士又亦屈指可數且北人性多拙直孤立以拙直孤立處之機巧奔競風波之內其何能立也不唯不能立臣亦慮必將有受害者矣又有流落失所之士飢寒切身俯仰於人干求進望不復有北方直實之氣味者不可不察也故陛下雖有用北人之意未有以上副聖心所欲也臣嘗聞晉琅琊王初過江東王導輩以未有人望歸之以為憂故收拾東土之望顧榮賀循紀瞻卞壼之流進用之遂能立國臣願陛下兼收並進惟賢是用唯道德是尊不必曉然露欲用北人之意庶不失東南士心亦足以保全彫殘流落北方之士果有剛敏材器如呂頤浩學術方正如趙鼎者願陛下尊而用之然後有以稱陛下用人之心也伏乞睿照

椿兼尹京又奏曰臣伏聞漢陳平以智稱不以德稱者也任宰相不吝刑獄錢穀之對號知宰相之職所以能成不世之勳唐稱賢相前有房杜後有姚宋表表在人耳目于今稱美房杜不言功蓋舉皆得宜故無功可稱姚崇薦郎吏明皇仰視不答以謂言郎吏非宰相事崇聞歎服後世稱其得體宋璟自南海至都下不與中使交談當時

為人歸重至今凜然可尊。不惟五人之能。是文帝太宗明皇用人得其道也。故能成刑措。貞觀開元之治。非偶然也。仰惟陛下睿智仁明。上希堯舜。賢於文帝太宗明皇遠矣。十餘年間。焦勞求治。躬攬權綱。三帝之勤政。未足上擬聖德之彷彿。而考實其治。則未及漢唐全盛之時。何哉。主勞於上。臣逸於下。天下之事無任責之人。故用力多而見功寡。其以此也。臣每自遠方來。與士大夫處。但聞得失升沉之計。罕聞憂國為民之言。以奉公者為野。以真實者為愚。習以成風。上下苟且。故政無大小。皆待陛下躬自與決。才無能否。皆待陛下親行進退。至于出納之吝。上浼聖躬。士大夫惟知圖進。不復以國家治亂關於心。所以未臻至治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食君之祿。不留意於[illegible]烏足以為士君子哉。臣愚願陛下飭大臣。戒百寮。各使不忘聖人之戒。明安危存亡治亂之理。盡心臣道。各率乃職。毋勞君父。以圖自逸。共裨聖政。日躋至治。天下幸甚。

椿又曰。臣聞晉室之南渡也。王導實佐之。始至江東。深以東南人望為念。故拔拾顧榮紀瞻等用之。所以能立國。南北雖分。而能保其正統者。得人心故也。仰惟國家仁厚之政。洽于民心。雖遭艱難阻隔。而人情不忘歸仰。非東晉可以比擬。伏自陛下臨馭以來。未嘗一日忘中原。故孜孜以人材為念。中原之士。尤荷選擇。至如臣之愚。亦蒙異眷。荐被超擢。臣仰體陛下聖慮。以北人稟性忠實者多。所以收用。期於忘身徇國。以圖治具。德至渥也。臣自念生長河朔。賦性愚拙。流寓江湖。五十餘年。每歎人材之難得。蓋緣士風之不振。願陛下惟才是用。不拘南北。兼北人至此無幾。況陛下兩宮身居南土。不可不固結其心。惟臣言之無嫌。承平全盛之時。北人立朝。尚以疎直不得行其志。矧

今日絶無而僅有。陛下雖欲全之。適所以尤難其全矣。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願陛下深思遠慮。選才於公論。毋取於交結。信任其忠實。毋取於詭隨。庶幾士風漸革。真才輩出。不患不能輔佐聖時。以圖至治也。臣不勝皇懼待罪。

衛涇奏論人才疏曰。臣聞人君臨制天下。所與建功立業者。惟人才是賴。然自古及今。未有儲之不廣。養之不素。而能備大有為之用者也。仰惟陛下臨御日久。博觀今日人才熟矣。以為果有餘也。果未足也。以為不足。則內而朝廷。外而郡縣。百司庶府。其在任者負備而無缺。其待選者倍蓰而又多。以為有餘。則因循玩歲。而職業不舉。委靡從俗。而士行不脩。執政大臣。所以圖回於廟堂。左右侍從。所以論思於邇列。皆陛下所親信委任。非臣疎賤所得知也。至於當世知名之士。一時簡記之臣。皆陛下異時之所拔擢錄用。陛下亦嘗致察於斯乎。其自任以重。輔導君德。不汲引親舊以為黨與。不棄遺疎逖以誤信用。足以當腹心之任者幾人。昌言正色。別白賢否。務存大體。而不責苛細。務振紀綱。而不望風旨。足以任耳目之司者幾人。持節刺舉。肅清所部。不結權要以自售。不借孤寒以示公。足以膺臨遣之寄者幾人。勸課農桑。使民安業。不為姑息以要譽。不肆貪暴以害民。足以稱牧養之責者幾人。一旦邊陲有警。羽檄交馳。臨機料敵。彈壓三軍之衆。威聲德望。鎮撫中外之心。足以備緩急之用者幾人。聖明在上。天涵地育。臣不敢謂舉無其人也。聞之議者。竊謂今之士大夫。徇利而不顧義。矜名而不務實。習成軟熟。則謂之得體。稍知激昂。則指為生事。公清鯁亮者。苦落落而難合。脂韋容悅者。常齪齪以自媒。忠誠篤實者。以迂闊而見疎。貪鄙巽懦者。以僥求而倖進。是以氣節頹敗而不立。風采銷委而無餘。庸庸垂紳。默默尸位。若大若小。渾然一律。前

至者。冒寵而無恥。後來者。效尤而何憚。貫山曰。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此之謂也。風俗成矣。國家何賴。而況邪徑未塞。群小爭趨。苞苴賄賂之公行。千託請求之無厭。附炎逐臭。希寵爭榮。陛下以至公之心。而猶牽於毀譽之偏私。以至明之見。而未免於人情之曲徇。邪正之辨。未盡昭白。是非之論。未盡公當。頹弊風俗。沮壞人材。莫甚於此。臣願陛下光昭聖德。奮自宸衷。念國勢之所以未張。思人材之所以未振。廣薦賢之路。必惟賢者而後任。盡任賢之道。毋使不肖參其間。窒其邪枉之門。時出非常之斷。崇奬骨鯁之士。則諛默之風自革。簡拔靜退之人。則躁進之徒自遠。廣寬容之度。毋疑人臣之為近名。養敢言之氣。毋使人臣之懷畏罪。儻之曰廣。養之曰厚。風俗丕變。賢能輩出。一旦取而器使之。唯陛下所志。而曰人材不足者。臣不信也。將見主威以隆。國躰以尊。靜乏以強根本。動足以復土疆。何弊之不革。何事之不成。何功之不立哉。惟陛下留神省察。豈惟臣之幸。天下之幸也。

涇繳徐栁祠祿上奏曰。臣竊惟御史耳目之司。朝廷紀綱所繫。惟無私乃能體國。正已斯可律人。必振揚風采。砥礪廉隅。然後風憲尊嚴。百辟整肅。伏見朝奉郎徐栁素乏聲猶。誤膺簡拔。自頃入臺。凡所論奏。多不厭塞衆望。其効尠黜也。反為黜上章詆毀。指其所言。率挾私意。栁雖苦詞辨數。訖無以自解。識者固已譏其辱臺。所宜引避。乃偃然自安。已而蘇師旦之敗。交通之跡。尤為彰露。物議甚喧。亦可以言去就矣。而栁包羞居職。如罔聞知。纍月以来。一無建明。日惟覬望遷擢。此其風采銷靡。廉恥道喪。尚足以稱陛下糾繩之任乎。近因縱容親戚販鬻私酒。壅塞場務。捕獲動以千計。付之有司。公行可也。乃力與庇護。甚至縱令僕廝爭奪紛競。都人聚觀。請囑守臣。必欲釋放。遂至

徹聞天聽。陛下曲全事體。猶放與郡之命。今因其引疾畀以祠祿。陛下所以待拂可謂厚矣。而拂不自愛重。上負陛下。久尸要任。敗壞臺綱。若不別白言之。切慮中外莫知其故。反疑陛下輕去臺臣。有累聖德。臣愚欲乞睿斷。將徐拂祠祿罷俾之循省。庶幾上以彰陛下黜陟之公。下以釋搢紳疑似之論。不勝幸甚。臣雖時暫無攝。不敢隱嘿隨廢職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謹錄奏聞。

分一道刺舉之權。若昔先朝選掄持重。在外必登最郡。課績有治聲。在內必服勤郎省。著聞朝蹟。始與茲選。是為拔擢。儻授非其人。則公論不置。臣伏見新除江西提舉劉炳。試州遠外。資望甚淺。實緣收合遂厠朝列。繼以宣司辟置諮議。超躐郎選。以寵其行。而炳天資闇愚。材術踈短。職在裨贊。補報罙如。進退之問。義當自審。顧方入部就職。

偃然安居。物議沸騰。乃謀去就。復徼幸使節。迄遂所欲。丐外之章。不知引咎。猶謂非不欲趨事赴功。敢為大言。欺罔衆聽。學士大夫。宜知禮義廉恥。行不顧言。當如是乎。縱朝廷寬大。不欲加罪。使之善去。幸矣。況炳為丞未冬。為郎又纔數日。凡郎曹久次而去者。亦不過得節。是宜幽黜而反被拔擢。人雖置而不問。炳獨不知愧乎。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劉炳新除江西提舉。自揮。特賜寢罷。且與待闕州軍差遣。庶幾朝廷不至過予。在炳受之亦安。乃所以全其進退之節。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衛博上殿劄子曰。臣聞人主無它職。以佐天子進退百執事為職。在列之臣。有一賢焉。以復于上而進之。大臣之職然矣。近世以來。廟朝之論。進賢則有聞矣。於不肖者之可也。有一不肖焉。以復于上而退之。大臣之職然矣。近世以來。廟朝之論。進賢則有聞矣。於不肖者之

退則未之或聞也。職業之不修。行誼之不立。冗瑣之冒進。貪邪之自
植。非彈擊之來上。廉問之發舒。則清議不加。憲章不及者有之。沿襲
之風。從來久矣。聖人在上。朝廷清明。小大之臣。罔不精白以承休德。
固不容不肖者濫吹其間。然於大臣所以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之職
豈宜有偏而不舉之弊。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在廷各恭乃事。厲乃行。
一乃心。俾二三大臣精校而審覈之。以揚進退之任。庶幾賢不肖之
別。不致混殽。眞材實能奮迅而出。有以上副陛下厲精求治之意。
博乂上劄子曰。臣聞人各有能有不能。羿之射精矣。而不能敵秋之
奕。造父之馭至矣。而不能舉烏獲之任。鏤冰者不可使琢玉。刻朽者
不可以鑽堅。瞽之樂。刖之門。宮之守。雖聖人不能廢其用。夔之樂。垂
之工。皐陶之理。雖大舜不能更其任。所貴乎量才授職。因事賦官者。
正在是爾。今之仕者。自一命而至於公卿。自箠楚簿書而至於稽古

禮文之事。莫不欲擅其能。苟以一藝自名。一能自售者。非特其心歉
然不滿。而人固亦小之。此古之所以職業設。而萬事治。後之所以職
業設。而萬事隳。方且喟然有乏材之歎。則亦厚誣天下之士矣。仰惟
陛下。焦心望治。虛己任人。士有尺寸之長。未嘗不錄。舜之所以為舜。
陛下蓋得之矣。雖然。張湯官御史大夫。而仍兼治獄。劉晏位宰相。而
不去鹽鐵度支。此特漢唐近事。堂堂聖朝。豈固因循軌轍。而分處昔
人之下哉。臣愚欲望聖慈。詔執事大臣。無責人以全技。無強人以不
能。明習典章者。則使之居臺閣。善調盈虛者。則使之主國計。治獄者。
必法理之士。分閫者。必智勇之臣。錄所長。護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將
見百工熙。庶績凝。策勳乎三五之上矣。
侍御史王十朋上奏曰。臣聞古之為民師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恥
於為盜。能以威服人。則人不敢為盜。能以智略屈人。則可以除一時

之盜。三者俱無焉。則何以為民師帥。共理天下乎。臣竊見廣賊海寇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者。蓋繇帥守不得其人。既不能使之懷德畏威。又無智略以勦除之也。朝廷不詰其致亂之由。懲其不職之罪。又從而遷為大藩。因而久任。亦可謂失刑矣。臣切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而海道為之不通。初有捕致海寇者。仲通從而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國令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廷既不罷黜之。又除知紹興府。仲通不能治一郡。其可以典大藩。帥一路乎。知靜江府俞良弼。不能弭雷化之盜。遂致蔓延。而二廣為之騷然。運使鄧酢。用虔吉茶商。以翕凌鐵。良弼忌酢。併與茶商等皆不奏功。致茶商憤然嘯呼而起。醜黨數千人。陷沒州縣。殺戮官軍。守臣有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能正良弼之罪。乃因而久任之。安能使鼠竊狗偷輩即時殄滅乎。仲通刻薄小人。昔為秦檜鷹犬。其惡備見於白簡。臣不復論之。議者猶謂其有廉才可以任使。及治四明。最無善狀。專用公帑。交結黨援。海盜猖獗。略無計畫。其才亦可見矣。良弼雖無仲通之惡。然聞其老繆不事事。況二廣去朝廷為最遠。斯民所恃以為命者。惟師帥之臣爾。良弼為大帥而盜賊充斥如此。何以安遠人乎。臣欲乞睿斷。罷仲通紹興之除。奪良弼靜江之帥。別擇有用之才以代之。將見海廣二寇。不誅而自滅矣。十朋又上疏曰。臣聞有旨令龍大淵往兩淮撫諭者。仰見聖心。憂念將士。故遣左右心腹之臣。為勞來旋歸之使。或出於大淵。不憚勞苦。慨然請行。亦可嘉也。然命令初下。議者囂然。咸謂自古遣使。或巡行天下。或撫諭軍民。皆於士大夫中遴選人才。如漢之八使。用張綱等。唐之十一使。用庾何等是也。太上皇建炎紹興間。亦嘗遣使撫諭矣。或用臺察。或用郎官。出於遴選。時號得人。今大淵雖為潛藩舊臣。議

者謂非出於朝廷遴選之公。衙命撫師。有輕國體。又慮大淵之出。聞者靖是陛下所親信之人。州縣必希意而將迎。諸軍或望風而交結。萬一復致人言。如前日臺諫給舍之論列。豈不重貽聖憂。亦非所以保全大淵也。臣以謂王師之還。陛下已降詔慰撫之矣。今只委張浚勞來安集之。不必更遣撫諭之使。恐將士以宿州不利而還。未測朝廷之意。忽聞使命之出。心必懷疑。不如寢而勿行。以安反側。不然乞命宰相於朝列中擇其忠實通曉者。敷遣之。以重光華之使。以塞中外之議。不勝幸甚。

十朋為著作郎。上疏曰。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皐陶。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旁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成王訪落也。首以師保而並殽周召。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迪張知白。曾宗道為宰執。皆正人也。英宗因舊相韓琦曾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為元樞。用歐陽脩為參政。治平之治。最稱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既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為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初。足以厭伏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為。各成一代之勳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之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

內外千官百辟之中。孰有清德雅望負王佐才者。孰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也。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識擢。宰相得人。則內可以奠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從以論思獻納。真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姦邪。如是則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陛下端拱一堂之上。群天下人才。如意而任使之。內修外攘。中興之功。不日可冀矣。

十朋代越帥王尚書上疏曰。臣聞唐杜牧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夫內修政事。盖自治之策也。任賢使能。又自治之要者。昔漢以汲黯寢淮南之謀。晉以謝安破符堅之衆。唐以陸贄濟奉天之難。我國家寶元慶曆間。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范仲淹韓琦。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已服。今我與虜強弱不敵。惟當以人才勝之。苟得伏節死義。如汲黯輩。則謀當自寢。風流雅望。如謝安輩。則敵當自退。忠謀讜論。如陸贄之徒。則難當自解。兼資文武。宏材偉略。如韓范二臣。則虜當自服。所謂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者也。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仁宗。尤為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于外。及西方用事。仁宗思用淹。夷簡亦力薦之。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今邊境未寧。正是側席求賢之日。臣願陛下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以呂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之計。仍詔侍從臺諫監司郡守。各舉人才。勿遺疎賤。朝奏暮召。如恐不及。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陛下之任使矣。夫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自治之術。莫大於此。

知。審陽王師愈論養人才。上奏曰。臣聞致治者。必資於人材。頗治之君。輔治之臣。皆能知之。皆能言之。然而每患人材之難得者。豈天下果乏材也。我自古成大業者。未嘗借材於異代。況我國家聲教所暨。不為不廣。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今猶古也。顧所以養之取之用之如何耳。鄧林之木。信美矣。必培其本根。茂其枝幹。斯能成可用之質。大匠觀其質而採伐之。斷削其樸。斯能成堪任之器。因其小大。度其長短。或為柱樑。莫不各適其宜。然後大廈可成矣。凡用人材者亦若是。嘗觀有周之時。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豈非樂育於其始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豈非作成於其中乎。跋附光後。奔奏禦侮。各當厥職。非器使之效乎。此所以濟濟多士。獨稱於有周也。今之用人。似恐不然。一時俊乂。稍有稱於世。恩嫉者衆。未指其小瑕。則索其舊愆。或誣以昧昧雖明之過。必使之困躓而後已。吁。是誠何心哉。況夫人之所稟賦負材術者。不能無可議之失。尚氣節者。未必有應變之具。必欲求全毀瑕。奚可哉。苟或見用。又且不慶其力小。而責以任重。不假以歲月。而責其速效。宜乎歷年之久。治效之未成也。臣愚欲望聖慈遠鑑有周之隆。近察鄧林之木。斤斤始則保護愛惜之。次則磨礱作成之。終則隨器久任之。其不能成事功者。臣未之信也。管見瞽言。冒黷天威。戰兢之至。

師愈又奏曰。臣聞自漢罷侯置守。秩二千石。任共理之寄。其祿孚矣。其任專矣。其權重矣。故當時郡守多有治功著於方冊。迨至武帝置刺史以臨之。秩止六百石。蓋欲以小制大。稍殺其權。未至太輕。其任之專固自若也。人亦奮勵以成治功。惟我國朝待遇守臣。禮固甚厚。祿亦不薄。二年成資。添置監郡。任已不專矣。又置監司以臨之。權已輕矣。雖欲自奮。已不若兩漢之肆。近歲以來。三年成資者。千無二三。

監司統監。其負益衆。郡守之權輕。無如是之甚者。且以江東一路言之。止九郡耳。有兩總領。兩運使。兩提刑。又有安撫提點提舉各一員。是則一人守郡。臨之者九人。十羊九牧。猶未足以況也。至若監司置司之郡。益又甚焉。豈非長官尊大。為郡守者欲行一事。欲下一令。動輒掣其肘。而吏卒撓政。未可槩舉。稍加繩治。交鬬釁隙。郡守必至斥去而後已。監司縱有賢者。欲懲其弊。而吏卒之徒。恥其不勝。必多方為計。使監司憤其術中。而不自知。吁。可歎也哉。安平之時。已難於成事功。涵容調護。尚可愒日。或有盜賊之警。兵革之用。必致敗事。甚失建侯作屏之意。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宰執。凡監司之郡。必擇宰執侍從及曾任臺諫有風力者為之守。其位望頗重。庶可展其所長。不然。止令監司兼領郡事。必久其任。責以治効。至若會府帥臣之權。頗與之均。尚庶幾焉。

師愈直煥章閣知長沙論作邑之難。上奏曰。臣聞字民之官。莫親於縣令。陛下愛育斯民。如保赤子。重縣令之選。嚴黜陟以別善否。德至渥也。為縣令者。孰敢不仰躰聖意。恪脩厥職。然而官卑權輕。法密責重。上下皆得以鈐制。害之者太衆。乞為陛下詳陳之。願少垂聽覽。上焉有監司守倅。始則毆之冒法以辦事。未則寘之深文以自解。況又有私喜怒於其間。無所分訴。此其一也。次則有屬官。有曹職官。有本縣同官。有寄居。有過客。多欲遂其私。為賢令者。豈能盡如其所欲。往往撰造是非。譖之監司守倅。為監司守倅者。略不加察。從而罪之。此其二也。下則有本縣人吏。有豪強上戶。有教唆把持健訟之猾民。相為表裏。又皆欲遂其私。為賢令者。豈肯徇其所欲。於是人吏伺缺失。豪強率錢帛。教唆把持者。議狀本裝點虛詞。遣健訟者訟之。輕則欲其逐去。甚則使之敗官喪身破家而後已。此其三也。抑又有監司州

府之案吏。與夫承局排軍院虞候散從官。平時持一紙引。傲睨無禮。下視縣令。厚有所求。稍不如其欲。裝事端以譖訴。監司守倅者聽之。屬官曹職官助之。其不被害者鮮矣。此其四也。陛下擇字民之官為甚重。而上下小大害之者如此其衆。雖使卓魯復生。欲展其材。詎可得乎。是以作邑者莫不苦其難。上官者亦皆知其難。第莫肯加卹耳。甚負陛下任官愛民之意。然而京朝官作邑尚敢不顧其害。與衆為敵。間有善政。至若選人作邑。抑又難焉。選人非無賢才。然而皆懷寸進之心。皆為改官之計。鮮不弥縫上下。以干虛譽。甚者兌易官錢。以買舉狀。相習成風。上下知其所急者在此。尤得以制之。故選人作邑為尤難也。臣愚欲望聖慈。罷選人作邑。盡令京朝官為之。庶可革其希進之弊。責以字民之効。仍敕監司帥守。凡知縣顯然姦贓無狀者。依公按劾。重寘典憲。誠不足卹。其謬懦不材者。遂之亦無害。唯是清強賢令為上下所不喜者。當保護愛惜之。或為人所誣。當直其冤。庶幾賢材可行其志。字民之効著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五

用人

宋孝宗時。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杜黃裳傳。憲宗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蛮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曰。吳聽政。衛士傳飡。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已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利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中興。自黃裳啓之。

臣觀憲宗即位。懲建中貞元多難之餘。強藩悍將。頡頏莫制。當時宰相杜佑鄭絪輩。殫巽懦姑息。不足任此。故帝欲以身任之。實甚勞矣。夫群

臣之不足。是未得其可任者也。而黃裳不自以為嫌。乃為帝言為治之要。在擇人任之。恐其弊精神於簿書獄訟之間。卑視聽察於耳目之際而已爾。由是憲宗翻然感悟。擇人任焉。然黃裳僅能言之。而無天年。繼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郎吏以為刺史。省冗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併州縣。停入仕。易藩鎮者三十六。又繼以裴垍整齊法度。課吏治。別。淑慝。獎勵諫官。悉使言事。百度脩舉。朝無幸人。其後則若李藩之塗詔。李絳之論事。裴度之討賊。帝皆一意任之。無復自任。俾各得盡其才。而竭其慮。庶政內修。天威四出。削平畔亂。克復兩河。無不如志。論者以謂憲宗剛明果斷。非止伐蔡一事也。使大臣如杜佑鄭絪而任之。則安得為明聞。黃裳言而不用。則安得為斷。要在明於可斷。斷於可斷。得其人為先。則尚何所勞哉。故人君勞於求賢。逸於得人。非畏其勞也。畏其非所當勞而

杜用焉。唯求賢足以當之。若勞於細務。則羣臣返將安坐拱手。視吾之勞。而莫肯任事也。史臣謂憲宗中興由黃裳啓之。其不誣也。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曰。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為爾用之焉。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為爾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

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表絕則取表絕。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遠子焉為令尹。而子焉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廓為宦者引為相。而廓恥之。竟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佛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持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惘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戚。舜之於畢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

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

論相下曰。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蓋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懾。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雄之相窺。固輕發於吾之所窮。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機。而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強以止亂

者矣。有同乎示強。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遨遊飲博。以當符堅。房琯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元。而琯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與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徹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郭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故變寇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為寇。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與裴度答朱克融以兵臣速來之語。景延廣答契丹以橫磨大劒之語。此同乎示強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而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恩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與。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涼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者。延賞景延廣者。誰不以為謝安郭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強虜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逆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戢而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求謝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為太宗之所知。太宗屢以事寘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亡變。其何事

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臥。天子恃之以為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寤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衆而不繕。明年何衣稻而不麦。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萬里千慮策論冗官上曰。臣聞聖人之為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未況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難。於是貪求富。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爾。吾貴爾。吾與爾。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而来。来者不勝其衆。則應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無窮。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来。以有極待無窮。則上不堪其煩。以方来責既竭。則下不厭。其欺。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戸以却其下。其初惟恐天下之不来也。而不慮其悦而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戸也。與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開也。開以召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以一葦之刃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萬斛之刃載萬斛。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悦。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萬之粟而委於萬斛之舟不知辭也。幸中流而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而願為臣者。萬邦黎獻焉。為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任者矣。納以言。以採諸其中。其来而無以受。惟恐天下之不說也。而不慮其悦而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戸也。與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開也。開以召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以一葦之刃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萬斛之刃載萬斛。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悦。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萬之粟而委於萬斛之舟不知辭也。幸中流而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而願為臣者。萬邦黎獻焉。為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任者矣。納以言。以採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悦不悦。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舟也。官何自而冗。朝廷自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

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泛恩而官焉。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橫恩而官焉者以千計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灑墨而不去。官簿汗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館職。罷寺薄於內。而省監司之寮屬於外也。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後。其有及乎。為今之計。龍飛之恩。無所於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其入官之門。蓋亦嚴其試吏之塗耶。勿限其門。名也。嚴其塗。實也。寬與嚴並名與實偕。則有不省之省。不減之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墻。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墻者也。嚴其塗。半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仕進之路。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於太學。

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亦數千。而南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倫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倫於二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校於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修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進士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臣以謂借未能限其入。蓋亦嚴其試。試何為而嚴也。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一法。其數視進士之多少。而以初銓為定額。其場屋之日。皆以五。今以三。則繁焉者簡矣。其中程之藝。皆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脫綺襦之習

而勵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末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足病也哉。

論冗官下曰。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況數事乎。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增也。乙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增。爾何正焉。至於事之缺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材。材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則天下顧官者。未曉於官。而趨於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蓋有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為祿。誰得竊取而素餐之。是之謂竊。以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制祿。夫有是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祿之。蓋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棄耶。此以人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皐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皐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

人焉。俐蠻夷則斯人焉。治寇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得為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焉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禄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禄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而非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禄仕者也。然士則禄仕也。而非抱其有以人棄恩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於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有提鬱茗常平者焉。郡有常賦。賦有常入。一吏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言。嶽靈之禍。率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者。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惰者。容者。高之為置。使。為提領。卑之為主管。為監當。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祀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負。民得而不病耶。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舉。而己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鄰田之稻生矣。而己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己之不踐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受其笑。制禄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倍而創為奉祠空虛之位以禄之。得無

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朝廷痛革其弊。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二職。而轉運止於一員。析隸名以隸於刑。舉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徭設官者一。而小邑則無以令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恩也。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覺者矣。覺且不覺。怨且得而怨也耶。

萬里千慮策論人才上曰。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徹藩墻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為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簸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陽博而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

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甚甚乎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顧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瘦辭。以為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奧僻怪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鰌鱓之笱。以羅橫江之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

諸侯惡周籍之害己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不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也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呫呫者為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瘦。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與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

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它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蚤而捫蝨。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瘦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瘦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間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名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略放宏辭之体。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略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羈之士。不至於橫奪。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詎不信也。

論人才中曰。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宁太息。悵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忠則得姦。求才則不才者至。姦邪不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也。是豈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洩之旨。而密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洩而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為羞。禮也。蛙蛤以為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為嗜。為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

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嘗之。忠與姦兩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木。曹公下雞肋之令。三軍莫喻。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日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聖天子即位五年于茲。下求言之詔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召之禮。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其真無才耶。蓋天子之令。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撾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臺諫又冥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舊德宿望朴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

群憎而朋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勳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則排斥抑塞。而死徙殆盡也。夫歡忻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憎長養以防其消。猶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為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之言。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欺也。翫而不怪。將遂成風。是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至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知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關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嚚然於秦。故其祚短。凜然如東漢。故其國難拔。廢然於魏晉。故其國速

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觀天下之風。見其發。知其成。整其微。不待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以成其才。而收其用。何謂導。導在好。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逆探其好。而爭為之趨。專迎其獨。而莫為其它。使天下趨而不它。則雖捐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凜然者。夫固有導之者也。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摩。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仁祖之所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今天下風變矣。變而之凜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凜然也。變而不反。喑喑默默。帖帖靡靡。此風一成。天下有急。不知誰為之死哉。臣不勝大懼。

論人才下曰。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穡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除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萬人之怵。獨立

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嚮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身之賊也。其誰不解体。故曰。才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為之用。無一人為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濯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閱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有慶曆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己。長告訐。興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譬如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鑛。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于于然而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霍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宿儒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

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蓋曰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為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為同。則其諂不密。進而不與君子為異。則其諂不力。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是也。小人之陷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為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讒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訖足疾以譖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穽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麒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歎也。

萬里又上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手其下。天下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逐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嘆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姦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

之有可寄。以寧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巖廊。而聞民之歌笑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犬與盜搖尾矣。欲望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某郡之守。嘗為侍從。則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嘗為臺諫。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而在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其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某守。民訴其令。則下其帖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糶而每斛數石糴十之二者。朝廷罷兵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稼。而不末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盡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責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州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萬里乞留張拭。黜韓玉。上書曰。臣聞人主無職事。進君子。退小人。此人主之職事也。昔者舜之功亦多矣。而傳獨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為舜之大功。魯平公非不賢矣。而後世乃以信臧倉。疑孟子。為平公之恨。人主之職事。豈復有大於進退賢否者乎。恭惟皇帝陛下。以治功之不振為大憂。以國勢之不強為大恥。比年以來。選置宰相。更易百官。凡負天下之望。稱士林之秀者。陛下朝取一人。夕取一人。羅而致之朝廷之上。山林之士。幾無遺矣。慶曆元祐之盛。殆不過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切觀近日之一二事。而私憂陛下之變於初也。臣竊見左司郎中張拭。有文武之材。有經濟之學。蓋其父浚教養成就之者三十年。以為陛下一日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陛下試之亦屢更煩使矣。實之都司。屬之講筵。陛下亦駸駸用之矣。天下方拭目而觀。非觀朝廷也。觀拭也。積平生之學。天下恐其負所學。膺聖主之知。天下恐其負所知。而拭自立朝以來。凜凜自奮。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無不為。其在講筵。有所不言。言無不盡。天下不以為拭之賢。而以為陛下之聖。蓋身賢非賢。而用賢為明。能言非難。而聽言為聖。且如前日樞臣張說之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拭言之。人皆以為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即為之改命。是時天顏之喜。聖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為堯舜之捨己從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一旦夜半出命。逐之遠郡。民言相驚。以為朝廷之逐張拭。是為張說報仇也。臣以為不然。陛下如惡其人。必不聽其言。既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天下之人。難以户曉。此意未必出於陛下。而此謗獨歸於陛下。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為陛下一言也。至於小人如韓玉者。工於諂諛。深於險賊。當陛下厲恢復之志。惟豁達之度。使功過不疑。不貳。故如玉者。亦偶得以偷使命於

前。而王小人。不知聖恩之深。陰懷兩端之志。其大姦大惡之狀。臺臣既言之矣。臣獨聞之士大夫之間。玉有書與知識云。不勝秋風鱸魚之慨。終不為梁之福。今之待王。幸其背楚歸漢。終為漢之用。而不察其有陳平之詐。豈不危哉。且臺諫者古之法官。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有言。則狼狽而出府。犬將聞其有言。則犇走而釋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今臺臣之言王者至於七八矣。而王頑然坐曹。不以為意。是無國法也。法存則國安。法亡則國危。他日萬一有姦雄焉。其誰肯為陛下言之。借使言之。其誰畏之。議者皆曰。陛下逐一君子如彼其易。而去一小人如此其難。陛下何以得此聲哉。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為陛下一言之也。大抵小人之言。不可聽也。敕君子則小人必以為黨。排小人則小人必以為讒。臣聞昔者孔殘之去。韓愈上書

留之。唐帝不以為黨。張湯之姦。李息畏禍不言。汲黯深以為責。臣雖無汲黯之見責。不敢不留張拭之去。劉向曰。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此漢成帝之為也。陛下之聖。必不為此。但恐言之而利害不明。諫之而忠誠不切。不足以感動聖心爾。臣頓陛下沛然改命。留其所當留。去其所當去。朝廷輕重在此一舉。臣區區獻忠。不勝萬死

萬里又上留劉光祖奏曰。臣昨被命覆考殿試進士。鎖宿半月。不知近事至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唱名。蒙恩賜告。少休私室。忽聞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即欲出國門上章丐祠。奉聖旨不允。有以見光祖不負陛下之知。又見陛下眷留光祖之勤也。臣頃守筠州。恭遇陛下龍飛九五之初。旦夜翹首跂足。仰觀陛下維新之政。責已寬民。尊賢納諫。勤學問遠聲色。斥近佞。凜凜乎漢宣帝唐太

宗之上矣。惟一二執法言責之臣。孤陛下之器使。往往假彈擊之權。以濟修怨之私意。文姦邪之說。以排異己之正士。識者歎息。四方何觀。臣是時蒙陛下收召。臣子大義。豈宜俟駕而行。世路孔艱。又欲自崖而返。辭不獲命。進退徊徨。積憂熏心。鬚髮盡白。既蒙賜對。再寘周行。黽俛就列。愧無補報。邇者陛下赫然震怒。斥退一二之臺諫。親擢光祖為副端。而光祖忠氣奮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陛下虛懷嘉納。言無不聽。聽無不行。在廷相賀。以為公道之昭明。太平之濟登也。而今也光祖之遷。外議籍籍。或謂光祖以言事犯天威。或謂論權倖除授未蒙施行。臣以為聖明在上。必無此事。及見不允光祖丐祠之請。益知聖主之可恃。而外議之未然也。昔何武之去。鮑宣留之而復召。孔戣之去。韓愈留之而不從。臣與光祖。初無一日之雅。今茲偶然同朝。竊慕二臣為國留賢之義。願陛下勿詒唐帝失賢之悔。儻聖意幡然遂行其言。而復光祖言職。固足以大慰中外之望。若其未也。亦當略行其說。使近倖不至輕視陛下耳目之官。朝廷益尊。而光祖亦藉以可留。實天下幸甚。臣謹昧死以聞。

著作郎兼國史編脩員興宗議冗員。上奏曰。臣聞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獨治。故因民而設官。知吏不可以泛命。故量官而置吏。使天下吏稱其官。民安於吏。用一人則百人勸。登一吏則百事治。事任至簡。則員不容多。擇吏最精。則士不容濫。一吏去則一吏補。材業之相形。大小之相勉。外郡之官闕。則選之於士民。省部之官闕。則選之於外郡。至於禁從以上。次第選置。其材愈高。則其用愈遠。職業一定。無有泛濫之虞。三代漢唐之初。所以世蒙其治。吏安其分者。由此之故也。逮至隋唐之末。風俗寖流。廉恥隳壞。天下之吏。紛紛沓沓。上設官者不已。下求仕者亦不已。凡有司選部所集。如聚鵝鴈。填咽滿前。因資

除授。有司不敢措手於其間。雖欲察其賢否。賢否恐未易察也。臣觀唐末此弊頗甚。百官泛濫。有試銜。有設官。有檢。有守。有判。有知。聯絡輕重。仕法如此。其不齊也。用以進士。用以制科。用以胥吏。與夫自薦闒爵之名。縱橫錯雜。入流如是。其不清也。彼以仕法之不齊。入流之不清。雖使左綏右契。知銓掌課。一旦欲去官冗之弊。臣竊見其難為也。而況隋唐拘拘不變者乎。我惟國家奕葉載德。太祖太宗振刷海內。真宗仁宗法而效之。累朝惟以賢俊為急。不以除授為私。太平興國初。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止四百人。天聖元年。漸至千人。夫以四海之大。設千員之官。當時猶病其冗。故先儒李淑謂明道已前。選士一歲入京官不過數人。祖宗欲革冗濫。纖悉如是。真為萬世法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明照群臣。嚴束百辟。此聖意欲除千載之惑而大驅吏蠹

也。然銓司諸路每一官闕。猶不下數人爭之。大抵仕流尚冗。入皆見任子之泛。皆病進士之濫。皆患特恩之廣。心則知之。不能出口。何也。恐一言則怨者眾也。然臣子之義。可以利國者。不卹怨言。先儒范仲淹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冠蓋塞路。簪紱盈門。謂之賞延無乃大甚。頃與大臣持新此議。仲淹以任子之制。不少加裁節。則吏源卒未可清也。臣頃朝廷略稽仲淹之節。任子少損其制。可乎。此言行。則一冗去矣。先儒李淑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取人既廣。則求學益疎。頃啓封閉名。兼採聲實。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進士入等之準。是進士或至泛濫。則實材未易致也。臣頃朝廷略稽李淑聲實之說可乎。此言行。則二冗去矣。先儒蘇軾嘗言於裕宗皇帝曰。吏部以有限之官。雖以待無窮之吏。將來特奏名。止乞量行收取。其餘不理選限。是則特恩積弊不去。則僥倖或有未懲也。臣頃朝廷略量取

之說。軾之言行。則三冗去矣。凡是三冗。皆吏道之大冗也。今朝廷既以漸革之。則吏亦漸省矣。吏省則遂可以省祿。祿省則又可以省費。如是則薄海郡縣。凡在仕版。漸不紛雜。求逃陛下指顧之用也。昔唐太宗定海內官七百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唐太宗聰察之主。猶且如是。況陛下天稟聖智。倍萬於太宗者乎。顧陛下一加採擇。則海內之至幸也。陛下逆者已詔有司加意選擇。外銓吏姦。如銓曹之門。隱匿闕次。引例異同。据摭小節之弊。已漸削也。若更少清入仕之門。於此至治果日月異也。

興宗又議守令上奏曰。臣聞古者天下之勢分寄於列侯。今者天下之勢分寄於列郡。古以一侯守一國。今以一吏守一郡。其賞罰政教施為措置。皆足以繫一方之利害。外邑。即古之附城也。縣令。即古之子男也。大小相貫。職任不淺。守令其何可忽也。兩漢之治。惟此為急。

能吏所在。近即近取之。遠即遠取之。才業俱備。名實相副。是時百官有能。然後為郡守。刺史有能。然後為郡守。公卿者。又選郡守之有能者也。郡守不輕其付。至於如此。若乃縣令之追其法類是。孝者廉者。諸郡則舉之。才者賢者。五府則辟之。既久而後進。既試而後用。初用則以為長。漸用則以為令。故其士民已信其人。蒙其化。是則兩漢縣令之輕重。亦猶太守之輕重。臣嘗反復窺兩漢之冊。不見其輒輕此職也。嗟夫。自唐中葉以降。太守之職寖薄矣。齊民寖受其病矣。若進士者多以不根之文。決科十數年之後則得之。任子者多以乘肥衣輕之餘。遊官十數年之後則亦得之。將吏者。多以泛泛奔走之勞。十數年之後。求試邊郡。則又得之。夫以取之實既異於古。進之之途又多於古。是以若此其無別也。雖然。數百歲之後。一遇聖制。此弊即可滌去也。恭惟陛下思深道遠。聽覽明倫。天下之吏。舉無不矚。而況

守令最為近民者乎。臣竊聞道路之言。迩者凡守臣過闕庭。陛下必察其辯智。以驗其才。問之政事。以覈其實。退又咨訪。以考其行。陛下丁寧加意牧守。乃三代命侯之意。兩漢不足進於陛下之前矣。然臣竊觀今者州縣守令。未盡仰認德意。勵己修飾。此則諸路銓格之病也。蓋銓司及諸路務拘一定之制。凡知縣兩任。例關陞通判。通判兩任。例陞知州。吏以資而授其官。如人受雇而計其直。一有不與。恐其怨咨。是以昏愞不職之徒。養資以苟歲月。遂可因循而望州郡。如此之類。前後不可槩舉。彼以非才得州郡於莽鹵。則其治郡亦必出於莽鹵。得縣道於苟且。則其治縣亦必出於苟且。臣見比年治郡之吏。間不得人。多僕役其境內。或貪送迎以自尊。或徇燕遊以自適。或指宣布為虛文。或以苛歛為善政。縣令之弊。與是相等。壯者則欲苟免而亟去。老者則欲苞苴而緩行。一邑之間。簿書有不精者。吏胥有不畏者。徭役有不均者。鰥寡有不恤者。是固先儒之患矣。仰賴陛下深察此弊。迩者聖旨令諸路守臣。體訪部內知縣。或有癃病老疾之人。申取朝廷指揮。改差岳廟。如貪贓暴虐者。亦奏聞取旨。當議罷黜。聖謨洋洋。縣令殃民之政。自此庶少革乎。然而臣猶慮州郡大吏。猶有囂然不率者。欲望朝廷更加精叙。始則嚴其選。中則督其課。終則勸其實。而郡縣庶幾畢理也。蓋諸郡通判。一有不才。不敢自用。郡守可以制之。郡守不才。加以自用。通判無如之何矣。臣愚伏望諸州通判關陞知州。自非卓然有顯異之跡。曾佐某州建明某事。曾佐某官能去某弊。雖資合入郡。既無此功。又無平日行義。郡國之符。不宜輕付。此臣之所謂始嚴其選者也。監司既以舉刺守令為事。若守令有非常之績。與不可掩之罪。監司能舉能刺。則宜同其賞。不舉不刺。則宜同其罪。乞朝廷常令監司課守令。又令御史課監司。用力小而見功多。

總覈名實在陛下指顧之間決無難者此臣所謂中則督其課也昔張九齡常以郡守之能者宜擢為列卿縣令之能者宜擢為臺郎陛下比嘗召擢能吏矣聖意廣遠自超古昔臣願益充而行之臣又見四川等處中有繁劇縣道最難治者不下數十累年闕官非故闕官也吏不敢為也伏望朝廷令四川條具繁難縣道合有幾邑幾年闕官能吏如願調者一任無過乞與特轉一資如是則劇繁之邑有才者必不辭無才者必不至終歲無闕官曠事之弊矣此臣所謂終則勸其實者也夫以守令不職擴陛下日月之明赫然臨於其上又因是三者勸懲於其下臣將見郡縣畢治矣臣言雖若循常然細慮之治本實不過此陛下亦必樂聞之蓋聖人常有父母斯民之心無一日而不在民故也

右諫議大夫黃洽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為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耶

陳傅良以言事去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工部郎李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為之寒心也

嵊縣尉謝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然或隣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伏臣願任使之際

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

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呂祖謙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無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淩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心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又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耆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

秘書丞陳居仁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意。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

太常博士黃黼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

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奬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

嚴州教授袁樞嘗奏言。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哉。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兼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畫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畫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陸遊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曰。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並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於是范仲淹起於吳。歐陽脩起於楚。蔡襄起於閩。杜衍起於會稽。余靖起於嶺南。皆為一時名臣。號稱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歎。陳瓘獨見其弊。昌言於朝曰。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覩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衆矣。其間豈無抱才術蘊器識者。而班列之間。北人鮮少。甚非示天下以廣之道也。欲望聖慈命大臣近臣。各舉趙魏齊魯秦晉之遺才。以漸試用。援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之心。其於國家必將有賴。伏願留神省察。

游又論作起士氣。劄子曰。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謙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大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

混一之功。冠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欵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勳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鬬。富者之慱。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群臣使之假鉞而董三軍。擁節而諭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遑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萬機之餘。留神于此。作而起之。毋使委靡。養而成之。毋使沮折。及乎人才爭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陛下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拘窘怯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寖弱也。不勝私憂。犯分獻言。恭惟陛下裁赦。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曰。臣聞國之強弱。不在甲兵。不在金穀。獨在人才之多少。項羽未嘗不強也。未嘗不勝也。而高祖卒取天下。蓋項氏之臣。所謂傑出者。往往不能容。反為劉氏用。無惑乎項亡而劉之興也。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不世出之姿。當艱難之時。獨運神斷。忠濟宏業。孜孜汲汲。二年于茲。而成功泯然。未有端緒。蓋所謂人才者尚少。不足以備使令耳。今入官之門雖廣。而用才之路實狹。古者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取於仇讎。取於姻戚。苟才矣。初不問其生出之本末也。今茲不然。非進士科。則朝廷已不敢輒有除用。幸而用一人焉。議者必曰。此非清流也。此其人之戚黨也。此其人之子若孫也。此故嘗有所負犯也。此跌宕而不羈也。其用武臣亦然。吹毛求疵。深排力沮。夫如是。而欲力致天下之豪傑。以濟非常之事難矣。欲望聖慈。深詔大臣各體此意。舍去拘攣。收拾度外之士。博取而

詳察。以備緩急之用。人才既多。使之治財賦使之治軍旅。使之宣力四方。陛下將無往而不獲。無為而不成矣。臣不勝慺慺。

知宜黃州劉清之入對。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偏。頗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大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才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循

與優長

宋光宗紹熙元年湖南轉運判官陳傅良薦宋文仲等狀曰臣恭覩明詔搜羅湖廣遺材竊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宋文仲有通務之才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籲有民譽方臣假守桂陽倘得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錄事參軍授臣本軍會計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羅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蠲錢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衡陽令實國士也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吳猊學問本於純實器識期於遠大所居闔郡宗爲師友凡與之遊類多自愛而猊於其交有善稱之不容口有

過挾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利於其身赴之不恤也頃從事桂林幕府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已而帥臣劉焯不理於口而獵誼不避罪屢訟其冤人臣如此其不負國必矣臣守桂陽獵適爲贍軍酒官助講荒政甚於飢渴桂陽故事遇皇帝登極奉表進銀三千兩屬方挾荒之際力不辦此臣懼無以塞責獵實教臣申請減額迄蒙睿旨損三之一爲惠一方獵與有力臣以爲獵雖長沙人亦國士也文林郎知潭州攸縣蔣礪素稟端亮耻爲苟簡往歲江陵今兹攸縣廉惠之譽兩邑同辭觀其爲吏苟不便於民雖上官令之不聽苟便於民雖匹夫不獲伸則身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詣闕所上書論廣右利害有四救弊之說及與提點刑獄司論經總制錢其言惻怛可以施用則迄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靜江則礪其人也奉議郎知全州清湘縣楊炤賦受況審濟以通練亦佐桂幕與平李接之亂隨宜知變見謂善謀而其操履自不可奪及今爲縣益著吏績郡實賴之臣得其嶺外鹽笈本末一書自開寶訖于淳熙上下二百餘年爛然明白其論以政和蔡京變法實爲弊根馴致二廣連年多盜官船客販送爲民擾蓋利東路則西人被其害利西路則東人被其害宜爲損益兼惠兩路斯可以便公私息紛吏以臣所見廣鹽之說十數家未有如炤之平者則迄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臨賀則炤其人也如臣不肖非有知人之明能得此數子於衆人未識之先正以久居於此或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詳如宋文仲吳獵之在湖南蔣礪楊炤之在廣右朋儕鄉黨咸所推先牧守賓僚無不器重臣如隱默不惟負蔽賢之罪是不奉明詔也已於今年某月某日具狀奏聞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録以昭示公朝不遐遺之美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四年。傳良爲起居舍人。無中書舍人。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曰。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黃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錄黃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黃裳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駁當與不當。臣不復論思。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繳。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者也。今者黃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爲是歟。抑以爲非歟。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則當罷黜。今也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臣竊以爲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喜攘任數。以此爲蓋抹之術。則是姦

回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爲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猜阻之君。二三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回之佐。不謂清朝。有此過舉。臣頃常奏事。屢言君德當與天同。每蒙淵聽。曲加獎納。今夫天發生則爲雨露。霜殺則爲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容加霜雪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嘗所言悖理傷道。營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且出其章播之公衆。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嘗所言止於爲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懷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遣付遽有遷改。今乃名爲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怒絕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人自疑。黃裳雖去。何以繼之。強顏緘默。誰無愧恥。隨事正救。未知所終。則此際之後。將見給舍竟爲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敢默默也。欲望睿慈少霽天威。收回成命。令黃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

之疑。以爲來者之勸。

傳良又上奏曰。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闊畧黃裳。遠貽亦復不以偕越罪臣。感激隆寬。倘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瓚闕官。今已數日。臣愚窺度。或者陛下以爲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爲陛下誦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翊日。語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魏於前王。臣等既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垍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爲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爲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駁之。尋令他官書讀。程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黃門職典出納。顧不留瑀自助。竊爲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瑀出。特賜衮笏。是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爲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爲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錫勇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爲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瑀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以贊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効李藩

裴垍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躋方孟卿同託不朽。曷勝榮幸。

傅良又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曰。臣恭覩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講慶壽之禮足以歡兩宮之心。除鬻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大小之臣莫不手額欣抃。延頸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予決。意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分矣。忽奉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果有以見九重燕閒未嘗不軫懷勳舊。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而人之關繫有重輕。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宰執臺諫屢嘗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勳臣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曉不敢不爲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政。于今四年。言聽志行。曾未有君臣之間。而倉卒不審。便出脩門。揆之經義。未爲中節。然而待放郊外。屏居山樊。看卻陳情。亦既累月。陛下誠怒之歟。則策免舊章。皆可覆視。誠不欲其亟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但解機政。或以內祠領使。間奉朝謁。則爲政者。進退唯命。夫復何辭。若猶鞅鞅觖望。稟命不虔。則持憲臣寮。豈容但已。然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特此也。趙雄以抱痾不痊。均佚鄉郡。陛下強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遜牘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暑出峽。竟以舊恙卒于官。萬里旅櫬。道路惻然。雖雄勳業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損益。何爲恤典遲遲至今。至如尤袤。三朝老儒。而陛下之潛邸僚友也。最蒙睿簡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章。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置雄等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

所未曉者二也。非特此也。關陝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貔貅付之吳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挺之力也。陛下方將召見闕庭。行采薇杕杜之禮。曾未及講。挺復致仕。故尤以爲傳聞失實。屏申奏而不信。豈非託重於挺。愛之欲其生乎。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挺之威望。敵國之所窺覦。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之恩信。士卒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則今置挺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雖然。臣所云云。特謂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子仁者。介在閑散。人不稱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勞。雖久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旄。非叙遷之官也。昔廷孚號。非私昵之賞也。無故而取之。則交結之謗。在子仁適足以禍己。無故而予之。則非汎之患。在聖朝不足以勸人。況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中。又有外宅婢阿關。用炮烙刀刃之刑。虛害阿鄭等。蓋嘗經法寺定斷。臺官覺察矣。又皆以議功僅從追奪。即其怙勢奸法。見於奴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略如此。其他妨礙。臣未暇數以煩天聽。臣不勝拳拳。欲望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速賜罷寢。于以光華主德。尊重名器。而亟因羣情。舉行體貌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也。搢紳之願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第二狀曰。今月十二日。恭奉御筆付下。臣昨奏繳張子仁除節度使事。奉御筆爲係勳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須至再有奏聞。右臣昨不揆愚賤。嘗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退惟螻蟻。輒抗雷霆。言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御筆。令臣書行。仰惟聖度如天。曲賜容

忍。而人親灑宸翰明示風旨。顧臣何人。尚敢遠忤。雖然。臣聞修當行之政者。足以慰僕望之情。施無故之恩者。足以上來謗讟之口。臣前所奏。固知子仁之爲勳臣子也。但方群情嗷嗷。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放而罷命未聞。趙雄告終而恤典不及。凜然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闕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鉞於閑散庸繆之臣。宜先者反後。宜緩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僕望者惶惑。而謗讟至矣。此所以深爲聖明惜此事體。且夫報答舊勞。與輔初政者之爲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閫者之爲重。此事理曉然。豈唯群臣。雖子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念慮。則亦於此恩數踧踖不安矣。臣是以不敢隱嘿。須至再三。庶幾熙朝不以無故之恩。而先當行之政。恭惟陛下聰明仁恕。遠繼三五。儻蒙少霽威嚴。下采狂瞽。而今而後。天意諮然。萬幾之閒。群疑氷釋。事關廊廟。則立見施行。憂在疆場。則便須處置。上以承兩宮之志。下以盡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患。如是。則國家尊榮。朝野忻豫。雖勳舊子孫。憑藉寵靈。窮極富貴。亦物議之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不當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一件。連粘在前。謹錄奏聞。

紹熙中。太學博士彭龜年乞留侍御史劉光祖。以伸臺諫。上疏曰。臣等備數學官。素餐無補。事有職守。不敢越思。惟念國家開設學校。所以涵養天下公議之原。而臣等僅以課試文藝苟求塞責。誠不足仰稱明指。日夕憂懼。不知所爲。適有一事。傷關士氣之消長。臣等儻顧出位小嫌。緘默自愛。揆之初心。實所不忍。臣等伏見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近除太府少卿。士論紛紛。皆謂因論吳端除授之故。事之始末。疎遠小臣不能盡知。或是或非。皆不敢決。然臣等竊以爲不可者。偶留近俾。而遽遷臺臣。其於國體。所繫甚大。臣嘗竊觀祖宗借重臺諫之

意揆之古昔所未前聞劉安世劾胡宗愈至二十餘章而不以爲瀆貴重大臣如文彥博因唐介一言爲之亟罷而不以爲橫蓋所以優假直臣尊安國勢其爲計慮至深遠也今先祖論端亦未必寵任如彥博也而祖宗處之如彼陛下處之如此比而觀之孰得孰失當不待人言而後喻矣陛下嗣登大寶始初清明隆寬盡下遹迹三五豈容有此瑕玷傳播四方寧免疑惑況天下士氣方患不振今日之事朝路籍籍皆以爲不可而告陛下者曾幾何人平居則仰屋竊歎遇事則緘默不言陛下既未有以興起斯啾而敢言者復不得伸臣等深恐言者自此不敢言而不言者亦以言爲戒甚非國家之福也臣等私憂猶不止此陛下所以遷端者止念其服役之久而言者適然攻之太堅陛下亦適然拒之太堅小人不知必謂其徒得君如此其專擅勢如此其固附聲託影寢成驕橫則他日將有不勝憂者當是之時臣等恐陛下尤費區處如今日也陛下天資恢廓以虛受人於天下事初何容心其始本無親昵近倖之意而遽進端其終亦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遽踈光祖然疑似之迹未能昭明群情共憂所當深慮昔韓維因論臺官進退有曰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含忍其勢非不能黜也以爲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爲也先臣憂國其言懇切深中事情臣等欲望陛下平心定氣更加審處少抑近倖之恩寵以伸臺諫之公論復留光祖俾復其位使天下曉然知陛下聖德光明本無偏倚自此無復顧慮各釐心腹以不負陛下任使寶宗廟無疆之福臣等冒犯宸嚴罪當萬死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龜年論續降指揮之弊上疏曰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詳於用人而略於用法故法不過制其大綱而君臣之間相與講切者唯擇人以

付之而已。故所用無非才。而法亦恃以無敝。後世徒欲以法籠絡天下。左牽右制。一創百補。不勝其繁。而用人之際。鹵莽滅裂。一切不問。故人適足爲法之蠹。而紛紛改更。皆非法之真敝。實人敝之耳。恭惟陛下聰明憲天。不自克聖。寬洪盡下。言無不聞。近日天下利害。雖瑣細猥繁。亦得以上達天聰。然究其所言。類多責詳於法。而不求治於人。故朝下一勑。夕更一令。所謂續降者殆不勝紀錄。曾不知官非其人。法亦徒設。姦吏舞弄。出此入彼。適足以亂吾法耳。故臣妄謂善治天下者。任法不如任人。變法不如變俗。使天下士大夫。皆持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心。以莅官効職。則國家之法何者非善。苟有所不及。亦必有以治之矣。臣之區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先講所以官人之方。無使資格得以容不才。薦舉得以行私意。移審度人情之心。以審度人物。變推行己私之智。以推行公道。則求用之人。必無不才。所居之官。必稱其職。雖以今日之法爲天下。盖有餘矣。不然。臣未見徒法可以立者。唯陛下留神。

吏部尚書趙汝愚奏薦張漢卿元汝楫狀曰。臣等備數銓曹。慚無補報。所得滯淹之士兩人。職守所在。不敢隱默。竊見從事郎張漢卿。初任監興國軍在城酒稅。到官未久。偶太守不相知。督責太過。漢卿不堪其辱。遂和淵明歸去來詞一篇。大書于印曆而歸。今杜門讀書。恬澹自守。已十有六年。又承節郎元汝楫。嘗監復州酒稅。課亦登辦。時郡中公使庫有煑醞酸腐。太守責令酒務變賣。汝楫辭曰。在城拍户。困於省額不聊生矣。豈能認無用之酒。陪無名之錢乎。堅拒不受。太守怒。押汝楫下簽廳供責。吏稍侵之。汝楫曰。我直彼曲。何供之有。遂取印曆一抹而歸。今躬耕畎畝。盖二十餘年矣。臣等竊惟漢卿等。皆一介小官。能不爲勢利所屈。忍貧絕祿。不辱其身。若朝廷稍旌異之。

使各充其所志。則異時臨事。必有可觀。伏望聖慈特將漢卿汝楫並與堂除差遣一次。仍令吏部取索。印紙重別換給。庶幾廉耻道興。縉紳知勸。誠非小補。

汝愚薦蜀中三縣令狀曰。臣頃歲蒙恩。備員制閫。竊見西蜀四路多士如林。其間學行優長。俱被朝廷選用。惟諸邑知縣未聞以治績蒙擢用者。竊恐無以深慰遠俗。臣伏見承議郎劉甲。乃元祐名擊之曾孫。幼孤能自奮立。昨知夔州雲安縣。其邑素號難理。惟甲寬而有制。明而不苛。為政優游。人自悅服。既去而人思之。宣教郎程驤。人物秀整。譽望峩眉青城兩大縣。而青城尤多巨族。租賦皆不以時輸送。惟驤到官。不用刑罰。雖經累月。而杖未嘗啓封。人亦無犯。從事郎謝章為人磊落。有志事功。上津極邊僻遠。久無人願就。惟章一聞辟命。略不辭難。時有朝旨修鵲嶺關。工役甚大。而窮山極谷民戶凋零。勢必甚擾。賴章躬行險阻。委曲措辦。事濟而人安之。在任三年。綏撫善良。鋤治強狡。四境安靜。及章既滿。經今累年。復無一人肯就辟者。右三人非惟所居政績尤異。而文學行誼。亦皆可觀。伏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為四蜀官吏之勸。一方幸甚。

汝愚又應詔薦李信甫徐誼鄭湜王聞禮范蔡楊翼之狀曰。臣伏見朝請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李信甫。質實無華。剛毅有守。入居臺院。頗著直聲。出守近藩。亦多美政。朝奉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徐誼。育德粹溫。受才膚敏。方居學校時。已慨然有憂世之志。今把麾持節。所臨有聲。朝奉郎知建寧府鄭湜。文為國華。積有時望。建寧災冦之後。人情未安。自湜下車。寬猛並用。旬月之間。吏民悅服。右三人各曾任監司太守。可備郎官卿監之選。宣教郎荊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聞禮。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重厚質直。有其父風。臨事毅然。甚擾穎辛躬行險阻。委曲措辦事濟而人安之。在任三年。綏撫善良。鋤治強狡。四境安靜。及辛既滿。經今累年。復無一人肯就辟者。右三人非惟所居政績尤異。而文學行誼。亦皆可觀。伏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為四蜀官吏之勸。一方幸甚。

汝愚又應詔薦李信甫徐誼鄭湜王聞禮范蔡楊冀之狀曰。臣伏見朝請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李信甫。質實無華。剛毅有守。入居臺院。頗著直聲。出守近藩。亦多美政。朝奉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徐誼。育德粹溫。受才膚敏。方居學校時。已慨然有憂世之志。今把麾持節。所臨有聲。朝奉郎知建寧府鄭湜。文為國華。積有時望。建寧災冦之後。人情未安。自湜下車。寬猛並用。旬月之間。吏民悅服。右三人各曾任監司太守。可備郎官卿監之選。宣教郎荊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聞禮。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重厚質直。有其父風。臨事毅然。

義形於色。宣教郎邛州蒲江知縣范蔡。資稟粹然。清約自守。臣見其嘗臨利害。群議紛紜。蔡獨退避不爭。人服其量。從政郎前汀州武平縣丞楊翼之。風力敏彊。有志當世。莅官則政事可紀。居鄉則信義可稱。右三人資歷未深。可備職事官之選。若蒙朝廷擢用之後。其間有不如所舉者。臣甘坐謬舉之罰。

知潭州朱熹同監司薦潘壽韓越蔡咸方銓狀曰。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常多。而列衛之薦常少。縣此故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當留意。既不敢以已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苟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嘿。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潘壽。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為務。崇尚學校。修建先賢祠宇。民有鬬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敏於決遣。庭訟日簡。郡圄屢空。湖北偪寇。侵犯邊境。而壽處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移屯置寨。為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他設施。一切不苟。臣熹昨與帥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全州韓邈。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凡三作邑。皆有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為郡。久費枝梧。而邈迺能檢祝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斛面。縻費商秤。寬減苛細。前政財賦不辦。邈至未幾。即不欠漕計。且足郡用。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蔡咸。有高祖襄精明之風。自初試吏。即以能聞。用獲盜賞改官。又用收殭賊。應副錢粮賞循資。又因水潦賑濟。中書籍記姓名。比者邵有儒人之擾。咸詣山前督捕暴露經時。多設方畧。鉤致蠻獠之情。卒能使之恐懼納款。其他依理郡政。不競不隨。經總制錢。不待催督。每歲溢額總所亦已保奏。委之賑濟措置。有方。民被其惠。奉議郎提刑

司幹辦公事方銓。器資宏裕。識趣高明。向宰懷安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寬簡不擾。急吏緩民。所薦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今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言。濟名無營。至於酬應事機。多所贊助。前任提刑孫某嘗以其學識深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旌擢。以為趨事赴功者之勸。如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嘉知漳州。薦龍溪縣令翁德廣狀曰。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惟思所以仰稱使令之意。以為布宣德意。固為郡守之職。然苟屬縣奉行不得其人。則無告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之賢否。其有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施行。其在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為赫赫可喜之名。而每有懇懇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為。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逐親畫條目。委曲難問。必盡囚辭而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鞫。而囚卒無異辭。皆以縣之所鞫為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溪為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偽詆讒。奸詐百出。德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留禁之人。是能使百姓無屈抑不申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為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斂之患也。攷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為縣者皆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陽。而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為同郡人。其孝友稱於宗族。符義信於鄉閭。臣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年。察

其所以施於有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復以鄉曲爲嫌。已照薦舉格令舉充陞陟員數。又念方以災患。乞奉香火。朝夕得旨。便當解罷。而德廣去替。亦以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之賢。未能若臣之詳。偶至脫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臣愚欲望睿慈察臣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勤事愛民之勸。臣不勝大幸。謹錄奏聞。

蔡戡奏薦鄂州通判劉清之狀曰。照對臣等待罪本路。職任雖不同。其於薦賢報國。臣子之心則一。部內有賢。知而不舉。當得蔽賢之罪。臣等不敢隱嘿。竊見承議郎通判鄂州軍州事劉清之。學行醇篤。議論正平。不爲矯激以盜虛名。不肯詭隨以追時好。其憂國愛民之心。趨事赴功之意。出於懇惻。居官首以風化爲務。留意學校。廣延生徒。又率介胄子弟。欲習兵書者。肄業其中。荊楚之俗明鬼。病者不藥而巫。死者不葬而火。清之力禁止之。而又斥淫昏之祠表烈女之墓。抑告訐之風。使民知嚮。屢攝郡事。邦人宜之。頃任太常寺主簿。以憂去官。今任垂滿。其人靜重。恥於自媒。臣等不言。終恐湮沒。欲望睿慈特賜旌擢。或且試以一郡。必能撫字疲民。假以一節。必能澄清屬部。儻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戡奏薦衡州通判宗嗣良狀曰。照對諸州通判。亦號按察官。郡守或闕。必以次攝事。如得其人。則郡政賴以修舉。所補不細。臣等近遵聖旨。考察一路郡守臧否。具名聞奏去訖。惟是通判攝行郡事。顯有勞効者。臣等職在廉察。其敢蔽而不言。竊見通直郎權通判衡州軍州事宗嗣良。故觀文殿學士京城留守澤之孫。澤以忠義著聞。而嗣良天資明敏。濟以勤恪。自到官之初。適值知州趙彥恂因言章放罷。嗣良實權州事。衡爲湖南劇郡。嗣良不以時暫權攝。而懷苟且之心。決

遣滯訟曉夕不懈蠲除苛斂務寬民力稽察欺隱財賦自足羨餘年之間起發上供錢物應副官兵請給並無遠闕而不聞秋毫之擾安撫轉運兩司委嗣良和糴米三萬餘石未嘗過糴而應期了辦其他處事多合人情一郡士民翕然稱之近已得守臣張綰到任交割訖綰嘗知南康軍嗣良爲建昌知縣累政皆以罪去而嗣良獨以治辦稱綰亦素知其能到郡之初賴以協濟兼詢訪得嗣良初任汀州長汀縣主簿郡守以廉吏薦嘗蒙中書省籍記姓名次任靜江府靈川縣令亦爲漕臣所薦今觀其人稟資強敏足以辦事存心忠厚不肯擾民如蒙朝廷付以劇任必有可觀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使之展盡其才亦爲能吏之勸不勝幸甚

戡又奏薦臨安通判王補之京邑適值多事加以歉歲應辦百出惴惴然惟曠敗是憂所賴寮佐同心叶濟僅無遺闕臣嘗具奏將趨事赴功之人稍加旌擢激厲其餘得旨依奏

臣竊見臨安府通判王補之天資敏明濟以勤恪精通法令兼曉義理臨事不苟處事適中而又行之以公持之以恕每有滯訟疑獄多委參訂必加詳審於人情法意無不曲當昨來禁中修造阜陵發引與夫舉行荒政悉以委之一皆趨辦臣賴其裨贊爲多考其治行實爲一府僚屬之最兼其人試中法科曾任大理寺丞例當得郡而乃俯就倅貳之職其廉於進取可知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他日或有繁難任使必能了辦儻不如言甘坐謬舉之罰

戡又奏薦胡槻万俟似狀曰照對臣等所部二十四州去朝廷最遠仕者不憚數千里深入瘴鄉無非爲利嬉惰苟且浸以成風鮮有不溺其習者其間廉平之吏僅或有之求其材術優異治績昭著者得二人焉臣等隱默不言不惟獲蔽賢之罪淑慝不分亦無以示勸臣

敢冒死奏聞。竊見奉議郎知邕州胡槻。名臣銓之孫。家學自有源流。其人性資明爽。風力強敏。有志事功。究心職業。前任靜江府通判。差權貴融象三州。所至輒最。諸司交薦之。邕管極邊。控禦溪洞。彈壓盜賊。最爲要地。管下武緣宣化二縣。羣盜淵藪。豪猾巨寇。根株囊橐。盤固累年。吏不能制。槻到官未久。廣設方略。遣人擒捕。戮其渠魁。蕩其巢穴。餘黨鼠竄。境內帖然。比年以來。沿邊官吏。多爲州洞所啗。恣其侵暴。不敢呵問。槻正己律人。無一毫與之交私。示以威信。蠻徭知畏。姦民販鬻生口。賣出外界。槻力行禁止。此患少息。蠻人互市。吏卒姦弊百出。槻痛革之。又能節損用度。修葺城壁。建樓屋千餘間。除治軍器。訓練士卒。以備不虞。勸誘州洞士人。入學聽讀。使知忠義。職務具舉。課其治効。實爲一道之最。又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万俟佀。故相卨之孫。其材具風力。不在槻下。雖兩佐郡。未究所長。前任潭州通判。

帥臣王藺余端禮相繼力薦於朝。會佀適以憂去。今任到官累月。協贊郡政非一。其人明而能恕。敏而加審。凡定奪公事。躬覽案牘。剖決是非。平允詳盡。合於法意。當於人心。委之以事。不擇劇易。不避嫌怨。毅然有守。不可干以私。動遵繩檢。略守廉隅。不爲流俗所移。寮吏之中。未易多得。實爲一府之望。臣等與二人素無雅故。亦非請託。既知其才。不敢隱蔽。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爲遠方官吏之勸。儻不如所言。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戡又奏薦高商老周熺劉董狀曰。照對臣等俱蒙誤恩。臨涖劇部。思欲推廣德意。惟藉郡守得人。凡二十四州之廣。其有治績顯著者。敢不相繼奏聞。向者諸司。嘗以知邕州胡槻爲一路之最。首先剡上。未蒙朝廷施行。續加考察。復得其人。不避煩瀆。輒敢論薦。伏見朝請郎權知象州高商老。行義著聞鄉閭。才術見推流輩。文學吏事。皆有過

人。頃宰劇邑。已著能稱。前後守臣。以其政績上聞。嘗降四轄指揮。今爲象臺。行將兩考。爲政平易。民懷吏畏。檢柅姦弊。郡計自然有餘。撫摩凋殘。田野爲之加闢。以至興修學校。繕治城池。鼎新軍營。易茆以瓦。區處有方。人不知役。繼累政窘匱之餘。而能百廢具舉。稽之列城未易多得。又朝散大夫知潯州周熺。問學深醇。操履堅正。秉心靜退。恬於勢利。士論鄉評。莫不歸重。繼宰兩邑。吏民至今去思。逮爲總所幹官。分務池陽。革去弊蠹。號爲稱職。諸司亦嘗交章論薦。今茲試郡清潯。愷悌宜民。恪意牧養。流亡復業。獄訟清簡。人皆安之。在一路中。獨無訟牒至于諸司。又能持身廉介。以律寮吏。久例以魚稅錢幾千緡。充郡守月給。熺皆却而不取。人所難能。攷其治行。近古循吏。又朝奉大夫知宜州劉董。元祐故相摯之後。動遵家法。嚴正有守。吏不能欺。試郡西融諸司。已嘗論薦。宜陽控扼群蠻。最爲衝要。而郡計窘匱事多廢弛。自董到官數月之間。興滯補弊。井井有條。理諸傜奉賜。官兵廩祿。率皆按月支給。無復異時逋滯之苦。奉行鹽筴。尤得其宜。調度賴以豐裕。民傜安堵。不相侵擾。實爲邊最。臣等參訂共議。得此三人。不敢隱默。自貽蔽賢之罪。亦不敢私徇。以干謬舉之罰。欲望聖慈特加甄擢。庶幾可爲遠方牧守之勸。

戡又奏薦蔣來叟狀曰。臣守藩行且再朞。自念初無毫分可以稱塞。惟有薦賢報國之心。不能自已。竊見靜江府。雖邈在嶠南。然國家二百餘年。聲教所暨。風化所漸。爲日滋久。比來文物寖盛。人材間出。過於疇曩。往往困於僻遠。無路自達。終老炎荒。今有卓然傑立。而爲郡適在巡管之內者。不敢隱嘿。謹以薦聞。竊見知賓州蔣來叟。天姿敏明。抱負瓌偉。績文種學。夐出輩流。莅官臨民。動輒可紀。早中甲科。繼登朝列。其人材可與中州之士頡頏。實爲二廣人物之秀。今守荒遠

小郡。規摹施設。如古循吏。治行藹聞。爲一路最。特處之未得其地。用之不盡其材。使之陸沉瘴鄉。誠爲可惜。若假以內地麾節。漸加擢用。必有可觀。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錄。以爲遠方表勸。庶使嶺外士子。仰認聖主不忘遠之意。後來人材出者。皆知激厲。以備國家器使。不爲無補。臣不勝區區至願。謹錄奏聞。

戡又奏薦趙時侃方信孺狀曰。照對臣今月二十六日。承宰州公文準吏部符七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在內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在外令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材三兩人。限三日具奏者。臣伏覩奉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趙時侃。性資闓爽。吏事精明。濟之以中和。飾之以儒雅。初調武進縣尉。已有能稱。適值歲飢。盜賊旁午。時侃廣布耳目。多設方略。尋即捕獲。用賞改官。及宰句容。剖決民訟。皆得其平。經理財賦。不擾而辦。興利除害。愛民戢吏。

邑人至今思之。今任毗陵郡丞。究心職業。有志事功。處心和平。不尚苛刻。涖事勤恪。不爲苟且。佐理郡政。調娛爲多。諸司所委看定桉櫝。平讞獄訟。咸謂允當。列銜論薦者至再。前後舉者二十餘人。其人老成詳審。練逕疏通。凡所施爲無不中節。事方叢委。時侃處之綽有餘裕。付以一路。必能澄按所部。畀以一郡。必能惠養小民。委之繁劇。必能治辦。今已書兩考。旦夕受代。唯朝廷所用。又承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丞淮東隨軍轉運司幹辦公事方信孺。材猷雋明。風力強敏。文采吏事。皆有可觀。粤自弱歲。下筆出語。固已驚人。出於天資。非由學力。及其入仕。慷慨敢爲。事不辭難。所治輒辦。初調番禺縣尉。承累政廢壞之後。創立廨宇。蓋造營房。置辦軍器。教閱弓手。境內肅然。番禺新會闕令。府檄攝事。剗剔蠹弊。百廢一新。朝廷行下勸諭納粟。本府委令信孺措置到三萬餘石。諸司知其才。同銜奏辟。知增城縣。上章

列薦者無慮十數。今任以獲盜賞改秩知蕭山縣丞。到官未幾。姓名聞于朝廷。選差充淮東隨軍轉運司幹官。覩在軍前應辦其人年壯氣盛。有意功名。舊屬激昂。不擇劇易。少加涵養。必爲成材。內而繁難職事。外而沿邊任使。皆可試用。此二人者。臣或目擊其治行。或熟知其才業。舉以應詔。將來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俟朝典。

一。又奏薦万俟佖張忠恕狀曰。照對臣等濫膺委寄。剌舉列城。五嶺之西。封域至廣。薦賢揚善。職所宜先。雖在僻遠。猶當識拔。況居臺府之下。豈出流輩之中。若不公共奏聞。何以明示表勸。伏見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万俟佖。好學自修。不墜祖烈。涖官行已。皆有可觀。廉介自將。公正不撓。遇事明審而持心近厚。材優治劇。而不爲煩苛。入仕已久。任。前後兩丞會府。所至皆有聲績。自倅靜江。逾一考。詳定案牘。剖決精當。攷覈簿書。曩弊洗空。吏不能欺。事至立辦。動遵繩檢。不可干以私。頃在長沙。時帥臣王蘭余端禮相繼力薦于朝。比來諸司亦嘗剡上。雖已報聞。未蒙甄録。又通直郎充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張忠恕。生長名門。耳濡目染。不學而能。服勤儒素。而無貴介之習。妙齡秀發。而有老成之風。試吏之初。人已夸敬。逮爲賓幕。尤見其材。運司財計。至爲浩繁。分典南銓。尤難平允。加以漕臣仍年數易。申閫鹽筴。通滯爲多。忠恕乃能一意裨替。稽檢挽吏。奸弊區處。得宜事皆修舉。頃爲臨安府樓店務時。帥漕各舉以所知。屯來漕臣亦嘗論薦。前此以其方始到官。故諸司未敢列薦。臣等竊詳二人。雖中州僚佐之盛。恐亦未易多得。而使之淹回遠方。實所共惜。敢望聖慈特加擢用。庶使臣子歆羨。知嶺海之間。無異畿甸。有善必録。無遠不聞。人皆樂於遊宦。以興起事功。實一路幸甚。

一。又乞選擇監司上奏曰。臣聞范仲淹執政。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

簿視之每見一人姓名以筆勾去以次更易富弼曰公是一筆焉知一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韓琦當國用監司或非其人者崔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大監司者號爲外臺耳目之寄其權任亦重矣苟得其人百姓知所畏苟非其人一路受其害可不遴選耶國初始置轉運判官凞寧中置提舉常平其後又有提點坑冶茶馬市舶俱號監司一路之間多至五六人使有風節才力者爲之二人足矣何以多爲如其不然重爲民害凡除一監司槩以中數歲費三萬緡公帑萬緡迎送萬緡俸給五千緡兵卒券食五千緡賢者居之所費止此不才者抑又甚焉多取頭子錢者有之抑賣公庫酒者有之科買土產物者有之巡歷之餽遺宴

設吏卒之取乞批支蓋非一端州縣之擾可知也而又遷易不常費用不貲耳以湖北漕言之淳熙三年殆今五六年間凡送迎三十餘次如此漕計安得不匱民力安得不困乎以臣愚見未若省其員而擇其人夫畿甸之內最爲浩穰向來獨員亦未有不辦之事今江東西湖南北福建並置兩漕其一似可省矣淮浙閩廣產鹽之地置提舉可也湖南北江東西似可併矣茶馬坑冶職兼數路遣使可也閩廣市舶職務至簡似亦可併矣員省則可以減費員少則易於擇人費減則用度足人擇則職務舉此必至之效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應諸路漕臣止除一員江湖提舉茶鹽閩廣提舉市舶議所以省併之然後遴選有風力資望者分使諸路監司得其人必能奉法循理而田里安業爲治之要莫先於此取進止

醴泉觀使周必大奏論任官疏曰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以久任爲先鯀堙洪水汨陳五行堯猶待其九年然後易置暨舜亦以三載考績九年然後黜陟幽明後世何獨不然粤自漢唐以迄于今論者孰不以是爲急務固無待於縷進只如本朝文彥博年過九十更事最多當元祐二年輔哲宗初政累上言謂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今聖主臨御詢事考言竊計講之已熟次第施行抑臣偶有管見輒妄言之今外路迎送守倅監司借請不貲凋耗郡計最爲大弊其尤可慮者川廣小郡廂禁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送舊往往別作名色盡數差撥遠者一年近或半歲奔走道路廢其閱習平時既已傷財緩急又將誤事若皆任滿猶且庶幾其間偶有事故則歲中一再如此何以堪之臣意欲朝廷將川廣小郡迎送在千里之外者別爲區處或就所過州郡隨其川陸應副舟車遂節交替所費庶不甚多其本處迎送止以鄰境爲斷一則大省借請二則不妨備禦然須所過州郡體國奉公乃無阻滯其餘大郡事力可辦又當別作措置願付議臣審詳利害使之悠久可行免至輕於出令若乃選擇得人深戒數易或令臣任舉增秩賜金之典則不勞更張善無以加矣

監察御史虞儔輪對劄子曰臣聞邦本之安危常係乎民情之舒慘民情之舒慘常係乎守令之賢否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唐張九齡曰元元之衆繫命於縣令宰生於刺史蓋擇守令以結民心以固邦本聖哲之格言帝王之先務也臣竊見今之州縣若守若令莫不以財賦爲先未嘗以民事爲意其農桑之勸不勸差役之均不均戶口之安不安獄訟之理不理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藐焉不加憂喜於其間至若催科一事則急於星火上供有常額則以出剩爲能省

限有定期。則以先期爲辦。解斗升合。所以準租也。則對量加耗。尺寸銖兩。所以均稅也。則展取畸零。不求羨餘之獻。則爲乾沒之謀。搥肌剥髓。十室九空。民財旣殫。民心亦怨。萬一水旱繼作。年穀不登。飢寒迫於身。其不去而爲盜賊者鮮矣。善乎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是以秦之末年。郡縣皆殺其守令而驚。蓋怨疾之久矣。唐至僖懿以後。奢侈日甚。賦斂愈急。連年水旱。百姓流殍。盜賊並起。尤憎官吏。得者無不殺之。亦若秦而已矣。夫張官置吏。而使民疾之如讎。則其爲國不亦危乎。易曰。履霜堅氷至。是豈可不爲寒心哉。我本朝有天下二百餘年。所恃以爲萬世不拔之基者。人心而已。臣願陛下躬行節儉。減省冗費。不寧以區區財賦爲急。明詔大臣。精擇守令。且以惠養斯民爲先。俾之以課勸農桑。平均差役。安集戶口。理斷獄訟。蓋農桑既勸。則民有餘財。差役既均。則民有餘力。戶口既安。則民無流移。獄訟既理。則民無冤抑。雖有天災不能使之困。雖有姦民不能使之亂。人心既固。邦本永寧矣。宗社幸甚。

傳又論劉子曰。臣聞爲君之道。不過用人聽言之二端而已。用君子而以小人間之。非也。聽忠言而以讒言沮之。亦非也。夫薰蕕不同器。鸞鶚鷄不並棲。君子必惡小人。小人必害君子。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常勝君子。自古至今。未嘗不兩立。君子在內。小人必在外。小人在內。君子必在外。內外之分。否泰係焉。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苦口則難受。逆耳則難從。小人善窺人主之意。務爲迎合。君子則據正論事。而不肯詭隨。雖上之人公聽並觀。然久之不能無惑。雖灼知其爲姦邪。然未有能決去之者。況執孤疑之心。持不辯之意乎。昔漢元帝即位之初。蕭望之張猛劉向與夫恭顯許史之徒。雜然並立

於朝是非相攻好惡相激元帝初心固亦洞然卒也望之引決於私室張猛自殺於公車劉向擯斥不得進用其紀綱日以紊權柄日以移國祚日以衰無足惟者雖能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甘泉宮衛齊三服官節用愛民益小善無益也然則爲君之道豈不在用人聽言之間乎昔子夏有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陛下聰明如舜勇智如湯眞異世而同符者有如漢元帝之事亦不可不鑒雖然小人之情僞常以疑似而亂眞惟無心於上者乃克有所見權衡無心於輕重故錙銖莫欺水鑑無心於妍醜故毫釐同遯人主苟能無心以御羣臣是非邪正一付之衆議衆議所是我則與之衆議所非我則去之彼惡得而欺我哉夫合衆人之視然後爲公視合衆人之聽然後爲公聽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衆之所在雖天不廢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起居郎劉光祖乞留侍講朱熹劄子曰臣孤遠之迹幸得依日月之末光侍立螻蟻勸講經幄至親至近凡有所懷敢不輸瀝血誠上干天聽臣十九日直前面對奏陳本職之外因言朱熹前後論事望且畧與施行庶幾其人久在經筵補助聖德臣之愚慮蓋恐朱熹自見有言不行決至求去召之難而去之易四方視此爲國重輕所以乞陛下采擇其言畧行一二良以此故也臣當時只慮熹從此因不合而求去使人得以窺議國家不圖是日陛下不知積因何事犬不樂喜戲出與之宮觀熹自求去臣猶恐虧損事體今陛下乃自去之其所傷抑已多矣然必有其故而臣等不知不然陛下何用之急而去之遽宰臣之言轉力陛下怒之轉深也哉趙汝愚本爲愛護君德存全國體見此御筆密不使人知之雖其同列亦不以告意謂天意終

回。然後徐令熹從容自請。遂其難進之素志。而陛下未察。以爲助熹而不行人主之命令。中批徑達熹所。觀此。則聖怒之深固可知矣。自昔英雄之主。怒及忠賢。如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證。方其怒也。如雷霆之震而不測。及其悔也。如日月之食而復明。臣請爲陛下陳之。武帝方招徠文學儒者。詔策之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帝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及莊助爲黯請告。武帝則曰。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前以爲愚。戇而後則以爲社稷之臣。武帝豈終怒黯哉。太宗於魏證言無不從。證前後一百餘奏。無不剴切。一日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問曰。誰也。太宗曰。魏證數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故臣直。今魏證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夫太宗之於證。方盛怒而欲殺。聞后言之善則悅而從之。太宗豈終怒證哉。漢唐之英主。無終朝之怒。此猶以義理而矯其天資者也。本朝仁宗皇帝。仁厚之主也。亦嘗有所不堪而怒。尋復悔之。唐介之事是也。介彈文彥博。仁宗怒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是何言也。介面質彥博。其爭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明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爲英州別駕。仍從介言罷彥博政事。其後召介復用爲御史大夫。仁宗暫怒而即悔。不惟無恨介之心。又使之再在言路。真所謂聖度如天。非漢唐二君所能及也。今陛下之怒蔡襄之任。敢不以仁廟事陛下乎。雖然。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職

專勸講蓋陛下之所尊禮又非黜證介三臣之比也三臣以直諫逢
怒而熹以古道獲疎則儒者果無益於人之國如此乎且熹爲人陛
下在潛邸久知其姓名以壽皇之英明嘗欲用之而卒不及用以太
上之寬厚又欲用之而竟不能致者蓋小人望風而嚴憚之有素此
熹所以在外則負四海之望在朝則無一日之安也然陛下即位之
始首召熹而寘之於侍從者何哉陛下初膺大寶以危惕爲心招來
耆儒而崇奬之用慰遠近之望此陛下初政之最善者也而熹本不
可屈老乃更變深存宗社之念夫是以翻然一來臣素不識熹每與
相見但勉令少安不可遽爾求去以副主上嗜學渴賢之意趙汝愚
亦嘗令臣勉熹圻未須深切言事第磨以歲月涵養聖心俟既洽
不患不言聽而諫從恐多強人主以所難行久必生厭厭而請去則
頓乖始謀轉使朝廷難於處置也熹比往來已是與人曲祈聞臣此

言自謂酌量可否亦欲遲久有補聖明獨不知曾向陛下言及何人
說及何事忽觸天威至於即日罷遣臣料必不因十九日經筵留身
所奏之一事而陛下遂赫然去之也熹久有重望又在經幄不同他
官進之退之皆當有禮故大臣重惜事體不即施行秘而不言仰冀
密回天意而方逢宸怒未軫聖思跋踖彷徨對人絶無顏面且陛下
亦嘗念之乎使太上前者因廷臣盡言而舉逐之則方人心欲變之
際祖宗社稷誰與扶持陛下曆數誰其翊戴今群賢幸集而一旦無
故先去首召首用之大老使人解體而離心臣兩日如醉如迷不謂
聖君忽有此失只如臣往年以執憲啟中極論吳端超遷給諫失職
既蒙宣諭執奏如初遞忤太上之意奪臣言職然猶俟臣三請祠而
後許臣去國今陛下既曰憫熹耆艾又何恩意之薄如也且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

淵。今陛下之於喜無乃加膝墜淵之謂乎。夫天道乃人事也。前日不測之風雷。即兆陛下時出不測之殘令有如此也。喜麋鹿之性。惟恐不入山林。臣等姑羈縻之。而陛下乃解而縱之。是使喜得遂初欲。而陛下自乖始圖。陛下得無未之或思也歟。臣叨荷寵榮。不忍嘿嘿。伏望聖慈覽臣此章。釋然悔悟。以示遠近。以安群聽。昔帝堯捨己從人。而成湯改過不吝。無使前日尊儒重道之心。一變而為惡直疎賢之舉。臣非助喜者也。乃真助陛下者也。惟陛下財幸

侍講朱熹以言事去。監登聞鼓院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丟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丟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咨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

啟中侍御史林大中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予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

用人

宋寧宗即位。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校書郎項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

嘉泰二年葉適上奏曰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預卜天命最爲長久召康公爲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盖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輙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爲陛下獻天啓聖明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灾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效其平人臣誰無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間新舊人材復合遂爲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絶榮望區區之愚所幾人臣忘己體國冥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爲後先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詩惟陛下財幸

開禧二年適又奏曰臣聞君莫賢乎好士不衰臣莫忠乎愛君愈厚竊觀自昔人主渴想治功招徠賢俊意好所加不間踈遠而四方之

士無不承風延頸爭欲自竭及其既衰怠忽厭棄視羣臣倏進乍退若鳧鴈去來不復計惜而其臣遂皆喪氣解體消縮畏避往往曰君不已用時不我容懷自疑之心興不遇之歎矣然則君之好不衰而臣之愛愈厚乃自古及今之難事也臣恭惟陛下天度淵冲聖心昭曠多士彙起衆善類升旬除月召惟恐不及罔因先容多出公論人材可以無遺落之憾矣雖其間固有已進而復退屢遜而不前將用而輒止願試而未獲者而況剛柔異性通介殊方毀譽多端好惡難一要亦未能盡合也固守以待察愛君宜愈厚蓋人臣之義當然臣願陛下益堅至誠不衰往好君門四闢萬方競進拔擢官使何患乏人然非真賢實材不足以贊事業非多聞直諒不足以補闕遺非睦德醇行不足以紀民彝非孤忠峻節不足以勵士操非爾雅不足以飭治學非本統不足以垂訓訥爲辨主拙爲巧師凡此不同并包兼覆納我洪造揚于明朝信國家之盛時矣臣惓惓愛君終始不移義畢於此惟其狂愚豈逃睿照

寧宗時余天錫上疏曰臣荷國恩起家分閫旋蒙趣覲躐玷邇聯時權禮部侍郎曹豳實在諫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大驟臣與豳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豳遂遷官臣竟汚要路豳以不得其言累疏匄去夫亟用舊人而遂退一莊士則將謂之何哉豳老成之望直諒多益眞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服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

直學士院陳傳良繳奏朱熹宮觀狀曰准中書門丁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又准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令臣書行臣竊以爲

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閑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乘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莫若留之

方慰人望伏乞睿照

宗學博士許應龍論量能授官第二劄曰臣聞量能而授官此古者用人之要術也夫人之才不能皆全或純於道德或善於才幹優於理民者將畧未必長精於心計者法律未必審校短量長惟器是適則事無不舉分職授任或乖其宜則績用不成故有虞之世能敷教者使作司徒能典禮者使作秩宗明五刑則命之作士諧八音則命之典樂各專一能各守一職未嘗迭遷而互用之故百工惟時庶績其凝而泰和之治亦由此而致矣何後世用人不問德之宜才之稱旣使之治兵又使之理財旣使之典獄又使之典禮樂之任付之名而人以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爲備宜其人材之難爲也夫責之以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鮮遂相率而不爲故典禮者雖未知禮而不以爲媿典獄者雖未知律而不知以爲慙其意蓋曰百司庶府皆然也吾何以知爲哉固有才稱其職得以究其所長者至於遷擢或又移之他職矣所職之事苟非其所素習則不得不委之吏故吏得以容其姦而本末源流蠹弊根究蓋有不及察者流弊至此故居官者皆不度其才之短長德之小大

朝欲爲此。暮欲爲彼。而有不安厥職之心。然則爲官擇人者。其可無以處之乎。昔司馬光屢言於祖宗之朝。欲博選在位之士。使德行者掌教化政術者爲守長。勇畧者爲將帥。明法者典法。明禮者典禮。此正量能授官之意。在今日所當講明者。而或者又曰。雖量其能當久其任。善於其職者增秩加賞。而不徙其官。苟數遷數易。則心懷去就。事復苟且。是固然爾。然好進者常情之所不能免。儻積歲不遷。將有十年不調之嗟。從事獨賢之歎。怠惰之心必生。廢事之弊猶故。是則久任之說固未易以遽行也。爲今之策。惟精於財計者。必使之理財。迫其遷也。復以長於銓綜者代之。至於典禮典兵。莫不皆然。雖不久其任。而前後相繼者。莫非其才之所長。則亦何事之不舉。何職之不稱哉。今日用人試金科者多處之以刑法之官。歷邊事者率付以邊陸之寄。此固因才授任之美意也。尤願陛下明詔大臣。益廣此意。精加采擇。於百司庶府之間。莫不各隨其才。而無強其所不能。則人人各盡所長。復循名責實。考其幽明而黜陟之。則庶官無曠。當匹休於前古矣。

起居舍人吳泳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人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頹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閎奘者不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

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魯從龍使金還轉

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一三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劾彈拄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

御史唐璘召對緝熙殿。首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嫺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揚綰。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寖極。人心愈離也。上爲改容。

韓侂胄用事。籍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己。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侍講王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

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

侍御史李鳴復論擢任二府之臣。當責其實。上奏曰。臣聞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宰執者。天子之股肱也。耳目聰明。則四方萬里之遠。無幽而弗燭。股肱運動。則一日二日之幾。無衆而不舉。歐陽脩嘗謂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諫官雖卑與宰相等。盖以夫尊卑異勢。雖有小大之殊。而關繫一理。實無等差之別。脩以書遺司諫。故不及臺臣。然而臺諫皆有言責者也。臣以虛庸。繆膺委寄。惴惴朝夕。常有不勝其任之憂。故申嚴紀綱。自本臺始。臺綱既肅。將推之朝廷。達之天下。使皆井井有序。莫重於中書。莫嚴於右府。命令之所自出。理亂之所攸關。而閱歲踰時。貟猶多闕。貳公弘化。屢以告聞。天下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所能周知。朝廷機務之繁。豈一相之力所能獨任。此非獨臣憂之。凡位于朝者莫不憂之。非獨位于朝者憂之。凡天下之有識者亦莫不憂之。陛下聖慮洪深。宸章敭渙。久居政府者。循序而進。召自遠外者。以次登庸。中外聳瞻。無不舉手加額。而朝儀位序。交章推遜。又宛乎虞廷濟濟之風。一事而衆美具焉。此皆陛下選任至公。精神感召。故人情胥悅。僉論允諧。甚盛舉也。雖然。陛下之選用數臣也。非徒爲是觀美也。必有以責其實。數臣之際遇陛下也。非但講相遜之虛文也。當有以副其實。曩者權臣懷引類之私。故賢否混淆。薰蕕雜處。今無有矣。儻衆正聚於中。羣邪屏於外。而猶治不加進無益也。曩者權臣懷獨運之私。故緘默成風。摸稜成習。今無有矣。儻居可爲之地。逢可言之時。而猶畏避退縮無益也。慶曆中。范仲淹富弼歸

自陝西。擢置二府。仁宗皇帝特開天章閣從容賜問。凡所條奏。輒見施行。其傾心待遇如此。陛下之擢任數臣。將以有爲也。可不以是爲法乎。杜衍謹守規矩。仲淹自信不疑。韓琦純正而質直。富弼明敏而果銳。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是四人者。當時賢之。後世頌之。二三大臣之得君。將以行其道也。可不視此爲勸乎。厥今機會鼎來。事力未裕。廟堂之上。縉紳之間。謀論略有不同。襄闔之和。淮闔之戰。意嚮逈然各異。天下正觀數臣之所以擢任數臣者。果以何能。夷夏盛衰。在此一舉。生靈休戚。繫此一時。謂宜謹之重之。使道出萬全。試無一攣。此尤第一義也。二三大臣任重股肱。而臣以繆悠。職司耳目。股肱耳目。誼均一體。是用不識忌諱。冒貢愚忠。惟陛下察焉。臣不勝拳

臣又聞二府每困於多事。而僚屬常病於闕員。以闕少之員。臨繁劇之務。眥史環擁案牘。滿前。目不停視。手不停筆。十未去二三。已報會堂矣。精力強敏。猶能自出其已見。期限或迫。不免受成於吏手。否則淹延遲頓。至有踰數月不下者。大化更新。積弊當革。必也清其務。擇其人。使官無闕員。員無廢事。而後可。此亦二三大臣所當講行者也。

嘉定初。袁燮爲樞密院編脩。輪對劄子曰。臣聞天下有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有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礙。正道礙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臣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綱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爲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於己。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

姦陛下悚然開納賜坐。從容俾釐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
聖德寬明。容受讜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爲天下賀。然龜年
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於是乎姦心浸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
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
折姦邪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
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
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要法也。言雖忤意而合
於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於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於
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忠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
思龜年。蓋嘗臨朝歎息。語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褒贈溢于常
典。榮名冠於西清。擢其後嗣。實諸班列。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
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
崇奬朴直之士。召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龜年雖沒。衆龜年
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御史曹修古論事鯁切。忤宮闈
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嘆其用之不盡。優贈以
官。無子而官其婿。察其如修古者。敬而聽之。自是忠言讜論源源而
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
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於三四十年之閒。以君德則
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於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
益於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爲法。使士氣
常伸而正途常闢。則光明盛大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臣聞之。風俗
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於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
人心皆趨於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
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

九年燮又輪對劄子曰。臣聞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陰足以干陽。則君子之道消。中國爲陽。夷狄爲陰。陰足以干陽。則中國之勢弱。是故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而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乃陰盛而陽微也。君子道消。中國勢弱。此其證也。豈小故哉。陛下謹天之戒。敬天之怒。則當求其所以弭災消變之策。富弼有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人望之所屬者。登進而不遺。公論之所非者。擯斥而不用。君子小人。粲然如黑白之明。邪不害正。陰不干陽。此誠弭災消變之上策也。往時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收還威柄。登崇俊良。天下喁喁翹首。以觀日新之政。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相率絜身而去。忠言嘉謨。以宗社生靈爲念者。浸不如更化之初。而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自營其私者。尚多有之。此豈天意之所望哉。立政一書。實萬世人主用人之法。其言曰

籲俊尊上帝。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然則人主尊天事天之實。莫急於用賢。其理明甚。抱魁傑之器。而沉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不獲展盡其所長。非天所以生賢之意也。一春多雨。及夏尤甚。霖霪不已。蠶麥俱傷。且有餘於今。必不足於後。旱涸隨之。飢荒繼之。吾民重困而國勢益岌岌矣。皆由未合天心。所以災變若此。蠢爾殘虜。其國垂亡。而輒敢侵犯王略。無所忌憚。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此天所以大儆陛下也。豈可不推原天意。一舉一錯之間。益致其謹歟。書曰。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亦云。進英俊以彊本。朝本彊。則精神折衝。陛下必欲今日國勢恢張。威聲震疊。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猶沉伏于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矣。誰敢侮之。夫正直之士。其言鯁切。故人主易以疎。諂諛之臣。其言軟美。故人主易以親。然鯁

切者譬諸良藥雖苦口難受而足以祛病軟美者譬諸醇酒雖適口可悅而足以亂德殘虜見侵中國之大病也汲汲治之猶恐不及又豈可遲緩乎以忠言爲良藥亟服之而不疑自然元氣充實外邪不能入矣堯舜之聖急於親賢漢高帝之興也納善若不及唐太宗聞馬周之賢召而未至四輩督促古者聖賢之君大抵皆然伏惟陛下毋以茲事爲可少緩明詔二三大臣奬拔忠賢不啻飢渴天下幸甚

三年工部員外郎楊簡上奏曰嘉定元年冬十有二月臣獲輪對三劄奏陳不勝痛切未蒙施行臣幼承父訓毋執已見改過從善臣著于心不忘使臣所言非則何敢固執已見而不改臣自知學以來今行年七十熟複其思無以易此陛下試取臣三劄複觀之陛下虛明如日月之照臨是非坦然耳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渾殺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下民怨咨故聚而爲盜近陛下下明詔非不諄諄告戒而羣臣或竊議徃徃監司亦視爲文具如昨陛下今當行詔旨所言而已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暴不撓之士巡行以黜陟天下之監司守令賢則久任不可輕易知人甚難不可求備畧其小過大過必黜若用臣前者輪對三劄施行之可使羣盜無作羅日愿無變即致治安矣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逐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其有異政者就與陞擢臣自習舉子事業至于今不知其幾思慮深念時務條件雖多皆莫先於擇賢久任而後次第可行欲弭寇盜莫先擇賢久任欲羣國祚莫先擇賢久任願陛下與大臣圖議勿循舊例自取禍亂力行范富之說及下采臣言以弭禍亂以安社稷若慮員多闕少久任則無闕可處士大夫則臣謂所任既賢其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臣不勝爲國軫憂不勝惓惓

簡又奏曰。臣嘗觀堯舜舍己從人。禹以益贊而班師。湯以改過而稱聖。武王聞旅獒之諫而不諱。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曾子曰。我過矣。漢高帝猶曰。吾不如子房。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唐杜淹建議而封倫折之。淹默然。太宗曰。何不申執。淹曰。臣服其議。又何言。此不惟當時太宗悅之。臣於數百年之後。亦深服淹之大公不私。到于今念之不忘。淹雖有他過而於服義一節。臣心服之。近代以來。改過服義之心寖衰。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後諸賢競議新法。咸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恥於改過也。故其末流至於小人類進。禍及國家。今朝廷遇大事必集議。大公無我。取法唐虞三代。臣深惟改過乃聖賢之大德。而近世士大夫或未至明白。多以改過為恥。故人亦不敢忠告。臣願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之。升擢之。力障文過飾非之頹波。彰明大公無私之正德。使群臣凡百建議。不遂非飾辭。以服義為大善。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臣深念近世士大夫。知改過服義為聖人之大德者。誠所罕見。臣不勝念念。惟陛下留神。大明斯道。以幸天下。以成大功。以垂法萬世。臣不勝惓惓。

嘉定中秘書郎袁甫上疏曰。臣淺陋書生。充員冊府。幸叨賜對。再覲清光。此時不言。豈惟有負斯心。亦且有負陛下。請罄愚衷而畢陳之。臣聞朝廷諱言邊事。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敢言邊事。實國家之幸也。雖然。邊事外也。敢言外事而不敢言內事。亦豈國家所望於臣子者哉。凡今之言邊事者。不過曰。將未擇。兵未練。財未豐爾。識大體者。又不過曰。規模未立。血脉未通爾。獨不思是數端者。其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四肢而在腹心。曷謂腹心之疾。規模未立。偷安者撓之也。

血脉未通。壅蔽者隔之也。將帥未擇。忌嫉者沮之也。兵財未治。欺誕者壞之也。陛下端居蠖濩之宮。不能盡知邊事。則必委諸二三大臣。大臣一耳目之聰明。亦不能盡知邊事。則必有諮訪之人。朝夕相親之素。或得以密窺其機。優柔浸潤之久。或得以巧中其意。玩視變故。動輒揣摩。事雖迫切。偷安之說先入爲主。漸啓荒怠之習。而國勢日微。稍厭忠直之臣。而人才日靡。規模若此。自謀不給。何暇謀人。陛下儻慨然覺悟。痛懲前失。庶幾偷安者無所售其說矣。邊塵一起。事變萬端。自非大開樂告之門。何以翕受群言之入。今則猜防已甚。情愫難孚。邊境之間。妄意揣度。以爲朝廷之上。真僞不分。締交先容者有所奏陳。則虛事類指爲實。孤立寡援者或有控請。則實事亦指爲虛。夫朝廷固未必盡然。而疑似則亦有可議。比者蜀事初若可駭。旋以奏報失實。斥免帥守。漕臣自此相戒。言蜀事者少矣。臣得之傳聞。方

殘虜徙汴之始。倉皇奔逸。可謂無措。而上下之間。相與辯論輸寫真情。有言畢達。虜以鼠伏鳥竄之餘。尚有愽謀並采之意。我以朝廷清明之際。乃自貽上下間隔之憂。此微臣所以痛心也。陛下儻大明公道。則壅蔽者無所容其姦矣。擇一大帥。謀一邊守。採諸輿議。未必乏才。而必取夫平居親倚左右薦導之人。蓋曰如是而後始可信任耳。不知至誠許國者。無不可信。而平居親倚者。未必真可信也。抱負奇偉者無不可任。而左右薦導者未必真可任也。謹護風寒之地。蓋有舉朝明知用非其人。而莫肯爲陛下一言者。姦雄竊窺。有輕我心。夷狄聞之。謂中國何至於夙負物望。可當方面者。往往忌嫉之說。牢不可破。雖陛下亦惑之矣。臣不知爲國擇人。何苦沮抑忠賢。以快忌嫉者之私乎。足食足兵。有國所重。經理圖回。夫豈無策。今陛下未有弭兵之期。而先有厭兵之心。好用言利之人。而實無理財之術。自其厭

兵之心。无主於胷中。是以群下之言紛然而迎合外飾虛名。而內有排正論之實。陽言守衛。而陰蓄主和議之心。茲不謂之欺誣可乎。戎帥交賄。非無明禁。與其懲賄賂之姦。不若清其所由來之源。今不務為此。而日求生財之策。由是括常平之積。取州郡之贏。曰吾將以供軍也。竭彼盈此。有同兒戲。不謂之欺誣可乎。臣是以妄論今日之病。雖蔓延於外。而實根本於內。欲鋤其蔓。當除其根。偷安之根不去。則規模洛不可立。壅蔽之根不去。則血脉終不可通。忌嫉之根不去。則將帥終不可擇。欺誣之根不去。則兵財終不可治。此斷斷不易之理也。陛下何不超然遠覽。深思內憂。有甚外患。而日夜講求消靡之方乎。我祖宗之御天下也。政事委於中書。可謂專矣。然必擇公忠鯁切。風采著聞者使為臺諫。必擇端亮守正。敢於論駁者使為給舍。天下之事有利有害。群臣之衆有正有邪。所當彈者。臺諫得以公彈之。所當駁者。給舍得以公駁之。此祖宗戡官邪。肅朝綱之大本也。今日誠體祖宗之意以行之。俾任是職者不捨大而論細。不避難而言易。紀綱既正。百官承休。豈復有為偷安為壅蔽。為忌嫉為欺誣。以惑吾之聽者哉。唐太宗英主也。魏證進諫曰。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甚矣聽之貴偏。而邪之易以害正也。臣願陛下審兼聽之美。戒偏聽之私。充元氣以禦外邪。正內治以安邊境。國勢日張。基圖日固。以繫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天下幸甚。

侍御史劉漢弼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萬之既六請矣。願聽其

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
表說。友上言曰。臣茲者恭覩陛下學念根于至誠。學力期于無倦。添
置講員。增益經史。日有定課。夕有訪問。務爲入耳著心之學。不爲故
事虛文之舉。中外慶賀。如出一辭。臣竊惟自古聖王之治。其端本澄
源所恃以長久者。在於親君子遠小人而已。惟尚書一經。其言此道
最爲詳盡。敢因陛下添講此經。得以少述其畧焉。益告舜曰。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以言任君子則貴於專。去小人則貴於決也。禹告舜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以言能任
君子則不畏於邪佞小人。然後惠及於斯民也。伊尹告太甲曰。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以言不親忠直
之君子。而比頑童之小人。則亂亡可立至也。傅說告高宗曰。惟治亂
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以言用賢能之君

子則治。用私惡之小人則亂也。周公告成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
人。其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以言成王初政。當去小人。任君子。則能
竭力以輔國也。穆王告伯景曰。謹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
惟吉士。以言人主左右當選用吉士。而毋用便僻之小人也。凡此數
端。載之尚書。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爲安國家利社稷之本。然而自古
人主。固有始也知君子之可親。而終也則移而爲親小人者矣。固有
貌親君子而心實疎之。至於小人則貌與心俱親者矣。固有君子以
拂意而日疎。小人則以順旨而日親者矣。固有小人指君子以爲黨
人主終墮其計。而遂疎君子者矣。固有毀言日至。譖語日聞。而君子
則以譖毀而去者矣。是五者之患。豈有他哉。蓋君子之事君也以正。
正則難入。小人之事君也以順。順則易親。君子難進而易退。故其勢
易以疎。小人挾智以固寵。故其勢易以親。君子每責難於君。故卒多

齟齬。小人則逢君之惡。故樂於聽從。唯賢君聖主。見善明。用心剛。知天下之治亂。繫於君子小人之用否。為之取捨進退。使之各當其所而不相亂。別白區處。使之各定其論而不能惑。唐虞三代之治。蓋無有越此者。漢元帝用蕭望之。其始也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卒以洪恭石顯而衰漢業。唐元宗相姚宋。其始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卒以林甫國忠而亂唐室。以是知人主之親君子為甚難。而尤難於悠久。人主之親小人為甚易。而尤易於亂亡。漢唐二君。其明驗大効。可以槩見。本朝范祖禹之言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以蕩君心哉。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為天下害。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患矣。至哉斯言。其深得小人之用心乎。仰惟陛下初政所及。動合人心。其親君子。遠小人。固以深得其說矣。而臣猶以是為言者。誠恐自今以往。歷日浸遠。時日益異。事日益變。寧不為陛下長久之慮乎。臣願陛下。深究尚書一經。其言親君子。遠小人。如是切至。鑒漢唐二君治亂之所分。觀范祖禹論小人之情狀。常軫聖懷。分別邪正。外而百僚庶尹。內而左右近侍。凡忠誠正直之臣。道學實德之士。此皆君子也。願陛下視如手足。親如腹心。不以日久而浸疎。不以拂意而輕厭。凡便僻邪佞之輩。虛誕貪譖之徒。此皆小人也。願陛下嫉如仇讎。視如草芥。不以親昵而偏信。不以悅意而愈親。堅此聖心。守此聖鑒。陛下享國萬年。而長用此道。毋採於異議。毋奪於譖言。則尚書一經。帝所以帝。王所以王。端可齊驅而並駕矣。臣不佞。荷陛下開納其言。固常見之行事。茲用感激奮厲。盡瀝肝膽。為陛下一言。唯聖慈留神毋忽焉。

知成都曹彥約奏曰。臣竊見陛下更化以來。拔擢人物。寸長片善。選用無遺。可謂深於愛賢矣。士大夫食祿任事。思所以報君體國。外可

以宣力四方。內可以主持正論。然而緩急之際。當饋太息。安有人才不足用之患。其故何歟。蕭望之可使為潁川守。不可使為御史大夫。人才之於世用。要各有分劑也。持正論者。未必有吏治。行惠政者。未必有邊才。優於教道者。未必有剖決之能。篤於孝友者。未必有強明之譽。鼂腔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解之則悲。雖有聖智。不能加毫末於其間矣。漢武帝得人之用。冠絶前代。史於贊語稱之。剖析甚至。謂之滑稽者。不必責以質直。謂之文章者。不必責以篤行。各有所長。大器可見。儻不以其力之可為者而用之。以其所不能者而強之。營進者常處其所易。盡力者常居其所難。人才雖盛。宜不足以有用於世也。臣自識事以來。讀呂公著所為手記。具載人物纖悉詳備。德履之有可紀。政術之有可稱。直録其名。不載其事。其他一言一行。稍不可廢。則云某人稱其能。文某人稱

其有守。念前賢愛人物如此。心甚慕之。亦嘗取今世搢紳之士。筆之簡冊。求如公著所記者。以為準則。將以供當路之所問也。比年國事既多蔫。名亦衆。歷數舊編。則見於録用者。十已八九。用人路廣。而猶有乏才之歎。臣竊惑焉。豈用之不得其所。不足以盡其才耶。將忌間者撓之。而不得以行其志耶。如其忌間者撓之。而不得以行其志。則主盟於上者。固當有以任其責。若謂用之不得其所。不足以盡其才。則不為無説矣。古人度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著其私以觀其所與。試其事以觀其所能。與之言以審其所欲。教之語以警其所不逮。然後以是事任之。以是效責之。毀言日至。而不置其疑。謗書滿篋。而不改其度。夔敬建和親之議。則使之結約者莫如夔。敬王恢建馬邑之策。則使之擊輜重者莫如王恢。事成宜享其利。事不濟宜受其罰。載在史策。不一而足。孝宗用史正志之為發運遣湯邦彥之為泛使。距

今未遠猶出諸此。不知不測用人之說何所起也。開禧倡議復古。未必全誤。當路者以術數處之。其規撫已狹隘矣。起武將於散地。俾守襄陽。臨行問所欲。則曰到彼當自知耳。輟近臣於禁路。俾宣諭湖北。臨行請所為。則曰飭民與忠義相挺耳。又規恢之旨方播。而諸將之師已出。宣威之命方下。而三交河之敗已聞。謂用兵而不厭於詐。詐於境外可也。烏有共事任事之人。勿相與為隱。然使其心腹不得以洞達。利害不得以詳告。上之所以識之者未盡。下之所以自結於上者猶踈。則視相與為隱者纔一間耳。時方急於用將。固得以論將言之。臣頃在湖南。得鄂州討捕軍馬。知偏裨之中勇怯之不能皆一也。又知其軋於統制統領。而不敢有所自言也。自準備將以上。曰引一二輩與之語。以察其技。率然迎敵。則擇取其欲行者遣之。而不欲者不強也。故其被命者皆樂行。而其遇敵者皆樂戰。然亦如此而已耳。未敢見其一捷。而以大將許之也。自開禧以來。外侮狎至。廟堂之上。莫不以選將為急務。士大夫間莫不以選將為至計。謂可以為將者則有之矣。謂可以為大將則舉天下難之。而不敢言也。勇而有力者常十一。勇而有志者不百一。勇而有謀者不千一。勇而重厚知國家事體者雖萬億不得其一也。十而有一者行伍也。不足問也。百而有一者部隊將不足薦也。千而有一者可以薦而將百人矣。萬而有一者可以薦而將千人矣至於萬億而不得其一。即所謂重厚知國家事體者也。彼大將者豈若小將之易與哉。動而與兵法合。謀靜而與前賢合。德爵祿不足以累其心。中御不足以變其令。觀朝廷施設可以知曲直。望敵人營壘可以知勝負。小挫不足以言辱。小勝不足以言功。非明哲不足以知其人。非信任不足以重其事。與

其以常人當之。猶不若闕之為愈也。臣常薦人為統制矣。朝廷以軍帥處之而不稱。非其人不可為統制也。臣常薦人為沿邊繁難任使矣。朝廷亦以軍帥處之而不稱。非其人不可為沿邊繁難任謂臣所薦者輕而朝廷所以用之者重。雖足以自慰。謂朝廷以用人之急而塞其向進之路。雖臣亦不敢以為喜也。何也。中才之人。分量有限。敢戰之士。志趣不等。善戰者可以先登陷陣。不可與議進取之大計。損軀者可以斬將搴旗。不可與計廉隅之小節。其初本急欲用之。而其後乃塞其向進之路。用人之難。一至於此。每訪愈下。其才愈難。擇將之說。如之何而可以繼也。劉先世童貫之將也。為中興名臣。韓世忠梁師成之將也。其功業烜赫如此。今改絃而用諸將。非必擇今世之敗事者盡棄之而後可也。用得其道而使之。勿疑。處得其平而使之勿驕。舍短取長。庶乎其可耳。故臣嘗論之。惟天下之至公。而後可以來天下之賢。惟天下之實德。而後可以用天下之賢。郤缺戰勝晉臣得封。陳平計行無知受賞。古人用賢之意。為天下分職耳。豈必自我出而後為得哉。丘山合土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願陛下用人之際。開心見誠。使有口者皆得以盡言。有言者皆得以受賞。則求賢之路廣矣。若乃薦於此者或用之於彼。薦之急者或處之以緩。於幾事則密矣。非用人之實也。汲黯見憚淮南寢謀。元王設醴穆生委質。吾人敬賢之意為斯世有用耳。豈有愛之而不敬。敬之而不愛者哉。直諒多聞者必有益於人。便辟善柔者必有損於道。願陛下用人之際。表裏如一。所可敬者親之。惟恐不速。則用賢之効著矣。若乃曲留名德。而不用其言。包荒巧宦。而不忍其去。於體貌則均矣。非用人之實也。有用人之實。則公論服。無用人之實。則志士疑。此又衆人之所難言。而臣不敢有隱者也。陛下寬其罪而加察焉。臣不勝幸甚。

魏了翁罷督予祠。右正言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爲了翁罪。樞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各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材。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

韶知泉州又奏曰。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爲。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去之矣。

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薦知信州丁黼等狀曰。右臣疎庸一介。誤蒙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嘗竊自誓。以爲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徇其私。則內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往者蓋嘗以公論弗容。而劾數吏矣。今部內之官。有爲公論所予。而嘿不以聞。何以逭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知信州軍州事丁黼。性本誠實。學有師傳。脩身立朝。物論素所推許。今爲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弟之政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耆年。天資耿介。履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李寀。性行粹溫。規模詳縝。早親師友。多所見聞。澹然自持。不爲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粮科院楊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自將。恥爲表襮。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諸衆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用敢仰體清朝之意。各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甄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

德秀又薦洪彥華等狀曰。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爲。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効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剡聞于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爲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鄂爲鄂州錄參。日以佳士。其在漕幕。竭力最多。振其年尚少。已爲吳獵詹體仁所知。目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已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蓋傷亡甚。凡月間。即令彥覃前往與本郡守貳。圖所以極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九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叱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覃若寘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

德秀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曰。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爲縣四十有三。而號爲難治者居其太半。蓋上供送使。爲數寔繁。月樁版帳。率多白撰。爲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苦。伸理冤滯。往往視爲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爲急。而以字民爲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采諸物論。得十人焉。謹具列于左。須至奏聞者。宣教郎知徽州歙縣馮特鄉譽。資清峻。學識通明。到官以來。政政所職。至誠篤實。一意在民。催科有

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殺蹤跡曖昧臣嘗委之迹捕乃能多設方畧日夜究心留月數月罪人斯得姦兇讋伏寃結獲伸考其風績可為本道之最奉議郎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為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嘗官而行不為阿徇廉靜無擾田里安之宣教郎知信州弋陽縣紫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譽強毅自喜卓犖不群弋陽近歲凋弊日甚自其到任極意杷梳結立義役以革紛爭實弄之弊優卹戶長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出至公人情翕然稱為賢令宣教郎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端良涖官之初適郡守趙不撓務為苛暴嘗吏重足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其間獨能弗改常度慈祥豈弟藹然有循吏之風去夏霪雨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宣教郎知池州青陽縣許溪學問淹該材力強濟池之諸邑曩因宣限困於預借溪始至官適逢儉歲朝夕勤瘼如理家然既賞舊逋又免新借邑之窘瘵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蓋有功於此邑者宣教郎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脩其為邑也心乎愛人用刑省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承事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倫名家之子生長見聞宣城夙號煩劇倫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恩信及民不為苛猛歲適旱飢推行荒政曲盡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庭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決之訟審詐絶少承議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為本人甚安之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勤不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為政寬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見

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卿而下。人品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朝廷特賜甄録。若後不如所舉。臣寧甘坐謬妄之辜。

德秀又奏曰。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術連衛結罪保明聞奏。即不以常格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求志。至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於詩。晚益平澹。身雖閒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弟忠信為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仔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録奏聞。

用人

宋寧宗時衛涇論人才六事上奏曰臣聞人材盛衰繫國隆替國之將興則朝多雋良精神可以折衝及其將卑士氣銷弱緩急不可倚仗此爲國遠慮者所當憂也然材之盛衰不同非天之生材有時其所以壅閼摧傷之者固非一端也書稱用人必詢於僉謀孟子論用賢必斷之國人蓋人材至多非一人所能盡知所可信者天下之公議也公議所與從而與之公議所非從而去之字奪去取一本平公議則人之賢不肖曉然而易辯矣若捨公議之所在信任左右以爲耳目則愛惡毀譽或行其間浸潤膚受有不自覺左右所謂賢未必爲公議之所與也公議所謂賢未必不爲左右之所忌也其言亦間有合於公議者矣蓋欲取信於人主而爲他日不肖者之地也如是

則諂諛阿附之徒僥倖獲用而孤立獨行之士無自而進矣此人材所由衰者一也人主之德莫大於虛心無我舜之所以大不過曰舍己從人夫惟虛心無我則可以翕受衆正舍己從人則能取人以為善苟或蔽有我之累無舍己之誠則愛憎任情不得其正鯁亮者未必非忠也而終惡其忤己諛說者未必非佞也而終喜其順己任政事者據諠執正則以為好異遵守成模則以為稱職任言議者論奏無隱則齟齬難合少所建明則馴致進用抑不思鯁亮者果為愛君乎諛說者果為愛君乎此人才所由衰者二也序進賢能大臣之職也人主不能自用天下之才故舉而屬之大臣大臣進用乘方裁量失平則易其人可也達賢進能之柄不可奪也大臣欲避主疑以為自安之計遂不以明揚士類收拔人物為己任用捨進退惟奉成旨不敢平章至使銜旁出進取多門大臣失職此人材所由衰者三也人材固未易徧識伏於疏遠者尤不能知操柄者苟平心應物廣詢博採以為賢則用以為不賢則棄借未盡當十得六七矣奈何平居為親故擇官之意常多為國求材之意常少好趨進者以昵己而亟用樂安恬者以疎己而見遺權力多助者不能沮止孤寒寡援者不能薦進守格法則賢愚同滯務甄拔則堅量無準此人材所由衰者四也士大夫之資稟不能皆齊而其趨向亦各異亮直者或易至過抗而安於循默者必指以為沽名剛正者或少所涵蓄而便於容悅者必指以為矯激私相詆訾浸淫不已遂致人主入其言亦疑其為沽名疑其為矯激也而疾之彼固未免於或偏也就其偏而論之世之容默者常多而剛直者常少人主又不能為之保持所以多者常勝而少者常見沮也此人材所由衰者五也士大夫所以重於朝廷者以去就不苟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後可以守其職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然後可以行其言夫義所當去聽其去非特足以全士大夫進退之節亦所以重朝廷之職守也若漫然欲去而不力泛然止之而即止去就義乖廉耻道喪是人材之與紀綱上下交壞之也士大夫愈見薄矣此人材所由衰者六也由此觀之人材盛衰曰君曰大臣曰士大夫皆不能無責焉方今明盛之朝固無棄材之嫌而未免有乏人之憂者其來非一日也臣願陛下深惟國家之安危憫惜人材之衰少先斷自宸衷公眎兼聽照臨壅蔽捐去愛憎獎納忠讜然後明詔大臣不私於進退士大夫不私於論議使群材並進無摧傷壅閼之患則朝廷之基本鞏固賢雋輩出建功立業無不如意矣此尤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財幸

涇奏舉王觀之狀曰臣聞報國之道當舉賢才舉賢才之道當考實蹟臣承乏江西閫寄首尾已是三年前此並未敢輕於舉賢蓋欲遲之於久參之於衆密加考察庶得其實今蒙恩易鎮行且去此一道官吏之政績敢以實聞竊見承議郎江南西路轉運司主文字王觀之家學淵深天資夷粹往年編入宣幕守荊諭蜀者率賴其助試邑江之德化善政尤多今為江西運管處事極有條理然未嘗矜能以求名持論主於正大而尤知潔己以律下識者皆以為遠器朝請郎撫州通判趙時通公族之英自致名第揚歷州縣俱以材稱貳政天府遇事不苟垂滿而罷或者惜之通守撫州就攝郡事邦人既服其明允又稱其廉平驗之行事允有實政承議郎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洪徯風度端凝吏能整密生於相閥克守儒風自為漢陽簽幕諸司已交薦其材及至試邑黃陂治辦之外又有學道愛人之政今為本司機幕每事明審無不合宜雍容撥煩廉介可敬陸沉幕屬未盡其長朝奉郎筠州通判孫格七閩之秀早拾儒科明習

條章老成端介昨來宰泉之同安殊有能聲今茲通判筠陽凡所關決未始留滯宣教郎知建昌軍新城縣何遲策名太學擢第一科初為隆興節推當路交薦其材且繼任成都撫幹諸司亦表其廉能試邑新城盡起宿弊催科不勞而辦田里無不安之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彭耕名父之子克世其美其才足以強濟其心主於寬平崇仁當累政玩弛之餘耕到官數月治聲藹然獄訟既清財賦亦裕推其餘力猶能廣學校築堤岸以惠邑人通直郎知臨江軍新淦縣趙公括學古入官脩飭廉謹早年甘守遠次務師先達以為久及壯試吏所至去思新淦縣邑素多豪猾公括廉介守法不畏強禦苗耨而髮櫛之吏不能欺邑以大治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縣桂如篪儒行吏能俱有足取安於平進廉不近名服勤邑事行且受代臣察其聽斷之間並無過舉通直郎知筠州高安縣潘熏生長名家習熟文獻持心近厚律己以廉其在高安安靜不擾而邑事整整有理閭里安之文林郎贛州瑞金縣丞陳景仁奮身上庠遂策名第再轉而為丞劇邑每事健決不避權豪洊攝邑寄無不辦治州郡材之從政郎隆興府武寧縣丞連元操守端溫學術該洽贊畊邑政潔己奉公靖共自將不事犇競迪功郎臨江軍軍學教授徐价經學脩明文詞贍麗能謹庠序之教務崇義理之文教導有方士類多之已上十二人臣始得之於衆言未敢深信及驗之行事委有實績仍其間多是前後累經監司守臣論薦非特臣一己之私言欲望朝廷特賜審察擢用他時必能效尺寸於事功誠非小補

涇又奏舉滕璘等狀曰臣誤蒙聖恩分閫江右一道十二州之官吏雖不能徧觀盡識然其間學以從政居官可紀者采諸公論密加考察今得七人知而不舉臣則有罪竊見朝奉郎隆興府通判滕璘天

資靖重學術淹該早為省殿試前名不肯輙干捷徑盤旋州縣逾三十年晚遷班行未究所蘊今通守本府涖職公勤叶贊為多從事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師秀操尚清修詞章典麗一第二十七年未脫選曹師秀怡然不以介意自參漕幕處事正平持身潔廉贊畫平允承議郎知隆興府奉新縣潘景伯器度高雅政術疏通三仕于隆興邦人稱之無間言試邑奉新留心撫字剖決滯訟平易近民奉新之人無不賢之宣教郎知隆興府武寧縣趙善璙資性宏達材諝端良既由門蔭以登門第又中法科以試廷評出宰武寧曾未數月催科不擾而辦獄訟不察而明武寧之人無不德之迪功郎贛州州學教授蔣日宣稟資重厚行已端良自收科名益進學問分教章貢士譽日隆其誨人以行義為先不專以文詞為上迪功郎建昌軍軍學教授黃宜履行粹夷文學醇茂奮從舍選復取甲科初仕盱

江歲月未久然其教人必以規矩士類服之迪功郎袁州分宜縣尉鄭魏挺學問老成典刑詳練登名前列自當注擬教授魏挺乃能不卑小官屈就尉職出入阡陌戢盜安民廉勤強濟邑人稱之以上七人不惟文學可采亦有政績足觀科名皆在人前職位猶在人後欲望朝廷他時特賜旌擢以為一道官吏之勸

涇又奏舉徐範等狀曰撿準淳熙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勑節文臣寮奏乞令監司帥守各舉其所知不必列銜同薦只乞令監司各公共按舉又準嘉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節文乞如後來增刱所薦科目所知廉吏等名目悉行罷去又準嘉定六年八月一日勑中書門下省臣寮奏節文邇者從臣奏請欲復所知之舉嚴臧否之法乞須示監司帥臣繼自今凡所舉部內人才與夫所知臧否科目之薦務在公心採訪取其才行卓絕績用彰著者指實聞上八月一日三

省同奉聖旨依臣伏覩從政郎南安軍大庾縣令徐範名父之子家有史材試邑大庾究心撫字居多可紀之績嘗教郎知筠州新昌縣事沈鍈名臣之孫脩謹好學游吏民社留心聽斷殊有廉平之稱脩職郎南安軍南安縣令揚洽學問淵深文詞藻贍為令南安平易近民迪功郎筠州軍事推官俞機生長名家優有才具贊幕筠陽事不辭難迪功郎筠州司法參軍詹卓學問醇正父子世科政術通明守以廉介人稱其賢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董仁澤早擢儒科兼通世務樂安最為荒陋仁澤興仆植僵民懷其政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林杲克守家法極有吏能究心撫摩令修於庭户之間民皆便之宣教郎知隆興府分寧縣事陳元衡名宦身名第有志事功律已奉公撫民戢吏百里安之迪功郎監江南西路轉運司造船場温良輔識度和平幹才整密處事謹審而有辦集之能如範等者實臣所知欲望聖慈更加考察特賜旌擢臣今所舉徐範等九人充所知涇又奏舉蕭舜咨狀曰臣近者不度踈外輒以一道屬吏之實績胄昧上聞繼而博加採訪咨致參考猶有未盡與其避罪瀆之嫌而有遺材之愧不若冒三獻之耻而效勿欺之忠竊見宣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事蕭舜咨成均高選尋策名第材敭膚碩操守端方視身無瑕臨政不苟金谿凋弊陋邑實賴其撫摩寬平之實人甚安之從事郎撫州軍事判官彭去非蚤由門蔭遂取世科學識醇明器資鯁亮行已有耻守法不阿臨川前後守臣多資其贊畫廉潔之實人尤稱之迪功郎江州湖口縣尉陳韓夙有師承蚤收科級務為實學不事空言志尚既高識趣亦遠儻及其華而用之必能以事業表見今仕湖口滿丁歲飢荒有術邑人德之已上三人去替各已不遠輿論既無間言諸司亦嘗交薦驗之行事誠可旌擢欲望朝廷特賜甄録以

風厲一道之官吏使居官廉平行已忠實者有所激勸誠非小補
涇又奏舉章琢甄世光乞賜軫錄狀曰臣竊惟用人之道猶之用器
擇人之術比之擇材器不可不及時而擇及鋒而則多利器及時則多良材臣前後薦士已成屢瀆令於所部又得二
人其材與器皆堪煩使涵養更久必大可觀然知其可使辦事又當及其英銳早加收拾竊見承務郎監潭州廣積倉兼衙倉章琢材力
強濟識慮精明博通舊聞練達世務本州倉官前此並緣久例不免侵漁琢能特身潔廉遂絕此弊郡有亡金之獄累月不得主名臣委
之考鞫數日果得其實使之剖析凝滯當無留難迪功郎潭州醴陵縣尉甄世光奮自儒科曉暢民事出入吁陷禾始辭勞而又不事說
隨能自植立體陵之治理效世光之助為多已上二人欲望朝廷特賜軫錄也或有繁難任使必能辦治惟幸朝廷及鋒及時而採取之

涇又列薦徐筠朱著留鈞乞賜甄擢狀曰臣等誤蒙聖恩付以一道
耳目之寄凡所部官吏之庸濁苛刻者未敢避怨具以實聞恭蒙朝
廷施行不勝遠民之幸至於良二千石治行表表衆所共睹者名知
刺而不知舉何以勸功竊見朝請郎權知全州軍州事徐筠學古好
脩謹身率下不事表暴力行撫摩刑後清平田里安帖餘事著書有
補後學又能崇教化以厚風俗築城壁以固藩籬其他善政不一而
足朝請大夫權發遣道州軍州事朱著持身潔廉蓄學醇正居家孝
友賦政中和到郡之期雖未為久而豈弟之實信服於民財賦獄訟
色色整辦加之志趣端靖不為苟合人品既高政術亦茂朝散大夫
權發遣邵州軍州事留鈞存心簡靖臨事寬明雖出相門實通吏道
到官以來能於整辦之中未失拊循之實已上三人臣等參之頗審

若蒙朝廷特賜甄擢決不上孤使令。

涇又列薦薛洽等狀曰。臣等竊惟承流宣化。其責在守令。揚清激濁其責在長吏監司。臣等誤膺委寄。既以一路郡守之有治行者。冒昧奏聞。若及守而不及令。何以為字民者之勸。竊見奉議郎知潭州長沙縣薛洽。持身清潔。涖事醇明。謹儉自將。不事形跡。每月催科。僅足則止。能藏富於田里。不窮民以自豐。考之近時。可為廉吏。通直郎知潭州安化縣趙崇模。胄出相門。學有家法。明練而不好察。公廉而務近民。安化民獠錯居。崇模以豈弟行之。無不馴服。用之他日。當為遠器。宣教郎知潭州醴陵縣羅嬴。為學醇正。臨事寬明。能於催科之中。不廢撫字之政。終日孜孜。主於愛人。考之行事。允有賢業。通直郎知潭州湘鄉縣趙伯駿。恬靜有守。廉介無華。剖決得宜。不事苛察。湘鄉邑大事叢。伯駿從容治之。若有餘地。參之輿論。委有能稱。宣教郎知道州營道縣蔡師仲。性資融明。器度開爽。達於政術。每事練詳。而又持身廉勤。御下有方。若試之事任。實為通材。從事郎知衡州耒陽縣趙彥飭。奮由屬籍。自致儒科。練達吏能。不廢學業。往時帥臣朱熹亦嘗舉之。今為耒陽居多惠政。已上六人。臣等互加參稽。頗為詳審。欲望朝廷特賜旌擢。以為作邑之勸。他日設不如所舉。則繆罔之罪。臣等所不敢逃。

涇又奏舉李鼎等狀曰。臣竊惟國家分道置帥。許以察吏。臣子以身報國。未若薦賢。臣承恩守藩。罔功閱歲。得於考察。宜有薦揚。竊見宣教郎知潭州益陽縣李鼎。資性和平。學業醇茂。初任宜春簿領。繼為臨賀教官。皆以脩潔受知當路。循次改秩。試邑益陽。適承彫弊之餘。力行撫摩之政。能脩學校以勸士。寬期會以安民。獄訟不察而明。催科不擾而辦。平易近民。於鼎幾之。從政郎邵州州學教授陳覿。賦資

靖恭持身端介。平昔安分。未始干進。舊從朱熹講學。尤以名義氣節為重。分教邵陽。極力作成。不專事於文辭。能誨人以廉耻。恬退有守。於覿似之。從事郎郴州桂東縣令黃龜鼎。材謂疏通。器能肅給。三仕于桂陽。民懷其惠。今為桂東縣令。乃昔峒寇所巢。龜鼎雖務懷柔。不姑息。革暴而良。漸有端倪。還定安集。龜鼎有力焉。從政郎道州江華縣令莫价。志氣好修。文采亦富。見於議論。每事正平。江華之在春陵。號為難治。价力行撫字之政。不忍鄙夷其民。學道愛人。价有志焉。已上四人。在臣部內。具有實迹。可采。欲望聖慈特賜褒擢。以厲其餘。

庶見九重不忘遠之意。

涇又奏舉朱端等狀曰。臣蒙恩任使一路。雖職不專於刺舉。至官吏能否。亦嘗考察。以備器使。今所部守貳。有能名者。采之公言。纔得四五。知而不舉。是謂蔽賢。伏見朝請郎知南劍州朱端常。才具優長。儒雅飾吏。襄宰長洲縣事。整辦諸司。稱其能。朝廷嘗加擢用。今守延平。尤有治效。撙節郡用。置惠民倉。畀糴米儲積。以助常平。閱習禁軍。月有按試。等第支賞。以厲士卒。考核兵械。實有可觀。奉郎通判泉州何松。性資明達。政術亦優。一試劇邑。以辦治稱。兩為郡丞。以循良著。溫陵浩穰。民夷錯雜。屯戍軍兵。尤億以時彌縫。關決賴以協濟。承議郎通判邵武軍趙善稐。宗室近屬。能自奮勵。強明敢決。所至有聲。通守齊安。牙稅增羨十餘萬緡。盡數起解。無所欺隱。殆為諸郡之最。今倅昭武。合發上供。亦不擾而辦。宣教郎通判建寧府張國均。性質篤誠。遇事不苟。奉議郎通判汀州樓鑰。才華茂美。所至有聲。富沙大府。民物繁夥。臨汀偏州。俗習獷悍。皆能協贊其守。政化大行。此五人者。考察已久。並著能名。委有政績。欲望朝廷特加表用。以為官吏之勸

涇又奏舉陳嗣宗等狀曰。臣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在上之令。則有勸懲。為臣之義。第知體國。臣誤蒙聖恩。付以一路。玩歲愒日。無補毫分。惟有薦賢。是為報效。近則親所目擊。遠或采之公言。既得其人。不敢隱嘿。伏見儒林郎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陳嗣宗。天資靜重。學問深醇。斷獄議刑。持平守正。處置明允。人無異詞。文林郎前汀州州學教授孔夢符。文學著稱。議論英發。曾為從臣列薦。中書籍記選用。從事郎西外宗學教授林士遜。風猷醞藉。經學淵源。訓導有方。麟趾化洽。宣教郎前知福州寧德縣王克恭。學問正醇。器識宏遠。究心撫字。遺愛在民。繼之者宣教郎郭伯良。器質純厚。才識茂明。平易近民。催科不擾。奉議郎前知泉州同安縣章太蒙。學術醇正。操履端方。政尚中和。民惜其去。久淹州縣。未盡其才。承務郎知福州長溪縣江潤祖。聽訟有方。催科不擾。濬河以便民耕。修學以養士類。具有實政。非敢溢美。承務郎知福州懷安縣趙師玘。以宗室子能自飭修。撥煩剸劇。綽有餘刃。宣教郎知建寧府建陽縣黃千里。舍法優等。擢第乙科。文學議論。可備館閣。承奉郎知建寧府崇安縣趙必愿。克紹家學。奮取儒科。抱負不凡。實為遠器。從政郎建寧府左司理參軍吳端忠。稟資仁恕。遇事詳明。盡心平反。獄無冤濫。承務郎知福州長溪縣丞黃以大。操尚剛潔。政事通明。剖決民訟。無不平允。修職郎泉州安溪縣主簿王仲龍。名臣之後。學有本源。簿領卑官。未究其用。迪功郎福州候官縣主簿黃佾。詞學優贍。論議有餘。迪功郎福州閩縣主簿鄧樞。履行端潔。通曉事情。皆限於特科。無以自見。此十有五人。或懷才抱藝。或立事建功。片善寸長。悉有可錄。量能授任。不厭其多。伏乞朝廷特加旌擢。

涇又奏舉陳孔碩狀曰。臣叨竊寵榮。遂延災疾。蒙恩從欲。俾奉叢祠。

縱使危喘獲全。不復可為世用。拳拳報國之忠。猶於薦賢。或可自見。
臣伏見朝散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陳孔碩。學得師承。行推介
潔。有志斯世。不事空言。以其才術。無施不可。臣頃玷從班。被旨薦士。
初未識面。得之士友。即嘗薦聞。已而朝廷博採公言。旋加甄擢。將漕
廣西職事脩舉。措置溪峒。漸有倫緒。再蒙召用。以病力辭。遂得鄉部
議幕。官閑無事。誠足優賢。朝廷方脩內治。且防外禦。如孔碩之才。處
以閑曹。誠為可惜。臣與之同僚首尾一年。益熟其人。不能自嘿。欲望
聖慈特賜改除。若內若外。隨所委任。必有以上副隆指。見於事業。臣
疊犯天威。下情無任。

涇又奏蔡汝揆等狀曰。臣誤蒙聖恩。再畀江右閫寄。已五閱月。日夕
搜訪官吏之有實政者。已得六人焉。知而不舉。近於蔽賢。竊見朝散
郎通判筠州軍州事蔡汝揆。受材膚碩。遇事精明。昔宰貴池。諸司嘗
合薦其政。今為高安通守。公心關決。郡無留事。吏民一詞稱之。朝奉
大夫前通判隆興軍府事史復祖。優有吏材。勤守法律。三為郡佐。所
至有聲。隆興滿歸。人惜其去。考其行事。具有條理。宣教郎知隆興府
豐城縣事汪綬。奮自名門。留心官業。材雖強毅。政甚平和。本府日放
詞狀。豐城邑大。而訟獨少。田里相安。俱無間言。承奉郎知建昌軍南
城縣事黃以大。家世良吏。復親名儒。律己廉平。示民安靜。昔丞長溪
臣嘗舉其政績。今南城邑政過長溪遠甚。行且昔滿。民憂其去。宣教
郎知撫州樂安縣事孫起予。儒學吏能。皆有足稱。一第三十六年。人
歎其滯。樂安獷俗。而起予反著學道愛人之美。承事郎知袁州宜春
縣事黃應酉。有政有文。精力英發。初登名第。鄉黨稱之。宜春劇邑。而
應酉兼有催科撫字之譽。是六人者。臣不惟觀諸文移之申明。而又
考諸案牘之剖決。不惟采諸士大夫之公論。而又訪諸詞訟之細民。

委得其實故敢冒言欲望朝廷特賜旌擢
涇又奏舉留丙楊恕等狀曰臣誤蒙聖恩再分江右之閫玩愒罔功
日夕懼惕惟念事君以人薦賢報國尚可少效萬分故於一道之官
吏孳孳搜訪其為政有實績者敢不悉為陛下言之臣竊見朝請大
天知撫州軍州事留丙稟資重厚賦政和平雖生相門諳練民事撫
之郡計董董丙到官五月不趣迫而事以辦鎮靜不撓田里安之年
事以迫若速加擢用猶足以得其數年之力朝散郎擢知臨江軍事
楊恕器識沉靜學術醇明備更繁難曉暢吏事到郡踰年臨政不事
察察力行撫摩崇尚教化財計昔迫而今寬訟牒先繁而後簡軍民
相安人稱其賢朝奉郎添差通判隆興軍府事葉澄文行粹夷資性
誠慤不以館閣清流而不屑吏事不以耆儒宿齒而簡畧訟牘每事
詳審精力強明有德有才人愛而敬之朝奉郎通判隆興軍府事俞

遷克守家學卓有能聲昔宰溧水其政已為諸邑之最今倅是邦一
力裨贊郡事多賴之搜剔蠹弊而吏不敢肆灼知情偽而民不敢欺
施於內外繁劇之任必有可紀通直郎通判南安軍張清臣生自名
門習於吏事揚歷州縣安於平進南安斗壘自溪峒挺變以來民產
失耕冒佃而經總制欠額數多幾於束手清臣於關決平允之餘能
條理財賦以無乏供人所甚難者承議郎通判隆興軍府事許祓胄
出世家持身清謹存心職業不事表襮到官方及數月其見於關決
者已多可觀吏民信之畧無間言從事郎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
公事徐清叟學業醇茂奮身甲科分教當塗鄰境士類從之如歸今
茲婉畫率皆可行之實守正不阿足為遠器從事郎充江南西路轉
運司幹辦公事方大琮志氣好脩文采亦贍早為南宮亞選士論稱
之主畫漕幕剖決詳明考其行事允有賢業已上八人者在本路守

貳幹官之內。考察頗審。誠未多得。其間率皆累經監司論薦。欲望聖
慈。特賜甄擢
涇又奏舉范應鈴狀曰。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休戚在乎令。
臣邇者不揆踈外。以一道官吏之政有實績者。冒昧敷奏。而縣政之
卓然可稱者。猶未殫舉也。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事范應鈴。持身清
介。遇事精明。初任尉于吉之永新。屢與郡太守爭辯是非。而守常屈。
崇仁當積弊難治之後。應鈴嚴於吏而寬於民。苦節非泛之費。蠲罷
古藝之取。私謁不行。豪猾屏迹。不畏強禦。實可大用。奉議郎知隆興
府南昌縣事趙師陶。稟資粹溫。持心平正。六年嶺外。休譽藹然。得邑
南昌。仍在舊所遊學。人情至稔之地。師陶善待故舊。屏絕請託。凡民
間爭訟。親自體訪。必欲盡得其情。而獲罪者皆伏而不怨。平易近民。
允有賢業。承議郎知袁州萍鄉縣事趙彥章。文學優長。議論公正。一

第三十五年。安恬自若。前任本路提刑司幹官。以所得京削。遜與別
司母老之人。今為萍鄉。無非學道愛人之政。搢紳樂道之。宣義郎知
筠州高安縣事余珪。襟度溫雅。政術詳明。生於相家。宛若寒素。初入
浙西倉幕。已有令譽。今於高安彫瘵之邑。不事敲朴。月解自辦。撫摩
小民。而獄訟平息。上下皆安之。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縣事邵應祥。
為學醇正。處事寬明。分教于衢于徽。皆穆士論。改秩作邑。飾以儒雅。
能於催科之中。不廢撫字之政。參之公議。委有能稱。宣教郎知撫州
臨川縣事趙崇尹。賦姿開爽。遇事直前。犯險潢池。以脫選阱。臨川頗
號繁劇。崇尹到官未久。聲譽甚休。能於整辦之中。不失和平之政。考
之行事。可謂通材。承事郎知建昌軍廣昌縣事滕仲宦。生長名族。服
習典刑。平進宦塗。多所揚歷。廣昌僻在山谷。風俗頑獷。仲宦一以無
事理之。獄訟簡寡。政譽翕然。從事郎知吉州永新縣事潘復。擢自儒

科精曉吏事前者分教斷春大得士譽今永新鄰接溪峒加以豪户盤結復調娛得宜強者伏而弱者愛之刑役清簡綱紀肅然此八人者皆作邑有善狀字民有實政為一道所稱欲望朝廷特賜甄録又準嘉定六年八月一日勑中書門下省臣寮奏節文通者從臣奏請欲復所知之舉嚴臧否之法頒示監司帥臣繼自今凡舉部内人才與夫所知臧否科目之薦務在公心採訪取其才行卓絶績用彰著者指實聞上八月一日奉聖旨依臣竊見迪功郎撫州州學教授吳輈文學俱優恬退有守始到官舍訪問郡之宿儒率學之諸生親登其門請為學正提點刑獄孫德輿聞之謂此風不行久矣不待有求郎膺陞陟之薦考其教育動有成法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授梁致恭學術醇正質直無華奮自膠庠以取科第留意教養每考察士子於文詞之外孤寒無媒諸臺自舉之於其垂滿人惜其去從事郎筠州軍事推官李伯賢生長名家自有植立持身勤恪遇事詳明筠之郡政多其區畫并有條理士論材之修職郎隆興府武寧縣丞趙公珊奮自屬籍卓有吏能律已公平持心寬厚武寧巖邑公珊一以和平佐其長財賦辦治人情安之迪功郎江州德安縣主簿周良學有源流行無瑕玷德安邑計彫弊不可為邑宰為之引去良被檄越次職以攝邑事整治半年不鞭朴而財計蘇民稱其賢從事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趙希楚服習家訓通曉吏道臨事不苟諸臺多所委任本司凡有差檄究心了辦不表襮而聲譽著人誦其能迪功郎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黃之望材具優長器能肅給叅歲志學有聲場屋奮自名第留意職業委以事任皆得其當迪功郎建昌軍南城

縣尉黃師稷天資端謹材謂通明於職事所當為者莫不修舉而猶能裨贊其長以分任邑事求之下寮未易多得修職郎興國軍永興縣尉趙崇畏材識優長政事勤恪奮自科第抗志高騫出入阡陌戢盜字民境內肅清邑人德之如軫等九人實臣所知欲望聖慈特賜褒擢

涇又奏舉趙汝諴等狀曰臣近舉撫州教授吳軫等充所知而一路官吏猶有四人焉與其取蔽賢之罪寧受再瀆之譴敢盡為公朝言之臣竊見奉議郎通判建昌軍兼管內勸農事趙汝諴器資峻拔政術詳明為丞為宰當路交薦今倅貳江關決平允財計辦治人稱其能通直郎知隆興府奉新縣主管勸農公事趙希普賦性開爽遇事儻明歷歷寖多政譽且嫩催科撫字皆究其心一邑相安人器其業承奉郎知隆興府武寧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趙師巖智不執方材無滯用雖生屬籍實事儒素租賦趨辦縣務簡寡田里驩然民安其政迪功郎贛州司法參軍鄭斯立經學通明操行端潔手不釋卷月評所推自是館閣之器淹泊州縣士論惜之以上四人者令舉充臣所知後不如所言甘坐謬舉之罰

涇又應詔舉真德秀等充廉吏狀曰同奉御筆令侍從兩省臺諫卿監中書門下省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郎官及在外前執政侍從諸路帥臣監司各舉廉吏可以為表勸者三人疏名聞奏以備選擢者右臣衰病退老不與世事相接然有朋舊采訪生死因及一二竊聞近來貪吏稍多良民剝軍一切聚斂民之膏血竭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一搖關繫其大聖天子初政軫念及此特降御筆令舉廉吏以表勸之愛護邦本此意切矣臣知陛下非應故事為觀美而已臣竊謂今日一州一路惟大吏貪黷為

甚小吏固有貪者然民之被害尚猶若大吏貪黷民之被害有不可勝言者小吏之廉亦豈無人但泛泛敘舉恐未足為表勸非明詔之意若大吏之貪者非臣所當言敢以大吏之廉足以表勸風俗者三人為陛下言之臣竊見前知泉州真德秀章楶二人者天資潔廉操守純固泉南多舶貨寶士大夫間有不免而二人者前後為泉皆於舶貨毫髮無取去泉之日舶商擁道攀送以大香炷餞其行二人者皆郤不受商人無以效其勤持香至郡治曰此吾欲獻使君而使君不受吾安可復留以大爐注香於郡之門香聞闔府相與涕泣而祝之何施而得此於人也傳曰臨財毋苟得司馬遷薦李陵云臣見其臨財廉far 大夫平居暇日未嘗不曰能廉至臨財未免有可議而二人者臨財如此可謂忠信行乎蠻貊矣又見前知汀州趙崇模蒙介有守采自表襮臨汀大禮年分進奉本色銀二千兩及文牓諸軍八千餘貫兩項共為一萬五千緡例取之縣縣敷之民崇模到任即自於州家抱認嚴戢諸縣敷斂之民咸德之又諸寨土軍又不補刺崇模任內剩百餘人二年所支錢粮自當萬五千緡皆州郡撙節支遣於民間賦稅日前所欠並與倚閣邦人翕然以為前此守臣蓋未嘗有大槩汝愚諸子皆能守家法而崇模賢譽益高此三人者皆大吏之廉足以為表勸者今德秀已蒙公朝擢至禁從章楶見蒙收召崇模今為輔郡公朝已皆獎用似不待臣言者然臣區區竊謂使大吏之廉者皆如此三人則斯民蒙福邦本益固實萬世無疆之休故特述此三吏之廉節風厲天下庶大吏之貪者苟有羞惡之念必知愧悔若小吏之貪者聞大吏之廉必皆化而為廉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其關繫風俗之樞機實非細事是敢冒昧奏聞

淳又應詔舉李燔等狀曰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吏部符承嘉定六

年正月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臣寮劄子奏節文乞明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在內侍從臺諫兩省官在外帥守監司立以期限不拘資格不拘統屬各許於文臣常調之中舉實才之士二三人其有言行可稱事功可述並條列聞奏以其所薦藉之中書精加審覈次第選掄儻或欺誣必與連坐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自指揮到日限十日聞奏臣伏見文林郎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李燔經術精博趣操剛方早從師友多士推服分教襄陽為帥臣鄭挺挾私奏劾自是杜門刻志學問不屑意祿仕堂審掌故列屬寺廷皆辭不就尚淹選調未厭師虞宜加崇獎以勵廉退奉議郎前荊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元勳文彩高華吏能強濟素安平進有志事功方峒寇搶攘宣勞幕府剸裁區處曲盡事宜帥臣曹彥約嘗以功狀聞于朝廷今已書滿以其才力使任劇煩優有餘裕承直郎差充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鄭準性資邁爽學術淹該策名儒科通練世故陸沉州縣未究所縕若蒙選擇必有以自見於時臣誤蒙聖恩俾分閫寄自揆疎拙無以補報祗承明詔許之薦舉敢以所知三人者冒昧以聞如燔之學行實堪臺閣之選若元勳若準俱可備中外職任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涇又奏舉趙崇度等狀曰臣等誤蒙聖恩分職臺閫深圖報國莫急薦賢今於部內得一二人敢用條陳以備器使臣等伏見宣教郎知桂陽軍趙崇度家法嚴整吏事詳明推其惻怛忠誠之心施於拊摩愛利之政桂陽為郡地險而僻民健以嚚崇度臨之以至廉行之以不擾人自感服舉無異詞即其操履兌是遠器文林郎知郴州宜章縣趙彥圠沉浸詩書被服儒素其父公說在孝宗朝為賢監司遺愛去思今滿蜀道彥圠克濟前美不墜家聲今宰山邑政有條理申嚴

舊制結集土丁邑境有備故峒寇之擾止在旁邑而獨不犯其境百姓以此感之從事郎邵州新化縣令徐簡出自儒家邃於講學文墨議論能世其傳故施於邑政藹有循良豈弟之風險俗頑民安其政教善怙惡懼百里知懷是三人者分處郡邑皆能為陛下牧養小民培殖國本況崇度乃故相忠定公汝愚之子陛下念其父之忠勳諸子多蒙錄用豈待臣等以為軒輊特以職守所在不敢蔽賢如彥圠如簡則沉淪下僚無蚍蜉子之援若不論薦何由自達伏望聖慈特賜擢用則三人者必能有所植立仰益明時後或不如所舉甘坐謬舉之罰

澄又奏舉封彥明充將帥狀曰準行在尚書吏部符承嘉定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都省劄子臣寮奏節文諸路帥憲許每歲奏舉可備將材及堪充鈐將以上任使者各兩人於奏內聲說或不如所舉甘同罪罰隨以姓名籍之宥府候將帥有闕參以衆薦次第除用如經錄用有悞使令檢照元舉官重加責罰以革徇私覔舉之弊十月九日奉聖旨依臣竊惟養之當有素而不可取具於臨時者將才也自頃用兵江淮諸將遇敵輒敗蓋望風奔潰者多有之豈非蓄養無素而取具臨時之過歟臣伏見降授成忠郎封彥明奮身行伍有志事功頃在兵間粗著勞効方和議未成時制置大使丘崈嘗薦於廟堂臣於是時實備位政府崈謂其人材武勇若獎勵作成之他日必為朝廷之用頃因峒寇猖獗自殿司統制移飛虎軍本以才選偶不諳地利失於輕動遂致敗衂因此罪斥然其御下整肅能與士卒同甘苦軍中至今思之謫居秭歸未蒙湔祓憂患頓挫當益增其所未能廢棄之久實為可惜臣一向退間少與兵將官交接敢以所知上塞明詔伏望聖慈弃過匿瑕特賜甄錄以備邊場之儲亦激勵將才之一

術也。臣今舉封彥明。係嘉定六年第一員之數。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涇又奏舉布衣胡大壯。乞賜褒錄狀曰。檢準嘉定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近降指揮臣寮上言節文。方今收用人材。非止一塗。然山林畎畝之間。懷德抱道不求聞達者。豈無其人。願俾監司守臣博加採訪。具以名聞。無為文具。朝廷審察其實。以禮招致。從而尊顯之。庶幾上有得賢之實。下無遺材之嘆。三省同奉聖旨依。臣聞君以求賢致化。臣以選賢報國。古之道也。恭惟陛下聖化日新。上法乎祖宗崇儒重道。博選賢俊之意。比者明詔有司。加惠遺逸。責之搜訪。俾以名聞。且欲考察其實。以禮招致而尊顯之。雖堯舜之用心。大禹之勤求。不是過也。臣濫分符閫。遠在湖湘。欽承德音。夙夜惟謹。廣求精選。幸得其一。詎敢忘報國之誼。干蔽賢之典。而不以上達哉。臣伏見潭州衡山縣布衣胡大壯。故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安國之孫。右承務郎宏之子也。抗志高遠。制行介潔。自其少時。已著孝友之稱。既長。受其祖安國之學於父宏。研究經術。博通墳典。其持論以明義利為本。其立已以尚誠實為要。冠歲學成。即不事科舉。隱居衡嶽之下。躬耕自給。讀書自娛。爵祿外慕。一毫不以嬰其心。深藏固匿。足跡未嘗至城市。州縣官必禮於其廬。然後得見。於是行成于身。理于家。信于鄉黨。達于遠邇。邦人敬愛。咸慕其道德。尊之曰西園先生。平日著述雖多。而封建論數篇。尤為先達推重。近時如前帥臣曹彥約。提舉樂章。咸嘉其行。相繼剡上本州。以嶽麓書院堂長虛席。嘗遣官吏以禮延致。至今力辭未就。臣觀其學識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蓋亦古之所謂逸民也。臣竊聞孝宗朝。嘗有詔舉遺逸。於是福建諸司芮燁等。以魏掞之之名來上。則掞之自布衣召對賜第。命為學官。又嘗與監察御史謝諤。論

鄖雍之學皆本於易則雍自沖晦處士加封顧正先生此皆近事彰彰在人耳目者矧自陛下更化以來動遵孝宗成憲至於獎進恬退尤所急先今大壯年踰六十雖曰無求於世而體力康強亦非無用於世者若使朝廷試加表異俾如魏掞之鄖雍輩得以齒下士被光寵于朝不至與草木俱腐則興起人心轉移風俗視孝宗時亦何難焉是以臣愚輒體古人報國之誼不敢泛然論薦而以大壯應詔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之三省甚酌典故將大壯量才褒錄或畀之一命而授以在外學官之職或錫之綸誥而假以處士之名庶幾山林巖穴之棄材悉為時用可以仰副陛下求賢致化之意矣臣不勝惓惓

淳又奏舉黃學行等狀曰臣聞事君以人者臣道之大端薦人於天子者諸侯之職分臣通班秘殿分閫遐藩圖報國恩所當薦士知賢不舉臣竊恥之臣竊見從事郎前全州州學教授黃學行識度高曩學業醇茂蚤優舍選復占儒科分教清湘留意樂育鄰境士類從之如歸餘日著書進而未已守臣曾松徐筠嘗薦其政績文學近者提刑樂章提舉林行知亦薦其文行俱高臣參酌公言允有實跡從政郎永州零陵縣令劉用行器資沉靜趣向端方決科効官尤精吏事初任真州栟子縣尉克舉其職備著公勤制帥黃度守臣潘友聞皆嘗露章薦其材美今為零陵令勞心撫字已著善聲稽之輿論允謂通材迪功郎潭州寧鄉縣主簿李劉學問深粹器識醇明更化之初於貢闈對策論事剴切知舉樓鑰等得其文以為洋洋晁董公孫之對可為清朝得人之賀既而從臣曾噚何異黃疇若又以其學問淵源文詞秀發可配古作薦之於朝今為寧鄉簿領臣每試之以事見其剖決詳明議論平正表裏無瑕足為遠器已上三人資歷雖淺文

學俱優在臣部內考察頗審況前後各有論薦欲望聖慈特賜甄擢以為館學臺閣之儲設他日不如所舉臣敢辭謬舉之罰。

涇又奏舉張聲遺張履信廖視乞賜甄擢狀曰。臣蒙恩分閫。尸位逾年。職在藩宣。責無刺舉。欲率其屬。當簡乃僚。竊見朝請郎改權發遣永州軍州事張聲遺早擢儒科。嘗丞冊府。文采學問。士論所推。自去班行。薦更麾節。今為永州留心郡政。剖決民訟。發擿吏姦。撙節非泛之資。罷去非義之取。如零陵舊有竹稅。久已無竹。而稅額尚存。聲道到任採訪。即為蠲放。客旅舊苦重征。多不入城。市井蕭條。聲道寬其認額。民旅遂通。又能捐俸助學。勤身率下。豈弟之政。田里安之。識者謂其材堪臺閣。不當淹郡遠外。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履信。賦資清謹。臨事強濟。昨宰嚴邑。已著能聲。帥守監司。屢嘗論薦。通判本州。過滿三考。凡事任責。未始辭難。起發經總制錢數目。浩瀚。稱提新會。協贊為多。其他關決。綜舉無滯。持身廉潔。始終如一。試以內外劇繁之任。必有可觀。朝奉郎前通判衡州軍州事廖祖堯器質端方。克守家法。嘗任理掾。以直去官。兩為劇縣。治狀稱最。衡陽貳郡。備著賢勞。承攝永道二州。首尾年餘。剔除姦弊。愛惜財賦。一毫不以妄用。代者賴之。近雖蒙朝廷差知房陵。然其材術操行。宜在激濁揚清之選。已上三人者。本路守貳之內。不易多得。欲望聖慈特賜甄擢。他日必能各以所長見於世用。

涇應詔舉人才舉游九言等狀曰。臣承尚書吏部牒。準今月十二日都省劄子節文。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在內令侍從臺諫兩省鄉監郎官。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才三兩人。某人有某才。堪辦某事。某人有某能。堪任某責。並須明著實迹。結罪保明。仍限三日具奏者。臣伏觀通直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游九言。資材剛實。不專意於文藝。

淳熙間。知靜江府張栻。嘗露薦章於孝廟。朝稱其臨事有斷。留意軍伍間事。今已三十年。更嘗既多。其才益老。近任江東撫幹。贊畫帥閫。區處事務。軍民至今思之。但其人過於自許。幾有亢訐之累。如朝廷棄瑕録用。置之幕府。或邊鎮任使。必能盡瘁報國。有所植立。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錢文子器識弘毅。不以科目自居。頃縣幕僚改秩宰邑。體陵不卑其官。刻意民事。撫摩善良。鋤治姦惡。盜賊為之屏息。豪傑望風戢斂。縣計上供之外。沛然有餘。及試郡天台。振厲風采。治訟咸得其平。逮罷民愛。前後少見其比。嘉泰二年。有旨令宰執論薦邊郡守臣。謂宜才學優長邑政有聲。是以充選。緣其資格未及。且俾實歷通判。得倅四明郡政多所裨補。海道利便講之尤熟。兼曾在淮郡守官。諳悉事體。議論可聽。儻蒙朝廷照已降指揮。擢用或別有繁難職任。其才益所優為。臣竊惟朝廷興舉事功。方貪才使過之時。此三人者。皆有可用之實。不宜窴之閑地。今或當因廢黜。見處祠禄。或任滿替罷。未有差遣。是敢冒昧上塞明詔。如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涇又奏舉蕭遵等狀曰。臣蒙恩分閫。自揆罔功。惟念薦賢。可以報上。今有當官可紀。居鄉有譽。察識已熟。詎敢壅蔽。弗以名聞。臣伏見朝請大夫充荆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蕭遵。材識優長。政事勤恪。克守家學。蔚有文名。前宰臣侍從。皆舉充著述之選。嘗以倅得郡而有恬退之心。兩為湖南帥幕。深知利便。軍民相安。人誦其德。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施樞。器度恢閎。材識明達。留意官業。備著勞能。嘗為淮

東倉屬荒政賴其經理為邵陽倅善拊蠻徭再貳長沙關決平允不事苛擾闔郡稱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姜注稟資溫粹持心正平濟美故家飾以儒雅其試邑賛幕俱有聲稱當路交章至于再四今倅是邦稱提錢會公私流通人蒙其惠承議郎充荊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謝孫復天資廉謹識見疏通出自名門精於吏事昨任建寧庾屬能區畫茶利及宰浦城能字民發姦今賛機幕曉暢軍務措畫犒賞裨助為多從事郎全州州學教授謝興甫文行華美氣質粹和謹重好脩學術甚正為殿試第五名十年不調今始分教清湘到官以來嚴於教養士子賴其作成從事郎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郝夢祥學識該通詞章炳蔚議論守正孝友可稱奮由甲科不自矜耀嘗分教郴陽兼攝倅職隄防盜賊動中事機今待遠次鄉黨稱其材業此六人者皆當官可紀居鄉有譽前後帥守監司屢有薦舉材之有用於此可見欲望聖慈隨其所長特加録用他日必能展效不負選掄

涇又奏舉趙綸等狀曰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休戚係乎令令得其人政無不舉知而不薦何以勸功伏見通直郎知潭州益陽縣事趙綸相門濟美具有典刑天資粹和學識明邃近方更選試邑益陽綸到官之初寬以牧良善嚴以御彊梗民訟以時剖決曲直各得其當催科先出信由並無重疊追擾一邑之政整然可觀從事郎知潭州善化縣事趙彥搢屬籍老成儒科自奮持心寬厚律己廉平善化為潭州附庸爰自前官縱弛之後繼以貪吏裒斂之餘彥搢區畫有方鉤索蠹弊不事鞭朴財計自裕一郡之人皆以為能從政郎衡州耒陽縣令祝夢良上庠秀發材學優長吏事詳明有如素習耒陽為衡外邑自比歲盜起鄰境寔調發屯駐之衝民不奠居正資安

集夢良到任未久一意拊摩平易近民推為循吏此三人者皆作邑有善狀不負字民之選臣愚欲望聖慈特與甄擢俾就器使以勸循良不勝幸甚

涇又奏辟宋億充潭州通判狀曰臣契勘潭州管縣十二獄訟繁多事緒叢委全藉倅貳相與協力濟辦其有久贊畫諾備宣賢勞廉潔著聞士論推服就俾關決允為公舉臣伏見宣教郎武安軍僉判宋億資稟粹美學問深醇奮身科目雅安平進三任九考始脫選階今為僉幕已遂過滿凡擬斷民訟共稱公平臣自到任以來見其處事明審不為詭隨持身廉勤不自表襮一郡僚屬少出其右臣今照得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履信合在今年十月滿替已辦取接下政鮑華據張履信繳申鮑華回書稱以地遠艱於涉歷別求便利闕次欲望聖慈就差宋億抵替鮑華見闕已差下馬相改替宋億不特倅貳得人郡事賴以協濟亦使本路官吏知廉平有守如億者得見知於公朝庶幾寡廉鮮恥之人聞風知慕洗心易慮以趨事赴功所謂崇靖退以抑躁競厲廉隅以革奸貪激揚勸沮之方莫此為急

涇再奏舉宋億狀曰臣二年分閫初乏寸長僅免曠瘝實賴僚佐臣伏見奉議郎前僉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億學有師承行無玷闕靜重能守廉潔不私舊由甲科雅安平進用舉主考第始獲更選以年制所拘遂授僉幕臣在鄉里已知其賢及來長沙適同王事朝夕相與識察益熟凡擬斷獄訟悉得其平區處職事皆協于理清不矯亢和不詭隨一郡賓僚少出其右臣嘗乞以倅貳奏辟後準回降以不曾竹縣難於施行臣實愛其人不容但已乞令再任仰荷俞允首尾四載操守如一臣之拙政蒙助甚多近日滿替咸惜其去而臣又誤叨改畀之命若不再以億之人材政績洊瀆天聰則實有蔽

賢之罪。其何以勸來者。欲望聖慈察臣斯舉。出於公論。特降睿旨。試以內外陞擢之職。俾盡所長。庶幾明時無失士之嗟。在下免陸沉之歎。扶持世道。豈曰小補。

用人

宋理宗親政。即以考功負外郎洪咨夔為禮部負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閒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為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紹定六年。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今日賢材滿朝。而治效不立。議論盈庭。而弊事不脩。憂時者為之歎惜。異意者為之姍侮。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紛。舉不足采耶。臣竊謂人材有大小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畧短。皆足以有濟。議論有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足以有補。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

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謀野則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能卓然自立於晉楚二彊。國之間。堂堂天朝。人材豈下於鄭者。願詔大臣日加延訪使敷陳所蘊。而攷察其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神宗皇帝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平同詳定選擇。及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政看詳。此皆故事之可法者也。近覩御筆令將端平奏議繕寫成冊。以進。羣言繁多。無所決擇。文書盈几。倘由徧觀。願倣先朝已行之舉。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二三人。付之看訂。刪去浮辭。剟取要語。仍各從其類繕録成秩。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備陛下之覽閱。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備大臣之采擇。繼今臣下章奏。惡用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倘治之不立。而弊之不修。邪。若夫悠悠泛泛。玩愒歲月。以虛譽用人。而無以覈其能否。以虛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非。臣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有陳。伏祈聖察。

德秀為禮部侍郎。上奏曰。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輩固。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韃人。狡焉窺覦。意在叵測。而淮塽之變。尤駭聽聞。群情方搖。未易底定。蓋嘗深思熟計。竊以為聚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張矣。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為輕重。故一干木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廷之上。紳縉濟濟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褒傅伯成楊簡矣以儒學而褒榮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内聞風孰不欽歎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止莫之及此議者所為弗滿也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内祠置中行於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彦戴冠委珮畢萃於朝廷陛下開心見誠俾之條陳闕失大臣虚懷無我與之商確事宜毋縻以好爵而言論不從毋隆以虚文而情意弗洽則賢者之所有皆為朝廷有矣如是而内之根本弗殫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之銳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

不聞而叨憒曰甚萬金之產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沒官夏秋之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及於毫末鞭笞雜下而燕笑自如膏血已殫而溪壑未滿以此貿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貧至骨矣諸道總戎之帥訓肄不勤而掊克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為籍貲產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為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剥偏裨偏裨剥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民俱病一至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救耶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使之視民如子郡軍

如家崇飲氷食檗之風。均挾纊投醪之惠。俾人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強。非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殆致凶。為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勢。可謂弱矣。司馬光嘗謂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邇日之事。何以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鑠。駸駸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思有以為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為強之本。惟朝廷不以為迂而采用之。則其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

德秀為戶部尚書。上奏曰。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不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群臣不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陛下特發英斷。薄責帥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秦穆用人之意。而置司于泗。密邇東淮。仰窺聖筭。沉深嘿悟。進取之難。漸為收斂之計。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容回斡。蓋有不可曉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恥於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南之兩都自如。或云虜將已斃。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謂韃有內變。未能報東門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屯。望風輒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未動。然犬羊多詐。每能以此誑人。方粘罕聚衆來南。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廟朝不審。遽信所聞。猶豫之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倉猝而不及審慮。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之先立。按為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庶有餘裕。臣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和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衆彥。將追元祐之風。而群賢持論。頗有

不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發制人為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為言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一。而臣顧以為喜者。蓋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之論所由出故也。然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為好惡。而縉紳之列。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人者。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也。意見不同。同於為國。蓋亦平心商搉。惟是之從可也。奚必以異已而相嫉乎。元祐中。廩廩向治矣。惟羣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聖之禍。今雖未至於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陛下戒諭羣臣。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同。勿相疑忌。成衆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羣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聖察。

德秀謝獎廉吏奏劄曰。臣今月十六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五日。一省同奉御筆近真某奏事。朕因訪問廉吏。某以知袁州趙筱夫對。朕惟獎廉。所以律貪。亦庶幾化貪為廉之効。以惠吾民。趙筱夫可除直祕閣與監司差遣劄送臣者。伏念臣叱叨召札。入對便朝。具陳生靈耗斁之由。皆本州縣貪殘之故。淵衷有惻。天語載詢。欲知廉吏之姓名。以備聖時之采擇。念頃過宜春之境。頗嘗聆守土之賢。百口自隨。惟祿是仰。一介弗取。其節可稱。遂以所聞。冒陳于上。退而竊省。尚有當言。若崔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守長樂。罔侵公帑之圭銖。皆最為當世所推。乃不能悉數以對方重愚臣之怵惕。忽傳宸筆之褒敭。當九重厲精思治之秋。正四方視儀聽唱之日。一守臣之蒙擢。殆若細微。百執事之鄉風。孰不興起。祗承命告。倍切忻愉。汙吏革心。實關公道。瞽言獲用。豈曰私榮。願承明詔之作新。更廣宸聰而咨訪。循良未舉。盍宏封密之規。貪濁當懲。可廢烹阿之典。乃若澄源而正本。尤先昭德以塞違。使清光之化首倡於朝廷。而廉耻

之俗交興於中外。庶幾民生日厚。邦本弗搖。此下臣獻替之微忠。抑初政施行之急務。敢因奏謝。僭有敷陳。伏乞睿察。

起居郎魏了翁論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上疏曰。臣伏準正月已巳詔書。令臣舉賢能才識之士。又準辛卯詔書。令臣悉心啓迪。毋有所隱。顧一介疎賤。旬月之間。洊被詔墨。竊窺聖意。固欲兼采衆知。急聞直言。然臣嘗妄議下之從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夫使者俊在服。忠言日聞。直不見疎。才不招忌。則聲氣之合。有不待勸勉而至者。不然。闃茸得志。阿諛成風。愛賢而不親。禮善而不用。則稍知自好者。將望望然去之。矧所謂真才碩能者乎。熙寧元豐之間。非無君子也。自王安石呂惠卿逐異已以快其私。元氣銷靡。若不復見。一旦哲宗踐祚。崇慶垂簾。振而新之。則大小胥奮。於是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蘇轍孫覺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為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彦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曾肇朱光庭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紀。然而所謂元祐諸賢之盛。則非借才於異代也。有作新觀感之實德。有丁寧惻隱之真意。故數月之間。精采頗異。乃爾。雖然。此特元祐初年也。七八年間。大抵若此。其間調孚既久。雖若稍不遽初。然正論卒勝。世號宣仁為女主中堯舜。寧不信然。臣愚欲望陛下試取臣言。參稽史冊。內以稟承慈訓。外以申命大臣。自今除授之間。公聽並觀。如元祐用人。使才器分量。無一不當其位。則實意所孚。善類皆為時而出。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陛下幸毋以乏才忽之。臣不勝區區。了翁為吏部尚書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上奏曰。臣伏覩陛下親

攬大政。特須手書首以廉隅。砥厲臣節。百司庶府。聞命踴躍。大邦小侯。望風胥勸。然而終以染濡熏習之久。回遹之謀。淪浹肌髓。鄙夫任人。頑頓寡恥。貪吏僨帥。誅求士庶。此風終未珍也。乃者陛下特放御筆。遠自廣南召崔與之參預政機。除書一放。中外胥慶。而與之方以年邁疾侵。固請謝事。夫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為解。陛下所以詔諭之者。非不切至。而與之重於一出。特為晚節計耳。與之初辭宗伯。再辭天官。今又力辭政府。古所謂大臣者。與之庶幾有焉。今若賴其沈靜廉退之節。表正羣工。亦足以革競鎮浮。廉頑立懦。臣愚欲望陛下親御宸翰。以趣其行。勉以君臣之大義。諭以家國之深憂。庶其幡然而來。協助親政。則陛下意鄉所形。必有聞風興起者矣。臣無任區區。

端平初。帝嘗訪廣東經畧安撫使崔與之。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上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厲精更始。擢用耆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參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獨

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以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賞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

端平中。中書舍人袁甫直前奏事。劄子曰。臣恭惟陛下。軫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效。特發睿斷。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嘖不鼓舞。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太專則責不歸一。太專則失於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腸。而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於是置右弼以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似。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能長慮却顧。共圖國事也。於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於此舉。而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於此時。何難爾。難於塡篪之相應。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事莫善於公。莫不善於私。房玄齡問正主茫民之道於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世之為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市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九親故舊緣私相援引。陰相囑托者。一切屏去。而後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參小智。徇偏見。聽邪說。曾中膠膠擾擾。非真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以為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焉示公而已也。貌似同心。而中生矛戟。烏在其為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足

以為公。而徘徊猶豫。善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也。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為公。而謙遜畏抑。務為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石。柱石不牢。大厦將顛。而何謙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臣之身為然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托以心腹之人哉。若其中立不倚。徇義忘利者。侃然正色。為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內懷顧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讒間之隙既開。交鬬之風滋熾。於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為此之黨。此以為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為此之私。此以為彼之私。而人主始惑於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為此論。猶慮簧鼓是非。徒亂人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蠭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志在好亂。二也。韃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閫外諸帥。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為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嘆。惟曰其柰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冰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為多。臣願以此事為大臣勉。元祐之初。聿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亭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能決。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己平心。為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為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於此者。盖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為英主也。要

必無纖芥嗜好。汨其澄明之性。則發為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齊莊於路朝而舒肆於燕私。酒色觀游。便僻側媚。凡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志者。有一於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志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欝之不暇。而況權勢之相逼。黨與之相擠。日夜圖回。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既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於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黜白為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皐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敢為是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

惟知患在讎虜。而不知憂伏蕭墻。惟知逸樂在兵寇。而不知禍起縉紳。是以懇懇愚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思舜皐陶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聖語。甫奏曰。陛下並命二相。天下莫不欣悅。為二相者。所當各盡公心。勿徇己私。則可以上副陛下委任之意。讀至陛下置右弼俾助左揆之所不及。玉音云朕意正是如此。外間何為有紛紛之論。其奏天下事有一必有兩。兩則易於不一。惟英主有以一之。漢文帝嘗並相陳平周勃矣。一則智謀。一則重厚。有文帝在上。雖是二相。而歸於一。唐太宗嘗並相房玄齡杜如晦矣。一則善謀。一則善斷。有太宗在上。雖是二相。而亦歸於一。然則今日何慮紛紛之論。惟在陛下一人而已。讀至莫善於公。莫不善於私。玉音云極是。某奏主意所向。人情之所趨也。主意向左。彼則趨而左。主意向右。彼則趨而右。陛下不可

不察人情之所趨。趨之初。未遽見有大害。趨而不已。分朋植黨自此始矣。讀至讒閒之際既開。交鬪之風滋熾。而朋黨之論於是乎興。玉音云。此事極可慮。又云。朕嘗宣諭大臣云。朕並命兩相。正賴叶心共濟國事。卿等宜深體此意。某奏陛下聖諭極當。讀至人主之英斷不可少有昏蔽。陛下責宰輔以叶心。須是陛下先自正心可也。今亦是敷述此意。讀至大臣既不任責。則陛下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於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孰其有可乘之隙。則黑白為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某奏陛下於此不可不着精神。若使大臣不任責。而左右得以乘其間。彼之巧謀詭計。於不知不覺之中。入陛下之胷腹。此其利害不小。玉音云。此果是利害。不可不察。某奏陛下之言及此。宗社之福也。讀畢。玉音又問自除二相不至有嫌疑否。某奏陛下以未

心委任二相。二相俱賢。何至遽生嫌疑。但臣所謂人情之所趨。各有偏徇。若陛下無以一之。却恐嫌疑從此生。且如目今中外多事可謂甚矣。左揆一向辟避。右揆又一向畏遂。若各事形迹深。恐擔閣國家事。無人承當。緩急之際。將若之何。其又奏近日廣寇已平。京口叛卒不用掐。安。盡行誅勦。國威稍申。又雨澤霑足。雨後快晴。一飽可望。但韃虜可憂。須及今勉二相如救焚拯溺。速作措置。玉音云。人情好亂誠為可慮。某奏陛下所以當日新盛德。剛健不已者。正將以弭禍亂之萌也。若陛下不進德。大臣又不任責。以好亂之人情。激成事變。直易易耳。陛下以臣此劄宣示兩相。俾其力行一箇公字。玉音云。卿議論極當。便當示兩相。遂退。

甫入上奏曰。臣竊惟前歲之夏。猥以淺學獲侍經帷。玉音下問漢元帝親近儒生。乃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用儒何為若此。特不得真

儒用之耳。臣是時仰贊王言之大。且力陳元帝之時。如蕭望之劉向之徒。雖未足為真儒。然亦忠愛懇惻。赤心為國。惟元帝聽信不專。惑於讒間。此所以優游不斷。漢業寖衰。陛下既俞臣之言矣。臣竊見端平更化之始。兕壘耆艾。俊傑之彥。濟濟在列。陛下銳意望治。衆賢交進。嘉謨曰敬天。愛民。曰講學。納諫。言制敵則曰勿和。言救楮則曰節用。此皆究極根源之地。而陛下日聞衆君子之說。以為如此可以坐致昇平矣。而筭計見効。茫如捕風。內沮外訌。楮輕物貴。人情皇惑。國勢阽危。陛下以為端平君子。未能有過於嘉紹。而反不及焉。於是心疑君子之無益於人國矣。噫。其果無益於人國耶。抑名曰用君子。而實未嘗盡其用耶。夫所貴乎真君子者。如精金良玉。一心事君。決無他念。專意為國。決不營私。似迂闊也。而實懇切。似高亢也。而實敬畏。似爭辯也。而實和平。果盡其用。則有益於國大矣。今陛下先懷無益之疑。於是興拊髀之歎。而窺陛下之意向者。真以君子為誤國。而微動陛下之悔矣。夫誤而且悔。則當求不誤者用之。無使至於復悔可也。柰何旁蹊曲徑。趨者如市。淫朋比德。習以成風。邊事繹騷。一時憂窘。及其暫退。動色相賀。心志一驕。靡所不至。前日私意之不敢逞者。今則逞矣。前日倖門之不敢啓者。今則啓矣。至於治國之要務。禦敵之至計。實政未嘗講。實備未嘗修。秋風一起。憂窘又如初矣。臣恐嘉熙之誤。未必不如端平之誤。而嘉熙之悔。又未必不似端平之悔也。然則其咎果安在歟。臣嘗反覆深思。竊謂上有堅凝之定力。則下有堅凝之實効。今泛泛悠悠。如舟流之靡屆。昏昏憒憒。如醉夢之未醒。用君子矣。而又使小人間之。朝而進一說焉。陛下以為可。暮而進一說焉。陛下復以為然。是可謂之堅凝乎。是可謂之定力乎。臣以為莫若封植君子之根本。使無纖罅微隙之可投。專意責成。勿搖浮議。則

必不至於誤且悔矣。天下大物也。陛下不能自治。顧命一相。一相不能獨任。而博資衆賢。此大公至正。無偏無黨之道也。惟在聖君賢相力持堅凝之志。破君子無益之說。勿疑其悞。而易至於悔。則為君子者乃可展布四體。畢智竭忠。而責其堅凝之効矣。如使倏忽賢。則羣臣且將狐疑莫有固志。而陛下左顧右盼。無足以稱任使者。則臣恐陛下孤立於上矣。昔仁宗朝張昇為中丞。彈劾無所避。上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信哉是言。衆賢聚在本朝。更相儆戒。互相輔翼。非獨賢者之勢不孤。而人主之勢亦不孤。舉朝皆持祿養交之臣。其根彌固。小人不孤。而人主則孤立矣。臣願陛下察否泰之機。辨君子小人之實。無使積成孤立之勢。可也。大凡君子無近功。小人無遠慮。小人以為可安可樂者。鴆毒也。一中其毒。身且危矣。君子以為可安可樂者。藥石也。磨以歲月。疾必瘳矣。臣追憶陛下發漢元帝用儒之問。有感於心。是以瀆聒愚衷。冒犯天聽。惟冀陛下勿至於屢誤屢悔而終收君子有益之功。此實宗社無疆之休。臣不勝慺慺。

聖語　甫又奏乞陛下保護愛惜君子。不可輕易動搖。上曰。端平更化之初。賢者布在朝廷。不鬼未能使君子展盡所長耳。陛下先疑君子無益於人國。今則陛下能不悔用君子。此則大甫奏劄子正是極論此事。以臣所見。非是端平君子無益於人國。乃是朝廷任用不篤。未能使君子展盡所長耳。陛下先疑君子無益於人國。今則陛下能不悔用君子。此則大計利害。讀至旁蹊曲徑。淫朋比德。與夫私意倖門等語。甫奏陛下當於此警省。若欲杜絕此弊。須是有堅凝之志。乃可。且如去年天變。陛下赫然奮發。進退輔相大臣。天下歌詠陛下聰明剛斷。今顧

任一相。圖濟艱難。勿為小人轉移。方可謂之堅凝。讀至人主孤立等語。甫奏仁廟可謂堯舜之主。張昇尚謂之孤立。蓋左右前後赤心為國者少。而持祿養交者多。此所謂孤立也。陛下若終疑君子無益於人國。則將屢誤屢悔。迄成孤立之勢矣。可不懼哉。上甚開納。讀畢。上又論及楮券事。問秤提如何。某奏楮券到今。已是築底別無良策。朝廷且欲一時扛得價起。不得已行此策。昨日見邸報閩浙四郡守皆以價高遷秩。猶恐受賞者不能自保其往。若萬一更欲行罰。則斷斷不可。何則。天下長吏。未必盡賢。如朝廷責其不能奉行。繩以峻罰。為郡守者。思欲逃責免禍。暴酷之政。一切施行。民無所措手足矣。故臣區區懇告陛下切勿用罰召怨。以傷邦本。

上曰是。

甫為中書舍人兼崇政殿說書經筵進講故事曰。元祐元年司馬光言朝廷詔近臣舉可任監司者。待其不職。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亦須執政審擇。光曰。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後罰之。甚失理義。公著曰。除用多夫。亦由限以資格。維又言光持資格太謹。光言資格豈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於叙遷。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

臣聞國朝之置監司。深得漢元封置部刺史之意。劉安世嘗極論之。以為秩低而權重。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權重則得行其志。此良法也。祖宗盛時中外乂安。州縣奉法。田里無事。實由監司得人之故。見謂青齊福星者。不特鮮于先一人而已。蓋監司與他官不同。天下郡縣之吏。朝廷除授。豈得人人而察之。寄按察之權於監司。是擇監司者。所以擇天下之守令也。臣久在外服。粗嘗諳歷。大率監司之選必清威有時望。而後足以激懦習。必強敏有風力。而後足以糾官邪。必

曉練有精神。而後足以察奸弊。此等人才真未易多得。欲諸路監司俱得若人。必不拘資格而後可。臣於呂公著韓維之語。實深有感焉。以元祐盛時。可謂賢才彙征之會。而監司之任尚有除用多失之憂。何哉。蓋懲王安石用資淺之人。專以資格為重故也。司馬光之言曰。安石執政始置提舉常平官。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皆選資淺輕俊之士為之。夫安石專用輕俊之士。固不可。苟有持重知大體。聰明識時務。而資格未至者。可坐視民生之愁困。世道之陵夷。而不亟選用之乎。維之言曰。資格不拘。但可施於叙遷。若升擢人才。豈可拘資格。斯至論也。今日楮輕物貴。役重賦煩。兵驕民窮。寇盜間作。求治之要。莫切於擇監司。而擇監司之要。不當專限以資格。漢部刺史以秩低而取之。正以此耳。今真才實能。每有拘閡而不獲用。乃甘心取夫軟熟苟且者而責之。以攬轡澄清之舉。則宜其廢職而害民也。臣願陛下深思祖宗置監司之意。玩繹呂公著韓維之言。明詔大臣。妙選賢明監司。勿盡限以資格。使之分布諸道。以振紀綱。以銷禍亂。不勝幸甚。

唐太宗大曆十四年。以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務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請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欲而去。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絶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援。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德宗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謹。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語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臣聞用人之大弊有二。其始皆以善為之。而其流乃至於大不善。

不可不察也何謂大弊有二或失之寬或失之嚴失之嚴者繩墨太謹而無翕受兼容之量失之寬者規模太廣而有不辟嫌疑之譏茲二者俱未能無弊也常袞爲相承賄賂公行官爵冗濫之餘慮無以振頹綱而挽狂瀾故矯之以嚴崔祐甫代之懲袞之狹隘而賢智有爵爵伊之嘆故復矯之以寬夫矯之固善矣其宗嚴者拘而寬者縱知矯他人之弊而不知已自墮於一偏之弊故史之論袞雖嘉其杜絶僥倖而又謂其賢愚同滯則是俾門雖窒而正路未闢太嚴之害固應如是耳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一時寧不甚快然放其所用多涉親故前後相矯一弊去一弊生豈非矯枉太甚之過乎善哉司馬之論曰用人無親疎新故之嫌惟賢不肖之爲察又曰已不置毫髮私意於其間蓋私者天下之大蠹也不避親故之嫌者固私矣親故果賢以嫌而不用者亦私也遠嫌畏謗者固私矣必待已之所素識而後用之者亦私也何者俱未能克已故也擇人以代天工烏有所謂已哉苟以公爲心當用則用當捨則捨付諸天下而已何與焉三代王佐事業遠矣諸葛亮其庶幾乎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之徒森布朝列一時得人可謂盛矣然亮未嘗以己意而私黜陟也廖立李平用公論斥之而深是以折服其心雖遭廢弃畧無怨色非無私何以能若是史臣評之曰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呼若亮之相業又豈袞與祐甫之所能及哉

周威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

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臣謂齊威王烹阿封即墨之事。人特見一時威權之奮發耳。不知平日密察之功。蓋有素也。於即墨則曰。吾使人視即墨。於阿則曰。吾使人視阿。威王不輕信毀譽之說。而必謹擇夫寄耳目之人。其人果可信也。吾然後使之。是故賢否一定。而賞罰不差。近者朝廷有計田收券之令。臣奏疏凡三四。甚為陛下惜此一舉。何則。科歛無名。動搖人心。非美事也。況今日任牧民之寄者。大而郡守。小而縣令。誰懷視民如子之心。旁緣此令。朘削脂膏。姦胥黠吏。又縱尋斧焉。本根之傷多矣。臣嘗於經筵舉威王之事。為陛下反覆言之。以為任陛下之耳目者。在內則臺諫。在外則監司。陛下所使為臺諫監司者。誠如威王之使人視阿即墨。瞭然如見之目前。而赫然加賞罰焉。則封者無愧。而烹者亦甘心矣。如陛下一出此令之後。聽諸路之守令。肆其欺誕。任其搥剝。惟求取辦於一時。不顧元氣之日耗。臣竊為寒心焉。強敵攻支體於外。而陛下又自戕腹心於內。厥今論者。俱知靼人之可畏。而不知履畝之令。自生一靼。可畏尤甚。若陛下寄耳目之人。蚤夜密察。吏不得肆其姦。尚庶幾焉。不然。殆哉。太祖高宗。創業中興。艱難甚矣。陛下其無忽。

前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真儒而用之耳。如得真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耶。此論甚佳。卿以為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為宗社慶。可為善類慶。大凡真儒固鮮。而識真儒者尤鮮。譬之

玉焉。真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輕弃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為玉。何可弃也。若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真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真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真儒不以小瑕而棄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尚有未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剴切蕭望之之剛正。雖未足為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真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為師傅。常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為恭顯所陷。恥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真儒而用之。故有優游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蕭劉尚且外為尊敬之貌。而內無信用之實。卒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之真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閒投隙。變亂是非。君子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之疾。而非漢無真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尚鑒茲哉。

侍御史李鳴復奏曰。臣聞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君子小人之進退治亂之所由分也。舜有天下。十六相在所舉。四凶在所去。可謂能知人矣。而伯益猶告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勿之為言。戒辭也。所以堅帝舜舉相去凶之念。而使之不變也。今陛下既知賢之當任矣。臣願一此心而不二。既知邪之當去矣。臣願信此心而不疑。二三大臣能勉其所當勉。羣有司百執事能戒其所當戒。而陛下又能味伯益之語。堅帝舜之心。則天下無不治矣。臣不勝惓惓

惟陛下垂察。

鳴復知紹興府奏曰。臣嘗觀司馬光論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亦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歷仕三朝。皆以此為獻。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光端人也。以不欺事主。臣竊慕之。臣向者待罪臺端。妄論禦外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內之道。無出於兵民財。和戰守雖三。而當以固守為重。兵民財雖三。而當以節財為急。其區分條畫。所以別其輕重之宜。緩急之序者。無慮數千言。既又欲其言之必可行。思其事之必可成也。復以用人之說進。謂稽諸既往。揆之方來。所以致內外之兼治。當自得人始。臣今去國。朝夕思念所以獻之陛下者。不敢易以他說。和戰守固不一也。然得其人。則和可成。戰可勝。守可固。兵民財固不一也。然得其人。則兵可強。民可安。財可裕。特在吾君吾相所以責成委任者何如耳。今朝廷之上。論事之臣多。任事之臣少。好名之士。常超乎同列。務實之士。每沈於下寮。發言盈庭。紛然聚訟。若可刻期課效矣。或付以事任。則遲回羞沮。凜乎若刀鋸鼎鑊之在前。知所以言。而不知所以行。何益哉。鳴佩造朝。歡然聲價。謂宜無職不舉矣。及責以事功。則誕謾迂闊。茫乎如捕風逐影。而莫究其迹。名為如彼。而實則如此。何益哉。因其言而委之以行。然後見其言之果有補於時。因其名而責之以實。然後信其人之真有用於世。聽言觀人之法。莫切於此。邇者侍從臺諫卿監郎官。被旨薦士。連章累牘。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七八人。朝廷已書之於籍矣。上以實求。下必以實應。外而和戰守之應酬。內而兵民財之經理。正當於焉選之。於焉用之。司馬光有言。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適。任之欲專。采之欲博者。無求備於一人也。辨之欲精者。無使名冒實偽冒真也。使之欲適者。用不違其才也。任之

欲專者無使邪慝之人敗之也然後為之高爵厚禄以勸其勤為之嚴刑重誅以懲其慢賞不私於好惡刑不遷於喜怒此人君之要道也光之言即臣之說也陛下誠於是焉而加意則所以禦外所以理內將井井有序而成效可求矣臣稟資愚魯嘗跡孤危蒙陛下眷遇之隆竊覆存之篤慚無以報竚遠闕庭輒效司馬光舉其平日之所已陳者謹複言之陛下不以其為常談而垂聽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鳴復又奏曰臣昨嘗妄論禦外之策莫過於和戰守理內之道無出於兵民財其輕重之冝緩急之序已皆白言之然猶諸既往揆之方來所以致內外之兼治未有不自得人始也今日之人才何如哉數十年來贓汙習成廉耻道喪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當柄臣氣焰熏灼之時通長風而孤騫尚狂瀾於既倒者固不能盡無若見義而謬為伯夷見利而甘為盜蹠者滔滔皆是也今鴻行鷺序太半虛員督府名藩率多刓印朝廷欲辦一事舉一職彷徨四顧每難其人則人才之不足非今日所當加意乎雖然天下未嘗無才亦視夫上之人所以作成振起者何如耳用人之道其要有二一曰量才而授之以事二曰久任而責之以實昔司馬光嘗論官人之法其為說曰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宜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曷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光之意蓋謂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則天下事將無不可為者今習俗蠹壞已汙者固不可使清而公道昭明方來者豈宜併弃陛下舉監司則有詔舉將帥則有詔舉公廉明練堪任帥閫監司則又有詔內而三衙環衛外而總管軍帥各搜羅推擇以供陛下之器使者不知其幾矣舉而不實試而不效懲

之以連坐之法可也。未用而通疑其不可用。已舉而過慮其不足舉。悠悠歲月。徒嘆乏才。良乎不再。豈不甚可惜哉。陛下儻能宣諭大臣。重加遴選。勿限資格。曉錢穀者使治財賦。明政術者使為守長。負智謀者使任將帥。其他如禮樂刑政。觸類而長。莫不皆然。下至醫卜百工。亦隨其能而任之。將見人心激昂。各勤乃事。而懲勸之法得以施之於後矣。臣故謂量材而授之以事。在今日所當行者此也。光又嘗進理財之策。其為說曰。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工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為氏。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為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光之言非獨可為理財之法。施之他職。將無不可者。今大化更新。宿弊當革。經久之政不講。僥倖之風尚存。陛下試思親政以來。見之除授者九幾。任其人以某事。所著者何績。委某人以某職。所成者何功。不曰而遷。視官府如傳舍。數期而去。謂職業為假途。償軍而寵以美官。豈足為勸。剥下而使之佚罰。何以示懲。責任不專而倖心生。黜陟不明而玩心作。以此圖治。尚何怪事功之不立哉。陛下儻能明詔大臣。任以是官。必課以是績。理財者使之究見源流。而財必欲其裕。治民者使之周知疾苦。而民必欲其安。主兵者使之精加訓練。而兵必欲其強。其他職任。視此施行。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貸其罰。將見人心震懾。各盡所長。而前日之委寄皆班班然有實效之可紀矣。臣故謂久任而責之以實。在今日所當行者此也。且自古未嘗借才於異代也。周宣王當土宇板蕩之後。側身脩行。任賢使能。有仲山甫以出納王命。有申伯以式是南邦。有方叔召虎以驅攘夷狄。則周未嘗無才。漢宣帝當權臣擅命之餘。厲精為治。信賞必罰。命丙魏以輔政。命龔黃以治郡。命趙充國以控制西羌。

則漢未嘗無才。蓋天生一世人。自是辦一世事。激之則雲合響應。沮之則巖隱穴藏。吾君吾相果能舉之以公。待之以信。委之以事責之以實。寵之以厚賞。又威之以顯罰。如是焉而猶有乏才之歎。謂朝廷不尊。萬事不理。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未之信也。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蓋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刑其可刑。古聖人為治之道。初不外此。惟陛下裁擇。

嗚復又上奏曰。臣猥以孤蹤。來從萬里。蒙陛下特賜親擢。俾玷邇聯。大懼踈愚。無稱塞。尚以煩言而去國。今以召旨而造朝。方圖入奏而赴堂治事之令已頒。方切控辭而隨班引見之命已下。遭遇有此。戰兢寔多。臣竊見皇祐中。文彥博為唐介論奏。介貶別駕。彥博出知許州。其後彥博入朝。因言介頃為御史。言事多中。臣病雖有風聞之誤。然責之太過。請復召用。彥博之寬洪。介之剛直。當時兩賢之杜範

唐璘。曹誧。趙涯。皆嘗論臣者。臺諫言事職也。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四臣之有言於陛下。臣之藥石也。今臣偶叨誤恩。辭不獲命。恐四臣者懷不自安。欲望聖慈特出宸斷。於範於璘。召而毋使之來。於涯留而毋使之去。庶各修職業。共濟事功。開大公至正之門。去分朋植黨之患。特在陛下一轉移間耳。

淮東制置使李曾伯。特薦陳通判等二十員狀奏曰。臣共貳淮邊。消埃無補。見具奉祠歸里之請。未忘薦賢報國之忠。郎其周旋事任之間。得於嘗試嚌啜之熟。其有已為公朝之所識別。本司之所薦辟。不敢復贅。乃若懷珪璋而滯邊瑣。抱杞梓而困泥塗者。蓋得二十人焉。格於限員。未皇盡舉。恐遺實用。敢以名聞。竊見宣教郎通判泰州軍事陳力修。以經術飾吏。以直道事人。議論不凡。器識宏遠。從事郎充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粮所幹辦公事陳應先。學造前修。而益力文

為後進之所宗。退然一儒。不競於物。是二人者。望實素孚。宜備館學之選。通直郎通判淮安州軍事李仲鼇軍旅之事。生長見聞。通敏之才。閱歷詳熟。文林郎充浙西兩淮發運使司幹辦公事鎮江府分司陳纘炎閩士之平實。見諸飛輓有治劇才。文林郎差充淮西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斛官孫具會淮士之翹英。采諸條陳。有事功志。是三人者。佐藩條。辦漕事。幹畧俱優。足任邊方繁重之寄。迪功郎淮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林月卿贊畫臺幕。以肅給聞。從事郎僉書招信軍判官廳公事沈孫膚佐理邊城。以公勤著。迪功郎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公權議論表儁。時賢多以大器期之。今讀其文。而信鸞棲枳棘。人所共歎。迪功郎濠州州學教授鄧益。悃幅無華。辭藻絢麗。從事郎滁州州學教授孫子秀。刻意問學。操履端方。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費弇。決科稽古。克世其家。若乃氣節之克自植。自立言論之不為激隨。俱能風猷相尚。則迪功郎高郵軍高郵縣主簿余齾。史材俱懿。學政兼優。明清謹於三尺。惠愛洽于一同。則迪功郎高郵軍司法參軍周福孫。從事郎真州揚子縣令茅斧。其人也。律已以嚴。蒞事以敏。讞獄以恕。則從事郎林子顯。從事郎泰州司理參軍李貴。從政郎高郵軍錄事參軍趙希炤。其人也。此十五人者。雖才行各有不同。而器能皆適於用。夫廣廈集衆材而成。菁莪自微草而育。如蒙詹慈惠賜甄錄。隨才器使。必有可觀。端平中。監察御史吳昌裔論宰相不當指臺臣為朋。比上奏曰。臣聞世之盛也。人主暢皇極之道。以公天下。世之變也。人臣借朋比之說以空善人。遠而漢唐之禍。近則元祐之籍。皆因朋黨。遂至阽危。厥監昭昭。甚可畏也。臣來自遠方。濫班朝列。簿正容臺。蓋踰一年。無左右以為之先。容無臣鄰以為之延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乃去夏孟饗

竊聞陛下宣諭宰執。問臣姓名。越三日。除王府官又諭宰相謂臣可充此選。臣一介疵賤。不知何以誤蒙陛下簡記耶。臣於去冬傳聞蜀邊孔棘。三上祠請。竟閟俞音。忽蒙御筆除臣監察御史。不知陛下又何所取臣而有此除擢耶。臣感激恩遇。欲報無所。竊謂數十年來。臺諫言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攻及上身者猶能曠度有容。議及宰相者往往罪在不測。所以朝廷闕政。不敢盡言。臣於入臺之次日。首言國朝臺諫之彈擊大臣。次月輪事。又言二相之私用親故。以宰執之職分而已。近者竊見左丞相鄭清之。卧家不起。從駕不出。免牘屢陳。有曰。激成朋比。又曰。稔成朋比。殆似指及臣等。不知所謂朋比者。比何人耶。夫朋比二字。乃善人之厲階。非治世之美事也。所貴乎宰臣者。正欲堅融善意。以渙其羣。翕受人言。以平其施。今乃自為朋比之說。以猜疑言事之臣。蓋緣清之始也。輕於罔兵。而國威喪。終也。折於從和。而勇難激。根本盡撓。智勇俱竭。朝夕凜凜。懷不自安。惟恐人之議己。又緣臣範首論何燝。而其親朋懼。臣繼論劉克莊等。而其賓客懼。故其徒倡為此說。以動清之。清之亦復持此說以惑陛下。始於群小之自謀。成於累疏之自辯。故為形迹激作擠排。不盡逐臺諫不止也。夫宰相雖尊人臣也。臺諫雖卑法官也。今除吏盡由宰相。惟有臺諫出於陛下親擢。若宰相有闕失。而禁臺諫使不言。以一夫之私情。發天下之公法。臣恐自此威權倒植。耳目壅塞。陛下雖有八枋之專。而徒擁虛權於上矣。是豈祖宗之意哉。臣不避誅譴。輒敢效歐陽脩辯雪琦鄘仲淹朋黨之論。懇懇為陛下言之。陛下若愛惜紀綱。以臣等之言為是。則乞將全臺論列遠

賜施行。以消朋比之風。若猶存體貌。以臣等之言為僭。亦乞將言事諸臣。速賜處分。以全進退之節。與公論為敵。兆縉紳之禍。而闇危亂之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拳拳。

昌裔同杜範乞留徐清叟疏曰。臣等一介疎賤。分察臺綱。與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同事台供職以來。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所上奏章。動關國體。每蒙陛下曲賜優容。臣等誓欲糜捐。以圖報稱。今於二十九日忽聞御筆徐清叟除太常少卿。臣等恍然莫測所謂。豈因清叟近日三漸劄子。言及貴近致激陛下之怒耶。臣等竊見陛下自更政弦。廣開言路。凡言二邸。言諸當路。言及小人復用。聽篇累牘。語涉疎狂。雖在小臣。靡不容受。清叟既居臺貳。正色盡言。是亦職分之宜。不知其言之戇。今陛下一旦出令俾遷他官。此必有左右近臣。懷護挾私以此移主意而陷善良者。奉常清官。似不為小。清叟不得去。亦所甘心。然盛

明之朝。乃使直臣以言事去職。不惟於臺綱有損。搤之天下。亦恐於聖德有虧。一舉兩失。臣等深切惜之。用敢援祖宗朝臺臣留御史例。欲乞聖慈亟回成命。仍令清叟赴臺供職。足以彰陛下改過不吝之美。若以臣等之言為僭。欲乞併與清叟俱黜。庶幾不辱此臺。有辭于世。謹錄奏聞。

又疏曰。臣等昨於二十九日。冒犯上觸。乞留徐清叟仍任言職。自謂上觸渝怒。必取譴呵。繼聞省劄俾權戶部侍郎。臣等仰見陛下初心不以直言為忤。再加異數。以示優恩。上意益昭。群疑咸釋。然臣等竊謂臺諫出處。實關國家重輕。故殿中侍御史龔夬去。而諫省同論。或至八奏。或至聯名。此皆為治世之美事。亦足彰列聖之盛德。臣等雖愚。不肖。誤蒙親擢。不敢不以先正事相宗者事陛下。故一再奏聞。非私清叟也。為陛下惜敢言之臣也。

非比同列也。爲陛下扶紀綱之地也。陛下動遵成憲。容受讜言。未嘗因事黜一言者。今以清叟言及貴近而出。則自今不復有言貴近者矣。言及小人而去。則自今不復有言小人者矣。豈不杜塞正路。而自啓多門哉。臣等謂遷之美官而使出。不若復以言責而使留。欲乞陛下矜清叟之盡言。念臣等之惜體。不嫌反汗。特賜追還。如唐開元之制。令御史依舊視事。以昭聖明之德。以光祖宗之功。臣等荐瀆聖聽。甘俟顯黜。謹錄奏聞

又疏曰。臣比者爲徐清叟言事去職。遂同杜範再疏留之。非惟事體相關。蓋亦職分當爾。側聽累日未蒙施行。若以陛下爲怒其言耶。則露朝數奏。經筵宣諭。詞旨甚温。未嘗見天顏之含怒也。以陛下爲諱其直耶。則宣示二邸戒敕諸璫中外竦服。是以彰盛德之有容也。然而供職三月遽令出臺。同列聯章。曾不反汗。遂使盛世有諱直言之事。明主有出臺諫之名。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有此過舉。臣之愚陋深切感焉。或謂顧復私親。交迫於內。左右近侍。列拜於庭。故不得已而出之。宮禁事祕。非臣所得而知。或謂清叟嘗因造開兵端。論及廊廟。節帖奏疏。專攻宰臣。故欲借此以去之。廟謨密運。亦非臣所能測。但見陛下和顏受諫。倏變而雷霆。清叟正色盡言。忽奪風憲。意者必有挾私交譖。乘閒密移。觸人主之威。而重臺臣之罪者。臣知非陛下之本心也。方清叟被命之始。臣等不免固留。今聞已出城闉。何敢更有煩瀆。惟臣與清叟同被親擢。同論宰相三漸之疏。嘗聞之。清叟既翻然引去。而臣乃偃然獨留。豈有面顏復司分察。若非與之同出。將恐自此孤危。用敢陳情。仰干湻聽。欲望聖慈罷臣言職。畀以叢祠。俾得歸守故廬。返脩初服。以全進退之誼。賞拜高厚之恩。臣言不欺。有如皦日。謹錄奏聞。

昌裔又論楊恭等疏曰。臣竊惟國家用人之塗有二。資格所以待常才。特用所以拔奇士。法意兼取。號為得人。今有碌碌亡奇。而用不以次者。臣采之公論。得二人焉。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楊恭。品格凡庸。資性貪刻。自登仕籍。不守官箴。為獄掾則以寡謹而劾。為邑宰則以多贓而罷。待年叙用。自有憲章。今未填邑債而辟幕官。未赴州貳而升計府。去彈劾時僅二年耳。人言籍籍。咸謂超覦。儒林郎主管尚書戶部架閣文字王龍榮。人品纖細。資質善柔。雖躐科名。未有敭歷。初為州幕。甫踰一年。改辟帥屬。又止數月。寅緣外梱。遂入中都。舍門之命甫頒。而閣庫之除已峻。閱其官簿。蓋未書三考也。近者趙輿之獄。聞龍榮亦與其事。詭遇求進。士論恥之。夫六院臺省之儲掌。故文儒之選。而以望輕資淺得。造其間。且進不以正。頗有鼫鼠之厲。此豈所以清表著乎。欲望聖慈將恭龍榮並賜罷黜。以為輕躁奔競者之戒。謹具覺察以聞。

貼黃。論陳允迪等。臣竊見陛下更化之初。於郡守監司最嚴其選。近來除授。率多非人。有出使罔功。而領藩符。治郡無狀。而持憲節。臣敢摘其尤者言之。新知常德府陳允迪貪人也。起身世家。鮮克由禮。曩餉湖廣。肆為姦贓。苞苴以奉權門。囊橐以豐己欲。梱載入召。已玷臺評。今聞里居。索無生意。而猶經營復用。出守桃源。桃源舊總所隸也。不知允迪何以見湖北吏民乎。新江東提刑林杲。妄人也。通譜林嫗。嘖有煩言。近守番陽。恣為暴政。奉行稅畝之令。畧無恤民之心。至追印紙以督縣官。枷吏卒以嚇閭里。旬日取辦。民產蕩然。迨倚閣令頒。而輸錢已足。遂為己有。不以實聞。今乃僥倖恩除。使風一道。番陽乃建臺之地也。不知杲何以見江東父老乎。臣參伍見聞。知其貪虐甚著。欲望聖慈

將允迪杲特罷新任別選良吏以惠兩路之民

昌裔又論史宅之上疏曰臣聞人主之體臣以恩人臣之正主以義恩者所以懋功義者所以制命也仰惟陛下以忠信重祿勸士以恩厚隆禮馭臣慨念故相彌遠之勞不替始終侍遇之意節以一惠秩以三師爵以真王至於以從橐及其孥以御筆保全其門戶可謂過於恩矣然晉重耳之賞奢介推以為難與處叔孫昭子之不勞仲尼以為不可能彌遠貪天之功震主之勢柄國自擅黷貨無厭大臣議之於前小臣爭之於後原其心暴其過至于今而未衰者此非正義之在人心不可以恩勝乎近覩邸報史宅之除煥章閣待制知袁州除目之頒上下疑怪不知陛下姑欲以寵之耶將實以用之耶姑以寵之則宅之鄙鄙之金足以自潤銅山之錢足以自饒武安之甲第腴田足以自給不待得千里以為富也實以用之則宅之多欲寡

必不能廉以表民怙侈宣驕必不能儉以固本豢安長傲必不能敬以臨事又安能導王德意以致之民也宜春州小地狹人安吏循韓愈蓋嘗臨之號為佳郡今以再世學為貪之子一日不更事之人強其不堪冒所非據得無有忝共理之寄乎況宅之方其父病時代擬除目如條及其病棘時僥覬恩賞如熺此皆陛下所習知者縱或未能如先朝之制聽謝事之文除職賦閑亦為優眷乃欲以郡政授之臣恐非所以愛之也昔大將軍光卒宣帝思報定策之功一家三人皆封為侯時張敞上書請罷三侯就第謂宜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向使宣帝非少恩之主漢廷有引義之臣君明臣良仁至義盡必不至醞成他日霍氏之禍也今陛下錫命疏恩不失為厚而臣等竭節守義未能忘言欲望聖慈特將宅之袁州新命不嫌反汗待其控免即予以祠至於宅之除授乞收回於造命之前庶

幾上無過舉而下無煩言臣等狂瞽之忠不至屢瀆天聽謹具覺察以聞

淳祐四年同知樞密院事趙葵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謀壽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

用人

宋理宗淳祐中太常寺主簿高斯得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而芘邪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

十二年斯得為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進故事曰哀帝時鮑宣上疏曰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臣未見也厚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宜

急召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皆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謹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順帝時李固上疏曰安國者以積賢為道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廬陵楊厚會稽賀純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召還厚等以副群望

臣嘗觀舜之命官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皐陶之陳謨亦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人君代天理物朝廷之上庶官所治皆天事也其可一時之不亮一官之或曠哉然曠官有二無其人曠也非其人亦曠也舜之所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皐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既不虛其位又皆當其才得人之盛卓冠千古嗚呼尚矣後世朝廷之官類多曠廢非果乏才也有而不能用耳哀帝時鮑宣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冠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至於使外親小童在公門省戶下可謂曠官之甚也然何武師丹彭宣龔勝之倫蓋當時號為骨鯁耆艾者乃以排外家丁傅廢斥不用順帝時李固言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亦可謂曠官之甚矣然樊英黃瓊楊厚賀純之徒蓋當時號為宿儒大人者乃以忤權臣梁冀病免而歸二君有才不用乃使不才者充位備數以妨賢俊其曠天工也甚矣雖然二漢之官非其人而曠也今日之病則不但非其人而又至於無其人焉尚書六員不置其一侍郎八員闕其五大小卿監十七

員闕其九。二府掾屬九員。闕其六。郎曹二十餘員。闕其半。謂天下果乏才耶。則祖宗以來。如慶曆元祐乾道淳熙之際。人才輩出。布滿朝廷。皆取諸當世而足。不借之於異代也。何獨今日而無之乎。采諸公論。在外諸臣。可備侍從卿監都曹郎吏之選者。固有其人。柰何正學直道。與時落落。謀人之國者。觀望上意。盍使朝廷空虛而不肯召用。其負一世之望。艴排小人。不勝項背相望而去者。視之亦不甚惜。使鮑宣李固見之。能不以何武師丹黃瓊楊厚梗棄為歎乎。然而今日所甚病者。又在於二相矛盾。私意相持。坐視朝廷曠官廢事。歷歲踰時。曾不知恤。陛下亦未嘗少加訓敕。使之留意於選任也。舜舉陶以天工相戒。固如是乎。臣願陛下深詔大臣。妙選時髦。速補衆職之闕。庶幾俛志合謀。共熙帝績。不至取國空無人之誚。天下幸甚。

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唐杜如晦傅。如晦長於斷。房元齡善於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聞自古人臣。莫難於遭時而得君。尤莫難於同時而得君。然同時得君矣。或未能真切同心輔君以共治。正恐天下之事。不壞於專。則壞於避。其何以副天下之望哉。故人臣非相得之難。而相知之為難。相知既深。則相信而不疑。不相知之深。則相悅而莫克相濟。心之同不同。率以是基之。昔者周公作誥於召公。不悅之曰。周召似不深相知者。然周公挽留之辭切。召公終為之動。是周公之所以知召公者如此。召公其不知周公乎。觀書如無逸。如周官。如立政。如君奭諸篇。凡其格君致治。大畧可睹。太宗以英明之姿。出而撥亂立極。杜如晦為相。而房元齡長於斷。元齡善於謀。必歎美之曰。兩容與率二人討裁。傳稱如晦長於

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終之以語良相者。必曰房杜。史氏可謂至論矣。夫人臣辦天下之事者。才也。而所以能辦天下之事者。心也。元齡如晦。皆有講學之力。河汾王通。告元齡以正主庇民之道。必能遺其身而後能無私。又斷之曰。至公然後能以天下為心。及稱如晦則曰。名逢明主。於萬民其猶天乎。至比之春生夏長。秋斂冬成。極於萬類咸宜。百姓日用不知之驗。異時二人得君以共治。皆此心此學之推。此史氏又稱之曰。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之而不知。而進之於古明哲之域。尚非二臣充其無私猶天之心。寧免屑屑於形迹之粗。拘拘於肝膈之外。雖已同患難而濟其治。未思同安逸以慮其危。許目前瑣細之利害。而宗社生靈悠長之遠慮邈然不以是介心。則何以維係有唐三百年之天命。而至於規模宏遠如是哉。吁。臣於是益嘆元齡如晦非同心濟謀之難。而相知之深。真可謂之難也。夫以太宗天下新定之餘氣勢翕合。股肱協同。猶必一乃心力。而後有濟。今天下視唐為何如耶。以臣觀之。蓋同舟遇風之時也。前乎制柁者非其人。舟弊漏而日湊淺。幸以聖主而得賢臣。間關運動。若將出淺而入洪矣。而篙工棹卒。叫呼未齊。維楫失亡。謾不之救。滲漏四溢。又弗之窒。今焉兩分制柁之責。坐舟中者。皇皇然望其出手撐駕。率衆工而謀。共濟顧乃悠悠泛泛。莫知所之。脫有風濤之虞。其不淪胥以敗者幾希。元齡如晦之事。載在方冊。視周召為庶幾。蓋今日元臣宿望所素習聞者也。相知夙深。同心叶濟。臣敢以是為今日勉。雖然。元齡如晦史臣稱之以良相宜矣。自古君明則臣良。虞書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陛下明侔日月。燭臨羣工。迺若命相之初。宸奎寶畫。寵錫道揆者。曰開誠心。布公

道。集衆思。廣忠益。所以責望股肱者至矣。臣又於此益願陛下申飭此意。日日以是警勸之。矧今所最急者莫切於邊防國用之實政。惟在乎蒐求實才。各副任使。課責實效。上寬顧憂。此二揆所當夙夜究心躋世于理可也。然切念夫稍愆和豫者。許寬調攝之期可宣勤勞者。戒勿嫌疑之避。惟國事之大者。俾商畧共圖。若常程除授期會調度之務。許令二三執政。相與隨宜而區處。必也審量中外之人物。參錯邊庭之事任。凡已收召者。用之必當其所。尚多逸遺者。汲汲聘用而無疑。庶不至坐失事幾。付歲月於虛擲。少俟右揆體力康平之餘。諭其疇昔相知之深。勉其心德叶同之報。豈非宗社生靈之幸歟。不然。以儒者之道。反無益於人之國家。豈但為世俗竊笑而已哉。臣興言及此。不覺涕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惟陛下以是宣諭二三大臣。使之同秉至公血誠之心。以作羣工。以覈庶政。興滯補弊。責實勸功。今何如時。不可緩矣。易曰。納約自牖。臣恃聖德之明。敢因條奏故事而冒陳之。惟陛下矜赦。

元杰應詔薦士上奏曰。恭準聖旨指揮。自侍從至郎官。各薦舉淳實敏明堪充內外職事官者。臣猥以疎庸。綴陳迹列。寂無報稱。常切凌兢。每惟內外之修攘。莫重賢能之任使。朝思夕念。所以懇懇切切告之廟朝者。初不敢厭其數。凡舉世公論所推予之彥。亦既莫不屢瀆天聽矣。惟是才業之著于州縣者。未悉以上聞。氣節之著於卑官者。又限於資格。今即臣平日察知之深。如京官如選人各以五員為明時薦。臣謹第其人品。細書其銜位姓名。作四項條奏如左。

一臣伏見承議郎新通判邵武軍陳義和。舊由學校。見謂典刑。頃分教泉南。部使者陳韡欲以京剡上。義和辭曰。愚年踰五十矣。他人誰肯相繼薦舉。謝不受。諸司聞而異之。不旬月而舉剡溢格。作邑晉江。廉靖公恕。

士民歌之。及倅鐔津。嘗攝郡事。一日必葺。救荒有政。殆不減青州所活民命之數。堂有垂白之母。家事率稟命而行。母子俱賢。道途翕稱之。臣與為代。方敬其人之孝廉。且剛介而不屈於權勢。每事必就問之。不謂當路風聞之訛。遽使之去。臣為之泣別焉。今猶待昭武平分之次。士論稱鬱久矣。宣教郎前知信州玉山縣蔡薦。積心苦學。抗志前脩。初尉建昌。已有植立。弓兵畏愛。警捕忘疲。三載居官。境內奠枕。其丞衡陽。佐理聲績。具見於當路之所稱。迨為八桂糾曹。盡心刑獄。一郡無冤民。薦敭及格。試令玉山。勞心諄諄。視民猶子。一蕃不以安施。至於戢姦鉏暴。殊不以強禦而沮。前後舉陞階。舉科目。舉旌擢者。率二十餘剡。臣亦嘗備數薦之矣。宣教郎新擬知福州古田縣事鄭侶。有文藝而充以器識。交名勝而博於見聞。從容詞翰之間。有古作者氣象。其為塩場官也。措置規模。吏卒為竦。及兼僉幕。剖決如流。至今士民稱之。迨居沿海制幕。識慮精詳。且有婉畫。事之可否。見必立決。寧甘犯時之所忌。不忍苟徇以病民。契舊滿朝。恬然不以希進為意。臣謂此三人才識氣節。宜甄錄陞擢。可以備異時風憲之選。

一臣伏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事趙崇栗。才具疏通。心事平實。臣雖不識其人。聞其政於宰鉛邑之時。邑廩場兵八百人。前後每困於月支之不及。人户以預借為苦。經理有道。公私通融。不煩文移。罔或不給。盖其為政有本末。待士有禮遜。謹庠序之教。而興以孝悌。凡士習科舉之業。崇栗率以旬課考覈焉。士民化之。勤脩文行。而獄訟日以簡寡。今倅長沙。凡郡綱軍政之所係。善贊帥長密商畧之。帥亦傾心採納其善。是以庶務關決。墜舉曠修。邦人歌別駕之功。往來士夫類能言之。宣教郎新知臨安府臨安縣王亞夫。生長名門。多識往行。才學器識。卓爾不凡。初

為會稽倉官考祝姦欺盡瘁稱職檄兼幕屬贊畫尤長帥府以部內多凋敝之邑一一試之攝宰亞夫以撫字之意行於催科之中所去見思旗幟遮道及為閩清令莫不舉偏補弊各適其宜邑多大家不阿不撓良善為之吐氣且其素以恬靜自持不挾書不干進當路聞風而爭舉之臣與之交嘗謂臣曰平心敬物世間事無不可為者臣以是尤敬之臣謂二人者才學實切於實用宜拔擢獎任以備他日都曹之選

一臣伏見從事郎監行在省倉上界門趙希懍名父之子宗胄之賢自其為海塩簿領時究心銷注曉夕忘疲藹然有廉平之譽當路名賢知其局蘊之宏深乞加旌擢者殆不容口今為省倉門官尤嚴於吏卒出入往來之禁檢柅欺弊密切究心薦舉及格蓋非有求而得者臣在都曹嘗欲薦之已為他人所先矣從政郎監行在編估局詹文杓孝行著於家庭賢譽藹於鄉井奮身庠序光價翕騰分教瑞陽文風為之丕變今為京局疏導貨滯檢柅吏欺尤能以職業自見臣與同里知其平實無華雅有志向非矜眩騖外者之比臣以為是二人者可以備二令掌故採擇之需

一臣伏見迪功郎特差監行在贍軍激賞庫葉采學有淵源文有氣骨平居雅有膽畧人多以後來陳韡期之由其婦翁李方子所得於晦庵朱熹之真傳故能服膺古訓而勿失今職居筦庫勉竭忘勞捧檄僉畿多所及物時賢皆以廉勤公介稱之采方志於向上事業暇則手不釋卷異乎馳逐京塵者多矣迪功郎新建昌軍軍學教授盧鉞奮身庠序卓然以名節自持方其流俗頹波率先以天理民彝之不可亂者為之啓奏忠誠懇惻奮

不顧身。而一以國之安危存亡者晝夜慟哭。臣與素昧近甫識之。蓋嘉其志。敬其人。汲汲然薦引之。迪功郎新信州上饒縣主簿湯漢家學相先。文價衆定。其所交游者。皆前輩老師宿儒也。不惟著述具有法度。至於操履亦有榘儀。近世名賢率尊尚之。或毀薦之奏名別頭。大畧謂上下相習於欺。大欺則大得志。小欺則小得志。蓋箴砭當時之膏肓。今待次勾稽奉朝命主象山書院。相與諸生。日由乎博文約禮之地。是雖未及乎民。而所以及於士者亦不貲矣。臣以為是三人者。謂宜度越拘攣。或陟之文學掌故。或改畀以見次教官。豐殖長養。以待異時之顯用。豈不足以壯國之精神。臣生而愚戇。無他長。惟有愛敬賢材。不翅飢渴。今所薦引。劑量久之。既已明著其所長。亦可知其績用。況朴實廉敏。萬口

六。誣。如蒙聖慈擢用。後或不如所薦。臣甘重坐繆舉之罰。

劉克莊進故事曰。杜衍為相。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或詰責其人。謂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臣按內降非盛世事也。詩詠后妃以無私謁為賢。桑林禱旱。以婦謁盛自責。蓋自昔未嘗無是事。但古先哲王理慾明界限嚴。能防其微。杜其漸爾。降及叔季。非惟不能防杜。又且開扃破鐍。以導其來。西園買官。斜封墨敕。至今遺臭。故諸葛亮有合宮府為一體之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之歎。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熏籠之微。必由朝廷出令。列聖相承。莫之有改。其後尤蔡用事。愚同列異議。始請細札以行之。初猶處分大事。既而俯及細微。後不勝

多至使小臣揚球張補代書謂之東廊御筆。汔成禍亂。臣嘗竊論祖宗盛時內降絕少。間出一二。則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誨純仁等寧謫而不以濮議為是。茂良必大。寧去而不與兩知閤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倖之間。此所以為極治之朝也。臣采之輿言。謂邇日蹊隧傍啓。廟堂積輕。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近臣薦進者。顯仕率貴游之子。專城多恩澤之侯。畿郡調守。上煩宸斷。小臣改秩。或出中批。既累至公。亦傷大體。求者予者。奉行者皆以為常。不以為異。遂使天下之人。以誨純仁茂良必大之事。責望有司。以衍之事。責望大臣。以仁宗禁中之語。責望明主。臣竊為陛下君臣惜之。本朝名相多矣。惟衍號為能卻內降者。豈有他道哉。臣嘗考之。其拜也在慶曆四年九月。其免也在明年正月。當國僅三數月。噫。此衍之所以能直道而行乎。臣故謂小臣能以去就為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為輕。雖內降可執。橫恩可寢。人主能以朝廷紀綱為重。貴近干請為輕。則堂陛尊而命令肅矣。惟陛下留神。

權司封郎官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曰。太宗嘗語宰相曰。統制諸夏。自有道理。內外官吏。當量才任使。如匠者創屋。揀梁欀桶。咸不可闕。天下至廣。不能獨理。致治之道。全在任人。苟得其人。何患不理。孝宗御製用人論曰。人君以任使百官為事。百官則分職以治其事。用得其宜。則百職舉而庶事立。用失其宜。則百職廢而庶事隳。蓋人才有能有不能。固不可以一槩論也。擇不厭精。任不厭久。小有以成小。而天下無廢事。大有以成大。而天下無廢政。如是則太平之基可立。先王之治可追矣。

臣聞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患乎無可用之才。何世不生才。何

才不資世臨政願治之主孰不以人才為急也然或資之以成功或任之而敗事其必有故矣蓋可用者用之則足以勝其任而無事之不集不可用者而輕用焉則舉措必乖其宜而何功之可成是以英明之君不慮夫事功之難立而惟慮夫真才之難得兼收而博采詳觀而諦審必其人之果智也而後使之謀事果勇也而後使之禦敵持重者委之備邊塞通練者委之治軍賦綏御有方者委之弭盜賊劑量輕重各當其任以之圖事何向不濟請以漢宣帝之事明之今觀其時膠東有流離之民潢池有弄兵之寇關東之漕運重費西羌之烽燧時警事緒膠轕若未易經理也然帝之所以處此者惟於人才之間切切乎可不可之辨任將則問其誰可擇守則令舉可用謀事則反覆詰難度其計之可必用者始從而聽信之則帝之所以用人者

蓋考之詳而擇之精矣故賑飢則著勞來之效糴穀則省轉漕之費渤海之盜安之而自弭先零之衆緩之而自降理內禦外無不如意得人之效蓋可覩矣共惟陛下以聰明之資紹延洪業厲精思治側席求賢將欲內修外攘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然疆埸之防尚費經畫垂亡之虜猶未掃除蠻獠雖欲降而招撫未定飢民雖稍蘇而瘡痍未瘳若是之類所當深思而熟計然使無人以任其責則悠悠歲月曷覩成效無亦擇可用之才而使之畢力以圖功乎邊郡之舉將帥之薦或延訪於廟堂或奏辟於諸司其所以求才之意可謂至矣然知人之道自古所難闊論高談者若善謀輕舉妄動者若敢為露才揚己者若多多而益辦視時遷就者若隨機而應變苟輕信而遽用之則非惟不足以圖事而反至於生事不特不能以成功而或至於喪

功則必明目而達聰詳考而精擇以言進者則察其所行以質其言以名取者則考之以實以驗其名以能舉者則試之以事以觀其能若然則毀譽不足以亂其真虛誕莫得以肆其欺奚患乎不得人哉雖然用人於閒暇之時與用人於緩急之際不可以一律拘也蓋當緩急之際擢之未峻則無以使之勸任之不專則無以責其成何者邊陲之地非內郡比況當多事之時人所憚往苟無高爵重祿以誘之孰肯犯難而不辭閫外之寄所係甚重安危之機變於瞬息苟不假之以事權則動皆掣肘何以乘機而制變故擢之峻則感激思奮任之專則事權歸一夫如是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尚何外患之足慮哉然非精擇之於其始而徒曰峻擢之可以使人也而輕予之以不次之官豈無大言無實者得以竊吾之爵祿乎不知其才之果長可以責其後効而徒曰使功不如使過則敗衂之將其將奚用乎此尤所當察者惟陛下留神

應龍又論用人進故事曰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理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安可盡加弃斥使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長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陶稷契尚各守一能況於中才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匪其人何由致治乞朝廷設十科以舉士

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兼收並蓄待用無遺

則皆有以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分朋植黨之弊。昔皐陶謂禹受敷施。九德咸事。則俊乂在官。可以撫五辰而庶績咸熙。奈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靜而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故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要之人主當與天同量。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隨其稟賦之自然。而無容心於其間。苟好惡之私先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宜器使。而急於求進者必至迎合黨同而伐異。俱欲求勝。非惟不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實基於此。司馬光論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達勇果。刑獄錢穀者並用之。而長於此短於彼者不可求備。此乃官使人才之要術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足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讎。首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為苟容。爽事詳審則以剛直為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為腐儒。專於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為俗吏。少俊則以老成為遲鈍。寬厚則以嚴明為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耆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畧。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讜直名。莫不擢用。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而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真才實能皆為吾用。而何事不立。中興之烈可指日以冀耳。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應龍又進故事論久任曰。英宗朝吳申言近年以來。官吏數易。王舉

元自三司副使一年之中凡歷四使沈立自知滄州未及半年已更三任蘇寀累任皆不及一年哲宗朝上官均言太守以一郡為傳舍吏民以太守為使客送故迎新紛紛道路太守不暇整治其紀綱吏民豈有信服其政事耶臣以為奉行朝廷之法令而利澤天下者內則係百官長貳外則係監司郡守內外不得人則不足以稱職得人而屢易則不足以舉職職不舉則政事廢弛而下受其弊雖有才吏與不才者相去無幾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是為徒法而已

臣謂久任而責成功此用人之良法也夫人才各有所長因其長而任之遲之以歲月則可以自見苟數遷數易則人無固志事多苟且況更代之際意向或有不同施設未免相反涖事方新蠹弊不能盡知督吏必生欺誕內外之治所以不能並舉者職此之由也今內而百司庶府不問人才之能否惟以職任為資歷理財未幾則又易而興禮明刑未久則復使之興教一人之身無官不可為久而不遷則懷淹滯之歎知此則百事何由舉祇見其因循歲月耳外而監司太守或一歲而再遷或甫至而復易迎新送舊交錯於道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政令吏知去之不遠不究其心力是以民瘼未蘇吏治不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矧邊陲之寄尤不容不久雖以三歲為期然邇日以來移彼易此殆無虛月縱有譜熟兵畧留意邊備之人然效未成而已去兵卒何由而閑習備守何由而堅固今多事之秋將欲興起治功其可不以久任為先乎內則量能而授官長於財計者則所遷者皆理財之職明於法理者則所擢者皆法理之任至於他官亦莫不然克稱其職則優加旌擢使之知勸不必遠易以強其所不能任於外者因其有風采則使之持節因其有政事則付以典郡庶各盡其才以圖績效治

最上聞。則遷秩畀職以示甄別。迨其既久。則擢之以不次之職。以酬其累歲之勞。夫有功見知則說。孰不勉勵以稱上意。吁。此非難轉移者。特在乎堅守而不變耳。雖然。任人固不可不久。而擇人尤不可不精。苟非其人。則癃老者必至廢職。踈謬者必至悞事。而貪黷苛刻者。必至為無窮之害。必詳考之於其初。而後可以久任於其後。此又澄源正本之論。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應龍又進故事論均內外曰。昔大中祥符中。張知白上言。昔唐李矯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授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皆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臻庶績。淳熙間。臣僚上言。伏見今之士大夫。以州縣為滯路。以朝廷為徑遠。此內重外輕之所由致。欲望聖慈鑒斯久弊。特留宸慮。均中外仕進之路。凡郡邑之吏。有治行名迹純實不欺。無間踈遠。不次擢用。以風厲天下。孰有不勸者乎。

臣謂重內輕外。此吏治所以不振也。夫人之情。有功而見知則說。非才而任事。則必有瘝曠之虞。今之持節把麾者。多不安於外。而慕於內。內則遷擢之必速。而爵位之易崇。外則績效之雖彰。而褒遷之未必及。故因循苟且。玩歲愒日。而治效蔑聞。況仕於內者。或不愜物論。致遭彈擊。往往畀以外任。夫仕於王朝。職閑事簡。尚不勝任。乃使之分一郡一道之寄。事叢如毛。決不能理。豈不為民之病乎。苟於臺閣妙選賢良。使之更迭。以示重外之意。復於監司郡守擇其有聲績者。寘之朝列。以示褒表。至於廷紳之貶黜者。則處以直館。而不任以民事。夫碌碌之庸者。既不復用。則有志事功者孰不黽勉以見知。如是則吏稱其職。而民安其業。蓋有不難致者矣。

應龍又進故事論名實曰。真宗時。王旦有識畧。善鎮定大事。其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宜為其職。然後遷之。士雖咈於己者。亦不以私廢。仁宗朝。司馬光言致治之道。在於任官。且謂奸計之臣。街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虛偽者無不爭進矣。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矣。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

臣聞漢宣帝不審膠東相之偽。是後俗吏多為虛名。齊威王能察阿大夫之譽。於是人人不敢飾非。夫徇名而不責實。此今之大弊也。且邊陲未寧。國論未定。兵增而財愈匱。惠鬱而威不振。正當嚴綜核之政。圖興起之功。任人則必求其可用之實。而難偽以假真者所當辨。論事則必求其可行之實。而大言無當者所當察。崇獎忠正。抑遠虛浮。行之以公。守之以堅。則分朋植黨。交相稱譽者莫得以肆其欺。矯情飾貌。急於媒進者不能以捷其跡。如此。則上下相安。皆求以實自見。而天下無不舉之事矣。王旦謂用人必求其實。而司馬光謂采名不采實。則虛偽者無不爭進。真至當之論也。二公皆我朝之賢臣。勵相國家。以致升平。其大要不外乎此。然則今日欲振起事功。以復祖宗之盛。可不以是為先務。

夫名固國家之所當尚。而士大夫之所當慕也。耻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以德名為幾。名苟不立。必同流合汙。無復氣節。為人上者。不可不加砥礪。然必因名以考其實。因實以責其效。則任人而必獲實才。議事而必得實用。苟外事表襮。而中實無有。更相標榜。而實不副名。踏常襲故。而不避時宜。矯枉過正。而徒欲立異。施之於政。則扞格而難行。若是者是特虛名耳。果何益於國家之大計哉。是必聽言而觀行。使偽不得以亂真。庶可收

實才之用。而立太平之基。苟是非不審。徒以其好名而一切厭之。則其心未服。異論迭起。賢否混殽。非惟不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或兆于此。是必審思之。明辨之。則衆正之路開。群枉之門塞。濟濟布列。無非真才。庶績咸熙。萬邦咸寧。可指日以冀耳

洪舜俞進故事曰。明道中。執政除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聰。目以司吾之明。所以執之可乎。張行成無先容舉為殿中侍御史。柳公權有諍臣風。屈為諫議大夫。萬衆親擢。適臣莫與。夫如是。則任耳目之寄者激昂振厲。思稱主知。周而無所吐。正而無所阿。朝政之得失。廟論之是非。相業之修廢。不吐不茹。悉以上聞。不至於壞私恩。徇偏見。以亂天下之公。我朝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正以是也。異時唐介論文彥博。王陶彈韓琦。以二輔臣之賢猶不為之少隱。況下於文韓者乎。雖然。臺諫不由進擢。固足攬馭臣之枋要。必人主有至明之見。而後能奮獨斷以聳衆望。否則不謀之外廷。謀之左右親暱。附下罔上。抑又甚矣。大明在上。邪正洞燭。得范純仁呂公著而內出姓名。得歐陽脩余靖王素而御筆親除。斯無愧累朝之盛。

牟子才除起居舍人。進對直前奏劄曰。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

儒以為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助。盖陽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為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內外之辨。使之介限一明。不相殽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為。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為言安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為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而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而欲久安而無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泯其異同。混其賢否。而曰吾將以是為安也。直幸而已矣。非聖人所為致泰之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之所以為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為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年。當時言者已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為憂。朱光庭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范祖禹則謂憸人在前則害政事。在下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不當使之在位。為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於浮議。引與共事。王岩叟則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遏。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卦。莫不援以為據。盖以為保泰之道在乎此。

而墮泰之道亦在乎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
絶禍萌。敦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柰何調亭之說。雖賢如呂
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揚畏。鄧温伯。李清臣。皆小人之
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陰唱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
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
宣靖之事不可勝悔。而光庭祖禹轍岩叟之流。獨受知言之
名。可不為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
可以為元祐矣。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為泰矣。而
乃駸駸乎為姤為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
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去小人。故其
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是正

邪相軋。而使之曰鬬于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間
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僨幾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
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為是紛紜華競者皆
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為必去其類。而後可靖國
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並用。而卒至於君子日空。小人
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去。其害治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
體也。敗善類也。敢為陛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惡。又敢欺誣
其狡獪之術。足以逢迎而為悅。其淫詖之辭。足以譸張而為
患。變黑為白。指鹿為馬。以之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非。甚
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詆為正論。而厚誣其君為不
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逃於公論。遂使謗議
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

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背而終趨。
閃倏游颺。蹤跡詭秘。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巽入。
善為模稜。軟語甲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操三變之心。行兩
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為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
人性本刻薄。又喜激發。上惡譁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
惡朋比。則曰是其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
浮矯也。駕虛翼偽。造謗興訛。其譖貝錦。其言巧簧。陽為納忠。
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此激作之說
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乎岐萬轍。為變多端。不懼上之悔
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虞君子之困敗。務遂
其說。為禍之烈。如此。而可使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
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為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

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進。辨之則幾
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
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目達聰。以廣此心。
使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既不失其好惡本然之真。又有以得
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
陛下又即其賢否枉正之所在。而為用舍進退之分。烏柔邪巧佞。阿
意承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顏苦口者必容。輕儇便給。狡慧削刻者
必遠。而莊重靖嘉。溫純朴茂者必親。出入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屏。忠
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尝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持。去其狠
戾駔獪。而任其弘毅惠和。懲其躁競無耻。而擢其靖退有守。黜其陰
默深阻。而取其疏明洞達。不以鄉原而易狂狷。不以嬖人而嫉莊士。
不以美疢而疏藥石。則忠邪之位定。而內外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

泰亨之治扎今上而論思獻納多忠鯁忠正之臣次而給舍臺諫皆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靖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鑑鏡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間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昭平明之治融朋黨之意絶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為進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奉奉之憂鑒紹聖以往紛紛之事務使邪正不暴陰不勝陽以成泰內之治豈不韙歟不然實未有以知人才之孰忠孰邪而姑聽其一時之乍賢乍佞則臣謂用者不必用去者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隱憂所發冒進瞽言不勝拳拳。

子才乞留察院徐經孫奏狀曰臣昨日忽聞察院徐經孫輕車出關不勝駭愕退竊自歎以為臺諫天子耳目之官既以耳目寄之凡所論列皆當聽行以求廣其耳目矧今人才日衰公論日壅陛下方欲扶持振起以幸惠世道而數月以來妄庸之流乃皆乘藉氣勢以抗天下之公議遇順以此去逆以此去經孫復以此去通國藉藉皆謂以一不肖而去二臺官何陛下重於去一不肖而輕於壞祖宗三百年臺諫哉臣且不知車載斗量世何乏斯人復何益於陛下而所以累陛下者如此也陛下高見遠識超越古今而或者乃輒以妖邪庸鄙之論肆言君父之前而無所忌甚至以厭玩而矯誣夫謂其君不能者謂之賊此中外之所共切齒而彼方以議論不足聽流品不足別之言通謁公論使天下無有復言其姦者是必有教之者也臺諫一言之而輒去則其計得而其勢張矣臣竊窺陛下聖明必不以其言為是而於紀綱之地亦必不忍摧抑阻遏使至此極也區區之愚惟望陛下主持公道存全事體詔追經孫復還言職呪斥邪說以厭輿論庶幾去留輕重之間不至有偏則或可救一二於末流也昔仁宗朝唐介以

論文彥博逐。已而彥博亦罷去。元老大臣。仁德之重。而猶不免於兩罷。陛下亦何愛于此哉。臣待罪兩制。伏見未三月間。兩逐言者。非盛世美事。不敢泯默而無一言。謹瀝愚忠。上裨黈聰之萬一。輕觸蕭斧。惟陛下幸赦。

子才又繳黃蛻狀奏曰。臣聞玉堂給札。故事也。祖宗盛時。率以來天下之英才。觀其論議。以定一時之國是。非細故也。比奉詔旨。召試湯漢黃蛻二人。臣待罪禁林。偶當發策。私切惟念。十數年所問之題。或言度數。或言古史。或言錢穀之瑣屑。或言禮樂之繁簡。皆非當世要務。輒不自揆。撰述四條。以靜激順拂。用舍得失為問。而抑揚開闔。不為枝辭。意甚坦白。其所關皆當今國論大節目。使荅策者隨問指陳。固可以空臆盡言。極論時弊。而無所回撓諱護。今觀臣蛻所對。以借學經靖順之誤為執事大人之譏。最切中今日之病。與臣所問喜靜惡激。喜順惡拂之語。尤相發明。至於論君子小人分數。消長早晚。講不當併為一。國家紀綱不可廢。其言皆是也。惟是揄揚大姦一節。用意包藏。最咈天下之公議。臣讀之至此。口呿汗下。為駭愕。且蛻之言曰。淳祐初元。二相當國。雖牢籠把握之人議其姦。然擔當開拓得去。毅然與人主論是非。則於大臣身上事本不為過。嗚呼。信斯言也。是杜富韓范其人也。其抆拭大姦。可謂至矣。然嘗論之。古之專任宰相者。謂其能總攬庶務。凝定國勢。非使之牢籠把握。以固權利也。今大姦以挾數用術。為劫制人主之具。而人主不之覺。以邪謀祕計為愚弄人主之資。而人主不之悟。彼之所以得罪天下者此尔。而謂人議其姦可乎。古所謂擔當開拓得去者。謂其德足以任重致遠。量足以翕受敷施。非謂小有事而無忌憚也。今大姦不能捍禦外患。而專假和議為買靜之鎡基。而自謂有才。不能開忱布公。專任私意。為謀國之

張本。而自謂有術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攸當開拓得去可乎。古所謂殺然敢與人主論是非者。謂其能區處忠邪剖析義理也。今大姦信任羣小。極喪王國為是。而廢棄忠賢一念。則不以為非也。以刻薄政事。朘削元氣為是。而封培忠厚一脉。則深以為非也。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能與人主論是非可乎。古之所謂大臣者。謂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今大姦以功利之說。富國強兵之資。而勇於自利。以攬謀之術。操制天下之本。而巧於自謀。公論已沸而不知退。事勢已窮而復欲求。彼之所以得罪於天下者此爾。而謂能盡大臣之事可乎。夫誤國之罪大於此。彼以一身而會其惡。此固陛下之所深惡而天下公論之所不容也。陛下自甲辰改紀。舜而斥之。明示意向。以弗復用。十餘年間。通國上下。無政齒之者。而臣蚊乃輒犯不韙。噓久寒之灰而重然之。蚊非病狂喪心。臣不知其所以為言何也。其不出於大姦之唆使必出於一時之觀望。彼大姦之心。無一日不在鉅鹿下。又重之以人物耽然之秋。姦黨屬目之際。一旦給札之士奮然推稱其才量。以為可以當天下之大事。此猶稱卓犖而謦盜跖。固卓犖盜跖之所雖欣而鼓舞也。萬一有怵其邪說或動宣室之思。信其邪謀。遂下追封之詔。則天下之事去矣。邇日以來。外論闃然。以為大姦復出。此必大姦自謂噉餌之說得行其徒譁然附之。遂以為此言出公論之推許。而陛下且將信而復用之也。陛下荷祖宗之託。所以為貽謀燕翼計者甚至。決不忍輕怵其說。舉天下而付之一擲。然此論易於蠱惑。若非陛下深長其思。堅定其守。則必為邪說所搖。必為小人所亂。其所關係甚大。臣蚊副本初傳之日。縉紳蹙額。六館之士。一詞憤之。臣蚊懼人之議已也。則亟更定元本。改人議其姦一句。莫為掩其姦。改大臣身上事本不為過。一句。反有非

君子所可及者蛻之心跡至是益周章矣夫譽大姦而誤主聽其罪固不勝誅竊元本而欺天下其心尤不可恕然蛻尚敢於欺陛下何不敢於欺天下哉臣行將告歸本不欲多言以重仇怨而縉紳大館之士往往咎臣以為不當無所可否存之以惑觀聽至危言切責以為黨姦臣竊觀蛻含糊於當世之事而果決於譽姦相之能誇詡擔當開拓之才以潛移上意覆護牢籠把握之罪而追仇議者公論在人自不可泯第改本既出是非並行或恐外以逆公論之抵排而陰實為姦人之道地果如人言則臣罪大矣用敢冒昧陳其顛末庶陛下知大姦之不可用而邪論之不可信也昔高宗皇帝謂輔臣曰試館職人當取實有文學議論若召試備禮非祖宗取人之意近日三人試卷朕嘗親覽如沈長卿輩尚懷朋附又不實陳實事尺哉王言固宜真大姦於度外則宗社幸甚

指實事之意也欲望陛下以高宗皇帝為法深察朋附之言堅定聖

用人

宋理宗時牟子才奏趙汝騰徐霖不當遷逐狀曰臣比因輪對有感時事輒論君子將散其幾有十履霜堅氷君慮并迫荷陛下忻垂採納至於元祐紹聖反覆之際留問再三所以為世道憂者至勤切也繇此一意可以凝國是可以熄邪說羣臣百僚交誦聖明魯未數日趙汝騰除翰林學士以遷去徐霖與在外差遣以逐去駭機忽發事變倏異與臣前所聞於陛下者如出兩轍臣竊惑焉陛下既知所以為世道憂則求所以保之可也不惟不能保而又自摧斲擯斷之臣以為必有誤陛下者而非陛下之本意也不然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此何也君德宗非不愛陸贄而終仇其盡言非不用蕭復而常惡其輕已至於盧杞姦邪則曰朕殊不覺裴延齡則更以為忠謂德宗性

與小人合與君子殊德宗庸主也豈不然哉而陛下則聖明也惟聖明為能鑒忠邪別淑慝故臣竊有望於陛下所為更化之意者以用賢為用賢去邪無他道在陛下堅其初意而已霖之去內批甚駭汝騰之出臣莫知其端或謂有所營救而陛下疑之或謂有所抵觸而陛下怒之臣不能詳也陛下用汝騰為給事小人重足而立反目而視久矣一繳駁仇怒者衆飛語搖撼者有之詭辭浸潤者有之汝騰瑟縮不安已為去計四方之誚責者日至猶謂某人當論奏而不論奏某事當諫止而不諫止汝騰固知其勢之甚難而力之不可勝獨賴陛下聖明而為之主而陛下固弗肯主則惟有去耳汝騰老矣不憚數千里胥被畏景求事陛下亦欲有所建立而徒取空名以歸豈其願哉勢有不得已焉耳若汝騰者善類之所主也其真純端亮無所矯飾疏

明洞達無所回隱忠君憂國懇款至忱如火熱氷寒出於天性況同姓之卿義同休戚決非欺陛下者獨其好賢太切嫉惡太甚故見一君子則極口稱譽不顧立黨之嫌見一小人則極力排擊計報復之禍黨則多疑仇則多怨其所以去殆或以此然陛下可不亮其心乎徐霖固小人之所仇也自其力抗權姦方張之勢且不暇顧其軀命豈計名哉幸而不死因以得名赤陛下養其氣節成就至此天下莫不聞之一旦論事小忤即呵斥摧挫無復禮意陛下毋乃適其小疵而遺其大慮乎霖既敗為仇人笑而天下顧忠之士搖手咋舌以霖為戒臣竊以為非便也霖雖狂猶不猶愈於卿原乎卿原者溷溷皆是而何惡於霖也霖所論事一是一非若坐之以要君則自昔所記鬻拳兵諫薛廣德欲頸血汚車輪朱雲折殿檻大呼等事則又甚矣臣以為霖狂則有之彼素恃陛下恩厚遂忘忌諱亦不料至於如

此也。彼豈不能紆徐為和。因循歲月。以取好官。何苦犯危難。自餌讒口。陛下亦察其心可乎。汝騰善類之所主。霖小人之所仇。陛下始焉尊用二人。固所以昭用賢去邪之意。今一日盡去。初意變矣。衆賢解體。羣邪得志。事勢岌岌。正復可憂。故臣以為非陛下本意。必有誤陛下者也。惟聖明豁然捐去疑貳。察其心。亮其忠。汝騰必勿失之。霖終保全之。以亢善類。以沮小人。以凝初意。以回世道。幸甚幸甚。或謂汝騰已出。理無復還。臣以為有司馬光故事在。光以中丞論張方平。移翰林學士。抗疏力辭。神宗手詔諭光。稱其經術行義。且謂苟以言事罪卿。豈復遷卿美職。於是取告勑付閤門趣光令受。光奏謝罪。請上殿後受告。詔光受告後上殿。所以保全者如此。今陛下以此意降詔。遣使趣之。使受其舊職。則汝騰豈不能為陛下一留哉。霖則陛下既予之郡矣。然猶有愚見。非為霖計也。元祐中。韓維以與范百祿爭論刑名事罷。御劄至謂奏劾臣僚。既無明文。何異姦讒。呂公著累章力爭。而中批之詞猶厲。則請論不已。及便殿反覆敷陳其言。謂皇帝宜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而維卒善罷。其為人主心術之慮至矣。霖小臣非敢方維。特欲陛下反覆斯言而深鑒焉。非特霖幸。諸臣之幸也。臣立朝自有本末。上無附麗。下無比周。公論所激。冒犯霆威。無所避死。

子才又為趙汝騰辯葉大有劾章狀奏曰。臣聞君臣父子之間。天下誠實之所在也。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其實。非其實而敢於誣蔑以告者。是以私意而窺君父也。嗚呼。尊如君父而忍欺之。則何事而不為欺邪。臣竊見近者趙汝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未供職間。而諫議大夫葉大有急劾去之。士論恠駭。併為一談。汝騰文學行義。昭著天下。立朝有謇諤之節。居官有廉平之稱。往歲初間。凡三十餘疏而後

去今春受詔五閱月而後來其難進易退之風天下高之今忽為大有誣奏逐去此衆議所以恟恟不平始大有為汝騰所繳奏臣猶疑其深溝高壘為自全計或用鄭寀故智以老其鋒今乃發其揙心造為誣語以欺陛下陛下察大有之懷私念汝騰之無罪格奏不下所以愛惜人才存全事體可謂曲盡矣而大有不體陛下美意乃多録副本散布中外且欲揭之通衢此與紹聖元符揭之朝堂異世一心臣偶得其本參詳始末然後知其言汝騰特發於私意而遂忘其欺耳昔司諫江公望謂榻前一磚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云屢唯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矣大有欺天乎欺君乎抑欺心乎臣子之事君父官無尊卑義一也大有長諫省而職在諫君臣為說書而職在正君為有大有以汝騰不實之罪上欺君父而臣不以其實為陛下告乎大有言汝騰叨升郎闕肖直翰林殊失典故無一篇文字可觀臣聞近世詞臣無出汝談之右汝騰師事汝談為所推許其掌書命蔚然有汝談之風大有乃以無文訕之大有文采不耀每為江萬里所鄙笑徐霖在館嘗以其文氣疲薾痛為改竄大有為文如此而反汝騰之暨其曰無一篇文字可觀是欺陛下也大有言汝騰因趙善湘媚嵩之之舉彌忠而丐恩乞憐方嵩之用事時初無氣節之可書臣聞汝騰直翰苑時行史嵩之擅府轉官制中有精能履屐之間等語嵩之以為輕已遂不受三官而甚惡汝騰繇此得罪大有乃謂丐恩乞憐無氣節之可書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汝騰兄弟卵翼於陳韡後排之如寇讎其身久館穀於以夫近攻之如路人夫陳韡之凶暴以夫之詭譎汝騰排之天下莫不以為快所謂卵翼館穀臣不能詳知但大有嘗為汝騰所舉其為卵翼館穀多矣一旦彎弓射羿之弓誠其所謂人面獸心將自指邪指汝騰耶是又

欺陛下也。大有謂故相清之。察其不能文。不畀視草之職。鞅鞅失望。迨其來斯。毀清之為甚。臣聞清之雅敬汝騰。屢以官誘之。中間常欲除直院。汝騰不領其意。議論寖異。最後因日食正陽。疏其賄政。清之益怒。陳垓密受風旨。遂遭誣劾。固不待再來而毀清之也。大有謂其鞅鞅失望。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言汝騰。詐曰清貧。行李不辦。不知其在鄱陽永嘉婺女時。有未請俸料乎。臣聞汝騰所守三郡。皆有善政。世號循吏。而清廉一節。尤為皎皎。其歸也。甚至無屋可居。寄跡蕭寺。無田可耕。取仰祠祿。閩士類能言之。不特閩士。人人能言之也。大有乃謂三郡無未請之俸料。且俸料乃赤旁所封之祿。朝廷所以養廉。藉使盡取。亦其當然。大有誣蔑之詞。至是窮矣。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汝騰大則稱長宗盟。不容一老之遺。次則破格相輔。將襲二臣之後。臣聞汝騰之繳以夫。實采公論。彼其盤錯已深。一擊匪易。而以為稱長宗盟。計何其小也。汝騰聲望。豈去一以夫。而後能稱長宗盟哉。至於破格相輔。尤為非據。汝騰每謂宗姪不可為宰相。雖汝愚為之。猶不免禍。蓋以是遏與籌之姦謀。且其聲利素薄。此來不過作數月留為國家定大計。排大姦而已。豈有意於襲二臣之後哉。且大有既為諫長。一武可居政府。所以徘徊顧望而不肯去者。原其本心。正欲襲二臣之後。而反以此議汝騰。是欺陛下也。大有又謂陛下灼見徐霖之首鼠。斥之於外。京師萬衆。咸仰天日之清明。汝騰以同謀而敗露。乃誣奏而欺天。臣聞大有嘗乞憐於汝騰。詞甚哀苦。而汝騰亦許其革面矣。徐霖聞而非之。頗誚責汝騰。於是奏疏有乞盟大賢。豈可救之之語。汝騰讀之竦然。觀此則非同謀可知。而大有疑汝騰漏言。使霖播之。深恨汝騰。遂謂同謀敗露。誣奏欺天。是又欺陛下也。大有又言汝騰濡滯郊關。愈聽譁徒。又要私黨以代乞留。賈上書以為公議。

夫孟子不用三宿出晝屈原被放徬徨去郢豈若是淺丈夫俾俾然去則窮日之力哉且同列諸賢重惜其去作詩送別分詎當爾謂之譁徒可乎買斷可乎草茅之士重惜其去扣閽求賢天理所激謂之大有不明為士之詬遂以此為鉗制之術此何異腐鼠之嚇鵷鶵也不知留行諸人可得而鉗制乎是又欺陛下也大有謂臣擢自丙午冬非清之力也又素排嵩之之姦又無一事干與篤又未嘗黨垓黎攻一正人臣聞嵩之以牒試胄濫屈大有夫有窮而無歸怨則有之若謂非清篤之黨則將誰欺清死篤去而遺毒餘烈至今為梗以大有為之死黨故也雖家置一喙殆難自解況垓榮所論列皆是大有嗾使今乃欲避其名以欺天下此尤姦之大者臺諫中今無垓榮之可嗾遂自劾汝騰以泄其忿其陷害忠良之意至是愈不可揜且大有以不孝誣江萬里欲制獄以限陳億子等二十士謂之不傷君子可乎是亦欺陛下也凡大有所言臣參稽反覆無一之實其欺甚矣而又有大可畏者臣不可以終莫之辨也臣聞諫議大夫給事中俱隸後省皆紀綱之地今汝騰以社倉事論大有其職分也未聞言之是否紀綱所在尤有所當懼思也乃視如不聞揚揚上殿復肩不韙顯劾汝騰則給舍可廢也紀綱可紊也且汝騰再召已七閱月使果有過惡胡不攻之於先而獨用此數日乎汝騰繳之彼亦劾之臣不知此一意也公乎私乎自來臺諫按劾雖小人行其胷臆猶有託焉未聞直述其私形之彈疏臣觀大有所論汝騰之文累數百言無非自為辯數然則汝騰不得罪於君父不得罪於公論而獨以忤一大有用為罪狀播之遠邇姦雄小人所不敢為者而大有為之臣不知大有何所恃而敢爾也大有不過欲假陛下之威隆其權勢以恐遏天下使無敢復有議其姦者然不知祖宗三百年之臺諫專為

大有設乎。專以為大有報復之地乎。生此厲階。漸不可長。此其一也。自昔小人之攻君子。莫不反用其鋒。在元符指司馬光為姦邪。在慶元則指朱熹為偽學。雖以章蔡何劉諸人回山倒海之力。猶不能移萬世之公議。今大有目汝騰為頑夫。為姧邪。為凶。輿臺皂隸口語藉其說之不足行。固不待後世矣。何能為有無哉。獨其敢於變亂黑白。熒惑睿明。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又立黨之一說。為穽於國中。夫小人而欲亡人之國。必先空君子之類。君子無過。惟坐之以朋黨。而朋黨人主之所甚惡也。黨錮之禍起而漢衰。清流之禍起而唐亡。大有胡忍而為此也。且大有左挾以夫。右挾與篤。而內主垓滎。獨無黨乎。急於矯枉以稔流禍。此其二也。大有至謂近日水災為甚。皆汝騰鼓流俗。唱浮論所致。昔恭顯之流。以地震為蕭望之劉向之罪。日青無光。為周堪張猛之咎。其說傅會甚巧。以元帝之暗。猶察其妄。至下詔切責之。而大有乃敢以此言進於陛下。不知大有以陛下為何如主也。是以陛下為元帝之不如也。且劉向所謂將同心以陷正臣者。正為大有輩設耳。言之獨不泚其顙乎。國家不幸有大災異。正賴君臣上下交相規戒。崇陽抑陰。以弭變怒。而大有忽唱為邪說。移過玩變。欺天誣人。大有庸淺鄙陋。未能知人。況能知天。邪論一興。浸淫靡已。此其三也。若此三說。臣竊料其意。不止於去汝騰而已。大有才本平凡。氣質甚下。少年僥倖。不暇學問。昧於聖賢命義之大戒。妻妾宮室之念。驅之於中。利慾富貴之圖。誘之於外。而又有柔邪之資。諂佞之口。足以自媒。世謂巧官。逮其得志。文以姧深。領袖臺端。羽翼元惡。上則以妾婦之順媚惑聖聽。下則以鬼蜮之智陰伐善類。傳窠坦之衣鉢。為垓滎之指蹤。論者以垓滎為梁成大。以其公為小人。小人而顯者也。以大有為李知孝。以其陰為小人。小人而隱者也。原情定罪。浮於垓滎。而一去一留。是謂

佚罰。夫鷹化為鳩。識者猶憎其目。而欲翼其可誘為善。不已踈乎。今外譏藉藉。皆謂大有上殿之日。面承密指。退而草疏。遂肆抵誣。或又謂陛下積怒汝騰。厭薄君子。固留大有以排根。以臣所見。萬無或然。皆大有專徇己私。快圖報復。遂使歸過君父。謗流海宇。在大有亦復何情。大有每謂己決歸期。非敢欺誑。又謂若逐汝騰。則拜辭君門。退處畎畝。去百大有不足以當一汝騰。然泯其邪正。混其是非。猶諉曰兩罷也。今汝騰除職予郡。而大有頑然自如。轉石拔山。有識痛恨。以大有為臺諫。則汝騰非給舍乎。以汝騰為黨。則大有非私乎。以汝騰為無錄黃。不當繳駁。則大有非當論事而反肆抨彈乎。陛下見其務為唯阿。謂之恭謹可托腹心。見其好進讒諛。謂之盡誠可寄耳目。方且抗之以戰公議。主之以彰聖斷。而忠賢之去。如土梗弁髦。天位天職。陛下獨不與一大有共之乎。夫世變之趨。如江河之日下。雖天地鬼神有莫能移。而欲赤手捧塊以礙之。臣固知其不可也。今小人之勢已成。君子之禍將作。然與泯默以陷淪胥之害。寧盡言而就黨錮之誅。用敢直疏其事。無所回隱。所謂立朝之大節。事君之大誼。臣知此而已。他不暇計。惟陛下亮其不欺。

子才又論救高斯得徐霖李伯玉狀奏曰。臣聞國於天地間。必有與立者。其惟君子乎。君子進。則國之所與立者存焉。君子退。則國之所與立者忽焉。其理昭昭。如燭照龜卜。不可誣也。伏自陛下更新大化。收召時賢。歐陽脩所謂選之千官百辟之中。而得此數人者。莫不布在班列。氣象翕然。四海流聞。足為盛事。頃緣葉大有以私意攻趙汝騰。遂致一時大起諍論。交攻互擊。上瀆聖聰。賴陛下審察是非。大有竟遂其去。區處得當。衆論無譁。比日以來。事體小定。凡百有位。豈無肺腸。亦願各務靖共。安其職業。以彰陛下優容之德。以成聖朝肅睦

之風而高斯得徐霖等忽為御史所劾雖御史意見與人異殊然此二人者皆號君子其大節表表可觀今乃文致其罪牽聯盡去是以或者議論紛然謂其似是而實非托汚而寄治蓋知陛下邇來積怒徐霖未已逢迎風旨遂肆擠排而又并以此時申傷斯得不特快乎曰之積怒且以致諸人之必爭萬一有語言不倫舉動過當則又指為立黨自為好名或謂之訕上要君或謂之侵官越職用為罪狀激怒聖心諸人戇愚初不之悟連臂接跡始墮其機以臣觀之豈惟諸人不悟雖陛下明聖亦未察焉昔陳執中婢奴之死言者持之甚急范鎮乃以為非且以專治其私失論人體尤以鎮之待小人猶恐之如此今何獨無鎮之心乎況斯得素號剛方不畏強禦觀其平日論奏庶幾陳瓘鄒浩之特操似未可以此少之也若王益柔傲歌之作王拱辰一網盡去韓琦亦以為非且謂攻益柔豈為傲歌意蓋有在

琦之於小人深阻之如此今何獨甘於拱辰乎況霖之為狂夷考其行有得於魯晳琴張之遺意亦未可以此少之也所幸陛下灼見群情大為容覆斯得既除職與郡徐霖亦昇以寬科是陛下雖勉行臺臣之言而終有保全君子之意一時氣類莫不驩然以為世道之回猶可望也而伯玉復以罪去未勉慮憂矣以內批而逐臣竊此豈盛時美事韓維之去呂公著爭之宋真之去趙汝愚留之皆以內批施行而為宰相執奏彼豈不知將順之美豈不識朋比之嫌而輒犯天威力伸論救蓋謂人君舉動實係觀瞻稍失和平有傷事體且於君德關繫非輕故寧犯不測之誅而不欲置其君於有過之地陛下夙存眷遇大優禮羣工止緣積怒於徐霖遂有指揮之乘快乘快不已順以為常至于再三殆似手滑而宰相憚於忤旨僶首奉行比之公著汝愚夫為有愧且李伯玉本無過尤偶以論奏之章有關風憲之體

伯王草茅質直不暇周詳但見都司彈糾之條謂即祖宗可行之事
遂因輕舉上觸威顏遂鹿而不見泰山當時蓋有所蔽不然覆車未
遠伯王何苦蹈之況伯王心事真純制行平實豈肯叱周為黨蓋亦
忠憤所驅在於明時似可矜諒昨所下御筆詞旨嚴峻聞者愕眙皆
謂陛下有高視宇內之意輕視臣下之心而欲一切震之以威臣愚
以為過矣夫聖人推恍而任理虛已以盡人以天地日月為心何嘗
有好惡之私以風雨霜露為教何嘗有喜怒之迹昔我仁祖撫育臣
民四十一年率用此道故遂唐介而旋召介范仲淹而復用仲淹其
他逆耳之言亦皆所過者化而且諒恭寅畏終始不渝用能固結
人心扶植元氣以為燕翼之地所謂數世之仁也恭惟陛下天德清
明尚符仁祖獨於好惡之際喜怒之間猶願反之聖心深加懲艾霽
嚴威於電激霆砰之際持定見於衡平鑑空之時諒斯得徐霖之孤
忠察伯王戇愚之無罪縱未如仁祖之用介於既斥用祇不遠之復繼自今日
亦當察其萋斐賜以包荒特回反汗之仁用祇於既斥用仲淹於既貶
益恢至公毋以好惡亂是非之真毋以喜怒汨性情之正毋以朋黨加
忠賢之罪毋以獨運崇一已之威毋以辯詰窮言者之辭毋以疑貳
來讒邪之口毋以憸人任紀綱之責毋以御筆快斥逐之私庶幾聖
德日新異端潛泯上無變容動色之事下無疾聲大呼之尤公道光
融豈不甚偉臣職在經筵事當正救不敢雷同拱默以苟容其身冒
犯天威無所逃罪

貼黃臣久具此奏蓋皆平心而論非有矯激不過願陛下存大體
齊威嚴而已既壅於上聞徒抱憂愛伏獲覩清光若吐而復茹
則是昧其本心欺陛下矣謹復以元奏上徹聖聰惟陛下幸察

子才乞留徐霖狀奏曰臣頃因誤漏汙玷班行待罪奉常叨榮三館

黏黐未去。愧負初心。今月八日入局見校書郎徐霖去國後。所申祕書省狀。因而詢問。乃知臣霖應詔言事。論及諫議大夫京兆尹之罪。三辭不獲。遂申都省。徑出國門。此等舉措雖駭觀聽。然與口去而心留。陽受而陰辭者。不可同日而語。三館之士。見其所為。莫不擊節。於是聯名合辭。為王留行。繼而得之傳聞。則謂昨來宰相親以柬槧勉而留之。既而遣宰士尹煥即其寓止。慰而留之。昨又聞御筆下廟堂諭意留之。既又扎委大著姚希得前路挽留之。君相不下士久矣。今吾君吾相謙勤勉勞。至于再三。可謂待士有禮矣。可謂不鄙薄人言矣。士而聞此。莫不奮厲。況臣霖親受寵渥。豈不欲黽勉就職。以稱陛下留行之意。然再三思之。數十年來風俗不美者。皆緣世俗有所謂禮數之說。有所謂祠請之說。所以轉相倣效。公然言之。不愧不怍。今臣霖飄然徑去。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此其所謂過人遠甚。觀其申省之詞。有以如言去而復留。稱辭而又受。甘伏簡書。是猛省截斷。斷無復回之理矣。況兼所論諫議大夫。有失出詔獄黨蔽姦臣之罪。京兆尹有李昴英所言森列可畏之事。則是與此二臣為敵矣。夫與人為敵。而自出弱辭。自行狹路。而使敵有可攻之隙。其何以勝天下之公議耶。此臣所以敢謂臣霖決不復回也。陛下若果有意留之。惟有亟罷諫議大夫京兆尹之職。則可以使之必回。不然。霖之去萬牛不可挽矣。其或霖之去果不可回。則遷擢之間。或與改合入官。或與之近郡添倅以華其歸。則臣今日之去。豈不足以風厲諸臣。而霖春秋方富。又豈不能進用於他日。以重王國耶。惟陛下擇斯二者。乃若諫議大夫京兆尹之所為。未問其有罪無罪。合公議與不合公議。只以廉恥一節激厲之。彼豈不內自愧省。勇於一去以存全國家之大體耶。切聞京兆尹宣押歸府之後。不復治事。騰章乞祠。則是猶知廉恥也。

獨諫議大夫乞留徐霖之疏。乃反自以為是。更無一語求退。其逆疑陛下未必施行。則是全無廉耻也。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所以維持人心者此也。所以維持世道者此也。諫議大夫以已律人者也。而先自壞所以維持人心。維持世道之具。而欲以此紓正官邪。其誰能服。況其資質柔佞。心術回邪。通路之人皆能言之。若國家養此不捕之猫留此不鳴之鴈。祇足汙辱臺省耳。欲望陛下出自聖意。別選骨鯁之士。以振諫議大夫之職。其於天下所補不細。又豈養廉耻厚風俗而已哉。所有京兆尹。陛下既以民訟不可留滯。復令日下治事。則乞嚴行宣諭。俾之洗心滌慮。改過自新。免致冊有人言。則京師衆大之區。雨淅旱荒之地。有所賴利矣。臣本蜀人。職聯三館。與臣霖素非親知。於諫議大夫京兆尹亦無仇怨。陛下亮臣之心。赦臣之罪。特賜施行。公議幸甚。

子才延和殿面對第一劄子曰。臣一介疎慵。待罪博士。叨因愚戇。冀乞退閑。將期獲展於素心。乃遂繳謄於二奏。旋申前請。況閣俞音。致令孤子之蹤。尚玷班聯之末。茲緣參告。適值對班。幸天表之再瞻。豈愚言之敢愛。臣聞區別。是非者。天下之公言。包容賢否者。當今之邪說。自昔言者每當國論危疑之秋。欲混邪正為一說。昭然號於天下曰。皇極。曰大中。以為包含依據之的。而不知經之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極之地。以為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為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而訓之。而後世遂以為寬洪廣大之言。又以大中為含洪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慶元之建極。皆是也。然嘗論之。君子小人不可並用。君子小人之說不明。而是非顛倒。賢否貿亂。其餘毒遺烈。往往之以斲喪元氣。戕害國家。蠹壞善類。而不自知也。元祐更化

以來。姦邪失職居外。日夜伺便。規求復入。呂大防輩乃欲合兩黨而用之。其意將以消平舊怨也。而蘇轍則謂邪正不可兼用。兼用必至交爭。此元祐調停之說也。自此說一行。未幾而李清臣以吏書入矣。又未幾蒲宗孟以兵書進矣。又未幾而鄧溫伯之徒復以外藩起矣。雖瓚瓚繳駁諫官論列。事得輒止。然此路一開。終不能遏小人之進。激而為紹聖反覆之禍。則此說實為之。非斷喪元氣之斧斤乎。元符末年。瓘浩雖來。章蔡未去。邪正雜揉。朋黨交攻。元祐之黨嫉視熙豐之人。紹聖之人。忿怒元祐之黨。曾布一旦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建中。其意蓋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之也。而曾肇則謂當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符建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而鄧洵武以愛莫助之圖進矣。又未幾而溫益錢子過之徒擬要津矣。又未幾而蔡京為左丞且拜右僕射矣。雖旌別淑慝有詔。紛亂憲章有戒。然此機既抉。終不足以止小人之來。激而為宣靖危亂之禍。則此說實為之。非殘害國家之鴆毒乎。慶元中柄韓專國。擴逐善類至。標道學之目。以為攻詆之資。羽翼既張。忠諫受禍。權臣稍厭前事。或者附會。又立為建極之說。以示廣大含容之公。一時君子。雖幸學禁之稍寬。而見遠識徵之士。則深憂邪正之相搏。此慶元建極之說也。自此說一行。小人懼其事之變也。復旋言者以辨治為請矣。未幾而偽師之塋嚴行約束矣。又未幾而習偽攻偽之禁申致其嚴矣。雖慶退之士先後復官。而復讎之說一進。終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為開禧用兵之禍。則此說實為之。非蠹壞善類之蟊賊乎。是三說者。雖其為意各有不同。大抵皆以含糊鶻突為說。是以忠邪並世。薰蕕變化。荃蕙化為蒿萊。嘉穀化為稊稗。人類殄絕。世道陵夷。所謂斲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之禍。靡不有之。是非天之作孽也。人才之辨不明。而其禍必

至於此也。陛下以聰明之才。當艱難之會。其於人才進退之間。嘗致其謹矣。然天下之才。有君子有小人。其名既殊。其類又別。嘗即其情狀而觀之。大率不過數端。其言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辭氣卑佞。伺候顏色。覘闚意向。切切然貪進務入者。小人也。光明正大。疎暢洞達。魁壘傑特。無纖芥可疑者。君子也。依阿淟涊。回互隱伏。閃倏狡獪。睢盱鄙賤。枉道苟合者。小人也。君子小人。情態昭晰。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言與行違。迹與心異者。則尤人之易惑也。今不問賢否。不察疑似。而一槩以大度包容之。曰我調亭也。我建中也。我建極也。豈不誤人國家哉。故皇極大中之說。其始則包君子小人而為一。其極則君子受其禍。小人受其福。其始則納天下國家於無事。其極則天下受其危。而國家受其菑。故一小人之進。若未甚害也。及其久也。呼儔引類。根據朝廷。交通宮闈。劫制人主。然則當正邪交攻。欲定未定之前。而進皇極大中之說者。陛下其可不察其說之所以然哉。今君子少而小人多矣。自甲辰改紀以來。臣漢弼死。臣範死。臣元杰死。今臣大宗。臣應起又死矣。臣性傅去。臣泌去。臣斯得去。臣琰去。臣昴英去。臣萬里去。臣公許去。臣韶去。臣侶去。臣淪去。臣霖去。臣潛去。今臣汝騰。臣伯玉。臣鉞。又將去矣。君子之勢。落落如晨星曉月之孤。又借皇極大中之說。為邪黨游說之地。則君子盡去。而陛下之國空矣。國空無人。則陛下孤立于其上矣。陛下其亦省察于此乎。省察之道無他。在致謹於用人之際而已。繼自今立政用人。有若清臣。溫伯。孟宗等輩。其勿徇偏見。勿惑人言。而為其所怵。則天下大勢決不如元祐之變紹聖也。有若洵武。遹益蔡京輩。其勿搖異說。勿顧身禍。而為其所惑。則天下大勢決不如元符之變宣靖也。又有若何澹京鏜劉德秀胡紘等輩。勿聽恠論。勿怵私情。而為其所賣。則天

下大勢。決不如慶元之變。開禧也。謹之未擇之前。遏之未來之預。彼皇極大中之說。將日銷月鑠而國是定于一矣。惟陛下留神。

子才為起居郎。因災異進對劄子曰。臣嘗肅容稽首伏讀國史。至景祐中。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有曰。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齗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正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皆得近徙。臣有以見仁宗皇帝祇畏天威。優容讜直。未嘗以遂非為心也。又讀至范仲淹既徙濶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仲淹訖得免。臣又有以見仁宗皇帝照破姦讒。消平誣枉。未嘗以終怒為心也。夫人才天下之元氣。公議國家之精神。所恃以為天下國家此而已。今清臣一言而仲淹有近徙之命。程琳一言而仲淹破讒誣之疑。雖執政大臣。如王隨陳堯佐等輩。亦不能沮抑而齟齬之。此四十二年之治。所以獨為本朝之冠也。猗歟盛哉。陛下纂圖御極。幾三十餘年矣。容諫尊賢一念。每以仁祖為法。比者更化登崇俊良。澗谷諸臣。悉膺聘召。氣象翕然向慶曆矣。乃有直臣不容。相繼遠引。如臣汝騰則以奪瑣闥去。臣霖則以論事不合去。臣斯得臣顧質則以忝來之劾去。臣伯玉則以都曹論墓臣去。臣棟則以奪中書去。臣鉞則以謁告去。越明年。臣夔炎則以乞郡去。臣遇順則以論貴戚之卿去。自是以來。上之人則以常人吉士為國。下之人則以諱疾朋比為的。彰然立赤幟以鉗天下之口。以拂天下之公論。然風雨如晦。鷄鳴喈喈。忠志之士。未嘗不以讜疾朋比為忌。而不言國事之非也。雖至愚如臣。亦有救解直臣之說。消平喜怒之說。獨相之初。不可不謹重之說。避嫌之後。不可復賀雪之說。君相之體。不可獨運之說。大德浸衰。不可不

修省之說。奸邪不可比肩之說。君子小人消長之說。蜀上流當立三大屯之說。貴戚之鄉不可帥越之說。喜靜惡激。喜順惡拂之說。御筆不可不收回之說。蜀亡不可不急救之說。大奸不可復用之說。多言數窮。取惡已甚。揆以時義。所合汰歸。累章陳詞。有志未遂。而臣之微意亦欲於未去之時。深為君子謀。所以冒萬死吐露於陛下之前者。正以臣汝騰等排奸論事。雖或過於激。或流於狂。或失於不中節。然要其本心。則皆忠於愛君。忠於衛社稷。忠於扶世道者。今綿歷已跨二年。而疑謗猶未盡釋。幾若與之相忘於江湖之表。豈諸臣他有過尤。不足以供一時之用耶。以臣察之。諸臣以清白為質。以正平為則。以脩涔為能。以芳菲為服媚。以博謇為好尚。以中正為矩矱。未嘗有所過尤也。曰然。則何為而棄梗乎。曰謠諑好妬。既妄謂蛾眉之善淫。而靈修浩蕩。又不察民心之屈抑。此朋比讒競之諧。所以入人之

膚。蠱人之心。至于今而未解也。上之人不過曰吾方以安靜為主。彼乃以譁競為說。不思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當時反以為好事。仰未可以譁競營之也。吾方以獨運為政。彼乃以朋比為心。不思上自以為是。諸大夫莫敢矯其非。識者乃以順旨雷同。深負為臣之義。似未可以朋比疑之也。動搖山嶽之地。既以譁競朋比之說媒孽於其先。進退百官之朝。復以主靜喜順之說陰制於其後。此諸臣所以屈心抑志。寧鬱邑而不伸。死直忍尤。寧顧頷而不遂也。且非特諸臣也。後之以直道忤時者。大抵皆如是也。臣每一念此。為之動色。以相哀。鴻心而長喟。臣既不能隨諸臣以去。已為遯尾之厲。若貪榮戀寵。僥倖復留。而不能為諸臣出一語以解久結不解之憤。其視東漢之世。顧瞢鉤黨之鼎者。尚止去三十里哉。臣既以書抵宰臣。又當天變海臻之時。盛夏常寒之際。復效葉淸臣程琳輩開解仁祖之意。為陛下底

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
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逮數千里仰來。咫
尺天顏。而才得見其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

度宗咸淳八年趙居舍人高斯得上言曰。臣竊惟尚書本秦官。漢承
秦置其始皆用士人為之。武帝晚來遊宴後庭。始用宦者。至成帝增
置尚書五人。復用士人。然不過掌圖書章奏之事。其任猶輕。及光武
時事歸臺閣。尚書之任始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
由宣。選舉之所由定。賞罰之所由出。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
所折衷。遠近所禀仰。故李固云。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為天喉舌。斟酌
元氣。運乎四時。信乎其為天下樞要也。其長官則有令有僕射。漢或
以大將軍領尚書事。或以師傅錄尚書事。其下有左右丞。有六曹尚
書。蓋以萬機之繁。故衆建官屬以綜理之。章帝時。常虎上疏。謂天下

裏言之。欲望宸聰開悟。聖斷果決。念人才無終棄之理。察世道有當
反之機。特舉仁祖所以近徙范仲淹等故事。拔已去諸臣。節次擢
用。使見為監司郡守者。畀以收召。以需遠次者。畀以見次郡。見食祠
廩者。畀以近次郡。在謫籍者。畀以祠廩。被謫降者。復其元官。而畀以
廩祿。在選調者。特與改秩。而畀以外任。一如仁祖節級近徙之制。不
惟上可以回天心而弭天變。下可以允公議而服人心。雖諸臣得路。
亦將永肩乃心。盡展所學。以扶宗社。以福蒼生。其所裨蓋豈淺淺哉。
臣一無能解。每念報國。獨惟薦賢。用敢以諸臣抑屈久困之狀。祈哀
於陛下。若猶未以臣言為然。是永錮諸臣。終非盛世之美事。臣愚至
是其技已窮。惟有痛自咎責。寧屈微臣之身。以贖諸臣之過而已。拳
拳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惟陛下幸赦
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右丞相葉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計。將

樞要在於尚書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彪特指六曹尚書耳。若錄公及令僕乃百僚之長。非彪之所指也。是時諸尚書多以苛刻為能。故彪云。天下樞要在尚書。今超升此位者。徒曉習文法。察察小慧。而無大能。忱以居天下樞要之地。必忠厚純實。知國家大體者。然後可以綜理萬務。補弊救偏。為國家輯安靜和平之福。銷苛嬈刻覈之風也。今之彌綸省戶者。固亦得人。然常彪所言。或尚有之。又徘徊觀望不敢剸決。使樞要之地。壅底不通。此今日之大患也。聖問所及。敢不吐其狂愚。伏乞睿照

九年。斯得又上奏曰。臣聞人君以眇然一身。臨四海九州之大。而欲含氣之屬。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豈一手一足之所致哉。故建萬國親諸侯。使之協比其民。拊循和輯。不困不傷。然後司牧之職盡而無負於上天之畀付矣。唐虞岳牧。三代封建。皆由此道。雍熙泰和之治。嗚呼盛哉。自罷侯置守以來。英君誼辟。欲有為於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為先務。漢之文帝孝宣。唐之太宗明皇是已。臣請置三君。而以聖問之所及者論之。開元之初。明皇厲精為治。承則天殘酷之餘。慨念民生新免毒螫。思有以撫摩而綏靖之。故孜孜以遴選牧守為急。開元十三年。帝自擇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吏部侍郎許景先。兵部侍郎寇泚。尚書左丞楊承令。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人為刺史。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帝親御翰墨以十韻詩賜之。德意宣備。恩光赫奕。牧民之吏。歆豔歎息。人君意向如此。宜乎四海之內。鄉風而聽。隨流而化。開元三十年之治。比迹文景。庶幾成康。豈倖而致哉。惜乎始勤終怠。一惑女德。初心遽移。天寶之後。牧守不復親擇。貪暴橫行。為百姓苦。唐業衰矣。臣嘗謂人主欲治天下。當先治其心。君心一正。衆欲盡除。聾者司眎。瞽者司聽。一意於民。寧有進銳退

速之患哉。盡此道者。惟我孝宗皇帝乎。在位二十八年。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富貴崇高之奉。一毫不入於心。故夙寤晨興。盡思極神。惟憂民而已。嘗曰。朕一日須行天下一二遭。而於精擇郡守。尤極留意。選德殿置金漆大屏。列天下郡守姓名其間。朝夕嘗閱。輔臣進擬。必問其行治才術。窮極根柢。懼大臣之私也。除目必列鄉貫於前。嘗謂王淮等曰。郡守之任。卿等宜精擇。若至朕前有所揀退。則怨歸於朕矣。至於減吞之法。尤極其精。命監司歲終具所部郡守爲其治狀。分爲等。曰減。曰否。曰平。減者陟之。否者絀之。平者置而不問。郡守不以時易。雖嘗相位者。亦不免於罰。乾淳之治。吏稱民安。終始如一。豈區區唐帝之所可同日而道哉。今日宅生之寄。選諸所表。亦既盡心爾矣。然田里之間。猶有歎息愁恨之聲。想視乾淳。盛際不能無愧。故臣畧舉陛下家法大槩。爲獻。惟陛下留神。

金世宗時。蕭貢爲翰林修撰。上書論吏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于案牘。不涉吏議者爲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敘。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惟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

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曰。吏部格法。止叙軍勞。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訪察。然後廉問。今酒稅使尚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乞以能吏當任酒稅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庶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寢。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亦密加體察。紀石烈良弼對曰。女真契丹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大率多爲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

熙宗天眷二年。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對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其書雖簡。足以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來。惟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以艱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怠于萬機。委政李林甫。姦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慎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上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對曰。古之賢君。上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為社稷大計。亦不當非也。

章宗時。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禮部侍郎張暐上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為浮議所搖。則內外無所取信。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

宣宗貞祐三年。權監察御史完顏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糺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勦滅。朝廷乃令移剌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命。輒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奸。不知誰為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

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日見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劉温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勿復遵中都帥府約束。温即具言於帥府。然則罪人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勳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胡沙虎。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尌奸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言。糺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糺軍為變。以黨人塔不也為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無成。則復以為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奸。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忤。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剸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

貞祐四年完顏素蘭再任監察御史奏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為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閱選法。紊資品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

宣宗時涇州觀察使張行信奏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為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為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為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粮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即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為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採納焉

元光元年九月上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為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尚書右丞相高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為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是羣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

元太宗時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中書令耶律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

麼於我朝乎。帝意乃解。

世祖至元十四年。召相威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乃上奏曰。陛下以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為耳目。倘非其人。是臣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曰。臣聞。夫龍之為物也。千變萬化。無適不宜。大則乘風雲。震雷電。奮迅其頭角。翕闢其爪牙。沛霖雨以洒八荒。潤禾苗以濟羣下。小則陶侃之梭。張華之劍。釋聞之蛇。壺公之杖。或躍在淵。或蟠于泥。此蓋既能大而又能小者也。夫鵬之為物也。化質於北溟。運程於南海。背逾千里之太。翼若垂天之雲。擊洋水之三千。搏扶搖而九萬。以之槍榆枋則不及斥鷃。以之捕狐兔則不及鵰鸇。此蓋能大而不能小者也。夫鷄之為物也。朝遊庭除。夕宿塒塒。文備一身之采。武闘一時之命。至於凌晨三唱。風雨不移。毫釐不失。若以鵬及希有比之。則霄壤懸矣。此蓋能小而不能大者也。物既如此。人奚不然。故為委吏而會計當。為乘田而牛羊壯者。宣父也。範圍天地。有教立焉。為萬世帝王之師。拯六合生靈之溺者。亦宣父也。非龍而何哉。孟公綽可以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黃霸長於治郡。而功名損於相位。即小大之殊也。龍乎龍乎。豈可以常得乎。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猶且失於一偏。孟子謂之隘與不恭。然則人之周於道備於事者。千載一二人耳。其具體而微乎微者。或嘗有之。亦已希矣。由此觀之。舉世英賢。多皆一節。為人上者取一節可也。董子云。量材而授官。其此之謂與。今國家選法腹外三年為一考。腹內二年半為一考。自非負罪之員。皆有進而無退。臣謹按虞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言舜之考官如是也。又按漢史云。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長孫。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言文帝之任人

如是也。臣以為方今選法宜以賢能為先。不宜以日月為上。不革此弊則是公卿之位。咸可累考幸趍而希之也。且人才有大有小。例以初仕者職小則淹滯英才。例以久宦者職遷則施為安得皆稱哉。坊恐郡縣之官以苟且存心。有更張之事則計之曰。三年之後。吾將去此。何用勞吾心哉。因循而已矣。見賄賂之物則思之曰。一旦交代。未獲即除。何以為家。費哉。營資而已矣。又況郡縣之民。迎新送故。甚為勞費。其弊將至於無如之何矣。或者以郡縣之官久則擅權生事。錢穀之官久則私弊難制。臣謂此言非也。若循三德八才而用之。則皆才德應官之人矣。人情大可見。莫不慕榮貴。但在國家鋤之殊寵。用當其才。然亦有不遷之之道焉。言當加爵而不即移其職也。伏望陛下量其短長。察其可否。細木常使為楠。大木常使為梁。凡內外官員。三年第一考為初考。上等加官階二級。中加一級。下則仍舊階。而上中下三等皆復守其本職。六年再考。如初考。而復守本職。九年終考。如再考。然後黜陟其職也。凡考法令廉訪司官重甘保結。考其行實。而牒司路以達于上司。銓定階次。籍記倚閣。凡三考黜陟其事業循常者。依累次官階而除之。以次第所宜。其才德超異者。雖階次甚卑。而待之以不次之位。如是則居官守祿者。既思階次之超升。而盡其公道。又懼憲職之知覺。而減其私心。庶幾乎選法有以定矣。

天麟又論禮大賢策曰。臣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集則擇加於天下者。聖賢之士也。知輔世貴德而下於一介之德。務好善忘勢而屈其萬乘之勢者。聖明之主也。故丹山彩鳳。不可以常網而羅之。滄海長鯨。不可以常竿而釣之。寰區薄海。不可以常士而治之。命世大賢。不可以常禮而招之。今聖明溥班明詔。博訪碩人。斯蓋取士之一節。未盡舉逸之大方也。夫賢有放情江海。佚志山林。隱

於朝野賤役之中混於市井編氓之內和乎表而存乎裏遺其世而亨其身此豈賢者之本心哉蓋由不得已而然也彼且志深道義心藐功名以德言為衣而弗榮軒冕之服以道腴為味而弗嗜膏粱之饌所耻者德未及古人而已矣所行者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及乎耳聞丹詔意慕清朝彈貢禹之塵冠空彥倫之蕙帳奔趍魏闕啓沃堯心陛下卑辭而得之屈己以崇之乞言而行之推誠以任之使夫未至之流皆欣欣而曰吾王之道兮與吾道同吾王之心兮與吾心契鸞一鳥也尚克薦祥芝一草也猶能表瑞矧伊人矣能無感哉於是商山皓髮襲步武以呈光稷下鴻儒連茅茹而現景昔者堯尊一舜而得十六舜舜尊一禹而得九禹者由斯道也其或據爵以驕之傲而慢之或震之以天威或置之而不問使夫已進者因事而乞骸骨未進者懲類而甘藜羹雖復麻經遞降幣帛交馳誰肯鳴英倡俊以先服王室之勞哉此所以燕昭不憚於敬築金臺而蜀主不難於親顧茅廬也輕賢而賢者不至非賢者之虛養高而樂貧賤蓋防其道之不果行也在上之待賢以殊禮非在上之徒自輕而欽寒素蓋由其道之在于彼也故道者人君之師也道之所在恐不獲及亦既見止亦既遘止豈暇計貴賤輕重之云哉縱未或盡至亦足以激厲風俗如惠然咸來則可以同熙帝載得賢之道何莫由斯今國家鼎安方域囊括封疆國保於民民保於賢宜乎顒顒之士輻湊金門濟濟之徒並生王國然而內有御史外有憲司大臣之抵罪尤頻官吏之坐贓猶衆設明刑而不息垂峻令而自如凡以官不得人故也古之十室尚有忠信今之萬國寧無賢才伏望陛下謙虛自守體貌無遺霽英威而新之又新和天倪而行所未行接下思恭育才為樂重胎夭以致特角之麟受馬首以致千里之駿載昭邦憲寘彼周行如此

則皇基永固庶職無瘝神祇安樂而戡穀彌臻閭里和寧而室家相慶矣

天麟又論清閥閱曰臣聞治國之方得賢為首齊家之本教子為先立身之法務學為貴此三者天理之極人事之大也三代之隆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所以備委任也今國家廕叙官門之子弟上至朝臣下及外職莫不各有其格也其用之則不計賢愚其崇之則有踰才德若其資稟峭畢學問優長乃足以負荷寵光增崇階陛儻有幼習驕氣家援豪風借勢吹聲行空顧影耀衣服之鮮靡競僕馬之繁華走犬飛鷹彎弓挾彈豈識聖賢之道哉於是父兄既不能教之以義方又有使習吹彈歌舞之藝從而矜衒其踈麤妙絶也厥後行文經營資廕職司王事不亦難哉及陷乎罪正欲原其罪邪則欒黶之惡已彰不可以宥忘之而使後人自恣也終亦寧忘已往之臣而顧將來之傲以寘其人於法矣則不若初不廕之之為愈也夫犂牛之子騂色者固當用之矣靈犀之子禿角者其可用之乎黍敬委轡脫轅而達漢畿之安叔孫通起於枹鼓而立漢廷之儀寧戚飯牛下車而顯齊孫叔敖舉於海上而霸楚此四人者雖無閥閱而皆有實用也故王者之用人如工師之用木巖阿有可用之材不以巖阿之地卑而棄之危巔有無用之材不以危巔之地高而用之君子之教子如豪家之有玉不以玉為已有貴價而不使玉人雕琢之不以子為已有貴基而不令嚴師教訓之也志士之好學如貪夫之喻利真知利可喻而喻之雖

得利既多而不散也。欲令宦門之子弟勤學在乎君。君令已行。在乎父兄。父兄付于明師。其學在乎子弟矣。伏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試閥閱子孫弟姪。不限人數。問以時務伍件。漢楷書寫。畧如試蒙古進士。定其高下等第。及當廕之資格。既又據三德八才。累等第資格之官階而用之。凡閥閱免鄉府省三試。直赴御試。凡學術荒疎。及不能赴試者。姑令學焉。待其中選而用之。凡閥閱三舉不第。恩賜出身量用。凡已進者。則有考幽明之法在焉。臣又以居官者皆化下民者也。有子弟而不能化。何以化民哉。更望陛下載宣天旨。凡見任宦官之家。子孫弟姪。八歲以上。三十以下。不通經書。而父兄不令習經書。不曉文法。而父兄不令習文法者。委憲職糾察。見任官而罰之。使居官者懼憲職之糾察。而欽師以教其子弟矣。為宦門子弟者。知富貴之不可幸希。須先學而後獲。則甘嗜於學問矣。國家得天下之英材而樂育之。以備他日之用。可無遺恨矣。

天麟論束利官曰。臣聞誠之所感。可透金石。節之所持。可凌霜雪。皆天資卓厲。人力難加。設或中下之流。已有參差之品。故見利而思義者上也。捨軀而就利者下也。伏惟宇宙中人甚多。莫非從化之徒。亦在率之而已。今國家屢誅嗜利之臣。用謝士民之意。至如官階內外。爰分清濁之班。人物高低。遂有賢愚之辨。處貨利之司者。定惟麄豪之人。而清肅其心者。皆掩身以避之。領商計之務者。但選市井之族。而廉幹其德者。皆因名以棄之。則是木居于職。已防汙濫之辱其身名。既用伊人。先約資財之償其失陷。致使當職之人肆情征取。上失在公之委任而虛其位。下為私室之經營而枉其心。愈治之而姧詐愈生。愈防之而計數愈歉。然財貨係于諸課。而為國家之大本。不可一日廢焉。矯枉者不能不過于直也。伏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定

制。凡倉場庫務之諸官舊係省部出付身者。今並宜以勅牒分品次之高低。視城郭之可否而設之。凡錢穀官係舊隨路出付身者。並以行省劄付增崇其職。凡錢穀官舊無俸祿者。今並宜依品次量多寡以給之。凡中外官員不拘門格。或憲職。或民官。皆量材以充錢穀官。考滿銓功過以黜陟。凡利官既或高壽。又蒙重祿。又得齒於臨民之官。又思以後遷升之益。自然相率而廉幹矣。其或故犯憲綱不盡心於正職者。則自作孽而已。奚足恤哉。十年不齒。然後降等量材而用之可也。其或誤犯憲綱非力所及者。則眚灾而已矣。止徵其所當價既足。而隨即降等量材用之可也。若然。則利官得人。利源通暢。上有裨於國用。下不損於民資矣。臣又以方今倉場庫務官。一年交代。意者因恐虧陷之多。積弊於中久而難救故也。若循舊制。則雖一月一代。其弊益生。何則。蓋立制以相繩。無厚禮以相厭。真利以相引也。且一年一代。而主出付身者。將行文照驗之不暇。又何暇辨其人之廉與不廉。幹與不幹哉。更望陛下載宣天旨。令有司定制。凡錢穀官三年一考而易之。凡錢穀官。曾無虧欠。委隨處廉訪司每年四季四度案覆。凡有虧欠者。則令隨處廉訪司就行別擬廉幹之人。代其犯者之職。申上用之。拘犯者而徵所償。既足。則申上定之。若然。則自無虧課之人。設或有之。亦不至於數多而難以徵矣。

至元十四年。中書左丞許衡論生民利害上疏曰。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史中丞傳奉聖旨。據當今害民的公事。利害的公事。交同姚丞旨兩个一處文書裏寫來者。欽此。臣等所見謹條以奏。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為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為治也何有。皇帝陛下念及生民。實天下

之幸。但朝廷用人失於大寬。委任之初。不知審擇。使善惡邪正混然無別。既授以政。而居民之上矣。中間固有暴擾侵漁之害。其勢然也。今不求其本。直欲改其事之一二。以為便民之舉。將見一弊才去。一弊復生。後日改行之事。其害民者。未必不甚於前也。徒見紛更。恐終無益。臣等伏願皇帝陛下順考古道。簡用實材。重御史按察之權。嚴糾彈考覈之任。使賢者日進。不肖者日退。則天下之民。何患不安矣。臣等區區拙見如此。惟聖主裁之。

仁宗每與李孟論用人之方。李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

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曰。太子為好事。宜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為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刺台。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為陛下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亦乞刺台僉憲湖南。

順帝時。蘇天爵奏曰。嘗謂糾劾貪邪。在乎公天下之好惡。辨明誣枉。所以著一人之是非。好惡既公。則惡黨消而奸弊息。是非既著。則善類伸而治化興。欽惟世皇肇立臺憲。登明選公。欲四海人才之來集。揚清激濁。務一時公論之持平。比者風紀之司。論列涉于輕易。或因察識之未審。故致辨論之多端。自昔國家皆有國是。國是既定。則邪正判而公道行。國是不明。則是非雜而人心惑。宋宰相王曾語諫官韓琦曰。近見章疏所陳甚佳。高若訥多是擇利。范希文未免近名。要須純意為國家事。斯其諫論之良法歟。夫天生人才。足周一世之用。

作而成之。則才常有餘。洱而棄之。則才恒不足矣。然公族貴胄。必生於閥閱之家。而謀士軼才。或出於山林之下。故伊尹聘于有莘。傅說起于板築。孰曰出身之卑賤。豈論家世之寒微。此古者數路用人。未嘗滯于一也。夫法令朝廷所定。廷尉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宣者必申稟于中臺。或降或黜。無例者必定擬于刑部。是慎重于守法。不敢輕于用刑。今動輒曰省院臺勿用。則當用者。宣政資政之選乎。是降為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孰敢用乎。是不復得叙矣。且職官犯贓。猶有一貫至三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有殿降叙不叙之別。豈有一遭論列。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輒坐雜職任用之科。終身不叙之罪。豈法之平允哉。且犯罪者。至于流遠。家屬尚留于京師。被劾者未至當刑。起遣即歸于鄉里。蓋緣無事可尋。強生于掇拾。潔白素著。特為之汙染。致使高尚之人。聞而退藏。有志之士。亦為斂避。

當路興乏全才之嘆。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於世道甚有關係。夫孰賢孰否。在君子固自信而不疑。去泰去甚。當言者宜核實以詳審。今始者一人糾言其罪。次者一人辨明其非。三人共列于一堂。何以酬酢乎庶政。縱使不行報復。豈能消弭讎嫌。夫史官定千古之褒貶。臺諫判一時之是非。褒貶公。則後世之人信。是非明。則天下之人勸。今或好惡淪于所偏。邪正因以失實。輕則訐人之陰私。甚則誣人之父祖。是以清濁混殽。善惡錯亂。朝是而暮非。春劾而夏辨。奏請有煩于聖聽。辨論實撓于臺端。事至于斯。當究其理。大抵為治莫先於擇人。擇人貴在于守法。蓋諸人呈言。並無罪責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臺諫論事。務得其實者。所以重耳目之寄。若不申其賞罰。何以端其本原。舉人不當。今有連坐之科。論事不實。古有抵罪之禁。今後論言人者必須赦後為坐。果犯贓罪。並從臺憲追問。其餘罪名。仍須法司定擬。

如此。則事不至于反覆法必底于允平。奏請不煩于聖聽毀譽弗紊于朝章刑政肅而國體尊。是非明而人心服。公論幸甚。天下幸甚。

求賢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如。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

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駟駱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枪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苟欣徐趍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趍侍以節財儉用。察廢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趍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楚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知之矣。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腕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朝。日晏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

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淨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一本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威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擅賦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弟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今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王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人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亡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指逶迤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漢武帝元狩三年。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

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吳孫權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婁侯陸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納其言。

唐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但為威勢既高。下情不能上達。加以君子小人雜處其間。用不得人。遂至亡滅。侍中魏徵對曰。巧佞忠正。無代不有。但相時君所好而進。若用忠正則理。用邪佞則亂。必然之理也。太宗曰。為帝王者。必須慎其所與。只如鷹鷂鞍馬聲色殊味。朕若欲之。隨須即至。如此等事。常敗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徵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髡曰。寡人所好。與古者聖王同否。髡對曰。古者聖王所好有四。今王所好唯有三種。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古者好賢。王獨不好。齊王曰。今無賢可好也。髡曰。古之美色。即有西施毛嬙。奇味。即有龍肝豹胎。善馬。即有飛兔綠耳。此等今既無之。王之廚膳後宮外廐今亦備矣。王若以今之無賢。未知前代賢者。得與王相見否。太宗深然之。

德宗問政治之要。都官員外郎閔播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

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耶。帝悅曰。卿姑去。還當更議。

憲宗嘗御浴堂北廊。從容言曰。朕閒覽前史。見興化致理之主。奉公竭忠之臣。未嘗不加興歎。想其風彩。洎我貞觀開元之化。脩在青史。垂於不朽。朕不量菲薄。欲庶幾仰承祖宗之道。追縱古昔之風。將釣拔俗之士。致濟代之才。舉茲凋瘵。納諸仁壽邊境。靡烽燧之警。郡縣無愁怨之音。禮義興。行盜賊屏息。無忝謚號。不為宗廟之羞。何行而可以至是也。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所以釣築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而徒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而況於人乎。昔周成王泣啓金縢。皇天為之返風。宋景公誠發德言。妖星為之退舍。天人相感。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必效靈。才俊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傅說。周文獲於渭濱。願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為能之。抑臣又聞。奏必觀其實。不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由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吞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九品之祿。而詔超代之器。是由垂蝸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鱗。設弓弋之繳。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養老。而伯夷太公出。昭王禮士。而郭衍樂毅至。故必以身先之。以誠致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棄邪佞。盡

忠進直者奬之。希合從諛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
甘事與賢士游。親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搆其隙。唯義所比。不論親疎。
唯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祿及才能矣。出宮女之
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慢之奏
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行則
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達。德聲遐宣。可使金
石孚。變鳥獸率舞。而況於人乎。則必賢哲慕義。奚彥起響。伊尹必負
鼎而來。呂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棄戎而委質。寧戚必捨牛而効用。
三傑成功於高祖。四七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虎嘯則谷風生。
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
倫。遠比堯舜。興崇。近與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
所思。睿心企及。何遠之有哉。唯陛下動行之爾。若言之不至。無至也。

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上曰。美哉斯言。朕當書之於紳。
因有進旨。撿自古明君賢臣亂君邪臣事。跡。造屏風焉。
宋仁宗慶曆四年。右正言同修起居郎余靖上奏曰。臣竊聞京西轉
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
臣以為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
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杞。三司擇通判則又用杞。
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
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躰。良亦可惜。
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令遽捨去。不成績
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
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其人可了其職。其人可當其路。一
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

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愴惶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且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故田瑜為廣西轉運使。梁載為判官。必謂才能出人。今蠻徼纔動。未見瑜等如何處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若不知。不如勿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為害不細。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杜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惟陛下圖之。

神宗時程顥論養賢上疏曰。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

士儒甚德業尤異漸進以助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

哲宗元祐初王岩叟乞依治平故事詔執政舉館職上奏曰臣伏以國家之以急在人材而人材之難不可以倉卒而得必及其閒暇廣聰明以求之則一日有用隨取隨應無顛沛之患矣求而得之宜優異寵榮以發其光華雍容歲月以濡其德義而養其望使人人有以見天下而後進而用之則朝廷尊名器重天下之人信且服矣臣伏覩祖宗所以盛儒館之選萃天下之賢而育之者此道也故臣公名卿莫不由此途出今祕書之官限員太狹不足盡天下英豪之選宜充國家緩急之求臣切惜之伏望聖慈依治平故事詔執政各舉可充館職者五人既以收羣材之美且以觀大臣之能方陛下新聖政以光明先業之時臣以謂求材養賢最先務也惟陛下留神采納若叟又論求賢當去六蔽上奏曰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效也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至則賢自来恭惟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不能亂於前不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照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多朝廷之間除授之際常覺艱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為陛下惜耳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者不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陛下內篤此誠以自厲外勅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焉不去之則衆賢終不可盡得臣請為陛下通其理略有私意則為蔽偏見則為蔽局於褊心則為蔽喜於附己則為蔽有自賢之心則為蔽簡貴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為蔽此

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頗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警戒六藝之患。則天下之賢。無遠近。無隱顯。皆收得之為朝廷用。以賢繼賢。社稷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愚忠。

孝宗淳熙二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聞富人之造居室也。率種木於數十年之初。故未嘗有求而無之患。況夫興事造業。貽謀萬世。其可不儲材於閑暇。而欲取具於斯須乎。前事布在方冊。臣不敢泛論。且以本朝觀之。太祖太宗。蒐攬豪傑。恢張四維。凡作成之方。無所不用。其至及真宗仁宗之世。名卿才大夫。磊落相望。是其效也。

仁宗丁時太平。噂沓前烈。尤以涵養士類為急。自治平至元祐。憲獲其用。厥後章惇蔡京相繼秉政。專為身謀。靡思國計。方且沮士氣以壞風俗。獎諛諂以植黨與。卒令裔夷謀夏。所從来遠矣。太上中興。一洗前弊。紹興初。將相卿士得人為多。既而秦檜以患失之心。濟忌嫉之性。同己者用。異己者逐。人才庶尹。兼容並包。貽患至今。使陛下欲復古。則將相未能仰副隆指。欲養民。則守令未能布宣寬詔。當饋而歎蕭曹。撫髀而思頗牧。抑有由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諭二府。為國長慮。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迩而言之。可使收功於當世。遠而言之。又將為利於無窮。厥今要務。孰大於此。昔西漢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屋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王嘉因言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言可取。惟陛下念焉。

之多。觀嘉魚之詩而知成周所以與賢之實。觀臺萊之詩而知成周所以育才急。自昔人才之盛。莫如成周。臣嘗觀菁莪之詩而知成周所以育才之多。觀嘉魚之詩而知成周所以與賢之實。觀臺萊之詩而知成周所以育才急。自昔人才之盛。莫如成周。臣嘗觀菁莪之詩。

君子長育士類。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使菁菁然茂盛。其後遂有百朋之錫。人才之多固可見矣。序嘉魚者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夫與賢而出於忠之誠。則志念純篤。精神交孚。無復疑間。故嘉賓燕樂綏安。而卒章喻以甘瓠樛木。有君臣固結不可解之義。其與賢之實為如何也。序臺萊者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言君子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址。夫用賢而至於如山之有址。則層級比次。地望相接。久而不匱。故邦家光榮。萬壽無疆。不惟一時德音之茂。且足以保艾爾後焉。其得賢之效。彰明碩大而有不可掩者。惟成周人才之盛。本末如此。故能成文武之功業。卜年世於綿永。豈他道哉。肆我本朝。自太祖太宗躬履艱難。混一區宇。靡皇他務。急先人才。網羅收拾。唯恐或遺。愛護長養。唯恐弗及。至景德祥符至和嘉祐之際。人才盛矣。逮天聖慶曆間。議論相持。怨忌交作。幾至於激。惟我仁祖容覆如天。并包罔外。元臣碩輔。一以至公平心區處。遂於國體迄無所傷。故蘇軾有言。仁宗皇帝四十二年之間。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以為股肱心膂。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子孫百年之用。至今賴之。是以國家太平之久。莫盛此時。殆與成周異世而同符也。恭惟陛下聖明天縱。德音日新。十年以來。銷磨黨偏。茂建皇極。凡前日議論之不一者。今皆歸一。趨向之難合者。今皆復合。洗濯湔祓。隨器收用。無新舊彼此之間。無重輕取舍之偏。士生斯時。可謂幸矣。如臣一介庸陋。無所取材。憂患疾病。屏伏田里。念絕榮望。誤蒙聖恩。起之閑廢。擢領名郡。茲緣奏事。獲望清光。方將遠去闕庭。區區愚衷。不能自已。竊謂今日公正之路既開。和平之福滋集。靖原所自。若非陛下君臣同心。保全臣子。愛惜士類。忠厚惻怛。何以至此。臣更願陛下與執政大臣。推明此意。以廣育材之地。持守此意。以盡與

賢之實。堅永此意。以收得賢之效。自今中外士大夫精白以承休德。勉勵以赴事功。使人才之盛。無愧詩人之所詠。上同祖宗之盛時。則靜可以保治安。動可以圖興復。惟陛下意爾。豈不休哉。

理宗時。禮部尚書魏了翁進故事曰。慶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臣切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赴闕。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為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体。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者。伏望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惟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為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而韓琦分陝專任西事。本朝人物於斯為盛。而靖也。以事之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為言。臣聞天為斯世生才。自足給世之用。用之有不給。則以求之有未至。於是常

知乏才之可歎。而不知遺才之實多。夫使其兼收並蓄。如醫之儲藥。工之擇木。粗細畢程。大小各當。則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患乎事機之遝至。爰自後世長養成就之功少。而摧折委棄之意多。脫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畀。夫未能射御而責以獲禽。然且不可。茲其為射御。不已多乎。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曹翰以守之。亦可謂早矣。而臣普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擇守。夫置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為太早。而以為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陛下與二三大臣。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為然也。內之百司庶府。外之牧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閒之覽。儻謂其可采。惟陛下速圖之

中書舍人兼經筵說書袁甫進故事曰。唐太宗貞觀三年。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謂太宗以宰相親細事。則不能助朕求賢。蓋光陰迅速。而精力有限。以有限之精力。而耗於迅速之光陰。用之於細事。則必不能專心於求賢。此必然之理也。近者兩相並命。庶明屬翼。陛下親灑御札。從右揆之請。使自丞相以下。以及百執事。各勤修職業於本局。寅而入。未而出。誠率厲羣工之要務。然臣區區之意。謂可以革向來百官怠惰苟且之弊耳。若夫為宰相者。僅了細務於朝堂。而未能同心叶慮。助陛下求賢。此乃太宗之所深慮。而未可為今日喜也。夫以房玄齡杜如晦號為唐賢相。猶且區區於目前之細務。而未能專以求賢為急。太宗於是以事之小者。使尚書左右丞相當之。而大事乃關於僕射。此令一出。為房杜者何所辭其責哉。甚矣

求賢一事至難盡也。拘攣者不能越常度。輕易者不能精選擇。私意多者。先親故而後孤寒。忘心勝者。樂軟熟而妬忠直。此求賢之所以難也。閒有高蹈丘園。不屑軒冕者。亦當汲汲焉。苦心刻意。致敬盡禮。必欲其為時一出。既得之矣。又必度其才能之所堪。與其職任之宜稱。使犁然當於天下之心。然後能收求賢之實効。固非曰一人舉而遽用之。一人毀而遽棄之也。昔周公之為輔相也。執贄而見者以千百計。周公不憚吐握之勤。以身先天下士。故得士為盛。今者晨入堂。而出已迫暮。其所賓接幾何人哉。搜訪不廣。則聰明壅。招延稍怠。則譏議起。真賢恥於自售。而求售者多佞人。憂憂乎其難也。臣望陛下明記二三大臣。不惟退堂之後。宜盡求賢不勸之意。其會于堂也。正當各以所聞所見。某人為賢。某人為才。某人宜居某職。某人宜任某事。開心腹。露情愫。相與講明問辨。以盡其所懷。所以一月之人才。廟堂或未能盡識。則當進侍從之臣。相與開廣而究極之。講明既盡。則進而告君。豈復有銜鑑不審。是非易位者哉。今之所謂進擬者。亦略近此意。然規模狹而不廣。意向私而未公。所以用人雖多。而得人甚鮮者。正坐此耳。舍此不務。乃一切諉之曰。今世乏才。韓愈有言。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臣亦曰。其果乏才耶。其乏識才者耶。頃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之意。甫為秘書少監上疏曰。臣聞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陛下新更大化。正天地變化。人物蕃盛之秋也。臣竊怪比年以來。百物日漸衰耗。小民愁苦。大不聊生。臣濫叨麾節。十有餘年。其在江東也。既目擊凋殘窮悴之態。易守富沙。所見尤甚於江東。旋被奏事之命。道經三衢。視臣七八年前假守之時。氣象大異。猶可諉曰。寇實使然。及

歸抵四明。則蕭條之狀與三衢同。人人嗟咨。家家嘆息。耄耋之人亦云前此未見。臣心甚駭之。天地生物。何有終窮。今物耗且貴。氣象蕭條。豈無所以然之故。歷觀史冊所載。大抵物貨衰少。井邑荒涼。往往不見於隆盛之時。而多見於叔末之世。當其隆盛也。公道開明。衆賢彙進。布列在位。蔚然輝光。凡融結於宇宙之間者。無非瑞氣之象。則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物產蕃阜。乃變化之餘效耳。及夫叔末之世。佞僞馳騁。賢智壹鬱。上下苟翫。精采萎滯。凡形見於天壤之內者。景象迫促而不舒。物產壅閼而不暢。無寖明寖昌之勢。而有日銷月鑠之形。亦理之所必然耳。多賢則潤澤豐腴。乏才則膏液枯竭。已事之驗。昭哉可觀。今日豈不多賢歟。更化以來。招徠耆艾。登崇俊良。一反天地閉塞賢人隱伏之證。則當有天地變化萬物繁阜之效。今也賢才衆多。而物意焦枯如前所陳者何歟。豈氣數至此而微。有非人力之所可挽回歟。抑變衰為盛。必有旋轉造化之妙。而非時賢之所能及歟。否則衆雋雖聚本朝。而分職授任。未能各當其處。坐觀者多。而任責者少歟。又否則陛下雖有好賢樂善之念。未免貌敬心疎。彼之有所抱負者。實未能展布歟。是數者之中。必有一二于此矣。而臣又竊有隱憂者。深恐悠悠歲月。績用未應。陛下亦見在朝之士。所謂醇儒雅望者。略無捄弊新奇之策。必將漸起厭心。且別求未輕銳有才之人善言利而多心計者用之。譬如人抱沉痼之疾。風寒暑濕之所陵薄。其受病固非一日。積漸耗散。生意纔一髮耳。氣象蕭條。則其病證也。人才則醫也。計畫則藥方也。有善醫焉。未及盡用其方。乃遽更他醫。雜試而輕攻焉。則一髮生意所存幾何。今日所用之人是也。而所以用其方者未也。陛下何不集在廷之彥。如慶曆間開天章閣。給筆札俾各條陳當世之利病。何以振朝廷之綱。何以裕國家之計。何以

濟民生之急。何以壯邊鄙之勢。察脉觀證。對病用藥。鑿鑿精實。勿事空談。上之人擇其充的切可行者使各竭力任責。課功計效。凡布列周行者。不至虛度光陰。粉飾觀美。則事事振起。物物精神。昔日血氣之微弱。未有不轉為盛強。苟徒慕賢人衆多之名。而無庶明勵翼之實。使賢者仰屋竊嘆。而憸人刻覈之說得以投隙而入。則元氣先虧。而血氣隨之。其銷鑠耗竭決不止如今日而已。臣来自遠方。不識忌諱。盡吐肝膈。惟願陛下力守更化以来。求賢如不及之初意。毋致小有轉移。君臣上下。善心刻意。是究是圖。將見薰為大和。民物蘇醒。享變化蕃盛之效。消閉蹇隱伏之幾。特一轉移之間耳。惟陛下篤信而力行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洪舜俞進漢武帝順帝故事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群士慕嚮。東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皆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徒明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有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順帝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迺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迺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謀。洪深。左雄黃瓊之政事。正固。亘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

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宣其智力惟幄容其審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臣聞求賢而不用古士與不求同知人而不善任使與不知同人主有志於治孰不知非賢罔乂而急於求賢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士亦莫不起而應其求海濱之大老至洛陽之年少至東山之高卧者至周南之滯留者至明庭立鵠華階振鷺非不極一時之盛而知不盡所抱用不盡所知如醫者聚參苓朮桂玉札丹砂於一櫜品雖至珍用與病違雖聚無益也武帝蒲輪之詔一下而異人並出順帝玄纁之聘一馳而俊乂咸事好賢急士之意前後無間然武帝有儒雅篤行質直推賢定令文章溝稽應對曆數協律運籌奉使將率受遺所聚凡二十七人而漢以之衰益武帝於人才之長短小大洞察底蘊隨所用而各當順帝第知衆之而高謀不見納審辭不見容智力不得宣賢難滿朝廷是以羙觀聽而已諸葛亮嘗言親賢人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一親一遠之間盛衰判矣易之損益皆以十朋之龜弗克違明衆賢之助在損之六五虛中自損以從在下之賢則為元吉在益之六二賢者欲致益於君君樂受其益未可盡必也惟守正固以待之至王用之以享于帝然後吉有志於治者其可以徒聚天下之賢哉賢者之聚亦豈可徒樂籍盡之盛而不思相與共慰天下之望哉

徐元杰上言曰臣竊惟自昔天下之事非人才不能以有濟今問之

在朝則耆舊凋零。問之在野則遺逸散漫。於此而有作成興起之念焉。則何材而不資。世臣閒之時。而豐殖培養。儲為超躐登用之地。故遴選之必極其精。委用之必當其任。師儒教導之官。不容以輕畀。職幕刑獄之吏。切戒於輕予。外而監司郡守。必謹簡其賢。內而職事散官。必更迭而出。上而卿監郎曹。又上而侍從臺諫給舍。凡自內外及見任之與閑退者。莫不具姓名而籍記之。其在內則三省而下。咸責以考察之公。其在外則監司郡守。迭嚴其舉刺之法。所薦惟賢則必賞。所舉或繆則必罰。材或足以集事。雖譎詐可以御而使。功或足以掩過。雖愆尤可以宥而錄。繼自今欲乞陛下明詔大臣。取內外小大之臣。分置簿籍。盡紀姓名。開具功過。其為籍也。隨職任之小大。為編排之次第。每每各以一本而置之銓部。留之省府。上之禁嚴。庶乎按圖考索。如指諸掌。若是則緩急可以搜尋。出入可以更迭。而無臨事乏材之嘆。此時在一作新之嘖而已。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所以見豐芑數世之仁也。惟陛下

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有兼容之量。夫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長短小大。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惟平心以處之。毋重彼而輕此。毋執一而廢一。則人莫得以窺其際。而不至於彼此求勝負。相傾軋。以成分朋植黨之弊。昔皐陶論官人之法。謂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則可以撫五辰而凝庶績。奈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淨。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遂不足以盡天下之才。要之人主當與天地同其大。品物流形。洪纖高下。何所不有。惟天地之量足以容之。載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順其稟賦之自然而無容心於

其間。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人手代天而行化。惟無以好惡之私先立於中。則人才之重厚浮薄。小大長短。悉歸於運化之內。天下既無不用之才。人才亦無不遇之嘆。尚何黨同伐異以至於相激哉。盡是道者。惟我朝仁祖為然。慶曆初。人才彙進。黨論微有萌蘖。仁祖納之以如天之量。均調消息。無容翕受。使無更仆迭起之患。而有協恭和衷之美。故仁祖之世。獨稱多士。嘉祐治聲。振古無有。職此之由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是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讎。是此非。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以公天下為心。其於人才。惟求所以辦吾事濟吾治耳。烏可用其一而廢其一哉。所尚苟偏。則互相訾毀。迭為勝負。非惟不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禍。實肇於此。陛下踐祚以來。名耆德之臣。用名家之裔。既舉賢能。復舉舅甥。既褒直言。復褒廉吏。文學者用之吏事者用之。無一毫好惡之私。有保合大和之意。固可以示皇極之公矣。雖然。野無遺賢。斯可謂至治之極。王多吉士。斯可立太平之基。今曰用人。固無好尚之偏。得人之盛。其果如帝王之世乎。若猶未也。則招延之路。尤不容以不廣。雖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交馳。然人情易私。孰以實應。單寒寡援者無由自達。靜退不競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益達四聰。大開衆正。使任薦舉之責者。皆以至公為念。援尤取顓。無一或遺。以備上之采擇。則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當亟休於隆古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特在乎人主皇皇汲汲以求之而已。苟能以至恢動之。以意氣求之。度宗咸淳八年。秘書少監高斯得上言曰。臣聞天之生才。何代無之。

彼將雲合霧集爲吾所用安有乏才之患哉帝王尚矣若漢之武帝
求賢如飢渴亦不世出之令主也始因感董仲舒之言令郡國舉孝
廉自是茂材異等之科賢良文學之選詔書無歲不下於是群士慕
嚮異人輩出文武在庭穆穆布列公孫弘董仲舒兒寬之儒術司馬
遷相如之文章汲黯韓安國鄭當時之論議東方朔徐樂嚴助之應
對衛青霍去病之將略蘇武張騫之奉使其餘不可勝數故能內修
百度外攘四夷制作文章有三代之風恢拓境土極萬里之廣史臣
紀述其事謂其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漢之得人於茲爲盛信矣蔡
邕立於靈帝之朝蓋漢之季世也當是時樂松貫謖多引無行之徒
待制鴻都門下帝皆待以不次之位又取市賈小人謂之宣陵孝子
凡數十人悉拜爲郎中後因災異命群臣陳政要故蔡邕以武帝之
世名臣輩出文武並興爲對欲以勸帝法無用之小才求經國之賢
士帝之昏暗何是以知此也臣嘗因是而有感於祖宗之事是時名
臣輩出文武並興亦豈減於漢之武帝哉惟我仁祖聖度天覽旁招
俊乂德望則富弼文彥博威略則韓琦范仲淹諫爭則蔡襄余靖文
章則歐陽脩蘇軾載在國史不可選紀其後氣脉傳于元祐流風被
于淳熙名公鉅卿項背相接豐芭數世之仁猗歟盛哉陛下統承三
祖寤寐英髦宜得文武名臣以興事造業光于祖宗而環視中外猶
若有未滿人意者豈至誠繼與之意未著而翕受敷施之道未廣與
臣頓陛下恢張聖聽洞闢四門使正氣翕合而野無遺賢何患治功
之不成外患之不殄哉竊事暗君言之不行宜也陛下既有取於邕
之言故臣敢效邕歷舉祖宗之事以告惟陛下採擇焉臣不勝慺慺
曰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而不自知

者。人主清心照理。至忱以用賢之效也。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忱至則賢自來。然惟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不能亂於前。未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照之也。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是。勿謂雖有賢者不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陛下內萬幾以自厲。外勑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焉。不去之。則衆賢終不可盡得。略有私意則為蔽。執偏見則為蔽。為於褊心則為蔽。喜於附己則為蔽。簡賁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為蔽。此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頃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陛下清心至忱之美。而儆戒六蔽之患。則天下之賢。無遠迹。無隱顯。皆將得之為朝廷用。以賢繼賢。崇社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

臣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孔子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蓋天下至大。民物至繁。聖人安能人人而濟之。惟親賢為愛人之本。此堯舜之所以急先務也。陛下臨御以來。詔旨丁寧。與士大夫更始。弓旌四出。收合正人端士。亦既布在朝列矣。而寤寐求賢。惟日不足。親灑宸翰。勉諭迫賔。薦進賢士。大哉堯舜之用心也。臣竊以為何代不生才。何才不用世。而薦進人才。乃近臣之職分。猶待陛下丁寧勉諭耶。先皇帝在位四十一年。培豐水之芑。以為聖子神孫之地。至深至厚。謂宜隨求隨應。隨取隨用。何至有人物眇然之嘆耶。臣觀王岩叟進言于哲宗皇帝。有曰。願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是。勿謂有賢不能致也。而求賢之心倦。而終之以去六蔽以來衆賢。岩叟所以勉其君以忱於求賢者。猶恐其有所蔽也。今聖賢相逢。上下同志。明白洞達。決無所蔽。感而必應。倡而必和。必有推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之心。而為陛下登

進人才者。賢者之欲得君行道。亦猶聖主欲得賢以共治也。惠不能自達。薦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非陛下塑迎臣之意乎。雖然。求賢而不用。與不求等。用賢而不信。與不用等。唐李絳有曰。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群枉則懷奸者嫉。一制度則貴戚豎傷。正過失則人主踈忌。夫然。故用賢豈易事哉。絳之言至言也。臣願陛下近采古史之言。遠覽李絳之論。其於賢才也。心忱求之。心忱用之。則天下之賢者至矣。惟陛下留神。

元世祖至元中。翰林集賢學士程鉅夫上奏曰。臣聞治天下者。必盡天下之才。故曰立賢無方。曰旁招俊乂。若限以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也。國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參用。而環視中外。何寥寥也。豈以其踈遠而遂鄙之歟。此群臣之私意。非陛下至公之度也。臣何以知之。臣往在江南。屢聞明詔。一則曰求好秀才。二則曰求好秀才。而以好秀才致之陛下不喜士也。是群臣負陛下也。且陛下遣使江南。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以用於時。細而可以驗於事。蓋無所不該矣。而凡出使者皆昧陋愚淺。不達聖見。見之高明。止以卜相符藥工伎為好人之尤。此何謂也。不惟不達聖見。且使遠方有識之士。或以淺窺朝廷。臣竊恥之。臣之愚陋。雖未足以為好人。然世所謂好人者。黨無則已。有則臣必識之。江南百餘州之廣。素百餘年之涵養。豈無一二表表當世不負陛下任使者。臣奉命而往。布宣德意。庶幾遇之。如得其人。以驗臣言。則望陛下先試以一職。任事使之。自卑而高。自難而易。小有益。則小進之。大有功。則大用之。靡以歲月。自見能否。且陛下如用若人。則不但愚臣得舉所知而已。他時奉命出使者。皆知陛

下德意將見異人輩出。不遠數千里為朝廷用。得人之盛。視古無愧。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三

知人

齊桓公未。管仲病。公問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多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

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是。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郊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

韓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楚莊王時。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人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

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寘人之相定矣。

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辭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漢文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武帝征和元年。趙王彭祖卒。彭祖所幸淖姬。生男彌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官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立昌為趙王。

漢昭烈皇帝領益州牧時。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以蔣琬為廣都長。不治。大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遂雅敬亮。乃不加罪。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出降。薄之不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虛名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天下之望。乃禮而用之。

魏明帝景初二年。詔中都侯孫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祚。猶有曹休內外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疇疋。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佯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彈。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以付與大事。霍光給侍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磾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帝問司徒陳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之知也。

後魏高祖。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偽

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尚書申書監高閭曰。竊謂表益徵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見錯。是其佞。若以二人言之。望之為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問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曉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者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棄後事顧忠。初非佞也。閻曰。子棄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棄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

唐太宗貞觀六年。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遺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弥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彊幹。為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十一年。徵又上疏曰。臣聞為人君者。在平善善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枉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璧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良工之所重。重斤善。不

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棄。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而不能進。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史魚所以為恨也。陛下聰明神武。天資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大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者急於進君子。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相隔。亂亡不卹。將何以求。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給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近遠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行之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若時逢少墮。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事失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弘遠。為人君可不務乎。

徵論人臣有六正六邪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惟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

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叢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咸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遥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絶者何哉蓋由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禄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天嚴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蹇其間絶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緣禄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敢犯主之嚴顏而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禄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

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門。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誣以圓方。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向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循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太宗甚嘉納之。

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詔令百官議之。多言亮當誅。唯殿中少

監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闕令宰相妙擇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都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由是改授緯洛州刺史

太宗嘗從容問揚州都督長孫無忌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何如皆拜謝上曰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揚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揔兵攻戰非所善也

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潔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

肅宗乾元元年。張鎬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

代宗大曆十三年。上召李泌入見。詔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德宗興元元年。議者或言韓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為罪乎。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

德宗常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泌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絢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時議者多以李勉大梁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翰林學士陸贄奉天論解蕭復狀奏曰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今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班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況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脩勵慕為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為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飜覆挾姦復之為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況乃

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倘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
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徑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
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
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徑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
是徑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
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徑一等何容為隱。徑一等儻自迴互。則
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
辯則罔究。惑莫甚於證詐而不興。明究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
情偽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憲宗御延英殿。與宰臣言向外人言朋黨頗甚。如何。武元衡李吉甫
未對。而李絳奏曰。朋黨之稱。為臣也。臣歷觀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
是朋黨。奸人能揣知上旨。非言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譖毀
賢良。必言朋黨。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所以搆陷之端。無不言朋
黨者。夫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忠義。自成朋黨。君子以忠正為心。
以懲勸為務。不受小人之使。不遂奸人之利。自然為小人所嫉。譖毀
百端者。蓋緣求無所獲。取獲無所得故也。忠正之士。直道而行。不為
諂諛。不事左右。明主顧遇則進。疑阻則退。不為他計。苟安其位。以此
常為奸邪所搆。以其無所入也。夫聖賢合跡。千載同符。忠正端愨之
人。所以知奬。亦是此類。是同道也。非為黨也。豈可使端良之人。取非
僻之士。然後謂非朋黨也。陛下親行堯舜之道。高二禹湯之德。豈謂
上與數千年克舜禹湯為黨。是道德同也。孔子。聖人也。顏回已下十
哲。希聖者也。更相稱贊。為黨乎。是道業同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遠者二千年。近者五百年。豈謂之黨。是聖
人德行同也。後漢末。名節骨鯁之

而宦官小人憎嫉正道同為搆陷目為黨人遂起錮黨之獄以成亡國之禍備在史策明若日月豈不為誡乎詩人嫉讒佞之人曰取彼讒人投俾豺虎可謂三覆也上曰朕無疑卿等意況言朋黨未至公之道爾絳又對曰趍利之人常為朋黨以同其私故守正之人常遭搆毀以違其私故也小人多詐譖言常勝正人少機直道常不勝伏希陛下監其事情而察其言行則可矣

上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顧問畢上曰有一事甚異朕比來未能言之鄭絪身為宰相事朕不盡心朕與宰相商量欲詔盧從史却歸潞府續追入朝鄭絪輒漏洩我意先報從史令其陳奏潞府無粮三軍且請山東就粮為人臣豈合有此事耶故事合如何處置絳對曰若實有此事雖以誅族於陛下未足塞責復曰陛下從何得之計鄭絪必不自洩從史必不自言陛下先知何以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對曰臣與鄭絪先後懸殊不相往來臣約其事體必無此理鄭絪甚讀書頗識事體時稱佳士素有美名雖不知其才術如何至於君臣大義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宰參陛下密謀便敢洩之於奸臣雖術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合至此況絪頗知古今洞識名節事出萬端情有難測莫不同列有不便之勢專權有忌前之心造為此亂冀其去位若不過陳危事安得激怒上心伏望陛下深賜詳熟無令人言陛下惑於讒佞也上良久曰亦應如此朕幾誤為處分至是遂已

憲宗時京兆少尹裴武銜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　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承宗所署德州刺史薛昌朝為德　節度令中使賫旌節授之而魏博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遽報承宗言昌朝與朝廷通遂星夜追昌朝德　州節度及旌節至魏州又為季安留連得為宴樂停七八日而昌朝尋已追到鎮州朝命遂

不行。比及武使回事宜與先上表參差并言人譖傷武云使回。宿宰相裴洎宅。遲明方見。憲宗大怒。乃召學士李絳。因顧問奏對畢。上顏色甚震怒曰。裴武詗我。苟求脫禍於賊中。上言不實。令我制除薛昌朝。今果不受。又使回未見。先宿裴洎宅。須左除嶺南遠處。絳奏言裴武甚諳練時事。往陷在河中李懷光賊中。事跡可稱。今所銜命。不合絕有乖錯。大底賊多變詐。難得實情。以臣愚慮思度。王承宗恐國家必有征討。請割德　兩州。且得安全。尚有四州之地。亦足保其富貴。求安之計。必是此心。然鄰道魏博東平范湯與王承宗勢同事等。恐他時亦為朝廷所割。必是為鄰道所搆。兼以利害鼓動之。不得守其初心。此必然之理也。伏望且尋訪之。裴武所上表。只得上承宗初時意便且奏來。後必恐鄰境脅制誘動。遂有後變。計裴武不敢不盡其心。今陛下擇裴武使兇逆悖亂之邦。一不如意。便有貶責。臣恐今後奉使賊中。無復得誠實。其後奉使者皆以武為誡。依何可否之間。必曰其言及表章則如此其深。心則臣不可保。不可顯言是非。陳列事狀。若朝廷不得實狀。別處置或有乖錯。非國家所利也。若受賊中財賂。言語不實。則須重責以懲姦欺。又言先於裴洎宅宿。且裴武久為朝官。其諳制度。裴洎身為宰相。特授恩私。必無未見而便宿宰相家。固無此理。昧劣於此兩人。猶不敢至是。況皆是詳練時事之人。計必無此事。必有搆傷裴洎裴武。陛下不可不察。上良久曰。誠有此理。事合從寬。更不用問。武得守其位。

武宗立。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諭。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他

水。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豎刁、易牙、開方、竪貂、衛公子啓方、鮑叔牙、隰朋、寧戚、仲孫湫、甯毋、公子雍、易牙、豎刁

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為朋黨也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咎宰我鑽燧為久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為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為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為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攫拏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歙歙相是

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己臣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畧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凜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干

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已。又是元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干連人。當盛寒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録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合干人當轉不聊生。無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耳塞下州郡。風沙至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禄。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賫去。取問勝宗諒張亢。如實是已犯。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寬滯。其干連人。且乞拍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賜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拍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三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顧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為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麤材。秖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仲淹又奏雪張亢疏曰。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亢所奏。當將公用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遊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覩編勅拍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已。更不坐罪。其張亢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

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入已。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為慶州簽判。祕書丞馬倩身亡。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襲礼丁父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隰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琳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来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侵使着係省官錢。自来邊上有公使錢處。為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已。各是從便使用。今来若依編勅施行。則張亢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已。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絶。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為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亢所奏二事。二處定斷。以正典刑。

慶曆四年十二月。知滁州尹洙論公論朋黨繫於上意疏曰。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脩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耳。以陛下知臣之明。脩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為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閭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嘆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任之為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邊任之重。故不復以内外為疑。今又聞蔡襄出知福州。未審襄以親老自請。為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方

而仕京師者。孰不思其親。豈獨褒得遂其私恩哉。則褒之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悅古人。然所施為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彰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已明。任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脩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才盡其才。如陛下待脩未改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疎。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為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

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

樞密使副陝西安撫使韓琦。乞別白朋黨狀奏曰。臣竊聞已降詔書申誡朋黨。此蓋陛下恢善治。勸薄俗之深意也。臣輒有管窺之見。少思開助聖明。竊以自古迄今。人臣在朝。有忠賢。有奸邪。有好公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公其是非。蓋是者言是。非者言非。唯在於公。故政化可興。而邦家是賴。此乃善者以類而進。不可謂朋黨。若奸邪與狹私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私其是非。蓋是者言非。非者言是。唯在於私。致使白黑不分。而上蔽主聽者。真所謂朋黨也。在聖君審而察之。決而行之。若有此等朋黨。必望陛下重加貶責。不可務寬俾其忠賢與好公之人。以類而進。奸邪與狹私之人。以黨而退。則朝廷清明。朋黨自息也。若但行詔諭。未賜別白。臣恐天下搢紳自今而後。

欲建一善事稱一善人必再三思之曰得無涉朋黨之迹乎則中道而止矣縱有忠義之人不顧形迹建一善事稱一善人若惡之者譖于上曰此朋黨之爲耳則善事與善人皆廢而不用矣惟陛下熟察而必行之天下幸甚

五年河北都轉運使歐陽脩論小人欲害忠賢必指爲朋黨上奏曰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患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雷犯之顏唯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孫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有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非有大過而一時盡逐猶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皆爭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猶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徑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當猶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踊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也數事尤爲彰著陛下素已知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

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辭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辭。懇辭之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其遜避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遜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陳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雖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更無推避。臣方恠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

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仕。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脩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至和元年。侍御史趙抃論邪正君子小人上言曰。臣聞欲治之主。得人其昌。左右前後。皆盡賢正也。謀謨讜言。皆盡延納也。忠厚鯁亮之士日益招來。便佞詭姦之徒日益摧縮。號令風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日益尊安。若然富壽之域坐躋。太平之象立見。噫。左右前後一日不得賢正之人而為之輔翼。雖堯之癯瘠。舜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未如之何也已。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基。誠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卦為泰。其繇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歟。反是則於卦為否矣。否之繇則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內小人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歟。此言為天下者。宜進君子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者。其有旨哉。夫南面而聽天下也。公卿百執事。雜然滿前。孰為正。孰為邪。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在聖人明眎而聰聽之。精擇而慎柬之。真偽明白。人焉廋哉。大抵輔相樞機之任。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後同德而同心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靡然相與俛首帖耳以去。而徘徊所留亡幾矣。鑒觀古昔。信史備存。有虞大聖人也。任十六相。世躋德美。檮杌饕餮。流竄四裔。民至于今稱之亡窮。周成哲王也。善有

旦奭則倚之不貳惡有管蔡則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也始
皇惑高斯之佞不能奪忽叔孫之才不能與秦嬴之敗曾不旋踵元
帝知恭顯之姦不能擯愛蕭望之之賢不能用炎漢之運從而衰下
唐太宗納房杜王魏之切議誅侯君集張亮之兇僻遂成貞觀之治
天皇聽敬宗之附會戮無忌之忠良終有易姓之禍其後元振朝恩
之擅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勢其危殆相繼不絕如綫茲誠用
人之得失莫不繫國之安危間分兩塗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上聖
之姿御神器之重開納忠讜繼承祖宗數路以取人一德以求治然
而邇來日星謫見聖衷焦勞蝗潦為災民力彫弊帑庾空窘戎狄窺
覦官冗兵驕風俗奔競今將治其弊安其危豈一人獨運於巖廊之
上而能致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方正能當大任世所謂賢
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位于丞疑輔弼之列朝夕獻替得嘉謀嘉

猷發為號令使天下耳目聞見太平之政在今日爾臣不勝大願願
陛下宸斷不疑舉正以却邪陟君子而黜小人有為於可為之時無
因循後時之悔則天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此其時也臣遠賤
之迹愚亡所能唯思死節一誠上報陛下採擢覆燾之德萬分一二
臣無任許國竭忠激切待罪之至

至和二年知制誥劉敞論呂溱等補外上奏曰臣伏以馭臣之道在
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
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
則僥倖競進頓敗可待者不可勝察也臣伏覩朝廷太平積久賢能
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公正發憤或朋黨比周背
公植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
矣以上聖之資監群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

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曰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檢察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脩。知制誥賈黯。韓絳。並乞補外。此六人等皆有直實無邪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其姦佞僥倖之雄。曰而競起。此則邪正分別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侍經帷。夙夜思惟。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臣不勝其愚。謹敢所聞。惟賜采擇

言事御史馬遵。論欲用忠賢當去左右之私。言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皆欲求忠以自助。求賢以自爲。然而治少而亂多者。蓋其所謂忠者不忠。而賢者不賢也。故知人則哲。堯舜其難。今陛下至仁求治。堯舜之用心也。其於知人亦不爲易。必欲得忠賢而用之。莫若去左右之私言。采中外之公議。則其人可知矣。知而用之。則朝廷無事。而天下太平矣。狂言聖擇。或補萬分。

英宗眷遇右司諫同知諫院傅堯俞。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擊上所化。英宗納其言。

神宗初立。以吳奎爲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謂侍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顧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故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又辭

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候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曰。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而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帝然之。

帝召問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滕元發治亂之道。元發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伍者明黨汨之也。帝又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深以為名言。太息久之。

熙寧初。王安石為翰林學士。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曰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皐夔稷卨。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皐夔稷卨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憸。則皐夔稷卨尚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熙寧元年。安石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上奏曰。臣今日蒙宣諭以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詒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覆思惟。陛下以覺為可聽信。故擢任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迪上心。

於義未為失也。但今更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將及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譴密之有乎。唯有姦邪小人。以枉為直。懼為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有交朋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威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為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興廢。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其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譎慝也。若陛下恐陳外之聞此。或不安。臣亦以為不然。漢高祖雄傑之主也。然鄂千秋論楚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為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今德之王。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為法。柰何心存末世穉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為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為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為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上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右正言供諫職孫覺曰。堯以知人為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以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徑墻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去。正人日遠。其為禍患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顧觀詩書之所任。則覺又上奏曰。臣前日獲奉清光。親承聖諭。以知人為難。臣時倉卒以對。不盡所懷。退竊私喜聖諭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甚。夫堯以

神明之德。膺聖之資。而以知人為難。故四凶舜禹雜處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易之則難。堯以知人為難。故終享其易。而成巍巍之功。季世之君。易於知人。信任偏蔽。以致禍敗者不可勝數。臣竊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中庸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然則知人之要。在於知言。知言之方。在於脩身而務學。群臣進見者。其言亂雜而不一。其情隱伏而難知。倉卒須臾之間。未可以試之而見也。人主苟能貫乎聖人之道。通乎天下之理。則言出而知其所指。事至而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度不可欺以長短。苟為不學而燭理不明。物來則眩矣。尚何人之能知哉。陛下躬上聖之資。兼孔孟之業。固足以燭萬務而察群下之情。臣顧陛下益開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下之理。明白昭晰。心如定鑑。不持而不迎。則賢不肖判然。君子小人辨矣。惟留神財幸。

二年。覺又論不當久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物。上奏曰。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陛下亦靈天威。賜以清閒。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陛下時時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陛下廣其聰明。不專一人之言以為信。但欲周知羣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既令才識可采。亦未必盡知人之明。閒荅之際。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慶所喜者飾其賢。觀所惡者詆其醜。或陛下少加酌對。必溺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朋黨。臣以謂人主不得不知群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苟於侍臣從官之中。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而鑒裁不眩者。時賜考察。參伍其人。亦不至於失士。

知諫院楊繪上奏曰。臣竊以人君之所難者。其惟知人乎。人藏其心。非察其言之可采。必觀其行。必試其事。然後其才能可得而用矣。虞書曰。萬方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之謂也。恭以百寮轉對。不行者十數年。陛下即位。首復其事。此真明目達聰兼視廣聽之術也。然而止取其名乎。將取其實乎。如取其名。則書之史冊。傳之四方。亦足以為美矣。如取其實。則今之轉對者。前一日入奏于上閤。至其日再拜於上前而退。則所奏之事有可採者。或假手於人。若因而進用之。則偽濫者何由而旌別乎。欲乞先觀其言。設有可采。即於轉對之時。召而訪以事。閱其能否真偽之狀。既審其可用。仍未可以言而遽進之。先命之以事。而觀其才用之實而擢於位。如此則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之典。復行於今日。

四年。繪權御史中丞又上奏曰。臣竊以知人之難。雖聖人不免有失。如堯之為君。可謂聖人矣。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言堯亦難乎知人也。如孔子之為師。可謂聖人矣。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則孔子亦難乎知人也。夫知人之道。古聖人以為難。而不免有失。則今之人不逮於古聖人者。其得自謂無難無失乎。然在察於衆。而不以一己之愛憎。而定人之賢否。則知人庶乎其無失者矣。恭惟陛下聖德天縱。負知人之哲。苟知之則用之無不當。然天下百官之衆。豈能盡出於聖知乎。則必責在宰相也。今居宰相之任者。獨王安石。臣謂其人之文章。之德行。之政事。信為宰相。唯於知人之道。或恐不能無失焉。以臣之愚而觀之。其得失在於以一己之愛憎。而定人之賢否而已。臣請以既往之事明之。只如呂公著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青苗不便。終而憎之。遂

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陳升之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乞罷條例司。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韓絳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於陝西捷助役錢榜。終而憎之。遂力排之。以為天下之不賢也。薛向者王安石始而愛之。遂力薦之。以為天下之賢也。一旦言助役錢不便。終而憎之。已沮之矣。非遠必將力排以為天下之不賢也。至於李常之類。不可勝紀。其始徇我。則愛之薦之以為賢。其終違我。則憎之排之以為不賢。知人之道。豈若是哉。既往之事不足復議。臣之所憂者在於將來也。安石之位。今已為宰相。則尊於往時矣。其勢也。漸而專矣。人知徇之者得路。則刻薄者望風而進矣。人知違之者得怒。則阿諛者登門而附矣。以阿諛而被用者。唯富貴是圖。必無正人之理。以刻薄而受知者。唯法徼是務。必無愛人之道。戾之者曰去。順之者曰衆。戾之者曰衆。則其間或有守之君子也。順之者曰衆。則其間或詭隨之小人也。陛下之任安石也如此。而安石不能知人。愛人之徇己也。而憎人之違己也如此。雖陛下保安石必不作過。若萬一有擅權專恣之事。既附之者衆。而無敢違之者。則陛下何由而知乎。縱安石實不作過。若萬一有思慮不及之政事。而行之有害於時者。何人敢與安石言之乎。觀其愛人之徇己而力薦之。憎人之違己而不肯用。雖有敢言之者。安石其肯舍己而迴乎。上孤而下蔽。臣之所憂在乎將來者此也。臣顧陛下體察安石於知人之道未盡。凡百除注。無只信其愛憎。而更參之於衆人。則天下幸甚。臣未受命為御史中丞以前。未嘗敢以一言上聞。誠知陛下信之之篤。違以取憎於執政也。今既受命為御史中丞矣。則不憚誅謫而言之。乃其職爾。臣每聞其門下人議論。但稍有違安石意者。遂相與哗為流俗之議也。以今觀之。流俗之議安可

多言紛使將來之視今日。或有如今日之視去年也。邊事外也。民政內也。外憂如皮膚。內患如心腹。可得謂之必無矣。臣謂今日之後。只有順之者。而無復有忤之者。不同於既往也。乞陛下以宗廟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而無重違安石一人之意。凡百除注。或有未得知人之美者。乞參之於衆人。或出於聖斷裁正之。

三年。知開封府鄭獬上奏曰。臣此者進對。伏蒙陛下稱臣攝尹京府。為治甚好。百姓便之。臣內惟承乏纔四十餘日。實無善狀。可副陛下褒諭之意。故不敢祗拜以謝。又以隆暑日旰。不敢久對。是以私懷鬱塞。恐慄而不安。臣才能朽下。安能治劇。夙夜勉強。粗免罪戾。若曰百姓便之。蓋知其閭里之疾苦。除弊興利。使元元之衆。去愁歎而就安佚。庶乎可也。今臣於此未有毫髮。則百姓何便之有。然不識陛下從何而得之。陛下聰明好問。縣逮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脩臣所行便民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對且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為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必亦容妄毀。此臣不敢喜而有懼也。昔者列子居鄭。客有言之於鄭子陽。子陽遣之粟。列子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遣我粟。至其罪我也。亦必以人言。則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安知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哉。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未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苟臣乘之以逞其欲。於是以白為黑。以是為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分布朋類。彌縫其失。使朝廷之上。惟聞黨人之論。而不知有天下公議。善爭孟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

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如此。則當進者無苟得之幸。當退者無私欵之恨。進退各當其分。又孰有致疑於其間者哉。伏願陛下高視遠照。毋聲私言。使天下曉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之願。伏候進止。

獬又奏曰。日者陛下陞黜大臣。出於獨斷。二府不得與謀。中外聞風。莫不震動。伊欝之士。至有通夕不寐。拊髀而起躍者。以為自天禧已來。五六十年間。未有此等事。攄祖考之宿憤。快四海之公議。則孤立特出之臣。可以出氣以高眡於天地間矣。然而慶於始者。未必不憂於後。見於徵者。未必不昧於著。今進退之柄。在於宰相。無雄傑跋扈之志。竊取其柄。以植私家。故陛下一日攝而歸己。此不為難。而所以為難者。乃在知人。昔堯之聖。猶曰知人惟帝其難之。則自堯而後愈為難矣。今賢不肖雜然以進。深情厚貌。言與行違。陛下雖聰明。烏能探其肝膽而辨其真偽乎。辨之術則莫若試之。凡陛下所得士未宜便賜褒擢。如曰我能治民。則且試之治民。如曰我善治財。則且試之為禮。如曰我善為樂。則且試之為樂。凡其所長者宜從其長而用之。用之有效。群臣以為然未也。大臣以為然亦未也。陛下察之。見其有效。然後賞之。如其不然。則宜黜之。賞罰明而人自勸。雖堯舜不踰於此。則其知人者豈不為難乎。既用其賢矣。時以不肖者參焉。既用其智矣。時以愚者參焉。於是黑白淆亂邪正倒置。則天下之事去矣。昔者秦始皇自侈。以為天下無賢。及漢祖之起。蕭張韓黥乃秦之棄士也。隋煬帝自大。亦以為天下無賢。及唐宗之起。而房杜英衛乃隋之棄士。今天下之廣。豈無賢者。惟無棄士以資後人乃幸矣。然陛下既得士。宜用其所長。在三司者。則宜擇錢穀吏。尹京者。宜擇通政事之臣。在御史。宜擇強毅之臣。在侍從。宜

擇文學通古今之臣。如此則才盡其所蘊。而官宿其所業。天下之事不舉者未之有也。故舜之命夔典樂。則不復作司徒。命禹作司空。則不復典禮。命禹作司空。以夔禹之賢。而不能無二事。況以庸庸之材。而欲兼天下之任可乎。故今世不為官擇人。而為人擇官。惟履踐之多。則為大臣。不問其治與不治。此天下所未能沛然也。今天下之士。如有自薦或曰大臣所舉。且試召之。使論其事。而觀其蘊然後命之以職。試其所為。如此。則焉度哉。

御史知雜劉述。乞假監司之權。令察守令。狀曰。臣嘗謂天下守宰如一一得人。則和氣可以立召。太平可以力致。不為難也。何以言之。朝廷若差除守宰多限次資級。不能周知其人善惡。及臨事之際。方見其才之短長。德之良否耳。能周知而習見者。必也監司之官乎。設有一人其資性既醇謹。其持身亦清廉。然何才識短謬。不能燭知義理。區別淑慝。而使之居守宰之任。則下得侵其權。吏得縱其姦。細民受弊而無告矣。復有一人狡猾貪汚。而能屬記吏胥。孫縫上下。陰為姦贓。不見其迹。斯二人者。人皆知其不可以長民矣。而為監司者雖欲發摘而斥逐之。而無實狀可得。且復懼為反噬。隱忍而不敢為。閭或能直以不才貪猥之說聞于朝廷。萬一聽而罷黜之。旋踵之間則寃懇之聲已聞於上矣。醜言巧詆。隨而加諸。朋姦之人。互為梯援無幾何。則職任復舊矣。彼監司者。懲其若是。既不能有所裨益。不若苟簡循默之為宜也。為監司計則得矣。為朝廷計。則非天下之福也。伏望聖慈深鑒此弊。少假監司之權。使得竭忠悉慮。精察守宰。有如前所謂二人者。為衆所惡。當深譴而痛繩之。投諸四裔可也。終身不齒可也。而其事權可不假借之乎。監司得其權。則郡縣綱紀既舉。而民受其賜矣。然則監司事權。朝廷既假借之。則推擇之間。不可不審也。

顧陛下深詔政府精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唯人是求不必限以資序即得其人矣可以責之力振風教審覈官吏使弱不勉者不敢怠其職剛暴失中者不敢肆其情農桑勸而孝悌興徭賦均而獄訟息然後間下特旨令於守宰中擇有豈弟之政吏畏而民愛事狀灼然者三兩人密加薦拔特與增秩賜金使之再任或陞擢任使如此則郡縣有中和之政監司有澄清之功行之不疑當見其効

元豐間以司徒致仕富弼論辨邪正上奏曰臣伏蒙聖造擢寇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跧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臣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群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闕方能成國者正如為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脉不和則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為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大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群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皐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

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論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其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強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終致傾擠。門下賓朋。助為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讎。何卹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悞用李逢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為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為是。攜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攜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

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鴞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竊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為臣至此。隕族何償。山臣前所謂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病。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為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東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為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為主也。為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合。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伴。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為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揉。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而後已。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為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

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則不勸。不見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為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傅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

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為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說臣狂瞽非臆說也。其有在方策者記。記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抵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醉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豈見敗事。況夫四海至廣。萬機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彭汝礪論列樂士宣等。奏曰。臣伏觀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汝止。臣竊惟舜在深山之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行之。若決江河。夷險試諸難。登陟帝位。聰明睿智。是以有臨。禹猶訓戒之。安其好惡之所以。蓋雖聖人未能無過。賴左右正人昌言嘉謀以補闕失。共惟陛下聽政之初。興大臣論大行太皇太后盛德。自古無也。謚法數字豈能盡。有以知陛下以儉素為高行。以愛民為先務。權知開封府錢勰持疏決上前。陛下乃問災傷。審盜賊。詢禁繫。有以知陛下

明治道之大體。吏部侍郎引見改官。選人內有決教人者。乃命展一任。有以知陛下存好生之德意。聖語一出。疾於郵置之傳。中外臣庶。同不悅服。實社稷之長福。天下之至願也。近聞樞密院劉子發遣左藏庫副使京東西路都監樂士宣。供備庫副使滑州管句浮橋黃繼左藏庫副使催促裝卸石段。王臨。西京左藏庫副使山陵脩奉所句當蘇珪等赴闕。並特與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寄資。供職。方陛下獨覽萬機。九州四海。群黎百姓。拭目傾耳。以俟陛下之施為。以窺陛下之好惡。宮闈灑掃之臣。內外侍省豈之是哉。臣俯伏思惟。明道年中。章獻明肅皇后上仙七日。仁宗皇帝召見李迪。起復章得象聽政五日。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緣親戚以通章表。若傳宣有司實貲奏內降除官。及與差遣。即未得行。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未御正殿。召宋綬于河南還。范仲淹于重州。黜內侍江德明羅崇勲等于外。

仁宗臨治之始。能安其好惡之所止。動則天下丕應。在位四十二年。以昭受上帝之休。陛下勉聽羣臣之請。躬臨正宁。未聞褒召賢德。旌顯端士。亟還頗僻已試之內臣。非所以示美德於天下。臣竊為陛下惜。陛下留神大禹戒舜之言。若稽仁祖聽治之意。矜士宣等各歸本任。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故能聖。故曰躋。為百世之盛王。惟陛下財擇幸甚。臣謬職從官。與侍經幄。苟有所見。豈宜緘默。僭冒上陳。冀聖德萬一之助。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汝礪再論列樂士宣狀奏曰。臣今月初五日論列樂士宣等事理未聞指揮施行。臣俯伏惟念大行太皇太后奄棄大養。陛下初攬政事。唯登進正直。斥遠姦邪。講求國弊。咨究民瘼。是朝廷之先務。天下之願望也。陛下留未及此。亟召士宣等赴闕。及王彀之待入內。殆非仁宗皇帝聽政家法。中外臣庶為之太息。陛下好惡之端。輕發於此。纖

猾小人。將投間而亂政。此天下治亂之幾。社稷安危之漸。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所以不避鉞斧之誅。冒聞天聽。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伏望聖慈特留睿念。廣堯帝捨己從人之量。虛商湯從諫弗咈之心。早賜指揮。檢會臣前奏付外施行。臣不勝大願。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

元豐元年。知樞密院事呂公著。乞選用前日議論之人不終遺棄上奏曰。臣聞皐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者。知人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任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曰。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為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為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為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為過。有稍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為一二識者私道陛下盛德竊以為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蒸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待從。授以方面。則是
盛明之世。本無棄絶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
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
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蒸言汙行。卒為陛下
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況如顯者。陛
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論議。又益疏通。且其在於
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
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
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為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
有所當言。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惟陛下幸察。

知人

宋哲宗元祐三年。尚書左丞王存乞明論朋黨所在狀曰。臣今月十八日。同三省延和殿奏論王覿。竇諫議大夫除外任差遣事。伏蒙陛下宣諭。近日朝廷煞有朋黨。臣與呂大防等奏。陛下所謂朋黨。乞明示臣等。庶知懲戒。既而不蒙宣諭。臣退竊恐悚。蓋朋黨者。附下罔上。紛亂邪正。眩惑視聽。陰為姦利。此人臣之巨蠹。而世主所深惡也。漢之黨事始於甘陵二部。浸淫不已。至于衣冠塗炭。垂二十年。唐二李朋黨。互相排斥。凡四十餘年。幾危朝廷。國家慶曆間。亦有朋黨之論。當時富弼韓琦范仲淹等。頗遭排擯。賴仁宗盛德。不至傾害。去年因張舜民被貶。自此議論之人分為二黨。亦互相詆毀。聖明燭知。稍加抑令。雖其勢頗

沮。而餘風未殄。臣職預敢厲風俗。常竊患之。今蒙宣諭近日朝廷朋黨未審聖意謂庶官近侍狀。亦當明諭中外。厚加譴黜。蓋執政之臣。必足察見實若審知有挾邪朋比之人。不可以不疑。若懷疑心。則必有小人造作飛語。乘間而進者。倘陛下涵容不欲暴露。而執政被疑。各懷形迹。其害陛下聖政為不細矣。臣蒙被拔擢。使預機政。雖甚愚鄙。然粗識為臣去就之節。固無貪戀祿位之心。所以夙夜黽勉。欲効其區區者。誠荷陛下不次之遇。思有以補報萬一。是以因迎和殿奏對。明諭臣等以朋黨所在。使得循習。如臣迹狀有涉於此。顧從寬黜以肅在位。臣不勝惶懼之至。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辨舉王

舉宗正寺丞王鞏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交

邪。及離間宗室。因論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

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

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

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

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

故為國牧才以備選用。去歲以

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

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

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

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

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鞏

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尭若亦會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尭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肇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肇與臣世舊。幼小相知。經臣為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肇。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責。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肇。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

哲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曰。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未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爐。必至交爭。薰蕕同器。又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怨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邦之本意也。

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惑衆。及確

怨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視職。唯恐不甚。明立瘢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心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喜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脇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頒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劉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不仁

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甚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懌。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

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睥睨觀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幸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驟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自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或有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心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得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元祐四年四月。起居舍人范祖禹辨邪正劄子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

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為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為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夫豈不四凶。不過如此也。而屯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首準人。綴衣虎賁。趯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儉人。其惟吉士。夫儉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為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取進止。

五年。吏部侍郎兼侍讀苑百祿分別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真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異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今輒疏其條目于後。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功利。則為姦邪。導人主以簒宗廟。略神祇。則為姦邪。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惠養耆老。則

為公正。導人主以踈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為姦邪。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鰥寡。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卹惸獨。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原情謹罰。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為姦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為姦邪。

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忠。

六年。翰林學士梁燾論為政之要。在辨邪正之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朝廷之政。無先於急賢。德以聰明為高。而政以忠厚為本。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而有斷。皇帝陛下。仁孝莊敬。靜淵流通。閱天下之事日益多。進天下之材日益廣。講求祖宗治體日益熟。察見中外人情日益詳。然而聰明或有所遺。而忠厚未至於成者。臣竊疑之。或者聖心未加意於執要乎。今日為政之要。在於辨邪正之實也。唐李德裕有言曰。邪正相攻。上惑主聽。正人呼邪人固為邪矣。邪人亦呼正人為邪。人主何以辨之。臣故曰。在辨其實也。所謂正之實者。能推公心以愛君憂國為計。不附下。不罔上。樂進善類。愛惜生靈。臨大節而忘其身。事兩宮而一其志。為陛下常求長久安寧之計。近思自於左右宮庭之間。遠慮至於夷夏海隅之際。皆欲得其歡心。康寧無事。上下一意。其為安靜真切如此者。是正人也。此類進。則聰明開廣。內外大安。豈不為國家忠厚之福耶。所謂邪之實者。緩公急私。復仇報怨。外陽為忠直。內陰懷姦曲。其言似忠。而其實欺罔也。其氣似敢。而其實凶險也。自謂介特。而其實朋黨也。自謂純

一。而其實二三其德也。貪禄競進。猜忌傾奪。專以傷害善良為謀。而又附托權要。出死力為之鷹犬。不憚不恥。以肆其毒。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其為傾搖多端如此者。是邪人也。此類進。則聰明眩惑。內外大恐。豈不為國家忠厚之患耶。今聽其言。而求其用心之微。觀其行而考其處已之端。其向背之異。有無之殊。雖未能盡究。而亦可以槩見矣。願陛下自信素知之心。而守之以定。深辨姦詐之說。而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知所依歸。持以無恐。得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也。臣不勝慺慺納忠之至。

貼黃臣向在言路得侍清光。伏見陛下照物必盡其情偽。而量有包容。論政深達其義理。而語有次序。雖古之英主不能過也。臣等累當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在內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朋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勢自不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柰何與前日之聖意不同耶。必有姦人移惑聖意也。如不悟。則姦邪乘隙。巧進計。終至於成其禍。此聖明所宜早辨。勿為清衷他日之憂悔也。

貼黃陛下自御政以來。選用可信之臣。以忠孝報陛下之恩者。今在朝廷不過數人。羣小能嫌陰結為朋。力謀排陷者。不一日也。其心欲盡去此數人。則姦謀可行。大姦有復來之望。此數人者。方以時事難守為憂。孤立難安為懼。若非陛下知其從來忘身忘家。當能去姦。有愛君憂國之心。力賜主張。則豈能安全至於

今日也。在於今日之勢亦未為難。仰賴聖造終始主張也。此數人者。亦未足深惜。但恐小人復興。攻擊轉多。萬一如此。則為太皇陛下即日之悔。為皇帝陛下他日之憂。此可為大懼也。願聖明深慮。以杜其漸。待其事起而後處。則其勢必強橫難制。終終能制之。憂勞亦已深矣。伏望聖慈每當進擬人材之際。丁寧審問。謹重開可。使私邪漸少。朋黨自衰。朝廷日有安靜之望。聖政日有清明之益。此道既行。可以緩憂矣。小人姦言最是難辨。蓋其巧笑似忠。害善似直。狠愎似敢。誣罔似公。人主聽之。一誤。則德業俱損。若不早辨。則終至憂患。故聖人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自古人君以為戒。聖明不可不察也。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罷言職事。上奏曰。臣嘗觀古之聖君賢臣。相與圖治。能闢邪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功業隆而聲名白者。其術無他。在乎絕朋黨而已。蓋朋黨之患。不止於忘國家之事。以私已自營。挾疑似之說。以養交固寵。而其患乃在乎中傷忠直爾。忠者先傷。則凡懷忠者不容。直者先斥。則九任直者不免。夫然後率天下之人為不忠不真。而相與共欺其君者。朋黨也。故為天下國家者。不患不能知治道。而患在不能知朋黨。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不能去朋黨。昔者劉向論朋黨數千言。李德裕從而推廣其說。然二人者。卒為朋黨所害。使人主能知其弊。則二人者豈有不能自明之理哉。故曰。患在不能知之也。唐文宗聰明俊偉。有志於治。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二李之黨難。始失其制。終成其亂。雖欲痛治。勢所未可。故曰。患在不能去之也。蓋人主所恃以治天下服萬民者。公議也。朋黨作。則公議亡。人心無所賴。上下相狗。毀譽亂真。人主雖獨公其心於上。天下誰與同其是非。憂樂哉。臣視往事之變。嗟念久矣。起自疎遠。無左

右之助。陛下擢於衆人之中。付以言責之任。感槩自誓。恨無死所以報萬一。然臣嘗謂諫官御史。當尊朝廷。肅臣下。謹名分。正綱紀。遠比周。然後為稱職。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己。抵捂同列。亦既多矣。違戾權貴。亦已甚矣。頃因程頤不嚴君臣之分。欲就別殿說書。臣以謂禮貴防微。事宜戒漸。名分一僭。實生厲階。乃獻封章。論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悟其失。有旨改正。則是頤之妄請。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於頤素無嫌怨。所論奏者。乃職事爾。非欲沮頤以伸己也。同舍緣此反目相視。不啻仇敵。陰懷眦睚。伺隙求報。未幾張舜民罷職。臺諫紛然共議營救。亦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既思慮短闇。始欲救之。遂諾長貳。以謂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後全臺具疏力來強臣。臣乃詳論舜民之言不可行。舜民之罷不當救。面却其請。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諭其人。各以為恥。懷怨愈深。意欲使臣不一可獨免。遂形惡奏。上浼聖聰。

仰賴陛下睿明天縱。照見邪隱。社稷神靈。弗祐非道。斯人黨與不攻自破。孤臣獲全。復進諫列。此天地之造也。今韓維之上客。程頤之死黨。猶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黨之勢復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憂也。臣安可忍不辨而去哉。所以辨者。小則欲明一身之枉。大則欲救天下之害也。願陛下垂聽而察焉。大凡臺諫供職之始。當有章疏。所言之事。必以遠者大者為先。以近者小者為後。此其體也。今政令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必有大於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則賈易為程頤報怨也。其一則杜純藉此以悅韓維也。韓縝誤神宗之政事。韓宗師忝祕閣之除命。韓宗儒醜穢之迹。郭茂恂贓貪之罪。臣累嘗彈劾。則維之憾臣亦深也。彼杜純者。與韓氏為婚姻。維既判北京。乞差純為本路運判。朝廷起純於停廢之中。而遣之在河北。未數月召為大理少卿。荷德於韓。豈肯不報。其

人天資刻深。持法苛嶮。每斷疑獄。主議維重。以求合韓維之意。維多從其說。於是表裏相成。與范百祿異論。維因此益喜之。忽有侍御史之除。命下之初。不協公議。臣是時深欲論奏。適會傳堯俞等事未辨明。恐不知臣者。謂臣又起爭端。遂隱忍而罷。則純之言臣以悅韓維。迹狀亦明矣。至于貿易為程頤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詞以罪臣也。謂臣已嘗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詳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蓋中人之性。燭理不能盡明。況於事變。必再三思慮。則庶幾無悔。雖聖人亦許之。夫以孔子之聖。許季文子之再思。而臺諫不容臣之深慮。亦已過矣。謂臣見同官罷職。不出力以救之。為薄於風義乎。則事固有取捨。不可執一而言也。臣雖不救同官。薄於風義。其過小也。實知不當救。而苟為辭說。附助黨與以救之。則欺於朝廷。其罪大也。臣寧有小過。而不敢為大罪。寧致同列之深怨。而不誤國家之大事。臣何愧也。臣之罪止於此。而言者源源未絕。必欲臣廢逐而後已。臣深痛朋黨弊至於斯也。夫朋黨之人。寄佞於忠。托姦於直。濟之以智。成之以敢。不可不察也。昔劉崇魯哭李磎白麻者。為詔崔昭緯也。劉栖楚搆李紳之冤者。為附李逢吉也。豈宜聖世復啓此風。小分曹類。大成黨錮。漸不可長也。臣伏聞神宗皇帝常戒諫官曰。不得潛為朋比。陰有中傷。祖宗訓戒。著在史冊。安可忘哉。恭惟皇帝陛下。克仁舜孝。規天模地。昏揚祖考之光訓。越對上帝之景命。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聖哲仁慈。超出千古。四海治理。萬機得失。神遇而心悟。其於邪正。了無遺察。臣雖以螻蟻之命。立於虎豹之群。憑賴天地之力。未賜斧鉞之誅。以安其餘生而不憂也。雖然。臣猶喋喋不能已者。蓋衆口可以鑠金。積毀可以消骨。曾參殺人。入市有

虎言者三至未免置疑睚步一差遂投朋黨之陷穽此臣所以深憂也夫竭力事君有死無貳死於陛下之斧鉞而將死於朋黨之陷穽則臣猶有憾也伏望陛下哀憐鑒照罷臣言職免使紛紜煩惑天聽臣不勝幸甚

陶又乞罷京西路轉運副使除一小郡上奏曰臣近拜疏具陳本末乞罷言職免使紛紜之論煩惑天聽孤危之誠必蒙聖察繼聞除臣外路轉運副使雖陛下知臣無他衰憐全庇未遂誅戮猶欲付之一道養以厚祿天地父母恩深德厚其幸極矣然臣尚敢冒鈇鉞之威傾布腹心求免寄任者蓋為陛下以臣為是公也黨人以臣為非私也受恩於陛下則生可保也得罪於黨人則死不可保也當此之時臣欲不言而去則負陛下擢生成之恩不有鬼誅必有人禍臣欲言之而去則議者必謂臣因罷職補外憤怒狂躁敢肆譏詆則臣言與不言皆可罪也雖然臣今日在詔列則猶可言明日罷而去則不可復言徒抱恨而死目不瞑矣臣寧恥憤怒狂躁之責而不忍負陛下擢生成之恩也蓋為皇帝陛下承祖宗廟社之寄恭默未言太皇太后保佑嗣聖務以德治簫外之事有所不知每與講謀天下之政令者唯執政數人而已每欲詢求朝廷之闕失者唯臺諫數人而已每使談演經術開發聖性以求廣道德仁義之實者唯講讀數人而已則居此職者安忍以回邪欺罔報陛下乎今臺官以阿附彈奏而執政應之於內講官以怨仇欲報而諫臣助之於外在臣一介固不足卹然此風一啓非朝廷之福也何則今日惡一小官而擊去明日憾一大吏而中傷推此而上何施不可雖陛下他日覺之亦恐根株已深而剗除不易也況臣今日已後不復面見清光無由更上章疏故於此時敢效古人之尸諫詳憲條陳當今之事以補前疏之畧

願陛下知之者六。然後退就斧鉞。亦未為晚。伏望陛下寬臣憤怒狂躁之罪。一賜省覽。幸甚幸甚。臣聞本朝故事。為御史者。有兩府是舉主。並須迴避。蓋置臺諫以檢察兩府之過。若用其門生故吏。慮致私徇。此祖宗御下之機權。至深至密。近歲以來。此制隳紊。只避親戚。不避舉主。昨除杜純為侍御史。明知是韓維親家。畧不迴避。奮然用之。無復忌憚。中外傳聞。莫不駭嘆。蓋杜紘之子為韓維壻。純與維情愛豈不相厚。動息豈不相通。維有過則純必不言。維有怨則純必不報。害政之端。莫甚於此。今純雖已罷去。深恐他日兩府又用其親戚。及門生故吏為臺諫。表裏作事。以誤朝廷。臣今日不可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一也。純之本末如此。而人不敢言者。畏韓氏之勢也。韓氏之勢。誠可畏矣。宗道為左司。宗古為司封。宗師為衛尉。劉攽為中書舍人。未甚過也。陛下方以安靜為治。進退大臣。務全恩禮。臣亦未敢指此以詆韓維也。至于近日則頗專恣。以宗文為光祿丞。又有待次而權軍器丞者。又有奪吏部之闕。而為北京通判者。乃其子與姪也。孔宗翰為刑部侍郎。杜紘為大理卿。張元方為府界提點。辛雍為太常博士。馬玿為清河輦運。宋彭年為司農少卿。楊景謨知開封縣。謝景溫免成都得楊州。郭茂恂貪贓放罪得晉州。徐耘待闕。差磨勘滌院物帛。皆其親也。臣方欲極力言之。而自遭枉奏。勢未暇及。今韓維雖已罷免。臣恐他日宰執有如維之彊橫。臣今日亦不敢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二也。朝廷以太平無事。尊賢重道。起程頤於山林之下。而任以勸講。日侍天子之側。而訪以道義。則非禮勿動。非義勿言可也。今乃講讀之罷。往往與內侍密語。非其體也。向者皇帝陛下。偶因發嗽。未御講筵。頤乃申請乞今後須得關報。亦駭中外之聽。不知義也。詳定學制。疎謬無恥。禮部逐一駁正。三省至今依違未決

議者非之。臣又風聞願在汝州。侵占民田。數家起訟。邢恕在彼。兩平其事。然未審其實有無。果無之。則是他人以惡語加之也。果有之。則殊非朝廷所以待願之意也。臣知此久矣。未深信之。而不言也。至于今日。則不可不言而去。此願陛下知之者三也。古者冢宰制國用。於歲抄量入以為出。周公制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然則邦家經費雖降詔委官裁減冗費。而所減者。唯將官公使一項。歲可省卜萬貫。其他則皆細碎毫末爾。臣恐他時所入不足以備所出。未免過於取民。宜詔三省與戶部裁定國費。革僥倖。慎姑息。上以富國。下以厚民。此願陛下知之者四也。國家宗社。與天下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皆許上請。例蒙寬貸。州郡縱有不應奏之罪。則與免駁勘。自昔至今。由死得生者。不知幾萬人矣。近歲刪去此條。於是天下之獄。在可疑不可疑。可憫不可憫之間者。皆畏駁勘。更不奏請。率皆文致其罪。陷之死地。臣恐刑獄益密。而濫死者衆。則與免駁勘之條。不可不復。此願陛下知之者五也。夫君子小人之道。各有消長。觀大勢何如。則治亂可知矣。君子並進則治。小人彙征則亂。世主所以防微杜漸。而慎其用捨也。今朝廷選拔材器。澄清流品。勤亦至矣。而閭有小人雜於其中。不可不慮也。王安禮者有吏材。曉民事。委以潘郡。乃其所長。然其人操行汙濁。心腊麤豪。神宗亦嘗稱為惡人。既差知成都。必過闕下。不宜留在朝廷。況許將今冬成資。宜令速赴新任。盧秉者。昔在兩浙提刑。創興鹽法。害東南至今瘡痍未復。在渭州處置邊事。性求合李憲之意。曲奉於憲。有如尊親。憲嘗薦之。秉相次服除。決不可用。宜置之散地。當時中。李公南。路昌衡輩之罪。則與免駁勘。自昔至今。由死得生者。不知幾萬人矣。近歲刪去此條。於是天下之獄。在可疑不可疑。可憫不可憫之間者。皆畏駁勘。更不奏請。率皆文致其罪。陷之死地。臣恐刑獄益密。而濫死者衆。則與免駁勘之條。不可不復。此願陛下知之者五也。夫君子小人之道。各有消長。觀大勢何如。則治亂可知矣。君子並進則治。小人彙征則亂。世主所以防微杜漸。而慎其用捨也。今朝廷選拔材器。澄清流品。勤亦至矣。而閭有小人雜於其中。不可不慮也。王安禮者有吏材。曉民事。委以潘郡。乃其所長。然其人操行汙濁。心腊麤豪。神宗亦嘗稱為惡人。既差知成都。必過闕下。不宜留在朝廷。況許將今冬成資。宜令速赴新任。盧秉者。昔在兩浙提刑。創興鹽法。害東南至今瘡痍未復。在渭州處置邊事。性求合李憲之意。曲奉於憲。有如尊親。憲嘗薦之。秉相次服除。決不可用。宜置之散地。當時中。李公南。路昌衡輩。

皆刻薄之資見於已試而又任之以經畧發運轉運使之職必無以副朝廷德意而惠養元元矣此願陛下知之者六也凡此六者陛下既已知之願以聖謀英斷收攬威權運於掌上使大臣小吏不敢為欺天罔日之事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雖朝去闕庭暮死溝瀆亦無憾矣臣既與當塗之人多有仇怨今轉漕之職必難安處未免煩言重浼天聽伏乞除臣遠小一郡俾安其分

元祐元年左司諫朱光庭乞以善利二者別邪正之臣上奏曰臣聞自古治天下之先務唯別邪正之臣爾正臣進則天下入於泰邪臣進則天下入於否然則何道而別之在善與利之間也正臣一意在善務引君以當道故盡忠盡公未嘗不敬邪臣一意在利苟患失之故為佞為欺無所不至恭惟陛下天縱至聖明目達聰灼見正臣之在善日寘諸朝審知邪臣之在利遠之於外臣願陛下堅持此志每用人之際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常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則天下何患乎不泰也

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論不宜分辨黨人有傷仁化狀曰臣昨日簾前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欲陛下留意分別臣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為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含糊不問臣遂言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審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抱區區之誠未能少開宸聽退而憂惕不能自安然須至重複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荅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呂

惠卿為大儒。熙司馬光為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鑒。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為帝王之師。從諫審刑。任賢容衆。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邪慝。因以疾其黨類。彼黨遂起大誘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脩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斷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為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為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為成法。今柬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枉邪為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皐陶不仁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況陛下聖度包容。與天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切於斯。仰惟皇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

純仁又繳奏歐陽脩朋黨論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兩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黨引以為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

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唯億萬心。周有臣三千唯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而皆亂亡其國。更相贊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又論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寘過。小人欲加之罪

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設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閭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張皇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唯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臣聞舉直措諸枉則民服。故陛下臨御之初。舉用二三正人。而天下悅服。蓋有泰卦拔茅連茹彙征之象。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則陛下得以裁成天地之化。而太平可致也。近日頗有匪人搆造謗言。毀黜良善。始以疑似之事。玷汙一二忠臣。漸興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雜分。眩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浸成遯卦否卦之象。則是小人道長。亦恐聖功難成。臣伏惟陛下深居九重。博采群議。惟以至公臨御天下。故進退百辟。悉用臺官諫官之言。然臺諫之所風聞。未必皆是善人之好惡。況所彈奏。亦在深詳。臣又聞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又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大抵善人少而不善

人多。則是君子不免為小人所惡。故雖衆而必察。若專取善人之好惡。則不善人搆造之言。易為明辨。若不追監前言。無由防其微漸。臣切見本朝歐陽脩作五代史。於六臣傳後。論及朋黨之事。輒敢備錄上進。伏望萬機之暇。略賜觀覽。庶幾仰裨四聰之萬一也。臣不勝區區激切之至

帝嘗問朋黨之弊。御史中丞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陳次升奏對曰。臣伏覩周紳。李彥倫。巴宜。張康國。蔡蹈。吳伯舉。李植。朱甽。近因賜對。除朱甽知泗州。吳伯舉太常博士。餘皆提舉常平司官者。竊以爵所以旌有德。祿所以待有功。非德而爵。無功而祿。何以為天下之勸。故人主以爵祿為操柄。而砥礪天下之才。宜必得其人。人必稱其職。恭惟神宗皇帝。礪精庶政。允釐百工。大臣每薦人材。必召對。能者隨其才而進之。否則令歸本任。蓋所以明黜陟之公也。風聞前任官登對。朱甽家不稱旨。故與知州差遣。且自通判升為郡守。已是進職。若得常調一郡。亦僥倖。今乃除知泗州。況泗州地望非他郡之比。經是任。外則為監司。內則省寺監官。如此。則是與稱旨者蓋無異矣。以甽之守泗雖不足論。然召對所以旌別人材。今例有選任。是有召對之名。而無升黜之實。朝廷用人如此。良可惜哉。除授恐累國體。伏望陛下稽攷先朝政事。召對臣寮。必擇其能者而進之。其不稱旨者。令歸本任。庶使賢否有別。多士知勸。其朱甽若先有旨揮與知州差遣。即改差常調一郡。少示黜陟。庶允公議。取進止。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知人者自信。知於人者信人。道可以治天下。則與之謀天下。道可以治一國。則與之謀一國。器大者不拘之以苛

細。譴小者不責之以闊遠。能者官其能。藝者食其藝。使辨士不得以辭勝。才士不得以氣激。智士不得以機合。貪士不得以利摩。有德者居上。無德者居下。有功者進。無功者退。量材而授官。按法而罷罪。如師曠之不可欺以聲。離婁之不可欺以色。言之所舉。意已得之。皃之所見。情已察之。嵇良儉正。毀譽是非。無以逃於我。而陟降沮止。廢置爭奪。亦無不自乎我。此知人自信者也。內無主。外無學。好惡無別。取捨無擇。故人觀其倚而潛以應之。倚於名高則諛說之徒至。倚於厚利則聚歛之徒至。倚於法術則刻核之徒至。倚於計數則譎變之徒至。美言獻於前。重祿餽於後。使夫喜功易進。挾捷闖之謀。試揣摩之術。排擊於必爭之徒。譁噪於並趨之地。前之既令後則却之。昔之既獲今則攘之。名罷可以餌取。威福可以意移。此知於人而信人者也。知人之君。使人畏上之知而不敢為也。故勢重而威專。知於人之君。使人唯恐不為以自修。故勢輕而威奪。凡此兩者治亂之所繫。而人君之所察者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然則知人之本。未始不先乎知言也。夫天下無事。則欲言者息。天下有事。則不能言者出。故以言擇人。以人責事。雖堯舜不能廢也。言乎經大事興大利。舉偏而補弊。革舊而追新。此必有趨變之功也。言乎明憲慶謹禁令。犯義者黜。犯刑者誅。此必有制法之功也。言乎節財用阜通貨賄。使公私無不足之患者。此必有富國之功也。言乎修車馬。備器械。選將礪士。使敵人不敢加兵。此必有強國之功也。言乎稼穡有啓。農功有時。竭人力盡地利。此必有養人之功也。言乎明道德。達禮樂。人無賢不肖。才無愚智。學則成。不學則棄。此必有教人之功也。然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與之。使自舉之。功當其事。事當其言者賞。功不

當其事。事不當其言者誅。大臣不能為朋黨之助。左右不能為先容之助。士大夫不能為游談之助。賢不肖是非之迹。循其後迹之而已。窮矣。故好誣者不能詭言。言則不忠之罪隨之。好大者不能參言。參言則敝賢之罪隨之。好毀者不能譖言。言則敝賢之罪隨之。蔑其誠可言則言。誠不可言則止。知其言之不可聞。而名實之不可揜也。昔者齊威王命大夫治阿。而譽言日聞。使人視阿。則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故召即墨大夫封之萬家。乃阿大夫意之堂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而務盡其誠。雖然。此知言者也。持此以責人之功。未足以盡人之才。盡人之才。惟聖能知之。人之才。於此於彼各有所能也。不害其所能。而用其所不能。則所能者悅於見知。而所不能者終不敢以非其才而自處。唐太宗嘗謂高士廉臨難不易節。而所乏者骨鯁。唐儉出言可喜。而未一言及國家事。楊師道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長孫無忌應對機敏。而攻戰非所善。岑文本敦厚而謀長經遠。劉洎堅正而其言有益。馬周敏銳。褚遂良竭誠依人。太宗知此數人之才而用之。數人者亦莫不盡心以應上。使夫聖不足以通人。知不足以周物。疇克之哉。故知人者始於試人之言。而終於盡人之才。凡此者出於聖王獨見。非下之所能為也。

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論朋黨之弊。狀曰。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擊。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

盖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祖宗遠鑒歷代之弊慎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而日近士論稍有朋黨之迹深恐姦人乘主上冲幼陛下委任大臣之際陰引邪慝漸斥端士孤朝廷之勢而蔽人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羣小之私意此弊浸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陛下深覽前史之戒慎終如始獎借臺諫以養多士敢言之氣庶能破姦邪之謀而消未形之變天下幸甚

紹聖二年監察御史常安民論大臣唱紹述之說上奏曰臣切惟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恩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正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兄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以感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恩讐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列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夫人第澆奠及輟朝并命勅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高遵惠為侍郎士論皆以為當聞吳厚向得罪出於宣仁之意近聞待制舍人再

激。而大臣尚欲再下。頲陛下主張此事。以順人心。今權臣恣橫。朋黨滿朝。未嘗一言及之。唯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獎枝。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恥為之。舉朝嫉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

畢仲游上言曰。學問之未成。可以習也。善行之未見。可以積也。而知人之明。則不可強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乎亡民而返為天子。則民不可以不安。欲安民而無其人。則將誰使安之。故二者帝堯之所難。而天下之務。寔先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又曰。吾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孔子不敢自謂之知人。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又因其譽而試之。然後有所定。而近世之知人。詳者求其簿書刀筆之末。而遂言有以知之。殆非聖人所以知人之方也。今自公至士。自正至旅。其等級之相去固繁。而數千萬人。必人人而察。事事而量。待其適可而後用。則雖帝堯孔子有所不能。而況後世之人乎。傳曰。治衆如治寡。度數是也。制衆如制寡。刑名是也。今取人之麤者。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而精者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與因所譽而試之之理。在天子由此以知其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監司。部刺史監司由此以知郡守縣令。郡守縣令由此以知其下。則自公至于士。自正至于旅。雖未易知。然亦有可以知之理。蓋視其所以。乃人所用之心。觀其所由。乃人所從之道。而察其所安。蓋能有所不動。既得其所用之心。又見其所從之道。而利害得喪之間。且能安而不動。則人之賢愚。思過半矣。然後隨其所譽而試之。則雖聰明智慮非聖人之比。而其所以知之者。乃聖人之方。使行者不能盡而得其略。猶與求於

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以日皮取天下士者。為有間矣。故古者進賢受上賞。敘賢蒙顯戮。而諸侯貢士一適之謂好德。再適之謂賢。三適之謂有功。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以治其麁。又有孔子所以知之以治其精。而為之賞勸以勵之。則雖貌厚情深。而不能逃吾之法令也。既不思孔子所以知人之方。又舉賢而不肖則無罰。舉賢則無賞。而唯用學校科舉保任之麁法。嘆人之難知。蓋未可歎也。

元符三年。陸佃蔡州召還上殿。劉子曰。臣竊惟聖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當自朝廷。朝廷一正。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記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征曰罷。蓋用師後未有不罷者也。燕遊有出而無歸。則縱。朝廷有進而無退。則爭。又曰。朝廷之美濟濟翔翔。所謂濟濟翔翔而後集是也。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如此。可謂美矣。竊見近時學士大夫往往競進務相傾奪。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能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恭惟陛下憲天聰明。深燭民隱。修明百度。首以人材為急。而臣逮侍神考。元祐補外。逾今一紀。陛下即政之初。首加識拔。此臣夙夜未知所以論報之方。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陛下慎初謹始。正自朝廷。眷忠厚之臣。擢靜退之士。使躁輕者革心。浮薄者易慮。建用皇極。布宣中和。以熙百志。以凝庶績。以追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勝頌幸。

知人

宋徽宗立。左司諫陳祐。狀奏曰。臣面奉聖旨。計會左正言任伯雨。同商量論列宰臣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寮事。勘會元祐臣寮刑部尚書楊康國。吏部黃庭堅。晁補之。考功求賈易。工部豐稷趙鼎。太常張耒楊康國。吏部黃庭堅。晁補之。考功劉唐老。司勳陳察。人才均為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論列付之三省。不免改易。既非利害所繫。徒有分別黨類之名。天下之人且妄意朝廷逐去元祐之黨。復興紹聖之政事。議論蜂起。愛惡相攻。必復為異時之患。目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臣寮纔十數人。便輒攻擊。是朝廷之上。公然之黨也

中書舍人魯肇上奏曰。臣聞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朝廷之上。邪正不分。而欲有為於天下。難矣。蓋正者君子。邪者小

人。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朝廷尊。天下治矣。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朝廷不得其尊。天下不得而治矣。君子小人之不並立。猶冰炭之不可同器。鑿枘之不能相入也。何則。君子所鄉者私邪也。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可移。小人則觀望希合。隨時上下而未嘗一也。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難合。小人之言常遜而易入。自非明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故以堯之聖。而曰畏巧言令色孔壬。以舜之聖。而曰堲讒說殄。以孔子之聖。而曰遠佞人。善爲國者。必使君子小人兩得其所。而不能相參。然後君子有以御小人。小人不能害君子。苟朝廷之上。忠佞並進。賢不肖雜處。則其於圖事揆策。任賢使能。取舍必有不同。取舍不同。則主聽惑。主聽惑。則君子有時而屈。小人有時而伸矣。君子見絀。則君子之類不得立。小人見伸。則小人之類更相援引。充塞要路。以是爲非。以白爲黑。蒙蔽欺罔。無所不爲。禍亂之源。甚可畏也。夫自昔爲人君者。豈樂屈君子伸小人。以啓禍亂之源哉。蓋小人聽其言則似辨。任之事則似材。又能先意承志。以逢人主之好。巽言曲學。以避人主之惡。浸漬滋蔓。日漸月磨。故能使人主甘心而不悟也。然則何以辨之。亦在虛心正志以察之而已。昔者舜禹共兜。雜處堯朝。堯能賢舜禹而退共兜。故大治。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魯公賢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亂。由是觀之。君子小人。豈能自消長哉。在人主取舍何如爾。昔者劉向嘗爲漢元帝好儒而優游不斷。故向以謂孰狐疑之心者。來說貶之。以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威福之門。說邪進則衆賢退。羣枉威則正士消。元帝不能用向言。而委政恭顯。漢室繇是而衰。諸葛亮嘗與蜀

先主論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君臣相勉。卒成三分之業。至如齊威公任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寺貂易牙。則身蒙其禍。為世大僇。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有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亂。一人之身。而前後成敗之效如此。然則邪正果可不辨哉。臣故以為治天下在於正朝廷。正朝廷在於辨邪正。惟陛下留神省察。

右正言崔德符上乞辨忠邪書曰。臣聞諫諍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以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桓帝以災異數。見博求直言。及劉儒上書。則不能容。又觀曹鸞訟黨人而被誅。李少良論元載而見戮。未嘗不掩卷興歎。矯然有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詔求直言。蚍蜉區區。欲報萬一。而詔有言之失中。朕不加罪。又曰。尚悉乃心。無悼後害。則感極而繼之以泣。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肯一吐。是天下臣子負陛下也。伏讀詔書曰。凡朕躬之闕失。左右之忠邪。政令之臧否。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臣以謂方今政令煩苛。而民不堪擾。風俗險薄。而法不能勝。德澤非不厚。而施設不得其當。疾苦雖欲聞。而詢求不得其人。此特未暇為陛下一二陳之。而特以左右之忠邪為本。忠邪判。天下無餘事。惟其有忠不能明。有邪不能去。則陛下之闕失莫大乎此。賤臣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以陛下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以為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昔侯覽曹節嘗以黨人之論藉口。誅李膺杜密。捕夏馥為黨魁。指范滂所用為范黨。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廢錮誅徙者。不可勝計。漢自此亡。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各植黨與。更相

報怨。繒紳之禍不解者四十餘年。唐亦自是不復振。以本朝社稷之靈。宗廟之福。而憸人乘間以黨人為名。掃除天下善士。漢唐衰亂之譽。與天下大異。故責受崖州司戶參軍司馬光。陛下左右之人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之人以為忠。而天下以為姦。此理何也。臣請畧言姦人之迹。而陛下試以是觀之。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徼揣端。以固權寵。專營一已之私。不顧國家成敗者。謂之姦可也。變亂是非。傾移主意。懷道德者必加誣染。負高名者志在翦除。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然後獨操刑賞。自報恩讐者。謂之姦可也。排逐正人。徼言者造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以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光有之乎。惇有之乎。皆惇之所有。而光之所無也。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者而與之名。天下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為狸。則非特不知狐。亦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則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謬賞濫罰行。而佞人倘佯矣。如此為國不亂者未之有也。夫光凡事四朝以忠信長者聞於天下。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無以遠過。而謂之姦。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昔周勃木強敦厚。故屬大事。安劉氏。非勃不可。汲黯好直言。面折人短。故能寢淮南之謀。輔少主守成。竇育不能奪。由是言之。姑欲周旋奏事。便佞捷給。則人人皆可為公卿。必期於利害安危之際。無負於國家。非正人不可。臣孤生晚輩。平生不識光。而光又已死。何所愛惜。所惜者國家為姦邪報仇。而負天下之謗耳。至如惇狙詐險賊。臣不能盡知。可惜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昔李樞筠為御史大夫。天

下尊之不敢名呼為贊皇公侯僅一布衣之士西河之人尊之而不敢名呼曰侯公今惇貴為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為賊何也辜負主恩盜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又指其實而名之以賊也且以一事中外所共知者言之惇指元祐之臣盡以為黨而投之必死獨蘇頌無恙固天下之賢者然所逐皆頌等夷以謂不預政事則頌元祐時宰相此何理也惇竊國柄也自陛下承天寶命入紹大統海內翹然日跂新政故京師人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又曰大惇小惇無地安身大惇謂章惇小惇則御史中丞安惇也夫百姓至愚而神此言雖小可以見天下之心也公議所在借使陛下史臣不書而天下之人必有書之者昔晉侯一國耳六官之長皆用民譽而無謗言於是乎能霸陛下廣有四海選擇一二臣顧反若此臣恐傷天地之鑒累日月之明失天下之心貽後世笑夫小人譬之蝮虵毒蝎其凶忍害人根於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國勢安強不過賊害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則必有反覆賣國之心跋扈不測之變何以知之蓋自古欲盡去正人者非姦臣則逆子殺蕭望之張猛蘇建京房賈捐者石顯也逐韓瑗來濟褚遂良長孫無忌上官儀者許敬宗也逐張九齡誣王忠嗣殺李適之者李林甫也貶杜佑陷李揆殺顏真卿者盧杞也殺孔融楊脩荀彧者曹操也誅戮關中舊族者董卓也盡去中朝名士者柳粲也夫正人者君之羽翼姦賊患之必翦其翼然後得志惟陛下前知詭計密挫姦謀力收骨鯁之臣自為羽翼其所以消灾變于無形守太平于長久也夫宰相者使百官各任其職者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聞論得失御史不聞劾姦邪門下不聞封駁詔令共持喑嘿主事婀娜非宰相使之而誰也昔李林甫以其罪大滅頂惡極通天則招天下邪人佞夫布

在言職。脅以禍福。無敢上言。由是竊相位十有九年。罪大惡盈。而人主不知。此可以為後世戒也。其以一事言之。漢成帝欲立趙昭儀為皇后。太中大夫劉輔上書。以忠切得罪。而師丹。谷永。辛慶忌之徒。交章請救。夫以漢緒中衰。猶有清議主張爭臣。頃者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先朝。左右大臣拱而觀之。諫垣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去。夫左右大臣股肱心膂。而言官其耳目也。皆天下安危之所係。而一切姦諛若此。則陛下亦欲柬拔忠藎。圖回太平。孰為陛下言之。孰為陛下行之。姦詞互至。邪說沓進。陛下亦有堯舜之聰明不得行。朝進一人而復止。暮逐一佞而再收。是非紛紜。邪正參錯。而天下之事敗矣。共惟陛下躬睿聖之資。體溫文之德。皇天眷睞。宗廟頤享。畀付神器。今欲欽承上帝。慰荅祖宗之靈。而國勢若此。此臣所以為陛下慮也。夫日者陽也。陽為君子。食之者陰。為臣。為小人。日有食之。臣侵君小人勝君子也。且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且侵陽。故其變為大。其所以消復之道。臣不敢曲牽異說。旁取雜家。姑以經傳所陳聞於陛下。十月之交。日食之詩也。刺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上至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人。左氏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謫於日月之災。弭災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唐宋璟曰。日食修德。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所謂修德也。此言播于詩。著于傳。可以覆視。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獨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衆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則非所以應天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陛下至誠毋忽。

建中靖國元年。殿中侍御史尹洙。乞戒朋黨之弊。狀曰。臣嘗聞自古朋黨之論既起。未有不為朝廷患。臣不敢遠引漢唐敗亂之迹為今

日戒。臣竊觀紹聖元符間。朋黨之說互作。豈朝廷所欲為哉。亦有傾危變詐之士。日以飛箝捭闔為術。奔走一二權臣之門。陳謀獻計。以意求合。務希寵利。遂使搢紳之禍。幾半朝廷。而班列為之一空。五六年間。海內多故。君臣無閒暇之日。此陛下所親見也。伏自陛下即位以來。治尚簡靜。以與天下休息。更革庶事。惟務便安。進用羣臣。不間新舊。任賢以勿貳。去邪以勿疑。由是朋黨之論不攻而判。天下士大夫始得安枕而寢。比下明詔。以謂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別。又以建中靖國元年為紀年之號。則陛下切於致治之意。蓋可見矣。然臣竊聞近士人中。或有乘時射利之徒。伺候府第。出入權門。或巧締讒言以中人。或妄生虛譽以舉類。或倡異同之論以潛惑上聽。或騰反覆之說以陰動柄臣。或執異見。欲以混淆人物之正邪。或騁曲辨。欲以變更朝廷之好惡。假浮議以奪正。任私意以亂公。轉是作非。觸虛為實。豈顧紛紜之害理。唯期協輔以進身。黨與漸成。必壞風俗。不行禁飭。曷底靜安。臣願陛下聽覽之際。聖慮先及。仍詔中書門下。特行戒勵。及出榜朝堂。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惡朋黨之弊。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則大中之道何患不建。惟陛下察之。徽宗時。校書郎陳瓘奏曰。臣聞為善者可愛。為惡者可憎。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則是可憎者有可愛也。可愛者有可憎也。此乃聖人經世大公之法。人主用之。兩平之術。非兩可也。前日朝廷之上。深疾兩可。凡安石之所可。而神考之所謂不可者。必改神考之不可。以從安石之可。執一而廢百。其為乖譎也甚矣。然則一可者偏。兩可者平。平者之言。必有可採。臣故曰。兩可可問。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所不可。其可多矣。況兩可乎。此正是聖主制變之所當務也。

廢中侍御史何鑄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向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若為事君之失。懷險戲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為行已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詭。蓋有所指也

左司諫江公望薦人材上疏曰。臣親奉睿旨。俾臣論奏人物。臣退竊思之。此固臣之所當告。陛下之所欲急聞也。臣聞之孟軻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充是心是為而非非。則足以知人矣。皐陶曰。在知人。惟帝其難之。苟以為難。則廢所不咨矣。堯明德在上。賢不肖宜若白黑之不可亂。如驩兜之黨蘞。猶且咨之。蓋盡人所知。然後能無所不知。陛下勇智天錫。聖敬日躋。廣覽遠聽。巖穴側微。無所不遑。故於人物。如鑑無心。妍醜不能逃其質。若權衡應物。輕重未嘗失其平。儻下咨徵臣。以廣耳目。真帝堯之用心也。若臣涉世甚踈。經國有志。二十年間。世味無一經心。粗知靜趣。傳曰。心靜天地之鑒。心為靜。天地猶可鑒。況人物乎。臣之所知。或得所稱。或觀於已試。或為寮友而知其所趣。或於孤遠而見其持守。不厚族姓。不問黨與。不間親讐。不挾權倖。采之公議。僉以為允。陛下廓天地之度。無物不容。晦神明之用。有瑕必匿。搜羅包括。咸在其中。遺甚所短。用甚所長。不求其備。隨器而使。故人無不盡之才。才無不濟之治。因臣一人之所知。以類而求之。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以言君子泰亨之時。接其一。則各以類從矣。此正今日之所急。陛下不聞疎遠。如臣者尚且咨之。孰不為陛下盡焉。伏乞更賜咨訪。以驗臣之不妄。謹列姓名于左。

公望又論哲宗紹述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

為擅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躭釣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柰皇天后土何

殿中侍御史龔夬乞明忠邪劄子曰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膏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為計以謀咱安不可不察或遽欲革面以求自入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亂是非渾殺曲直以疑朝廷將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為機變則必墮姦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忽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察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害大政恭惟

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顧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為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為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欽宗靖康元年侍御史李光論王氏及元祐之學奏曰臣愚昧朴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乏使擢寘言路每因進對備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說恩臣義士莫不歡欣鼓舞日須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覩三省降到黃榜一道臣察上言以王安石為名

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熙寧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氏之說為是公肆誕慢。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睨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為天下之大賢。又云優劣等第。自有公論。觀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為優。以安石為劣。夫先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若白黑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陽脩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己。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摹宏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祭京兄弟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幸賴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宗不校之基。全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熙豐之說。以安石為大賢。陛下恐此謗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非朝廷之福也。

諫議大夫楊時乞分別邪正。消除黨與。狀曰。臣嘗考漢唐之所以亡。其始皆自於朋黨。善乎歐陽脩之言曰。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蓋乎作偽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是之謂歟。自祭京用事。始進朋黨之說。以斥逐異己者。使無敢言。然後肆意無所不為。以馴致前日之禍。上皇晓悟其非。以楷紳賢能。陷於黨籍。形之詔旨。而追悔不及。此陛下之所宜深監而奉承之者也。近聞士大夫間。復有為朋黨之說以欺聖聽者。或指為蔡黨。或指為王黨。或指為李黨。夫以二十餘年之間。而是數人者。實秉國政。天下之士不仕則已。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其仕於朝者。皆其爲引也。非察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

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則搢紳之禍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臣切謂所以致黨論之興者。抑有由矣。蔡京之罪甚於王黼。而李邦彥動為身謀。首畫遁逃之計。割地捐金。賀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其悞國亦與京黼不殊。今王黼伏誅。而京父子止竄湖外。邦彥猶未黜責。公議未慊。此論者所以疑有其黨也。臣伏望睿斷。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刑。投之嶺海。庶允公議。其間為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之。不賢而去之。分別邪正。消除黨與。則天下幸甚。苟無事實。槩以黨附為言者。是必姦人欲中傷善類。不可不察也。朋黨之禍。昔人論之多矣。唯歐陽脩所撰五代史書其言最為詳切。謹錄進呈。伏乞詳覽。

監察御史余應求論朋黨宜辨之於早。狀曰。臣嘗觀李德裕李宗閔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固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終成牛李之禍。文宗患之而不能去。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臣謂君子小人其勢不兩立。猶如水炭薰猶之不可並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路則排君子。勢之必然。無足怪也。惟明君能辨其人為賢為不肖。其事為公為私。其言為實為虛。其心為忠為邪。則君子小人自判。而朋黨不足患矣。文宗暗君也。不知察此。而患不能去之。豈不謬哉。國家自元祐紹聖以來。起朋黨之論。幾四十年。然猶假政事之異同以名之也。近歲尤甚。不問人之賢否功罪何如。凡為執政所引用者皆指為某黨。故有蔡黨王黨之目。更相非毀。迭為進退。不復顧國家之大體。唯恐其黨之不進也。又其甚者。蔡京一門父兄子弟之間。自分黨與。果何理哉。此弊不除。為患甚大。陛下稟英睿之資。奮剛斷。辨忠邪。進賢退不肖。必無疑貳。此君子道長而小人退聽之時也。自今羣臣誰敢為黨者。然而考之師言。揆之物情。咸謂一二新進大臣與

前此用事者議論不能無不協。趍向不能無少異。已有紛爭之語。睽間之迹。浸浸不已。怨隙日深。非特不能用心輔陛下維新之政。臣恐小人之黨日盛。而君子獨立寡助。朋黨之禍又甚於前矣。伏惟陛下辨之於早。壞植散羣。無使滋蔓。不勝幸甚

靖康中。起居郎胡安國上殿劄子曰。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盖取諸离。离為日。至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倍君父。則暗而不明。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為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黃門狗馬。除甘泉宮衛。息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軌日強。黎元日困。以知人不明。失其操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

譖令引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排擯詆毀。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宦官。則信任不疑。大本既失。雖有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軌。救黎元之困厄乎。至如昭帝。以齒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調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安。黎元按堵。誠得君人之本耳。陛下有溫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群臣之邪正。已皆明白於胷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倘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人主之指意以求合。君子則唯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之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

小人遠君子必矣。陛下誠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鑒於春秋所書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

高宗建炎間。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然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私謾利為得計。而於國事恬不加恤。非不加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為身謀。不顧社稷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惡止。則不為姦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已。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

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紹興問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論朋黨箚子曰。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脩之為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以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矣。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孚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為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稟往。而小

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已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半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閒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得以光明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游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為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名士皆指為朋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威德可以無悔於仁宗矣

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為惡伏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紹興四年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上言曰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為治道之本莫大於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嘗言於武宗曰邪者正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以類推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

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雖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己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至於今日。異於己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浚謝賜御書否泰卦。因陳卦義。上言曰。臣昨日特蒙聖慈。頒賜臣御筆親書周易泰否二卦。臣以愚庸之質。叨竊相位。絲毫無補。俯仰實慙。不謂聖恩。有隆疇昔。賜之寶翰。許以珍藏。感荷私心。非言可盡。臣竊惟自古小人之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相與並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焉。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迹究。或故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合符。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力守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朋黨可以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畫而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畫而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否之所由而生焉。否之

上九。三陽已盡。復變為陰。則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顧陛下常思其咎焉。區區臆說。敢併以為獻。不自知其妄陋也。惟陛下裁赦。

淡乞別邪正上言曰。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為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後。明受之變。當時從邦昌而為侍從。徇苗傅而有所施為。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為。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偽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為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則亦優容涵貸。特遣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後議君子小人上言曰。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特使之退聽內省而已。幸而改過。猶復用之於外焉。若必曰某為君子。某為小人。一二別之。又未知真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

哉。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真為小人者。方且化而遷矣。使其言者之悞。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

浚又曰。臣竊聞真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為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幾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幾於為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為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若乃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為權矣。逢君之惡。事每阿徇。反覆變詐。陰肆讒間。則為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高宗時。趙元鎮除宣撫處置使。朝辭上奏曰。臣疏遠之迹。荷陛下特達知遇。恨無死所圖報大恩。方國家多事。中外乏人。乃委臣揔師。遠戍邊鎮。主憂臣辱。其何忍辭。然自惟念渡江以來。遭逢器使。揚歷臺諫。再叨樞筦。與聞政事。趍走殿陛。密勿冕旒。拙誠獲伸。無復顧惜。雖聖主全度。見謂樸忠。而萬目睽睽。指為迂闊。今乃以奇孤寡偶之身。將使於萬里之遠。曾無一毫之善。可辱記憐。安得不少陳悃愊。以瀆聰聽。臣竊見自古人君善用人者。莫不專其委任。假以事權。任專則娟嫉必生。權重則嫌謗立至。唐之賢臣勳業如郭子儀。猶困於魚朝恩。程元振之謗傷。名德如裴度。亦被沮於元稹魏洪簡之朋比。子儀明哲自將。僅免危疑之累。而度辨論激切。卒隳幽鎮之功。況勳名寵眷未及兩人。求其成功亦已難矣。向者陛下當建炎圖治之初。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事力。百倍於今。浚於陛下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待浚有礪山帶河之固。君臣相信。內外相資。委任之篤。今古無有。而終致物議。以就竄逐。臣頃在紹興。人或指臣黨浚。故浚之責。不敢以一言及其是非。今考究其用心。推尋其情實。喪師失地。錯繆之迹則

有之。未必盡如言者之甚也。大率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寄。則小人不安於分。義謂名器可以虛授。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川蜀之士。至於釀金募士。詣闕陳論。展轉相傳。以無為有。一經指摘。何以自明。是以有志之士。雖欲冒犯死亡。為國立事。而每以浚為鑒戒也。雖然。浚固有罪矣。臺臣抨彈之可也。諫官論列之可也。人君赫斯震怒。雖誅殛之。浚亦無憾。今乃下至草澤布衣之士。行伍冗賤之流。凡有求浚而不得者。上書投牒。人人詬罵。肆言醜詆。及其妻妾甚者。指為不臣。跋扈極人間之大惡。皆歸之於浚。嗚呼。一何甚哉。夫與浚之功。與陛下之信也。而謗者至此。則明君不能自信矣。今臣無浚之功。陛下之信臣。無如浚以有功而見知也。乃當此重責。遠去朝廷。臣恐好惡是非。行且紛紛於聰明之下。昔樂羊一篋之謗。幾陷誣蔑。賴文侯之明。乃成中山之功。魏尚數級之失。遂致吏議。唯文帝晚悟。後有雲中之效。伏望膚明鑒古今之得失。念事功之難成。憫臣孤直。曲加庇覆。使得展布四體。竭志畢慮。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非特臣之幸也。意迫情切。干犯明畏。臣不勝恐懼俟罪之至。

劉行簡進故事曰。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臣嘗聞前脩之言。以謂知人無法。臣心疑之。夫知人。堯之所難也。故皐陶為舜陳九德之事。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此知人之法也。而謂之無可考及求之孔孟之書。而得其說者有二。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人焉廋哉。一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二也。然後知是道也。不可以言。可言者其迹而已。至於曉然獨得於心者。豈言之所能盡哉。謂之所以也。所由也。所安也。與夫言辭眸子之間不知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君子。何者為小人。皆未嘗言其狀。而大佞似聖。大智似愚。亦未易以此辭辨察。則知人之難也。雖聖人不敢易言之。然則知人之道。非內明而無所蔽惑。又惡能曉然獨得於心哉。惟明也。一見而得之眉睫之間為有餘。如其不然。則終日與之言。而不知其人之心。由是論之。所謂知人者。謂之無法可也。皐陶之陳九德。特言其所可言者。與其成德之事而已。其不可言者不在是焉。魏文侯謀相而未定也。問諸李克。克以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之意遂決。其故何哉。公子成與翟璜皆賢也。文侯固知之深矣。其得於所親所與所舉之間。豈一日之積哉。不然。不如是之決也。臣獨喜李克之言。誠有助於後世知人之道。雖所謂獨得於心者不在於是。而於吾聖人之說亦無所戾云。

行簡為監察御史。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疏曰。臣聞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為有餘。何者。君子雖衆。其道則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君子之憂在於天下國家。小人之憂在於一身。君子之於法度紀綱。必欲正之。故為之也難。小人之於法度紀綱。必欲亂之。故為之也易。自古賢聖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小不加察。而小人已至。故立政之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所謂間之者。非君子小人並進也。衆君子而一小人。亦足以為間而敗政。臣請以易之說明之。夬之為卦。以五陽決一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繫辭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憂也。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乃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矣。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恭惟陛下躬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學。通達古今。洞照治體。日者好惡既明。黜陟既允矣。臣猶以是為言者。誠以事之幾微。小不加察。則小人者乘間伺隙而入。其害至於敗政。不可不懼也。臣以一介之賤。驟對清光。謂天下事無急於君子小人之說。故首用為獻。伏惟留神幸察。

直龍圖閣李光乞辨君子小人劄子曰。臣竊謂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而治亂因之。蓋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未有兩存而可以有為者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故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自古聖君賢臣。立言垂訓。未嘗不以小人為戒。本朝仁宗皇帝。專任韓琦富弼范仲淹。故四十二年之間。天下大治。夷夏乂安。海內生靈。蒙福至今。蓋不使小人參其間也。夫邪正之不兩立。猶薰蕕之不可同器而藏。梟鸞之不可接翼而處也。非正去邪。則邪必害正。此必至之理也。陛下即位于今五年。延見士大夫多矣。君子小人之情狀。固難逃於聖鑒。臣請為陛下畧言其槩。君子者難進而易退。孤立而無朋。人主任用不疑。則秉公心。由直道。其所舉措。必欲合天下之公論而後已。其事上也。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其可。而退其否。逆所順。而強所劣。道合則幡然而來。不合則奉身而退。如斯而已。小人則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則枉道而求之。及其既得之也。則固寵保位。惟恐失之。於是內結近倖。外交權臣。傍引小人。傷害善類。故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榛。又曰。趯趯毚兔。遇犬獲之。又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蓋小人讒間之言。能變白為黑。則如青蠅。伏慝

詭詐則有若狡兎。而文致人之罪惡。則無異於貝錦也。蘇軾有言曰。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羶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之使來乎。神宗皇帝嘗問滕甫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甫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牙治。神宗歎息以為名言。臣願陛下以此觀之。則邪正分矣。方今艱難之際。國勢之危。若綴旒然。可言之事未易悉數。所謂端本清源之術。臣願陛下辨君子小人而已。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任賢而使不肖間之。謂貳。見邪而不能剛決以去之。謂疑。臣愚伏望陛下持大公至正之道。以撫御海寓。法天地簡易之德。以照臨百官。知其忠賢則任而勿貳。察其姦宄。則去之勿疑。奮乾剛以明斷。陟隆委任而責成功。天下幸甚。

右正言陳淵論考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不考其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見心志之所測度。期於得人。雖堯舜不能也。今夫騏驥之於駑駘。其枝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皁櫪。羈縻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別乎。故必待歷塊超澗。奔逸絶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號為知人。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鯀亦然。四岳舉之。堯曰。方命圮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宜不待試。而若鯀者又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而已。唯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鯀之不肖。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堙者朝廷進用人才。間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為。若功業則遇事而後見。方其無為。非識者莫

能辨。遽遇事之後。雖庸人亦得而可否之。故用人之際。唯在考實。考實之法。非固尚勞績而略志節也。所以審衆情而核真僞者不得不然也。況庶官之於侍從。如霄壤之不相似。若不待其經歷既久。名稱流聞。人皆以為宜遷。然後授之。亦恐艱難之際。終不足以厭人望矣。臣故以堯舜考實之道為獻。位卑言高。惟陛下財赦

知人

宋孝宗時。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論知人劄子曰。臣聞古今未嘗有不生才之世。而君子常患於無知人之明。今有知人之明。則天下之人無不才者。無知人之明。而徒起之才之嘆。是亦厚誣天下而已。不知其知。兵。而使之治財。不知其知財。而使之治禮。及其不集事也。則均受不才之名。一旦各以其所長易地而使之。三人者猶前日之人也。而各以其才稱。一動其機。才否為之變。是機也。非智力之所能為。天與之明。道與之妙。其於人也。交際密庸於精神視聽之表。固不可以言語筆舌諭也。文王之立政。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是以有能官人之名。夫謂之克知。謂之灼見。豈有諭而可傳哉。今不先究知人之明。而但起之才之嘆。不謂誣可乎。臣嘗謂錢穀

甲兵萬事之統。皆可以立說。惟人才不知。不可以置論。何者。知人之明。在人君心術之徵。而非變政易令之所及故也。嗚呼。知人之明尚矣。其次莫若公。公雖非明。而可以生明。去胷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才。雖不能皆當。要亦十得七八。伏惟聖明省

臣激切而加意焉。

左諫議大夫王之望上奏曰。臣愚不肖。陛下過聽。擢長諫垣。臣未知所以稱塞。竊聞唐魏鄭公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平居歎慕以謂人臣如斯。可以無愧矣。然賢人君子立人之朝。孰不欲堯舜其君至於得行其志者宰相之外獨諫官耳。臣今謬當其職。敢不以鄭公之心為心乎。或者以堯舜為不可及。欲致君堯舜者。謂之責難於君臣以為不然。堯舜之道甚大而易行。堯舜之政甚簡而易為。顧後世不之察耳。堯舜之道行於其躬。潛惟孝施於其下者惟仁。陛下既允

踵之。一無所難。信乎甚大而易行矣。堯舜之政。則莊於官人。而官人之道。在於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已。堯告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禹於皐陶亦云。此所謂敷奏以言者也。舜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成允成功。稱皐陶曰。汝作士。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時乃功。此明試以功者也。陛下於羣臣中。敷奏之以言歟。言發於前。而底績於後者何人也。明試之以功歟。功作於始。而克成於末者何事也。以此察之。則虛名不足以惑衆。聽橫議不敢以搖至公。姦欺不容。真偽判矣。共工靜言庸違。象共滔天。而驩兜乃嘆美其方鳩僝功。欲堯之用之。而堯竟不從。此言之不驗者也。四岳薦鯀治水。堯曰。咈哉。方命圮族。九載績用弗成。此功之不効者也。舜既承堯。首正四凶之罪。天下咸服。堯舜之政。豈不甚簡而易為乎。陛下以聰明睿知之資。承堯堯付託之重。屬時多事。未嘗一日以位為樂。憂勤庶政。三年于茲。宜其治效

崇成。而未有去獲者非道之不洪。政未舉耳。臣伏見今朝廷之上。妨功固位之習未殄。堉公死黨之論日聞。以妄誕為才能。以凶悖為堅正。各執偏見。而不求天下之通論。各私所主。而不恤公家之大計。大抵圖國基拙。而為其身謀則工。愛君不專。而附其交黨則力。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彊兵富國為治安之計。臣固知有所不能也。伏願陛下明詔在庭。各屬節操。平其心於論議之際。端其趣於向背之間。使廉恥興行風俗丕變。訪之以言者。必要其驗。試之以功者。必覈其實。若附下罔上。造為朋比。自破功罪不誣。而天下可運於掌矣。此陛下其得已乎。如是則朋比自破。功罪不誣。而天下可運於掌矣。此帝王致治之要術。御世之至權也。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

王十朋除知湖州。上疏曰。臣嘗謂君子小人。常相為消長。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然小人之難知。雖堯舜猶以為病。君子目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當孔顏桀跖相鬨于前。左右佩劒。彼此相笑之際。人君以一人之聰明。誠有不易辨者。況君子直而疏。小人巧而佞。直則動多忤意。疏則不能無過。故人主反疑君子為小人。巧則能以智術自將。佞則動能迎合上意。故人主反以小人為君子。自古所以治少而亂多。蓋由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其惟陛下稟聰明絶人之資。行帝王正大之道。歷古興亡治亂之迹。皆洞然在聖學中。君子小人之情狀。固已備知之矣。然天下所謂君子者。或未能盡用。而卒棄之。所謂小人者。或未能盡去。或暫去而復合。得非知人之哲。亦猶堯舜之難乎。夫君子小人雖不易知。而亦有可知之理。君子孤立。如松柏。小人附麗如蘿蔓。君子進必由直道。小人進必由邪徑。往者潛藩二使令之

臣竊弄陛下之威福士大夫無恥而好進者莫不奔走其門陛下赫然震怒奮自英斷斥而遠之天下莫不鼓舞聖德然附麗而進者猶未正典刑唐憲宗既誅王叔文并斥八司馬之徒終身不用元和威令復振號稱中興蓋由此舉今之附麗者初無八司馬之才而惡則過之附叔文者官止為郎未有若今之竊高位達官者小人朋比之迹固不逃聖鑒宜擇其一二之尤者薄正其罪又取其能自卓立不附炎於炙手可熱之時與嘗言其罪惡者稍進用之如是則君子小人知所勸懲矣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進必以道誼自奮小人之進未有不以利求合者前日朝廷以財賦不足為憂小人遂獻羨餘以求進朝廷不惜名器以美官要職處之諸路監司郡守翕然胥效為剝下益上計州縣騷然民不聊生近者臣僚論列陛下嘗罷一監司固足以為後來之戒然其尤者方進用未已全其大而治其細又何足以懲耶臣所謂君子小人有可辨者陛下第觀其自何門而來以何術而進因可以灼知其為人矣宰執大臣天下之選固不可使小人雜處其間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即異日之宰執大臣也又其可使小人居之耶治道在知邪正然邪正難於盡知陛下宜於宰執侍從臺諫之臣精加識擇自卿監而下與外之監司帥守責之宰相可也臣言狂妄惟陛下察之

乾道六年秘書少監周必大論漢儒上言曰臣愚不肖蒙陛下過聽擢在班列又取漢宣帝之言親製贊書明示好惡使知所趍向在臣榮遇可謂至矣敢因訓詞所及推廣聖意冒陳一二惟陛下察焉臣聞儒有君子有小人孔子嘗以是告子夏不可以不辨二帝三王之時稷契伊周道德隆備功業光明此君子儒也春秋戰國之際以詐謀相高以功利相傾此小人儒也雖然二者是非黑白猶易辨也至

西漢則不然。所謂社稷臣者。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至於服儒衣冠。持祿保位。則公孫弘。蔡義。韋賢輩實為之。是非白黑。貿易如此。宣帝察而嫉之。故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蓋有激而云爾。雖然。漢儒多偽。高帝固有以啓之也。當創業之初。叔孫通以儒服降彭城。知帝憎之。乃變服服短衣。所守如此。是託儒以希進耳。帝遽信之。毋怪乎魯兩生之不至也。臣故曰。漢儒多偽。高帝啓之也。使宣帝而知此。且將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我藝祖皇帝則不然。創業于初者。一趙書記也。混一于後者。亦趙書記也。規摹不易。廩廩乎帝王之佐。豈嘗如叔孫通輩希世用事。以為進取之資乎。累聖以來。卿相多名儒者。太祖任人之效也。臣願陛下以漢為監。以太祖為法。則名實決不能眩。而士大夫趨嚮一歸于正矣。

乾道間。國子祭酒胡銓論禮及知人疏曰。臣嘗於經筵。恭聞聖訓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臣退竊嘆曰。大哉王言。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如不欲恢復天下則已。如欲恢復天下。捨禮何以哉。何謂禮。禮即道也。道者。適治之路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可謂善言禮矣。陛下聽朝之暇。反復思之。今日某人言逆耳可憎也。然憎而知其善。予豈不念戴記之言乎。予豈不念魏徵之言乎。予豈不念唐明皇之有取韓休乎。一言可以興邦。予豈不念仲尼之言乎。是謂求諸道。今日某人言順旨可愛也。然愛而知其惡。予豈不念戴記之言乎。予豈不念魏徵之言乎。予豈不念唐明皇之不悅蕭嵩乎。一言可以喪邦。予豈不念仲尼之言乎。是謂求諸非道。夫求諸道。而知其果善也。此必端人也。此必非佞人也。則記其姓名於坐右。徐而察其行事。誠端人也。然後

斡然用之。求諸非道而果惡也。此必非端人也。則記其姓名於坐右。徐而察其行事。誠壬人也。然後斡然遠之。此堯舜三王之用心。而陛下獨得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禮乎。所以平治天下者此也。所以恢復天下者此也。碩明皇何足道哉。臣祇進其猷猷者。亦可謂不自量矣。

吏部侍郎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魏徵傳。徵見太宗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彌。忠臣已嬰禍誅。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

臣聞唐初諸臣。徵為最諫者也。徵之此言。茅欲激昂太宗。俾躋於無過之地而已。至於忠良之別。講之猶或未盡也。徵之意正以輔佐為良。諫諍為忠。爾忽孔子之語忠。以孝事君者也。故楊雄亦以言合稷契謂之忠。今觀典謨之書。則稷契咎陶何嘗不獻言於堯舜之世。唯其言之而可行。諫之而可聽。於極治。非必激訐矯抗。以犯雷霆之威。觸鈇鉞之怒。然後以為忠也。自徵為是說。後世遂以良臣或不事於諫諍。忠臣殆將殺身以成名。不可不辨也。臣則以為正直謂之良。不欺謂之忠。皆人臣所當為之事。有不必分爾。當可諫而諫。不害其為良。當可從而從。不害其為忠。是未可以一偏議也。然徵之事太宗。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際。最為詳盡。且謂太宗輕褻小人。禮重君子。夫輕小人而重君子。碩不足哉。繼之則曰。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有時而昵。皆人情之所難言者。其為忠亦至矣。特於忠良之別。雖有激而云。反有所未盡。故臣表而出之。以俟上聖之擇。

焉。

國子正陸九淵刪定官輪對劄子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自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適上疏曰。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是徇。而忘君父之為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玉淮深惡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趑趄辭避。終未敢前。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為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稱慶。忽為栗誣奏逐去。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猶疑之。以為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暨栗劾奏熹文字播傳中外。臣始得

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敢自稱私討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給假俟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考。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能出入官門上殿奏事。并遍謁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蓋郎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憲有失考。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德。而有印記無所歸者。不免令四司入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昌。臣聞熹未對之前。腳疾已作。當對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腳疾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自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既未供職。豈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鐫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而至輒劈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絕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闕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歟。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以勸人為忠為孝者。乃所以為人才計為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諂習

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為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為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尤非其實也。栗又言熹要索高價。妄意要津。傲倪累日。不肯供職。以為作偽有不可掩。夫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為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爾。相去隔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今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學館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不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官哉。差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俱且停罷。臣聞唐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職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于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徵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尊國體也。今熹得為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家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己愆。相為鉤距。使不能進。從旁窺

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於陛下竊善默惡封殖人才以為子孫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栗為侍近就其蹇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容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游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見栗恥不得與廟堂之議遂為克宗之說而人知其橫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至罷局而人知其專而況職匪風聞官有常守今又苟恣一身之狠愎不畏君父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用心察其首趣舉動如此欲以何為誠不可不預防不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竟方齋心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郎官去留何至上封事讀讀徒溷宸慮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党磔莫敢明辨積其厲階將害大體爾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是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幼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重繳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排斥俱被斥國子生楊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衛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宏中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

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董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詆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已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乘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槩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察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竟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

光宗即位。楊萬里召為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潛非權臣。而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于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

紹熙元年。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劉光祖論辨學術邪正。上奏曰。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

本疎庸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竊令乖違民病未瘳管蔵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睽顯然而易知曽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叅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芳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家為近古是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叅退之不見其感窮而在下則以探性命之奥為勲名樂至道之味為鍾鼎達而在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彊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徳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大和至於慶暦嘉祐茲謂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甚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観而下嗟乎尚復可言也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杜稷之存亡初非虚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来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霑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獲来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為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既已交興聖意豈得無惑臣本蜀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為明主而別白凡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

載。大學之教。明德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遷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足以為君子矣。行之偽者。又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爭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論。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率多善士。善士所至人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絶。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蹇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紜。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徼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嘆而已。委寄謂何。所以至斯。良亦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將怨且怒。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云可也。朝廷之上。賢能並用。名利之途。智愚同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唱為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宣。於羣口。用否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後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況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加詆誚。以修往怨。必致過甚。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絜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乃宜。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庶幾聖心廓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

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為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後下臣此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干冒聽聽。退增隕越。

光宗時。朱熹與祠。司農少卿劉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嘗怒旋悔。蓋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

祭酒論邪正上奏曰。臣聞知人君之盛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耳。君子小人如白黑。如薰猶。天下皆知之。初不待辨也。但人君不知之耳。蓋說論面諛者似乎忠。乘機投合者似乎智。脅肩諂笑者似乎恭。小廉曲謹者似乎賢。排斥小人者或以為訐。難進易退者或以為譎。汲引善類者或以為黨。面折廷爭者或以為訐。難進易退者或以為矯。人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始混殽而莫辨。此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甚矣德宗之闇也。信任一盧杞。至於禍敗而不悟。誠可為萬世人主之戒也。方今朝廷清明。正人端士布滿朝列。大者忠誠而許國。小者靖共而在位。初無小人厠於其間。此皆壽皇涵養多士之功。太上網羅人材之力。比來大臣極力扶持。衆賢相與叶贊。天下事未可知也。臣材而用之。要當信任而不疑。無使小人相參。庶幾君子得以展布四

體。圖回治功。用一小人。必將引類而升。邪正雜揉。忠佞並處。交爭而互勝。終必至於小人進而君子退。此古今之常理也。今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各當其分。臣尚何言哉。恭惟陛下臨御之初。所當謹始。國家安危之幾。天下治亂之原。實係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此臣之愚衷所以拳拳而不能自已也。惟陛下財幸。

光宗嘗謂太常少卿羅點曰。卿舊為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正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辭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辭矣。若昔明主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

寧宗時。司封郎官袁燮奏曰。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顧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奬朴直。一龜年雖歿。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憒然不辨矣。

嘉定七年。起居舍人真德秀直前奏劄曰。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

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謗訕。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謗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毒。窒絕言路之榛荊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疎狂繆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罪。其間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牓朝堂。有曰憸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

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得傳示永久。為本朝盛極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為偽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群臣之心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絶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魏了翁上奏曰。臣猥以不佞。自先帝龍飛親擢。叨十年間。五叨聘召。雖或去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寀相似者。侂胄既殛。臣首被特招。彌遠既終。臣又膺嚴詔。深惟兩朝不次之遇。感深至涪。所當倍道疾趨。恪恭明命。乃再辭而後入。非敢緩也。方嘉定弭為更化。取其嘗忤權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閩越之彥。未數月而集。惟蜀士之名者五人。乃以道遠未至。則背秋涉冬。事體已與前異。於是楊輔除金陵。劉光祖除襄陽。皆自近畿而返。范子長畀節不得入對。趙大全雖丞奉常。旋遭論罷。臣卒以固辭得請。移守廣漢。方改元更始之初。海內拭目以觀太平。豈謂一韓方斃。又生一韓。臣嘗身履其事者。私自惟念。臣實何人。而常居更化召用之選。故多憂易怖。欲進還卻。踰年而後遣。闔者。猶未免以嘉定疑端乎也。今得諸道路。則所見之事。固已不逮所聞。嗚呼。何治之時。邪。恭惟皇帝陛下。以賢聖仁

孝之夙著無心而得天下以艱難險阻之備嘗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亂之變固已周知熟察而背芒於霍光髮立於德裕韜光晦迹以行其所愧彌遠不恤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而彌遠事之以漢魏叔季之主而操懿自為耳操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師昭及其孫炎今彌遠竊權之年視操懿又過之雖以二子庸劣無丕炎之黠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惡醜根株牽連獮薙弗蠲遺孽餘毒必復滋蔓則將有甚操懿者陛下獲操大柄雷霆之威日月之光搜聾發瞽聲焰震灼近自抗婺常潤遠至閩廣巴蜀凡為權臣所戹者皆已收拾無遺雖臣獨被重譴之餘亦得以玷招來之末矣臣雖不能為時損益然再辭不獲命則亦昧於一來尚幾拭目新化之成而得諸道路咸謂汴洛之師委寇資敵惠廣之寇蹕州連城韃使求和虛實未保北人內附情偽難明今日而徐邳諸郡覆軍明日而建寧郡卒作亂蓋可怖可愕之事時時有之至於禁旅不靜公私闔戶井邑罷肆不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是道謗市議者率謂羣賢日至正論日聞而事變乃爾莫不歸咎儒生徒能誦說經義而於君德於國政絕未見絲毫之益雖館職試言學校上書亦例疑經術為空虛無用之具夫道謗市議小人之無識不足問也而學自孔氏者亦加姍侮嗚呼是未知諸賢之心也詩曰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之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詞是豈知權姦擅國之久無一不壞辟諸衣敝而生蟣虱木蠹而生蜉蟻補紉培養此豈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積壞之事責衆君子於朞月之間亦為不知務矣而況正論雖日聞而實未盡行賢才雖日至而實非信任豈誠諸賢之過而必為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情狀殆未可測也臣來自

下土。不知事體。茅以累朝之事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間俟隙之人。潛伏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治。僅四年而浸改。又四年而改紹聖者。安石之餘黨搖之也。建中靖國之治。未半年而遄變。又半年而改崇寧者。京卞之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遄已者。檜之黨如該如卨如思退諸人蟠結如故也。侂胄死。而更化為具文者。彌遠彌堅。固由韓妾以進。一時達官皆同類也。今彌遠既斃。天開平治之期。所宜懲創紹聖崇寧之失。堅凝元祐建中之治。則豈惟壽國家元氣之脉。亦可以杜姦人窺伺之端。而朝廷之上牽於係累之私。遲回顧畏以生裯隙。遂使朋姦罔上之徒。旁緣事變之來。譏笑善類。將以為援引權黨撼搖國是之地。至煩陛下慨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嘆無頗牧。唐穆宗當饋而嘆無蕭曹。夫無頗牧無蕭曹。是誠可嘆也。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嘆。用之凶狡貪墨之人。萬一聞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鑒。亦不為無玷矣。而況觀人之法。亦視其所主。若所主者寺人瘠環。是亦瘠環之類也。豈有進不以正。而可以當大事乎。陛下方為權臣所操。而不得伸者十年。萬一信任匪人。又為所操。有如鼂錯所謂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於天下者。不知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也。臣被命於改元之後。綴名於衆正之列。亦冀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脫四十年韓史濁亂之厄。而自附於慶曆元祐之臣。則臣之願也。而豈欲為咈心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厭憚。誠見陛下以上知之資。開昇平之運。天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子。謂君子不才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為善之稱也。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思肅恭懿。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賊。毀信廢忠。獷狠明德。浸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嘗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

愚蓋古人以德行為才本乎性情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後世凶暴為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之才而犂然有感使出於一時之忿懥而不得其正則忿懥之平也猶可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為觀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則必引其儕類以紛亂衆事如呂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雖於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列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携持而去凡粗有知識者亦皆廩廩乎有危亡之憂矣乃者侍從臺諫闃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陳而姑聽之愛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翦一旦發見則必如章厚蔡京始焉恤公論而强從終必逐諸賢而復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建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之候天命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軫宸慮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必知聱御之易於移人必惟公論之不可不恤念忠忱謹實者雖無目前速效之可見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貪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悅決有包藏不測之患書曰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譴逐之餘誠不自意再望清光卷卷憂國之忠裝懷積臆將為陛下歷歷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幾用敢不避狂僭輒以是為羣言之首雖攘臂當虎為士所笑然懲羹吹齏臣實恥之惟陛下幸赦其愚袁說文上言人材議論曰臣以駑下不才蒙陛下過聽擢在版曹蓋三年矣心力竭而事功蔑有歲月久而曠責益深陛下既不賜誅斥且復進而使之全蜀重寄華閣新班一旦盡以畀臣而無難者恍拜絲綸從天而下乾坤施厚螻蟻命輕臣實未知糜捐報稱之地也茲

者陛辭引道遂遠關庭而翟翟孤忠願有以仰贊睿謨少裨廟筭惟陛下垂聽焉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于今三載凡規摹之創立好惡之弛張定國是以正人心懲異端以明正學此其為治之大要立政之宏綱蓋亦知其說矣然而上之明效大驗下之游談聚議殆亦有所未喻者臣請掇其大者牖言之今日之事患在人才之不振而議論之未一也人才不振何以立事功議論未一何以靖邦國事功不立則陛下雖日焦勞雖日圖治恐無事則可以苟安緩急則不可為矣邦國不靖則陛下雖日號召雖日勸懲臣恐無事則君子猶可自存緩急則小人乘間而起矣此臣之所甚慮者也然則將何術以處此哉臣願陛下必有以作成天下之人材必有以堅守今日之議論可也臣聞天下未嘗無才也激之則強抑之則弱勵之則銳銷之則鈍而強弱銳鈍之間皆在人主用之如何耳今以天下之大而謂之無人才可乎其平居暇日孰無趍事赴功之心也往往欲有所為百木一見而掣其肘者已在後矣小有建立不要其成而議其害者已沮之矣甚者以姑息為美政而士大夫之欲慷慨敢為者則又恐以過當獲譴矣姑息之政既行於是官府無綱紀名分無等衰當官不敢為而小人無忌憚矣此則姑息之害人才者也以循嘿為官業而士大夫之欲興利除害者則又恐以生事受謗矣循嘿之風既盛於是百弊日以滋吏姦日以熾才否之不分而一事不可為矣此則循嘿之害人才者也非無可用之人才而人才不容其自見非無可為之事業而事業無路以自修於此而諉曰今日而無人才豈不負陛下也臣願陛下奮乾之剛用夫之決慨然以人才為急務凡臣下之可與有為者使之各用其長各盡其力毋使掣肘者之在其後毋使議害者之沮其成盡斥姑息之說深懲循嘿之弊有以大振其強銳之

氣。而毋導其鈍弱之機。有弊使之必革。有姦使之必治。上則獎借激勵而作其事功之心。下則滌蕩振刷而絕其怠惰之意。如此則無事之日。既能為陛下長久之計。一有緩急。皆足為陛下用矣。臣故曰。作成天下之人材者此也。臣聞天下之理長久而可恃者莫過於誠實。夫誠與偽對。實與虛對。誠實虛偽。蓋薰蕕玉石之不相似也。古之人臣。所以尊君親上。建功立業。愈久愈信。牢不可破者。惟誠與實而已。是豈有一毫偽心。一毫虛語哉。如金石之堅。如蓍龜之信。此誠天下長久可恃之理也。彼虛偽者。誠何人哉。聽其言甚美。觀其貌甚莊。其口才則辨給而甚文。其心謀則婉曲而叵測。然其志則無不私也。無不欲也。心勞日拙。動見肺肝。欲以欺人。且將自欺矣。其於尊君親上。建功立業。臣知其必不可保也。且居仁由義以為道。正心誠意以為學。儒者以斯道斯學為己任。未嘗不誠且實也。使見彼之虛與偽。亦甚惡而攻之。何者。誠恐竊近似而累其戶庭。陛下天縱聰明。曉然知誠實者之可恃。而虛偽者之可嫉也。苟得道學之誠且實者而用之。豈不足比隆盛世乎。故凡道學固本於誠且實。柰何多為竊道之名。以沽名媒利者所累。上之人辨形察迹。率不復用。謂若可以少革矣。然疑防過當。賢者退伏。玉石俱焚。今其虛偽之徒。反自煽於在下之議論。乃猶有可慮者。黨與之密謀。將有以搖國論。訕謗之橫起。將有以恐衆心。斂形匿色。而懷乘間投隙之姦。內合外連。而有指天誓日之憤。此其志甚不小也。豈惟為清朝之累。而道學諸君子亦因之而為累。誠非誠實者之所樂聞。議論之未一。蓋莫甚於此矣。夫人心家易搖也。況人主之好惡哉。唐太宗嘗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衆。陛下深居九重。苟非卓然自有堅確之見。斷不可易。臣恐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如所謂虛偽假託之徒。必將多端百計。候罅伺隙。以攻陛下

之心。而道學之誠且實者。同歸於廢棄。而不得復用於世矣。其說一售。其計一行。如潰癰疽。如決隄防。其為禍害庸有已也。可不畏哉。中庸大學。豈非格言。存誠務實。豈非吉士。惟其蕪收並蓄。務廣户庭。歸斯受之。反為所累。論久則定。事覈則明。誠實者固難混棄。而虛偽者強為簧鼓。臣願陛下以今日之議論。既已深求誠實之可恃。虛偽之可嫉。堅持此說。力守此見。理到之議論勿變。勿易。道學之誠實勿惑。勿疑。宰執臺諫侍從。皆所以維持軒輊此議論者也。自此或小不審。捨其誠實。一用虛偽之黨而為之。則議論即變於上矣。周行百執事。皆視聽此議論者也。自此或小不審。捨其誠實。一用虛偽之黨而為之。則議論即變於下矣。願陛下詳加謹擇。多為審辨。凡除授之際。使誠實者幸得見用。而虛偽者斷無間之可入。則陛下斯可高枕而卧矣。臣故曰。堅守今日之議論者此也。陛下儻來臣言。以堅聖志。歷千百年而守之常如一日。則人才可用。議論可一。天下之事斯可以有為矣。人才之趨事赴功者。豈無足以為陛下用。而道學之誠且實者。亦何負於陛下哉。臣一遷清光。萬里而去。貪戀聖恩。有懷欲吐。一則恐以循嘿而壞有志之人才。一則恐以虛偽而傷誠實之道學。獨以一劄。專以二說為陛下獻。少効臣子愛君之忠。其他細務瑣說。不復以瀆天聽。惟聖慈財幸

知泉州李韶遷權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正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覩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

知人

宋理宗寶慶元年冬。宗正寺簿梁成大轉對。首言大姦似忠。大辨似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餙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衷。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淫渭襍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辨以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驚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

理宗時。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伸雪葉莫誣枉。乞加録用。狀奏曰。臣恭覩皇帝陛下。躬親大政以來。開衆正。杜羣枉。進君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天日澄霽。至於疎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擢。誣枉斥廢者。亦被洗滌。公道昭明。衆志用勸。今有人焉。嘗捐軀

命。委家族。為一方翦除兇叛。而拒於謗口。困躓弗伸者。殆將十年。其事實關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之末。竢臯湖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激戎伍之變。臣以本軍簽書判官廳公事葉莫。寬和得衆。委以攝郡。密授方畧。俾為之圖。莫能外示函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間。誅斬兇渠。闔郡底定。臣即奏于朝。蒙恩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奬其忠勞。既又改倅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遵者。間廢頗久。志圖復用。撰造誣罔之辭。以媒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暇審詳。遽行彈奏。削秩免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要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卒貪賊之功以為已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為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遵當叛卒囂譁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為辭。牒送印記。又以手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叵測。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諸司求免攝郡。臣為檄永州通判魏泌前往究實。欲以代之。泌至武岡。而永守遣以論罷。有旨令交與次官。泌既亟歸零陵。臣遂復以付莫。迨能顯立功效。不負厥令。然其本心蓋求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在。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既劾遵于朝。又慮其久留誤命。萬一不測。或生他釁。則賊之兇焰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未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遵於枕蔽藉庸之時。得自拔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為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為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卷已從賊。而莫能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成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

未幾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為已有可乎。其誣三也。方是時叛卒恣横。求得欲從。諸郡之兵。爭相慕傚。有瞋目語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尸帥事。日夕軫憂。幸莫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頓弭。軍律用張。臣之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蓋以此也。而遵不思由已以致變。乃反嫁罪而誣人。使莫以慈祥豈弟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天。言者未必有心。遵實織成其罪。莫既鐫斥。遵遂得祠。懲勸易施。重為可歎。臣平居念此。每為拂膺。今者天啓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受任全閩。莫之本貫。在臣治所。祠廩之給。又在本州。議幕虚員。委令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嘗賴之以免責。今可不為之訟冤。事之本末。不敢悉壅天聽。已備録申尚書省外。莫以儒科入仕。治邑有稱。兩任通判。共歷貳考。八月有奇。今以朝請大夫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資歷已深。治行無闕。伏望聖慈念其捐身捍亂之功。憫其遭誣家食之久。優加録用。使天下之士知能為國宣力者。雖見枉於一時。終獲伸於異日。其於勸厲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得旨。以莫知贛州。

淳祐十二年。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官高斯得奏曰。臣竊觀仁宗皇帝朝。歐陽脩為諫官。因小人唱為朋黨之説。以誣君子。進朋黨論。謂朋黨非所患。在辨君子與小人而已。其言深切著明。可以一洗千古之弊。而力行之也。夫修謂周武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而周用以興。言善人不厭乎多也。今善人方患其少。而或者尚指以為黨。欲排去之。抑何與脩爭之矣。然以事關諫臣。畏威懼禍。自宰執而下。留行者不過八九人。

諫臣誣劾其人。留之不可。能與諫臣爭是非者。又不過四五人。可謂至寡。而不能為朋矣。諫臣反謂其要私黨以乞留。又謂逐去其人則朋黨可消。以激怒陛下。嗚呼。天下安有四五人而可以謂朋黨者哉。夫虞周之朋不獻其多。彼諫臣者固不足以知此矣。若以漢唐之朋黨言之。則漢之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唐之八關十六子。與其徒充斥朝廷。布滿天下。如是而指為朋黨猶可也。今蹈方據正之士。踈稀牢落。有如晨星。方患其氣勢單弱。不足以敵群小。而主公議。而猶欲以朋黨陷之。不亦欺天誣人之甚乎。且仁宗之諫臣持論如此。而陛下之諫臣持論如彼。公私邪正固不待辨。然亦可以觀世道矣。臣願陛下置脩所著於坐隅。朝夕嘗覽。以虞周信用君子者自免。毋惑於小人誣陷之言。庶幾善良獲安。宗社有賴。不然。脩所言漢唐末世鋤去朋黨之禍。甚可懼也。可不監哉。

淳祐間。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太學生劉黻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膂。至若君子黜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嬖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奸慝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洪泥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扶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

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熖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強人意。迺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躐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徯。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政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

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支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支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示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滎等孰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祕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垓則縱挾客以兜攬關節。持闊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

斥媚相之非。謇謇諤諤。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臣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祿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垓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張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乘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韡。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

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 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理宗時。董重珌為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
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訕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以責難
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
小人。重珌對曰。小人亦拍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
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上奏曰。臣蜀人也。無荷戈之力。以備戎行。無郤
兵之智。以衛鄉國。獨以文墨議論。委質中朝。孤立危言。靡所裨益。茲
蒙陛下過聽。擢臣於禮樂之司。付臣以軍旅之事。君命為義。何敢辭
難。今當遠離蒙恩。賜對。深惟根本大計。不勝臣子至情。輒竭愚忠。仰
裨睿覽。臣聞君子小人之間。天地陰陽之大分也。稟剛善者。公明正
大。而無纖芥之可疑。得陰柔者。私暗回邪。而有變態之難測。君子如

鳳麟。如松柏。高翔特立。無所依戀。小人如蛇蚓。如藤蘿。非附他物。不
能自起。蓋嘗以此博觀當世之士。而忠邪善惡。有如氷炭不同。故守
道據正。靖共尔位者。君子也。希進競利。苟志於得者。小人也。竭節盡
言。中立不倚者。君子也。隨時上下者。小人也。有直質無流
心。所言常依於義者。君子也。有口才。無實行。其辨足以飾非者。小人
也。端良忠實。自結主知。而不肯曲奉權要者。君子也。詭詐狡獪。不安
常分。而專欲捷出他徑者。小人也。砥善首公。力行好事。護持氣類者。
君子也。陰毀陽譽。設為危機。惱害善良者。小人也。寬平無我。容訾善
道。常與公論為主者。君子也。險愎自用。娼嫉人言。率與公論立敵者。
小人也。樂行憂違。難進易退。遇合則從。不合則奉身以去者。君子也。
尸祿素餐。頑鈍無恥。利合則交。利盡則反。日相挾者。小人也。廉不近
名。義不黷貨。一介有所不取者。君子也。行汙寄治。身私託公。患失無

所不至者。小人也。勤彊夙夜。盡瘁百為。常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君子也。畏避形迹。互觀顏面。不以至公之道事君者。小人也。鞠躬盡力。忠於職分。雖歷夷險不貳其行者。君子也。恫疑虛喝。敢為大言。脫有緩急。不可保信者。小人也。大抵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陽明勝則治象盛。其道浸登於明昌。陰濁勝則亂機萌。其勢漸趨於暗塞。自古小人衆而君子孤。亂世多而治世少。無他。亦視君德之強弱而已。蓋人君始初清明。中有所主。不為物慾流轉。則如正陽方升。而羣陰退聽。及其壯志消平。主不勝客。或為好惡移奪。則如陰氣盛長。而陽德日消。消長分數之不同。此正邪聚散之證候也。故滯於所偏信。則迩言入。惑於不當疑。則遠臣懼。自聖而謂莫已若。則拂士日遠。有言而曰莫予違。則佞人日庸。以讒慝為愛憎。則是非雜揉。以意見為厚薄。則邪正倒植。寄耳目於小臣。則詭遇之徒獲進。剪羽翼於忠諫。則知幾之士不來。其始機括之轉。浸淫不知。而其弊至於國空主勢孤立。可不畏哉。仰惟陛下天地其量。日月其心。虛己受人。開道求諫。凡人之彥聖。言之切直。是能容之。其心非不休休然也。而比年以來。初意漸變。好賢善念。既衰於更化之初。而從諫盛心。寖移於親事之後。始未嘗不信君子。而卒無近効。則不免猜疑。初未嘗不容正人。而數有危言。則遂生厭薄。於是有經術明大誼者。指之為迂。好議論有風節者。目之為險。犯顏敢諫者。謂為好鬧。指佞觸邪者。謂為近名。昔之所進。今不知其所亡。前之乍賢。後忽以為乍佞。善人國之嘉禾。而今以為無用之病樗。忠言國之良劑。而今以為難近之烏喙。至於有言責者。往往華以美遷而出之。是豈陛下之本心哉。蓋由讒人害正之謀。利口傾善之計。所以留根而為毒者。至今尚深也。大學之論心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洪範之建極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私喜怒之不可有。而偏好惡之所當無也。豈非萬世人君治心建極之準的哉。臣顧陛下虛心平聽。燭理並觀。察大學之所有。謹洪範之所無。苟有才誠合一者進之。雖不快小心勿棄也。有心迹自異者黜之。雖順適已志勿取也。有礙私誤國。為衆所棄者棄之。雖心之所愛勿徇也。不以左右親昵私聽斷。不以外庭踈遠而生猜疑。使自心腹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蓋軍旅之事尚才能。朝廷之士先名節。外之得以奔奏禦侮而就功名者。未有不由內之孝友忠純者。有以養君心而斷國論也。一有忌功嫉能之人雜之。則其躬不閱。而基闇至矣。尚何暇議勝敗哉。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臣之愚慮。惟陛下察之。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曰。孝宗皇帝嘗曰。朋黨不難去。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遏。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其患在人君聽納之不明耳。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當時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論賢否。則無朋黨。如唐之牛李。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正直。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之

臣聞朋黨之患其來久矣。不患是非之難知。而患考察之不審。自古欲空人之國而盡去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論。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聰明者。亦進朋黨之說。此言一入。則無分可否。不辨真偽。一

槩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兆釁無已。苟能公心無我。靜觀潛察。不問其黨與之有無。而惟論其人之賢否。使其奉公守正。協恭和衷。雖更相稱譽。豈為比周。則信之任之。何嫌其為黨。使其同惡相濟。假公濟私。文飾姦言。觝排善類。則當斥之絕之。以破其植黨。如此則淑慝洞分。疑似莫惑。當使衆賢和於朝。而小人無所容其迹矣。尚何朋黨之足慮哉。柰何世之人主。意見或偏。進一人焉。則意其類之皆賢也。並蓄兼收。而不察其真與偽。退一人焉。則疑其徒之皆黨也。斥逐無遺。而不辨其是與非。況進退之間。或出一時之好惡。未必合於天下之至公。烏可併其類而為之升黜。縱使為君子之黨。其間豈無讐偽假真而巧於附麗者乎。安可例以為賢而是信是使。縱使為小人之所引。其間豈無和而不同。而介然有守者乎。安可疑以為不賢。而盡屏盡棄。然則孝宗聖訓。所謂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真萬世之龜鑑也。抑又聞高宗皇帝嘗謂朝廷用人。止論其才不才。言者好以朋黨罪士大夫。乃朝廷使之為黨。非所以奬賢才而厚風俗也。然則為人上者。惟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至公為心。而盡破朋黨之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可以常為泰而不為否矣。

考功郎官趙景緯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為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為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汙為廉。遂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糺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

起居舍人牟子才上劄子曰。臣竊惟陛下月正元日。誕布宸奎。以用人為第一義。且曰。古今治亂之原。由正邪用舍之故。臣拜手稽首作

而歎曰。大哉王言。陛下之及此。世道之福也。夫自昔人主莫不好治而惡亂。進君子而退小人。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君子常退。而小人常進者何哉。由辨之不早辨也。夫人主無他職。在於辨君子小人而已。今陛下濬發睿衷。形之明詔。必灼然有以見治亂之所關。邪正之所在。而知所以辨之矣。此臣所以深為世道幸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以言人才之盛於涵養也。蕭葭蒼蒼。白霜為霜。以言人才之成於患難也。陛下圖任以來。善類招旌四出。凡光明碩大剛中端厚之士。莫不並列於朝。既足以為豐芑數世之儲矣。而其流落不偶。如積被摧抑者。如新蒙湔洗者。如持麾節于遠外者。甘於家食。淹於倅貳。困於幕府之下僚者。大抵皆蒼葭白露之餘。老於憂患。而堅實可用。苟不及時收召。臣恐其歲月侵尋。而骨骾消靡。良可惜也。此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然臣嘗深思靜慮。以為陛下端平以來。未嘗不用君子也。其後疑君子為無功。而喜小人之有材。循至近歲誤任大姦。遂使空國無君子。而用一副當人。凶慝參會。怨憤流行。卒召禍患。使非鹿磯一捷。則宗廟社稷可為寒心。陛下亦豈知其禍之至於此哉。覆車未遠。所謂小人者。定皆絕意勿用。如人之飢。終不食烏喙。渴終不飲鴆漿可也。今大姦既殞。而餘毒遺烈入人者深。惟陛下盡聚諸賢。養元氣以敵外邪。然如胡安國有云。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而王安石所教之小人。方蕃息未艾。臣恐分數多少之間。正所當慮也。且小人無材。何以動人主。彼其治辨也似能。其權譎也似智。其奉上也似忠。而不知鷙忍禍賊。實國家之斧斤。生民之乳虎蒼鷹。而善類之鬼蜮蝮蝎也。凶于而國。害于而家。其可再誤。即夫所謂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以保子孫黎民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儻忽於幾微。辨之不早。臣恐汲黯不足以

勝公孫弘張湯裴度不足以勝异鏄陸贄不足以勝延齡邪正反復而世道隨之矣易之坤曰履霜堅氷至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媾曰繫于金柅牽道柔也可不謹哉臣嘗觀元祐之時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朝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蘇轍孫覺梁燾鮮于侁朱光庭傅堯俞呂陶在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范祖禹在給舍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程頤在經筵可謂盛矣一隙不謹而楊畏李清臣鄧伯溫之徒已議其後天下事蓋有不可勝言者不然雖百年元祐可也臣不勝惓惓

子才輪對論君子小人聚散劄子曰臣待罪著庭凡七閱月一無補報比因水灾冒羾愚慮荷陛下寬貸不賜誅夷在愚臣已深感幸茲當輪對洊瀆宸嚴臣聞國於天地所恃以立者人才耳然人才之在天下有賢有否有聚有散賢而聚邪則精神之運動心術之流行皆足以福天下不幸而散則世道之所關非國家之福也不賢而聚邪則妖孽之薰蒸刻薄之流注皆足以禍天下幸而散則人情之所喜亦國家之福也然則君子之聚乃所以為小人之散而君子之散又復為小人之聚一聚一散相為循環此正天運闔闢之樞世數屈伸之候國祚脩短之端生民休戚之限世道隆汚之幾一息少有間焉則小往而大來陽消而陰長有天下者不可不鑒也我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為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菴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就之一綱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

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躪躪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別白之太過。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為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反目而感。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幡六士屏竄。相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僨起相尋。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其可不先幾。微而

逆致其防扎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一相並建公道復明加辟招旌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操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來者不合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掀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箱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召節也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刳胎毀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媢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懇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惎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殽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闚觀時或小瞢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徒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設局張穽柔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譏

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其為禍實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搖毒含蠆。其姦足以熒惑主聽。其辨足以煽搖人心。其機權智術足以怵中立之人。其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灾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召用。訛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外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儈閃鑠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卑謟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臣愚欲乞陛下聖心豁然。察君子體國之忠誠。亮君子救時之實意。勿以好名疑之。勿以訐直惡之。勿以迂疎棄之。保全愛護。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朋黨由此而消。國是由此而凝。天命由此而迓續。主勢由此而不孤。相業由此而光大。則用儒之效。礴際於兩間。流行於四海。昭彰於萬世。豈

不為邦家之榮。生靈之福哉。不然。君子一散。其禍殆未知所終也。臣私憂過計。懼君子之不能久安也。歷數我朝聚散之故實。參以今日聚散之危機。為陛下獻。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

元世祖在潛邸。聞李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合荅及蒲丸何如。對曰。二人將畧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儗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寔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廷矣。

世祖時。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論考幽明曰。臣聞一人在上。握四海之權衡。四海承風。仰一人之造化。功名之要地。榮利之宏機。廉士貪夫。文儒武帥。或欲呈其才德而冀其道之得行。或欲肆其姦回而冀其情之獲恣。故正人指邪人為邪。而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忠者以佞者為佞。而佞者亦以忠者為佞。交攻不一。雖曰難分。立法取中。亦為極易也。唐朝以體貌豐偉為貴。所謂市爪喜大而或失其香。晉室以清談虛曠為先。所謂畫餅充飢而委無真用。此唐之不能及三代。而晉之不能及漢唐也。今國家入仕之門太多。考選之方太闕。臣

以為王者之左右攸僕亦貴乎正。不正。則如蝎蠹之內生。天下之大官小吏並須乎賢。不賢。則如蝗螟之外起。臣謹依經考史。綴以愚意。條陳聖人之九徵。及當今所切二十六美之而觀其忠。二曰近使之而觀其敬。三曰煩使之而觀其能。四曰卒然問焉而觀其智。五曰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六曰委之以財而觀其仁。七曰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八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九曰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所謂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者。一曰文史之美三類。草制飾詔。諄悉詞情也。校書正字。可為定體也。教誨後學。德多成也。二曰禮官之美三類。補袞拾遺。將順其美也。朝會祭祀。儀章丕衆也。宣慰風俗。雍熙聿致也。三曰樂官之美一類。金石宮商。理協聲正也。四曰知人之美一類。善惡周覽。洞曉于心也。五曰敬賢之美一類。推轂進士。常若不及也。六曰考校之美一類。彰善癉惡。照文無失也。七曰糾察之美一類。彈劾所至。不避權豪也。八曰廉訪之美二類。廉察官吏。儆懼肅清也。訪問風俗。化成禮義也。九曰宿衛之美一類。小心周密。京輦增威也。十曰籌計之美二類。惟幄畫計。遐衝倒戈也。排壘整陣。臨時合權也。十一曰督領之美三類。器械精完。士卒閑習也。鋪令嚴明。部伍肅也。臨敵耀威。身先仕伍也。十二曰鎮防之美一類。守堅持重。寇盜難窺也。十三曰屯田之美一類。勸勵稼穡。勤事多獲也。十四曰蜀養之美一類。孳畜頭疋。茁壯蕃滋也。十五曰使臣之美二類。喉舌宣納。成美昭光也。委幹事務。辨濟平允也。十六曰決斷之美三類。句檢考覆。瑕隙無隱也。要察圓明。因無間言也。疑獄得情。處置合律也。十七曰農桑之美一類。董督樹藝。水旱有備也。十八曰董役之美一類。監役合宜。丁夫悅事也。十九曰關津之美一類。姦詐不漏。行旅不壅也。二十曰營造之美一類。

練事分功。捷於供奉也。二十一曰。明利之美。一類。出納有常。簿籍易照也。二十二曰。算數之美。一類。多寡有方。了然胷臆也。二十三曰。僧官之美。一類。弘宣釋教。守戒精嚴也。二十四曰。道官之美。二類。科品明分。舉無不應也。開發後學。成材者衆也。二十六曰。陰陽之美。二類。曆法推步。授時無忤也。卜筮備經。不為詭異也。所謂三要者。曰公。二曰廉。三曰勤。徑情服事。不邀功利。謂之公。賄賂在前。未以為念。謂之廉。服勞王室。惠心竭力。謂之勤。九徵之徵盡矣。二十六美之類備矣。三要之要具矣。選法者。校之源委終矣。伏望陛下以九徵考左右攝僕臣正。而厥后益以正矣。更望陛下以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與夫三要之說。明諭選曹。及內外百官。若三年當考之時。凡一美二要者為上等。凡一美一要者。有要無美者。有美無要者。為下等。凡美要並無。而雖無大罪者。亦停免之。凡罪犯顯明。則有憲職在焉。始以三德八才用之。終以二十六美三要考之。則自中及外。大小官吏。將若玉壺之冰。秋霄之月。凜乎其清皎乎其明矣。

至元間。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鞫問。中書右丞廉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若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良久曰。姑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五十八

建官

商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脩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

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伊尹對曰。三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漢成帝綏和二年。丞相翟方進等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乃置州牧秩二千石。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

東漢桓帝延熹中。宦官方盛。任人充塞。司空周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靈帝中平五年。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會刺史卻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尚書列卿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魏齊王嘉平中。時校事放橫。黃門侍郎程曉上疏曰。周禮去。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等。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見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藥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異統之數。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

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撿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諂詷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群奸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尒若如舊選尹摸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

晉武帝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光祿大夫荀勗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

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心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淳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廢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掣肘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忽悄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頷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授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心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慾。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遣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更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宋文帝元嘉末。議省錄尚書。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懷文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賛邦極。設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

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于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

後魏宣武帝時。黃門中正甄琛上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裝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畧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以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

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大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鈆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群。陰為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絃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尔。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

應遷之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也。

隋文帝初即位。時天下州郡過多。河南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入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雖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

唐太宗貞觀七年。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桉成復下。弥年不能決。治書侍御史劉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囂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莞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趍競也。上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人。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各當所任。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揔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臣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累。

時故事軍國重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而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肅宗時諸州悉帶團練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

德宗建中初河朔兵拏戰民困賦無所出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一貞觀初省內官六

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目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是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為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庭。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

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那議入不省

德宗立銳於治建中三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署具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亩宗餘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史館脩撰沈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侍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員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月俸見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闕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於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斁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宅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抒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為之又益以開官冗食其弊奈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逐寢

時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員更增可乎泌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

憲宗元和六年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疾吏員廣繁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庞雜等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賈度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廩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

出名異事雜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為裁限。至李祕量開廚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開廚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殷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敬宗寶曆五年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匠支宗正俸。命中使帥工徒葺之。補闕韋顗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宜擇能而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墜下所私

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曰。臣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升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顏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為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況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德裕又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曰。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綦密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是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

劣。奏聽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洪遣萬幾。事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睠觀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不您矛盾。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錢穀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公華。州縣奏請系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聞奏。後晉出帝開運末。御史中丞顏衍上言。繞除御史者。於授外藩賓佐。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恐四方浸以輕易。百辟無所準繩。請自今藩鎮幕僚。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勘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出臺雜務。後周世宗時。詔中外臣僚有所聞見。並許上章論議。翰林學士竇儼上疏曰。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為政之有倫。在位官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千乃六七。止於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中廡幹之人。不無愧恥之意。如非歷試。何展公才。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州府五千戶以上縣令為縣大夫。升為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丞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如賓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先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於朱紫滿日準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回日。即為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即罷後一年方得求仕。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各繫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

宋太宗淳化四年。同知給事中事。制敕如不便。依故事封駁。臣等尋檢會到門下省故事。并合起請事件。具劄子進呈繳送付中書。續准敕命。自今

後應除職官勳爵。不以廢置封贈並下畫敕。其刑政損益。并起請釐革制置公事。並不正宣。宜令魏庠已下候到省詳依令敕施行駁正追改者。臣等考求舊典具有明文。封謂封還詔書。不即行下。駁謂駁正臺議。然後奏聞。蓋王者謹出令重改作之制也。今若詔書已行。方勒追改。稽諸故事。頗異前聞。而況設官居方。是為著位。職司其事。必有正言。苟名實之相違。慮典章之斯廢。詔敕輕行之失。請以近事明之。中間竊覩敕下西路釐革青白鹽法。又覩差使制置江湖諸茶鹽。皆聞妨害公私。尋並停罷。比行追改。已紊成規。蓋於經度之初。而闕討論之理。臣等欲乞起今後除職官勳爵。不以廢置封贈。祇下畫敕外。其有上章起請釐革制置公事。並望且下中書議其可否。候議定。命門下省審覆奏請付外施行。公當者量與旌酬。妄誕者明加懲戒。賞罰並舉。浮競悛心。如此。則詔敕無追改之名。官曹有陳力之地。稍符典故。用叶彌綸。

至道二年。祠部員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尚書省。國家藏載籍典治教之府。所以周知天下地理廣袤。風土所宜。民俗利害之事。當成周之世。治定制禮。首建六官。漢唐因之。自唐末亂雜。急於經營。不遑治教。故金穀之政主於三司。曹名雖存。而其實亡矣。謹按吏部四司。天官之職。掌文官選舉。周知天下吏功過能否。考定升降之類。戶部四司。司徒之職。掌邦五教。周知天下戶口之數。禮部四司。宗伯之職。掌國五禮。辨儀式制度。周知天下祠典祠祀之類。兵部四司。司馬之職。掌武人選舉。周知天下兵馬器械之數。刑部四司。司寇之職。掌國法令。周知天下獄訟刑名徒隸之數。工部四司。司空之職。掌國百工。周知天下封疆域圻。山澤草木川瀆津渡橋船陂池之數。凡此二十四司所掌事務。各封圖書具載名數。藏之本曹。謂之載籍。

所以周知天下事。由中制外。始指諸掌。今職司久廢。載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祠部有諸州僧道文帳。職方有諸州閏年圖經。刑部詳覆諸州已決大辟案牘及旬禁奏狀。此外多無舊式。欲望令諸州每年造戶口稅租實行簿帳。寫以長卷者。別寫一本送尚書省藏於戶部。以此推之。其餘天下官吏民口廢置。祠廟甲兵徒隸百工。疆畛封洫之類。亦可以籍其名數。送尚書省分配諸司。俾之緘掌。俟期歲之後。文籍大備。然後可以振舉官守。興崇治教。望選大僚數人博通治體者。參取古今禮典。及諸令式。與三司所受金穀器械簿帳之類。仍詳定諸州供送二十四司載籍之式。始此。則尚書省備藏天下事物名數之籍。始祕閣藏圖書。太學藏經典。三館藏史傳。皆其職也。太宗覽奏嘉之。詔尚書丞郎及五品已上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六官法天地四時之柄。百官之本。典教所出。望委崇文院檢討六曹所掌圖籍。自何年不繫都省。詳其廢置之始。究其損益之源。以期恢復。既而其議亦寢。

太宗時。下詔求讜言。著作郎羅處約應詔上奏曰。伏覩今年春。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寺三監之[illegible]。亦得盡其讜議。陛下屢恭勞神。廣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有。所以散玄黃之惙氣。為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成。屢求獻替。此真唐堯虞舜之用心也。臣累日以來。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三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責各司其局。尤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冠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莞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位

以處之。優其祿以寵之。黽勉從事者。姑務其因循。盡瘁事國者。或主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眦則不協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於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為身謀。蠹弊相沿。為日已久。今若如十二員判官之說。亦從權救敝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太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臣嘗讀說命之書。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順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見。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榷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常。況此却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況陛下聰明睿哲乎。然議者以為不行已久。難於改更。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從。孰為不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刱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況三司之名。與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比部。尤為勾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

時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楊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張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為

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為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泰元之際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主義之等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路幽荊五郡為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受其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遥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臣請質之前代設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濶二郡建社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使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受其加銜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儻或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而除授也臣草制之夕便欲上陳慮奏報往反有妨明日宣降茲事有關國體況吳王未領恩命尚可改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

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獻澄清畧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紫垣故六卿擬唳舌之官即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句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句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都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句押前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發句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則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如闕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於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

本省官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所知。其舉到官員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所舉之官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連坐舉主。陛下自登寶位十年于茲。七經選掄。得人多矣。然下僚遠官不無沉滯。望令採訪司。及州郡長吏。察廉以聞。籍以待用。則下無遺材矣。其三懲貪吏曰。貪吏之於民。其損甚大。屈法煩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繩以法。雖夷齊顏閔不能自見。蓋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員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內。則待以不次之擢。置於侍從之間。所貴周知物理。能備顧問。且足為外官之勸也。其四省冗官曰。古人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疆雖踰前世。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揚楚最居要衝。務穰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餘通判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筦榷務倉庫。當時事無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冗員。似此非一。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千。更倍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廉吏。止縻公帑。設或貪夫參錯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兇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綏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

賜矣書奏。太宗嘉納之。

真宗咸平二年。舉入閤故事。孫何次當待制。乃獻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强。有禮部祀神示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脩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今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聚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別分利權。務使額而軍需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二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泊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捷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

咸平四年。左司諫楊億奏曰。臣位列朝廷。行次當轉對。輒傾鄙見。上瀆宸聰。退省狂愚。伏增恐慄。臣竊以朝廷之所重者唯名器。為急。是以簒豆之事。各有司存。樽俎之間。不相踰越。思不出位。君子稱其守官。必也正名。先王以之經國。恭惟國家克遵舊制。並建群司。公卿大夫。表著咸設。臺省監寺。曹局畢陳。然而徒有其名。不舉其職。只如尚書會府。上法文昌。治本是資。政典攸出。條

目皆具可舉而行今之存者但吏部銓擬秋曹詳覆自餘租庸筦榷由別使以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而校定職守雖在或事有所分綱領雖存或政非自出丞轄之名空設而無違可糺端揆之任雖重而無務可親周之六官於是廢矣且如寺監素有於掌執臺閣咸著於規程昭然軌儀布在方策昔者漢行故事宣帝以之中興魯為長府閔子譏其改作臣以為國家慮命擬之未允故置審官之司憂議讞之或濫故設審刑之署恐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駁之局臣以為在於紀綱之不舉不在於琴瑟之更張若辯論官材歸於相府即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即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至於尚書二十四司各揚其職寺監臺閣悉復其舊按六典之制度振百司之遺墜在我而已夫豈為難如此則朝廷益尊堂陛益峻典故益舉品流益清端拱而天下治者由

茲道也臣又以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益繁施及有唐典策咸在自三公之極貴九品之至微著於令文皆有員數傳云官不必備唯其人蓋闕之斯可矣若乃員外加置任非其才故竈下羊頭形於嘲誚斗量車載播厥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慎重臣竊覩班簿員外郎及二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殿中丞中舍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預常參皆著引籍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之序遷臣竊以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以為上應列宿以至更直建禮伏奏明光含香握蘭雍容侍從又嘗讀唐朝故事益知省郎之貴三院御史歲滿頤遷者多拗項以望省署因而名橋或次補綸闈或便除給諫出刺大郡猶謂左遷今乃百十為群殆非為官擇人之旨臣欲乞按唐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臣又念昔者秦之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為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為州以太守

為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國家多命省署之職出為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為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為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制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際。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者與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為連。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以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臣又覩唐制內外官俸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閤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俸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羣官於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俸三分之內。其二分以他物給之。鬻於市鄽。十纔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西漢張敞蕭望之上言。以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吏俸不足者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為廉。其勢不能。於是宣帝下詔云。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石姓難矣。遂加吏俸。著於策書。臣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甚可駭也。豈聖朝稽古之意哉。臣欲乞今後百官俸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冗食悉罷。周行自清。臣又念唐虞之制也。凡預品官。各設

資考。課其最殿。歸於有司。或歷階以升。或越次而補。國朝多以郊祀覃慶因而稍遷。考功之黜陟不行。士流之清濁無辨。陛下深鑒其弊。姑務惟新。昨有事於禋燔。但徧加於階爵。雖矯前失。未振舊規。臣欲乞依舊內外官各立考限。復令考功脩舉其職。每歲置使校考以表盡公。資秩改遷。賞罰懲勸。一遵典故。以振滯淹。臣又念昔者成周之制也。公侯子男。皆列土以建國。大夫卿士。並受田而無征。西漢已來。用秦武功之爵。唯列侯啓封或踰萬戶。至關內侯或有食邑。不過數百家。自是因循以至唐室。但食邑者率為虛設。言實封者歲入有差。殆及聖朝並無所給。至於除拜之際。猶名數未移。空有食采之稱。真同畫餅之妄。臣欲乞依元和中所定實封條貫支給。削去虛邑。但行實食。以寵勳臣。臣又念國家每屬嚴禋。即覃大慶。叙封追贈。罔限彝章。乃至太醫之微。司歷之賤。率荷蓼蕭之澤。亦疏石窌之封。恩雖出於殊常。事不循於經制。臣又以勳散之設。名品實繁。律文以勳官為二。官已經刪定。故事。加散官至五品必以上聞。今朝散銀青猶關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臣欲乞自今後常參官。勳散俱至五品者許封贈官。階勳俱至三品者許立戟。每遇慶澤。令有司准式施行。既禮秩之昭彰。固名品之分別。臣又以五等之爵施之于今。雖有啓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苴茅建社固不可以遽行。翼子貽孫亦足徵於舊典。臣欲乞內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廕子。至公侯者許廕孫。別封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襲封。並令有司考求前制。所冀國朝無虛授之寵。臣下知延賞之恩。臣又以今之加功臣之稱。始於唐德宗幸奉天扈蹕將士。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為萬世之通規。近代已有將相大臣有加至十餘字者。尤非經據。不可遵行。所宜削除。

以明憲度。昔者講求典禮。晉國以清。考覈名實。漢朝稱治。當至化誕敷之際。是舊章咸秩之時。跂見太平。正在今日。臣學術素淺。文理未明。輙述狂言。以塞明詔。殞越于下。啓處不遑。干冒天聰。臣無任省循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大中祥符四年。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張知白上奏曰。臣竊覽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岳十二牧。百工允釐。百揆時敘。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為名盛之主。羨其任人責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後之人孰不稱頌哉。國家受命上穹。光啓鴻業。順考古道。增崇慶基。陛下聽政之初。愛民在念。煥彼宸範。垂為政經。授之守臣。俾治黔首。斯固踵唐虞之盛。而稱首於百王矣。昔唐李嶠常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先庶僚。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淛州郡方切擇人。苟有闕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脩。矧唐年非遙。州郡故事仍在。倘以為允。乞舉而行。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進策曰。臣聞古爵五等。裂地受封。各命陪臣。咸思俾乂。秦滅六國。分為郡縣。百世因仍。遂廢古制。天下之治歸州縣。州縣之治歸庶官。歷代以來。所難其選。設吏部之曹。張銓品之官。鑒裁不同。處置各異。自非毛玠之尚苦節。陳群之建九品。山濤之識量。任愷之忠直。王泰之接待。辛術之正明。高孝恭之藻鑒。裴行儉之博識。欲其材器無遺。與奪惟允。雖悉誠竭力。猶將不逮。唐室之制。入仕多門。選調之間。轉為繁總。格式

既冗貨賄滋豐九流遂失澄清官序遽成陵替國家因天成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共治天下銓衡劇地公朝急務長定之格選集之期考課之規各有攸叙奈審覈注擬出入多途請求之路交午如雲今吏之門衣冠若市貪夫優游於常調廉吏憤悱於選門能材且患於循資庸器自安於久次以至州僚縣佐頗有廢事曠官一吏失循千民失所蓋吏部不勤慎擇多士有曠精求負乘貽寇維鞠致誚紆民濟物諒在伊人誠當委注賢明專幹銓選並稽往制擇善而從但人數衰少題品易至賄賂不通則轉遷易當如其不逮抑之散地若有上材擢之非次無使息出私門權歸吏手則精麤可別勞逸自分但衆官懷黽勉之心即萬國有治平之狀

竦又進策曰張官設吏求材審能官職攸敘百姓允治古者旁求儒彦周制論辨材能六國談說校官贏秦農戰入仕漢則孝廉有道之舉方正秀茂之科上計之制任子之令魏晉而降取士多門制度云繁官途益雜唐革隋命因損舊儀置勳品九等自諸録事及諸省令史始爲課謂之流外由是府胥獄掾垂帶拖紳器名忽矣陵遲官府莫之統一國家經始尚循唐制百司伎藝皆收之選網守當之名勒留之蹔歸司出職頗繁有徒一命親民多乖治狀濟其私弊抑有成規蓋府寺之吏書筭之工因循久次不曉藝文及預官常何知政要可令申命司屬各限通經選集之期量加試難少識前言往行必知樂善嚮方不惟文德慶誕由是蒼生受賜顧覩狂瞽以適時宜

王澤下流天時無害庶官各守其序四民不遷其業其職廢則旱蝗肆

孽瘡痏徧野。政出於吏胥。獄成於賄賂。故國之股肱莫先其任。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國家之制。貴尚州牧。在顯忠遂良。於斯惟盛。而求賢審官。或未純一。頗有因緣久次。出分符竹。結託貴要。遂領藩條。或得用於虐刑。或成名於厨傳。以是奉法各異。爲政差殊。殭者失於縱。謹者失於凝滯。敢者失於造次。和者弊於黨狠。者弊於戾。或貪而有能。廉而無材。明於法令。拙於化育。喜於慈惠。踈於防戒。雖材不求備。難以適中。而任官惟賢。固宜慎選。然則罪莫大於貪暴。愚莫甚於闇懦。去此而徃。其失可追。伏願陛下委注台司。議新其制。明考課之令。重剌舉之權。自非該通學術。熟習政事者。不得除授。仍歲詔尚書省上其殿最。明示賞罰。若爲治有狀。則即郡進爵。但有善化不逾。何必三年而代。無使人弊於迎送。官弊於數易。惟陛下念之。夫隆宇文之業。增太平之基。不在斯今。誰塞其責。

仁宗景祐四年。蘇舜欽上疏曰。臣聞事不師古。傳說所譏。必也正名。仲尼之訓。臣竊以國之寺監。乃卿佐之局。南省諸曹。皆尚書之任。近朝多差京朝官。或員外專判於理不順。且遠方一州一郡。唯使相及僕射以上。方得言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重地。臣欲乞今後非有本官者。但稱權及勾當。不令專判。庶合前規。

慶曆元年。吏部尚書夏竦議職官疏曰。臣聞官必正名。職惟守器。稽考古道。職官惟稱。官雲紀火師之立。龍名爲氏之說。則有司存。各供王事。堯命羲和。分掌四嶽。舜陟帝位。官名攸序。司空以宅百揆。司徒以遜五品。士典刑服。虞掌上下。秩宗以主三禮。典樂以諧八音。垂若予工。龍允朕命。夏商官倍。其名罕見。五長分治方國。六卿咸主軍事。官告陳於左相。百官聽於冢宰。姬旦踐阼。憲章昭備。太宰授之以

治法地官責之以教豪宗伯主禮司馬布政秋官主典刑之任冬官以考工之職凡百有司皆正服位春秋列國陪臣命秩亡秦尚首商君立爵祖龍姷詭多設官名劉氏因緣遂成典故若漢官之制定名於祿百石而上差等十六或中或比頗正序列魏文盜漢乃設九品拓跋亂華參分階從梁氏置戎號之官隋室廣殿中之任其間南北離割羌胡猾亂兵革荐仍禮樂無度官以漸益職亦旋失有唐啓祚創置相因遞其末齡官號滋雜姑息將帥多加使領五代因循官次相迮國家削除前弊稽考故實損益沿革時謂適中但百執承事理有可疑達官分職職與官殊量材受爵爵與材異或隸官棘寺翻司太倉之粟繫職青宮分主關市之征或呼為博士不通章句之學號為著作閤知筆削之事或終年典禮未聞因循之議連歲執法詿有彈劾之疏或明於科律未登讞獄之司長於規刺難希諫諍之列或寺人命秩於方牧降虜受寵於通籍位以資升或過其材官以久遷或非其事人皆謂官為請俸之具位乃稱呼之號名實相違不可以訓語曰必也正名禮曰各司其局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故宣尼嘉虞人之守官仲康罪羲和之離次蓋官不易方守不假器陳力就列臣無虛授沐猴非戴冠之物方柄非圓鑿之偶函矢之業不同庖祝之任有殊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任官之道可不慎歟誠當稽堯舜之事行三代之法正其官司辨其職掌使上下之位無或僭差彼材彼枝授之彼官此職此事位不以資惟其人遷不以久惟其材寺人可以厚祿而不可以峻權降虜可以鉅賜而不可以華資若守帑藏倉庾之物主監權督責之局可別制官號異之典守隆皇宋之禮法敢守文之功業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周官曰

以儀辨等則人不越蓋任官惟賢不可不擇名以出信不可不正擇其賢則職舉職舉則政成正其名則事順事順則禮備禮樂之制自官始惟陛下采念狂簡覽儀萬死則天下幸甚

三年二月知制誥田況上疏曰臣聞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違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則與衆人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今筦庫冗散之吏尚赴內朝豈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前任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得奉內朝之事焦王素歐陽脩蔡襄皆以他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預其列於體未便欲乞今後並令綴兩省班次所貴名體相稱副陛下選求之意

知諫院歐陽脩論舉館閣職劄子曰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根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

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来館閣之中太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蓋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耻者假之既不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吏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祿況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為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半

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又有廣費資材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絕出。而唯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廕子弟入館閣。此蓋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爲衆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

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脩撰之類。而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脩又乞置諸路按察使疏曰。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曾建言方今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才四色之人。並行澄汰。仍具呈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本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其惡者黜。其善者升。中才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澄革四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唯樂因循。秖命諸路轉運使兼其職。尋亦再具論奏。其論格而不行。按察空文。遂至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困弊已極。而未能速効。

臣謂如欲因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強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坐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然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行芟闢然後以時耘耨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每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炳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遠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謹別條具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財擇如有可采乞早施行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臣伏見兵興以来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為奸每歲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人恣為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而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絶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二曰不才之人為害深於贓吏國家之法除贓吏困民先斃者乃行之其它不才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才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剥吏無貧富皆被其殃為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緜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善者降出外方若落此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未知朝廷本意反為民害或留滯廢事全

不施行。而又無糾舉。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行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賴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無退黜。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競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才。蓋為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若見國家責實求治。人人旌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雖有憂念恤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嘗見外處州縣。每一缺官替去。得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謌謠。今若盡去冗官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必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俯又上疏曰。臣魯上言。為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昨日切覩降敕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切以轉運使自合按察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切聞朝議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劾人。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偏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能無之。故臣謂轉運使無按察使。不才者既不能舉職。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

既無力以振救。調斂科率。又無由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絶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唯此一事。及民寃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今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為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内。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僚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少處路分。無察兩路。其侍從臣僚。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来請事件施行。其轉運無按察使者能精選其人。亦乞著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来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效。故改更雖數號。今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務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也。不但略言一二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

脩論大臣不可親小事疏曰。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注非輕。雖與兵戎體均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又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来。網紀寖廢。惟用人使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怪。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備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焦有裨補。既復朝廷之

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至和二年。脩為翰林學士上奏曰。臣竊以學士待制。歸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羣行。藹然衆譽。高才博學。卓犖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謹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唯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才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

脩兼判三司院時。又上奏曰。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并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懲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為太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矣。臣今略舉入仕俟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蠲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今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為將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案等。別無恩例。只自慶

曆八年勒立年限止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寔為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曆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甚為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来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僥求因入奏帶及抽差勾當欲勞酬奬及合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今乞一切止絶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邀官略陳此一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僚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

建官

宋仁宗皇祐元年。知諫院錢彥遠上奏曰。臣以侍讀侍制職名。乃漢文學諸吏唐常侍給事之官。清貴嚴近。職在侍從獻納。規諷謀謨。非資重才周。文華兼美。不授。非以恩例敘遷。可得國朝揀任精極。先帝時。待制張知白參知政事。方除翰林侍讀學士出外。及祥符中。特置待制四員。令更直秘閣。以備顧問。則聖人求賢擇才之意深矣。而近歲除授頗多。凡任使稍重。例帶此職。遣防列鎮。印綬纍纍不唯名數益輕。無恐奬擢有濫。夫爵禄品秩。其選謹則職事脩舉。其流雜則賢愚混淆。一失本源。沮勸何賴。臣欲乞今後自翰林侍讀樞密直龍圖閣等學士。及龍圖天章閣待制。並依翰林學士知制誥故事。各限定員數。遇有闕。方許除授。其三路帶安撫使。臣僚並乞別除職名。所

貴內外流品有殊。朝廷之官蓋重。
二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郯上奏曰。臣伏見朝廷以文武官入流無限。
審官三班院流內銓皆除注不行。故嘗詔羣臣博講利害。以求省官
之策。今選人改官已增立年考。晉史出職。又議塞他岐。唯貴勢奏薦
子弟不加裁損。則除弊之源有所未盡。臣檢會文武臣寮奏薦親屬
條制。文臣自御史知雜已上。武臣自閤門使已上。每歲遇乾元節得
奏親屬一人。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推官郎
中。至帶館職員外郎諸司使至副使。遇郊禮得奏親屬一人。總計員
數。上自公卿。下至庶官子弟。以蔭得官。及他橫恩。每三年為率。不減
千餘人。舊制須以服紀親疎等降推恩。然未立年月遠近為限。所以
恩例頻數。臣寮蔭補近親外。多及疎屬。遂致入仕之門不知紀極。漢
法保任。唐制資蔭。本止及子孫。他親無預。又不著為常例。今本朝需

恩至廣。人臣多繼世不絕。恩固甚厚。然事久則弊。亦當改張以救其
失。臣欲乞今後文武臣寮官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
除子孫依舊外。餘親候遇郊禮得奏薦親屬一人。其官序每遇郊禮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餘親候再
遇郊禮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再遇郊禮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
減。一年內可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
汰而自清矣。朝廷向來已曾更改資蔭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以限年
釐革。是致人心怨嗟。遂即復故。臣今所請。以奏薦親疎為等降。皆緣
人情。蓋人情於近親則恩甚厚。於疎屬則恩漸薄。今既許近親依舊
制。其疎屬止以年月遠近為限。不盡隔絕。酌於衆心。計亦無怨。唯聖
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或可塞。其邊臣及路分合得恩例。即乞
依舊。如許施行。仍乞候過今秋大享後為始。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謹按唐制。五品以上蔭孫。三品以上蔭曾孫。而無蔭兄弟叔姪之文。今文官自知雜御史以上。歲奏一人。武官自帶職員外郎以上。三歲奏一人。又無兄弟叔姪曾孫之品限。而旁及疎從。所以入流寖廣。仕路益雜。臣欲乞見任兩府聽蔭兄弟叔姪。見任學士。止任團練使以上。比唐五品得蔭曾孫。知雜御史正刺史以上。比唐五品得蔭孫。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專得蔭子。兄弟叔姪降曾孫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孫降子一等。又歲奏一人。與三歲奏一人。自有京官試銜郎之別。（武官亦如此）欲乞歲奏一人者。亦令三歲奏一人。於所得官上遞加一等。或二等以優異之。（若得奉禮郎大祝者。與大理評事諸寺監丞之類）議者若曰。今自學士而下。捨兄弟叔姪而專任子孫。非所以廣親愛之道。臣竊以為不然。兄弟叔姪於公則刑不相及。於私則財不相及。（著令因官置到資產。不及兄弟叔姪）至於朝廷爵賞則輕加之。為不可也。臣欲乞除品合得蔭外。朝廷必欲徇其私愛。加惠旁宗。且令依舊奏補無使入流。如有才藝。自隨科目貢舉課試中科目者。比類白身人優與推恩。其無子孫者。特聽奏旁親一人入流。如此。則下不失私親之愛。上無冗官濫賞之弊。

仁宗時。宰奏曰。聖詔曰。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貢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者。臣等聞欲影之正者。必端其表。欲流之潔者。必澄其源。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實治道之要術。朝廷設官取士。固有成規。三年一開舉場。九品盡由銓選。其餘資蔭入仕流外出身。或依託權臣。謂之門客。或因緣酬奬。不累年勞。擢例承恩。詭名希寵。人浮政濫。抑有由來。臣等以謂取士者。政之表也。補吏者。官之源也。近歲舉人殿試。有老榜之目。但論舉數。無取藝能。釋褐雖被朝恩。參選已

登暮齒。縱分職任。盡昧廉隅。臣等欲乞將來科場罷茲一事。又每歲百司人吏。出官甚衆。羣臣子弟。增年就祿。員多闕少。不得不然。今審官院流內銓。例許成資。便令除替。雖守闕者暫時為利。罷任者赴選益多。苟且因緣。不能盡舉。以上三事。欲乞各付所司審加詳議。委中書門下裁酌以聞。如此施行。似堪經久。

參知政事范仲淹上疏曰。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為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緜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脩。天下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脩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流內銓條詔程式。頗聞煩碎。權勢之與孤寒。優便之與遠惡。在乎均平惻隱。方協至公。況群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又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為國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總天下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衆舉。履行善狀。詣所屬薦舉。逐處官員更體量名實相副者。保明聞奏。當議別行敷遣。以勸天下之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窘於財用。經費以艱。刻剥既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至歲終。書其減省冗費之數。增息財利之數。蠲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逐處弛慢不為急務。倉廩漸虛。突傷無備。赤子之命委于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頒詔令。其天下官員勸課勞績。並合委本寺考較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縣絕。綱紀寖壞。制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序。慢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召。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脩舉。畫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磨勘差遣。皆有榮悴。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

以親民。或可任以殄寇。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總轄諸軍。其體寬大。更成邊鄙要在均平。揀擇材勇。貴其精當。至於戰陣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擇之數。軍旅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二帝三王盡心此道。即秋官司寇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并法寺辯明出入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冤之奏。盡委刑部辯之。此亦秋官司寇之政也。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相敵。豈敢盡行駁正。故沉冤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公事。并辯雪過負冤人數進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大體者。別具奏呈。令中書樞密院更從僉議。然後奏取勅裁。其逐司常務。即主判官負依舊兼行。

仲淹又上疏曰。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無事則武臣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逆亂者。及開元末。倚安忘老。仍廢府兵。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令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未類。且

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倉卒。不為國家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長吏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攝衆望者。有幾人哉。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猥之人。存留者不過勤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衆。未有統領而無所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無陝西關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為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員官吏為難。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為重。然國家恐北戎之疑。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頒命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未近成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人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急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誤大事。又良吏撫馭。恩威得所。雖有飢饉。不為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周制。大國三卿。命於天子。自大夫群士。皆命於其君。王卿士之官屬。亦各自選用。故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柬乃僚。惟其吉士。漢之藩國。朝廷獨為遣傅相。其中尉千石而下。得自署置。三府各擇掾吏。州郡從事。列曹衆職。悉任之于刺守。魏晉始建九品官人之法。中正覈人材於外。吏部銓授于中。而辟署之制仍行

不廢隋開皇中內外庶官閻論大小悉歸選曹無復外補唐氏雜考古法稍復其制採訪節廉之官屬判官而下皆自迎請其已就署徐乃上聞未奉報者攝攝既王命也悉無臺省望朝興國初始罷假攝支郡刺史專戮二千石凡諸辟用而重臣近職出臨方面自介倅寀佐逮諸掾吏得自王官請辟相承惟舊於政殊無損者而頃議者復為過論以為多引交舊或容請托又慮孤平之人纔上被代使奔命之不暇且郡縣送迎之荐勞由是復上奏辟之制臣聞書戒任賢之貳易美彙征之吉傳褒舉善詩貴烝髦且朝廷官人之法大體以保任論薦為選擢之路位登朝列職分半刺固可以舉其所知矣況大臣者上所尊禮而信用者膺共理之寄求自助之良設令引交舊而得賢容請托而不失才其亦何愆乎義凡所謂善知人者必審其善惡察其器能非交舊則何從知之

既無交舊之素則必求於長者之譽善人之論採清議訪鄉評而取之是故涉乎請託矣魏盧毓曰夫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畏教慕善而後有名是不猶愈於殊無善而稱者乎而議者迎事端以設防蔽滯俗情而虧大體使大臣知善而不得用知濫而不得去是何取乎理哉臣愚以為宜復舊制稍為條約遂其援能之善塞其過分之請論辟之始當依遷次而補除贊助有聞自用常科而獎薦誠有人乖物論非可掩之瑕事出倖私有駭衆之迹自可使憲著彈劾外臺察廉暴其妄舉之愆示以必行之典如此則當薦迎者有顧慎之意勵名行者有伸知之望吏皆勸向事斯脩舉翹楚必刈旬駒可墊上為掄枝以漸之道下免滯淹不調之歎千旌好善雖紀浚郊之美域樸官人終歸周朝之盛矣

方平又上論曰臣伏以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使一道百城號令千里

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弊。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稜。國朝倚辦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蓋漢刺史之職。而唐度支諸道巡院留後之任也。漢制。刺史掌以六條督察二千石。而不主金穀貨利之事。其主金穀貨利之事者。則大農有部丞州一人。而郡國有均輸鹽鐵之官。唐世亂後。急於兵食。而計臣始兼轉運諸筦榷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調之式。委輸之藏。而不總州郡之政。吏民之事。其總州郡之政吏民之事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今之外臺乃兼其任。授國寄用勢望甚雄。小大之政無所不統。夫其揆拾勾剥錐刀毫忽之計。損餘補寡。給報調度之筭。正一胥史可辦者爾。轉運使之大體。在乎訪視風俗。革正其因循之弊。廉實官吏。周知其否臧之才。此固水木之本源。衣服之冠冕。是之弗圖。而猥事乎米鹽匊秸之微。株效乎圭勺星銖之謬。而宿蒺大猾。據都邑郡

府署為豺狼之窟。州縣為虺蜴之宅。以至暴于天聽。達于四方。而外臺猶莫之舉也。此豈所以與天子共理之意歟。比者朝廷議郡長吏之罪。而轉運使坐累左遷。斯見乎朝旨務澄肅乎外政者也。夫聖人立法。所重成俗。習見既久。回革已難。今天下之俗。樂和易而惡堅介。貴循常而重改作。建一功利。必衆生事之名。免一惡隱。已落所怪。鳥衆棄乎早飛。故雖綱膺之蒙寄任于今。猶頓牧之當漢文之世也。臣又詳轉運之名。蓋以賦輿為主。似非專為舉賢黜惡而設也。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其居是職者先聚斂而後民政。又不可多譏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而又時遣使四出察郡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行郡國得專殺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分行四方。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郎官御史。訪事得失。臣愚以為宜舉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銜命分道。參考

民謠以升聞應正。効免庸暴。必列疏其能否之迹。實録其善惡之狀。以行誅賞之法。以立褒厲之道。至于有可興之功利。有可蠲之疾苦。草萊有幽潛之士。閭巷有節義之人。因得搜揚以輔政道。歴年輒一遣。而勿限于常。如此則吏知沮勸。常懷戒懼之意。民有侵枉。益開辨理之途。利害上達而不遺。恩澤下流而無壅矣。

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等昨奉勅。爲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平百年。官制未脩。方古爲陋。欲望討論有唐官制。及本朝官制品秩事任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聖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曾慰諄不蒙允許。尋具劄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位職任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即置局辟官次第刪定。奉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

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有府。辟召掾屬。唐制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爲宰相。尚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今平章事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亦是正宰相。崔溫等嘗爲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即須立丞相府。

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爲臺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府則大夫當復輕重乃等。

一。唐制無公卿。爲樞密使。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密。即欲改正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及尚書兵部。

一。尚書省二十四司。既爲虛名。所以官冗員衆。即欲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

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其涖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史及別駕之類。隨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頗有實事。於今唯散官猶叙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若以假虛名而佐實職。兼存亦可。

已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獄。刑部覆之。於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為駢衍。即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內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即欲裁損官制。當以審官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群牧司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即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已上所謂裁損者也。畧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左右史並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史官之任。不及聞前殿政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錄。今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勅。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唯於中書發敕。虛署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

閤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員數除授浸廣者縣邊幅不立也。諸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定其員著為久制。以革濫員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隸尚書。今卿監職事三司關領者。宜取還寺監。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右丞判尚書省事。給事中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國朝門下事即權用近臣判之。中書考即舍人年深者判。與唐制略同。惟昨上言者稱近臣判省太重。考按唐制似不如此。惟常袞自以同中書門下事。即當兼判中書省。是時崔祐甫以舍人判省。謂袞侵官。士論由此不平袞也。

一。一班自供奉官至殿侍差借之類。唐制武選皆無此名目。宜從置於外。以區別華冗。

一。朝廷若欲從改正之說。即候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約六典著書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著書。惟可將會要及諸司編敕并格令刪繁取要。因今日官名粗書職分而已。

已上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於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時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謹按唐制。御史府其屬三十人。所以重風憲之職。國朝以來。選任尤劇。天禧中。御史六員。蓋朝廷紀綱之地。為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為稱職。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近歲知雜中丞。不專奏辟。或命兩省臺參舉。而條制約束罕得應詔。雖素有才望。又限以資考。推擇之際。頗慎其選。臣竊見頃年添置

御史裏行二員。緣所舉之人秩序差淺。用之不次。必無畏避。自後因循而罷。物議惜之。方今臺官員數最少。糾彈之任。所繫尤重。欲乞令中丞知雜依舊例於陞朝親民官內保奏。堪充御史裏行二員。如稍不稱職。並嚴坐所知。

時劉敞上議曰。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一冉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則容偽。而為禮者惡煩。煩近於褻。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堯命九官。嚾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於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嚾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偽采名。要上迷衆。更以此為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豈獨煩於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為卿。退則又使太史

已。子產惡其為人。其後卒為亂。故飾偽之敝。至於此。非國家之福也。

公孫段尚其小者耳。子之擅薦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於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難進而易退者。非苟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於義。不犯非禮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於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以偽之。敝

綱之失。無甚于此。臣伏思。主者建立官局。張設法度。擇人守之。所以防檢繆失。共成治道。而朝廷自壞其法。不知為此。將以何利也。伏望聖慈。旨揮中書。追詣等敕命。令由本司使臣得申論議。以正陛下之官法。

維又上奏曰。臣近以御史知雜呂誨等降黜敕命。不由門下封駁司。直送本家。嘗具論奏。乞追還以正官法。至今累日未見施行。臣伏思古者並建庶官。各有法式。所以決成治體。遠防禍敗。雖王者不得而私也。況大臣乎。溥化中。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點檢看讀。點檢了。敕命。其實封敕文。並仰中書房候印押。下送向敏中等看讀。點檢了。却實封發放。祖宗所以審重號令。防檢繆失。如此其至。今朝廷一旦驟私意以壞聖王之法。快目前而忘後世之慮。獨何謂也。方今官失其法。人怠其職。百事隳廢。日就衰靡。臣愚切謂。但有以力振頹敝。而陛下君臣方共為此事。臣切為國家憂之。伏望聖慈以臣此奏。并前兩上章。早付中書施行。臣懦不能為陛下守官。伏待譴黜。

維又奏曰。臣近以降黜呂誨等敕命不由銀臺司。累具論奏。今又聞罷傅堯俞等敕。亦是直送本家。臣切以法制者。天下之公器。非天子所得私。而亦臣下所不敢輒廢也。故法有不便事則易之。未有設而不行者。人有不稱職即去之。未有存而不用者也。陛下繞畢亮陰。即降詔戒厲臣下。曰。內外因循惰職者眾。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又訓以易憲。孳孳孳孳。各脩厥職。詔下以來。未及一年。不聞群司有所進益。而公卿大臣乃自壞法度。遠庶詔文。臣雖區區為陛下愛惜此事。章三四上。不蒙省察。京都之內。禁門之中。尚且如此。而欲以風勸天下。推利及民。豈可得哉。孟子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有言責者既不得其言而去矣。不得其職者尚

且胡頹苟處乎。況臣兩還詔旨。今又不能仰遵聖訓。為官守法罪戾仍重。豈久玷侍從。高竊封駁之名。伏望聖慈特賜罷黜。所有銀臺司等職事。臣更不敢僉書。見居家待罪。

英宗時。翰林學士張方平上奏曰。伏以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以體例次補。日近詰命。或有卹淺傳為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劄之辭。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皆適函題。或以華心夷狄異類。或以向化。故知文辭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王澤也。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辭禁。有自兩禁黜為管庫者。蓋惟才而是用。豈為人而擇官。其備起居注。史館脩撰。即次除知制誥之資序也。今朝士不脩廉恥。至冒憲章。法座之前。輒白干請。竊謂若此。除授宜詳加推擇。必其人流才地。辭學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文物盛於本朝。光華照於天下。使名器以重。堂陛以隆。天下幸甚。

右正言劉安世建言。祖宗之待館職也。儲之英傑之地。以飭勵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優其廩不責以吏事。所以滋長德器。養成名卿賢相也。近歲其選寖輕。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獲貼職。多開倖門。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審其果可長育。然後召試。非試毋得輒命名器。重而賢能進矣。

神宗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以三代聖王之政。至於久則不能無弊。在審所救云尒。國家享天下逾百年。凡當世舉可以脩舊起廢。興利除害者。固非一日。至於近日改更宗室法度。省罷銀臺奏白。減外親奏薦。處置疫癘官吏之類。中外之論。孰曰不然。惟

是制置三司條例一司。本出權宜名分不正。終不能厭塞輿論。蓋以措置更張。當責成於二府。脩舉職業。宜倚辦於有司。若政出多門。固非國體。宰相不任其責。則坐觀成敗。尤非制世御下之術。薦臣昨來已曾論列。所有制置條例一司。伏乞罷歸中書。其間事目有可付之有司者。即付之有司。

公著又上奏曰。臣近具劄子。言乞罷制置條例司。歸中書。至今未蒙施行。臣聞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來制置一司。既不關政府。下又不委有司。是以從初置局。人心莫不疑眩。及見乎行事。物論日益騰沸。蓋朝廷大事。無不出於二府。惟是今來制置條例。實係國家安危生民休戚。而宰相不得與聞。若宰相以為可。自宜與之共論。以為不可。亦不當坐觀成敗。但事書救尾而已。至於倉場庫務瑣細利害。又恐不必執政大臣然後能集。臣又聞聖人之政。貴乎顯仁藏用。管仲霸者之佐耳。及其為令。猶曰法成而鄰國不知。今朝廷處置實未能有利及民。然而先置一司。使天下疑惑愁怨至今不定。恐非策之得者也。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公著又奏曰。臣近為降下司馬光等告敕到封駁司。尋以為不便。遂具封駁聞奏。切知已直降光等告敕付閤門。臣伏以祖宗置封駁之職。蓋以朝廷政令不能一一盡當。故使有司得各竭其意。是以即有既繆當官守。苟有愚見誠不敢自默以失祖宗置司之意。是以即有論列。今來朝廷既以臣言不當。自當顯行黜責。其所降敕告亦須經由本司。蓋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可廢。若因臣一言不當。遂使今後封駁之司不復能舉正職事。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伏望聖慈正黜寧三年。右正言李常上奏曰。臣伏聞近差諸路擬舉常平廣惠倉

條敕旨。不由封駁司。中書以為係是舉差。臣切以為過矣。國朝因唐故事置門下封駁司。自是非機密宣敕。皆使詳讀。然後頒下。其或失當。得以駁正。所以謹出制命之意亦已至矣。故祖宗以來。多選方正望重之臣典領是職。緣於朝廷所補非輕。其為責任甚重。今遣使四出得興利除害。舉察州縣。使事之重。與監司略等。而不付之有司參考能否。隨處綱條。理實未順。兼封駁之任。雖人主親所選任。皆得以其職言。今曰舉差。臣所未諭。臣恐朝廷典則。寖得緣事廢紊。伏望聖慈特賜旨揮。並依舊制。庶命令所加。務於詳審。有司職業。貴以備舉。

元豐中。判三班院曾鞏上言曰。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二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今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為二十有四。所以弥綸庶務。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產。以租庸調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最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迺考尋舊章。著之簡冊。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為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蓋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者。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脩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臣張

等奉勅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實任此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為歟不敢以疑說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革敝興壞以脩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遞自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就列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群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學為職宜略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閒尚可孚強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墓恩私不知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戰慄之至

銓又上言曰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令百工庶務類別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弥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群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弊倫庶政叙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

今百司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位叙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勤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之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今僕

射尚書侍郎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之煩簡。使省書審決。其當屬郎員外郎。其當屬尚書侍郎。其當屬令僕射。各預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鉤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其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希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敘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敘。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勞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禮部之任。不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彝倫庶政敘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斷。惟陛下之所財幸。

翰又言曰。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繇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巡狩四方。則皆脩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更革。況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篇之跡哉。故陛

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等。此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以明制作之體。惟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群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懲庶績。而康萬事。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脩名責實之意。其書宜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又字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為世作則之心。

鞏又言曰。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顒顒。跂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絕。其於脩察漏略。檢防散逸。弥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斂藏識別。以至於官寺什器。凡物之屬公上者。亦皆當鈎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略。散逸之敝。非獨儆當今典領之懈。且以絕異時追究之煩。

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枯。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榷山澤之利。與舊

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罷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

神宗時。鄭獬上奏曰。臣竊見言者患官入之冗。故有省任子之議。臣輒條其一二者。昔之兩制至宰相。正刺史至節度使。歲補一人出入。特恩不預焉。今二府郊祀則補二人。兩制及正刺史而上一人。是省於舊三之二矣。帶職員外郎至諸司使已上。舊郊祀一人。今兩郊祀一人。是省於舊已半矣。昔之遷官以三年。今遷以四年。及其至可以任子。時已六七十矣。人而至六七十。其心覬一子承家。豈不惓惓可憐哉。今誠再省之。恐太刻薄。有以傷陛下仁愛之心。其猶有可省者。

嬪御而已。或有一二而不在此也。雖然。患入官之冗者。奚不擇焉而後仕。今無黑白。一緊以入官。雖有司試以格詩類皆倩人。茲與不試同。如欲省任子。則莫若有擇焉。凡任子已補欲出身仕者。從其所能而試之。或以一經。或以禮學。或以法律。或以文辭。武臣則試武技。或以策略。每歲二月集于有司。如試進士武舉法。差官糊名。較實中程。乃得仕。如此則得仕者必少。而所取者材。子弟各相勉強於學。又有勸焉。如有不能文墨而獨可以才幹者。則請家一人不試而得入官。此所以盡人之能。而且不絕其世祿也。至於俱無能焉。則終身不得仕。是不才而已。又何憾焉。臣又以臣下至病眊不欲去者。顧祿而已。至不得已乃求宮觀。留臺監權。是終無去意。臣欲乞分司致仕官。其俸錢皆勿奪。俾終其身。病眊者有所養。則必有相引而去。彼居閒里待次累年。俸錢亦不絕也。縣官何惜一二千錢。俾之得以禮而引退。

且有優遇老臣之恩。至於貪贓酷吏。一有所犯。此可終身勿令仕。茲亦有省官之術焉。臣誠不欲陛下初即位。德澤未及宣究。而遽有刻薄之更制。此臣所惜也。如臣議可采。欲乞付中書與衆人之奏。論定其可者焉。

獬又上奏曰。臣近蒙降到詞頭。除東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李定為遙郡防禦使。臣雖已進草。竊在議者籍籍不已。熟究其然。誠為濫寵。何則。諸司使副。在祖宗朝例無磨勘。天聖中。方許四年一遷。至昭宣使止。閤門使副。四年一遷。至客省使止。皇祐中。橫行始有定員。不得溢數。近時橫行遷者。以謂員既有定。則更授以遙郡。及諸司使遷至皇城使者。又惜貽宣使不除。亦授以遙郡。但恐數十年間。帶遙郡防禦觀察者。比比皆是。則所顧者小。而所失者更大。正任團防有十餘年不遷者。觀察使有終身不遷者。心覩其遷。則謂非有戰功。則不可。平時息兵從何而求戰功哉。朝廷愛惜名器如此之重。何為遙郡則接踵而授人。計之自刺史累十二年使可至觀察使。一日有橫恩解其使名。即為真拜。豈重於彼而獨輕於此耶。屬者劉永年為團練使十餘年。以邊任方除防禦使。既除而言者指為非是。於時即行追罷。今定為團練使纔四年。以磨勘轉遙郡防禦使。又四年則遂為觀察使。非濫寵而何。宜議者之不已也。此弊不可遂長於此。猶可以為救。宜詔兩府更定武臣遷官條例使淹速各得其敘。以革前失。如欲定之此授亦宜追還。庶幾清朝官無幸位。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近有劄子。以銓選吏員冗雜。縣令最為親民之官。欲乞稍加銓擇。以手實之優劣。縣政之繁簡。各分為兩等。選循良幹敏之吏。使治其劇。其次等縣亦並以奏舉人。及常調縣令。庶任有三人舉主者充。法嚴其保任之責。而優其奬待之數。使賢能者有

所勸激而勉充其選亦銓衡選任之先務也留中多日未蒙頒降施行竊意陛下重其更張不欲使常調入令之人別無差遣因茲濡滯注擬不行臣竊以為不然契勘銓司常調令録大率不過九百人除見任録叅或監臨場務及自該入等差注人固已三分之二矣其餘得替守選注官待闕又已過半則逐時在銓守候差遣常無一二百員今所汰去者盡是舉官不足或無勞効莫非貪耄不職之人雖由此罷之其害猶小或付之百里之命使民倒植其為患豈不大哉臣今相度欲乞將諸路州軍係主戶三萬已上縣分主簿及節鎮判司員闕與理令録資序許常調令録不該入等人注填如願折資差遣亦從其便則員闕足以相當而無留滯之患矣臣又觀天下京朝官知縣員闕其間甚有戶口浩穰獄訟繁劇號為難治之處有累政而以事去官或曠歲而人無授者如南劒州之尤溪邵武軍之邵武建之浦城信之上饒洪之分寧虔之雩都如此之類天下甚多審官院雖有指定繁劇兩等選差條貫然多該說未盡如前數邑率皆不預其數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別令體訪定奪轄下自來最為煩難不治之邑凡有若干將合入本路分入揀選腳色舉主多有勞績或曾係臣寮奉勑奏舉素有才望之人不依名次保明超授謂之繁劇選差其次雖有難治之邑但封疆闊遠主戶及三萬以上者並於以次腳色內銓擇謂之選差內有圭田優厚號為善闕如秀之華亭明之鄞縣常之無錫之類凡有若干並升為通判差遣謂之優選其係繁劇選差人候任滿日別無遺曠許先次指射更與優選一次仍與通判合入人相兼選擇合關升通判者與理通判資序其係選差者除兼兵與中等已上圭田處依舊條無酬奬外其餘不以路分遠近但能振職量其績効亦並與先次或優選一次已上如逐任內治迹稱最

當與優加奬擢。其有繆濫不職者。主判官稍涉私徇情。亦乞特行黜降。如此則高才良吏知有聳勸而樂親民政。天下繁難不治之邑。莫不均被仁澤矣。如有可采。伏望并旨前狀降付中書。特賜詳酌施行。

襄又上奏曰。臣竊謂縣有知令最為親民之官。不可一日虛其位。而或任非其人也。臣所領審官東院契勘近日合入親民資序官七十餘員。知縣闕次八十餘處。全然差注不行。自新法已來。縣道事繁。督責嚴密。被累者多。故雖有廉良之才。稍知自重。則莫不畏罪規避無敢就者。至有折資願就閑局。此人情可知也。今來任知縣人不減五十餘員。并正任監當人又自有九十餘員。其監當闕次只有十處。不惟縣道闕人。兼監當待次人無由敷遣。臣愚欲乞詔諸路監司長吏。今後縣道官員除庸繆不職及委是故遠新法。合行衝降外。自餘若非遠越不職。偶因過不逮之人。少加容貸。原情薄責。使不至於黜降。則人人樂居其職。無或規避也。仍乞今後於元係親民降充監當人內選擇腳色如公罪及私罪杖已下。情理不至深重。歷任曾有舉主十人以上者。許申中書審察。與依合入遠近權指射知縣硬闕。并無人願就過滿見闕理監當人資任請受。仍不許不依常制奏辟。如此。則縣道不至闕員。而徵累之人免於留滯。可以責其後効矣。

襄又奏曰。臣竊以諫臣司衮職之闕格君心之非。臺官糾正朝綱。繩百官之失。明其職之各異也。伏覩近年臺官侵諫諍之職。諫臣言風憲之事。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臣今欲乞諫臣惟司人君言動之過。補時政闕失之事。若夫百寮之愆縻。臺綱之不振。則有御史在焉。庶幾臺諫之任皆得專職而言責不紊矣。

襄又奏曰。臣竊以封駁一司。乃朝廷慎出命令之關防也。故凡宣勑之出。莫不由於門下者。蓋慮政令有所未便。刑賞有所未中。差除有

所木當則有司得以看詳而舉駁是非亦補朝政之一也近者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范鎮奏為差提舉廣惠倉官員舉官任人國之大典萬一有不當義當駁奏豈可與閑慢文字一例直降不由所司上廢朝綱下失官守此近年已失之事豈可按以為法哉臣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除閑慢機密事依例直發外自餘事關朝政有所可否者其宣勅並令降付封駁施行庶不失祖宗之成憲也

襄又奏曰臣竊以審官東院之職自少卿監知州軍至京朝官而下不減三千餘員注擬陞改所繫非輕事自尤衆宜其法式詳備乃可遵行而見用一司編勅自熙寧八年頒行以來中間續降節文屢有衝改已非舊文蓋立法之初失於簡略吏員既衆發遣不行動多窒礙條約事理不能周盡或輕重失當於義未安有司動須申明士人時有訴述裁決辨理上煩朝廷臣自蒙恩領職歲月頗久考求利害粗有條理臣今欲乞將審官東院一司勅依國子司天監例許從本院看詳刪去煩文補其闕略凡前後申明所得裁旨可立以為法者並行編定其事理未盡未便者並具奏陳或申中書詳酌刪成審官東院令勅式庶幾著為定法可以久遠施行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上奏曰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所以廣聰明而益治道也昔在童聖之朝開廣言路置諫官六員仁皇慶曆之初亦嘗增置員數近年以來止及三員又自呂誨改御史中丞其闕至今未補當陛下求治之際耳目之官正宜多設伏望聖慈檢會慶曆故事增補諫官員數庶使言路得人上裨聖政

純仁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乞添置諫官員數未蒙朝廷施行伏緣

諫官通天子耳目之臣設之不可不備當陛下明目達聰之際尤藉
群才協力況有呂誨員闕久而未補陳襄至今未到惟臣獨員當此
責重進無同僚協恭之助退無商議講求之益以臣暗拙實懼曠闕
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

建官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疏曰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況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脩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曰有

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鄉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為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按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達事理。定奪歸着。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駮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駮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駮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駮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駮正。則為反復。近日中

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主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為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為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脩改。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為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脩立。

光又上疏曰。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除利害。此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古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米塩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

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事大小鑿限。若有稽違。即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未得者。申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更改條法。或奏訖特旨。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

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

光又疏曰。臣於去年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為兵不復用。雖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

數千為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奸宄哉。臣目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旰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鬬。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准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復。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

將官已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驕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

光為左僕射時。上疏曰。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專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為之。未嘗輕以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黜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寡。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或通判知縣監當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監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眾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眾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憲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勸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丈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

廢格。不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歷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為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即乞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糴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兌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闊遠處巡歷。及管勾不辦。即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強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住滯。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為辦集。

右正言朱光庭上奏曰。臣等伏覩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尚書侯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踰月于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多士紛紛之說。不可勝紀。聊採十說以陳於前。惟陛下垂聽。幸甚。說者曰。立為此法。庶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令帶出。臣以謂為中書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於臣下寵光亦異。今既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善遷。迺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自尚書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職矣。此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為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後合為待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待制。則為降官。與直學士。則為亂法。舊制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轉待制者。今為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今中丞反輕於前日之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今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為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為美遷。今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人。亦輕於前日之制誥也。又既為中書舍人。以典制誥為職事。其於侍從最為親近。豈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衆材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為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

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混殽。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来以寄禄官為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為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為叙遷之官。故更以帶職為寵官制以後。以階為寄禄。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為重。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術中者。唯名與器而已。故美官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為榮。為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歳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以苟得自矜。而高材以同受為耻矣。此不可九也。待制職備顧問。非學術該通議論雅正。誰宜為之。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世人人皆以為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譏。以玩陛下名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脩明法度。齊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以並行。伏望聖慈特詔輔臣別加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庶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將来而可久。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才者並用。則職脩而事治。才者不用。則事紊而職廢。才否並用。則政事之不治者常半。今之士大夫列于版籍者。可謂至冗矣。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舉天下之員闕。不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選用闕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大率一年以上。選人須及二年以上。或二年而闕次之遠者。莫如選人。大抵一官之闕。在任與夫已授而又擬之者。凡三人。故自得替。如不該移。令待試法之中。否。須近一年

而後擬呈已擬差必待闕三年而後就職七年之間方成一任京朝官待次幾一年而後得差遣待闕一年然後就職五年之間方成一任以常人言之三十而仕又十五而改官至七十而致政其成七任耳又況二十未必仕仕者未必皆至七十而又有不幸私故陷於吏議年雖及之未必滿七任也故舉天下之士大夫其才可以治事不至曠職者未必及半就令及半居閒之日常多而治事之日常少此大卜之郡縣所以不治閭井之民未純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臣以為欲郡縣之治在夫才者居職欲才者居職在乎使其居閒之日少欲其居閒之日少在乎清入仕之源切觀今之自文職入流若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史是也自武職入流者凡三武舉補蔭與夫百司胥史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史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何以言之為進士者自十年就學加之十年而後餘治經閱史綴緝文詞又加之十年而後能問學通博成就其志其學可謂勞矣及夫有司試之必擇其明達義理而稍工文詞者方得薦送又求其尤者始預禮部之選又加廷試而後賜第擇之可謂至詳矣三年一取士舉天下學者群試于有司亡慮數萬人而賜第者僅五百人取之可謂至艱矣彼貴遊子弟恃其父兄之蔭補類多驕墮不學僅通經義稍成文詞者則必中選就令屢試不中年及三十亦得出仕其昨進士篤志講學趨操自立宜有間矣百司胥史主行文書積年寡過例該祿仕又豪右之家以貲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奬薦之所不及彼固分甘自慶於卑賤之地豈復有奮勵之意其昨補蔭子弟聞父兄之教少壯就官有向進之心宜有間矣由此觀之計才量仔可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史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理之必然也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

凡五等。其最濫者。但曾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其就廷試。則試題平易。字數減少。有司考校又加寬假。但粗成文理。不至甚紕繆者。皆置第四等以上。未滿七十者。即更不須保任。便許出官。昨元豐八年。特奏名係第四等以上者。四百餘人。可謂冗矣。夫進士自秋試至省殿三處考校。僅取五百。其間尚容幸得。又況偶獲一薦。累試見黜。年高才耗。學術忘廢。其比進士實固相遠。而又五路學者鮮少。取人數寬。但獲一薦。雖不事學。坐待及三十年。便該仕祿。大率多年五六十以上。既就仕官誰肯舉薦。夫以血氣衰耗。有苟得之心。薦舉不及。無向進之意。其能精明治事廉潔自守者。十無一二。智識才力方之進士。固有間矣。夫以特奏得官。與夫補蔭流外之人。學術才行皆不足以方進士。而又仕之數常多於賜第之人。並趨吏部。吏部按格不計入流清濁。才行高下。但以到部先後注擬授差遣。以此待次者常至七八百人。注擬二年以上員闕。故負才可用之人。率為特奏名得官。與夫資蔭胥史之流。冗占壅滯。比肩待闕。居間之日多。而治事之日少者。常以此也。不清其源。欲官之不濫。才者之獲進。不可得也。臣以為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蔭胥史是也。竊聞嘉祐四年以後。係特奏名者纔數十人。自治平至熙寧三年。止有百餘人。自熙寧六年至今。每次推恩入仕。不減四五百人。臣欲乞參酌祖宗故事。須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計若干舉。方許就省試。實得文解及經殿試若干舉。方許就殿試。其就殿試文理稍優者。方得充四等以上。每等限定人數不過若干人。其在四等外者不理選限。其曾預一薦。雖及三十年不在推恩之限。蓋累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即須稍有文學。不至空疎。四等以上限以人數。則有司所取不至冗濫如此。則稍可以革特奏之弊矣。臣又見廣南攝官。

取本路曾預兩薦者權攝簿尉一任無過遂行正校雖曰優假逐方士人然僥倖太過若量加舉數即可以損入流之冗矣臣以為古人之仕者世祿蓋使為之後者一人世焉祿廩之而已矣詩人之所譏謂棄賢者之後絶功臣之世今之寄祿官自大夫以上初升大夫即奏補子弟一人其後兩經郊恩與致仕之日皆許奏蔭其為大夫以上歲月深久往往奏薦多至數人夫廩謹無過積日敘遷而為大夫者未必有功而賢者也官其子弟一二人以寵其後固已厚矣臣欲乞自兩省兩制以下至大夫奏補之數宜加裁減限以多少則可以革資蔭之濫矣百司胥史積勤累日大率須及二十餘年方得出仕唯三省人吏最為優幸每以點檢諸處文書酬奬減年出官最速其不願出官者並理資序至為郡守宜加裁抑使無過厚則可以損雜流之弊矣四弊既損則入仕之源清而才俾可用者不久於待闕則治事之日多而職業無不舉矣臣聞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今若捐虛授之禄以養害民之吏姑息不才之士以妨有才之進豈為民設官之意耶願陛下明詔有司講求官冗之弊澄清入仕之源以幸天下實非小補

知慶州范純仁上奏曰臣昨准兵部相度欲乞應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序相壓其城寨等管轄蕃官即依舊在本轄漢官之下詔依兵部所乞契勘諸路蕃官系繫官職高卑久例並在漢官之下此所以尊中國而制夷狄也行之永久人情安熟雖蕃官之甚黠狡者亦不敢有覬望等華之心蓋分義體勢不得不然上下遵承自無爭較況蕃官職名雖高只是管幹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須從漢官彈壓理斷及戰鬬亦並用漢官使臣統制驅策故於平日必使名分相殊體勢相異則緩急之際不失統御今若無故忽更舊制悉

依漢官之法。便與不相統轄之官依品序位。即邊上使臣及京職官。當在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而沿邊將副使臣纔過替移。或於它處出入相值。坐席相同。便合在舊蕃官之下。人情之間。豈能堪此。況夷狄之性。兇狡尚氣。當務裁抑驕慢之心。豈可輒啓。契勘緣邊使臣任滿多是就擬鄰近城寨差遣。它日或再相統攝。即漢官使臣中必有懷憤報怨之人。而蕃酋之徒既以等輩自處。必生嫌恨。致統制官司煩于處置。開端生事。為害不小。防微杜漸。實在于此。伏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諸路蕃官各依久例。不得與漢官敘班。並在漢官之下。所貴不失中國夷狄尊卑之限。絕蕃酋驕慢覬望之心。統制有常。永為後患

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奏曰。臣伏覩先朝復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欲其分治職事。悉如唐制。臣竊以尚書省吏部典選。戶部掌邦計。刑部主國法。此三部最為重。而侍郎郎中員外多不久任。遷轉頻數。未熟本部職事。已見遷改。必致胥吏乘間作弊。行遣迂滯。臣欲乞三部郎中員外。須令並滿四年。理為兩任。逐任與升資序。立為定制。經久遵行。內吏部戶部司封司勳考功虞文金倉部。亦須再任。與逐任升資。上件三部郎官。佐本部長官主判。逐曹任官材。掌邦計。主國法。皆是國之重事。伏望聖慈詳察。早賜施行。

開封府推官畢仲游上言曰。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恩而髣髴焉。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執事。循用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循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

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尊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審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名曰録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者。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蕪昔日宰相罷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禄大夫一階。蕪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蕪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音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為高。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

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及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為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黄録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已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禄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

事大而緩。則由寺監而上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為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於期會。脩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為可循也。

仲游又上言曰。道不足以通庶事。未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舜之德賞延於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祿。可世之祿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之。則無徼多之患。自漢以來捨其賞延世祿之說。而不達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為天下之大慮。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叁拾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蓋不祖太宗之時。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司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為取士之門。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千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邪。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為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為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殆非歲數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於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絕望於蔭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為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實其試法。試而中於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患。順於人心所利有五。不增蔭補之期。無所觖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於不學。而今實其試法。則自勸於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為政。不病於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

者皆為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於自試而止取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仲游又言曰事不於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有得弊并難治而欲救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遂返於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或者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亦非治天下之術也昔周制六官其屬三百有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五十五在外之官猶不與焉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而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官冗可謂弊矣而本朝之弊則尤甚於漢唐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萬事草創中外之官不足以更代故多為入仕之選以應用而後世不知改作以適時變返有增而無損故治詞賦者舉進士誦書者為明經五品已上歲得任子

而流外雜色之進蓋不可勝計至於今日尚書侍郎左右之選多至數千居家未仕與祿食於四方者倍乎在選之數被代赴選與已選待次又與居家未仕食祿者比而科舉任子益來而不已不知數十年外官冗之弊將何如邪則救之之方正在探其情而理勝之耳夫奪之則喜奪之則怨雖人所不免苟奪之以理亦無可怨者故管仲能探其情而理勝之故也今科舉之士雖以文章為業而所習皆治民之說選於十萬人之中而取其二三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雖有賢者而驕驁愚懵未知字書之如何而從政者亦甚衆雖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豈能不以為愧而且幸哉然則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者朝廷所以厚公卿大夫之家而嚴其選者乃將治民而不可忽選之之法宜比進士加寬而所謂銓試

者則加密。或十而取其一。或以二十而取其三。唯朝廷之所進退。中選者遂比進士而治民。不中選者亦足保妻孥而免於皁隸。順於人心。其利有五。公卿大夫之學皆勸於子弟。其利一也。得選士以治民。民不告病。二也。中選者遂比進士。彼之所願。三也。不中選者少沮而益勸。無甚觖望。四也。官冗之弊從而可救。五也。蓋事不於無弊之時為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為之所。既已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卻返於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而以其弊為不可救。聽而任之。則又非所以憂天下慮後世。然則欲治猥并之患。為一世之慮。奪天下之所喜。而要使無甚觖望。非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無可為者。若明經流外雜色之進。則在朝廷斟而嚴之。勢有不可罷者。則十省其五六。不繫今日之輕重也。

中書侍郎呂大防上奏曰。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為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總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效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不才者得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為。豈不可懼哉。其弊蓋由朝廷不早為準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人。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

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三年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奬。廩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安世又上奏曰。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覩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源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安世為左諫議大夫時。上奏曰。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煩。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掄。不容虛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多。此堯舜三

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往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己。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遣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為捨朝僉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司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王續。堂除管勾左廂軍事。奉議郎劉敦夫。堂差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柬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並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係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於失職。以漸復舊制也。

安世又奏曰。臣前月十二日上殿具劄子論列堂除之弊。乞詔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旨揮。以在京寺監主簿等數十處。送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闕。尚未盡還。臣竊謂朝廷之上。宜選大吏。其餘小者。盡可付之有司。今堂除之人。日益加多。差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

部之闕日益加少。則孤寒之士所得愈艱。羈旅留滯。動踰歲月。此最更張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稍謹堂除之選。仍以元豐八年後來取過外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外。其餘付之有司。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吏部差注得行。必無淹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

曾肇上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于三省。詔令所出則自中書。審覆駁正則繇門下。受而行之則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闕一。中書則有舍人主行。門下則給事主讀。尚書則有左右司郎官受付。使之更相彌縫。更相可否。然後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立政官人。舉無過事。此祖宗設官分職之本意也。蓋三省各有分守。不相侵踰。而門下一職。近取諸身。則為咽喉。遠取諸物。則為門戶。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自來舍人不兼給事之職。伏見近日給事中封駁中書錄黃。三省進呈。却令舍人書牘行下。臣愚竊恐因此隳壞官制。有損治體。寖漸不已。遂成大弊。此臣夙夜熟慮。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伏望聖慈戒飭執政大臣。謹守神宗所定官制。勿使三省屬官得相踰越。而中書詔令必由門下方得行出。以明職分。以正紀綱。以為天下後世之法。陛下留意毋忽。

紹聖元年。監察御史蔡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聖旨。內藏庫見催索戶部太府寺借欠出豁錢物不少。依舊更不統轄者。臣竊見國家分職設局。所以舉官治。而府藏出納。尤宜參互鉤考。以檢吏姦。臣契勘元豐詳定官制事目格子。太府寺掌庫藏。項內有內庫拘催交納。逐季點筭。內庫申到納訖官物帳狀。抄上勾銷。內庫納訖名件之類。凡八件。格目甚明。又太府寺案。名稱內藏庫隸右藏案。即是舊隸太府。非無文據。臣嘗聞真宗皇帝謂王旦曰。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

用非自奉也。顧外廷不知爾。臣竊謂既通軍國之用。則隸戶部太府寺。正其宜也。惟禁漏泄見在物數。其餘雜務事件。如官制格子該載者。委有關防不可畧去。欲望聖慈。省察元豐官制格子等。特賜睿旨。令內藏庫復隸戶部太府寺。所貴百官庶府皆有統帥。事歸一體。

監察御史龔夬上疏曰。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然則先王建官。因革不常。其來尚矣。臣伏見言事御史。自皇祐以來。員數不常。昨置六察官。方推行之初。事務繁劇。故令專領察事。今來按察之法久已就緒。在京官司無敢如日前。遲者則治察御史。其職太簡。臣備員臺屬。適值兩院闕官。兼領六察。未見廢闕。然則人治兩案。俾兼言職。自不相廢。況元豐三年八年。并紹聖令察官。各兼言事。伏望聖慈特賜詳酌。令監察御史三員兼掌論議。庶幾益廣言路。以稱朝廷明目達聰之意。

哲宗時。尚書右丞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覩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邦。寅亮天地。然皆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作而行之。此三代之明法也。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長官共職國政。事無不總。不專治省事。國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脩定官制。凡除授臣僚。及興革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尚書省施行。每省各為一班。雖有三省同上進呈者。蓋亦鮮矣。蓋先帝臨御歲久。事多親決。執政之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當時為可行。今來陛下始初聽政。理須責成輔弼。況執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選。安危治亂均任其責。正當一心同力。集衆人之智。以輔惟新之政。譬如共輿而馳。同舟而濟。人無異心。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伏望聖慈留神省察

劉摯上言曰。臣伏覩近降指揮。增復館職。及職事官。並許帶職。給諫

以上一年帶待制。尚書二年帶雜學士。臣竊謂國朝舊制。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誼文學之士。高以備顧問。其次與論議典校讎。得之為榮。選擇尤慎。自元豐中脩三省寺監之制。其職並罷。滿歲補外。然後加恩兼職。常視治行優劣以為厚薄。除三館並歸祕書省為職事官外。有直龍圖閣省郎寺監長貳補外。或領監司帥臣則除之。待制雜學士職。給諫以上補外則除之。亦繫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今盡復館閣。而薦試之法未立。校讎之職無與。則是所復虛名而已。朝廷必不甚惜。人亦不以為重。近日得之者固已衆矣。臣考之僉言。以謂脩廢官耶。則實無職事。養人才耶。則未加選擇。反復不見其便。至於給諫以上。限年帶職。尤所未諭。且待制學士。以侍從顧問為職。自祖宗以來。極天下之選。不為定員。今不考治行。不察流品。幸而至給諫以上。則計日而得之。人才不同。一槩除授。臣恐自此員品猥衆。無復澄汰。其有行能高妙治最尤異者。又將何以益之。臣愚欲乞且依元豐官制施行。或詔選臣僚講究本末。別行裁定。使名器增重。人不虛授。以稱朝廷勸沮多士之意。

御史中丞蘇轍上奏曰。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凡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勑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

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隳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

轍又上奏曰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大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為政如此得為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為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尚書但責侍郎亦自可了況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

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應詔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群臣無由自明。今後再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

轍又奏曰。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屿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員闕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愊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闕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閉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況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昔先王自勤厥德。夙夜不怠。惟前代時若。然後訓迪厥官。而作周官。立三公以論道。分三孤以弘化。公則燮理陰陽。孤則寅亮天地。皆所以成王道也。道則一。事則異。故設六官各率其屬。以象天地四時。皆所以成王事也。治則簡而嚴。故冢宰為天。教則詳而親。故司徒為地。禮和君親以體仁也。故宗伯為春。政正上下以合禮也。故司馬為夏。刑主制殺以象義也。故司寇為秋。事主應變以藏知也。故司空為冬。上則天地陰陽日時之變。中則君臣父子之常。下則山林川澤土壤之化。繁至於宮室器械飲食衣服之節。微至於虫魚鳥獸草木之性。莫不有官以治之。有職以辨之。增一則有餘。減一則不足。內外相屬。小大相聯。故能體完而政無不大。而享成非民者也。自周之衰。其制變於戰國。而大壞於秦。漢承秦之後。獨用其故

號。其位無統。其事無聯。至唐始為省寺臺監以分處百官。使令宿業事事無曠。問其名則以職對。下其令則以官議。司有常守。位有定員。唐之治績號為甚盛者。其致然也。謂之省。有曰尚書。有曰門下。有曰中書。尚書典領百官。庶事所會決者也。其屬則六。其聯則二十四。其位則各以其序。知百官之功過。然後與之以勳級。勳級未足以勸賢也。又加之以封命。此三者未始不先選天下之材而用之也。故攷課勳封之職。則主之以吏部。倉廩有所積。然後為權衡度量之制。既為權衡度量。則量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此三者皆出於戶口田賦之所入也。故錢穀土地人民之職。則主之以戶部。先王之為禮。未常不謹於賓主之際。外則謹於賓主。內則嚴於鬼神。為之牢禮膳羞之數。為之祠祭祀享之節。三者皆禮之事也。故賓客膳飲祠祭之職。則主之以禮部。戎器既有藏。車馬既有備。必周知天下土地之籍。鎮戎烽候之遠近者。皆兵之事也。故武庫輿輦方域之聯。則主之以兵部。謹門關出入之籍以防姦。督財物期會之責以防偽。以此防人。猶有犯上違令者則戮辱隨之。此三者皆刑之所治也。故門關勾會禁隸之聯。則主之以刑部。津梁溝洫以時脩。苑囿山澤以時取。屯營之事以時耕。此三者皆工徒之所興作也。故水利虞衡田作之聯。則主之以工部。門下之治。掌出納帝命。而相禮儀者也。中書之治。掌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侍從顧問。規諭諷諫之左右分更焉。故記動史書其起居法度。執大政則道揆者也。參議表章草畫制命之職在焉。故記言史書其詔誥德音。儒學皆有選也。圖籍皆有藏也。議法制沿革者其事小。故屬之門下。求賢才隱滯者其事大。故屬之中書。此三省之制也。監則監其所守。寺則法度之所出。其事則同。其主則異。若禮樂飲饍宗室蕃夷之所掌。圖籍天文學校服御之所司。則又禮之別也。宿衛工

作僕御軍械則又兵之別也治水則工之別也此監寺之制也庶事既有別矣帝命既有掌矣大政既有議矣有守者付之監有法者付之寺朝廷之治略已具矣然而百官之所領萬事之所總必有責也故特置一職謂之宰相百官之罪惡朝會之儀典必有所糾也故特置一官謂之御史則內外各有所察也或不以一名其職唐之致其盛幾與古比隆者任官得其序而已國家設官分職一切用唐制或有職而非其官或有官而非其職或一職而治以數官或一官而兼以數職名分不正而已名分既不正則無能罔上之人盜名而自安喜功勇利之臣犯分而爭進今先正其名分而各以所能任職則賢不肖之實易察而功罪之迹易知又何患官不得其人人不能行法者哉

侍御史王巖叟上疏曰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權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張釋之為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謝曰今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尉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論議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忽哉臣伏覩祖宗時審刑大理長官及其僚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義理者以為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復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戾試

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今後罷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時兩省正言官久闕。巖叟又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為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為治道已清而無事於此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則小人自消矣。

諫議大夫王覿上奏曰。臣聞利不百不變法。凡法之所變。非得已也。使利害等均。而徒有變更之勞。則不待明智不惑之士而後知其不足為矣。彼中才之憚煩者皆不為也。況利少害多。而可輕變成法哉。臣竊見今年九月九日朝旨節文。內外馬事並隸太僕寺。直達尚書省。更不經由駕部。車營致遠務。鞍轡庫。駝坊皮剝所。養象所。並專隸駕部。臣竊謂此獨可以敗壞官制。而未見為利之實也。夫自李唐失政。官制紊亂久矣。聖朝祖宗以來。初則有東征西討之憂。既混一區宇之後。方務休養元元。故於脩完官制有所未暇也。至神宗慨然憫之。於是講求歷世之墜典。造新一代之成憲。正名百職。建復六聯。上下相維。各有分守。此真得唐虞三代建官之美意也。後世所當謹守而勿失。今朝廷以馬政久廢。而推行牧養之法。固太僕駕部之職矣。若使太僕仍舊隸駕部。而共脩職事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害也。使車營致遠等務不隸太僕。而領於省曹。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利也。利害未分。而徒使本末失叙。官制復隳。臣不知其可也。且場務惡屬寺監。寺監惡屬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者之常情。顧朝廷處之如何耳。伏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無以牧馬一事而輕壞官制。追還九月九日

朝旨別降旨揮施行。

覩又上奏曰。先朝造新官制。於古義皆有按據。若推行之際見其未盡。乃當脩完。何可無故廢壞。臣伏見今年八月二十日勅節文。高麗貢奉事節。皆係管勾所檢勘。依條格申所轄鴻臚寺。其本寺不以事體大小。皆不與奪勘會處分。但騰申主客取候旨揮。今後高麗夏國遇入貢。應干排備所須之事。並令管勾同文館所都亭西驛所徑申所屬曹部施行。更不經由鴻臚寺。臣竊謂鴻臚寺不與奪處分。誠為非是。然若非省曹不稍假以權。而致其不敢與奪。即是鴻臚寺不任職也。此皆罪在官吏。乃非官制之過。豈可因官吏之罪。而廢省曹寺監上下相維之序哉。夫番夷入貢。令責辦鴻臚寺。令奪而專之於省曹。是省之辦事敏於寺也。馬事措置合經由省曹者。令折而擅之於太僕。是寺之辦事敏於省曹也。名實則同。而緩急工拙之間。何其異也。故論者以謂均是省曹。一則令奪寺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所屬之寺事不得預焉。均是寺也。一則併省曹之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本寺之事不得預焉。果何義也。若謂減去經歷之處。然后事可以速集而無害。則非獨鴻臚太僕而省曹寺監上下維持之序。可存者少矣。法度如此。豈經遠之道。惟聖慈詳酌。

胡宗愈上疏曰。臣檢會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今來內外官並許帶職食錢。并理任外。其餘恩數。並依官制以前條貫。又准五月三日聖旨。指揮勘會祕書省自有職事官。其舊帶館職。并令後除授校理以上職名。並不供職。臣愚切謂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用公卿之世。議者以為偏論。臣乃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裕之言未

為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秘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為校讐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為秘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為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為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又高則為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佐轉運提刑。又選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為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為公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觀。閒有不才蹐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為盛。此實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親黨。假此為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

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耻之節。靡有孑遺。既無素養之才。悉是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閒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邊行寢罷。陛下即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充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切計議者必謂崇文院。已改為秘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秘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大夫進取之階。不惟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秘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

得無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應省府與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群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庶耻清讓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惟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

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覩官制格尚書省總判六曹事務勘當若否申書省取旨門下省封駁法行之初先帝特降詔書云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奉守然後治仍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彈奏當是時人循分守無敢僭紊元豐末以尚書以下聽長官糾劾以聞當是時也垂簾聽政令二省權同取旨今陛下獨攬乾剛躬臨庶政攷攷究心以復先朝政事而三省者政事之本也尚未如官制格夫本既不正而齊其末是緩其所當先急其所當後也況先帝以三省分釐庶務其寓意豈徒然哉蓋欲上下相維以防偏蔽故也謂如尚書省勘當或未中理中書省取旨必有去取中書省取旨或有未當門下省必須封駁今三省長官既同取旨門下省屬官雖欲封駁終難其議以此遂失上下相維之道非立法本意也若謂門下中書省見今獨員闕安可以闕官而廢法哉伏願陛下留神先帝官制分釐之格詔書叮嚀之意斷自聖衷行之必果庶使政事之本立而良法美意得以推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不勝幸甚

劉涇上奏曰臣聞外重之勢莫如監司蓋其勢與朝廷相為低昂則處材分憂可不慎乎朝廷尚寬閣則此屬因緣苟偷勸為循吏方法新俗惡之初朝廷所以遇此屬者往往旦從常僚暮擢權路不愛爵賞以與此屬開富貴之

門而其間以法意人情自責任者皆是也方斯時論者固有蹙等踰防之譏而朝廷藉此屬以杜四方者亦豈少哉法寖行矣俗寖變矣此屬亦遂廢以貌相誨無復常故蓋未有如此日之優也方法新俗惡之初將一天下而首尾之則喜健力惡孱弱以集成為急法既行俗既變則尤當謹守而挾持使無倦焉可也遂以健力者為豺狼之人厭之以近厚相煦濡可乎曩惟朝廷有憾於百年者正以此屬無守法任事之人而志縻廩禄坐視塗炭力回已去不返之風波而作新焉曾未久也而已輒解體是使荏苒歲月復如前日而又復更張之也觀今之法謂之已行則緝熙之人尚多今之俗謂之已變則頑梗之害尚在奈何使此屬無故而罷休也且如去冬造簿法行此郡縣也其所由來監司以苟簡敗之爾前日上下之勢如束濕而朝廷法令十有九不如意況知今日已放繩墨之後乎借令文具然其縣大夫懦懦不力鄉書手之因仍為姦以害齊民者已深矣此非獨臣憂臣所聞於先世務者皆如臣憂無異也朝廷亦豈惜片言之戒為監司之勸沮乎非特此也其於法令之間見如不見聞如不聞按部未再三則以勞苦為辭在官未滿歲則以久淹為嘆者皆是也郡縣亦曰某監司接人無苛禮某監司臨事有大體皆姑息因循之實也然亦朝廷有以致之耳或曰造新法用新進如前所升拔是也守新法用舊人如日用肇彦輔高秉孔宗翰林積趙約之類是也朝廷之行往往與世俗之短合則亦何怪乎監司之不勸為近厚以致於苟簡而無畏哉此最當今急務不可緩圖者願陛下乘士氣竭歸之時為一鼓焉如曰天下無事何用使此屬擾擾哉此非臣所敢知

建官

宋徽宗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仰惟神考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之官。無有小大閑劇。皆極一時之選。比年以來。其選寖輕。間有躐等濫進。未足以副仁聖繼述之意者。此不可不論也。伏覩近降指揮。迪功郎李景雲孫恕。江大一。或以應奉有勞。或以擬進御題試策。各與改合入官。除寺監丞主簿。驟從初等選人。入為寺監之屬。命下之日。聞者惑焉。今士大夫服勤州縣。積累考任。無慮二三十年。僅得為郡守。貳然而睥睨寺監丞佐。有終身不可得者。孰為初等選人。姓名藝能素未有聞。考第薦舉猶未應格。而遽得為之哉。且應奉有勞。近例止於改秩。未嘗為職事官者。而擬試御題。乃是在外著撰。就使丈字稍工。亦非多士造庭。親奉清問之比也。而改官除職。度

越累朝牓首恩例其寅緣僥倖遷進之速皆前此所未有也乃者卿監尚書郎或出於戚里勢家或係監當資序皆自宸筆簡汰冗濫且詔繼自今非歷寺監丞以上不除郎官少監名器增重士論悅服夫省曹監貳選格之嚴如彼而寺監丞簿冒進之易如此則是今日之冒進又將為他日之當得者矣澄源正本實在今日其李景雲孫恕江大一為寺監丞簿指揮伏望聖明詳酌特賜詔罷改用真才以待卿監省郎之選且契前日手詔丁寧之意

景衡又上奏曰臣竊惟州置通判雖曰佐貳守臣然自祖宗以來選擇畀付自為監郡使州將有所畏憚則任屬之意深矣故雖遐方小壘皆自朝廷命之伏自近年帥臣監司偶緣一時申請例得辟置陞下獨智遠覽以為寖失祖宗之意乃於政和丁酉特降御筆以戒在服今纔幾何時而冒法觸禁者復作矣竊河北轉運司奏辟張恕通判莫州河東經略使乞辟彭作通判平陽府是也然此特其所部之支郡耳至若知河間府詹度奏辟張公濟通判本府則又其甚者也夫漕臣許辟幕府三路帥臣許辟幕府若州縣城寨之官則各有著令至於通判則無明文若為守臣而得辟置則是門下私恩之士也尚能舉監郡之職乎且為奏辟之言者必曰選才集事乃若他州通判拘於吏部資格容有老病昏懦者今三路並邊之倅悉自朝廷選除豈有朝廷選除之人皆以為不可用而已之親昵黨友乃以為才耶夫徇私引類侵紊祖宗成憲且違專降詔旨皆近年弊習之弊不可不懲也所有張恕彭作張公濟伏望睿斷特賜改正施行其詹度等亦乞戒飭以警慢令之吏

御史中丞王安中奏曰臣竊觀棫樸之詩言文王能官人有曰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王者作人而官使之。所以立政立事。而綱紀之正。實自任官始。恭惟神考董正治官。法完令具。陛下以聖德在御。亦惟先志之承。則綱紀之立久矣。然人懷自便之計。事徇一時之求。則紊陛下之綱紀者蓋未能無也。官有定員。名位不同。命數亦異。此先王之法。元豐之制也。今有視秩之例。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卿而視卿。凡此之類。無乃非所謂嚴分守正名實者哉。此紊綱紀之一也。因勞積賞。賞有重輕。因事遷官。官有大小。故寄祿有止法而許回授。選人有比類而許循資。今乃礙止法者多特轉。行。令比類者多特轉。改故奉直以上可循月。而比比皆是。銓曹一命不須保任進。而人人妄求。名器濫輕。歧轍益衆。此紊綱紀之二也。朝廷之上見闕而除官。居官之吏俟期而受代。此事之當然者。今乃除吏之際有直替見任令別與差遣者。有衝改已差下者。有新闕未到且在任待闕者。彼或到官日月未幾。或受命待闕已久。遽遭攘奪。有至於淹留流離飢餓失所者。故稍優之闕。勢孤者睥睨而不敢受。可進之地。援寡者惴恐而不敢安。曠才不才不能相遠。特相與千祿耳。何至紛紛若是哉。若乃在任待闕則亦妨後人。此紊綱紀之三也。祖宗創業監唐末五季藩鎮擅命之弊。乃廷授通判。外察守臣。此萬世之法也。今方面之臣有辟置本處。或屬部通判者。殆失所謂監郡之意。借曰選才辦事。且猶廢法亂常。況亦不過于徇千請恩親舊而已耳。陛下比降御筆。罷諸路帥辟支郡守矣。獨此未之戒。何邪。此紊綱紀之四也。凡茲數事。臣願陛下深燭其原。斡自宸慮。親御翰墨。大正綱紀。往者縱不可追。來者猶可止也。如此則人安其職。事適于理。覩覩之望。奔競之風。庶

幾少息矣。惟陛下財擇。

欽宗時。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聞成周以來。官不必備。故唐建六曹三百年間。尚書之見於史者不過數人。國家凡中都官亦多闕而不補。至崇寧間。蔡京用事。乃始盡補臺察之闕。當時佞臣稱賀。以謂賢才衆多。自是省寺之間。始備官矣。方今當且罷不急之務。闕可省之官。至於諸道郡縣之吏。祖宗所無者。皆宜量事定制。裁去冗濫。庶幾安民豐財。以濟武事。且多故時。振興蠹壞。則有隨事之宜。又當增官置吏者非一。若不整損所緩。以赴所急。素食猥衆。則國將何以給之。

侍御史李光上奏曰。臣等伏見諫官劄子。稱臺諫官均為人主耳目。至於正救闕失。防微杜漸。又非臺官之比。緣閤門之班。自來先臺而後諫。兼近來又有得旨及指日引見上殿人。致諫官求對。有三五日始得班次。乞今後宰執班退。特留諫官一班。閤門遂取旨定諫官班在臺官之上。臣等竊詳諫官申請。止乞宰執班退。特留一班。未嘗乞引班在臺臣之上。兼上殿班次。先臺而後諫。係是祖宗法。而臺臣令著止稱言者。則正救闕失。防微杜漸。與諫官事體一同。所以均為耳目之官。今來閤門引班上殿。却以臺臣在諫官之下。顯見有違祖宗以來一定之法。兼亦非諫官申請之意。欲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為先後。況今三院御史並言事。則上殿者多。仍乞依諫官已得旨揮。宰執班退。特留臺臣一班在指日班前。庶使臺諫一體。仰稱陛下崇獎之美意。

高宗建炎間。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承平之際。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

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財用之入。不比於治安之時。而用度之廣。有過於無事之日。非加裁節以協厥中。則何以為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文臣六曹尚書侍郎。事簡者不兼置。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類。可闕其半。寺監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為推判官。武臣條具員額。除見領軍職及團結新軍置正副統制部隊將外。餘並量事減員。如此。則中都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員為額。屬官減半。提舉茶鹽司。併歸提舉常平司。提舉市舶除廣南外。餘路併歸轉運司。提舉保甲司併歸提點刑獄司。屬官不得過一員。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判兩員處止置一員。以司錄依舊為簽書節度觀察軍事推判官。錄事。司戶。司理。參軍。添差監當官。並罷。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者不置。如此。則州縣之官省。捴密院人吏員額。及轉官止法。並依祖宗舊制。監司州縣吏員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應宰執子弟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執俸祿及見任宮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如此。則廩祿節矣。省冗員。節廩祿。以濟一時之艱難。俟將來恢復天下。再安自當依舊。則官吏亦豈曰厭已哉。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下三省措置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上奏曰。臣訪聞京西州縣累經殘破。所在多闕正官。並是權攝。類非其人。瘡痍之民。寬抑無所訴。且日廑鈔奪。誠可憐憫。契勘鄧州守臣兼帥京西南路。近蒙朝廷就差劉仅。議者以為得人。正可委以經理一路。選辟官吏。撫循兵民。屏

除盜賊。且遏虜騎。況今已是防秋之時。若候本官到任申請。則文書往返。糜費日月。不足以濟緩急。臣愚欲望聖慈詳酌。速賜行下。就委本官前件職事。庶幾存撫一方。不致稽緩闕誤。

景衡又奏曰。臣伏見祖宗之制。選人改承務郎以上官者。歲以一百員為限。仍逐月均定人數。引見至元豐中。稍加至一百三十五員。方是時承平滋久。人材日盛。而改官之數止於此者。蓋吏部闕次有定限故也。又承務郎以上。一歲之內致仕罪廢死亡。大略須減百餘員。故以新改官人補之。是以吏員不至甚冗。而銓部差注不至壅滯。俸祿給賜不至闕絕。故百餘年間。上無失職久閑之吏。而下無被擾受弊之民。此法度維持之効也。伏自崇寧以來。用事者徇私市恩。始壞祖宗之法。選人改官。更不立限。一歲有至數百員。籍名吏部者多至不可勝數。計一闕率四五人共之。自古官冗之弊。未之有也。其源皆出於入流太雜及改官不限人數之故。方陛下紹復祖宗之制。以成中興之業。則官冗之弊。所當首加澄革也。其限數改官。伏乞睿旨下有司遵依舊法施行。

祕書省正字洪遵上奏曰。臣聞古之盛時。文德懷遠。凡四方萬里之外。罔不慕義賓服。行李往來。殆無虛歲。中國所以待之之禮。則亦有加。既為之郵傳供張以舍之。又設官以擯相之。故行人典客。聞于周秦。自漢以來。始置大鴻臚。兼治祭祀朝會封襲道釋之事。有國者所不可廢也。恭惟陛下以不世之資。光啓中興。思與生靈休息。而清疆場之虞。英斷剛明。排斥異議。獨任一德之臣。結驩北國。以建萬世長久之策。使南北元元仰父俯子而知有生之樂。然其使車脩聘結轍於道。雖處之有邸。其至如歸。而司賓之官。猶未及建。誠為闕文。臣愚

欲望聖慈討論舊制復建鴻臚若使人至止則率其屬以主擯贊之事間平時自可脩舉本職庶幾遠方知朝廷所以尊崇之意亦今日之先務也

胡寅上奏曰臣聞設官分職凡以為民受官莅職非以為身兵興以來衣冠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叙雪已得叙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闕已在見任則乞超擢攀緣進取肩摩輦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為言豈有體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造為譏誚有害治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未滿任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宰執舉行成憲有馳騖不悛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重懲治之庶幾澄清選授興崇廉耻合傅說惟治亂在庶官之戒無子產惠而不知為政之失誠中興急務也

寅又上奏曰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而已如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譏冉有之以事為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為先務而況天子之大臣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視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至於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史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智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為稱當無

足深恠。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効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

寅又奏曰。臣竊謂無功而受祿。則有功者不服。故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今日有之。宮觀嶽廟是也。臣嘗論之矣。夫既以祿養無事之人。而磨勘轉官。暗理資任。與服勤職事。積日累勞者無以異。是以官爵益濫。任子益衆。賢事不勤。而用人之資格廢矣。是弊政之大者。豈可不為之限制哉。臣愚伏望睿斷。詔大臣立法。應宮觀嶽廟人。並不許理磨勘月日入官資任。庶幾名器稍重。勞逸殊科。於今日興事建功之政。所補不小。大臣侍從以身率之。則人知僥冒之不可為。而心自帖服矣。所有臣前來奏論。未蒙采用。亦望聖慈指揮檢會。特賜施行。

寅又奏曰。臣竊見近歲帥臣監司。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建官分職。皆以為民。今二年成資。徒欲為人擇官。速於使闕。非為民也。為政而不為民。苟循士大夫饕祿營私之計。則非政矣。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副使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志。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

寅又奏曰。臣竊以州置通判。佐守而治。巡行屬縣。號按察官。其任重矣。祖宗舊制。必兩任知縣無罪犯。有保舉。然後關陞通判。其難其慎如此。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雖為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

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為通判其意以謂一經堂除即是資歷他時可以攀緣越次差遣其人既不安於小吏之分而有驟升半刺之心則必作勢威黷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苟循其欲豈所以為治也伏望睿斷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以稱陛下奉若成憲擇吏而愛民之意

寅又奏曰臣竊見比來歲旱民力已竭而國用方滋縣令近民之官尤宜慎擇而賢才可用合入知縣之人往往祿隱於宮廟而自以為能者則未必不為民害此國用之所以日屈而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籍中外已為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升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其節制其經由者悉從階級則又據今諸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臣監司同共辟差立為定格未得差互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考等縣令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亦剌舉二人之奸贓者皆籍於中書俟效按功實以次施行如是則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屑為之安民固本為中興下拔之基其與用才取辦斷喪元氣以成膏肓之疾者相去遠矣臣言或有可采伏望睿斷詔大臣詳酌而行之

章誼上奏曰臣契勘尚書六部寔朝廷典則制度之所在其人吏掌行文書奉循法令尤當謹闌防明約束不與他司交通然後人人孤

立一意以守職業是以不許諸處抽差雖奉特旨聽奏知不遣著為定令蓋有年矣近者官司凡有違請率稱如有一切拘礙且依令来指揮發遣以是省曹人吏不復安職遣請干求唯利是視身在他司而籍居本部當劇曹重案之日則亟去不顧在禄優事簡之地則慮年不還然猶請給自隨轉遷如故来往紛紜有同傳舍豈朝廷設官置司之本指哉欲望聖明推嚴舊制一切禁絶設有選委特差即乞割移元籍徹去舊請庶塞僥倖之門不勝幸甚如臣所言或有可採乞賜詳酌立法施行

孝宗時趙汝愚上奏曰臣竊聞近降旨揮令檢正檢詳都司官同議諸軍司馬兵曹參軍曹參軍記室參軍資任等事臣竊有區區管見恐或可備採擇之萬一謹條畫如後

一臣伏聞所置官屬各有分領職任議者蓋謂古者遣官分職皆不徒設今既並建衆寮因欲使之分理庶務幸甚幸甚然臣思之天下之事亦當為之有漸使國家蒙實利而今上下不驚不駭故能持久不壞彼諸軍自和好以来四十餘年不復置參佐軍中庶務惟決於主帥固難以盡拘繩墨今一旦錢穀器械之類朝廷盡責成於參佐主帥束手無復少肆揆之人情固自不堪加之所置官屬人人既有職務則自當盡心守職以仰稱使令然於職事之間必至互有爭占實主乖異易至紛紜將使一夫受疑群職盡廢究觀事理恐或至此臣愚欲望聖慈且令所置官屬逐日赴本軍供職通衮書本軍文字如諸州幕官體例若遇軍中有大政令及更革事件亦許與主帥公共商量但使賓主叶和其間自多裨益故臣謂今日朝廷設官大意不謂長養人材宜且令優游在軍中使習知諸軍事體未須驟然責

以職事。候一二年間。人情上下漸漸相安。至時朝廷別有委任事件。却乞徐議指揮未晚。

一。沿江諸帥驟聞朝廷遣置官屬。而初未知朝廷之意。將謂別有關防。竊恐妄相傳播。人情不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詔書。訓諭諸將。使知朝廷本意。蓋祇欲文武並用。始比年武臣既為監司守臣。選任非一。文臣却欲使之習知軍中事務。庶幾緩急必能協濟諸將。亦當深體朝廷之意。務在協和。相與同心共濟國事。

一。臣昨嘗面奏諸軍官屬。全在選擇得人。若用一種剛正有守之人。則恐意氣不能相下。若用一種和柔易制之人。又恐依隨不能自立。須是得持己公廉接物寬厚。知事體有識慮之人。方能稱職。然則朝廷一時選任。誠未易多得也。臣愚竊謂今來所降官屬。資格宜令稍寬。庶幾人材合格者多易於選擇。

一。自三衙至蜀漢軍屯十餘處。合置官屬四十餘人。固不易得。又緣東南士大夫憚於遠涉。未必肯入蜀。而蜀士之能否。朝廷又未必深知。萬一選用非才。地遠尤為非便。臣愚竊謂今來所降指揮。固當遠近一體。至於除用之際。且乞就近差置。俟三兩處措畫稍成次第。又逐旋搜選得人。然後逾邊。自近及遠。非惟人物選擇得精。亦使遠方知所視傚。不至一時生疎。所在紛擾。如臣言可採。即乞出自聖意。指揮施行。

衛涇上奏曰。臣聞賞以勸功。國家之所不可廢也。然賞當其功。則人知所勸。倘無功受賞。或賞幸而功不稱。則人有僥心。而不知貴矣。此不可不察也。臣近者伏見錄黃大理少卿陳景俊以招撫使郭倪保舉隨軍轉運有勞與轉一官。臣觀其薦詞簡率。若因請囑。黽勉不獲已而為之言者。臣固已疑之。已而庚房送至詞頭。稱合轉奉直大夫。

准令諸朝請大夫止法。若以恩賞轉官者。以四年為法。各計所得磨勘收使。緣景俊係一時特恩。臣已與撰述詞命。纔有詞黃。亦止是轉奉直大夫。臣亦已書過。昨日忽有告院人吏。賫告一道。令臣書名。及取視之。乃與詞黃不同。徑自書寫朝議大夫。逮取索詞黃及點對所寫告。皆是旋行揩改。字跡甚明。迫晚又有前項錄黃。臣實大駭。夫國家所恃者紀綱法度。張官置吏。亦相與維持此物而已。若棄法度而自便挾紀綱而壞之。其害可勝言哉。景俊見任朝散大夫。所得轉官賞。若用本法。自不當轉。設有特旨與轉奉直大夫足矣。今又超轉。無乃不可乎。且景俊將漕淮東。僅五閱月。歸行無功。雖非其過。然輒車未嘗出境。不過蹔至盱眙。督趣諸縣官吏。有何勞能。一旦冒轉。所不當得之官。此不可一也。在法有出身人。雖許自朝請大夫。超轉朝議大夫。然須用七年磨勘。景俊無出身。止合先轉奉直大夫。亦須用七年磨勘。又七年而后得轉朝議。又拘以員闕。遇闕額方補。若因特恩。始不拘員闕。許之即轉。景俊以合得四年磨勘之賞。與之轉七年之官。已為叨竊。今徒以數月之勞。而超轉十四年之官。毋乃太甚乎。此不可二也。在法除有出身人許超轉外。雖有帶職人。亦許超轉之文。蓋得此者殊少。臣度景俊。今不過援此為說。臣又以不然。凡帶職者必是外任。若冕帶職外任。與之轉行猶之可也。景俊任淮漕日。常帶直寶謨閣。今既歸班。謂之寄職。不然。元法亦有寄職並許超轉之文乎。且重內輕外。人之常情。在今為尤甚。景俊身則欲居朝列以幸速化。至於轉官則引用外任帶職條法。何其巧於擇利而行乎。此不可三也。又有甚不可者。景俊久任法官。固當守法。縱使有寄職亦許超轉之文。豈有已行之例。亦合伺候吏部申明朝廷追聽可否。儻可得之。豈不明白。何至徇私舞文。倉卒營求別降。特與轉行。吉揮。影帶引

用破壞成法。自以為得策。不思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殆類掩耳盜鍾。白晝攫金。亦何異登龍斷以罔市利之賤丈夫乎。且前後朝列寄職者蓋多矣。未聞因賞典轉官。引用帶職之丈。超轉官資者。今使景俊巧計而得。則此一倖門實自景俊啓之。源源而來。夫孰能禦。此臣所謂甚不可者也。且景俊身居九卿。班列不為不高。固未暇責以體國之誼。廉靖之節。使其稍自愛重。循次而進。亦奚患不達。顧乃因職任語事軍帥。請囑薦進。又覬望超轉官資。僥求苟得。寡廉鮮耻。欺罔衆聽。撓亂朝綱。具此四惡。非小過也。夫以區區循轉一官。而所為繆戾至是。脫若利害有大於此者。其躁競無忌憚。亦何所不為乎。此非臣之所得盡言也。臣與景俊同朝。初無纖芥。亦非為一官惜。所惜者朝廷紀綱法度所繫。士大夫風俗所關。迫於職守。不容緘默。欲望聖慈特發英斷。令陳景俊且依法轉行奉直大夫。在景俊初無毫髮之損。庶於事體稍安。臣亦免失職之譏。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涇又奏曰。臣聞武階以橫行為重。非有功不遷。遥領至戎團二級在右列為寵。平居無事猶當謹惜以重名器。若建功立業之際。正所恃以為犄走激勸之具。尤不可授非其人也。臣近者伏見劉伯震奉聖旨與換武除環衛官。繼而授右武大夫。遥郡團練使。臣初謂中興諸將之家例許換武。已嘗書行。迨而詢之公論。稽之令甲。則有甚不然者。伯震為劉光世親孫。不可謂非名將之後。但其人姿禀輕浮。趣向凡下。不紹前烈。習成驕騃。識與不識。目為劉僥。此非美名也。伯震偃然居之。曾無愧悔。嘗得湖州倅。即為臣寮繳駁。自是由祠禄倅嚴陵寅緣再任。前後別無履歷。儻其有志事功。與之換武。俟立勞効。亦何不可。臣竊攷乾道中。重脩中書門下省文臣換官格。朝奉大夫遥郡刺史換伯震自稱見該磨勘。亦不過得武德大夫懷帶職朝請大夫

以下三階方許換左右武大夫亦止於遙郡刺史即無朝散大夫換右武大夫遙郡團練使條格兼武臣官至武功大夫自礙正法有終身不得轉行者伯震何人輙尒超躐意猶未滿乃援楊文昌為比多見其不知量伯震視文昌階官雖不遠文昌為三丞為郎曾經朝廷擢用王晉嘉獎優示褒除正任刺史是為特恩安得為例至於韓杕亦有聖語褒拂猶正依格換授伯震固不應與二人比矧陛下規恢遠略旌拔人才正功名之士踊躍思奮之秋方將以是官賞邊功勵將帥顧如伯震者得之非分恐聞之者不以朝廷恩命為重而臨事或解體矣或言伯震近時稍加收斂然其市井儇薄之稱喧傳中外之久未聞有所植立以自表見一旦加諸右班之上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亦何以聳動觀瞻重環尹之寄哉臣用是不避仇怨為陛下別白言之欲望聖慈將劉伯震換官旨揮止與依條格換授允叶公論增重橫列戎團之選使違法徼求者有所不容庶幾朝廷益以尊嚴紀綱益以振肅誠非小補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

太子詹事王十朋上疏曰臣嘗謂官冗之患莫如今日漢唐之時部刺史之職於今為甚簡而事無有不舉者今之監司有漕有憲常平茶鹽則有提舉坑冶鑄錢則有提點其職甚備而治不加於昔何也監司之職愈多而州縣之擾愈甚於治無益也迩者提點刑獄增置武臣臣竊以為贅矣且是官之設臣不知其所為者何事也以詳刑之任耶則一道之使固有其職未見其廢事曰訓練士卒則總管鈐轄路分都監者即武臣之監司也置之而無用廢之而不為闕是官之設豈不為冗哉一監司之建增州縣之大擾也臣竊放之祖宗雖嘗有武臣同提點刑獄矣至嘉祐則罷之其詔之大略以謂武臣或出將閥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項背遷以為煩夫既置

之矣。而繼罷之。知其無益也。昔罷之。今復置之。在朝廷則反覆之在州縣則擾於民。則其置之也。甚無謂矣。臣愚欲望聖慈斷然察其無用。罷去勿置。庶幾官不虛設。事得其當。而人各安其職矣。

宋謝枋得文章正宗卷之十五

宋謝枋得文章正宗卷之十五

宋謝枋得文章正宗卷之十五

謹庶獄。藹然有祖宗之風。真祈天永命之本也。然臣竊觀四方郡國之間。猶有如皐而致死者。皐而逭刑者。推原其故。豈非典獄之官未盡得其人乎。蓋天下之獄。起於縣而成於州。審訂其情。而研覈其實。皆州郡獄官之責也。獄官而非其人。則委成於吏手。變亂於賕賂。何所不有。郡守不能盡知也。提點刑獄不能徧察也。繇是而上之朝。雖刑寺審詳之。憲部讞決之。淑問如皐陶。不過憑已成之案牘。少加攷閱焉耳。本源既失。救之末流何益哉。臣愚竊惟獄官之任匪輕。而獄官之選未重。有如特奏之授官。胥史之補官。入粟之拜官。其間非亡材且能者。然榮進之路既窮。苟且之念易啓。精明廉潔者常少。昏眊貪黷者常多。顧使居典獄之官。任民命之寄。臣未見其可也。且一尉之微。近制猶不容以特恩授。而百里之宰。胥史入粟之流。未嘗得預其間。蓋以近民之官。當重其選也。何獨於獄官而輕之哉。臣願陛下念仁政之當先。軫民命之至重。明詔銓曹。自今差注獄官。非進士任子。歷官無過。與關陞及格之人。不許充選。其特恩雜流之見為獄官者。委監司守臣擇人保奏。兩易其任。待闕未上者。改注他官。治獄有稱者。監司守臣脩其實狀以聞。與量減舉主之數。其贓汚不法者。令所屬按劾。重寘典憲。蓋注授不輕。則人知自重。激勸有方。則人知自勉。庶幾小大之獄。必察以情。所以惠民生而召和氣。非小補也。倘臣言可採。乞付有司詳議施行。

九年。袁燮上奏曰。臣聞人主不能躬親庶政。故必擇忠賢以為之相。宰相亦不能盡親庶政。故必擇忠賢以為之屬。然則宰屬者。朝廷政事靡不關焉。顧不重哉。故神宗皇帝。嘗謂左右司。所以學為宰相。洋洋乎真帝王之格言大訓也。臣嘗觀周禮天官冢宰之職。雖百官群有司無所不統。而獨於其為宰屬者表而出之。故其序官曰。大宰卿

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自小宰以至旅下士。合六十有二人。皆宰屬也。其品狄雖不侔。然與聞國政。足以裨大宰之所不逮者均焉爾。大宰以輔佐人主為職。而為屬者。又以弥縫大宰為職。合衆多之謀智。講國家之利害。豈復有所闕失哉。今宰之宰相。古大宰之職也。大宰之屬。至於六十二人。而今之為宰屬者不過數人而止。何其多寡之甚相遠哉。蓋自漢而下。寖不如古。所謂宰屬者。惟曰長史。曰司直。曰公府掾而已。去古益遠。法制益隳。而堂後官始得以用事。我藝祖皇帝知堂吏之多姦贓也。開寶五年。詔選令録薄尉為堂後官。以上人代之。取其究心儒學通知古今。足以為宰屬之助。與胥吏固不侔也。自時厥後。任吏如故。蔡京秉政。陰與交結。吏猖秉禀而紀綱日隳矣。今陛下更化以来。垂意宰屬。精選才能之士。以戢堂後官之姦。可謂盛舉矣。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不過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速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弥縫宰輔也。而況邊境未寧。干戈未息。正國家多事之秋。有大議論。有大興張。必得人以共圖之。自從臣以下。謁見宰輔。月不過一再爾。豈能如宰屬之無時不見。欵密無間哉。當世所切。不容少緩。伏惟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增置宰屬。雖未能復成周之制。亦宜求賢俊秉心公正者。共濟國事。則所補者多矣。

惟聖主亟圖之。

寧宗時。彭龜年上奏曰。臣竊考監司之官。蓋源流於秦以御史監郡。然漢初猶惡其繁。遂以丞相長史分刺諸州。不立常員。逮世宗時。始置十二部刺史。亦不過一部一人而已。本朝遵之。其始逐路止置轉運使一人。唯京東西河東北淮南兩浙。乃有使副。若糾察刑獄。則命轉運司一常參官掌之。自淳化而後。逐路置提刑之官。然或置或罷。

猶不為常。熙豐以來。朝廷命使始紛紛矣。蘇軾常論其弊。譬之立鹿長而馬益瘿。蓋善諭也。紹興初間雖未嘗大有所更革。然所在監司多不備置。或以一員而兼領。亦不聞有所闕敗。然則天下之治亂繫乎監司之賢否。不繫乎多寡也。槩可見矣。臣竊觀近日監司皆無闕員。間有一事而分為兩司。一司而轄以二人者。其間職掌不同。好惡亦異。外假舉刺。內示趣向。同一訟也。而有是非焉。同一吏也。而有能否焉。號令難於奉行。往來疲於迎送。蓋不止如蘇軾之所論。其為害豈細也哉。臣愚欲望陛下考祖宗創立之規。監紹興權宜之意。將所在監司或省或併。間總於一員。或文或武。不必於並置。庶幾州縣之吏易於趨向。朝廷政令有所總一。而員數不多。亦易選賢。如姚崇所謂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此尤當深察也。

龜年又上奏曰。臣照對湖北州軍。朝廷向来以經兵火之後。上曠人稀。民淳事簡。縣道佐官多不備置。而以縣尉兼主簿。又以江湖盜賊出沒不常。而差武臣為縣尉。蓋亦因時施宜。初非以為經久可行不可改之制也。近年以来。戶口寖盛。事亦向繁。而一縣之間。自知縣而下。別無文臣為佐官。若知縣或有事故。即簿尉監務以次攝事。而小使臣少知自愛。不甚循謹。吏民玩狎。多致敗闕。如本府近日監利縣酒稅姚師言。因攝縣日。侵夜行刑。杖死坊戶。為提刑司按罷。又有監利縣簿尉劉汝翼。因攝縣事。盜用官錢。見具案聞奏。此皆跡不可泯。不容闊略者也。其它生事擾人。往往而是。其弊至此。豈容不解而更張之哉。臣照得諸縣各有監務一員。雖去酒稅。當置專官。然一縣酒稅。知縣難有不任責者。酒稅若非知縣任責。亦未必能趁辦。故所至外縣多令知縣檢察酒稅。政謂是爾。臣愚以謂若使省罷稅官。而以知縣兼酒稅。復置主簿差注文臣而以佐知縣。則一邑之事宜無不

舉。倘蒙聖慈以為可行。即乞從臣所請。下吏部將湖北縣道有未置主簿去處。復置主簿一員。依格差注文臣。却於本縣省罷稅官一員。令知縣兼管酒稅。其見任人。令滿今任。已授未上人。別令改注。不勝幸甚。

理宗時。許應龍進故事曰。淳化中。王化基論冗官之弊曰。唐虞建官惟百。庶政惟和。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蓋官不必備而惟其人。今國家庶官。實倍常數。蠹國耗財。乞相慶賀。慶曆中。歐陽脩言方今凋殘公私困急。由官吏冗濫。乞行澄汰。若冗官去。則科率減。吏員清。不過朞月。民必受賜。臣聞為官擇人。則官雖簡而常若有餘。為人擇官。則官雖繁而常若不足。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豈使之無功受祿。而反以病民哉。量能而後授。則屈其職。必任其事。而不才者不敢安覬。故官不濫。而財不耗。徇情而輕予。則奔競者必至於僥求。故官愈多。而費愈廣。自漢以來。莫不以官冗為病。皆由為人擇官。而不為官擇人耳。今日之官。其冗甚。倖貳添差。大藩方置。今則或創於列郡。議幕優閑。絕無職掌。今則或增為兩員。諸司之屬。添辟無已。制領之官。同正並置。不釐務者。或給以正官之俸。創窠闕者。多徇其親故之私。至若軍功尤為泛濫。不應行賞。初無寸功。乃僥冒得官而注闕。乃若左選入仕。自有成式。不應陞等者。妄冀陞等。法當待郊者。求免待郊。試銓不中。則增年而注授。京削尚欠。則減員而改秩。自陳勞績未經覈實。而濫叨遷秩。孚合弊例。巧於經營。而亦獲循資。僥倖之門既開。奔競之風滋熾。求而不予。則恐啡人情。玩而不行。則必犯衆怨。夫貪位慕祿。誰無倖得之心。毀法為通。遷路無厭之請。自然息念。況州縣之吏。勞於從事。而廩給微薄。無用之官。反安坐而

享厚祿此又所當察者伏讀開寶詔書有曰吏負冗多而求其治誠難也俸祿鮮薄而責以廉無謂也與其負冗而重費孰若省官而益俸州縣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而舊俸之外悉與增給大哉王言今日所當取法也矧今之楮幣折閱已甚以鎰計之尚及元俸三分之一何以養廉若開曹冗局可併者併之添差創闕可省者省之冒濫得官者澄汰之拔擢安求者杜絕之一遵公法不徇私情則當得者免需久次姦巧者莫敢攘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則悅者衆而不悅者寡尚何舊弊之難革哉遷者邊功皆俾從軍冒授功賞嚴行追究欺偽轉官者繳而不行妄求陞等者抑而不予固足以明示意向息絶僥倖尤願守之以堅行之以必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官則各稱其職事罔不舉冗濫之弊既除俸給之費可省此乃王化基歐陽脩之所已陳而祖宗之所已行也輒敢援此以為獻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福建安撫使李鳴復上奏曰臣誤蒙聖恩分畀越閫遥當去歲水潦之後庫覔空虛財計耗竭賦入有限支吾不行原其所由多緣近年以來官員添差數多蠹耗甚夥俸給歲以數萬計米以千計他費不與焉近嘗具劄奏陳乞止差正任免放行添差庶幾郡無橫費民得少蘇朝夕俟命今月十九日準省劄添差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黃元直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仍蠲務填見闕臣照得帥臣事務最簡舊管正任參議機宜撫幹三員事未嘗不辦今添差參議則有蘭德添差幹辦公事仍舊務則有趙與薇添差幹辦公事不蠲務又有趙希諫添差準備差遣仍蠲務則又有史松卿燕準備差遣監瞻軍酒庫則又有余紹祖正員居其三而創員居其五已不勝其多矣若更添差機宜一員則是兩倍其數非惟重費俸給又且徒見

冗員。聞黃元直世居紹興。以本郡人任本郡差遣。恐於祖宗成法不能無妨。朝廷亦何便於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照臣前請。與免放行添差黃元直。改畀別郡差遣。庶祖宗之法不至廢壞。而州郡之力亦得少寬。不勝莫大之幸。

元世祖時。朝廷録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太常少卿王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中統時。朝議汰冗官。權近私以按察司不便。欲併省之。磐又上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遥遠。貪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為之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沸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

至元七年。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雍滯。況三省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也。但使賢俊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

十二年。中書左丞許衡上疏曰。國家能汰省冗官。則可以重名器。抑僥倖。厲廉能。其為善政無疑也。然言之甚易。為之甚難。蓋人之情。夫

抵患於得失。故凡得則喜。凡失則怨。此所謂已奪者猶可與。已與者不可奪。正謂此也。方其用之之初。正當甄別審察。不以私親。不以賄賂。不以權貴。量其限而簡用之。自無冗長。今既濫之於前。遽欲黜之於後。是恩之在私門者固無恙。而怨則歸於上矣。其可哉。往者既下可復追繼自今後當盡改前失。使天下之官有定員。歲取之人有定數。其科舉薦舉考課之法。具見前史。可考而知也。然又必重風憲之權。任廉能之士。使巡行天下。糾彈黜陟。無一不當。則前所謂冗官者日減。而新進者無積。庶乎可補前日之失也。

衡又上疏曰。兵之於國。在古已重。在後世為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書對持。號為二府。兵興。則宰相主之。事寧。則樞密任事。蓋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或者謂樞密併於中書。為合古冢宰總百官之意。殊不知古者冢宰止一人。而今之為宰輔者。動輒數十人。此而不古。而謂樞密者獨可以古邪。國家切務。止在得人。人苟未得。徒紛更於此無益也。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車輿之樞要在於管轄。衣裳之提綱。係於要領。要領不可以兼衽袂之資。管轄不可以兼轅衡之用。蓋器殊緩急。則一無為萬有之宗。名限重輕。則一貴乃群卑之仰。軒轅置六相。而以風后等為之。天乙立二相。而以伊尹等充之。是時爵分萬國。國建諸侯。及嬴秦罷侯。而丞相號起。自是以來。累朝相倣。其增損之制。難以勝言。其高下之秩。例皆極品。儀刑端禁。總領紀綱。掌一人家事之張皇。作四海士民之倡率。金章紫綬。黃閣沙堤。非惟詫殊異之丰儀。所以示尊榮而委重也。既資厚望。當振清風。我國家內立中書。外立行省。行省以革藩鎮諸侯之專。中書以為公卿大臣之任。防微之理亦

已至矣。樹治之法可謂盛矣。然猶有未盡輒敢妄陳愚言。竊見中書內省。密邇皇宮。統餘省於上游。弼聖君於中域。但當坐而論道。擾槐府以秉鈞。寬以宅心。守台司而助化。今也汴梁以北。北京以南。西界長安。東窮遼海。毫釐細務。靡不相煩。升斗微官。亦來取決。豈非管鑰無轄。衡之用。要領蕪衽。秋之資乎。伏望陛下載崇都省。申以大名。諫院隸焉。六部隸焉。除爲臺相府所統之外。隨朝九品以上。亦皆隸焉。選德才無玷。地望極清者爲大中書令。其丞相平章。丞轄參政。以至府之參議。院之諫臣。暨郎官都事之司咸冠以左右之號。凡宰執朝會。商確萬機。常以諫臣班于厥次。有闕斯補。有遺斯拾。如此。而聖德加明。治具張矣。凡都省移文於行省。以咨付付之。行省移文於都省。以咨呈呈之。凡都省事關行省及行省一切合稟事務咨呈於都省。都省判送六部。六部擬而呈之。轉咨行省以行。凡隨朝九品以上。及外路受宣命以上官。都省注之。如此。而宰執益崇。政事簡矣。更望陛下於腹內取中別立一省。謂之燕南等處行中書省。以開汴梁北京遼陽安西四省之間。凡外路受勅牒以下官。行省注之。然後咨呈都省乞頒勅牒可也。凡隨朝諸有司當受付身者。委都省出之。凡外路諸有司當受付身者。行省出之。如此。則上簾遠地。而堂陛愈高。都省增重。而天王益重矣。或者以爲國家因四遠及蠻荊之新附。故立行省以鎮之。腹內不須立也。殊不知汴梁有省。豈汴梁亦新附之城哉。事在不疑。惟陛下察其可否而行之。

天麟又策曰。臣聞視乎冥冥。聽乎無聲。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者。耳之精也。用此道以脩身。則收視反聽而六通四闢矣。移此理於御下。則官賢委能而聰明睿智矣。故聖王不窺望而視已明。不殫耳而聽已聰。言貴委人之周也。方今御史臺

官。內有監察院以隸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儆肅百僚風憲萬姓。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由此觀之。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而何哉。是以霜簡鷺車。栢林石室。昭其清也。援以立秋。象以熒惑。昭其嚴也。鷹擊之諭。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千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為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指佞觸邪。彰善癉惡。使雄奸巨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顫。則狐狸眇害。蜂蠆微毒。將不治而自息矣。今國家令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事。理斷失宜之類。以至於該載不盡。應合糾察者。並行糾察之。其制可謂恢恢而不漏矣。然則朱帷峻位。但小節以為先。蒼佩崇班。視大端而難顧。臣請以疇昔驗之。阿合馬擅政於前。雖齠齔之童亦知切齒而恨也。王桑哥弄權於後。雖牛馬之走亦知側耳而憎也。於是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如不見。宴居高坐。聞若不聞。賴杜稷福。添曦朗照。太原俠客。揖聶政之長風。大理名卿。致皐陶之淑問。兇渠遂翦。赤子更生。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且我國家建茲御史。豈惟計典憲之末儀。顧行文之小事哉。然而憲臺之不言。本匪憲臺之所欲。由其省府之職秩懸隔。而不敢抗衡故也。況權臣之計。百網千機。以崔公並職。尚且繩之以極刑。以楊子同僚。猶且陷之於死地。進而極正。則徒遭刑戮。而令清朝有殺直之名。退而引病。則誣以不忠。而謂不肯出皇家之力。睚眦以禁之。艾頂以脇之。所以霍光忠厚。乃能容延年於宣帝之朝廷。梁冀豺狼。終亦致文紀於廣陵之賊窟。方今百官公正。庶務丕平。然而弊習不可不防。憲臺不可不重。伏望陛下厲憲臺之風采。俾行省以齊階。首之以御史大夫一員。使與行省首官品秩相同。其餘員位。以次升之。又宜命監察御史。與六部侍郎品秩相同。又宜立繡衣使者八員於中丞之下。秩同侍御史。

使之分使天下專糾行臺及廉訪司之不如法者又內臺或有愆違宜命天下皆得舉發如罪狀明白委為故犯重則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輕則免官禁錮放歸里閭如或妄舉反坐其人故聖王之御下也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委任之體貌之及其得罪則是臣下自以罪加乎身也幸從臣言則奸邪難蔽而中外永清矣

天麟又策曰臣聞設計張綱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而不貴衆欲靜而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員愈多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為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為階自正一至從九為品掌典當行為職各職所居為位各位養廉之資為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史為吏其制亦以詳矣然而文武二寺分布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既不遑考校則取準於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如此

而欲雜流之人不進貨賄之隙不開豈可得乎雜流行賄者得志則人皆可以仕矣以致負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負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為則曰僚屬非豈我之所能獨主哉混齊等而難辨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廷開之遂立稽遠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文武官吏負數既多國家用人路廣浮濫亦升遂使臨蒞在下豈能數政化哉政化不敷而刻剝之害役使之煩為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立法以防之主法者不能旁照貧益增矣貧增而弊亦自有矣況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愈生乎故須二弊盡絕而後法方可立也伏望陛下凡京師下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一切諸衙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減之然後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與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苛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也民業定而天下太平矣

文宗至順二年監察御史陳思謙上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應縣尹有能聲善政者

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
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
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闕官員須二十月之上
方許遷除。帝可其奏。
順帝時。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藝文監等官。學士秦呂民
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
不能容耶。帝深然之。

選舉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悼公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讐。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漢武帝元光六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

興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廉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元帝竟寧元年御史大夫缺在位者多舉馮昭儀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中書令石顯顯對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也上曰善

東漢章帝建初中陳事者多言郡國率非功次故守職易懈而吏事寖疏各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歸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

文吏試章奏。尚書僕射胡廣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傳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十乘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劃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于天禁。惟陛下納焉。

靈帝時。中常侍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揚厲。咨其行狀。處其器能。受試任用。實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讨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實。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

議郎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鐘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關職經時。吏人掾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怵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

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詖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郡。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

魏明帝時。曹植陳審舉之義。疏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也。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異聞康哉之謌。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鼉鼉讙譁於林木。臣每

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

史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騖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軀畢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夫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

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公族之異姓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水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戚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青龍中。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廬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

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

晉武帝咸寧初。司隸校尉劉毅以魏立九品。攉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

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盧原伍胥。柔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蔦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揚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未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備。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駭遠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藏劣下比。則援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墨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異地。首尾倒錯。攄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

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忿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忿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其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不知。與不知其當品狀。乘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既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

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失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敢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疏奏優詔答之

太康中太子少傅衛瓘以魏立九品自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王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備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淩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課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

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太熙中。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李重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義。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況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蘊韞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遯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況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驗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況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脩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

武帝時重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捡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華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吝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寵侯置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雜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斁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心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惠帝時重為尚書吏部郎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遠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愚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老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藝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

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
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
懷帝永嘉初。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山簡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
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
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
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
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
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
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
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
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辦其所易。陛下
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
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
東晉元帝太興初。尚書陳頠上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
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
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
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
三。日磾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為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
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
元帝時。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
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剌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
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尚書郎孔坦
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

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歲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謂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記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謂宜因其不會。徐更華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

後魏孝文帝時。秘書令高佑上疏曰。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考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

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又更為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妾媵。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勳著當世。位盡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其舊為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給事已上。若本非大人。而三世官在尚書已上者。皆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皆為族。帝與羣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審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帝曰。欲為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

品不校才能乎。帝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虨曰。魯之三卿。孰與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賤貴以賤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孝明帝時。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史部尚書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薦。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脩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羸弱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敗貿往還。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時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迫舊都。犯山陵。如翻所慮。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照。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所見未有奇才異能。上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

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豈得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慚赧而退。上又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跡。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二十一上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

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承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能知賢。朕又不可遍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高宗即位。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中書舍人李安期進曰。十室之邑。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為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囂謗。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

顯慶中。吏部黃門侍郎劉祥道知選事。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

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畧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寖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懷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乾封中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劉曉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誠使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永淳元年中書門下同平章事魏玄同言選舉法弊上疏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寖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

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作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取一。取舍淆紊。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千牛輦脚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粱肉。故當衰弊之乏。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柬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誼以簡練為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之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皐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則所用詳。所失鮮矣。

武后天授中選舉多濫左補闕薛登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王委兵於樂毅符堅托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善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棄樊世以除譖魏猜疑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士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取士多不以才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識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千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僊材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先爰放達晉宋之後稍重門資爲獎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才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脩身為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軸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章

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非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較其廣狹也

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舍其踈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紛爭於階闥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己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己則兆庶家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秪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法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足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澤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

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於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麾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鬬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諒高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節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較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其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技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扎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熏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軍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私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取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邕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長安中。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

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從之

玄宗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寖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全甚然之

肅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條奏貢舉疏曰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有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

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兵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讀為常談以向背為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

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敕古制。縣令察孝廉當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遍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舉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脩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厖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尚書左丞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得美。極人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脩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問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

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道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半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

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常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擢不甚謬哉秖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德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既濟以爾代兵興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詮法無可道者至是極言其敝曰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敘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敘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刑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遡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

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竊名偽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覈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于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況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貞元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上奏曰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廻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祗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大僕命之曰慎柬乃寮冏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僚屬之明驗

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大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

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

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慎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

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終。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未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豫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阻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是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今臣並自揀擇。未可信任諸司者。或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敗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蔽。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人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柬僚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者鑒識之名。失實當閻謬

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循私
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
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
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
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
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
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
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
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illegible]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
無遺賢矣。寘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
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

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
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
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
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
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
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
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
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
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
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進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
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
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

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輙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

韓愈上奏曰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

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事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闕雨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失。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益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當貢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立成。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束之。自勘磨狀書。剳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庸。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天下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

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廉冷地。是比僕隷以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避。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矣。宵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篚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顯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絶。此又徒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毋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彦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来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隷待之。忽一歲之內。貢才德来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按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耶。取合格耶。莫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是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来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

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簦。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奬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跡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騖關鍵。固非臣之所不能也。恥不為也。故臣以頑才千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四

選舉

宋太宗時。梁顥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疏曰。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闡耀。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導化原。樹治本者。尊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矛競。茲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俊造畢臻。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奈何所取矛出於詩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佛於心者推而黜之。寧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闒茸妄進。濫厠科場者。閭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圖計賢否。悉援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蓋聖人在上。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猶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厚風俗

也。況丘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今之治亂。君臣之得失。生民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

真宗咸平元年。右司諫孫何上奏曰。臣聞王化基乎儒學。而治本根于文章。故歷代取人。必先文學之士。賢輔名將。良二千石。皆由此途出。所謂學。非解詁句讀之學也。必可以財成制度。弼厥治。助厥化者焉。所謂文。非聲病偶對之文也。必可以寅亮經綸。熏吾民。致吾君者焉。唐虞夏商簡畧難嗣。炳煥可法。時唯宗周。始之以鄉舉里選。終之以察言觀行。多士之脉。由茲而興。垂之百王。宜無愧色。漢懲戰國亡秦之弊。追用周制。旌表孝悌。簡拔茂異。咸待之不次。或歸之常調。苟不以納粟拜爵。入貲為郎。凜然古風。庶幾而復。由魏而下。迄于陳隋。規模齷齪。無足比數。唐五代之末。斟酌沿革。參用古今。紀綱四方。牢籠俊乂。失在禮部。得於制舉。禮部之失。進士明經等科是也。制舉所得。賢良方正等科是也。凡進士明經等科。前所謂解詁句讀聲病偶對者也。非失而何。凡賢良方正等科。前所謂財成制度寅亮經綸者也。非得而何。然是時流品洞分。除授有別。禮部所第。不過典校辟置。郡掾縣佐。曠日持久。未出平遷。制舉所得。必皆遺補館殿臺郎御史。匪朝伊夕。奮為公輔。故所失無大害。所得必大利。事在前史。可覆而驗。李唐將季。干戈日尋。無用之詞勝。化成之文廢。始罷制舉。專取禮部五代執守以為故事。雖復朝野多故。戎馬蒞生。至於文物寂寥。治道蕪雜。衣冠千計。無一赫赫之稱者。未必不由於此。國家有天下四十年矣。廓土闢宇。芟逆夷亂。高視百代。盛魏為太平。寤寐儁賢。勵精貢舉。樂才嗜善。憂無與隣。然猶未復賢良方正等科。清途華貫。唯以進士明經迪資而升。豈不念林藪非常之士。或有遺棄者乎。豈不念臺

閭所進之人。或有僭濫者乎。豈不念群官庶尹。或有才畧無以自發者乎。豈不念一日萬機。或有遺闕無以上達者乎。豈不念取士之制因循近例。不可為子孫法者乎。意者群有司百執事未之思耶。將茲事體大。非賤臣之所知耶。不然。何當置而未置。當復而未復。如此之久耶。是則士傳言庶人竊議。不為僭矣。

何又上奏曰。臣聞書稱教胄子。有虞庠辟雍之文。易載賓王有鄉舉里選之制。皆所以導王化。育官材。牢籠英雄。陶冶風俗。必見推於太學。方獲譽於公朝。從古洎今。斯道不易。秉漢則諸生三萬。李唐則學生八千。上所秉求。必由此出。亦有定茲歲貢。擇彼時英。或州舉謂之茂才。或公車宣為有道。縣次給食。俾興計偕。下詔雖頻。中選尤寡。及乎考庶立格。進士設科。尚皆聘自高年。名從太守。上中下郡人數有差。餘皆附學讀書。方得上名。禮部。其後士風澆薄。世態銷利。賤古道於儒宮。慕他岐於天府。闔茸之士。始入泮林。英豪之流。倒趨京兆。而又兵戈繼起。經制莫存。絃誦之義。皆亡。郡縣之學。盡廢。原乎所以抑有其由。蓋以定令之初。綱條踈闊。兵館升降。縱限門蔭之高卑。兩京薦論。曾無科禁。以釐革。遂令淺俗扇以成風。外地絕無學生。神州悉號鄉貢。下至工商雜類。方遊太學。廣文。伏見近降明制。懲科場之積弊。立貢士之新規。帝命有司。十取其二。違則有辟。令在必行。斯實聖哲教導之方。朝廷畫一之法。然臣以為尚有未盡者。請為陛下陳之。

夫理歸宗極。事有根源。將陳救弊之謀。須有從長之論。且生徒棄本。為日斯多。庠序不修。其來自久。國家必欲開孤進之路。闢至公之門。莫若再舉令文。復嚴經術。使寒畯之士。由鄉里以升聞。世祿之家。自羅。府送者有罪。草莽帛布。監牧者黜。官。其外郡或駢繁縣之富庶者。

按舊典重立學官評選耆儒碩生為之博士助教精加課試公與薦延歲終仍依新條限以人數發解必有軼羣之異行拔俗之英才雖由鄉庠亦許公議得其士受薦賢之賞非其人坐謬舉之刑尋常之流準上法易貴變而能久政在改而更張臣謂此令既行可使斯文復振豈直四科取士自當三代同風難者或曰今古異宜質文迭用但求至藝勿繫前言此又委巷之談陋儒之見夫以文取士既已失之取之乖方弊將安救今士子目為鄉舉其實自媒贊投於郡府之門關節於公卿之第屬詞比事合格者不過雕蟲任傳棄經入流者未逾章句若不收之學校選自州閭實慮他時益成薄俗茲事體大惟陛下持達而行之臣出身之初亦自府解豈敢忘本遽陳此謀蓋月擊輕浮心知謬濫是以冒不測之罪鑿狂夫之言

三年知泰州田錫上奏曰臣竊惟唐設制科有道信伊呂科有識洞鑒畧堪任將帥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太祖朝兵部尚書張照奏請興制舉乎時據所奏前代制舉內選置三科一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經學優深可為師法科一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勅文畧曰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任職官黃衣草澤等並可應詔送吏部試策論三道共三千言以當日內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雖設制科之名未盡取人之理何以明之夫漢詔取人不限對策字數隨其所對盡其所見故孝文時鼂錯對策不過二千字孝武時董仲舒對策不過二千餘字然上覽之而異焉乃復策之凡詔策三問而所對皆不及二千餘字洎公孫弘答策纔五百餘字然漢之得賢良斯為盛矣觀董仲舒所對策三道亦非以當日內成今但依漢之取人則董晁公孫輩不獨漢有也

天禧元年。禮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諮上奏曰。臣伏覩近降詔書應內職三司副使諸司使。升朝官正言監察已上。各於見任知州通判知縣縣令內奏舉一員者。此蓋陛下順考古道啓迪鴻猷。顧萬務之至繁。患衆才之共理。遂申命於執事。俾各舉於所知。冀英俊無沉陸之嗟。而朝廷有得人之盛。斯實治國掄材之要道也。若乃舉不失德。式副於明揚。如或稱匪其人。曷資於委用。恭以詔旨云。升朝官正言監察已上。即是南宮員外郎已上皆得舉官也。伏以國家荷錫祚之珍符。悟開先之寶系。喬丘檢玉。雖壤瘞牲。修曠絕之上儀。沛鴻之渥澤。注滅有同於雲露。涵濡靡間於蓼蕭。絲綸俾示於均禧。簪紱盡令於進秩。垂紳文陛。雖謂於才升。應宿仙曹。或由於恩授。亦有身居散地。職異親民。若令一槩舉官。實恐未能作哲。臣以謂舉官之道。不如精擇舉主。若得其人。則所舉之官自然不謬矣。昔鮑叔之薦管仲。子桑之知孟明。祁奚之稱解狐。胥臣之任郤缺。率皆成功立事。垂範作則。傳稱唯其善故能舉其類者。蓋謂此也。臣欲乞自職諸司使。及正言監察已上。須歷任已來。別無贓污。及不是見監臨場務者。方得依所降詔勅舉官。然後據其所舉之人。載詢淑慝。重叅幽明。儻肆欺誣。嚴行黜削。如此。則圭符之吏。必獲於循良。銅墨之官。免貽於貪冒。選衆責實。或近於斯。臣早以庸材。遭逢真會。仰荷生成之施。敢忘補報之心。雖芻蕘之至微。亦睿聖之攸擇。

仁宗寶元二年。知諫院富弼上奏曰。臣伏覩載籍。自古取士。無如本朝。路狹三代以往。不復紀列。兩漢而下。歷南北朝及隋唐十餘代。取士之法。各有科條。大率如賢良孝廉孝弟力田明經秀才進士。唐又添制舉五十餘科。此外又許藩鎮辟召。及諸色人薦舉。亦許自薦拜官。歷代求人。唯務廣博。所以天下懷才抱器之士。無不牢籠收攬盡

為朝廷之所用也。國家取人。唯有進士明經二科。雖近設制舉。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辭念誦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賦性不能為文辭就舉試者。率皆遺之。臣切思近年數牓以來。放及第者。如河北河東陝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絶少者何。蓋此處人物稟性質魯。不能為文辭。中程試。故皆老於科場。至死不能得一官。豈三路之人。獨不樂富貴哉。蓋求之而不得也。今縱有稍在顯官者。亦不過三五人而已。此數路之人。雖不能為文辭。若其大才大行。及強悍奸椎。則諸路不及。向時天下無事。則此等人或在場屋。或在農畝。或為商賈。或為僧道。屈伏不能有所為。但怨望思亂而已。今昊賊寇邊。西陲用武。覆軍殺將。中外震恐。兵寡粮匱。調發無所。當是之時。乃此等人踴躍快意。皆欲助賊為患。或更有盜賊屯聚。則為之倡首驚劫州縣。自圖富貴之時也。其間忠義者。尚思因時馳騁。而願為朝廷之用者。然朝廷至今未悟。不加搜訪。臣恐為他人所得。則中國處處皆為敵國也。臣伏見漢高祖作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武帝又親作詔令。州郡察吏民。舉可為將相及使絶域者。唐高祖亦勅關内河東諸州。召募勇敢以討吐蕃。此皆前王所行而有濟時用者也。臣又見朝廷向来所用之人。多至敗事。雖切求人。未見可者。陛下勿謂在官皆人傑。而民間無復有人。臣欲乞條列名目。如臨難不顧勇敢絶倫。武足安邊。才任將帥。武藝超衆。智謀宏遠。并可使絶域之類。列十餘條。特降手詔下陝西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諸州長吏。仰依上項名目。察訪舉奏。不拘人物。不限人類。能作文字者。即試以策問。勿限字數。不能為文者。但令直説事狀。或口陳方略。亦許詣闕自薦。仍各量給裝錢。如審知可用。即文武資中隨其所欲。量高下補授。如此。必然得人。伏緣太平已久。武人在顯位者。或以

恩澤進或以年勞陞自餘門蔭雜調皆是常人不聞自孤寒中才武
擢用臣所以謂非常人多在民間自是不求或求之不至若果行此
必非虛設今歲或有貢舉兼之不妨若貢舉權罷獨行此詔亦不失
人
慶曆元年弼為右正言知制誥上奏曰臣伏以取士之道為國家之
大務也三代兩漢專求行實是以風俗淳厚百職修舉隋唐之際純
用文辭以篇賦相高以聲譽相尚公卿將相於是乎出國朝沿隋唐
之制以進士取人祇採辭華不求行實雖間設制舉然天率亦以章
句為務是以擇之彌謹而失之愈踈且以陛下臨御以來計之積二
十年所得不減三千餘人其間磊然為名公巨賢者無幾近日竊見
朝廷欲選一二良吏而終未能得其故何哉蓋入仕之初但取空文
不求實才實行之所致也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若不求人將何以
濟求人之本唯科場最大科場之法行之已久盡革則駭衆不革則
乏人臣欲今後科場考試以策論為先校度所放人數且取其半餘
半詔天下諸州於境內搜訪土著之人自來為鄉黨所推或德行純
備或志節方勁或學識該敏或智畧詳明或有才可以治民或知兵
可以禦敵如此之類者仰逐州官吏同共察訪委實應得上項條目
即具名聞奏仍以州郡大小限其人數令長吏以禮津遣年終集于
都下朝廷再加較試量高下擢用若舉薦不當明行降黜或所舉得
人則優與酬賞昔漢尚書令左雄建明孝廉之法頒下郡國是時濟
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黜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
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懼莫敢輕舉東漢得人之
盛唯此為最伏惟陛下勉而行之不數年當盡得天下實才實行之
士萃於朝廷緩急應用百務俱理又何患之人哉必若行此取士之

數不加。而得人之實則多矣。至於明經選試。尤為無法。乞今後不較字數。專以經中否為格。仍試時務策三道。以定高下。每度所放人數。祗取其半。自然得人而不至冗矣。

吏部尚書夏竦論制貢舉疏曰。伏以隋設進士之科。唐氏特隆其選。歲登牓帖。不遠三十。賢儁之器。將相之具。在其選中。諒不虛語。然主司慎選。弊於回撓。豪右角逐之衢。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直而有悔。私權貴則道枉而無咎。貢舉之間。因循滋弊。國家大設場屋。旁求髦儁。雖搜賢之禮博於虞夏。而登科之士冗於隋唐。濫者或輩進材者或旅退。薦書未達於冕旒。馳聲已滿於塗路。求夫厥由。其弊斯在。始則天下州郡薦送冗雜。祝謁已先。秋賦里選。何有至公。擇官一郡。選賢數縣。錚錚佼佼。推為翹楚。故大藩動盈百數。支郡不遠百里一賢。無乃多矣。次則省試有司優容過當。或以三應五上。華顛鮐背。嘗對揚金殿。授薦邊城。皆蒙姑息。取預科級。明試之道。無乃遠乎。若萬方上計。扃鍵貢闥。衣冠鱗萃而萬數。卷軸山積而億計。良苦相雜。精稗交半。銓品之官。不踰五員。考試之限。不越三旬。雖周孔無以施其鑒。荀孟無以展其材。況主司不一。好尚差殊。學古者注意於策論。脩辭者宅心於詩賦。簡畧者鄙其閎衍。綺麗者輕其質直。鑒裁既紛。品題乃惑。緇素無常色。金土無定價。燕雀遇便風則高翔千仞。蛟龍無尺水則困於泥塗。故工拙之狀。多乖外望。致躁競之士。騰口謗議。為朝廷計者。莫若改立制度。頒下郡國。自今本道舉人。各於都會取解。專委輸運之使。慎擇秋賦之官。選采良士。上名禮部。朝廷於是選官十員。立限一季。先則品題所業。次乃詳考呈試。不得以場籍年齒。御試遠人。妄分條目。濫居等級。但詩賦策論俱善為上等。詩賦優而策論劣。策論優而詩賦劣者為中第。自餘不逮。皆從駮放。擇材而升。

不限其數。奏名之日。則牓列程試合格者。自省門而右。丹筆題注。明下臧否。摽其警策之辭。識其疣贅之語。凡於卷末統論得失。合送合落。各令知悉。如有不當。並聽言上。是則主司無啓倖之門。薄徒有知過之心。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必也是乎。

右正言孫沔乞定蔭補奏曰。臣伏覩國朝自景德祥符間。屢行大禮。旁流慶澤。凡文資自帶職員外郎武職自諸司副使已上。每遇南郊。及知雜御史已上。逐年聖節。並許奏蔭子孫弟姪。雖推恩至深。而永式未立。今臣寮之家。皇親母后外族。皆得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槩居祿仕。未離襁褓。已列簪紳。或自田畝而來。或從市井而起。官常之位已著。而僕隸之態猶存。是則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惠。故使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俾之從政。只以害民。若不急為更張。已見積成弊倖。欲乞今後帶職員外郎正郎。只許蔭叙一名子弟。少卿給諫二人。丞郎三人。尚書四人。僕射已上五人。致仕及物故各更與一名。武職等次比類官品。皇親母后之族。及兩府大臣。亦乞約立人數。用分等級。臣叨司遺事。合舉大綱。伏望聖慈特差近上臣寮。定其久制。以為萬世之法。

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疏曰。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方與遷轉。或且

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為約束
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
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集事不
必邊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
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
脩論臺官資考劄子曰臣伏見御史臺關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
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来蘇紳舉馬端却煩朝
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
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
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
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班中雖有好人
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者皆為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
考惟擇材堪者為之況臺中自有棄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
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僞濫庶幾稱職可
振綱紀
脩又上劄子曰臣近曾上言為臺官關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置
棄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資例又未
見議復棄行臣竊嘆方今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
人須得三及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
稱者近日臺官奎有彈教坊倭子鄭州来者朝中傳以為笑其臺憲
非才近戚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
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
之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為棄行
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

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為兼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狥親戚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責其惟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舉漸振臺綱免取非笑

四年備論貢舉劄子曰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求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為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太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

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便學者不能濫選考者不至疲勞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于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迫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迹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

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祇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牓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之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緊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

參同詳議著于令式。

脩又上詳定貢舉條狀曰。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學制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今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其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之類。皆細碎而無

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材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五年。脩上論學士差除疏曰。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奸險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既虧廉遜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學士。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擢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亦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置於內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闕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聖意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奸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

脩為龍圖直閣學士河北轉運使。上奏曰。臣近准御史臺牒為臣察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令臣知悉者。臣竊詳臣僚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聽。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弊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閣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權場及課利多處酒務。此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

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因請託。只此敕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切之地。皆已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唯此敕則頓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

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唯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敕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僚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見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不已。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出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惟務希合。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

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審改張臣檢察元降舉官敕意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省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皆以為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臣伏見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重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云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

至和中脩為翰林學士又上奏曰臣近准勑為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擢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遂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謬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為俱可信則一員只以公舉若以為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可信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唯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才識庸暗不能知之使臣隨衆書名則臣為恥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

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例只命學士一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為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

脩判流內銓又上奏曰。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合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餘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而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

脩兼三班院又上奏曰。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以上。並只與理為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

慶曆六年六月吳育上奏曰臣伏以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惟漢之興高惠所未遑暇至文帝十五年九月詔舉賢良文學之士上親策之則有若晁錯者出焉是時無災異而舉也至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弘者出焉所學亦不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耳非專主災異而舉也唐開元元年六月甲子制其茂才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迨憲宗元和間制科尤盛有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才觀當時策目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專於災異也此漢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不因天變又非時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君或常自逸謂無闕政及天災已著時蠹已形然後下詔舉之欲救於臨事此則取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未逮也豈足以師為高矩哉陛下自復制科于今累年隨貢舉而開疏數適中忽以一人之言欲議變常之制若必俟災譴然後詔舉非唯失設科之本意且尤不可者三一則天下賢儁滯淹之士待災異而致身非所以養廉恥也二則平居不詢變形乃問非所以懼無災也三則輕改信令示天下無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今禮闈凡數年一啓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於事況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奚設或比歲而有則於事太煩既不因乎天災又不隨乎貢舉而曰非時詔舉浩無端倪乃是遂廢此科芻蕘稍詢則言路有開餼羊一去則禮制都亡今無故而更張使遺才絕望其傷國體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令兩制詳定若漢唐故事非專為災異而設則宜當執守毋令輕變以惑羣心臣曾應制舉毋容不知知而不言於罪為大

八年御史何郯上奏曰臣伏見近日臣寮累有舉奏近上內臣乞陞

進職任差遣。朝廷亦多從其請。酌其事體。於理非便。緣內臣雖在外任。遇赴闕奏請公事。非時出入禁中。於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或有干請易為通達。不宜外臣與之交結以長弊倖。況外臣薦舉內臣。本亦不為朝廷擇人。皆是希附恩倖為因緣進取之階。此風不除。必敗綱紀。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戒約內外文武臣寮。自今更不許舉薦近上內臣。若奏狀下中書樞密院。亦望不行。其間或有不可任使之人。則乞從朝廷選擇。如此。則使中外之臣。各有分守。可以杜苞苴請托之弊

左司諫錢彥遠上奏曰。臣伏以生民休戚。繫於牧宰。當國家委寄。非有才識學術。則為政疏矣。朝廷授受之際。固小文常事。而千里取舍。倚辦斯人。故漢宣帝云。與我共此者唯良二千石。本朝太祖皇帝嘗曰。下民雖不分寂寥藩侯。不為蓄養。朕斷不容之。誠聖人之深見遠慮。知治天下之本在此。而近歲審官院推擇知州。並不以賢愚器識而選。止用資考與至院後令自占員闕。差定。其間或面牆經術。庸猥冗瑣。老眊罷癃。殘虐貪暴。混淆雜進。不敢裁黜。曠拜吏而出。豈復究心政事。惟計圭田多少。希佔重難。苞苴稠載。以濟所欲。不然。酷刑罰以快怒心。飾厨傳以邀妄譽。雖有循理君子。苟身遠譽寡。無階朝廷。則汩沒下流。不能自振。監司薦舉。亦為虛名。而庸鄙淺人。坐享厚祿。通都會府。積日可至。況今諸道水沴。螟害荐臻。民之性命。責在長吏。若圖朝夕近効。誠亦未可。顧少革弊事。漸期蘇息。具管見如左。

一欲乞天下知州。除藩方舊除兩省以上。及節將判知沿邊武臣外。其餘州軍民。並依故事。量大小要劇。分緊望上中下五等。其緊望州送中書門下除。上中下送審官院。

一乞先命兩省官以上。於曾任知州成資人內各舉一人。須是履

行絜白。才識政事優長者。送中書門下。更令咨訪銓擇。才器名實。委能相副。令分知緊州。如任內政績有聞。特行超擢。其所舉官。亦乞獎拔。如不稱職業。貪猥阿枉。并坐所舉官。重行黜責。

一上州。乞令審官院。不以先次名目。差定揀選合入知州人。歷任內曾有兩省已上臣寮。轉運使副提刑。朝臣共七人保舉。及曾知中州成資有勞績人除授。仍委中書門下於都堂坐。引與相見。訪其學蘊。測其器度。堪任牧長者。方許降勅。如知上州任內政績殊絕。即令審官院磨勘引見。送名中書門下。亦與緊望州。其勞績。即不得以催驅省稅。理欠負除破。應在課利增溢為數。須是的為生民興利除害。衆所共知者。應如元因舉主擢用知上州。其賞罰並依與緊望例。所貴舉者不妄。

一中州。即委審官院依名次先後差除。候差定。中書門下依上州例訪問才術。如堪任牧長。方得降勅。其初任者入下州。次任者無遣曠。方與中州。遠近資序。並依舊勅。如歷任內有贓罪及七十以上不得差注。只與通判。則貪夫息心。懦夫自厲。

一武臣。除主兵沿邊差使外。如合入內地知州。即委樞密院具歷任勞績資序。送中書門下施行。

一緊望知州。添支俸料圭田從兵。並乞比舊當路節鎮例。稍增名數。其合增俸料。即以本州贓罰錢充。每州所增不過數十千。而可以養廉恥。慰清節。上州亦乞優立則例。中下州即依舊。

一廣南西川。有知州當知縣者。自來例用新轉京官。或移人充。皆是新學小生。未練政事。雖地極僻左。人民乃亦陛下赤子。更賦輸入。刑罰用捨。與內地不殊。何苦輕委其人。加以去闕庭迂遠。萬一不幸為庸人所擾。嗷嗷無告。況受命之日。優賜頗多。俸料

加厚欲乞差合入遠地通判人充。

一內外文武臣寮不得以恩澤陳乞子弟親戚陞陟差遣資序委御史臺彈奏黜責。

一今既分列州郡地望以為資序遴揀惟人即望朝廷少假權任寬其銜策不為小人脇持盡所蘊蓄。

一通判知縣縣令乞委所司依知州例銓量條奏。

右具于前臣所陳列事節皆臣愚者之慮大體如此且今天下郡國四百有餘以朝廷濟濟多士歲取英髦動百千計入流雜色亦以倍增求四百之才分守郡國不為艱矣使生民帖泰衣充食給則太平之效如指諸掌願皇帝陛下特留睿覽如允臣所奏乞送中書門下詳酌施行。

皇祐元年彥遠又上奏曰臣伏以祖宗以來慮天下人物沉滯孜孜蒐訪雖左右侍從亦許延拔俊良所以達幽隱而勸能否故敕命在朝文臣自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自觀察使已上皆歲得舉外任州縣官二人為京官而近年往往緣所舉之人或有改節踰矩刑罰并坐一切皆不論薦甚非詔書本意且唯賢知賢求士報國此古人勇為之事也苟不為權勢脅奪不為賄貨遷染操至公之心達天下之才彼當立効成功何由謫累能至皆因已不明乃謂無善可引致陛下恩澤之詔鬱而未宣為羣臣私計則精在國家遠圖甚失伏望聖慈令中書檢會元勑自文臣知雜御史武臣觀察使以上應合舉官臣寮職位姓名每季行牒移趣候舉奏訖即關報御史臺如至歲終不曾舉官並仰彈劾所貴英彥聚在本朝少廣得人之路。

嘉祐五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上奏曰臣竊以科場自間歲以來人數減半取之至艱來者愈濫其間實有才行遺者甚多先朝詔諸路津

遣行實之士當時被薦雖有濫名者一二終是比之常調得人稍優若此科不廢誠有所勸臣欲乞詔天下郡守常切搜訪有學識通明履行清潔以名薦于監司委提刑轉運使司同共甄察實可取者津遣赴闕其策試且循舊式入官不必優異止賜出身可也如舉薦妄繆亦當重責行之若久得人必多矣

六年右司諫趙抃上言曰臣竊以國家遵祖宗取士之法每下科詔其用舉數推恩賜第者所以振卹淹滯惜其老將至而無成也伏見近歲行限年之制進士累舉到御前并到南省年及五十者始預恩例竊緣進士應到累舉太半是未開間歲科場之前經隔數歲始得一舉緜歷場屋及五六舉至有三二十年者艱阻不少今來舉數雖足及有踰數者其間多是年未及格所以不該恩澤四方孤寒深可憫惻臣愚伏望聖慈體其久在科場抱負文藝始能累此舉數特降指揮天下免解舉人舉數已足年未及五十今來不預南省奏名者許減五十年之限俾就廷試而霑一命則寒儒無沉淪之嗟聖朝廣搜揚之路亦忠厚之大端也

仁宗時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舉選狀曰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廼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祫享赦節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久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謄錄既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

一切罷之。無不悵然失望。臣誠戇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將之罪。別加搜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賢否。舉賢是猶因溺而

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驗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即因勢要屬。請求舉。及為人屬請。并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贓者。並以枉法論。即敦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累經敦遣不至。即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為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為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踈略者為粗。餘並為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為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辯給。亦降為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為合格。若合格人少。即并取粗多者。合格人多。即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

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為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為一科。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為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為不當廢。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浮偽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光又論制策等第狀曰。右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固毡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毡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固為第三等。毡為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為不當。朝廷更為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毡為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傳為賢。毡所試文辭。臣

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為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迫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為諱。其於聖主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為臣已考為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敘之。豈不美哉。

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張方平上選舉論曰。臣聞設官所以共理。擇才所以任官。夫位職祿三者官之紀也。德才勞三者人之分也。度德居位。量才賦職。計勞詔祿。興王所以治。德不稱位。才不任職。勞微祿重。衰世所以亂。惟君司牧。兆庶。惟理亂在庶官。惟賢惟能。其難其慎。吾先明王育才考德之道至矣。周之取士。爰始庠塾。鄉老舉秀茂而賓其禮。司徒教行藝而升諸學。樂正品俊造而進其名。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而後天官執其柄而詔其爵。內史書其貳而制其祿。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小宰平其計而弊其治。蓋其官人之法如是之詳。漢之取士亦始鄉邑。自幹佐曹吏見拔州郡。復辟公府。吏舉高第。始出除吏。其郡國所送孝廉。或公車延召。諸罷職待詔者。悉居三署。光祿歲察四行。能吏。廉吏。方補用焉。至于魏氏疆宇分蹙。兵戎罹亂。衣冠僑寓。陳群立九品之法。而選舉始濫。中正定高下以署品。吏部據升降而授任。後其法雖益壞。議者紛起。而終不能革。歷六代而至隋。中正始罷。夫進士科者。設自隋煬。縣于唐。而我朝循之。可謂浸淫而蕃大矣。為業益浮。入仕益易。唐考貢士之制。專委有司。歲第殊鮮。雖升名王府。而未階仕牒。再試于吏部。有屢斥焉。其中格者。補畿赤丞尉。爾其不中格者。或例赴選曹之集。從事藩侯之府。必外效有著。而真命始加。我太祖之初受命也。王略猶梗。人物蓋希。進士登科。歲無十數。抑于時文法闊略

吏員簡疎。嘗聞郡自牧長而下。或數員而已。爰及太宗。治致泰平。教
風寖盛。丕冒出日。一統無外。且喜天下英俊盡入彀中。始親御便殿。
以臨試貢士。博於采掇。務盡乎人材。待以不次。驟升乎羙仕。國初進
士甲科。授司寇或幕職官。興國之初。始授等甲。京朝官倅大郡。或即
授直館者。進士甲第。多至七百人。後遂為例至今。興國已降。遂為常
規。然儿諸為士之民。惟此為干禄之路。儒術治國。誠王道之大經。文
藝起家。固儒林之盛選。是以天下學士。靡然嚮風。非惟道化所陶。抑
由寵利所誘也。夫子曰。以言取人。必極其言。而考言彌華於道。所以
紳行乏稽古之識。端甫鮮經時之論。滋官少稱職之吏。臨事無伏義
之節。風俗有流薄之損。朝廷成掄選之濫。豈不由乎易取而驟用之
乎。此張衡所以深憤嫉於漢日。楊綰所以議革廢於唐年。且三王之
道不能無敝。故董仲舒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夫周之
造士論材。始乎庠序。至漢而興廉舉孝。自諸鄉里。至順帝凡三百年。
而左雄建議諸生試章句。文吏課戔奏。而為限年之格。又百年而魏陳
群設九品官人之制。又三百年。而隋文立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之目。
次及煬帝更制進士詞賦之科。此皆歷代舉選之道。因時之宜。更救
其失。猶三代忠質文之政。以革敝易化者也。伏惟朝廷取賢欲才之
方。故亦並開數路。惟是進士最廣而甚夷。鼎司台席之崇。主署金閨
之彦。更處乎館殿。參布乎臺省。國之綱紀。民之君師。百辟衆官。其清
塗要地者。尚莫由斯而起歟。雖名臣董出。而淆濫為多。其故由乎取
之泛也。以周漢育士之詳。而不能盡善良。又況採一日之伎。昧素定
之價。若之何責以無濫也歟。夫以唐氏之制。專委有司者。則利在乎
才者必不遺。弊在乎啓奔馳之徑。而平素者絀焉。以今日之法。則利
在乎使人循道以求已。弊在乎得者不必才。才者不必得。而勸勵之

教怠焉其利害相形之理思所以折之必有短長矣至如儒術之微削思所以振重之士節之陵遲思所以興起之皆國家教化之端王政之本聊用窺測以著于篇

方平上孝廉論曰臣聞善論士者先行而後藝善官才者獎本而礪末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先王之臨天下也正其大倫長其義節務隆道化使民歸厚故周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一曰六行實先孝友漢制始復孝悌而得拜官武帝遂以孝廉名科郡國不舉孝以不恭論不察廉者免漢之得人雖稱數路最近王道茲制為篤歷世而下風教寖微豈古今之俗殊蓋勸導之方淺且人才行鮮克相兼以慶建之謹厚不通舒誼之經術以黷式之質直又乏遷向之文雅而今官人之格蓋進士明經世家而已孝如曾閔莫希勸駕之遣廉若夷范不入辨材之論臣愚以為宜復孝廉之科自兩府大臣各歲舉一人而天下歲貢委于外臺其有持身端事親孝生養以禮沒喪有聞友于兄弟睦於族親為姻黨所宗慕為里閭之歸仰者可許鄉人署行列狀于縣縣大夫詢于衆而實升之于州州長審訪如所署以聞外臺外臺會部郡所上各考次其行陟其尤異者一道歲取三人焉獻于天子不必備惟其人其涉知文義頗通經業者命有司量策以時務隨才而叙官之其行實誠著而殊昧于學藝者可寵以上佐助教冗散之秩復其家勿徭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教人以厚不以薄蓋經術者仁義之糟粕文章者經術之駕說夫躬行其道而不見顯異顧獨駕說之尚臣疑旌勸之術未為盡也且世家廕補歲以百數二科取士一開貢闈而第者以千計雜流冗仕不在焉誠參以孝廉之舉則勸善勵俗之方不益備乎記曰上舉孝則民不遺其親上察廉則民不黷於行邑取一人焉一邑之人

勸動矣州舉一人焉。一州之人從
其子弟。天下之為人子弟者莫不勗
移風俗。美教化。其惟進考廉之
方平又上選格論曰。臣聞選舉
以救其弊。立制以宜其時。得政
改作。通者寡而泥者衆。倡者孤
古今所同也。昔後漢左雄以廉
察舉者。皆先詣公府。諸生試經業。文吏課戔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
而拘以限年之法。于時胡廣郭虔駁於前。張衡黃瓊非於後。上獨信
嚮雄議得行。自雄在尚書歷十餘年。天下無敢妄舉。朝廷稱為得人。
後世識者方善其制。故知昧時之經者。必循名以遺實。達政之方者。
乃收實而後名。駁於前者。是疑其胃膽之說。善于後者。是見其耳目
之效也。唐代宗時。楊綰以貢舉之弊。建議請廢明經進士之科。而復
鄉舉里選之法。詔下其議。而在廷名臣多同於綰。遂行其制。後近臣
淺滯者。或論其不便。上不能持。旋以復舊。今二科之弊。獨在乎泛濫
猥多。而取之不能精。或實學而見遺。或下材而高第。然天下所以未
厭者。以國家處之以至公。而有司不得措其私。此所以人自循己。反
之於命。不復咎於法也。且二帝三王之盛。感發憂卜。
至于兩漢。士束脩於衡鄴。而辟書在門。魏晉之際。操行內著。清議外
同。夫使士以謹身篤行為無益。寵名爵祿為儻來。成苟然之俗。敗奮
勵之節。是於政體不已虧乎。今一啓禮闈。仕逾千數。銓衡依等以注
授。郡縣無員以除遣。乃復過期停罷。遷延歲月。則是賢愚同滯。涇渭
一波。不審源而蹇其流。不計本而抑其末也。臣愚以為宜略比唐制。
依其甲品。設為選限。其在殊等特承優恩。請循舊即除。以旌高業。餘

當入選率從限格。其能別決科目。自當更蒙賞接。且唐以明經進士為及第。宏詞拔萃為出身。及第者雖有籍王府。而未階仕牒。乃辭材定論之名。出身者始著録官板。而滋行公政。有為臣事主之義。故夫以二科羅衆士。以詔舉擢異材。以選限難濫進。數路而取。為制甚備。若國行盛禮。覃慶四方。凡名選人。復當普敘。伏請初入選者。稍宜異其節文。可委自刺守察其鄉論。有一介之節。一善之長。令以名聞。即為注授。其不預舉。必滿選期。凡今之士流。鮮自敦飭學業務乎苟就。仕進規乎速至。且民之情偽動息事之險阻艱難。古為政者必周知之。自非賈生終軍之妙齡。甘奇辭疆之神敏。則雖有明悟之性。或多輕簡之失。今夫立選以重其進。設舉以勉其立。則必人自磨勵。家自教勗。終始修整。務為鎰基。自然人知謹身之勸。士免去業之速。鄉里有恭讓之義。場屋息爭逐之末。官局得才良之吏。銓調省煩積之員。

肅其風聲。端其教節。不亦優乎。臣聞唐因隋制。以二科取士。然諸侯得自辟署。仕進路廣。不專科第。多由藩幕入登王朝。又閩嶺黔嶠。士人殊鮮。兩河之外。後為寇境。帝都關中。近乎巴蜀。故禮闈可以歲啓。選第不逾十人。（開元天寶舉人或至二千人。然登第者百才數。）我太祖朝。其風猶在。抑亦王度草創。人物希少。及舉荊蜀。下江廣。收閩越。是太原武事偃戢。文物寖昌。與國以來。取士益廣。風教遐被。海寓大同。曳博帶於文身。誦聖言於鴂舌。甌閩之俗。編戶待乎實興。邛髽之鄉。比閭思乎隨計。踰劒者崎嶇萬里。度嶺者往復一年。故禮闈不可歲開。而賢者能者同時而滯塞。貢士必當廣取。而猥濫者一槩而混淆。且其遠方之人。顧有可借之資。雖蒙續食。莫援窮巷之身。弗預充庭。遂斷專擬之望。託於遐陋。誠有可嗟。臣伏請凡當秋賦之年。禮部既以三月上請。即

頒下遠方。其嶺南兩川。即於中夏發薦。其預薦名者。嶺南諸郡送廣州。兩川諸郡送益州。委二府如禮部式考試。當試時。本路轉運使及臣寮一人。傳詣監試。比歲之杪。取令畢事。其當解人。即遣至都。附南省牓。送預廷試。其不預解人。即依到省叙舉。其廷試下第者。皆還本貫。許本路計使差充攝官。如此。則遠人免崎嶇之勞。寒士無棄廢之歎。土俗以鄉舉而民勸。禮闈得人省而考精矣。難者曰。今禮部考試。選委大臣遍擇館殿博用才良。以司考較。又糊名轉録。以防私濫。誠重難其事矣。捨是而委二府。其如百司何乎。臣對曰。彼峴嶺雖狹。然各踰百城。官吏數百計。皆王朝任用。銓衡選補。二府長吏。國之重寄。兩臺使者。朝必慎擇。誠復遣臺閣才臣就而監之。嚴其法制。明其條約。重其委付。信其命令。可遥御矣。如唐時分選于洛邑。放第于東都。其制近之矣。況此試時官集諸州。匪容私請。權分衆手。當由公共。且方為薦發之地。豈預名器之柄。理無疑者。於何不安。難者曰。夫變常危事。改作惡名。今夫二府之選多則長濫。鮮則起怨。且衆聚焉。非國家綏遠之術也。臣對曰。夫變常之事危。改作之名惡。為其乖民情而動也。變之順衆。改之就利。何危而惡乎。臣嘗見禮闈川廣之貢士。各繞百人。夫豈衆之謂乎。且二方之士。翹企海之衆多。角無涯之得失。或艱罷退。鮮不告勞。今使不出鄉關。坐而就舉。藝學相委。名稱相聞。就有取捨。皆其土人。擇一方之官吏。考百人之所試。取之必精。又何濫之長。退之以禮。復何怨之召。故臣謂之便。理可詳矣。

方平知貢舉又上劄子曰。臣聞文章之變。蓋與政通。風俗所形。斯為教本。國體攸繫。理道存焉。況今官才專取辭藝。士惟性資之敏。而學

朝廷申明前詔更於貢院前牓示使天下之士知循常道臣典司憲度後預文衡敢此敷聞伏候進止

問以充之故道義積乎中而英華發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者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伏以禮部條例定自先朝考較升黜悉有程式自景祐元年者以變體而擢高第者後進傳效因是以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咎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煩為贍逾越規矩或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丁寧誡勵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考試諸進士太學新體間復有之其賦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論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問而妄肆胷臆條陳他事者以為不合格則辭理粗通如是而取之則上違詔書之意輕亂舊章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令豈國家取賢敘材以備治具之意耶其舉人程式有擅習新體而尤誕漫不令程式者已准格考落外竊慮遠人未盡詳之伏乞

選舉

宋仁宗時。知諫院包拯上取士疏曰。臣以孤遠之迹。猥荷聖選。擢陞憲府。退思所以為報。則智識蒙淺。無以副上旨之萬一。敢竭愚見。唯明主裁之。臣伏覩近降詔勅。以官吏陞陟賢否相涸。世族補蔭。愚智不分。並立新條。以革舊弊。有以見陛下求治垂訓之深旨也。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古之聖王御大器。保重畜。蓋各有其道焉。以萬務之無極也。一統於上。豈可以思慮盡之耶。故立三公。設九卿百工。無曠。則王者正其本。執其要而天下之大務舉矣。故治亂之原。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漢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大抵斯人之情。皆希榮進。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邪正所蘊。淵窅難辨。而審之必有術焉。以賢知賢。以能知能。知

而用之之謂也。且知人與不知人而任之。乃得失所繫。而安危從之。宜乎取士之際。不可不慎焉。夫三代取士之法。闊略難議。兩漢而下。莫若唐天寶之制。自京師遠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館學課試。乃以鄉貢。並責成有司。惟以得之與否。謂之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道者。謂之宏詞。試判三道者。謂之拔萃。中是選者。得不限年而授職。復有賢良之科焉。所以區別才行。慎重名器。如是之審也。故當時文物充盛。比隆三代。基構綿遠。垂三百年。其有繇矣。今之取士。則異於是。鄉曲不議其行。禮部不專其任。但糊名謄本。煩以繩檢。復於軒陛躬臨程試。三題競作。百篇來上。不逾三數日。升降天下士。其考較去留。可謂之精且詳矣。臣亦恐非進賢退不肖之長策也。周禮升秀辨官。司徒司馬大樂正之職。未聞王者躬其事也。議者謂不若近約唐制。歸諸有司。或曰。取捨之柄。當繇人主。曰。蓋使禮部考試。定其可否高下。混於奏籍。賜第上前。抑亦無失於國體矣。然後復宏詞拔萃之科。明立條目。寬限人數。歲一設之。其與選者。比類奏舉之人。以次甄擢而任之。有以得其實才矣。頃年雖復賢良拔萃之科。得人裁一二而已。又罷拔萃之舉。恐未足盡甄梧之選也。且今之仕者。非保任則無以自進。若參以二科而精求之。則取人之路。豈不裕乎。而又兪舉之敝。漸不可長。其間或昵於愛私。或逼於勢要。不得已因而舉之者。衆繆濫無別。宜一警革。若至其甚。尚所及焉。方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政失於寬。而弊於姑息。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固宜推擇真賢。講求治道。外則黜郡守縣令不才貪懦苛虐之輩。以利於民。內則辨公卿大夫無狀諂佞明比之者。以肅於朝。杜絕回邪。振張紀律。可使教敷于上。民悅于下。足以導迎和

氣馴致太寧末亦盛哉伏望陛下稽前代之成敗驗當今之得失政有未順理有未安則思而圖之圖而行之行而終之則主靈受其福而宗社享無疆之休矣惟陛下鑒其區區恕其狂直一賜觀采

拯又上疏曰臣竊觀新定貢舉條制節文諸州發解令知州通判職官令録等保明行實更不封彌謄録者此乃三代里選之法蓋朝廷欲先德行而後詞學責成有司不欲煩以繩檢庶取士有以得其實才矣緣天下郡學自罷聽讀之後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詔下投牒求試者比比皆是是長吏等又安能一一練悉行實哉不免紙憑選人遞相保委然而詐僞猥雜者亦無由辨明無每州用試官一員是天下試官逾三百餘員必恐未能盡得其人而悉心於公取也或緣其雅素或牽於愛憎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陞黜者有矣又何暇論材藝較履行哉洎取捨一謬則是非紛作不惟抑絶寒素竊慮天下因此構起訟端多矣況封彌謄録行之且久雖非取士之制精協盡公之道若今柬諸州解發舉人且令仍舊封彌謄録者校於理甚便若以勑命方行難於遽改即乞特降約束其逐處試官如稍涉徇私及請託不公並於常法外重行處置不然令別定刑庶使官吏各知警懼

拯又上疏曰臣竊見審官院差京朝官並循舊例以到院先後為限未嘗較辨賢否論次毀譽清濁一混流品不分但以名次補闕而已甚非委重近臣審擇之意況國家設提漕按察之職察群吏廉藏之狀其治績尤著者則必慰薦稱奉貪懦不治者則必體量按劾別白善惡惡以上聞而審官院署名于籍以為沮勸之本今則不然當除擬之時但以月日次第差而授之則向來黜陟之狀委而不顧乃同虛設豈不惜哉且黎元之命繫于長吏今郡守縣令鮮或得人盜賊

間起。生民重困。天下受敝。職此之由。可不慎哉。臣欲乞今後審官院。應京朝官初任。即令勘會在任有舉主三人已下。或無舉主及私罪者。以為次。其有私罪者。降為下。凡差授以為定制。如此。則進者知勸。退者知懼。旌別淑慝。無大於此。

拯又上疏曰。臣伏覩近降勅命。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為奏舉前保州通判祕書丞石待舉不當。罰銅四十斤。攷案石待舉殘虐屯兵。刻削廩食。羣兇相扇。固守城壁。殺害民吏。幾成大患。原其情狀。免死猶未塞責。而保任之者。止從輕典。竊恐不足以誡其濫舉也。緣河朔三路軍民財賦事務繁劇。長吏僚佐。尤在得人。所以申命近臣。同罪保舉。蓋國家慎重選擢如是之至也。而論薦之人。不能體認朝廷求實才備急用之意。但以緣其雅素。或睚於愛私。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舉之。又何暇論材器。較治行之詳悉哉。致一旦用之。為國生事。不可不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軍通判兵馬都監已下。依舊令兩制已上臣僚舉魯歷三路差遣諸悉邊事京朝官及武職等。委是精當方得以次選用。如舉狀並乞同坐。重行朝典。

侍御史裏行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覩兩制至僚與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等處。更互舉逐司屬官。頗為不便。臣不敢委曲敘陳。久煩天聽。粗條一兩事伏乞詳擇。頃者御史闕員。凡一年半。方得韓縝昨呂誨出臺。又當學士院舉官填補。連令幾歲。而薦章未上。蓋緣人衆議論難合。一介之士。須數人皆熟其材行。其為留滯固無足惜。使元勑日選嘗歷法官者。既而飛章論辨。卒不復舉。去就之間。頗傷事體。且諸

司長官朝廷慎選其所付與固已非輕至於擇人獨不倚辦臣竊謂未為得也欲乞今後應諸司寮屬合舉充者一切委長吏自薦苟非其人及稍涉朋比重坐舉主則孰敢不盡其心況此事唐相陸贄論之詳矣儻蒙施行深允公議

宋庠上奏曰竊見近者召試制策并武舉人于崇政殿皇帝陛下親迂詔蹕留神永晝嚴門異席程其才畧誠見聖心覈真偽進英豪之審也然臣以謂有司祇事失於奏請苟從便易乖戾舊章措置之間甚不稱陛下求賢之意伏覩賢良方正蘇紳等就試之日並與武舉人雜坐廡下洎摛辭寫卷皆俯伏氊上自晨至晡訖無餘食飢虛勞悴形于歎嗟雖僅能成文可謂薄其禮矣又況武舉人等才術膚淺流品混淆挽弩試射與兵卒無異使天子制策之士並日較能此又國體之深譏者也臣竊為朝廷惜之臣不敢上引漢唐以煩省覽仰惟先帝故事布在耳目縉紳列位孰不知之謹按真宗皇帝凡五策賢良皆躬御便坐其舉人就試並于殿廊張幕為次垂簾設几太官賜膳酒醪茶菽無不畢供聖人之心以謂張不次之科待非常之士所咨者天人之際所質者古今之宜言若可行高者足以和陰陽躋仁壽下者足以明利害觀學術是則所責於人者若是之重矣所設之禮也又可以輕乎勢當自然并苟而已臣恐有司自今以往待士之禮因循亡棄則國家雖設此舉必無異人何者夫士有高才必有高節節高禮薄將恥而不就其就者皆輕躁徼幸先身後義之徒適足啓偷競之風玷詳延之詔若執事者以為人不逮古文罕中程虛屈至尊行不急之務則因而罷之可也或惜其歷代盛王之所重當世奇才之未乏則先朝舊禮庸可廢乎伏願申詔近臣檢詳舊史作為定式付于攸司今後每試此科即備陳條件凡厥供擬關報所由

仍乞或有武舉雜科。不令同日就試。庶儁人於類。有協禮經。仍貫而行。嗣恢世烈。狂言聖擇。或補大猷。如允所陳。乞降付中書詳議。干黷旒扆。臣無任省循狂瞽。懇懼屏營之至。

蘇舜欽上疏曰。臣昨伏覩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廣延天下博習之士。以大治本。詔降之日。識者諠然。咸謂陛下張祖宗之基。致億兆之福。慮意有所不逮。政有所未敷。雖碩輔盈廷。諫臣滿著。朝訪前王之陳迹。多講先朝之故事。尚欲親聞蒭蕘。廣采髦哲。此非惟蘊才抱器者幸甚。實亦天下之幸甚也。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司者得應賢良體用之目。潛白屋者出赴沈淪高蹈之制。州縣判等限以字數。武舉策試。兼之騎射。臣敢謂陛下之詔體則正矣。而網條未至。輒有管穴。願鋪白而言之。夫賢良之科。肇於漢世。故公孫丞相之徒。多以褐衣射策而解巾入仕。其已居位者。日遞帝光出入禁掖。志或未發。則可囊奏而建言。政有未善。則可排閶而請見。況其身掄命勅。已得為朝中官。則口鉗舌卷。鮮肯言天下事。惟是帶緋櫐之士。義疎禮隔。趨走塵土間。未嘗咫尺人主之顏面。加以天閽九重。交戟數里。雖青文陸離。筆語滂霈。而豈得一達旒纊之下哉。脫欲聲鼓叩轅。則有司必以狂妄之罪罪之。且身無一命。志氣自得。邦家關政。實亦敢言。漢世兼采庶士者。深有意於此也。下至李唐。穿鑿前軌。以謂民間不知帝王之動靜。俗儒不講朝廷之經法。專以官士者得應直言科。及我炎統勃興。不血刃而得天下。太祖太宗。拓樹基扃。誕布鴻文。而大變汙俗。真宗嗣二后教。信兩漢法。笑卻唐弊。追還古風。故詔賢良。而草莽之士無棄焉。今陛下之詔有異於上。是未至者一也。況則高蹈遁逸之士。不示見聞。今陛下垂詔而雜舉之。是欲使之自見聞也。若

出而赴陛下之詔。是其人非沉淪者。若出而求陛下之試。是其人非高蹈者。則皆露已揚才。干時謁進者也。非惟失彼之徒。恐使人謂陛下設虛名無精求之意。州縣判等。亦未折衷。夫録人罪失。務在淺要。不過數字以見意。數句以成文。今限字二百。衷之對耦。則皆漫誕而無功。繁博而寡要。不可施用。卒為空言。至如武舉策試。籠之騎射竊觀詔旨。既令先進軍機。後即陛試。是陛下取將帥材者也。反使張一拳發數矢。是陛下校一夫藝。取一夫之敵也。夫欲練將材而取一夫之技。又何異考編鍾堵磬。而求鄭衛之音。伏願賢良之科。使復兩漢。眞宗之制。不以官士為之限。則國家之得失可聞也。況淪高蹈者。則令諸郡守宰根索其名而籍奏之。然後給傳續食。達輦會試以文。故蓄響埋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各鑒其才而為之。則文識高劣。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之末。而訪以機畧之大。則將帥之具。鱗集矣。若然。則陛下之詔不虛下。天下之人無異議。四條而十一科。正矣。臣録録者豈當輒述國家大事。上干天予聽覽。蓋以陛下開言路。塞諱門。采輿說。納愚慮。是以臣析肝瀝懇而具述之。其若陛下責其犯上。罪其錯議。臣雖膏鉞轉壑。不為之怨。伏願俯而察之。

知制誥王珪上奏曰。右臣竊惟貢舉之法。盛于有唐。自正觀訖於開元。文章最隆。其較藝者千餘人。而所收者無幾。咸亨上元中。嘗增其數。然無及百人者。國初取士之科。大抵皆襲唐制。暨興國中。始大擢貢士。其後寖以益廣。無有定數。故自近年以來。官吏猥濫。溢於常員。甚非國家所以取人之意。前詔禮部應進士諸科奏名。皆以四百人為額。茲誠聖慮所欲革仕進之弊。而敦治原之要也。臣愚伏慮將來群士至闕下。有扇搖而言者。輒議衝改。伏望宸旨申飭有司。固令遵守為定式。

珪又上奏曰。右臣竊以有唐取士之法。雖有數科。然當時士選之盛者。惟明經進士而已。蓋明經先問義而後策試。三試而皆通者為得第。其大略與進士等。國家比試諸科。既不明義。又無策試之式。但能精於誦數者則舉。以中選。是豈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哉。前詔禮部令諸科終場日。於本經問大義一十道。九經五經只問大義。茲誠國家推廣教道將令士者悉以明六經之法之歸。固不專於記誦之工也。臣已著之于條。然慮議者以謂難於猝更。猶欲安習前弊。伏望朝廷預戒有司。永以遵守。

珪又上奏曰。右臣得御史臺牒奉詔令。議貢舉序序之法。夫以古之取士。莫不即之以鄉里。考之以行藝。然後賓興之。故得純明樸茂之材。咸爵之於朝。今天下雖有學人。率多游放。未盡得土著之士。教授者。又無訓導之科。指每詔下。京師增補監員。不可勝數。使飭身厲行者與夫不肖叢然而並趨。將何以別。焉。請選置天下學官。罷京師增補監員。盡命歸就本貫。凡薦送俟有司考定。命長吏發其名氏。參以行實而高下之。若素無檢者。皆得以斥去。今既三歲設科。以大較群士。亦當間令諸道搜訪高行之人。庶幾遠近無遺材。又諸科專誦數之學。無補於時。請自今新人毋得應諸科。皆令習明經。不數舉。間可以盡革其弊。若乃貢舉以詩賦策論取人。蓋自祖宗以來。收攬天下豪俊。莫不用此。臣不敢輕議。

知制誥范鎮議取士狀曰。竊以取士之敝。患於以文而不以行。非一日之積也。其勢然也。自井田廢黨遂州鄉教訓之官不立。而士不素養。所以道化不粹於古也。中間號稱得人。而歷世之久。如漢唐者。雖不盡由於學。盡材之於位。試之以事。使賢者能者進。而愚者不肖者退。是亦古之道也。方堯之時。皐陶稷契進。而靜言庸違。方命圮族者

退材諸位而考之以事也。今取士不由於學以文而不以行。及其官之也。又不材諸位。不考之事簿書期會而已。是本末皆失也。學者士之本也。慶曆中嘗興學矣。有貧不能入學者。親老不能入學者。至其親請而免入學者。是士之不盡由於學也。古之士雖云取之於鄉。其實皆出於學。今之士既不能盡由於學。欲盡知其行。豈可得哉。貢舉之法。不考不悌不得舉。舉者罰。是亦責行之本也。然而每一下詔應書而起以數萬計。不可以人人知也。故必考之以文也。今之詩賦論策是也。周之制。行同能耦。則決之以射。其所謂詩賦論策。不猶愈於射乎。故取之以文不可廢者。其勢然也。今天下非無學也。無良師也。待之不以禮也。世之所謂糊名者。待盜跖可也。以待盜跖之法。而欲求顏閔之人。其為頡閔者不化為盜跖幾希矣。而議者以為糊名不可廢。而欲責士之行誼難矣哉。臣請擇良師而教之於學。以觀其素。弛糊名之禁。而待之以禮。以養其誠。以謹士之初也。官而使之也。行之以位考之。以事在朝廷者。朝廷推之。在州縣者。州縣推之。推其尤善者而進之。曰某人嘗為某事為無行。以謹士之終也。如是而本末俱得。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於善矣。其於詩賦策論。雖無更之可也。

李淑侍經筵。仁宗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試策減裂。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浚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經能通。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甲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歲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太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議論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

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為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併試四場。通校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蔡襄上奏曰。臣伏見隋唐以來。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迄今以為永制。進士雖通試詩賦策論。其實去留專在詩賦。糊名謄紙。以示至公。點抹細碎。條約纖悉。所司奉之。便於考校。明經逐場對義。鈔節注疏。記誦字數。至有一字。旁寫聲形類者三兩字。如有一中。亦是通義。字猶不識。經旨何從而知。取士之方一至于此。臣聞有國家者。取天下之士。將以治民而經國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風俗。試其才。欲以濟成務。今進士之詩賦。明經之帖義。於治民經國之術了不相關。及其間或有長材異節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後習。非因設科而得也。今有善射者。或使之御。其人必自以為不能。世之人亦曰。彼射也。責之以御。強人之所不習不可也。而以詩賦帖義取士。偶與科合者。即為中第。一日使之臨民謀國。其人必自以為能。而世之人亦習而不恠。茲大可異也。或曰。取士在於得人。豈繫詩賦策論乎。皇甫鎛以賢良方正中科。而姧邪過人。豈不專試策乎。裴度以進士中第。而功德尤著者。豈不由詩賦而得之。臣竊謂不然。取之以其道。任之以其術。而陷於姧邪。其人自隳也。取之不以其道。任之不以其術。而能功德著聞。其人自立也。豈可以自隳與自立之人。而害經久之制乎。三代之道。鄉舉里選。專取德業。漢察孝廉。加之策問。取士有經術。隋唐以來。盡失之矣。行之既久。難於卒更。今就其所試之業而裁之。以試策為去留進士之術。以大義為去留明經之術。庶幾可行也。一天下之州軍。

盡許立學選擇鄉里有年德通經義者補為教授講說經書教勗生徒不應舉者三年後乞與助教名目且令講說應舉之人須經本州學聽書其日限以國子監新立條約為例一請試策三道為一場考校驗落外次試論為一場又考校驗落外次試詩賦為一場以三場皆善者為優或策論詩賦互有所長則互取之其策仍請一道問經義異同以觀其識一道問古今沿革以觀其學一道問當世之務以觀其才此其大略也一明經只問所習經書異同大義所對之義只合注疏大意不須文字盡同或自有意見即依注疏解釋外任自陳述可以明其識慮若以經科文人所習已久未能變革即艱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對大義者頗優獎之自有稍有智識之人去彼取此矣

蘇又上奏曰臣聞人主擇宰輔宰輔擇長官長官擇僚佐此至治之要至簡之術也周命大僕則曰慎柬乃僚漢之公府令自辟召唐陸贄作相奏請諸司長官各擇屬吏後因讒謗輒有變更陸贄論之詳矣又高元裕為御史中丞上言御史綱紀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黜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李瓌等並出為府縣之職此皆前世專任長官之明驗也國朝諸司省監悉非本官惟御史臺職不殊古制方今臺中條制如臺官不稱職者亦許糾舉近年臺官宰輔避嫌例不中除多令兩制參舉又限資考苛細多不得人蓋由不寬資限不責長官之弊也近見御史中丞王拱辰奏舉楊紘等充臺官朝廷循執舊規下兩制參舉臣謂朝廷既任拱辰為中丞若實非才則當別擇才者而任之若才堪其任則所請屬官可悉委之未為過也況拱辰於官屬請去不才者而更擇才者是盡心於朝廷不避衆怨也今御史席平已出潤州若參舉之人又得軟懦傾險之士則何以禦之臣故謂莫若專任長官寬其資限則責有所歸也臣乞御

史臺官屬。只下御史中丞薦舉。覽其資限之格。資深者為銜。管卑者為裏行。若能稱職。亦是官守之常。不必過有陞陟。或不稱職。可并舉者坐之。在朝廷有責任之方。風憲有得人之美矣。

知揚州劉敞上奏曰。臣伏見近勑更張貢舉條約。欲令四方游士各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觀行聽言。絕濫進之敝。此誠上近古制。下適時宜。然臣猶謂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於仁。摩之於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考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真偽不雜矣。今州郡幸皆有學。學皆有生徒。而終患無師以教之。但令掾曹雜領其事。職既不專。教用不明。自古儒學之官。不兼治民。蓋為此也。臣欲乞州郡有學處。聽長吏各奏辟教授一員。於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為人師者充。仍令以四年為一任。與理考數。官資俸祿。同之掾曹。則學有常師。教有常業。士子競勸矣。於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誠未失也。今欲游士歸鄉。而不為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為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式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別。賢不肖。興廉遜。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

敞又上奏曰。臣伏見勑命諸路經畧安撫轉運提刑司。舉政績尤異。可備任用者各三人。此誠朝廷求賢審官。疇咨僉謀之道。然臣愚竊計之。疑於待天下之士。有多有寡而未能均。苟未能均。則必有幸不幸之蔽矣。何以言之。陝西河北皆三十餘州軍。各有經畧安撫四五人。并提刑轉運共舉二十餘人。若所舉皆賢才。固不為少。儻賢才不能若此之多。必以中人常士之偶無過者而充數。則亦有幸而得舉者矣。京西淮南亦皆二十餘州軍。唯有提刑轉運兩司。而所舉不過六人。如令二十餘州軍誠寡賢才矣。固不為恡。如賢才衆多。而限以

六人之數。則亦必有不幸而見遺者矣。幸而得舉者。朝廷無由知。且信以為賢而用之。不幸而見遺者。朝廷亦無由知。且信以為不肖而棄之。則設法之蔽也。至於江南東西福建官吏之衆。不能半淮南。二廣。夔。利。福建徼外。吏或以謫往。或以攝補。員常不足。今亦與內地等。皆不可均者也。恐未能慰士大夫之望。伏乞更賜詳察。損所有餘。而增所不足。使常人無或以幸而進。賢才無或以不幸而遺。則於治體為允。

敞又上奏曰。臣伏以朝廷設保薦之令者。欲振拔幽滯。甄錄才實也。士大夫所以報國恩。無過於此矣。然猶閉其聽請濫進之隙。故限以定員。結以同罪。防禁既詳。責望又重。不可復加。而頃來奏章之入。或文字小不應式。或筆畫偶有所遺。於義無害。皆見退却。甚失朝廷求才實之本。亦非士大夫舉所知之意也。臣謂中外舉狀除員數。須要照會。不可不言及同罪。所以立法不可不謹。其他雖小小差悞。並許收使。不須曲難。如此足以開廣薦引之路。亦杜絕所由巧文要市之敝。庶幾簡而易行矣。

敞又上奏曰。臣伏見今歲制舉中選者三人耳。其間猶有以薄於行誼而被黜者。此非有司校試之不精。蓋在於聽言而不察行。玩文而不計實之蔽也。選舉若此。豈可為永法哉。臣前歲嘗言州郡有學。學皆有生徒。而患無講授之師。以專領之。乞令州郡自辟選人為教授。仍理四考為一任。未蒙施行。臣以謂朝廷大務莫重於選舉。常患游士不安其鄉里。則有司無由考其行實。是以專取詞藻。則賢不肖混淆。至於廉恥之節壞。而浮偽之俗成。皆從此塗出也。今使州郡有學。學皆有師。師皆有課試之法。居常則勉其學而矯其失。當貢士則訂其行而程其言。一郡之士。性之若否。習之邪正。能之多少。皆可預見

而蚤定也。於是上其名與言偕。則選舉精矣。人知為善於其身。然後乃能信於鄉里。信於鄉里。然後乃得聞於朝也。則皆勸於為善矣。一紀之外。三十年之內。教成俗定。則士各安其土。相厲以義。相尚以節。何患賢士之難得哉。誠如此。治古之風庶幾可復也。事固有言之似迂而理甚切。行之似近而功甚遠者。教化之謂也。伏乞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詳擇。

知制誥胡宿上奏曰。臣等竊以六經傳先王之道。教化根本。舊制課試進士。止以詩賦策論。簡拔才俊。其實少有專門名學之人。諸科雖能誦記章句。復又不通大義。施於有政。則又牆面。所以前後論取士者常以此科為言。景祐制書節文。始令禮部貢院舉人通三經已上。進士諸科過落外。許自陳嘗於某處講授某經。貢院別試經義十道。直取聖賢意義解釋對答。或以詩書引證。不須全具注疏。以六通為合格。講誦精通。具名聞奏。乞差學官。或御試覆試得中。具對義粗通取旨。此則聖朝扶進經術。漸復兩漢射策之舉也。慶曆六年。應詔者士四人。合格者八人。進士諸科各四人。皇祐元年應詔者八十二人。合格者二人。進士五人。諸科二人。今年投牒進士七十七人。諸科五十人。凡一百二十七人。比之嚮來數目倍多。豈非詔書開勸使然。而利祿誘導之至也。條制每科不得過五人。比再經覆試。又須通落。獎進之路。似未開廣。恐學者稍怠懈。美業中止。臣等欲望聖慈。稍增人數。以勸來者。四方聞朝廷參用此科取士。莫不靡然向風。潛心經術。則彬彬之舉兼成於前代矣。

宿又上奏曰。臣聞漢制刺史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至卑也。委之察一部者。意在秩卑無所顧惜。敢刺舉耳。某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文武名臣。欲盡委察。今之轉運使。大抵漢刺史之職也。陟黜臧否。興利

除害莫不係之。國初用官亦輕選才則重其間外計。多著能名。古人有言。引一代之人。理一代之務。不借才於異代。若謂方今乏人。是誣一代之人也。顧朝廷所選用何如耳。若欲天下轉運使盡得其人。莫若慎選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此三道者。取才之要。比來寅緣用人。忽畧此職。一槩置親厚之吏。或假借橫勢之家。故外計之任。有以資叙而入。往年葉清臣在三司判官不才者。奏罷數人。當時物論是之。今稍稍復用矣。天聖景祐之間。屢降大勑。舉提點刑獄。頗亦得人。近年多沿差遣勑上帶入。選舉之法。格而不行。又罕見顯拔循吏為之省府。陛下惠綏元元。勵精政治。近制川廣知州通判知縣。並須選差。所以重遐方而矜遠俗也。況轉運使提點刑獄。表率部吏宣明風化。可不慎擇哉。宜得通知民事。綽有才望者居之。若按舉稱職。風績較然。或增秩再留。或移涖劇部。俾久其任。以伸厥能。諸積久累官秩高而才下。素望不著者。不可使居其任。恐隳職事。且非陛下求治之意。

宿為翰林學士又上奏曰。臣竊以殿前馬步軍等帥臣。統陛下爪牙之兵。為陛下心腹之佐。宿衛宮省。換扈宸極。凡所進任。固先出於聖意。然後參訪大臣。公議既同。方可除授。近來內外臣僚。多舉武臣管軍。此非臣下輕可論薦。漢宣帝時。丞相黃霸薦侍中樂陵侯史高為太尉。帝使尚書召霸曰。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霸為丞相薦高為太尉。以職事言之。未為過舉。猶見詰責如此。豈非以太尉掌武之官也。陸賈有言。將相和則權不分。權不分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國家安。以此而言。宿衛帥臣當選謹厚朴忠之人。以總禁旅。不宜輕用論薦。以收私恩。或任非其才。則開隙生事。國之利器。所宜慎重。

尚書度支郎中金君卿上奏曰臣不避誅罰敢以愚見謹條貢舉事切於時宜較然易行者有三析于章左伏望聖聰俯加財擇發於睿斷早賜施行臣人賤言鄙輕涜宸旒無任俯伏待罪戰汗屏營之至

一事臣伏覩皇祐二年明堂赦書節文貢舉人曾經先朝省試下第特免將來文解如省試不合格者別具名聞奏臣妄測聖心蓋謂其人嘗蒙先帝樂育之恩又恤其久於場屋而特加優異也臣竊觀先朝舉人類多在者艾氣體衰朽或羸無生業迫於貧費而天下州郡遠者動萬千里夫以貧病衰老至甚之人驟為萬千里之行則其為勞亦甚矣至如前歲詔下先朝舉人希覩恩澤望風而至都下者甚衆是時朝廷別無恩旨例賜錢二千俾為歸計而屬歲厲疫在道或病或死者不少誠可憫傷今而詔下臣竊思其人力能往者十無三四其三四中勞其筋力苦於道途來幸而病且死者抑又可料則是得以名聞者十才一二爾伏惟陛下躬祀明堂使民知孝有生之類莫不涵被恩澤故人人鼓舞歌詠喜逢盛明在先朝學校之人蒙陛下預聞優恤之意特異於常今其間力不能往者獨不蒙惠澤之流均及其身此人可憫也臣今欲望聖慈特詔天下州郡先朝舉人有願赴省試者聽之其間有貧病衰老就試不得者委本州郡勘會得解後來但不曾犯真刑者具名聞奏乞朝廷就賜一上佐之官以畢餘年臣觀此等人雖材器或有短長然自束髮從學至老而志操不變是亦有意於善也今若朝廷惻然憫其風心使至暮年卒被恩命少酬願望庶不辜生平嗜學之志上以廣

先帝樂育之恩次以彰陛下優先好善之實而又使天下之人曉然知為學之利也

二事臣聞漢世學者皆以專經補吏故士苟治身從政罔悖于理當時所得類多有道之士而後世不克循之故所進之人未有如兩漢之盛也國家因近代之制用詞科以取士向者有司命題發策多不專於經典往往雜取諸家小說故朝廷患其如此亦嘗頒示條約須得於國子監經史中出題目近歲已來遂於注疏及但係監本諸雜文字中摘裂句讀以為題目況本朝文物寖盛國庠典籍部類寔繁學者苟專志於經則不足以備科試將遍而治之則力有所不逮由是靡靡然秖務馳騁涉獵破碎文義以絢飾辭章而已求其內可以羙其身外可以謀王體斷國論者蓋幾希矣凡士之出處語默鮮能及於古者亦由不專於經術而然也臣今欲乞申敕內外主司凡試進士詩賦只於九經正文中出題目其策論亦詳於三史及荀孟揚雄書中通用如此行之則學者皆務深於經術而有道之士出矣

三事臣竊見向來開封府國子監兩處應舉者常至數千人其間雖有奇才異士然亦類多託籍冒名浮薄不逞者雜于其中或紛撓禮闈動致喧爭或輕議國體妄生謗讟是非雜揉玷我士風朝廷近年亦患其然故嘗詔立賞格許人告訐徒使狡詐之人貪緣為姦興構獄訟殊虧事體適長澆風以至于引試之際則士人洶湧讙噪不可止禦至有歐擊吏卒肝腦塗地者況天府國庠乃朝家觀禮示化之地而萃集浮薄不逞之徒為弊至此甚可恠也今年自聞詔下四方之往者來絶於道臣恐前歲之弊未能遽已也竊原士之所以輕去州郡而樂趨府監者大抵以近年州郡立定解額多不均一及開封府國子監素無定額比之外郡稍寬故外郡解額少處競奔湊京師及府監舉人

保明。行實。約束未盡。致有冒名之弊。臣今以諸郡應舉人數計之。有十人解一名處。有二十人及三十人已上解一名處。又況每歲人數多少不定。若只限以舊額。實見不均。臣今欲乞申敕開封府國子監。及天下州郡。例皆以分數取人。二十人中與解一名。則不惟取士之均。又使人皆樂就於鄉舉矣。其開封府進士。須得在京戶籍委實居止去處。不實者論違制之罪。雖去官經赦。見任官委保。不得原免。其衣冠子弟。今後就學上庠者。須得本貫。見任官與發保明文牒。方許入學類試。則府監無僞濫之弊矣。

英宗治平元年。蔡知政事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西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

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名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来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

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誤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冤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顧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三年。命宰執舉館職各五人。先是英宗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云各在不能進賢。何也。脩對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入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五人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不十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只令上簿。候缺人乃試。是薦舉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薦舉路狹也。帝納之。故有是命。

英宗時。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伏見國家間歲一開科場。詔下州郡使之鄉舉里選。遣詣京師。覆試於禮部。雖幽遠之士。咸與其進。然而天下發解進士到省。常不下二千餘人。南省取者纔及二百。而開封國學鎖廳預奏名者殆將太半。其諸路州軍所得者僅百餘人爾。惟陝西河東河北荊湖北廣南東西等路州軍舉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竊以科舉既頻。天下之士誠奔走之不易。而嶺外尤為遐僻。每隨計動經五七千里。往來不啻百餘程。跋履道塗。蒙犯風雪。比至京師。

扶持困躓之不暇使與郊圻安燕之士角其藝能固不可得也既而不第孤寒之路最為蹭蹬干進且難往往廢學於臣愚見似有未均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鏁廳舉人試卷衮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荊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共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荊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西路得解

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荊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荊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荊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

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

禁至於不用蔭贖然曾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言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尤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疎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為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起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尚以為有嫌疑即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為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為偏傍其餘路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短長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

別立號。只依舊條來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光又上奏曰。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群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寮。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充異。可備陞擢任使之人。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抃。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寮所舉之人。隨逐人資敘。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舊資敘人外。應係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內次等資敘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陛陟以後。他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贓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

光又上奏曰。臣竊見國家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令審官院流內銓試省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墨義十道。各從其便。其賦論墨義。徒有其名。無人願試。大率皆乞試詩。其間甚有假手於人。真偽難辨。就使自能作詩。辭采高妙。施於治民。亦無所用。不可以此便為殿最。臣欲乞今後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並委審官院流

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寮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為一等。并所試大義卷子。保明聞奏。京官與減一任。監當選人並與家便差遣。合入家便者。與先次。其義理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者。即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如此則公卿大夫子弟皆嚮學知道。亦近於先王教胄子之術也。

孫洙上疏曰。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脩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與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徇。清議失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無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畢位。賢者載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

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鬬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劘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惷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遝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知通進銀臺司韓維上言曰。臣竊思自古致治之術。莫不以守令為急。誠知務也。縣令今已舉之矣。唯知州但用資序名次充補。略無選用之法。一非其人。數萬之生聚。便受其弊。甚可痛也。伏望聖慈特詔諸路轉運提刑。除藩鎮及堂選知州外。其久積姦弊。號為難理。及累被災傷盜賊數發處所。悉以上聞。朝廷慎擇有識向公臣寮。舉才任

治民者往臨其處俟見實有政理即隨其迹狀大小陞入堂選州郡或擢升省府及監司任使其間增秩賜金錫詔褒勸之法繫自朝廷漸被聖澤

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而諸路使者薦部吏未有限數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者雖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引對猶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矣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為遺已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恩於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

選舉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孫覺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設科以取天下之士。而所謂進士明經者。乃因隋唐五代之弊。行之百有餘年。其法愈密。得人愈踈。其間雖有勞烈之臣。建造功業。謀謨卓犖有紀於世。必皆其人不因循於流俗。能自奮拔於昧漏濁淖之中。類非科試之方有以得之也。臣以謂天下之生才。非於古今偏有薄厚。在上所以驅之耳。今誠有道德之儁。經綸之彥。不由科舉。則無以進仕於朝廷。是使天下皆汨沒於彫蟲篆刻之技。棄置於章句括帖之學也。古者少而學之。壯而行之。今也學非所以從仕。仕無用其素學。天下人才日少。而士常不足於用。其不自於此歟。祖宗之時。其法數變。然一時議者亦多率其私意。以傳合當世之宜。故其法雖更。而其弊猶在

也。臣竊計來年之春。當下詔選士。以陛下聰明睿智。將大有為於時。而取士之法。不蚤有所更定。則不足以盡得天下之才。不盡得天下之才。則不足以新天下之化。臣謹條取士之弊。并所當改定者。具列如後。

一文章之於國家。固已末矣。詩賦又文章之末歟。今乃拘以聲勢之逆順。音韻之上下。配合綴緝。甚於俳優之辭。近歲以來。朝廷務以經術材識收攬天下之士。有司往往陰考論策。以定去留。不專決於詩賦。學者亦多治經好古。脩身謹行。至於詩賦之業。類不精於往時矣。臣謂人情之所共廢者。聖人不能強使之興。今上下厭棄。人人知其無用。朝廷因而去之。使天下學者學其所可用。仕者用其所嘗學。顧不美歟。願下羣臣講求。所當考試。以代去詩賦之法

學究諸科。多不通經義。而猥以記誦為工。記誦不能。則或務為節抄。至斷裂句讀。錯謬文辭。甚可閔笑。仁宗患其如此。始立明經科。將以變學究諸科之習。今西北諸州。頗願習為明經矣。然變法之初。為法太密。類非中材可以勉強。往者嘗設說書一科。亦多通經之士。臣願更賜參酌明經新法。稍依說書之制。其逐州解發并登第人數。並減諸科額以處之。如此。則人數不增於舊。而學究諸科。習通經術矣。

國家所取天下之士。專用進士明經數科。然東南之進士。西北之諸科。則數畧相埒。至於被邊州郡。或更十數歲乃無一人見收取者。雖由其業不精。無以應有司之格。然人情不能無望也。取士之意。務在得人。而臣願朝廷別設科格。或以邊臣保任。若漢六郡良家。專以取邊州材武策畧之士。所得人數。即以逐州

充進士明經學究之額。

進士明經諸科。舊各以三百人為額。治平中。更增五十員。三歲一取士。凡六百五十人。亦不為少。然不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何也。所以取之之途狹耳。士苟可用。亦何必進士明經哉。臣願以治平新增五十人。每遇下詔取士時。許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薦文行殊異。經術政事。或有兵謀材畧之人。若往時之遺逸。并許兩制侍從官。不以內外各得推薦一人。若二人。類所薦之士。別於試格足收五十人而止。所舉非其人。若已仕而坐法者。如律。亦因以觀臣下薦賢之能。

一朝廷自慶曆以來。詔天下立學。郡縣往往有學舍。官田房廊之利。京師亦自析國子監之半以為太學。太學諸生常數百人。州學舍多亦或至百人。學校之盛。侔於漢唐矣。然國家未有學校選士之法。臣願詔天下州郡守臣到任一年以上。得舉所學者才行充異。升之太學。無其人則闕。既至官。為廉給吏以日月。詳觀而屢試之。每歲判國子監至直講共薦十人。朝廷吏以策試。然後推恩。所得人數。即以充進士之額。其公卿大夫之子弟。及舊在生員。即乞別定入學之法。

右臣所請改定取士凡五條。皆博採羣言。以為有補天下。而便於舊格。其後三條。稍用保任薦舉法。蓋取材畧文行之士。以廣朝廷搜擇之路。比之科場汎然收舉者。利害不相侔矣。然臣不敢具為科格。伏望聖慈下兩制雜學士待制以上。臺諫官三館秘閣臣寮。博加論議必有良法可以行之。有論議不同者。聽為別狀。朝廷取其最優者施行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國之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

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趣。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為憂。存亡不以為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為賢。任宦者以此為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為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內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二年。光又上論貢舉狀曰。臣准御史臺牒。准勑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寮各限一月具議狀聞奏者。臣聞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欲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行為本。而未常專貴文辭也。漢氏始制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

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肇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厲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為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絶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頽壞為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為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録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内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為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遭擯棄為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為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虚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獨以為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為之猶患殿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為閭胥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為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雜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德行識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又安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彌謄録委有司考其文辭然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

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實。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讟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蔽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彌謄錄矣。夫封彌謄錄。固為此數者而設之也。譬猶築防以障洚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聞上之所為。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詩賦論策為事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詩賦論策為事。唯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未嘗過也。今若吏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源。歷代訛謬而不悟。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脩之於心。藏之於身。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猥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為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諫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二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經罰贖。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科某科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却有前後諸般違碍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贓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

部貢院置簿記録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貢院勘會姓名聞奏
乞嚴加懲罰朝廷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貢院截自詔下之日勘會
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倍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
聞奏乞下本貫發遣赴闕其本貫更不考試即具狀申解送赴貢院
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内取齊十二月内引
見正月内委貢院内考試進士試經義二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
道更不試詩賦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
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
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唯所對經史乖辟時務疎闊者
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
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只以舉
主多者為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為次其舉人所納
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元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
第後犯私罪情理重及贓重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
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妄舉士人皆崇尚經
術重惜操履士風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
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慶曆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
丁憂及停閑官員以為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任官員及市
井豪民子弟十數人遊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
而不入閭有二千石自謂能興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産廣積
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虚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
節其遊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文以夜繼晝習詩賦論策以取科
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耶於以脩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
固以疎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

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為衆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為外舍生唯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筒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簿記録粗者不問不通者有罰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録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録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為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為中等生中等生升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以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於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覺察取勘聞奏乞行衝替其開封府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學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其中等倍高等初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濫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聞奏仍與給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除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向經術崇行

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累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呂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屢入優等。過犯則全然輕少。行義則為衆所服。比之糊名謄録。考其一日所試賦詩論策。偶有所長而取之者。相去遠矣。況近年舉人。或一無行能。橫遇恩澤。幸得免解者不可勝數。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豈足惜哉。此學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舊條之中。毛舉數事。微有更張。則於取士之道。並無所益。徒更煩苛。不若悉循舊貫之為愈也。

光為樞密副使。又上奏曰。臣先曾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為無益。不惟其間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偽。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大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者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大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朞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為益也。豈可與

一首律詩為比哉。臣竊以為此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為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

翰林學士呂公著上奏曰。臣先准中書批狀。送兩制議選知州以下條制內一項王珪等議。未嘗歷知州人。不得權入轉運判官以上差遣。臣愚以為未便。竊以國家承平雖久。於人材素養之法。有所未備。緩急求才。猶恐難得。若資格愈密。則簡拔愈難。今知州以下。從審官院差遣。則嚴其條式可也。轉運判官以上。自朝廷推擇。則不當更增以資格。昔荀況稱賢與能不待次而舉。疲不能不待頃而廢。董仲舒亦稱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且漢之部刺史。今之監司。如偽不疑。乃自布衣拔為青州刺史。當時號為稱職。方今豪俊之士。多伏在下位。若必待其已歷知州。然後使。則或至白首而不見施用。臣愚以謂知州有治迹者。直當升入監司。自餘果有才能為衆所推。雖資歷尚淺。亦繫自朝廷不次選擇。充轉運判官權發遣。省府推判官及權充知州差遣。若試用無効。自可退從常調。如此則勸沮兼行。賢愚無滯。

公著又上奏曰。臣謹按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其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自堯舜三代以來。其養士取人之法。雖隨時損益不同。然教必本於學校。進必由於鄉里。此六七聖人所不易也。逮乎秦

漢而下。聖王之迹既息。凡所謂禮樂教化之官。皆以廢絶。至於設科取士。則各出於一時之苟且。國家承其極弊之後。而因循未暇制作。雖天下學校頗嘗修建。然取士之路。不出於此。而欲人之就學也。不亦難乎。其為科之法。則專以進士經學。大抵皆襲唐制而已。夫上之取士者。將以治事而長民。而所以取之者。乃不過試之以辭章記誦之學。蓋亦乖矣。今誠不能革苟且之弊。興廢絶之法。而望賢才之加多。風俗之漸變。終亦不可得也。故臣竊以謂貢舉之弊不可不革。而學校之制所宜漸復。雖進士經學行之既久。為有司者安於課試之格。為士人者狃於進取之術。可以漸去而未可以遽廢。莫若先建學校。兼而行之。學校所進者歲增。則科舉所取者歲減。如此不十數年。

問。士皆以學校進矣。所謂學校之法者。天子自立太學於京師。取道德足以為天下師法者主之。自開封府及天下州縣皆立學。取道德

是以為人師者主之。然學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之原。今若人自為教。則師異說。人異習。故宜博選天下所謂有道德可以為人師先集于太學。使講議所以教育之法。而朝廷以道揆其得失。講議既定。然後取其得者置之要會州府。使主其學。其餘州郡。即委轉運司與知州通判。於本州及屬縣內選經術通明。行誼素著者一人。使主州學。如本州無人。即轉運司於同路州縣選差。並令就見朝廷所置學官於本路會府。而受朝廷教育之法。或本州士人道德可以為人師而不仕者。委本州與轉運司發遣赴關。當度其可否。特與注官。就差本處主學。仍於太學受所以教育之法。所謂貢舉之法者。應天下士人。並須本縣公吏等結罪保明鄉貢素行。方得入於州學。州學每歲貢士量州府大小。大郡貢二人。其小郡士人絶少處。二歲若三歲貢一人。並知州通判與主學官。於學生內選入學一年以上經明

行修者。貢于朝。廷而升于太學者。官為給食。太學每歲於學生內選到住太學一年以上。經明行修通世務可以治人者七十人。進於朝廷。其在上等者。委中書門下量才官使。其在次等者。送流內銓依名次注官。計一歲所貢者七十人。三歲所貢者二百人。則後次科場進士經學南省奏名之數內。可各減一百人。二歲之後。就學者衆。諸州所貢人數可以倍增。而太學三歲可增置四百人。則進士經學奏名內更各減一百人。又行之三歲。科舉可盡罷。而士之進者。皆出於學校矣。其到太學及一年以上。經術行誼入下等。及經雖稍通。行有毀玷者。並罷歸本州。一不與選。顧歸者亦聽。其自太學罷歸。非行有毀玷者。並不碍後來選貢。應天下知州通判。及掌學官所貢士人。上等者為最。在任皆最者。特與旌賞。入下等其本郡士人實有經行敏而不舉奉者。委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及御史臺覺察以聞。當行重罰。又按舜典命夔典樂教胄子。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古者四民各有業而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子弟焉。不雜。故士之子常為士。蓋於治事長民皆其世業。則所學所行習見而易入。是以王者之於教學。莫不以國子為先。亦不得在官臣以謂應已有官者。倫不得為士。士之子非教養有素。並須入國子學。取道德足以為人師者。主國子監。歲選學生十人。或十五人聞于朝廷。而升于太學。如諸州貢士之法。既至太學。及一歲以上。委太學官選經明行修通於世務可以治人者。天下士亮同進于朝廷。如到國子監一年以上。不與選願出官者。即學官委保經義稍通。行無毀玷。年及格者聞于朝廷。而關送審官院流內銓。依無出身人例差注。又今年科舉之法。既未可遽罷。則須權作處置。按進士

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初猶專案試。至唐中宗乃加以詩賦。後世遂不能易。取人以言固未足見其實。至於詩賦又不足以觀言。是以昔人以鴻都篇賦。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識者皆知其無用於世也。臣以謂自後次科場進士。可罷詩賦。而代以經。先試本經大義十道。然後試以論策。夫試於有司。固未能得人之寔。材。然此法既設。則人稍宗經。今建立學校。將以經術教養。則代賦以經。亦變法之漸也。又經學一科。雖其來蓋遠。然自唐以後。始加填帖。由是應此科者。專務記誦。比於章句音切。尚不能辨。然而舉用之曰。此可以治人。不待有識者。然後知其非也。臣以謂自後次科場。明經止用正文填帖。更不以注而增試大義。如此。應明經者漸多。而諸科之弊自消矣。

公著又乞寬假養民官狀曰。臣伏見審官院流內銓。以知縣縣令闕多。凡選人被舉充職官。及轉京官者。例差知縣。已被差者。不通舉辟。不許避免。臣竊以為當國家有道之時。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人社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為。今乃設一切之令。強所不欲。與坐贓負犯者亡異。此殆郡縣法網太密而勸別之道不明。更有盡心奉法。治行明白者。未聞有所褒異。一罹微文。則不能自免於譴斥。加以近歲朝廷以更改法度。郡縣之吏或不能奉行故其常法之外。峻其黜典。經赦去官。多不原免。積累歲月。坐此殿累者益衆。臣愚以為長民之官。朝廷宜少寬假。非有贓私顯狀及罷軟尤不勝任者。雖坐小法。無輕替易。仍詔諸路監司牧守。其所屬令長有奉公愛民。治効尤異者。每歲別薦三二人。間或獎拔。待以不次。其次如職事脩舉。有舉主合轉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就任改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勸廉者得以自保。勞能者有所激勸。中才之以強勉。異効不至滯留。

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竊以用人不考其素。舉類不責其實。欲官

清而事舉。不亦難乎。且如三院御史關員。例以本臺丞雜翰林學士連狀薦舉。務在盡公。其如類各不同。議亦難合。一有情弊。害公尤甚。臣欲乞朝廷委內外兩省官。歲舉五人。錄其所長。隨而器使。如風節可以充御史。詞學可以備館職。明敏可以剸繁劇。循良可以為牧守。武略可以任將領。章上公車。籍於二簿。遇有員闕。閱其所籍。循名責實。進擬數人。御筆親點一名用之。敢以匪人充薦者。委有司彈糾重行黜責。如不稱職。正其保任之罪。若此。倫材有素。官闕則預擇之。擇之詳矣。而又絕其私徇之路。進擢之恩。出於上。宜其有補公朝任官舉能之術也

詔改諫議大夫知鄧州。上奏曰。臣準學士院關。報中書劄子奉聖旨舉諫官二人者。仰承詔命。俯及外臣。有以見宸衷虛佇。樂聞過失。中外均慶。臣所以懽忻而不已也。臣向以言事得罪。雖居外補。尚忝諫垣之任。仍預舉官之數。輒有誠言。上裨衮闕。惟其僭越之罪。敢避死亡之誅。臣聞國朝故事。諫官除授一出於聖選。蓋耳目機密之任。不可繇他岐而進。示至公於天下也。御史乃付學士中丞保舉。比來任人不次。政府甄擇賢能。除授或闕。除選人李定。御史處不持母服。為有司劾奏。舍人封還詞頭。例皆奪職。乃付禮官議定之罪。夫行不為人所信。已不足取。如或有罪。禮法固無容焉。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以其孝於親。則忠可移於事君也。以定充選。其甄錄之意可知矣。既而公論不與。遂以諫官御史並委兩省官保任。臣竊以臺諫官所責甚重。數年以來。辭職者甚衆。夫言入則大罪之。小言入則小罪之。去者相望於道路。來者遲疑不願就職。以至諫院御史臺闕官日久。中丞不補者半年。三院為之一空。言路梗塞。至於此。朝政或關下情不通。則有所蔽焉。用事者豈徒然哉。臣竊計自詔降以來。在京

近臣。所舉員數已多。而未聞除授。必候自外舉官畢集。然後掄選。或兒任遠方。比追還則曠日遲久。言職幾廢。徒有擇官之名。而非開言路之實也。茲所以未見至公。副陛下虛求之意焉。書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是不可一日而虛也。唐太宗三日不聞諫官言。必責輔臣。其聽納忘倦。寤寐思之。書於簡策。後世為美。陛下推廣是心。非夙夕渴於正論。弊臣以謂求之博不若用之速。既用之則信任而必堅。與之圖回於正道。斯誠為治之術也。如博求其人。而信任不固。言者既衆而黜之不已。臣將恐未來者難阻。鉗結自安。忠臣義士遯逃巖穴。公議消薄。國家之大患也。刳胎毀卵。損傷至徵。其類猶或不至。聖人所以為之深誡。漢文帝受郎官之書。其言是則用之。非則置之。乃除誹謗妖言之罪。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臣伏願陛下恢廣此度而行之。則天下之福也。仍乞於中外兩禁臣寮已舉官數內。先擇三五人充諫官。餘補御史。剛員庶幾言職不為虛設。副天下觀瞻。宜有益於聖德也。臣待罪譴謫之中。不當有言。然愛君之義。與日積深。身雖補外。而心在王室。因被旨舉官。輒以上陳。瀝懇輸忠。亦區區自信之效矣。伏冀高明。特賜省納。臣所舉諫官二員。已具別狀。

四年。殿中丞直史館蘇軾狀奏。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當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

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當立學
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
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
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
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
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
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
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文武
長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為孰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
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
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
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
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
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
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恔者廬
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
德行之弊。一至於此。曾乎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
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
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
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
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
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
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

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繩墨。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卷。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材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遽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

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神宗時同知禮院劉攽上奏曰臣准御史臺告報進詔書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博訪臣等令得詳議者臣愚以謂人主之舉事與人臣之獻議不同人臣之議者盛言古事以為高侈言已忠以為博迂遠而不切事情漫汗而不濟世務雖已自知其無益於治矣而猶為之何也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之所存足以奪衆眩俗故敢為而不疑耳人主之舉事則不然度時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以虛名而棄實效不慕遠業而捐近功使令出而下必信事舉而俗必定故與其出令不當而亟改之不若謀事於始而慎慮也今陛下患選舉之法不明教育之方未善此必有以前古久遠之事感動上聽者不可不察也本朝承百王之末創起律令雖未及三代其隨時因俗從宜應變增損不常亦自一朝之制而選舉之法行之百有餘歲累朝將相名卿及今之所謂賢材與共天下之論議者皆非以他塗進者也而誣以謂未嘗得人臣竊以為過矣且臣論之今時選舉之患不在創法之未善而在有司之弗良不患試言之非要而患聽者之不察何以言之今國家求賢良異材之人則使公卿薦舉求文學經術之士則使郡縣推擇此雖三代取士何以過此帝典之言曰敷納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未知人莫如聽言故國家試士以文詞亦二帝敷納之比也誠使有司兼仲山將明之才懷孟子知言之術精聽慎擇則賢不肖豈不較然由是觀之取士之法本未嘗失而有司之聽或不能盡令以有司之不能盡而變法法雖亟變而不擇人付之雖法如三代猶將終無益也議者或謂文詞之為藝薄陋不

足以待天下之士臣愚以謂今進士之初仕者不過得為吏部選人國家待門蔭恩澤者亦為選人流外小吏亦為選人選人如此之卑也而天下之士以文詞應此選豈不固有餘裕哉朝廷設置何等爵祿而更難難其選乎且進士成名者國家亦何嘗便以為才傑而任用之或以文章顯或以法律用或以善政事稱或以治財賦進皆待其秉日成效而後有取則夫取士之始亦何用靳靳遴惜若不得已哉且朝廷更選舉之法將以想望真高材豪傑之士也今天下之士至於禮部者歲不下二千人朝廷豈能以玉帛之聘弓旌之招而遍得此乎必亦使之投牒自進耳士之投牒自進必非豪傑之士伊尹管仲之儔雖更其科試而取之徒小異其名目然其得士未有以異於前也更恐好利衒鬻之人崇虛名以亂真則取士之失又甚於往日矣議者又謂不如一用鄉舉里選者此又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二

漢之用鄉舉里選所以得人者其時郡縣之吏自廷掾諸曹卒史馭吏亭長游徼皆賢士為之故其臨財不苟則知其廉值事能斷則知其智史武才畧莫不畢效故其譽之有實舉之不難自流品分別郡縣吏卒棄絕為賤不齒於縉紳賢士不復從此役士之居鄉里者何由察知苟憑虛名以進人後有不稱將復相與蔽護其短而謂之材終亦不得真賢實廉矣是鄉舉里選又不可盡用也凡此數端皆臣所以深疑者也不知臣之愚陋至此耶抑亦千慮將有一得也然愚者之志專則難移故臣願朝廷且毋庸輕變選舉之法不如因舊法而慎選有司之為愈也雖然尚有一說今有人於此明辯足以判獄訟智略足以治財賦而文詞不足以自發經藝不至于浹洽則將捐棄終身無仕進之望其材豈不可惜哉臣願陛下為設從政科使公卿及監司舉如此人以充選必有舉者三人乃召而用之且毋以為

真試之三年。才任其事。然後命之以官。即不可使復還為民。而坐其舉者。如此。則天下之材士。殆無遺逸矣。臣聞教育之法。所以治性也。性脩則智明。智明則應物不惑。不惑則盛德之士也。自兩漢以來。學者未嘗不以利祿為心。夫可誘以利祿。而勉強為善。則德性離矣。是故造士不及三代者。由此也。今陛下建學校為置明師而誨道之。毋問其所學。毋限其所能。則賢材莫不養育矣。若惡文章之敝。而以經藝勸之。學者之志。果出於為祿利也。則文章之士。癈而為經藝。雖曰脩之於家。足以成材。亦何待學官程課督趣之哉。臣愚不足以知遠略。惟陛下裁幸。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論貢舉疏曰。臣近奉德音。以朝廷不能均取四方之士。慮有遺才。令臣具合設科制。及取人之法進呈。臣智識淺昧。不能盡遠大之策。上副詔旨。輒以所見粗陳一二。竊以自祖宗以來。取人唯進士科為盛。凡舉擇公卿近侍。多取進士出身之人。故天下之士。競務此科而進。然進士舉業文賦。唯閩蜀江浙之人所長。至南省則與西北之人一處糊名通考。故西北之人得進者少。今若明行分別。則必東南之人與難進之歎。而寄貫巧僞者益多。不若用臣前來所上貢舉之策。先於天下郡縣各立學校。養士之法。仍擇明師以教之。每科詔之下。委州郡長吏及學官於進士明經中。唯取土著之人。先會入州縣學各及三百日已上。才行優於衆人者。許用解額中人數三分之一。特為薦送至南省。謂之特舉之科。南省只試策論經義。仍各分路分考校。逐路各與優立分數。取人至御前亦依分數與放及第。則諸路得人無不均一。朝廷遂於貢舉優立五路之

法。又乞詔政府今後舉臺省館閣經筵職司。並於明經進士。或無出身人中數路參取。但擇才行優長。未必限以科第。如此。則四方賢士可以俱進矣。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純仁又論薦舉疏曰。臣聞唐虞之際。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論政。則曰敕小過舉賢才。是皆以舉擇人材為治道之先務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未減古昔。而庶官得人。未及前代。良以舉用之道未能開廣選任既由政府。多以資任參擇。執政不過數人。豈能遍知天下之士。雖展轉詢訪。只亦得之私言。未如公舉之審實也。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令臣寮舉薦。兼亦人得自舉。選任之道。固為太冗。然猶多得賢俊。下無遺材。故姚崇宋璟之徒。相繼而出。開元之治。實有賴焉。況當陛下刻意勞心。興治補弊之際。若不數求賢才。與之共政。則何以致百揆時敘。庶政惟熙者乎。求才之術。莫若特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其大兩省已上。於省府諸路職司人中舉堪充職司。知州等人。及諸路監司臺諫省府舉堪充轉運判官知州等人。亦許舉堪充清要之人。每舉三員。並於舉章之中。終身保全。一有不職。與之同罪。及前來應詔舉到未曾進用。及臣僚所舉自代之人。一處參較。凡是庶官有闕便可選擇進用。如此。則俊傑彙進。官無曠職。上可以輔成聖政。下可以激勸多士。

知諫院陳襄上奏曰。臣伏見今歲科場開封府就試進士三千二百七十餘人。合解三百十人為額。皆是十分之中未取其一。英俊既多。而剽辭挾書。真偽殺雜。若不精加考校。去留之際。未無差誤。孤寒得失。所繫不輕。貢舉條制。雖令考試官通考。緣三場卷子數目稍多。自來承例分定。方始考校。得失。

其間好惡不同。未必取捨皆是。洎至考到合格人數。便即類聚奏號。更不將退落卷子。令衆官一處衮同再考。輕易漏略。非惟不恤舉人進取之艱難。殊不體認朝廷取士之意。臣今擘畫欲乞今來考試官初考校時。權令分定卷子。除考到詞理優長已合格者。及辭理紕繆與犯不考式者。已係黜落外。將逐官退下中等卷子。在去留之間者令衆官一處公共看詳。與近下合格卷子比校優劣。然後升黜。仍將三場卷子連粘通考。所貴得士之實。不至差繆。所有考校。雖無日限。校量一月之內。以詩賦策論通考。每人一日考得一十五副至二十副已來。如將退落下等卷子。更令衆官參考。須至更展日限。方得了當。今乞將就試舉人卷子。與考試官員數均定。日以二十副為準。自引試初場通計人數。與五七日限。通考退落卷子以引試日為始。計其日限。如更日限未足。未得奏名。所貴考校精詳。不失辭業之士

襄又上奏曰。臣竊見外州軍不係免解舉人。近日甚有經中書待漏院。及攔截宰相投狀。陳乞免解。未蒙指揮施行。其間多是遠方孤貧羸老之人。徒步入京。羈旅困窮。深可憐憫。訪聞有經三四十年已前曾與鄉薦。潦倒場屋。今來為見陛下龍飛初榜。嘉祐二年已前。府監一舉進士。尚許免解。以此扶衰戴白。奔走遠來。有覬望一例推恩之意。若令白首空歸。古人所歎。欲望陛下憫其衰暮之年。無所成立。因茲首牓。特與推恩。應進士經三十年。諸科四十年已前。曾與鄉貢。不以舉數場第。見在京師者。許依府監免解人例。與南省收試。如不願就試者。並賜一本州文學助教之名。不理選限。使歸田里。霑朝廷一命之榮。必知上戴聖仁。死無遺恨。抑以見陛下隆儒優老之意。不為無勸也。

元豐三年。判三班院曾鞏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奏曰。臣伏以陛下本

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須臾累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

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關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問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人之道隆。進賢之路廣。疎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卑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土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

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

臺又請令州縣特舉士奏曰。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

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第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淮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厲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令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録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

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歲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敘。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弥綸之詳。顧詔有司而定議焉。

神宗時。知審官院蘇頌上貢舉議曰。臣竊謂以今之科試取士。比之往年至為詳密。往年專以詞賦為考式。而學古者或詘於聲病。今則詩賦策論通考。不專於一場。取捨往年雖通考三場。而學經術者或困於無文。今則有明經之舉。往年敦樸之士。或不習科舉。無由自達。今則有遺逸之薦。是則詩賦所遺者取之於策論。策論所失者選之於明經。二者又不能盡則擢之於遺逸。天下苟有懷才負藝之人。靡不畢為朝廷收擢而任用之矣。今明詔猶以為不足者。臣竊謂其弊不在法制之失。而在於措置之未盡耳。夫措置之未盡。其說有四。一曰考試關防大密。二曰士子不事所業。三曰詐冒戶貫取應。四曰取人多少不均。所謂考試關防太密。封彌謄録是也。夫封彌謄録本欲示至公於天下。然則徒置疑於士大夫。而未必盡至公之道。又因而失士者亦有之。何則。國家取士。行實為先。今既封彌謄録。考官但校文詞。何由知其行實。故雖有瓌異之士。所試小戾程式。或致退落。平時嘗負玷累。苟一日之長可取。便預收采。士之賢否。而進退之間。繫乎幸與不幸。往往是矣。是豈朝廷之本意耶。臣竊覩天聖四年。仁宗皇帝詔書曰。如聞舉送之士。操履罕修。黜於有司。則紛然起謗。升于科選。又多以敗官。由習尚於虛浮。宜特行於敦戒。自今諸州發解諸舉人。並須考訪履行。或有乖僻彰暴。雖所試可取。不得一例解送。以此見朝廷之意。先士行而後文藝也。若封彌謄録則何由辨其賢否。而得如詔書之敦戒乎。為今之便。則莫若去封彌謄録之法。使有司得專恣

詳考察。一則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盡務盡心。二則負實學者得以自明程文小疵。不廣見棄。三則淺陋之人。固無僥倖之望。至公之道無大於此。議者或曰。此法行之已久。今多士競進。一旦改革。必致諠訟。倘以強之臣以為士子之行莫若鄉曲最知其詳。儻或素履無聞。因而黜落。自厭群議。復何異乎多言邪。若其行完學富之人。偶不預薦。既知朝廷所以取之之意。則人自重。不敢輕發。養其廉恥。異日是為嘉士。其所勸蓋多矣。若曰南省聚天下之士不下數千人。主司無由一一知其賢否。雖見姓名。亦何益於公選。臣以謂此法宜先施之州郡。亦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也。望自今並委知州通判職官常加察訪本州行能之士。記其姓名。更相論辨。遇詔下。轉運司為精擇試官。依常赴院鑰宿。其舉人試卷更不封彌謄錄。仍別差官點檢收納。應有塗注乙處。並印記訖。逐旋發送試院不得稽留。令試官依公考校文藝。除雜犯不考式者先行點落外。其餘悉定高下訖。報州。令知州通判職官同入試院。共加審覆。以素有聲稱著於鄉里者為先。然後定其去留。依額解送。試官及州官。若有偏曲私徇。令監司嚴加按察。具奏其事。重行黜降。如此詮擇。必無幸進之人。比至南省。則是已經鄉里察訪。設令依舊封彌謄錄。兵考文藝。亦不容無狀之人得預奏名也。其發試考式繫之朝廷。非有司所當措議也。所謂士子不事所業者舉人不納公卷是也。舊制。秋賦先納公卷一副。古律詩賦文論共五卷。預薦者仍親赴貢院投納。及於試卷頭自寫家狀。其知舉官。去試期一月前。差入貢院。先行考校。內事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始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書體與家狀不同者。並行駁放。或假借他人文字。辨認彰露。亦便扶出。永不得赴舉。是舉人先納公卷。所以預見其學業趣向如何。亦有助於選擇也。景祐已前。學者平居必課試雜文古律

詩賦。以備秋卷。頗有用心於著述者。自慶曆初。罷去公卷。舉人唯習舉業。外以雜文古律賦詩為無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豈所以激勸士之篤學業文之意邪。臣欲望自今舉人請應依前令投納公卷一副。不得假借他人文字。并親書試卷頭家狀一准舊制。委知舉考試官須先看詳。以備將來與試卷參驗。是非而升黜焉。如此庶幾人知向學。不為苟且之事矣。所謂詐冒戶貫請應者。今外郡舉人赴開封府取應是也。天下州郡舉子。既以本處人多解額少。往往競赴京師旋求戶貫。鄉舉之弊無甚於此。雖朝廷加以峻文。而終不能禁止者。蓋以開封府舉人不多。解額動以數百人。適所以招徠之。而使其冒法。欲革其弊。莫若預為之防。於罷舉之歲。令本府下諸縣察訪見今士着實有多少。舉人。候見得的實數目。關送貢院比校外郡人數。酌中解名。勘量其分數。別立定額。外方舉人知其如此。豈肯不遠數千里冒峻文而求寄貫乎。其府中減下人數。却乞移與國子監添起名額。既已華寄貫詐冒之弊。又足廣庠序樂育之風。如此行之。誠兩有所便也。或曰。府中減下人。國子監又復添額。則人人競赴庠序投狀。其於冒妄不亦均乎。是不然也。在開封府則有詐名冒貫之弊。於國子監自是四方俊造進取之所。事體固不相類。容其趨進復何害耶。所謂取士多少不均者。進士與制科遺逸是也。臣竊以往年放進士。每榜不下四五百人。自間年放榜。亦常近二百人。諸科大約依進士人數。而制科入等者不過三五人。遺逸之薦。明經不過三五人。之進士諸科初學幸中者。復未有定制。臣以謂舉制科者。博通古今。貫穿經史。顧其積學勤亦至矣。明經者。雖誦數或闕。而大義多通。魯逸之薦。縱不能盡如詔書之所求。要之皆鄉里推許之人。此數科。比多取之。亦未為謬濫也。臣伏覩新制三歲科詔每榜以三百人為限。

是進士諸科之路已廣而制舉遺逸議論猶未及之況近制明經已許均減諸科之數雖取人未多是已有定制臨時可以通融損彼而益此也臣愚欲望自今年科舉進士每牓且以二百五十人為限留其餘五十人以待制舉及遺逸之類其制舉策入優等者自依常例在下等者望量添人數比類賜以出身以酬其積學之勤其舉遺逸仍望立為定制每放牓而後下詔諸路州郡及轉運司共察訪如士人中顯有履行純固經術文藝優贍為衆人推許者或場屋黜落或丘園高蹈咸許保薦每路限以五人並敦遣赴京師依例試以策論考定高下優者賜以科名與制舉所增人數共足所留進士五十人之數下等亦望量推恩渥或與免將來文解如此則取士之路益廣而行藝之人無有棄遺獎育人材敦激偷窳上助風教未為無益也

判太常寺韓維議貢舉狀曰右臣伏奉勑命議考校貢舉之法者臣謹按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所以脩身事君事父母接兄弟親戚朋友鄉黨之道無不教也至于射御書數亦皆時所資用無非事而為之者故起而仕之則其所施設皆素業也今之士固未嘗教也而又誘之以華靡無用之文程之以誦記不講之言至于行能則漫然不習矣故及其仕也平居之所先務者今則無所施矣前日之所力習者今則不足用矣其所以時得賢俊之士而官之者幸也今欲謀圖善法以變其習俗則當先去其無益者而使就其益者臣請以五事言之一罷詩賦更令於所習一大經中（令人通習其經）問大義十道但以文辭解釋未必全記注疏取其言典雅得聖人之意者通七以上為合格一本設明經舉其所取人數與諸科相通者亦欲漸誘經生使習義理之學而比來申

選尚少蓋進士患於不能記誦諸科患於不能解釋今請少損貼墨之數以來進士所放諸科既少則其翹然者必須力學以趨此舉又諸科試大義常在末場多是合格人數已定雖有大義不中程亦難復黜落今試大義條中有不指義理而但引注疏備為通及六分為祖當更議今請稍移大義在前黜其不通者則記誦者不得專進此皆所以儆厲諸科使漸就明經也

一州府軍監諸學每生徒百人以上就試人數以秋賦為准特置教授官一員不及百人以職官若曹官兼領教授官兩制三館國子監官雜舉籍其名遇其闕則授之每當解發自知州至凡當職官吏及雖非當職而仕者及雖不仕而以道藝處鄉里者并應舉人大會州之聽事或學之講堂令衆評行義尤異者以品目高下書為一狀無尤異者勿舉所舉人在得中者并其名於上列送仍以名移南省試日稍加優異優異法別當議

一於常科之外別開數路如近歲敕遣之比其人材繫自朝廷所欲得者臨時命科凡此皆瘼舊法之尤無益者而稍加獎厲之道也若夫道德貴於朝廷則四方有所成矣惟在陛下與一二執政之臣力行而詳處之則明詔所謂一道德而獎進人材斯無難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六

選舉

宋哲宗元祐元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奏曰臣聞於詩惠皇多士生此王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從古來為國治民者多士則興之賢則衰此理之必然也士所以多由養育有素故有秀選之目等級升之漸至於官得其人國無不治臣以朝廷育才取士之法設十年來有所未至尚時應進士舉者自執卷為儒便知自重謂之應將相科亦曰白衣公卿登科之後其在高等皆知朝廷必將不次進用率皆益自奮勵進修德業以副時望所以至於公卿將相為名臣者多是其人近歲以來稍異於是登甲科者搢紳罕聞名朝廷罕得其用蓋山士子脩飾無素朝廷勸奬未周臣亦聞禮部別定貢舉條貫然慮於激勸士行儒風猶有未至臣欲乞先時降詔開諭使人

人知朝廷育才取士之道。使各自勉勵。向去科選得士必多。濟濟以寧。當由於此。

彥博又上奏曰。臣觀六典三銓之法。以三類觀其異優者擢而升之。否者量而退之。所以正權衡。明賞罰。抑貪冒。進賢能。今之典選。一守定格。選格中有以多舉主有軍功者為上。多舉者或善請求。有軍功者或容妄冒。如近時買人頭得賞官者極多。有同配官。故多失才。亦容濫進。臣欲乞委史部尚書侍郎。大畧依三類之法。定本選之人。合入知州通判知縣縣令。考其才德功效。為上中下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定訖。判銓官引對。一經聖鑑。物無遁形。更有去留。孰不激勸。又判銓之官。亦當上體朝廷委付之重。以衡鑑自任。處之不疑。間或以人才高下絕異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乃為稱職。

尚書左僕射司馬光上疏曰。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而知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則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

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情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其人充其科舉。共計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位在下者。不得舉在上之人。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如舉行義純固。而身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佞邪憸險。智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奸闇。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踈牆面。文章典麗。而鄙拙紕繆。善聽獄訟。而冤滯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練習法令。而屢致出入。及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僭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專切收掌。仍每科各置簿書。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別致合舉官臣寮簿。歲終不舉。及入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刮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人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者。因受賄循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馬牧等之類。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惜所舉官。皆得人。

光又上科場劄子曰。臣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

試管幹上件差使。若能辦集。即時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科人。臺諫有闕。即用循操方正科人之類。則委執政親

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為精慎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為之苟非其人則為政刑紊於上而節義立於下有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以人思自砥礪教以奸回巧偽致富貴者不為清議所容此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為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為英俊以儒生為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七日隆品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晝腐屑爛舌虛費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曹苦面墻或不知句讀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策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拾過落擿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蹻苟程試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勦剽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蕩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為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本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

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為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冢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又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甲。

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脩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錄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令本州亦如貢院置簿抄錄。准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母有所赦。行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闇室。亦立身行己。不敢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脩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方許收

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為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程試之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已。毋得移坐位。相從托。商量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已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為通。其次為粗。援據疎略理短文拙者為不合格。三通以上為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尚書。次場試周禮。次場試儀禮。次場試禮記。次場試春秋。次場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

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在上。其經明行脩舉人。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脩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為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所有今來乞

復詩賦者皆向。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為此說
欲以動搖科場制度。為已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
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
此輒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為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
即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
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讚。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
出題目試其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為合
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
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
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
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碧鎖鍊文致之
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
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舉得解者。依舊應舉。未當得解者
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
官所議。榜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州學門。令舉人限一
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為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
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

先為門下侍郎又上奏曰。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
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
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
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
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
新舉。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預知而
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數尚行

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為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

光又上奏曰。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為之立資格。以抑躁進。蓋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少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偽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為晚。

大學博士呂大臨論選舉六事。疏曰。臣竊惟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士衆多為患。古之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之以法抑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為國之要。未越得人。以治其事而已。始為治必欲得人。則唯恐人才之不足。不患乎衆多也。如治事暗任其責。則唯恐士之不至。不憂乎競進也。今也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此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其事目之詳具于後。

一士規。州縣皆立學。皆立士籍。學官正錄掌之。凡士人不以僑寓土著。已仕未仕。已仕至升朝官。未冠及年及七十。皆不籍。并居學不居學。應舉不應舉。皆委自鄉郭隣里博訪。以姓名申州縣。長吏再加審覈無遺。與學官參考。行實無濫。然後書于籍。皆供本貫三代年齒。其在學及應舉者。皆供所習舉業。已任者。供出身歷任。除居學者自有學制外。別立士規。略如學規禁過條目。其大過如兼為工商。所避非僻。博賭鬬訟之類。其小過如遊非其人。非義干求之類。皆禁之。簿二道。一道記善。凡有善可記。皆記之。一道書過。凡犯士規者。皆書之。委州縣學正於學。外士人中。推擇為衆所服者。為外學正。州城內量郡大小。自二人至六人。分坊總之。自一人至三人。分坊及鄉總之。凡預籍者。又月輪一人主書善記過。謂之直月。每月約日。群集于學。釋菜于先聖。退而食于堂。直月以所記過之狀。白于外學正。外學正與衆評其可否而書之。而告其人。凡善行許衆採之。告于直月。直月審其實而記之。有過則口唯許直月察之。至會。人悉告于學正。過亦立罰如犯大過。既書許其改過。不願改及終不悛者。去其籍。不得與士齒。不得服士衣冠。先定士及庶人衣冠以別之。朝廷考察德行。皆質于此。其學行素高。為衆所推者。別加尊禮。不與衆同。如出遊它所。皆具所以遊之事告。

古者四民不雜處。士所習皆有業。今也農工商賈尚各有事。惟士一職。多容遊手罷惰之流。士風淪喪。人才不興。皆原於此。自祖宗以來。州縣立學。惟守令留意者。僅能勸督應舉課業而已。鄉里服士衣冠。而與士大夫遊。皆名為士。而賢不肖混淆。莫之能辨。德學之進者。既無以旌別。無行之人。又無忌憚。欲望美風俗育人才難矣。然比見所立學制。多欲士人居學日久。此極有害。大抵為士者莫不有家。仰事父母。俯育妻子。皆人之大倫。養道安有可闕。今必使捨此而居學。先廢人

之大倫。縱博聞多識。將安用之。此失其本。不可不革。況古之至學。亦不在乎朝夕羣聚。課試誦讀。然後為學。蓋必立明師使時往請教。有所矜式可矣。今之議立士規。所以防其失。月書善惡。所以進善改過。非其人者不得與士齒。所以清士流。此為之兆矣。兆足以行。則潤澤之方。更繫善治者措置如何耳。

二學制。凡學之制。皆立大學。小學。課讀誦訓詁。習少儀。十年以上至于十九。皆入小學。二十以上。擇業成者。旬一試之。十試中格者。始得入大學。方許應舉。未中格者。且居小學。未得應舉 大學分四科。一曰德行。二曰學術。三曰文辭。四曰政事。德行之科。居縣者。縣之令佐與學官。令衆推擇。察得其實。以其名薦于州。其學行。畧道其故 州之長吏與學官。再加審察。得其實。以禮聘之縣。令津遣赴州學。命學官館之。數與議論。以察其學識。旬月而歸。以簿籍其姓名。俟科場州長吏及學官以參求。可以應者貢于朝。如居州學者。惟學官薦之。州長吏察之。學術之科。以多聞博識。明義理。辨節文。考典故為業。一曰明經。經無多少。自一經至于六經。經為易詩書春秋禮樂。如禮兼明三禮。如樂雖無經。亦參取六經所言而求之。凡明經必兼治孝經論語孟子。二曰習史。究量歷代治體安危成敗。及典故沿革。文辭之科。皆習雜文為業。如制誥章奏文檄書問碑銘詩賦之類。如唐制。政事皆務究知利害本末及措置之法。如吏文條陳利害。如法令脩立條約。不必文辭。惟取措置議論優長為善。已上惟德行一科。皆從推擇禮聘外。自學術文辭政事三科。並依科場法。許人應舉。亦自逐縣官以格陞之州學。學官又選其能者籍之。每有科場。學官以其名聞于州。州申轉運司。轉運司選官考試如舊法。額定中選人數。貢于尚書禮部。其課試高下之法。以所習之高下

多少為等。凡學術文辭之科。皆兼習史及文辭為上。所兼習或史或文辭者次之。止習三經者又次之。止習一經或習史者又次之。習文辭者一經為一場。試義三道。習史者試策三道。文辭者試雜文二場。每場問目五道。（如兼習文辭政事。止各試一場）已上德行科比制舉。學術文辭科比進士。政事科比諸科。皆得應舉。故人之子弟。未嘗古者四十始仕。今則成童以上。積學蓄德。自稍有知。已奔馳仕進之門。又為學之序。未嘗分別大小。往往躐等以進。羣應有司。其藝稍中有司之格者。十無二三。使人才不成。實原於此。故今立學制。分大小學之法。自十九以下皆居小學。二十以上其藝可升大學者。方升之大學。始得應舉。則童子必能安業。所習有序。未致有違越之心。庶幾成才可得而取。又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未嘗一科取之。自漢唐之盛。雖未能方古。亦數路設科。以收人才。今專以進士一科取之。其所試者止於經義策論而已。及其中選。則百官之事皆得而任之。就其素學而論。蓋欲明義理而習文辭也。當官決事。則所知義理。莫知所以施為。一有辭命。則所習之文。不足以應用。謂之賢歟。而不知其德之可任。謂之能歟。而不知其才之可使。蓋所養非所求。所求非所用。養才取人之失。無甚於此。議更改科舉。復用詩賦。此特少濟有司考校之末。無益朝廷育才用人之實。若明立四科以籠人才。則庶幾有得。又古之仕者。莫非上之人取之。非下有求而後予也。故上有下賢之美。士無失已之恥。今一切使之投牒自進。無以異於市井臣僕。非所以養士之廉。其本已喪。則

為士有輕。為士者輕。則雖有美才令德。不足任也。今欲悉命
學官採擇。然後州長吏召而試之。少厲士風。不為無補。
三試法。試法者。凡初入仕人。（如初及第令奏薦未出官之類）在京委開封府及府
界提點司。在外委監司郡守。審察人才。可當何等職事。先令權
攝管局。或差委定奪公事。以識其才。蒲當考定。分為四等。政迹
可觀為上等。職事粗舉為中等。職事不廢為下等。職事曠廢為劣
等。除劣等且令守選習學外。餘皆保明。即依所定等所任官差
注。（所定等。為各次高下。所任官。各分差注）其第一任謂之試官。於銜中帶試字。任
滿如前法。監司郡守考定四等。二等者注優便官。中等者注合
入官。下等者再試一任。劣等者勒令守選習學。（凡守選習學者。皆滿二年。方令
再試。一年雖係上等遷一資。中等不遷。改優便官。下等如故。劣等降一資。祿
官。亦令守選。不給俸錢）次任依此考
定優劣遷降。

四辟法。辟法者。官長皆許辟屬官一員以自助。內則尚書侍郎
郎中員外。外則帥臣監司郡守。（帥臣監司各舉二員。
卿監。（尚書侍郎許辟郎中員外。卿監許辟丞簿各一員）
郡守舉職官。或曹官一員。）各辟所知。所辟者去官。則從
而罷。所辟非其人。許
御史錄奏。（學官同此。）

五舉法。舉法者。內則諫官御史郎中祕書博士。外則監司郡守
縣令學官監局。皆得舉屬。（內官及監司。許舉待制以上。郡守許
守舉。外學官許監司及兩省官御史郎中司業。縣令許監司郡
待制以上舉。外監局許監司舉。係課利及萬者。）凡內官及監司
郡守學官。皆云舉者籍其名。有闕則擇而用之。縣令及監局
監司指名指闕奏舉。政迹在優劣等者舉主皆有賞罰。

六考法。考法者。先立所職事主意所在。以為責任之詞。如守
令則曰政平訟理。民足士勸。恤困窮。止姦盜。辦賦役之類。如監
司則曰察舉恣違而不入苛細。長財足用而不涉掊克。薦滯才。

舉廢事。申無告。去積弊之類。獄官則曰必得情。無久繫。寬者得伸。有罪者不可苟免。學官則曰主育人才。必有成就。激厲風俗。無使媮薄。如此類例脩立百官殿最之目。而有司條格略立大法。餘皆聽其自為。歲終一考。則定其殿最而升黜之。雖無顯過。但不如所責者。皆在所黜。凡授官者。如自度不足以當責任。許自陳改授他官。

此四法於選官庶幾盡知。蓋試法之立。足以區別能否。不致多容濫進。辟法之立。使官長自擇僚佐。足以深任其責。舉法之立。使在上者多知人才。緩急之用。不患乏人。考法之立。使非才者不敢幸進。無功者不可苟容。仕路之清。無越於是。今之入仕亦有試法。止於經義斷案而已。所試經義。方欲酬對有司。非能究達義理。固未適於實用。如律義斷案。但可粗施於法官。然亦泥文執法。不可常行。不若實試以事。自見其才。舊格惟帥臣監司及朝廷專使。許辟一二屬官而已。近制復亦罷去。大抵關防朋比私謁之敝。然自漢唐以來。僚屬皆官長辟除。所以深責治効。雖不能無請求私徇之意。苟朝廷責任之嚴。人人欲得僚吏以為己助。亦安肯多取不才之人。如果得其人。雖舉子夫復何恤。此法不行。止可革其小害。而失其大利。非計之得也。舉非其人。既立彈奏之法。又孰敢以非才充選乎。竊見朝廷每有除授。常患乏才。此蓋未嘗素求人物。以備一旦之用。緩急之際。選擇不審。則授任失當。殊非用人之法。莫若立法使各舉所知而籍之。又命執政大臣及吏部更審訪其才應與不應。所舉一官有闕擇而用之。以其人之毀最為舉者之賞罰。則濫進者寡矣。今之選曹所患者員

多闕必按其治行則舉職者寡而不職者衆此乃全無考法
責任不精之所致夫樂貴而惡賤樂富而惡貧人之情也如
使居高位者責重居下位者責輕則才薄之人必不敢冀其
高位矣有祿者有責無祿者無責則無才之人亦不敢徼幸
於寵祿矣無他責之以實之効也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臣聞爲國之道莫急於任賢求賢之術必
資於薦舉所薦既博則所得者多而四方之英才皆爲國家之用天
下豈憂不治哉伏陛下臨御講修百度夙夜求賢以康庶務始詔侍
從舉堪爲諫官者各二人繼又詔薦中外之臣以充監司之選詔命
始下從官人人皆務蒐擇端方謹厚之士以副朝廷旁求之意中外
翕然號爲得人近又詔侍從兩省左右司內外臺薦公明廉幹才堪
理劇者俾治多盜縣邑其於求才可謂博而詳矣然而愛憎好惡者
天下之常情也好則相譽而忘其不善惡則相毀而忘其所可稱人
情之所同也自侍從以及外臺固朝廷一時之選然捐私徇公以薦
賢報國爲已任者未必皆然也方陛下臨御之初人情未敢營私繆
薦以取咎戾苟恐法久弊生皆公徇已之意作故舊則以情相望權
勢則以力相軋薦舉之人唯權與舊則公路塞而真才棄矣昔仁宗
嘗興孝廉之舉未幾薦者牽於私徇多非其人遽詔寢罷議者惜之
檢會元豐令受勅特舉官者奏訖且以所舉官報御史臺近來報者
絶少臣等不盡聞之考薦不實無由彈奏臣欲乞今後令章奏房及
內外舉者奏狀到發限三日內關報本臺庶幾臣等得以盡知薦舉
非才職事隳廢興本臺監司考核有實者從中書籍記顯加譴罰每
人三薦不實者特勅舉官才得參預如此則人人顧義畏法以妄薦
爲恥眞才實行可坐而得而疎遠寒畯之士無不用之歎庶幾并謀

合智以成太平之治實非小補。

均又上奏曰。臣竊見前日勅令太中大夫諫議待制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茲見陛下博收群才。因能任官之意。自三代以來。設官分職。雖多寡不同。然取人大要不過或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已。今以卜科取人。其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選。固已兼取。然論政事。止於治財賦。聽獄訟。斷請讞三事而已。切恐政事之目有所未盡。何則。能治財賦者未必長於聽獄。能聽獄者未必長於斷讞。能行三者未必寬信敏惠足以長人。今之所謂長人之官者。守令是也。今之守令雖有累歲月用薦舉闕陞之法。然至於劇郡大邑。若止循資序。不加選擇。恐未必得人。有傷士敗材之弊。不獨如是。自比年以來。郡縣考課之法。文具而不行。未聞擢一良守。進一賢令。以聳動天下。故郡縣之吏。亦務為碌碌細謹。守繩墨。治薄書。督租賦而已。未聞諄諄慈良。以治人為務。蓋自非豪傑自信之士。未有不待賞而後勸也。若褒賞不加。薦舉不及。天下守令長於理劇者。豈復有亹亹樂進之心哉。臣欲乞於十科外。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為一科。劇郡大邑有闕。因以除授。如此。則人無遺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勸矣。守令勸。則郡縣之政理。天下之民被朝廷之德澤而太平之功立矣。

均又上奏曰。臣昨於七月二十二日。嘗具奏論太中大夫諫議待制以上。每歲以十科薦士外。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撥煩者別為一科。至今未蒙施行。臣竊以為治天下之道。以民為本。朝廷之政令法度加於四方者莫不在民。而治民之親者。實在守令之能否。守令能否。實係政令之廢舉。生民之休戚。自漢及唐號為至治者。如孝宣太宗。明皇。未嘗不孜孜選任。以守令為急。當是之時。德澤流暢。遠近乂安。無疾苦愁嘆之聲者。誠郡縣得人之助也。今天下列郡三百。為縣千餘。

其守令治績章章可稱者罕見其人則朝廷德澤之壅閼遠近民庶之未安蓋有由矣茲豈人材之不迨曩昔耶由獎勸選任之術未至耳獎勸之術無他在夫使貴臣薦之而朝廷旌用之而已彼天下之士大夫雖均為守令有以才見稱為達官之薦使治劇郡大邑則才者樂於在上之見知而四方之守令莫不觀望而勸進故薦舉拔用不過數十而天下郡縣之吏靡然鄉風矣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良守賢令彬彬布於州邑遠近之民豈憂不治哉又郡縣之政訟有聽斷聽斷有得失民有賦役賦役有當否至於政有寬猛獄有繁簡民有喜怒守令之能否較然彼薦舉之官恐有不稱之責且不敢妄薦則薦舉不得人非所患也今以十科薦士下至理財斷獄請讞皆得預選彼寬厚明敏長於治人者獨不備數郡縣之吏必以為朝廷輕守令之選而不以民事為重也夫賞之則勸沮之則惰者人之常情也薦舉不及獎勸不加而責天下之守令銳意於治民而奉朝廷之法令臣愚竊恐其未能也夫守令之職以愛養安治為本清心治己為要自非寬厚明敏學道愛人者鮮能及之蓋春秋長於治人由求孔門之高弟僅能宰千室之邑治千乘之賦況其下者乎今十科薦士下至理財讞獄之細皆得被選至於寬厚明敏善於民事者獨不及之是取小而遺大畧本而詳末天下郡縣之吏將且怠惰苟且不復勸勵朝廷之德澤志慮誰與宣而奉行歟蓋朝廷出一令立一法實繫四方之觀聽百官之趍向不可不審其發也願陛下詳覽臣之愚言若粗關治體不為無益乞增薦條以備遺缺

中書舍人曾肇上奏曰臣奉詔詳議三省所定科舉條制其經義詩賦等科已與吏部尚書孫永等連狀詳定奏聞外有經明行修舉人一項臣竊有愚見須至別議臣伏以國家取士之制人材之盛衰風

俗之美惡繫焉。今設經義詩賦等科。施之一時則可矣。然皆取人以言。而不本其行。方之於古。臣竊以為未也。至於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稍優其禮。則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其意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繇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投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則不唯士失自重之誼。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為虛文而已。恐未稱所以命官薦舉。優其恩典之意也。竊觀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所以不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未能盡復古制。故經義詩賦等科未可盡廢。然馴致先王之治。亦宜有漸。則經明行修。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經義詩賦等科之上。庶使學者知尊經術。篤行誼。人人勉於自脩。自一鄉推之以至一縣。一縣推之以至一州。一州推之以至一路。一路推之以至天下。則四方之士。莫不知尊經術。篤行誼。以待上之求。應上之用。如是而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人材既盛。風俗既美。則所謂經義詩賦等科。非以行誼進者。人將恥為之。不期於廢而自廢矣。如此。則經明行修之舉。有得士之實。不為虛文而已也。或謂以行取人。則有浮偽矯詐之敝。盡去防檢。則有交通請謁之私。臣以謂此殆論者之私憂過計也。夫左道亂衆。色取仁而行違者。固聖人之所深惡。然必有以察之。試之於利害得喪之地。則可見矣。凡人之情。孰不好善。朝廷誠能正心誠意。進任正人。明義利之分。辨榮辱之境。以示天下。則雖蚩蚩之民。莫不用情以應上。況於士哉。然則所謂浮偽矯詐之敝。非所憂也。明考察之方。公進退之法。以任人之得失。為舉者之賞罰。行之以信。持之以久。風

俗日入於厚則交通請謁之私又非所憂也三代兩漢之治去今遠矣然臣猶惓惓以此為言者幸遇朝廷欲得經明行修之士故臣欲繇此而充之以至於復先王之制以成朝廷之美意其言雖迂其効雖遠然有志於古者恐不能以彼而易此也伏望聖慈特加詳察如臣言萬一可採其設科舉士之制願詔有司取三代兩漢之法見於今者參時之宜裁定其當

樞密直學士王存上奏曰臣准尚書禮部牒准勅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監長貳詳議科舉事臣已與孫永等所議外有制科一項云依舊制此為未安臣竊見近世制科所試論策題目務出於僻隱難知是以應此科者競為記誦名數之學非所以稱方正之舉先朝深知其弊遂行廢罷今議復置儻蒙允降若並依舊制即不免襲前日之弊無補治道欲乞下有司重行詳定制科考格所取務先識畧不專責以記誦名數之學至於取人多寡推恩厚薄並乞裁定

二年吏部尚書蘇頌論制科取士疏曰臣伏覩今年四月戊申及七月乙卯詔書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并立定策入三等四等次推恩條制有以見陛下勤求俊良樂聞讜論士之抱術略懷憤懣者當繼踵而赴詔矣然臣竊觀本朝故事制科程式太嚴取人太窄自真宗以來每舉中第者多不過三人少或一人至有全不放者使豪傑之士有老於科舉而不預甄擢恐非朝廷聽言求士之意臣謹按漢文二年始詔舉賢良時對策者百人而晁錯為上第武帝元光五年詔舉對策者亦百人而公孫弘為第一歷代沿襲廢置不常至唐而特盛每遇親策賢良等科中等者常不下一二十人建中元年姜公輔等二十五人正元元年常執誼等一十七人四年崔元幹等

一十七人。十年裴垍等一十七人。元和三年牛僧孺等一十五人。長慶元年龐嚴等一十二人。自餘幽素將相等幾數十科。取人亦衆。其得士若蘇環蘇顓父子。張說。張九齡。韓休。裴垍。楊綰。崔群。常處厚。姜公輔。牛僧孺。元稹。裴休輩。皆出此選。卒為輔弼名臣。此外奇才博識之士。垂名于後者。不可勝數。信乎制科親策。可以收攬英俊。有補於治道也。而當時應詔之人。或命州郡薦舉。或許上書自陳。被召者徑赴御試。其推恩等第。則第三等中書門下超資與處分。第四優與處分。第五等即與處分。由是言之。程式蓋不甚嚴。而推恩亦不甚厚。至周顯德四年始詔。逐處州郡依貢舉人式例。別試解送尚書吏部。量試策論三道。共二千字內。取文理俱優者。方得解送上都。本朝之制。又加以六論。或試於中書。或試於祕閣。合格方得赴御試。其所試論題。務求深奧。每與轉加艱難。致合格者少。蓋以推恩過厚。故取人益艱。況國家承平日久。天下學士。陶染風教。競習藝文。而應此科者。尤號該洽。其程文縱非優長。未合上等。亦皆於古今義理。潛心有素。若蒙采收。施之為政。必須優於專經之人。不為無益於朝廷也。臣竊謂今來既立定策第。推恩有厚薄。則所取亦宜稍加人數。臣愚欲望將來或請應人稍多。即乞優加分數。如合格人少。即乞更加第五等。分為上下。入此等者。只依進士第二甲第三甲注官。亦不為徼倖。若恐更添入流之人。即乞以進士諸科御試不合格人數。留充制科數目。彼此通融俱無所礙。如此。則四方特起之人。咸有榮進之望。聖世搜揚之路。蔑有壅蔽之嗟矣。

三年。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等上奏曰。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

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羸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本來是龍飛榜。乞為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無不住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持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勑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

四年。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等伏以天子親策貢士。自漢以來。未之有改。唐之進士。雖試詩賦。然有司奉行而已。國朝開寶六年。太祖始召進士親試於殿。當時公卿不知建明易以策問。而唯詩賦之

用。因沿著令。莫之能改。神宗皇帝以為非天子臨軒所以延見貢士。詢求治道之體。熙寧三年。始改問策。迄于元豐五賜策矣。迺者陛下遵先帝之舊。親策進士。所問災異夷狄官冗財費之類。皆今日急務不可以已。而議者獨疑以為定例之可預造。且常布草野之士。脩於家。肄於學。日夜講說之道。固所以待問於上也。誠能攄其蘊蓄。應問如響。不失所對。雖預備而貫穿之。何害於得士。若夫知捃掇陳說。充以蕪語。無當於對問。而弗加汰擇。荒唐濫中。佞諛希合。以異為瑞之類。而弗加糾絀。皆考官之過。非策之訾也。議者徒知對策之宿造預作。不知辭律之學。亦有記誦編集之患。知進士之能備問。不知賢良茂材之備問尤詳也。臣等以謂學校教諸生。州郡發解。禮部考貢士。今已悉用詩賦。足審其辭。所有御前進士宜一依先帝故事試策。合於古義。於體為允。其御試對策。雖有文采。而於問義不相當。若詞涉諛媚。及文理疎淺者。宜約舊制。量定分數。取旨絀落。不得雷同入等。如此。則士無濫中。而考官不敢率意升降矣。

貼黃。稱制策所問。安有定制。或古今政務。或天下名數疑難之類。如漢董仲舒對符命性情文質之異。杜欽以經對六事。繫自臨時取旨。非疎遠所能一一預度。不當偶以前日陰雪衆人所知而謂皆可宿造也。

殿中御史孫升上奏曰。臣聞太平之基。必在得賢。大臣之功。莫如薦士。天下未嘗無材。搢紳之士如林。而朝廷每以人材乏用為患。大臣有志於天下者。必以人材為先。人主有意於太平者。當以養士為急。古人謂士不素養。而欲求賢。譬如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祖宗置三館圖書之府。聚四海英俊之材。優其祿賜。異其資任。試以內外要劇之務。觀其進退去就之節。待其器業之成。以為廊廟之用。此實致太平

之本也。世固有知道不苟之士。懷難進自重之節。知之匪易。薦之甚難。若僕僕然自鬻於權門。惟恐其不售者。雖得千百。何補於國哉。祖宗登用大臣。必俾之薦一二名士。朝廷內外。由是以知大臣之賢否。而下及後世。推此可考其人知識之淺深。富弼韓琦功在社稷。名光後世者。薦士之力也。陳執中王珪身死名滅。為天下戮者。蔽賢之罪也。蓋不以天下為心。專為持祿固位之計。自待不厚。則以薦士為嫌矣。此舉寂寥今復已久。為國者。徒知人材之用。為患不以薦賢養士為急。願陛下明詔大臣各依近制。首薦名士。既觀今日之所舉。可考平日之所存。則濟濟多士。不獨見於周也。

八年。侍御史楊畏上言曰。風憲之任。人主寄耳目焉。御史進用宰執不得預顧命。兩省屬官舉之。非是。遂寢前命。武臣薦舉立格。有文武別。職任而舉之者。有緣名材武而入之銓格者。又其上則謀略膽勇。可備統衆。諳練兵事。可任邊寄之類。惟邊要任使。隸樞密院。餘則審官西院。三班院。按格注之。其後雖時有更易。而薦舉之所隸屬。多規此立制。

哲宗時。劉摯上言曰。臣伏覩近制。升朝官各舉進士經明行修一人。及升等推恩。理為舉主過犯同罪等事。臣竊原朝廷之意。蓋程試考校徒得文詞。故更立此制。以進行實。天下幸甚。臣退而熟計。及考學士大夫之議。以謂法則善矣。然使常朝官舉之。不若使郡守以上舉之便。臣謹條上利害。按國家舊制。臣寮任通判知州。乃得舉官。蓋知人實難。非行已慎。閱事久。誠未可責以保任。今升朝官無賦罪。若私罪重。此外不計資任。不察能否。門調諸科刀筆之吏。一切得薦士。此不可一也。經術深淺。問而可知也。至於得義污潔。非鄉里庠序。群

居久處。毀譽素著。誰能知之。今不拘路分。但非有服親皆得奏舉。臣恐流離之人。虛僞兄售。此不可二也。天下升朝官無慮幾二千人。則所薦士亦如之。積累歲月。不被薦者無幾矣。人人升等推恩。無以示勸。此不可三也。議者謂朝士固皆選擇可任使之人。然入流不一。員品猥衆。今勢利相市。必有受賕構訟。以撓陛下之法者。臣誠淺薄。不敢億度朝士大夫以為必然。亦不敢以為不然。然則舉選之利未見。而奔競之俗先成。此不可四也。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計今天下之士。一郡一邑。隨其衆寡。必有善士。考鄉里之行。詢庠序之論。其勢親其事察。無如州郡之吏。至於監司。則朝廷所任以按察臺諫侍從。亦朝廷所倚以議論。故臣願每遇科場詔下。委逐州長吏奏舉經明行修進士一名。仍以應舉實二百人為率。未滿二百人。聽舉一名。每二百人加一人。至三人止。監司轉運判官以上於本路在京臺諫以上於開封國子監各許奏舉一名。非鄉貫及不經學校。或無可應詔。並聽勿舉。自餘升等推恩。理舉主同罪犯等事。並依元降朝旨。臣愚以謂三代鄉舉之制。未易遽復。欲少放古。則諸侯歲貢之法。莫此為近。伏望詳酌施行。

摯又建明貢舉條制。其一曰。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為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士儒一變。皆至於道。夫取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其所自得者。內足以為政。外足以為政。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為之說。以泛濫荒誕為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詰之論。爭相奏高場屋之間。雖羣輩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於眩惑。其中雖有真

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於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在所棄之而已至於蹈襲它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隱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雜出於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復者寡經義之題出於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為題者舉子皆能類集裒括其數預為義說左右逢之纔十餘年數牓之間所在義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於此其敝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人以言而已也人之賢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取於詩賦不害其為賢取於經義不害其為邪自唐以來至於今日名臣鉅人致君安民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出於詩賦則詩賦亦何負於天下或取一詩賦或取一經義無異道也但有司改言之法有難有易有難易故有利害有利害故去取或失其實

而所繫者大矣然則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試法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前二場為去留後二場為名次其解經仍許通用先儒傳注或已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敝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其二曰臣伏見漢唐之制因天見災異或政有闕失則詔郡國及在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策以求其言至於國朝沿襲故事於是置為賢良茂材科目隨貢舉召試其於得人視古為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為國之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塗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收超絶之才而每舉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今夫官人之法入流門戶日益增多未有澄汰而於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則廢其科不用此

何謂也。臣愚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每遇貢舉。詔近臣依舊制舉試。所以廣言路。求人材。繼祖宗之制也。其三曰。臣伏見近制明法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明法。登科者。吏部將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人之上。臣竊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禮義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唯君子用法。必傅之以經術。法之所治。理之所在也。故惡有所懲。而常不失忠恕之道。舊制明法最為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止於誦數。而先王之意猶在也。今新科罷其兼經。專於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固滯深險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數比舊猥多。謂擬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新科明法。並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額。裁減其半。及注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貴從事於法者。消不遠義。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即乞今年降詔。並自元

祐五年秋賦為始。

御史中丞蘇轍上疏曰。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敘。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竊詳上條。本為朝廷除授而設。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先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為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密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況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

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為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轍又上疏曰。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皆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蓋由干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口譏評。皆為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晬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新故相代輒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竢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輪環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

轍乞改舉臺官法。劄子曰。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古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為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沈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

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舊法。又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至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朝廷紀綱。不可不思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

轍為右司諫又言科場事狀曰。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今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為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懲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

彭汝礪上奏曰。右臣頃以不肖任中書舍人。嘗論列用詩賦之弊。前後累經臣僚議論。用四場通考六經雖絀。猶有存焉者。如今所議盡廢矣。竊緣詩賦科久不用。學者實未之習。今或以一聯一句可取。即超躐並進。而治經之人。竭精罷力。窮深極遠。有至於皓首。而偶遇不習聲律。遂取屏廢。不得與浮靡之士。望分寸之祿。此議者所以紛紜而有志之士。或至於太息流涕而不知止也。臣竊以為聖人不為已甚。今朝廷隆尚詩賦。詩賦既尊矣。通經之士雖未能皆是。然其口之

所誦。心之所懷。皆所以治心治身治國治天下。而議者過計欲一切掃除屏棄。而獨以無益之辭。未成之文理。超拔而尊寵之。臣不知所謂也。臣以謂國家取士。將欲得人才也。經義策論可以得人才。詩賦亦可以得人才。何必紛紛為此異同也。臣今起請且欲如元祐勅施行。如詩賦在優等。經義策論雖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文詞為貴也。經論在優等。詩賦雖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儒術為貴也。策在優等。詩賦雖不及。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知時務者為貴也。如此。則有文詞者得騁其辭。有學者得盡其蘊。有知識者得竭其慮。上無損國體。下不失士心。今開試日迫。未敢深盡本末。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汝礪又上奏曰。右臣伏念自井田之制壞。學校之教廢弛。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朝廷取士一切非古。其弊至於用賦極矣。先皇帝受天明命。悼道之鬱滯。奮於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千載之弊。中自京師。外薄四海。無有遠近貴賤小大。莫不變易思慮奉承至教。士既知本。人且向方。而議者獨病辭說之不工。欲踵隋唐之弊法。卑玩經文。耗蠹道真。靡知所舍。夫六經之說。更伏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十聖人而後備。大窮天地之變。微盡萬物之理。其要則在人心而已。古之君子所以治身。所以治天下國家。未有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周衰典籍不用。漢興始求遺書。立博士。置弟子員。策賢良。求經術。以究當世得失。公卿大夫以儒雅飾吏事。是時文章溫厚。號令爾雅。最為近古。其流至于東漢微矣。而餘風遺烈猶足以動當世。士以節義自高。不為死生禍福屈折。漢亡而存。猶更數世。自晉訖唐。又不能及漢。治亂厚薄。推源可知。詩賦不經。可以無辯。是猶滑稽俳優之戲而已。是猶閭里嘔唱之辭而已。而議者欲以此教人。欲以此取

士欲以此致太平臣考之于心驗之于人稽之於古合之於今反覆曲折終未見其可天之生夫斯人也其聰明智慮皆可以有為也惟上之所養而已昔者以詩賦取人故人應之以言辯其文浮而無實以經術取人故人應之以義理其言辯而在道使取之以德行也亦將為德行矣姑罷詩賦從經術是將引而高之以至於德行也如復用詩賦是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先皇帝聰明博文所以造士立政固非臣下所能窺測淺深高下如罷詩賦孰不知其為甚幸法之未完或久有弊變而通之推而行之繼志述事實待陛下豈易於改負謗議於天下後世臣恐以謂今學校選舉宜一用先帝故事因今經明行脩賢良方正之科而稍加損益焉雖未能復古蓋亦庶幾矣如詩賦決不當復用臣淺陋信不足以單辭獨見啼衆人之所同好議朝廷已行之法慶必未能齊一伏乞下學士大夫詳議可否使臣得上下反復庶幾是非好惡有所歸宿

貼黃臣伏自朝廷有復詩賦議論學士大夫知其不可者難遂施行比見指揮催督太學即用此考校又有乞試用三題者朝廷亦不為罪乃知復詩賦不疑夫天下之所待者人材人材惟上之所養而已天下治亂廢興是繫風俗成壞盛衰是繫今制為名聲列為章句引之以雕蟲篆刻無用之文其所以敗壞人材為甚臣以事所係者大故不敢隱默不言尚庶幾採止萬一也

惟陛下裁擇

選舉

宋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竊以今日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為甚也封疆千里生聚萬衆休戚所繫而不問能否一以資格用之為半刺兩任有薦者二人則得之矣侮法慢令戕民害物十郡之中常有二三暗塞不治又有一二舉天下億兆之衆十分而言失其惠養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廷清明言度講舉優勞元元以固邦本惟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弊紛縷至此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居安其業者皆循吏之効唐之貞觀開元號為善治太宗亦嘗自擇刺史志其姓名於屏風而用之當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輕任載在史冊足為龜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乃詔近臣舉用而監司之選稍稍清

矣。至於郡守尤為親民。略而未議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已上。於通判資序人內。歲舉堪知州二人。朝廷更加審察。送吏部籍記名氏。凡遇有闕先差有舉主者。如資任未及。即差權知。其次方差資序合入人。庶幾牧守之職有以庇民。循吏之風無愧前古。

陶又上奏曰。臣伏謂朝廷差除之法大別有三。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悉禀聖旨。然後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而下。及已經進擢。或寄祿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歸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法度之設至詳至密。所以防大臣之專恣。革小人之僥倖也。恭惟神宗在御。深究其弊。凡堂選奏舉之類。並悉罷去。以示大公之道。始因去年八月中執政申請。以繁劇去處重法地分為詞。收呂吏部所用知州通判知縣。并左京庫務寺監巫闕六千餘處。並歸中書取旨。選差之後。除吏之弊。私徇寖多。今天下州郡除別京大府并元係堂除處。及取旨選差。并元屬八路指射外。其存於吏部以待常調者。數極少而員極多。待次之士。遠至二三年。近須一歲。或有一闕可就。則中書取而差他人矣。或受一闕而去。則中書又奪而惠他人矣。處州之胡宗質。睦州之李孝廣。滁州之陳知新。兗州之均州之劉斐。永州之吳潛。此六郡者皆非元係堂除去處。而中書取以差也。吏部差王照知海州。欒子元通判瀛州。方蒙知咸平縣。皆數月矣。中書乃以石麟之知海州。胡及通判瀛州。孫純知咸平縣。是皆奪而惠之也。若謂胡宗質。李孝廣。陳知新肖提舉得替。燕介係中散大夫。石麟之曾任太常官。皆非吏部可差之人。則當契勘堂除州郡而差。不當取吏部見使之闕及奪他人之已受者與也。若謂朝廷慎擇庶官。執政惟才是用。則劉斐曾任

知州以失入死罪責降吳潛嘗為運判以刻剥奇細罷官皆非所謂才者而近方牽復並先除郡士論諠沸已謂不平然又有甚於此者蓋胡及嘗為開封判官以不能檢慎去職繞送吏部便得堂除孫純以受賕致罪止緣宰相之妻族乃受畿邑而皆奪他人之有而與之胡及衡樂子元孫純衡方蒙王說前知徐州附會吳居厚捃摭害物得替歸部忽除省郎為人所彈乃罷其職今則差知宿州且胡及送吏部王說入中限猶未造簿以弛慢衝替今則差知宿州陸師淵前知開封影稅罷省郎皆是朝廷顯責詔墨未乾而中書已有選授告命之出未述因陸師淵與劉斐吳潛均是衝替而師淵又得元係堂除大郎謂知宿州私曲縱橫莫甚於此是陛下黜之則執政升之陛下退之則執政進之怨歸於上而恩出於下非今日之所宜有也夫威福者天子之所得專法度者大臣之所當守今大臣進退羣吏出已意蓋不守法度而欲專威福矣臣恐朝廷不尊而紀綱紊亂當此之時宜戒其漸也伏願聖慈將合係堂除關編為一等今後如有合得堂除之人只於前項去處定差其曾經擢用而非次差替罷或責降牽復不送吏部者於合得堂除人之下別為一等依名次先後與前項差遣並不得於吏部取闕差授及衝已授之人所有元豐八年八月取旨選差條貫乞賜刪改

刑部侍郎王覿上疏曰臣伏見吏部四選吏員之冗莫甚今日而任使之際欲求乎秉德守義赴功稱職之人則常患其少論者惑之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承平之久陳力就列者以數萬計其間蘊道義負才能富學術者宜亦多矣然猶以少為患者何耶蓋內不足者急於人知彼其賢廉既不汲汲於求知則朝廷之上知之豈易哉孔子曰舉爾所知雖使孔子為政而欲得賢才之多亦不過使在位

之人各舉其所知而已。今夫舉陞陟改官者徒以應格。近歲科之薦所薦既衆。而朝廷難於必用。其科遂輕。而縉紳視以為空文。其勢然也。臣竊謂科格固不可廢。若於科格之外。聞詔中外臣僚素有才望。其言可信者。使特薦其所知一二人而試以事。夫人臣既以特旨薦士為寵。而不敢忽。又以其所主而觀其所為。主者之能否而賞黜之。則應詔者孰不任責。庶幾人才之出也。

覩為右司諫時。又上疏曰。臣伏覩今年正月十七日勅節文。舉經明行修人。委州縣當職官。同狀保任申監司。再加考察。仍於發解前牒報本州。與充本州解額。臣竊以朝廷設經明行修之舉。非徒欲以得其人而任使。又將勸後進之士篤於學行也。今若以州縣所舉之人充本州解額。則臣恐未足以勸學行而先有以敗風俗矣。夫古之所謂士者。莫不以廉退自重也。自以科舉取士而士之不能以廉退自重亦已久矣。今天下州郡應舉者甚多。而解額至狹。凡挾筴讀書而未免於干禄者。莫不有競進之心也。使經明行脩而被舉者不在解額之中。則後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脩而被舉者。其勢必須出力推薦。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風矣。使經明行脩而被舉者。遂奪其解額。則後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脩者。其勢必有內懷忌疾。而謗讟詆詈無不為者矣。如此。則學者之完人益少。而經明行脩之舉不幾於廢乎。蓋必然之理也。臣故曰。若以州縣所舉之人充本州解額。則臣恐未足以勸學行。而先有以敗風俗也。夫天下之風俗澆薄淳厚不同。豈皆其天性哉。顧所以道之如何爾。臣伏望聖慈指揮於前項勅內。改與充本州解額六字。作於本州解額外解發。庶可以久行而無弊也。

貼黃臣無看詳前項勅內逐路所舉各有人數。惟不及畿內。恐是漏落。不可謂王畿之內而無經明行脩之人也。亦乞指揮添入。

覿又上奏曰。臣竊以祖宗来。臺諫闕一員。詔近臣薦二員。召對便殿。去取選任。一出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所以司察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矣。人主雖欲明目達聰。虛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今聞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為復出宰執之意耶。若出陛下之意則可。然未應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權歸大臣。朝政闕失。誰復擬議。此源既開。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傳曰。慶賞刑威曰君。願陛下念茲在茲。今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召對親閱人才去取。獨出聖斷。庶使祖宗故事不廢。臺諫得人為多

畢仲游上言曰。右臣今年三月淮宣命入內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来。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奏陳。而臣備員府僚。事務繁併。猝猝無須臾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而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說。尚詩賦者則指詩賦為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於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為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於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以未決。而又匿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為聲病偶儷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而與讀聖人之經。原聖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厭。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其間。經義之行。無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復詩賦。豈尊且遠者不足以濟務。而卑且近者返宜於世耶。蓋亦要其本末終始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為科

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為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為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安國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於今日科舉之間。則亦化為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蓋言聖人之經幽深閎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小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太山者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為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於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為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

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經義為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術耶。固無此理。然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為卜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卑之。詩賦之學固無益於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為舉子之所亂。尚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於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為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為。何損於經。則既以經術為卜利祿之具。使求合於有司。得失之慮。交於目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於前日者矣。要之為術。不善則已矣。豈可通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一也。去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既問得失。則不得不趣時所尚。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

元豐之間。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間。經義皆班班傳會春秋以為說。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於聖人之道有損乎。有益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則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於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安石。則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人皆以經義苟合於在位以干利祿。則風俗傷敗。操行陵弛。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為無用。然作圓丘象天賦。則止賦圓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於在位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亦無益。所以不為難。臣者曰。廢經義而用詩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於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於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使為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彼於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為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甚衆也。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

夫取士之道。必有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猝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耳。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為科舉之後便與不便耳。蓋詩賦雖若無足為者。而題目或出於經。或出於史。或出於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汎觀子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試取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罷詩賦之後。專治經義者校之。相去

幾何。而涉獵汎觀。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世者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於事。是其名則卑。而施於科舉。偶得其術而便耳。至於經義則不然。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不為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科舉之下。論題自見所出。易於為文。策則人人皆挾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雖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書粗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假留意於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雖衆所共知者。亦或不知。至有謂賈山為賈誼。以建武為武帝年號者。由是觀之。經義雖如近古。而用經義應舉之人。返昧於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於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耳。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於詩賦之科。似有成効。今朝廷必欲倣古以興賢能。則請俟復鄉舉里選。如止為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義之學。不識當取施之科舉已見成効。與知其術偶取者為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効。與知其術之不便者為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三也。至於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於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可使他人之作。詩賦則雖為預備。足見舉人倉猝之才。經義則易為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唯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尚專門。試官多用偏見而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賦以取士。而詩

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均也。若以經義為可行。則無事復詩賦。若以經義為不可行。則既復詩賦。而又略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詞賦之外更知經耳。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與時務。論題出於六經。是經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為大義則謂之經術。不名為大義則不謂之經術。盖昔之策論。雖非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於易。或出於禮。或出於詩書。或出於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於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既詩賦之外。人治一經。而為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敢出於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於五經。所以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為易者不為禮。為禮者不為春秋。是亦知一而四經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為詩賦留意。與為經旨而留意五經者。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驅之令狹也。為今之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於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於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為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詩賦。而有不能為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增損於嘉祐之制。則人無難矣。盖明經近於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舉者。將自化而為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於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於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為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舉也。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且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置以為博士教官。使傳道於諸生。則今日之所尚。纔

得經術之正而無科舉之累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者戒其於暴名近古而改則民疑然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諸生雖理之所在亦以為不暴而釋民疑也惓惓之忠唯朝廷裁擇

貼黃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憤於更改蓋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為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魯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者多出於昔日進士之科其為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為科舉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於其間非細事也如廢用經義決能取士過於詩賦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理難臆廢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即乞更加審諦以平日舉事慎於更改為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絕出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其有餘力也今既為詩賦策論而又於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逼試之時皆息力養銳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論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却試大義一場大義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繞試詩賦不唯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就試必所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為經術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皆惜以為干利祿之具非真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竊以朝廷之事宰執得以行之臺諫

得以言之。上下相維。彼此相制。以防私徇。以杜奸惑。祖宗以来選任臺諫官。宰執不得干預。若有妨嫌。必須回避。所以存大公之道。立太平之基矣。近来除授多出於大臣之肘腋。茲事最大。實繫治體。國家安危之機。其要在此。臣欲乞今後臺諫官若有除授罷去。三省不得進擬。悉出宸衷。批降指揮。所貴言路得人。消阿附之風。開忠讜之路。不勝幸甚。

李鷹上論曰。臣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舉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朋邪。獨賞而已。則競猶虛名。冀僥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真賢。皆疑畏而不敢進之。鄂秋之於蕭何。一言而爵通侯。驩兜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格難賞而易罰。人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勞人爾。賢則欲我舉而恩則吝也。況無賞乎。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多累耳。賞則未必爭人。而罰則信也。況專用罰乎。且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貢士之諸侯。則至于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于黜爵地。以是推之。惟恐有賢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啓明之嚚訟乃被薦於敖齊。堯求治洪水。而伯鯀之方命乃被薦於四嶽。即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兜之放可也。堯則治而不問。舜則不復罪之何也。蓋人實不易知。而嚚訟方命。其惡在外而易辨。靜言象恭。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憂而畏之。則放齊四嶽之過舉。豈與驩兜同科。以是推之。雖或有罰。猶當恕之。有賢而或進退之未當。豈與驩兜同科。以是推之。雖或有罰。賢之意深。罪不肖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簡。願治之意詳。施

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格於民心。而天下無遺賢。今也於薦舉之制。疑若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淺。用罰之意嚴。用賞之意簡。施刑之意詳。求治之意略。如之何致天下之賢以為吾用哉。故有司妄測朝廷之意。例以進賢為末。發有罪為本。發有罪為有功。無過。進賢為有過無功。朝廷授我黜陟之權者。本以我為徤吏耳。不若峻法以寡恩。朝廷俾我薦舉之職者。特循故事耳。今又無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名。而無薦舉之實。非徒無實。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為長吏於此。乙為長吏於彼。甲舉乙之所私。然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人也。甲乙自為施報也。惟其自施報。乃假手自舉其所私。非謂市之歟。夫薦舉之意。豈不欲得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安能容悅以自謙。豈不欲得孤寒之士乎。孤寒之士。其誰憐卹而為援。故凡所充舉。類皆肉食者。締交黨與彌縫倡和之人。未嘗聞拔一滯淹。擢一豪傑真可用者。如是。欲群賢連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聰明。灼知邪正如別白黑。則古之人所謂達視其所舉。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為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議復薦賢之賞。使天下無咎恩之議。庶幾勸沮之道。人皆信之。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擿發之詳。得以攷稽焉。蓋今天下之長吏。凡所擿發者。必鋪陳其罪。以聞于上曰。某人嘗為某事。可以抵罪。期必抵罪而後已。其所薦舉者。則含餬其言。假借其實。文具而已。未嘗鋪陳其事以聞于上曰。某人嘗為某事。可以任使。期必任使而後已。雖然。固亦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某人有幹才。嘗於某處生財幾十萬。某有機略。嘗於某處鞫獄幾十次矣。苟使薦舉之奏。如擿發之奏。則下臣之善。安有不聞達者。朝廷聞而用之。後更器使。踐華要。必使自言曰。非某所薦。安能至此。陳平封侯。而魏無知因以受賞者。旌薦之人無忘其功。則其德厚矣。彼周

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固不可指以為格願視其舉者之高卑量為舉主之酬獎可也以今之法所舉之人一陷有罪則凡為舉主者坐之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少貸令舉主以所舉酬獎又何勤焉臣又竊以一郡論之夫一郡之內文武僚寀不啻百人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二三而許之擿發者則無員數謂凡可擿發者必擿發也至于薦舉奚獨不然豈使員足矣爾後雖有可舉置而勿恤嗚呼是朝廷許其蔽賢矣故坐席未溫已舉所私所私皆畢餘見真可舉者則謂之曰非不知君奈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下薦賢之賞乃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數或無可舉則已之又不必充數則庶幾無憾焉古昔逮今長吏以薦舉為恩下吏以犇競為俗或賣交以進已或賂人以借譽或飲食玩好以豢其親信或姑恩俯傴以媚其僕御或卑詞以足恭或面柔以求悅吮癰呧

痔曾不以為羞指天誓心曾不以為媿自非宣哲見幾之士未有不墮其彀中而謬舉矣願詔長吏以阿大夫之所以烹即墨大夫之所以封者為之龜鑑勿妄許人以為國士也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具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虛文歲終則取諸考課之書稽攷而優劣之可舉者書其可舉之行能可黜者書其可黜之過惡揭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為可舉也然後舉之可黜也然後黜之則無僭無濫臣之說無遺慮矣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也臣願以四科第之行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為差況朝廷必使真得其賢則又何多矣或多賢而多薦之無憚其勞此太平之光也

王巖叟上言曰臣切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此諸府之辟召群司之表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

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中材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願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校書郎李昭玘進策曰琴琳琅玕皆美質也彫之琢之至於成器而後可施楩楠豫章皆良材也養之至於成材而後可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也充其性以至於成人然後可以治人未能成人也雖公綽之不欲再求之藝聖人猶不取者禮樂不足故也先王能使人必至於成人固有術焉謹學校以教之而已先王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明人倫然後可以盡人道盡人道然後可以治人事故人使長之出使治之者還以同民之善而已方其教之也或三歲賓興或終身不齒雖庶人之子孫積問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雖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積問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此所以責人之必成俟人之必至也自離經辨志至於敬業樂群自敬業樂群至於博習親師自博習親師至於論學取友自論學取友至於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能通達則知不足以應物未能彊立則仁不足以守身先王責人必至於如此之詳者蓋亦自非四十而不惑則是非之理去就之義猶不保其往也升於鄉則升於司徒升於司徒則升於學升於學則升於司馬由秀而選由選而俊由俊而造由造而進不躐等不陵節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先王之取人必至於如此之久者蓋聽其言觀其行非一日之察也故士知學之可樂不知學之可已知仕之可欲不知仕之可求進取退捨以俟天命人人安於為學而樂於循理考之則有成德任之則

有成効。三代所以成王業者。此道素行也。自漢武帝開設學校。增置博士。廣弟子員。射策決科。勸以官祿。學者寖盛。異端日滋。六經之說。人自獻於其君。而操以為禽犢性命之理。喪於破道之言。聖賢之迹。滅於浮名之行。利祿使然也。陛下嘗詔師儒開廣學校。修正經義。發古人精微之蘊。袪百年陳腐之說。道德之義。性命之理。著見簡策。使天下學者一其祈嚮。會其歸宿。足以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不溺於支離蹇淺之弊。而又慎選講官。開析餘義。使疑斯明。窒斯通。虛而往。實而歸。其於教人。可謂至矣。陛下聰明淵懿。出於德性。問學智慮。發於天縱。萬機之暇。周覽墳籍。始稽之以驗物。又操之以決事。天人之道。帝王之業。固已自得於成心矣。間諭大臣。專意學校。慨然思得豪傑之士。與之都俞經畫以躋時於三代之隆。凡試言博士上書公車者。躬自考覈。或擢之以高第。或官之以不次。其於好士可謂篤矣。然而承學之士。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未足以應陛下寤寐虛己之求。以其好學之志。不能勝其祿利之心故也。夫。軒冕在前。韋褐在後。雖子夏不能忘交戰之患。利動其心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有志於學。無志於仕。然後可以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成士君子之器。今之學者弊在利祿之欲速。其為道也。苟於日月至焉而已矣。故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良以此也。夫。聖人之言。非如天地之高遠。非如鬼神之不測。凡所以明天道。治人事者。不外吾所性而已。故秦焚六經。殺學士。聖人之言鬱而復明者。性之在人。不可滅故也。今之經術皆出於師儒致一之論。剗革俗學。發明至賾。蓋天為陛下生其人。人為陛下駕其說。此士之去聖人千載之遠。生於今而幸見者也。然而有論然後能議。有議然後能辨。見近而不及遠。聞一而不

知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由是思索不精爾昔有梓人為鐻者其技甚賤然猶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者致其精也乃若萬物之理萬理之變可以坐觀可以意得必曰思之而已思之所入與神為一非神之使然也精之至也苟能如此利祿不足動也陛下欲取士得人莫若待其教養之久抑其進取之速使人盡心致志深造而自得然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庶幾作人與古無愧矣

潁昌教授鄒浩上疏曰臣愚伏覩近降貢舉勅凡考進士試卷其習經術者以經術為去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為去留其餘數場只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惑之自先王賓興之法掃蕩不行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于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況既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兩科之試各以四場故習經術者不敢忽策論習詞賦者不敢忽大義方其群居欲無所不工則亦無所不知欲無所不知則亦無所不讀今也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為去留則士止務其所知者不必雜然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士之取舍一係有司而有司之好惡又各係其所習之如何故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毀譽迄無定論而士之取中直以幸不幸爾今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執偏見以自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裒諸家之集纂六帖之類左攘右竊以速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學校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

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今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為棄物矣。蓋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害也。士之品有二。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之則廢。中人之才滿天下。今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徧之習。則是天下之士。將淪胥以廢而莫之振。二害也。國家自慶曆以來。天下州縣遍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學始命教官。誠有意於以義理養天下之才者也。今一以去留搖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強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徒為虛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禄。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迨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諂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四害也。臣愚伏覩陛下

南嚮以來。以天地之德。亭育萬物。以日月之光。別白萬微。黜陟群臣。因革政令。斟酌人心。若合符節。至取士之法最急之務者。甲以為可。乙以為否。五六年間。不知幾變。今又變焉。曾未足以厭天下之望。臣切惜之。陛下誠以其法為善。胡不盡罷科場之文。只以經術詞賦試之。然而不為者。臣知建言之臣。慮失天下之士。不知有其名而失其實。其失猶在也。夫舉事有名而無實。非朝廷之美也。萬一所舉或有與是比者。無乃重為聖政之累乎。傳曰。設教於本。其弊且末。設教於末。其敝若何。又曰。為君人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偏於去留。不可謂本。已著之令。不可謂非所好。陛下少察臣之二利四害。則得失判矣。且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為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耶。果不足耶。以為不足。則嚴廊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

司州縣未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次去來吏部者。又嘗倍蓰見任之數。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汲引親舊不遺棄疏逖。以誤陛下器使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舉刺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植私。不惜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各安其所。而不飲泣於猾胥黠吏之手者幾人。夙夜修職。不敢苟且。冀指擿之不吾及者幾人。民負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邊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靡縷臣不暇悉。知要之為國謀不如謀其身。為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舉也。陛下端拱一

堂之上。方以覆載為度。固不規規然察臣之私。然視朝之餘。省奏報聽講讀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不明義理之驗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日用焉。猶或憯然無以副朝廷承庸之意。況不知所以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采。臣嘗以為知言。臣願陛下詔有司追用舊物。以四場工拙定去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為虛名。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相與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豈甚難哉。孔子不欲去餼羊者。非為餼羊也。為告朔之禮也。孟子不欲毀明堂者。非為明堂也。為王者之政也。餼羊不去。則告朔之禮猶可以意推。明堂不毀。則王者之政猶可以迹考。臣之區區實在於此。臣寒鄉一鄙人也。生長和氣之中。沐浴仁厚之澤。備員學校。為日久矣。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用敢因職

事所及。輕犯天威。冒瀆聽說。惟陛下采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天下幸甚。

朱光庭上言曰。臣切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為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為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為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為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温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温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聖朝之美事。臣已上封事論列。今再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具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為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為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同義。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策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己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履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下之所以脩身見於世。上之所以飾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為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徽宗大觀二年。翰林學士葉夢得上奏曰。臣伏以陛下白親政以來。

凡擢士皆不以次。用人之速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器。以為社稷無窮之計。士大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者僅志於得而已。夫高爵厚禄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有也。一介匹夫。崛起畎畝。敢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為已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視國家事曾不一槩於心。陛下不負羣臣。而羣臣負陛下者如此。殆為朋黨之患。世孰無之。而近日為尤甚者。其原本於重內而輕外。且今自外名入者。苟有寸長。計着亦然。夫以內為榮進之塗。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為讁黜之所。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此所以根株連結。卒不可破。祖宗時。宰相罷歸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中世以後。乃各帶節鉞。崇職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閒。夫使不慕居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其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此。謂之朋黨非大奸邪。勢亦不得不自離。今欲救之。莫先於此。然臣既為此言。不可不以身先衆人。願乞為郡。

大觀中。侍讀、無議禮武選詳議官莫容彥逢上奏曰。臣伏覩神宗皇帝聖謨淵遠。思患豫防。雖天下治安。不忘武備。自熙寧中特建西學。招徠群材。訓以武志。凡考選升補之法。皆出宸斷。士之游於斯者。以程文觀其器識。以弓馬閱其藝能。以規式察其行義。其自上舍免省試者。積累歲月。遠不下十年。須程文弓馬數在優等。又其行義可稱。乃為應格。雖應免省試格。又從上共不得過三人。其教之如此其久。擇之如此其精。遴其授官歷任。與夫取一日之長者。無甚輕重。其非次進拔。缺然不聞。甚未副建學造士之意。伏望聖慈

因殿試舉進士唱名內該上舍免省試以上恩例者命執政審其人材稍加奬擢庶幾學者嚮風罔不激勸因以作成其材上稱任使

政和中彥逢知貢舉上奏曰臣伏見神宗皇帝既廢明經學究科特設新科明法優為恩例至黃甲擬官俾先進士注諸州司法蓋將以變革舊習故其初不得不然紹聖四年朝議以此法行之既久昔人之為新科者十消八九矣恩例之優宜亦少損乃以司法及其餘判司闕衮同從上差注元符三年十二月中因省部勘當遂罷紹聖指揮更不施行臣契勘新科明法等人徒誦其書未必曉其義若以進士素不習法難以輕授司法職任則其餘判司等官或以治獄或以聽訟亦未嘗待其學而後授之也朝廷取士患不得實材果得實材何施而不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來吏部注新賜及第進士出身等人並依紹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施行所貴德澤均被上稱陛下造士之意

宣和中監察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伏覩瓊臺郎黃宗源奏乞與文士衮同殿試已降指揮者臣竊惟國家取士雖有數路唯進士一科最為清選每三年一詔天下之士試于有司比至春官奏名來上然後陛下親策于庭賜第錫服而官使之異時為名臣磊落相望皆由此出今宗源迺道家者流雖以程文擢為上舍實應前日道學之格耳今既罷道學則與其科目併廢之矣尚何殿試之有哉況進士之所學而陛下之所策者乃當世之務禮樂刑政治天下國家之大方非宗源之所習也蓋道家以清虛澹泊為宗以無為寡欲為教宜其孤高自持不與世接今若使之操觚試藝競科甲之高下以徼榮利則非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亦何取其為孤高絶俗者乎且

為黃冠師而與多士同趨大庭未知所賜者何服耶若賜以進士之袍笏則非道官所應服也若止於羽衣則命士森列而衣冠獨異實駭衆目必有竊笑於班級者矣易之同人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夫以宗源之藝業一旦輒與進士同科聯名桂籍而叙同年似非以類辨物之意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觀陛下稽古建極親御翰墨是正百度復公卿宰相之官易武選之稱辨内省六司之職立命婦八等之封名實相當典章一新誠萬世法也今獨以進士科目雜以道家流故議者紛然以為未稱陛下前日制作之意而臣區區之愚亦竊為朝廷惜之其黃宗源許令殿試指揮伏乞睿明詳酌特賜寢罷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恭惟神宗皇帝待大臣有禮相與以誠至於進用人材選推士類其權必常在已而不輕付與監司以上若闕一員宰執具人才資任合充其選者數人取自聖擇若未當聖意則睿旨別行除授德音渙發三省奉行而已及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有不當其才察彈治當是之時威福專在乎上差除至公人無間言寒俊之士激昂自奮得人為多自後宰執欲任自已之私專竊威福之柄若有進擬指定一名除授去取不出聖意至於寺監丞而下州郡員闕多歸於堂除大奔競之風寖熾攀附宰執者有進擢之速特立自守者有留滯之嘆除目一下士論沸騰此弊不可不革也伏望聖慈紹述神考之志監司已上差除並取聖擇寺監丞而下一切付之吏部用選格差注如此則大公至正之道開私謁奔競之風息實社稷無窮之福也

次升又上奏曰臣伏覩先帝修立官制元豐百工除監司省郎府推判官大藩知州已上係朝廷選差自寺監丞而下以至州縣差除一

切付之吏部。又有選格次第。其等差有注授優便者。必以功能進。而不為勢要得。已授命者必可之官。不為堂除易。孤寒之士。不附麗之人。緣此皆得以自奮。差除一出於至公。而不緣於私徇。元祐以來。執政大臣。欲擅國權。紊亂官制。自寺監丞以至主簿。既出堂除。吏部注授州縣員闕職位。又為朝廷取闕。其有已授命之人。待闕有及一二年。又為堂除別差官改易。甚為狼狽。當是之時。被命公朝。拜謝私庭。其職任之美者。無寒門悉歸於勢要。縉紳咸有不均之歎。今日朝廷修復先帝政事。差除尚乃因循前日之弊。未足以成先帝之良法美意也。伏望聖慈特降旨揮。自寺監丞而下。一如元豐官制之初。不係堂差。州縣差注。朝廷更不取闕。庶使功能不遺於寒微。職任不移於權要。

次升又上奏曰。臣近論列。乞寺監丞而下除授依官制格。一切付之吏部以選格差注。至今不蒙施行者。臣竊惟神宗皇帝立事必有法。立法必有意。非苟然而已。經畫官制之初。必先會計昔日官吏俸給所費幾何。既行官制。則制祿高下。必以昔日為准。故省郎而上出於堂除。則支全俸。寺監丞而下付於吏部。則支折俸。今寺監丞而下。既係朝廷注授。皆給全俸。所支既多。國用益匱。京師財賦窘乏。其亦以此侵耗之一端。況立法非特如此而已。蓋將以分宰執之權。摧奔競之風。而使寒俊之士。各得以自奮。吏部員闕既當。則人人無留滯之嘆。至公之道由是開矣。今三省曾不以是為意。其員闕收歸朝廷。惟欲增重其權柄而已。其為官擇人。誠未見其實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命寺監丞而下差注。一切送吏部。以存官制良法。

左司諫江公望上疏曰。廉非士之高行也。衆人好汙。而廉有時而為高。退非士之清節也。衆人好驚。而退有時而為清。人君砥礪名教。敦

厚風俗豈有他塗哉。狃衆所好而好之。咈衆所惡而惡之。好惡不出於在位之私。而以在位為之媒。故天下翕然觀化。而無東漢激揚提拂之弊。清議歸上。厚德在下矣。臣在鄉曲及出試吏。行三十年。嘗所見聞於仕宦。不言財利。不私貨賂。不侵蝨百姓。百無一二焉。監司郡守有歲薦常員。三省樞密。有不次除目。內外紛騖。門牆如市。袖書自媒。皆語相刺。甘言諛語。日陳于前。貴公心知其非。亦重於謝絕。既退驚立廡下。折腰俛首。呈露肺肝。盱盱睢睢。為可憐之態。士節雕喪。風俗薄惡。十分犯義。虧名敗教。有至於此。今日天下所當先慮者也。然由士類汙染。當以士類浣濯。是猶解酲必以酒也。欲望朝廷應中外任。仕乃未該。引年自謝事者。學行卓然可觀。尤於廉退為多。若廉退不足而文采勝者。不在選焉。許侍從臺省監司各薦所知一人。保任終身。以備選擢。所舉或謬。不以自首原免。一人為之媒。衆人知所嚮矣。此激濁鎮浮之要術也。伏惟陛下少留神。天下幸甚。

通判李新乞令部使者薦進人才劄子曰。臣嘗觀皇華遣使之詩。而曰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且訪問於善為咨。所咨必於忠信。使事以忠信為本故也。咨諸事為諏。既諏矣。於是謀之。既謀矣。度其所宜而言之。咨度者。以義度之也。猶以為未也。又徧咨而擇所從焉。詢者。徧咨之也。陛下總章問道。游心巖廊。以天下四方之遠。上情有未通於下。下情有未能達於上。故每道遣廉訪使者二人。分詣郡縣。觀察風謠。廣求民瘼。凡享上不虔。犯法干禁。雖遐徼異域。有寬抑杜塞。及吏之暴橫。得以直通。陛下遣使臣。所以寵遇者至厚矣。臣愚無知。叨遇將明之列。奔走盡瘁。靡敢遑處。日夜焦心勞思。所以報陛下者。無非忠信之事。且州郡薦士各有常格。而奇才文士素為一路推稱。孤寒無援。沉於下僚。亦有甘自晦縮不求聞知。或不遇

知已。論薦不及。士安義命莫肯競進。蘊藉博洽難以自暴。臣欲望陛下因其奏計。願賜聖訓。令廣取時譽。密以名聞。即乞下所部。敢其文藝。攷察選學。士院詳校。有可採者。陛下自擢而試之。菁莪育教養而後用之。則真材輩出矣。凡使臣巡歷所至。許令投獻文字。仍不得諷諭州縣。沱激薦士之名。庶幾上副陛下旁求儁乂之意。而萬里之遠無遺賢之歎。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

選舉

宋高宗建炎四年趙元鎮上奏曰臣訪聞湖南北及江東西諸路帥守往往闕人行在侍從除臺諫外止有蔡崇禮汪藻兩人近汪藻在假不出而郎官百司局務多差外官權攝旹雖有旨召謝克家等又皆散在四方不能即至亦不聞再行催促不唯國體旹弱無以示天下緩急大事何所諮訪邦家以得賢為基而人主以任賢使能為職固不可緩也今帥守有闕欲自外除授則多以事不行或不知居止所在欲自行在遣行而又闕人如此遠方憔悴之民何所赴愬去歲渡江之初首領明詔許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二人其間以才能擢用者固多有之臣愚欲乞依去年體例詔臺諫及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二人令所在州差人給券限三日發赴行在審察賜對隨才任

使仍令執政大臣同共採擇。在外侍從雖在謫籍別無大過。而政事才學實可用者。廣行召擢。庶幾間有來者。以備獻納論思之職。

元鎮又上奏曰。臣竊惟士之失職。責在朝廷。比緣國步艱難。例不得調。有勢援者。營中擇闕。而寒遠坐受困弊。陛下灼見其事。已令措置盡還部闕。士大夫方有赴調之期。無不忻快。然臣聞參選之人。多被沮抑。既無案籍稽考。則法令隨事變更。更得因緣為姦。而以書鋪為假手之地。故一人參選。謂之鋪例者。不下數十千。至如召保官之類。費尤不貲。參選已如此。況注擬邪。臣以謂宜令吏部裁定保官之數。如行在職事官一員。用本司印狀許保。盡參選注擬諸事。仍飭吏部長貳戒勵書鋪。毋得妄生沮抑。過為僥求。倘致士人詞訟。即送所司究治。如此。則參選之士稍無留難。以稱陛下優卹寒遠之意。其他常行禁飭條法。更宜明加申戒。榜示施行。

紹興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國初。常參官皆得舉人。不限內外。亦無員數。南渡之初。恩或非泛。人得僥倖。有從軍而改秩者。有捕盜而改秩者。今朝廷無事。謹惜名器。惟薦舉一路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陸沉。今欲取考第員數增減以便之。增一任者減一員。十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如減舉法。須實歷縣令。不得仍請嶽祠。其或負犯廢選。自如常坐。士有應此格者。待無玷缺。年亦漸躓。無非孤寒練習安義分之士。望付有司條上以弭奔競。

二十九年。閤人滋奏請。凡在官歷任及十考以上無公私罪。雖舉削不及格。許降等升改。或疑其太濫。則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之數。立為限隔。舉狀年勞參酌並用。於是下其議。中書舍人洪遵給事中王晞亮等上議曰。本朝立薦舉之法。必使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

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今如議臣所請。則有力者惟圖見次。無材者苟冀終吏。出官十餘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減改官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嘆。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馴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所以救入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輕議。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為如故便。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奏言。廩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智難無濟。又其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太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紹興間。張浚上議曰。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故聖人視勤勞之大小。命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號為冗官。及瓜而去。則乞憐於公。冀有顧者。彼文詞巧麗。親舊推薦期歲之間。可致清要。豈不倒置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真賢矣。況夫推薦者之不公耶。後世坐廟堂。秉樞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百姓之情。財用之源。瞢然不曉者無他。用之無其道也。繼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上言曰。臣伏覩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氣氣四合。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諏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讜言。銷弭變故。以助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詳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對策一篇。指明時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六論。乃

對廷策。其六論題。雜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求卓識洽聞之士。號為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為名士。論議有補於國家。然制科之舉。貫穿古今。汪洋浩渺。非强記博識。積以歲時。未易能究其業。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足怪也。今者陛下以天變之故。詔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六論。牽制舉者。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士。與免進卷六論。秖令對策于廷。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庶幾忠言嘉謨。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目之士。天下不勝幸甚。

翰林學士周麟之上奏曰。臣聞文章經國之大業。體尚不一。從古而然。故論世者。以是識風俗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別材智之遠近。猶所謂見禮聞樂而知德政。不可不察也。西漢二百年名儒鴻生鋒起間作。雍容揄揚。著錄于後。則炳然與三代同風。唐有天下。文亦三變。至於美才輩出。嚅嚌道真。反刓剗偽。薰醲涵浸。然後天下化之。粹然一出於正。何其盛哉。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取士之制。不過曰經義詩賦。然或偏廢而獨舉。或兩存而並行。或兼用而通試。三者所向雖異。及夫得人。則奏賦擅場者。無不精其能。談經析理者。靡不輳於奧。累朝名臣。悉繇此出。致治之美。固已遠邁前世。仰惟皇帝陛下躬天縱之資。恢復古道。優入聖域。猶且博覽經史。左右藝文。孜孜不倦。至其躬御翰墨。發為宸章。雲漢昭回。光被萬物。古帝王莫能跂及。裁詩樂以侑禋祀。則十三篇極風雅之妙。記損齋以明鑒戒。則數百言皆道德之辭。若此之類。殆不可殫舉。士生斯時。親得聖王為之師。此

千載一逢也。臣伏見昨降明詔。用經義兼詩賦。合二者之長。以作成多士。永為定制。可謂善矣。今肄業之士。服勤有年。秋試不遠。臣愚欲望聖慈申飭儒官。獎勸士類。戒志尚之不一。革文體之未純。毋好高以異論相矜。毋因陋以陳言自蔽。毋泥迂僻之習而失其正。毋縱浮靡之說而溺於夸。坯冶一陶。聖風雲靡。將見四方俊茂。試于有司者無不丕應。徯志咸知以體要為宗。文弊既除。而文格益勝。用之以黼黻一代。羽翼六經。實斯文之幸也。

高宗時。李光乞薦舉武臣狀曰。臣伏準紹興五年三月六日。勑中書門下省依臣僚奏請。銓量郡守監司。遴選縣令。及檢會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手詔。令內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虛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然臣頃任行朝職事官。已嘗應詔。今陛下所求益廣。中外薦者紛紛。而文學之士。峩冠博帶布列中外者。固已足用。初無乏材之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為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若通知時務矣。今夷偽憑陵。中原版蕩。此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臣之所薦。不敢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材少壯。弓馬趫捷。武藝絕倫者甚衆。朝廷既未嘗錄。往往散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盜賊。不能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間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制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為一科。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才擢用。庶幾韓彭之徒。或為時而出。不勝幸甚。

監察御史劉行簡上劄子曰。臣竊惟陛下側身脩行。克自抑畏。布德行惠。賴及四方。自即位至今。星紀一周。天始悔禍。夷虜革心。歸我輿

圖。休兵息民。既有成約。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然而智者於此竊有懼焉。何也。懼朝廷有一朝之喜。而忘憂畏也。而況經理之初。事亦多種。未易縣舉。若軍儲民食之有無。河防邊境之備禦。既不可預計而逆度。亦未可悉舉而並行。是必知其所謂而後圖之。傳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則儲蓄人才。以備任用。豈得不為先乎。矧陛下已降赦令加惠新復。郡縣之民。將有以大慰其心。蠲稅租。寬戍役。固理之所不免。然則經費所出。實在牧民御衆之官。顧安得不擇。使智使愚。使功使過。在茲時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明詔。令內外侍從監司守臣。各舉所知。才堪任劇。忠不辭難者。不限員數。咸以名聞。命有司籍記之。以次除用。其有以瑕纇坐廢與異時僥幸冒進之徒。苟有才能。亦在所舉。觀其後效。如有顯勞。隨事旌擢。若不改悔復為姦利。則終身廢之。庶幾人人知勸。以赴事功。有以助成

行簡又上奏曰。臣竊惟在外之官。賦政煩劇。深察民隱。莫急於縣令。總按群吏。風動列城。莫要於監司。二者不可不擇明矣。臣謂朝廷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何也。陛下聖德寬隆。憂民深切。頃降詔旨。令內外侍從官。多舉材堪縣令者二人。謂縣令不可不擇也。然臣嘗得其所舉之日而詢求之。十不得一二。又除用監司。率以他才有殊。不曉政事者。如此。尚可恃以為治乎。臣故曰。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也。臣愚欲望出自聖斷。令諸路監司。列郡守臣。各舉所知曾任縣令。民所便安有顯効者一二人。條具以聞。無其人則闕之。遇監司有闕。首擇所舉之人按而用之。以示褒寵。其謬者坐以欺君罔上之罰。天下豈有能為縣令而不能為監司者乎。審如此。可謂兩得之矣。陛下垂意人材。自小官識擢任用者多矣。獨未聞按一循吏而驟用之。此

疎遠之臣所以不加勸也。黃霸以治郡有稱。入為三公。今以良縣令為監司。不亦可乎。伏惟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行簡又奏曰。臣竊謂州縣之官。莫難於縣令。而治獄次之。此兩者蓋不可不擇。而朝廷求所以選擇之名而未得者有年于茲矣。銓曹注擬按格而授。初無爭奪之法。又員額至多。雖欲選擇。有所不能。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為民擇吏之詔。固已屢下。而司政典獄。或非其人。未有以仰副憂勤惻怛之意。臣竊怪之。伏見知温州章誼奏請於所屬官吏擇其能者易寘縣令。已蒙俞允。臣謂此舉。誠得選擇之道。且要而易行。唯是典獄之官未聞有以移易為請者。刑憲所加。非所宜忽。臣愚欲望聖慈更賜詳酌。明降指揮。令列郡通知。應縣令治獄之官。並許以所屬幕職州縣官以下。選擇移易。多不理為違闕。其請俸自有等。若州郡所謂供給。應移易之人聽從多給。如或郡守有挾私意。妄加移易者。聽監司糾察以聞。庶幾吏知嚮方。民受實德。無失政濫刑之患。

章誼上奏曰。臣聞古之任吏部也以法。其任在人。故銓量品藻升黜進退。在提衡者而已。有司無可執之文也。其任在法。則功罪能否賞罰毀譽各有程度。有司便文守檬毫釐不敢差也。夫以便文守檬之有司當四選並進之文武。而典籍散亡。法令不立。省門旦開。訴牒盈几。長貳郎曹據案就視。終無法令可以折中。於是胥史序進。各售其私。廢置在其筆端。可否出其唇吻。搢紳士大夫弱者俛首而不敢辯。強者忿詈而不能屈。富者苞苴賂遺。造請囑託。而喪其廉耻。貧者困辱摧折。飢寒留滯而無以自進。官以貲遷。政以賄成。非所以尊朝廷而風天下也。吏部既已難進如此。是以文士輻輳於宰司。武人接跡於樞府。下至筦庫游徼之徵。率右朝廷除授之

目豈天下之士不樂平進而固為此紛紛哉誠有以啟之也額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夫一司專用之法無以前後續降指揮分為敎令格式自成一書委官雕印立直給售如此則士子有進身之階銓曹有可守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四方萬里百執事之人知陛下待遇之意聞風自勵矣

誼又上奏曰臣近者嘗奏乞編類吏部四選勑令格式以幸多士伏蒙睿斷特賜施行中外搢紳無不欣戴今聞書成有日將遂頒印臣復體問得自来吏部雖有法案止是承受續降指揮與夫劄勑之類其於本部職事鋪引條例蓋無與也尚書侍郎郎官未必盡習法令當其可否與奪之際唯本選主令是聽有疑似法案辭非其任無所稽考今欲乞專置法司優其廩給嚴其罪賞使掌四選之法本選所不能決者聽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貳據法與奪如此則本選吏不得專為輕重矣所謂許首原之弊者吏部注官出關陞磨勘給據告示行遣非一雖今来法令明具而人吏情有好惡睚眦之間動輒阻格搢紳之士不免投牒自訴長貳方將繩按而首狀出於懷袖矣今欲乞有過自首者雖原其罰金受杖之責而書其罪由計之多寡以為仕事之殿最十罰以上遣者停替降名輕者展年出職如此則人人自愛無敢玩法矣如

臣所陳仰當聖意即乞降付有司詳論立法永勝天下之幸

誼又上奏曰臣竊見越州奏觀察判官楊蒙未有替人今本州踏逐到迪功郎張晟乞充前件差遣奉聖旨特令吏部與差臣伏詳選人階官有七其注擬各有等差迪功郎到部止許就判司簿尉自循職郎而上許就推判官仰惟祖宗銓曹之法不可易也其於積日累月程事計功使朝廷名位不可驟取士子致

身不容冒進等級分明而堂陛增峻矣政和執政用事之臣敗亂法度分曹建掾以朝議朝請大夫為工兵曹而以迪功郎為士戶曹直居其上官制隳紊位著蕪雜士人越法犯分干請無已今方痛革前日之弊豈容特徇越州所請而亂祖宗銓曹之法哉如張晟才能學行誠有過人則朝廷別加任擢無所不可如越州許辟幕屬則當求應格官吏以充此選至於吏部格法州郡官曹伏望聖斷申嚴舊制共加遵守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近者多收吏部員闕以充堂除之選凡知通僉判知縣縣尉無非三省除授其在吏部者判司丞簿而已諸路帥司又復辟舉吏部員闕幾盡矣士大夫積資累考關陞知通與夫京朝官之任知縣者無執政侍從之援則唯縣丞是任國家全盛時府郡知通之堂除者共不過百員而寺監丞簿悉由吏部注擬士人循守分義自度材力所堪按格而求之吏部其應選者日益自勵礙格者無所怨尤其文學行義材能政事卓然有聞則朝廷拔其尤異者乃在堂除之列今則不然內非堂除外非辟舉則職任無從而得賢否混并資格盡廢長奔競之風抑廉退之節寒畯之士願就銓曹求一遠闕而不可得巧宦之人已有除授未厭所懷而不肯之官監當者悉為親民親民者必求知通朝廷幾務方多日不暇給安得人人厭其欲哉願詔執政稍稽舊制盡會諸路員闕若干為堂除若干歸之吏部嚴辟舉之科重除授之選庶幾養成士子靖恭之操以副陛下仄席之求

誼又上奏曰臣聞堯舜以知人為難孔子以方人為不暇是以羲易之設六辭莊周之論九證蓋難之也仰惟祖宗以來取材拔士慎重其選其於有官君子不敢定賢否於俄頃之間而必考之以歲月之

久。一郡委之守倅。一路委之監司。隨材薦舉。改官縣令。率有常格。工之趨事赴功。涵養淵源。暗然而日彰。與夫浮躁貪偽。有人則作。無人則輟者。皆不得而隱。規模宏遠矣。近自江淮九路發運之罷。而薦舉之格移之於都運。都運復罷。而移之於淮南提點官。士之得薦者。十去七八矣。自武臣提刑之罷。而薦舉之格移之於文臣。文臣提刑不敢專用薦格。而士之得舉者。十去五六矣。陛下當此艱難之時。求賢如不及。而士之脩其職業行義。以履平進之塗者。難於昔日。是豈本朝貪賢之意哉。臣因此詳定吏部薦舉格法。得此二事。伏望睿慈付之外廷。俾均其數。以委郡守監司。各許薦舉。則得人之路自茲廣矣。誼又上奏曰。臣伏觀今日多故之時。非得人材。無與共成事功。而搢紳介冑之間。懷抱器能之士。不因薦舉。則無路自達。祖宗全盛時。間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天子常稱制詔策問于廷。號為制舉。其

未仕者有文武兩科進士生徒之選。其入仕之後。亦有薦對宏辭學官之召。人可自奮。今唯進士一科。其餘未及徧舉。方知前日求才之路。殆恐未廣。漢以數路得人。唐以科目取士。具載方冊。度今可行。如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與夫洞明韜略。翹關負重。言辭辨正。書判拔萃之科。皆可以網羅俊乂。共濟艱難。如蒙明詔有司。設為程度。傳示四方。歲一薦舉。使有為之士。曉然知聖主招徠獎進之意。則傑才偉人咸萃大朝。恢復之效可坐而致。臣愚無知。冒昧自竭。不勝惶懼之至。謹錄奏聞。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上奏曰。檢准貢舉法。試院官考試進士。不滿三百人二員。五百人四員。每增五百人添一員。至七員止。伏見兩浙轉運司。見置院差官引試進士。取到本司狀稱今歲合赴試約計一千餘人。又取到本司前舉赴試人數。計六百五十四人。差過考試官四

負點檢試卷官二負今舉且作一千二百人赴試比之前舉計添七百餘人若差官至七負止則可添試官一負是以一人之力增前舉二千卷之多也竊詳士子三歲一試全在有司精明去留詳允故績學能文者不至有淹冒之嘆苟考官目力不逮試卷沓來心志既疲工拙交進眩然不知朱墨之可施如是而曰不遺士者未之有也欲望朝廷下本司契勘如就試委及千人以上許通差試官一十負仍精選文藝有稱者充場屋費用必不因三人而大有增損庶幾考校得人上副朝廷樂育成就之意

吏部尚書劉才邵上劄子曰虞舜躬潛哲之資明黜陟之法以臨照百官小大之才宜無不察至於命九官咨詢于下當時之臣更相稱譽因舉而用之遂能代天工熙庶績垂衣拱手坐收無為之功則求賢之效豈不盛哉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群臣能否灼見不疑然睿意勤勤思所以廣求賢之路凡侍從之臣受命之初各得舉所知以自代虞舜用心無以復加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凡所舉之人已經試用者時加考覈其有績効顯著或不如所舉因加勸沮庶進賢者有以顯其能謬舉者無所逃其責以仰稱求賢如不及之意不勝至願

才部又上劄子曰臣竊惟朝廷設銓試之法以待出官之人各隨所長場數不一其間試之以刑統義欲以觀其達古今之變皆學以從政者所以盡心故以是待之蓋將求實用之才非徒校工拙於文詞之間也然自来試題往往於刑統則專取詞句分明而未嘗及於罪法之輕重於時議則泛用經史事迹而未嘗近於時務之利害誠皆如此則後來者惟文詞之習其何以仰稱設科選材之意乎臣區區愚見欲望聖慈申命攸司並為

定式。凡銓試出題。於刑統義必兼以罪法之疑似。於時議必參以時務之因革。使之各隨所見。得售所長。則其從政也。將見有以允協獄情。通曉世變。其為益也豈小補哉。

虞允文上言曰。臣竊謂士以多才起當世之名。亦以虛名起斯民之毗。不可不察也。蓋士倚其才。發而為文章。為語言。為政事。莫不粲然可觀。聳然可聽。井井然皆可用。而學之不深。養之不厚。以文章名者流而為輕浮。以言語名者流而為巧偽。以政事名者流而為苛刻。朋比狎習。知賈其道而不知所以守道。知充其欲而不知所以窒欲。凡一云為。務在求合希進。而上之人亦循其文章語言政事之名。薦之用之。而不察輕浮巧偽苛刻之毗其民者。至深至隱也。臣嘗觀太宗皇帝詔書有云。士大夫浮薄者多。宜行戒勵。又云。如斯巧偽。必寘嚴刑。又云。惠愛臨民。乃可書為勞績。丁寧訓告之意。皆所以捄其敝而作成之。故端拱淳化之間。士皆以敦重誠慤仁厚為本。胥效胥勸。躋時雍和。幾與唐虞三代同風。臣愚欲望陛下明詔中外。大有以清其源。自監司守臣一章之薦。一闕之辟。推而上之。至於朝廷凡士以文章進者。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者。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者。必去其苛刻。而陛下於陟降之際。時出動化之方而用之。臣以為不數年間。士皆去其惡習。以就成材。可以任重而致遠。得時得位。必流為百姓盛福。祖宗基圖所以深根固蔕者。無切於此。惟陛下留神省察。

允文又言曰。臣竊惟陛下以濬哲上聖之姿。撫太平中興之運。伏自親攬權綱以來。用一公道。頓八紘而奄有之。臣以為公道之在天下。猶人身之有元氣也。元氣固於內。而使一手足或廢折於外。豈不亦甚可惜哉。蜀去朝廷萬里。陛下憂其民之失業。而人材之或遺也。凡郡守之有治効。既詔帥臣監司薦之。因其薦而遷秩。得貼職擢為監

司者有矣。縣令之有治効。又詔帥臣監一司郡守薦之。因其薦而為大藩通判。諸臺幕屬者有矣。尚慮德意之未孚。天下之材未衆建也。併詔諸路帥臣監司。明薦之為郡太守。而一不次擢用者有矣。是三者陛下之心一於民也。然而被薦之人。或狃於勢力而浮之。或牽於私昵而浮之。故昏老耄耋者屢事貪鄙者黷貨。殘暴不恤者虐刑。偃然恃其知已當本道之權。無復忌憚。而民益病矣。善論議者。謂陛下以公道付帥臣監司郡守。而帥臣監司郡守不以公道報陛下也。臣竊憤之。臣愚欲望睿慈下臣章有司參立定制。以革其濫。凡人材之預歲薦者。必使隨奏赴都堂審察。如所薦浮人。然後以今所立之格。自監司至幕府隨其才而用之。間有卓異之才。大臣又因浮以聞於陛下而顯擢之。苟所薦非人。坐其間上之罰。如此。則授受之間。不敢有所私。而公道行於四方。真才實能。孰在位在服。元元赤子咸浮以被仁天子愛育惠懷之意矣。

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曰。臣聞鮑宣言於漢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言當時為政者。其心不公。其法不一。而無以厭塞天下之望也。陛下以前者仕塗猥冗。濫進者多。其取名器。類皆厭役之流。故慨然詔有司立討論之目。凡以不道而補官遷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為宜。然此法止行於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置而不問。是使孤寒椎鈍者。獨廢其終身。凡稍黠而有援者。巧騰捷出於法度之外。而僥冒自如也。此豈聖朝行於天下畫一之公法乎。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又並先取會吏部有無干礙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即依條改正。合除官則除官。庶幾法令不偏。小人退聽。無使天下紛紛謂朝廷私。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近具奏額。陛下兼收天下之才而並用之。

無內外彼此之間。自然朋黨之名泯。而風俗以厚。誠治道之本也。然天下之才。陛下深居九重。亦安得而盡知之。雖執政大臣容有所不知。而況陛下乎。臣竊考祖宗之時。嘗鑿詔近臣尚書翰林學士至給舍等各薦舉人材。省部諸郎亦間許二人共舉一人。節度使留後觀察使每各舉二人。防禦團練使刺史亦許舉一人。則知所搜訪廣矣。淳化五年。盖嘗詔宰相張齊賢等各舉曉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至道二年。又詔宰相呂蒙正等各舉幹方清白堪升朝官者一人。至道元年。又詔宰相呂蒙正等各舉錢穀朝官二人。蒙正嘗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一二人是天下隘也。太宗不聽。遽詔史館檢討故實。謂蒙正曰。虞丘子舉孫叔敖。狄仁傑自薦其子光嗣。何謂無此。蒙正於是奉詔。臣竊以謂太宗豈不知人主論一相宰相進退百官之說。殆欲示至公於天下。消黨與之疑於冥冥之中。是故所以愛護大臣之意也。陛下倘以臣言為可採。願遵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時加親擢。則庶寮無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擢之謗。而海內亦莫不歸心於陛下矣。豈不韙歟。

吏部侍郎洪遵上奏曰。臣竊見川蜀士人。水陸萬里來奉廷對。其意皆欲即日霑恩歸榮鄉黨。而科第在五甲者。法當守選。必俟銓試中格。乃許調官。一復蹉跌。則有踰歲旅食之憂。臣視諸銓曹。有川蜀百五十餘。而留待黃甲者。不過數十。累舉以來。川人賜同進士出身者。例控告朝廷。皆得免試擬注。實惠及人。士子感泣。唯是二廣士人。經涉炎瘴。遠者數千里。群試南宮。每舉登第。率不過三兩人。其入五甲者。亦須候銓試注授。獨不得與蜀士為比。情實可矜。至於海南四州。遠涉鯨波。遐阻聞見。不廣類多下第。及其垂老。特恩牽復。而得文學以上。又必俟郊霈方許入官。空行空反。尤為可念。臣愚欲望聖慈令有司看詳著為定令。自今舉為始。川廣進士中第法當銓試者。並候黃甲

集注畢。以餘闕差擬。其海南特奏名人當銓試者。與免試。當候赦者。與放選。入五等者。亦乞特與出官一次。庶幾遠方寒士。皆獲寸進。無有留滯棲遲之嘆。以副陛下不忘遠之意。

遵又上奏曰。臣竊惟薦舉之制。祖宗所以均齊天下之至權。行之百年。講若畫一。雖不能免於賢愚同升之弊。然薦員有五人之限。考績有六年之拘。有力者不得亟進而驟遷。而中庸寒人亦可指日以望進。至公至平。萬世不可易也。而比年以來。監司郡守不能皆以體國首公為心。懦者迫關請。貪者通賕餉。閱於定員。無以塞責。章交公車。敢為誕謾。而書吏又以謝錢多寡。陰寄姦蠹。不惟愆期生事。有悞選人。而銓曹文書。渺若煙海。偽謬百出。無所覆按。實為有司大患。臣恭覩近降指揮。今後如有重疊奏舉。令吏部具名劾奏。有以見陛下仁明。天日照臨。灼見其弊。臣濫貳天官。恭承睿訓。晨興晏罷。惟以察姦柅弊為急。期使士大夫少逭滯淹之歎。然則舉削之弊。其可置而不問乎。請以近事為陛下別白言之。有同時一章。而巧為兩牘。並至而不疑者。有歲薦五人。而發奏削至以十數而不止者。有當發職官。而詐為京狀者。有只係常調。而詭稱職司者。有轉運雙員交承各異。而南廳北廳安行攙補者。有上下半年月日有限。而先時後時了無忌憚者。有被舉之人見存。而假稱事故奪而之他者。有經隔數年。而冒作交代。即行補發者。若此之類。不可槩舉。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旨。今後奏舉。輒有冒偽不實。如前所陳。許令本部具姓名事由劾奏。乞從朝廷取旨懲責。書奏之吏。亦各隨所犯斷罪勒罷。庶幾選人到部。不至臨期失望。官吏知有所畏。無敢飾偽以罔公上。亦可以助陛下謹守祖宗成憲之一端也。

孝宗乾道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竊見在法選人曾歷一任。方注縣

丞。有舉主關陞改官。方得為邑重民事也。今初官為尉。偶獲強盜七人。不待淹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注監當亦理親民資序。又有徑為邑者。則是擇令輕於擇丞。臣竊以為過矣。異時東河北之盜類皆桀黠驍果。其徒不繁。而能橫行於州縣。賞格之重。或以示勸。今江湖閩廣。山長谷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散剽。所在有之。藉令為尉者。勇能執俘。藝可奪。猶於邑政未遑習也。況弓兵搭闢而獲司獄傳會而奏。其弊尚多。若不稍加釐正。臣懼子產有傷割學製之譏也。頃詔有司具為令應縣尉獲賊當改官者。吏部先給公據候歷任及六考以上。方許收使。彼既無濫求舉將之勞。而考第稍多。免初等細轉之迂。名緩其期。實厚其賞。所貴稍更民事。不至政學。

七年必大權禮部侍郎上言曰。臣聞政有似緩而實急者。科舉是也。夫以士子一日之長。而欲驗其終身之事業。疑若迂闊矣。然昔人賦有物混成。及金在鎔而識者遂以公輔期之。蓋有學有文。形於筆端。決非闒茸之士。而僥倖剽竊者。必常才也。本朝取人雖曰數路。然大要以進士為先。陛下篤意人才。士之求試于有司者日益衆。惟是三歲發解。凡州縣官苟有出身不問才否。例差考試。其間富於學識固不乏人。亦有工聲律者未必通經習經術者未必能賦。或學殖不豐懵於文體。或久去場屋忘其舊業。命題發策。往往顛倒事理。故當校藝之際。則平凡者格優異者斥。至使真才實學壹鬱而不伸。庸人假儒僥倖而濫中。非所以崇雅黜浮。勸勤抑惰。羅英俊育人材也。茲事體大。臣心知其弊。而未敢輕為之說。頃下此章於學官俾之博詢諸生。條上利害。然後命遣臣雜議而詳處其當。斷自後舉行之。非特於學者甚惠。抑庶幾名臣輩出。如祖宗盛時。於以助陛下之大有為。不亦善乎。

必大又上言曰。臣聞知人則哲帝猶難之然所以能官人者舉得其要故也舜問疇若于工。滿朝專以垂對。又問疇作朕虞。滿朝皆曰益可。上不泛問。下不泛應是故所取必合衆論。所用必稱厥職。不亦簡而易行敏而有功也歟。本朝太平興國六年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十一人。於常參官內。各舉堪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者一人。淳化三年。又命宰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以上。各舉一人。是亦唐虞之遺法也。仰惟陛下急於圖治。勞於求賢。乃者嘗詔監司臧否守令。矣略計諸路所薦無慮數百。繼命侍從臺諫設四條薦士矣。合在廷所舉又百餘人。既不可以悉褒而盡用。不過召見一二。隨才奬擢。其餘則籍記姓名於中書而已。後有任使。又將他求。烏足以副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哉。臣愚欲望聖慈遠稽前代。近法祖宗。遇內外要劇官闕。復行雜舉之制。假令辦其事須其才則詔公卿各舉資任相當堪此委寄者一人。然後取衆所共稱者而用之。其利將有四焉。合廷臣之意。不患於不公。一也。採衆人之論。不患於不精。二也。遇闕而亟求。則屬託之私絕。三也。既舉而必用。則虛文之弊革。四也。惟陛下留神財幸。

淳熙三年。必大為兵部侍郎上奏曰。伏準御筆。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歎。二者當如何哉。卿等可議來上。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昔通患。非親非舊遺佚者多。於是設為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練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在諸道。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於姦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遭按治。

其他庸鄙貪忝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蠹賊布之郡國也。其可乎。觀本朝舊法。敗官後兩任關陞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俱應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著。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於資格則稍寬。於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畀祠禄。或處以參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相助理萬機。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盡得人。況三百餘州安得

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詔書。其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人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矣。有請託。有奔競。烏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於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惟陛下留神采擇。夫以監司郡守五人而薦一士。則其可信固亦無疑。其如閱時浸久。仲尼明訓。以其為主。孟子格言。

流弊非一。賢愚同滯。取舍不公。方當總覈之朝。所宜留意於此。故比者載嚴實跡之令。期革虛文之弊。然非在上位者。以體國為念。以引類為心。則杞梓良材。或沈澗壑。駑駘下駟。反被服乘。豈惟無益。為害大矣。臣愚欲望聖慈申飭監司郡守。凡舉所部官。必精加選擇。得其人。則被以上賞。非其人。則坐以謬舉。使濟濟多士。列于王官。備異時之器使。不亦善乎。

必大改吏部侍郎又上奏曰。臣聞法本無弊。推而行之。非其人。弊則隨之。自堯舜以來。蓋莫難於知人。既非聲音笑貌所能求。又非閥閱課試所能盡。其可常行者。不過薦舉而已。今夫選人改秩之後。外可以馴致守倅監司。內可以躐登臺省寺監。此本朝之所遴擇。陛下之所留意者也。今每歲雖有定員。而賢否未免雜進。舉詞雖用實迹。而是非亦或難辨。其間營求屬託。巧奪力取。固亦有之。比歲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非不詳矣。而法出姦生。令下詐起者。衆人之所趨。勢不能遏也。上下通知其弊。顧未有以易之。臣謂法令中明有連坐之文。而其奏牘亦云。甘當同罪。然曠歲踰時。未聞有所懲治也。今莫若申嚴此制。務在必行。其制既嚴。其選必遴。縱未能盡得俊傑之士。比之泛然而取。則有間矣。昔治平間。英宗方倚樞密直學士李參知秦州。會所舉人坐贓。特命奪官。夫以守邊之臣。宣勞於國。猶且不廢絀罰。況餘人乎。此亦捄弊之要道也。

淳熙中。袁說友上言曰。臣仰惟陛下踐祚以來。留意人物。急賢選能。惟恐不及。或命侍從之臣。隨才公舉。或命監司郡守。歲舉所知。一有上聞。以次收用。蓋欲多士濟濟。輔成治功。四海之士。皆知砥厲激昂。求以上副公朝崇奬之寵。惟是未聞詔肸郡國。搜舉逸民。示國之表儀。新天下之觀聽。如前代故事者。要亦似為闕文也。臣茲者恭遇陛

下祇遹舊章。肇稱毖祀。對越天地。均釐寰海。旁流祭澤。行慶大賚。於是乎渙發明詔。訪舉逸民。使天下歸心。野無遺逸。厥今實其時也。臣恭惟藝祖皇帝之召王昭素。真宗皇帝之召种放。二人者。皆時逸民。一登周行。士所歆慕。而化民成俗。興治起功。賢才。寔征。悉基於此。蓋已然之明驗也。方今天下乂安。文物隆盛。山林巖谷之下。殖學蘊德。懷才抱智。而不求聞達。不事科目者。固豈乏人哉。臣愚欲望聖慈遵祖宗之舊憲。念逸民之見晚。如所謂淹貫經史學業有用。博通今古明達世務。節行峻潔。識量高遠。負才宏大。有志經綸。凡是四目。皆推重鄉里。不求聞達。不事科目者。頒於大禮慶成之日。明降德旨。命帥臣監司同加搜訪。詳為考察。照所立四目。每路共舉一人。仍具所舉人事實。連銜結罪保明。限一季具有無聞奏。即不得以常才非隱逸者備數。然後下之三省。再加審究。如所舉不妄。即賜召用。以風厲四方。鼓舞人物。仰當陛下對天交神之初。[illegible]福錫民之意。實天下厚幸。說友又上言曰。臣竊惟今日之法。其犁然當於人心。不可一日而易者。銓試是已。苟非已銓而中。雖有以恩例而進。以特旨而免。然朝廷必不敢除。給舍必不敢書。吏部必不敢擬。行之甚公。持之甚力。無有一幸免者。誠可謂良法矣。而近年以來。法出姦生。弊倖紛起。徒知銓試之法。可以律任子。而不知試闈之弊。反有甚於不銓而仕者。歲復一歲。姦計百出。臣請得而詳言之。今一歲則一銓。銓者不下三百人。自試闈法嚴之初。子弟來試。其才否雖不同。同於自試其文。無它說也。試闈浸寬。乃始有以賄賂預結同試之能文者。約以酬勞之直。定以綴榜之數。復囑巡案之吏。使之場中寬其伺察。然後能者以代不能。小則口傳。大則授草。甚則易卷。此固已可嫉矣。今大不然。則又甚於此者。自數年來。專以厚賂內外囑託。異鄉無圖之士。則預謀兜攬。

如罔市利。諸郡報榜之徒。則與之尋囑。有同置局。內則試題甫出。密傳於外。急如星馳。外則同謀士人。得題共作。尋復傳入。出入之路。或由金口門。或自墻穴入。或由水筒進。或雜於食物之內。或隱於瓶盎之下。姦計萬狀。未易殫舉。夫能使試題之出於外。與文字之復于內者。此非上下相交受賂。脉絡貫穿。彼此一律。安能往來蒙蔽。如風雨鬼神之迅速哉。且場屋所恃者。門有監官。官有巡案。巡有邏卒。又皆各有兵吏互相察視。惟其一以賄賂悉美衆口。交傳往復。如臂使指。歲歲為例。各有定價。率一人之銓而幸中者。凡捐金千緡。使朝廷良法美意。無復可恃。而子弟之果於脩學者。不得而自見。其庸繆多貲者。不復脩習。惟以賄賂而占前列。珉玉弗辨。才否混殽。大非國家程能審官之意。今來已引銓試。所有關防禁戢之策。目即已是不及。臣愚欲望睿斷。深鑒上件情弊。候今來銓試牓出。如試中人應參部日。先於吏部尚書廳簾試一次。經義人試小經一道。詩賦人試省題詩一首。長貳臨時於六部郎官內不測輪點。有出身人一員。赴尚書廳出題簾試。仍以簾試卷與銓試卷辨驗字跡有無同異。其紕繆全不成文。與字畫兩體者。取旨黜落。庶幾今歲先革代筆冒濫之弊。

貼黃。臣所陳上件銓闈情弊。今雖銓試已畢。它日豈宜不行措置。欲望朝廷下吏部長貳。俾之共議關防禁戢之策。何前日易於約束。而今日乃略不敗露。須究其由。得其要領。務貴詳盡。期於大革前弊。開具聞奏施行。庶幾自來歲以往。便能剗剔姦弊。一新觀聽。亦教化習俗之所繫也。併乞施行。寔天下幸甚。

說友又上言曰。臣竊惟國家取士之道。條約最密。沿隋唐之舊制。以進士為首。迄于今日。大抵先辟華而略行實。要未能盡無遺材之歎。臣嘗觀三代兩漢。其取士之法甚要。而得人之効後世莫及。蓋其專

求行實而務於可用。故凡任君之事者。皆純厚而堅正。洪毅而該敏。足以任重致遠。振舉百職。風俗渾厚。治道粹美。較之隋唐。雖法之詳略不同。而所得之才。回異矣。今朝廷取士。惟進士之科最大。自進士外。雖有賢良一科。又不可以數致。率皆純用文辭為去取。而於行實則所不問。陛下求用實材實行之時。若取士之路。祇專於文辭。而不兼求行實。臣恐未免遐遺也。今天下巖穴草茅間。固有為鄉里所推。懷才抱德。行實純懋。或志節慷慨。操履剛正。或學識該洽。智略詳敏。或其才可以治民。或知兵可以制敵。凡此類者。往往多以場屋一日之程。少乖時好。蹭蹬弗偶。進士之外。它無可進之路。而賢良之科。又非人人所能應選。遂至老於場屋。有終身泯沒而不少露者。因嗟慶食。可不為聖時惜哉。臣愚欲望睿斷。以實才實行為急務。特賜明詔。令諸郡詳加搜訪。嚴為取舍。薦如前所陳實材一人。大郡二人。

須本州鄉黨衆所推信。知通保明申監司。監司盡公體國。不得少徇私意。廣行物色。見得其人實應上項條目。然後以名來上。命宰執臺諫後省視其所以。果見可用。令召試學士院。量人材以授官爵。漸次擢用。若所舉不當。並行黜罰。或果得人。優與推賞。苟一郡得一實材。則終歲之間。可得數百人。或僻遠小郡。無人可薦。及它郡偶未有人。皆毋強以必舉。將見實才輩出。萃於朝廷。緩急之時。足以立事。誠為國之大務也。惟陛下深切留意而亟行之。天下幸甚。

貼黃。議者或以方此官冗。恐難更立表薦之目。臣竊見進納入流官多是無所知識之人。又皆不曾銓試。祇為州縣之累。乞降詔旨權罷進納。其進納已未出官人並要銓試中選訖。方許參部。其已到任者。俟滿罷日。亦俟銓試中選。方許注授。而未到任者。亦先赴銓試中選訖。方許到任。若闕到一年。而試未

中選者並以違年法庶幾澄此雜流以容實材之薦其得失相去萬萬矣併乞詧照

知信州趙汝愚上奏曰臣聞古者諸侯貢士一遵謂之好德再遠謂之賢賢三遵謂之有功天子賜之車服弓矢以彰異數國家之制監司郡守以郡縣多寡歲得各舉所部吏古之制也其法縣令若職官須三人以上同舉舉京官者又加二人所以絕阿私示公路也然大音不合於衆耳至味難調於衆口必待一時監司郡守皆知其賢其間又不為權勢所奪每患其不齊矣於是守道自信不求聞達之士陸沉於下僚露才揚已汲汲於仕進者干託請謁無所不至風俗大弊莫可救藥臣愚欲望聖慈詔許監司郡守謹擇所部奇才異行之人聽以任滿合舉五人之數併舉京官一人不滿五人者任滿亦聽舉一人舉縣令職官亦如之苟無其人則從舊法始此則所謂守道自信不求聞達之士而舉不以實之罪可行也庶幾崇尚廉隅俗日歸厚天下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聞取才貴廣用才貴精譬夫取牛山之木以供匠石之求則方圓曲直不勝其用乃若執東門之式用以求馬則雖空冀北之野蓋無馬矣臣伏觀國家內外須才而每有不足之歎者豈非蓄養之無素而選用之際容有未精耶然其致弊之由要非一旦之積為今之計則莫若稍嚴職事官之選蓋數年之後外而郡守監司內而卿監侍從率皆取諸此也至於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則莫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行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悉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謬舉之罪庶幾寒畯並用官得其人若夫作成之道勸奬之方則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指揮應薦舉官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詞如或遠戾令吏部不得放行此誠陛下責實之先務不可不致嚴者也然而號令之初體式未具上下疑慮不知所承或謂察以所居之官或謂考其平生之行人之情性靜躁不同至於職業繁簡亦異所患士無常守感事作為務悅見聞遞相奏尚譎詐矯激無所不至矣臣愚欲望明詔有司詳定格式頒示四方或止依倣司馬光十科之制各以所長論薦朝廷隨才任使自無虛詞溢美之弊如蒙聖慈俯賜俞允仍乞自今年下半年為始

汝愚由集英殿脩撰帥福建又上疏曰臣照對今日員多闕少一官至數人共之如海口鎮係京官窠闕見任人汪撤今過滿一年餘尚無人願受以此可見歲額難辦事理灼然伏乞賡照

一照對本州今次科場所納家保狀計一萬六千餘人他州軍未有其比而解額只六十二人係二百七十方解一人場屋之內寧免遺才緣此士人遇大比年分流溢散漫或聚都城或趨他路陳乞附試千冒漕牒甚者久棄親養抵冒鄉貫僞濫之事種種有之朝廷前後約束非不諄切而習俗相誕未能自反臣詢究士風大抵地陋人衆戶多業儒進身之途既難奔競之心愈切雖誠可罪亦在可憐臣竊見本州自崇寧三舍法行歲貢士二十七人即係三年共貢八十一人及罷舍法行科舉本州始定解名六十人至紹興二十六年因罷流寓試續添二名共成六十二名然罷舍法之初當時就試人數大率不過三四千人今六十年間纍舉增加人數已逾五倍而解名尚仍舊貫竊聞今來又不放行附試即臨時奔競本貫就試人數轉多欲乞朝廷特賜矜念一方士子之衆與依崇寧貢額定取八十一人雖

近日官冗之患正務撙節。然約所增解額將来省試。只添得一名。設使其中收羅得一二究心學業之人。上可不負朝廷設科之意。下可以慰邦人父老之心。其平日困於馳驅者。因今增添解名之後。或能安分鄉閭。以待至公之舉。風俗漸可歸厚。所補多矣。

一契勘本州科舉之盛。實為天下之冠。然緣人數太多。考校不精。亦甚為害。臣嘗以前舉終場人數計之。一萬五千餘人。通三場共為四萬五千餘卷。試官十員。正使窮日之力。豈容銖錙比較。臣詢之父老。數十年前就試者人數未多。當時場屋甚為整肅。考官得以盡心。士苟負才學。馳月旦之評者。無不預薦名。故人知力學自重。比年以来。人數不啻數倍。而所取之人。反不如舊。蓋緣玉石相眩。長才實學。往往為庸流所混。且有程文不曾經考官之目。而例被沈淪者。誠為可惜。竊惟國家設三歲大比之科。將以網羅賢才為異日選用之儲也。今迺以人數之多。致去取之際。復不能盡厭士論。豈足以仰副明詔丁寧郡國之本意哉。兼本州舊有試院。今緣士子衆多屢行改闢。猶自狹隘。以至通併轉運行司展移曹職官廨舍。每遇科舉年分。動是數月。上下勞擾。至入場之際。韋布紛然。競欲爭先。深有奔突蹂踐之患。每引試三日。官吏惴惴然。常恐別有踈虞。如所差謄録人。率用七八百人。併在舊屋數間之中。夜以繼日。不容休息。每舉常有疾病以至死者。其間利害不容殫舉。臣伏見朝廷前此患太學補試之冗。嘗創諸州待補之法。行之兩舉。天下甚以為便。臣今来欲乞於本州每舉科場年分。預於二月中通定一日。從本州互差官下逐縣如武舉法。先行比試一次。率兩人取一名。赴秋

舉謂如一縣千人比試。今先取五百人。則冗雜之流既以沙汰。而英雋之士不致漏遺。將来秋試易為考校。其所取待補人。即乞照累舉體例通以赴比試終場人數為額。更不裁減。如蒙朝廷施行。一則可以收拾人才。而真偽不至於混淆。二則可以革去宿弊。而場屋不至於喧雜。三則可以省減有司之費。為一方永久之利。

汝愚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又上奏曰。臣伏蒙聖恩不以臣愚不肖。付以全蜀軍民之寄。臣自入境。所過夔梓兩路。已備見閭閻窮苦之狀。比至成都。日與士大夫相接。及受接人戶詞狀。又見得利州一路物輕錢重。民間愈覺艱難。至於沿邊數州之民。又苦差使繁重。惟成都一路素號繁華。緣自軍興以来。困於支移折變。日朘月削。漫不可支。全賴為守為令者各以體國愛民為念。服勤職守。加意撫摩。如臣所見所聞。蓋有尚可議者。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来。勤恤民隱。東南諸路。凡守令有政績者。皆許諸司薦舉。省郎臺察。多出此途。惟西蜀去朝廷最遠。雖名卿才士。揚歷清要。固不乏人。蓋未聞顯然有以治績蒙薦進者。是以蜀士大夫。類以文藝相高。而於法令最為疎略。雖風俗好尚容有不同。亦由朝廷所以勸奬作成之道。或有所未至也。臣愚伏望聖慈下臣此章。戒諭利州縣各使盡心職業。實奉詔條。如能學道愛人。興隆政化。或奉公潔己。省節財用。或興利除害。可為後法。並許監司論薦。具以實聞。若乃阿黨徇私。所奏不實者。仍許臣覺察。或有贓汙不法為害。方而監司守臣互相容庇。不行舉按者。亦許臣具事狀聞奏。庶幾上下相維。小大咸勸。萬里遠民。俱受大賜。

選舉

宋孝宗時王師愈上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知人之明得於天縱文武之臣固已並用而無偏淮北歸正之人亦加器使或為將帥或為臺諫或為丞郎館職或為監司郡守各有攸當雖漢高祖之善用人殆遠過之矣然而臣竊見歸正不鏖務人散在諸州軍其間朴實可倚伏者疎通有材術者尚多有之逸居素餐安懷鬱鬱以不見信任為恥又且輕於犯法以擾州縣之政甚違陛下無用南北人材之意臣愚欲望聖慈許令諸州軍於歸正不鏖務人隨其材而試之請民事則使之治民事曉財賦則使之治財賦知軍旅則使之治軍旅其它有技藝者亦若是僕其果有成效令監司郡守從實奏舉俾之鏖務或有卓然英傑之資則別加校擢豈不愈於坐耗廩粟乎不唯見今歸正人獲展其所長是亦招徠中原人材之一端

也。其不能體陛下之優卹。敢為暴橫以擾民。則令州軍依公以法繩治。庶幾歸正人。凡抱寸長者無遺佚之怨。庶而不肖者亦知所畏憚矣。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原。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擾按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它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為備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士大夫之始至。恃法之所可

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晝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詗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烏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亦待智者而知其遠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它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

於希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闒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潔廉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始募役鳥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夫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召置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智愚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

行吏部之職。則拜。茶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卿。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謂銓量者而為黃散耶。臣頓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則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闕亦無幾爾。一日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曰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校彼。不猶愈乎。

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歟。

太學博士虞儔上言曰。臣嘗怪今日內外人材習為軟熟。其勢久而必至於委靡不振。夫國家之有人材猶人一身之有精神也。精神去軀則人何以生。人材委靡則國無以立。良由始進之日。上之人失其所以風厲之也。夫科目高下。士子所視以為趨嚮者也。大抵愛君憂國者必有切直之論。而嗜進苟得者必多諂諛之辭。然則因言以求人。有司取捨。烏可不審。故切直之論勝。則人材日盛。國勢日彊。諂諛之言行。則人材日衰。國勢日弱。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臣於前舉備員廢試。對讀官。見士人答策。其間頗尚切直。既而唱第之日。在前名者蓋有諂諛之人。而切直之士往往或居下列。茲非有司顧望畏忌。考校之過乎。國家三歲一舉。親屈帝尊。策士於庭。豈直導故事而已哉。蓋欲收拾人材。以為它日之用也。臣嘗觀高宗皇帝紹興更化之初。御筆宣示廢試官曰。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實上列。考試官精加詳定。無失忠讜。無尚諂諛。用稱朕取士之意。又宣諭宰臣沈該等曰。今次廢試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自此人材極有可用。是年在前列者。皆正直之士。其後多為名臣。然則以切直之言而取人。思過半矣。仰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膺壽皇聖帝付托之重。所

以示大始而正本者莫急於求直言以網羅人材今次殿試實為龍飛榜天下之士輻湊誠千載一遇也臣私憂過計恐有司考校之間不能深識乎聖明之意抑切直之言以避忌諱進諂諛之論以求容悅則非所以示風厲多士之意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戒勑攸司考校對策須求切直當理之言毋取諂諛不根之論庶幾作新人材增重國勢

知南劒州羅頌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寤寐英傑慮內外薦舉改官或遺實才備立薦式使開具事迹月日過一季不復收受將因事擇人以起治功望於臣子厚甚小大之臣宜何以稱塞臣愚輒有管見竊以為內外小吏職有繁簡舊來大吏察其屬有奉法循理意趣向公愈於庸類者即當援引不能一一皆有卓然可書之迹其有操履可嘉議論可採器局可望者亦皆多方收羅以待上之選用誠以天下至大職業繁夥所資才器不一而足此亦古者德進事舉言揚之遺意今茲專取官業誠欲勸之趨事赴功第恐奉行者迫於應令却不暇考其素行臣又見昨者推行實迹以來大吏欲有所舉或不得其詞往往就委求舉之人令自供具雖名實迹恐未能盡副上意今來雖只要在任及差出事件假令本任偶有一事疑在可取之域要須徐察其用心與此事久遠果利果害倘數人皆有可錄又當較短量長擇其尤者今立限既逼恐不得詳盡其差出者或隔州隔路事畢還任各言功狀尤難得實聞昔神宗皇帝時監司登對有問麥價而對稱不知者帝以為麥價可攢而能關所不知嘉其忠信他日擇按察首用之前朝名士鄭俠見應舉不以實年者俠戍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可乎凡此皆懲便文之為害也國家設改官之法拘以六考限以五員纖毫不備有司得以難問蓋已詳矣今舉官大吏

內則六部寺監之長貳。外則監司帥守。其貴而不在職者。則前宰相執政皆上所委信。使其果賢。必不私一小吏以欺陛下。不然。亦何詞而不可飾。臣願陛下特賜詳酌。少寬起發之限。其有操履議論器局一長可取者。於今薦式之外。稍斟酌舊法。通許薦引以養臣子忠信誠慤之心。至於薦舉不當甚者。自有謬舉之罰。亦足以懲。如此。庶幾扼一長者。皆得自見於明時。且不失今日責實之意。

蔡戡上奏曰。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考察其所行。唐宣宗詔刺史無得外徙。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授。二宣之時。良吏最多。號為中興。職由此也。恭惟陛下踐作以來。每除郡守。必使陛辭。此制一行。不待汰斥。而老者病者愚懦無能者。莫不望風引退。州郡長吏往往得人。天下陰受大賜甚盛典也。臣仄聞近制。凡吏部注授州軍人。令赴都堂審察。前去之任。候任滿奏事。臣竊疑

焉。夫銓曹法守之地。人人執成法以取。必於有司。積資累考。法所當得。無詞以却之。況吏部闕類皆川廣遠郡。去朝廷二千里。今或付之老病無能之人。一郡之權。若不假之子弟。則委之胥史。或暮塗遠。不復顧藉。取給於二年之間。則靡所不至。遠方何辜焉。臣謂江湖淮浙州郡。朝廷所重。非寇乘妙簡。則廟堂遴選。必不輕畀。其所得人可知矣。至如遠郡人心固已薄之。其間以才自奮者。未必肯就銓選。而資歷深者。又多高年之人。若擾吏部成法而與之。未加考察。臣恐遠方之民。必有罹其害者。臣愚欲望聖慈。特仍舊制。許之陛辭。或臨時具名取旨。間令引對。示以不測。則凡老病無能者。自度不堪為郡。必蒙罷遣。勢須改授宅職。不敢輒當郡寄。庶幾遠方皆得良二千石。斯民或安田里。而無愁恨歎息之聲。則二宣之治。蓋不足過。

戡又上奏曰。臣竊惟襄陽擾荊楚之會。可以控扼上流。捍蔽吳蜀。臨

宛洛之衝。可以長驅中原。恢復關陝。欲進取則利。欲退守則固。自古號為重地。故楚莊王以此臨上雒。霸諸侯。漢世祖以此破尋邑。復天下。桓溫自此而入關。柳元景自此而克陝。齊威公以諸侯之師伐楚。屈完對以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齊師乃盟而還。魏孝文以十萬衆圍樊城。經月不下。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豈非形勝之地。以戰則利。以守則固。自古所重歟。宋文帝經營中原。首謂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以江州之文武配雍州。湘州之租賦給襄陽。蓋欲用之。必先有以重之也。晉永和初。朝議欲以庾爰之代庾翼鎮襄陽。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隣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蓋欲重之。必先得人以為重也。今有其地而不以為重。重其地而不擇其人。臣竊惜之。蓋朝廷除授既重內地。士大夫宦游。又欲便鄉。遠塞窮邊。人所不樂。往往付之資淺望輕。非所當得之人。故帥臣監司。多不勝任。以至吏部注擬。有舉將恩例者。必得內地。老耄庸繆過犯之人。不得已而就焉。故州縣官吏多不稱職。用人如此。恐非所以重邊。一旦有警。責其趨事赴功。伏節死義難矣。臣愚欲望陛下遴選本路帥守監司。仍詔吏部凡注授沿邊職官縣令兵官巡尉。銓量人材。以畀能者。庶幾形勝之地。得人以重之。緩急賴以為用。所補不細。

王質上舉賢能二論。其一寬大臣曰。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瑟縮踧踖。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它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靦

顏安據乎其上。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為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牽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大臣。使其施為注措。不盡拘於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斡旋拱挈以讋天下之情。夫既為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胷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為曲廉細謹。以自免於衆人之議。而僥倖於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為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為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於蘇循趙涉。夫其開胷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為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為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為大臣者。舉不可以有所為。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舉舌而已矣。蓋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乂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巽朕位也。四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圮族。然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天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於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剸繁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己畏事而省過失者也。夫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己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薦也。然慮其操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畧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

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洋肆。措意於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為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其二制私情曰。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論之。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其進退舉不出於此兩者。而今之進退才與不才俱無與乎其間。古者士大夫皆涵養醞釀於學校之中。司徒之所謂選士。則士之秀者也。司馬之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也。天下之士舉而奔走於天子之爵祿。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於人。賢者過於人之謂也。至於東序而西棘。不得被中華之衣冠。而與魑魅夷貊為伍。則皆恬於為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後世才與不才混并為一。而所為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者不患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濟。是故爵祿之公器。而集乎權勢之私門。此其勢然也。蓋制私者。不強其勢而反之正。而使乎其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為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今之法大畧自迪功推而上之。必三削而後遷。謂之關陞。自從政推而上之。必五削而後遷。謂之改官。而其上所當舉薦之人。以章計之。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是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騁。而無力者亦得以馳致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均。非法之有弊也。法為人所勝也。非人之能勝法也。人為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迫。有所愛則有所牽。迫者牽者交勝。則天下之公法淘於一人之情。有不得不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謁於某人。此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則應之愈速。謂之應副其求者。有如熟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懷而予之也。有某人而不敢舉。曰後將無以應權

勢之儲也。謂之準備。寧不忍而不發。以俟夫急而應也。某人禱某人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禱某人而求薦某人。謂之換易。內有不酬。從而為辭曰。某人債未償也。或委某人而治某事。則先令之曰。某事集則以某章薦。或以某人營某物。則陰囑之曰。某物至則以某章薦。謂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內外流之也。臣嘗謂應副之弊。準備之弊。是生於畏而有所迫。換易之弊。酬勞之弊。是生於愛而有所牽。臣愚欲望陛下明諭當薦舉之人。舉某人則列某實。曰臣以某事而舉某人也。既以名聞。則京秩而上。付之給舍。京秩而下。則付之御史。以按其奸。此其事雖繁。然可以制人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於大縱。今某之論曰。是無益也。植藩籬。固扃鑰。雖未足以禦盜。不猶愈於徹藩籬而啓扃鑰。以聽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

吏部侍郎李椿上奏曰。臣竊見吏部遵依聖旨指揮。措置薦舉改官畫一本職實跡。可謂詳備。苟舉主非其人。則雖有良法美意。亦為虛文。蓋求進之士。惟務一得。無所不用其至。監司郡守牽於勢利。罕有得其實材。薦舉求才之本意。失之久矣。欲革其弊。當澄其源。精擇職司足矣。在法舉改官合用舉主五員。內職司一員。如職司有知人之明。非勢利可動。公心舉人。庶幾得真才實能。上副君父求才顧治之意。臣愚欲望陛下委大臣精擇職司。使之薦士。郡守止許薦之于職司。不必拘五員之數。止用職司一員。其被薦者。凡申省部狀。終身稱係職司某人舉改官。舉主到闕。及差除磨勘。並具所舉過人考較賢否。以為陞黜之端。庶使薦人及受薦者。皆知自重。不在繁文。其弊自革。如臣狂言可採。伏乞出自聖意。特降處分。

椿又上奏曰。臣竊見薦舉改官之令。數有申明更改。本欲革奔競。求

實才。用意非不善。而實才未效。奔競愈甚。士夫惟知求進。法出幸生。營求百方。無所不用其至。但知求得而後已。今來吏部遵依聖旨指揮畫一措置。令舉本職。可謂詳備若舉主非其人。雖有良法美意。徒爲虛文。無益於事。臣愚願陛下精擇職司。裁損員數。戒飭臣僚。當使薦士及被薦者。皆自重而擇人。則庶幾奔競之風少戢。而實才出焉。

臣有二說。其一禁關節。其二減薦員。禁關節者。夫抵薦舉員數。以十分言之。勢力取之八九。非出己意。牢稱其職。欲乞降詔戒飭。今後不得究轉求囑。爲人竟薦舉。如有違犯。並坐違制之罪。不以赦原。其薦舉奏內。各稱不係受人求囑實出自己所見。違者亦同上科罪。其有公心推薦。分明移文於所舉官者。即於奏內稱說係某人稱道實跡可據。其後犯入己贓。自依舊法。監司薦人。令先取本州保明狀。於奏狀內聲說州郡薦人申轉運司照會。體量保明申部。然後收使。所謂

禁關節者如此。減薦員者。在法用舉主五員。然後改官。委是員多。所以求之者奔競干求。無所不用其至。舉之者率不自由。牢於勢力。求舉者惟務其得。甘心稱門生。不復顧何等人。其於薦舉求賢之本意失之遠矣。臣愚欲乞今後改官。止用二員舉主。其應舉五員改官者。止聽舉二員。如當年不及五員之數。即併次年計數奏舉。若任滿不及五員之數。聽後官通計其數奏舉。其被舉人應有申朝省狀。並具舉過改官人姓名。以考所舉之人。如得眞才則賞之。如得奸邪詭妄則罰之。庶幾薦士及被薦者。皆知自重擇人。以息奔競之風。

椿爲司農卿。又上奏曰。臣竊聞陛下軫念四方萬里。留聖意於監司郡守。使臣僚講究才能資格之間。精選之。誠爲盛德事要切至當者也。臣雖未聞臣僚精選之議。而臣輒有管見。一語可以盡之。曰。公選而已。監司數十人。猶且難之。郡守數百人。其可以容易而選耶。若求

於片文隻字。或求於利口辯捷。或出於左右先容。或出於親黨引援。
或出於迎合諛佞。不可謂之公選。決非陛下之意也。臣愚願陛下責
大臣公選之。然則不用資格。則干求僥冒之風愈難革。當於應資格
中選才能之士。然後盡善。凡乞知州郡已上差遣。具公狀申部。州郡
當分大小。小郡有闕。則令吏部具資格功過於尚書省。大臣按資格
從官赴都堂各舉所知。不限內外宰執。取其善最者。公共選差。所知
之官。為狀首保薦。衆官連書具奏。各盡所見。不得隱默。所差人稱職
則旌賞。為首保薦者。不爾則罰之。其大賢大惡。則連書官並罪賞之。
宰執所知之人。聽獨具奏保薦賞罰如前。私第謁見宰執者。但許言
公事。其干求差遣者。令榜於客位以絕之。庶稍革僥進之風。

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上審材辨官疏曰臣聞古者三年大比而興
賢者能者。其選舉之塗已異。及其論辨而後使之。則亦辨其賢與能
而已。漢王嘉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等。尚有分別。未有混
天下之材納之一區。不擇材之短長。不計職之劇易。為人擇官。而不
為官擇人。如近世者也。大抵天下未嘗有不可用之材。而亦鮮有無
所不能之人。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可任繁劇者。於坐鎮雅俗未必
優也。使處之各當其任。用之各盡其材。則不惟官各舉其職。而人亦
無遺才易務之恨。倘德足以鎮雅俗。而使之任繁劇。則必暴其短。才
足以任繁劇。而使之坐鎮雅俗。則必不勝其官矣。故天下之事多敗
於官之不得其人。而天下之才。亦敗於用之不稱其宜。如斲梁為杙。
詔大臣於選任之際。審材辨官。可大受者。未使之褻小務。事一節者。
以金代土。甚非后王所以輔相裁成天地之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明
不使之受繁劇。工文學者。卒任之以文學。精政事者。專責之以政事。

而且量其職任之輕重以為進用之等級使官各稱其才而無觖望人各安其官而無倖心實天下幸甚

龜年又乞寢罷版行時文疏曰右臣待罪太學博士昨准國子監關備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士子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於時文不閱舊來典實之文而專意近日浮虛之文朝廷方以程試取士欲其不習時文固不可得如舊來之典實足矣今欲一洗其敝當自成均始乞令監學官公共精擇舊來時文謹嚴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實學者經義詞賦論策各若干篇許之版行以為程式奉聖旨依劄付本監本監關臣及監學官詳臣寮劄子內事理將新舊時文分官精擇去訖臣竊詳臣寮申請乃是父兄教子弟之法而非太學教天下士之法雖曰救文之敝而臣恐滋文之敝是自此始不可不慮也請為陛下畫一陳之臣聞三代取士皆本德行隋唐而降始尚文詞至于本朝循而不改夫以德行取士猶開目取物既能識其大小又可辨其美惡以文詞取士猶閉目取物大小美惡無所不收左采古獲庶幾一中所以忠厚浮薄色色有之蓋為是也先正有識之臣率以為病故司馬光謂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詞文詞乃藝能之一耳未足以盡天下士也鄒浩嘗論科舉謂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至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而已而乃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實誰與成天下之務哉然則取士以文已愧於古況教以時文乎此不可一也自古文士多出東南東南之士不愚乏詞藻唯患不篤實今居東南之地用東南之人猶病其不文可不深究其所以然哉臣寮所謂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於時文是也夫舊日典實之文乃根本乎經史子集今日虛

浮之文。乃自時文壞之。今不教之研窮今古。依據義理。以涵養根本。而復教以時文。是惡其濕而使居下流。此不可二也。夫謂之時文。政以與時高下。初無定制也。前或以為是。後或以為非。今或出於此。後或出於彼。止隨一時之去取以為能否。今求其義理精深。文字渾厚者。能有幾何。縱得一二十篇。其格又多不與今同。捨之則失簡別之本意。存之則破文字之近體。此不可三也。或者必曰。朝廷方以時文取士。今以時文為不足學。則是當併廢之而後可。烏足為通論。臣謂不然。天下之材不可一律取也。朝廷設科止為中材地尒。欲使高者可以俯而就。卑者可以企而及。豈謂天下士盡可以科舉之文得之。唐韓愈謂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以為可無學而能。由此觀之。有司所取之文。天下固有以為不足學者也。天下雖不能皆韓愈。然豈可輕天下無韓愈哉。朝廷取人固欲其如愈。不欲其不如愈也。今也乃一切以時文教之。編類成秩。公私刊行。凡應進士者。家家售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以為朝廷取士不過如此。朝讀夕思。唯此是習。經史子集。將覆醬瓿。臣恐天下文章。益見凋敝。必又甚於今日也。先朝諸臣皆欲尚德行以救文敝。而今乃欲擇時文以教舉子。其於本末毋乃甚舛歟。此臣所以知其不可也。臣嘗聞先朝常欲更定四場去留指揮。時鄒浩為潁昌府教授。乃沿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抗疏論列。今臣為學官。職分所存。明知不可。而以成命既頒。忍口不言。詭隨苟從。是不忠也。實孤臣志。是以不避斧鑕之誅。肆其狂愚。欲望聖慈下臣此章。與臣寮之言。參訂得失。如臣言可採。將近日精擇時文指揮。特賜寢罷。止令學官於公私試文字。精加考校。以義理明正者為上。學問淹博者次之。文采華贍者為下。苟不入格。雖是中選。不許刊行。去取既明。趨向

自正舉子之文。將不求典實而自典實矣。千冒寃嚴。臣下情無任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

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曰。臣等竊惟今之吏部。古之天官也。成周之時。掌聽百官府之事。而詔王廢置。晉宋以來。其選猶重。故山濤為尚書。甄校人物。多所啓擬。景平間。以蔡廓為尚書。時自黃散以下。悉以委蔡。而廓猶不拜。至唐盛時。率以宰相領選事。其選注之法。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不為定制。逮開元中。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有譴責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遂有賢愚同滯之譏。而吏部之權寖重矣。惟我國家銓法甚備。而循資應考。尚由唐舊。苟法之所當得。則雖行如桀跖。為長貳者。心知其不可。而一拘於法不敢不與。苟於法微有拘礙。則雖有淵騫之行。龔黃之才。為長貳者。亦不得稍致力於其間。倒持太阿。更執其柄。是則朝野所共知。縉紳所共歎也。況今自負多闕少。士流壅滯。安可不因時救弊。稍議甄別。臣等伏思惟今銓量之法。猶有古意。而有退無進。未可偏舉。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四選官吏。如衰病昏謬。及曾有負犯者。許令長貳照見行條法。依公銓量外。或有真才實能。陸沈未用。或恬靜守道。不求聞達。或名節素高。儒有儆累。並許長貳各具功狀。申尚書省取旨陞擢。若所舉非才。徇情阿黨。或挾私報怨。任意自肆者。並許臺諫彈劾。庶幾銓部得人。仰稱陛下選賢圖治之意。

汝愚又上奏曰。某等竊惟太學待補之法。其弊已多。因仍歲時。弊將益甚。今欲易之混試。固足取快一時。然多士咎來。以數萬計。非惟有屋湫隘。更多蹂踐之虞。彼此相形。得失居半。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

始而言。夫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世遠事異。不可遽復。然其教育作成之意。本諸天地。而合乎人情者。則雖百世不能改也。惟我國家內自京師。外而郡縣。皆置學校。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矣。逮至崇觀創行舍法。所在養士。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上。及學校之職事。則斂容而避之。其風俗亦誠美矣。然其失也。在於專習新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使寒畯之士。捨此無以為進身之路。事理俱礙。旋以廢革。此非舍法之罪。其時弊則然也。中興以來。投戈講藝。行都重建太學。諸郡復行貢舉。士生斯時。可謂幸矣。然浮偽之風勝。忠信之俗微。有司頗以為病者。亦由州縣之間。士之榮辱進退。皆不由乎學校。至論德行道藝。則惟取決於糊名。苟為雕篆之文。無復進脩之志。其視庠序有同傳舍。視師儒幾若路人。月書季攷。盡為文具。殊失朝廷教養之意。某等擬欲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貢士。攷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大學。庶幾士脩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無三舍之害。其法頗為近古。如蒙朝廷采錄。所有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乞下有司詳議施行。然科舉事嚴。試期甫迩。其今歲待補試。欲乞且與依舊放行一次

寧宗時。袁說友上言曰。臣聞為治之道。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難。尤貴乎審擇。世未嘗無材也。然一見於用。則有心術有好尚。適於平正者。則為公為賢。而溺於偏黨者。則為私為詖。要其終而成敗可見。此無它。中庸之為德。民鮮能久矣。夫師也過。商也不及。非中也。夫子無取焉。蓋智者過之。愚者不及。皆足以害道也。狂者進取。狷者不為。非

中也孟子無取焉蓋狂者失已猶者失人皆足以害道也害道則害治矣惟夫中者有平正之德無黨偏之蔽觀之歙器中則必正貴中也不平不正則覆矣攷之洪範會其有極貴中也無黨無偏則中矣自古人材非材之難也得其中則有平正無黨偏中一失則失人人主用人之際是豈不難哉仰惟陛下以人材為急務以中道律人材盡捐偏黨之私力扶平正之論還泰和之盛治享安靜之美福者誠非細事也近者陛下親頒御筆豈為資格以嚴職事官蓋將垂意人材不輕除授然欲絶濫進則當嚴其資格若夷考其人則尤貴於預擇爾臣竊觀孝宗皇帝淳熙九年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淳熙十五年復令侍從臺諫各舉職事官太上皇帝紹熙二年令侍從臺諫各舉卿郎職事官此皆預加審擇也今周行員朝廷或難於選授緩急之時歎於乏才欲圖得人預擇閒暇上法淳熙紹熙故事以詔

論思獻納之臣實今日所當先者臣愚望聖慈特發宸斷命六曹侍從翰苑臺諫兩省給舍各舉堪充職事官者四五人或學爲有用而不事於空言或材有過人而可堪於任劇皆須心術本於公正好惡不激於黨偏除見充職事官外不拘資格不間寒遠平心審舉具名奏聞留寘御前以備審擇仍令録申朝廷遇闕審用則王多吉士國無險人進退盡出於聖明人物悉趨於中道昭明國是宏濟治功天下厚幸

中書舍人虞傳上劄子曰臣聞天下之至平者莫如衡故能權物之重輕天下之至明者莫如鑑故能別物之妍醜苟惟衡之不平鑑之不明則輕重倒置妍醜不分理之必然無足怪者夫場屋考校之官士子所恃以為衡鑑者也去取高下無不繫焉國家取士之制有經義有詩賦自紹興分科以來士子不過各專習其一以應上之科目

今之所謂考官者。其向之進取蓋不過工於一而已矣。若以經義之人而考詩賦。則恐於聲律未能細評。以詩賦之人而考經義。則恐於旨趣未能深究。又六經之中。率是互考。其春秋之凡例。二禮之制度。易之象數。倘非素習。未免有所抵牾。往往去取高下。顛倒謬誤。不厭士論。何所不有。是猶衡不平而欲權物之輕重。鑑不明而欲別物之妍醜。雖欲勿失。其可得乎。臣竊見省闈體例。士人卷子。先經點檢官批鑿分數。然後參詳官審訂其當否而上之。知舉從而決其去取高下。則參詳點檢最為緊要。伏望聖慈明詔大臣。將來省試參詳點檢官等。凡六經詩賦於朝士中選其所素習者使各有其人。仍詔知舉隨其所習分隸考校。庶幾士子所業。衡鑑不誤。去取高下。咸得其當。以副國家取士之意。天下幸甚。

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上奏曰。臣恭聞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司察訪部下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一切貸賄者。俾條上其事狀。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苟者。亦許其明揚。臣仰見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權者蓋欲其公於刺舉。使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有以勸。責任之意蓋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有罪狀彰灼。為監司者。甫欲案劾。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脫。甚者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刺之權有所不行矣。歲舉之典。往往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盡心職業。不免陸沉之歎。膏粱庸駑。苟有所挾。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矣。是以州縣之間。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陛下更新大化。公道昭明。寖還乾道淳熙之舊矣。獨薦紳間親故請託之弊。未能盡革。臣愚欲望聖慈戒諭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使將指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志。而賢不肖有所甄別。於治道豈小補哉。

司令許應龍上奏曰。臣聞薦舉而不拘其數。此朝廷之美意也。薦舉而或失其實。此士大夫之私心也。因士大夫之私心。而失朝廷之美意。豈可不思所以處之乎。臣請先原其弊。而後備陳其所以變革之術。夫一郡之吏。察於太守。一路之吏。察於諸司。滿一暮則有關陞之薦。逾三考則有京削之薦。歲有常員。截然一定。固不患其濫也。至若政績則聽其刻上。初無定數。豈固縱其猥濫。而無所紀極哉。蓋以效績顯著。固未易得。若拘以歲薦。苟未有其人。必以庸常之流。勉強充數。其謹重之意。蓋可見矣。是以刻牘来上。悉從其請。或與陞擢。或令審察。或付中書籍記。使賢者知所勸。而不賢者亦知自勉。進者以為榮。而未進者亦有所慕。得人之效。大率由此。豈非朝廷之美意乎。柰何人情貪榮競欲速化。不顧職事之脩否。而惟欲露章之薦引。頭鑽肘刺。未得不已。以公道自任者。旌別。歲應。固不肯曲徇其請。而樂於周旋者。見其既無定數。求者必與。迨其甚也。一章所薦。或五六人。或十數人。載於邸報。殆無虛日。合一歲而論。不知其幾。非親故之夤緣。則勢要之囑托。非關陞之所不及。則京削之所未徧。譽過其情。則以鉛刀而為銛。舉非其類。則以薰蕕而同器。此豈非士大夫之私心乎。夫惟其出於私。則賢否混淆。真偽雜糅。形於薦牘者。未可盡信。未免視為具文。而一切不復用矣。吁。不意求才之美意。而為士大夫私心壞之也。雖然。變而通之。夫豈無術。一曰定刻薦之數。二曰嚴保任之法。昔皇祐初詔舉縣令。而張易於逼替之際。併薦一十六人。上謂輔臣曰。所舉猥多。豈無干請。可令裁定。此定刻薦之數者也。馮拯請諸司四品以上。具表舉人。若效績著明。當特酬賞。不如所舉。依法加罪。嚴則誰敢失實。以干謬舉之罰。如此。則公論大明。群賢並進。得以隨

才而器使之。百工允釐。庶績咸熙。盍有不難致者。抑又有當察者。昔歐陽脩有云。善惡之人各以類舉。廉謹者舉清幹。贓汙者舉貪濁。徇私者舉請求。苟任是責者。或非其人。亦安能無妄舉哉。太宗皇帝親閱班簿常曰。不擇舉主。何由得人。此清源正本之論。真萬世龜鑑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臣不勝拳拳。

臣聞人才之生。殆非偶然。凡堪為時用者。皆不可廢。彼其稟美秀之質。固超然異於凡民。因其資而培植之。將有不可勝用者。厥今天下常苦於乏才。以臣觀之。惟見其衆多爾。十步之內。必有芃草。秀傑之士。何時不生。臣承乏偏州。遙當旱歎之餘。爰俾條屬條陳救荒之策。每都必為一圖。地名山川。橋道寺觀之屬。咸具而列。飢民居處及戶口之數。於其間應應明白。按圖而視。無得隱者。所以隄防奸弊。責其實也。區處既定。分遣官僚。遍走阡陌而其人皆不憚勞苦。不避塗潦。平時官吏不至之處。一一躬往而覈其實。如是者再焉。其愛民之篤。如此。臣又因民間詞訟委之剖決。以觀其能。亦皆恪共厥職。本於注意參以人情。而斷之以理。靡不精當。才之可用又如此。其他如器局端重者。廉潔守正者。詞采絢發者。留意獄事者。辜邑著稱者。敏於治財者。嚴於捕盜者。亦不乏人。區區戈郡。一時為僚。可觀如此。豈可謂海內無人乎。古者寸長必錄。故人才不至淪棄。後世不能如古。故天下常多遺才。然則其榮其枯。其興其仆。皆繫乎居上者何如爾。善夫陸贄之言曰。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濬則沿注。由此觀之。人才豈有常哉。今聖主求賢如渴。監司牧守。形於薦牘者。亦時有之。而朝廷視為故常。少所援擢。未免有時而論薦當收用之周書曰。舉能其官。惟尔所擇。果賢乎。當信任之。其所論薦當收用之。周書曰。舉能其官。惟尔

之能稱匪其人。惟尔不任。董仲舒亦云。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殿最昭然。誰敢謬舉。惟陛下亟行

理宗時。禮部侍郎曹彦約上奏曰。臣竊見科舉之弊。莫甚於牒試。而牒試之弊莫甚於作僞。蓋解額之有廣狹。士子之有衆寡。廣而寡者。固已安其分。則狹而衆者。必思所以為之計。朝廷以承平日久。士子日盛。設為牒試之法。寬其進取之門。未節細故。未暇深察。於是改鄉里以就它人之貢。改三族以認它人之親。甚者改其父祖。改其姓氏。若浮若失。尚未可知。而欺君之迹已昭昭不可掩矣。今國子監牒試。其弊尚少。臣不知其本末。未敢遽議。惟是漕試之弊。積習既久。士大夫互相欺詐。恬不為怪。壞士子心術。莫甚於此。臣嘗反其本而思之。立法之初。其意甚善。戶貫之必欲土着結保之必用三姓。慮其居鄉之無行也。慮其家世之黨錮也。慮其科舉之有廢罰也。慮其期以上親之有喪服也。今乃改其戶貫。改其親戚。改其父祖。改其姓氏。任意所欲。不定負數。時舉摘一二尤者而懲戒之。於事無補。律以科舉之法。無一可者。則解而更張之。不可緩也。好事者深知其不便。求其說而不得。欲增解額。則難立限制。欲均解額。則侵及它郡。欲廢漕額以益諸郡。不特舊額不等。極費區處。而所部之親戚故舊有決不可不避者。變舊法以起爭端。終不可久。無已。則有一焉。在內有職事官。朝廷之所選用也。在外有監司帥守。朝廷之所責任也。大郡之有通判。小郡之有簽判。轉運司之有主管文字。諸路之有川廣福建。又遠地之多士子處也。與其詐偽避親。而使之冒試。孰若嚴其保任。而許其牒試。隨其官職。分其等差。若監司帥守。可舉十五人。則大郡可舉十人。中下郡可舉七八人。通判可舉五人。主管文字與簽判可舉三人。川廣福建不在此位者。不過一二人。職事官之牒門客者。當如其舊。其以川廣福建牒者。郎官

以上不得過下郡之數。毋監丞以下。未得過通判之數。明載之於公牘。審參之以法令。曰。此其人者。乃其某之子若弟也。其之親故也。或曰。雖非其之子弟。其之親故。而其前知其為人也。其居鄉無失行也。其家世非逆惡也。其場屋無毀舉也。其親屬無喪服也。後有異同。甘朝典不辭也。如是而行之。與今時牒試之法無以大相過。未增發解不拂人情。而解額之狹處。與士子之衆處。受其利如前日也。但前之為法。未許其保任。而容其詐偽。而許其保任。後之為法。未容其詐偽。而許其保任。其利害相去如何哉。然州縣官之牒本路。可以稽考。而監司帥守之牒隣路。容有泛濫。且如兩浙路與江東福建為隣。而又與淮東為隣。湖北一路與湖南江西為隣。而又與淮西京西夔路為隣。若只許一處則地里有不便。或分之數路則渙散而無統。須合與之關防。立為限制。應監司帥守牒過員數。並限七月三十日以前。具申禮部。禮部總其名數。並限九月三十日。具申都省。備牒御史臺諫院。則其弊可革矣。至如四川解試日分不同。又須比附日限。別作行下。但今歲科舉在近。難以驟變舊規。亦不敢以鄙陋愚見。以為盡得天下士子之情。欲望聖慈下臣此說。付禮部監學熟議之。與大臣圖回之。如或可行。以備戊子歲漕試科舉之用。恐於名教亦有萬一之補。臣不勝大願。

李鳴復上奏曰。臣竊惟國家設科以取士。公卿大夫由此其選。所以正國致君者在是。所以濟時拯世者在是。所以美教化移風俗者亦在是。一時之去取異日之理亂繫焉。可不謹哉。陛下憤累歲公道之不明。載灑宸翰。以崇雅黜浮。參觀器識之說。訓諭知舉。以易卷假手。奉行不謹。繩墨解縱。弊倖繁滋。逐者覆試。而中選之士。不入程度者。

尚多有之。所以虛陛下責成之意。亦已甚矣。雖然。往者不必責。來者猶可勉也。高宗皇帝於紹興二年。嘗批賜考校官曰。今次殿試對策中直言之人。擢在高等。語侵者置之下等。辭語尤諂侵人。當自初進。便須別其忠佞。庶可是歲得張九成為第一。上曰。凡士人當自初進。便須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張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迴避。擢在首選。其誰曰不然。至二十七年。又嘗以御筆宣示殿試官曰。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實上列。無失忠讜。無尚諂諛。以稱朕取士之意。是歲得王十朋為第一。上宣諭宰臣曰。殿試卷子。其間極有直言者。前後廷對。未見有此。又曰。自此人才極有可用。聖謨洋洋。真萬世取士之龜鑑也。何代不生才。顧上之人所以校擢委任者何如耳。陛下盖計偕之額重。司衡之選嚴。覺察之禁不覆試之令。無非為摻才設也。而真偽混殽。鬨然不滿人意。今群天下之士。悉試于天子之庭。倘復因仍故態。忠佞不分。是非倒置。或有學術淺暗。議論乖繆。如葉祖洽者竊攄上等。則士氣摧沮。人才委靡。陛下異日將誰與治天下哉。高宗皇帝家法具在。願陛下舉而行之。使天下咸知更化之後。鯁直者必用。諛佞者必黜。果有以異於前日。永勝宗社之幸。

貼黃。臣生長萬里外。素不知朝廷事體。但見數十年來。大庭策士。貴要之子。權勢之家。多竊據前列。如毛自知之乳臭。劉渭之多貲。至今議者猶竊非之。歲在己丑。臣始至京。蜀士有該特奏恩者先一日知問目。後遂試中甲科。莫曉其故。近見學士院宣鎖。乃在於引試數日之前。機事不密。或者其在此乎。臣嘗觀周必大序掖垣類藁。謂國朝知制誥掌外制。必召試中書而後除。所以試者。觀其敏也。若代言之官。止預一日宣鎖。授以旨意。俾之撰述。不過頃刻可辦。候進士入。當制者始出。夫如是則造庭之

士各展盡一日之長僥倖者不容以行其私而真才實能始得以自見其於聖治實非小補如臣言可采乞斷自聖意降付中書省自今而後檢舉施行伏乞睿照

洪舜俞上言曰謹按熙寧三年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諮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進士初就席有司猶給禮部韻及試題出乃策問也既而賜葉祖洽已下及第時韓維呂惠卿初考策阿時者多在高等訐直者多在下等臣伏㠯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取士惟虛文是尚漢策賢良雖未免以利祿入其心科別或有未竟猶不失言揚之意唐進士得人為盛特絺章繪句之習工如日五色何益世用國朝策士初襲唐人詞章之舊至此始以策諮訪治道與漢制科等其意美矣然草茅言事豈能皆若素宦于朝而効忠獻真悉出於愛君憂國之真情言之當固不以人廢言之過亦貴於能容人君能容過直之言市駿骨揖怒蛙感發作興之下孰不以安危治忽之實來告苟有司喜阿逢而惡訐直以行上下其手之私如呂惠卿輩美意一失奚以臨軒發策為哉維我仁宗之策蘇轍其言宮中事過於直上曰以直言求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可謂有大舜之大矣

度宗時太常寺丞牟滐上奏曰臣既以知行之說告陛下臣螻蟻微忱有不能自已者臣猶記去夏輪當陛對首以正人心之說獻之先皇帝玉音加獎因及近世士大夫風俗先皇帝天顏不樂諭臣曰此曹無忌憚之甚蓋嘆士習之不美也臣嘗因是而推求其故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抑有由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士大夫當以此自維其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以為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未得也奔競苟且不知有義命故其既仕也攫拏貪黷但知其有利祿未仕則有科舉

之累。既仕則有薦舉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而或者遂謂十習不正。由二者陷溺其心也。臣獨以為不然。先朝范鎮以奏名第一。唱第殿庭。自来唱過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校雖在下。天子亦擢寘上列。鎮獨耻於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就列。其後進退出處。有古人風。遂為國朝名臣。科舉而得若人。則浮薄者知愧矣。張忠定詠。凡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将自得之。何假吾舉。薦舉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耳。舊舉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故臣謂奬恬退抑奔競。正人心之第一義也。昔孟子欲闢楊墨以明孔子之道。首以正人心為本。今士習如此。不自其心而正之。恐愈趨愈下。於世道關係甚不細也。惟陛下不以人廢言。

金世宗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事遂寢

元世祖時。監察御史魏初上疏曰。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況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人。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君子達上。則思進賢。小人乘時。烏能汲善。君子之人。君子朋之。小人之人。小人黨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必有鄰。自然之理也。夫賢者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嘗喻義。而未嘗喻於利。是以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公舉而不恐妨其位。古之君子有行之者。若祁奚舉祁午於晉侯。而以為中軍之尉。蕭何舉曹參於漢祖。而以嗣相國之位。以至子皮薦子產於鄭。而民謂之毋國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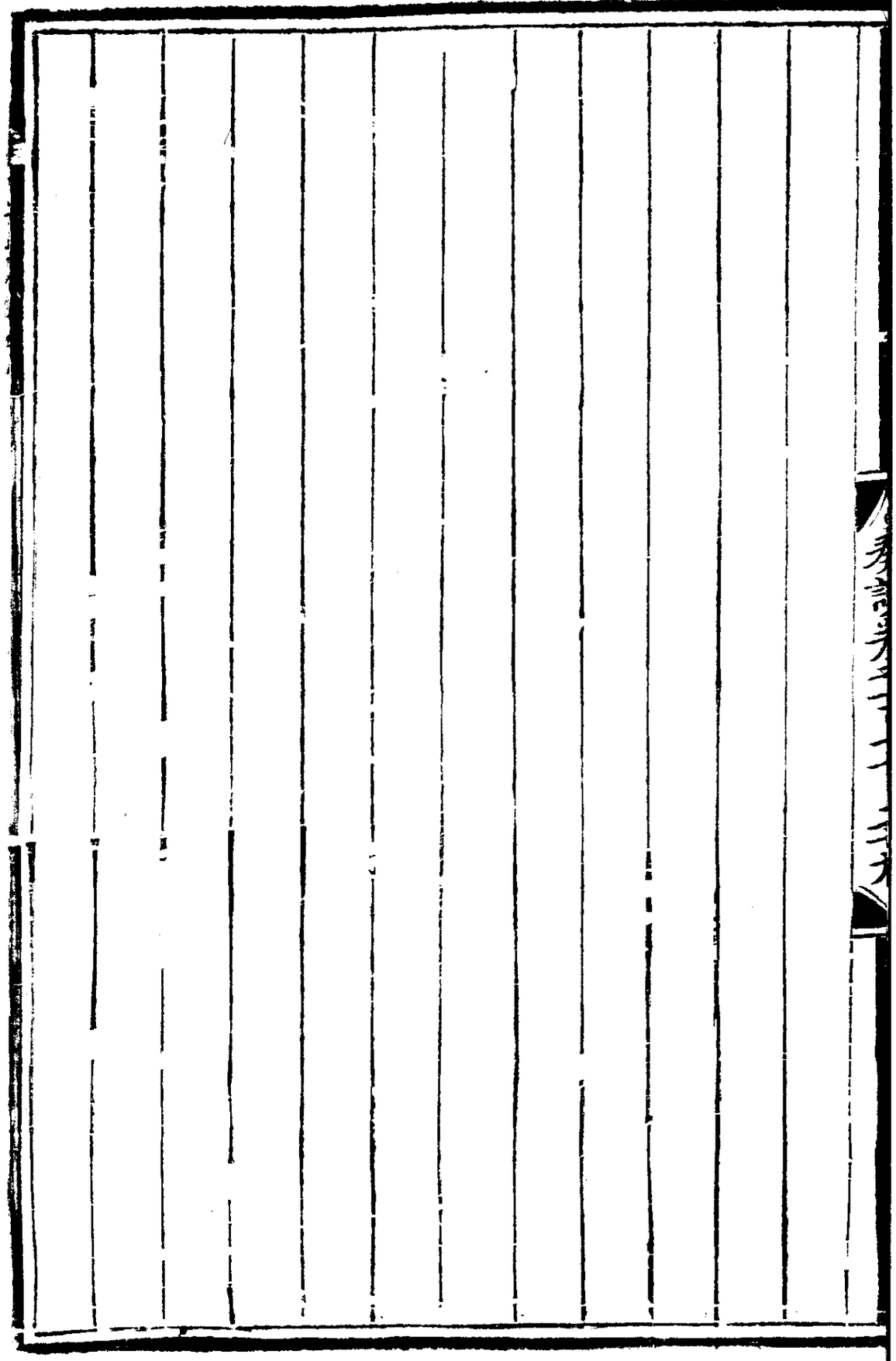
賢。鮑叔達管仲於齊。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皆是也。小人則不然。懷私挾詐。以濫天官。飾智屈心。以固權寵。親同類。如就芝蘭。憎君子如惡蛇蝎。又嘗欲使後進皆出己下。而恐其踰於己也。古之小人有行之者若驩兜美共工於堯朝。而象共滔天。上官誣靈均於楚王。而人亡國瘁。以至滅文仲不顯展禽。聖人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劉子謂其妬賢者。皆是也。易嘉拔茅春秋述惟善能舉其類。豈輕乎哉。今國家求賢之心極重。取士之路未優。且內外官僚。所食者國家所給之祿也。脫氓編之賤。而得享尊榮。溢宗祖之光。而獲班鼎祭。女不知織。男不知耕。如此而不思報國家之厚祉。其可乎哉。且食莘之鹿。尚呦呦以呼羣。出谷之鶯。猶嚶嚶而求友。此皆物也。況於人乎。故伊人之將逍遙也。當思繫白駒。而恐有遐心。嘉賓之未至止也。魯念汕嘉魚。而與同宴樂。此人臣之大節。盛德之良心也。伏見方今雖有貢儒貢吏之格。尚未通行。或闔郡而不薦一賢。或終考而不舉一士。因循為務。苟且為心。不幾乎杜悰劉勝之徒乎。臣竊以任職立功。治民興譽。未若舉賢之為美也。何以言之。舉一賢。則賢者復舉衆賢。而報國之績為多。不舉賢。則止一身而已。故也。伏望陛下載宣天旨。昭諭中外。凡郡縣臨民正官七品以上。及諸衙門官三品以上。每三考之中。各薦一人。凡薦之士。須稱其人籍貫性行。委係何德何才。可充何職。凡薦書達上。委於都省判送吏禮部。以三德八才之法。照薦書考校其人。果為應否。然後申省。乞隨選奏而用之。凡以後其人稱職。則初薦官至考滿之日。隨輕重以黜其爵級。凡其人不稱職。則初薦官至考滿之日。優加爵級。凡其人非常之罪。則初薦官亦放歸田里可也。使方方士子。咸慕貞淳。在在官僚。共求賢者。而賢者知國家之尚賢。莫不出矣。又奚須審戚悲歌

五穀飯牛而自進之哉。又奚須成湯幣聘高宗圖形而白求之哉。野無遺賢。此亦一助也。

至元二十三年。中書奏擬漕司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相安童奏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親擇。餘皆卿等職也。中書右丞相耳目。臣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後其舉奏罪之。輕重惟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其官。某居其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常處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

成宗時翰林學士王惲上奏曰。貢舉人材。肇自唐虞。而法備於周。漢興。迺用孝廉秀才等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大小。限其歲貢之數。以賞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猶。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間因時隆替。固為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試程文對策。中者雖鮮。號稱得人。至有龍虎榜相之目。其明經立法敷淺。易於取中。當時亦不甚重。又別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賦義法度嚴備。攷較公當。至亡金極矣。後世舉而行。如遵隆前代。創為新制。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論之。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徒採虛譽。因循薦舉。狃為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楊綰宋朱熹等議。參而用之。可行於今。綰之法曰。令州郡察其孝友信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

所習經業責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道二為中第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喜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詩書周禮二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科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為四科並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以明經史為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秀無玷污者充員數以生徒員數限歲貢人數期以歲月使盡循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放學極其精當貢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題目止於史內出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復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收實學適用之效豈不偉哉外擾詩賦立科既久習之者衆亦不宜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



考課

漢元帝建昭中。京房以精於用易。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害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議於溫室。咸病其煩碎。且令上下相司。不可行。然上意嚮之。

東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洸有濟。漸漸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山谷為陵。故其為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又曰。哀令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吏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捄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練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斂容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暮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誣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仁。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闕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攙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宜責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庶。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慮有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仕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祿秩。吏職湏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求世不刋。

魏武帝初署倉曹屬劉廣上表曰。昔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群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尒。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邨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乎。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邨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有美關。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人。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墾田之多少。及盜賊斂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不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明帝太和中。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散騎黃門侍郎杜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

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肯。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世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專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

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

景初中。詔劉劭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七十二條。司隸校尉崔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今之制度不為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於是傳嘏難劭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臭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循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群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斟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

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晉武帝泰始中。河南尹杜預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乃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弥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丑以詔書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

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不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穆帝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廷尉王彪之上議曰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摽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為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闕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片言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能猝致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俸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

後魏宣武帝行考陟之法高陽王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敭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既其以能進之豈伍或任官外成遠使絶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

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昏耄。稱事之華。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旨。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識科動。絶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獨絶披祘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昏明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尅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衙使愆失。差毫即坐。徼纏所逮。未以事聞。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祿徼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敘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勞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為羽林。次格者為虎賁。下格者為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庶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感。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刋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

為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啓云。為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若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閱以官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已前。詴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蕪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擊。選曹亦抑為一階。不當甄別

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

孝明帝時。尚書左僕射攝吏部選事。拓跋暉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莫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墾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否。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

正光四年。尚書左僕射蕭寶夤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蓍。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

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保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駮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為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人先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夾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

無實矣。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辭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一門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然。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遷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誕。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録。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

廢興。遐迹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消流遂積。穢我彝章。撓亂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新懋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

唐太宗貞觀三年。僕射房玄齡與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守祕書監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雷無厭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謁誠徇國也。今推之未已。稗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太宗考三品已上。令魏徵省其當否。有所疑者。輒於狀傍注帖。西行諸將雖無大功。君集萬均克平寇亂。不辱國命。跋涉艱阻

來往二年考其勤勞與在家者不異若使人無怨讟亦不可勸勉將來臣愚以謂西行詰將君集萬均以外五品以上有功勳無罪殿者其考請更斟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太宗從之

武后時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鳳閣舍人李嶠上疏曰禁網尚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之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朞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已自脩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中宗時右御史臺中丞盧懷慎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

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遜。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盭。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為。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炎暵成沴。租稅減入。疆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徹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藉。劓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

宋太祖乾德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上奏曰。臣近者叨承聖造

備位台司。任重才輕。以榮為懼。臣伏聞宰相者。上符乾象。下代天工。調六氣則品物咸亨。舉百職則彝倫式敘。佐君垂拱。致時太平。苟非其才。馬用彼相。臣自膺寵命。如履薄冰。虔思援古施今。少裨廣視遠聽。伏自陛下天命攸屬。人情有歸。西伐壺關。東平淮甸。馳驅虎旅。霜露冀華。開創之初。實艱難于王業。平定之後。思整頓于皇綱。六十年天佑德。惟至公而超百代。念不驕而為永圖。可以肩拍唐虞。籌驅晉魏。立太平之基。已固。致雍熙之化。方隆。臣幸遇昌期。尋當重委。尸祿徒久。立事無聞。固無宰相之才。謬居宰相之位。寵澤斯厚。循省何安。所嶺夜思。晝行獻可。替否。精求古道。上副天心。臣以謂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應試。應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較考。況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于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間公卿。由近代以因循。

止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陞黜有泛濫之弊。厥官徒設。其器若虛。凡庭揖以庭趨。但旅進而旅退。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若不法于舊章。恐轉隳于庶務。臣欲起請今後除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武臣等。蓋必戰伐立效。祿位酬勳。凡公事仰委官吏振舉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于賓客寮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冀事皆師古。理得從長。退不肖而進賢。不更無疑慮。勸奉公而脩職。業各盡器。能脩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應有合閑考課事件。伏請下考功按令式詳定條奏。

太宗淳化三年。祕書丞直史館陳靖上奏曰。臣今日內殿起居。次當轉對。自量荒昧。莫識變通。當求理之期。唯思進說。顧犯顏之罪。不敢避誅。庶同千慮之愚。少助萬機之智。伏以皇帝陛下。應乾御宇。十六七年。拓土開疆。萬數千里。尊師問道。期庶績以咸熙。審官求賢。欲百

揆而時序。每日臨軒決政。隨事制宜。小大之權。悉干進止。以至中夜忘寐。未明求衣。惕厲恭勤。何嘗暫捨。臣誠不佞。以臣所觀。由堯舜已還。君天下者。未有若陛下之焦勞也。然則焦思勞神。陛下之所已至。守官供職。羣臣之所未專。頹壞紀綱。虧損政教者。誠以考課之法。尚闕升降之資。不常。得之者未必賢才。失之者未盡不肖。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蓋聖人因其國而設其官。又其官以行其政。官不久。何以明其術。政不行。何以觀其化。明術則美惡難逃。觀化則治亂可審。然後考課之法不得不精。黜陟之方不得不當。既精且當。雖元凱在下。致之於股肱。四凶居高。投之於荒服。乃其分也。夫何慫焉。語云。舜有天下。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靜而思之。由此道也。伏見前制有考課官人之法。先在有司。定其優劣。六品而下。尚書覆問。五品已上。天子與公卿評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常調之。能否各當。賞罰大行。方今幕職州縣官雖流內銓考其資歷。京朝監司之任。審官院較彼幽明。然且寮屬至繁。叢宇至廣。不可遠視遐聽。究極是非。徒能按式准文。聊為隆殺。往往假聲竊譽。驟越階資。課實責虛。不拘殿最。且人心猶水。法制猶防。或禦得其宜。則澄徹之姿至矣。苟限非其要。則懷襄之勢起焉。又況州縣之官。乃京朝之基本。京朝之任。亦卿相之推輪。必須先正其初。然後不撓其末。今考功之職。雖有其名。綿歷歲時。莫聞振舉。是致有自州縣幕職遞升京秩。賛洗三丞。便望正言司諫。即中御史者。洎至正言司諫郎中御史。又圖給舍丞郎。既得給舍丞郎。即希公卿宰輔者。爭馳互競。厚援廣交。接聲勢以相毀稱。伺釁隙而相攻擊。貪名冒進。棄禮讓以如遺。揣已循涯。豈滿盈而知戒。如此。則下位者唯用心而圖上。

在上者誠自固而不遑。雖有皐夔稷契之能。龍黃魯宓之術。亦何暇卹民憂國。而成功著業者哉。臣按于傳品士之科。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詳事機。三曰政才。以經國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利源。九曰雜才。以長諷諫。凡此九等。委在百司。合而論之。則邦國之政。斯備。分而考之。則小大之職。各揚。又李唐考課。有德義清謹。公平廉恪之科。由近侍至于鎮防。並擾職事自之。為最。各有等級。元屬考功。以臣所觀。自古黜陟之制。其遠者逮至九載。其近者六年四年。擬之於今。未可率用。臣欲乞天下諸色官屬。依舊三年替移。仍一年一考。是非三考然後升降。有績者賞。無勞者罰。善最特異者錫以殊勞。累任無狀者置之散地。不能致功。雖有善名者不與之陟。不廢其職。雖有惡名者不録其尤。黜陟審於實。不信於虛。幽明察於真

不憑於詐。其在京百司及臺省已上官。逐年乞選任公直御史一人。採察能否虛實之狀。職事者以才行為程。必在周詳。無許闊畧。其外地長吏使臣察屬已下。乞委逐路轉運使副亦如御史所行。並至年終。具逐人功過事狀開析申奏。乞下考功。從考功依准格條。比附優劣。一如往制。先定考辞。量等級而褒懲。體幽明而黜陟。必取允當。無涉黨偏。然後申入中書及關報流內銓。并審官院再加詳酌。的是公平。即具等第奏聞。取俟聖旨除授。其中或有奇才異畧。蘊蓄經綸。碩學雄文。服勤筆硯。可以整齊綱紀。羽翼朝廷。師傅帝王。扶持社稷者。不在此限。并內外官屬。或有過惡之跡。不預品較之文。別致昭穆。會得確實。若採訪有漏。即罪採訪之官。如考課不明。即罪考課之職。按其輕重。斷在必行。庶使各勵恭勤。無敢弛慢。如此。則官有常序。事有彝倫。姦宄不能任其邪。忠良不可奪其正。名器

各有分賢愚各有途狗不續貂石不參玉欲使職事不治政教不行民不康俗不阜爭訟不息廉遜不興者未之有也臣誠以能致民康俗阜訟息遜興其要者不出牧宰之任也而使牧宰得其人則郡邑政行僚吏事肅編民不殆外姦不生又以能致郡邑政行僚吏事肅者莫出於轉運使副也由是而言則國家任官擇吏其謹重者在於此焉且方今天下知州軍僅及四百縣不減數千若令一一選於朝廷人人欲其稱職深恐闊畧未得精專臣愚以謂擇縣令知縣莫若於知州知軍取知州知軍莫若於轉運使副制轉運使副乃繫於朝廷又且轉運使副不過三十來員況當文物盛明士之衆庶倘或推公遴選何憂不得其材既朝廷選任至公則轉運使副安得不公轉運使副既公則知州知軍孰敢不公知州知軍既公則掾佐之吏盡公而況縣令知縣敢有不公者乎夫如是則赤子有歸蒼生受賜遐迩之俗小大攸同古所謂形直影端上行下法其理要而其效速其功倍而其教神者此其略也但臣忝居通籍無補聖朝次當上言不敢避罪所有加減考課之制詳酌今古之宜尚有科條難盡披述設或陛下賜之睿鑒朝廷許其必行則臣願竭狂愚乞與有司評議

淳化中知吉州梁鼎上言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効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秖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寖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丕圖為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

未久。思四海之未康。將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二部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其人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職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官曠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嗸嗸。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撫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又有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半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

侍讀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比來知州轉運使。未曾在任得滿三年。民間利害。簿書文移。未知次第。已却遷換。迎新送故。上下告勞。臣不知朝廷設官。欲為理邪。如不為理。臣故無可言者。若欲為理。安得用此敝法。守而不改。今審官院差遣不行。便奏請京朝官情願二年一替。且差遣得行一司之暫利也。遷換不定。天下之大害也。故敗國家大計。使吏奸得行。生民無告。無出於長吏數易也。臣愚以為方用兵時。財用調度多出於民。知州轉運使不得人。不能集事。伏望普令臺省近臣舉知州轉運使五人。轉運使知州三人。有材幹者。（以上已）

在任。亦許就舉充數。理三周年為一任。不得只理三箇月。每歲轉運使索取知州功過。并自具功過申尚書考功。考功遂旋聞奏。請別差近臣為考課使。精加考較。若三考俱優。陞一官。知州升大州。轉運使升上路。三考俱劣。黜一官。知州降小州。轉運使降下路。二優一劣。陞一官。二劣一優。奪半年俸。大約以此為率。已上賞罰。并舉主同坐減一等。舉主得以數人貫罰相除。其提點刑獄使者通判。並比類比年考。只令中書門下及審官院揀選充職。取進止。

考課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考功之法。狀奏曰。臣聞三考黜陟著于虞典。三年比校具于周官。在漢則京房創考功之法。在魏則劉劭立郡官之制。杜預泰始之格。則委乎達官以考所統。崔鴻述昌之議。蓋病乎選曹之無甄擇。論雖略。著于後葉。各不行於時。南北下衰。無復議者。若夫考歷代官人之得失。酌一時風俗之厚薄。為政之迹。良可堅知。漢之察舉。辨論已詳。取九卿于刺守。取刺守于四府三署。丞令之高課者。而外以六條督郡國之治。朝廷時遣詔使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公府聽採長吏臧否。以善惡彰矣。魏晉之時。九品之制。中正之職。方為脩舉。未至陵遲。中正第其才行。吏部據

以除授。故雖不行都官考課之制。而物議定矣。永嘉之亂。天下幅裂。時政衰蹙。愒日偷安。固無暇宏遠之謀猷。以經時立政者也。爰及有隋。事不師古。罷州郡辟署以收擘下權。末品微資。悉銓衡除擬。官紀紊而人材雜矣。唐氏以兵吏掌文武選事。各分為二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為九等。雖制存著令。而人鮮克舉。凡二部所領六品而下。赴期冬集。服唱注補而已。夫停年之制。崔亮設於神龜。循資之格。光庭立於開元。積歲以為勞。歷級以為限。無賢不肖混然一律。自是天官之任但行令史之職。考課之制徒垂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貴任卑。以衆任寡。賢從類舉。罪使連坐。其道至公。其法至平。去偏重之權。無專蔽之謬。所謂詢于衆與天下共爵人之義也。然選曹所以蔽羣吏之治者。其功過之迹。始于州郡書之。而州郡所書。限於條式。徒鋪列其紊文。猥及毛細之事。逮于筥釜盆盎老婦之用。悉籍之。有同乎劑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昧昧不可得而知也。及滿歲求調。銓衡驗覈。第能駁其文字小訛。日月微舛。勘結細故。邀賄引賂。吹毛掩瑜。去小州入大州。解遠縣得近縣。敘遷次補。如魚貫鴈行。去此取彼。若探囊發篋。以故惡吏無所畏避。民政多至紕錯。臣謂宜令天下州郡歲結群吏之課。必先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深淺而相補除。第為三等。直云某人居某職事。能舉其職。嘗建立某功。事有利于民。嘗管幹某事能辦成。或覆獄能得隱濫。或能發大姦猾。去民蠹害。其書過罰約此。凡郡縣衆吏長吏親書其守倅之成。則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校定之。逐部州郡設月日期會集。上于二司。二司之官。以其集時咸會治所。受部郡之考籍而參議之。類其殿最。歲上于三府。移副于考功。伏望朝廷慎選材識之士。以授考功之職。益增其員。分總

諸道。受外臺所上部郡考績之狀。使得博采乎清議。訪察乎風謠。有貪暴而居優課。循良而處劣第。得以論糾。參實其功過之事。既合補除之法。各以其秩叙。或上于宰司。或列于審官。或報于選曹。各依等而行升黜陟焉。凡吏滛職三年。繼考三上。者遷陟之。三下罷免之。二上而一下。優叙之。二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以是為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辨。有稽於古。可繼於後。吏知乎苟且非干時之術。必勤於展用。士知乎名節為取重之道。必勵於進德。則是為善之士益勉。舉職之吏咸勸。郡縣之政不肅而成矣。比夫房劭之苛制。崔裴之弊迹。不少善乎。謹論。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周典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恭正。廉法。廉辨。治行雖異。同主於廉。惟廉而後能平。平則公矣。不廉必有所私。私則法廢。民無所措手足矣。不才而能廉。止乎聽理不能盡情。枉直不能存徵。然其身正。下不容大奸為害。差小。才而不廉故必立威懾下。貪殘流虐。舞文倚法。舉枉措直。其身不正。其下因緣為市。困窮孤弱無告。為害大矣。不才而能廉。雖於事不明。其自持心善。有明察之上。提其綱領。其尤昏者。抑為易去。才而不廉。必顧五幹辦之效。陰搆自固之術。行偽而堅。順非而澤。諂諛承望。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非貫盈天敗。則國誅莫及。故應代之法。吏為奸贓其罪特重。非赦宥所及。無洗滌之理。然諸犯者相繼。有司得非由上下相蔽匿。以苟安自全為事。廉剌尚因循無糾姦擿伏之效。且今保任之法。瞻罪同坐。所以累其心。使知顧重。然中人之性。易以盪遷。一為利欲所移。鮮全始終之節。積累年紀。屢更官秩。舉官坐累。終不得免。今其州縣之吏。地居總攝。提轉之任。職在澄清。而又綱目相維。臂指相用。耳目相接。政事相成。與夫保任於累歲之前。遥隔乎千里之

外。較其疎密。勢不同言。今夫令宰有酷黷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虐之政。而廉刺隱不上聞。及其事暴遠流。貫盈自敗。罪止不察。厥罰至輕。且州縣之有惡吏為民庶之所厭苦。雖謠言大播。而實狀無彰。欲證其成。必詢于衆。故榜署集民。使得告發。然庸人畏縮。避其辨敵。甘心侵枉。猶不自明。而頃年詔書復加禁止。此誠朝旨寬大。不欲操急群下。發揚陰私。然臣竊有惑焉。闊畧乎一人。而恣之暴害乎一縣一州之衆。使鰥寡孤獨困窮冤橫者無告。此臣所以惑也。縣吏抵罪。而州受不察之罰。州吏犯法。而廉刺得不督之誅。夫其敗則有相及之譴。罪有迹而不聽其糾發。此臣所以惑也。而詔旨更訓以必告乃下之言。夫爵賞在前。罪誅在後。而不知勸。何告之從。此臣所以惑也。臣伏願更降明旨。追前詔勿行。使廉刺得舉其職。以考群吏之治。益復督勵。務絕姦貪。以清民政。以惠疲氓。凡統攝之司。猶保任之法。贓罪同坐。以重其累。以令宰及守倅。以守倅及廉刺。其餘聯事之職。以是為準也。夫去惡者猶農之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所以蕃良稼也。國之去惡吏。檢察棄逐之。所以顯良士育良民也。又臣比見敗吏。率以其惡子弟外交匪人。引入賕遺。夫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為不義。子當爭之。又況陷父於惡者哉。父為時棄。子與士齒。殆非勸勵之道也。臣伏請應以贓暴廢者。其子弟初或預聞。宜錮終身。勿聽仕進。如此。則父愛其子。子諫其父。其心益累。所顧重矣。古所謂以刑止刑。為此道也。昔漢丞相邴吉耻以姦私按吏。後漢司徒袁安不以贓罪錮人。夫二漢之時。朝尚清議。士貴名節。贓吏不錮。固自淪棄。故二公得以寬德自裕也。今風俗流溢。共務奢汰。閭巷無守志之士。紳行乏循道之人。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御駻突而不厲乎銜策。且奔踶而衝蹶矣。故抑彊扶弱。自合仁義之道。損上益下。乃

為施行之理。救時之弊。安人之本。其惟誅鋤惡吏也歟。謹論

知諫院陳升之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闇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

同知諫院司馬光。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羣臣。上殿劄子曰。臣竊以國家張官置吏。任事久則能否著。能否著則黜陟明。黜陟明則職業脩。職業脩則萬事理。此古今致治之要術也。今朝廷明知任官不久之弊。然不能變更者。其患有二。一者仕進資途等級太繁。若不踐歷。無由擢用。二者歲月叙遷有增無減。員少人多。無地可處。此所以熟視日久而無如之何者也。臣嘗不自知其愚賤。私為陛下慮之。竊以今之所謂官者。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以任能。爵以酬功。今官爵渾殽。品秩紊亂。名實不副。員數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萬事益廢。欲治而清之。莫若於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為十二等之制。以進退羣臣。謹具條列如左。

一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録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為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擇才以補之。

一十二等之中舊無員數者。並乞以即今人數為定員。自今有闕則補。不可更增。

一十二等之人。德行學術。政事勇略。錢穀。刑獄。文辭。各隨才授任。其提點刑獄以上。皆無罷滿之期。知州知縣縣令四年。餘皆三年為滿。未滿之間。稱職有功。則改官益祿。賞賜奬諭。仍居舊任。

必須上等有闕然後選擇遷補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廢有罪者則竄刑誅

一同等之人雖名有尊卑事有閑劇地有遠近治有小大遇遷補之時不復以資任相壓皆合為一等選擇進用

提點刑獄以上乞陛下與執政大臣親加詳擇其知州以下委之審官院幕職以下委之流內銓遇上等有闕即於次等之中取職業修舉功利及民累經褒賞或有舉主數多者次取常調中過者以次遷補

一應磨勘合改京官人且依常調差遣須候上等有闕即取有功或舉主最多者以次遷補其自幕職入知縣者並改京官

一因資蔭得京官者分監當為三等初任皆入下等監當候中等丄等有闕亦依薄尉令錄之制取有功或舉主多者以次遷補

若知縣有闕則與幕職混同遷補但不改官而已仍自今後以資蔭授官者須歷簿尉不得直除京官

一應因貪虐不公或昏懦廢職坐除免停替之人永不得復舊等差遣內別無入已贓及曾經敘理得差遣或降充監當者五年之外有舉主五人以上聽復舊等差遣

右十二等之制伏望裁擇或有可采乞下公卿大臣詳議然後施行

先又論兩府遷官狀曰右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体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為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官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芾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荅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橫流烈風滛雨賊傷五穀四方之民塾溺流餓不可

勝紀。比於慶曆。灾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問新舊皆被褒遷。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一一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撫寀。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為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為德澤愈厚矣。

兩浙京東西轉運使王益柔上言曰。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吏。置興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為三等。

神宗熙寧五年。翰林學士范百祿奏曰。臣竊以天下之治。先在安民。安民之本。在重守長。守長不重。極矣。有列於朝。善最不聞。而譏謗及之者出為之。養貪引老而求便其私者出為之。其次則所謂常調。吏逾年而受。及待二年之關者。比比皆是。所謂朝廷之詔意何可得也。其間選差或以勞閥。堂除或以薦舉。纔十分之一爾。亦不過辦職而已。然率不逾三歲而更。三歲而去矣。然而又有甚焉。今州縣守長一歲之間有再易者。有三易者。或至於四易者。將迎道途之不暇。彼雖慷慨奇抱異。何暇施設此不獨守長之罪。其理勢然也。不稱其任使。不平其賞罰故爾。今欲以考之上中下而別其善惡。示之以懲勸焉。凡守長有能為民興利除害。其政和平而民安之。一境之內。農桑勸。逃亡寡盜賊息。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如是者為上考。反是者為下考。其考在上下之間。一得焉。一失焉。而善惡相半者為中考。中考者代注本等差遣。下考之下者與監當。下考之中者與通判。上考之上者朝廷拔用。唯所置焉。上考之中者為監司郎吏。上考之

下者與一次堂除。大郡或先增秩或減年。或賜金。各有差而使之再任。再任滿日。審如前考。雖更加優而褒進。亦唯詔令耳。如此。則口才庶士皆知勉勵。況賢者乎。普漢宣帝興于閭閻。知民疾苦。及即位。名拜二千石皆親審之。又考察其行以質其言。常稱曰。民安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使久其任。無數變易。常以璽書勉其治効。公卿闕則選諸所表者以補之。是以黃霸朱邑光于史冊。古不難及。惟陛下加意焉。

神宗時。知審官院蘇頌上奏曰。臣竊以國家恃以為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歸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彌具。而治效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邪。且古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眾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贍足。則懼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懶游者無罰也。父兄聚居。丁產稍多。則懼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勑。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未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次等。優等。其能校簿書。均移稅賦。裁姦捕盜。興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

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條有能盡力畋畝開墾陂澤久遠為利於衆者。或群居孝友宗族敦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褒息。及不盡敗獲者。蓋由賞罰止於巡檢縣尉。而不及知縣縣令故也。臣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官吏。至為嚴密。而鄉村盜賊未甚其職在按察所部。無所不統。使之肅清一境。勢不難也。竊觀今天下縣邑有得人處。往往預為條教。暗設方略。既備之有素。則姦宄無能措手。縱有竊發。終亦為之擒捷。其因循之人。則不然。見責任所不及至有以盜賊為非己職事而不留意。故姦黨得以容隱。重為鄉村之患者。良為此爾。臣謹按考課令每年尚書省諸司得州牧刺史縣令盜賊多少。並送考司。是古之長吏有考校盜賊之明文。近世遂廢其法。甚無謂也。況今州縣場務課額稍虧。官佐猶不免累。豈良民罹剽劫之害。而親民之吏獨不任其責乎。臣欲乞朝廷下審官院流內銓共加詳定。自今知縣縣令任內遇有強惡賊盜并獲與未獲。並即時札上印紙曆子。候成考或罷任日校其毀最。量立賞罰。如此。則當官之人。各知儆勸。制盜之本。斯亦一端。

均奏曰。臣聞治天下之術。莫重於牧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奏曰。臣聞治天下之術。莫重於牧民。牧民之任。莫親於守令。守令不賢。人君雖有良法美意。未能布宣而朝廷之德澤終不能被於天下。然人之才氣用之則奮。賞之則勸。抑之則沮。兩漢而下。守令之効班班尤著者。莫盛於漢宣之時。豈其人材獨賢於後世。誠由綜覈有法。獎厲有術故故其小者增秩賜

金其大者入為公卿當是之時人人自奮唯恐居後此所以竭智盡謀以成中興之治也比年以來外臺以財利督郡縣不責守令以治民之効郡縣以財利責民不暇及撫循安養之術其甚者笞榜刻剝窮耗財力以免一時之責朝廷雖有守令考課之法文具而無實未聞擢一良守進一賢令以聳勸群吏此士之才氣所以委靡沮喪而不振故獄訟繁多盜賊充斥田里有愁歎之聲四方嗷嗷不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自陛下臨御罷吏局寬民力釋逋責黜暴吏斯民欣然有更生之意且及此時定州縣考課之法以勸守令庶幾有以宣布朝廷愛民之澤今以一路言之其為郡少者不下七八為縣不下數十豈無一二循吏可以褒進然黜陟不明能否難任賢者低回儔衆無以自表庸者齷齪無大過不失叙遷此能吏所以不勸治効之所以不著也臣願敕有司明定考課之法太守考校縣令第其優劣之著者各一人歲終以上外臺轉運使會諸邑之課又擇其一路之尤者令之優劣各二人守之優劣各一人以上于朝廷其守令至官未成考者不預殿最然後委本臺會議參考名實其優劣尤著者顯行黜陟如轉運使挾私昧識考次不實者亦加責罰如是則每路守令黜不過一二人而天下之吏已肅然聳動矣臣又見諸劇縣不過數十民頑訟多或十倍它邑心勞責重為令者多不樂不過部以闕官日久須至硬注被差者黽勉就任未必得人至於計日待替苟免畏避事愈不治臣以為劇縣有闕乞令兩制以上舉官滿秩無大過者與堂除優便之地在本等之上其治効優異者別加賞拔如此則才者樂於獎用不憚煩勞劇邑又且得人無前日之弊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發詔布政未嘗不以愛養元元為意而守令牧民之任未有黜陟之法其貪邪大吏中外所嫉者雖加棄逐猶不失為郡竊

意朝廷未以郡守為重也。陛下雖有愛民之心而為之牧養者恐不足以副朝廷布德行惠之意。願陛下斟酌愚言留神而詳擇焉。

既繫在官之能否。又繫任用之久近。任久則於政事能詳知得失以盡其才。而無減裂之患。遷易則略於職事。未足騁其智術而有苟簡之弊。此人情之所同也。臣竊觀今日之內外百官。唯常調之人。在吏部差除。或係堂除。閑慢差遣。方及二三年替罷。其內任則六曹侍郎寺監長貳。其在外則諸路監司及輔郡藩方。率多屢易。夫政事綱紀出於六曹寺監。自六曹言之。吏部戶部職事最煩。所繫尤重。而監司大郡。係一路千里之任。感其重而不輕也明矣。今既屢易。則職事不及詳知。才術不暇施設。則為吏部者尤必減裂於條令。為戶部者必減裂於國計。為刑部者必減裂於奏議轉運使之於財賦提點刑獄之於刑兵。常平藩郡之於民事。必類皆苟簡。未為三年之計。況於久遠之利乎。天下政事莫大於數者。而多為減裂苟簡之政。欲求法令振舉。民被其利。不可得也。臣竊原數者屢易之意。或出於職任之遍遷。或出於人情之私。出於迎遷。如禮部之除戶部。戶部之除吏部是也。出於私情。若從官之乞藩郡。監司之自遠求近之類是也。臣以為數者之弊去之無難。夫六曹侍郎不過數人。實繫朝廷之清選。既為侍郎視其稱職。而望重資久者。自可進為尚書。某必以敘遷為進擢也。夫設官分職。所以為民。不當緣人情私便而屢易其任。則從官之於藩郡。監司之求近地。自當契勘其路到任如及二年。則方與遷授。則上下安便。政事不至弛紊。臣切見陳穎近京數郡太守。多止及半年即易。他處太守以一郡為傳舍。吏民豈有信服其政事耶。臣以為奉紛道路。太守不暇整治其綱紀。吏民以太守為使客。送故迎新。紛

行朝廷之法令而利澤天下者內則繫百官長貳外則繫監司郡守內外不得人則不足以稱職得人而屢易則不足以舉職職不舉則政事廢弛而下受其弊雖有才吏與不才者相去無幾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是為徒法而已矣伏望陛下詔大臣講求久任之法使官宿其業責以治效庶幾人人悉心不敢懷苟且之意則天下之事豈有不治哉

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曰臣自待罪風憲屢獘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得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者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害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為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施其政正今

日事也。

太常博士顏復上奏曰。臣伏覩陛下求治之意安遠甚乎綏近。今人臣事君之心。治外懈于治內。如此。上下相戾。欲治登休實而民無失所。不可得矣。何哉自二聖臨御以來。敢有小違民情而幸利于國家者撤而去之。唯恐不逮。銷釁伊之氣召和順之祥。指日以期太平之政。由是知陛下視遠如迩。夙夜軫懷。則尤重于遐遠耳目之外也。中都省臺寺監之屬。沿歷代之名。皆命以員。四方之官。監司守令。郡縣官至筦榷邏徼之職。雖有無實而置者。是以人情輕外而樂內。居內之官。疲者可以逭過。才者可以肓聲。躁求徼進。往往有踰分之得。非自重而信道信道而安命。安命而行志。行志而愛民者。不免有外官勤勞寡效之厭矣。此而不革。則將如唐之中世。慕入都之官。為登仙之勝。如是則上違陛下欲治之心。下有遠民無告之弊。陛下孳孳益勤而治功益遠。況上恩不孚而民志不申。天下之患無大於此。今天下最切于治人之官。莫若監司守令。監司之權乃古州牧之比。而今人望而言曰。此中都沈而至耶。或不足取以在內耶。望者不信其為而居者不勵其實。如一身首莊心忻而手足不運。將安用之。救今之弊。顧陛下霽天下監司守令。公正愛民。衆所共知。小者勉以手札。大者擢而躐進之。充中都之美官。則遐邇之臣。知陛下以治民為重。孰不崇勸。本豐末美。上下志通。施德于民。如置郵之速。而雨露之溥。不勞而治天下矣。

臣伏觀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

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班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群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畧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寖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指使。鮮能稱職。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捃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寬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攷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轉運使副之詔。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脩舉。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久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乃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

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用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斡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

高宗時。樞密院編脩鄭剛中上奏曰。臣聞人君之道。內在於盡誠。外在於責實。誠實備至。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陛下比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贓。嚴警備。恤饑窮。每一詔下。丁寧懇惻。其思治望道之心。計亦切矣。然而百姓不盡知德澤不偏及者何哉。責實有所未至爾。天下君子少。小人多。臣子效職者少。欺陛下者多。朝廷施行一事付之監司。監司付郡守。郡守付縣令。各了一司文移之具。不問其有無實惠及民。是則雖堯禹在上。功效何由而著乎。故民間往往聞寬厚之詔。猶咨嗟怨恨曰。吾君愛民如此。而官吏弗之行也。今則不然。美意一頒。天下知其為虛設。爾蓋欺罔誕謾之弊至今不革。廣設文具。應辦目前。髣髴近似。以報其上。故視其已具之文。雖陛下不能無疑。吾法既美矣。吾官吏亦奉行如此矣。何治道之難成。曾不知有名無實。受陛下之惠者百不一二有也。陛下以誠意鼓衆動化。立中興

之治。而官吏乃至變移之。豈不痛乎。嘗觀漢宣帝之所行。成帝亦行之。而治功為不及者。蓋總核名實。孝宣帝之所長故也。元康二年。孝宣即位十載矣。下詔與士大夫厲精吏始矣。今陛下臨御亦十年。而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厲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如在其身。不得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文書之上。則樞機周密。可以不媿漢宣帝之時。苟為不然。因循苟且。日復一日。必累陛下責實之政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內外之臣。共持法度。今雖未治。積久必安。內外之臣。共懷苟且。今雖少安。積久必亂。監司郡守。朝廷委以治外者也。今付授之際。曾不審擇。出而為政。率多苟且之人。臣頃於州縣間見大而獄訟。小而莞庫。姦贓不法。庸繆昏老者。在處有之。而監司郡守熟視不顧。以不按治為長者。以能容忍為得體。音姓號呼怨詈。以曰為歲。作過小吏。方偃然自安。朝廷幸而廉得一人。時有竄謫。大率去其二三。程州郡又復容庇於所在。私酤過稅。請囑公事。愈更擾人。究其原皆初不審擇監司郡守之過。而又屬吏犯法。朝廷未嘗問所屬以容庇之罪。彼苟且者。謂吾終更之日。能幾何時。何用拂人情而斂怨。故坐閱吏奸。漫不加省。嗚呼。為陛下赤子者何辜哉。臣願陛下詔大臣使先重監司郡守之選。無狀者勿以輕授。次嚴監司郡守之法。容庇者輒坐之。圖積久之安。去苟且之弊。則天下治矣。

孝宗淳熙六年。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周必大奏曰。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授。至于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於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有損益。至於

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為本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遠罪為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歸之億萬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於言者無非仁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為苟未便於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宣之于外陛下有是政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衆矣勢難徧擇盍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問間有疲癃疾病鄙拙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不謂注意矣然臣尚以為言者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為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謾為課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

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豈弟之詠可繼於成周循良之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

金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為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為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為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

元世祖至元中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程鉅夫奏曰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欲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曆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罪保明書其歷任月日在任功過于後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核得實庶無

僥倖。

去邪

魯文公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冦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慝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奸。主藏爲名。賴奸之用。爲大凶慝。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奸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

嚚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慶於善。而咈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宣公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公伐陽虎。陽虎使焚莱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羅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

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秦昭襄王以范雎為客卿。雎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弒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已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魏冉。華陽君芊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雎為丞相。封應侯。

秦二世時。丞相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

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漢武帝時。田千秋上言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元帝時。京房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房嘗宴見。以閑宴時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下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甚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瘉。與愈同。愈。猶勝也。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諸葛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

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所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御史奏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埶。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有罪。遣就國。長以金錢與紅陽侯王立為長求留。丞相翟方進劾立懷邪亂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

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奸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奸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

後漢光武為大司馬時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大司馬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念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遵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和帝時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御史中丞周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奸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守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隸校尉

順帝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侍中揚倫乃上書曰臣

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提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奸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深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時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御史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注。御謂進也。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桓帝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太尉楊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

孫宣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司空黃瓊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愛
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扶。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扶。
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
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
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舊劒而王。掃除秦項。
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
朝。外戚專恣。所寵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
絕漢祚。天維陵遲。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
挺。繼統興業。創基氷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董功
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
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
漸衰。陛下初從藩國。受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
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
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
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蹇陛下
耳目之明。更為讒嘖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
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
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且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敗。弘
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
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
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
則鳳凰不翔。刳胎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
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

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功。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澂。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錄。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所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時詔三府掾屬舉謠言。太尉掾范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

靈帝中平元年。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常侍趙忠惡之。

獻帝時。大尉公孫瓚奏論袁紹罪狀曰。臣聞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

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洛。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追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邟。口浪反。）鄉侯印。背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表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魏明帝即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關內侯蔣濟上疏曰。大臣太重

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戎也。往者大臣秉事。內外扇動。陛下卓然日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顛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譖。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由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思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齊王嘉平間。司馬宣王懿上疏劾曹爽曰。臣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宮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所親。以樹私計。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

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泰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奭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竇奭義訓吏兵以俟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奭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

晉元帝時祖約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妒約亦不敢遠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牋帝不聽約便徑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官選曹銓衡人物眾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墻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嘑

嗤嚅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朗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遠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眾謗帝不之罪

簡文帝時博平吳興聞人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徵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鈐為樂安令賦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

孝武帝時范寧出補豫章太守寧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磨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寧入參機省出

守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命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典禮。於是甯以此抵罪。

宋高祖初。尚書僕射王弘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廐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移興江涘。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為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閫闈。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貞。風聲噂喈。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然。曝之朝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以為永制。

文帝時。尚書吏部郎庾炳之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密奏曰。為國為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

不紓。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舊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邊相雅。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釁。既自籍籍。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群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惷既有所啓。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請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為不解。直是局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為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儔。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為肅戎。孔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它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為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紜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

言。関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辨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絮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欵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蔟。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門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命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黃門。太不政。若和故得停。大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共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太祖欲出炳之為丹楊。又以問尚之。尚之答曰。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公犯顏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秖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為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為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恭恭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恊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無賞

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穴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叡王令王反更不悟。命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舒達。所謂雖丸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出外。若能脩改。在職着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疊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勳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命臣等數人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遠鎮。公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臣不能盡己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為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

孝武帝大明中。王僧達被誅。謂為刺史顏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懷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罪狀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戒。子晳為戮。未有背本塞源。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諱忤己。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為甚。嚴詔屢發。當官責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奸數。苞藏陰慝。預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己。荷遇之門。即加謗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戾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上慮聞。內懷猜懼。偽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蕃。怨詈方肆。反脣服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

必協奸私。宣示親用。動作羣小。前冬毋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勳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營身衛。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巳被斥外。國道將顛。屢積慄怕。寇竊薛邑。蕪行闕於家。早負世議。逮身居崇寵。羣蕪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養。宿憾毋勇。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荐任。皆闕政刑。輒開毋楊庫物貨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歌。不異平日。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靈。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溪壑之心。在盈彌奢。虎冠狼貪。未之為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黜化。寔唯害焉。宜加顯戮。以彰威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辜上。未款便加大戮。且止免官。

南齊高帝建元四年。太祖崩。掌吏部江謐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及世祖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間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出謐為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狀曰。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爽世更局。見擢宋朝。而陰肆內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庚軫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敵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綱漏。得全首領。太祖任飭天地。方知逐圖。薄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勳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徼動。刀筆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詆黷舊侶。密

筵閑讌。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為己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奸自不露。欺主罔上。奸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參訪遺詔。覘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毀皇猷。遍嗤忠賢。麽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梗。列代恒規。勳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謐妄發樞機。坐構讟論。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灾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戾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詔賜死。

武帝疾篤暫絕。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丹陽令中書郎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欝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等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即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若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筭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已。無所忌憚。誹謗朝政。麽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詔賜死。

梁武帝天監四年。讌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幸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麽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方右萬休到臺

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群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朏。褒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並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扆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頹。縝即王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駮。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祗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縗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亹餘。飜為矛楯。人而無恒。成茲奸詖。日者飲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計之談。宜真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

太清二年。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梁以為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兇狡之才。徇高歡邪翼之遇。歡墳未亂。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失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後魏宣武帝時。侍中甄琛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司徒公錄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

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糺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為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明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明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

孝明帝正光四年。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尚書左僕射蕭寶夤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奸。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汲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酖。而正息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為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業。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韙。賁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藁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鐫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欵關而效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棲會稽。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寔

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苞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何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

孝明帝時。靈太后返政。以元乂為尚書令。解其領軍韓子熙。與清河王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攔。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乂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燕燕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為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慢。若非宋維與乂為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紜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閤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為王駮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拷掠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危言厲氣。發憤成疾。為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藏胷襟。實乃形於文翰。按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為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又藉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

於乂。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命元略南奔。為國巨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棄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為亂。荊徐蠢動。職此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執權。使四海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為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今凶徒奸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為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宜梟諸兩觀。滂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齒。遐迩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頒宸鑒。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乂死。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三

去邪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善睛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寃。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觧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冰。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譖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熲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命撿斥。及為煬帝所黎。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清混嫡庶。竟禍及其身。杜稷

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蒸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自觀五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冢引見。遂任心彈射。肆其欺罔。命在上震怒。臣下無以自安。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爭。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奸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與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言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群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其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疎淺。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奸而自由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奸狀漸露。仁發亦解出。萬紀貶連州司馬。朝廷咸相慶賀焉。

太宗時。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自陳幕府之舊。太宗深矜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它物。祇應為貧。賜爾絹百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過。魏徵進諫曰。相壽猥濫。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

府左右。其數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為王。與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既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命爾重任。侍臣云爾若任。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執既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時傅奕為大史令。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蘇。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復僵仆。遂不復蘇。

高宗顯慶元年。王義方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奸。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下奸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

調露元年。上幸東都。司農卿韋玄機作上陽宮制度弘壯。侍御史狄仁傑劾奏玄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奸。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武后神功元年。來俊臣倚勢貪淫。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諸武共
斃其事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上言曰。俊臣國
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結聚不逞。誣搆良善。賊賄
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太后下其奏。俊臣棄市。仇家爭歐其肉。
聖曆二年。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奏舍利。太后許之。仁傑
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誕。直欲
招致萬衆。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求入供奉。酺慢無厭。臣職諫爭。不敢不奏。太后勞之。
武后時。魏元忠為洛中長史。張易之暴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
相。嘗面奏臣孥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
不悅。由是諸張深恚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年老。不若挾太子為久
長。太后怒。元忠謀反。下元忠獄。竟坐貶元忠高要尉。元忠入辭。上言
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必思臣言。因指易之昌宗曰。此二
小兒。終為亂階。
時拒彥範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
其奸。武后以昌宗嘗自帰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思苞禍心。憶測
天命。皇神降怒。自適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
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熒惑聖心。既自帰露。而尚與妖人祈福
穰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
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
亡。請付三司考治。

時來後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李昭悳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悳頗怙權。為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强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猒怠細政。擢委昭德。秉揔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强愎。聾盲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敕目。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献可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興駮異。是陽露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讞。皆承風指。陰相傳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千百之貲。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

時李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李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二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

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

中宗復位時。侍中桓彥範上書誡帝曰。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孱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

神龍元年。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流普思於儋州。餘黨伏誅。

景龍元年。僧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奏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

四年。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典朝政。紹京縱情賞罰。衆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為蜀州刺史。

中宗時。崔日用與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睿宗即位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暐謀。使

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曦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暐洩其謀。上流幽求於封州。

玄宗開元元年。詔周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後利貞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僇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綬。委以藩維。是絀奸不必行也。疏入遂寢。

四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搆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貶日知歙縣丞。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丈夫欲滅奚契丹。柰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德宗時。起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痏。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群臣願食其肉且不猒。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荅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

閒外廷。并敕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謙官竭力爭
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
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
時判度支班宏卒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薦李巽。帝
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奏曰。臣聞君子小人。用舍不並。國家否泰。
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
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
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蝥。梁木之有
蠹也。眯離粟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
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蝥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
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
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豈將有意僻而沮之

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徃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奸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頓擇左右親信。燕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倘迟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襲亡。特詔迟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術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一作浸廣。宣索漸多。迟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巖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迫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聲。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數下。詈譽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歛怨於人。欺天陷君。遠迩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裁制邦用。慶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慶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慶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慶支勾覆。又有御史監令旬旬相孚。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迟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審安上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

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常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覈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庾支舉奏是虛。誣訐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詳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庾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庾支奸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閭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書合給用。則出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奸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遺寇賊敓竊。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逝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耘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萬代。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惧思。奸威既沮。於四

方。檢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逐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准平。抑制市令。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便下徵。重困疲甿。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圌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勝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烏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夐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卒。志猶未固。充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勒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欠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諸蕃殊多。歲內以來。必無缺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鑒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書。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榮靡替。其為蠹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寶式天工。內捴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係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祕緘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嗟遷。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缺會朝之禮。徇其鄙吝。大蠹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

飲宮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聚客大誇。不命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情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粮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群。里中喧闐。常若闤闠。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斁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下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奸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狂躁滿盈。既懵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奸贓。無不狼藉。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群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聖主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赫。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

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太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缺粮資。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皆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憶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媟。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靦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群司。幸其缺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忽然禮義之府。衊污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奸。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奸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廐輟莝。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聽。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捐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体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

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迎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斁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諂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讒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奸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

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己者之資耳。

尚何賴於財賂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群兇。師旅繁興。徵求寖廣。榷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毗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覩之矣。而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缺。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

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烝。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渫呻吟。凌風飈。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蟊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己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

藏於囷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憸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綴。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係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

名。皇甫聚楠之變行而周厲奚顏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
灾禍不及邦國者乎。辭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吾。而委罪於
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
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言多順
衷旨。今若以罪實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
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
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
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
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
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迹。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
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
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

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
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
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臧。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
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係。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
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
欲莫不諧。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石相須不為是。取
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臣輔戒幾乎息矣。臣
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
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
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
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諠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
其人有幾。陛下誠命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

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
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
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
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扆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
亦以此自負從陛下麻播遷之鼯卼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
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
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
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
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為願迴睿
聽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
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時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右諫議大夫陽城
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
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
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
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
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憲宗時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
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
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
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時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
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
之初而小將敢尔唐突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

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時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乱京輦。上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竪構乱。震驚山東。奸臣作用。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命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弘簡樞密。稹解翰林而恩遇如故。

時昭義軍監軍劉承偕太后養子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悟執承偕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何如處置。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忍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不得已。流承偕於遠州。

文宗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中書侍郎李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

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訛天資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名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訊注皆怒。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武宗會昌四年。以趙嵓真為道門教授先生。得幸。李德裕諫曰。嵓真敢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嵓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嵓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時邢洛磁三州既降。郭誼懼。謀斬劉稹以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李德裕對曰。劉稹年少懦弱。驟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斬之。

宣宗時。京兆尹韋澳既視事。豪貴歛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勢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寵之。如何。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晉高祖天福間。楊昭儉為翰林學士。時驕將張彥澤鎮汴。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機。樞建諍臣。彌縫其闕。今則諍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衙寃若固當昭雪。為姦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命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寃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蕃。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寃抑之善。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

宋仁宗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為丁謂復還。殿中侍御史陳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今禋柴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用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

景祐元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奏論許申妄薦狂人疏曰。臣聞。左道亂政。大奸不可逃刑。閑邪存誠。明哲故能早辨。言偽既誅於兩觀。德凶必屏於四方。俾諸諂佞之臣。以絕僥求之路。竊見三司判官工部郎中許申。久塵寵祿。莫著功名。昔居刑獄之司。劾無狀而寢命。後列尹京之幕。起公議以歸班。既已黜而復升。見多岐而挾詐。近者風聞罷官漕運。入覲闕庭。旋列計司。累膺殊用。不思展效。唯急趨時。乃妄薦於狂人。妄言精氣。俾先容於內寺。上瀆威顏。而況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毫芒之失。為害必深。呼吸之中。其慮安測。古人謂服藥有害。微臣謂行氣亦然。豈可肆行幻惑。柳泌以合煉丹藥。終不免誅。杜景之求訪異人。盡為怪誕。苟久習於左右。必貽患於君親。衆實有言。罪當無赦。又聞錫以白金五百兩。無名受寵。亦駭聽聞。忝為人臣。不知忠孝。接引詭道。狂冒天聽。盜竊厚恩。益長奸弊。將巧圖於進用。必有玷於觀瞻。大紊國綱。宜除君側。伏望追還所賜。免摽濫賞之名。黜去匪人。以杜傾邪之漸。

景祐中。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孫沔為陝西轉運使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之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

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脩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

慶曆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為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奸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為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

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者有所為。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諧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

脩又奏曰。臣近日竊聞李淑奸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奸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者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人主自行。去住之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奸邪險惡。天子欲力安。而中書必未肯行。若不自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為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為陛下除去奸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群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郎閤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奸邪藏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

脩知諫院。又上奏曰。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察訪使。殘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重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郡。軍資甲仗庫。蓋為知州王茂先

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恣其劫掠。其李正已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洵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彼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洵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糊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洵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令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

脩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洵張昇違廢詔書。並不案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洵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今諸路轉運使不案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洵等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歎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令著自廢詔書。亦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則更無稟畏。必効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惜人行法。況洵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洵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効。徐議復資。亦使過之未及按察。而賊已率至。又部內官吏如鼎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

西慢賊。經年不能勦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部內官吏。顯是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遣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曾行遣。便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為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輟降洎等一兩資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

慶曆四年。脩又上奏曰。臣伏觀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兗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損害舟船。特令脩撿。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陛下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為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令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細碎刻剥。自兗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

闕。六聞南郊漸近。請事六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用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六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之用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

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兗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令後小人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躰。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

脩又上奏曰。臣近有劄子并當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徇私。妄言王兗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命推究。勘得兗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行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怨。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兗臣不陷杜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使令後選用之人。不敢尚奉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

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

脩又上奏曰。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忝朝廷差充轉運
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躰量轄下
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虜
通和之後。弛脩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廢廢。朝廷悔鑒前弊。故先
慎擇官吏。務欲脩整頽綱。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
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躰量大小文
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邦政臨莅闕悞。朝
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
驚。軍情未帖。相州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衞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
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陛下豈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歷祐頃
知澶州。引惹脩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曾
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藉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昷之奏論
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還近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
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
慎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厮之材。若以魯劾僕使之勞。不忍廢棄。豈無
閑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儻
或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
廷頒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指
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

去邪

宋仁宗至和元年。殿中侍御史趙抃論道士傳授符錄惑衆疏曰。臣竊聞有信州龍虎山道士王守和見在壽星觀內寄居。昨秋中曾糾集京師官員百姓婦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錄神兵為名。夜聚曉散。無知近日。此法浸盛。傳衆作法。布滿街坊。又欲即今月十五日夜於本觀登壇聚衆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豈宜輕縱之下。容庇妖妄之人。深屬不便。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開封府捉捕勘斷。押回本鄉。免致動民生事。

二年二月。抃再乞追寢王拱辰宣徽使新命劄子曰。臣等官忝御史。當得言之地。覩朝廷有大除拜。倒置失次。前後彈奏。未蒙允從。臣等若因而默默。實朝廷於闕失。則辜負陛下任使之意。宜得失職之罪。

今是以不避斧鑕。而三冼瀆宸聽也。未賞善刑惡。國家之重權。陟明黜幽。人主之大柄。如王拱辰凡百趨向。莫非奸邪。自虜庭使回。罪狀居首。吳奎輩例皆貶降。唯拱辰不動如山。外議以謂陛下至公。必不庇拱辰。而執政臣寮。極力庇之。拱辰惡不被刑。幽不被黜。人心悒悒。至今未平。柰何紛紜之際。忽除宣徽使判并州。臺諫極言非宜。朝廷止為易地。宣徽使名仍舊。拱辰不避羞恥而當之。陰竊營求。冒急辭謝。章疏論列不已。政府視之如無。外議皆以謂陛下至公。必不私拱辰。而執政臣寮。極力私之。拱辰無善授賞。不明而陟。萬口一語。皆云不當。緣宣徽使職名太重。非曾任兩府有勳績者。不宜輕付。何況拱辰轉尚書左丞充三司使才及半年。無勞効。有罪惡。輒敢當此謬恩乎。破祖宗之例。不可一也。損朝廷之躰。不可二也。開僥倖之路。不可三也。拱辰授一宣徽使。犯三不可。陛下何惜不追拱辰之職。而使國家之重權。人主之大柄。不為執政臣寮所竊弄也。臣等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斷。早賜指揮追寢拱辰所授宣徽使新命。中外幸甚。

抃又論李淑疏曰。臣等三次具狀彈奏李淑再充翰林學士不當。未蒙施行。伏慮朝廷以臣等所言李淑不忠不孝。為行乖惡。未足以取信。或者執政之臣。不采中外公議。曲為蓋庇。不即別白於陛下之前。使淑之恩命遂非而不改。只如知開封府時。醜穢事迹。播於聞聽。在鄭州作詩諷詠前朝。語涉烈祖。以養親為名。辭避外官。却居內職。此前來諫官。及臣等今來累次論列分明。若此等事。罪不容誅。陛下寬仁恩恕。未加竄殛。尚居經筵。猶未允清議。豈可更復翰林學士之命。如淑自茲進用。竊恐奸邪路開。小人類進。賊賢害政。不為朝廷之福。伏乞特降聖旨。早賜寢罷淑所授恩命。

抃又奏曰。臣近累次彈奏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并海棠自縊。別

有痕傷不明。及家聲狼籍。屢在假告。占據奴隸。違拒詔獄等。未蒙指揮施行。今竊聞制勘院更不依條追攝。合要照證人。便乃只據單詞。隱忍而罷。不顧公議。但酬私恩。遂使衆口沸騰。攸司舉駮。且法者。祖宗之所繼承。朝廷之所遵守。小足以律愆誘。大足以摧奸邪。用是以澄天下者久矣。伏惟陛下以仁聖臨御。不宜不慎惜之也。今執中身為輔弼。手持權衡。很愎任情。殺虐無罪。始則得請制獄。即差近臣終則黨占廝役。遂爾中輟。柰何執中以一身之私。恃陛下之寵。負陛下之寄。屈祖宗繼承朝廷遵守之法。可不念哉。可不痛哉。萬一此後。權臣復有犯法者。雖欲窮究推劾之。設若引以為例。則臨時如何處置。法不得妄自今日始矣。臣愚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正執中之罪。決中外之疑。示天下之法。不為柄用之臣所屈撓也。至如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此等事則天下之所共聞。陛下之所洞曉。臣故不敢一一條奏。慮煩宸聰。臣孤危之迹。待罪憲府。不識權要之難犯。不知刑禍之易招。唯思乃心報陛下之恩。一有補於朝廷。雖死無悔。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抃又奏乞罷免陳執中狀曰。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興廢制獄。乞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聲狼籍之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為虛。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不緊舉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臣自為安全苟且之計。既負陛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憲臺瘝官失職之罪。故臣偷生惜死。不忍為也。臣嘗謂執中不學亡術者。輔弼之任。須通古今。寡識少文。則取誚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熒惑宸聰。敗壞國體。又祖宗朝除翰林學士。素有定制。豈宜過多。今執中既不師古。又不詢訪博識之士。唯愚

暗自用。遂陳除至七員。此執中空缺。宜罷免者一也。臣嘗謂執中措置顛倒者。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嘗罰在手。率意卷舒。至如劉湜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廣州。最處烟瘴重難之地。而湜被命遠行。待制之職。龍圖閣直學士。又吳充鞫真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宜罷免者二也。臣嘗謂執中引用邪佞者。中外委寄。當擇賢才。館閣清官。豈容憸巧。而執中樹恩私黨。不顧公議。至如崔嶧非次除給事中。移知鄭州。鄭州尋罷。而給事中不奪。所以今秉嶧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宴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奸謀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臣嘗謂執中招延卜祝者。未宰輔事業。聖君倚毗。宜為國家廣納賢善。而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語者。皆達劉扑劉希叟之輩。柰何嚴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為。衆所共駭。此執中頗僻。宜罷免者四也。臣嘗謂執中私讎嫌隙者。攸司之法。天下公共。執中輕重出已。喜怒任權。至如邵必知常州日。註誤決人徒刑。既自舉覺。護會赦宥。又該去官遷官。執中素所惡必。乃罷必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来有汀州石民黃勘入使臣犯贓。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虛枉。却只降民黃差遣。以邵必比之。民黃。則民黃所犯絕重。而斷罪遂輕。邵必所犯絕輕。而斷罪反重。縉紳議論至此。無不嗟憤。扼腕。此執中舞法。宜罷免者五也。臣嘗謂執中排斥良善者。夫正人讜議。邦家之光。執中陰險。中傷欲人杜口結舌。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既得罪。出知鄭州。呂景初語。馮京疏言吳充鞫真卿刁約不當。以

無罪外黜充等。尋押發出門。又落馮京脩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者。由執中也。士夫唱譁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臣嘗謂執中狠愎任情者。夫仁澤之及。昆虫不遺。自陛下仁聖臨御。三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而執中人臣之家。恣行虐害。雖臧獲甚賤。亦性命不輕。如女奴迎兒財十三歲。既累行箠撻。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躶凍。封縛手腕。絕其飲食。幽囚扃鎖。遂致斃踣。又海棠一名。因阿張打決逼脅。遍身痕傷。既而自縊身死。後來又女使一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府施行。凡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冤。聞固不少。因而興獄。尋自罷之。厚顏復來。無所畏憚。三尺童子。亦悉鄙誚。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臣嘗謂執中家聲狼藉者。夫正家刑國。明哲所為。非禮能言。古今共恥。執中帷簿醜穢。門梱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史。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貧窘。不一毫賑卹。縉紳語及。共所赧慙。道塗喧傳。相與嗟唶。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是可罷免八者。柰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堂之上。其意非它。是欲恩所未恩。讎所未讎。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然爾。方天文謫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官師衆多。虜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敝。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議。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德一體。謨猷出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拭目。聞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臣非不知循默顧避。諛佞迎合者。速致富貴。危言犯顏。干忤權要者。立被投竄。臣所念者。為身計則狂。為國計則忠。不愧古人之所用心。不辜陛下之所任使。干冒旒冕。甘俟誅戮。臣無任待罪激切屏

營之至。

抃又引詔書再論陳執中狀曰。臣伏覩近降詔書有尸言責者。或失於至當之語。臣以謂自朝廷至舉天下。自輔相至百執事。孰為忠義。孰為奸邪。孰為賢正。孰為欺詐。陛下念堯舜知人之難。歎則白真偽而進退之。莫若取中外之公議。欲聞中外之公議。莫若信風憲之直言。故惠音丁寧。遽然下詔。今御史臺。陛下耳目之司。當是職者。既能言之。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斷之不惑。聽斷之必行焉。雖朝廷至舉天下。雖輔相至百執事。某忠義。某奸邪。某賢正。某欺詐。無所逃遁。莫不悉知之矣。知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奸邪欺詐既退黜之。夫如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睿宋基業僅百年。祖宗繼承。使綱紀不破壞者。有禮法而已。夫樹禮法而不破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臣陳執中居廟堂之上。自去年春正以來。處置大事。遠越典故。失意希旨。動是乖繆。身為大臣。既破朝廷之禮。而私門之內。信縱嬖人。殺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慶之。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無慚恥。不郤人言。身為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御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無不當。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已嘗疏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言。無不當也。陛下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者。固已勑戒之矣。若言之無不當者。願陛下聽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用附執中之人。排解熒惑之偏說。不足信也。臣愚伏望早賜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廷之禮法。振中外之紀綱。念祖宗繼承之艱難。廣社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天下得以安。公以示詔書之出不徒然也。臣無任懇切屏營之至。

嘉祐五年十二月。許為右司諫。同唐介王陶乞寢罷陳旭除命劄子

曰。臣等伏見除樞密直學士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下。深駭人情。伏緣旭先為諫官日。有張彥方者。依託越國夫人宅。詐為官誥賣與富民。廣受贓賄。是時京師恟恟。以其事連越國。開封府勘劾不盡。朝廷差朝官杜樞錄問。方行舉駮。未及施行。漏洩于外。遂改差旭同入內都知。代樞錄問。旭得此獄。以為奇貨。滅裂情節。便為了當。且旭身為諫官。奸邪佞媚如此。陛下觀旭此節。可謂正直之臣乎。復自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除知瀛州。與內臣閻士良妓妾飲宴。交相結託。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其時文彥博當國。賈昌朝為樞密使。兩人方相傾立敵。彥博以旭舊相用比。遂引知諫院。使為鷹犬。旭明知龍圖閣直學士。自是因移成德軍恩典。既罷前命。即合辭避。貪竊僥倖。嘿無一言。且旭職為侍從。而附會權臣。苟取名位如此。陛下觀旭此節。可謂潔廉之士乎。昨知開封府。唯務姑息小人。以干虛譽。

經年在府。殊無治狀。有百姓訴為內臣史昭鎬欠錢僅千環。旭以昭鎬是入內都知史志聰管句內東門史昭錫親屬。並不理索。施行。又皇城司親從官蓋乂入延福宮。捕獲送府。臣陶時有奏狀。言宮禁之內。理絕非常。而宿衛之人。自為奸宄。易衣持仗。夜入宮禁。情狀深重。乞下開封府根究本情。重加刑戮。管句皇城司臣寮。重行降黜。旭專為身謀。畏避權幸。却將蓋乂作竊盜衣物。計贓定罪。只收堅同保地分人員。並引疎決釋放取旨。皇城司官員。全不收堅。臣陶當時累有論列。其蓋乂蒙樞密院進呈決配海島。皇城司官員。中書行遣罰銅試勵。旭意在庇蓋皇城官員。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奸盜為意。且旭職司輦轂。壞法市私。輕縱奸宄。媚結權幸如此。陛下觀此節。可謂公忠淳實之人乎。一旦忽用旭為樞密副使。不知在陛下聖意以旭為正直耶。為潔廉耶。為公忠淳實耶。且宋庠之過。不過昏謬無狀耳。固未

有如旭前所為奸佞之罪。今罷庠而用旭也。謂之廢罪。則庶乎其可。謂之進賢。則恐貽陛下知人之失矣。兼外議喧沸。皆謂旭與管句御藥院王世寧通家往復。與史志聰素相交結。力為主張。我此超擢。伏望聖慈察樞機之府。非宕奸佞之地。速賜指揮寢罷旭之除命。以副公議所是。樞密院已有三員。不至闕事。伏乞更不差填。臣等職有言責。不敢嘿嘿。唯陛下裁擇。

抃再論陳旭乞黜守遠藩劄子曰。臣等伏見近日除陳旭為樞密副使。物議喧沸。以為不當。臣等已具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旭奸佞不公事狀甚展。乞行罷寢。未蒙施行。竊緣旭有佞邪之才。由廷干進。自頃為諫官代杜樞錄問張彥方公事。諂諛貴幸。滅裂情節。便為了當。已為天下正人之所鄙薄。厥後附會宰相。結託中官。苟取祿位。曾不蓋愧。昨知開封府日。意在庇羞皇城司內臣。將夜踰禁垣親從官蓋又引赦釋放取旨。其皇城司官員。案後並不收竪。及以內臣史昭鎬是入內都知史志聰親屬。句當內東門史昭錫之弟。欠負進士趙烈屋業錢七八百貫。旭結媚諸史。將詞狀判收不行。有冀州進納富民李士安者。京師號為豪右之首。典下中書。吏人偷公用銀器事發。其銀器上有中書字號。士安託旭同居表弟甄昂傳達意旨。不行勾追勘斷。其甄昂納士安錢二百貫文。其後更為士安理索。私債不少。旭於輦轂之下。作如此等事。欺君罔民。貪濁不公。專務諂悅陛下左右。越次干進。其不被罪廢。已為天幸。又況超越流輩。驟入樞府乎。自制命之出。縉紳相顧。失色於朝。士林族談。驚嗟于外。下至胥吏。莫不笑恠。以旭之命。頗出史志聰等主張。以至傳為俚諺。謂旭有二史之力。此言儻著。不唯有污於公朝。實恐上玷於聖德。伏望聖慈。下察公議。早賜指揮罷旭樞密副使之命。黜守遠藩。所貴朝廷清明。奸佞屏塞。

抃三乞黜陳旭以革交結權倖之風劄子曰。臣等近累有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新除陳旭樞密副使。公議不允。乞行罷黜。未蒙施行。伏緣臣等所論列旭奸佞不公。事狀甚衆。且旭為諫官錄問張彥方公事。有所庇蓋。而不疏駁。罪一也。知諫院冒受成德軍轉官恩命而不辭。為宰相文彥博鷹犬。罪二也。知開封府寬釋夜踰禁垣親從官。而故出皇城司官員不收竪。罪三也。屈抑進士趙烈索。史昭鎬屋業錢七八百貫。詞狀不行。以諂媚都知史志聰管句內東門史昭錫。罪四也。故縱冀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之罪。而同居親情甄昂取錢二百貫。罪五也。交結句當御藥院王世寧。託為親屬。而通家往還。罪六也。自制命之出。縉紳而下。至胥吏輩。傳為俚諺。云旭得樞密副使者。二史之力。罪七也。旭之曲媚貴倖。交通宦官。私邪不公。干取柄用。罪惡如此。陛下縱不惜一樞密副使以幸旭。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公議何。伏望聖慈。革奸邪交結權倖之風。杜中人利進柄臣之弊。察政府重任。非佞人由徑進取之官。黜旭遠方。稍正邦典。

抃四乞早賜宸斷屏黜陳旭劄子曰。臣近以余東旭充樞密副使不當。曾具狀并三次同唐介王陶連署劄子論列旭私邪事迹。乞行追寢。已是多口。未蒙施行。夫天下治亂。繫時政得失而然。朝廷安危。由柄臣邪正之致。故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佞臣進者亂之基。古人極言。不可不慎。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固多。其得失邪正。豈逃聖覽。凡進一人。公議允矣。人言息矣。斯可謂之得人矣。凡用一人。公議不平矣。人言為不可矣。斯可謂之失人矣。有言責者豈常好辨哉。是亦逼天下公議。為朝廷斥邪倖之黨。杜奸慝之門。職當然而不得默也。如旭之為諫官希旨錄問張彥方公事。及冒受諫院恩命。附麗大臣。知開封府。寬釋踰禁垣親從官之罪。以庇蓋皇城司內官。抑塞趙烈訴

史昭鎬穴屋業錢詞狀。而陰結史志聰史昭錫之援。故京師俚諺謂旭有二史之力。故縱有罪豪民李士安。廢屈邦法。而同居親情甥昇約士安賄賂不少。因緣御藥院王世寧聯親通家。未往。旭作如此等事。一旦驟進樞府。欲使公議先而入言息。其可得乎。易無妄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天命不祐。行矣哉。言尼不可妄之世。獨用不正之道以求進。徒天不之祐。在時未見其為利也。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言其勿使滋蔓為稼穡之害也。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言人君當用平正之人。無小人近以取危殆也。語曰。逸佚人。言為國者。近梗佚之臣。則非其福也。臣愚伏望陛下察視旭之所為。鑒詩易聖賢之訓。敕朝廷用人之失。早賜寤辭。罷旭樞密副使之命。而屏黜之。庶使後來懷私挾詐無所不至之人。得以為誡。臣無任為國納忠之至。

嘉祐六年正月。扑五論陳旭自乞速貶。劄子曰。臣竊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知人。其次無大乎納諫。故知人則忠邪判而委寄審。納諫則壅蔽開而善惡分。恭惟陛下臨御已來。懇以二者為意。間或用人有失。必採臺諫封章。天下議論隨即罷去。故禍却於將兆。福來於無形。中外以之欣歡。國家以之鞏固。而陛下知人納諫之德。超邁三五。動植咸知。伏自擢陳旭為樞密副使。制命之下。中外駭然。既玷陛下知人之明。臺諫博採公議。按旭有奸佞之實。附麗權貴。交結宦官。在天府則唯務貪私。居諫垣則但聞阿倚。歷條事狀。連奏封章。迄今兩月。而陛下尚容回邪。未行竄逐。有玷陛下納諫之德。夫旭身為人臣。智慮百端。巧取富貴。而玷陛下臨御已來知人納諫之二德。使天下有以議議。則旭之罪戾。又可追誅。而況機密要地。兵柄所歸。雖當平時。烏可輕授。一旦苟有緩急。如旭豈堪興謀。臣是以憂患未萌。為國遠慮。

每有論奏。不覺繁多。伏料陛下天地至仁。日月至照。念祖宗創業之重。治亂在官之由。察臣論列之不私。辨旭罪狀之甚白。早黜旭於散地以快天下也。陛下知人納諫之二德。庶復煥於今日。而垂光於史冊矣。況臣與旭素無讎隙。與臣又是同年及第。臣不敢惜事契風義之失。實可憂朝廷公論之去。若陛下尚以旭為忠正可任。以臣之諫諍為誣。則乞貶臣遠方。以謝於旭。在臣誅殛流放。於身不計重輕。唯陛下裁斷。

抃論陳旭乞待罪劄子曰。臣伏以天子至尊。百辟至衆。賢邪盡在。真偽雜然。不用忠言。何以早辨。恭惟皇朝。繼承四聖。昌明百年。從諫任人。罔不由此。太祖自建隆下詔令百官轉對。故下情上通。公議得進。太宗雍熙中。勵精求治。改拾遺補闕為左右司諫正言。切責丁寧。極言得失。一日謂呂端曰。宰相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真宗祥符中。詔置諫官六員。其畧曰。或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並許諫官論奏。陛下以聖明寬仁之至德。體祖宗諮謀衆正之大猷。臨御以來。開納諫諍。綱目振舉。雖古之興王治世。未有逮今日之盛。故左右疑丞。中外臣庶。其賢否邪正。忠佞清濁。無能逃聖鑒者。聽正論。採公言。示天下以不私而致然也。伏自去歲罷宋庠樞密使。二府兩制同時除拜十三四員。其不叶公議而人言喧甚者。獨樞密副使陳旭而已。臣與諫官唐介王陶洎臺官范師道呂誨等。各言旭罪狀。章奏紛委。至今兩月餘日。未蒙降黜施行。臣不避重煩天聽。復用條件開陳。謹按旭早為諫官日。同與入內都知錄問張彥方偽印官告事。滅裂情節。附會權貴。知瀛州日。數與鈐轄內臣閻士良妓妾飲宴。遞相結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已授賜賚。未到任間。即召知諫院。用附宰相。指蹤擊搏。其移成德軍增秩賜金一切恩典。更不辭避。

貪竊覬望。為世取笑。及知開封府。輕縱踰禁垣親從官。蓋又重罪。蓋庇皇城司官員不行收堅。以陰結本司宦官。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奸盜為意。有進士趙烈訴史昭鎬欠屋業錢僅七百貫。以昭鎬是內東門史昭錫兄弟。前後經半年。只理還三十餘貫。其間又判收不行。案牘具存。又句當御藥院王世寧與旭并呂誨同是親戚。呂誨與世寧未嘗來往。旭與世寧深相結託。張茂實王世寧俱是旭聯親。旭拜命之後。乞回避茂實。而不言世寧。隱情欺公。可驗深狡。懷諼迷國。見利徇私。巧進百端。無所不至。臣伏思陛下尊居巖廊之上。其臣寮進用有失。雖外議喧沸。人心不平。設非臺諫耳目詢訪。無所顧避。論列以聞。則陛下何從得知。旭所為蹤跡如此乖惡。而未即罷免。是臺諫之言不足聽也。大抵近輔樞衡。曰與國論得正人。則天下之幸。用奸邪。則非朝廷之福。伏望聖慈。早賜罷旭樞府之命。以副衆望。若以旭為正人。可任機要。謂臣之言不足聽。即乞竄臣遠方。以誡後之言者。臣更不敢趨朝及國子監等處供職。謹歸私家待罪。唯聖心財察。

抃又乞速行退罷陳旭劄子曰。臣等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故能叶熙帝載。助正天綱。況臣等職名諫官。實有言責。抱愛君之志。則惟恐朝廷施政繆盭。未濟三代之隆。負憂國之心。則惟恐朝廷任人乖失。未繇衆正之路。固不敢隱忠避死。自固身謀。偷合苟容。上孤聖寄。所以退嘗待罪而復起就職。言已忤意而尚欲極論。惟陛下察其至愚。憐其盡節。究極事理。垂恩聽之。則臣等生死幸甚。臣等昨見差除陳旭樞密副使不當。中外譏議朝廷用人之失。臣等尋具旭奸邪迹狀論奏。乞行罷免。百有餘日。章十數上。而天慈過仁。未賜省納。臣等竊以本朝樞密院與中書謂之兩府。均公宰之任。未嘗有與中人宦官連姻之人處其任者。豈非本兵之府。職事

機密。外司邊要。內揔武臣。不可使帷幄之內。交通知聞。陰窺人主起居。密伺禁中動靜者耶。今王世寧見充御藥。居中處要。密近左右。陳旭素號奸邪。貪利亡義。與王世寧是要家姻戚。居常往還。而陛下開此一端。進用宦官姻戚之人。參領樞柄。使得內外響應。相為表裏。臣等恐不唯今日稔養奸惡。可慮非輕。亦恐異時遂為本朝弊政。著在方冊。非所以垂永久。示萬世之法也。今陳旭詭譎萬計。營構黨類。陰進邪說。力拒公論。必謂若罷陳旭。則是與前日中外所傳。因宦官進用之說相合。如此。則上玷聖政。不若堅留陳旭。庶息人疑。夫邪人之言。熒惑天聽。但務封殖奸邪。行其私計。不顧蕪穢朝綱。虧損上德。自古至今使人主不能分別。君子小人邪正之論者。率由於此也。臣等伏聞聖人不以智治國。唯至誠可以化萬物。王者不以言動民。唯實行可以感群心。陛下欲弭人疑而不徇公議。則人疑愈深矣。陛下恐玷聖政。而堅留憸人。則聖政愈傷矣。且今天下之人。誰不知陳旭佞邪交結中貴之迹邪。天下之人誰不知陳旭是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邪。天下之人誰不知自太祖開國太宗真宗三聖以來。迨陛下臨御百有餘年。未嘗有御藥中貴人親戚入兩府之人耶。今陛下外不去陳旭。內不罷世寧。以風憲之司繩糾之任為不足用。以諫諍之臣獻替之言為不足聽。以歷代重選本朝舊規為不足法。天下之人不可家至而戶曉。臣等伏恐四海之內。莫不疾首上疑公朝。切議聖慮者矣。伏惟陛下濬哲聰明。聖合堯舜。輝光篤實。性與天通。在宥天下垂四十年。鑒燭萬事。幽隱必達。難名之美。甚盛之德。際天接地。巍巍無窮。而猶兢慎庶政。聽言納諫。如恐不及。此非下臣無知所敢擬議者也。然臣等更願陛下馭下之際。慎惜朝綱。用人之方。深存國體。不輕歷代至重之名器。不違三聖至公之成規。不開奸人內外交通之

弊政。取疑四海。貽譏後世。速行退罷旭之柄。用以解天下之惑。則朝廷清明。而聖政日新。天下不勝大幸。臣等冥惷。唯知事君之義。當盡愚忠。其所以觸忌諱。犯威怒。以取罪戾而不敢避者。亦臣等之職焉。唯陛下察公私。辨邪正。惜朝廷體。絕萬世弊。則臣等生死幸甚。

朴上奏曰。臣等風聞散直剩員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為名。因緣入內。副都知鄧保信援引入留禁中。外議籍籍。以為不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賊子。興妖造奸。必偽稱化金寶益年壽之術。以取媚人主。外託愛君之跡。內為亂政之弊。漢之文成五利。唐之普思靜能。濫恩既深。顯戮旋被。至其甚者。權移羣小。勢傾朝廷。稔成禍殃。延及宮禁。唐太宗憲宗二帝。號為英主。亦以服餌貽疾。取笑四夷。文宗之時。中尉王守澄引薦李訓鄭注。訖成甘露之亂。皆由依宦官而結王。假藥術以市奸故也。或謂燒變金銀。則天子以慈儉為寶。不當務此。或謂合煉丹藥。則前世為藥餌所悞。可以為監。左道無赦。古制有刑。今保信復引董吉禁中。蓋當事之初。理如無害。洎為弊之末。禍或從生。其董吉伏望聖慈。早賜斥逐。免致熒惑聖聽。鄧保信亦乞誡勵施行。

慶曆八年。右正言錢彥遠請焚瘞物故妖僧疏曰。臣風聞在京景德寺僧人。俗謂之言法華者。因病物故。而道路皆傳內降使臣令用布漆其骨。留於本院供養。謹按其僧本由病後言語乖越。其徒轉相誑惑。小人從而唱之。意在希求聾俗捨施財物。今既自化。別無異迹。忽令漆其殘骨。留貯寺中。切恐不逞之徒。妄傳神變。別起妖幻。伏緣昨來恩州叛卒。始皆假託此術。以脅多衆。乃至朝廷臨遣大臣督戰。方能擒滅。不爾。為國生事。今此僧近在輦轂。尤動人心。萬一之間。不可不慮。五代時。定州狼山寨有尼姓孫名曰深意。及死。坐而不壞。寨民孫方諫者。奉之。遠近神其事。衆衆頗盛。遂因為定州節度使。仍自立

弟行友為兵馬留後。至太祖時。遣兵擒行友至京。及訪狼山。輦其尼屍焚於京城西北隅。自此定州方始朝廷除節度使。蓋深達情偽。建威銷萌之至。況釋氏本教。亦不許其示相於外。徼福於無。況此朽穢之骨。復何所為。伏望聖慈。詳察邪正本末。上法祖宗英斷。特降指揮。令開封府監勒本院僧徒。將所謂言法華者。於城外依本教焚化。如有遺餘之骨。即於城外瘞藉。即不得放入京城諸門。及於寺院聚人供養。所貴不至有惑民聽。

仁宗時。知諫院司馬光論王逵劉子曰。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逵近降勅差知萊州。逵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為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污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為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逵年紀。及察逵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命親民。

光又論張田狀曰。右臣竊聞朝廷差屯田員外郎張田充荊湖南路提點刑獄。田之為人。傾邪險薄。前知諫院唐介言之甚詳。伏計朝廷已熟知之。提點刑獄。專按察之柄。繫一方休戚。今以傾邪險薄之人為之。誠未見其可。況田嚮者止自通判資序權發遣三司判官。因罪左遷知蘄州。議者已謂之大優。今到任未及三年。遂作監司。臣竊恐士大夫爭欲效田所為。以為進取之捷徑。不惟任使失人。抑亦敗壞風俗。伏望朝廷寢田新命。更擇端士以代之。實遠方吏民之幸。

光又論張田狀曰。右臣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為始。國家尤宜脊擇其人。田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佞其可佞。真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為賢才。夫

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嗇夫為上林令。張釋之以為嗇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恠其無張昌齡王公謹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為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為之。其飾偽行險躁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為湖南之吏民。亦為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荊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別賜擇人。

知諫院蔡襄論李淑梁適奸邪狀曰。臣伏見李淑罷開封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諫官已有論列。李淑行迹奸邪醜惡。不宜在天子左右。皆陛下素所知者。而天下之人未知朝廷如何處之。臣聞至聖之主。至治之世。邪人不能為患。猶必去之。舜有功二十。登八元八凱。去四凶也。以舜之明。雖有四凶在朝。豈能害舜之治。然必去之者。不可使邪人在側。使天下之人皆曰。為行如此。猶在天子之側。誰肯脩身潔行以為忠良。以此知邪人雖不為害。猶當去之。況能必為害乎。自古帝王非不知邪人不去終為大患。然有因循不去者。亦有以也。一曰不明。雖知心惡邪人而不能辨邪人之謂也。二曰不忍。邪人善為巧佞。君雖知之而不忍去之之謂也。今李淑奸邪用附。有尸鬼之名聞於天下。伏況陛下智照明了。纖毫盡見。淑之為行。無不諳悉。非不辨邪人也。臣每進對之時。陛下嘗謂臣曰。奸邪去。則朝廷之福。以此定之。又非陛下樂聞巧佞之言而不忍去之也。所以不去者。必以無實罪故也。臣請論之。有實功。有實罪。而賞罰不疑者。有司奉行也。無實功而賞。無實惡而誅。唯聖人自能別之。有實功而賞者。戰獲多少。財利豐寡是也。有實罪而罰者。殺人受贓之類是也。無實功而賞者。

節行是也。無實罪而罰者奸邪是也。是故聖人之議賞罰也。賞節行在實功之先。罰奸邪在實罪之上。故舜登八元八凱。去四凶。而曰大功。非聖人不能為也。臣力試奸邪。世人以臣不思後患。為臣寒心。笑臣愚魯。臣自知甚明。苟利國家。豈顧後患哉。臣不愛身。惟憂朝廷不即施行耳。奸邪不去。正人退縮。此正可痛心也。李淑梁適。皆有實罪。而臣輩所請者。只乞與外郡。有何難行。若大臣者有專權之嫌。有後患之畏。不敢明言去之。陛下何所憚而不為。願陛下為社稷為生靈留意幸甚。

襄又乞罷晏殊宰相狀曰。臣等切以宰相之職。代天工。斷國論。鎮撫夷夏。表則官師。非有經綸之才。廉正之德。而居之者。是謂失其所任。然當中外多事之時。苟能盡心竭力以濟公家之急。縱有不逮。人或恕之。而敢不恤物議。務營私產。與細民爭利。推其為心。豈可相天子而率百寮也。臣切見宰臣晏殊自登樞府及為宰相。首尾數年。不聞奇謀異畧。以了國事。唯務私家營置資產。見於蔡河岸上。託借名目。射占官地。蓋屋僦賃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軍人。日夕苦役。怨讟之言。聞於道路。臣等謂今年以來。災孽相仍。盜賊繼作。內有百萬驕兵。冗之卒。而不能更其法。下有億兆愁苦之人。而不能寬其力。盜賊屢動。延及嶺南。虜使交來。事緒未已。河決於北地。兵叛於邊城。觀此事勢。大臣之責。其過均矣。然晏殊當此憂危之時。恬然自安。窺圖小利。此於大臣中尤見其所為之謬也。臣等聞唐高宗朝。中書令褚遂良賤買中書譯語官地。為御史彈奏。貶同州刺史。又聞太平興國中。宰相宋謀與宣徽使張鈞互請官中邸第。太宗皇帝鄙其不識廉恥。宋謀以本官罷免。二人當朝廷無事。於官私有所營取。尚行貶降。今日中外人心憂危。殊為輔相。既不能了得大計。又占射官地。役善軍

人。日趂數十錢之資。情狀如此。豈可尚容於廟堂也。伏惟陛下以祖宗社稷之大。天下生靈之重。父付已為失任。加之營私忘公。無所媿畏。臣等伏乞陛下特出英斷。罷免晏殊。別求賢才以救時弊。

襄又乞責降馮承用狀曰。右臣伏見句當御藥馮承用小人。憑威恃勢。久招物論。奏受作坊副使句當北園者。臣切以承用小人。憑威恃勢。久招物論。致有抨彈。固宜竄逐。以示懲戒。今乃優與使名。兼管園囿。是以罪責而遷官任使。與無罪同。何以示朝廷賞罰至公之道。兼恐依舊出入宮禁。事體不便。伏乞聖旨特與降近下官資向外監當。庶協公議。

襄再論馮承用王守琪狀曰。臣今月初一日狀為入內供奉官句當御藥院馮承用轉西京作坊副使句當北園。臣謂承用倚威恃勢。久招物論。乞降近下官資向外監當。至今承用尚在京師。且承用既以事責郤自入內供奉官轉一資。何以明勸戒之道。臣切聞馮承用曾受供備庫使知磁州王守琪青馬一匹。郤安排侍御郭氏嫁與守琪為妻。且郭氏在內中執侍之人。雖得出適。承用出入宮禁。豈可受守琪送馬。後以郭氏嫁與為妻。守琪陛下之廷臣。豈可交結承用。敢娶郭氏。瀆紊婁童。中外傳聞。虧損國體。其王守琪馮承用各無恭畏之禮。罪當誅戮。乞送馮承用王守琪下御史臺根勘因依。以正刑典。臣備位諫官。庶事之有所損益者。乃敢論列。朝於必行。今承用未寘刑書。臣不得默默而已也。

襄又乞罷陳執中參政狀曰。臣伏聞制命以陳執中參知政事。雖眾議喧然。咸謂不當。臣慮傳聞未審。未敢指名奏論。尋於今月二十六日夜入禦子乞稍緩其命。容臣等上殿奏論。次日不蒙指揮。是陛下以所命得人。不容論列。臣切聞聖意以執中建皇儲之議。以為有功。故復大任也。臣見前代以來。人臣建皇儲之義者。誠為難事。或因後

宮爭寵。次序未分。或因皇子乘多。材德相逐。人臣逢此時。建大策。力排群議者。誠為有功也。真宗皇帝獨有陛下一子。天下之心。固自系望。皇儲之立。非陛下而誰。但以幼年未行冊命。又豈待人臣建言而後定也。執中於當年上言。正是窺先帝之意。自畜富貴。又豈為功也。伏況陛下寵遇執中。擢居樞府。西事之始。處置乖方。如要排墻殺元昊使人。又明降宣命。令邊臣入界打虜。致得元昊來攻延州。覆軍殺將。為國大恥。皆執中之過也。兼執中賦性強狠。不容同列商議。遂致如此敗事。陛下明其有過。尋已斥去。及任陝西。又以無功而罷。自青州專務嚴勑科斂。一向殘暴。此固衆人共傳也。才性如此。豈可置之廟堂。況今天下多事。生民困苦。天地災異。中外憂惶。正要任用才能之時。陛下但以執中曾有建儲之言。不念猶狠害事。任之政府。此乃牽私之意。安可副天下之望。臣伏乞陛下追罷執中前命。別用才能。如以臣言為非。乞行竄逐。

棄論呂公綽狀曰。臣近為呂公綽同判太常寺。丟失樂鍾至多。並不問罪。却除糾察在京刑獄。臣乞劾正其罪。依趙良規例施行。所有糾察勑書。亦乞追寢。未蒙朝廷施行。臣待罪諫官。所言悉皆公論。如呂公綽其父虔簡。執政之日。公綽倚勢賣權。欲施一悉。則預作因緣。欲行一事。則先露風旨。若以外人所議。直是貨賂交通。為宰相之子而暗禮威福之名。著貪婪之迹。為陛下之臣。豈復有恭畏之心乎。操履若斯。豈臣過論。況虔簡作相日久。舊恩遍滿朝中。或欲屈法以芘公綽之愆。或欲遷官以酬虔簡之惠。伏惟陛下持大公之柄。宰天下之平。示公綽均於百官。何必恣其僥倖。若朝廷以公綽失鍾之罪為輕。其糾察在京刑獄之任。即乞追寢別與閑慢差遣。若公綽不合陳論。乞加妄言之罪。使天下知是非有歸。不可空已也。

襄又論魏兼狀曰。昨風聞前淮南轉運使魏兼先自兩浙安撫回來。有旨俟命任滿日與直史館者。臣切見前來遍遣安撫使諸路巡察。惟魏兼寂為狼籍。是時杭越蘇秀諸州旱澇連年。疫癘相屬。富者疾疹。貧者流亡。哭聲遍野。餓殍橫路。魏兼專銜恩命。往布德音。不能急心竭慮。以副陛下焦勞之念。輒敢恣情宴樂。以飲百姓之怨。至蘇州留止三日。窮徹晝夜歌樂。娛遊本州。盡驅飢民。藏於祠廟。三日拘束。飲食無待。殍死甚多。隔年論旱詞狀。一程至吳江。方得收覽。諸州望風。悉遣妓樂。隔州迎候。睦州送至桐廬。至有樂人溺死。蘇州民譖刊板傳誦。臣畧得兩句云。纔與歌妓唱。動地飢民哭。杭州刻安撫夜飲圖。責於都市。飄聲惡語。傳於道路。緣魏兼與宰臣章得象晏殊並是親戚。當時無人跡兼罪狀。請加誅賞。以謝吳人。不惟苟免過尤。仍有館職之命。伏以賞罰之柄。國之大紀。今無功而行賞。已可痛心。況有罪惡而加賞乎。上下蔽蒙。紀綱隳壞。靡不由此。其魏兼上無畏法之心。下無恤民之意。縱有任使。爲肖盡忠。所有館職之命。伏乞寢罷。或降與小郡。以厲後人。

襄又論中書吏人劉式狀曰。臣伏見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金部員外郎劉式年滿合該例轉官賜紫。入轉運資序知州者。切以劉式本自賤微。因緣入仕。頻倚事勢。竊弄威權。臣畧條一二事以明劉式奸狡之狀。明道初。脩肯內庭。固無勞効。僥求名目。改轉朝官。景祐之間。輒求外補。宰臣留而不遣。姪男特授齋郎。非例推恩。事權愈重。慶曆二年。守當官周卞偷竊空字敕黃。僞作祠部。流散諸處。貨賣頗多。周卞事發之後。劉式與本房堂後官張用和方始陳首。舉覺。及開封府推成之日。懼見錄問。別有干連。上下通情。奏請周卞更不錄問。直命棄市。豈有中書吏人。陰結大臣。誣罔聖聽。罔換刑獄。又有守當官荊杞

爲婺州客人徐昞進狀。乞分家產。荊杞僞作內降劄子。取受昞錢一千餘貫。事將覺發。荊杞殺徐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闕人吏馬宗壽寫造僞勅下禮部。補蘇上達充齋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張仁惠有不覺察罪。降知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齊州監當。本房手分。並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周卞荊杞僞造殺人。其罪甚重。蓋緣當政大臣。曲爲芘護。並只罰贖。仍舊守職。不隔磨勘。依例轉官。伏見轉運提點刑獄不覺察部下官吏取受。並降移差遣。今來人吏纔八十員。劉式不覺察。苟免過愆。若更例與優恩。出典大郡。不惟小人僥倖。何以激勸將來。其劉式伏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當以表朝廷清明。不容憸人干託之罪。

吏部尚書夏竦上奏曰。臣聞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誠以君子脩身踐言。策名委質。垂紳佩玉。祿廩所豐。雖夙夜憂勤。盡瘁事國。犯顏色。觸忌諱。致君濟俗。猶恨無補。況季世澆薄。忠信淩遲。以巧詐爲良畜。以縉紳爲美利。司馬游四至九卿。漢君子恥其巧宦。蓋官業固殊商販。公朝豈尚諂諛。直道事君。三仕三黜。與夫蘊蓄巧心。陰射上指。致位卿相者。豈同日道哉。國家選用忠純。精求黎獻。中外輯睦。遠邇肅雍。柰人心如面。不能咸一。或用取冗效。而乖大體。謀私室而忘公家。至有起自賤微。驟登宦路。强爲明敏。剖析秋毫。事至細微。動煩旒扆。謀身千計。媚衆多塗。觀古良臣。頗殊於是。雖陛下法象天道。恢大皇綱。拯卹齊民。招延諫諍。而上下之吏。巧官尚多。或濫施刑罰。張皇威望。脩飾廚傳。沽買名譽。或妄獻謀畫。炫燿心計。陰行寵賂。規求薦舉。上負國恩。下速民謗。誠當廣示詢問。深究弊訛。抑退纖僞。優用蹇諤。稽復西漢之制。歲馳八使之輪。特選英賢。專任剛毅。按行方國。分驗治狀。明賞信罰。以禦其下。去邪決壅。以蘇其民。使清濁派分。遠迩

繩直。則公家之惠膏潤四海。陛下聰明。無遠弗屆。
宋庠上奏曰。頃因叛羌擾境。加以歲初日食風災之變。陛下省躬念
咎。勤勞日昃。思所以銷伏震異。詢逮下情。荐敕攸司。廣開言路。故自
春夏以後。或詣吏。或投匭。或遣近臣臨問。或於便坐引對。公私草澤
上封言事者。以千百數。大抵論兵料敵。不越攻守之策。虛談謬語。衆
所共知。道采塗聞。互相求丐。然質其實效。可施于用者。卒無得焉。其
間尤可恠者。王建中以通籍之臣。乃言今之天下。非陛下之有。李元
振不逞狂竪。而献封削牘。字皆方寸。辭意悖慢。侮蔑朝儀。丁腴卜祝
之家。濫名貢士。雜引星變云。京師且有大火。王翊胥徒賤品。因緣薦
道。累求上殿。縉紳蹉笑。李可久原州酒戶。囑託奸邪。無功授官。正人
切齒。若斯之類。皆當伏誅都市。投棄遐荒。布告天下。以清風俗。其餘
或恣為毀黷。或輕議災祥。述閭閻猥濫之辭。陳錐刀瑣末之利。妄為

器械。意度山川。薦達親聯。援引用黨。冒恩徼祿。情無不至。遂使天下
幸災好亂之輩。負愆失職之人。群吠京師。雀躍朝著。盱衡鼓舌。曾無
嫌忌。陛下業已搜訪。務存包納。隨材第賞。皆過所期。矜愚含垢。未嘗
加罪。恭惟天地江海之量。非名言所能及已。然人道有上下。國躰有
重輕。下而犯上。則堂陛寖隳。重而可輕。則器鼠無忌。今使小臣末吏。
豎儒黔首。皆得攘臂奮筆。議朝廷大事。凌轢卿相。以為僥倖進取之
資。臣恐乘風隨流。蕩而不反。權削威弛。非國家之福。臣竊聞真宗咸
平初。亦有求直言之詔。尋以上書者類多誣謗。特詔登聞鼓院。更不
收接。臣欲望聖慈。下有司檢會先朝故事。明行止絕。其今日以前上
書已在有司者。委看詳官精加研考。奏聽朝旨。今後應內外臣庶。唯
訴寃告密。及通封言事。並如常式外。其餘一切罷之。若復妄陳軍機。
言涉斥黷。或外封上別題事目。并因請託封進入內者。並乞收送開

封府結勘依法施行。應遵舊章以協公議。
宋祁劾李孝友劄子曰。劾州司理叅軍李孝友陳首冒用鄉貫。因此及弟法寺斷從自首原免。許行改正。臣伏詳李孝友。身為儒士。業習詩書。宜於大義略有知識。今乃冒貫三代。明認虔州錄事叅軍李徹為父。改易名字。苟求鷹論。按春秋時。婦人尚知曰。父一而已。而孝友見利忘義。首亂大倫。棄已死之親。事假立之父。親疎交亂。昭穢外務。且不恭其親而恭它人。謂之悖禮。況自犯名教。畧無畏憚。此而可容。誰不可赦。伏望朝廷援其狂悖。投竄遠方。使終身不得更玷仕籍。敦誡偷薄。各識義方。
監察御史包拯論張堯佐跡曰。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兼景靈宮使。又同群牧制置使。制命一出。中外驚駭。緣張堯佐久以非才。濫同大計。利權反覆。物論沸騰。臣等累次論列。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徇寵榮。并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罔知所措。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遵守祖宗舊制。未嘗踰越。若乃進用臣寮。於先朝則李至丁謂自尚書叅知政事授節度使。錢若水舊任樞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於今朝則錢惟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堯咨以翰林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戩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并州二年。只授宣徽使。踰年方加節度使。此皆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望兼著。忠不輕授。今堯佐何者而兼是四職乎。況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陛下私於後宮。不獨於聖德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至甚者也。伏望陛下以祖業為重。以天下為意。免使奸倖有所窺伺。特出宸斷。罷堯佐宣徽使之命。仕以

外鎮。庶可稍息天下之議。

拯又論李淑疏曰。臣等伏覩除授李淑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者。竊以李淑未丁憂間。只帶侍讀端明兩職。嘗坐吟咏嘲斥前朝。語涉怨尤。事干烈祖。以此差知南京。自陳親老。遂乞侍養相次。又却充職。當時物議以謂纔乞養親。遽乃求仕。無致養之樂。有謀身之端。又以其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羣言未息。旋即居憂。今來服除。始還舊貫。仍居學士之日。乃處禁林之重。何故崇署之至如此哉。臣等所未諭也。且李淑素行。前後言者多矣。陛下亦具悉矣。臣等不復一一陳數。但指其甚不可者。陛下裁處。無使萬世之下。致譏於朝廷。則臣等之責塞矣。非於李淑有嫌隙也。臣等讀淨書。見轅固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受命事。當時猶為隱避。不終其說。漢景帝與湯武相去千餘年。非其祖宗。尚乃置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仲尼之將聖。於區區魯國。亦為之諱。蓋禮則然矣。李淑父子蒙國厚恩。其身久處清華。官職俱顯。秪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為名。譏切本朝。迹其用心。誠罪不容誅者也。暨緣羣議。稍示薄責。淑乃曲辨。益肆妄端。欲遂一己之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有過猜鷄晨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奉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間。烝烝孝治。格於群黎。謂之鷄晨。實累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為。敢爾悖慢。陛下仁惻。篤顧舊物。雖隱其甚惡。不賜顯誅。在乎物情。已為恩貸。今又增一學士。處之禁塗。衆議諠諠。實甚不平。況母年八十。別無侍子。臣等伏望陛下宸斷。落其翰林學士。與一外任。或命侍養。如此。則懷奸隱慝之臣有所戒懼。不敢謗讟矣。

拯又論郭承祐疏曰。臣等近冒再具論列郭承祐。以其上僭不法等

事乞朝廷重行降黜。今聞改差許州部署。雖罷知州之權。然依前爲節度使。在承祐所損無幾。於朝廷威令。則所損至重至深也。何則。承祐以親以舊。曲被優恩。有大罪而蒙生全。無微功而叨將領。便蕃富貴。出入寵榮。假使殺身未能報德。而乃恣逞奸慝。瀆亂國紀。身擁節旄。而姑息士卒。贓賄山積。而生事喧然。衆口謂之蓄謀。迹其用心。實亦不順。此其可怨。則天下之惡無不可容者矣。雖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山人不顧君親。切爲惕厲。況當熙洽之際。敢萌跋扈之爲。是誘藩臣。非曰我首。若不痛繩以法。斯則漏彼吞舟。使苞藏禍亂之人。何以戒懼而自戢哉。無臣等仍聞承祐在南京。非理決配過人及一二百數。昨揚攸分析裁四十五人而已。實有未盡。意其謂何。臣等乞再下南京。令子細分析承祐在往日決配過軍人百姓。依法不依法。作兩項聲說的實數目聞奏。候文字到日。乞朝廷別賜裁拔。知諫院請安置鹿皮道者。疏曰。臣聞善爲國者。必務去民之蠹。則佾身而財豐。若蠹原不除。沿道從何而興哉。竊見興國寺僧鹿皮道者。紹宗。自殘支體。稔慷奸詐。肩誘聾俗。聚集虎黨。創脩寺宇。鐫鏤佛像。糜費貨寶。不知紀極。方國家多事。財用窘急。豈容此等。恣行掊刻。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即成正道。有爲功果。非所崇尚。昔唐朝欲造大像。狄仁傑上疏論列。即時罷役。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庶品。博採羣議。凡所興造。速賜禁止。其僧紹宗。乞於外處安置。庶免惑衆。

右司諫韓琦論僧紹宗妖妄惑衆奏曰。臣伏見興國寺有外來僧紹宗。自今月十四日。於本寺後三門上。燃燈穿膝。出榜行遣。驚惑民庶。意在規求。易動之徒。觀施相屬。臣切見天聖編勅節文。僧道俗人。有

捨身燒臂煉指截手足戴鈐掛燈毀壞身體之類。並科斷訖。僧道勒還俗配邊遠州軍編管。居停主人及本院三綱知事僧尼廂鎮所由容縱者。亦行科斷。天下遵守。有犯無赦。豈茲皇居之側。都市所會。恣令妖妄。曾無止絕。此乃本寺庸猾之輩。誘命至京。將欺惑於朝廷。欲經營於建立。責其奸狀。固匪容誅。臣又慮佞佛之徒。曲聞上聽。以至宮闈之內。戚里之間。冀有須霑。益其夸大。苟損財而為助。固傷化之實深。臣欲乞特降聖旨。指揮撿會元敕。早賜施行。如或國家最重天戒。已停興葺。撙節邦用。惜其耗費。少寬犯令。特許行權。則當任彼化緣。俾從人願。固不可因而崇奉。有害政猷。輒論列於未萌。幸矜裁於無隱。

瑞明殿學士宋綬上言曰。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得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邪。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陞擢。議者為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用黨罔上。何以得此。用黨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用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五

去邪

宋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論程戡劉子曰。臣伏覩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竊以待賢才。賞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群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為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甚。在鄜延荷且偷安。以度日月。為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廷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賞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冒

濫賞。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

光又言曰。臣近曾上言鄜延路經畧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衆望。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唯在西北二寇。所以捍禦二寇。唯在諸路經畧安撫使。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鄜延。自以衰老畏人指目。專務姑息。取媚羣小。寮屬軍伍。尚無稟畏。況於外夷。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趙諒祚數違舊制。易姓建官。妄有邀求。不遵朝命。戡不能式遏。而容納其使。事之可否。盡諉於朝廷。則禦侮之臣。將何所用。事君不忠。孰甚於此。臣愚以為凡御羣臣之道。若居官稱職。衆所不及。則當使之再任。若立功立事為人所知。則當加之品秩。今語其稱職。則軍政不脩。語其立功。則戎狄驕慢。而朝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臣恐將帥之臣。宣力者無所勸。而懷奸者得其志。如此。而望彊埸安寧。四夷賓服。臣竊以為難矣。所以程戡新受恩命。伏乞早賜追還。

治平二年。光論陳述古劄子曰。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為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畧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邊。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為害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唯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偽。材氣勇悍。不懼戰鬬。從來國家賴之以為藩蔽。今述古知西

人欲來侵擾而自避飜覆之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生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唯已陷沒者。深可哭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止。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況述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歷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胸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暴很狡。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繆。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為。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警懼。

光又論皮公弼劄子曰。臣伏覩近降詔書於初任第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九年之後。擢為職司。既使之久於其事。又待以不次之位。此誠用人之要術。為政之首務也。然當茲選擢之初。天下士大夫莫不延頸而望。拭目而視。若得清脩孤直之人。則皆勸慕為善。砥節礪行。不肖者亦化為賢矣。若得貪污諂偽之人。則皆傾巧干進。飾貌盜名。安恬者亦變而為躁矣。此乃風俗之本原。政治之樞機。不可以不脊。自非有奇材異績為天下所知。未可容易當此舉也。竊見尚書都官員外郎皮公弼為吏之處。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猾。善為進取。在京師造請不倦。在外則書啓相尋。專用此術。致舉主三十餘人。一旦首膺茲選。天下之人苟有知公弼所為者。但私議竊歎。憤鬱喑嗚。莫敢發言。此豈可以稱陛下求賢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望哉。若所選之人皆如公弼之類。乃是開此徼倖之門。以為佞邪躁進之塗。恐非朝廷之福也。所有皮公弼。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勅歸本任。況今中外之官。本資序合入三司判官者。尚不啻數十人。豈得其

中全無可選擇者。願且選以補即目三司判官之闕。俟果有奇材異績為衆所知者。然後依近降詔書舉而用之。天下幸甚。

光又論王廣淵劄子曰。臣伏見新除王廣淵直集賢院。外廷之人。無不怪惑。偶語族談。莫知其故。或云廣淵以唇舌便佞遊走於公卿之門。蓋執政所薦也。或云陛下龍潛之時。廣淵以文章因陛下故人自薦達。素蒙知賞。故特加拔擢。此二者。莫知其虛實。若果有其一。皆非朝廷之美也。夫端士進者。治之表也。憸人進者。亂之階也。臣竊聞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之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為第一。若以此獲公卿之知。則其人固非端士矣。鄉以初任通判。編排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縉紳已皆相與指目以為僥倖。今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廷之怪惑乎。陛下方涖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寘諸不次之位。以率厲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王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龍潛之時。廣淵果魯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昔漢文帝時。景帝為太子。嘗召上左右飲。中郎將衛綰獨稱疾不往。及即位。寵待綰過於它臣。周太祖時。世宗鎮澶州。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奉。及即位。衆皆稱美材敏。而世宗終薄其為人。廣淵若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為臣忠謹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以厲人臣之節也。所有王廣淵新授直集賢院勅。伏乞追還。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傅堯俞論王臨疏曰。臣伏見殿中丞王臨為任莫州推官日。移雄州推官。因緣差遣拖延月日。就成考第。冒轉京官。後因魏景攀援。心跡皆露。御史中丞張昇包拯韓絳。知雜事范師道

等。相繼論列。朝廷更不根究。特追事蔽後所轉一官。猶與知縣差遣。人言不已。始降監當。公議紛然。遽令未定。而臨敢為欺罔。安引劉庠王洞例。欲從薄議。書罪。都不理為過犯。臣雖衰暗。殊用震駭。臣竊見王臨事狀。備於案牘。非有隱深瘼匿。不可窺而索者。取而一閱。則安冒之情畢得。公私之坐已明。乃能使李象賢曲庇其罪。夏防獨當其責。歷三中丞而不能正其事。經諸有司而不敢斥其過。不知王臨挾何術而至於斯也。急進則交結以圖佞倖。既敗則文飾以自解免。固巧官之傑。而奸人之雄。此而可容。孰為不可容者。朝廷既不令窮劾。但加輕罰。有司以元無案款。便為無過。臣恐刑典自此搖矣。王臨之事。案中皆具。而人所共聞。臣今不復備論。惟陛下察臣專愚之戇。誅臨猾巧之心。一以審官詹追官免勒停人定法從事。則懷援圖上者。不得肆其志。而舞文附下者。可以懲其後。臣不勝懇懇之至。

英宗有疾。既平。兗俞為起居舍人。上書皇太后請還政。父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兗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而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

兗俞知諫院。又論薛向驕曰。臣近有狀論列除薛向不當。以向孅險多機用援甚衆。自從被責。首塗經營。未離故居。邇此牽復。壞陛下賞罰之權。無以取信天下。且謂邊防之間。纔有小警。不當藉以為牽復罪人之資。及論薛向材質事狀。乞寢新命。皆悃愊公議。未蒙指揮降出。臣雖甚愚。深所未諭。謹條事體。重煩天聽。伏惟少賜詳擇。夫設官吏。責以言天下之事。其所論奏。當辨別是非。當否。苟涉阿私。竄黜可也。若言入則留中不下。面奏則置而不聽。殆非所以開廣聰明者也。

朝廷初啓首梗言路。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天資英斷當斷於是者。斷於非是。害政非輕。陛下視從諫如轉圜者為何等主哉。夫挾萬乘之勢。執生殺之柄以臨沮臣下。是豈艱哉。顧道理如何耳。陛下儻不深思。謂事以不移為得。臣恐自此以往。必有倚聖斷以售其智算者。況二府各有常職。詎容相侵。今樞密院事。報復往還。積為私隙。將何以帥正百官。共成天下之務。若曰。出自聖心。俾樞密院行之者。尤為不可。陛下拱攬綱紀而自紛之。誰為此謀。將誤陛下。審如是。執政者亦當以職分自陳。姑務救正以順成美德。不當苟且依違奉行。況薛向小人。惡足留神。如是謂今天下無如向之材者。欺罔不已甚乎。儻此事不改。非獨刑賞失當。是祖宗之舊法皆可廢而言職可以廢也。且薛向兩經樞密院除官。輒復追奪。何先帝謂之非。而陛下必以為是。此臣重為陛下不取也。伏望

併以臣葦前狀付外。必賜施行。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兗俞再論薛向劄子曰。伏為牽復薛向陝西轉運副使不當。累曾論列。至今未見指揮。竊緣賞罰紀綱。朝廷重輕所繫。臣之瞽言。亦已詳盡。與尋常風聞之說事體不同。伏望陛下早加詳擇。如臣言是。乞賜施行。臣言苟非。乞黜臣以誠狂易。循默觀望。既非臣所能。苟免取容。亦非臣所喜。干冒天聽。伏俟鈇鉞。

兗俞又論薛向劄子曰。臣嘗有狀論列陝西轉運使薛向爭奪館驛致前榮州應靈縣令崔令孫身死公事。今來再勘奏案已到。風聞其間事節與前勘畧同。輒復有言。惟陛下詳擇。伏以薛向倚恃權勢。作威作福。使天子之命吏。無事殞身。都不避嫌。自判本家詞狀。以送靈寶縣。所以縣吏奉行。不復檢驗。其死狀殊不分明。及趙約之取勘案成。所招情款甚略。自度非便。乃翻訴以疑衆。欺侮上下。機械無窮。若謂

向志在殺人。固為非允。然令孫之死本由薛向。今則南密張暐張奕等。各陷深刑。罪首乃從輕典。此臣前狀所謂未雪舊冤。更生新枉者也。苟不原情議罰。何以粗厭人情。向若偶為此事。猶或庶幾。緣向任性為虐。其來有素。鄜州三川縣令嚴寅。只因迎候差近。叱罵摧辱。所不能堪。即時發病。既歸而死。位在已下者。縱意陵轢。官居已上者。伺隙擒制。苟能附會。則曲法維持。自陝以西。幾乎道路反目。又其所領。皆是要司。部中舉官其數且百。專以應副有位。故為游說者多。臣又慮朝廷牽於用度。謂解鹽等事。非向不能辦了。須少假借以責其功。是大不然。其薛向敢為詭激。狙詐百端。移東就西。改頭換尾。以惑朝廷者甚衆。借令頗有實效。乃是聚斂之臣。不過能為裴延齡皇甫鎛之罪人耳。夫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疾之如何哉。方今經費猥多。民力屈竭。非陛下痛自儉刻。窮其本原。固不能為已。如欲崇獎聚斂之臣。賴以取濟。臣恐失之逾遠。今薛向高自夸大。以為它人無能及之。臣謂朝廷求忠藎悃愊愷悌以濟務者。或恐不多。如向之比。不患無人。大凡君上之馭臣下也。有勞則必勸之以賞。犯法則必繩之以刑。使猾奸者破膽知懼。苟圖其用。敢不盡心求償。有恩無威。獨事姑息。其志得氣溢。則貪權固位。尚肯為國家盡瘁者哉。況向智數狡獪。或得親近左右。足以熒惑天聽。其才識雖不逮裴延齡皇甫鎛。若懷讒罔上。爭進害人。臣知其過之遠甚。伏乞深察其情。特加黜免。不獨使幽冤有訴。刑賞並行。亦使奸豪少沮。不敢縱其技巧。而久為一道之患也。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乞罪執政邪議。尊崇濮邸。疏曰。臣伏見執政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議。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

人臣之所共棄。臣地居言職。勢不嘿念。請尚方之劒。雖古人所難。舉有國之刑。典章猶在。且議既不合。理難並立。昔師丹之說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家。臣等言不足用。願從寬謫。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廢朝廷之職業。臣等之志足矣。竊以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嘗不以人心為本。得之則中才可以免危亂。失之則賢智不能保治安。故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慎哉。豈有身備大臣。與國同體。希合上意。內營己私。移過於人君。失望于天下。為臣之愆。莫重於斯。伏惟陛下紹膺大統。稱尊御極。生育之恩。禮宜迫厚。然當俟先帝祥禫之既畢。陛下德澤之已行。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況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開越禮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陛下自臨御以來。厲精為治。過哉而懼。則有周宣之風。至誠感神則蹈虞舜之德。至於徽稱所加。卻而不受。皆前代難行之節。治朝可紀之政。推而行之。和氣可致。然而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者。良由邪說震驚大議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羣心。不罪首惡之臣。則無以清朝政。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復准御批。令依已得指揮。臣等伏緣近以彈奏輔臣。乞正大議。以雪君父之謗。欲清左右之奸。愚忠憤懣。陷於僭越。乃至封還詞誥。擅離官次。情雖愛君。罪實違法。伏蒙陛下深察其意。貸其所犯。朝命再行。諭令就職。臣等徒荷陛下含容之恩。未見朝廷法制之正。今濮王典禮雖去珠號。而首啓邪議之臣。未加顯責之命。中外猶以為惑。臣等何敢自止。伏望檢會臣等前奏施行。所有本職。未敢祗赴。依前居家

待罪。伏望聖慈。俯賜睿斷。

純仁又奏乞罪邪議尊崇濮邸疏曰。臣近兩次全臺列章彈奏執政官。不合首建邪議。欺惑聖聰。上損君德。下驚民聽。伏惟陛下即位已來。兢兢業業。慎重萬幾。四方翹首。已望太平。而執政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之術。開廣上意。發號施令。動合人心。使億兆之民。鼓舞神化。而乃希意要寵。但為邪說。違越禮法。不顧大義。將陷陛下於有過之地。及乎近臣集奏。禮官討論。遷延經時。大議不決。而又欲牽合前代衰暗之世所行謬迹。以飾奸言。距塞正論。挾邪罔上。心寔不忠。伏望聖慈。奮然獨斷。將臣等前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臣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門下不合建議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納。又於近日臣等三次全臺列狀奏彈未蒙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奸惡。肅清朝廷。遂使大議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祿。不自引罪。則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職業。臣等已將元授御史告身隨狀繳納。自今月二十二日更不赴臺供職。居家待罪。伏望聖慈早賜黜責。

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論王廣淵劄子曰。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奸。忠臣之志。莫先於嫉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寂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圖閣寵賢彥。邇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放黜奸邪。以警羣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為奸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一醒天下之耳目。

光又論王廣淵第二劄子曰。臣近曾上言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

傾巧奸邪乞盡奪去贓者。除一遠地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指揮。臣竊惟廣淵所爲。布聞海内。陛下昔在宮邸。豈不備知。何假徽臣更有詳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天功也。陛下暑未知廣淵之爲賢與不肖。尚容致疑。若衆知廣淵奸邪之狀。則豈可復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變故萬端。雖聖賢所不能察。是以需堯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教顏淵以遠佞人。夫堯與顏淵非不明也。苟不畏而遠之。則有時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

其王廣淵。早賜黜逐。

尤又論郭昭選除閤職狀曰。臣竊聞陛下鄉時直着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並除閤門祗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羽翼。豈以爲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司因循。壅爲故事。凡東宮寮吏。一縣超遷。謂之隨龍。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厭得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詹不自省有何功勳。小人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祗候。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與班序差遣事體不同。辟諸史臣。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斷役之人爲之哉。況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賢否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罰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也。無横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奸慝明著。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以興太平之

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進言者。但為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閤門祗候。乞賜追寢。

熙寧三年。光任御史中丞。論王安石疏曰。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安生奸詐。熒惑聖聰。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喻履霜。示為君制臣之術。書戒作福。明凶國害家之常。易書之義。其知幾乎。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失。而臣不奸欺。蓋知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來。日慎一日。聞過則喜。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美化。其以用安石為相。斯見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石備府政。必當輔國以伊周之道。致時為堯舜之民。發政施仁。俾合輿意。而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偽。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賊。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奸言。徒有嗇夫之辨談。拒塞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或備近畿。或居重任。窺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遏其端。則安石為禍不小。夫書易之戒。正急於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師保之尊。故舊之恩。俾為相臣。使預政事。昔漢尊桓榮。徒聞設几。燕貴鄧衍。惟見築宮。豈有俾居顯重。而安使改為。若不正其罪惡。亦難以順乎衆意。臣職居御史。身為諫官。非不能希意苟合。以求寵榮。蓋以立君朝者。當勵己以去邪。食君祿者。必輕身而為國。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狂瞽。心既為國。寧復愛身。苟今日蒙鈇鉞之誅。勝異日死賊臣之手。伏願陛下獨奮乾剛。專行決決。一遵祖憲。無用邪謀。誅逐亂臣。延納正士。上以順皇太后之意。下以慰億兆人之心。則臣等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四年二月。光知許州。論王安石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

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知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奸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豈以謂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尔。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引援親黨。盤據津要。擯排異己。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寮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視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德以屢嘗同寮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預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之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觀安石專逞其狂憑。使天下生民被荼害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惡俸祿。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熙寧二年。侍御史范純仁論新法乞責降狀曰。臣自偕位諫垣。殫竭愚衷。實欲少裨聖治。仰荅天恩。但其才不逮人。枝有所止。多言煩黷。一無可牧。加以執政之臣。逆非強愎。自謂人莫己若。惟欲衆不我違。率意而行。略無顧忌。至於元臣舊老。皆務泯嘿雷同。漸忘欲事必行。嚴立法制。深嫉異同之論。急繩違忤之人。以致忠賢日疎。諫佞得志。陛下無納諫之美。百官懷苟且之心。衆怨潛興。無敢言者。此事將有漸。固非臣力可回。則其疲懦無謀。罪在難救。伏望聖慈早行黜責。別擇爭臣。庶幾取信朝廷。可救時弊。大臣有所驚懼。小人不能為奸。惟在睿斷行之不疑。臣無任激切之至。

純仁又論薛向疏曰。臣累言薛向有罪。不宜獲貸。又其性貪狡。不可付以六路之權。不豢聽納。臣聞傳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春荅耕而補不足。秋荅斂而助不給。是聖王之政在乎變養百姓。而補助其不足。使之衣食有餘。然後供給公上。猶先培其根本。而待華實之茂。理之必然也。陛下方以公私匱乏。故務先於理財。蓋欲厚本抑末。補助百姓。將使富而後教。異三代之政耳。非有意於損下奉上。廣殖貨利。增大侈心而已也。然則付其任者。宜得仁愛有德之士。視人如己。方能知民飢寒。救恤以時。庶可副陛下愛養元元之意。固非如薛向急進希功。貪狡刻薄之人。所能為也。方今多士盈庭。必有賢才可副選任。在陛下擇之而已。今乃付以薛向而欲使黎民不飢不寒。知陛下愛養之意。是猶愛其赤子而付之狼戾貪狡之乳母。欲其子無飢渴之患。而知其父母之慈。固已難矣。今陛下成命已行。聖意莫回。而臣區區言之不已者。是臣之職也。天下之士未至絕無君子。而致陛下屈法。奬用小人。是執政之罪也。陛下聰明聖智。有納諫之資。而臣言無可取。則臣不肖失職之罪也。執政之罪在聖思得以含容。而臣

之罪。又安得不治哉。臣不勝待罪之至。

純仁又論薛向疏曰。臣前來累言薛向在陝西違條罔上。罪狀顯明。不當曲加恩貸。仍蒙獎用。及張靖不當先於罪人責降。皆是朝廷賞罰之失。將使奸邪得志。盡謂憲典可欺。中人之性易移。悉以張靖為戒。遇事必皆希旨。蔽惑人主聰明。蓋是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政。臣雖累曾陳奏。不蒙聽納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靈。使之專治財賦。則薛向奸詐。必更甚於陝西。緣陝西有都轉運使。諸路帥臣。走馬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為向所統攝。又有非時使命。往還訪察。若是臣寮善惡。朝廷易為得聞。而向以巧能彌縫。尚敢肆為欺惑。今來東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統臨。又無非次使命採訪。加以吏民懦弱。被苦不能伸陳。即向奸欺。足以自恣。又聞東南諸郡民力多困窮。近復連被水災。正要朝廷優恤。陛下當遣寬厚仁愛之使。惟令撫養瘡痍。俾得漸就富完。以厚根本。豈宜更命纖巧刻薄之吏。別肆誅求。或致民心困窮。亦必別生事變。則於治亂。所繫非輕。臣居諫垣。豈敢緘嘿。陛下度臣於向。素無嫌隙。又非強愎。欲遂已言。何必區區。頻黷天聽。蓋以朝廷賞罰為重。六路生民可憂。復遇陛下聖明。其言不可不盡。惟望早垂睿斷。勿憚改為。從諫黜邪。二美兼舉。使天下風俗一變。奸人革心。豈不盛哉。如或以掩善嫉能。其說無取。則乞宣示外廷。早行責降。

純仁又論薛向疏曰。臣准中書劄子。以臣乞補小郡。奉聖旨不允所乞者。竊以臣叨預諫垣。裨補無狀。遂使奸人壞法。朝廷賞罰不平。固當竭力陳論。死而後已。乃敢妄求責降。輒請郡符。疲懦無堪。罪宜不赦。而蒙尚加容貸。未賜允俞。在君父保全之恩。極於仁厚。而臣子補報之義。愈宜竭忠。然有未盡之誠。不避頻黷天聽。緣薛向詐佞貪狡。

衆所共聞。陛下但愛其小才可備器。而不言。負陛下之罪不容誅矣。
純仁又論王安石疏曰。臣昨日上殿劄子。蒙聖恩令送中書。臣恐執
政遂非。不以臣言為是。進呈之際。不蒙施行。伏緣臣自到諫垣。方見
陛下進用富弼王安石。臣與士大夫私相慶抃。以為儒者得用。必贊
陛下行堯舜三代之政。以脩己安人為務。敦舉直錯枉之風。先道德
而後事為。先教化而後法制。變俗易於偃草。施仁速於置郵。是將拱
手垂衣。而天下晏然矣。今則安石乃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
心。忘其舊聞。以希速効。甚異孔子不言軍旅。孟軻恥道桓文之意也。
又復任用小人。專興財利。將使上玷聖德。侵刻生民。臣雖屢有奏陳。
不蒙聽納。而執政之意。持之益堅。故臣太息失望。不能自已。觀其舉
事倉卒。知人不明。必恐別生事端。上負陛下注倚。此臣深憂過計。愛
君行己。區區莫奪之志也。今執政之臣。既謂臣言無狀。而臣亦恐執
政不能致君。若使尚處諫垣。議論無由協濟。豈惟職事闕廢。實亦不
可同寅。伏望陛下。察臣狂愚。早行降責。庶盡犬馬之力。別圖報効。則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純仁又彈吳安持李偉疏曰。臣伏覩都水使者吳安持李偉等決大
名第三鋪口。欲因漲水回大河。入孫村口。使還故道。暴集薪芻。屢差
夫力。倚河之民。殆不堪命。訖無成績。虛費不可貲計。若知不可而強
為。是貪賞欺天。若果可為而不效。是不虔敗事。欺天敗事。未嘗議刑。
奸憸之人。既無所懲艾。故今又欲興作大役數十倍於前日。假託是
朝廷賞罰之失。實係消長安危。事理甚明。不蒙聽納。臣若偷安苟且。
徇俗好名。則必謂此事已曾力言。自是朝廷不聽。足以聊塞責任。遂
可竊位保身。何必違忤君親以取擯逐之辱。蓋以人臣之罪。莫大於
容養小人。下使侵刻生民。上使虧損聖政。況臣謬居諫列。職當指佞

嫉邪。又以連任陝西。親見安持奸迹。今若言而苟止。則是輕職愛身。不惟非臣素心。陛下亦何所賴。是以區區不已。上黷睿聰。伏望更將臣前後所陳。反復詳究。如臣言非誣罔。則陛下何惜施行。不惟使奸吏悛心。亦可正朝廷綱紀。如或謂人材難得。須當委任小人。而臣欲遂已言。務隨流俗。不思體國。意在嫉能。則臣之不忠。罪亦難恕。豈可尚叨任使。猶處諫垣。雖蒙聖恩含容。於臣何施顏面。唯望早行黜責。以誡百官。

純仁又乞戒約安陳邊事疏曰。臣聞舜難任人。而蠻夷率服。詩稱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以見小人用之。則交亂邦國。遠之。則能服蠻夷。皆前世之明效。而聖人之深誡也。伏見近日因陛下求治之切。延訪之勤。時有小人之言。上惑聖聽。聞之似若可采。行之必累至明。蓋其天性憸邪淺狹。效小忠而忘大體。貪近利而昧遠圖。急於營身。不思害國。皆以己之所好。便為致主之謀。行於其身。尚為衆人所惡。采而治國。豈能有補大猷。如昨來某人等起橫山之謀。西陲至今受弊。及河北某人好奏邊事。亦多細瑣不實。自謂朝廷委信帥臣難為節制。并諸路走馬承受。亦有不遵條約。輕妄奏論。搖動邊臣。過索承奉。朝廷每有升黜。適足助其威勢。若不早加禁約。實恐深蠹紀綱。伏望陛下法宣尼遠佞之言。體虞舜疾讒之道。凡是憸人近習。其言不可輕信。及乞宣諭二府。如有安陳邊事。及曾引惹生事之人。不得命在邊任。候有急難。方得用之。及委轉運使提點刑獄等。體量諸路走馬承受。不得於元降條約外。妄陳邊事。及言人長短。其所奏文字。亦乞降樞密院公行。如此。則小人道消。太平可致。

右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呂誨論王安石奸詐十事狀曰。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

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强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奸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除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搢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用也。及進貳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輕重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畧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鑒。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鷸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知江寧府。於私計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一員。執經在前。及進說以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衆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公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外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未詳。亦皆畏避。挾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

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惟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蓋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相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黼座之前。惟肆強辨。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喧譁。衆非安石而是八。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陵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非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奸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管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重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知。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熙寧二年六月。呂誨時為右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先是安石見上曰。此非卿不能為。候推行。須至以政事煩卿。料卿學問如此。亦欲施設。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所以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所為。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以知其姦。有所忌者。倡之於前。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成功。而為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差。然後用之。庶幾無紕繆。有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然須勿為嫌疑。勿為毀譽。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一日上欲用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文學不可安石以為堯舜不可及。但以今世人才不古若。何可得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安石既秉政。上問安石何術更事。不可任邪。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論議迂闊。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對欲變更。當備天下開闔斂散之法。何以紛擾。陛下誠欲用之。當假以權勢。使得行其志。然後可以有為。不爾。終不能有所成就。上曰。自古人君能用人而不為人所惑者少。卿宜詳此意。安石曰。堯舜之治。所以異於後世者。正以堯舜之智。能燭群臣之情偽。而後世人主。不能燭群臣之情偽。故為群臣所欺。其有敗事者。非一人之罪。蓋能無此失。要當計人之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撓而已。上曰。卿所言甚善。然人言不可盡信。卿宜察之。安石曰。誠如聖訓。然不察而信。固為愚。若不察而不信。則天下之事。誰與為理。上曰。卿所言甚善。然人言不可盡信。卿宜察之。安石曰。誠如聖訓。然不察而信。固為愚。若不察而不信。則天下之事。誰與為理。上曰。卿所言甚善。然人言不可盡信。卿宜察之。安石曰。誠如聖訓。然不察而信。固為愚。若不察而不信。則天下之事。誰與為理。

更講求所以敗事之由。以增備法制。則事無不成。上曰。自來有一人敗事。則遂命知樞密院。陳升之與安石。安石曰。同心成事也。遂命知樞密院。陳升之與安石。安石曰。同心成事也。遂命知樞密院。陳升之與安石。安石曰。同心成事也。

上。故人雖知其賢。而不得見其迹。苟異於是。已非臣道。矧威福在已乎。臣等切見陛下擢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蓋以其專肆胷臆。輕易憲度。而全無忌憚之心也。臣等請言其畧。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精心萬機。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在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躋俗如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權詐之術。戰國縱橫之論。取媚于陛下。陛下遽信其言。遂與陳升之同謀。侵奪三司之利。收為已功。開局置官。引三人者於本司議事。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其所辟用。皆門下親舊之人。如呂惠卿。王子韶。盧秉。王汝翼之徒。豈能通曉錢穀。周知天下之利源乎。復用薛向為發運使。兼領均輸之職。信如詔書之言。從貴就賤。用近易遠。固亦無害。然使小人為之。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則不免乎奪商賈之利。商賈既不行。則諸路稅課。自然虧失。是先喪其歲時之常入。則國之經費。何以仰給。官司販易物有難售者。須至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積壅。難於速貿。則必有鬻田宅。破家業以應期會者。不然。則淫刑濫罰。從而加之矣。古人有言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民既怨叛。則恐奸雄之人。得以攘臂於其間矣。不識朝廷之意果以是為便乎。而況薛向之為人也。所至之處。多用耳目刺探州縣長短。徒而脅持之。即以裒斂非道之事。俾之承稟。其贓貪畏懦之人。莫不悅首曲從。其公正持守之者。須至違戾。則必為其中傷矣。朝廷方委之興事。萬一有勉而聽之者。則縉紳之徒。離心解體。將自竄於岩穴之中矣。不識朝廷之意。復以為便乎。去年用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謀殺自首按問之法。朝廷遂差王安石與司馬光定奪。二人者所見不同。司馬光則持至公之論。請依舊法。不可以謀為因。王安石則任一偏之見。改舊法而立新議。以害天下之大公。臣等抗章論辨。指安石之

議為非。復差呂公著韓維錢公輔再定。而皆附從其說。不思法制之難行。但務人情之苟合。後來言者不已。又命察院同議可否。文彥博等所定。既協公道。陛下即以爲人不俟其出。朝廷又却行安石所定首臧指揮。良由同列畏其強愎。陛下感其浮辨。乃至此尔。小人韋辟光安敢攻愛之德。罪不容誅。御史中丞呂誨及臣等連章奏乞加竄逐。以絕疑萌。陛下雖屢許其請。獨安石百端沮格。且熒惑聖聽。而陛下以爲變已。遂隱忍而不行。是以呂誨指陳安石黨庇小人之迹。而誨復降黜。中外之議。喧然不平。及呂公著一言辟光之罪。即時貶責。誨與公著均中丞也。何誨言之而獲戾。公著言之而遽行。非公著與安石生平相知。表裏相應。必恐言之未必從也。豈非威福之柄不出於陛下。而盡由於安石乎。且如近用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與兄公弼職任相妨。臣等公論列。陛下不以為聽也。切聞陛下始欲用司馬光為中執法。安石力薦公著。而欲罷公弼樞府之任。公著以人言不協。又於兄弟之義難安也。遂公辭免。陛下乃聽安石之言。遂兩用之。此得為兄當乎。近又觀中書劄子。今後御史中丞獨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此為安石之謀也。不過欲引用門下之人。置在臺中。為己之助耳。已之有過。彼則不言。此得為朝廷之福乎。況祖宗以來。未嘗有兄在樞府而弟為中丞者。未有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而知雜御史不同議也。先朝所立制度。乃陛下家法。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今一旦信安石之言。乃欲事事更張。厥而不已。良可惜也。如上所條之事。豈非安石之專權。而陛下之偏聽乎。切見安石故人團練副使陸伸叙復著作郎。頗喧物議。緣陸伸昨知柳州日。於治平亮陰中。使妓樂飲宴。以至吏深。因廣狹兵士作鬧。伸遂決撻

廣候至於身死。情理至重。朝廷明有指揮。經恩未得敘用。仍不與親民差遣。前福建路提刑王陶因不覺察其子販鹽。一般責降團練副使。比之陸伸所犯差輕。尚未蹔敘。況陸伸身為郡守。官列朝行。不存臣子之禮。全無忠孝之義。將何面顏。更求仕進。若非與安石相知。豈能使得復官。又安石舉親情王無咎充國子監直講。無咎昨自亳州衛真主簿。移台州天台縣令。係次遠不赴任。尋醫却於常州掌學。二年後。復授南康軍南康縣主簿。避見遠官。又乞尋醫。遂來京師。以聚徒教學為名。出入權門。營求直講。御史孫昌齡迎合安石之意。奏無咎不候尋醫年滿。先次差充直講。況流內銓尋醫人。未嘗有預先舉授差遣體例。兼無無咎尋醫後自係遠闕選人。即合入元初次遠路分。今有此優命。若非安石力加薦引。曲為主張。豈能冒寵僥倖。異於眾人乎。如此之事。皆安石欺罔不公之罪也。謹按安石自應舉應官以來。凡著書立言。莫不知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天下士人之心。無不歸嚮。謂之為賢。以至陛下亦聞而嘉之。遂致位公府。今遭時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學仁義之道。啓沃上心。以廣聖德。今乃首以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剝狼自任。則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陛下為如何主也。陛下天資穎悟。不世而出。堯舜至治。指日可復。今反以霸國諸侯之術。唐室衰主之事。誘惑上聽。何不恭之甚也。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我非堯舜之敬王也。是欲持祿保位。覬覦宰相耳。其於王前。而安石則異於是。其意無它。是欲持祿保位。覬覦宰相耳。其奸詐之迹。顧不明耶。奸詐專擅之人。豈宜任在廟堂以亂國紀。臣等伏願陛下奮乾剛之斷。早罷安石重任。以慰天下元元之心。其魯公亮位居承弼。被遇三朝。自宜悉慮竭忠。奮身許國。而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致安石奏對之際。惟肆強辨。多

生撰議。豈執政大臣體。采祖宗以來宰相故事若昭文在假。集賢尚不敢專行聖旨。豈如今日安石作參知政事。傲視同列。旁若無人。愛憎與奪。一出於己。敗壞中書故事。皆公亮之罪也。況公亮久妨賢路。無補時政。亦堪罷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固若是耶。方今河北地震。連年不已。加之星文謫見。天下水災。漂溺人民。不可勝數。變異之來。無甚於此。廟堂視之。恬不為恠。臣等但恐漸更多事。使陛下不得安枕而卧。皆大臣之罪也。伏望陛下思宗社之長計。措生靈於久安。委任老成有德之人。疎遠迂闊生事之輩。臣等不勝愛君憂國之至。

熙寧間。管幹北京國子監王巖叟論王安石疏曰。臣聞事之急者無徐行。心之痛者無緩聲。今天下事急。而臣已痛矣。尚忍徐行緩聲以忽君親之憂哉。臣為此書。唯恐人知。臣不盜名。今日之事。唯恐君父不知。臣不避禍。使陛下自無心於生靈。臣雖抱忠、姑亦已矣。益潛聽天下深識之士。相與而言曰。夫畋遊之快心。聲色之悅意。浮華之玩情。喜有溢賞。怒有過刑。雖古之麼嘗艱難。而老於為國者之所難免。而吾君以鼎盛之春秋。臨無事之天下。乃能不快心於畋遊。不悅意於聲色。不玩情於浮華。賞不以喜。刑不以怒。憂勤恭儉。唯以治道未舉於堯舜三代之隆為急。此可謂盛德矣。然而有人焉。有逆常理。蠱壞萬事。以蠹陛下盛德。而使四海內外。不得覩日新之光輝。而同登於堯舜三代之域。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拊膺而切齒也。臣謹按王安石。性非忠良。心不造道。徒能著空文而欺世。談高致以要君。可謂借鳳羽翰。以文梟音者矣。人以為鳳。臣以為梟。天下皆知陛下所存。則是求治之心。而安石所為。乃召亂之本。陛下以腹心委安石。而安石不以腹心事陛下。自求死黨。攘滿要津。司農曰布。強悍而險刻。中

丞曰綰善柔而陰讒。曰向剝下附上。曰起狠深。曰絳苛佞。曰繹曰琥險回忮忌。曰定曰秩。藏奸包慝。曰坰曰確。狂誕輕狡。曰子厚曰將。阿諛辨巧。曰宦官昉。暴橫凶忍。荼毒一方。威焰所向。人莫敢指。曰唯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黨。雖持喪家居。而中外畏之猶若在朝。其下蜮狐山鬼。夜號窟居。以恐動人者。處處皆是。不足一一為陛下道也。蓋未嘗公心求一言士。以為朝廷。故天下謂其不以腹心事陛下者。非妄也。陛下知以權與之。而不知與之之過。知以誠信之。而不知信之之蔽。與之過。故難制。信之蔽。故易欺。三四年來。天下不知有朝廷。而只知有安石。福隨其喜。禍逐其怒。四方之人。如暗如啞。不敢吐氣。以至青天白日。舞奸攘權。以斲王室。而曾不畏人。此臣所以不能徐行緩聲而告也。臣知王室作之甚苦。成之甚難。陛下豈不為祖宗愛惜之。而容它人壞之耶。臣請為陛下疏其大者。至於紛紛交舉。以撓萬類者。未暇種種而數也。夫王室之所以重者。雖以人主之尊。不敢以多器輕授人也。而今也。塗巷之人。朝遊私門。則暮紆金朱矣。取名器於萬衆之旁。而曾不少顧。安石可謂陵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尊者。以老成在側。忠鯁在庭也。而今也離間老成。棄逐忠鯁。獨為陛下引頑童。進柔佞。安石可謂卑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強者。以綱紀根。法度脩。賞罰正也。而今也綱紀則亂之。法度則毀之。賞罰則倒之。安石可謂弱王室矣。王室之所以安者。以能使百姓有餘力。而樂其生矣。而今也歛於民者頃。膂於民者急。奪於民者盡。而人人救死恐不暇。安石可謂危王室矣。王室之所以明者。以人情不壅於上聞。而萬里兼聽也。而今也用邪壅之。或近在輦轂之下。國門之外。而君父不知。赤子嗷嗷。控告無路。安石可謂翳王室矣。忠臣義士。言之及此。往往聲淚俱發。臣知陛下方倚望太平。必以臣言為非是。然願陛下密擇一二

正人以它事使於四方。使潛採公議。及遴選一二親信。訪於都城。使盡錄展說。則必有甚於臣所陳者矣。臣猶恐未必敢以其實告陛下也。其為忿嫉。億兆所同。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臣每思奉天之變。盧杞養成。未嘗不為陛下寒心。故人怨而不知。天下之深忌也。以危為安。天下之深禍也。惟陛下念之無忽。臣嘗讀易至於孔子之雜卦曰。親寡旅也。不覺為君父掩書而泣。夫惟天下之忠信為可親。陛下試察今左右前後之臣。皆忠信耶。非耶。為權臣用耶。為陛下用耶。彼其唯相用以逢迎陛下。以窺伺陛下。以蒙蔽陛下。為權臣地爾。而君父獨立於群邪之中。可謂所親者寡矣。柰何以南面之尊。天下之勢。多士之盛。而自謂旅人也。陛下學備古今。獨不見朱溫之事乎。先使昭宗孤然寄身於汴人之間。而後為亂。唯天下之至明。為能見之於至微。而破之於未大。願陛下少回天幾以照之。社稷幸甚。陛下若惓惓於其賢。以為用之未盡。則何不靜心潛思自用之已來。四年于今。其益于陛下者何事。成於天下者何功。施於生民者何惠。可垂後來者何法。進於列位者何賢。投於四荒者何佞。陛下心通目明。能不昭覺。豈待臣一一指其人而條其事也。意者陛下數年以來。力排天下之議。主張斯人。而赧於卒不效不果去之耶。此又臣以為固無傷陛下之明。而適足示陛下之聖也。前日聞天下譽之則用。今日見天下怨之則舍。是用以天下。舍以天下也。陛下何私哉。不出反掌之間。而取泰於否。轉危為安。聖人之能。孰過此者。陛下幸思臣言。勿復以為疑。且歷古以來。賢王英主。所與取天下守天下者。莫非中原偉人。今陛下坐中原。不與中原端厚之士共之。而獨引遠荒奇邪輕淺之人。與議大計。臣切恐中原豪傑。有侮笑陛下於林間者矣。以陛下天資如此。自勵又如此。真得忠賢而用之。堯舜三代不難到。天下何時無真賢。今日

取之者。非其道爾。彼真賢不以辭給為能。不以文采為高。不以聚斂為智。獨能平心正意。深思遠謀。為社稷久計爾。顧肯屑屑圖近利以誤蒼生哉。然其人誰不欲為君父用者。但恥其身出於權臣之門。故逡巡晦縮而不肯進。豈嘗須臾忘陛下。陛下曠然奮英斷。自收主權。誅大奸而寧羣惡。以一清中外。而下半紙詔書以謝天下曰。聽任之偏。大事幾去。天啓朕明。洞掃疑蔽。今顧復與士民相覩也。則可以激忠義於已闌。消禍災於欲起。堯舜之治。咫尺在前。可不為陛下賀也。如不留意於斯焉。後日之事。臣不忍言矣。惟陛下察之。

嚴叟又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疏曰。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蠹。尚姑息以悹奸。不治其源。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而愈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如三省之胥史。歲累優秩。月享厚祿。日給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命得營幸。郊禮霈賜賚。又許有服親入為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員不限年。得祿尤早。其為恩幸。可謂厚矣。言其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為勤勞。可謂薄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已物。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妄叙勞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要功以冒賞。推此一端。餘皆可見。臣不知平居祿賜優厚。將為用之。其為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至此。貴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嚴謹紀綱為事。澄清根本為心哉。故議者以為廟堂之上。為天下百姓理會弊事則必與省中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敕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戢姦。棄

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蕭百司而正四方。
熙寧中。唐坰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
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怨安石易己。允奏二
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上令諭以它
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
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播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
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坰大聲
宣讀凡六十條。大畧以安石專作威福。嘗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
憚安石成權。不復知有陛下。丈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
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
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宻。為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
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詆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
坰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安
石為之請去。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龍圖閣直學士韓維上奏曰。右臣竊聞御史中丞王陶等言宰相跋
扈。及除用不當。昨日傳聞罷陶中丞。還舊職事。續又聞除翰林學士。
今早又聞參知政事吳奎待罪。臺諫官請對論事。相繼不絕。中外喧
傳。憂疑震駭。而風霾日興。旱暵滋甚。潛炎數發。寒暑不常。天人之情
可謂至不和矣。臣伏思天下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莫敢亂者。
以義理存也。義理者非它。是是而非非也。人君者明義理。別是非。以
治天下者也。宰相天子所信任。御史中丞天子所容耳。今御史中丞
言宰相跋扈。即有是事。則是王法之所誅也。陛下若以御史中丞言
為信。則宰相安得不罪。若其不然。則是御史中丞構造邪說。離間陛
下君臣。其罪豈止罷去而已。若又除翰林學士。是遷之也。陛下既不

能明辨大臣。示信任不疑之意以盡其心。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謂陛下不能納諫。頻黜憲官。臣雖忝備近侍。尚不知陛下之罷王陶所言為是耶。為非耶。若以為是。則陶乃稱職。不可輕罷。若其非也。豈當更遷其官。此臣不得不惑也。臣耳惑之。欲命四方不惑。難矣。兩朝顧命大臣。陛下不能主張辨明。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則其下者。豈肯為陛下盡心。中丞在天子左右。言之是非。陛下不能裁察。則遠者豈肯為陛下盡言。陛下即位之初。將收天下之心。盡衆人之言。別白邪正。協和上下。以舉大治。而今者是非雜揉。賢不肖淆亂。羣情睽乖。日益偷惰。人事尚且如此。望欲天道之順序。豈不甚難哉。臣顧陛下廷對羣臣。面問宰相。跋扈之狀。及御史中丞所言如何。使是非一判。邪正兩辨。然後斷自宸慮。大行顯黜。以開天下之耳目。此事若不明辨。臣恐朝廷刑政。自此衆敵。不復振矣。若臣所言。幸衆施用。則事辨之後。乞罷臣職任。授一小州。或留臺閑官。以明臣一心為陛下忠討。非有憂憎向背於其間也。臣竊聞衆人憚陶。及以用附六臣為嫌。莫肯正言。臣幸得以宮府舊寮。衆被知遇。不敢愛身以廢公議。惟陛下特留聖意。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隕越忠憤之至。謹具狀奏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七

去邪

宋神宗時。劉述兼判刑部。王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胷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說。疎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瞽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己。隱忍不

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應官。尊尚老成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嚮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遺時得君。如此之專。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得乘戾。一至於此。劉狠自任。則又甚焉。奸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損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州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議。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遣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鸇者。求其擊也。擊而

意之。將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過疏真。乃以近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為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劾趙子幾疏曰。臣伏見五月中有開封府東明縣人戶就宰臣私第。或隨馬披告助法不便。并升起戶等。及詣御史臺陳訴。臣尋詢具狀。及上殿劄子奏陳利害。陛下命府界提點司體量升降等第因依。今竊見趙子幾別舉發到知縣賈蕃在任日。貸借官錢與手力。因同天節。沽市村酒。創買部夫席屋等事。朝廷以其狀下本司取勘者。臣竊以為過矣。朝廷變更役法。意欲均民。民苟以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者。且畿甸人戶。幸以居近輦轂。故可以自陳。以近推遠。以一求萬。則天下之情可知也。然四方之人。限在遐遠。固難矣。今又因畿民有訴。而汙刻之人反怒縣官。意謂不能禁遏。故

擴摭它事。期寘于法。不意朝廷不辨。付之施行。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以謂欲鈐天下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以為戒。爭務拘民而社其言。然則天下休戚。陛下無時而知矣。臣伏覩編敕節文。按察之司所部官屬有犯。不得於官屬離任後。始行發擿。雖實不復受理。若犯贓私。雖離任。有人論告。或因事彰露。即依法施行。方子幾之體量於其縣也。蕃已得替離任矣。子幾初求其事於寮佐。又誘而鉤之於吏史。借令蕃有贓私邪。則亦不得謂之論告與因事明矣。法之所不當理。而子幾肆志敢為者。子幾方以諂偽怙寵用事。務在力行司農新政。而不復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但驅使就令。冀自以收功。恐因民不服。撓動其事。是故作威以警衆。違法以按吏。欲使畿內它邑。與天下官吏畏罪避禍。閉遏其人民。使不得有言以聞于朝廷爾。如蕃以司農牓內擔定人戶數目使出助錢。遂將縣籍下等次第升起者凡一千戶。以就足牓內之數。此其為罪。固不可赦。是以前日聖旨指令體量此事。臣願陛下治蕃此罪而已。自餘替後所按。乞依條不問。蓋借蕃今日所以解四方人情之疑。使知陛下不禁民言之意。臣所以區區論之。冀少補治體。非為蕃計也。如子幾領按察之任已久。當平日不聞舉擿蕃事。乃今挾情違戾勅禁。原心考察。可見險薄。伏請付吏施行。

摯又劾韓縝疏曰。臣竊以聖人之於天下。有一物不安其性命之分。則盡然傷之。以謂已使然也。一物失所。猶引以自任。況夫民命之重哉。是故。先之以仁。後之以政。彼其有罪而入吾法。猶哀矜惻怛。不得已而刑用之。夫以人君之勢。其重愛天下猶若此。況人臣分憂共治。而敢有專殺者哉。祖宗仁愛萬方。官吏之入人罪者皆有法。以故入者特深。夫意雖有故。然猶假文法而致之也。而已為祖宗之所不容。

又況專殺亡辜者哉。臣謹按前知秦州韓縝因飲宴至中夜而罷。指使傅勍持燭侍縝入于門。縝見之怒。明日杖勍背一百。三日而死。其家持血衣以訴于朝廷。始者下本路按劾。而縝輒自有論述。然其大要雖過為詞說。亦不能文殺人之罪。其後但聞朝廷數數有體量之旨。至于今數月。臣竊以縝之與勍。雖貴賤有間。要之分職共事。皆陛下之臣也。勍有罪耶。則有陛下之法在。當寘有司閱實而斃之。今乃肆一時忿怒。捽首鞭背。非理踰法。杖至一百而死之。方太平之世。內外莫不畏法令。蹈繩檢。而縝以帥守快私乘恚。蔑侮典憲。暴殺官吏。意輕朝廷。不識朝廷尚何所疑。而體量委曲如此徐徐耶。議者以縝家世。其親戚交游。多在勢貴。根株表裏。誰不為力。使孤孑單平無援助者。敢殺一無罪。必不優游遲久。至于如此。將使延及明堂之宥也。臣又聞王韶之來。頗聲縝冤。韶昨以邊地欺朝廷。坐降一官。而縝乃保蔽以實其事。故韶極力游說。以惑朝廷。奸利相市。意在報縝。若朝廷萬有一信。則恐死冤不伸。國法不正。非陛下為人父母之意。況縝所至暴戾。肆為不法。殘人害物。前後非一。今邊隅未靖。不重縝責。不伸勍枉。恐無以感士心而得其死力。伏望速賜施行。

知諫院陳襄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曰。臣竊以任人之術。莫大於分別邪正。而知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之道。好義而不顧其利。故其言也忠。小人之道。好利而不顧其義。故其言也佞。此君人者。不可不察也。伏見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近為右正言孫覺所薦。被召赴闕。定知天下之人。皆以青苗之法為非。而獨王安石之徒。主以為是。每游安石之門。及與士大夫言。莫不盛稱青苗之法以為仁政。欲以迎合安石之意。前日竊聞已被召對。定之口才辨佞。必能為甘言以悅陛下之心。仍慮制置司臣寮喜其附己。陰相引薦。置之要路。以亂大政。

如聞定與人言。陛下已曾面許臺諫任使。事雖未然。或慮陛下知之未深。誤有進用似此諛佞之人。非朝廷之福也。孔子曰。遠佞人。荀卿曰。諂諛我者吾賊。斯至論也。所有臣近嘗彈奏太常博士李南公資序至淺。小才善佞。乞追還轉運判官之命。又言監察御史王子韶回邪反覆。難與議事。及定阿諛不正。並望別與外任。合入差遣。庶絕佞人僥倖之路。而不誤陛下任使之明也。

襄又彈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狀曰。臣伏見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素非端士。濫處法官。陰附大臣。密通簡札。訪聞其兄子琦預宮官之薦。子淵被提舉之辟。盡由子韶私謁得之。臣以大臣之責。專以保任賢能。御史之職。在於糾繩非法。而乃賣恩請謁。同於市道。上下若茲。公義安在。欲乞取問制置司臣寮。子淵既是御史之兄。不知何人引薦。特宜推劾。以正罔上之刑。使今後近臣。不敢妄有奏辟。所有子韶回邪反覆。臺中難與議事。伏望出自宸衷。別與差遣。庶清臺憲。以塞人言。

襄又彈劉攽王介狀曰。臣竊以劉攽王介在試院忿爭。為臺官張戩等彈奏。已奉聖旨免勘贖金。朝廷雖示寬恩。物論未以為允。攽介皆以文學被選。置之館閣。不思修蘊器業。以為名臣。攽惟尚氣陵人。動為嘲侮。介特褊心好競。所至喧悖。率行若此。人何以觀。增長澆浮。損壞風教。無甚於茲。欲乞深示戒懲。特行貶斥。俾居于外。改過自新。不惟攽介之福。抑朝廷忠厚之舉也。

襄又彈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狀曰。臣訪聞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管勾都指揮使公事宋守約。為性貪暴。違越不公。陵虐軍人。非理鞭配。前後私役兵士。脩蓋第宅物業。日不減一二百人。及分布東西窰竈。變造塼甓。津般土木。以至脫擊打

草之類。莫非軍人。道塗怨嗟。無敢言者。居陛下手足下。而敢恣橫如此。其可容乎。伏望陛下以臣之言。取責諸軍人員。即見逐件事實。褫職詔獄。以正典刑。庶使今後管軍臣寮。不敢違越。

哲宗元祐元年。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曰。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監嶽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塗炭。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為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叙用。天下傳誦。以為至當。此乃先帝不刋之語。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彝。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彝。起不自量。輒敢扱訴。妄以罪釁併歸於彝。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彝繼之。法有首從。而彝吏幹學術。猶有可取。而起人材猥下。素行憸嶮。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為笑。知杭州日。措置尤為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屯郡。與張靚等違法燕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彝。既不允公議。而況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刋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永不叙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命之冤。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為起等輩乞叙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

軾又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祿狀奏曰。今月二十三日。准吏

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燒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紗木胎者貿易入己。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贓一疋二丈。合准例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褥。不令赴教。縱男與道士何德順游從。繹曲庇何德順弟何迪偷稅金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穀養白鵰。係竊盜自首不盡贓罪杖。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敕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畧曰。蔽罪至於除名。論贓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錄。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奸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詞。

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奚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題舉宮觀。已駭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使誠無之。亦當為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着。即合置司推鞫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軾又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楊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

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亦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蕪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臣又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義。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為禮義廉恥之風。若起之於既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即須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絕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材之流。亦塵盛禮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

臣又論呂惠卿疏曰。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奸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憲宗世。宰相盧杞妒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憲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善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蕪盧杞之奸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猖狷傲誕。其於吏事。實無所知。惠卿指樀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

往傳宣。以起安石。肆為偽辨。以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鷄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求洛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為過矣。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為。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外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

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杞其喙。安石覺之。夜召即起。遂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僧文捷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憲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魯不媿聆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黜遠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訖國。食于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弒君。藥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及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及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惡。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曹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奸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公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逭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

官。論奏奸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輒發。臣愚惷寡慮。以為備注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献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汚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殿中侍御史呂陶論蔡確等觀望不肯協心改法疏曰。臣聞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成。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體不能純一。此天下安危治亂所繫甚大。世主當審其取捨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臨御以來。念祖宗積累之難。思先帝付託之重。保祐聖嗣。安養生民。剗除敝事。覃布惠恵。召用一二舊老。與之裁正法度。緝全紀綱。以傳萬世。欲皇帝陛下佗日循而守之。則宗社又安如泰山之四維。聖心所存。豈不善哉。豈不遠哉。然大臣之異議者。則不能盡誠竭力以稱太皇太后之意。尚且依違偷惰。務習故態。觀望反覆。互持兩端。推原其情。蓋有三說。一曰。先帝之法。豈可遽改。它日嗣皇親決萬機。則吾屬皆有罪。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何以能足。今一切蠲除餘利。則遂見闕乏。三曰。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萌此心者。蔡確韓縝章子厚張璪是也。安燾李清臣則依阿其間。俯仰徘徊。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爾。謂先帝之法不可遽改乎。三王之政。不免有敝。為其有敝而改之。所以宜民利物而全其治體。臣嘗觀去年正月詔書乃曰。嘉與四海。洗心自新。則先帝彼時已知法之為敝。有欲改之意矣。今太皇太后以母道臨制天下。順元元之所欲而與時損益。蓋以成先帝之志也。且君子愛人以惠。小人愛人以姑息。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吾君不能謂之賊。今之大臣欲改法者。使天下無憾於先帝。是待其君甚厚而愛之以惠也。於先帝為忠也。其不欲改者。使天下憾於先帝。是

待其君甚薄而愛以姑息也。恭惟皇帝陛下端重仁孝。出自天縱。它時親總萬機。而見天下有太平之實。追觀今日之事。是非得失。洞燭其端。則必以厚於先帝而愛之以德者為是。薄於先帝而愛之以姑息者為非。忠於其君者為得。賊於其君者為失矣。然則欵改法者。它日將至於無罪。不欲改者。它日將至於有罪。不當私憂而過計也。謂國家用度非取於民不能足矣。則今日之議法非不取也。唯患小人倚法削民而取之多。故參酌中道而除去煩苛。乃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也。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慈愛恭儉。惠與性成。內無土木遊玩華靡之費。外無干戈攻戰過濫之賞。節用裕民。既得其道。何俟過取而後給哉。謂司馬光且病。將不能終其事矣。則修講法度。本於宗社萬世之計。不問光之存亡。假使光雖物故。則朝廷圖治之意。豈肯中輟哉。亦何必望望然喪先之死也。謀人之國而措意如此。是昔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也。當興寧元豐之際。小人之黨。基布於天下。急利者爭取財。急功者爭用兵。結民怨。起邊禍。日基一日。歲基一歲。彼斂人者。當此之時。或領大農。或屬近侍。或總計筦。或居二府。然而未嘗獻告一言。建明一事。唯持祿固位。苟度歲月。以民事驗之。其極也。則有市易之意。有惟梁之求。有江湖之鹽法。有京師之茶禁。以軍政驗之。其極也。則有乞弟之役。有蘭州之取。有靈武之復。有永洛之階。凡此數者。結民怨。起邊禍。則大。然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無所補報而有以成之。臣故曰。昔日負先帝也。今太皇太后惻然念生民之困窮。思有以安固邦本。乃講求治道。舉偏補敝。改正法度。以付嗣君為萬世之福。天下之人。傾耳側目。日望太平。數人者。當此之時。不能引咎改過。猶懷向之三說。觀望而不欲為。或為之而不欲盡其事。是以羅市易則尚存抵當。放保甲則須俟歲首。罷江淮運鹽之

臣。則遷延累月而後乃行。遣川蜀按茶之使。則巧為之嗣而不欲裁至於邊鄙之大患。存舍之長策。皆置而不議。及司馬光一獻差役之法。則昌言其疎。切笑其速。其徒從而和之。妄傳章子厚有五利七難之說。喧播於外。士民聞者。莫不駭歎。臣故曰。今日負陛下也。此數人者。其處心積慮。大畧如此。當此之時。決不可鎮社稷矣。若乃居家之隱慝。在朝之細過。聞望之素輕。踐歷之太幸。則言者陳之已詳。陛下知之已久。臣近領臺職。不敢復道。今蔡確章子厚已罷免。人皆快之。縝璪輩猶備位。實未厭天下公論也。伏望陛下。特出聖斷。以辯君子小人之分。無使邪正雜處於朝。罷黜縝等。以謝天下。則王道之成。政體之純一。易如反掌耳。

陶又奏為乞早賜聖斷罷免韓縝張璪事跡曰。臣嘗論奏執政大臣。昔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乞行罷黜以謝天下。臣位卑言輕。不能感動聖聽。尚賴陛下恕其狂妄。未加鈇鉞之誅。臣仰戴恩遇。不敢自已。願竭愚慮。為陛下喋喋陳之。蓋以今日之事。寔繫朝廷之輕重。政教之純駁。天下之安危。伏望太皇太后以祖宗積累為憂。以先帝顧託為念。以嗣君冲幼為計。博采公議。斷自聖心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夫所謂執政大臣者。輔人主以道。庇生民以惠。格天地以誠。和陰陽以政。鎮四夷。遂萬物。乃其職也。得其人。舉其職。則朝廷重。政令純。天下安。非其人。廢其職。則朝廷輕。政令駁。天下危。自古至今。莫不如此。臣不敢遠迹曠世。輒舉唐室之事以證其一二。在明皇時。任姚崇宋璟。則致開元之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有天寶之亂。裴度在位。則宿奸巨盜為之喪氣。名聞外夷。元稹入輔。則詔下之日。朝野莫不輕笑。崔祐甫除吏。人稱允當。李義府賣官。則其門如市。進楊綰。則人心自化。拜程异。則物情深駭。其它邪正之情。治亂之由。載在簡策。燦然不可

悉數。聖宋臨御百有餘年。元勳重悳。高才偉望為天下賴。多以居之。在太祖時。則有趙普。王溥。呂餘慶。劉熙古。在太宗時。則有呂端。呂蒙正。李昉。李至。李沆。寇準。在真宗時。則有王旦。李迪。向敏中。張知白。王曾。王曉。在仁宗時。則有呂夷簡。晏殊。杜衍。韓琦。富弼。蔡齊。薛奎。范仲淹。吳育。歐陽脩。明鎬。吳奎。張昇。王舉正。包拯。姜遵。魯宗道。田況。如此等人。或以經綸成務。或以獻告極忠。或陳臺諫之規模。或知風化之原本。或通古今之變。或盡出處之致。或可潤色皇猷。或能裁決大事。是故。三朝之治。號為太平。卓冠前古。蓋輔相得人。而朝廷重。政令純。生民安故也。今日之執政。大異於此。無元勳重悳。不足以服人。無高才偉望。不足以謀國。在先朝則括囊苟祿。未嘗有分毫補助。惟與小人表裏結固。為賊民害物之政。使神宗皇帝德澤不能下流。悲歎之聲。聞于四海。在今日則陰懷顧望。面從竊議。招權立黨。為異時家族子孫之計。使陛下法度未能完正。而安養元元之具。有未盡善。然則社稷何賴焉。生民何望焉。陛下不於此時擇其尤無狀者而去之。臣恐始則欺。中則慢。終則干犯撓權而不可制矣。臣雖疎賤。早夜為陛下憂之。蓋謂陛下富有春秋。方在諒闇。豈可使大臣強梗而不早黜之。伏見韓縝自備位宰府已來。內外文武百執事。至於閭閻聚落之人。無不竊議交毀。以為非據。蓋其人自為小官以至大吏。行檢乖僻。譽望衰輕。有所欲為。則任其狠愎。而繼之以無恥。任秦州路經畧使日。酣醉歸室。誤謂因指使使臣窺其私而箠殺之。奉使河東日。肆為醜行。形於翰墨。為邊臣燕復所把持。乃至呼復為兄。而求庇其過。在密院則諂事張誠一。待以家人禮。每劇飲大笑。款密無間。欲因誠一以結宦官。此最為士論所深疾者也。其使河東日。實與北使梁允同定地界。不能援引誓書。剖析曲直。大為梁允同所屈。遂割吾境土形

勝之地數百里。以啗犬羊。使吾沿邊弓箭手熟戶等。去墳墓桑棗之日。哀號怨憤。所不忍聞。乃奪官員職田。并五臺寺家田以處之。其襟要控扼去處。多為彼有。辱命蹙國。罪當萬死。先帝志在收復幽燕。不欲聖機漏露。一切包忍。既而梁允同以拓土之功。歸其國為兩府。吾亦用韓縝以示不疑爾。其實非以縝之才器可以大用也。自陛下即位以來。乃敢竊弄威福。廣植親黨。差除一人。行遣一事。多不協於至公。郭茂恂王欽臣在陝西為監司。皆有醜迹惡聲喧聞一道。其事連及。縝姪宗儒。今為縝主張差茂恂庫部郎中。欽臣工部郎中。玷辱清選。莫此為甚。王說前知徐州。附會吳居厚。極力掊斂。得替到部。緣縝之舊。忽除省郎。言者彈劾。遂罷其職。仍差知密州。潁昌人辛雝係知縣資序。與縝同鄉。遂於吏部取知州通判合得之闕。差雝為光祿寺丞。宣義郎李振者。素無長才異効。未嘗歷繁要任使。止緣其父評曾

與縝同定地界。遂用振可治繁劇去處。作取旨選差之闕。差振知雍丘縣。是以一邑之民。棄於孺子之手。此皆徇私壞法。無復畏避也。翟思所以除知南康軍者。蓋思為御史日。曾言縝受燕復馬。不償其價故也。黃履所以落侍講知越州者。蓋履為中丞日。言縝之姪宗道宗古避親遷換不當。奉聖旨今後差除三省同進呈故也。此皆報怨復仇。無所忌憚也。張璪之為人。柔邪畏佞。善能窺人主之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中人。熙寧初。擢在條例司講議役法。遂置儒館。預諫列。唯諾備位。無所發明。常持兩端。先帝聖慮高遠。察見反覆。斥逐于外。後為王珪出力援引。試知制誥。兼知諫院。珪實欲使之在言路。以杜塞內外耳目。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扼腕憤疾。後為翰林學士。同舒亶判國子監。深交於亶。以至株連大獄。璪有力焉。尋判司農寺詳定官制。遂忝執政。及先帝升遐。陛下即位。太母垂簾保佑。而璪

貪天之功。自謂顧託之重。立黨布恩。為持寵固祿之計。每差一官。除一官。則以簡扎諭人。掠美收憑。而後降其命。有成都路權茶司勾當公事張同者。乃隨州簽判王紘臣之甥也。同之姊常嫁故益王向經。而璨之姊。乃嫁紘臣。璨之與張同。固非近親。今乃與同書問往還。甚於骨肉。交通問遺。財賄公行。原其所以結張同之心。則奸邪可知矣。謂土木璨事先帝。不為不久。謂天下利害。不知耶。則兩次在言路矣。謂土木之役。不知耶。則嘗判將作監矣。謂苗役之決。不干預耶。則嘗判司農寺矣。謂官制遷滯不見本末耶。則嘗充詳定官矣。謂刑獄羅織非其責耶。則嘗以蘇軾事欲置於死。連張方平韓維范鎮司馬光矣。此二人者。其操行則如彼。其政事則如此。誠不足鎮四夷安宗社。伏望陛下。博詢眾議。俯聽臣言。早賜罷免。矣天下幸甚。

陶又奏乞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疏曰。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迎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庸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為介於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為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六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黜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

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輙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為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為美。後世仰以為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怒而不殺。班固亦以為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輙廢。而諸生為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為定令。揭牓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悉。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悳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為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險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貼黃。大率隱好自任。凡考校生員文字。多不與祭酒博士共議。意欲徇私。向者違條差補經諭不當。鄭穆自舉覺。申禮部。近日定王適程試高下異論。隱輙有申請。上煩朝廷與奪。益見其取與不協公論。不能稱職也。

陶又奏乞察小人邪妄之言疏曰。臣竊謂人君深居九重。尊高如天。雖有聖智。亦未能周知天下之事。必以納諫為先。既能納諫。則臣子可盡下情以陳治亂之要。今陛下聽政之初。臣備位侍從。朝廷之事。得以論思。敢竭愚鄙。少報萬分之一。願陛下特加省覽。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追及。方其得疾之初。陛下憂形玉色。躬侍藥食。衣不解帶。告于天地社稷。禱于宗廟山川。薄刑赦罪。釋逋輕賦。凡

可以祈福禳灾之事。講求備至。及其疾勢大漸。則召高族子弟。入于禁中。丁寧撫慰。有安心免憂之言。既已大殮。內侍有須索酒食者。禮部臣寮謂方當哀毀。不可為閭閻鄙俚之事。恐累聖悳。陛下即從批奏。遂罷其請。繼有手詔稱揚太皇太后臨朝累年。抑損外戚。未嘗假借。無以報稱盛悳。議與高族子弟推恩。又慮諸處應奉山陵。過有勞費。遂令降詔有司。並須遵依遺詔指揮。遠近臣子聞此等事。無不感嘆。皆謂太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功。於社稷有萬世之力。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一言一事。不敢違戾太皇太后之意。上合天心。足以享萬壽。下副人望。足以保四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臣於此時以無可疑而為疑。以不必言而為言。則其罪不勝誅矣。所恃者陛下仁而好諫。明而察物。必能赦臣私憂過計之罪爾。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辨與不辨也。陛下察其是非。辨其邪正。使非不敢勝是。邪不能害正。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而安矣。昔元祐之初。臣任臺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悳音宣諭云。朝廷政事。若果於民有害。即當更改。其它不繫利害者。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太后。恐外人不知。臣深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改更。固非出於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奸回害物。蔡確謗毀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邊事。皆是積惡已久。罪不容誅。若敗露於先帝之朝。必須不免竄逐。若暴揚於陛下之手。亦合正以典刑。以此而言。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欲生民之便。所

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為非乎。恭惟陛下聰明聖智。出於天縱。是非邪正。進退可否。必已了然於心。豈待人言而後辨。臣乃不避斧鉞之譴。喋喋以告陛下者。亦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意也。夫嫠婦以組織為事。惟經緯是恤。今乃不恤其緯。而以周亡為憂。固可怪矣。愚者千慮。亦有一得。狂夫言之。明主擇焉。臣又聞昔者明肅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偏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仁宗察見情偽。降詔亡絕。其畧曰。明肅太后。夙承先顧。保佑沖人。勤約之風。化流四海。或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蓋機務之寔繁。雖旰昃之無暇。賞善罰惡。惟命令之已行。革故鼎新。非孝思之所至。易月方臨於庶政。虛懷覬納於讜言。其有罔識遠圖。靡循理體。達于聞聽。姑務寬容。多形瑣碎之言。復有迎合之意。宜申誡勵。以警奸回。應明肅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經施行過諸般公事。更不得輒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愛。聖惠廣大。超越今古。載在史冊。垂範後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臣愚竊謂明肅太后之政。時有過闕。仁宗念其保護。尚降詔書。不容小人輒有議論。而況太皇太后垂簾九年。所行之政。皆以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而無可擬議。萬一有小人狂妄獻言。豈可容哉。豈可信哉。願陛下明示黜罰。杜塞其端。以副天下之望。以隆宗社之福。

八年。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論邪正劄子曰。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災異。不恤衆言。悉變更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誤先帝。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引去。又啓導先帝用兵開邊。結怨夷狄。至熙寧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離。幸賴先帝聖明覺悟。再

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邊熙河。章惇開邊湖南。沈起引惡交賊。寇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呂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諤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先帝悔悼。親諭輔臣曰。安南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又言呂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吳居厚行鉄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此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朝夕不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蚤從衆言。悉罷新法。脩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垂。九年之中。海內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無不咸賴。唯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奸言。上以惑悞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萬一陛下過聽而小人復用。豈唯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臣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不避萬死為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為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諭執政大臣。凡向來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內無不安枕矣。

祖禹又論召內臣劄子曰。臣近聞陛下召內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預其數。中外之人。以至民庶。無不籍籍私議。深以為憂。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陛下於有過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驟加召用。必駭衆聽。若大臣又不能固執。則是朝廷全無綱紀。公議遂廢。其於聖悳。為損不細。何者。陛下初親庶政。今方踰月。四海之人。傾耳屬目。未嘗聞行一美政。訪一賢臣。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人心一失。不可復收。雖家至

户說。無以自解。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更加審慮。特賜追改。以安中外之心。

祖禹又奏曰。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閒。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憑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舟舉之策。致永洛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窃政。又上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亡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雖閒。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亡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閒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欺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

祖禹又論李之純蔡京劄子曰。臣伏聞知成都府李之純。陰戶部侍郎。知瀘州蔡京。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臣竊以成都兩路。鈐轄方面之任。審為要重。祖宗以來。尤慎付與。聞之純寬厚簡靜。蜀人安之。宜且令終任。或增秩再任。今戶部雖欲得人。而遠方數千里休戚安危。所繫亡不為輕。蔡京素附會奸臣蔡確。衆所共知。雖有才能

而年少輕銳。非端厚之士。又故事自成都迴者。多為執政。其次猶為三司使。知開封府。朝廷方當分別邪正。如京者。在所裁抑。不宜崇長。今進職遠帥。則資任愈隆。為它日大用之漸。實未允愜。伏望且令依舊。如必欲召用之純。乞別擇人。付以遠方。

哲宗時。右司諫蘇轍論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曰。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它官。或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勳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悳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摩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

轍為御史中丞。再乞責降李偉劄子曰。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為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奸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為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漕。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

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為實為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
梢茭。搔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為之不聊生者少年。朝廷中覺其
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
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既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
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
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
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
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
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
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奸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
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
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
朝廷虛說此言。如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為虛語。曾
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
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

右正言劉安世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狀曰。
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旨揮。欲置啓聖院。常住白地以為
墳塋。朝廷既下所司施行。而寺僧遍詣執政臺省次第陳訴。以謂倬
之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房舍。僅三十間。而
敢欺罔天聰。指為白地。誕謾暴橫。一至於此。臣伏觀陛下即政以來。
崇尚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倬以小臣。給事
宮掖。乃敢挾私罔上。干紊綱紀。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陛下深賜
詳察。斷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倬罪。庶能杜漸。不累聖慮。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旨揮。欲置啓聖下

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衆僧列狀陳訴。以謂倬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欺罔。不可滋長。遂具論奏。乞行案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旨揮更不施行。而倬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緣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義有未安。固難緘默。再黷宸聽。必冀開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陛下知其竹林園木。萬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至徇其私謁。輕降玉音。良由倬志在苟得。熒惑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違咈人情。存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盛惠。咎皆自倬。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詿誤。情在可矜。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事雖細微。必寘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倬妄干中旨。飾詐欺君。罪實故為。情無足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陛下心存去惡。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倬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修舉。奸邪知畏。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嘗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矣。乞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覆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於一時處分。固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或再得旨揮。許命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礙。今倬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違咈人情。生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倬之犯。雖無足赦。亦大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內降之事。苟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皆可稽考。臣竊謂人主之惠。多尚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折。但以其奏。付

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聖主之仁。斷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陛下威克厥愛。治遠自近。先正倬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院。今後內降旨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無害。乃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絕僥倖。

安世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劄子曰。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惠天覆。重廢已行之命。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惠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闒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在先朝。粗能修飾。陛下踐祚之始。首加任使。再朞之內。致位中司。然而仕本奸回。才識暗陋。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奸。亦未嘗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臣竊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為。而況輔弼之臣。與國同躰。豈容憸佞。雜處其間。臣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愊。而拳拳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忠賢之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

咈聖意。彈擊大臣。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路。今識者喧然以為奸邪。而臣鉗默依違。不告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謂宗愈才識淺近。趨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畧。異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朞之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惠。惟以巧言邪說。為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命舊不充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如聞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欲須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縉紳傳播。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倚前之論。遂詆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今禮部員外郎丁騭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騭而不以實奏。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歸惠於己。其罪二也。方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

臺諫官數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命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營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熙寧中。嘗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知其奸。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共知。臣竊謂熙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迎合之迹固同。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察其本末。則奸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為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覽瞽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盭。即乞特出聖斷。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奸慝條例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答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搢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覩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遵奉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心。固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于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廉恥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恥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

而尚起視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汚下。毀臧廉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恥之心。則奸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叅酬國論。委之以綱轄實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覿。臣竊謂是非之理。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真。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阨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安世又論曰。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汚下。毀臧廉恥。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叅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稅周氏之第以居。每月俶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僧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挺累次吟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遷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俊。莫與為比。宗愈既長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傚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己無恥。辱國已甚。況宗愈更踐華要。有高貲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

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
官吏挾情遶法之罪。亦乞特賜旨揮施行。

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秖周氏之第以居。自
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
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暴橫自若。將
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
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遶法之
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豪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
耳目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
暴戾毀臧廉恥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恥之。所以
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
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背
公徇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做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
臣。投牒起遣。操行汙下。為人鄙厭。一至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
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聖聽。
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慮同列大臣。惡傷其類。巧為邪說。陰欲
援救。則長奸養惡。異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陛下斷自宸衷。早
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
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宗愈為御史中丞日。秖人
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命起遣。而開封官吏畏
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罪。尋御史臺亦已彈劾。

逮今多日。未蒙指揮。中間伏遇荊王奄忽薨謝。仰慮聖慈。方深哀念。是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跼蹐。今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無益之悲。上為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論。以冀開允。惟陛下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奸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二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推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宗愈。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愈自為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奸。興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滅廉恥。固當竄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房緡公事方申三省。而宗愈氣象軒騖。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恥。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舉措。猶能竊笑。況天下有識之士

哉。臣恐奸邪得志。忠賢解躰。隳紊綱紀。汚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愚暗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償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為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丞者。又為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興訟。奸邪之人。方為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廉節自好者。豈肯稅人之居。不給其直。況宗愈身備從官。躰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人。玷辱國躰。無大於此。錢勰之在開封。常以不畏強禦為己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廉恥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勰之徇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既在言路。目覩大臣之不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陛下。今宗愈所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言出於誣捃。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等所論既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為容貸。以沮天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合論列而不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孤遠小官。蒙陛下不次擢

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奸佞無恥。朋邪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況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載。第聞昏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弊。今則邪正並吾。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下失望。惟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愈。拱勑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豈惟臣區區之望。寔天下之幸也。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冀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徵至著。尚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寔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

風譽頓減。一向奸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猶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為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謗。皆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為惡。臣請畧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舊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彼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況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

宗愈苟悅權勢。而無一語自陳。圖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為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進寢。而宗愈備位憲長。坐無一言。陰結奸豪。徼幸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騭。乞充臺省之選。臣在諫垣。隲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為恩惠。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坰可應制科。臣聞坰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疎。最為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坰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寮。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慎田乃文彥博之孫壻。方丁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來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踐祚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列使勿上疏。背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固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命舊不充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論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魯不講究。遽欲行下。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既不

合。事遂中輟。紳紳之間。莫不嘉豈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崖募衙前之議。遂抵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来叅詳立法之人。護短逐非。不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覩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句務。惟自近歲以来。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騖爭進。而宗愈父為執法。既不能糾核開陳。及豪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為開封推官。貪權趨勢。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婦。宗愈數命析夫之產。既而誘說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巳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吉禦與張茂實皆有異謀。韓琦嘗國。而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

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為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驁。略無所瞻。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臧廉恥。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為諫垣。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視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奸。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黥劓。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奸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汙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

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奸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奸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為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奸。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憲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為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為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為法。以憲宗之信盧杞為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七

去邪

宋樞宗時。劉安世論曰。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鄒浩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劉子翬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慎重舉措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匿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蓩蔽人主之德。墮廢祖宗之法。陰結惇確之奸。徼幸異日。顯主軋轍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暮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訐財罷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亡恥。尚奚則主上最病。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

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疏。不可勝計。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已踰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自覩臺文之糾劾。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頓無恥之甚者也。將何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愈之罪。伏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為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私親。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背公徇私。毀臧廉恥。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則是陛下既恕之矣。臣論卉執政之辜。雖已彖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枉直兩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忤旨之譴。而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即政之初。首召司馬光於閑退之中。授以柄任。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鼓舞以慶朝廷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和殿首論其奸邪之狀。不足以辱輔弼之任。其後孫覺為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覿繼言其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趙挺之。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陛下以此觀之。豈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聽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羨矣。以

者之論。而決欲主之乎。若然者。陛下聽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羨矣。以

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日近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政瓜葛之戚。移開封推官。盛陶又乞與李常避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補。蓋覺等見陛下力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紛紛引避。務為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無病。何獨自苦力詆大奸。上瀆聖聰。下犯邪黨。蓋臣內顧枵薄。了無它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為臣私計則拙。為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愈疏。伏乞早賜指揮。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奏陳胡宗愈匿宰相之私親。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

滅廉恥。誠不足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蘊。然竊嘗深慮陛下所以力遏衆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踰半年。今若遽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於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宇擅有修完。為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命罷免。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為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去位。陛下踐祚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甚治事為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恥不廉。無禮無義。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臣聞。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

羨聲。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爲患失之。陰引奸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陛下曲回天聽。詳覽衆言。進有悳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臣等言宗愈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安世又論曰。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胡宗愈罪狀十二事。自後復進三疏。委曲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之所言。非敢据摭。皆有實狀。可以按覆。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年不止。偃然居位。畧無畏心。陵蔑風憲。毀棄廉恥。豈不負朝廷躬親之意。累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爲立黨之實。使宗愈負權懷患。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欺罔。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陛下試取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觀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爲不妄矣。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此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伏望陛下審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聖意未欲以一眚遽廢老臣。即宗愈宅罪尚多。伏乞特行罷免。以慰人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

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并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奸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公成朋。肆行貪婪。毀弃廉恥。臣等前後章奏。至於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望。臣於此際。何以為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奸久處於廟堂。寖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黜。以為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曰。右臣自四月巳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蓋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闕門待罪。自求貶降之例。臣所以包羞忍恥。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為去就者。誠欲廣陛下納諫之盛意。踐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祖宗以來。躰貌輔弼。雖用捨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興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陛下聖意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合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四月巳後。凡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

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魯無過舉。諍臣之職。是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真僞。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群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為先。臣伏見宗愈以奸回之資。挾寧相之援。欺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陛下之本意。為大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參實迹。塵指宗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陛下意在兼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遑寧。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宗愈罪惡如臣所奏。亦乞速賜罷免。以警奸慝。臣及宗愈義難兩立。惟冀早施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自臣廢。豈勝幸甚。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為累有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路。天下之情。幽遠必達。顧臣愚陋。僅塵諫列。實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貪戀聖德。顧效萬一。然而數月之間。止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未蒙聽納。夙夜憂惧。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言之久不効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陛下精以臣言為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覩施行。縉紳之間。孰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誚臣等。以謂容身恓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汙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為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顧陛下博考僉言譯為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即乞罷宗愈以從人望。進有憙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為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惓惓之忠。謹

盡於此。

安世又論曰。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兼容。未加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善。力犯大奸。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廉恥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恥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恥由賢者出。則不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陛下恭已於巖廊之上。而賦政於蕃垂之外。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黨陛陵戮。取輕中外。不可不慎也。今宗愈匿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隳廢祖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恥。固已掃地。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躰貌。臣竊以為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為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衆。議無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據。非特十人之聚也。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質。則天下之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奸謀。蓋有所恃。臣獨憂之。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奸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為可用也。唐李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奸邪。而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蓋大奸之人。徉偽而堅。言偽而辨。順

非而澤。陽為可信。煥惑世主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及其未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奸邪矣。惟陛下虛心澄慮。詳繹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特命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慤。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跼蹐俟命之至。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胡宗慤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之所疑。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慤欺君亂法。毀滅廉恥。其罪惡顯著。為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自後相繼奏章。申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闕聖覽。若臣言為妄。則是煥惑天聽。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若宗慤之罪如臣所奏。則是陛下知其惡矣。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奸慝。振舉紀綱。使羣小寖盛。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之患。惟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顒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慤罪狀

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夙夕慚悸。如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于今。知無不言。每蒙聽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追褫。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臣嘗觀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恊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仁祖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呂誨能逐奸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譾薄。猶見賢而思齊。如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盜取要任。當時幸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欺君亂法。孰甚於此。

以至身任風憲。不修廉節。負所居房緡。不肯償還。遂致開封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國體。墮廢臺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奸慝。事狀尚多。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過以謂揚歷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遽叨大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有重表疎遠之妹。嫁於中官。嘗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奸邪貪猥如今日宗愈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叨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竄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拔擢之意。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安世又論曰。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與左司諫韓川同奏胡

宗愈姧邪朋黨。不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中。臺臣亦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楊康國相繼辭職而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嘗敢置。自十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納。堅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敢獨負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為陛下極辨邪正。則臺諫之風日益衰替。奸慝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已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於衆議。亦嘗以宗愈為言。而依違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若逐宗愈。則常輩將欺罔縉紳曰。朝廷用我之言。已罷執政矣。若臣所論太過。忤旨獲譴。則常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足以竊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慮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污廟堂。又憂常輩之壞風憲也。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確章惇之罪。則陛下為之罷確宰相。罷惇知樞密院。又論張璪奸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等論韓縝不協人望。陛下用縝為右僕射。纔方數月。遽令外補。傅堯俞等論李清臣無狀。則清臣罷尚書左丞。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歌頌厭服。以謂陛下用人納諫。有祖宗之風。故三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奸人斂迹。君子道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來。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其懷奸為利。與璪輩何遠。其昏謬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陛下前日去此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為難哉。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正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

臣竊謂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脩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願陛下以詩易之言為法。以唐太宗之事為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陛下以宗廟社稷為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上稗聖治。天下幸甚。

貼黃。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一。豈敢輕為去就。然自來論列執政。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悃愊。盡於此事。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況宗愈固惜名位。不知廉恥。儻陛下務為優容。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

又慮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出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為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暮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輔弼。毀臧廉恥。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宗愈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尔。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奸邪。故風采所繫。責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既知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其以言者為不足卹。是乃陵蔑陛下

之風憲。為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它罪。止此一事。猶在譴訶之域。而況欺君亂法。奸邪貪猥。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安世又論蔡確作詩譏訕事狀曰。右臣伏見知漢陽軍朝散郎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悳性陰險。立朝奸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辨行偽。挾少卯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相。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交結羣小。公納賄賂。盜用官物。不知紀極。閨門之內。奉養豪侈。飲食聲色。衣服器玩。肆為奢僭。制踰公王。是時碩為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如此。確實同居。豈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其弟之死。止以失教為名。黜守安陸。天下公議。謂罰不能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省。輒懷怨望。借唐為喻。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它日時事變易。徼幸復用。攄泄禍心。跋扈懷梁冀之奸。睥睨蓄魏其之志。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陛下察其情理。斷以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罪。以謝天下。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怨謗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未覩旨揮施行。臣聞確之朋黨。太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救解。且謂處厚事非干己。輒尒剡奏。近於刻薄。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為過矣。西漢

酈寄。天下謂之賣友。然而摧呂祿以安社稷。前史謂誼存君親。不以為貶。確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省循。肆為訕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處厚外官。雖無言責。見確悖逆不道。發於忠憤。名則出位。情實愛君。取捨重輕。未為無理。惟陛下勿恤浮議。早正典刑。使大奸無幸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安世又論曰。右臣等早來臣燾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它人別無章疏。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御史。本欲肅正綱紀。糾察百寮。雖小犯朝廷之儀。猶俾彈治。今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舉。曾無一言。挾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等前章。固嘗以確之朋黨。太半在朝。慮其造播巧言。多方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奸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豈有目覩奸豪。陵蔑朝廷。謗訕君上。乃欲置而不問。苟非今日確之事發。則其黨與未易彰敗。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已有論奏。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奸狀。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俟蔡確事畢。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事。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尋具論奏。乞正其罪。雖已聞降旨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令確開具因依。至今未見回報。臣聞上自執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齊奮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過為陛下之計。臣竊觀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徒。不得逞其奸志。陰懷怨望。窺伺頗急。然而深情厚貌。未嘗形見。今乃無故作為此詩。臣恐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機投陛

下也。臣伏見李常盛陶居風憲之地。目覩蔡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定論。翟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何賴焉。彭汝礪在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為心。反用開告訐之路為解。其餘進說之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雖言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輒敢進疏。宜有高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義存君親者。反責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長則是矣。至於睥睨兩宮。包藏禍心者。乃為可長乎。朋邪罔上。孰甚於此。若非確之事發。則羣小比周。無由彰敗。惟望聖心先定。勿疑流言。誅鋤奸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辨。天下幸甚。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陛下聖慈寬厚。體貌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竄殛。遂降睿旨。令確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日近竊聞確及安州皆有回奏。訕上之迹。盡如臣章。雖文過飾非。妄意幸免。而情狀明著。可以無疑。臣聞確昨移南陽。既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去詩碑。洗滌刮劘。靡有存者。使確詩意別無詆斥。雖刻之金石。固自可信。惟其內懷觖望。志在謗訕。有慊於此。惧復流播。故令毀撤。欲以滅口。推此言之。則確之罪惡。何可掩也。伏望陛下特徇公議。毋恤浮言。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端。并自餘臣寮進說營救。皆確朋黨。不顧君親。苟尚兼容。必為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安世又論曰。臣等近以蔡確怨望作詩。無人臣敬順之禮。累曾奏論。乞正典刑。朝廷旨揮下確開具。仍令安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竊聞

安州取索與確開具。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為遷延行遣。令確知其事因。從容造說。交通求救。詞皆虛妄。必不可信。今安州根究。得確詩元書在粉扳。後來削去墨跡。其扳見在。書之。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辯給。此心不能文也。詩版是明白已驗之跡。便可為據開具。乃委曲苟免之詞。不足為憑。罪在不赦。合實誅竄。恭以太皇太后以先帝遺詔用故事。請權同聽政。當日確備位次相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不是太皇太后本意。蓋為皇帝年在沖妙。以保護聖躬為功。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竊以前日遺值先帝大變之際。設或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宮。則宗社大計。將如何哉。觀確之意。以為不然。蓋竊幸皇帝富於春秋。欲以大臣專權。自作威福。包藏禍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也。大臣之義。當歸美報上。喜以福祿壽考稱誦其君。確不能庶幾於此。乃引竭海變田之事。肆為怨讟。容懷大惡之志。發為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實刑者。人主之權也。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下。賑人心。傳之子孫。為萬世法也。兩宮亦不得而私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棄。與天下共怒共棄之者。在皇帝陛下與大臣也。陛下崇養聖意。未專明斷。所與議者在大臣。如少欲寬確。則天下疑而不服。傷陛下之聖孝矣。大臣者敢為開陳未減。則是朋奸養交。面謾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輕。必不見容於天下矣。臣等願盡行公議。無屈祖宗之法以失威柄。威柄一失。則奸邪強驁。無所忌憚。後時有不可制之悔。於此不得不慎。以防微杜漸也。伏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為今日戒。為後世訓。

安世又論曰。准名例律十惡。共曰大不恭。注謂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准名例律。議請減贖。章犯十惡者。不用此律。一宰相丁謂貶崖州司戶參軍。

一。前樞密副使孫沔貶節度副使宿州安置。　一。前參知政事呂惠卿貶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右臣等早來延和殿。伏蒙宣諭命具行遣。比附條例密奏。臣等畧具合用律法及責降大臣故事備錄如右。臣等竊謂三人之間。丁謂之責最重。然其所犯。亦非蔡確之比。伏乞聖明。更賜參酌。

安世又論曰。右臣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汝礪營救蔡確事。伏蒙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面奏其略。尚恐陛下未知羣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繫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須至辨析。上煩聖聽。臣伏見彭汝礪與曾肇同為中書舍人。公然結黨。范純仁既是本省官長。日得相見。朝廷密命。無不關預。而又汝礪親弟娶李常之姨女。廟堂之論。悉使傳播。故御史臺表裏通同。殊無公道。窺伺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害義。無敢糾駁。稍異已者。則必承望風旨。連章繩治。皆有實跡。未敢盡舉。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為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徒大懼。巧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備位宰相。見確無禮於君親。不以疾惡為心。乃諭汝礪及曾肇。以為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語。即時傳報李常。是以御史臺依違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輒奮強很。妄進邪說。雖其大槩不敢主確。然而深意。全罪處厚。臣竊謂以確詩為可罪邪。則自有臺諫官論列。若以確詩為不足治邪。則臣等豈敢違犯公議。輒形誣奏。進退之間。皆不預中書舍人之事。今汝礪出位進疏。惟以長告訐為說。至今睥睨兩宮。悖逆不道。則欲置而不問。是汝礪貪與蔡確為地。而不顧君親之大倫。僭亂之基漸。此乃朋奸罔上。徇私立黨。而陛下謂之與臣言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曾肇同授純仁之指。而

肇陰險奸賊。不肯自畱。故使汝礪先次進言。繼聞臣等極力攻擊。陛下已賜聽納。遂不復言。然而交搆之迹。繒紳無不知者。獨其黨人為之諱耳。頴陛下以臣之論。詳覽汝礪之疏。則奸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之鑒。臣伺候斷遣蔡確了日。當節次具狀劾奏奸黨。乞行竄逐。惟陛下乘不可失之機。特行英斷。使邪正分別。朝廷清明。臣雖殞首。亦無所恨。

安世又論曰。右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本天下之所共疾。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列。不以君親為念。沮格詔旨。舊力營救。臣等前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苟驗有實。伏望陛下誅其奸意。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貼黃。臣等伏見治平中。命王疇為樞密副使。是時錢公輔當制。繳還詞頭。朝廷以為不當。遂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今來蔡確責命。典王疇事理不同。汝礪挾奸不肯草詞。伏望詳酌。重賜施行。仍乞速降旨揮。免致惑亂衆聽。

安世又論曰。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止狀。第碩賦汚。罪惡貫盈。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陛下既不窮治。又貸碩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為名。止徑薄責。朝廷之恩。亦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懷怨望。作為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意。不忍加誅。俾令要領。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懲檮杌。而尚玷卿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嘗謂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祖宗所以公天下而立之。聖子神孫。亦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躬。恩惠隆厚。而確悖逆不道。宜有詆斥。以神之所共棄。覆載之

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議。非惟失祖宗立法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行竄殛。以慰人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嘗具論列。今已累日。未奉旨揮。臣伏見確之朋黨。太半在朝。大臣之間。亦有陰懷向背。假託義理。巧進邪說。協力營救者。雖聖心先定。必不為流言之所惑。而後命淹留未快公議。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亂臣賊子之為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怠忽。辨之不早。日復一日。養成禍胎。是以先王制禮。雖齒路馬。與蹙其芻者。莫不有誅。非芻為可貴。而馬不可齒。蓋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奸雄桀驁之氣於未然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宥之過。雖悖逆不道。自取罪戾。亦朝廷威令不行。政尚姑息。容養確輩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為救解。欲望朝廷尊嚴。用邪斂迹。何可得也。願陛下深察奸黨。慎無輕聽。早行四凶之竄。以慰天下之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奸人懼其為己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毀。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弟碩贓污事發。亦罷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既而惇在蘇州。肆為不法。強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安州。不自循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桀驁狠愎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

如此。若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迹雖疎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縉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畧。今試條析為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羣臣。都下喧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神考暴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遺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過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功。二王即日還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遲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畧如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臣雖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恕邀至河陽。燕語之次。稱贊確等不已。願其徼意。類皆押闔。蓋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為復用之計。朋黨害正。一至於此。臣竊謂惇確用事十年。小人黨與。內外結固。造作奸言。欺惑愚衆。臣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則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陛下起福於無形。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觀見榮立今上事迹。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以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廢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奸豪弭息。它日無患。惟陛下取臣千慮之得。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蔡確不合陳乞顯昌府狀曰。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顯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縉紳之議。率皆不平。敢

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奸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贓污狼藉。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碩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求者。蓋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奸謀。遽可其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碩逐便。或自求京師宮觀差遣。以就醫為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朋黨。太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廣為路岐。

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帥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寖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為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報罷確奏。以正國體。

安世又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狀曰。臣等伏見近日除沈括吳居厚。賈青。呂孝廉。王子京。差遣不合公議。門下省已行封駁。竊謂朝廷必以大禮之後。過惡例隨湔滌。臣等以謂不然。括首議再興邊事。喪師辱國。為先帝遺恨。罪不容誅。而得全首領。無復可以推恩。居厚欺君害民。誅求暴虐。掠為己功。帰怨於上。罪當放斥。而得列縉紳。無復可以推恩矣。青與孝廉子京。苛刻聚斂。流毒一方。附會誕謾。廢失使指。重譴遠貶。才當其罪。如此數人者。蹈犯凶桀。出於文墨。既不可以常法治之。亦不可以常赦寬之也。若使僥倖復起。夤緣再用。則羣

小振奮躡踵求伸。甚非朝廷之福。生靈之幸也。長奸之漸。所宜杜絕。伏望聖慈。面飭大臣。諸不以法治而貶降者。不得以赦議。如天度兼容。未忍盡弃。即於為惡之間。畧加殊別。特移青等一內地監當。括與居厚且令依舊。庶協大公。以懲群枉。

安世又論盧秉責命不當事狀曰。右臣伏聞。累有臣寮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榷鹽之法。務為慘刻。殘虐一路。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寬恩。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秉出將使指。揔按一道。未聞宣布惠澤。興利除害。而專為身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虛課。虐下以苛法。愁苦之聲。溢於道路。議者皆謂誅剝掊克。與吳居厚畧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恐無以戒戢奸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殘民害物。遺毒累年。廼者朝廷體量得實。謂宜重貶。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戢奸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聞續有指揮。命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平。是敢罔避再三。塵瀆天聽。按秉榷賣鹽貨。峻刑虐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掊克太甚。歛怨於民。陛下踐祚之初。責授散官。遠郡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寬典。尚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寘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

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變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為盧秉向在兩浙專主盜事。設法苛虐。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切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為掊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聲。盈於道路。蓋有甚於吳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為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尚列侍從。提舉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行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安世又論曰。右臣近為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怨苦冤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尚有未盡之意。更為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曰。功同賞異。則勞臣懈。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盡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尚為待制提舉宮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惑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職。以慰人望。

安世又論周穜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狀曰。右臣伏見鄆州教授周穜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廷。中外譁傳。頗駭群聽。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莊獻明肅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遂落平章事。罷歸本鎮。臣竊謂惟演佐兼將相。言之未為太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所以

嚴宗廟也。今種以疎遠微賤之臣。懷奸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可從享。在種之分。猶不當言。而況輔政累年。曾無善狀。殘民蠹國。流弊至今。安丁侑食清廟。傳之萬世。如種狂僭。豈宜輕貸。伏望陛下以春秋之法。誅其始意。重行竄殛。以明好惡。安世又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狀曰。右臣伏自去年胡宗愈竊據丞轄。不協人望。臣忝言路。累具彈劾。而聖德寬大。務全體貌。遷延經歲。未賜指揮。臣以公議不平。難於中輟。迺者上章極言論奏。并申三省乞請留中之疏。付外廷明辨曲直。雖發於忠憤。不敢愛身。而退循率易。方俟誅譴。今既半月。威命不至。繼聞宗愈已罷政事。乃知陛下不特赦臣之罪。又能聽臣之言。恩出望外。感極以泣。陛下仁厚容諫如此。而臣內懷區區未盡之意。若不披瀝肝膽。上達天聽。則於職事猶為有愧。是以願終言之。臣伏見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悳性柔邪。秉心不一。昔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常自太常少卿擢為禮部侍郎。旋遷天官。遂拜戶部尚書。陶自瀛州得替。用為太常博士。尋擢考功郎中。皆由閔冗之中。寘諸要劇之任。才能政事。無足稱者。為確主張。人不敢論。以至今日。並居丞雜。而又相與連親。不使廻避。阿諛朋黨。殊無公道。臣不敢廣引細瑣。上煩聽覽。止以近事之尤顯著者。試為陛下陳之。臣聞蔡碩盜用官錢。事發下獄。罪當大辟。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赦而不誅。又免真刑刺配。止送韶州編管。僅能周歲。確乞內徙。朝廷曲法申恩。移置黃州。曾不旋踵。確又陳乞潁昌。緣國朝故事。應左降官。雖曾任宰臣。而未復職名。猶是謫籍。既係有罪之人。固無自便之理。確之冒昧陳請。御史即合糾彈。而常陶身任臺綱。陰借奸慝。目覩亂法。終無一言。其事一也。按謝景溫係王安禮之妻兄。昨除刑部尚書。衆議以為不可。而常素與安石兄弟親

善。陶及安禮。昔嘗同官於大名。交契甚厚。是以見景溫之誤恩。並不論列。其事二也。章惇在蘇州。公違條法。强市田產。使無辜之民。被刑失業。故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御史臺明知上件事實。亦不繩治。假借奸豪。徼幸異日。其事三也。王安石輔政累年。曾無善狀。害民蠹國。未見其比。向者病卒。人皆相賀。王汾雖無言責。而能上書陳述義理。乞賜惡謚。以為後人之戒。縉紳之論。莫不多汾有憤世疾邪之意。而常等惡傷王氏。疾之若讎。及汾除諫議大夫。遂率全臺肆為醜詆。然汾從來別無過惡。止言其口吃滑稽之類。一二小事。乃令報罷。中外之論。至今不以為直。臣日近方聞常等所以擊汾之由。主於請安石之謚。操心如此。豈復至公。其事四也。陛下即政之初。知免役出錢為民之患。故復用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戶部。不能講究補完。而協助邪說。請復顧募。及為中丞。猶聞奏乞施行。懷奸徇私。大害

聖政。其事五也。先帝已知經術取士。久而有弊。蓋欲復用詞律。故昨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朝廷採納。已為定制。而安石之黨必欲沮撓。常乃屢乞改用經義。其徒翕然譽之。賴陛下聖明。主執不輕變易。而常等言之不已。背公死黨。其事六也。保甲之害。衆所共知。陛下變法以來。農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倡言乞重編排。朝廷若行其說。天下豈不大駭。率情妄作。其事七也。臣起於小官。誤蒙擢用。非不知雷同鉗默。足以取容。然而朞年之中。庶犯權貴。旁人為之憂恐。而臣處之自如者。實以陛下推至誠樂善之心。有捨己從人之德。是以不量力薄。思効涓埃。而況二聖臨御以來。逮今五載。遵守祖宗之法。曾無毫髮之累。諫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故臣自拜命以迄于今。獻納之間。尤以人物為務。蓋朝廷之有君子。如人體之有元氣。元氣盛實。則膚革充盈。血脉

榮暢。寒暑疫癘。不能投間以干陰陽之和。則為安強之人矣。至於真守不固。氣血將敗。內無以養根本。外不能慎起居。一旦遘疾。雖和扁再生。莫知所救。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使君子衆多。小人勿用。然後綱紀振舉。政教脩明。奸邪陰賊。不能伺隙以亂聖人之治。則成天下太平之功。其或聽納之間。不辨枉直。任用之際。不察忠邪。黑白混淆。是非雜揉。日復一日。浸生亂階。雖堯舜復起。亦不能治。臣竊聞近者執政奏事之次。親奉德音。思與大臣共為廟社長久之計。每患異日小人在側。眩惑人主。敗亂國政。憂深慮遠。固非愚臣所能跂及。然臣夙夜寒心而不敢以為無事者。正以風憲之地乃有常等皆王安石蔡確之黨人。陰持兩端。浸害正論。使漸引其類。並據要津。則陛下累年憂勤所立之政事。必將復壞於羣小之手。可不痛哉。臣恐陛下之所憂不在異時。而其兆已見於今日也。況二人挾邪不忠之迹。固已著明久而不去。必有後悔。惟陛下以臣所陳七事特賜詳覽。若非誣罔。皆有實狀。即乞慎擇忠厚端正之人。以代常等。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時孝孫差除不當狀曰。臣伏見朝廷除時孝孫充梓州路轉運判官。按孝孫資稟傾邪。巧於仕進。昔王安石曾布鄧綰變法之際。曲意附會。遂薦充司農寺屬官。推行新法於河北。吏民苦之。視若鷹犬。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及何正臣鞫瀘南之獄。舉以自隨。使正臣罔欺先朝。肆行酷烈。孝孫贊助。其力居多。獄決遂朝。擢使一道。元祐之初。罷諸路提舉官。隨例得郡。縉紳之議。固已不平。今正臣既行黜責。而孝孫尚冒監司。陟降頓殊。公議未允。伏望聖慈考其素履。灼見奸狀。追還新命。以折羣枉。

安世又論曾肇知鄧州不當事狀曰。臣竊聞朝廷除曾肇知鄧州兼西京南路安撫使。按肇資稟奸回。趣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親。天

下臣民。所共疾怨。而肇倡為邪說。惑亂衆聽。以至神闔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礙者。靡所不為。上賴聖明。得正刑典。肇不自安。遂乞外補。陛下敦尚寬厚。貸而不誅。猶假從官出守近郡。縉紳之論。固已不平。到頴半年。遽易帥路。非惟無以示好惡於天下。必恐氣燄益熾。小人寖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議。

去邪

宋哲宗時。劉安世論王子韶差除不當疏曰。臣伏聞朝廷以王子韶為太常少卿。採之衆言。咸謂未允。輒據公議。上達天聽。按子韶姿性險佞。行已無恥。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謗。目子韶為衙內鑽。蓋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刀錐之銛銳也。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遂薦為子韶以備臺官。陰持兩端。見利忘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之法。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未嘗有一語敢指政事之失。及對公著。則復肆誕謾。以謂屢嘗奏疏言新法之非便。蓋欺上下欺罔。兩獲其利。先皇帝聖鑒明燭。洞照奸心。子韶詐窮情得。遂被黜責。其後復除荊湖南路轉運判官。為言者疏其前後過犯。及不奏父母之事。因而報罷。元祐初。擢領刷曹。又為

御史論其占狀。尋命外補。今少常之任。素號清選。前日之居此官者。或遂遷侍郎。或就拜給諫。大用之漸。多假此途。豈容匪人。輒爾冒處。伏望陛下慎重名器。斥逐佞邪。收還子韶誤恩。別擇賢者。庶無虛授。

奥議厭服。

安世又論王子韶疏曰。右臣嘗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今已累日。未奉旨揮。臣聞子韶熙寧中嘗按錢塘祖無擇事。承望王安石風指。巧為構陷。縉紳之間。至今不以為直。及任御史。苟務容悅。上諛人主。下欺官長。先皇帝察其頗僻。黜為上元知縣。清議不齒。于茲有年。中間雖移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尚為言者所劾。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資望愈重。一歷此地。遂陞要津。豈容匪人。可冒優選。議者謂子韶頗有文學。不忝新命。此亦姑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之才。如子韶者。反覆奸邪。見於已試。人物污下。衆所鄙薄。既不能納忠於先朝。豈復能盡節於陛下。雖區區之記問或有可稱。而大義已虧。餘何足道。今若不究本末。妄冀清途。臣恐倖門遂開。小人道長。甚非朝廷之福。惟陛下重惜名器。為官擇人。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收還子韶之命。別授賢者。以慰奥議。

安世又論王子韶疏曰。右臣近已兩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奉旨揮。按子韶人品污冗。性復險邪。熙寧中。為御史之日。見利忘義。反覆迎合。其後吕公著陳襄質於上前。矯詐悉露。先帝疾其誕謾。乃詔之曰。外要黨正之名。內慊朋奸之實。遂奪言職。遠貶江左。止此一節。已見棄於清議。而況交結權勢。子弟不恥自媒。挾持私慾。構祖無擇之大獄。誣事吕嘉問。復得提舉折納差遣。操行卑污。實鮮倫比。昨除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當時御史猶以為非處子韶之宜。劾奏而罷。豈兹少常之任。反可輕授。除目傳播。甚駭物聽。臺

諫論列。方俟進止。子韶畧無忌憚遽已視事。其叵測心積慮。不過以謂朝廷若用言者之論。則已當就職。縱使罷去。恩例尚優。機巧徼幸。至於此。方陛下厲精求治。辨別邪正之際。尤不可使此輩輒污清途。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還子韶之命。以為奸人之戒。不勝幸甚。

又世又論王子韶曰。右臣近以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覩施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蒙宣諭以辨別君子小人為戒。輔弼大臣。既被聖訓。謂宜夙夜交儆。慎簡庶寮。而謬引奸慝。塵污清選。考之衆論。皆謂執政之間與子韶之舊者。憐其獨未顯達。是以力為主張。臣竊謂大臣不遺故舊之心則善矣。至於屈天下之公議。而伸一己之私恩。則非所以為朝廷之計也。昨者王汾除諫議大夫。御史止言其訐諧口吃之類。一二小事。猶且報罷。豈若子韶奸邪反覆見於已試。柔屈不恥。老而益甚。遽躋華貫。實辱簪紳。況汾以小過而弃捐。子韶負大罪而拔擢。用捨之道。顯非至公。伏望聖慈檢會臣三奏事理。追還子韶誤恩。別改閑慢差遣。庶無虛授。以服天下。

安世又論王子韶疏曰。右臣近四具狀論列王子韶差除不當。比聞已有指揮。別與差遣。今寧伏覩除目。授衛尉卿。反復思之。不得其說。須至拜析。上煩天聽。臣案奏子韶罪狀。皆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語輒涉疑似。朝廷使之追改。則是不以臣言為妄。前日太常之命。既非所宜。今七寺正卿。又在太常少卿之上。豈可因人彈劾。更得超遷。予奪重輕。悉皆倒置。是非好惡。衆且何觀。閒羣小僥倖之門。啓大奸窺伺之隙。政事如此。臣竊憂之。伏望陛下總覽權綱。慎重名器。懲子韶之朋附。亟命外補。或謂即今若無顯過。則乞依舊以衛尉少卿廢之。惟斷自宸衷。無惑衆口。庶幾公道。不至淪廢。

安世又論王子韶疏曰。右臣近嘗再論王子韶本因人言。遂罷少卿之任。却除衛尉正卿。理有未允。乞行追寢。以厭公議。今既累日。不蒙旨揮。臣聞王子韶者。以謂官制後來太常少卿。最為清選。人若不容子韶冒處。而七寺卿列。乃是猶官。捨彼予此。別無僥倖。臣請有以折之。勘會太常少卿之美遷者。或為侍郎。或為給諫。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拜侍郎。安得謂之猶官。而少貶於太常也。況太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到衛尉。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掛貶議之人。尚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虐。小人浸盛。是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再三論辨。況陛下屬精求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奸。無損於國。惟祈睿斷。早賜施行。

安世又論路昌衡狀曰。右臣伏見朝廷以路昌衡為直祕閣權知廣州。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祖宗以來。擇帥尤重。必有綏懷之惠。濟以肅服之威。使之統臨。乃能鎮靜。臣按昌衡人品鄙下。資性殘刻。昔為安陽知縣。以陰事將發而尋醫。昨任陝西監司。以舊怨劾吏而無實。治令行之獄。則著酷烈之名。居親母之喪。則有非僻之行。清議不齒。為日已久。方陛下嗣膺大寶。驅逐羣邪。昌衡與蹇周輔輩。均號酷吏。在所廢斥。而素為蔡確鷹犬。極力主張。屢竊要官。衆謂幸免。今嶺表之寄。事任非輕。豈茲小人。可稱簡拔。臣聞見昌衡罪惡事狀甚多。姑欲追止誤恩。未敢悉塵天聽。伏望陛下深詔輔弼。別議掄材。非惟交廣之人免被虐政。又俾曲濫之吏少沮凶威。仰冀睿明。特賜採納。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路昌衡疏曰。右臣近嘗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初聞
尚書省勾收告命。縉紳莫不欣悅。今日乃知却有旨揮命進奏院依
例裁下。三數日內。予奪反覆。中外疑惑。實損國躰。臣按昌衡天資削
刻。狡獪誕謾。昔熙寧中。知杞州安陽縣。不脩士檢。醜聲流聞。本路監
司。將行按裁。昌衡遽乞尋醫。因得幸免。然而內疑指使劉龜年暴揚
其事。後來陝西用兵。龜年適在秦州夕陽鎮為監押。昌衡乃指名抽
差部押糧草。欲緣軍興。中以危法。而泄其私怒。是時龜年具此因依。
訴於趙濟。遂留而不遣。其事喧騰。無不知者。臣又聞昌衡執親之喪。
寓居南京。曾無哀戚之容。反為非僻之行。有武人劉振孫者。候其微
服。出入倡家。遂痛歐之。為人所救。僅得逃逸。及昌衡為陝西轉運副
使。振孫又知寧州。挾其舊怨。勇於報復。乃用匿名之書。移振孫為原
州都監。且匿名文字。於法不當受理。而昌衡違法受之。振孫事狀甚
輕。曾無免所居官之罪。借命當移。亦無降等之理。昌衡任情刺舉。不
畏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輒廢錄
問。違經亂法。天下以為酷吏。然而行之舊游王珪之門。昌衡既於案
牘之間。隱落其事。又密告於王。以市私恩。仍與蔡確倫相交結。故珪
確用事之日。浸盜華要。陛下即政之初。澄汰奸慝。昌衡以死黨在朝。
獨免廢放。歲月未幾。頻易劇任。當時士論。固已上譏廊廟。下責臺諫。
今海南之地。控制百蠻。推擇帥才。尤宜慎重。以昌衡之罪惡如彼。而
朝廷委付若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貪暴。必不能為陛下布宣惠澤。
鎮安遠民。異日生事。悔將無及。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收還昌衡誤恩。
別擇良守。以式南國。豈勝幸甚。
安世又論路昌衡疏曰。右臣近兩曾具狀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
當。今日雖聞已有旨揮易守潭州。而貼職誤恩。尚未追改。考之公議

咸謂未安。須至開陳。上黷聽覽。臣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悉。而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執親之喪。而為非僻之行。昔陳壽居父憂之中。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鄙棄。豈若昌衡不念顧復之德。肆行奸穢之事。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昌衡違犯名教。絕滅人理。於所厚者。其薄如此。陛下亦安用之。況所貼職名。本為南海重寄。欲寵其行。前命既罷。即合追寢。兼長沙守臣從來亦無盡帶館職之例。使昌衡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便。又貼直閣。坐制一方。天下奸慝。何所懲沮。惟陛下留神省察。速降睿旨。追還昌衡新命。別與閑慢差遣。庶幾善惡明辨。少厲薄俗。

安世又論路昌衡疏曰。右臣近累具論奏路昌衡前後罪狀。不堪擢用及已罷廣州。當追貼職。至今未奉旨揮。臣之所言。得於公議。章累十數。遷延五月。是非可否。終無定論。內外疑惑。實害政躰。況潭州守臣自來亦無必帶館職之例。豈可因緣差誤。輕授小人。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明詔執政。早令追改。使朝廷判別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衡輩。誠何足惜。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安世又併論王子韶路昌衡疏曰。右臣近已累狀論列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該博。昌衡吏事強敏。其才可用。不欲終廢。臣竊惑焉。朝廷取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善。或有小疵。才難求全。理當掄擢。傳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者是也。其或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少正卯之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所以不能逃孔子之誅也。按子韶上罔先帝。下欺長貳。為臣不忠。清議所棄。昌衡執親之喪。曾無哀戚。肆行邪穢。絕滅天性。為子不孝。典法所誅。豈謂斯人。反蒙褒進。再三惟慮。不得其說。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言者議論。不無是非。既不以

子韶為太常少卿。又追還昌衡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為不當。臣之言為是矣。繼而罷少常者。更遷衛尉正卿。免南海者。依舊貼職。以為渾帥。則臣之議論。孰是孰非。朝廷差除。孰當孰否。數日之間。反覆如此。傳播天下。豈不疑惑。昔魏太祖有言曰。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苟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今昌衡子韶可進之善少。可去之惡大。黜之有厲於薄俗。用之無補於聖時。何為遂非憚於追改。臣聞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臣雖愚陋。敢忘素守。惟陛下無恤反汗之嫌。自遺養虎之患。檢會臣累奏事理。早賜自揮。

安世又論王子韶路昌衡跋曰。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一次論列。未蒙施行。議者謂君命已行。難於反汗。臣竊以謂不然。國家良法善政。天下以為便者。天臣當為陛下協力守之。不可變也。至於進退人物。間有差失。但不吝於改過。猶無害於得人。今朝廷政事之可守者。往往不能固執初議。屢有變更。以惑亂天下之視聽。至於引用奸惡。以致人言。則反遜非自用。不恤公議。而徒以不欲反汗為說。臣所未諭。議者又謂言者好求人之過。而執政惟用人之才。臣竊以為不然。古今用人誠難求備。要當錄其大而畧其細。則無棄人矣。今子韶之為臣不忠。昌衡之為子不孝。清議之所共賤。典法之所不赦。雖區區之所記。問史事有足稱者。然而可取之善小。可棄之惡大。用之有害於名教。黜之無損於聖朝。而大臣謂之用才。亦已過矣。臣聞近日陰使之隱每患言者彈駁。以謂數有追改。則恐羞除不行。臣竊謂朝廷不知其不可而使之。則罪在耳目之官。苟知其惡而不去。則咎將誰執。與其用人之後惡臺諫之多言。曷若未用之前。少加審慎。而使人無可言者乎。臣非敢以所論未行。忿而求勝。直欲以天下之公議。上達聖聽。庶幾退斥奸邪。獎進良善。為國家開乘正

之路。立太平之基而已。惟陛下察臣之志。力主公道。罷子韶昌衡之命。以為天下臣子之戒。

安世又論王子韶路昌衡疏曰。右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二次論列。未蒙施行。臣條奏二人罪狀。固已詳悉。皆中外之所共知。非敢以疑似難明之事而妄加之也。朝廷取其小才。而遺其大惡。苟無私意。何以至此。臣所以反復論奏。不能自屈者。特以聖明在上。與天下之公論為可恃尔。伏望陛下力主正道。更加詳察。以臣所言子韶昌衡事狀下御史臺躰量。如皆有實。非臣厚誣。即乞特降睿旨。疏其罪惡而顯黜之。以戒天下之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若有一事稍涉虛妄。臣亦不敢苟避罔上之戮。惟祈聖鑒。早決是非。使衽直不至於兩存。奸慝不容於幸進。愚臣願望。實在於此。

安世又論王子韶路昌衡疏曰。右臣昨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三次論列。日近雖蒙朝廷以子韶出守滄州。而昌衡之命猶未追改。臣既任言責。實畏公議。累煩天聽。蓋非獲已。竊謂二廣之地。控制百蠻。祖宗以來。選委尤重。然而嶺南瘴毒。人所憚行。故凡命帥。恩例特厚。或貼以職。或進其官。悉有舊章。可以推考。今昌衡為子不孝。為吏酷虐。附會王珪蔡確。屢興大獄。違經亂法。天下怨疾。得免廢棄。已為厚幸。比叨擢用。尋致人言。既罷五羊之行。猶冒直閣之寵。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便。使昌衡自為之計。不過如此。況因彈劾。而所授反優於前日。輕重倒置。何所懲勸。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帥權。世謂高選。若容邪黨。輒尔濫處。臣恐朋邪羣小。以苟得相矜。而正人端士。以同受為恥。陛下厲世磨鈍之具。遂為虛名。此尤不可以不慎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追寢昌衡過嶺貼職。處之散地。非惟使不孝酷虐之類。無以覬幸誤恩。亦足示朝廷之好惡

風化天下。

安世為左諫議大夫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伏見朝廷除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論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縉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沮抑公論。今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蓋是僉議以為失當。朝廷畧不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觀告詞。乃知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獨疑其不然。須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有豪傑之士。用為佐命之臣。謂之攀附可也。繼體之君。或由儲貳。或自藩邸。春宮王府。咸備寮屬。以其有保傅之恩。調護之効。謂之攀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閤。誕膺天命。遽踐宸極。中間溫伯雖曾暫掌牋記。何嘗得望清光。而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實。顯為非據。況溫伯奸邪反覆。天下所知。陰假王言。內交蔡確。此實有罪。苟逭典刑。更被誤恩。尤駭物聽。伏冀陛下審察清議。斥遠佞人。收還詔除。以慰衆望。

安世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近嘗論奏鄧溫伯除翰林學士承旨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謹按溫伯資稟奸邪。貪附權利。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邪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附託。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極。褒賞輔弼。溫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途。為確命詞則曰。尤嘉定議之功。臣聞太皇太后之立孫。神宗皇帝之與子。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謀。考經稽古。無一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就如奸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亦當先推上相。方及次輔。而溫伯陰受邪說。稍絀王珪。乃於確制。特為溢美。重輕顛倒。

欺惑天下蓋小人之深計將徼幸於異日溫伯預聞其事故欲以此
張本原心定罪宜蒙顯戮苟逆誅竄已出大恩豈可塵汚玉堂奉承
密旨況中書舍人繳納詞頭給事中再當封駁成命之下則御史全
臺兩省諫官並有論列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至於衆論沸騰物
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上下之則公議所棄不可不去也伏
望聖慈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為宗廟社稷永遠之慮早出臣奏付
外施行不勝惓惓之懇

安世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近已兩曾論奏鄧溫伯差除不
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
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
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
之從故啟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燕所用
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今溫伯奸邪反覆惟利
是親交結蔡確臣即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聽臺諫論列乞寢成命
今已累日未聽俞旨事繫消長不避誅譴伏望陛下以臣累奏付外
施行勿以奸人先入之語而廢天下至公之論豈勝幸甚

安世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
危之大計伏蒙聖慈特賜開納感激抃蹈莫能自勝最後論鄧溫伯
差除不當陛下諭臣曰卿等須體朝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臺諫
亦當出自宸衷臣雖已具義理開陳退而深思猶有未盡輒布悃愊
上瀆天聽惟陛下不憚煩而試聽之臣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
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
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
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

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負罝賦。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神宗皇帝考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事之所自出。乃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省。凡詔令之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議。庶協厥中。萬一差失。則設給事中於門下省。委之封駁。猶恐人之謀慮不能盡善。則又命諫官議論。御史糾彈。上下維持。綱紀完密。誠使此地率皆得人。交脩職業而朝廷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方制萬事。獲覩陛下之清光者。億兆之中僅有一二。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臨御以來。群臣無非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則四五言官而已。陛下所與謀議者。其寡少如此。臣竊更以體朝廷為事。知公議之不可而不以告於陛下。則黎民疾苦。萬務闕失。邪正之消長。中外之情偽。何以盡達於聖聽乎。其一唐太宗之朝。三日不諫。則責侍臣。蓋高卑之勢既已遼絶。上下之情不通。慮已招來。猶或不至。儻示厥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悳。則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惟其諫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堯舜禹湯之所以聖也。伏望陛下開廣聽明。延納忠讜。言或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遜志。則知其惡。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使懷奸者無隙可乘。履正者樂告以善。陛下廣覽兼聽。日新聖悳。與堯舜禹湯並驅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垣。曾乏善狀。惟是盡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

安世又論鄧溫伯差除不當疏曰。臣近以四次論奏鄧溫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不敢遽引前古。上煩天聰。止以祖宗故事更爲陛下開陳。庶幾愚忠。或蒙採納。臣伏觀太祖以和嶸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詔入翰林。謂近臣曰。嶸眸子眊眊然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景惠三年樞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留滯。真宗曰。此等皆不自省修。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必須有名。方塞輿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榮在藩日。曾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先帝見而詢之。乃知榮也。止遷隊長歲餘。漸擢爲小校。蓋國家爵位。不可輕授也。臣每讀至此。輒廢書歎息。何者。祖宗不吝爵位。惟以待天下之賢。苟非其人。未嘗輕假名器。豈特畏下之議已。蓋將貽謀於後世也。且藩邸之吏。預有執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欲無名與之。況玉堂禁近萬萬於此者乎。祖宗之朝尤重學士。每欲命人。必審其才器之邪正。蓋將求賢以自輔。非專取其文藝而已。如和嶸者。固未見過惡之迹。但觀其眸子。疑非端士。遂不復用。則選掄之意。豈欲以小人在側邪。今溫伯奸邪反覆。皆有顯狀。出入安石惠卿之黨。盜取榮寵。晚附蔡確輕用王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非特和嶸之比也。但以暫掌牋記。遂竊攀附之名。俾長禁林。奉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太祖雖愛和嶸之才。恐非正人。乃輒寢翰苑之命。陛下知溫伯之奸慝。而寘於論思之地。太宗真宗於合推恩人。猶不輕授。陛下未嘗出閤。溫伯本非宮寮。今乃無名。假寵如此。臣竊爲陛下惜之。陛下亦當爲祖宗惜之也。況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成命既降。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御史全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苟粗合於公議。豈至於

此紛紜。伏望陛下上體三聖之心。下為萬世之法。因温伯之辭免。收還新命。使小人之道。不能寖長。以為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

安世又論鄧温伯差除不當。乞行追寢。未奉旨揮。閒臣以疾在告。不復再進章疏。日近竊聞温伯將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懣。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振起正道。登用賢俊。天下之情。翕然歌頌。今温伯之奸邪反覆。中外所知。攘奪太皇太后社稷之功。以歸蔡確。此戴天履地者之所共疾。況臣誤被恩擢列職諫省。豈敢容縱奸慝。以為朝廷異日之患乎。自唐以來為翰林學士承旨。鮮有不登宰輔。日近蘇頌是也。今温伯既至此地。異日豈敢保其不至執政耶。臣大病之餘。三次勞復。自度疾勢恐不得再望清光。若奸人不去朝廷。臣雖死目不瞑矣。臣不能自書謹口授臣男具錄上進。惟陛下衷而聽之

貼黃。臣聞温伯差除。本不出聖意。止由大防留身薦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意。非特欲成就温伯以自結於群奸而已。蓋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酬賞不當。臺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之。無以泄其忿怒。是以明知温伯之罪。公然提拔。意謂言者必須力爭。則歇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陰謀。願陛下聖明深賜覺察。又若謂温伯魯莽戇記。欲示恩禮。即乞朝廷優與職名。嚴之藩鎮。則陛下所以待温伯者。不為不厚。而小人寖長之勢可消。惟乞出聖斷。早賜施行。

又世安又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狀曰。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朱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行按劾。吧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躰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法。別無違

礙。臣竊謂奸吏附會權勢。暴虐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往往假託公道。据撫它故。使無冤之吏。取責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遠法之形。而內有奪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姦。檢准編敕節文。侍從官待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爾。訪聞發運司躰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州之內。官賣田產。皆惇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約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敢盡用本價。今惇利其甚賤。公遣條制。劫持州縣。侵害細民。爭利之罪。孰大於此。臣又檢准律文。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命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惇用其子承事郎授之名投狀承買。使惇初不預聞。則據冒得罪。將惇自為之。則將誰執。況朱迎等狀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畏。粮。故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欲手去業。遂至流亡。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皋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嘗為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得不顧國法。益以賤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奸吏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陛下詳閱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雖訴。亦乞並行黜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戶朱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產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旨後蒙朝廷委發運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躰量奏到事狀。雖似遠減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槩已見朱迎等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奏買官賣田產。共二十一戶。皆有按據。最為要切。臣以謂章援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法。兼諸育狀內。不敢指定下狀之日。援方在京就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敕律奏聞。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一至於此。按惇閑居里閈。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嚴憚。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獘。將如何哉。今躰量到事迹既皆有實。無可疑緣。而故為留滯。臣恐有與惇陰為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往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大奸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命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之乞特行降黜。所貴亂政蹉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有典刑。易為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安世又論曰。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曾劾奏韋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業。遂致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躰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載。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覩指揮。臣竊以惇氣燄凶悖。陵暴寡弱。詐以男名。廣置田產。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書省曲為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庶幾亂政蹉扈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安世又與諫議大夫梁肅左司諫吳安詩同論韋惇疏曰。右臣等伏見韋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一月後來。右正言臣安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體量。皆有實狀。日近竊見敕斷。罰銅十斤。臣等按惇嘗偏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尊君庇民。而氣酷凶暴。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意。蓋有陵茂朝廷之心。而所責大輕。未厭公議。況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止典刑。異日邪欲竄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奸豪屏息。永絶後患。

安世又同論韋惇疏曰。右臣等昨以劾奏韋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廷體量得實。止斷贖銅十斤。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承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日。惇父尚在。檢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情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棄。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遠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為惇設。為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惇慢帷幄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奸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為臣事君。而處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豈人倫之所共棄。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日近邢恕例。不俟服闋。須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慝知畏。

安世又同論韋惇罪名未正。欲乞亟行責降。令丞遣法。授給田產。勾足已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據事約法。勾分首從。今干繫官

吏。皆因惇而致罪。而反處徒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斤。事理顛錯。亦已太甚。況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惇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議請減贖。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戮。若大臣別無異說。即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惇罪。仍依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屈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安世又同論章惇疏曰。臣等向者數。曾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用其子援之名承買諸育抵當田產。至五月十六日。方丁父憂。即是投狀之日。惇父見在。推考事實。別籍甚明。據律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為民所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親。止命贖金。是亂典憲。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為深戒。若謂惇為君子耶。今則犯義矣。以惇為小人耶。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朝廷何憚於惇。而廢祖宗之法。伏望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改。引用不當。即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惇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即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畫一。天下信服。

安世又論章惇疏曰。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

竟至經恩。公論難安。須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為不然。祖宗之制。惟戎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為大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為應法。而陰縱貪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說。須無父兄。方可別立名目。今惇父尚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惇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官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亦以為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惇以便親為請。遂得提舉洞霄宮。方陛下聖政日新。奸邪屏息。如惇等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來終制。方且自陳。而乃以官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惇之威。奉法不謹。朝廷躰量得實。並已斷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又元降聖旨。不許原赦。即是干繫官吏。獲譴反重於惇矣。惇以前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斤。即是惇所得之罪。反輕於干繫官吏矣。倒置如此。公議謂何。臣聞。自責罰本路監司後來。至今訟者不已。蓋惇平日恃權暴橫。人不敢校。既知朝廷。特為伸理。是以競來赴愬。為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稍正國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安世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又應詔言事曰。臣伏自去歲疾病。

得請崇福。會未數月。復召入。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愚暗。未有以報塞萬一。坐耗廩祿。日負憂愧。至於當今之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言路。不敢出位。伏覩今年四月七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臣。自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令御史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繫國體。義當盡規。頻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吕惠卿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震駭。伏惟陛下。初踐宸極。務從人欲。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為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一聖之心。本為天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婾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舁歲。考之常法。猶未當叙。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藉以及確。確既復用。則韋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為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百三十七卷。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嘗任職官遣謫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効。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致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禋以來。豈不在念。蓋此等為行巇嶮。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惠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陛下以太宗之至言而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隙。

搖動正道。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劉摯彈四凶疏曰。臣竊伏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施張。述成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奸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竊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潛詭。天下之大奸。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奸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今其報恩遇。則何郤乎身之危哉。謹條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費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翱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畧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訶。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扈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斂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遣戎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洛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

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榷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搨地之事。傷汙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都城為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棼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奸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棊布。張穽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於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奸。不然。其為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官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未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殛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摯又劾太原擅興疏曰。右臣竊以國家之患。莫大於發政行令而人敢違。人臣之罪。莫大於邀功罔上而為國生事。記曰。不從令者死。於律擅興千人者誅。蓋自古失御臣之道。使其凌上召亂。而後患有不

勝言者。多必繇此。然則法令不可不嚴。而人主不可不察也。臣伏覩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書節文。應緣邊州郡。仰長吏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場。勿令搔擾。命令既下。邊境之上。風塵頓息。蕃夷之情。感服內面。當此之時。知太原府呂惠卿輒於四月中旬被受赦勅之後。連遣部將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數萬人入西界討蕩。所得首級。皆是淺邊老弱。虛夸以為功。而官軍人騎。死傷甚衆。未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疆臣戰沒。士卒陷亡。臣以謂勞師動衆。奏功不實。以至構怨夷狄。猶皆未足論也。而其公違詔勅。擅出師旅。實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臣謹按惠卿遭遇暴起。初不以道。幸嘗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國。乃欲造非常之功。圖再進用。且邊陲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即位。銜恤慎始。豈遑用武故上循祖宗以來踐祚故事。加惠邊鄙。禁相侵擾。丁寧戒諭。所以休息軍民。慰安夷夏。詔號宣布。明若日月。可謂至恩盛惠。人情孰不欣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將順聖意。以鎮方面。乃敢用貪功幸進之志。為此亂階。夫違棄制詔。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遺詔。未逾月而忘哀疚之情。覬幸功賞。為大不忠。其罪三也。致新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也。開夷狄之隙。至今警備未得安靖。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為奸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昔漢之王恢欲徼一時之幸於匈奴。故建馬邑之役。孝武許之。是恢奉詔以從事也。然終以謀出於恢。故下恢吏不赦。使自殺。馮奉世使外域。以便宜擊莎車立功萬里。終以擅命不侯。蓋古之御人。慎兵法。義如此。若惠卿則非如恢之請命也。又非如奉世之止於擅命也。被新詔後勅。禁約甚明。而廢格不顧。是叛命者

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威福信義懷寧天下之時。而第一命令。為強悍之臣叛違而不從。若朝廷無所誅詰。上下不敢誰何。臣知陛下異日有大政號。將不足以令天下而信四夷。奸臣之逆命。心輕國憲者。將接迹而動矣。臣位中執法。職在糾治奸慝。伏請以臣章付外。議正惠卿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為奸雄之戒。謹具彈劾以聞。

摯再劾蔡確疏曰。臣聞周書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惠。此言人臣之義。有善則稱其君。雖謀出於己。亦必曰吾君之德者。上下相成。忠厚之至也。伏見宰臣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有論功之言。自陛下臨御以來。美政盛事。民所歌誦者。確皆鋪列條叙。以為己功。中外傳之。靡不怪笑。夫收拔耆舊之臣。置諸左右。乃陛下至明獨見。以天下公望用之。而確乃以為己之所引。罷去有司漁利剝下苛細之法。而絀逐汚吏。乃陛下仁心惠德。以蘇疲民。而確又以為己之所請。至於申戒邊場。不使生事。分遣使者。求民疾苦。修法令以完先朝之政。包同異以行大公之道。此中外皆知出於陛下聖謀睿慮。實新政之甚善者。而確乃一切認之。掠為己事。貪天之功。欺示天下。其意謂此數者。陛下不能知之。因己請而知之。陛下不能行之。因己請而行之。其於輕慢君父。欺罔臣庶。違道干譽。至於如此。凡確之所引數事者。確果曾有所建請乎。蓋不可知也。確在言路為執政。前後久矣。不言之于先朝。而言之于今日。此何意也。果有建請。固大臣職爾。如君陳之歸美于上可也。而叙于求退之表。又何意也。夫不言之于先帝。此不忠之罪也。言之于今日。此取容之計也。叙之於表。謂我有功。則是陽為求去。實欲陛下疑以為功而留之。因欲求免於公議。此持上罔下

之謀也。古之人有意於上。退則削其藁。不欲使人知善之出於己。所以推遠權焰。避掠美干名之譏。不知此。則何足以為大臣乎。確無禮不恭。朋邪懷貳。無廉恥之節。昧進退之義。又自去冬大旱。至今確為上相。身任其責。其罪惡之著。無補朝廷。今既逼於公論。不得已而求去。正當痛自咎責。踧踖傴僂。為懇切必退之詞。乃大臣去就之體。今確誇功揚己。露行行不平之氣。為臣如此。不謂之大奸大邪則可乎。伏望〻確表并臣此章。付之三省。議確之惡。重行竄逐。以正典憲。使天下為人臣者。知事上之道。

摯又論蔡確十罪疏曰。右臣近具狀乞罷宰臣蔡確。至今未蒙施行。緣臣備員御史。以觸邪指佞為職。今宰臣奸險。有犯公議。臣若失職。誰敢言者。伏見祖宗以來。所用相臣。考慎選擇。必取天下有德有望之人。故內則廟社安。外則夷夏畏。下則衆庶伏其功名。事業照于天下。至今稱之。未嘗有法獄之吏。聚斂之人。詭譎之才。陰賊之行。天下所嫉。而使在相位如確者也。臣所以不避再三。干冒天聽。確之當去。其罪非一。公違陛下勅命。不赴神宗發引內宿。為大不恭。其當去一也。山陵使回。明有應代及國朝故事。而畧不引罷。廢禮貪位。其當去者二也。皇帝陛下之立。乃天人之所助。而太皇太后之德也。確輒自稱定策。貪天之功。其當去者三也。在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遷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者四也。其弟犯法。蹇周輔承勘兩次。皆滅裂平治其事。故今日周輔父子有罪。言路累有彈奏。而確力主之不罷其任。屈公法。報私恩。其當去者五也。執政臣寮。已經覃恩遷轉。無故又進一官。妄引嘉祐治平不可用之故事。欺謾聖聽。不顧廉恥。其當去者六也。與章惇死黨相結。一柔一剛。一合一離。欲以銷磨同列。牽制善政。中外皆知其術。其當去者七也。自

去年十月至今。並無雨雪。驕陽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實由確奸邪所召。況位居上相。正任其責。其當去者八也。確在熙寧元豐間。鍛鍊冤獄。排逐善良。引薦奸偽。變更祖宗政令。以誅求民財。確在言路。在司農。在執政。首尾身任其事。見法令未便。何嘗聞有一言論列裨補。惟是阿諛護持。以謀進用。及至今日。自見其非。乃稍稍語於人曰。在當時豈敢言也。此確之意。欲於今日固其名位。故反將歸曲先帝。是可謂大不忠矣。朝廷以高爵重祿尊養輔臣。欲何用哉。豈有可言而不言也。假如言之而不聽。當以死繼之。假如畏懼而不敢言。則當辭事而去。乃臣子之常分也。當時詭隨。及時移事改。方為自全之計。而賣過歸咎。是可謂大不忠矣。事先帝不忠。則安肯盡忠於陛下也哉。此其罪惡尤大。其當去者九也。近者奉使山陵回。隨行屬官故事。自皆推恩。而確乃特薦高遵惠張璡韓宗文。乞從優恩。上欲以悅聖意。旁欲以餌同列。賴陛下至聖至公。照其狡計。而議遂不行。中外聞之。莫不欣快。陛下觀此用心。則確之邪正不難知也。此一事尤喧物論。而罪尤大者。其當去者十也。確之罪惡如此。羣議沸騰。臣愚區區之言。畧已自竭。而聖度包容。一切不以為意。在聖慈不失恩於確則可也。其如朝廷之輕重。天下之安危。生民之禍福。人情之去就。在確之罷不罷爾。則所繫豈不大也。今忠臣義士當盛明之時。人人皆願自効。而確猶在位。誰敢明目張膽盡心於朝廷哉。正人不得立。則陛下之善政不得行。天下之敝法不得改。今大旱累月。燥風慘日。自冬入春。宿麥已槁。疾疫將作。內外之情驚惶不安。皆由大奸在朝廷。天示譴告。伏望聖慈。深察事勢。以天下為念。早發聖斷。罷確職任。使之外補。以荅天變。以召和氣。以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天下幸甚。

摯又劾河北漕臣論河事反覆疏曰。臣竊以天下至廣。非朝廷睎聽

之所能及。故分建監司。以寄耳目。凡一方利害休戚。唯監司之言是聽也。使監司皆忠慎不欺。則其言可信。一有誕謾輕易邀功徇私之論。則朝廷將受其罔。而下將有受其禍者矣。伏見河北轉運司昨者妄建河議。欲為迎陽故道之役。以奪大吳新河之勢。乞許一面經畫。謂如此。則新河下流數十州縣。盡免水患。叙述果敢。其言藹如也。及聞朝廷遣使按視。而本司遽復變而為孫村之說。欲便施工。今春了畢。既而使者到部。情見理得。於是李南公范子奇翻然又盡以前所議為非。其略曰。故道隄岸盡已坼去。靈平埽岸澡占河身。上下扼束。必為大患。又曰。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順。兩處廻河事節委實不便。臣按南公等正月十八日狀。稱今來躬親相視。乃是前此累作奏請之時。都未嘗親至河上。而遽以非常之利害。不貲之勞費。輒爾上聞。欲以僥幸有成。設使萬一朝廷以監司之言為可信。而過聽其計。豈不誤大事歟。夫臣子之分。建策進說。苟其志在陳獻利便。則後遂有當否。固無足深咎者。然如南公等身任職司。其言為朝廷所信。今日河事。又在所部。咫尺之近。固宜考見底裏。然後為言。而乃慣習欺罔。妄圖功利。及見朝廷選遣近臣。知其必究事實。自以前議莽鹵。恐得罪咎。故不待使者同行閱視之畢。本司已自奏陳。公然反覆。輕侮君父。轉大議是非如反掌。視一方安危如兒戲。夫事上之道唯恭與誠。故書馬不足。古人猶憂其譴死。上書不實。勑律明坐以大罪。南公等前之言乃出於輕發妄作。非恭慎也。後之奏。乃欲以奸計求免。非忠實也。不有顯絀。何以申明典憲。少戎欺謾反覆奸偽之人。伏望指揮正南公等罪狀。特賜竄謫。庶協羣議。謹具彈劾以聞。

摯又劾章惇疏曰。右臣竊以傅曰。有德進。則朝廷尊。又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伏見知樞密院事章惇。資性

佻薄。素無行檢。廟堂議政。無大臣之體。專以驕稚輕肆作俳謔之語。以凌侮同列。誇示左右。其語播于都下。散及四遠。傳以為笑。比來聖旨增損政令之未完。善者惇則必出異意。沮持其事。方宋用臣驕橫不法。惇在政府。而與之厚善。納其所遺酒醪。雖更恩宥。臣以謂大臣不廉。犯大義之責。不當如小臣論赦令前後也。謹按惇夤緣遭遇。幸得備位近輔。不深惟朝廷高爵厚祿。稍自矜重。以忠義圖報。而凌轢諧戲。不可謂德。閉善害政。不可謂仁。而交非其人。又從而以貨取之。可謂無廉隅矣。可謂播其惡於衆矣。方且揚揚高位。人皆指而議之。殆非所以尊朝廷。厲羣下也。伏請聖斷。罷惇政事。以見公論。

摯又劾黃隱疏曰。臣伏以國之教化。出于學校。學之廢興。蓋繇師長。故聖人既建庠序。必立之官。苟非博通經術。而有悳行者。則不能使學士誠服而心悅之。祖宗以來。莫不慎其選任。而仁宗慶曆中。最號得人。如胡瑗孫復石介。實為之首。育林之効。後世有考焉。神宗崇儒重道。大建學制。訓發經典。以幸多士。恩施甚厚。今在學學者衆多。與古爭盛。而師儒之位。豈可以非其人。伏見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於學之政令。唯考校課試遷補職掌。寂繫獎勸。不可不公。而隱違法徇私。事皆有狀。以致大喧物論。多於生員試卷之末。立詞說出牓以示衆。變棄義理。疑惑學者。陰附權要。獎進浮薄。故使學衆不伏。怨情詾詾。至有騰為嘲謗之詞者。議者謂近時學官之肆為私枉。無若隱之甚者。按隱本無術業。使在此官。非其所長。恐不足以表率士類。奉宣教法。無以稱陛下首善造士之意。伏請罷隱職任。除一外官。以安學者。

故相王安石經訓經旨。視諸家義說得先儒之意亦多。故先帝以其書立之於學。以啓迪多士。而安石晚年。溺於字說釋典。是以

近制禁學者毋習此二者而已。至其所頒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行而兼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輒爾安意迎合傅會。欲盡廢安石之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隱輒排斥其說。此學者所以疑惑而怨之深也。夫安石相業雖有間然。至於經術學誼。有天下公論在。豈隱之所能知也。朝廷既立其書。又禁學者之習。此何理哉。伏望速賜罷隱。以允清議。以一風俗。

右司諫王覿奏乞責降蔡確疏曰。臣等伏見軍器少監蔡碩盜用官錢。乞取貨賂。計贓共及萬緡。論法當坐極典。碩前宰相確之親弟也。初碩奏以錢二十萬緡。計置軍器物料。仍乞從本監舉官分領其事。乃是碩之措意。本欲與其私黨共為奸利。事下工部勘當。工部乞吏部選官。確方執國政。不用工部之議。而徇碩之本謀。欺罔聖聰。頒降朝旨。特依本監所請舉官。碩乃得引用竇長裕劉仲所。付之官錢。同為侵盜。遂至贓污狼籍。夫宰相者。正身齊家以表儀百官。進善退惡以佐佑天子者也。確不能防閑其弟。使不犯法。已是罪人。而況褒省部之申陳。假朝廷之號令。使碩得自引私黨。濟其奸謀。此而恕之。孰不可忍。確今以觀文殿大學士守輔郡。有玷名器。伏望聖慈。特行貶黜。以慰公議。

貼黃。臣等本欲候朝廷斷蔡碩之後。論確罪狀。今竊聞蔡碩案已具多日。確不從工部之議。而使碩得引用私黨。以成其奸。見於奏牘。事理已明。則確之罪狀。不待斷碩之後而可見也。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

覿又風聞朝廷欲下詔書以安邪黨。乞行寢罷。疏曰。臣風聞外議謂朝廷以近者放黜一二大奸。十數巨蠹。恐人情之不安。將降詔書以安之。又將戒言事官。凡臣寮舊惡。不得復言。臣固未詳虛實。誠出於

此。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夫人君之聖。得如虞舜。則無以過矣。然舜之御羣臣。乃在於黜陟幽明。而天下咸服。當是時。不聞人情不安。而亦不聞有以過矣。然孔子之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時。不聞人情不安。而亦不聞有命令以悅其朋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為惡者懼。則是黜陟之效也。豈以其為惡者悅。而朝廷亦為之為阮。所逐一二大奸。十數巨蠹。其門人故吏。皆與其人比肩事主者。誰肯甘心以黨與自名。不過中心愧悔而不敢襲故態以為惡而已。

是乃朝廷黜陟之效。見於此矣。遽然下詔。臣切駭之。若臣寮之舊惡。使言事者皆不得言。尤非臣之所諭也。且惡有顯晦。罪有輕重。若陛下聖意必欲安邪黨之心。則凡人之曖昧之惡。誑誤之罪。言事者及之。則寢而不報可也。如惡之昔晦者。由衆言而既明。罪之甚大者。因進用而已著。置於君側。則欺君。委以事權。則敗事。彼言事者方且遵奉詔旨。默而不言。則累朝廷之福孚。居言責而稍知職分者。尚可以安其職乎。臣伏望陛下斷自聖心。如大臣之論。果有以詔書為請。使熟議焉可止也。或詔書已成。顧陛下留中而勿出。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宸聽。臣無任戰汗之至。

貼黃言事臣寮言人之不善。小則結怨於終身。大則為仇於累世。豈所欲哉。但以既居其職。不敢上負朝廷以廢職事。如果有詔書責為耻者。漸當引去。緘默不言者。則以不得言責為耻者之口。

充位而已。則臣恐陛下之憂。不在邪黨之不安。而在邪黨之日熾也。臣竊為朝廷惜之。惟聖慈詳酌。

覿又論執政張璪疏曰。臣伏覩今月八日詔書。蕩滌隱疵。闊略細故。以開註誤自新之路。天下幸甚。然臣竊觀自古仁聖之君。莫過於堯舜。而堯之為治。其大要乃在於哲而惠也。舜之為治。其先務乃在於難任人也。惟其哲而惠。故巧言令色不得騁其私。惟其難任人。故懷奸挾詐者不得遂其惡。於是堯乃得以致黎民懷之。而舜乃得以致蠻夷率服也。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以來。登進忠賢。放黜奸惡。可謂哲而惠矣。可謂難任人矣。惟能不倦以終之。則黎民懷之。豈減於堯。而蠻夷率服。何愧於舜哉。今者下寬大之詔。推曠蕩之恩。凡有誤先帝任使之人一切不問者。聖意蓋以謂罪顯惡鉅者皆已去矣。彼隱疵細故猶治焉。則非所以包荒含垢之義也。故渙然施惠而一洗之。以慰安羣衆之心。臣雖至愚。尚復何疑而過計議論以蹈羣衆然怒之機乎。臣但見詔與事違。名與實異。人情之所共駭。故不敢嘿嘿為取容之計。今復為陛下一論之。詔曰。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陛下亦嘗深察乎罪顯者果已皆正耶。惡鉅者果已皆斥耶。若猶未也。則民之具瞻何可欺。世之公論何可誣也。彼碌碌一官不當權要。罪顯而未正。惡鉅而未斥者。固不足算。而廟堂之上。執政之間。陛下日與之謀謨可否天下之幾政者。猶有其人焉。張璪是也。故詔下以來。智識之士。莫不惋憤嘆息。以謂罪顯惡鉅之人。方在君側。而謂之罪已正。惡已斥。則欺罔蔽惑之患可從而知矣。雖在畎畝。猶當疾首蹙頞而為朝廷憂。況如臣者。待罪言責。為陛下耳目之官。乃忍鉗口結舌而安處乎。彼張璪之奸邪欺罔。臣自今年二月以來。累有封事具陳其狀。并竊聞言事臣寮論列者非一。陛下不惟置而不

察。方且明詔中外以既無罪顯惡鉅之人。而餘皆一切不問矣。璪得乘此以自負。而膠固其邪黨。臣恐自今以往。邪黨無射隼之憂。而朝廷有養虎之患也。不唯如是而已。且使天下有以窺蠹朝廷。以謂左右大臣罪顯惡鉅如張璪。而陛下猶不知之。則四方萬里之遠。百官羣吏之衆。何以廣覽兼聽而坐照其奸邪。臣竊以謂陛下不去璪。無以解天下之惑。無以破羣邪之黨。無以隆朝廷之勢也。惟聖慈深察而詳擇焉。天下幸甚冒瀆睿聽。臣無任戰汗之至。

覿又論蔡確韓縝等居中罔上劄子曰。臣向者嘗有封事論呂惠卿在太原違赦出兵等事。已蒙朝廷施行。在惠卿罪惡。固自不一。然惟是違赦出兵。於國家安危治亂。所繫尤重。臣於前疏。已嘗乞兼治經歷官司之罪。是時臣以所聞出兵本末。未甚詳悉。故未敢繼有論列。今竊聞去年二月二十七日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陝西河東經畧制置使司。各選差近上冬官統制沿邊將副兵馬。著賊馬近邊屯聚。審度賊勢擇利施行。臣契勘去年二月二十七日。正是神宗違豫多日。人情憂恐之時。不審三省樞密院如何得同奉聖旨。擇利用兵。三月十六日劄子檢會去年二月旨撝。春耕是時。令陝西河東逐路經畧司選擇將官。差兵馬三五千人忽往倏來。覓便討殺。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有將兵使臣兵馬。並須斟酌賊衆數目。不須拘以三五千人相度多少。將帶前去。痛行討殺。臣今契勘三月十六日。正是神宗上仙。二十七日。聖情悲哀之時。不審三省樞密院如何同奉聖旨用兵討殺。伏緣其時三省樞密院臣寮七人。內蔡確韓縝章惇張璪四人皆惠卿之死黨。惠卿雖在外。欲有所為。則四人者合謀一意而莫之逆也。其餘備員固寵之人。安能獨正其事哉。蓋去年春間。四人者專秉國政。惠卿乘此時陰有所求。無不如欲。於二月二十

七日。既降擇利用兵旨撝。又於三月十六日。復降不拘三五千人旨撝。惠卿乃得出兵二萬餘衆。深入西界。其意不過欲偶有微功。則黨人可以援引而庶幾復至於大用而已。非四人者居中用事。敢為欺罔。同惡相濟。則其肆意妄為。豈至於是哉。故前項兩次朝旨遍下河東陝西諸帥。而惟惠卿敢於此時大出師旅者。恃其與執政大臣陰相為謀而無所畏忌也。若確縝惇璪至今尚在廟堂。與璪盡得騁其凶德。則何所為而不可哉。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奮發英斷。罷確縝惇政事而置之外郡矣。惟璪尚當重任。陛下若不速去璪。使得漸為奸黨之地。則臣恐確縝惇璪內外交搆之患。不止如前日與惠卿廢赦用兵之事而已。惟聖慈詳酌。

貶黃。去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取聖旨因依陛下必能記憶也。大凡旨撝邊帥用兵。國之大事。安危所係也。奏陳之際。豈容草草元豐七年。神考當國家無事之時。其時耕耰之兵。尚限以三五千人。今更不拘以數者。蓋惠卿欲之而已。彼確縝惇璪。委天下安危之計。而徇其私黨。豈以國事為恤哉。況計其出兵既多。則其為大事又可知矣。若其時三省樞密院奏陳之際。不為大事。而僅同細務。則璪等欺罔之情。狀可見也。

覿又乞再誅竄呂惠卿疏曰。臣等伏見近降朝旨。以臣寮上言呂惠卿罪惡。責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謹按惠卿在熙寧中。恣行不義。剏立弊法。上以註誤朝廷。下以賊害海內。詐窮力詘。黜居藩郡。猶復妄希功賞。輕用甲兵。結怨西戎。貽憂先帝。罪狀顯白。已不容誅。至於私行險詖。人所不為。始與安石結刎頸之義。終與王氏為尋戈之仇。忘信蔑然。詭變難測。今雖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詐稱疾病。潛

伺間隙。譬如蝮蛇猛獸。雖蹔爾弭伏。而凶性終在。遇便即發。若不深為圈檻。投畀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害人。不然。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官。在於常人豈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況復皇帝陛下即位之初。明降赦書。戒敕邊吏。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埸。是時惠卿任河東帥。被遇先帝。恩德最深。自聞遺制。略無哀戚。日夜點集兵馬。為入界討蕩之計。及其遷延未發。恐為虜所覺知。遂令兵馬司借赦書不得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款賊計。仍於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由。於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極赦書。國之大信。所以綏靖中國。懷來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輕議。今惠卿公然違戾。出師伐國。而又借用其文。設詐欺敵。侮玩朝廷。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大不敬。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朝廷縱欲貸而不誅。只乞檢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臣等與惠卿初無仇怨。但以為國法凶。義不可已。惟陛下特賜裁斷。

覿又論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陰邪慘酷。竊弄威柄。乞行顯戮。疏曰。臣聞滔天圮族。治世之所必誅。亂政虐威。聖人之所不赦。豈容凶德。久污明時。近者特進章惇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臣伏讀錄黃。臣寮上言及制命。大槩謂惇為性殘刻。每晨朝奏事。凡陳開道之言。無非殺伐之事。公然不顧勑牒。以己之平昔仇怨。故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斥南荒。投之死地。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拔擢門下小人。布列內外。以陰邪慘酷。更相唱和。造作危獄。竊弄威柄。由惇凶殘。有司觀望。凡士民曖昧語言。加以釘手足。剝皮膚。斬頸拔舌之刑。至於道路以目。不敢偶語並行。有悞聖時。有傷和氣。遂致連年水旱災變。百姓飢死者數十萬計。自

古奸臣。少悖比者。臣竊謂悖之罪狀。固難具述。但以錄黃所列。豈在驩鯀之下。夫盜天刑而報私怨。是欺天也。九陳開道之言。無非殺伐之事。是迷國也。造作危獄。竊弄威柄。是無君也。公然不顧勅牒。是不臣也。凡士民瞽昧之言。加以釘手足。剥皮膚。斬頸挾舌之刑。是豺狼之人。而可特屈常刑。待以輕典。何以謝衙寃而死者。何以慰天下之望。昔堯以四凶遺舜。所以成帝舜之大功。先朝以凶悖遺陛下之羙斷。陛下聖德寬大。每務含容。雖欲怨其顯戮。亦當投之四裔。以為萬世之戒。豈宜寘之善地。久欝群情。伏望聖慈早賜詳酌施行。

覩又奏為乞出林希外任事。疏曰。臣竊聞起居郎林希召試中書。希雖薄有文藝。素號憸巧。當王珪用事之際。希諂奉之。無所不至。與其不肖子弟。日相親昵。及韓縝作相。希復為其鷹犬。今中書侍郎張璪倾邪。著聞。士人之稍重者。莫不恥遊其門。而希與之深相交結。不畏譏議。何可使代言禁掖。入侍近班。兼聞希已有乞免召試。伏望聖慈旨揣。除希一外任差遣。所重朝廷名器不濫。邪正有別。

覩又乞與刑部郎中王振遠小差遣。疏曰。臣近有封事言刑部郎中大理少卿王振憸巧刻深。最為揚汲崔台符所愛信。汲台符鍛鍊之獄。多振力也。當與汲台符同黜。安可復用。尋又聞言事臣寮彈振者頗多。朝廷雖已罷振少卿。而仍舊以振為刑部郎中。臣竊謂郎官當選才望。刑部須用明慎之人。振何足以當此。方其初入刑曹。朝廷既不知其宿奸。言者亦未暴其隱慝。振得僥倖少安。無足深駭。今衆論交攻。大惡已著。尚安可污辱文昌。蕪穢憲部。伏望聖慈特降旨揣。出振外任一遠小差遣。以慰物論。

去邪

宋哲宗時監察御史龔夬彈章惇疏曰。切以宰相之任。代天理物。佐人主出令。苟非其人。害及天下。臣伏見左僕射章惇性質凶邪。敢為姦暴。令則罪狀顯著。天下共聞。臣特掇其大者言之。蓋舜之罪驩兜也。以其誣人罪。故放之崇山。虢為凶人。按惇昨在元祐間。廢黜不用。及紹聖初。擢任元輔。不思竭忠以圖報稱。而乃陰懷私忿。專報仇怨。其朽骨銜寃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天下忠臣誼士。憤悶而不敢言。是以陰陽疵癘。凶飢相仍。皆有以致之也。乃者先帝大漸。而惇不思社稷大計。輒進姦說。意在傾搖。此其為罪。死有餘責矣。恭惟先皇帝委任輔弼。推誠不疑。度越前古。而惇乃肆為姦暴。以快私意。則負先帝也多矣。若其它姦贓萬狀。人言

紛紛於他人以為大惡其於惇之身則罪尚為細未易遽論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審正刑典

夫再論章惇疏曰臣伏覩朝旨下御史臺根勘道路官吏節次施行外臣謂管幹道路等官吏信有罪矣然全由山陵使司措置無術以至於此臣切見章惇奉使裁處一行事務唯是妄作威怒致上下人情怨咨無肯究心出力以奉上者至輩汜之間因泥雨過常遂至墊陷臣又聞昨来靈駕離汜水頓其力士等止給蒸餅四枚而已自二十七日夜至二十九日天明雖使不至泥淖亦有飢乏不能舉重兼惇既領使事親見泥淖自當從靈駕逐處措置而自申未間先到幄次既聞靈駕過期不至亦合前去照管首尾至一更已来方始往泥陷處又無規畫止用枋木薦動大昇擘顯見前後高下不平靈駕自来早入幄殿百官朝晡入臨官中亦當早晚上食是日悉皆廢闕人情惶駭不可具道又元祐皇后虒徙不敢少去靈擘之側而惇乃請歸幄次則是已不能竭力又欲陷元祐宮於不義其罪可勝言哉臣謂道路應干官吏已送有司施行而惇為罪首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夫又論章惇疏曰臣伏聞今月初八日宣制章惇落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官知越州命下之日士論皆云少慰而未快按惇凶德暴著人神共怒今纔奉使失職而去除罷政外不聞褫奪雖朝廷優禮輔弼以勸來者然罪止於此則人情不能無感蓋惇受先帝之厚眷委信不疑雖古君臣相與之盛未之有也義當盡心一意旁求俊傑以助聖治而乃陰懷宿憤專報恩讐力引姦凶並攄要路睚眦之怨寘斥無餘竊聞昔日丁謂執政號為恣睢然不過能陷寇準而已紹聖四年之春廟堂之論方一於是國之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

臣。凡天下所謂賢者。不問存歿。並從貶斥。一日之間。布滿湖嶺。自宋有天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凶威。震於海內。陛下之所親見。固不待臣言而後知。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天下忠臣誼士。為國家寒心者多矣。使惇之所為出於誠心。猶且不可。其於貶降之人。不廢私禮。但云獲罪於天。則是使人歸怨先帝。而快己之私意。罪不容於誅矣。今惇罷相。近同無罪而去。此公議之所以未平也。伏望聖慈俯徇中外之情。速正姦惡之罪。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所望於朝廷也。

御史中丞傅堯俞彈安燾疏曰。臣近見諫官臺臣論列知樞密院事安燾孝聲不聞等事。燾抗章避位。而陛下留之頗堅。臣竊以為陛下未之思也。衆人所言。臣不敢重煩天聽。臣有所見。不敢不以聞。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伏以安燾天資回僻。無大臣風操。自陛下聽政以來。天下事可行即行。可改即改。惟以便民為務。固一歸於公議。而燾方執政柄。其可改者。未嘗奮然肯行。有迫於公議不得已而行者。行之未嘗肯盡。必留根柄。為異日可以翻移之計。如保甲及渠陽軍之類是也。其多不可遍舉。專務謀身徼福。未嘗有首公利社稷之心。此皆無逃聖鑒。若陛下於清閒之宴。追記而詳察之。其議論事為歷歷可見。久居機密。為害已深。今又顧慕以窺冀宰相。而方固留之。臣實未諭。陛下念燾久侍左右。聽其罷去。陛下終始之恩。已不貲矣。若欲決留。遂躋揆路。臣雖無狀。敢以死爭。臣無任懇激之至。

堯俞又論蔡確疏曰。臣竊聞知鄧州蔡確近以怨誹上聞。陛下不忍加誅。降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士大夫轉相慶抃。仰陛下全生育之恩。顧確之狂忿。豈足以塵點太清。惟陛下盛德之光。益輝映於古今矣。然確之自絕於天。陛下既屈典刑矣。無足復道。臣獨念陛下克己敦

仁。盡至公以臨下。有生之類。莫不蒙被盛德。而歌頌盛美。迺得此於確。雖聖度如天。莫可窺測。誠恐有不能平者。願陛下聽之如蚊蝱過耳。不使有纖微之忤。以干太和之氣。則天下幸甚。初確詩之傳。議論之間。是非殆相半。蓋足以見確黨之盛矣。惟此不可不察。是固難逃神鑒。願陛下深思而留意焉。邪正之辨。定與不定。是此一舉。臣不勝區區之至。

貼黃風聞中書舍人彭汝礪緣蔡確事。亦嘗抗章論列。及其降黜又不草制詞。外廷不知端倪。未敢彈奏。乞勘會若稍涉救解。不能與衆共疾姦惡。當明加黜責。苟無行遣。則是賞罰不明。無以鎮服天下。

堯俞又論蔡確疏曰。臣竊聞蔡確分司南京。尚帶左中散大夫。臣再三思之。其官既崇。又分司者叙復皆有常法。陛下過屈典刑。雖深仁盛德。超絕古昔。然於是事。殊為未便。緣確之用。本無德望。徒以數興大獄。遂躋相位。纔罷政柄。怨誹已及君親。其憎疾善人。固可知矣。萬一復進。上必為解構之姦。下必有排陷之酷。臣謂宜投竄荒僻。使還路迂遠而不可必。則善人安而小人革矣。如此。則向背之風。自然寢息。確之深狡。衆所共知。若不如此。其懷毒伺隙。殆無術以止其來。士大夫所以多觀望而持兩端者以此。今天奪其魄。自為狂悖之語。以發露其心。不因此時去之。將貽後悔。願陛下奮然必行。斷在無惑。至其黨與。雖不可窮治。當取其尤親善者。併逐之以懲邪慝。自昔斥大臣者皆然。固可考而知也。臣無任懇欵之至。

堯俞又奏曰。自古端人正士。誰不欲盡忠於人主。人主亦豈不欲聞盡忠之言。常患執政大臣離間於中。使明主之初心遂移。忠臣之雅懷不盡。以為痛恨爾。

時多有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輩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侍御史蘇轍面奏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遵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顛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令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無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時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強奪人居室人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常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固為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顛重五而降責以肅百官獄具童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

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

蔡確為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闥。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

徽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疏曰。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攄宸略。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師錫又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賢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處之。對曰。審爾。臣嘗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

殿中侍御史龔夬乞示好惡明忠邪疏曰。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為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遽於革面以求自入。或

申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禍亂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亂是非。渾殺曲直。以起誤朝廷。將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為機變。則必墮姦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殆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判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言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為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為上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見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夫又彈蔡京疏曰。臣伏覩朝廷罷黜方天若事。命下之日。士論忻愜。蓋天若之凶邪。人情共惡。眾見其已廢。復用竊言與望。然臣切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自天若為之。忽聞新命。大駭衣。收寘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蹤跡詭祕。未可遽論。而其稍可見者。昨因周穜與天若私論鄒浩事。穜以為難。天若非之。遂以語京。京遽以聞。由是穜等得罪。自爾附會之人。肆為攻訐。並起奸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且浩之言事。既為眾所取。而京職在獻替。自當採撫公言。聞於朝廷。請貸其罪。既不能然。反與天若互為表裏。力肆傾陷以快私意。蓋穜初與京善。其後稍異。故私欲報之。臣竊謂京之為人嘗如此。今乃職擾要近。寵於邊官。此忠邪之所未判。清論之所未平也。按京外寬內深。邪諂以合小人之情。今其黨與助為遊說。欲掩其罪。最為難察。臣驟蒙朝廷擢居言路。聞於輿議。參考得實。不敢循默。以避慁謗。伏望朝廷洞察京之姦邪。不可尚留在右。早賜斥逐。以慰中外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夫又論蔡京疏曰。臣近論奏蔡京事。雖得於風聞。未究實狀。然訪之

外議。人人皆同。久而彌彰。按京之傾邪。與卞不殊。臣今所言為兆而已。然已見其難行。若朝廷國史大典。欲使成書。非臣所預。而臣特論其人物邪正。不可先差擾。數日而辦。及紹聖講復免役。復預討論。又昨卞在朝。與京表裏相濟。而今或謂趨向不同。此尤可怪。盖其為人反復趨利。頗為難察。復善權數。以傾陷言官。自頃議者敢有論列。即被排逐。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一起犴獄。誣陷非辜。其事不一。伏望聖慈。博加採訪。以辨忠邪。天下幸甚。

夬又論三省不疾速進呈言蔡京章疏狀曰。臣自今夏以來。彈奏蔡京姦惡。更涉寒暑。章疏累上。又聞臺諫臣寮。相繼各有彈劾文字。今蒙陛下洞察其情。以章付外。而三省大臣。或陰相交結。或私懷畏避。並不疾速進呈。取旨謫降。使國之典刑。幾廢不用。外議訩訩。不可具述。伏望聖慈。特賜詔問二省顧望之意。仍乞以臣前後所奏速賜施行。

夬又彈蔡京疏曰。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京。性資凶邪。心術傾險。多罪著聞。中外譁沸。而況私交宮省之臣。密伺人主動靜。與古姦臣異世同惡。今朝廷寵以秘殿之華資。付以咸秦之方面。尚敢不體至恩。偃然自肆。遽請祠宮。情涉怨望。人臣凶橫。有至於此。理無可恕。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檢臣前後所奏施行。

貼黃。臣自夏以來。累具彈奏蔡京姦惡。兼前後臣寮皆有彈劾。今來京以無罪而去。則是朝廷全廢典刑。不唯士論未快。而使天下姦惡無所忌憚。非國之福。伏望聖慈詳酌。速賜施行。

夬又論蔡京疏曰。臣勘會蔡京姦惡。不可具述。除前後彈奏外。伏覩先朝降旨於資善堂書寫五朝寶訓。所降旨揮。止令差使臣二人。而京却請乞殿閣內臣一員。又差入內供奉官等二人。

後来朝旨已罷所指差文臣。而所差內臣不罷。盖京自来密交近侍之臣。使之刺探起居。為臣之姦。無大於此。京以侍從之責。而於內臣雖高品黃門之類。無不曲加禮敬。卑汙庸俗。不可具道。素喜翰墨。好施予。無問高下。多以書禮問遺。結其驩心。積有年矣。茲事中外之所共聞。大為清論所鄙。而京不顧廉恥。安而行之。尤善祕其迹。故議者不能斥論。然臣有說於此。按京姦邪陰險。衆所同惡。而左右之臣。輙有譽其所長。諱其所短者。則其交結無疑。不必得其迹而後可知也。又京之徒每揚言於人云。彼善結宮貴之歡。外庭論議。必不能動。盖自恃左右之助以恐動言者。茲尤可鄙。今雖聞已補外。而不緣罪去。輿論甚鬱。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前後臣寮所上章疏。及今来事理。重行貶竄。以為天下後世姦臣之戒。

夬又論蔡京疏曰。臣近嘗具奏言文及甫書。及究問所獄事。今聞陳瓘辭免恩命文字。所言蔡京罪惡數內一事。京親寫奏劄乞誅滅劉摯等宗族。賴哲宗仁聖。不行其請。臣竊惟哲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六年。自即祚以来。赦過宥罪。與民更始。向有朝士之子。語言不順。有司用法。將寘極典。而哲宗親為辨明。貸其罪。一方水旱。憂形玉色。遣使顧恤。倒廩而餔之。然則聖德深厚。寬仁愛人。得於天縱。而京以私忿。輙欲族滅無辜。以希進取。又欲厚誣宣仁聖烈以合惇卞之意。是故上天譴告。沈陰不解。星度尤異。既而先帝感悟。竟從寬貸。天下方且仰頌聖明。美并萬口。而京輙自有平反之功。使人歸怨於上。此天下忠臣義士所以含憤扼腕而不能自已也。臣前後所言京事。獨患不得其跡。今陳瓘所言如此。則是京自有所上文字事狀甚著。始則上誣宣仁

終則歸咎先帝。人臣之惡。有甚於此者乎。若璿所論謬妄失實。則朝廷自當重行貶逐。以戒狂誕。而臣愚承誤。敢復論奏。亦當與璿同責。若其言不妄。豈得以無罪而去。朝廷之論。必當居一於此。臣以上殿劄子。恐不能盡所欲言。須至先具奏陳。伏望聖慈詳酌。檢會臣寮前後所奏。速賜施行。

夫又奏乞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狀曰。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脩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族滅而後已。此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朝廷。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聖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斥逐。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爾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彗出西方。譴告甚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寃。沈冤為癘。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夫又彈蔡卞疏曰。臣聞。為國之要。必辯忠邪。忠邪既分。當明黜陟。臣伏見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賦性陰邪。始緣阿附權臣。致位二府。既而漸盜威福。中分國柄。曩然宿仇。陰加報復。不附己者。棄斥無餘。

止緣為王安石之壻。妄謂盡傳安石之學。以欺惑朝廷。於是一時嗜利之人。翕然附之。以助成其說。使天下不覩是非之實。恭惟先皇帝體貌大臣。極於恩禮。而卞之事君如此。則不忠之罪大矣。彼既不忠於先皇帝。豈能忠於陛下。今乃尚居二府。參預機政。是以清議沸騰。中外一口。伏望聖慈察其姦邪。斷自宸衷。特行罷黜。以慰天下之望。

夬又論蔡卞疏曰。臣近嘗論奏尚書左丞蔡卞姦邪。不可尚留二府。未蒙付外施行。中外之情。殊為未允。臣謹按卞事上不忠。衆所共惡。而懷姦深阻。最為難知。頃在先朝。受國厚恩。不思補報。專為邪說。迷誤朝廷。凡天下公論之所同者。反指以為流俗。使正人端士。不容於朝。前則有陳次升因事被逐。後則有鄒浩以言得罪。皆竄之蠻荒。期於必死。由是言事之臣。競為阿附。中外士庶。孰敢吐氣。雖同時執政。亦預是事。而皆由卞發之。為力居多。恭惟先皇帝聰明神聖。比德祖宗。臣頃以凡庸。誤蒙賜對。隨事獻言。無不開納。臣又風聞前此憲臣進諫。其言苦切。先帝容其讜直。御坐為起。然則聖德之盛。雖自古納諫之主方之蔑矣。卞為大臣不務將順聖意。而乃務為邪說以便其私。則其不忠之罪。可勝道哉。陛下聖度優容。未忍加罪。而彼不忠於先朝。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聖慈察臣言之懇惻。採輿議之至公。特賜施行。以慰士論。天下幸甚。

夬又論蔡卞疏曰。臣伏聞蔡卞落職提舉宮觀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恭仰聖斷。孰不忻躍。然臣竊見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於民謠。號二蔡。又曰。大蔡小蔡者是也。而議者患其無跡可考。不敢斥論。蓋未深思耳。臣按君子為善。小人為惡。若其跡暴於天下者。皆非善惡之至也。苟臻其極。二俱無迹。房杜姚宋成貞觀開元之治。考其施設。殊不聞於後世。又況稷卨皐陶之盛。宜乎人無能名焉。惟惡亦然。昔人嘗論少正卯盜

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割人充膳。則盜跖為甚。荅者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是故正卯一國之聞人。而仲尼戮之者。蓋察其無跡之惡耳。夫是之謂聖人。按京服讒瘦慝。外寬內深。與其弟卞陽踈陰合。密參國論。附麗者亟躋顯要。異議者立見排逐。迷誤朝廷。誣害忠良。多出其謀。而身不在二府。故跡不暴著。是姦邪之尤者。非陛下之睿聖。何以破此無跡之姦。是以天下忠義之臣。方正之士。顒顒然日有望於英斷。臣以愚陋。實有言責。既聞輿議如此。不敢私畏強禦。苟避禍患。故輒陳其一二。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以慰天下之望。

貼黃。臣按民謠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竊謂民至愚而神。其不可欺如此。

夬又上疏曰。臣聞牧羊者不去敗群。則羊不蕃。養穀者不鋤莨莠。則穀不植。聖人之治。以去邪勿疑為深訓。容姦納邪。雖堯舜之君不能成政。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宵旰求治。然尚疑於去邪。欲望政成。是猶却行而求前也。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姦詐狠愎。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卞雖去位。尚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謂朝廷無識其姦。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中外見陛下容忍留京。咸謂果有大用京之意。諫官御史自四月以後彈奏京罪。並未蒙施行。今京內恃郝隨劉佶輩。為之頰舌。外結宗回宗良等為之肘腋。以成自安之計。使京果賢無覬位之心。知臺諫論列如此。豈不引嫌。略為去就。乃敢傲慢自若。不顧公議。曾何面顏。況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若果大用。必須妄作。變亂國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矣。自京卞在朝。援引天下之士。居要塗。躐美官者。何啻數百人。皆死黨附麗。若更大用。則貪爵祿無執

操之徒。盡附之矣。其不附者。京必以惡名加之。不誅則廢。當是之時。京亦之門。政令所從出。陛下孤矣。雖欲去之。不可得也。臣以謂京之敢爾者。緣陛下去亦不早。既去又不能正典刑。以明罪惡。京以此窺陛下。故敢愚弄朝廷。玩侮國章。陛下作新初政。而姦人窺伺如此。臣恐天下有識之人。豪傑之士。皆解體矣。伏望聖慈特降前後臺諫彈劾蔡京蔡卞文字。速賜施行。

夫又論章惇疏曰。臣伏覩本朝法制寬平。過於歷代。民之所欲者。因而循之。民之所病者。革而化之。祖宗德澤所以入人深。而海內乂安。民氣和樂。建隆初。編敕四卷。百有六條。太平興國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條。爰其煩亂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總十二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七年。又增至二十卷。十二百七十四條。至天聖中。有司言敕復增至六十餘條。命官刪定。仁宗皇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姦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刑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仁宗然之。於是下詔中外。使言敕之得失。由是觀之。朝廷之法。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何常之有。神宗皇帝窮天下之至神語聖人之妙道。其緒餘為法於天下。新於熙寧。成於元豐。及其久也。如天四時。春夏雖仁。不可常行。秋冬代之。秋冬雖義。不可常用。春夏更之。元祐上封事者。言法度於民不便。因而更張之。如太宗之於太祖。章聖之於太宗。仁宗之於真廟。神考之於仁英。朝刪法度務從民便。所以垂黨九年。朝廷無事。章夏又安。揩宗皇帝親政。召章惇為宰相。不能以道事君。用羣小合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王曾所謂姦人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變亂神考法度。不足為深罪。又編類

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臣觀書見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紂丹朱堯不肖子紂商之無道君禹以堯不肖子戒舜周公以商無道君戒成王亦可謂之指斥乎惇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甫邪怨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無狀可按無迹可尋無證佐可明惇一切以意為之臣聞章獻時程琳上武后臨朝圖終仁祖世為將相光等有程琳之事乎惇輒誣光等為不軌是誠何心哉徐鉉於江南歸云朱齊丘將圖不軌太宗皇帝覽書謂左右曰齊丘盡節於李氏鉉以私憾加誣豈得為直筆乎齊丘江南李氏之臣鉉以不軌之罪加之太祖

猶惡焉況惇輒誣本朝忠賢司馬光等謀廢立為不軌陛下可優容之乎臣謹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伏乞睿斷早賜施行

大觀三年何執中為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黃綠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員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御史中丞石公弼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指揮內東門司自今後應便

臣醫官等並不得將帶經火製煉毒藥。如伏火硇硫黃朱砂之類。入會通門入內。許諸色人陳告酬賞。臣有以見陛下造道深妙。聖慮獨高。凡挾方技進者。所不能欺也。蓋丹藥出於方士之說。事不經見。率是誕幻人尚當審謹。豈可供進宮禁。固宜重為關防。以塞妖妄之源。臣愚以為皇城諸門。禁令尤不可不嚴。亦宜此施行。如臣寮以此陳獻。或援引製煉之人。亦乞立法止絕。所有見今燒製道士。挾持感衆。陰訪聞稍招權作過。修蓋藥真宮。約費錢十二萬餘貫。今既不用其術。臣以為其人不宜留置京師。欲乞特降睿旨奪去師名。押歸本貫。藥真宮修造。如可減節。即乞減節施行。

四年。彗再見。侍御史毛注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為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羙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

洪彥昇為殿中侍御史。往言責。閱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

政和中。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今月日承中書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盛章落職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襄州居住。何訢落職差提舉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者。按章蒇慝之迹。又已不逃聖鑒。幸蒙陛下天地

涵容。湔濯獎蹙。冀收其報。而章之兇險。根于天資。孤負明恩。終不思革。顯謫既行。公議交慶。然臣尚有所未喻者。襄陽乃章墓墳之國。章於州城比營大第。雲屋潭潭。甲於諸路。功役資費。不出其家。徒以威聲氣焰。劫使郡縣。侵牟百姓。騷動一方。至今冤痛之音未絕也。而又使以其身往彼。其貪忍之資。不待親執州權。民必重被其患。襄陽之人。亦何負哉。今何訢坐與交通。已徙它州。而盛章重有姦邪。倨傲不恭之罪。乃獨歸安其第。均為斥逐。重輕不倫。且使為人臣者姦慝未彰。則要職美官。揚厲於公朝。罪惡既暴。則眞祠厚祿。優游於私室。小人夫亦何憚而不為。此雖一盛章之休戚。何足以言。而繫廷臣之勸沮。不得不慮。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謹錄奏聞。

宣和元年。翰為中書舍人。又上奏曰。右臣今月日承中書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為趙畿化諭夷人。并趙隆趙吉頓習禮義等。各特與轉官事。臣聞。大而化之者。聖人之事也。是以聖王在上。則詩無諸侯之風。盛德所格。殊俗惟新。竝邊蠻夷。曠然服化。此皆陛下神明威武之所感移。不得不爾。一趙畿者何人。乃敢以為己力。臣竊觀畿所申狀。輒言以副知郡丁寧教戒之心。又有自知郡到任除去夷風等語。使人誠有此意。而畿恬有其言。以聞朝廷。則是不專歸德於上。臣禮不恭。使人本無此意。而畿詠使之言。則是便文為姦。欺罔朝廷。罪益大矣。二者無一可。夫人君體道以兼容。人臣守法而盡察。古之義也。今朝廷示以德信。覽其奏。則損一官而與之。其事至微。然臣竊恐夔峽一路。靡然効畿所為。謂國賞之可徼。忘天功之難僭。則陶化殊俗之美。不在陛下。而在守臣。此非所以聞四夷。載史冊也。非諸侯無風之義也。是以不可不論。且使今日畿已受賞。則它日身至朝廷。必將援以為功。干祈擢用。叨取恩榮。人臣不得而追論矣。至此則四方聞之。

必有動心者長鄙俗之風害謹信之化所慮豈止夔峽一路而已其消易防其萌易折誠使幾微必察自然國體皆正除趙隆等轉官臣已草詞外所有趙畿轉官詞頭未敢具草

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論罷童貫宣撫河東疏曰臣聞天下之事言之未然則若狂率而無根言之已然則又緩後而無及矣近者中外喧傳朝廷將起童貫宣撫河東若果無此議則是傳者之妄而臣有採聽不審之罪若果有此議則臣願言之於未然也謹案貫頃在陝西專務誑誕以為事功竊緣軍須攘竊邊計重以賄賂至千萬億奏功第賞皆由請屬胥吏厮僕皆位侯伯狎昵士卒隳壞軍政此昔陛下所洞知固不待臣之縷縷數者也前日燕山之役不能上遵宸畫漫無紀律存至敗衂徘徊境上師老氣索遂使遠夷小醜妄為已功邀求無厭傷威倍費貫之誤國豈不灼然臣昨論列劉延慶不當量移事親奉德音以為皆由宣撫司號令不一以致白溝之敗為其引年謝事故議者不復及之今若起自廢閑重領兵柄則不獨方其壯時罪惡固已貫盈今老且病矣尚能革心自新乎古者國有大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陛下命將興師以靖疆埸此政事之大者亦當謀之衆人乎士民驗感論議紛然夫豈妄意以為不可哉誠見其已試而無效也臣累被聖訓彈擊官邪毋憚大吏然則今之官邪亦有甚於貫者乎今之為吏亦有大於貫者乎故敢昧死獻先甲之言庶幾不貽朝廷後日之悔也伏望睿斷亟罷所以命貫者別謀良帥以濟萬全之舉實天下之幸

景衡又奏核劉喜張士英強勒人投軍劉子曰臣訪聞開封府榜符縣百姓朱謹被京西同巡檢司兵士劉喜等四人枸拽強令投軍朱謹

不從。而四人雜毆之。既而巡檢張士英仍令執縛拷掠至累百。且誣以韋買賊人衣物。於是刺隸軍籍其母阿王訴其事。而祥符縣推治。證佐甚明。臣竊惟招軍著令。一切取人情願。昨者有司奉行失指。市井騷然。陛下韋賜戒飭矣。故近日不聞招刺之擾。今阿王年六十九歲。朱謹無兼侍。此正母子相為命者。豈樂應募充軍哉。而張士英乃敢違法箠掠。而強刺之。其困虐無告亦甚矣。近在赤邑。耳目所及。若不懲誡。則四方之遠。慢令之吏。可勝治耶。臣愚伏望睿斷。特賜施行。

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竊以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人君賴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患聞知之不博也。故聽以風聞事。雖有不實。聞無不言。乃言者之職。故未嘗加罪也。至若挾情肆誣。務快私忿。欺罔聖聽。排陷善類。耳目如是。元首何賴焉。御史中丞趙挺之疏王古陰與胥吏為姦。臣兩上封章。乞明治罪狀。未蒙朝廷施行。古與挺之等四人同治放欠所。若以古一人獨與胥吏為姦。務在放官欠。三人何為允從。三人者既已允從。則必同書奏議。何獨挺之一人。退有後言。知而不言。則是容姦。容而為請。則是同姦。又云。古欲盡傾天下之財。且天下之財雖隸戶部。古為計貳。操何權術乃敢盡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惠。古與挺之等執奏以礙官本者。未敢盡放。蒙朝廷以陛下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也。若以私意能盡傾天下之財。則挺之三人者亦預焉。何獨指古而言之也。臣訪聞挺之與古昔在國子監日。論事類皆不合。屢見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官事私讐。此小人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曷不思御史中丞天下風憲之地。糾正官邪。

開闢公道。乃敢挾情肆誣。務快私忿。萬一悞陛下聽擇。姦計得行。浸淫不已。善類引去。朝廷一空。蓋爵祿者。止能砥礪鈍頑之人。不能籠輕富貴安貧賤有道之士。古人去就。豈為爵祿而已。正以觀朝廷忠邪之判。如是無罪而去。有罪而留。刑賞混濫。天下治亂自此分矣。比聞在言職者。不以職之得失。暗遷易者數人。王覿豐稷張舜民賈易朱紱張庭堅等是也。以為遷則無功。以為謫則無過。功過不明。去就不白。何以養君子之直氣。何以沮小人之姦心。陛下遭此機會。正宜清心遠覽。明判忠邪。攬威福之柄以馭天下。無使移於人臣之手。而為姦人快忿。菁菁不剪。蔓蔓奈何。不可不察也。

徽宗時。諫議大夫陳次升奏彈曾布疏曰。臣竊以正而不撓。乃可以任天下之重。公而不私。然後服天下之心。苟為反是。曷副具瞻。伏見右僕射曾布。性稟姦邪。心懷凶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隙。費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今獨歸罪章惇。未知布之所職何事。玉毀櫝中。則誰之過。陛下矜容曲貸。仍有進擢。荷天地不貲之恩。臣子之心。義當如何。而布不圖補報。惟務徇私。自登宰席。獨擅國權。輕視同寮。威福由己。進拔親故。羅列京局。以為耳目。任用門人。寘之臺諫。以為腹心。不以人材為國用。惟以爵賞為私恩。所親者進。所疎者退。愛之者則留京師。惡之者則令補外。書疾比德。詩刺不平。其布之謂乎。布既以此自任。其子弟亦甚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且附枝既大。必賊本心。私家既盛。必危公室。古人以為戒。陛下其可不念之。兼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申請乞用王安石日錄。修神宗皇帝國史。致史官觀望。變亂事實。多譽安石之善。掩蔽神考之美。近者諫官論列。陛下已令看詳。經涉春冬。未見行遣。訪聞布欲自掩其過。又欲為史官之地。恐甥壻葉濤。例皆得罪。是以稽緩。未肯進呈。

專擅如此。頗駭群聽。況布之登用。方且彌月。凶氣醪薰。灸中外。若更遷延日久。盤根固基。必貽國患。其將柰何。易著履霜堅冰。詩戒桃蟲維鳥。辨之於早。正在今日。伏望聖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以為杜稷無窮之計。

次升又上疏曰。臣伏見右僕射魯布。姦凶擅國。臣已具詳疏退而思之。專輒移易臺諫官一事。頗為寒心。夙夜不皇。須至再瀆天聽。竊以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天子耳目之官。朝廷委寄之權。最為親切。選任取捨。已不出聖意。進彼退此。易於反掌。作福作威。莫大乎是。尚賴宗廟之威靈。陛下之神聖。照見底裏。比因人言。即行改命。而布猶偃然當國。不愧乎人。揚揚自若。魯匪引咎。豈惟不足以儀刑百辟。表正四方。而函悍之心已明。跋扈之萌可見。今日不圖。於始異日難制其終。國家安危之基。實在此舉。伏望聖慈。斷而行之。特正布罪。以儆有位。天下之幸。

次升又上疏曰。臣竊以避親之法。著于甲令。有官守者。悉皆遵禀。而況貴近臣乎。今魯布魯肇。乃親兄弟也。布為右僕射。肇為翰林學士。不行迴避。豈得為允。蓋宰相任天下之重。握威福之柄。而行命令者也。翰林學士。職親地近。朝廷命令。皆所自出。苟不中度。理當執議。捨親而議之。則傷私恩。以親而不言。則害公議。祖宗所以立避親之法。蓋謂此也。陛下方當持盈守成之時。宜守而勿失。以為太平基業。杜稷無疆之福也。伏望聖慈。特令迴避。以遵祖宗之法。

次升又奏彈蔡京疏曰。臣伏見蔡京姦邪凶險。陰害善良。呼吸群小。

交通內外。臣察章疏累上。朝廷已罷京翰林承旨。與議以謂京之過惡甚多。而交結近習之罪最大。安可以赦。今猶寵之以端殿之職。委之以卹府之權。顯是失刑。須至彈奏者。謹按京職居翰長。身為從官。而乃甲恭屈已。親昵閹宦。或以貨財相結。或以書劄往來。汚辱縉紳。清議所鄙。京揚揚然有自得之色。原其設心。豈徒然哉。實欲令其伺陛下之起居。漏宮禁之事。而又使之居旋庇蓋。前日與章惇蔡卞相濟之惡。虛稱其美。以僥倖進用。陛下既察見底裏。議罪如彼。其輕。何足以厭天下之公議。況宮禁之中。自古以來。漏泄之法。極為嚴密。所以防姦人之窺伺。慮患生於不測。今京交通如此。禁中之事。必無不知。苟有姦謀。何所為而不可。思患豫防。古人所戒。伏望聖慈。原京之罪。重行貶黜。以警官邪。以清宮禁。以為國家社稷之福。不勝幸甚。

次升又上疏曰。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京。凶邪肆意。罪狀著聞。中外交通。蹤跡可驗。言章屢上。天鑒難逃。宜鳴鼓而顯攻。彰大僇之已。殛陛下特優禁從。未即譴訶。畀之以端殿之華。付之以卹權之重。詔命初下。物論尤喧。謂姦惡之免誅。有典刑而何賴。臣聞斯議。嘗具奏彈。今已彌旬。未蒙顯責。如聞京尚懷偃蹇。不體恩私。慢君命而弗虞。弓祠宮而自若。肆行忿忮。愚弄朝廷。如此可容。孰不可忍。伏望聖慈。檢會臣寮前後章疏。付外重行黜責。以副朝望。

次升又上疏曰。臣恭惟祖宗皇帝仁民愛物。出於天性。紹聖以來。垂拱仰成。責任宰執。是時降授中大夫行少府監分司南京蔡卞。備位政府。陰肆姦謀。造朝奏對。專務殘忍殺害。巧計既行。凶燄日熾。竊弄賞罰。私報恩讐。有譽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謗宗廟。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

是門下之蒙吏。更唱迭和。相倚為重。造作事端。屢成冤獄。看詳理訴。編類章疏。洗垢索瘢。中傷事類。或輕或重。皆出已意。或移之遠方。或陷之深僻。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啓之。時人目之為狡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陛下入承大統。判別忠邪。灼見姦凶。率先棄逐。近雖責降。未厭人心。咸謂卞之過惡實與惇等。置散投荒。尚為寬典。今猶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姦。伏望聖慈。重行竄責。以謝天下。

去邪

宋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論國是劄子曰。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至於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三典。其事不出於三代。乃孫叔敖之所以告楚莊王者也。此雖霸者之事。而後之君子。亦有取焉。為其能以一是而折衆非也。若夫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為非。此孫叔敖之所不取。而楚莊王之所不用也。彼一國之事猶去其取捨之私。然後為是。況天下之事而可以私意為是乎。臣復觀初入日章惇麻制曰。參陪國是之論。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之詞也。京與章惇初無異意。自蔡卞為執政。而京始大怨。於是與惇睽絶矣。睽絶之後。京豈以惇之所行尚

是乎。今於麻制之文。特申國是之說。京之設辭。豈特為惇而已哉。夫國是一定。不可改也。既改其事。又謂之是。傳之天下。人必惑矣。昔者瑤華之事。京為廢詔。今則廢者復矣。京前日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究治之事。京親為奏劄。請誅劉摯等。家族。今則摯等皆復其官矣。京前日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言官常安民。董敦逸。陳次升。孫諤。鄒浩。皆京之所惡而陷害之者也。今則敦逸而次皆召還矣。前日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神考有為之規。絕前古。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京與弟卞諂讚王氏。過於先烈。知有安石。不知有神考。纂修日錄。如嗣考事。今陛下親批言章付于三省。雖未行遣。而卞之用意。陛下已灼知其非矣。京前日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假託制書之言。含藏自便之計。以已好惡。達于天下。巍巍乎蔡氏之門。國是之所從出也。敢有以為非者。則禍必及矣。此京所以申明國是之本意也。今朝廷大政。無不委曲遷就。以為一京之地。而京又因朝廷制命。託辭寓意。以罔惑上下。臣在言職。安敢心知其事而口不言乎。伏望陛下以臣此言察京之行事。併示威斷。以警天下。

伯雨又言蔡京劉子曰。臣聞事有大小。言有先後。事之大者言之所當先也。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為御史。京為安民所擊。得罪贖銅。因與無先於此。紹聖之初。常安民為御史。自添去安民。而朝廷耳目。於是蔽矣。安民有隙。離間譖訴。無所不至。自添去年鄒浩之獄。天下震駭。人皆歸罪於兩惇。孰知其事始於京之去安民也。今朝廷大政。又皆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公議洶洶。人不敢言。臣若畏禍緘默。恐負陛下。今所當言。其有先於此乎。夫國之大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矯誣之言。唱西宮之事。妄託先訓。以脅上下。自改裕録以實其說。朝廷遂信其說。欲遷神考于

西宮。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乎。京在紹聖中。親入文字。請減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惠也。今哲宗之大惠不聞于天下。而京獨自謂有究治平反之力。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濫誅之意。而京有及物之仁。始則為國生事。以復私讐。今則歸過先朝。自圖身利。前言既効。今計亦行。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考欽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于天下。而京乃矯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二事。未免委曲遷就以為京地。況其它乎。前日緘口之人。今欲有言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言為戒矣。以言為戒。則依舊箝默。以進為懼。則甘於沉廢。天下公議與陛下即改之初。漸不伴矣。京之計策漸行。人情之向背漸一。為京之羽翼者漸張。為陛下之耳目者漸沮。朝廷之威。自此而漸弱。蒙蔽之患。自此而漸成。安危治亂。漸可卜矣。臣謂方今之患無大於此。臣雖不肖。而所言皆得於公議。陛下黜臣不肖之身可也。因廢臣言。則為不可。臣願陛下俯察葛旡之忠。速去腹心之患。獨出睿斷。正京罪惡。以警天下。

伯雨又論蔡京劄子曰。臣聞蓋言於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嘗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祖宗篤於繼述。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茂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惇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作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

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亡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塤篪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出一留。人所未喻。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携劍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況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初以姊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即不知

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王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材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邪。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

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胷。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為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迍邅。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迺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士。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昱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

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伯雨又上奏曰。臣近為言事不根。謫授監楊州糧料院。受告方得數日。便蒙改差知無為軍。聞命皇惑。唯知感涕。臣聞聖人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以一時之怒。黜忠諫之臣。此如日月之食也。今茲改命。可見聖人之心矣。天下有識之人。誰不歎仰。豈獨賤臣一身之私幸乎。臣雖上感聖恩。而未敢便受新命者。誠有說也。明道中。仁祖欲率群臣為皇太后上壽。范仲淹諫曰。人主無北面之禮。明肅大怒。而仲淹得罪。元祐中。蔡確之貶。范純仁以為不可。宣仁大怒。而純仁得罪。此二臣者可黜可逐。而尊主不貳之心。不可以威勢奪也。方劉氏甚危之日。極力救護。却是仲淹。是以宣仁晚年。翻然遠慮。復思純仁。知忠言之有益於國家也。大抵忠臣之心。唯欲保全國體。為千萬年久長之慮。豈忍使天下議論及於慈闈。今宗良等內外交通。迹狀甚明。蔡京交結之迹。天下之所共知也。京作向縡墓誌曰。吾平生與士大夫游。無如承旨蔡公與我厚者。京為從官。而與外戚相厚。書于碑刻。以自矜夸。如此之類。非止一事而

己。又京與弟卞久在朝廷。同惡相濟。卞則出矣。京則牢不可拔。自謂執政可以決取。人皆謂京因慈雲寺事。得裴彥臣交結之助。外議詢詢。衆所知也。又京作向宗良府詞云。元豐末命。嘗有嘉言。嘉言若出於宗良。則大謗必歸於宣仁矣。京亦自謂曾帶開封府劊子携劒入內。欲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以禁中疑似之傳書于制命。揚于天庭。自謂與宗良皆社稷之功。而使宣仁負無窮之謗。京之諂事外戚。不畏上天。一至如此。豈唯有害於朝廷。實亦無益於外家。臣盡忠於陛下。盡忠於皇太后。所以言也。皇太后聖德大功。冠絕今古。陛下承顏養志。方以大舜武王為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闕。出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大舜武王之孝。何以加於此乎。京所謂孝則不然。但欲陛下授柄於外家而已。此蔡氏之利。非宗社之福也。陛下以聖德嗣位。春秋方富。如漢文帝宣帝即位之年矣。盡孝於東朝。勵精於政事。獨操大柄。足以有為。而京之所以脅持陛下者。原其用意。謂陛下未可以獨為也。哲宗躬攬之初。聖意本無適莫。章惇雖挾功自恣。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自京卞首發邪論。盜攘國柄。凡有所請。必以繼述為說。稍違其意。則欲以不孝不忠之名加于上下。假朝廷之誅賞。示私門之好惡。輕君誤國。首尾八年。至于今日。狃於故態。又以此意脅持陛下。傅會繼述之論。假託報功之說。密持離間之謀。伺察陛下。包藏禍心。若有所待。京之出言用意。諒無逃陛下之聖察也。且陛下述神考之聖德。報太母之大功。豈獨陛下之私心。是亦臣子之所願。合臣子之所願。盡四海之歡心。然後陛下有慶。兆民賴之。天子之孝。孰大於此。今京所賴。非兆民之所同賴也。陛下一違京意。則京必以不孝之名責陛下矣。陛下徇一京脅持之私名。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義乎。畏天下至公之大義。當流竄蔡京以安國家而已。臣前日之言不負天。不負宗廟。不

負陛下。不負皇太后。果蒙陛下移臣差遣。若非皇太后察臣之忠。陛下必不欲如此指揮也。然而京在朝廷。則國家未安。臣雖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說如是。臣露章所言。未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聽。所以盡惓惓之誠也。皇太后以無我之慈。至明之照。既已察臣之忠矣。臣今日之言。必是亦蒙照察。今雖未察。終無不察之理。臣雖遠去朝廷。仰賴慈芘。縱未牽復。於臣無損。臣所望者。當以流竄蔡京為急。不當以移臣差遣為先也。蓋恐京在朝廷。則煩言日進。煩言日進。則聖慮日勞。朝廷雖嚴示威刑。而天下公議終不可遏。蓋公議若必以威勢奪之。則人心離矣。人心既離。則主勢孤弱。主勢孤弱。則外凌內侮。何所不至。非所以奉承宗廟而慰安東朝也。然則蔡京之所謂孝者。果天子之孝乎。願陛下勿愛一京。而深為國家之慮也。臣愚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心。惟陛下裁赦幸甚。

伯雨又上奏曰。臣孤遠不肖。誤蒙拔擢。竊謂陛下既開言路以防壅蔽。臣職在獻替。義當如何。乃不能慎默。輒貢不根之言。陛下原其用心。止為憂國。雖行貶黜。尋復改命。臣螻蟻之身。將何以上報聖主涵容之私乎。臣昨者自聞隔對已後。曾將上殿劄子具狀繳進。為言京在紹聖中。親寫奏劄。乞誅滅劉摯等家族。賴哲宗仁聖。不行其請。今京自謂有究治平反之功。欲歸過於哲宗。又言京自謂當元豐末。命帶開封府劊子彎劍入內。欲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自言已有社稷之功。而使宣仁大謗。終未辨明。又言京因不得為執政。與章惇睽絕。今乃欺陛下與惇睽絕者為國事也。又言京為弟卞執政無狀。自來不相往來。以欺陛下。又言京欲獨擅史局。妄有奏請。以致哲宗實錄。不差正官修撰。輕一朝大典。違祖宗故事。又言京所薦引。得美官在要路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多有才智藝能之士。若京在朝

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無則廣收人才。消合朋黨。唯在去京而已。又言京閔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臣上件劄子所言。在既責楊州糧料院以後。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事發更為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榮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重屢上。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為信矣。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為初政之累。莫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尊以輕君罔上。為能以植黨任姦為術。挾繼述之說。為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孝不忠之名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今京不出。必為心腹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一身遷貶危辱。何足道哉。

伯雨又論蔡卞跋曰。臣竊謂朝廷之事。當行者不可猶豫。未行者不可漏泄。當行而猶豫。謂之不斷。未行而漏泄。謂之不密。意外不測之變。常生於此。古人既往之事。可考而知也。陛下改用大臣。明示好惡。前日之所謂國是者。陛下既察其非矣。章惇以社稷自任。蔡卞以經義教之。當此之時。共憂國事。必不以二聖之所行為是也。彼皆以王安石自比。固宜以進退為心。卞則安坐而不動。惇則備禮而求去。其於上聖之所行。能無正救之心乎。皇太后不宰之功。發於至慈。陛下無已之恨。方在舜心。天佑命之。俾我元嗣蕙孝之治。實冠前古。我家之慶。不求而至。此內外之所以歡欣而和氣之所以充溢也。然而天道難謀。事當儆戒。卞等立其私說。變禮名實。為國政之害者。其大有三。謂之不孝。而實有負誣之心。二則以繼述神考為名。遺其訣者。

以厚於先帝為名違其說者謂之至薄而實有輕欺之意三則假經義之糟粕竊安石之緒餘依語而行敲惑上下違其說者謂之非聖人加人以至惡之名陷人以難名之罪謀發於蔡卞之心事成於章惇之手脅持上下果斷必行此二人者外示睽間而心手相資無事則相忘有急則相應自然必致之理也臣十四日密章所論深思熟慮然後敢發在陛下斷之而已猶豫不決理必生事又況今日所行之命已有可察而不察者矣機既不密又不時斷孰中無權必有後悔所以念難諶之道而儆無虞之時者其可忽乎願陛下上稟慈閨熟議而速斷之也臣愚不勝惓惓愛君之心

伯雨又論蔡卞跋曰臣近具劄子言尚書左丞蔡卞持不合之意處宜去之時遲徊顧望復何所待願以臣章示卞使卞自為去就未蒙施行續具奏狀言先帝嗣位之初事有更改大臣之預議論者卞皆笑其阿隨疾其姦罔至于太學之士背習詩賦者卞皆薄之目為元祐進士為其徇時而改所習也今陛下繼志述事光續前烈好平惡偏棄彼取此凡卞之所謂是者浸已更改卞亦惴然而從不復固執此與元祐阿隨之臣殆無以異躬不自厚用違其言動靜失時因累國體臣之所論安可已乎乞并臣前章皆以示卞未蒙施行續又具劄子言卞以安石自任俯視儕輩朝廷誅賞繫其愛憎人材廢興唯所取捨矜其執守堅若金石時異事變則隨而不執默據高位恬不知動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件劄子奏狀允臣所請皆以付卞使卞自為去就未蒙施行續又具奏狀言臣恭惟哲宗皇帝念神考有為之艱懲元祐紛更之速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七年之間寧用一相虛心注意可謂至矣誤朝迷國罪在臣下而議論之人推考往事不知先帝聖意所起詢詢之言或干陵廟愛君之士追痛不已憤疾

章惇欲正其罪。臣謂惇為宰相。既專且久。恣怒所叢。處責固大。此天下之所共喻也。然而惇迹易明。卞心難見。用春秋責意之法。則難見之罪。安所逃乎。蓋自紹聖以來。六以經術自任。以安石自比。託繼述於詔令。嘗好惡於刑賞。痛斥流俗。則至於誅絶言路。深嫉元祐。則至其謀皆發於卞。立為成說。脅持上下。自謂出於安石。孰敢不從。惇雖強梁。在其術內。奉行其說。唯恐不及。見責而不知。受紿而不悔。勢窮力極。而尚未改也。昔者王安石嘗謂神考曰。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神考用其說者。所以收天下之權也。自熙寧之末。安石去位。神考操馭臣之柄。不問彼此。用人惟己。立賢無方。熙寧流俗。稍復收合。當此之時。四海之士。皆洗心而自新。願受知於君父。是以天下之權常在神考。然則流俗之所以為流俗者。神考既赦其往愆而不復罪矣。卞亦何心追咎不已。違神考日新之緒。膠熙寧趨變之迹。守此意立此說者。謂之特立。非其類者指為邦朋。議其失者指為邦誣。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士。去其所謂邦朋邦誣之人。合乎此者我所謂是。不合乎此者我所謂非。總其所謂是。名之曰國是。名之曰流俗。是以天下之士。以流俗見惡者。十有六七。既惡其人。因廢其言。持平者謂之可。獻忠者謂之誹謗。遂使天下之士。箝口結舌。朝廷之所見聞者。不過三數人耳。人人畏禍。誰復敢語。自去年鄒浩既貶。御史所劾。巧於詆旨之外。文致深罪。近自侍臣。遠及寒士。流離竄斥。朝野震傷。以言為諱。至於如是。安惇之罪。人所切齒。然而見微之士。尋考根源。則痛詆流俗。本出於卞。及其未流。勢自如此。然則鄒浩之貶。有自來矣。故春秋責意之法。不可以不明也。宣仁聖烈皇

后有大功德于天下。哲宗皇帝嘗語近臣曰。宣仁婦人之堯舜也。崇報之心。豈有極乎。然以失職之臣。不加將順。恨姦黨之得用。憤流俗之見與。章疏密補之言請降於外。理訴自私之語深摘其過。設負寃抑。亦不得伸。意或忠嘉。亦坐重譴。凡元祐之所行。必掃蕩而後已。如刈草而去其根焉。則宣仁所厚如瑤華者。安得而不廢乎。奉行其事。雖在惇等。然而見微之士。尋考根源。則深嫉元祐。本出於卞。及其末流。勢自如此。然則瑤華之廢。有自來矣。故春秋責意之法。不可以不明也。卞以經術自任。以安石自比。而誤朝迷國。乃至如此。禍根罪首。實出其心。公議沸騰。罪不可掩。陛下以天地之度。無所不容。優假大臣。務在體貌。卞於進退。禮當如何。而乃用違其言。恬不知動。是以臣之前章。姑請示卞。欲以觀其去就。屢瀆天聽。未賜允從。聖德寬大。非臣淺陋所能窺測。然臣之職事。義不可已。乞以臣章降付三省。未蒙施行。臣竊惟痛斥流俗。而至於誅絕言路。深嫉元祐。而至於讐毀宣仁。卞唱此說。立為國是。脅持上下。逆天違人。致使海內有訩訩之言。我家有難處之事。若謂所行皆當。亦宜固守不移。今復安位。隨而不執。大臣如此。尚可與之謀國事乎。臣職在諫省。忝司耳目。凡今日之所極論。皆曩時之所親見。為國寒心。非一日也。雖聖德寬大。容貸如天。而渠魁脅從。亦當區辨。豈可並恕而俱釋乎。伏望聖慈。採恤公議。速示威斷。以警列位。

伯雨再言蔡卞狀曰。臣嘗謂紹聖大臣負誣神考。輕欺先帝。皆託於繼述之說。而唱此說者。尚書左丞蔡卞也。傅會經義。變亂名實。以繼述神考為名。以纂紹安石為主。謂熙寧所棄之士。皆是流俗。謂神考不能知人。後復收用。致使老姦之類。共成元祐之惡。故於元祐之事。如刈草然。然鋤其根。然後王氏之志得盡行矣。此其所以立說之本

意也。計畫安排。自有次叙。不動聲色。而其事皆行。則以童惇愚闇在其術内而不知故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負誣輕欺之迹。皆可見矣。卞當元豐之時。與王震之徒。皆自小官驟見超擢。被遇之恩。可謂厚矣。所以報神考者。宜如何哉。元祐之初。國政大改。卞於此時身為侍從。若使不忘神考。亦當畧吐一言。坐視紛更。曾無獻替。周旋數郡。安佚八年。至先帝躬攬之初。乃政事必更之日。復裕陵之大美。合天下之至公。千載難逢之會。在此時也。卞乃乘時射利。先植其私。薄神考而罔天下。元豐舊臣。宜有如此者。不謂之負神考乎。臣竊觀神考有為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相與謀國。共進人材。非安石之所與。朝廷不用也。非惠卿之所取。安石不薦也。此兩人者。食息雖異。其心則同。發事議論。如出一口。及夫事久變生。情移慮改。膠漆之友。化為仇讐。一門之士。分為兩黨。國論為之詢詢。神考厭其紛紛。安石一退於鍾山。不復收召。惠卿宣力于外。郡絶迹廟堂。二人一例見疎。兩黨未嘗偏棄。威福既歸於公上。名器不假於私門。當此之時。四海之士。無彼無此。孰親孰疎。皆洗心而自新。願受知於君父。卞之初進。適在此時。神考自擢而試之。非必私厚於安石。以何琬之事觀之。安石有過。尚不假借。卞若有罪。豈以安石之婿而不敢治乎。神考之所以服天下者。公平如此。後嗣之所當述也。卞欲自媒其身。敢為欺蔽。安石際會遭逢之美。挾之而傭論。神考柳楊始終之意。掩之而不言。惠卿之所以負安石者。講之詳矣。神考之所以沮安石者。嘗論之乎。孔子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蓋雖聖人不免有過。雖小人未必無善。不以愛憎之私而變善惡之公者。孔子之心也。必取其所憎也。雖善必棄。愛憎陰沿於安石。取舍顯違於神考。而其

所以上罔先帝而下欺天下者。皆以為神考之心也。不謂之誣神考乎。且神考之志。欲遠繼三代。神考之事。欲永利生民。十九年之間。念念緝熙。日日變通。至于元豐之末。而天下之事異於熙寧者多矣。雖當時奉法之臣。時有誤謬。而聖人捄弊之意。本欲日新。先帝繼述之初。但以寬平為務。卞為不道。力沮聖謨。用安石過時之說。改神考日新之緒。凡神考之所以膏潤斯民者。皆以為安石之澤也。神考之所以作新多士者。皆以為安石之教也。立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奪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其意以謂深得安石之道者。唯我一人。可以為先帝不召之臣者。亦莫如我。同我者是。異我者非。其所是也。謂之國是。其所非也。謂之流俗。所陳於先帝之前者。其道如此。不敬其君。可謂甚矣。不謂之輕先帝乎。神考有言曰。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故能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大哉聖考之訓。後嗣之所宜法也。蓋古之聖賢。非止一人。前言往行。貴乎多識。豈當獨識一安石而已乎。自紹聖以來。王氏之好惡。達于天下。公家之名器。用於私門。以臣改君。下變上守。託繼述於詔令。嫁怨怒於同列。以平論為兩可。以稽古為俗學。以直詞為誹謗。以深計為妖言。作於其心。害我國政。自謂經義之大旨。他人莫曉。日錄之本意。唯我獨知。而所以告乎先帝者。以為繼述之道不得不然。不謂之欺先帝乎。凡此四者。其事皆託於繼述。其說皆唱於蔡卞。上動天變。下失人心。恭惟陛下繼神考之志。述哲宗之事。奉先追遠。不敢少懈。而大臣之中。負誣輕欺有如卞者。赦而不治。不足為寬。伏望議正典刑。以厭公議。

伯雨又言曰。臣近聞王安石家乞納所賜第宅。或云是安石妻吳氏之請。或云是蔡卞之請。得於傳聞。未知孰是。以事驗之。皆蔡卞之謀也。頃者賜第之時。人已竊議。非朝廷之所當與也。非王氏之所當受

也。又王珪故第。亦蔡卞之所當惡也。卞於受賜之初。見得忘義。既享其利。又何辭焉。無乃去位不平。而有怨懟之心乎。昔熙寧末。王安石辭位。御史中丞鄧綰上章乞留安石。其說有三。一曰請賜第。二曰擢其壻蔡卞經筵。三曰除其子滂館職。以謂行此三事。則安石必留矣。神考曰。有是哉。安石之意。卿何以知之。綰曰。安石門人為臣言。神考曰。門人謂誰。綰初不言其姓名。神考再三詰之。綰乃以實告曰。練亨甫。明日兩府奏事退。神考留宰相吳充具言其事。且謂充曰。只非卿意。使安石知之。充見安石如上旨。安石大駭。即上奏其略曰。伏聞御史中丞鄧綰為臣求賜第。及為臣子滂及臣壻蔡卞營差除事。若審如此。則是臣臥病於家。而使綰為臣遊說也。神考批其奏曰。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御史中丞。差知虢州。練亨甫罷為漳州軍事判官。聖訓如此。天下傳誦。紿聖中。卞為執政。先除滂祕書省正字。然後以王珪故第賜安石之家。綰所請三事。無不行者。卞之私意。可謂得矣。然而臣謂非朝廷之所當與者。以神宗無欲與之意也。非王氏之所當受者。以安石無敢受之心也。又況王珪故第。本以罪奪。奪彼與此。皆出於卞。雍熙中。盧多遜既貶崖州。樞密副使柴禹錫為宋琪請多遜故第。太宗曰。多遜犯罪籍沒。琪為宰相。曾不避惡。豈大臣之體乎。於是太宗雖以宅賜宋琪。而薄此兩人。同時黜罷。先帝以王珪之故第賜卞妻家。與而不吝。得太宗之心矣。卞亦何顏。無所避惡。況在先朝。則安享無故之利。至于今日。則又無故而辭。既受忽辭。不為無意。願下臣章三省併議典刑。庶使輕君自恣之臣。知所懲艾。

伯雨又言曰。臣近者五具奏狀劄子為言蔡卞事。皆未蒙施行。按卞迷國不道。以私滅公。知有王安石。不知有神考。陰謀密討。迹不可見。

而國家大患皆生於卞。神考在位十九年。凡潤澤生民之事。卞皆掠為安石之美。其理乖倒。不可以訓示天下。然而所行之事。皆以繼述神考為名。故天下之人。無敢議者。且如元祐章疏。皆是當日臣僚納忠之言。卞以私意諷諭。請降于外。取捨簡擇。專任已見。以言為罪。公然行遣。以戒天下敢言之士。遂使進言之人。所入文字。惟乞留中。不敢深說。此豈一朝一夕之患乎。初元豐得罪之人。元祐許其理訴。所以通冤抑而盡下情也。進狀之人。各求辨雪。既是詞訟之簾語。豈有先王之法言。卞以私意諷諭。字字點檢。一語不當。便加點罰。非獨杜絕訴冤之士。亦以羅織無罪之人。卞雖快意於一時。而深為朝廷之後患。然其立說。以謂章疏之言。譏毀神考。理訴之事。形迹先朝。必須如此施行。方名繼述之義。既以此說脅持上下。於是人皆杜口而恣其所行。左遮右防。不犯其手。故臣前章以謂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堯舜黜幽之典。必黜難見之罪。春秋誅意之法。必罪造意之人。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堯舜之所不赦。春秋之所必罪者。亦聖時之所宜行也。且卞之自比安石。似是而非。欺惑上下。人所切齒。故臣之前章先論其所以似是而非者。然後因流俗元祐之說。以明其罪。蓋救其末流。不若先塞其源。剪其枝葉。不若先鋤其根。卞之所以自托於安石者。蠹國害政之根源也。臣安敢舍此而論其末乎。伏望檢會前章皆付三省。特降指揮施行。

徽宗即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

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

伯雨又論章惇劄子曰。臣聞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非特君子保身之義。是亦人臣事君之禮。義所以明可否。禮所以別嫌疑。見可則行。有嫌則避。此大臣之所當知也。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獨宰政柄。首尾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叢歸一身。自陛下臨御以來。海內之人欲甘心於惇者。如蝟毛而起。賴聖度包容。愛惜事體。故惇雖求去。而聖恩不許。臣竊以謂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許非也。先皇帝奄棄天下。海內謳歌歸于有德。皇太后順自然之叙。合天下之公。倚成于天。躬定大策。惇於此時。意語乖倒。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於度外。益加禮貌。如恐不及。自古人君寬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然而惇處可嫌之地。持不合之意。察其愧謬。無以自容。故先帝之陵土未復。而惇欲委使事而去也。夫泰陵命使。朝廷之大典。送往慎終。臣子之厚意。惇於泰陵。豈不欲致其厚哉。勢不可留。知難而去。考之公議。可許無疑。但令使事不乏。則朝廷之大典舉矣。然則惇之去留。國體所繫。臣願陛下速發德音。允其所請。

伯雨又論章惇疏曰。臣竊以姦邪所為。始終可見。平居無事。則賊害忠良。倉卒遭變。則輕亂名分。蓋輕亂名分之心。素包養於賊害忠良之日。幸時有故。冀不我制。則攘袂向前。殊無顧忌。原情定罪。法當誅戮。謹按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身為上宰。久擅國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自哲宗疾勢彌留。中外洶懼。惇為宰相。自當引天下大義。乞立陛下為皇太弟。以繫人心。以安國勢。持危扶顛。輔弼之任。惇懷異意。謾不恤此。及至陛下即位。尚敢簾前公肆異議。逆天咈人。輕亂名分。眦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驕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

塗僅乞外補。雖陛下聖度天覆。置而不問。然名分二字。萬世大法。行道之人知不可犯。豈容姦凶。輒爾輕亂。陛下安得曲貸。以失典刑哉。人望。以示萬世姦邪之戒。天下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跋曰。臣聞古人有言曰。憲善以勸。勸惟厥時。時至不行。反受其殃。此忠臣之所宜慮也。章惇罪惡既大。陛下不復聽信。猶在相位。豈所宜哉。且惇嘗求去。而陛下不許。此固是以彰聖人寬大之德。然而疑則不用。用則勿疑。乃聖主任臣之法。疑而用之。實為不可。陛下之所以未從其請者。不過以先帝山陵在近。不欲以使事改付他人而已。若審如此。所謂執一而廢百也。祖宗故事。山陵命使。必以先朝宰相。是以丁謂既去。則改命馮拯。王珪既死。而蔡確代之。拯之與確。皆是舊相。當時若無舊相。亦須改命他人。執一守株。非所以權大事也。今自惇之外。先朝舊相未致仕者。更有一人。純仁是也。雖以姦黨得罪。而天下皆以為賢。雖有目疾。而其心不盲。陛下若舉而相之。可以收天下之心。昔先帝起惇於謫籍之中。欲用純仁。自有此例。若純仁以疾不來。則是去就在純仁者也。權任輔相。事出獨斷。自唐以來。雖見任宰相。不得預聞。臣以孤外之蹤。遽敢及此者。臣非敢薦純仁也。為陛下思所以去惇之策。無出於此也。臣請縷縷言之。蓋自紹聖以來。蔡卞造作姦言。假託經義。負誣神考。輕欺先帝。唱為國是。以行其私。凡惇之所行。為天下之害者。其謀皆發於卞。干紀紊政。其事不一。然原其乖背之始。則不過妄論繼述兩字而已。用孟莊子之小孝。違武王之大孝。務以惡名。脅持上下。二聖已察其欺偽。而卞等不悛。持此益固。論夫婦之始終。語兄弟之厚薄。陰謀密計。何所不至。當此之時。陛下若斥逐章惇。而不以宰相為

山陵使彼必以謂陛下不厚於泰陵矣然則惇未可以汗逐也今其請去則不可不從也永泰陵使不可以他人為也然必先朝宰相為之然後可也詵使惇未肯求退則在陛下似亦難處今惇自請則不過許之而已矣何所疑哉然而欲命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捨范純仁其誰乎臣謂陛下若相純仁則可以慰天下思賢之心可以示二聖用平之意可使有罪之人必無反側則是一舉而衆美具也出命之日永泰使事權付先朝執政以待純仁之來若純仁不來則權付之人自可行矣非是不使舊相蓋由舊相辭免則次官將命於理為順又況純仁目疾自不妨陛下他日別命宜相之人也臣愚不避小嫌竭忠盡慮若蒙省察速使惇去左右則忘身徇國之人始敢安枕而臥矣時不可失機不可玩顛陛下深念而決行之也天下之故反覆無常當以人事輔成天意古人既往之迹可證可驗非臣筆端所可具述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惟陛下赦其僭易采其所言辭而行之天下幸甚

貼黃臣十一日劄子云祔廟以前且當明辨邪正躬攬大明黜陟誠恐惇等未去之時機事不密為害不細用臣前章且以職名出惇于外然後合集衆智共議不迫舉事必當先朝宰相蘇頌致仕命為中太一宮以疾不來則此例似可行也若得純仁居京則有事可以訪問養老乞言無大於此何必過示優假如司空重事之類使其處此而不安乎范純仁乃臣妻黨之親臣雖未識純仁之面而今日之言不能無嫌臣不敢以小嫌而廢公議也

伯雨又論章惇狀曰臣聞人臣之功罪未論則不明朝廷之威罰未辨則不行陛下臨御以來於群臣之功罪論之明矣然於有罪之人

未行誅罰者。所以順太母之慈而成坤德之靜也。今躬攬之初。當示威斷。雷霆之擊。宜自近始。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罪惡顯著。久稽天討。方哲宗大漸之時。太母定策之際。惇為宰相。首發異議。一語乖倒。尋合誅殛。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於度外。勉加優禮。如待功臣。容德之大。古無有也。按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己功。則至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愁苦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忘祖宗積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謂天之譴戒為偶然。斥公論為流俗。以獻忠為誹謗。殺張天悅之徒。以箝衆口。廣鄒浩之獄。以絕言路。天下震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逞不測之變。幸未發耳。哲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於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討。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則罪卞可也。任秩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然則卞為謀主。惇乃罪魁。殲厥渠魁。理不可赦。今惇仰恃容貸。謀脫身禍。自謂前日之事。皆稟命於哲宗。職當奉行。非惇罪也。嗚呼。罪不在惇。其在誰乎。忍為此言。重可傷歎。孔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前日之事。獻可替否。假有不售。忠臣之義。猶當歸過於己。又況哲宗本意。不為已甚。故惇之所謀。多不見從。臣請以二事驗之。可以考其餘矣。乃者宣訓之說。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以哲宗本意不為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誅臧。及其流竄。尚欲勦除。然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不為已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稟命。而歸之先烈。所可痛心。孰大於是。漢之臣衡事成帝為丞相。不顯用事。不能正救。乃於成帝既沒之後。論顯不忠之罪。揚著

成帝之失。王尊劾衡。以為卑君尊臣。非所宜言。天下後世。以尊為是。又哀帝之初。臣下謗議多及成帝。獨議郎耿育以謂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今惇於往事。每有匡衡歸過之心。而獻言之人。未聞耿育深痛之議。其何以稱陛下欽承繼述之意乎。臣每因奏事。屢奉德音。陛下語及哲宗。則聖顏慘感。威威之意。形于辭氣。竊於天下之俗。正賴乎此。然而惇猶充位。威斷未行。故靡薄之風。尚未消沮。而仁厚之化。所以未孚于天下也。宗廟之輕重。主威之強弱。皆繫陛下所以處惇者如何而已。安危之機。不可不慮。且陛下初去蔡京。為其薄神考也。次責邢恕。為其累宣仁也。惇負哲宗。其惡尤大。今若正此之罪。則君道永正。母道永尊。而繼述之義永無愆矣。伏望陛下躬攬乾初。先正惇罪。雖用祖宗之意不殺大臣。而流竄之刑亦有近例。惟速示威斷。以協公議。天下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疏曰。臣聞國體無安。不宜輕動。公論可畏。在所當恤。今章惇求去。而陛下不許。豈非以先帝山陵未畢。先朝宰相。不可遽罷。所以卹公議而戒輕動耶。聖慮如此。真得堯舜之用心矣。然而惇自求去。非我先動。考之公論。必無聞言。若徇區區之小嫌。而玩機不察。臣恐執中無權。而後必悔也。且王珪子孫既許敘復。則元豐定策之事。邢恕凿空之言。所干連者。豈特一人而已哉。且前年彗星之變。過九月三日而後沒者。天之垂象。豈無意乎。宣仁功德甚大。自三代以後。無有倫比。而用事之臣。讒毀侵陵。無所不至。乃以優寵賞。追報遵裕。彼遵裕小言。何益於國。念小忘大。理實乖剌。宣仁之功德未明。則人心不順。天怒不息。王珪一門之寃。何足道哉。臣恐鑒空矜誕

之徒。隱心日慮。用奇救過。為國生事。方且憂之。又聞何大正被賞。而外議詢詢皆有瑤華復位之言。臣實過慮。芳寢方食。未嘗頃刻而忘此也。夫下之從上。不從其令。而從其風旨。是以宣帝先求故劍。而人知許后之得立。高祖先封雍齒。而能使仇怨皆喜。古之明君。凡作一事。先示一意。意行而天下安之。然後出令。若命未出。而所示之意先使人疑。臣以為過矣。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臣謂今日補過之術。莫若早出蔡卞。而速遂章惇之請。無使玩機而起悔。養姦而生事也。且二人雖留陛下既已疑而外之矣。豈有疑外大臣而可以為朝廷之體乎。唐德宗時。陸贄趙憬皆為宰相。德宗使人謂陸贄曰。重要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陸贄不以為然。上疏諫曰。是於心膂之內。而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蓋堯舜之治。左右大臣。都俞吁咈。無不僉同。祖宗任人。以此為法。疑則不用。用則不疑。是以上意不偏。下不為黨。我太宗之議靈州也。張洎請別為一疏陳利害。而呂端執奏以為不可。蓋德宗之所以語陸贄者。有形迹之拘。而呂端之所以告太宗者。則僉同之義也。蓋謀及腹心。則貴於當密。而股肱之運。則不可偏舉。今陛下改用大臣。而使與惇等共評國事。一信一疑。能無彼此厚薄之間乎。是則去邪不果。反累國體。所全者小。所傷者大。寧若可去若。使之速去。革其乖爭之風。可用者信而後用。乃有僉同之望矣。如此。則事無兩可下必同心。又陛下即政之初。人有向背。聖意之所欲行。大臣莫肯正應。不免從中批出。庶可不敢異同。此是以濟一時之權。未可為永久之法。臣願陛下速示睿斷。早出惇卞。然後慎擇可信之人。共講日新之政。勿求近效。示乃遠猷。不過數年。天下治矣。伏望上稟慈閒。議其當否。臣愚妄論事幾。惟陛下裁赦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蔡卞疏曰。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脇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怒。感哲宗使疑。謗毀宣仁聖烈。保祐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慶。歸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幾危神器。自古姦臣為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乞斬惇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如後。

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覓。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為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為庶人。

一。自紹聖已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

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按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必未廢元祐皇后。

一。編排元祐中臣寮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

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呂公著魯薦浩。浩以此詆議。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

一。蹇序辰乃下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恥之。章惇遷延未許。下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九此皆為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童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流順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吞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卞典刑之日。乞陛下

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伯雨又論郝隨特許復官狀曰。臣伏見進奏院報郝隨特許復官。中外聞之。莫不駭歎。竊以虧哲宗盛德。起哲宗侈心。潛隨也。月臺玉虛之作。窮奢極侈。殫工盡巧。以糞土用邦財。以厥讐用民力。不經有司。擅自支費。因緣為姦。乾沒無限。以至內帑珠金。率意取之。並無歸着。此天下之所知。陛下在潛邸之所目擊也。陛下即位。灼見時事。罷繕修之役。毀侈靡之觀。天下聞之。莫不鼓舞。方且薄責未正典刑。命有司躡磨支用之費。珠金之數。而有司小人。不能上體陛下恭儉恤物之意。一切觀望。畧不根究。人聞之。莫不扼腕。今日郝遂叙用。是國家帑藏可以私取。朝廷典刑可以人廢。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見真宗末年修蓋宮觀。窮極土木。顧謂輔臣曰。當時何人執政。何人監修。造誠可罪。宰相呂夷簡曰。當時侈費。至今帑藏一空。仁宗曰。朕當以

此。為戒。夫侈靡溺心。古今所患。苟有斯人。誠為國賊。昔太宗時。姜確有巧思。善於營造。魏元成作相。顧斥遠之。恐起侈心。以興工役。則自古君臣所為。及祖宗所行。亦可見其遠慮矣。臣願陛下深思遠慮。屏絶佞人。亦足以使左右近習。不敢以親近竊威權。不敢以非道說聖意。恭儉之德。自此日新矣。

左司諫陳瓘論章惇罪大責輕。乞行流竄狀曰。臣伏覩初八日制書。章惇落左僕射知越州。臣竊惟惇之大罪多矣。陛下以天地之量。含容假借。累月于此。竟緣奉使亡狀。黜而去之。事干泰陵。則不敢赦。威斷如此。可謂是矣。按惇初唱異議。欲搖大策。父稽天討。公論沸騰。臣亦屢以為言。而陛下諭臣曰。惇負哲宗。其罪固多。朕之初政。若以百姓為心。豈欲以已事責人乎。臣仰奉聖訓。退而歎息。知孔子之無我。老氏之外其身。唯博大聖人乃能爾與此。彼漢唐自私之主。計功論罪。取快一時。先一身而後天下者。有愧於今日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古之明王。後其身而先天下者。其說蓋本於此。陛下不欲以已事譴惇。而以百姓為重。得孟子之心矣。若非聖學高妙。自臻于此。豈臣下之所敢言乎。然方陛下踐祚之始。四海之安危治亂在此一時。是乃宗社之所繫。豈獨陛下之已事。天下神器。非私物也。不以已事。豈是以為公乎。然則以通制情。公而不私者。在明睿用刑而已。開成之責李珏。紹聖之貶王珪。古事可考。近例甚明。然李珏所言猶是文宗素定之意。武宗怒之。遂有昭州之命。王珪所言。非是簒前親奏之語。言者誣之。猶有萬安之貶。今惇心造其謀。非珏意也。躬奏其語。非珪言也。然則惇罪之大。異乎珪珏。但奪相印。安可已乎。況惇將命不敬。露宿者一夕。為相無狀。誤朝者七年。所以負哲宗者。非一事也。越州之命。指其一事而已。執一廢百。加以私宥。用刑如此。其何

以服天下乎。臣顓陛下斷自宸衷。降出臣僚前後章疏。特行流竄。以
厭公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瓘又言邢恕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乞原情定罪。狀曰。臣伏見龍圖
閣待制新差知荊南府事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
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于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
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于蔡確。毋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岩叟皆
有姦謀。而摯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赦宥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
恩。徧及存沒。則是恕前日之所行不為陛下之所信也。按恕嘗以反
覆詭詐得罪先朝。皆著於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議。
固亦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為允。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去邪

宋欽宗靖康元年。左正言崔鶚上奏曰。臣伏覩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生。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世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搞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

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尚敢為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於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有為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為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於天下。聞於人主故耳。博士先生有敢詆誚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澥之誕謾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示以重賞。不得藏匿。則禁士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為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也。然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為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澥所上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

鷗又論馮澥狀曰。臣近上章論諫。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於拘以熙寧元豐之法為治。緣澥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職廢。則身危。非為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為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為新說以造士。號為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才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

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炎荒瘴海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為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為正。異己者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為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於權臣。及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為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盛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

諫議大夫楊時論王安石學術之繆奏曰。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挾

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神宗皇帝常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動。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艱難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監察御史范宗尹乞革欺罔之風。上奏曰。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高謂鹿為馬。而二世惑焉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尚。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群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纘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為欺罔者。使此風復

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顧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為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撿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為。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究矣。

欽宗時。侍御史李光論王雲等劄子曰。臣近合臺諫官論列童貫開邊生事。擁兵南犇。罪積惡大。黨類實繁。雖難以盡行究治。亦當擇其蹤跡暴著助成姦惡者。顯戮一二。以為搢紳之戒。如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是也。燕雲之役。二人參議幕中。實為謀主。貫固未嘗知書。每奏報朝廷。一時欺謾誖誕之言。皆出其手。虜騎入寇。隨貫馳入都城。張大聲勢。決東幸之策。朝廷震驚。進虛中為資政殿學士。充撫諭使。雲為給事中奉使募兵。當危急之時。四方勤王之師。未有至者。陛下躬宵旰之憂。大臣窮日夜之慮。二人既以計脫擁兵自衛。徘徊近畿。陰拱以觀成敗。及聞西兵稍集。和議已定。單身入城。復據要近。士論詾詾。莫不憤歎。樞密本兵之地。瑣闥清近之班。儻使此流冒居。將何以責士大夫守臣節者乎。恭惟陛下嗣位之初。四方之人延頸跂踵以望新政。所與謀議獻納者。不過二三執政大臣與兩省侍從。尤當選忠賢以副人望。治亂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如虛中等姦欺詭詐。為臣不忠。乃復崇獎進用。如此。臣恐遠方聞之。人人解體。伏節死義之士。亦不復為。陛下用矣。伏望斷自宸衷。重行竄斥。以解天下之疑。不勝幸甚。

光再論王雲等劄子曰。臣近嘗論列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身為士大夫。職列侍從。朋附童貫。贊助開邊。使兵連禍結。及虜騎內寇。朝廷憂危。將命募兵。逗撓不進。前後臣寮交章定虛中雲罪與王蕃等。蕃已責授散官安置。議者猶謂輕典。獨此二人赦而

不誅。已駭物論。今乃反寘近列。居密勿獻納之地。急則用計而脫禍。緩則詭辭而冒榮。專為身謀。無復人臣之節。兼近年以來。士大夫交結宦官。浸以成俗。虛中為翰林學士。雲為中書舍人。皆朝廷華選。貫皆倚為腹心。每用兵行師。皆有將帶前去之語。靦顏就道。曾無愧恥。陛下初即大位。拔用人材。宜以禮義廉恥風厲士類。若不痛加懲革。則後來者更相倣傚。廉恥之道愈喪。而禮義之俗浸隳矣。夫人君養士之廉恥。所以重其國。士之有廉恥。亦所以重朝廷。唐李鄘恥為吐突承璀所引。卒辭相位。史氏書之。以為美談。今虛中輩姦纖趍利。庸近凡鄙。交結近習。迹狀明白。辱國甚矣。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早賜罷黜。以厭公論。不勝幸甚。

先又論曾紆等劄子曰。臣惟國家之興。神聖相授。專務愛育元元。以固邦本。而四海之廣。所與共治。以惠養斯民者。尤在於守令監司之職。委以刺舉。實外臺耳目之寄。專以按察州縣者也。其任顧不重哉。伏自陛下即位以來。號召天下豪傑之士。聚之朝廷。而貪汙不法之吏。多在外服。或倚勢作威。或倚法虐下。誅求掊斂。靡有藝極。使遠方之民。無所申訴。朝廷何賴焉。臣伏見江西轉運曾紆。福建轉運趙岍。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香鹽黃昌衡。府界提舉常平陸棠。皆緣交結權倖。以躐取名位。邪佞凶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岍績遠任福建漕臣。朝廷近差陳磷等為代。遂通賄賂於梁師成。以造茶為名。不肯離任。佑本泉州大商。今市舶廨治。乃在泉州。背公營私。何往不可。近聞營造第宅。盡令屬邑科買材木。贓汙不法。一方之民。咸受其弊。昌衡棠皆奴事朱勔。昌衡頃知秀州華亭縣。抑勒人戶依等第科買白鶴。每隻至有百餘千者。自秀至蘇。花石珍禽。絡繹不絕。遂就除本州通判。益肆掊取。東南之民。莫不憤怨。棠知平江府

長洲縣。專一勾當朱勔家事。民間訟牒。悉委佐官。平江地瀕太湖。勔田產盡在長州縣。多被水患。民間不肯承佃。棠既為抑勒上戶佃種。稍不承認。即枷項送獄。承認之後。永無脫期。至破家蕩產。賣妻鬻子。猶監錮不已。良民妻女。稍有姿色者。必多方鉤致。百姓田園。號為膏腴者。必竭力攘取。以搜尋奇玩。而發人籠篋者有之。以訪求古物。而掘人冢墓者有之。紆。故相布之子。因諂事宦官。進職賜帶。頃任楚州及鎮江府通判。皆以本州娼女自隨。替罷。挈之而去。帷薄荒穢。父子聚麀。尤為清議之所不容。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盡行竄斥。以正刑書。仍乞精擇廉幹修潔素有風力之人。以充監司之選。庶幾朝廷惠澤得以下究。細民疾苦。得以上聞。仰副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天下幸甚。光又論朱勔等劄子曰。臣恭覩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誅流姦凶。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勔父子。未就殲夷。士論猶鬱。勔肆姦惡

踰二十年。專以奇技淫巧。熒惑朝廷。花石之供。毒流海寓。竭百姓膏血。鑿州縣帑藏。一門之內。建節正任。廝役姻親。悉補官爵。權傾中外。濁亂朝綱。名為應奉御前。其實盡入私室。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計其姦贓。擢髮莫數。臣近嘗論奏方兵興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財之政。當自東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幾察。而有司帳籍尚可驅磨。欲望陛下擇有風力清強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攝勔父子并其姪汝翼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副。嘗為監司守令。力能刻剝生民。助其凶燄。除徐鑄王汝明蔣彝已死亡外。今新除工部尚書胡直孺。前發運使盧宗原陸寘。前兩浙提刑王仲閎胡邃。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平江府應安道。通判陸棠許操。司錄周杞。前知常熟縣宋晦。前知秀州華亭縣黃昌衡。淮南運使余賙。前知秀州朱審言。并諸司吏人已未出職。並乞勾走所司。一就根勘驅磨。自來應副過錢物。計其家貲。

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産元係強奪侵占者。攙契撥還。動父子罪惡滔天。非明正典刑。戮之市朝。不足以快東南士民怨憤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犯取旨。以次黜責施行。庶幾士大夫冒犯廉隅為臣不忠者。有以警懼。實天下幸甚。

光再論朱勔劄子曰。臣嘗論列朱勔將東南財用。假託應奉。脅制州縣。盡入私家。合依祖宗故事置司驅磨。未蒙施行。此必朝廷見官吏人數頗衆。恐致生事。遂降指揮特免驅磨。近亦報勔。止從竊斥。此於公議實為未厭。臣按勔在東南為害日久。田園第宅。當擬王室。房緡日掠數百貫。租課歲收百萬斛。曳綺羅者列屋。衣金紫者充庭。展南宅以奏司理院。拆北倉以為養種園。監司經由。郡官朔望例於門外下馬。謂之朝謁。其舅汝翼母福國夫人。通判許操權府。率郡官朝服步從三十餘里。衆所駭聞。近者上皇南巡。勔自知罪惡貫盈。與童貫合謀。邀請百端。私造乘輿服御之物。掃除室宇。潛謀異圖。率斂豪民。幾至生變。幸賴上皇念宗廟社稷之重。車駕還歸。迹其姦萌。理難容貸。伏望陛下斷自淵衷。將勔并其子孫姪付之有司。籍其家貲。明正典刑。仍乞委本臺官吏取索東南應奉司及杭溫明州平江府等置局去處。并應副官吏。依近降京東西兩路李彦指揮施行。

光又論鄧雍劄子曰。臣伏覩近降指揮。今之尚書侍郎。異日宰執之選也。都省所接詞訴分送六曹。與決施行。陛下責任之意。可謂重且專矣。則居是職者。非得天下英偉豪傑之士。智識材器可當異時輔弼之選者。曷宜任此職。臣謹按吏部侍郎鄧雍。不學無術。世濟姦邪。其父洵武任樞密使。因緣請託。特許赴殿試。闈通近侍。猥中科目。濫專受請託。選人闕陞改官。意所欲與。雖郎官執條例以進。輒遭詬詈。

人材猥下。趣操頗僻。不足汙天官之選。伏望聖慈特賜罷黜施行。庶厭公議。

光又論鄧雍劄子曰。臣伏見近年以來。嬖倖用事。姦邪擅權。賢否混淆。是非顛倒。世家之子。布滿要塗。瀆亂朝綱。莫斯為甚。臣謹按前吏部侍郎鄧雍。專以便僻側媚。躐取要官。初無術學。而使之特赴殿試。不知古今。而使之猥厠經筵。帷薄不修。蹤迹醜穢。士傳播以為笑談。今雖罷遣。尚仍舊職。玷高華之選。實於公議有所未允。伏望特出睿斷。早賜褫奪職名。投置閑散。庶幾清朝名器。不以假人。且絕姦邪覬覦之路。實天下幸甚。

光又論李會李擢劄子曰。臣伏覩除目以李會李擢為左右司諫。訓詞褒諭。以首論蔡京有功。特被召用。外庭之議。無不駭愕。臣之區區亦所未諭。夫首論蔡京者。陳瓘也。其次則有石公弼張克公毛注之流。相繼彈擊。上皇覺悟。既罷而復用者數矣。京與王黼前後用事。權傾天下。言路塞絕。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方是時也。忠義奮發。不避死亡之誅。慷慨言事。不過曹輔等三五人爾。下逮韋布之士。廷對大問。進藥石之言。則有若范宗尹。投匭獻計。蔵時政之失。則有若朱夢說。而會擢在當時。迭為臺官。身任言責。保寵固位。被阿諛之譏。目覩時事。曾無一言。逮陛下龍飛。灼見姦慝。大學諸生伏闕上書。首論六賊之害。蔡京之惡。夫人而能言之矣。諫官御史能於此時明目張膽。擊姦指佞。實恃陛下聖明。不啻摧枯拉朽之易。何足為功。況會擢當金寇圍逼都城。力附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狄割地之謀。方肅王之北渡也。不罪金人之渝盟。乃敢奮筆橫議。以上皇還宮。問肅王所在。劫持上下。必欲以祖宗基業委之外夷。至有三鎮與王室孰重之語。章疏具存。可以考按。今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議者猶謂輕典。而會擢反

被召用。復預諫爭之列。不知誰為陛下薦此二人者。陛下好惡取捨如此。廟堂之論。何時而定。百官有司之衆。何所適從乎。臣愚伏望陛下深思熟察。辨邪正之歸。無為詭辭偏說之所傾奪。庶以仰稗陛下艱難求助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情。所有會擢等召命。伏乞特賜寢罷。以安衆情。

光又論楊逴呂齊劄子曰。臣竊謂文昌諸郎。皆異時侍從之選。非有素望。安可冒居。臣伏見新除刑部員外郎楊逴。虔支員外郎呂齊命下之日。士有異議。逴浮薄無行。因妻父徐鐸賓緣交結朱勔及梁師成以為進身自選。調任京東提刑司檢法冒賞官。勔方用事。權勢赫奕。薦逴賜第。遂被超擢。齊闒茸凡下。素無士檢。頃知河南府伊陽縣。在任與宦官康份關通。憑恃權要。恣為贓汙。監司郡守。不敢按發。今乃自莞庫之冗。徑躋郎曹。實於公議有所未厭。伏望聖明。特賜罷遣。使士大夫稍知郎選之優。不勝幸甚。

光又論王子獻等劄子曰。臣近準尚書省劄子。專委臣取索點檢京東京西兩路西城所創置擾民等。一切並罷。元係西城所辟置及曾應副害民之官。先次放罷。具名聞奏。臣除已一面令吏部供具本路州縣官外。臣今所聞兩路寃為李彥信任。陳獻利便。創立租稅。忍於害民。為國斂怨。僥冒賞典。轉官除職之人。其尤甚者。京東則有王子獻呂岳毛孝立。京西則有劉寄任徽彥李端愿。子獻為京東轉運使。將梁山濼城田租收入西城。所辟置孝立岳為屬官。徧詣州縣。自濟寃鄆濮興仁廣濟等處。為之騷然。迫脅官吏。抑勒細民。有不承佃者。便枷項送獄。人人惴恐。莫保性命。蒲魚荷芡之利。皆曰計月課。纖悉無遺。遂致濼傍之人。無所衣食。強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徙乎溝壑。岳孝立皆驟被拔擢。自文林郎不二三年。轉至朝散朝請大夫。自曹

官為通判。自通判為郡守監司。又孝立任濟州日。母死。其父欲只作所生。規免解官。未幾。父又死。遂干求李彥請御筆候塟畢起復。孝立家本三衢。憚往返迂遠。不復挈喪歸鄉。只就濟州營塟。近緣廉訪奏劾國忌日。就司録廳用妓樂深夜飲燕。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敗壞風俗。莫此為甚。寄徽彥端愿。或自白身。或由小官。為李彥汲引。將唐鄧汝蔡四州九縣取民間稅地。謂之公田。歛取無藝。百姓失業。流丐者衆。風諭諸邑催索租逋。急於星火。確山令劉愿。前後杖下決死良民千餘人。徽彥近緣金人內寇。添差京西運判。遂分遣屬官四出。有甚寇盜。襄城一邑。科率至十七萬。謂之助國錢。更不抄上赤曆。此數人者。朝廷雖已放罷。而罪惡貫盈。公議未允。伏望陛下洞照姦宄。久為民害。特發睿斷。重寘典刑。或竄流嶺表。以謝兩路生靈。不勝幸甚。

光又上論王子獻等劄子曰。臣近準詔旨。姦貪之吏。蠹國害民者。尚未竄逐。所以好惡未孚。贓吏未懲。民未被澤。臣職在臺端。仰煩聖訓宣諭。使之彈劾。在臣愚分。誠為失職。臣伏自供職。首尾半年。前後論列姦貪之吏多矣。陛下雖有聽納之明。而未見力行之果。臣輒再具已嘗論奏而未蒙施行者。如京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淄州毛孝立。前東平府通判呂岯。前京西轉運使杜徽彥。提舉常平李端愿劉寄。此六人者。皆奴事李彥。竭兩路膏血以奉彥者。假借事權。勢力氣燄足以制百姓生死之命。彥非得此六人。亦不能成其姦宄。如此其暴也。臣聞此一等人。其類尚多。自陛下初政。灼見姦慝。雖已落職送部。止是退居鄉里。復帶前銜金章紫綬。所在州郡。皆以嘗任郡守監司。往往差彼人從。日陪燕游。無復省躬念咎之意。亦莫有依元降旨揮赴吏部受差遣者。是陛下賞罰號令。止行於小臣而不行於大吏。伏望檢臣前奏。重賜竄逐。仍乞行下吏部取責前後送部臣寮。如有傲

睨偃蹇。不肯赴吏部之人。即與直注遠地。或河北河東合入見闕差遣。庶幾方命慢上者。知所警懼。不勝中外之幸。

光又繳馮澥牓朝堂疏狀曰。臣愚暗朴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人乏。擢寘言路。每因進對。備聞德音。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說。忠臣義士。莫不懽忻鼓舞。日頌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覩三省降到黃榜一道。臣寮上言以王安石為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仰。又言熙寧元豐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安石之說為是。公肆誕謾。無復忌憚。特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為天下之大賢。又云。優劣善差。自有公論。觀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為優。以安石為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然黑白。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間。如韓琦富弼歐陽脩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已。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摹宏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內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幸賴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宗不拔之基。全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熙豐之說。以安石為大賢。臣恐此榜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十失。不可復收。此非朝廷之福也。所有降到勅牓。臣未敢簽押行出。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六月十五日上召翰林學士吳幵至內東門。付以御封侍御史李光劄子。於光劄子後。御批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蔡京首唱紹述變亂舊章。貽患至于今日。可作一詔。於是降詔曰。朕以薄陋。紹

休聖緒。惟祖宗肇造區宇。重休累洽。至于今。其法度條章。雖隨時損益。凡以惠遺天下者。咸根柢於仁義。施於民。淪入骨髓。在於後人。奉承之不敢有渝。迩者蔡京懷讒蒐慝。妄作不靖。凡舊章彝憲。肆行變亂。挾紹述之言。為刼持之計。內外騷動。公私匱困。比歲上皇深灼其姦。親御翰墨。攘剔蠹弊。咸所釐正。迨朕纘紹。夙夜祗懼。嘉與公卿大夫。圖惟故實。務遵二帝三王之道。以協我列聖之心。以為萬世之賴。尚慮邪說詖行。習熟見聞。搖動衆心。害於國體。明示厥指。罔或不孚。有一於斯。必罰必殺

光又論胡直孺劄子曰。臣伏近除胡直孺為工部尚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莫不疑駭。盖直孺素結朱勔為發運使。為待制知平江府。為戶部侍郎。皆勔力也。臣近論朱勔及言東南財用。為群小侵蠹。直孺其一也。老而無恥。素節凋喪。不足汙八座之選。靦顏朝列。不自引退。伏望陛下斷自宸衷。重行竄黜。以為士大夫不顧廉隅者之戒。取進止

光又論胡直孺劄子曰。臣近再上章論列工部尚書胡直孺罪惡。已蒙陛下開納。許以必行。亦既累日。不見降黜。此必大臣以直孺為賢。曲加覆護。以臣言為妄。未肯施行。夫大臣以進退人材為職。所進忠賢。則國家享其利。所進憸佞。則人主受其欺。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得待罪言路。若大臣用人失當。臣得而論之。朝廷行之。則陛下威權立矣。今臣力言之。陛下虛己而聽之。大臣沮抑之。則是陛下威福之柄。反制於大臣。而臣區區不能但已者也。況直孺佞邪。天下所聞。與應安道盧宗原相繼為轉運使。及發運使。欺罔朝廷。如循一軌。將上供物斛。及粮網船。盡充花石之供。號為應奉。州縣帑藏為一空。起發封樁。妄稱均糴。歲計不足。猶進羨餘。緣此進職。溢厠從班。遂知平江府。縱朱氏請求。益肆掊斂。不復知有朝廷矣。直孺素畜聲妓。每携乃就朱

氏園亭與倡優雜處。啗其子姪。吳人怨憤。目為朱家奴。勔入京師。凶燄益熾。至與宰職爭權。竊弄國柄。首引直孺為戶部侍郎。縉紳側目。莫不駭嘆。伏自陛下即位。灼見姦宄。以次流放。黨類屏息。獨直孺反被褒擢。聯八座之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不一。伏望陛下斷自淵衷。速賜竄黜。以為多士之戒。如臣所奏失實。欺罔聰聽。亦望解臣言職。重寘典憲。臣與直孺。理難兩存。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光又論燕瑛胡直孺劄子曰。臣伏見燕瑛胡直孺二人。以姦佞相濟。傳會匪人。方權倖用事。恣為不法。盜用官錢。如同己物。刻剝細民。甚於豺虎。前後臣寮疏列罪惡非一。瑛頃任廣南市舶。專以貨賄交結近倖。目為香燕。及為開封尹。專任猾胥。政事紕繆。輦轂之下。寇盜縱橫。褫職居外。曾未旬月。百計經營。由散官徑為戶部尚書。直孺任兩浙漕臣。假託應奉。耗竭帑藏。醜穢之迹。中外所聞。知平江府。諂事朱勔。日三造其門。勔所欲為。無求不獲。家畜聲妓。專事媚悅。以圖進用。名教所弃。清議不容。陛下灼見姦慝。亟議誅竄。令二人皆帶龍圖閣直學士。名曰罷斥。其實升遷。自祖宗以來。非名德重望為士類所推者。未易得此。陛下始即大位。慎重名器。愛惜生靈之時。如使此流列顯職。當郡寄。臣恐四方志義之士。不以聖朝爵祿為榮。人人解體。羞與比肩。恐非朝廷之福。臣與瑛直孺實昧平生。所以拳拳不已者。誠見陛下慨然思治。乃於賞罰功罪。輕重失當。未能厭服人心。實累聖治。伏望陛下奮發乾剛。大明黜陟。將此二人鐫職投閑。庶協公論。臣不勝憤激之至。

光又論燕瑛胡直孺劄子曰。臣竊謂監司郡守。號為近民之官。勢力氣燄。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頃者姦倖當權。奢淫無度。竭生靈之膏

血。不足供谿壑之欲。於是分遣親戚之人。忍於殘賊敢為姦贓者。布滿州縣。夤緣假借。上下相蒙。其剝民愈甚。則獲賞愈多。如應安道徐鑄之流。死亡畧盡。今其在者。縱跡顯露。莫如燕瑛胡直孺二人。皆自郡守監司以贓汙致身。臣累具彈奏。必蒙陛下委曲開納。臣亦委曲為陛下言之。若以朝廷多事之際。以為有才。亦當置在三邊財谷之地。不當秩以宮祠。優以便郡也。臣之此言。若出畏懦。今乃反得輔郡。地望愈隆。沮天下至公之論。成憸人怙寵之私。成命既頒。物議騰沸。此必大臣有陰為之地者。二人平昔止能以奇貨厚賄交結權倖。飭殽饌聲妓。以媚悅要人。身雖去國。各留子弟見在京師。日造大臣之門。對衆附耳。營求百端。稔惡弗悛。無復忌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直批付三省褫奪職名。重行竄殛。以解四方之疑。不勝幸甚

欽宗命李綱為河東北宣撫使。援太原。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彊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荅之。

晁說之上達言曰。臣聞唐虞之世。豈有蠻夷猾夏之事。乃以蠻夷猾夏命皐陶作上何也。曰。是事之有無。典策久矣。孰詰也。盖有猾夏之蠻夷。不害為唐虞之至治。而或命官於無事之時。以為天下萬世之戒。是所以稱唐虞之聖者也。雖然。又言寇賊姦宄何也。曰。天下治亂。必原其所自。彼蠻夷猾夏。實自乎寇賊姦宄也。以故古昔天下禍亂之機。與夫存亡之微。折猶豫而果決。存百世於一朝者。皆自吾內以餉乎外也。項羽之勇。范增之智。不能執沛公於坐上者。項伯舞劒以身衛沛公也。曹公袁紹相扼官渡。無異兩虎額吼。果誰勇怯。而曹公

卒走袁紹。坑其衆八萬者。紹將高覽張洽輩率衆來降。而曹公知紹虛實得以奮擊也。苻堅以百勝之威。百倍東晉之衆。有姚萇慕容垂為將。視晉君若浮苴孤鶩。然乃絕肥水未半。而潰于謝石五千之兵。秦帝僅以身免者。萇垂懷亡國之禍心。其尚書朱序降晉而為之謀曰。大兵未集而擊之易也。魏叛臣侯景狐兎犬狼之衆。何足以當梁氏江海富庶太平之久。乃一日入石頭。據金陵。如戲劇者。梁臨賀王正德導乎景。而丞相朱异先與景交通也。唐代宗朝。雖有郭子儀在朝。而吐蕃回紇頻年入長安踐京畿者。李輔國程元振二閹無君於內。而僕固懷恩於外為蕃寇之盟主也。昭宗時。李克用朱全忠相噬。不減袁曹。而唐室之危。甚於官渡。未知二孽。誰先得之。一旦全忠先滅唐為梁者。唐宰相崔淄郎陰為梁之佐命也。嗚呼。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實同機並杼之敏也。今河東河北之人。十餘年來。不辨蕃漢之兵。皆曰。童家之兵也。不辨蕃漢之旌旗甲馬。皆曰。童家之旌旗甲馬也。至於金穀貨幣。不知為朝廷之有。皆曰。童家之金穀貨幣也。故金賊一日大軍入河北。分軍入河東。遠而石嶺關不得以為固。近而大河不得以為險。談笑以抵京師城下者。官吏之疲弱。人民之愚蠢。以金賊之兵甲旌旗久無辨於華戎也。幾何而不開門洒道以迎之也哉。金賊於京師城下有德色。肆言曰。童王招我來。聞者寃之。閹方平既以太河之橋延金賊。又欲以京師城門納金賊。益可懼乎。京師百姓於是上念社稷宗廟之危。下顧父母子孫之酷。不勝其忿。不約而起。大呼於道。取閹孺數十人於馬上拉而碎之。則人情大可見已。天其或者必以閹貫待司寇藁街之誅。未使戕於市人之手。與執事者。其可忽乎。或者不敢沒輿議而私懷群閹之悲。則假之於市人。指詬宰相以高歡憤張彝為言。何其不知類耶。東魏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乞銓削武人品秩羽

林千餘人乃殺曼父子甚慘。于時懷朔鎮使高歡在洛見之。歸而傾產結客。得司馬子如孫騰侯景輩。遣其樂禍之心。豈今日比耶。魏羽林千人實雜以羌渾之醜。報其一旦之事尔。今京師巨萬齊民。世世荷皇家亭毒鞠育之恩。相與念虜寇無名。一日蟻結於嚴城之下。天子將不得一日之尊。京師將不得一日之大。深究禍亂之原。實在群閹。則取戕之。以我之公憤。諭彼之私讎。相去萬里而遠也。彼高歡異類。久以胡后臨朝。溷亂元乂。劉勝輩。寵任驕恣。流毒國中。魏室將亡。讎相皇甫鍾之日。殿廷班列。相與驚駭。街衢市肆。相與大呼。裴度率衆情而上疏曰。忽取微人。列於重地。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度之言可信不誣也。未聞當時責驚駭者何士。刑笑哮者何民。豈不謂此邦家之羞也。唯當自治於上。而一切無怒於下也。或者不以皇甫鍾為言。而言高驪以垢聖世。何也。孰知天地之陰陽。消息見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小人。迭為進退。而各從其類。不可須臾並列也。其為宮嬪為財賂為閹官。為兵革。為賊盜為夷狄。皆陰也。從小人而類進也。若夫朝廷有道。絕女謁。薄閹官。不私財賂。不黷兵革。盜賊不起。夷狄實服者。皆陽也。君子以類進者也。唯小人盛於廷。則夷狄盛於邊。在廷無一小人。則在邊無一夷狄。錙銖低昂不欺也。小人盛而盜軒冕。則夷狄亦盛而寇疆場。小人熾盛而僭公卿。則夷狄亦大盛而害王侯。一日小人退。則夷狄退。不勞千戈鼓鼙之武也。若小人與君子雜進。則夷狄與華夏亦雜居。小人未盡退。而夷狄未盡退也。今日之事。可觀也已。

許翰上言曰。臣近論宰相白時中李邦彥執政王孝迪等去位不出都城。非祖宗法令。時中孝迪已詔赴鎮。而邦彥未遽遣。臣若不為陛下盡言。陛下無由悉其本末。按邦彥之心。雖無深阻。但材質浮薄。學術寡陋。初附梁師成王黼。位執政。而蔡攸薦之為宰相。童貫蔡攸之行也。身見河朔流離將亂。幕中賓客多勸攸貫說上皇以節損。而攸貫等自知富貴已極。但乏衆庶之譽。故其還朝以賓客言。時時從容為太上道久之。太上慨然思一大變時事。而邦彥適為宰相。遂與攸貫協力。然邦彥材術不足以果斷。心固不足以持守。故徒紛紛。卒無所補。論邦彥心。止於如此。若數其罪。不勝誅矣。何者當取燕山之時。邦彥身為執政。坐視禍變。不為一言。去歲復起雲中之役。人益寒心。邦彥身為宰相。阿意詭隨。又不救正。若邦彥當此之時。不知事勢必亂。是無識

也。知而不言。養交持祿。是不忠也。無一可者。逮至倉卒胡馬渡河。邦彥但謀竄身。不急召兵保城。遂至失備。繼以危社稷。昔漢家盛時。水旱薄蝕。皆以天災策免丞相。今邦彥執政六年於此。而大位內禪。萬方外騷。宮闈播越。宗廟震驚。鼠竊狗偷。殘破生靈。屠戮此。豈止水旱之災。薄蝕之變也哉。在昔法義王屠臣死。尚復何道。陛下仁聖。幸赦不誅。謂宜以禮自圖進退。乃復遵用蔡京王黼故事。身為宮使。留居都城。禮視見任執政。恥寵昧利。無大臣體。夫大臣罷政。而猶留都城者。必為其人時可咨訪。有補國家也。臣考邦彥相道。君於安平之時。則忠益未見。輔陛下於艱難之際。則知謀不聞。留連趑趄。亦復何為。且邦彥素擅朝政。進退在位。故今廷臣二三顧望疑將復用。莫敢公言。願陛下逐出邦彥。使士大夫壞植散群。一意首公為朝廷用。則法義昭明於上。而輿衆慰釋於下。其於邦彥恩已厚矣。

起居郎胡安國繳王安中隨州安置晁說之許景衡落職宮觀詞頭
疏曰。准中書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朝議大夫王安中可責授單州
團練副使。隨州安置。中書舍人晁說之許景衡可落職宮祠。令臣命
詞者。右臣謹按王安中昨自尚書左丞建節知燕山府。委任之意重
矣。借令無才可辦邊事。至如賊勢強弱。虜態情偽。與沿邊兵食之關
饋運艱阻。民戶殘弊。師徒失律。衆所共知者。自合條具實狀。逐項奏
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捨。早為備禦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貫專
務蔽蒙。終不端言其事。數奏祥瑞。誕罔諂諛。以固寵祿。養成邊患。一
旦虜騎長驅。燕薊覆沒。深入畿甸。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
等耳。今臣寮論列以謂行法未盡。乞斥諸遠方。少為誤國者之戒。雖
責授散官。復處漢東近地。竊恐公論不以為允。矧今太原被圍。師屯
未解。強虜壓境。朔部戒嚴。飛輓芻粟。郡邑騷動。若不恃賞罰之公。厭
眾物論。何以攘却夷狄乎。伏望特依臣寮所請。斥諸遠方。以正其蒙
蔽欺若之罪。又按中書舍人晁說之許景衡責降元文。為視大臣升
黜以為去就。懷姦徇私。失事君之義。即未見得說之等以何陳奏。至
今不知各人去就。懷姦徇私之迹。難以命詞。欲乞檢會說之等元初
陳乞事。因降付本省。以憑按據實狀。載諸詞命。為臣子之戒。所有前
件詞頭。臣未敢具草。

安國又繳內侍王仍等錄黃疏曰。伏覩臣寮上言內侍王仍張見道
鄧文誥。亂懷詭計。圖欲離間兩宮。邊防動靜。妄意傳播。轉相聳動。將
以遂其姦志。此而不除。後必貽患。而陛下未欲施行。止令覺察。臣愚
竊謂閫欲離間兩宮。則罪不可赦。將以遂其姦志。則惡不可留。伏望
陛下深察衆言及時裁處。討罪除惡。斷在不疑。將此三人者。依臣寮
所論編置遠方。於以全兩宮慈孝之情。不勝大願。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高宗即位。馬伸上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虧。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鑾輿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輩諸群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閻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以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為己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材。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繫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彊狠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撫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未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每念此。不知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

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

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以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徇國之意。但為諛佞

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佑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三年。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時政得失。可以收人心。召和氣。弭天變者。呂頤浩奏之。令實封以聞。趙元鎮上奏曰。臣聞。雨暘寒暑過差之節。繫之陰陽逆順盛衰之理。春秋洪範之所紀。漢諸儒之論。載之詳矣。臣不暇推證。有勤聖覽。臣竊謂久雨多寒。陰沴之候。其應則兵禍不解。民心離散。小人道長也。臣嘗求其致之之說。敢獻於陛下。竊惟祖宗之有天下也。歷五季兵火之餘。險阻艱難。皆目擊而身蹈之。故其建立足以垂法萬世。以聖繼聖。至於仁宗四十餘年。號稱極治。子孫守而勿失。復何加焉。厄運所鍾。社稷不幸。乃有王安石者用事於熙寧之間。以一己之私。拂中外之意。巧增緣飾。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殆盡。於是天下始多事。而生民病矣。假闢國之

謀造作邊患。興理財之政。困窮民力。談虛無之學。敗壞人材。獎小人。抑君子。塞言路。喜姦諛。扇為刻薄輕浮之俗。日入於亂。賴宣仁垂簾。深鑒其害。首因改元。昭著至意。所行者仁宗之法。所用者仁宗之人。涵養十年。民瘼小愈。夫何治世之日少。亂世之日多。復有蔡京者崛起於崇寧之初。竊堯舜孝悌之說。託紹述熙豐之名。畢力一心。祖述安石之政。敷演枝蔓。浩然無涯。至於不可限極而後已。兵連禍結四夷交侵。二聖北轅。朝廷南渡。則安石闢國之謀。而蔡京祖述賓興賢能之患也。瀆武而兵禍不解。厚斂而民心離散。至於賓興賢能之弊。則習為軟熟柔佞之姿。無復禮義廉耻之節。士風隳喪。君子道消矣。故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自餘童貫王黼輩。曾何足道。今黃黼已誅。而安石未貶。猶得配享廟廷。蔡京未族。而子孫飽食安坐。臣謂時政闕失。無大於此者。其欲救人心。召和氣。烏可得哉。故於陛下擯越之中。示此陰沴之戒。天之警悟朱雲諫諍之告。冀陛下知其所自。痛懲而亟革之也。伏覩近降赦文。遵用嘉祐勅令。周鄒黨臣之家。是將以元祐為法。而有意乎仁宗之治矣。嗚呼。無聊憔悴之民。茲亦有少安之漸乎。然而德意未敷。天災未弭者。以政令未歸於一致。風俗猶裂於多岐。談詩書陳治亂者。非安石之學。則蔡京之人也。遺患流毒。浸淫人間。牢不可破。甚於膠漆。徒使陛下焦心勞思。孜孜訪問。雖日下求言之詔。是誠何補。風俗之難移。從古所患。唯陛下明於聽覽。果於取捨。其或中外臣寮因事奏請。有涉於安石蔡京之遺意者。皆不利社稷之人。願明正典刑。播告天下。使四方萬里之遠。皆

知陛下用心所向。庶幾變之有漸。此風一變。然後可以言治。其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陳之。

建炎中。御史中丞許景衡乞罷黜張公庠劄子曰。臣訪聞通判福州張公庠在任。貪汙不法。自知公議不容。乃扇搖軍情。歸怨監司帥臣。監司帥臣。日不自安。而提點刑獄司已具劾奏。即未聞朝廷施行。契勘福州去年兵變。繫殺帥臣柳庭俊。朝廷失於究治。今餘黨尚存。而公庠職為倅貳。不能撫循。乃緣己私。扇惑諸軍。竊慮禍變。近在旦暮。去年已是覆轍。而近日建州軍賊。猶未就擒。不可不戒也。其張公庠欲望聖慈檢會福建提刑司所奏。速賜罷黜施行。以解一方危急。仍乞下本路牒鄰州鞫治罪犯。明正典憲

景倫為尚書右丞。又論王安中自便劄子曰。臣伏覩近降指揮。象州安置王安中放令逐便。臣僚累有章疏論列安中罪狀。若令自便。公論未定。至今未蒙施行。謹按安中昔帥燕山。親見郭藥師之跋扈。常勝軍之縻費。金寇之侵侮。邀索並不曾奏報朝廷。擅置守禦。固寵畏禍。左右彌縫。以苟歲月。故議者咸謂緣燕山之役。成中原之禍者。童貫等唱之。而安中實成之也。貫等已正典刑。而安中止竄遐裔。已為寬恩。今若引赦例得逐便。則當用武之時。無以懲守邊之吏矣。或者以為曠蕩之恩。罪垢咸滌。而安中前執政。獨不得預霈澤乎。是大不然。赦書明載蔡京童貫梁師成誤國之罪。雖其子孫猶不得預收敘之例。孰謂安中與之同罪。乃遽得自便哉。伏望睿明檢會臣僚章疏。特出宸斷。所有放令逐便指揮。更不施行。

景衡又乞罷磨勘劄子曰。伏覩昨降指揮。前資政殿學士詹度發來赴行在。中外聞之。莫不駭愕。謹按度自為小官。交結近習。黨緣僥倖。馴致顯塗。假應奉尊上之名。為竊攘豐已之事。違法雜糅。士

民類能言之。一昨附會姦慝。首開邊隙。既帥定武。尋易燕山。當新邊草創之時。殘虐燕人。搜求寶玉。織紐練帛。以為苞苴。車馳肩負。絡繹道路。既而新軍暴橫。糜費不貲。蕃將跋扈。已有異意。而度恬然若不聞知。帥閫乃朝廷之重寄。而所任如此。安得無禍哉。未幾。金人入寇。藥師叛命。中原擾攘。生靈塗炭。皆度輩所致也。言之可為流涕。雖元惡已就誅夷。而度輩秪從竄逐。永棄魑魅。已為寬恩。今若入覲行在。稍加任使。則傳聞四方。孰不憤嘆。恭惟陛下始初清明。賞罰升黜。蓋欲上全國體。下當民心。以成中興之業。今度何人。獨豪召還。是開邪枉之門。而植憸佞之望也。伏望陛下正心誠意。斥遠姦欺。以示好惡於天下。請自度始。則海內莫不欣然稱頌聖德矣。所有詹度赴行在指揮伏乞特賜寢罷。

紹興元年。大宗丞常同乞郡。得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分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姦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諤竄逐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頗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

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寅論朱勝非以眠閣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以臣父任給事中日曾論列勝非臣適當詞掖不敢書行已具奏外臣謹按朱勝非與張邦昌皆是鄧洵武家壻王黼之客苗傅劉正彥之陰黨也自其為小官時文學行治皆為人所傳笑在宣和中仕流混濁猶取庸陋之誚時相主之雖力猶且提携不行出為南京副總管值虜兵入寇自是而後勝非之志操能否著矣臣欲不言恐負陛下欲詳言之又懼煩瀆請略言之南京胡直孺勤王被虜勝非為副總管值張邦昌僭位遣快行覘事至其毋家誰南發運使向子諲拘留送獄驗其文券則經由南京勝非厚與批請以資其行子諲疑勝非與邦昌交私為之羽翼遂急撤勝非勤王且云不可污張邈許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為大元帥二帝北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身在南京去元帥府不遠而於邦昌蹤跡如此若謂是時勝非心不在邦昌而在陛下臣不信也繼而諂事黃潛善吻合與政事戊申之冬虜騎已破澶濮犯大名掠齊鄆驟南嚮勝非不恤國步之將危方且宴安於寵禄略無一語上動天聽寧致狼狽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善而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造逆為大臣者當正色立朝死生以之此宋督所以憚孔父劉安所以憚汲直曹操所以憚文舉也勝非乃依從其間顯然接唐襄王晉太后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收佐命之功不成則已詆訶讒之說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是時勝非心不操二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逮陛下返正大明典刑取一時宰執勝非頻坡激聲罪致討載之親詔謂不如歐陽脩所稱斷臂之婦人天下傳誦以為舜誅四凶不是過也為勝非討尚以何顏面立於人間哉未幾又冢枚拭付以宣撫之權於江州置司勝非嘗為宰

臣義當即日受命趨赴治所而乃逡巡退匿謬為辭遜坐使李成馬進毒流數郡江州既破即請移治但欲偷安無意討賊忠義徇國者顧若是乎比呂頤浩以都督還朝斥逐異已意謂勝非庸謬易制力加援引再污揆席上天震怒星文示變勝非偃然不懼以調護自處外示佞柔於事無所決白而實則姦憸私事俱辦惟陛下少寬臣喋喋之罪使陳梗槩一言有欺罪當萬死李綱於勝非本無仇怨止緣綱在相位日曾行遣偽命臣寮又為黃潛善中傷邦昌之死潛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非暗昧惟綱之怨及再入相首諷臺諫官論綱舊惡時綱為湖廣四路宣撫治狀方著並無過舉勝非不恤國事以私憾而罷之向子諲才氣忠義人所推許止緣南京之事勝非怨之刺骨常謂人曰李綱向子諲皆是凶人不殺不靜其所存險毒如此自其再相子諲深懼遭其密戮即日引疾掛冠而去呂頤浩既為勝非斥逐賢才開其入相之路勝非即以黃唐傳掌瑣闥黃龜年司制命劉棐為諫官王詳為左史汲引親黨虞澐陳桷輩分據要津其人皆凡下不為時議所與乃用劉棐黃龜年章疏謂秦檜大植朋黨有龍戰于野之象考其章疏所稱事實又只緣除楊愿為密院計議王鈇為提舉茶鹽宋暎為提舉坑冶而已以勝非所為方之秦檜其為龍戰不亦大乎蓋勝非外寬內忌陽為敦厚長者之狀而耳聞目見習成宣和之風乃心疾狠能為人禍至於非義之事人所不敢為者則肆意行之李擢為京城南壁守禦官恨孝慈皇帝不用耿南仲和議以召虜寇乃傲然端坐視城垂破而不救又為邦昌翰林學士罪當伏法而勝非所深喜也再相之初首復擢職名因席益與擢善則導益使薦之擢竟叨竊八座而去黃潛厚是聚賄亂政偷盜府庫之人李邴是行苗傅劉正彥建節白麻極意稱獎之人顏岐是同黨

潛善阿諛誤國之人。張澂是觀望苗劉詔書所謂情理尤重之人。王安中是諂事梁師成隨逐童貫收復燕雲為國產禍之人。王孝迪薛昂宇文粹中。蔡懋是崇觀宣和戕毀帝業使戎馬在郊之人。放投永棄。誰曰不宜。勝非乃以為失職之士。星象所繇著也。盡復職名。意將引用。天下聞之。莫不大駭。賴徐俯初作諫官。未至謬妄。力疏寢罷。人心乃安。豈非人所不敢為而勝非敢為者乎。康執權闒茸汚賤。廢置累年。勝非以其曾擊異己者。必欲收召。再召三召。迫於衆情不可而後已。自謂謙慎不敢專權。而布列內外。皆其親厚。陳藹者。不肖人也。所生母死。紿謂人乳母而不持服。兄死嫂弱。遂奪其兄致仕恩澤以自薦。既得之後。凌辱其嫂。困苦至死。又以陰計陷害其姪。此藹為人大槩。勝非與之中表姻婭。故自為宣撫使。即辟為幕屬。凡江西繆政。多藹之謀。及再為相。遂差藹監吉州榷貨務。偷盜官錢。歲時賂遺。入於相府。超越資格。差為湖北提刑。逮言章論列。勝非猶諷吏部詐供藹曾任提舉鼎澧刀弩手。藹雖曾有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勝非乃改除字為任字。欺罔陛下。以濟其私。張銖者。為靜江通判。值勝非遣子迎母自賓州過桂府。銖以別乘之尊。不顧廉恥。出城數十里。執杖聲喏於國太夫人轎前。稟覆起居。行數百步。然後退。廣西人莫不恥笑。比至府城。竭力應辦。勝非德之。先除銖為湖北鹽香。以為未足。又薦之對。又降指揮與陞擢差遣。遂除郎官。仍攝奉常。劉式者。大贓吏也。勝非以妹嫁之。遂詐改官除邵州通判。比為言章論列。見在湖南置獄取勘。勝非門客劉澤者。為衡陽簿。傳道勝非之意與提刑馬居中。仍厚賂居中。遂使劉式飜異。殃害干連良善百姓。至今未畢。式嘗以三千緡就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子劉師心。又為湖南士豪姓胡人以八十緡買給使恩澤奏承信郎。韓京者。屯兵衡州茶陵

縣。陰與郴寇交通。據有數縣民田。奪百姓牛以耕之。名為贍軍。實則入己。以充賄賂之費。大為湖南之害。紹興二年十一月。勝非母由桂陵而東。韓京訴稱前路有盜。邀留數日。極其供待。然後以兵衛送至吉州境上。勝非以為誠然。湖南帥臣累奏韓京過犯。勝非一切蒙蔽。反以廣東鈐轄與之。程昌禹者。鄧洵武使臣也。自蔡州擅興。徑趨荊南。朝廷就除荊南鎮撫。不肯受命。移兵至鼎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鼎守付之。昌禹兇殘。不能綏撫。竭取民之膏血以贍所部。及厚遺過客。凡由鼎而東者。人人滿意。為之延譽。而嚴刑峻法。誅剥日甚。激民從賊。牢不可破。致煩陛下宵旰者。無人肯以上聞也。勝非與昌禹同出鄧門之故。超加職名。改授靜江。遂除待制。明降指揮。候楊公已就招安。然後付以告命。而密諷李莞使一面送告與之。視陛下官爵私物不如也。李大有者。居臨江軍。為勝非子夏卿行媒。議王義叔家姻事。既成。以都司處之。張顏術者。嘗以弓刀奇玩獻於夏卿。仍為之轉販米糧。遂為江西宣撫屬官。後值湖南擾攘。權知道州。狼籍不法。為提刑呂祉所按。勝非不行。反令作武岡軍通判。郭千里者。嘗勸勝非奔避馬進。勝非以其忠愛於己。亦為宣撫屬官。千里受降賊賂遺。引為宣司使臣。廣以金帛結納夏卿。勝非再相。遂除千里為監丞。盧宗訓者。以盧益累薦堂吏之族也。其人污穢。苟賤。不為士人所齒。得淮西提舉為臺章言罷。勝非必欲主持之。遂送與岳飛。使辟為官屬。意藉外兵權。脅制衆口。使不敢言。飛大鄙宗訓之為人。不得已受之。俾權德安府。衆以贓盜自敗。呂頤浩者。嘗任廣州通判。照嘗勝非家屬。遂擢為桂陽知監。好貨受賄。監事不治。百姓嗟怨。張轂者。嘗為郴州司户。與勝非子唐卿同官。勝非嘗居郴州。每請俸來。轂必令高帶斗面以給之。郭敦復者。嘗任道州營道縣尉。贓汚不法。嘗以妄奉唐

卿二人。皆蒙勝非封送姓名與吏部。不循資格。皆注湖南漕司見闕屬官。其長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録事參軍。沿幹差出。其實避賊。一去兩年。不曾還任。監司州郡。不敢罷去。至紹興三年。還自賓州。過郴州。懇太守趙不群批書四考關陞。又因江州軍中繫名冒賞。循承直郎。再任嶽廟。尚恐三十箇月。不能成任。乃諷吏部侍郎建明選人嶽廟。許以三年。為任改官。凡勝非除授不公。變亂法制。大抵如此。臣在湖南所知已如此。其在行朝及他路所未知者。又不知其尚幾百條也。自庚戌年。虜騎退後。朝廷一向謝絶。不與交通。三四年間。虜不我測。不敢輕舉。及勝非再相。復議遣使誤陛下於忘恩釋怨之地。且俾使人受劉豫餽送。啓寵納侮。果致去冬犯蹕之事。其經邦斷國。至是哉。臣竊謂宰相之任。佐天子。治天下。治亂之所本。其任至重。不可冒居。勝非負彌天之罪。陛下寬大。赦而不誅。再付相權。責以功効。非為賜也。勝非所宜革心改悔。以報大恩。而其所為如前所奏。則又關通內侍。諂奉將帥。牢籠堂吏。德譽群小。專以軟熟無忤持祿取容所謂怙終長惡。迷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巨蠹。方邊報稍息。則冒哀當軸而不辭。及淮上有警。則力懇去位而不顧。謹按春秋之法。任大者責重。勝非獨相逾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乖張。天下目為勘當相公。無責可乎。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以士服入見天子之日。命德討罪。柄出大君。如勝非者。豈宜寵以秘殿之名。資食以真祠之厚祿。賞刑失當。以乖天下之望。夫恩章寵數。體貌大臣。國之令典。固不可廢。然施之稱愜。則國體尊重。人以為榮。施之非宜。則彼當得者不以為貴。而名器輕賤。人主之權替矣。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是故。潔其厩櫪。豐其芻豆。緩急之際。與人一心。若夫。駑駘下乘。既無絶足。仍有詭銜竊轡。以智為盜之患。則凡馬畜之而已矣。人

君駕馭人材。何以異此。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天討。出臣此章。涕詔宰執正名定罪。以為大臣二心誤國之戒。以慰四方積年憤懣不平之心。刑辟既昭。叛賊自懾。事干大政。所係不輕。臣是以竭忠仰冒聰聽。苟利於國。九殞不辭。臣不任犯顏惶懼之至。

去邪

宋高宗時。胡寅繳劉僎復秘閣修撰疏曰。臣竊按劉僎服事蔡攸。以叨官爵。天下共知。其所歷差遣。則為大晟府按協聲律。則為提舉通籙院管幹文字。而非士大夫之所肯為也。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籙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而非年勞之所當得也。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而非品職之所當賜也。其所被譴。則以臣寮論其諂事蔡攸。交結童貫。而貶降。則以臣寮論其詭計秘謀。附會姦惡。而褫職。至於勒停廢棄。不與士齒。而非過誤不幸。情可矜宥之人比也。今已累緣赦恩。盡還官秩。食祠宮之祿。僥倖甚矣。乃敢陳狀訴求復職。無恥之心。未嘗悛改。若使參華中秘。與論撰之列。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間者。心將謂何。臣恐非勸懲之道也。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

録黄臣未敢書行。

寅又繳湖北漕司辟許宜卿為桃源令疏曰。臣竊以湖北昨來民聚為盜。止緣守宰貪虐。政煩賦重所致。今平定之初。縣令尤宜再三慎擇。如人以酒色伐身。幾致危殆。藥攻之後。氣血乍復。凡昔日所以生疾者。一切屏遠。輔以良劑。養以珍羞。加以歲時。庶幾復舊。若仍以嗜欲戕賊之。則不可復救矣。謹按許宜卿者。建炎二年曾知湘陰縣。到任未幾。即取祇應弟子為妻。就本縣創造大第。窮土木之役。百姓交訴。為潭州帥臣所劾。值番賊破城。獄事不究。後權湘潭縣。纔四十日。比其解去。滿邑胥吏攀船號送。又相與裒集賄賂於上司借留。而百姓重足一迹。畏見其面。去年宜卿有族人客死於潭州境內。宜卿託名經理其家。乃盜發其囊篋。及私其婢女。為族人之子訴於潭州。又訴於監司。尚未結絕也。宜卿往潭州九年。睥睨富實縣分。密結胥吏。搖動見任人。常有奪攘之意。賴其惡聲已著。上下共知。計不得發。其人材大槩如此。而可以牧民乎。今乃投名湖北漕司。僥倖奏辟知桃源縣。契勘桃源。是鍾相所起之地。其疾視令宰。虐已為甚。故倡亂之日首殺縣官。今當委付何等循良。庶弭後日之患。乃用宜卿輩。此何異於以嗜欲戕賊大病初愈之人。欲其久生。不可得也。漕臣以刺舉為職。而所薦如此。知而舉之。是不忠也。不知而舉之。是不明也。一路何賴焉。桃源赤子。何其重不幸哉。今宜卿先次赴任。已是逾月。想見遺民已在鼎鑊。伏望聖慈速降指揮罷斥。仍戒約本路監司帥臣。每有奏辟。必加審詳。如所舉繆妄。再致臣寮論列。重賜黜罰施行。庶幾一路官吏。上下得人。以慰惟新之望。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

寅又論吳幵莫儔徐秉哲疏曰。臣謹按吳幵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女真之意。將祖宗一伯六十年神器泣涕來往。交割

與叛臣張邦昌爲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非不得已也。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甚矣。猶萬冀一少紓公議者。謂無湔洗之理耳。今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爲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亂接迹。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吳幵逐便指揮。下臣皇恐。不敢書行。

寅又繳傅雱用赦量移疏曰。臣謹按傅雱於建炎三年。爲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徑至荊南自稱湖北路制置使。以撫定孔彥舟爲名。入其軍中。相與渡江過澧州。與澧州通判任誼竭取民之膏血。以啗彥舟。曰以自潤。百姓怨苦。乃從鍾相爲寇。彥舟不敢安處。遂破鼎州。遣兵擊敗鍾相。又以押送爲名。直犯湖南。入據潭州。已而大掠潭衡。旁及永邵三湘。千里之內。公私舟舡。爲之一空。最後自衡順流下岳鄂爲蘄黃路鎮撫使。雱皆與之終始其事。彥舟凶狡。初不識知文法。凡奏請文移。欺惑朝聽。侮弄三尺。詭詐百端。皆雱教之。至於州縣應副錢糧。不知紀極。雱則公然乞於彥舟。動以萬計。營置田產。皆有實狀。李成江西之敗。張用已就招安彥舟。其時行次武昌。兵勢窮蹙。若乘機會。一掃無餘。雱又教之厚行賂遺。躬自押送。爲之緩頰。非獨免討。且得兩州。遂使彥舟自是北遁。投於逆黨。未即授首。推究本末。皆自一雱。人但知彥舟作賊之披猖。而不知雱畫謀之姦祕。原情定罪。豈可赦原。謹按春秋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與惡者。夫欲爲賊亂之事。而人皆莫之與。則無以自立於世。其謀尚得施乎。惟有與之

者而法不加焉。是以無所畏憚。浸淫滔天。雖陳旅誓師。加以征討。或有所不勝矣。況零身為朝郎。職在省户。所為如此。上干國體。按據其罪。換以春秋之法。就死司寇。方為稱當。得從羈置。已是寬恩。若遇赦文。便許内徙。使懷姦黨賊者。安心自肆。指日貸宥。不懼放流。恐非式遏亂略。脩明軍政之道。一零雖小。所繫則大。伏望聖明深察。別降指揮。將零永不量移。以為後來羽翼亂賊之戒。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御史中丞章誼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二日。本臺據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狀。繳到進呈劄子一本。連粘在前。臣初見關報給事中陳戩累乞宫祠。遂蒙恩除職與郡。其後頗聞因論執政樞機之臣於都堂樞府。便衣燕服。接見將帥。坐此補外。令據韓世忠劄子所論。則又可駭。無而言之。則世忠所聞之誤也。陛下當召至便殿。或諭以温詔。開釋其疑。有而言之。則世忠所謂乞行根治嫁禍之人者。安可但已也。夫敢於陛下之前造為世忠之語。因以進退從官者。陛下固知其人矣。乞降姓名於外廷。俾付有司。案行推究。大正典刑。以絶後來誣諧之路。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今將帥之臣。人敢誣譖以誤陛下之賞罰。其間如韓世忠能自陳其區區以昭雪其誣謗者。能有幾人哉。若懷疑不釋。不能自言於君父之前。而與士大夫結為仇怨。或與造言之人。私相報復。則禍亂之萌。有不可勝言者。今世忠能言之。陛下又為別白其是非之所在。則君臣之情。固已無間。文武兩班。誠如相接。諧懇之言。非特不行。又將陳露矣。豈非社稷之福哉。伏望睿明下臣此章。與世忠所陳。密與大臣措置施行。不勝大幸。

誼又論臧吏罪狀疏曰。臣伏讀近降手詔。以縣令之官於民為親近。且歎比年以來。其選太輕。貪汙殘暴。靡所不有。自京朝至于選人。各

令內外侍從官薦舉。其闕次令三省選擇。詔旨再下。訓辭深厚。中外傳聞。士庶感悅。有以見陛下懇惻愛民之意。德至渥也。臣愚以謂選用循良而不去貪汙殘虐之吏。則庶平之士不勸。非所以昭大化。廣惠澤也。臣請劇論贓吏一負。仰冀陛下顯行誅斥。以為天下縣令貪虐之戒。臣聞衢州江山縣令某胥切得官。頑傲無恥。以苛得為心。以殘酷為政。漁獵一邑之財。封殖無饜之欲。此蓋盜跖之居官者也。嘗任獄司呂殭以濕紙掩百姓柴四之口。而殺之於獄中。聽保正家人偏詞。而致百姓徐詢縊死於縣廨。容弓手祝超乞取錢物。而挽取毛衢之室女。怒柴及柴直儒之欺詐。而毀沒其屋業。一歲盜用官田錢九千三百餘貫。每月增添坊場錢二百五十餘千。取人戶米歲於私家者七百餘石。率皆不上赤曆。侵盜入已。其日用之酒。則取足於貼司張七。其日用之柴薪。則取足於武勇鄭十。其日用之飲食。則取於諸鄉書手。其所任之吏王棠薛陟徐禮祝惠之徒。納京銷白金十有六枚。以資其行李之費。此其貪虐之暴著者也。其他與姦為市詭秘未露者。不可勝數。比者墓臣彈奏之章屢入。朝廷取勘指揮亟下。然而衢州知州是其長吏也。為所劫持而不敢按發。婺州處州承勘官司也。許其請求而不肯追逮。提刑轉運提舉司是其部使者也。既不能按舉繩治。又聽受權貴之囑託。而留滯取勘指揮者累月。有此三者以玩弄朝廷之法令。沮格陛下之詔旨。宜其某之罪。不可得而正也。某之罪不正。則州郡監司得以市私恩矣。至於無告之民。愁歎窮苦。而咨怨每歸於陛下。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知姦贓貪虐之吏為不可容也。臣今體訪得其罪狀二十事。皆贓私自盜枉法入已。律所不貸者也。雖更赦令。自合推治。臣乞檢會去年本臺十月奏疏。併賜行下。乞將某先次停罷。然後追攝取勘。究其罪犯。所有前項三處官司

沮格詔令遷延月日之罪。亦乞特賜懲戒。庶幾人臣壞植散群。孤立一意。以祗肅朝廷之紀綱。奉承陛下之德澤。

誼又上疏曰。臣竊見比者宰執大臣建明政事。初不審詳利害。輕信小人浮偽之說。如措置討論文臣濫賞二十六事。衆議紛然。不以為便。陛下沉幾先物。灼見可否。睿斷英發。亟行住罷。天地之施博矣。臣今日以來。乃聞宰相某堅執前議。以寢罷為非。遂抗章辭位。臣不知某自言於陛下之前者。何辭也。若自以識暗才小。不足以明事之是非。知人之情偽。以誤陛下之號令而引愆自訟。待罪私室。則猶之可也。若以言不行而求去。則某之罪大矣。某措置濫賞之議。近則公卿士大夫。微則武夫賤隸。皆以為不可行也。身為宰相。以不可行之言進說人主。而人主悟其非是。不加譴呵。止令寢罷。自宜將順德美。奉承周旋。今乃家居自若。不復治事。孔子謂臧武仲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其某之謂乎。臣願睿明。察臣此章。以觀某進退之義。則某之可罷可相。斷可知矣。

誼又上疏曰。臣今月二十四日曾論宰相某不能將順陛下德美。猶復堅執討論濫賞之議。為可施行。悻悻然以言不用而求去。略無省愆念咎之懷。而有要君無上之罪。當行罷黜。至今經日。未蒙施行。臣謹按某近者議三大政。皆信妄庸之邪說。以誤朝廷之號令。自非陛下聰明照臨。即行寢罷。則取笑四方。貽患萬姓。召禍賈怨。有不可勝言者。臣得而詳言之。比者某欲於淮南等路置宣諭使副。而糧餉之餽。兵革之衛。一切紛擾。若行其議。則京畿京西湖北淮南數路之人。歸怨朝廷矣。陛下知其不可。斷然寢罷。然後數路之人安。某又欲盡取官田不問有人承佃。無人承佃。率行出賣。而方量根括。建官置吏。一切紛擾。若行其議。則耕夫織婦。敦本樂業之人。無不歸怨朝廷矣

陛下知其不可。斷然寢罷。然後四民之心悅。其於此二事。既以顛沛迷誤。可以已矣。又復信用堂吏滑洁俞宗适之言。而建為討論文臣武臣濫賞之議。書成奏御。同列執政。有不及知者。若行其議。則中外文武忠臣義士賢愚功罪混為一區。無不歸怨朝廷矣。陛下知其不可。斷然寢罷。而其執迷遂非。不肯奉詔移疾家居。偃然自若。此豈人臣事君之義哉。今陛下既已更此三事之非。出於睿斷。天下之人感悅欣戴矣。若其猶在相位。則天下之人。無以自安。伏望聖明亟罷其以清衆論。

誼又上疏曰。臣近者魯論奏總護使與橋道頓遞使不應收受朝廷給賜銀絹。比見關報李回已遂回納。而其自請收受一半。此何理也。夫二使支賜之物。或辭或受於朝廷未有甚加損。然二使衆人之領袖也。二使辭免。則自餘執事之人。可以息僥倖之心。亦可以裁損其賜予之物。此於邦財。頗有省節。誠非小補。豈意其規一時之小利。忘事君之大節。不恤國家之禍難。但計私室之有無。自同群隸。獨顧邦貶。觀今日立朝之風操。則可以推其平日之行已矣。搢紳士大夫聞其如此。莫不竊笑嗟歎。憐其無戒得之心。昧取舍之理。誠不足表勵風俗。又安可以居獻納之地哉。伏望聖明早賜罷黜。以清班列

誼又彈浦城縣丞不法。疏曰。臣訪聞建州浦城縣丞。其在任貪縱不法。與蔑為市。結託監司。僥冒功賞。殘害百姓。仰負聖朝字民之意。臣今得其罪狀甚衆。略舉其罔上虐民之大者言之。去年浦城縣百姓張德等因醉與隣里爭競。放火燒茅屋數間。尋即悔悟。自經而死。某適出點塞。遣人斬其首級。冒稱捕獲。是時本路監司保奏乞令某改官再任。朝廷倚信使者之言。不復驗實。遂可其請。某自是益橫。陵其官長。任意掊刻。每人户三十家。差催稅甲首一名。每户十

日一次赴縣。驅磨出寬限錢一貫文足浦城萬戶。催稅甲頭三百有奇。月為錢千緡矣。某悉掩取之。有甲頭姓陳人貧不能辦懼遭殘厚。抗繩自絕。其受納苗米一石。輒取樣米二斗。公然變賣市物入已。又復虛增防縣保甲人數。偃盜官錢停販衙前官鹽。增價出售。迫脅豪戶黃中甫乞取金銀。一邑士民。殘擾殆徧。方福建盜賊並興。人未安業。而邑丞貪縱不恤。又復如此。即有弄兵赤子相因而起。其貽患朝廷。豈細事哉。伏望聖慈速賜罷黜。付之有司推鞫實狀。重寘典憲。以勵其餘。

誼又乞推鞫天台知縣申本州守臣受賂事疏曰。臣竊見近者天台知縣某申尚書省及御史臺。稱本縣百姓求珍殺人。以金釵三十隻銀一百兩行賂於台州知州某之妻。遂得不死。其事已蒸著聞者駭聽謂求珍百姓也。敢通貨財。以結郡太守之妻。其郡守也。敢因請求以擅朝廷生殺之柄。然事之有無。尚未可知。而其為屬縣宰。遽訐其罷以直聞於省臺。三者皆罪。干典憲。事係風教。不可以不嚴實。朝廷雖下本路提刑司體究。然守令同在一州。人情互有觀望。歲月遷延。獄將不直。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將干證人並付大理寺。或從朝廷差就台州置司。明白推鞫。以靖奸論。以儆在位。不勝幸甚。

左正言鄧肅上疏曰。臣於今月初六日上殿論耿南仲與其子延禧主和之過。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乞陛下明正典刑。陛下以謂耿南仲真誤國者。今越八日。未蒙行遣。臣切惑之。謹再為陛下敷奏。魯不知其為再三之瀆也。臣嘗面奉孝慈淵聖皇帝面諭曰。耿南仲嘗薦汝矣。臣明日亦以門生之禮謁南仲於府第。今此待罪諫省。亦何恐獨論南仲父子之過耶。然君父之德。天下之公也。恩門之德。一已之私也。臣亦安得以一已之私而忘天下之公乎。重念四五月間。畏

日流金。雖庸夫販婦亦以行色為難。而使兩朝君父登小車涉險遠作止飲食。悉付他人之手。親王貴族。且數百人。一旦蕩然皆在沙漠數千里之外。使道路聞之。皆為泣血。此何自而然哉。主和誤國。墮虜計中。正在耿南仲父子耳。且臣之君父為南仲所誤如此。義不戴天。豈容默默。陛下若念南仲父子嘗在艱難之中。久從行在。未忍賜罪。則臣之言為失矣。臣待罪諫省。敷奏有失。臣之罪也。夫何面目尚稱諫臣。雖徹臣進退不足以為朝廷重輕。然在臣之節。則不可以不立也。臣視此命輕於螻蟻。臣守此節重於丘山。惟陛下察之。

肅又奏曰。臣竊觀前日臣僚上言有論偽楚之臣止論王時雍徐秉哲等。未嘗輒論呂好問。且王時雍等偽執政也。呂好問亦偽執政也。論時雍而捨好問。豈非以好問今為右丞乎。右丞之職。天子命之也。雖賢與否不得以盡知。然偽楚之朝。始為冊立使。俄為門下侍郎。此好問之迹亦昭昭矣。論事之臣亦安得漏網以罔天子之聽乎。謹按好問本非姦雄。但怯懦耳。從王時雍遊。致有叛臣之迹。皆怯懦所致也。今雖居宰職。亦不能為朝廷患。然國家艱難。急於求賢。豈容有怯懦無立之士厠迹於二府乎。好問在朝。則偽楚姦臣。必不盡責。蓋有以蔽之也。臣又聞中書舍人李會至今嘗語人曰。張邦昌有仆周之志。非謀逆者。其推戴偽楚之心猶昔也。謹按李會嘗拜偽楚之庭。甘為禁從。今復厠朝班。有愧同列。遂為巧語。以蔽邦昌。嗚呼。衣天子之衣。而坐天子之殿。降赦令以朝百官。擁殿班以稱陛下。邦昌反狀雖三尺之童亦知之矣。其臣李會不知何辭尚敢為之遁說乎。且以邦昌為是。則陛下責之為非。是邦昌而非陛下。信乎禁之大可使吠堯也。臣所論叛臣。乞陛下定罪。章疏再上。未蒙陛下一正典刑。臣切考叛臣在朝。今居二府者。呂好問也。今作從官者李會也。臣愚欲乞

先正此二人之罪。以去其大者。然後乞檢會臣所校者叛臣八種。定罪二格。一網而盡。俾無遺漏。庶幾可以少釋二聖之怒。以慰天下之望也。惟陛下斷而行之。毋惑群聽。取進止。

肅又奏曰。臣聞有同腹心之臣。然後可與同患難。有可與同患難之奇禍起於不測。正為無同腹心之臣耳。聖駕既出。無一人以家塵為念者。邀上皇則宮臣奉之。邀太子則詹事奉之。皇后諸王。惟其所欲。是舉朝之臣爭用私心。捐上皇本支。以保其私家耳。嗚呼痛哉。古未聞也。及偽楚一立。則爭拜其庭。略無難色。有顧為事務官者。以講偽帝之禮。有願為奉使者。以結天下之心。有閑為宮觀而下為庶官者。皆彈冠而起。爭為禁從。甚者至有居宰執持樞柄傳呼道路。洋洋得志。其下下無能者。及竭蹶之心。有名犯邦昌。即請於朝以改之。舉國委然。知有偽楚而已。儻言聖朝。往往竊笑。嗚呼。淵聖皇帝其無腹心之臣如此。烏能保天下哉。不在圍城之中者。不能盡知。往往為姦人游說。似是而非。以惑其聽。凡在城內者。又各食偽祿以汚其身。故無肯為陛下盡言者。遂致陛下雖念二聖之未迴。而惡叛臣之賣國。稍正典刑。以立朝綱。終未足以慰天下之望。而快二聖之怒也。淵聖臨行。以批諭徐秉哲託市少物。以為路費。遂簽御諱。如與平交。其意豈在物耶。正為行計已迫。欲速相救援耳。豈意舉朝叛臣。他腸有在。坐視君父。如棄路人。陛下若不正其罪。無乃辜二聖乎。臣竊惟去年治王甫蔡京等罪。不肯果決。費臺諫一年之力。遂致邊事有失防閑。臣愚欲乞先立罪格。然後按籍定刑。使凡有司者皆不得以容私焉。則一按而定。可以絕後患矣。諸侍從官而偽為執政者。諸廂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與撰勸進文獻赦書求事務官與因張邦昌改名

者是皆已不復知有宋德矣臣請定為叛臣之上諸執政侍從臺諫魯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者及願為奉使與燕官升擢差遣者是皆臣服僞楚矣臣請定為叛臣之次乞遠小處編管仍乞帶叛臣名目若夫鄉監以下燕官亦朝廷初不以國士待之亦安得以國士責之若未嘗升擢及如前所論二等之罪惟戴僞楚供職不廢以苟祿食而已臣乞赦之然亦乞籍定姓名從此不復用為臺諫侍從矣蓋惡其無立也若用此法則一網而盡不惟可以上報二聖之德亦所以破天下姦雄之膽也使舉朝之士皆無姦雄則人人可與同腹心矣予有臣三千而一心此武王之所以勝紂也況以天下之大而誅醜虜乎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謂之無毫髮之私則非臣愚所能知也臣切見陛下臨御以來首取前日姦臣講和誤國者如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投之遠方以儆魑魅天下壯士聞之鼓舞以為中興必矣然自靖康以來有專主和者敗南仲與其子延禧是也閩門之內同惡相濟沮渡河萬全之戰遏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黃河自謂和議可必無患九戰守之具若無事於切切然者孝慈淵聖皇帝亦以東宮舊舊之故信如蓍龜斷奏之語蓋未嘗不從也及虜人借和用兵勢不可遏南仲誤國狀已敗露淵聖亦不得以私之遂遣南仲出使使之自當南仲偶脫萬死以其子延禧之故遂得從陛下左右竊聞陛下欲進大兵以援京城又為南仲父子主和誤國豈不過於李邦彥等乎此陛下親見而熟講之矣又不待臣愚再三之瀆也然南仲尚為兩府以

宮觀居閑。延禧尚為兩制。以名邦自奉。雖南仲自擇不過如此。陛下何正邦彥等罪如彼。其審。何容南仲等惡如此。其怨。豈非以南仲父子於艱難之際。從陛下日久耶。且天子父也。群臣子也。舉天下之臣。皆陛下之子。豈復更有親疎之間乎。淵聖不忍輒棄南仲。故有今日之悔。陛下之於南仲。又何有焉。若復容之。臣恐天下得以私心議陛下也。且南仲腐儒。延禧狐陋。進退出處。本不足論。臣今切切不已。正為陛下惜耳。伏望明正典刑。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以示天下之公。

御史中丞張守上奏曰。臣伏見自崇寧以來。外則嬖臣擅政。內則閹寺弄權。相為蔽欺。以亂主聽。卒至禍敗宗社。幾危陛下。纂承親見。既覆之車。深懲不遠之鑒。勵精政事。固宜內外臣寮。洗心滌慮。精白以承休德。而欺罔之風。猶未丕變。近者特降聖旨。為剩員高貴叫稱呂源行下收買竹木。搭蓋席屋出賃等事。令御史臺體究。本臺按驗並無實狀。尋具奏聞。乞降下告人姓名追呼照對。奉聖旨高貴疎放。告事人更不追呼。臣竊謂此事上聞。宜有所自致。煩特降睿旨。付之有司。實賴聖明燭見事情。乃加考核。設或不付有司。便行典憲。則一呂源。固不足惜。人或謂陛下之聰明可欺。陛下之賞罰失當。一舉而三失之。所以累聖德者豈細也哉。夫以陛下英睿天縱。而臣下猶敢誕惑如此。則罔上之心。可以按見。使其得逞。則變亂是非。以白為黑。將何憚而不為。伏望陛下。特詔有司。如係朝廷之上。得於告言。則誣告之律。固當舉行。如緝捕人直達聖聽。則罔上之誅。不容恕免。欲乞聖慈檢會本臺先奏事理。降下姓名。以憑按治。庶幾防微杜漸。使小人有所懲戒。而欺罔之風息矣。

侍御史孫覿奏曰。臣伏見女真大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犯京

闕。忽睹神州隩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斂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盍量彼已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閒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壓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百全之上計也。忽傳李綱劫寇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群情。爲之柰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挑發兵禍。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爲攻劫之計。藉令出於虜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爲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於旬日之先。提數千兵。以入空寨。虜圍四合。盡驅而納諸隍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徇。死有餘訴。方從薄罰。而大學諸生陳東等。聚衆伏闕。皷倡群小。妄謂宰相逆結強胡。開關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撾登聞皷。呼聲動地。手擲瓦礫。狙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子震驚。與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古衰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大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常率諫官合遏裴延齡不得爲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爲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是衆爲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衆建師儒。營宮室。豐餼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錄掌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變。蔑視官師。不告而出。怙衆興訛。厚誣朝廷。朋比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戴其面立於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必自茲始矣。臣承乏國子司業時。童貫脩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爲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讙譁。臣聞之曰。武學落成。何預太學。有云頃者

棄輿幸太學。而武學生例被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止欲圖尺寸之柄。猶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當具申學法。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覆出為惡。以階禍亂。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廖剛乞禁妖教疏曰。臣伏覩刑部關報臣察上言乞修立喫菜事魔條禁。務從輕典。奉聖旨令刑部看詳申尚書省。臣謹按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非衆殺於殺人。為其邪說詭道足以欺惑愚衆。使之惟己之從。則相率為亂之階也。今之喫菜事魔傳習妖教。正此之謂。臣訪聞兩浙江東西。此風方熾。倡自一夫。其徒至於千百為群。陰結死黨。犯罪則人出千錢或五百行賕。死則人執紙一枝燒焚。不用棺槨衣衾。無復喪葬祭祀之事。一切務滅人道。則其視君臣上下。復何有哉。此而不痛懲之。養成其亂。至於用兵討除。則殺人將不可勝數矣。宣和間。江浙數州。已見此事。厥鑒未遠也。臣聞傳習事魔為首之人。蓋有所利而為之。誑惑愚民。怵以禍福。而取其財物。謂之教化。此最不可恕者。推究為首之人。峻法治之。自當衰息。若不分首從。槩欲以不應為坐之。恐非所以戢姦弭亂也。臣謂貧窮而為盜賊情或可恕。事魔非迫於不得已也。故為邪僻敗壞風教之事。其措心積慮已不順矣。是故易誘為亂也。如被誘之人。尚或可以閣略。彼為首者雖未有不順之迹。安可輕恕。欲望睿旨。并送刑部看詳施行

吏部侍郎李光論孫覿劉子曰。臣伏覩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備坐祖宗舊制應贓吏決杖配諸州牢城。蓋謂軍興之際。不免時有科率。若更容縱。贓吏並緣為姦。則民力愈弊。此有以見陛下意在生靈深疾貪汙。命下之日。孰不相慶。今已累月。而諸司按

察官循習既久。恬不為怪。遂使朝廷美意委為空文。臣竊痛憤。伏自艱難以來。朝廷一切姑務涵貸。凶貪之徒。割剝生靈。無所忌憚。況朝廷行法。當自貴近始。臣伏見前知臨安府孫覿在任。贓汙不法。遠近播傳。諸司懼其一旦復用則為己害。不敢按發。覿之為人。朝廷所知。前後臣僚論列。罪大惡稔。至屢言君父。甚於仇讎。有臣子所不忍聞者。陛下貸而不誅。又使復典郡寄。於覿恩德厚矣。乃不悛革。益肆無賴。到任之初。以軍期為名。拘九邑縣令在府。勒令出錢。共肆萬伍千餘緡。名曰助軍不附文曆。又將親信。俠臣毛汝能辟為都監。文林郎毛珪權錢塘縣令。令二人提領本府應干倉場庫務。偷盜轉易。不可稽考。郡中官僚相顧側目。至有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之語。臨安府捉獲酤賣私酒百姓。其家富厚。覿令珪受錢一千貫。更不解送所司。至帖下本縣。直行放免。又遣所親姓董人乞覓過新城縣百姓唐邦臣等錢一千五百貫。皆有跡狀。除代之後。將犒賞庫金銀錢物與都吏專知官等分受。比至得替。其公庫供帳之物。並不發還。及將空名度牒官告等移易妄用。收附不明。監司往來。厚加結納。每到發送饋謂之合食。日事燕遊。每會不下百餘千。以此上下相蒙。無緣顯露。伏望聖慈奮發乾剛。出自睿斷。送大理寺。或差臺官一員。就府置司體究。候贓證分明。捕逮送獄。依法斷遣。以警具僚。其屬邑縣令及人吏等迫於威勢。若贓非入己。或許其自首。庶幾遠近聞風。咸知畏戢。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吏部員外郎陳公輔上疏曰。臣聞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